
儒藏
精華編

精華編二七三册

集部





精華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精華編. 二七三/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301-11991-4

Ⅰ. 儒…　Ⅱ. 北…　Ⅲ. 儒家　Ⅳ. 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188352 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二七三)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責 任 編 輯: 童　祁
標 準 書 號: ISBN 978-7-301-11991-4/B・0677
出 版 發 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電 子 郵 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6569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84 印張　836 千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500.00 元

---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郵箱**: fd@pup.pku.edu.cn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 《儒藏》精華編第二七三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趙伯雄

#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　焕法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本册審稿人　駢宇騫

本册責任編委　李峻岫

#《儒藏》精華編第二七三册

## 集部

# 曝書亭集

〔清〕朱彝尊 撰
王力平 校點

# 目録

曝書亭集卷第三……三二

古今詩二……三二

## 曝書亭集卷第四……五四

## 曝書亭集卷第八……一三七

## 曝書亭集卷第十一

曝書亭集卷第十二 …… 二〇〇

曝書亭集卷第十六……二六九

古今詩十五……二六九

##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 …………………… 三二七

### 古今詩十九 ……………………… 三二七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四**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六……四二四

詞三……四二四

##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八……四六一

## 詞五……四六一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五……五七九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六……五九七

##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七……六一五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八 …… 六二八

序五 …… 六二八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九 …… 六四五

序六 …… 六四五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四**……七一七

##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五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六**……七四七

**跋五**……七四七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七 ……七六〇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八……七七六

跋七……七七六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九……七八九

跋八……七八九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九**……一〇七二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一〇八六

# 校點説明

朱彝尊（一六二九—一七〇九），字錫鬯，號竹垞，晚號小長蘆釣師、金風亭長。浙江秀水（今嘉興王店）人。出身官宦書香人家，曾祖國祚，明萬曆中爲大學士，以名德著，謚文恪。祖大競，官至雲南楚雄知府。嗣父茂暉，以蔭授中書舍人，是明末復社的重要成員。生父茂曙，爲茂暉之弟，未仕，人稱安度先生，有《兩京求舊録》行世。彝尊天資明睿，器識爽朗，於書無所不窺，博聞强記，世罕其匹。少從叔父朱茂晥（芾園）爲學。明清易代之際，顛簸流亂，遂放棄舉業，肆力於古學。因家苦貧，遊幕四方，行跡南踰五嶺，北出雲朔，旅途中橐載經史，不廢苦讀。每至叢祠荒塚，遇有金石斷缺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參校異同。中年後精研六藝之旨，於漢唐諸儒注疏皆務窮其指歸，學益醇深。

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舉鴻博，除檢討。時彝尊與富平李因篤、吴江潘耒、無錫嚴繩孫皆以布衣入選，同修《明史》。此後充日講起居注官，曾典試江南，稱得士。後入值南書房，頗受朝廷寵遇。因遭忌，坐「私攜小吏入内寫書」，被貶。六年後復原官，不久再罷官，遂攜眷返里，不復出。康熙南巡，曾賜御書「研經博物」匾額。康熙四十八年卒，年八十一。

朱彝尊著述繁富，刊有《經義考》、《日下舊聞》、《明詩綜》、《詞綜》等，另有未刊著作多種。《曝書亭集》是他晚年自編的詩文集，内容極其豐富。

彝尊少年時即以詩文鳴世。中年以後，學問愈博，風骨愈壯，長篇險韻，出奇無窮。其詞及樂府，則跌宕清新，抒情狀物，極有風致，與陳維崧、納蘭性德並稱清初「詞家三絶」。趙執信《談龍録》論清初詩文，以朱彝尊、王士禛爲南北兩大家，謂王之才高而學足以副之，朱之學博而才足以運之。彝尊學問淹博，其爲文根柢六經，折衷群籍，不專主一家，

人稱其「取材富而用物宏，論議醇而考證確」。其論修史體例，主張本乎時宜，不相沿襲；論治史，主張明辨正史與野史之優劣短長；治經主張博學詳考，實事求是，不爲門户所拘，他説：「予惟經學之不明，非一日矣。自漢迄唐，各以意説，散而無紀，其弊至於背畔，貴有以約之，此宋儒傳注之所爲作也。今則士守繩尺，無事博稽，至問以箋疏，茫然自失，則貴有以廣之。」（《曝書亭集》卷三十四《五經翼序》）這在當時，是一種非常清醒的認識。集中如《史館上總裁》第一至第七書，對纂修《明史》頗多貢獻（卷三十二）；其《書論》、《詩論》、《春秋論》、《秦始皇論》、《揚雄論》、《王弼論》、《陳壽論》諸篇（卷五十九），暢論經學史重大問題，考辨論證古今人物得失，多真知灼見。其序跋之作近五百篇，辨證群書，考訂碑版，博涉多通，極富識斷。特别是對商周古器、金石銘文，頗能搜其散佚，溯其源流，以補正史傳之缺略紕繆。清初學人，王士禛工詩，汪琬工文，毛奇齡工考據，而朱彝尊則兼有衆長，不愧爲一代文壇巨擘。

《曝書亭集》八十一卷（其中含附録一卷），所收詩文，始於順治乙酉（一六四五），訖於康熙己丑（一七〇九），收入作者六十五年之作。第一卷爲賦。以下古今體詩二十二卷（約千餘首），以《爾雅》歲陽、歲陰之名紀年。詞七卷（即原刊《曝書亭詞》之《江湖載酒集》、《茶煙閣體物集》、《蕃錦集》，約五百餘首）。文共五十卷，按文體編排，其中書三卷，序九卷，跋及書後十四卷，考三卷，論一卷，議、釋、説、策問一卷，頌、贊、箴、銘等一卷，傳三卷，記三卷，題名一卷，碑三卷，墓表及墓誌銘等七卷。另有附録一卷爲《葉兒樂府》，收朱氏所作小令四十三首。

朱彝尊早年曾刻其詩文作品成《竹垞文類》二十六卷（重刻本爲二十五卷），其中詩十四卷，文十二卷，爲之作序者多一時名彦。入史館後，再刻所作詩爲《騰笑集》。晚年歸鄉後，乃合前後所作，手自删定，總八十卷，即此《曝書亭集》。此書編成，殆在康熙四十七年，時朱彝尊年已八十。次年由曹寅

捐資刊刻。彝尊每日删補校勘，不覺其勞。據説在臨終前幾日，尚語其孫曰：「吾集不知何時可刻完，年老之人，不能久待，奈何！」彝尊卒後五年，《曝書亭集》始刻竣印行。書前有潘耒及查慎行序，以及《竹垞集》王士禛、魏禧原序，《騰笑集》查慎行原序，《曝書亭詞》曹爾堪、葉舒崇序，《蕃錦集》柯維楨序。

《曝書亭集》除康熙本外，尚有《四庫全書》本、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朱氏潛采堂刊本、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寒梅館刊本以及嘉慶九年嘉善孫氏刻孫銀槎箋注本等，諸本均不如康熙本之善。民國八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四部叢刊》集部時即據康熙本影印。

此次整理，即以《四部叢刊》本爲底本，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參校本（簡稱四庫本）。當年編《四庫全書》時，館臣基於種種考慮，對康熙本《曝書亭集》有所删改，但變動不是很大。今於四庫本改動之處，均出校加以説明，可見當時館臣之用心。《四部叢刊》本書前有目録，所録篇名與正文中的篇名不一致之处，除正文有誤者，均改從正文。文中凡避康熙名諱，「玄」改「元」者，均已回改，不再出校。

校點者　王力平

# 曝書亭集潘序

史遷云：「擇其言之尤雅者。」柳子厚云：「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文至雅潔，品莫貴焉。然非徒汰除俗調以爲雅，刊落枝詞以爲潔也，必也才雄而識高，資深而養厚，貫天人以爲學，綜古今以鑄辭，乃能超然大雅，粹然精潔，不則空疎而已矣，淺陋而已矣。自明中葉，僞文競起，擬倣蹈襲，浮囂鈎棘之病，紛然雜出，二三君子以清真矯之而莫能救也。迄於末年，纖佻怪譎，軌則蕩然，道喪文弊，於斯爲極。迨於今朝，人稍覺悟。操觚者往往遠宗歐、蘇，近慕歸、唐，漸知雅潔之足尚。然雅潔未易言也。無古人之才之識，不得立言之根源，而徒求工於枝葉，則貌爲歐、蘇，與貌爲《左》、《史》，其爲僞文一也。

秀水朱竹垞氏，天才甚高，識趣甚遠。自其少時，以文鳴世。中年學益醇深，文益高老。入直詞館，典大制作。退耕長水之上，紀事纂言，老而不倦。既已著書數百卷，編成文集又八十卷，人皆服其文之富且工，而不知其悉本之于學也。竹垞之學，邃於經，淹於史，貫穿於諸子百家。凡天下有字之書，無弗披覽；墜聞逸事，無弗記憶。蘊蓄閎深，搜羅繁富。析理論事，考古證今，元元本本，精詳確當。發前人未見之隱，剖千古不決之疑。其文不主一家，天然高邁，精金百鍊，削膚見根。辭約而義豐，外淡而中腴。探之無窮，味之不厭，是謂真雅真潔，譬猶綴千腋之白以爲裘，釀百花之露以爲樽，

其與大布之鮮，魯酒之清，未可同年語矣。

有華世之文，有傳世之文。若汪伯玉、李本寧諸公，名譽雖高，卷帙雖富，未必可傳。竹垞既享當世盛名，而異日論今代之文章，亦將以竹垞爲稱首，斯文之正系在焉，不可得而磨滅也。竹垞之詩若詞，傳播人口，皆知其工，置勿論，論其文如此。康熙戊子仲春，吴江潘耒序。

# 曝書亭集查序

康熙戊午，朝議修《明史》。天子慎選局僚，命在廷各舉所知。明年己未，特開自詔之科，親試體仁閣下，擢高等五十人。於是秀水竹垞朱先生由布衣除翰林檢討，充史館纂修官。其後十餘年間，同時被用者多改官去，或列顯要躋卿貳，而先生進退迴翔，仍以檢討終老。論者以爲當史局初開時，得先生者數輩，專其任而責其成，則有明一代之史必可成，成亦必有可觀。若以未盡其用爲先生惜者，余獨謂立言垂世，先生固自有其不朽者在，而史局不與焉。

先生天資明睿，器識爽朗，於書無所不窺，於義無所不析，蓋嘗錯綜人物而比量之，其博物如張茂先，多識如虞祕監，淹通經術如陸德明、顔師古，熟精史乘如劉知幾、劉原父兄弟，貫穿今古、明體而達用，如馬鄱陽、鄭夾漈、王浚儀。而乃濟之以班、馬之才，運之以歐、曾之法，故其爲文，取材富而用物宏，論議醇而考證確。先生嘗謂孔門弟子申黨、薛邦，後人不當以疑似妄爲廢斥；謂曲阜縣令，宜用周公後東野氏爲之；謂鄭康成功存箋疏，不當因程敏政一言遽罷從祀；謂王陽明事功人品，炳烈千古，不得指爲異學，輒肆詆娸。凡此皆有關名教之大者。世徒知先生文章之工，而不知其根柢六經，折衷群輔，雖極縱横變化，而粹然一出于正如此。其稱詩以少陵爲宗，上追漢魏，而汎濫於昌黎、樊川，句酙字斟，務歸典雅，不屑隨俗波靡，落宋人淺易蹊徑。故其長篇短什，無體

不備，且無孅不臻。他若商周古器，漢唐金石碑版之文，以及二篆八分，莫不搜其散軼，溯其源流，往往資以補史傳之缺略，而正其紕繆。下至樂府篇章，跌宕清新，一埽《花間》、《草堂》之舊，填詞家至與玉田、白石並稱，先生亦自以無媿也。

平生纂著，曾兩付開雕：未仕以前曰《竹垞詩類》、《文類》，序之者多一時名公巨卿，高材績學之彦；通籍後曰《騰笑集》，先生自爲序，并屬余附綴數言者也。晚歸梅會里，乃合前後所作，手自删定，總八十卷，更名《曝書亭集》。刻始于己丑秋，曹通政荔軒實捐貲倡助。工未竣，而先生與曹相繼下世。賢孫稼翁徧走南北，乞諸親故，續成玆刻。斷手于甲午六月，於是八十卷裒然成全書矣。余里居無事，既分任校勘，稼翁復來乞序。余不才，何足以序先生之文！顧念中年從事問學，質疑請益，受教最深，又幸託中表稱兄弟，自謂生平出處之跡以及入朝歸老之歲月，與先生有髣髴相似者。噫！自己未迄今，三十六年，向之爲先生序集者，惟余在耳。則推原作者之意，以塞賢孫之請，固後死之責也，其又敢辭？

先生有才子名昆田，字西畯，先十年卒，有詩十卷。稼翁遵大父治命，附刻于後。昔黄氏《伐檀集》、朱氏《韋齋集》，兩翁之傳，皆因賢子；今西畯則附名父以傳，比于蘇家之有叔黨，覽斯編者，如讀《文忠集》而兼得《斜川詩》，非快事歟？康熙五十有三年，歲在閼逢敦牂且月辛未下澣，海寧查慎行序。

# 竹垞集原序

秀水朱文恪公，以名德著萬曆中，諸子姓彬彬繼起，號能文章。四十年來，浙西言文獻者，必首朱氏。文恪公之曾孫曰彝尊錫鬯，最晚出，文章之名播海内，一旦出諸父之右。予考唐史，若韋氏、杜氏、蘇氏、崔氏、盧氏之屬，皆累世爲公卿，當時史官至爲著《宰相世系》。迄于宋代，則有若邯鄲李氏、魏郡王氏、壽春吕氏、河南韓氏暨范文正、韓忠獻父子兄弟，其功名率與國運相終始。蓋唐宋以來，其重世臣如是。

錫鬯少逢喪亂，棄制舉，自放于山巔水涯之間，獨肆力古學，研究六藝之旨，于漢唐諸儒注疏，皆務窮其指歸。家苦貧，依人遠遊，南踰五嶺，北出雲朔，東泛滄海，登之罘。所至叢祠荒冢，金石斷缺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參互同異，其爲文章益奇。嗚呼！以文恪公之德，錫鬯之才，不得比于唐宋之世臣，而老于布衣，僅以文章自見，蓋遇不同矣，是可感也。錫鬯之文，紆餘澄澹，蜕出風露，于辯證尤精。詩則捨筏登岸，務尋古人不傳之意于文句之外，今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

始順治戊戌，予在都下，見錫鬯嶺外詩，嗟異之。康熙甲辰，錫鬯過廣陵，投予歌詩，適予客金陵，不及相見。丁未，始遇于京師。中間聚散者不一。迨今丁巳，予復入京師，而錫鬯又將有金陵之行。回憶予始見錫鬯詩時，忽忽已二十年，兩人論交且十有四年，

而錫鬯與予皆非少壯人矣！錫鬯過別予，以所著《竹垞集》屬序。予因述其所有感于中者，而并道予二人離合之情以遺之。錫鬯其亦有感于予言也。濟南王士禛。

古今之論博學者，不必工于文；工文者，學不博。秀水朱錫鬯，幼負異才，爲太傅文恪公曾孫。年十七，棄舉子業，學古文，博極群書。既食貧，歷幕府，則之豫章、之粤、之東甌、之燕、之齊、之晉，凡山川碑志、祠廟墓闕之文，無弗觀覽，故所作文，考據古今人物得失爲最工，而經傳注疏亦多所發明。

然世之博學者，往往其文不工，則何也？老子曰：「當其無，有室之用。」天下之理，以實爲體，以虚爲用。是故風觸于虚而聲作，水激于虚而瀾生。博學者，惟思自用其實，故窒抑煩懣而無以運之。且夫鵾鵬之神也，水不從南溟，風不摶扶摇九萬里，則不能自運。何者？水狹而風卑，則其虚也無幾，何地而何以運爲然。且見聞多則私智勝，又好以其偶合穿鑿傅會古今之事，故其文愈根據而愈畔于道。

吾觀錫鬯所論説，兢兢然必稽于古，古人所無有弗道也。又必折衷聖賢之理，而載籍所未嘗明言者，每引伸觸類，互推而得其説。人之始視之也，若夏雲之起于空中，若城市樓觀臺閣車馬之見于海，惝乎不見其根本。既而求之，則皆有以得其確然之故，而援古喻今，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蓋所謂能以虚運其實者，非邪？三吴顧寧人、汪苕文，博學窮物理，予最愛其文有根據，而錫鬯皆與爲友，虚己以下之，相與切劘，其學又能出新意自見，此其文之日工也夫？寧都魏禧。

# 騰笑集原序

竹垞先生以名高入史館，刻其詩文數十萬言，既爲藝苑職志矣。今年丙寅，復輯其己未以來詩若文凡若干卷，集成見示，且屬爲之序。慎行於先生中表兄弟，然名位文章，相去絶遠，何足以知先生？雖然，亦嘗從事於文，欲有所就正於先生久矣。

竊謂唐之文奇，宋之文雅；唐文之句短，宋文之句長；唐以詭卓頓挫爲工，宋以文從字順爲至。昌黎之文，《進學解》自言之矣，《答李翺書》則爲人言之矣。李漢、李翰諸人，又言之矣。總蘄不蹈襲前人一語。廬陵推論六藝之華，則曰：「自能以功業光昭於時，故不一於立言而垂不腐。」而今乃沿襲模擬，以空疎不學之材，强爲無本之枝蔓，不幾爲古人所笑乎？

先生於書無所不窺，搜羅遺佚，爬梳考辨，深得古人之意。而後發而爲文，粹然一澤於大雅，固非今之稱文者所敢望矣。其稱詩最早，格亦稍稍變，然終以有唐爲宗，語不雅馴者勿道，正始之音，不與人以代興之業。此慎行所竊窺於先生，嘗欲廣諸同好，而因舉私見以質之先生者也。故辱先生之命，輒書此以進之。海寧查慎行。

墨，爲之曳殳却走，退三舍避之已。嘉善曹爾堪。

## 曝書亭詞原序

往壬寅夏日，與錫鬯聚首湖上，時畫船歌扇，午風滌暑，各有詩篇和答，倏忽已十年矣。中間離合不常，錫鬯時理游屐，歷窮邊，汾陰之横吹已遥，青冢之琵琶欲咽，據鞍弔古，音調彌高。而僕且蹉跌不振，奔走困頓於四方，不減屈吟而賈賦也。頃與錫鬯同客邗溝，出示近詞一帙，芊緜温麗，爲周、柳擅場，時復雜以悲壯，殆與秦缶燕筑相摩盪，其爲閨中之逸調邪？爲塞上之羽音邪？盛年綺筆，造而益深，固宜其無所不有也。僕髮已種種，力衰思鈍，望其旗纛精整，鬱若荼

原夫樂府盛於齊梁，倚聲肇諸唐宋，雖遞爲汎濫，難目同源。而揆厥風騷，總非異轍。是以門前楊柳，詎無託興之風；石上菖蒲，大有相思之句。新歌《子夜》，獨擅新聲；舊舞《前溪》，還誇舊調。迨夫月滿秦樓，倡新詞於供奉；家臨長信，歎麗製于温岐。《花間》、《蘭畹》，盡賞才華；綽板琵琶，别推風格。夢回雞塞，難消後主之愁；腸斷人間，惟有方回之句。柳屯田無慙風雅，李清照寔冠閨房。凡諸作者，俱隸風人。

吾友朱十，天上謫星，人間達士。弄桓伊之笛，姿制無雙；鼓安道之琴，風流第一。文情欣賞，詩律群推。固已置之名山，雲霞

燕蔚；試令擲地，金石鏗鏘矣。然而江文通之著作，別緒居多；庾開府之生平，間關不少。昔年遠夢，曾隔羊城；此日思君，還來雁塞。李陵臺畔，詩詠浮雲；太武宫前，愁隨明月。望昭君之青草，能不傷心；登秦女之白樓，可無懷古？爰歷介推之地，更尋尹鐸之鄉。寶瑟晨彈，盡是倡家蕩婦；錦裘夜獵，都爲上國王孫。未免有情，能無所感？託深思于紅豆，憂亦中來；悲摇落于青衫，泣將何及？於是被之小令，不無惆悵之詞；寫就衍波，亦有綢繆之作。撫箜篌而意遠，彈捍撥而魂消。遂使賦稱《鸚鵡》，更傳《寸錦》名文；湖號鴛鴦，争羡吹簫仙子。

嗟乎！僕本恨人，愁逢錦瑟；君爲上客，雅擅金荃。别逾三年，時維九月。若邪同汎，曾聞越女之歌；碣石相逢，重覓燕王之館。悵飛花于大道，何處狂遊？記殘曲于當壚，難忘送酒。舞同鸜鵒，誰憐落拓之人；句是珊瑚，終屬清狂之客。用爲此序，聊代紅牙；敢附高文，永垂黄絹。吴江葉舒崇。

## 蕃錦集原序

自嚴儀卿論詩，別唐爲初、盛、中、晚，高廷禮遂按籍分之。同一開元也，或爲初，或爲盛；同一乾元、大曆也，或爲盛，或爲中。論世者因之定聲律高下，予嘗惑之。近見同郡朱錫鬯集唐人詩爲詞，取而讀之，不能辨其爲詩中之句，又何初、盛、中、晚聲律高下之殊焉？乃知拘方之論，不足語於賞音者也。而予之惑庶幾可釋已。乃編爲二卷，爲鏤板以傳好事之君子。嘉善柯維楨。

# 曝書亭集卷第一

## 賦

### 謁孔林賦

粤以屠維作噩之年，我來自東，至於仙源。斯時也，壇杏花繁，庭檜甲坼。元和之犧象畢陳，闕里之榛蕪盡闢。既釋菜於廟堂，旋探書於屋壁。

乃有百石卒史，導我周行。牽車魯城之北，緤馬洙水之陽。即大庭之遺庫，循端木之故場。驕孫祔兮居前，聖子藏兮在左。自黄玉之封緘，閟幽宫而密鎖。隕長鯨兮不驚，慑祖龍兮遠禍。除荆棘之叢生，罕翔禽之飛墮。雨露既濡，遲景東隅。整衣裳之肅肅，正顔色之愉愉。展謁方終，誕尋往蹟。爰有草也，超白兔之深溝，撫青羊之卧石。爰有草也，苞著其名，守之以龜，一本百莖，我求其德，洵圓且靈。爰有木也，題之以楷，非柏非樅，靡瘦靡瘣，歷千祺而長新，貫四時而不改。

惟先師之遺澤，道莫著乎六經，配光華于日月，若迭奏之琴箏。降而後儒，各事采獲。中文古文之《書》，先天後天之《易》。目鄭、衛以淫邪，誣《春秋》以深刻。藐往哲之嘉謨，恒末師之是則。滔滔天下，後死其悲，安得起素王於泉壤，操筆削而正之！

我思古人，恥同污俗。或六聘而收身，或三詔而逃禄。或依李充之山，或就張超之谷。潛户壁于服虔，變姓名于梅福。入源水兮栽桃，隱丹霞兮種竹。詎如此地，桑海不

還，可游可息，有歌有絃。耳不聞僧尼之魚板，目不覩旗鼓之樓船。欒土欒土，速營一廛。願爲林户，躬耕墓田。庶幾近聖人之居，讀聖人之書，將不得爲聖人之徒也與？

## 春蒐賦

皇帝御宇，十有八年。握金鏡，運玉璇，超百王之聖域，漱六藝之神淵。德無遠而勿屆，聲有濯而彌宣。舞兩階之干羽，靖萬里之戈鋋。雨洗炎洲之瘴，波澄閩海之煙。聿將秩祀衡岳，底定巴滇。猶克嚴夫武事，洵無逸而有虔。乃命僕臣，乃召司馬。選烝徒以大蒐，諏吉日於《小雅》。晉鼓則百二咸陳，虞旌則東西來下。車鏤象以斒斕，駟飛黄而白赭。風清紫陌之塵，天闊黄圖之野。

於是乎駕六駮，從百官，建九斿，總三單。經長楊，陟上蘭。遵路直，從橋安。歷平原之膴膴，瞻秀木之丸丸。雲霏霏兮五色，山磊磊兮層巒。斯時也，穀雨新晴，暮春之序。劍乍捧乎金人，觴甫浮於鶴羽。亞繁杏兮山郵，舒崇桃於野圃。藥苗則的的依闌，菖葉則青青被渚。粉颺鳳子之衣，緑潤桐孫之乳。雉角角兮晨飛，烏啞啞兮晚翥。爾兔趯趯兮淺草之叢，鹿呦呦兮平林之塢。爾乃刷霧鬣，騰風鬉，擊鷙鳥，搏毅蟲，落驚雌，駭高雄。輕裘兮不御，暄景兮方融。釋其一面之網，射以九和之弓。三驅兮四牡，一發兮五豵。於焉斂綏章，徹表貊，張幔城，羅藻帟。息蔭乎高林，容與乎秀澤。數獸計鮮，犒勤讚獲。大庖不盈，乾心有懌。用訓儉而昭仁，豈丘崇而山積。調六膳而作甘，飲三漿其如液。

則有飛龍之舸，鳴鶴之舟。梁排雁齒，

水漲鴨頭。和迴波之妙曲，詠在藻於中流。沙停振鷺，櫂起眠鷗。白魚湧躍，黃鵠翔留。勝昆明之習戰，與華林之泝遊。於是川后效珍，河宗輸寶，山出醴泉，地生朱草。鐫十鼓於岐陽，列三山於蓬島。天子師湯、文之裕民，法軒轅之訪道。省四野之耕農，問百年之耆老。照華薄以春曦，浹恩膏於靈沼。爭擊壤兮康衢，永銷兵兮海表。

在昔成王繼序，四征弗庭。既巡侯甸，萬國咸寧。曁漢文帝，邊宇肅清。猶選良家於六郡，躬戎服而治兵。稽春蒐之盛禮，允治世之大經。豈其賓客是燕，乾豆是營。惟居安而必慮，斯坐致夫太平。敢擬《廣成》之頌，用垂休美之聲。

## 太極圖賦

原夫黃牙欲發，蒼精未垠。一氣融結，萬象胚渾。馮馮翼翼，烟烟熅熅。睢睢盱盱，緜緜分分。既龐鴻之莫兆，何聲臭之可聞。量則包夫清濁，質斯合乎昭昏。謂虛無而有象，運妙有而無鄰。鴻靈幽紛，泰貞蠢闢。混成天地之先，互藏陰陽之宅。觀動靜兮無端，占迴游兮不隔。譬水車之恒轉，類果核之未坼。爾其理則貫一，象實函三。白麟之書莫吐，赤雀之籙未銜。名雖傳乎十翼，義尚晦乎周聃。啓華山之妙蘊，藉營道之幽探。种、穆祕師授之説，朱、陸滋異同之談。至希至微，無偏無側。一翕一施，半白半黑。外若離坱，中如含薏。萬物於焉化生，五行之所糾纆。成能設位，圖往鏡來。化一氣，甄三才，天根啓，月窟開。悟儒言於冥賾，允經學之倫魁。乃知聖人能備全體，先知可詔後覺。大道爲事物之母，天子有簡能之學。用廣運而不窮，信範圍之非邈。願

永繪於丹扆，方金鑑之在握。

## 夜明木賦同澤州陳侍郎作

皇帝避暑於興州，時維昭陽大淵獻之秋。尋捺鉢之舊蹟，啓帳殿於仙陬。六屯内肅，千廬外周。雲容容兮四合，水泱泱兮交流。風颯颯兮徐來，雨霏霏兮乍收。爰有物焉，星芒遥逗。明滅露螢之尾，吐吞火雞之咮。謂野燒而不延，疑神燈而未輳。

迺命俞騎，即而視之。是爲瘣木，有構無枝。黝同桴炭，溜若榴皮。如場之轉碌碡，如綷之拽豐碑。載以堅車，駕之健犢。入重關，度平谷。選郢匠以運斤，俾奄人以司局。舍科上槁，存堅多心。近天顏兮咫尺，位祕宇之崇深。鑽不勞兮司爟，燎無灼兮烘煁。等璧夜光，類珠宵映。方角枕而輝盈，比風簾而神定。四照儷若木之華，六宮擬賓連之慶。豈非聖德之咸臨，固無遠而弗鏡。宜坤珍之畢效，雖枯木朽株亦疇德而瑞聖。

## 省方賦

歲在甲子，曆應上元。聖化翔洽，東氾西崑。九州之外郡縣，重譯而至橋門。嘉穀駢穗，濁河澂源。於時山祇望幸，臣庶上言，請欽柴以郊岱，或奉符而封巒。天子思省方以設教，用求莫而監觀。踐六十四民之遥迹，省七十二后之彌文。吉日既諏，德音斯布。蠲六軍所過之租，減四方惟正之賦。推湛恩於槐宸，霈解澤於棘路。神人交贊，遐邇樂附。願儲祉以慶成，共希光而景鶩。

迺以九月辛卯，農事備收，七騶始駕，百

工方休。扈千官於行所，勒五營於道陬。既伯既禱，爰豫爰遊。承曲璏之璇蓋，建太常之辰旒。導以金鉦瓊鈒，驂以紫燕玉虯。鳴葭而《雲》、《韶》並和，駐罕而星廬外周。黄圖三輔，青壤千里。濟鬲津以無波，履平原其如砥。則有單椒秀澤之山，側坎飛輪之水。橋號鵲華，湖名蓮子。踰歷下之舊城，尋介丘之遺趾。美哉左海，山有岱宗。閶啓仙人之石，官存大夫之松。天雞鳴而躍日，宸駕至而呼嵩。徹稭席蒲車之制，罷泥金檢玉之封。於焉訪淮土之仙茅，驗吴門之白馬。渡河則神獻其賨，遵海而風不鳴瓦。泛藻舟於中流，息參旗於大野。越南兗與南徐，溯吴下而白下。帝有恩言，宣示函夏。眺勝國之蒿萊，封蔣陵之松櫝。德無施而不徧，恩未沾者蓋寡。由是展軨素王之里，致齋金絲之堂。陳元和之犧象，循闕里之宫牆。懸車在廟，遺硯在牀。肅拜杏壇之上，翔步檜庭之旁。洵禮隆乎三古，而事冠乎百王。衡律既同，秩祀有典。振旅則邇，考祥斯遠。覽四瀆而經五州，乍六旬而還輦。

兩宫交悦，萬姓齊忭。粤若稽古，時致太平。必命掌故，登封告成。或紀社首繹繹，或禮云云亭亭。石墄石距之狀，金匱玉匱之形。祺安禪安之樂，封壇覲壇之銘。莫不雲連帳殿，雷動山庭。未有諮詢疾苦，彰癉濁清。不警不蹕，不震不驚。凡高年之耆老，尺口之童嬰，婦子所集，商旅所經，咸得覲天顔於咫尺，瞻仙仗於郊坰。至若天縱之能，溢於筆墨。月璧星珠，寶題靈式。鸞蹤鳳藻，被物成飾。轢唐帝之八分，陋宋宗之飛白。扁榜峨峨，發舒心畫。蔭之華榱，勒之貞石。誠與日月雲漢共昭垂於無極者也。

## 湘湖賦

歲柔兆困敦兮，是月維陽。辭鑑水之一曲兮，言歸故鄉。遵大路于蕭山兮，猶勾踐之舊疆。舍予舟于城闕兮，別問渡于陂塘。踐荒塗之幽辟兮，山是越而湖湘。圍列岫之周遭兮，匯一水于中央。蓴絲荇帶齊消歇兮，澄百頃之波光。

相茲湖之寥闊兮，溯蒼蒼之葭葦。漾輕舠而如所如兮，逾五里而十里。鮮澤農之耕作兮，但罛師之棲止。雉角角以飛鳴兮，鷺娟娟而停峙。瞻牛頭與苧蘿兮，信不遠而伊邇。愛山川之清淑兮，斯生長夫西子。洵明豔之絕倫兮，直夫差之一死。以餘暨爲諸暨兮，驗往牒之非是。

眺越王之故峥兮，丁國步之迍邅。會稽不可保兮，稱臣妾而播遷。洊臨江而祖道兮，奏哀曲于烏鳶。迨返國而渡三津兮，惟八臣四友謀猷之後先。既十年而生聚兮，更教訓之十年。簡俊士之四萬兮，率君子之六千。誕一舉而沼吳兮，齊衣錦而師旋。雖九世而當復兮，豈身恥辱而忘焉。志既立而轉死爲霸兮，胡後之人獨不然！

他山難久留兮，問西陵而前路。夕既濟于錢唐兮，尚踟躕而迴顧。徒弔古而慨慷兮，惜年歲之遲暮。

## 水木明瑟園賦 并序

僕生平不耐作賦。雖以賦通籍，非稱意之作不存也。康熙甲申八月，陸上舍貽書，相要過上沙別業。遂汎舟木瀆，取道靈巖以往。抵其間，則吳趨數子在焉。愛其水木明瑟，取以名園。上舍延賓治具，飲饌豐潔，主客醉飽。留七日，乃還。念勝引之難再也，成賦一篇。先民有言：人

各有能有不能。賦，非僕之所能也。辭曰：

度十畝之地，葺宅一區。沚有阡而可越，潭分沙而不淤。翦六枳而楗藩，因雙樹而闢閭。嘉水木之明瑟，愛徑畛之盤紆。山有穴而成岫，土戴石而名岨。礐兩判而得路，蕁四照兮盈株。

園之主人，則陸生積也。匪聲利是趨，惟古訓是茹。鼓枻而吟，帶經以鉏。不隱不仕，無礙無拘。良辰既撰，爰遣莊奴。筆疏告吾：商飇乍肅，赫暑早祛。葵傾芳步，柰秀華芙。桂英粟綻，阜莢條粗。苕縛厥帚，鐮刈其蕪。井汲缾綆，牀轉轆轤。靡塵不滌，靡穢不除。可以譚讌，可以歌歈。夫子惠顧，跂屬無虞。

於是竹垞一叟，誕發僧廬。遵彼橫塘，津逮岑隅。風搪傘竹，日漏衣袽。亦有同調數子，素心相於。水抽其帆，陸梔其車。不速而集，語笑軒渠。離坐貫坐，或跏或趺。生也敕中廚，刲兩羭，誡食饌之次第，傳方法于腴朐。乃羹乃瀹，間以鱐腒。薂則有蒲，鮓則有菹。擘翠房之鮮菂，剥紫芡之員珠。旋棋改令，覆斗傾盂。倒季路之十榼，慕宣尼之百觚。

生起避席，顔色敷愉，稱：「園雖小，聊可以娱。夫子賦之，可歟否歟？」叟曰：「可哉，吾思魯鈍，毋疾而徐。」於焉閉關納屨，自晨及晡。拂几案，屏氍毹，挹勺水，注蟾蜍，默聳羸肩，潛捋短鬚。雖有千慮，終成一愚。譬諸奏事四足而非馬，書券三紙而無驢。爾乃舍左思之席溷，投鍾繇之筆柎。循蘭陔，踐椒塗，躡聽雨之樓梯，登升月之窗迋，流覽帷林，蕩漾方壺。心傾意寫，志豁神攄。留宿宿兮信信，忽便便兮諸諸。而曰：

猗茲園之怡曠兮，經夫差之故都。駐我

馬于高岡兮，想越來之師沼吴。傷西子之不作兮，徒憑弔于交衢。聆寶屧而聲銷兮，剩紅心之草鋪。嗟宫牆流水之入兮，驗妖夢之非誣。既上山而下山兮，復自田而之湖。回瞻巖椒之夕陽兮，挂霄漢之浮圖。逼茶隖之葱青兮，占稻田之豐腴。耘雖資乎疆以兮，穫免發彼租符。眺松皋之明秀兮，步衡薄而踟躕。辭八門與七堰兮，遠肥膩之姑蘇。望之叢叢蓊鬱，即之羅羅清疎。既外隈而内隩，亦前消而後沮。磴希偪側，丘不崎嶇。澗無飲虎，穴少潛狙。石梁緩度，坦坦舒舒。春則桃殷李縞，夏則筍白櫻朱。薔一丈兮爛漫，香五木兮紛敷。架層闌之曲彔，刺不慮夫牽挐。又有同心宿蕙，並蒂新蕖。未八月而剥棗，先九日已囊萸。野芳斷兮復續，湛露晞兮更濡。訝鵁鶄之撲鹿，縱烏鳥之畢逋。喈喈楚雀，汎汎江梟。雀則有鷇，梟則有雛。翠羽定巢而不去，文鱗在藻而忽徂。非無牛宫豚柵，麋罘兔罝，羝藩鹿砦，雉艾雞筱，螃蟹設籪，鱣鮪施罛。寧寬便了之僮約，而免責其辛劬。彼玉山之仲瑛，暨光福之良夫，連峰列岫，夾澗通瀆。豈若斯之一丘一壑，不見其隘，而衹見其有餘。且客獨不聞兹園經理之初邪？曩有高士，蜚遁山嵎。履穿東郭，面垢左徒。垂蘆簾于紙閣，然箬葉于瓦壚。朋慵迎兮勿送，户罷闔而不逾。柏雖生兮上槁，桐已龉而无膚。斯人去兮猿鶴散，幸茅亭之尚在，對魚幢之咫尺，而轉覺其空虛。

生乃取介白之遺字，吾鄉徐高士白舊居于此，上舍請崑山徐吉士昂發大書「介白之亭」扁縣之。縣壁窠之大書。志先民之軌躅，作後學之範模。豈非仁心仁術，視富貴利達貫宅者攸殊。今吾與諸子飲食宴樂于此，倡予和女，安知後之游者，覩題壁之作，不曠世而相感，誦清風

之穆如！重爲告曰：

四坐莫諠，吾言不渝。諸君卜築，近在郊郛。吾獨寥寥，栖小長蘆。目極百里，何山可居？相生之宅，其樂只且。兄分布被，母御板輿。婦采蘋而采蘩，子耕菑而耕畬。烹泉則京挺都籃並載，入市則修琴賣藥非迂。郊關一舍而近，津渡扁舟可呼。行不苦于趦趄，策不藉乎翼扶。我舟弗勞，我僕免痡。訪翠墨而椎拓，搨黄卷而流輸。凡靈威所守，唐述之儲，莫不籤題置笥，裝界開圖。《爾雅》釋寓鱊之屬，《離騷》箋草木之疏。僕雖耄矣，耽與道俱；奇文疑義，猶冀相須。友直友諒，爲德不孤。思載家具，旁生層櫨。卜鄰晨夕，我與爾夫！

## 檇李賦 并序

嘉興，古之檇李也。檇，遵爲切。許慎《説文解字》：「从木，有所擣。」賈思勰嫁李法：「臘月中，以杖微打岐間，正月復打之，足子。」殆擣之義與？府治西南二十里，舊有檇李城，今蕪没。李惟縣東十里净相寺有之。近苦官吏需索，寺僧多伐去，將來慮無存矣。考之圖經，俱不載，因體物成篇，辭曰：

植物有李兮，應玉衡之星精。受命南國兮，特以檇名。産維揚、吴會之交兮，載于魯《春秋》之經。既殊河沂之黄建兮，亦不類房陵之縹青。夙傳九標之稱，允宜五沃之土。自空城之蕪没，遷净相之梵宇。獲要術于齊民，授靈方于老圃。甄著樹以分岐，犂不耕而用拊。當其温風始至，法苑徐開，井上勿遺螬食，林間恰有禽來。價方高乎朱仲，種不讓夫顔回。果熟偏蕃，枝低易拜。漿均玉乳之梨，品勝紅雲之柰。相珍果之離核，縣弱縷而虚中。異懷仁之桃杏，必待嫁而分叢。宜登玉盤，宜沉冰水。雪素藹而並陳，

配甘瓜而兩美。傳諸故老，一事矜奇。遇入吴之西子，臙脂之匯舟移。經纖指之一掐，量心賞之在斯。何造物之工巧兮，化千億于來兹。雖彼美之云亡兮，髣髴若或覩之。人情重故鄉兮，雖小物而增慕。矧俊味之得嘗兮，信土產之有素。悵圖經未之及兮，迺宣豪而作賦。

曝書亭集卷第一

# 曝書亭集卷第二

古今詩一

旃蒙作噩

## 村舍二首

《村舍》，朱生感遇作也。生年十七爲贅壻，避兵五兒子橋。

村舍有牛宫，架以曲尺木。犉牯盈四三，戀此共泥伏。牧童驅使行，跨之上原陸。日夕齊下來，各自舐其犢。吾生命不辰，早歲去邦族。父母謂他人，安敢望拊畜。吁嗟犢不如，寢訛從所欲。

村舍有雞柵，樹近蓬門樞。曉日披其樊，一雌將衆雛。村嫗導之前，握粟呼朱朱。當前或更却，母啄子必俱。吾生早離家，南北忽相踰。父母謂他人，衆中益羈孤。吁嗟雞不若，骨肉長相須。

## 夏墓蕩二首

夏墓蕩前停釣艑，荒溝極浦易迷津。夕陽滿地北風起，飛遍蘆花不見人。

干戈静處見漁師，羡爾花源信所之。豈意乂魚艇子集，殺機不異鋭頭兒。

## 過丘生

丘生避地夏湖曲，獨伴流泉結書屋。茅柴酒薄留故人，破甑夜燒風折木。

## 柔兆閹茂

### 曉入郡城

輕舟乘間入，繫纜壞籬根。古道橫邊馬，孤城閉水門。星含兵氣動，月傍曉煙昏。辛苦鄉關路，重來斷客魂。

### 悲歌

我欲悲歌，誰當和者？四顧無人，煢煢曠野。

### 過吴大村居

泛舟經谷口，迢遞入林端。一徑野煙夕，孤村返照寒。榴花赤瑪瑙，竹色青琅玕。滿酌主人酒，休歌行路難。

### 漫感

淮陰昔未遇，旅食昌亭年。薄俗愛惜費，晨炊固宜焉。哀哉趙元叔，日歎囊無錢。男兒雖落魄，寧受衆目憐。相逢游俠子，白馬黃金鞭。揖我入酒家，飲我斗十千。臨觴忽不御，拔劍心茫然。

### 暝

暝投人外宿，桑柘藹陰陰。獨樹歸禽少，平川隱霧深。松篁初月上，鐘磬夕陽沉。漸覺微風起，寥寥山水音。

### 平陵東

平陵東，蒿艾蓬。爾爲誰，劫義公？摐

者金，伐者鼓。縛義公，大旗下。帳前力士頭虎毛，傳呼欲下五尺刀。如可贖，君歸賣白馬，我歸賣黄犢。

强圉大淵獻

## 捉人行

步出西郭門，遥望北郭路。里胥來捉人，縣官一何怒。縣官去，邊兵來，中流簫鼓官船開。牛羊槖駝蔽原野，天風蓬勃飛塵埃。大船峨峨駐江步，小船捉人更無數。頽垣古巷無處逃，生死從他向前路。沿江風急舟行難，身牽百丈腰環環。腰環環，過杭州。千人舉櫂萬人謳。老拳毒手争毆逐，慎勿前頭看後頭。

## 馬草行

陰風蕭蕭邊馬鳴，健兒十萬來空城。角聲嗚嗚滿街道，縣官張燈徵馬草。階前野老七十餘，身上鞭扑無完膚。里胥揚揚出官署，未明已到田家去。横行叫駡呼盤飧，闌牢四顧搜雞豚。歸來輸官仍不足，揮金夜就倡樓宿。

## 北邙山行

北邙山前望行路，素車白馬紛朝暮。誰家丘墓樹蘢嵸，白楊枌櫃松柏桐。黄金爲凫石爲馬，魚燈熒熒照泉下。古碑崩剥無歲年，後人於此犂爲田。雄狐侁侁兔矍矍，人聲夜哭烏聲樂。

**春晚過放鶴洲**

問訊裴公島，春來幾度遊。古牆修竹上，潭水落花浮。煙雨無人境，山泉放鶴洲。鴟夷今不見，往事問漁舟。

**雨後即事二首**

暑雨涼初過，高雲薄未歸。泠泠山溜遍，淅淅野風微。日氣晴虹斷，霞光白鳥飛。農人乍相見，歡笑款柴扉。

一雨平林外，群山倚杖前。蛙聲浮岸草，鳥影度江天。鳴磬上方寺，揚帆何處船？坐疑秋氣近，蕭瑟感流年。

**野外**

野外疎行跡，深林客到遲。江湖殊後會，風雨惜前期。秋草飛黃蝶，浮萍漾綠池。南樓夜吹笛，寥落故園思。

**舟經震澤**

澤國東南遠，樓船舊荷戈。明霞開組練，惡浪走蛟鼉。横海將軍號，臨江節士歌。重來已陳跡，歎息此經過。

著雍困敦

**董逃行**

我欲上登崆峒，謁見仙人韓終。兩驂白鹿雲中，輕車超忽西東。駕者何人木公，旁有千載玉童。耳長覆髮丰茸。天門閶者蘇林，復開閶闔招尋。青藍紫桂成陰，清風細

雨吹襟。提壺設席盍簪，蒼龍白虎交臨。投壺六博無方，中筵促坐芝房。有美一人清揚，輕軀暢舞洋洋，宛若龍游鵠翔，清歌妙曲難忘。四坐歡樂未央，曈曈日出榑桑。

## 五游篇

崑崙有鳥，自名希有。東覆木公，西藏金母。一解。

飄風東來，吹我西征。路從弱水，阿母未經。二解。

雲車隆隆，土鼓逢逢。道逢仙人，言葬雷公。三解。

河鼓渡河，天孫設食。奔星馳驅，不見太白。四解。

方丈之山，其高五千。群仙往來，不願升天。五解。

## 少年子

臂上黑彫弧，腰間金僕姑。突騎五花馬，射殺千年狐。

## 雀飛多

雀飛多，飲啄野田裏，奈何卒逢黃鷂子。誰其救者彈以丸，何用報君雙玉環。玉環如可得，不惜黃花與爾食。

## 獨不見

青樓百尺狹巷旁，中有桂樹臨高堂。啼烏自將八九子，鳴鶴散立東西廂。情人碧玉小家女，快馬瑯琊大道王。陽春三月獨不見，夜如何其守空牀。

**曹三秀才**山秀**讀書馨菴同吴大**莨**訪之遇雨留信宿**

故人多寂寞，而子寄僧房。不見長相憶，因之暫裹糧。野雲停曲几，涼雨滴虛廊。欲問歸津渡，蒹葭一水長。

**晚**

白屋生寒早，蒼煙向晚陰。松門清磬遠，楓岸夕陽深。坐聽農人語，多諳静者心。荆扉猶未掩，倚杖數歸禽。

**題項叟**聖謨**畫柳**

吾家舊宅由拳北，恰與胥山樵對門。巷柳蕭條今已盡，春風猶喜畫圖存。胥山樵，項叟自號也。

屠維赤奮若

**春江花月夜**

今夜江中月，兼花照水濱。春潮寒不起，定有弄珠人。

**芳　樹**

芳樹不知名，當君階下生。三春三月暮，一雨一番晴。看舞山薌曲，聽吹玉笛聲。相思人不見，終日遶花行。

**擬　古**

東鄰有女，自名碧玉。問年幾何，三六

未足。言采柔桑，不盈一匊。愧無南珠，以慰心曲。原田有雉，艾而張羅。愛而不見，傷如之何。

### 静夜思

静夜涼風天氣清，開軒白露滋前楹。憂人佇立愁屏營，仰觀北斗懸高城。浮雲飄忽蒼煙平。誰家青樓葳蕤鑰，月寒沉沉夜飛鵲。

### 阿那瓌二首

黃塵起跐跋，乃自渭橋過。小袖織錦袍，足踏深雍鞾。

問客家何方，揚鞭兩走馬。四角白虎幡，招摇來闕下。

### 那呵灘

聞歡當遠行，泣下不可止。大艑開江津，懊惱鐵鹿子。

### 烏棲曲

天河漫漫月流光，錦筵紅袖燈煇煌。城頭烏棲夜擊鼓，吳王更衣西子舞。

### 同作

嘉興王翃介人

深宮烏啼天未旦，城頭擊鼓明星爛。吳王讌罷星已希，繁霜落樹烏驚飛。

### 劉生

京華多俠客，勇略重劉生。一劍酬然諾，千金問姓名。歌鐘喧北里，冠蓋隘東平。聞道龍城戰，軍前更請纓。

### 當壚曲

吴姬春酒解當壚，隨意絲繩瀉玉壺。五馬漫誇秦氏女，雙鬟愁殺霍家奴。

### 小長干曲

江水東流急，風波正未安。郎今何處去，留妾小長干。

## 上章攝提格

### 同沈十二詠燕

節物驚人往事非，愁看燕子又來歸。春風無限傷心地，莫近烏衣巷口飛。

### 夏至日爲屠母壽

臨高臺，將進酒。君提壺，我鼓缶。君子且勿諠，小人鼓缶歌一言。我昔從東海上，親見上元夫人，指爪長長，鬢髮翩翩。吹瑶笙，擊石鼓。宴者誰？有金母。投壺玉女爲客豪，青虬白鹿相招邀。鍾山之李綏山桃。李如餅，桃如斗，得而食之皆老壽。今日高堂，上壽稱觴。一年三百六十日，三百

五十九日無如此日長。

## 夏日閒居二首同范四路作

蘭草羅含宅，蓬蒿仲蔚園。桐陰初覆井，瓜蔓漸踰垣。歸鳥檐前樹，斜陽嶺上村。無家昧生計，漂泊信乾坤。

草閣親魚鳥，江天滿芰荷。行吟多澤畔，晞髮自陽阿。傍水看垂釣，因風聽伐柯。高陽尋酒伴，乘醉亦來過。

## 放言五首

長門賣賦司馬，秦市懸書呂韋。吾生恨不能早，手載其金以歸。

步兵真成老卒，德祖亦是小兒。功名豎子先遂，詩賦壯夫不爲。

高士南州磨鏡，大夫吳市吹簫。男兒不妨混迹，何用匡居寂寥。

爲文思以冢葬，對客寧將硯焚。當年必無鍾子，後世定有揚雲。

種南山，一頃豆；瞻西疇，三徑松。耕桑若得數畝，吾豈不如老農？

## 八月十五夜望月懷陳大忱

明月生滄海，天橫一氣中。遥憐今夜客，相對與誰同。應有良朋過，銜杯學孟公。思之不得見，清露小庭空。

## 贈諸葛丈

旅館張燈夜未央，相逢跋扈少年場。同來大道朱樓上，並坐佳人錦瑟傍。白首悲歌非往日，青春把酒是他鄉。襄陽耆舊今寥落，乘醉還須問葛彊。

**懷鄭**玥**客淞江**

連江楓樹外，煙水隔層波。歲暮飢寒逼，荒城雨雪多。故人居谷口，策馬去山阿。幾日離居恨，還應獨嘯歌。

**寄家孝廉**一是

懷歸當歲晏，木落徧江潭。作客應相憶，離群自不堪。陰風連晦朔，寒日下西南。早晚依同病，窮愁意亦甘。

重光單閼

**春日閒居**

幽棲城市隔，好鳥亦來翔。閉户野橋畔，讀書春草堂。有時攲皁帽，終日據繩牀。且貰鄰家酒，狂歌盡一觴。

**懷朱山人**扉

別時桂樹秋，相送衡門夜。不見所思來，春水生堂下。

**語溪道中**

小縣初成市，經春罷荷戈。陂塘湖水緩，桑柘石門多。入饌鵝兒酒，愁人阿子歌。見吴兢《樂府解題》。蒲帆十八幅，一半客經過。

**東飛伯勞歌**

伯勞飛來燕飛去，參辰天上重相遇。誰家女兒十五餘，織成湘綺三條裾。迴身微步

乍生塵，巧笑明眸善避人。鬱金爲堂桂爲柱，中庭新種相思樹。陽春已暮花漸稀，可憐高下從風飛。

## 樹萱篇

朱明四五月，萱草滿中園。花花連枝發，葉葉從風翻。一解。

移萱南湖濱，樹萱北庭側。亮無同心人，馨香詎相識。二解。

兔絲自有枝，桃葉自有根。黄花特小草，何用通慇懃。三解。

冶容無故懽，柔條易顛倒。本是忘憂花，翻成斷腸草。四解。

## 休洗紅

休洗紅，洗多紅漸白。人心初不同，愛好非前日。紅顔絶世衆所尤，美女入室惡女仇。

## 采蓮曲

采蓮女，兩槳橋頭去。錦石清江日落時，羅裙玉腕花深處。采蓮童，素舸游湖中。江謳越吹歌未歇，朱脣玉面來相逢。共道江南可采蓮，湖中蓮葉已田田。攀花風動飄香袂，照水萍開整翠鈿。翠鈿香袂逢人少，回看蘭澤多芳草。青鳥飛來啄紫鱗，白蘋斷處生紅蓼。雲起暮流長，飛花鏡裏香。雙雙金翡翠，一一錦鴛鴦。鴛鴦翡翠飛無數，蘭橈並著輕摇櫓。素藕連根絲更柔，紅蓮徹底心偏苦。誰家年少垂楊下，出入風姿獨妍雅。岸上徘徊七寶鞭，湖邊躑躅千金馬。淥江腸斷起歌聲，惆悵

方塘一望平。水上輕衣吹乍濕，風中細語聽難明。沙棠舟繫青絲絆，相邀盡説江南樂。白露初看翠蓋飄，秋風漸見紅衣落。橫塘燈火采蓮歸，隔浦歌聲聽已希。雲間月出開煙樹，惟見沙明白鷺飛。

### 寄胡明府 振芳

老去甘垂釣，秋深歎轉蓬。虛堂驚蟋蟀，涼露滿梧桐。隱吏思梅福，忘年得孔融。飄零方有日，清宴幾時同。

### 雞鳴

東方未白雞長鳴，離人束帶步前楹。中閨切切再三語，曉寒入室燈光清。家童驅雞誤相觸，腷腷膊膊飛上屋。

### 讀曲歌

素藕生池中，紅荷浮水面。與汝同一身，本自不相見。

### 華山畿三首

華山畿，弩張不發箭，知子未投機。

兩相望，儂非弧矢星，安能長對狼。

奈何許，安得鳳凰子，迎接儂與汝。

### 游仙三首

東土非吾好，西征豈憚勞。何能從桂父，且自學盧敖。入水騎龍竹，耕煙種鴨桃。不知閬風去，員闕幾重高。

八桂何時植，雙鸞此日鳴。然犀分水

族，懸鏡照山精。片石臨河見，浮槎貫月行。心知逢織女，不待問君平。

少小璇宮織，當窗機九張。天孫分重錦，價直百千强。欲渡明河去，牽牛不服箱。謫來北斗下，無計挹仙漿。

**臣　里**

臣里東家子，生來十指柔。已矜能挾瑟，不自解梳頭。蠟淚挑珠鳳，風簾控玉鈎。日長消午夢，鬬草及春游。

玄　默　執　徐

**南湖夜聞歌者**

輕舟暗度古城東，惆悵霜天落塞鴻。誰向夜深歌水調，傷心不待管絃終。

**舟次平望驛**

舟人争利涉，日夕更揚舲。一水分平望，群山接洞庭。風來潮約約，煙積雨冥冥。愁聽嚴更發，中宵尚未寧。

**楓橋夜泊**

初月開平林，繁星羅遠戍。驚禽沙上鳴，漁子夜深語。遥聞歌吹聲，暗入楓橋去。

**治　平　寺**

招提下山路，一徑轉迴塘。塔影開初地，鐘聲落上方。陰崖深樹緑，斜日亂峰黃。湖上扁舟興，沉吟意不忘。

**中峰尋**讀徹**上人不遇**

中峰藤蘿上，亭午傳齋鐘。無復憚長路，因之策短筇。山明石齒齒，樹暗雲容容。不見支公鶴，相隨塵外蹤。

**白紵詞二首**

吴王宮中夜欲闌，秋江露白芙蓉殘。青娥二八羅裳單，左鋋右鋋何娑盤。明星滿天月三五，城頭坎坎夜擊鼓。君王既醉不知音，猶向燈前作歌舞。

天横北斗夜沉沉，美人並進揚清音。白紵輕衣香氣深，玉釵亂墮無人尋。此時但恐君恩竭，急管繁絃那能歇。明燈忽滅烏夜啼，醉起更衣滿江月。

**江　亭**

楊柳官亭外，春來送客頻。傷心車馬地，淚盡復生塵。

**古興二首**

空井雙桐落葉深，銅缾百丈響哀音。美人不見涼風至，愁對秋雲日暮陰。

羅生芳草緑汀洲，少婦明妝北渚游。日暮清歌何處發，蘋花秋水木蘭舟。

**哭　萬　兒**

提攜猶昨日，髣髴憶平生。夜火銅盤淚，春風竹馬聲。無錢輕藥物，瀕死念聰明。迢遞黄泉道，沉沉慟汝行。

### 送王翃游粵

好去羊城道，吁嗟契闊深。離群空悵望，惜別重登臨。零雨哀南土，晨風念北林。征途祭酒客，天末渡江吟。煙火蠻鄉少，山雲驛路陰。桄榔交嶺樹，孔雀擾家禽。去問楊孚宅，歸看陸賈金。梅花如可寄，幸慰故人心。

### 立秋後一夕同眭修季俞亮朱一是繆永謀集屠爌齋

涼風吹細雨，蕭瑟度庭陰。把袂來何暮，當杯夜已深。天邊同落魄，江上獨愁心。誰念新亭淚，飄零直至今。

### 送袁駿還吳門

袁郎失意歸去來，彈鋏長歌空復哀。天寒好向汝南卧，酒盡誰逢河朔杯。遠岸楓材孤櫂入，平江秋水夕陽開。要離墓上經過地，知爾相思日幾迴。

### 題畫四首

林深屐齒未曾經，萬壑松濤偶坐聽。我若支笻來此地，便攜酒榼上茅亭。

緑蕪遠近山參差，露氣暗浮松樹枝。烏篷七尺屢回首，看到月明歸未遲。

長林楓葉早霜催，絶磴鳴泉激石迴。料得山樓聽不盡，絃桐欲寫又徘徊。

竹梢藤蔓净飛沙，冷翠疎林不著花。羨殺幽人此高卧，更無剥啄到山家。

### 集句題王女史畫蓮

可愛深紅間淺紅，滿池荷葉動秋風。縈迴謝女題詩筆，一片西飛一片東。

### 昭陽大荒落

### 即席送王廷璧朱士稚同之松江

楊柳青青覆板橋，春江花月夜生潮。停杯又是他鄉別，無那相思一水遥。

### 遣悶

一雨竟十日，蕭條成暮春。歡娱那有地，歲月漸過人。煙草天邊路，風花陌上塵。良游如可再，尊酒莫辭頻。

### 閑情八首

邂逅重門露翠鈿，娉婷不嫁惜芳年。徒勞暇日窺香掾，漫想横陳得小憐。洞口桃花何灼灼，江南蓮葉更田田。輸他三户人僥倖，載上胭脂匯畔船。胭脂匯在檇李，相傳范蠡載西施處。

生來里是比肩名，兩美須知定合并。北地佳人矜絶世，西鄰名士悦傾城。何緣珠樹成連理，便擬香車駕六萌。不分秦臺漏消息，玉簫先有鳳凰迎。

家臨大道不難知，夾岸楊枝踠地垂。春水白魚多比目，秋風紅豆最相思。飛龍藥店虚存骨，走馬章臺孰畫眉。多事定情繁主簿，山南山北淚連絲。

宛轉吴歌别有腔，蜻蛉舟小露紅窗。梅花日暮風吹樹，桃葉春深夜渡江。荀令香消煙寂寂，何郎燭暗影幢幢。思憑謝女題詩筆，畫作輕鸞六百雙。

蓮花細步上蘭階，徐整同心七寶釵。入室便應金作屋，當壚須得酒如淮。身前容易風吹袖，夢裏分明月墮懷。五角六張看過了，何愁作事兩難諧。

舍後方池一水流，鵁鶄鸂鶒信沉浮。從教露井生桃樹，更遣中庭種若榴。錦段未通千里字，玉簫猶隔幾層樓。不知桑葉城南路，五馬寧能共載不。

水北花南路不紆，形相色授兩心輸。莫須遠結千絲網，且緩平量十斛珠。大婦亦憐中婦豔，新人定與故人殊。鴛鴦有分成頭白，肯許飛還野鴨俱。

一自神珠别漢皋，經春不見意徒勞。門前種樹名烏臼，水上飛花盡碧桃。三里霧同千里遠，九重樓恨十重高。無因得似紅襟燕，恣拂簾鈎日幾遭。

## 渡黄浦

極浦連天闕，驚濤壯海門。揚舲辭驛路，放溜入雲根。白霧魚龍伏，蒼煙日月昏。樓臺朝作市，雷雨暗翻盆。疏鑿千年久，舟航萬里奔。摩霄盤野鶴，吹浪湧江豚。杳渺通長島，虚無出遠村。祠因黄歇起，茸以陸機存。上客今何在，高文不可論。乘槎應未得，摇落問乾坤。

## 龍潭曉發

曉發白龍潭，移舟緑楊岸。篙師暗中語，行客水邊飯。雞鳴潮始來，月落天未旦。

冥冥煙霧生，稍稍城鴉散。乘風萬里外，擊楫中流半。慷慨游子心，臨江起長歎。

### 嫁女詞

喽喽重喽喽，鴛鴦隨野鴨。誰家可憐窈窕孃，容顏精妙難意量。大姑生兒仲姑嫁，小姑獨處猶無郎。媒人登門教裝束，黃者爲金白者玉。阿婆嫁女重錢刀，何不東家就食西家宿！

### 七夕詠牛女二首

浪傳靈匹幾千秋，天路微茫不易求。今夜白榆連理樹，明朝銀浦斷腸流。

瓜果中筵笑語微，西樓涼月夜開扉。無因得泛浮槎去，親向天孫乞巧歸。

### 南湖即事

南湖秋樹緑，放櫂出迴塘。簫鼓聞流水，蒹葭泛夕陽。心隨胡雁滅，目斷楚雲長。惆悵佳人去，憑誰詠鳳凰。

### 送林佳璣還莆田

高樓置酒觴今夕，愁聽驪歌送行客。摇落深知羈旅情，飄零況是雲山隔。林生磊落無等倫，鳳雛驥子誰能馴。一朝忼慨辭鄉里，幾載飢寒傍路人。平生崔嵬好奇服，流離恥作窮途哭。往往詩歌泣鬼神，時時談笑驚流俗。林生林生骨相奇，昂藏不異并州兒。看君富貴當自有，不合憔悴留天涯。高秋別我閩中去，行李蕭條慘徒御。客舍清江萬里船，鄉心紅葉千山樹。九里湖邊倚翠

屏，穀城山下俯清泠。寒風江路兼山路，落日長亭更短亭。嗟予分手天南遠，惆悵河橋送君返。遠客休辭行路難，高堂應念還家晚。

### 送十一叔游中州二首

木葉下亭皋，西風一雁高。驅車千里道，結客五陵豪。河水浮官渡，關門鎮虎牢。驪駒方在路，尊酒意徒勞。

旅館涼風起，秋城畫角哀。天涯方遠客，祖道且深杯。山色陰中岳，河流繞吹臺。梁園多雨雪，歲暮好歸來。

### 送通門和尚住持太白山

越山東望路迢迢，澗口寒藤度石橋。惆悵空林飛錫遠，海門秋雨浙江潮。

### 送屠爌入閩

故人千里去，風雪上行車。南浦悲長路，西河歎索居。江猿啼遠近，天水入空虛。莫作經年別，高堂正倚閭。

### 逢姜給事埰

黄門先生官左掖，力欲拔山氣辟易。虎豹天關閉九重，孤臣血肉徒狼藉。東萊蜃市易沉淪，南國相逢淚滿巾。青鞵布韈江湖外，誰念當時折檻人。

### 簡陳秀才光縡

幾日秦嘉去，應留贈婦篇。盤龍明鏡好，雙笑玉臺前。

## 長安賣卜行贈吴三統持集杜句

翻手作雲覆手雨，長安布衣誰比數。天涯涕淚一身遥，避地何時免愁苦。男兒性命絶可憐，實籍君平賣卜錢。身上須繒腹中實，長安市上酒家眠。酒酣拔劍肝膽露，勾陳蒼蒼玄武暮。人生萬事無不有，世人那得知其故。揚眉結義黄金臺，亦知窮愁安在哉！可憐懷抱向人盡，黄帽青鞵歸去來。寂寞江天雲霧裏，舍南舍北皆春水。龐公隱時盡室去，我獨何爲在泥滓。强移棲息一枝安，百遍經過意未闌。復有樓臺銜暮景，也從江檻落風湍。多才依舊能潦倒，百壺且試開懷抱。但覺高歌有鬼神，不知明月爲誰好。吾兄吾兄巢許倫，路難悠悠長傍人。可憐爲人好心事，終日坎壈纏其身。

## 無題六首

金谷繁華地，風流石季倫。量珠凡幾斛，買取墮樓人。

織女牽牛匹，姮娥后羿妻。神人猶薄命，嫁娶不須啼。

夢逐山頭去，身從掌上迴。黄金如結屋，先築避風臺。

月映凌波韈，風飄出水衣。莫教仙犬吠，花下阮郎歸。

漢皋珠易失，洛浦珮難分。不及閒男女，肩挑六幅裙。

養就芙蓉粉，匀成十樣牋。相思無别語，只解勸歸船。

## 哭王處士翃六首

書信傳初到，銘旌已在途。今來紛涕淚，昔別念須臾。迢遞悲長道，艱難喪老儒。山陽懷舊賦，流恨滿江湖。

遠道將歸客，孤舟返舊林。招魂迷楚水，卧病絶吴吟。夢裏羅含鳥，囊中陸賈金。猶憐別時語，悽斷故人心。

江海飄零日，秦川喪亂餘。淒涼蒿里曲，生死秣陵書。零雨沾青草，高原哭素車。南山桂摇落，無復子雲居。

知己從今少，平生負汝多。人生看到此，天道復如何。流水笳簫曲，悲風薤露歌。王猷竹林在，舊徑不堪過。

落日明丹旐，飄風卷繐帷。途窮偏作客，身老獨無兒。書籍今何託，人琴不可知。高山空有調，回首失鍾期。

相送悲長別，還家慘獨行。流連簡書札，次第念交情。自有篋中作，何難身後名。泉臺應快意，未必似平生。

曝書亭集卷第二

# 曝書亭集卷第三

## 古今詩二

閼逢敦牂

### 同舍人五兄登觀山頂

杖策荒塗外，憑高遠樹重。微茫開積水，縹緲見孤峰。細雨春歸雁，深山日暮鐘。何年共招隱，相伴入雲松。

### 送王汸遊嶺南

送君西去大江深，回首雲煙楓樹林。嶺路千山萬山外，相思孤月夢中尋。

### 寄懷徐孝廉之瑞

憶別吳山事隱淪，相思煙草歷冬春。餘杭溪水空千尺，不見雙魚白錦鱗。

### 贈別王山人元慧

王猷原愛竹，圖畫得天真。老去貧尤甚，年來妙入神。與余情不淺，傾蓋日相親。紈扇題教遍，屏風點更新。蕭疎抽直榦，蒼翠染叢筠。雨暗瀟湘夕，煙浮鄠杜春。枝柯紛異色，水石盡堪珍。國史傳文苑，君家有舍人。舍人名紱，善畫竹，不苟作。嘗退朝，黔國以雙縑索畫，呼之不應，至三年始致之。又月夜聞鄰人吹簫，因圖尺幅與之，曰：「以簫材報汝。」其人更求別幅，并前畫裂之。風流存髣髴，清切典絲綸。散直矜通

籍，吹簫狎比鄰。一朝翻毀裂，萬里幾逡巡。能事原殊俗，當時信絶倫。昔賢從脱略，似爾實悲辛。白髮重湖海，青山廢隱淪。狂歌老藤杖，醉脱小烏巾。不厭經過密，惟應歎息頻。物情輕一藝，有識定千緡。相賞知何地，思歸及此辰。郊扉餘舊業，雲壑息勞筋。早晚扁舟就，三江共采蓴。

### 示弟彝玠

攤書仍不學，萬慮亦徒然。就市非長策，躬耕少薄田。請纓今日事，作賦幾時傳。莫效諸兄嬾，蹉跎媿昔年。

### 彝公過❶

遲客無三逕，浮杯自獨園。林棲堪永日，瓢飲坐忘言。竹户青蟲網，荷風翠鳥翻。更看涼月上，徙倚向南軒。

### 七月八日夜對月

素月弦初直，清宵漏轉添。乍堪盈手贈，無復兩頭纖。影動明河鵲，涼生碧海蟾。玲瓏看不定，試上水晶簾。

### 得譚七表兄吉璁西陵書集杜

鰕菜忘歸范蠡船，斷腸分手各風煙。更爲後會知何地，自斷此生休問天。縱酒欲謀良夜醉，將詩不必萬人傳。江山路遠羈離日，郭外誰家負郭田。

❶ 此詩四庫本題作「即景」。

**俞**汝言**移居八首集杜**

亂後居難定，臨江卜宅新。入門高興發，對酒滿壺頻。爲客裁烏帽，呼兒正葛巾。平生飛動意，披豁對吾真。

寂寞書齋裏，幽偏得自怡。美花多映竹，小水細通池。丘壑曾忘返，招邀屢有期。論文或不媿，步屧過東籬。

田園須暫住，版築不時操。落景聞寒杵，牆頭過濁醪。雜花分户映，亂石閉門高。試問垂綸客，吾何隨汝曹？

簡易高人意，村花不埽除。日長唯鳥雀，客至罷琴書。曬藥安垂老，鈔詩聽小胥。由來意氣合，歲晚莫情疎。

卜宅從茲老，幽居不用名。倒衣還命駕，高枕笑浮生。弟子貧原憲，諸公厭禰衡。看君多道氣，攜手日同行。

隱者柴門内，無村眺望賒。圓荷浮小葉，秋竹隱疎花。帖石防隤岸，傾壺就淺沙。何時一茅屋，來問爾東家。

牀上書連屋，庭中藤刺簷。看君用幽意，勝概欲相兼。棗熟從人打，杯乾自可添。此時同一醉，與汝定無嫌。

滿目悲生事，終朝有底忙。世人皆欲殺，詞客未能忘。回首驅流俗，過逢類楚狂。吾生無倚著，配爾亦茫茫。

**懷黄十三**伋**客閩**

八月霜清木葉飛，關河秋望淚沾衣。寒山桂樹今摇落，惆悵王孫尚不歸。

**鶯脰湖寄周四**吉亥

鶯脰湖邊水，臨流好結廬。桑麻深杜

曲，雞犬擾秦餘。紅葉層層樹，銀花寸寸魚。耦耕兼有伴，暇擬著叢書。

八月十三日夜汎月太湖

爲愛清秋月，中流獨扣舷。艱難群盜路，寂寞五湖船。白髮從今夜，青山憶往年。酒闌愁不寐，相顧意茫然。

十七日夜月

待月涼宵静，更深醉玉缸。空城懸北斗，流水入西江。落葉紛無數，鷩鳧起一雙。高樓思蕩婦，兹夕定當窗。

旅興呈舍人五兄二首

舊宅烏衣巷，涼秋白苧歌。湖山歸路遠，風雨閉門多。暗壑隱松桂，深潭漂芰荷。美人日遲暮，芳草奈愁何。

旅館三秋客，端居百慮違。張衡長不樂，王粲竟無依。夜月彈長鋏，涼風歎短衣。天涯芳草盡，我馬亦懷歸。

寂寞行

寂寞復寂寞，四壁歸來竟何託！男兒不肯學干時，終當餓死填溝壑。布衣甘蹈湖海濱，飢來乞食行負薪。不然射獵南山下，猶勝長安作貴人。

九日同張璵繆永謀集錢汝霖宅分賦

魯酒飲未醉，商歌調復勞。百年齊下淚，九日罷登高。短髮參軍帽，重寒范叔袍。

舊來飛動意，空羨五陵豪。

### 旃蒙協洽

### 謁廣陵侯廟并序

錢塘江干有廣陵侯廟，其來古矣。乙未三月，將之越中，問渡展謁廟下。按枚乘《七發》「觀濤於廣陵之曲江」，世疑廣陵國爲今揚州府治。然元季錢思復試《羅刹江賦》證「曲江」即「浙江」，楊廉夫韙之，時號「曲江處士」。而曾子固撰《越郡趙公救災記》中有「廣陵斗門」，合之「伍子之山」、「胥母之場」，疑義可析。因賦絶句紀之。「江月松風」者，思復自題其集名也。

昔聞江月松風客，賦證錢唐是曲江。不見郊關廣陵廟，靈風長拂舊旛幢。

### 固陵懷古

越王此地受重圍，置酒江亭感式微。想像諸臣紛涕淚，淒涼故國久暌違。天寒竹箭參差見，日暮烏鳶下上飛。猶羨當年沼吳日，六千君子錦衣歸。

### 蕭山道中

古樹參差暗，春禽旦暮鳴。東西開水市，高下築山城。翠竹千家靜，清江二月平。昔賢栖隱地，巖壑有同情。

### 梅市

仙吏經過處，空江日夜流。何年市門去，千載渺難求。竹暗清溪路，沙明白石樓。羇鴻與孤客，歸思兩悠悠。

### 鑑湖

狂客當年歸四明，經過遺跡不勝情。澄

湖一曲明如鏡，身在山陰道上行。

### 雨坐文昌閣

芳草辭南浦，晨風寄北林。佳人天路隔，帝子水雲深。風雨他鄉別，羈愁薄暮心。冬青已無樹，忍向六陵尋。

### 偕謝晉吴慶楨登倪尚書衣雲閣 閣初成日，倪公讌漳浦黃公於此

飛樓跨百尺，畫棟長氤氳。我來偕客一延佇，置身髣髴雲中君。憶昔樓成時，尚書歸田里。北海方看尊酒開，東山終爲蒼生起。自從龍馭歸鼎湖，公亦仗節死京都。子規燕市尋常見，白鶴遼東歲月徂。十餘年間亭已壞，游客經過增感慨。噫吁嘻！黃公授命大中橋，魂兮欲歸不可招。千門白下總蕭瑟，何況尚書一廛室。請君下樓歌莫哀，回首高城月東出。

### 謁大禹陵二十韻

夏后巡游地，茅峰會計時。雙圭開日月，四載集輴欙。國有防風戮，書仍宛委披。貢金三品入，執帛萬方隨。相古洪流割，欽承帝曰咨。寸陰輕尺璧，昆命有元龜。自授庚辰籍，寧論癸甲期。清都留玉女，惡浪鏁支祁。荒度功攸賴，平成理自宜。神姦魑魅屏，典則子孫貽。明德由來遠，升遐亦在兹。丘林無改列，弓劍祇同悲。回首辭群后，傷心隔九疑。鳥耘千畝徧，龍負一舟移。斷草山阿井，空亭嶽麓碑。芒芒懷舊跡，肅肅禮荒祠。黃屋神如在，桐棺記有之。筵誰包橘柚，隧或守熊羆。共訝梅梁失，因探窆石遺。

竭來憑弔處，拜手獨陳辭。

## 南　鎮

稽山形勝鬱岧嶢，南鎮封壇世代遥。絶壁暗愁風雨至，陰崖深護鬼神朝。雲雷古洞藏金簡，燈火春祠奏玉簫。千載六陵餘劍舄，帝鄉魂斷不堪招。

## 晚過寶林山寺 相傳山自瑯琊東武海中一夕飛至，人民皆徙焉

春風從何來，吹彼芳樹枝。客心坐惆悵，日夕千里思。出門異南北，獨往任所之。眷言登兹山，已見西日馳。群峰趨户外，出没成參差。置身空濛間，怳忽飛來時。向下聽雞犬，極視窮高卑。沉沉西林路，光闇從此辭。回瞻白雲合，林外鐘聲遲。

## 遶門山

修途緣廣隰，川暝高煙平。迢迢前山路，落日西林明。舍舟復登陸，慰我巖壑情。斧斤山林外，白石丁丁鳴。危梯懸木杪，幽谷聞人聲。陰晴古壁暗，高下蒼崖傾。或見山火出，時聞猿鳥驚。平看雷雨黑，下視源潭清。微風吹素浪，日夕沄沄生。山田足禾黍，水石明柴荆。何年此幽棲，深謝世上名。無爲在城市，戚戚多所營。

## 舟中望柯山

朝光麗華薄，清川蕩浮瀾。檥楫臨江皋，流目肆遐觀。丹葩眩重谷，素雲冒曾巒。我行既遲迴，顧景多所歡。青林翳巖桂，香風過崇蘭。空亭邈孤高，修竹自檀欒。緬懷

古之人，知音良已難。

### 蓬萊閣晚望

源水桃花樹樹，春風燕子家家。目斷江南歸思，愁人不在天涯。

### 再過倪尚書宅題池上壁

尚書池館古城邊，卷幔山光繞座前。一自鼎湖龍去後，難期華表鶴歸年。石廊細雨生春草，蒿里悲風起墓田。枉付尼師作精舍，粥魚茶版此安禪。

### 若耶溪

若耶溪頭春水深，南風北風樵采音。浣紗女兒不得見，清江日暮愁人心。

### 蕺山亭子

石磴層層上，憑高四望同。君王遺跡在，寂寞古亭空。緑水人家外，青林島嶼中。昔年生聚日，辛苦舊江東。

### 弔王義士

毓蓍義士受學于都御史劉公宗周。公聞南都不守，乃絶食。❶ 義士上書于公曰：「慎勿爲王炎午所笑。」乃衣儒巾、藍衫，投柳橋下死。與義士先後死者，潘生集、周生卜年

中丞弟子舊家風，杖屨相隨誓始終。閉户坐憂天下事，臨危真與古人同。短書燕市遺丞相，餘恨平陵哭義公。此地由來多烈士，千秋哀怨浙江東。

❶ 「乃」，原脱，據四庫本補。

## 岳忠武王墓

宋室偏安日，真忘帝業艱。但愁諸將在，不計兩宮還。鄂國英雄士，淮陰伯仲間。策名先部曲，薄伐自江關。赤縣期全復，黄河度幾灣。龍庭生馬角，雪窖視刀鐶。城下盟何急，師中詔已頒。盈庭尊獄吏，囊木謝朝班。相狡妻兼煽，和成主愈孱。長城隳道濟，大勇喪成覸。舊井銀缾失，高墳石虎閒。銘功存版碣，鑄像列神姦。曠世心猶感，經過淚獨潸。傳聞從父老，流恨滿湖山。朔騎頻來牧，南枝尚可攀。墓門人寂寞，江樹鳥緡蠻。宿草經時緑，秋花滿目斑。依然潭水月，終古照潺湲。

## 表忠觀

城邊碧瓦樹靈旂，廟口明湖濯翠微。罷聽緩歌歸夜月，獨存豐碣對閒扉。錢塘白馬迴犀弩，玉座青苔上錦衣。保障東南功不細，祠官異代豈相違。

## 歸

江南春事早，二月已飛花。眼見芳菲盡，吾生信有涯。妻兒空待米，風雨獨還家。自斷無長策，何勞感歲華。

## 橫山蛟潭

雲根雁齒階，旁覩怪石裂。傳聞此山隅，有蛟出自穴。崖傾箭栝門，水暗玄黄血。不見下山人，怊悵芳菲節。山爲顧況舊居，有讀書臺，《下山歌》云：「日日兮春風，芳菲兮欲歇。」況所作也。

## 歸次西小江行舟被捉夜宿蔡村田舍二首

石壕逢小吏，日暮捉人船。斷續清江樹，冥濛細雨天。一身無倚著，三命苦迍邅。亟把迷津問，蕭山何處邊。

野老原頭立，逢迎禮數增。江村寒抱被，茅屋夜張燈。兵革愁何極，桑麻話未能。爲言官道近，一舍是西興。

## 擬古折楊柳辭

手折楊柳條，倒樹孟津河。十年來繫馬，楊柳今婆娑。

同　作

山陰祁班孫

上馬不執鞭，但折楊柳枝。出門不垂淚，但歌楊柳辭。

## 對月簡周質繆永謀

楓林初落日，秋露漸沾窗。仰視明明月，遥臨湛湛江。游思陶謝並，客有阮何雙。待發清溪櫂，相要醉玉缸。

柔兆涒灘

## 山陰道歌送沈十二進

我從山陰來，却憶山陰道。客舍高歌一送君，江南愁思盈芳草。芳草碧迢迢，離人千里遥。青山謝公屐，白馬伍胥潮。潮來潮去春江路，行車遠發西陵渡。雲暗清溪梅市空，風吹修竹柯亭暮。迤邐鏡湖邊，中流記采蓮。樵風空舊跡，沉釀自成川。誰家青翰長相見？何處紅妝不可憐？溪風橋，雲門

寺，流泉淙淙石齒齒。我昔愛奇未到此，送君遠游從此始。直上秦山望海水。

**送舍弟彝鑒之山陰**

別情不可道，送汝益淒其。分手悵前路，離居感後時。山中伯禹穴，江上伍胥祠。何處無芳草，池塘遶夢思。

**午日吴門觀渡**

勝日銜杯罷，輕舟解纜初。盡傳迎伍相，不比弔三閭。畫舫龍鱗見，飛樓蜃市居。雲濤看震盪，雷雨任吹噓。別有張筵客，相邀吴市墟。王孫五花馬，少婦六萌車。芳樹晴川外，平沙夕照餘。泉聲間絲竹，人影亂芙蕖。爲樂時將晚，當歌恨不除。閭閻成土俗，天地感權輿。江表遺風在，承平舊事虛。吾生多涕淚，高會輒欷歔。

**將游嶺南留別故園諸子**

驪駒長路起秋塵，遠客清樽不厭頻。握手相看猶未醉，滿堂明月照離人。

**録　別**

飄飄山上雲，泱泱溝中水。居人語前除，行子夜中起。攬衣候雞鳴，束帶復隱几。上堂辭嚴親，入室慰妻子。戚戚對弟昆，依依向鄰里。臨當掩柴扉，行復顧桑梓。睠彼雙飛鴻，徘徊不能已。

**金山登妙高臺**

高臺堪極目，落景一登臨。衆水金陵

下，孤城鐵甕深。平沙依雁宿，横笛想龍吟。不見安禪叟，寥寥江上心。

## 秣陵

秣陵城闕暮雲封，估客帆檣落日逢。萬里星霜沙塞雁，五更風雨掖門松。長江鐵鎖空千尺，大道朱樓定幾重。此夕愁人聽鼓角，驚心不似景陽鐘。

## 采石

采石磯邊積雪晴，横江館外暮潮生。金陵美酒百斛盡，明月滿江空復情。

## 小孤山

北船乘長風，南船載柔櫓。篙師戒晨征，渡口動津鼓。霧凈開孤峰，沙明横極浦。逶迤經前山，日色未亭午。半嶺界樓臺，參差近可覩。離離金碧光，窅窅神靈雨。遠望空愁心，沿流采芳杜。

## 大孤山

兩孤去百里，宛在中流半。匪獨形勝殊，氣亦變昏旦。天梯鬼斧開，廟火神鴉散。昭昭雲月輝，歷歷明星爛。空水既澄鮮，浮光亦淩亂。飄飖御泠風，怳忽度銀漢。未有歸與情，空深逝者歎。

## 舟中望廬山

昔予志名山，夢寐五老峰。今兹遠行邁，舟楫欣來逢。中流望員闕，隱見金芙蓉。空翠非一色，飛雲渺千重。歷歷澗中水，青

青崖上松。所嗟限于役，策杖誰相從。空愁石梁在，緬懷虎溪蹤。巖棲不得遂，惆悵東林鐘。

### 望湖亭對月

山色匡廬近，湖光彭蠡開。異鄉頻見月，孤客乍登臺。遠樹霧中失，浮雲川上來。離心似黃鵠，中道一徘徊。

### 封谿聶侯廟

返照封谿上，停橈思惘然。地傳白鹿渚，人記赤烏年。簫鼓迎神曲，帆檣送客船。誰令戎馬日，萬里入南天。

### 灘行口號六首

白鷺洲前動客愁，黃公灘畔駐行舟。誰開瘴嶺天邊路，惟見清江石上流。

銅盤灘急水西東，兩岸高山四面風。絕壁倒飛巫峽雨，懸流直下呂梁洪。

黃茅峽外野人居，潭影空明漾碧虛。長箭短衣朝射虎，鳴榔持火夜驚魚。

斷壑陰崖百丈牽，斜風細雨萬山連。長年三老愁無力，羨殺南來下瀨船。

紅霞深樹嶺雲平，兩槳戈船石罅行。浦口清猨催客淚，一時齊作斷腸聲。

羊腸鳥道幾千盤，設險寧惟十八灘。見說一灘高一丈，直從天上望南安。

### 虔州懷古

橫浦樓船靜，西風草樹彫。城荒百戰在，地入九江遥。豪傑争先後，山陵慘寂寥。鬱孤臺下水，流恨自南朝。

## 南安客舍逢陸郡伯兄世楷以滕王閣詩見示漫賦

憶昨君從柘湖至，揚舲争發吴趨市。京口相逢借問君，檥舟揚子江心寺。晴雲縹緲散碧空，欻忽破波生長風。孤舟如巨魚，鼓鬣洪濤中。川原迢遞不可極，布帆飄忽隨西東。我從鹿渚超長薄，君到洪都更棲泊。遠望開襟彼一時，憑高獨上滕王閣。兹樓崛起天下雄，珠簾繡柱垂文虹。當年王師此高宴，一時詞賦推群公。留題真蹟不可見，煙雲過眼須臾變。古來文采光燄長，千載王郎信堪羡。君家兄弟才難伍，甫里聲名動江左。揮毫落紙氣凌雲，坐令長才失千古。我亦天南萬里行，白衣摇櫓度江城。閒雲潭影徒回首，南浦西山空復情。大庾城邊日將西，下馬逢君復攜手。座上新開北海樽，客中飲我蘭陵酒。酒闌相示絶妙辭，九莖勝食齋房芝。曲終定有湘娥怨，讀罷如聞帝子悲。當前勝地不得上，使我沉吟一惆悵。舟楫重過定幾時，雲山滿目知無恙。明發梅花嶺外看，長從驛使報平安。側身天地多知己，且莫頻歌行路難。

## 度大庾嶺

雄關直上嶺雲孤，驛路梅花歲月徂。丞相祠堂虚寂寞，越王城闕總荒蕪。自來北至無鴻雁，從此南飛有鷓鴣。鄉國不堪重佇望，亂山落日滿長途。

## 湞陽峽

吴山多逶迤，粤山獨嶄嵓。壁立千仞

餘，洞壑俯穹嵌。子午見日月，朝夕鳴松杉。天風一以至，蕭瑟吹江帆。懸崖答長嘯，空翠濕征衫。側聞飛仙度，遠見浮雲銜。何當斸靈藥，坐惜無長鑱。

### 香爐峽

何年香爐峽，擅此香爐名。匡廬與會稽，秀色同削成。篁徑散彩翠，溪流澹澄明。青雲結車蓋，白日懸霓旌。孤舟泛容與，百丈紛縱橫。人影如沙蟲，林林川上行。夕陽下長坂，猨鳥盡哀鳴。征途渺何極，惻惻使心驚。

### 大廟峽

連山何迢迢，迢迢夕陽外。我行曾幾時，虛舟入青靄。崖傾斷車箱，廟古陰松檜。遥見靈旗翻，微風響清籟。川光與天容，上下如衣帶。纍纍白石明，窅窅浮雲晦。日夕故鄉心，山川渺吴會。

### 羚羊峽

泠泠高峽水，際曉煙光微。一聞征橈發，宿鳥皆驚飛。浦樹既迢迢，山雲亦依依。谿迴修竹静，日出行人稀。雙崖信奇峻，屹立如重圍。猨猱相叫嘯，水石湛清輝。遂令游子心，萬里亦忘歸。林棲如可得，願息漢陰機。

### 寄遠

南風日夕度江潭，旅夢還家路未諳。寄語寒衣休憶遠，更無霜雪到天南。

## 强圉作噩

### 元日陰

黯黕窮陰合，蕭條歲序遷。故鄉應雨雪，絶域尚烽煙。更憶高堂上，頻思遠信傳。辛盤空自好，誰爲介樽前。

### 首春端州述懷寄故鄉諸子

客舍千山外，春城萬里心。草青仍一度，雲暗結重陰。往事隨蓬轉，謀生愈陸沉。承歡違菽水，兄弟渺商參。負米情空在，離鴻思不禁。此邦非樂土，何處好懷音。枉作窮途哭，虚勞澤畔吟。蒼梧晴峽遠，桂水暮流深。夢斷梅銷嶺，囊空陸賈金。楓林悲落月，苔石憶同岑。燕笑應如昨，沉吟獨至今。北歸徒躑躅，南望益蕭森。瓊樹佳人隔，梅花驛使臨。短書知可報，珍重問江潯。

### 珠江午日觀渡

鑾歌撫節下空江，畫舸朱旗得幾雙。想像戈船猶漢日，忽驚風土異鄉邦。芙蓉遠水迷花渡，琥珀深杯覆酒缸。近市青樓經亂盡，知無紅粉出當窗。

### 五羊觀

中天臺殿倚南溟，玉珮雲衣散百靈。瘴雨不開煙樹黑，驚濤直下海門青。騎羊舊説朝仙馭，銜穀何年降楚庭。歎息遺墟今寂寞，高林空度羽人經。

**篷軒落成曹方伯**溶**招飲納涼即席分韻**

卷幔溪光夕，開軒露氣澄。參差交月樹，升降護風燈。幕府容疎放，蠻天罷鬱蒸。南園多勝友，況挹酒如澠。

**羊城客舍同萬**泰**嚴**煒**陳**子升**薛**始亨**醉賦**

客舍所居堂，勝侶時相求。興來攜手一展眺，恍如孫楚之酒樓。樓頭取酒恣驩謔，遠勝十千宴平樂。海寺鐘聲風末聞，江城帆影樽前落。夕陽飄忽晴滿林，須臾急雨來庭陰。蠻天五月不知暑，座客相看寒已深。我本蘆中人，易下新亭淚。莫辭魯酒薄，拚作高陽醉。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黃河之清不可俟，何用長懷千載憂。陳拾遺，嚴夫子，羅浮四明兩道士。意氣寧從杯酒生，文章本是千秋事。況今生涯羈旅中，時危得不悲途窮。丈夫三十不自立，一身漂泊隨秋蓬。雖未白頭成老翁。當前有酒且痛飲，明朝岐路仍西東。

**同陳五**子升**過光孝寺**

浩劫虞翻宅，沙門大士居。寒煙萬井外，春樹六朝餘。是日風旛動，諸天夕照虛。更尋濠上樂，偶坐一觀魚。

**越王臺懷古**

君不見，越山高高越臺古，複道逶迤接南武。北望山頭徧白雲，西臨城下環珠浦。由來形勝盡高丘，萬里天南此壯游。驚濤暗向扶胥落，佳氣晴連鬱水浮。憶昔中原逐秦鹿，五軍失利屠睢戮。番君一出王衡山，户

將從征入函谷。天教霸象開南溟，宵分東井聚五星。龍川縣令起嶺表，被書移檄馳邊庭。聲言三關盜兵至，一時按法誅秦吏。萬人既築湞陽城，千里還開雒王地。漢帝當年爲剖符，陸生燕喜出西都。冠裳魋結須臾變，文錦蒲桃絶世無。番禺之交一都會，因山築臺落天外。百丈迴盤信壯觀，三時朔望長升拜。自古羈縻稱外藩，誰令市鐵禁關門。不見鮫魚重入貢，旋看黄屋自言尊。漢使陳觴更行樂，紫貝明犀雙孔雀。重來錦石已成山，歸去黄金遂盈槖。一從蒟醬啓唐蒙，越騎校尉甘泉中。是誰僇殺棄繻者，江淮巴蜀紛來攻。伏波下瀨軍三面，樓船戈船齊教戰。合浦珠崖隸海隅，山薑扶荔移深殿。尉佗城圮夕陽原，建德園荒秋樹根。虚傳避暑游宫闕，幾見浮杯出石門。木棉花開山雨積，鷓鴣啼處蠻煙碧。舊井潛移郭璞城，離宫半入虞翻宅。人事消沉洵可哀，千秋朝漢餘高臺。漢家遺蹟不可問，吁嗟乎，歌風柏梁安在哉！

## 東官書所見

浦樹重重暗，郊扉户户關。長年摇櫓至，少婦采珠還。金齒屐一尺，素馨花兩鬟。摸魚歌未闋，涼月出雲間。

## 東官客舍屈五過譚羅浮之勝時因道阻不得游悵然有懷作詩三首附一首[1]

枉作名山約，兹來不易逢。雨梢千徑竹，苔冷萬年松。錦鳥青丘下，霞書石室封。向來獨往地，惆悵閟仙蹤。

[1] 此題三首及附一首，四庫本均無。

傳道朱明洞，堪留白石樵。鸞凰曾可御，蛇虎爲誰驕。細草香金澗，寒雲束鐵橋。梅花清夢斷，彼美罷相要。

勾漏來仙令，神靈得鮑姑。丹砂不死藥，竹葉辟兵符。白日飛蝙蝠，紅雲泣鷓鴣。何能振衣去，敢復計窮途。

過朱十夜話 番禺屈大均

黄木灣頭月，扶胥渡口舟。日方逾北至，火已漸西流。過雨收紅豆，連波狎白鷗。夫君若爕草，一見即忘憂。

贈張山人穆

鐵橋山人逸興長，草堂卜築東溪傍。彈棋擊劍有奇術，飲酒賦詩多樂方。逢人豈憚霸陵尉，畫馬不數江都王。莫道雄心今老去，猶能結客少年場。

贈張五家珍

可歎張公子，流離自妙年。身孤百戰後，門掩萬山前。易下窮途淚，難耕負郭田。平陵松柏在，餘恨滿南天。

贈　高儼

高生老畫師，往往賦新詩。能事繇來重，狂歌和者誰。飲知犀首好，情識虎頭癡。不向銅鞮去，尋常倒接䍦。

哀莫處士以寅

濃花細雨落前簷，憶别江樓暮卷簾。今

日天涯同調盡，白楊荒草哭陶潛。

食龍目

龍目原奇樹，嘉名自海區。何年賦旁挺，得與側生俱。黄擬支郎眼，圓分漢女珠。幾人曾嗜此，昌歜未應殊。

送曹方伯還里

惆悵紅亭酒，登艫奈别何。秋風空日夜，岐路渺關河。重以歸與歎，因之勞者歌。還憑長短笛，吹出感恩多。

夜泊西南驛

生煙平楚夕，隱隱見西南。獵火寒歸騎，津亭暗落帆。往來仍嶺外，憔悴即江潭。縱有還家夢，愁多已不堪。

三水道中

浦樹高原盡，人家負郭稀。夕陽明斷塔，風色上征衣。老馬長途伏，飢鷹側翅飛。寒江日西下，不送北船歸。

崧臺晚眺

傑閣臨江試獨過，側身天地一悲歌。蒼梧風起愁雲暮，高峽晴開落照多。緑草炎洲巢翠羽，金鞭沙市走明駝。平蠻更憶當年事，諸將誰同馬伏波？

七星巖水月宫

晨策遵北渚，初暾麗陽崖。淒清曾飈

發，鬱述素雲霾。橫術越故蹊，交林冠高齋。蒼煙秀松果，白石崇基階。以茲清曠地，結念澄中懷。瑶琴雖無音，山水調長諧。何必答歡歌，魚鳥即朋儕。懷新意猶眷，撫往迹誠乖。即事非浮歡，真樂亮難偕。

**入景福洞登璇璣臺**

紺宇陟既窮，靈域探未竭。援蘿巡傾崖，窺巖辨修碣。滅跡超重深，拂衣避硉矹。入窅驚坎習，出泉自蒙發。洩雲晴未歸，石火寒不伐。吹萬聆天風，明兩見日月。芳塵凝花堂，象緯逼金闕。陰澗待息心，陽阿足晞髮。歲晏當來游，毋令蕙草歇。

**由香關至玉虚觀遂轉登絶頂**

山行不辭勞，況非道路長。石門皷層阿，沙草敷陽岡。仄徑既窈窕，連峰復青蒼。登高睞千里，矯首凌八荒。飛鳥遺之音，埃風吹我裳。覽彼《終南》詩，有紀亦有堂。亭亭翠旗列，宛宛朱鳳翔。忘憂豈在邇，爲樂誠多方。何當啓閶闔，高舉朝紫皇。

**下扶嘯臺陟閬風崖自蓬壺徑汎舟入鐘鼓洞**

高寒肆冥搜，幽異愜心賞。窮梯背樵蘇，密徑面篠簜。睇後路既迴，瞻前渚彌枉。緬辭蘇門嘯，重作剡溪訪。泉石匪自今，亭臺已成曩。其鏜異短聞，無射中奇響。偉茲造化功，流形信无妄。津逮興故超，神淵道斯廣。懷哉謝人寰，歸與授吾黨。

## 阻風珠江口漫成十韻

疾風江上起，舟楫盡停橈。靜聽千林折，驚傳百丈嚻。飛鳴連雁落，高下斷蓬飄。急鼓峒人伐，殘虹颶母驕。土囊愁岌嶫，板屋歎漂搖。望入孤城近，真成一水遥。空倉寒聚雀，深樹晝聞鴞。長短誰家笛，東西背郭樵。驅馳嗟異域，搖落感今朝。惆悵王孫路，懷歸不自聊。

## 送嚴煒之惠陽

相期且樂酒，相見輒悲歌。相送有如此，相思知若何。晴川疎樹遠，落日亂山多。別後豐湖月，聞鐘應獨過。

## 鬱洲寒望

一丘迴杜渚，獨往失斜曛。到地無南雪，連天有朔雲。貪泉懷刺史，蠻語問參軍。漸聽寒潮落，昏鐘隔浦聞。

曝書亭集卷第三

# 曝書亭集卷第四

古今詩三

著雍閹茂

## 將歸留別粵中知己

請君膝上琴，彈我游子吟。哀絃激危柱，離思難爲音。賓御皆煩紆，何況居者心。于役既有年，歸哉方自今。不辭路悠長，眷此朋盍簪。山川一以隔，邈若商與參。行邁日靡靡，憂心亦欽欽。汎舟滄浪天，驅車遏雲岑。中誠何用寫，執手情靡任。

## 峽山飛來寺

花宮蕭瑟暮雲間，絕磴藤蘿迥莫攀。一自高風留帝子，至今修竹滿空山。澄潭犀去沉金鎖，古洞猨歸帶玉環。此夕登艫渾不寐，更教沿月弄潺湲。

## 凌江道中

遠客千行淚，離程一葉舟。生憎江上水，不肯向東流。

## 楊歷巖觀瀑布水

瞻塗越修畛，遵渚拂芸苕。駕言陶嘉月，采隱滌氛囂。舍車循曲汜，捫葛升陵喬。柔荑挺英蕊，灌木蔚豐條。仰沾潺湲沫，俯

聆載道颷。逝者如斯夫，洊至非崇朝。静觀群化遷，始悟萬象超。一鼓丘中琴，清響流山椒。鳴鳥聲相求，潛虯德彌劭。願言縶白駒，於焉久逍遥。

## 雄州歌四首

雄州滿目瘴雲霾，風物當年亦可懷。大庾梅花連小庾，正階流水入斜階。

緑榕萬樹鷓鴣天，水市山橋阿那邊。蜒雨蠻煙空日夜，南來車馬北來船。

湞江西下墨江流，來雁孤亭春復秋。十部梨園歌吹盡，行人虚説小揚州。

山頭風急雨淒淒，篁竹荒茅一望迷。縱有歸人歸未得，空勞夜夜子規啼。

## 席上留别陸兄 世楷

但秉中宵燭，重爲旅客吟。驪駒即長道，絲竹本哀音。越嶠停雲遠，秦關落日陰。無勞岐路别，酒坐已霑襟。

## 庾嶺三首

不隨野雀棲，不挹斜階流。顧兹非我鄉，胡然久滯留。侵星陟長阜，亭午次崇丘。丸丸青松偃，鬱鬱玄雲浮。有潦自東來，畢景忽西遒。征夫念獨宿，徒御方相尤。

相尤夫何爲，獨宿在車下。往矣歲聿除，來思月惟夏。大儀互迴游，芳華兩徂謝。迴車感長途，如歲匪遥夜。我馬既已瘏，征夫本靡暇。日旦候雞鳴，嚴程起夙駕。

夙駕踰秦嶺，連岡勢逶迤。一爲愁霖唱，慨彼東山詩。沾我征衣裳，素絲以爲緇。不愁裳衣濕，所嗟徒御飢。薄寒忽中人，不異三秋期。言旋雖云樂，翻使我心悲。

**謁張曲江祠**

峻坂盤神樹，陰崖鑿鬼工。芳塵羽扇冷，春燕玉堂空。不覩闗門險，誰開造化功。經過遺像肅，千載嶺雲東。

**晚過東山寺**

飛閣流丹蝕，層巒積翠多。松間明月在，惆悵下山歌。

**題南昌鐵柱觀**

丹甍縹緲麗層城，鐵柱縱横鍊紫清。陰洞蛟龍晴有氣，虛堂神鬼晝無聲。游人自愛登高賦，仙吏仍兼濟物情。雷雨忽愁天外至，江湖元在地中行。

**登滕王閣**

峻閣峙洪都，凌虛落照孤。縈迴窮島嶼，波浪接荆吴。舊地君王賞，分封禮數殊。霓旌千騎入，玉佩幾行趨。水汎魚龍宅，花濃蛺蝶圖。星霜歌舞换，俯仰物華徂。蹟以三王重，名將百代俱。雄文思往事，高興亦吾徒。闌檻看如昨，登臨信可娱。西山開積雨，南浦散平蕪。作賦秦公子，行吟楚大夫。由來憑眺地，襟帶有江湖。

**阻風吴城**

客路愁何極，清樽幸未空。匡廬長在望，不厭石尤風。

## 舟次彭澤悼萬孝廉泰

涕淚千秋在，田園萬事非。悲風彭澤柳，宿草首陽薇。但有青蠅弔，虛傳白鶴歸。秣陵書不遠，何處覯音徽。

## 秋　浦

秋浦沙寒鷺浴，敬亭山暝雲流。何處吹來片雨，回風正濕鄰舟。

## 烏江謁西楚霸王廟

山前松柏憤王宮，遺恨當年尚不窮。忽見諸軍盡垓下，愁聽父老說江東。美人罷舞餘春草，駿馬悲鳴自朔風。萬歲來游還此地，千秋霸業有誰同。

## 還家即事四首

回首辭江海，驚心念物華。漸看鄉樹近，彌覺旅程賒。避地虛留井，無田學種瓜。重爲廡下客，慙媿說還家。

遠客朱顏改，高堂白髮新。長貧謀半菽，幾日且兼珍。遂有耕田計，無勞陟岵頻。南陔蘭可采，眷戀及良辰。

卜築仍無地，來歸轉自憐。癡兒猶昨日，病婦已連年。扇有蒲葵攬，牀移莞蒻眠。濁醪供取醉，不向酒壚前。

至此猶餘悸，於焉暫息機。不辭新蠟屐，重理舊鶉衣。鬼笑劉龍拙，車看袁紹非。生還良已幸，長鋏幾人歸。有感介人履安也。

## 雨中陳三島過偕飲酒樓兼示徐晟

吴門十日風雨惡，決明花開忽復落。

游人登高愁未已，客子入門慘不樂。陳生疎放良可喜，雨中過我臨頓里。却話平生同調人，吹篪擊筑皆知己。皋橋橋西多酒樓，妖姬十五樓上頭。百錢一斗飲未足，半醉典我青羔裘。坐中臨觴忽不語，南州孺子高陽侶。同是東西南北人，明朝酒盡歸何處。

### 吴江顧處士樵扁舟過訪留所畫山水圖并新詩見贈集杜句酬之

君不見，東吴顧文學，前者途中一相見。同心不減骨肉親，素知賤子甘貧賤。故國平居有所思，數篇今見古人詩。飄零已是滄浪客，酒後嘗稱老畫師。畫師不是無心學，合沓高名動寥廓。漫勞車馬駐江干，數問舟航留製作。春山無伴獨相求，請君一來開我愁。乘興遣畫滄洲趣，舟楫渺然從此去。乃知變化不可窮，意匠慘澹經營中。陰崖却承霜雪榦，山木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雲白山青萬餘里。虚無只少對瀟湘，天下何曾有山水。浴鳧飛鷺晚悠悠，琴瑟几杖柴門幽。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獨立縹緲之飛樓。

屠維大淵獻

### 喜羅浮屈五過訪❶

春風蝴蝶飛，緑草南園遍。知是麻姑五色裙，羅浮山下曾相見。開門一笑逢故人，遠來問我桃花津。若非緑玉杖，定跨黄麒

❶「屈五」，四庫本作「友人」。

麟。不然出入京雒一萬里，何爲布素無緇塵？相知樂，莫樂不用金箱圖五岳。況今天地多戰争，赤城華頂風煙驚。山陰道士不得見，四明狂客誰相迎。由拳城南春可惜，竹石如山水千尺。從此扁舟范蠡湖，長歌來往裴休宅。

**贈顔**鼎受

桐鄉顔氏子，才大最能詩。往作青齊客，論交游俠兒。星流赭白馬，日射黄金羈。不惜歸來困，簞瓢樂可知。

**送王**援**入蜀省其尊人觀察**庭

向晚東城下，驪歌不可聽。寧親遠行邁，送客山郊坰。去馬黄金絡，離筵碧玉缾。山花開古驛，河柳徧長亭。絶域春零雨，浮槎夜挂星。連天秦棧樹，如日楚江萍。已見投三峽，曾傳役五丁。飛雲横太白，丹嶂落空青。蜀道難如此，瞿塘險未經。猿聲流暗壑，鳥路入晴冥。好醉臨邛酒，重題劍閣銘。還憑梁上月，夢想對儀形。

**渡錢塘**

渡口乘潮漾北風，輕舟如馬泝江東。明朝又是山陰道，身在千巖萬壑中。

**贈蔡五十一**仲光

十里湘湖水，迴流入女牆。君家湖水上，時有落花香。海月生江寺，風琴響石堂。更聞多古調，識曲漢中郎。

## 梅市飲祁四居士駿佳宅同徐十五祁六分韻

舊里仙人市，遥峰玉女巖。窗中交浦樹，檻外落風帆。藥圃穿籬遠，沙泉近海鹹。紺園留過客，黄獨斸長鑱。榻下同徐穉，林中對阮咸。坐來殘暑退，涼思入楓杉。

## 題祁六班孫東書草堂❶

愛汝谿堂静，開尊乍卷帷。江花平岸發，山鳥過庭飛。東海賦垂釣，西山懷《采薇》。一爲歌《白雪》，高調和應稀。

## 祁六坐上逢沈五沈五配祁夫人湘君，善詩

東陽年少沈休文，五載相思兩地分。今日謝家群從在，青綾障外更逢君。

## 祁理孫席上口占

公子華筵醉幾迴，玉簫金管夜重催。他鄉信美不歸去，一飲須傾一百杯。

## 祁六紫芝軒席上留别

長路何年别，幽居此地偏。石林芝草秀，蘭澤荷花鮮。上客且安坐，主人猶未眠。不知高館裏，絲竹是離筵。

## 題皇帝大閱圖爲吴金吾國輔賦并序

萬曆初，太師張文忠公居正秉國，勸駕大閲。時兵部

❶「堂」，四庫本作「屋」。

尚書吴公兑實典禁旅，俾圖以傳子孫。錦衣都督、同知國輔，尚書曾孫也，出以觀客。圖長三丈餘，内自宫闕，外至陵寢，極于沙漠止焉。繇是萊陽宋琬作賦，南昌王猷定作記，而彝尊作詩以述之。

神廟垂衣日，江陵總百官。揆文先奮武，慮亂本居安。殿上蕭何履，朝中貢禹冠。孫通明禮樂，方叔莅師干。駕馭英雄在，超騰士馬驩。車徒看翼翼，禁旅尚桓桓。畫史真能事，披圖得鉅觀。丹青榮顧愷，宫室擬胡寬。歷歷開城闕，高高疊井榦。虚無凌倒影，縹緲結重欒。太液波還静，長楊露未乾。妝樓原自鑠，圓殿不禁寒。仙仗移平樂，霓旌擁上蘭。忽驚千騎並，旋訝六營團。作氣陳金鼓，前驅建玉鑾。輕雲承翠蓋，麗日表朱竿。遂列堂堂陣，爰升將將壇。小侯班四姓，大閲用三單。紫燕雙絲絡，花驄七寶鞍。呈能群角觝，教射集星弁。觶飲籌無算，鐃歌曲漸闌。行知塵冉冉，歸想佩珊珊。遠勢工尤極，平原繪更難。蕭疎連板屋，迢遞出峰巒。百里生毫末，諸陵望鬱盤。薊門無堠火，函谷有泥丸。元老謀猶壯，諸孫手澤完。錦題探篋笥，湘簟展琅玕。對此成希覯，因之感萬端。雨煙飛蜀錦，霜雪皎齊紈。賦愧王延壽，謡同梁伯鸞。儀章長在目，珍重歲時看。

### 飲吴生理楨宅

吴郎愛客解千齡，勸飲青絲挈玉缾。落日兒童齊拍手，過江三日幾曾醒。

### 食魟魚

白小休論小，奇珍信可珍。炎天來積雪，入饌總如銀。稻蟹時方早，蓴鱸思莫頻。不知江海上，幾處罷垂綸。

## 越江詞

山圍江郭水平沙，過雨輕舟泛若邪。一自西施采蓮後，越中生女盡如花。

### 題越江詞後　上虞錢霍

翩翩公子剡川游，五月山陰鏡裏舟。自向花前歌妙曲，若邪溪女盡風流。

## 曹娥廟觀渡二首

問渡要津吏，沿流信楫師。江空鳴社鼓，風細颯靈旗。遂入曹娥廟，同觀漢代碑。浮江千載恨，猶有弄潮兒。

小小邪溪女，潛來事禱祈。罷歌河女坐，不上越航歸。《晉書·夏統傳》：曹娥沉後，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章。斜日明金闕，涼風到錦幃。還持白團扇，搖動五銖衣。

## 土城山和錢六

江花江草滿江關，浣女清歌日暮還。曲罷彩雲猶未散，春風吹上土城山。

### 原作　上虞錢霍

西施明豔世間希，此地曾經換舞衣。春色不隨流水盡，暮山猶見彩雲飛。

## 雜詩三首

滔滔東流水，中有西上魚。素鬐揚洪

濤，騰決勢有餘。雲霧生晦冥，川岳助吹噓。白龍未變服，胡然愁豫且。亮無圖南志，終返北溟居。

鷫鸘本大鳥，海處揚波濤。何意天風來，吹之入魯郊。鏘鏘鐘鼓鳴，昂首思扶搖。青雲鎩其翮，烈風焚其巢。先時方笑言，後至斯號咷。

騏驥服鹽車，獮猴騎土牛。於心徒欲速，爲計苦不周。白洋既覆粟，太行亦傾軜。擇術昧先幾，焉能獲所求。

### 寄屈五金陵❶

新從白蓮社，舊事紫陽君。貽我群仙詠，❷全勝十賚文。風濤楊子渡，松柏蔣陵雲。共有山棲志，題書報爾聞。

### 同作

嘉興周篔青士

昭景元名族，宗雷愛道流。聞依靈谷住，最近孝陵秋。倚閣三松樹，風香閣存陵樹三株。浮江一葉舟。匡山多勝侶，何日虎谿游？

### 又

秀水徐善敬可

傳説靈均裔，經秋尚未還。卜居那有地，緤馬定何山。五岳朝群帝，孤舟下百蠻。遂令哀郢曲，流轉到人間。

❶「屈五」，四庫本作「友人」。
❷「詠」，四庫本作「珮」。

又

秀水朱彝鑒千里

三閭文采後，之子繼清標。少日矜奇服，空門賦大招。軍容屯朔騎，風物話南朝。庾信傷心地，江關入望遥。

八月十五夜集半邏錢爾復齋有懷錢四

汝霖錢四本姓何

舊識何顒宅，嘉興李繩遠斯年 溪亭雜樹交。秋花低結子，彝尊 寒竹暗抽梢。屧下南州榻，嘉興李良年武曾 彌慚左顧庖。山鉼攜榼酒，海鹽錢爾復子湘 野蔌出杭肴。樂飲傾三爵，嘉興李符分虎 賓筵賦載呶。風多沉北斗，繩遠 雲密自西郊。肅肅離鴻下，彝尊 栖栖獨鶴巢。空堂驚蟋蟀，良年 涼牖落蠨蛸。



待月虛高詠，爾復 停杯試解嘲。小山棲隱處，符 悵望隔衡茅。繩遠

過筏公西谿精舍懷羅浮屈五留白下❶

爲愛精廬好，海寧朱一是近修 還從勝侶探。嘉興屠爌闇伯 連山藏磵户，屠焯昭仲 百頃漾風潭。嘉興李鏡明遠 暇日同看竹，嘉興周篔青士 終朝罷采藍。嘉興繆永謀天自 汀洲縈曲岸，嘉興鄭玥隨始 空翠入層嵐。嘉興沈進山子 靜聽蓮花漏，彝尊 幽尋燕子龕。李繩遠 林泉訪支遁，李良年 晨夕過劉惔。李符 慧業知相似，一是 玄言試共參。爌 香雲浮貝葉，焯 松火照金函。鏡 坐起頻移榻，篔 遲留此盍簪。永謀 漫須觀露槿，玥 且與薦霜柑。

❶「屈五」，四庫本作「友人」。

進　高興雖云洽，彝尊　離懷總不堪。繩遠　同心方遠道，良年　輟櫂復停驂。符　澤畔吟應數，一是　淹中卧未甘。爣　飄零曾薊北，焯　棲泊又江南。鏡　赤羽紛傳檄，質　青鞵孰荷擔。永謀　石城秋草積，玥　爪步夕陽含。進　佳訊憑誰寄，彝尊　端居衹自慙。繩遠　西飛有孤鶴，良年　天末望蘇耽。符

**懷嚴焯客嶺南**

老去嚴夫子，辭家久不回。升沉安可問，時命轉堪哀。尚有高堂在，曾無驛使來。遥憐望鄉處，日上越王臺。

**同曹侍郎遥和王司理士禛秋柳之作**

回首秦川落照殘，西風遠影對巑岏。城頭霜月從今白，笛裏關山衹自寒。亡國尚憐吴苑在，行人只向灞陵看。春來已是傷心樹，猶記青青送玉鞍。

同　賦　　檇李曹溶

灞陵原上百花殘，隄樹無枝感萬端。攀折竟隨賓御盡，蕭疎轉覺道途寒。月斜樓角藏烏起，霜落河橋駐馬看。正值使臣歸去日，西風別酒望長安。

**初秋泊錢清江**

錢清江口水平堤，雲木參覃磴不齊。川静未聞鴻雁度，雨昏時有鷓鴣啼。逃名梅尉來吴市，避地梁生入會稽。枉自含情臨北渚，秋風嫋嫋草萋萋。

**飲張司理**陛**南華館題壁**

南園載酒勸君歌，涼月紛紛照薜蘿。鏡水連天八百里，張星依舊在明河。

**梅市對雨遲朱**士稚**不至同呂**師濂**祁**理孫班孫**分韻得泥字**

溪亭蕭瑟水雲低，積雨千山極望迷。落葉漸看沙徑滿，寒烏偏傍女牆啼。重來賓客仍羈旅，此去鄉關亦鼓鼙。何事懷人坐惆悵，且拚今日醉如泥。

**留別董三**飈

離堂翦燭重燒燭，深夜他鄉說故鄉。作客蕭條官舍下，逢君歌哭酒壚傍。明朝分手仍南北，後會相期各渺茫。長路烽煙驚海甸，亂山風雨暗河梁。

上章困敦

**同杜**濬**俞**汝言**屈**大均**三處士放鶴洲探梅分韻**❶

徑轉叢篁曲，谿迴石磴斜。爲園傳故相，唐相裴休別業。勝事復吾家。晚日吹山雨，陰雲覆浦沙。春風三百樹，猶有未開花。

**送汪進士**挺**游嶺南**

獻歲發吳閶，緣流抵建康。北風吹五

❶「屈大均」，四庫本無。「三」，四庫本作「二」。

兩，幾日上潯陽。榕葉山城暗，梅花驛路長。回思舊游地，飛夢到君傍。

**和曹使君憶姚州酒歌二首**

姚州白酒白於泉，醉客何論三百錢。十月糟牀初滿注，莫教焚却子猷船。

曹娥江口晚潮低，兩槳春船入會稽。最憶黄冠攲倒日，夕陽山色鑑湖西。

**聞東莞查明府舅**培繼**擢户部書寄**

飛來雙燕子，遠自羅浮山。爲報神明宰，青春萬里還。風煙辭粤嶠，車馬下秦關。從此相思夢，無煩到百蠻。

**寄顧處士**有孝

東吴顧文學，念爾亦窮途。留客還雞黍，傾心及釣屠。江城三歲别，書札一行無。何日能相訪，扁舟范蠡湖。

**别杜**濬

石城烽火後，孤客轉浮沉。乞食來吴市，爲園失漢陰。襄陽耆舊傳，荆楚歲時心。還復扁舟去，淒其洛下吟。

**同魏周二處士集鍾**淵映**宅遲俞**汝言**不至**

城隅急雨漲溪沙，酒坐銅盤燭影斜。有約南樓懷謝監，起看江水落江花。

附簡朱十　　秀水項奎東井

昨日南樓讌，懷人到燭斜。風前吟未足，江水落江花。

## 寇至二首

百里寒山下，萑苻遠近齊。探丸分赤白，放溜各東西。都尉金争摸，蚩尤霧忽迷。今宵聞野哭，應有萬行啼。

我友遭維縶，空留舊竹林。徒聞鞭甯越，猶未釋陳琳。黄犢誠難賣，青氈詎可尋。垂堂原有誡，端不爲千金。里中王秀才汸，爲寇執至營中，家貧，無金可贖，遭害。

## 壽姚太學瀞集杜

五十白頭翁，經書滿腹中。畏人成小築，把釣待秋風。黄卷真如律，清樽幸不空。看君多道氣，恥與萬人同。

## 寄表弟查容

查容倜儻無與儔，頻年題詩黄鶴樓。一朝攜家忽西下，挂席遠返荆門舟。平生與予未相識，相逢意氣何相投。往時寒食一百五，鬭雞要我東城遊。東城春寒吹細雨，留我南軒長夜語。坐中陳光縡吴統持十數公，一時傾倒相矜許。呼僮將炙襄陽兒，唤婢監廚大堤女。盤中尚進武昌魚，甕頭更出宜城醑。别來幾月不相聞，聞道新詩更軼群。九日登高還落帽，三秋對酒定論文。由拳城西白日短，寒風凄凄雪纂纂。舟楫傳君數往來，音書未得通情款。妻子猶從廡下居，朋簪尚遺堂中滿。年來我亦善留賓，千金散盡空一身。不知生産緣何事，仍復饑寒傍路人。只今交道非疇昔，論心那得同金石。空

手徒令壯士慚，因人遠道非長策。勸君有錢須愛惜，楊朱岐路見不悲，阮籍窮途慟何益！

### 屈五來自白下期作山陰之游❶

楚調聞高唱，吴航下舊京。涼秋八九月，招我固陵城。射的仙人去，籠鵝道士迎。明湖凡幾曲，攜手鏡中行。

### 同　作

番禺屈大均❷

最恨秦淮柳，長條復短條。西風吹落葉，一夜别南朝。范蠡湖邊客，相將蕩畫橈。言尋大禹穴，直渡浙江潮。

### 送屠爌重入閩

閩嶠曾游地，仙歌聽未終。花源凡幾曲，身入幔亭中。

### 梅市逢魏璧

前年逢君射襄城，山樓置酒懽平生。淳于一石飲未醉，孟公四坐人皆驚。今年逢君梅福市，潦倒粗疎已無比。寒暑推移六七年，眼前貧賤猶如此。悲君失意成老翁，況復奔走隨西東。攬鏡不知頭盡白，逢人先説耳初聾。山陰祁生賢地主，好奇往往相傾許。豈無上客朱用調與姜廷梧，齊向高堂飯雞

❶「屈五」，四庫本作「友人」。
❷ 此處四庫本無署名。

黍。哀絲急管何其多，酒酣坐起舞婆娑。魏生魏生奈爾何，百年强半成蹉跎。天生汝才豈牖下，何爲抱膝徒悲歌！

## 柯山

柯亭山下路，修竹暮紛紛。衆壑千尋暗，雙崖一徑分。沙光明草樹，日氣冷江雲。更憶中郎笛，寥寥不可聞。

## 送錢六霍朱大士曾同游白下

高詠方從月下聞，佳書猶未換鵝群。一朝並馬金陵去，閒殺羊欣白練裙。

## 同王二猷定登種山懷古招屈五大均❶

翠磴盤雲外，蒼山出水隈。樓從飛翼上，峰引卧龍迴。相宅先謀士，成功倚霸才。扁舟一以去，高鳥至今哀。授命誰能爾，知幾不易哉！古碑猶宿草，春殿幾寒灰。流覽窮高下，川涂足溯洄。車書王會地，雲物怪游臺。鄉路迷吴苑，賓朋得楚材。清言同謝許，妙道解宗雷。不分征衣薄，寧愁落日催。成連能就我，急爲抱琴來。

## 雪中得内人信

河橋風雪斷歸航，遠信沉吟祇自傷。不道比來相憶苦，虚煩錦字十三行。

## 古意二首

涼秋八九月，游子當遠行。寫心未及

❶「屈五大均」，四庫本作「友人」。

竟，轅馬顧我鳴。我車駕君馬，我馬駕君車。徘徊四野中，執手且斯須。何用問遺君，約指于闐玉。上有龍子蟠，下有鴛鴦宿。繚以五色絲，青紅與碧緑。願君一分手，思我贈君時。潛淵與皎日，信誓終不移。

嚴冬十二月，飛來雙白鵠。錦字盤中詩，中央周四角。君書我當報，我書君當開。徘徊一室中，庶以喻中懷。何用問遺君，刼月裁胸前。縫以七孔鍼，著以同功緜。青紅與碧緑，五色絲相連。願君一置腹，思我寄君情。轆轤與車轂，輾轉何時平。

## 寓山訪屈五[1]

草緑南園積雨餘，溪橋宛轉石門虚。山頭白鶴遥相待，知有仙人射的居。

## 同宋使君琬游雲門山

頻年客會稽，愛兹山水幽。咫尺雲門寺，經旬不出游。朝霞開霽色，喜見風雨收。使君高興發，要我登輕舟。輕舟出遥汀，人語答清泠。流連石帆下，遂至樵風涇。北船吹以南，南船吹以北。欲問仙人居，迢迢不可得。仙人張射侯，乃在雲中弋。一鶴西飛來，拾矢清谿側。鶴飛猶在沙，回流泛若邪。可憐誰家女，顔色如荷花。新妝映碧水，一笑浣溪紗。如雲匪我思，但弄邪溪月。㫊㫊緑蘿煙，照見清輝發。際曉銜薄寒，更衣度林樾。鬱金蘭陵酒，酌以鸊鵜杯。一飲動一石，不覺玉山頽。扶我上馬行，有似乘船迴。

[1] 「屈五」，四庫本作「友人」。

便蠟阮孚屐，來登任公臺。昔賢多奇懷，眷此滄洲釣。至今臺下泉，清風滿雲嶠。蕭蕭翠竹陰，隱隱哀猨嘯。猨嘯溪風生，動影搖空明。時從翠微半，一聽鐘鼓鳴。鐘聲來何遲，及此夕陽時。山尋子敬宅，塔訪辨才基。明當凌絶頂，更讀秦皇碑。

**山陰送葉六**燮**還當湖**

畫舸乘風一葉輕，紅亭相送客相迎。最憐小史如初日，不勸離筵到五更。

**山陰客舍送高舍人還膠州**

公子翩翩狐白裘，向予長揖返膠州。西陵松柏閶門柳，繫馬春風何處樓。

**送蔣翰林**超**歸金壇**

自聽驪駒唱，彌令客思牽。相逢纔破月，惜別已殘年。紅葉山中屐，翰林游雲門，賦《紅葉詩》三十首。金沙渡口船。遥憑千里夢，飛度玉堂邊。

**萬歲通天帖歌贈王舍人**作霖

千金購墨妙，摹自萬歲通天年。自從靖康亂，人間始覩真蹟傳。百年以來藏項氏，年時記得曾開視。雖無烏衣四七人，尚有金輪十三字。若非薛稷鍾紹京，安能運腕如天成？銀鈎蠆尾細豪髮，懸針垂露紛縱横。表上中書勅開宴，九賓咸列武成殿。題扇書裙恍再逢，看朱成碧誰能辨。由來神物難久留，昨日之日忽我遒。留題已入他人室，想

像空深異代愁。王郎生長山陰縣，弱年通籍金閨彥。贈我盈盈尺素書，君家勝蹟重相見。出門澒洞風塵多，願置懷中字不磨。試將射的仙人鶴，籠作山陰道士鵝。

曝書亭集卷第四

# 曝書亭集卷第五

## 古今詩四

重光赤奮若

### 元日對雪簡宋孝廉實穎

令節他鄉會，春盤上客偏。亂雲迷禹穴，獨鶴語堯年。坐下山陰雪，無愁射的玄。明朝江口望，定有孝廉船。

### 上元南鎮逢蕭鍊師

夏后藏書日，時巡到海陬。周王經野地，作鎮表揚州。秩祀由來重，神功未易酬。河山維十道，封爵視諸侯。碧瓦雲旗繞，香煙石鼎浮。笙簫陳里社，巫覡醉春秋。勝序群賢至，先生静者流。真形圖五岳，遐想結三洲。絳縣年須數，黄庭義可求。終期御風去，長袖挹浮丘。

### 伎席贈王二

松樓竹館映清輝，半醉重窺玉女扉。我欲傳杯杯不放，落花如雪滿春衣。

### 山陰雨霽同楊大春華游郊外飲朱廿二士稚墓下

篁醪河邊閒杖藜，道逢酒伴相招攜。醉向南鄰抱被宿，際曉不聽天雞啼。醒來忽驚

海日出，披衣却步無東西。殘流小草水決決，舍南舍北猶春泥。揚雲不曉事，要我登會稽。香爐乍見紫煙起，石簣尚有陰雲低。坐我石橋上，影落橋下溪。笑看屐齒折，未得凌丹梯。敝車羸馬寒食下，感念同游淚盈把。新鬼今從故鬼鄰，百年誰是長年者。我今持杯一勸君，有酒且對劉伶墳。從教浣女溪頭曲，并入山陽笛裏聞。

**侯山讌集**山係晉孔愉所居

侯山山上放龜臺，百尺紅亭鏡裏開。試向花源齊列坐，何如蘭渚遠浮杯。巡檐浦樹迎人出，卷幔洲禽拂席迴。我欲臨風歌一曲，起行松月重徘徊。

**蘭亭行贈朱大**士曾

右軍三十三，修禊蘭亭中。一書《蘭亭序》，夭矯宛若天門龍。我今生年與之同，秋蛇春蚓百不工。竭來山陰道，柳青桃復紅。車如雞栖馬如狗，空使林泉落吾手。朝來蠟屐思入山，雨急風顛重回首。吾宗穎也書絶倫，頻過論書仍論文。臨池就我一題扇，世上俗學徒紛紛。持觴勸君且傾倒，晴日今年去年少。曲水東流不待人，春風吹偏蘭亭草。

**梅市訪祁七明府**熊佳**留贈公子**誠孫**因憶亡友朱廿二**士稚

出郭試尋梅福市，臨流不減仲長園。白花結實垂垂綻，紅藥當階故故翻。公子風流能愛客，君家兄弟數開樽。重憐舊日同游少，腸斷空山聽曉猨。

**山陰苦雨酬謝處士**孔淵

坐見天公笑，何時后土乾。游人三月罷，煙樹六陵攢。苦雨同張協，佳書報謝安。濠梁有高興，春水更宜看。

**與朱二十九**驊元**約過楊大**春華**三江村居**

獨樹原頭盡，三江牐口深。聞君理舟楫，許我共招尋。美醞千花露，生魚一寸鍼。鼉峰如可望，試作水仙吟。

**贈祁七**敷

曹娥江上草初齊，謝傅堂前日未西。碧樹紅泉應有待，春來絲竹正堪攜。

**贈沈**華

沈生好畫兼好詩，昨朝和我春游詞。臨風一曲歌未已，惱殺城南輕薄兒。城南游女明珠佩，青翰舟中時並載。生也經營意匠新，纖纖貌出當風帶。明眸皓腕倚芳叢，修短穠纖思不同。飛燕忽教辭漢殿，西施不見入吴宫。尤長花鳥工没骨，染草縈沙細如髮。蝴蝶麻姑五色裙，蟠桃漢帝千年核。新製齊紈更可憐，明朝催送下江船。煩君畫作相思樹，出入懷中敢棄捐。

**彭山即事**

誰家三婦艷新妝，静鎖葳蕤春日長。一出浣紗行石上，飛來無數紫鴛鴦。

## 重經彭山

猶憶清江舊板橋，門前曲水細通潮。垂楊不是傷心樹，那得長條更短條。

## 南鎮春游詞

黄衫白帢染緇塵，惆悵花時已暮春。總向越王城下住，扁舟須負五湖人。

## 同作

蕭山毛奇齡

春船初發白蘋開，十里横塘晚未回。南鎮祠前北風起，夏王陵上雨飛來。

## 酬毛十九奇齡兼寄張五杉

逝矣三春日，蕭然百尺巖。知君南浦上，朝夕望征帆。湖水蓴絲熟，櫻桃鳦鳥銜。歸期今已近，好遺報張杉。

## 偕曹侍郎溶施學使閏章徐秀才緘姜處士廷梧張處士杉祁公子理孫班孫段橋玩月分韻得三字

漠漠孤雲合，蒼蒼半嶺含。江山攜謝朓，風月助劉惔。卧柳維舟數，驚烏繞樹三。還同牛渚夜，高詠信無慙。

**同王處士**猷定**施學使**閏章**陸處士**圻**汎舟西湖遇雨**

東風吹落日，西下北高峰。欲往南屏路，中流聽梵鐘。迴船沙岸火，驟雨石門松。不覺碧雲暮，涼煙生幾重。

**觀海行贈施學使**閏章

吾生空好游，五岳未登一。玉女青童笑向人，問君婚嫁何時畢。揭來四月西湖邊，興盡却返山陰船。餘杭春酒亦不惡，醉來只向壚頭眠。宛陵施夫子，貽我觀海篇。吴歈會吟不足聽，高張齊瑟絙朱絃。我歌且謡未終曲，風雨秦松振崖谷。天雞叫罷榑桑枝，群飛海水摇空緑。東臨傑閣觀蓬萊，瀛洲草暖浮煙開。丹田玉闕了可覩，空中照曜金銀臺。齊三士，魯兩生，由來此地才華盛，我欲從公問姓名。更尋徐市尋仙去，親向蓬萊采藥行。

**曹侍郎席上送別顧工部**大申**還華亭鄒進士**祗謨**還晉陵**二子將有入都之役

古寺登高盡，平湖向晚晴。琴書方燕息，車騎更逢迎。置酒從曹植，同游倦馬卿。壺觴無算爵，絲竹漸飛聲。近地多佳客，中筵忽送行。蒼茫浮水國，迢遞計王程。顧愷名元重，鄒陽賦莫輕。曳裾當日異，畫壁一時傾。皎月衣裳好，微風羽扇清。潮迴黄歇浦，江入吕蒙城。聞有南征士，横行北府兵。時有兵警。河橋分手處，前路若爲情。

**西湖竹枝詞六首**

西子湖平鏡面揩，雷峰倒影象金釵。雲

鬟妝就石新婦，香草爲裙筍作鞵。

山到婁留城下平，橋從慶忌塔前横。郎家側近水仙廟，可識水仙王姓名。

西曲誰家窈窕孃，獨開小店松毛場。何年偷得江陵樣，織就女兒黄竹箱。

岳王祠外舞臺偏，半在湖塘半在田。怕值油車蘇小小，勸郎騎馬不如船。

養魚莊説養魚肥，放鶴亭看放鶴歸。妾在鳳凰山下住，生來不見鳳凰飛。

湖面蓴絲寸寸長，爲郎情好作羹湯。朝雲吹散峰頭雨，日出團團雞子黄。

同作　　秀水朱彝鑒千里

段家橋邊湖日陰，石新婦下湖水深。自從蘇小西陵去，松柏青青直到今。

## 于忠肅公祠

昔在狼山下，軍書犯近坰。六師輕朔漠，萬騎失雷霆。土木塵長滿，龍蛇歲不寧。豆田沙浩浩，黍谷路冥冥。濟世須元老，長材總四溟。從容持國計，指顧悉兵形。瑕呂安群議，劉琨表外廷。嗣王仍曆數，高廟有神靈。既罷金繒款，無煩白馬刑。北轅旋翠輦，南内啓朱扃。命已甘刀鑊，功真溢鼎銘。春秋隆代祀，俎豆肅維馨。一自軺車至，難期堠火停。遺墟愁戰伐，大樹日飄零。碧草空祠長，黄鸝過客聽。霜鐘沉曉月，風牖繞明星。卞壺誰修墓，巫陽數降庭。讖還思雨帝，碑欲墮江亭。遠水澄湖碧，流雲暗壑青。千年華表鶴，哀怨此重經。

**徐吏部**旭齡**招飲西湖迴舟即事**

吴姬纖手抱雲和，花下迴船燭下歌。此夕緣流思並載，愁人無那月明多。

**施學使**閏章**招集湖舫**

朝騎青驄馬，摇鞭似飛燕。道逢尺一書，要我出芳甸。是時孟夏初，澹蕩南風遍。天公忽大笑，向下生雷電。吾黨三五人，類古之狂狷。脱我尋山屐，登艫接高宴。作使平頭奴，行廚具豐膳。雙絲白玉缾，勸飲嘉魴薦。向暝更移舟，浮嵐夜頻變。平湖静無波，皎如一疋練。怳忽葑田中，明滅金牛見。左持鸚鵡杯，右把琉璃研。一笑問主人，何似宣城縣。試畫敬亭雲，貽予白團扇。

**由净慈寺登南屏山絶頂晚憩壑菴精舍**

南山色蒼翠，宛若屏風張。下視湖水深，十里浮清光。是時溪雨止，霽色開秋陽。吴娃蕩兩槳，送客上方塘。静聽煙寺鐘，忽落翠微傍。緑蘿挂絶壁，紫葛懸層岡。層岡何盤盤，松林蔭巖日。公等皆好游，我意雅相匹。入洞窺乳泉，登崖采蜂蜜。失道蒼耳中，蒙茸久方出。出谷齊下山，遂叩中林關。山僧顧我笑，拍手磐石間。簷前桂樹白，鏡裹荷花殷。攀荷坐更遲，拂石影相並。愛此精舍閒，留連日將暝。日暝未足愁，浮雲蔽崇丘。雷聲驚客聽，急櫂迴孤舟。

**吴山望浙江**

一峰高出萬松寒，磴道虚疑十八盤。近

海魚龍吹宿霧，中天日月轉浮瀾。風帆岸壓明珠舶，仙樹花濃白石壇。舊是錦衣行樂地，江山真作霸圖看。

## 湖上贈蘭陵陳生

西泠橋下水，清擬惠山流。笑問蘭陵客，能來釀酒不？

## 寒夜集燈公房聽韓七山人畕彈琴兼送屈五還羅浮

韓生燕市來，夜向招提宿。本是悲歌擊筑人，援琴爲鼓清商曲。安絃操縵夜三更，良久徘徊不出聲。坐使閒心遠方聞，逸響生商風泠泠。七絃遍天馬，空山忽不見。石上争流三峽泉，平沙亂落瀟湘雁。聞道清商固最悲，不如清角更淒其。一彈試奏思歸引，再轉重愁雙燕離。此時晨鐘猶未撞，月露霜華滿深巷。四座無言歎息頻，篝燈欲滅風升降。羅浮道士思幡然，忽憶朱明舊洞天。種得梅花凡幾樹，泥成丹竈已千年。雲山告歸從此始，四百三十二峰裏。入海能馴海客鷗，攜琴便駕琴高鯉。

## 夜過曹侍郎溶倦圃二首

水泛鴟夷宅，沙沉檇李亭。昏鐘藏古寺，修竹亂明星。轉信披衣慣，仍看上馬醒。山翁餘興在，舉手笑重經。

初筵月已上，半醉榻頻移。罷奏飛龍引，長謡猛虎詞。時以《虎齧城》樂府見示。朱絃清廟瑟，若木鄧林枝。正喜羊何在，明當共和之。時周子篔、李子兆潢適在郡。

## 玄默攝提格

### 真如寺塔重建

舊湧仁王塔，今開帝釋宫。蜂臺重攬勝，龍藏古稱雄。歷歷時堪紀，高高望未窮。地猶丞相宅，石是上軍功。戰火臨城日，飛塵浩劫中。魚羊乘乙酉，象馬失西東。匠訝胡寬巧，圖看郭恕工。《宣和畫譜》郭忠恕有《雪山佛刹圖》。經營還故蹟，髣髴像新豐。點墨遺千界，梯雲上半空。燈前招怖鴿，舄下數歸鴻。不有危標建，安知寶境崇。火珠將月滿，金冶與天通。盤峻宜承露，幡吹定繞風。留題存片碣，高詠後群公。白髮愁韋誕，炎飈静祝融。伽藍如可記，應比洛陽同。

### 采蓴

湖水清無底，蓴絲滑可憐。相要三五客，采采莫迴船。坐恐葑田合，生憎荇帶牽。祇應櫻筍配，羶膩豈容前。

### 同作　周篔

細蔓垂垂弱，輕舟箇箇添。參差方未已，采摘定無嫌。入饌銀絲滑，行廚翠釜黏。爲憐滋味別，更下水晶鹽。

### 又　朱彝鑒

四月湖流闊，三潭塔影低。最嫌絲滑膩，易脱掌東西。遠水旋教濯，歸舟亦可

攜。家兄貯以瓦盆，攜歸長水。當筵嗤小陸，羊酪詎堪齊。

又　秀水鍾淵映廣漢

絲蓴先夏摘，何苦待秋風。入掌螆蛦溜，緣流藻荇同。魚苗盛水滑，雉尾落盤空。一笑辭傖父，何勞蒜果筒。

**湖上逢楊二給事**雍建

零雨三年別，晨風萬里遥。川涂思往日，舟楫復今朝。碧草湖邊寺，青驄渡口橋。東山有絲竹，知爾定相邀。

**同楊二給事飲徐給事**惺**舟中二首**集唐

仙侶同舟晚更移，嬌歌急管雜青絲。相逢苦覺人情好，百罰深杯亦不辭。

風吹洲渚錦帆開，絲管啁啾空翠來。此曲祇應天上有，須成一醉習池迴。

**夏日西湖同曹學士**爾堪**余山人**懷**汎舟待曹侍郎**溶**不至有感舊游愴然於懷作詩二首**

翠壑南屏下，微風細草薰。山雷焚斷塔，沙柳拂晴雲。白舫朝朝度，清歌處處聞。芙蓉如可采，相約望夫君。

回首憐生事，驚心念物華。同攜今日酒，忽對去年花。驟雨翻青蓋，圓珠溜白沙。坐看雲色暝，餘濕到山家。

**送曾司理**王孫**之官漢中**

韓信臺前冷戰雲，漢王城北罷懸軍。三

秦父老還相語，國士無雙屬使君。

### 西陵感舊

鄴下劉文學，陳留蔡議郎。後身那再託，同調轉堪傷。白首憐金谷，青山棄北邙。思歸應有夢，未許訴巫陽。

### 九日

九日烏程縣，天寒菊自花。遠山初過雁，淺渚舊平沙。歎逝黃壚隔，登高白帢斜。重憐故鄉侶，載酒問誰家。

### 糲山橋觀漲

重陽連夜雨，初日汎層波。不上濠梁望，安知秋水多。淹留攀橘柚，想像駕黿鼉。北渚漫愁思，佳期奈別何。

### 題峴山窪樽亭

醉殺烏程酒，天寒不放船。從教騎馬去，日日峴山眠。

### 吴興客夜

東武亭邊樹，棲烏夜半啼。江清楓葉下，天闊雁行齊。不寐仍杯酒，勞生此杖藜。誰家采蔆調，髣髴度前溪。

### 由碧浪湖汎舟至仁王寺飯句公房

我愛仁王寺，來從碧浪湖。到門千樹合，登閣一峰孤。仙梵迷高下，香雲忽有無。坐愁風雨至，還與飯秋菰。

## 白雀寺

竹徑何年寺，松門百丈巖。野雲平石磴，江日冷楓杉。水落青蓮湧，花飛白雀銜。五湖看在望，生計有蒲帆。

## 對酒酬周賀兄弟

去作西陵別，來從下若還。慇懃杯酒在，試説道場山。

## 送曹侍郎備兵大同二首

司農論議朝端重，副相聲名輦下聞。豈意尚煩西顧策，翻教暫領朔方軍。河邊遠道人千里，天外鄉書雁幾群。到日關城春色早，李陵臺畔柳紛紛。

關榆蕭瑟二庭空，堠火平安九塞通。往日連師驚朔漠，只今市馬互西東。黄河天上三城戍，畫角霜前萬里風。知有馮唐論將帥，不令魏尚久雲中。

## 將之永嘉曹侍郎餞予江上吴客韋二丈爲彈長亭之曲并吹笛送行歌以贈韋即送其出塞

韋郎舊隸羽林籍，曾向營門教吹笛。不聽吴中白雪音，定呼鄴下黄鬚客。平原相見轉相親，置酒誇君坐上賓。下若尊罍朝未罄，東山絲竹夜還陳。閒來坐我花間奏，玉洞飛泉嚮巖溜。古調多傳關馬詞，新聲似出康王授。問我東行到海壖，日斜江上慘離筵。還將北雁南飛曲，催送錢塘楚客船。船人撾鼓津頭泊，紅葉千山富春郭。忽作邊秋

出塞聲，江楓岸柳紛紛落。哀絃促管不堪聽，賓御聞之亦涕零。挂席遠移嚴子瀨，看山直上謝公亭。聞君欲問雲中戍，雪消飲馬長城去。廣武營邊折柳時，黃瓜阜上題書處。司農舊是出群才，此日征西幕府開。試向尊前歌一曲，梅花飛徧李陵臺。

### 舟行酬王明府世顯

君從漢陽來，飲我宜城酒。酒盡沙頭津，吏迎乘潮直泝錢塘口。憶別西陵各惆然，東山零雨已三年。一朝遠作瀛壖吏，千里重浮夏口船。君家兄弟文章在，謂孝廉士乾。夙昔聲名遍湖海。此去題詩孤嶼亭，白雲青草遙相待。我欲看山到永嘉，不辭蠟屐向天涯。謝公正有同舟興，相與揚帆采石華。

### 七里瀨經嚴子陵釣臺作宋謝參軍翺有《西臺痛哭記》

七里嚴陵瀨，平生眺覽初。江山誰痛哭，天地此扶輿。竹暗翻朱鳥，灘清數白魚。扁舟如可就，吾亦釣臺居。

### 蘭溪道中懷遠

近郭開門一水居，別來消息近何如？銀絲細鱠蘭江鯉，不見佳人錦字書。

### 雙溪

小店雙溪口，官橋百尺長。登盤魚赤尾，入市棗青筐。菽乳成絲細，薑牙配豉良。不知前路去，何處石爲羊。

## 金華道上夢遊天台歌

吾聞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石梁遠挂藤蘿上。飛流直下天際來，散作哀湍衆山響。燭龍銜日海風飄，猶是天雞夜半潮。積雨自懸華頂月，明霞長建赤城標。我向金華問客程，蘭谿谿水百尺清。金光瑶草不可拾，夢中忽遇皇初平。手攜緑玉杖，引我天台行。天台山深斷行路，亂石如羊紛可數。忽作哀猨四面啼，青林緑篠那相顧。我欲吹簫駕孔鸞，瓊臺十二碧雲端。入林未愁苔徑滑，到面但覺松風寒。松門之西轉清曠，桂樹蒼蒼石壇上。雲鬟玉洞展雙扉，二女明妝儼相向。粲然啓玉齒，對客前致詞。昨朝東風來，吹我芳樹枝。山桃花紅亦已落，問君采藥來何遲。曲房置酒張高宴，芝草胡麻迭相勸。不記仙源路易迷，樽前只道長相見。覺來霜月滿城樓，悦忽天台自昔遊。仍憐獨客東南去，不似雙溪西北流。

## 黄龍寺

黄龍隘口黄龍寺，法鼓空林十里聞。故老尚談元總管，成功實倚耿將軍。蕭條象馬金輪地，寂寞山河鐵券文。古往今來意無限，仙壇瑶草幾斜曛。

## 蔣廣文薰留飲縉雲學舍爲談仙都之勝

軒后丹砂就，乘龍上紫清。不知滄海畔，亦有鼎湖名。故人家住梅溪上，渡口扁舟日來往。一别柴門已二年，看山忽作仙都長。要予松下飯胡麻，言自仙都道士家。時有仙童來海市，或看玉女載河車。一朝風雨

青天注，馬跡龍髯不知處。蓮花一片天上來，從風飄落東陽去。東陽游女弄潺湲，素舸緣流濯足還。笑拾飛花看不足，當歌明月出雲間。廣文先生居四壁，青山無數堂階側。采藥曾迷阮客蹤，窪樽舊是陽冰宅。君去仙都訪道書，金龍玉簡定何如。他時儻入神仙窟，攜手同騎白鯉魚。

## 縉雲雜詩十首

### 吏隱山

隱吏昔山棲，留題有真跡。將尋好奇人，結茅看青壁。

### 窪樽石

不用青荷葉，何須白玉杯。窪樽山上石，醉客有千迴。

### 忘歸臺

連山積翠深，白石空林廣。落景不逢人，長歌自來往。

### 羅鷗灘

灘上群鷗鳥，還應日日來。來時看野老，百過莫相猜。

### 天際樓 蔣廣文薰讀書處

高樓上浮雲，故人曾此住。何處問歸舟，惟見雲中樹。

西巖

朝聞谷口猨，暝宿崖上月。夜久天風吹，西巖桂花發。

惡谿

惡谿無行舟，高下惟亂石。谿中玳瑁魚，可以薦嘉客。

仙巖寺

咫尺仙巖寺，雲峰望轉親。夕陽鐘磬發，猶有未歸人。

積翠亭

孤亭雲木暝，衆壑哀猨嘯。空翠濕衣裳，夕陽忽來照。

桂山

蒼蒼桂之樹，樹下幽人語。山中正可留，惆悵王孫去。

**繇丹楓驛曉行大雪度青雲嶺桃花隘諸山暮投麗水舟中三首**

曉發丹楓驛，微茫出遠郊。月斜吹積雪，風急燒黃茅。斷嶺羊腸折，寒沙虎跡交。軍麾猶未靖，何處得安巢？

隘口屯師日，功臣汗馬勞。耿再成破石末宜孫於此。空山無赤幟，廢壘但黄蒿。亂插緐花盡，千盤細路高。繇來設險地，未必盡神皋。

峻嶺行還出，愁人跡轉孤。飢寒催暮日，風雪遍窮途。土銼須同僚，金刀可剩沽。莫辭舟楫小，今夜宿江湖。

## 石門懷古寄諸大九鼎

石門山中瀑布水，奔流直下青雲裏。晴日遥看細雨飄，中林近見微風起。謝公當日此山棲，晞髮陽阿路不迷。已遣連巖移密竹，還營高館對迴谿。昔賢勝跡今游眺，佳處猶能領其要。我亦沉冥山水人，振衣便可稱同調。芳塵瑶席已無存，惟見岧嶤雙石門。不攜江海同車客，何處相期知者論？

## 謁劉文成公祠

草昧經綸日，英雄戰鬬年。真人淮泗起，王氣斗牛躔。命世生良弼，卑棲役大賢。一官齊簿尉，千里正戈鋋。記室依袁紹，飛書謝魯連。神鷹思飽掣，威鳳必高騫。漢祖除秦法，周王卜渭畋。廟堂才不易，束帛禮宜先。遂有君臣契，能令帷幄專。南征頻克敵，北伐旋摧堅。王會收三統，軍謀出萬全。河山分帶礪，冠蓋儼神仙。未辟留侯穀，長辭范蠡船。麒麟當日畫，竹帛後時編。一自丘陵改，重愁歲月遷。隆中猶故宅，縣上少封田。舊俗還祠廟，清歌入管絃。黄金遺像蝕，鐵券幾人傳。古瓦鼯鼪落，荒庭檜柏圓。蛛絲虚寢罥，鳥跡斷碑眠。想像陰符策，沉吟寶劍篇。前賢餘事業，後死尚迍邅。去去辭枌梓，棲棲到海壖。空林多雨雪，哀角滿山川。玉帳無遺術，蒼生久倒懸。憑留一黄石，相待穀城邊。

## 永嘉對月懷家孝廉一是四首

娟娟東城月，濯濯中園露。修堞乍升輝，廣墀已流素。感物成憂端，翹思念情故。心賞竟莫同，歗歌有遐慕。

昔我濟江時，別子澄湖陰。申以款曲言，謂可超重深。軒車來何晚，離緒故難任。不因道路修，惠以瑤華音。

瑤華尚阻修，何以展嘉覿。甌越非殊鄉，方舟冀來適。新蒲紛紫茸，春草齊碧色。徒令芳醑陳，庶幾煩慮釋。

芳醑無長筵，煩慮何由捐。我思一何篤，有若明膏煎。兼山義有託，涉川道未愆。安得飛鴻翼，報子池上篇。

## 永嘉除日述懷

不作牽裾別，飄然到海隅。謀生真鹵莽，中歲益艱虞。鄉里輕孫楚，衣冠厭魯儒。微名翻詆挫，暇日少歡愉。處賤無奇策，因人遠禍樞。同舟邀楚客，王明府世顯。聽曲賞巴歈。岸轉群峰出，潮迴衆壑趨。江聲漁浦静，樹色釣臺殊。祠宇浮空翠，松林儼畫圖。羈懷方浩蕩，前路已崎嶇。草宿侵寒兔，林栖逐夜烏。微茫辭建德，縹緲望仙都。水訝溪流惡，山將棧道紆。僕夫行木末，風雪灑天衢。老鶴侵晨語，窮猨入暮呼。轉思臨嵲屼，誰分久泥塗。柔櫓輕帆下，青田麗水區。哀禽争叫嘯，孤嶼忽須臾。洵美東甌地，由來謝客娱。詩篇留汗漫，旅食慰飢劬。强禁樽中酒，難憑肘後符。朋簪方克萃，禮法未應拘。生意窺籠鳥，流年過隙駒。笑看風土別，驚見物華徂。紅綻官梅萼，青分櫪馬芻。深杯期夜酌，細菜出春廚。坐久親孤燭，更深判百觚。遠書勞日夜，歸夢越江湖。正憶高堂在，知攜兩弟俱。屢空無長物，相視必長吁。菽水承顔好，辛盤令節須。艱難存病婦，燈火索鄰逋。書籍愁捻賣，衣裳定有無。女長工翦綵，男大學投壺。倚著憂他日，沉吟媿壯夫。虞翻仍

去越，張翰未歸吴。詎有追風驃，恒隨汎渚鳧。達生兼止託，齊物任榮枯。述作安時論，鶯花盡友于。莫將鄉國淚，頻灑阮公途。

## 大牆上蒿行

高秋何多悲風，草木黄落，盡依于土壤。我悲夫轉蓬，從風高下，亦復南北西東。人生在六合間，渺若蜉蝣之羽，促迫日暮，寧保厥躬？何不恣君中心所欲，右挾矢，左抨弓，追脱兔，落輕鴻，腼熊蹯，炙鹿茸。開我中堂，坐我友朋。援琴倚瑟，鼓鼓考鐘。胡爲自苦乃爾！十囊五囊之錢，千倉萬箱之粟，細而鹽豉蒜果，量籌握算，戚戚思慮，終成老翁。上有蒼蒼者天，下有薄薄之地。日往月來，寒往暑來，人生安得久長視！不如坐堅車，張高蓋，貴且快意。乘我廄馬，出入翱翔。黄金爲絡，青絲爲韁。魯之乘騆，周之訾黄，燕之駃騠，唐成驌驦。雖自謂神且駿，曾不如臣馬良。呼韓娥，進趙倡，歌陽阿，引清商。暢飛暢舞，二八成行。輕軀宛轉，長袖低昂。目迎心蕩，躡屣鳴璫。晉之南威，楚之陽文，吴之夷光，稱名前代，亦自謂美而豔，夫何可方！歲月疾如馳，爲歡能幾時。升沉分定，窮達天爲，獲我所求，亦復何思。古來達者飲不辭，豐刑酒誥徒箴規，劉伶、畢卓真吾師。但當一月二十九日醉，忍使一年三百五日成齊期。

## 襄陽曲

襄陽近大隄，君當慎行旅。笑客襄陽兒，憐錢大隄女。

曝書亭集卷第五

# 曝書亭集卷第六

## 古今詩五

### 昭陽單閼

#### 永嘉元日

官舍紅梅放，繁花一樹春。誰憐元日會，無復故鄉人。

#### 元夕寄故鄉諸子

戍鼓動高城，青燈曖虛壁。爲報故園人，天涯此元夕。

#### 山雪

山雪消猶未，江梅凍已殘。龍蛇翻遠蟄，鳥雀凜相看。短服裝緜少，深杯入手乾。今宵聞擊柝，轉憶北城寒。

#### 夢中送祁六出關

酌酒一杯歌一篇，沙頭落葉何紛然。朔方此去幾時返，南浦送君真可憐。遼海月明霜滿野，陰山風動草連天。紅顏白髮雙愁汝，欲寄音書何處傳。

#### 憶河豚二首

正月河豚美，當時下箸貪。未應居海曲，翻遣憶江南。野老匙真滑，西施乳更甘。

還持春酒榼，爛醉與朋簪。

下若槎頭鱠，松江巨口鱸。嘉魚吾所欲，美味爾終輸。一食輕生慣，頻年入饌無。故鄉弛海禁，應得飽春廚。

**賦得歸雁寄曹使君雲中**

萬里南來雁，歸飛又一群。三江重汎汎，二月正紛紛。顧影愁官燭，懷書望浦雲。關門他夜月，應得故人聞。

**舍弟彝鑒遠訪東甌喜而作詩**

急難逢令弟，訪我自江東，頓喜羇愁豁，兼聞道里通。晴江空翠裏，春草亂山中。知汝南來日，西陵定遇風。

題朱十江東見弟詩後

錢唐諸九鼎駿男

有客傳朱十，江東見弟詩。長城四十字，孰敢近偏師。

**永嘉雜詩二十首**

松　臺　山

蒼蒼山上松，颯颯松根雨。松子落空山，朝來不知處。

斜　川

九曲斜川水，分流到海濱。金釵河上月，留照浣紗人。

青牛塢

我行白鹿城，曉入青牛塢。長嘯不逢人，松門已亭午。

春草池

謝公去已久，空餘池上樓。春風園柳色，朝夕使人愁。

太玉洞

亭亭五粒松，華蓋神君宅。風吹寸草生，依然緑袍色。

東山

判向花前醉，何難典緼袍。江南春可樂，策馬自蘭臯。

南亭

薄雲雨初霽，返照南亭夕。如逢秋水生，我亦西歸客。

西射堂

已見官梅落，還聞谷鳥啼。愁人芳草色，緑徧射堂西。

北亭

日落空水深，潮迴春岸白。時有看山人，江南望江北。

孤嶼

孤嶼題詩處，中川激亂流。相看風色暮，未可纜輕舟。

謝客巖

朝看白雲飛，暮看白雲宿。聞有山阿人，曾歌白雲曲。

花柳塘

山雪初消盡，春塘亂水喧。州人還幾日，相見樂游原。

吹臺

仙人留吹臺，近在南山麓。上有半死桐，下有孤生竹。

吴橋港

聞說吴橋港，荷花百里開。當年王内史，五月櫂船迴。

白水漈

雲峰斷人行，活活風泉落。知有山桃花，青春發紅萼。

斤竹澗

谷口啼清猨，巖花泫深露。美人兮不來，風篁自朝暮。

瞿　谿

鳥鶩山月落，樹静谿風緩。法鼓響空林，已有山僧飯。

華　嚴　山

聞昔華嚴寺，頻經逸少過。洮河流石研，未若此中多。

上　成　渡

月露下檣烏，天風静江樹。何處夜歸人，歷歷沙中語。

緑　嶂　山

谿山百里陰，霜葉鳴瑟瑟。試鼓丘中琴，定有幽人出。

雨

城晚吹煙霧，風迴渡水雲。入林初漠漠，潤礎旋紛紛。響愛青荷葉，涼思白練裙。西堂有官燭，更遣夜深聞。

七　夕

遠客清樽夕，虚堂玉露秋。關山頻北望，河漢已西流。葉落他鄉樹，砧催故國樓。今宵看織女，未必詣牽牛。

東甌王廟

九牧維揚外，三江霸越餘。王勾踐之後，同長沙王吴芮率百越師從漢祖入關滅楚。入關從漢約，

遵海裂秦墟。豪俊宜如此，艱難氣不除。策功夷項藉，分壤接無諸。迹異尊黄屋，忠能奉簡書。長沙堪伯仲，百濮定何如。萬古開王會，孤城指帝車。永嘉城象北斗，號斗城。靈旂存髣髴，過客盡欷歔。殿瓦年頻坼，霜林日漸疎。躨跜山鬼立，苔蘚石堂虚。側想風雲會，乘時草昧初。遠塗今日暮，下拜獨躊躇。

## 華陽精舍贈源上人

支公櫪上馬，謝客郡東山。繫馬林亭外，看山日暮還。瑶華猶未折，桂樹尚堪攀。試醉陶潛酒，狂歌白石間。

## 郡東山對月有懷周四吉亥陳大忱吴二周瑾

白露侵亭幔，涼煙滿桂叢。如何秋色裏，不與故人同。蕭颯聞風葉，飛揚見羽蟲。南樓滅明燭，佇望海雲東。

## 秋日對酒江心寺同高石埭駿升作二首

謝監尋山日，江童擊汰迎。寒潮天外落，秋草渡頭生。歷覽窮孤嶼，逍遥倚化城。行廚深樹裏，乳酒正須傾。

驟雨連山暗，回風病葉飛。入林初緩帶，改席忽沾衣。客醉從高枕，川長得斷磯。扁舟憐范蠡，鰕菜久忘歸。

## 雨

斷續江天雨，涼風滿户庭。轉添秋草緑，更洗暮山青。積霧猶沉樹，明河早見星。南亭有歸客，朝夕待揚舲。

### 夜渡永嘉江入黄畧

絶岸蒼茫水，窮山斷續風。雨歸沉黑蜧，川暝失丹楓。華髮垂垂短，悲歌處處同。最憐中澤裏，深夜有哀鴻。

### 送吴二先輩還漢陽

漢南歸思遶晴川，溢浦西風送客船。莫上武昌門外望，斷腸楊柳似當年。

### 九月十四日夜月

坐惜如珪月，懷人歷九秋。關山仍遠道，西北有高樓。苦憶前溪别，應添少婦愁。清輝憐玉臂，獨自下簾鈎。

### 返　照

返照開寒峽，江城入翠微。明霞飛不落，獨鳥去還歸。是處聞吹角，高樓尚曝衣。山家多畏虎，應各掩柴扉。

### 孤嶼亭對月

皎月空江滿，寒雲萬里收。纖毫瞻顧兔，恍忽動潛虬。望遠高樓笛，行歌半夜舟。南征有鴻雁，相傍宿沙頭。

### 雨渡永嘉江夜入柟溪

落日下崦嵫，飛雨自崇墉。鴐言出北郭，汎舟横東江。近岫既凌緬，遥岑亦濛籠。葱青水竹交，乃有樵逕通。潛虬寒載蟄，海

鷗夕來雙。顧望雲葉開，張星昏已中。荒岡響哀狖，枉渚遵輕鴻。故鄉日以遠，川路靡克終。寄言薜蘿客，歲宴期來同。

### 題廊下村主人壁

江城獨客一千里，海月愁人十上絃。夢裏還家無長物，天涯歸思逼殘年。飢寒僮僕今何有，雨雪關山劇可憐。珍重主人投轄飲，幾回把酒意茫然。

### 華壇望雁宕山歌贈方十三朱生朱十八振嘉

我昔逢羽人，迢迢歷滄海。貽我神山雁宕圖，玉笈金箱至今在。夢想忘歸亭上游，琪花瑶草幾春秋。崩流一萬丈，濯足大龍湫。邇來作客荒山道，欲往層崖事幽討。方君遇我顏色親，朱子更覺人情好。攬環結珮山澤間，樂酒今夕須歡顏。登華壇之絶頂，眺雁宕之迴巒。雲容容兮欲雨，水嘈嘈兮下山。遥岑出没，不可以悉數，但見哀禽離獸，日暝而俱還。君不見，宗少文，當年意興真軼群。名山卧遊不得見，眼前圖畫空紛紛。君不見，謝康樂，跡近名山遠城郭，咫尺丹梯竟未登，江南江北徒丘壑。我今得偕二子從，遥看一百二高峰。彈琴坐待天邊月，攜手同行石上松。荆榛極天路參錯，惆悵平生遠游諾。安得仙人相贈九節笻，招爾雲中兩黄鶴。

### 病橘

病橘何年植，巡簷許數過。他鄉淹歲月，此樹漸婆娑。滿院飛蟲繞，空庭落日多。向來懷袖意，華實竟蹉跎。

## 西陵後感舊

潘安曾對酒，吴質數論文。舊史悲難續，斯人意不群。一爲江海别，遽作死生分。凄斷山陽笛，那堪歲歲聞。

## 文丞相祠

尚憶文丞相，當年此誓師。計成猶轉戰，事去衹題詩。竹柏空祠屋，牲牢尚歲時。鴟夷他日恨，異代有同悲。謂永嘉諸生鄒維則也。

## 歸次皋亭山作

去年雨雪桃花嶺，此日煙波槜李船。相值皋亭山上月，離家一十二迴圓。滄江游子愁心劇，白髮高堂望眼穿。行李自憐垂槖返，田園生計轉茫然。

闕逢執徐

## 别李繩遠

鴻雁歲北向，鶻鵃日南征。棄置父母邦，各事萬里行。我游踰上谷，君去適昆明。迢迢異鄉縣，邈若參辰星。登艫即長道，祖席依修坰。俯視溝水流，仰見浮雲平。居人有餘戚，況乃衢路情。昔賢重離别，努力期修名。忠信苟不渝，川陸猶户庭。日遄月斯邁，暑往寒再更。但令長相思，何慮不合并。

## 送孫處士默還黄山

蕪城客散亂烏啼，别業黄山路不迷。後

夜相思秋色遠，月明三十二峰西。

### 淮陰城下作

岸柳行將徧，郊扉日漸昏。淮陰十萬戶，誰解飯王孫？

### 七夕雨

七夕他鄉雨，孤舟下相城。戍樓連樹黑，漁火隔河明。且展輕衾卧，難沽濁酒傾。故園兒女在，相憶定含情。

### 黃河夜月

落月黃河曲，先秋白露寒。牽牛何皎皎，桂樹此團團。直北程難計，天南淚不乾。居人掩閨夕，知己夢長安。

### 謁先賢仲子祠

光岳鍾青帝，明禋配素王。世家猶不泯，俎豆儼成行。力養嗟何及，長貧更可傷。如聞琴瑟在，千載感升堂。

### 分水廟酬高大佑釲

落月西風動戍樓，津亭官柳繫輕舟。行人莫唱思歸調，汶水南來已北流。

### 守牐清源驛凡五日不得度

清源驛路接幽燕，日日沙頭但繫船。五兩南風空自好，無由吹送衛河邊。

**臨清州大寧寺**

西北浮雲過雨晴，香臺落日散高城。遠煙歸鳥忽雙下，法鼓空林時一鳴。江海幾人懸夢寐，詩書無地問柴荊。勞生擾擾成何事，目極關山萬里情。

**曉發東光縣**

際曉投前路，衝寒衹緼袍。關河仍鼓角，舟楫已風濤。落月金樞動，疎煙土銼高。謀生宜有策，筋力爾徒勞。

**青縣同高大**佑釲**雨泊**

黃河秋潦急，群盜正紛紛。去遠驚秋半，愁多語夜分。空城寒更雨，哀角斷還聞。正值南飛雁，嗷嗷度海雲。

**董子祠**❶

漢日江都相，荒祠舊水濱。玉杯存俎豆，青簡重天人。夕鳥窺園下，秋花裛露新。淒涼不遇賦，千載一沾巾。

**八月十五夜集天津曹武備**斌**官舍分韻得牀字**

北里商歌倚笛牀，層城秋色轉蒼涼。關河西望猶千里，時余將適雲中。烏鵲南飛更幾行。冷露自零叢桂樹，深杯無那鬱金香。習池不改山翁興，倒載還同舊葛疆。

❶ 此詩四庫本無。

### 高博士恒懋席上留贈公子緝睿二首

列席先投轄，升堂喜盍簪。飄零忘薊北，風物盡江南。滄酒瓷罌滿，張棃白露甘。留連如意舞，更與阿戎談。

西陸清秋候，東山舊宅開。壺觴兼日夕，文詠許追陪。且爲看花起，還愁上馬回。春風倚歸櫂，賭墅定重來。

### 出居庸關

居庸關上子規啼，飲馬流泉落日低。雨雪自飛千嶂外，榆林祇隔數峰西。

### 土木堡

平蕪一簣狼山下，九月驅車白霧昏。到眼關河成故迹，傷心土木但空屯。元戎苦戰翻迴蹕，諸將論功首奪門。早遣金繒和社稷，祠官誰奉裕陵園？

### 宣府鎮

高城西北控燕都，吹角清秋落日孤。尚憶武皇巡玉塞，親從鎮國剖金符。宮槐御柳今蕭瑟，虎圈鷹坊舊有無。邊事百年虛想像，誰誇天險塞飛狐？

### 上谷道中

急雪千山下，渾河萬里流。搖鞭逢漢使，走馬入雲州。

### 苦寒行

九州皆可歷，何爲雲中居？聽我歌苦

寒，泣下沾衣裾。一解。

寒風利如刀，雪花大如席。重裘如束水，安問絺與綌。二解。

白日無光晶，驚沙但茫茫。舍我四方事，土室獨摧藏。三解。

白登自言高，乃是太古雪。漚洟自言深，腹堅不可裂。四解。

斧冰持作糜，餔糜糜已冰。展轉長宵中，晨夙不得興。五解。

攬衣未及帶，手龜血出漉。嚴霜割我面，哽咽不得哭。六解。

男兒可憐蟲，出門思故鄉。寧飲吴市酒，不樂邯鄲倡。七解。

## 傷歌行

北風其涼，雨雪如擣。栖栖素冠，行彼周道。一解。

蟹則有筐，蟬則有緌。父喪不葬，誰憐我爲。二解。

瞻彼桓山，有革其羽。載鳴載揚，忽失其侶。三解。

力行雖疾，不如奮飛。遠望雖高，不如早歸。四解。

凡百君子，庶幾心惻。翳桑之餓，可以報德。五解。

## 十月十四日夜同曹使君雲州對月

發軔自徂暑，息鞅及玄冥。迢迢沙際月，皎皎雲中明。皋禽警朔吹，別葉辭苦莖。青霜降北陸，參井緬縱橫。主人託嘉藻，休澣寡所營。悟彼行役艱，曲宴奏中誠。清樽湛瑤席，兔首亦以烹。但言音塵闕，豈意良

覿并。謙謙君子柄，習坎美不盈。澄輝矢相照，慰我殷憂情。

## 十五日夜月

重陰積邊亭，風候異揚粵。駢筵集親懿，復此亭上月。析析静衰林，斐斐滿層闕。清砧無緩響，素雲屢興没。客情易爲懷，庶用慰寂蔑。哀雁逝不居，流芳久云歇。天道互虧盈，物理信昭昧。詩人戒太康，職思永無忽。霜露日夜零，故鄉渺難越。悽愴游子心，獨坐待明發。

## 十六日夜席上贈陳孝廉 容永孝廉戍邊

晷運方代序，感此成鬱陶。良友縶白駒，芳酒永今宵。團圞東城月，萬象仍光昭。誰言容輝減，彌覺神理超。哀笛奮層樓，餘響薄風霄。悲哉遠征士，氣轖不得驕。沖魄會有宜，盛滿誰能要。伯陽之流沙，箕子去商郊。苟懷艱貞節，道德豈不劭。申章託微諷，撫景答長謡。

## 十七夜月

磊磊列宿明，晼晼塞日晚。盍簪數晨夕，吾道豈云遠。飛光上層軒，薄雲冒崇巘。迢迢界斜漢，惻惻引朔管。圓靈乍警闕，素魄已辭滿。清輝寧有渝，潛德期日損。幽人貞素履，君子利往蹇。擇術雖殊塗，心賞得所款。感目既多顔，懷鄉匪異撰。申旦陳苦言，庶令勞者纂。

甲辰冬月朱十訪我塞上賦對月詩奉答三首　同里曹溶潔躬

昔我登羅浮，靈雲翼飛軒。炎光扇四

序，曄曄神芝顔。有美儼相從，盛作游覽言。芳蘭麗重墀，列植皆翩翻。洗爵命清醑，鱠鯉出丹淵。選日駕輕櫬，跌蕩珠江前。矢口吐嘉藻，衆賓稱我賢。聿來雁門棲，轉瞬八九年。寒燠既殊軌，苦志何由宣。燦燦金張徒，凌忽若浮煙。賴有同心士，風雨仍勿愆。樂莫故交樂，遂賦明月篇。

月出照城闉，兵甲何洋洋。連山萬餘里，緜亘不可詳。列營慘清角，羽纛隨風翔。束芻徵近郊，飛駮蔚千行。獵火耀繁星，毳服禦嚴霜。章甫謬司憲，飭躬戒無荒。蓬萱閉重闥，民俗偕吉康。方廑索處憂，之子凌大江。弗效兒女仁，忼慨溢中腸。曠觀幽與并，回睇思故鄉。旦夕事游燕，孤抱成匹雙。何意塵土區，逍遥奉圭璋。

圭璋慎中闕，黽勉循昔經。暫當展清輝，釋憤於邊庭。深雪蔽層阪，修柏含青英。匡世羡高度，緇塵詎能攖。短褐濟三冬，園葵待晨烹。曲房翦茅茨，静見游鴻征。文籍繞四座，持酒忻共傾。開懷玩流景，哀樂全其貞。悠悠道路間，乃得親友生。恒嶽有磐石，足以喻精誠。環顧王化周，冀方息交兵。卷組及良時，無爲耽令名。

## 雲中至日

去歲山川縉雲嶺，今年雨雪白登臺。可憐日至長爲客，何意天涯數舉杯。城晚角聲通雁塞，關寒馬色上龍堆。故園望斷江村裏，愁説梅花細細開。

## 雲中客舍曹武備自津門以筐蟹銀魚見寄賦謝二首

千里三沽使，傾筐異味傳。霜螯初入

手，臘月更須憐。重馬愁關吏，香秔憶野田。江鄉好風物，罷酒數歸年。

水族殊鄉至，明燈夜不孤。雪花寒意減，玉盌近看無。反厭流匙滑，宜將剩酒沽。遥憐垂釣客，白首向江湖。

## 贈周參政

周君北地推風雅，幾載栖遲白門下。四壁蕭然竟罷官，知君亦是悠悠者。匹馬西來訪故人，相逢師友更情親。自言溽暑辭堂邑，不覺辛盤換早春。春晴風日官齋迥，翰墨于今數公等。畫品真同顧愷工，隸書遠見鍾繇並。貽我梅邊索句圖，江南春思到平蕪。蒼苔濁酒尋常得，冷蕊踈枝何處無。紇干山高凍飛雀，健步移來總蕭索。不見黄須細細開，惟愁白雪紛紛落。蘇武城邊送別遲，桑乾河上已流澌。遥將南浦離人曲，迸入西征横笛詞。憐君此去壺關道，盍簪到處逢迎好。澤潞三時芳樹多，江風五月歸帆早。滄洲萬里憶田廬，流水柴門今尚虚。卜鄰儻就移家約，來共梅花溪上居。

## 絶塞

絶塞衝寒起，妖星逼歲除。幾時離畢昴，三見改蟾蜍。我友官中禁，憂時獨上書。謂楊給事雍建時上疏言彗星見，宜修省。由來天道遠，垂象果何如？

旃蒙大荒落

## 長歌行

糾糾葛屨，行彼中逵。豈無轅馬，登高

則危。一解。

姬姜誨淫，吉士悼之。赫赫王侯，竊鈎笑之。二解。

羔羊之革，可以禦冬。狐貉雖温，君子固窮。三解。

誰謂松柏，微霜萎而。誰謂風雨，雞鳴已而。四解。

芻蕘者謀，先民所度。志士立言，豈必好爵。五解。

陟彼北山，俯視崇丘。千秋萬歲，孰知我憂。六解。

## 短歌行

飲酒當醉，拔劍當歌。人生相知，樂豈在多。一解。

相彼中林，枝葉猗儺。嚴霜一至，焜黃奈何。二解。

飄飄寒風，不知所届。豈曰無衣，將子于邁。三解。

鳴鹿在囿，載食其蒿。男兒墮地，惜無錢刀。四解。

明星在天，雨雪在野。我思故人，泣數行下。五解。

今夕不飲，來日大難。今者不樂，來朝永歎。六解。

## 和朱十短歌行

嘉興鄭玥隨始

北風烈烈，雨雪載塗。我思禦冬，旨蓄則無。一解。

濯濯江湖，曷取其魚。緜緜遠道，曷策其車。二解。

僕夫夙駕，攬子之袪。子無先路，俟我城隅。三解。

尊有甘酒，不在百觚。俎有嘉肴，不在兩榆。四解。

子有苑囿，當推我居。我有錢刀，當念子需。五解。

蜉蝣迫暮，傳語蟪蛄。今者不樂，斯焉已夫。六解。

## 雁門關

南登雁門道，騁望勾注巓。山岡鬱參錯，石棧紛鉤連。度嶺風漸微，入關寒未捐。層冰如玉龍，萬丈來蜿蜒。飛光一相射，我馬忽不前。抗迹懷古人，千載誠多賢。郅都守長城，烽火静居延。劉琨發廣莫，吟嘯扶風篇。偉哉廣與牧，勇略天下傳。時來英雄奮，事去陵谷遷。數子不可期，勞歌爲誰宣。嗷嗷中澤鴻，聆我慷慨言。

## 觀獵

白狼堆近雪嵯峨，風卷黄雲入塞多。盡道打圍春更好，夕陽飛騎兔毛河。

## 晚次崞縣

百戰樓煩地，三春尚朔風。雪飛寒食後，城閉夕陽中。行役身將老，艱難歲不同。流移嗟雁户，生計各西東。

## 滹沱河

滹沱河上流澌急，騎馬春冰滑可憐。百尺浮橋空斷板，孤城哀角動荒煙。愁顔送老

飢寒日，絶塞因人雨雪邊。轉憶江鄉多樂事，花濃齊放五湖船。

**將次山陰墮馬傷足張明府**施大**枉顧逆旅餉酒賦謝二首**

可怪乘船客，今朝墮馬來。半人宣武笑，長路步兵哀。地主逢傾蓋，天涯獨愛才。淹留憐逆旅，相餉竹根杯。

果見軒車至，倉皇啓夕扉。亦知寬禮數，强起著裳衣。涕淚餘生在，泥塗萬事非。遐方堅卧轍，猶得藉光輝。

**留贈王沙縣**泰塡**四首**文端公家屏孫

黄閣先朝重，清門絶塞存。東山遺別墅，丙舍有諸孫。吴楚游能徧，詩書道自尊。憑將飛蓋夕，聯騎問詞源。

墮馬愁方劇，欣逢出户迎。人扶妨折足，家遠竟全生。翦韭當三月，浮杯及二更。熟知舟楫趣，款款話南征。

先臣典禮日，相國去官初。各建留侯策，同傳賈傅書。文端公以争建儲去國，至先文恪掌大宗伯事，章凡三十上，得允。聽歌增忼愾，話舊各欷歔。俯仰悲身世，相看計畫疎。

范甑萊蕪返，王舄葉縣歸。飢寒仍不免，子姓復何依。挂壁蠲租詔，張羅款客扉。由來被褐士，萬慮與時違。

**將之晉陽留別包十二**銘

客程冰雪阻蕭關，蕙草芳時各未還。此去尚同千里月，相思知隔幾重山。

**七馬坊**

積潦黄蒿外，連岡黑霧中。轉愁人馬

滑，真覺道塗窮。陶穴遺深井，沙陀没故宮。離程渺天末，九月斷征鴻。

### 再度雁門關 時聞舍弟彝鑒病卒

雁門關北雁初飛，萬里征人淚濕衣。回首秋風行已斷，天南消息到應稀。

### 夢寐

夢寐看兒女，沉吟泣數行。他時嘗獨立，永日見相將。去動憐渠小，歸應共我長。雲山千萬里，誰道不思鄉！

### 捕虎詞

黄桑彎弧棘作弩，村民少長齊捕虎。南山有鹿北有獐，何爲馱我檻下羊。青天杲杲白日出，横行大道終罹殃。君不見，靈丘捕虎虎盡死，太原城中狼入市。

### 晉祠唐太宗碑亭題壁 集杜

步屧深林晚，春池賞不稀。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野日荒荒白，悲風稍稍飛。無由覩雄略，寥落壯心違。

### 宋烈女行

紅羅持作帕，素練持作巾。何必合衾幬，始爲同心人。宋氏有女典，生長蔚州之野、西崖之山，年紀十五餘，許配千字村。村民蘭州廝，大義結夫婦。忽登泰山籙，人壽不得久。女方曬穀，聞之聲悲哀。長跪告父母，兒當從黄泉下，信誓旦旦不可乖。父母向女言，尊章爾未事，慎勿捐形軀。相保親

父子，各各還室中，涕淚終不止。月正三十日，其日二十三。白日從東來，奄忽墮西南。闔門夜無人，女向空庭坐。攬我素練巾，接彼紅羅帕。徘徊寢室旁，自挂中門下。父母啓視哽咽不得言，觀者四方至，歎息日暮還。童童嶒嶁側，乃有松柏林。誰言寸草荄，乃有松柏心。

### 明妃曲

上林消息斷歸鴻，記抱琵琶出漢宮。紅頰近來憔悴盡，春風更逐畫圖中。

## 柔兆敦牂

### 臺駘廟

鳳鳥書官後，鴻荒障澤年。神功開白壤，帝系出金天。分野捫參次，山川奠禹先。按圖移岸谷，紀遠昧星躔。亂水汾洮別，諸姬沈姒聯。唐風誰始祀，魯史至今傳。簫鼓橫流散，風沙急溜穿。勢曾吞北漢，潤亦被西邊。璧馬黃河並，雲旗玉井旋。軒裳存想像，憑弔一茫然。

### 送趙三湛還永年

離堂卜夜且成歡，酒盡休歌行路難。四十逢時猶未晚，看君騎馬入長安。

### 太原客舍同方三孝廉育盛話舊二首

遠戍崔亭伯，還家管幼安。千金裘馬盡，十載道塗寒。華髮同雙鬢，悲歌感萬端。平生蕭瑟意，長鋏爲誰彈。

舊業東山下，曾經賭墅過。飄搖秋雨

後，零落戰場多。避地從人問，誅茅奈老何。烏衣雙燕子，留恨滿關河。

### 龔百朋自梗陽以詩見寄漫答二首

傳聞花縣客，不異幔亭居。閩中張君汝瑚令清源，龔子館焉。旅興吟紅藥，賓筵鱠白魚。仲宣懷土日，司馬倦游初。咫尺横汾隔，難尋下澤車。

道重論交地，書題把臂前。相憐煩縞紵，永好有詩篇。多難休儒服，他鄉澀酒錢。但期陽羨隱，見日話歸田。

### 七夕立秋王方伯顯祚席上和毛會建

暑退林初暝，尊開露漸滋。客中憐夜集，天上果秋期。片葉辭風下，長河卷幔垂。莫教凉月盡，同和謝莊詩。

### 客夜

陽曲城頭烏夜啼，明燈深巷緑窗低。從教趙女工瑶瑟，不遣愁人醉似泥。

### 聞黄鶴樓成賦寄楚中一二知己

平生未鼓湘江柁，萬里投詩黄鶴樓。壯觀百年今在眼，異時獨上迥含愁。碧窗下湧樊山月，紅葉斜連鄂渚秋。爲報故人多釀酒，飛帆真作漢南遊。

### 寄酬譚七舍人兄吉璁陸二舍人弟棻

客久憐書札，鄉遥感歲時。空淹雞鹿塞，遠隔鳳凰池。九月茱萸會，頻年雨雪詩。朝回逢陸弟，爲報日相思。

**題錢宗伯**謙益**文集後**集杜❶

海内文章伯，周南太史公。衣裳判白露，門巷落青楓。興與煙霞會，人今出處同。白頭無籍在，愁坐正書空。

**題倦圃圖二十首**

叢筠徑

柴門面湖水，深徑聞人語。月出翠煙開，相送乘舟去。

積翠池

流水石橋東，修篁蔽空曲。獨吟橋上行，縹緲衣帶緑。

浮嵐

宿鷺拳沙石，虚窗啓夕煙。東西望南北，蓮葉總田田。

范湖草堂

松石閉門中，芳菲蕙草叢。春船迴夜月，鰕菜幾時同。

静春蕣

晴户罥晴絲，風花爛紅藥。緬懷風中琴，兼此花下酌。

❶ 此詩四庫本無。

圓谷

山牆高下築，中見林扉開。相邀入空谷，偶坐心悠哉。

芳樹亭

獨石攲長卧，空亭夜不扃。春風平仲色，相見幾回青。

谿山真意軒

遠樹聞疎鐘，夕陽上喬木。相對忽忘言，賞心在幽獨。

容與橋

清淺水石間，文魚散花嶼。催客引流觴，山橋更延佇。

漱研泉

主人南粤歸，獨載端溪石。晝日三摩娑，此意人不識。

潛山

積雪開半林，洩雲有膚寸。會此静者心，潛藏本無悶。

錦淙洞

霜林吹石溜，清響徧亭皋。夜半愁風雨，不知山月高。

采山樓

高樓坐銷憂，檇李亭西路。夕照望千家，春浮倚雙樹。

涓谿

我本狂歌子，却愛涓谿水。滔滔天下人，誰能洗其耳。

金陀別館

舊識談經地，巖扉静不開。秋深叢桂發，金粟禮如來。

聽雨齋

風吹石蘭花，柔荑雨中長。清夢入空山，亂落紅泉響。

橘田

瀟灑衡門下，陽坡縱所如。青霜猶未降，先報右軍書。

留真館

平生金石心，一室千秋慮。我亦問奇來，徘徊不能去。

澄懷閣

欲覽城南勝，宜登池上樓。煙波長在望，不放五湖舟。

春水宅

遠水浮橋直，方塘入户低。東風楊柳樹，吹緑草堂西。

曝書亭集卷第六

# 曝書亭集卷第七

## 古今詩六

### 强圉協洽

### 太原途中聯句四首

涓涓難老泉，分流晉祠側。曲周王顯祚湛求 中有長生蘋，冬夏同一色。彝尊

三過朝陽洞，一宿羽人居。彝尊 萬籟夜俱寂，想見天地初。顯祚

高歡避暑宮，聞在龍山下。顯祚 馬蹄不敢踏，慮有香姜瓦。彝尊

一百二十六，石柱刻作經。彝尊 會須抉風峪，移置水邊亭。顯祚

### 猛虎行

班班南山虎，黄金環兩目。獐鹿非不甘，妄意食人肉。一解。朝亦伏林間，暮亦伏林間。將軍不敢射，何況惡少年。二解。東海殺黄公，山嵎逐馮婦。牛哀導我前，左飛踞我後。三解。下士捉虎尾，上士持虎頭。雄豪安可常，寢處託王侯。四解。

### 陳參議上年署中題畫五首

香醪小榼載吳船，隔岸桃花湧石泉。此樂江鄉常在眼，披圖那不數歸年。

密樹雲根一徑開，水亭風檻足淹洄。最

憐略彴前谿好，可惜無人載酒來。

岸柳山松壓翠微，笆籬宛轉護柴扉。主人且莫攤書坐，看弄漁舟箇箇歸。

招提絶頂掩松關，茅屋巖阿竹樹環。恍憶昔游長至日，滿衣風雪括蒼山。

水檻風亭八九椽，叢筠秀木總堪憐。炎天引我江湖興，懊惱黄驄白玉鞭。

## 戲效香奩體二十六韻

淥水橋横度，❶紅樓壁暗塹。軒窗開了鳥，洞壑隱空嵌。絶世歌難得，同生感至誠。裁通心叩叩，愛執手摻摻。匐葉垂幺鳳，釵梁綴小蝛。禾中女子有以纖蛤簇蝶綴鬢花者。緗桃簪後放，碧草鬬來芟。淺黑鴉頭韈，微黄杏子衫。粉融研麝和，香潤避梅黴。點筆能成陣，聽詩便發凡。聰明箋樣改，放誕酒籌監。舊譜修簫史，繁聲擘阮咸。目因留客送，語以解圍儳。捕雀容貓戲，移花信鳥銜。繡闌鶯睍睆，坐久燕詀諵。鈿鏡清於水，妝階白勝瑊。住須金作屋，行即錦爲帆。鬱鬱亭前柳，青青艣口杉。回船同別鵠，去馬逐驚颿。角枕千行淚，蛾眉衆女讒。車輪腸内轉，石闕口中銜。積思凝瓊樹，輕郵達蕰函。犀文擣寒玉，兔穎蘸秋毚。益智忘留贈，當歸費遠緘。神光渚離合，夢雨峽嶄嵒。虎阜東西寺，烏山上下巖。當年並游地，悔不姓名劖。

## 壽陳叟繼新

城東小徑舊升堂，五載京華鬢已蒼。誰肯艱難全李燮，未容名姓隱韓康。風帘花市

❶「淥」，四庫本作「緑」。

春游健，雲碓青精午飯香。閶史佳辰須盡醉，細論煙水送歸艎。

## 瓊華島

艮嶽移花石，離宮枕玉河。年年御溝葉，相送麴塵波。島石，相傳金人自汴移此。

## 朱碧山銀槎歌孫少宰席上賦

高堂宴客客未醉，主人愛客期開顏。羽觴玉爵詎足算，勸我鑿落重三鍰。槎枒老樹幾千歲，霜皮崩剥枝柯刪。陰崖自遭鬼斧劈，積雨暗齧苔紋斑。尋源之使出想像，高踞兩膝頂禿髗。觀其傲岸意獨得，髣髴歸自明河灣。流傳河畔逢織女，所恨尚少雙煙鬟。刳中鄉銜入其腹，未解刀削何由彎。傳之四座叫奇絶，有如白鳥飛翾翾。細看款識刻至正，問誰爲此朱碧山。良工名盛心益苦，顧兹毋乃經營艱。丹丘先生愛奇古，命製芝菌如初攀。當時虞揭相獻酢，是物亦得流人寰。自從闖賊躙燕市，大掠金帛仍西還。紛紛入肆尋鍛冶，否亦道半委榛菅。聞之不覺三歎息，可憐雙觶今成鰥。吾鄉藝事多絶倫，奇巧不數古輪班。張銅黄錫近乃出，未若此老技最嫺。殊方促坐但酩酊，莫遺酒醒懷鄉關。

## 食半翅二首

賦物憐窮鳥，營飛日幾迴。遠依黄鼠穴，低搶白龍堆。不用深弓射，恒愁短翼摧。年年隨凍雀，重馬紇干來。

味合添雛筍，羹宜配凍醪。登盤人未識，入肆價須高。且緩思鴞炙，全勝食雉膏。

莫愁嘗易盡，讒鼎戒貪饕。

**食鐵脚二首**

本與黃頭似，群傳鐵脚名。網羅謀盡取，膏火遽先烹。凍免廚人割，貧貪市價輕。物微憐最苦，化蛤也爲羹。

捕自愁雲外，來從凍雪初。體輕鶬鴰並，骨脆鶺鴒如。羹臛嘗兼得，腰胸法未書。故鄉無爾輩，只鱠玉鱸魚。

著雍涒灘

**人日同閻孝廉**爾梅**紀處士**映鍾**陸處士**嘉淑**周處士**容**集龔尚書**鼎孳**齋中得人字**

汾東代北三千里，惆悵花前四度春。江左文章公等在，燕臺風物客愁新。牋題薛訪誇車子，時命三歌童行酒。歌許荆卿和酒人。不是尚書期我數，天涯淒斷此佳辰。

**落日**

落日銜西嶺，驚沙卷北風。今年春已半，猶有未歸鴻。

**題高六柘塘移居圖二首**

伍員吹簫市，韓信垂釣臺。昔賢曾混跡，之子亦多才。落月摇鄉樹，清淮上酒杯。誅茅三徑在，高詠日悠哉。

草綠連隋苑，花飛憶楚州。人閒從散帙，客至許登樓。自卜羅含宅，頻移范蠡舟。看君圖畫意，轉益故鄉愁。

## 中秋待月和劉興詩

高館清秋會，愁陰悵望中。當歌延夕漏，卷幔颯天風。玉葉翻雲細，金波落酒紅。殊方寒思早，甘作鹿皮翁。

## 華不注

仙梵開初地，《春秋》識舊名。青蓮齊吐萼，石筍獨抽萌。泉憶邊庭實，居連許殿卿。凄涼懷舊意，驅馬入荒城。

## 自沂水至大峴山作

征衣莫浣淚痕斑，五載辭家尚未還。目送燕鴻南去盡，計程翻度穆陵關。

## 濰水弔韓淮陰

淮陰師十萬，曾此擊龍且。廢壘人猶識，囊沙水漸淤。生慚諸將伍，史並列侯書。千載烏江廟，君臣反不如。烏江項王廟以范增、龍且配食。

## 寄錢二枋

我登魯連臺，君入淮陰市。不知千黄金，何人酬國士。

## 濟南除夕

五載論除夕，依然滯異鄉。逃名成白髮，歸計復青陽。櫪馬喧何事，燈花喜太忙。故園遺弟妹，相憶或停觴。

屠維作噩

### 鄒縣謁孟子廟二首

井地連滕壤，詩書近孔門。世儒多横議，夫子獨知言。楊墨歸斯受，齊梁道自尊。巖巖留氣象，千載肅心魂。

壞道殘碑卧，祠官異代虔。爵班公一位，里紀母三遷。叢木冬春冷，風燈卒史懸。空令布衣士，瞻拜獨淒然。

### 曲阜晚眺同劉中丞

徑轉通油幕，林深護石苔。夕陽新雨過，春杏舊壇開。入廟車猶在，看碑日幾迴。東城寒食近，不上鬬雞臺。

和朱十韻　宛平劉芳躅增美

孔庭釋菜後，攜客步莓苔。犧象湯孫徹，金絲魯殿開。牲碑工拓就，蓍草馬馱回。媿少《春秋》癖，言旋罷講臺。

### 地軸

地軸連年震，沂州接莒州。春農千里旱，野哭萬家愁。鴻雁驚難定，蛟龍鬬未休。更聞城郭外，蜃氣接層樓。

### 飲歷下亭泛舟蓮子湖作二首

濟水來王屋，源泉處處清。自從湖口入，不復地中行。柳岸鳴蟬急，荷風浴鳥輕。江南歸思緩，髣髴櫂歌聲。

海右亭仍在，城隅路不賒。竹深池館靜，山轉柁樓斜。小隊千行柳，行廚五色瓜。未愁霑席雨，歸櫂豁晴霞。

## 長城堡皇姑寺皇姑，正統間尼，曾入大内諫止土木之行

十室長城堡，皇姑迹未湮。偶然朝鳳闕，不惜撼龍鱗。北伐回轅後，中宫感夢頻。荒祠巫覡在，猶見舞冬春。

## 度駱馬湖

自從前度黄河決，董口填淤駱馬過。夫柳至今喧里巷，客帆終覺厭風波。東南民力愁先竭，西北源泉棄尚多。安得歲星長守越，年年輓粟上盤渦。

## 淮南感事

城樓高見碧湖懸，淮堰將傾近百年。比歲凶荒耕未得，向來修築計誰先。預愁四瀆江河合，直恐三吴財賦捐。開濟何人輸上策，升虚急誦楚宫篇。

## 秋日登胥山

秋水日以駛，彝尊 輕船泛清澄。周篔青士 流沿轉紆曲，沈傳弓武功 櫂急黏菰蔆。彝尊 仄峰尚阻樹，篔 近寺俄飛稜。傳弓 窅窅梵磬出，彝尊 鱗鱗波雲興。篔 流目訝突兀，傳弓 賞心闚崚嶒。彝尊 舟維卧柳渡，篔 道失寒瓜塍。傳弓 誰言峈嶁微，彝尊 曲磴緣百層。篔 碣殘蘚欲剥，傳弓 祠古藤交絙。彝尊 緬懷大夫節，篔 千秋痛填膺。傳弓

覆楚豈大義，彝尊 忠孝不兩能。賓 飲泣蘆中獻，傳弓 悲歌河上朋。彝尊 當其恥已雪，賓 屬鏤非所矜。傳弓 慨此空山中，彝尊 遺跡猶可徵。賓 刃截兩白石，傳弓 指點由孤僧。彝尊 其旁卧石劍，賓 霜色長侵陵。傳弓 皜如鋪練帶，彝尊 亘若横丹秤。賓 又如常山蛇，傳弓 首尾相爲應。彝尊 觀其氣怒激，賓 毋乃神式憑。傳弓 尚想鞭荆尸，彝尊 壯士心摧崩。賓 至今祠下水，傳弓 猶作胥江稱。彝尊 吾徒久于役，賓 遠攬岱與恒。傳弓 顧兹百里内，彝尊 屐齒游未曾。賓 故鄉洵足慕，傳弓 高興偶此乘。彝尊 寄言同心客，賓 暇日期重登。傳弓

## 風懷二百韻❶

樂府傳西曲，佳人自北方。問年愁豕誤，降日叶蛇祥。巧笑元名壽，妍娥合喚嫦。次三蔣侯妹，第一漢宮嬙。鐵撥嫻諸調，雲璈按八琅。琴能師賀若，字解辨凡將。弱絮吟偏敏，蠻牋擘最强。居連朱雀巷，里是碧雞坊。偶作新巢燕，何心敝笱魴。連江馳羽檄，盡室隱村艡。綰髻辭高閣，推篷倚峭檣。蛾眉新出繭，鶯舌漸抽簧。慧比馮雙禮，嬌同左蕙芳。歡悰翻震蕩，密坐益傍徨。板屋叢叢樹，溪田稜稜薑。垂簾遮雁户，下榻礙蜂房。痁鬼同時逐，祆神各自禳。亂離無樂土，漂轉又横塘。阜散千條莢，紅飄一丈薔。重關于盼盼，虚牖李當當。鳳子裙纖褶，鵶頭韈淺幫。倦猶停午睡，暇便踏春陽。雨濕鞦韆索，泥融碌碡場。罥絲捎蠛蠓，拒斧折螳蜋。側徑循莎薦，微行避麥蘱。浣紗宜在

❶ 此詩四庫本無。

石，挑菜每登眈。蘿蔦情方狎，萑苻勢忽猖。探丸搜保社，結侶竄茅篁。廡改梁鴻賃，機仍織女襄。疎檽安鏡檻，斜桷頓書倉。路豈三橋阻，屏還六扇倕。弓弓聽點屐，了了見縫裳。夙擬韓童配，新來卓女孀。縞衣添綽約，星靨婉清揚。芸帙恒留篋，蘭膏慣射芒。長筵分潑散，複帳捉迷藏。匳貯芙蓉粉，萁煎豆蔻湯。洧盤潛浴宓，鄰壁暗闚匡。苑裏鞾由鹿，藩邊喻觸羊。末因通叩叩，祇自覺倀倀。孟里經三徙，樊樓又一廂。漸於牙尺近，莫避竈觚煬。題筆鋃鈎在，當窗繡袂颺。有時還邂逅，何苦太周防。令節矜元夕，珍亭溢看場。鬧蛾争入市，響屧獨循廊。棖觸釵先溜，簷昏燭未將。徑思乘窘步，梯已上初桄。《大智度論》：譬如緣梯從一初桄而上。莫綰同心結，停斟冰齒漿。月難中夜墮，羅枉北山張。冰下人能語，雲中雀待翔。青綾催製被，黄竹唤成箱。玉詑何年種，珠看滿斛量。綵幡摇婀娜，漆管韻清鏘。白鵠來簫史，斑騅駕陸郎。徒然隨畫艦，不分上華堂。紫葛牽駝架，青泥濕馬枊。枇杷攢瑣瑣，欅柳蔭牂牂。金屋深如此，璇宫思未央。朝霞凝遠岫，春渚得歸艎。古渡迎桃葉，長堤送窅孃。翠微晴歷歷，綠漲遠汪汪。日影中峰塔，潮音大士洋。尋幽雖約伴，過涉乃須卬。澹墨衫何薄，輕紈扇屢障。心憐明艷絶，目奈冶游狂。纜解青絲笮，茵鋪白篾簹。回波吟栲栳，鳴櫓入菰蔣。竹筍重重籜，茶牙段段槍。甘菹翻舊譜，活火試頭綱。榼易傾鸚鵡，裘拚典驌驦。曉醒消芳蔗，寒具析餦餭。已共吴船凭，兼邀漢珮纕。瘦應憐骨出，嫌勿避形相。樓下兜衾卧，闌邊拭淚妝。便思蛩負蹷，竊擬鳳求凰。兩美誠難合，單情不可詳。計程衝瘴癘，回首限城隍。紅豆憑誰寄，瑶

華黯自傷。家人卜歸妹，行子夢高唐。杜宇催歸數，芻尼送喜忙。同移三畝宅，並載五湖航。院落虯簷月，階流兔杵霜。池清彫菡萏，垣古繚貧篁。乍執摻摻手，彌迴寸寸腸。背人來冉冉，喚坐走佯佯。齧臂盟言覆，搖情漏刻長。已教除寶釦，親爲解明璫。領愛蝤蠐滑，肌嫌蜥蜴妨。梅陰雖結子，瓜字尚含瓤。捉搦非無曲，温柔信有鄉。真成驚蛺蝶，甘作野鴛鴦。暫别猶凝睇，兼旬遽病尫。曆頭逢臘盡，野外祝年穰。忽枉椒花頌，來浮柏子觴。亮因微觸會，肯負好時光。鑪亟薰鳧藻，巵須引鶴吭。象梳收髢墮，犀角鎮心恇。滅燄餘殘灺，更衣挂短桁。簪挑金了鳥，臼轉木蒼根。納履氍毹底，搴幬罘罳旁。綺衾容並覆，皓腕或先攘。暮暮山行雨，朝朝日照梁。含嬌由半醉，喚起或三商。連理緣枝葉，于飛任頡頏。燒燈看傀儡，出隊舞跳踉。但致千金笑，何妨百戲償。偶然閒院落，隨意發縑緗。竹葉符教佩，留藤醬與嘗。硯明鸜鵒眼，香黦鷓鴣肪。日以娑拖永，時乘嬿婉良。本來通碧漢，原不限紅牆。天定從人欲，兵傳迫海疆。爲園依錦里，相宅夾清漳。奪織機中素，看舂石上粱。茗爐寒説餅，芋火夜然穅。唐突邀行酒，勾留信裹糧。比肩吴下陸，偷嫁汝南王。畫舫連晨夕，歌臺雜雨暘。旋娟能妙舞，謇姐本名倡。記曲由來擅，催歸且未遑。風占花信改，暑待露華瀼。蓄意教丸藥，含辛爲吮瘡。賦情憐宋玉，經義問毛萇。芍藥將離草，蘼蕪贈遠香。潮平江截葦，亭古岸多樟。鏡水明於鏡，湘湖曲似湘。加餐稠疊語，濃墨十三行。約指連環脱，茸緜袙複裝。急如蟲近火，躁甚蟹將糖。理櫂迴青翰，驂駒驟玉瓖。寧期共命鳥，遽化逆毛鶬。寄恨遺卷髮，題緘屬小臧。

憤奚殊蔡琰，悔嫁失王昌。作事逢張角，無成種董葩。流年憎祿命，美疢中膀胱。手自調羹臛，衣還借裲襠。口脂匀面罷，眉語背人剛。力弱橫陳易，行遲小膽恾。留仙裙盡皺，墮馬鬢交鬤。不寐扉重闔，巡簷户暗搪。風微翻蝙蝠，燭至歇蛩螿。霧漸迷三里，星仍隔五潢。輕帆先下雪，岐路誤投杭。九日登高閣，崇朝舍上庠。者回成偪側，此去太愴惶。亂水逾浮玉，連峰度栝蒼。惡溪憎詘屈，盤嶼苦低昂。地軸何能縮，天台詎易望。重過花貼勝，相見紡停軖。射雉須登隴，求魚別有枋。笆籬六枳近，練浦一舟盪。烏臼遮村屋，青蘋冒野湟。洛靈潛拾翠，蠶妾未登桑。驟喜佳期定，寧愁下女儻。䌛英經夜合，珍木入宵炕。《爾雅》：守宮槐葉，晝聶宵炕。啓牖冰紗綠，開奩粉拂黃。話纔分款曲，見乃道勝常。即事憐聰慧，那教別慨慷。揭來要漢艾，塊獨泛沙棠。送遠歌三疊，銷魂賦一章。兜鞵投暗室，卷箔指昏亢。命續同功縷，杯餘九節菖。截筒包益智，消食餉檳榔。膠合黏鸞鳥，丸堅抱蛣蜣。歡難今夜足，憂且暫時忘。本擬成翁媪，無端失比伉。睫邊惟有淚，心上豈無衁。鍼管徐抽綫，闌灰淺湅㡆。毫尖渲畫筆，肘後付香囊。訣絶分溝水，纏緜解佩璜。但思篙櫓折，莫繫驌驦韁。帷帳辭秦淑，音塵感謝莊。豈無同宿雁，終類失群麞。衛顯頻開匳，秦衣忍用样。炕蒸鄉夢短，雪卷朔風雱。絶塞緣蠮螉，叢祠弔蚜蚄。刀環歸未得，軏革兆難彰。客乍來金鳳，書猶報白狼。百憂成結轖，一病在膏肓。峽裹瑶姬遠，風前少女殃。款冬殊紫蔓，厄閏等黃楊。定苦遭謡諑，憑誰解迭遏。樸先爲檀斫，李果代桃僵。口似銜碑闕，腸同割劍鋩。返魂無術士，團土少媧皇。翦紙

招南國，輪錢葬北邙。春秋鷉蟀換，來往鶯鳩搶。油壁香車路，紅心宿草岡。崔徽風貌在，蘇小墓門荒，側想營齋奠，無聊檢笥筐。方花餘莞蒻，文瓦失香姜。扇憾芳姿遺，環悲柰女亡。玉簫迷處所，錦瑟最淒涼。束竹攢心曲，棲塵眯眼眶。轉添詞悵悵，莫制淚浪浪。幔卷紬空疊，鈴淋雨正鉠。情深繁主簿，癡絶顧長康。永逝文悽戾，冥通事渺茫。感甄遺故物，怕見合歡牀。

## 上章閹茂

### 寄懷李因篤

雁門北上忽西還，未得相逢一解顏。傳道全家依渭曲，幾時匹馬出潼關。樽前舊事憑誰説，篋裏新詩待爾删。三載齊東留滯日，愁看李白讀書山。

### 送謝爆入燕

記昔別君時，太原風雨梁公祠。五年不一見顏色，朅來濟上樽重持？勞人相顧徒草草，白髮青燈且傾倒。歷下亭前柳滿汀，塵沙又走長安道。人生聚散絶可憐，吾將歸種梅溪田。夏蓋山南湖水北，扁舟期我知何年。

### 同紀處士映鍾杜太史鎮譚舍人兄吉璁集孫侍郎承澤研山齋四首

勝序愁初豁，高齋近許過。圖書留客少，花藥閉門多。興每眈丘壑，衣從挂薜蘿。千秋論述作，出處本同科。

啓事東曹後，名山歲月深。論交半縫

掖，真樂在抽簪。遽有忘年約，虛陪作者林。寥寥知己語，一一感人心。

野趣行無次，林棲坐不辭。書看金薤出，杯喜竹根持。户牖分今古，朋游隔歲時。齊東回首望，最憶虎頭癡。謂顧子炎武也。

改席塵逾遠，看花徑轉幽。猶存漢金石，不廢《晉陽秋》。客已呼沉醉，誰當續後游。六街分手緩，歸騎夕陽流。

## 九日集刺梅園松下送譚七舍人之官延安四十韻

秋氣薄林木，南海程可則周量 蕭條鴻雁天。他鄉仍令節，彝尊 高會敞離筵。客盡東南美，華亭高層雲二鮑 情因去住懸。黄花分漢苑，長洲申穟菽旆 綠酒自吴船。繫馬斜陽裏，嘉興李良年武曾 班荆古樹前。枝撐寒雪厚，山陰沈胤范康臣 榦走老龍纏。空翠垂垂落，江都汪懋麟季甪 層陰的的圓。旅懷長戀此，嘉興譚吉璁舟石 幽興豈徒然。歲月風塵换，可則 川涂夢寐牽。相逢曾幾日，彝尊 回首憶當年。慷慨荆軻筑，層雲 飛揚祖逖鞭。一官乘絶障，穟 雙闕動行旃。入雒名元重，良年 臨關汝最賢。蒲桃隨馬至，胤范 鸚鵡得人憐。地險榆爲塞，懋麟 原荒鹵作田。由來秦上郡，吉璁 遠接漢居延。百戰山河舊，可則 單車騎吹闐。自應思魏尚，彝尊 那復羨張騫。美政知無敵，層雲 雄文孰與傳。龍山争繾綣，穟 鳳閣尚留連。勝事歸圖畫，良年 長歌當管絃。江淹魂已黯，胤范 顧愷技誰先。銀燭燒林黑，懋麟 金盤浥露鮮。霜螯充海族，吉璁 香橘摘江煙。麴米封鱗細，可則 萸房壓鬢偏。幾忘身是客，彝尊 恰笑口流涎。俊味還稠疊，層雲 深杯莫棄捐。

劇談逾衮衮，稼 屢舞各僊僊。聚散時難定，良年 交親志肯遷。彈冠新得路，胤范 簪筆舊隨肩。作吏今行矣，懋麟 專城敢任焉。瘡痍何術起，吉璁 井邑幾家全。不問金如粟，可則 寧論酒是泉。徵書黄霸續，彝尊 擁傳馬卿旋。但遺心期在，層雲 無愁後會愆。河流千尺練，稼 月挂九秋弦。坐久頻催漏，良年 衣輕更著緜。祇緣詩録别，胤范 遂使夜忘眠。長短青門柳，懋麟 峥嶸華嶽蓮。來朝一揮手，吉璁 惆悵隔幽燕。可則

## 題譚漢畫山水送譚七舍人兄三首

舍人佐郡出京華，馬後圖書載五車。欲上恒山最高頂，自馴白鹿飯松花。

大漠霜流磧草枯，郫筒蘆酒急須沽。雲中西去黄河曲，未必山川似畫圖。

桑乾九月未成橋，想像關榆葉盡凋。曾向雁門三度宿，人家歷歷在山椒。

## 壽徐侍讀元文

紫籞雲霄迴，彝尊 金門雨露偏。群公争獻納，李良年 之子信才賢。甲第烏衣盛，彝尊 家聲鳳沼沿。堂看遺笏在，良年 經憶過庭傳。儒雅矜當代，彝尊 飛騰數妙年。九重書第一，良年 三策對無前。饌出仙廚美，彝尊 袍分獸錦鮮。上陽芸是閣，良年 中禁木爲天。苑柳晴相映，彝尊 宫鶯歲屢遷。星軺馳漢節，良年 驛路入秦川。得士皆殊絶，彝尊 難兄編修乾學。更接聯。遥聞臚唱日，良年 正值使車旋。兩到須迴轍，彝尊 雙丁足比肩。把文同謝舅，良年 謂顧子炎武。染翰失張顛。賓至交珠履，彝尊 朝回並玉鞭。

連枝真不易，良年 初度乃居先。南斗神仙籙，彝尊 西清侍從員。黑頭誰得似，良年 青眼獨依然。歷下尋山屐，彝尊 江干載酒船。因人慙入洛，良年 結客重投燕。不謂迎縫掖，彝尊 翻教起晝眠。茱萸猶結佩，良年 醽醁此開筵。琖進崑山玉，花明祕省甎。彝尊 豳歌應可續，良年 比調有新篇。彝尊

## 酬 潘耒

燕京秋九月，雨雪紛湝湝。初晴出户去，延望西山崖。薄衣先苦寒，炙背返荆柴。晚聞僮僕語，有客叩吾齋。新詩題紈扇，留贈出中懷。臨風百過誦，音響一何佳。泠泠朱絃瑟，調必宫商諧。壯哉四方志，獨櫂浮江淮。傷禽戢羽翼，鳴鹿求其儕。河東衛先生，簡討既齊。❶ 埽室道南街。希音辨元始，望古窮津涯。同聲一相應，衆説誠可排。《爾雅》及三倉，豪髮未嘗乖。伊余去鄉國，萬里敝青鞵。媿乏洛生詠，徒觀泰山柴。戛玉聞琳瑯，披雲豁塵霾。譬彼同岑草，所惜在根荄。願貞歲寒期，簦笠行相偕。

## 贈朱十

吴江潘耒次耕

天台拔群峰，東壁輝列宿。南州盛衣冠，之子爲領袖。傑然雲霄姿，大廈資結構。匏瓜悲天懸，井渫惻寒甃。間爲蘇門嘯，善作伶倫奏。大雅還初元，風騷獨馳驟。峨峨春明門，英賢畢來輳。高齋埽晴雪，玉山驚邂逅。聞游泰岱還，應宿天門岫。日輪湧榑桑，幾時割昏晝。僕本同岑

❶「既」，四庫本作「阮」。

人，折麻欣有舊。才非士龍奇，齒是公明幼。偶然弔燕昭，金臺暫停留。方辨五嶽裝，青精煮糧糗。何日相提攜，蓮峰掇三秀。

### 壽申檢討涵盼

東山零雨別，不見忽三年。再作京華客，重逢獻壽筵。歲星方朔並，午夜望舒圓。滿把黄花酒，豳歌九月篇。

### 慈仁寺夜歸同李十九良年對雪兼有結鄰之約

暝色辭沙界，蓬門更埽除。數錢燈下酒，入饌雪前魚。遠作比鄰約，相連水竹居。扁舟當此夜，來往意何如？

### 孫少宰蟄室觀吴季子劍四十韻

窮冬蟄室寒，重扃晝飛雪。嘉興李良年武曾　役車雖已休，客子遠相挈。彝尊　蕭然主人意，示我太古鐵。吴江潘耒次耕　黯淡四座光，模糊百夫血。上海蔡湘竹濤　精氣所結聚，入手詎敢褻。良年　摩挲讀遺銘，千春字不涅。彝尊　始知延陵佩，曾挂徐君碣。耒　金碧争毫芒，雨風助嗚咽。湘　歲久蠟就頽，中作黍米缺。良年　段冶難爲良，青白氣先竭。彝尊　首廣信參分，身重裁七鋝。耒　丸丸初莖長，衍衍漸後設。湘　制類銅虎符，質並蒼水玦。良年　其文雜蟲魚，其體蔓瓜瓞。彝尊　蜿蜒蛟螭纏，錯落星宿列。耒　當其鑄始成，見者皆骨裂。湘　洪鐘無聲拂，堅玉應手切。良年　拭用華土良，淬以江水洌。彝尊

一充君子服，遂使雌雄别。末　神靈相護持，鬼物盡蹩躠。湘　試宜借諸離，相必經歐薛。良年　適楚羞湛盧，制越定姑蔑。彝尊　神物不虚歸，抗首想前哲。末　紛紜春秋季，推刃相篡竊。湘　何爲藐千乘，脱屣意不屑。良年　遠繼讓王風，近慕子臧節。彝尊　投分寄縞帶，達音在樂闋。末　寸心義所要，存没傷中訣。湘　留贈物則微，高誼泉壤徹。良年　古樹風蕭蕭，下爲狐兔穴。彝尊　何期陵谷變，土花未云齧。末　依然出人間，百代共傳閲。湘　題字勘孔碑，裴炭談《越絶》。良年　接末驚窮猨，干霄飲雌蜺。彝尊　雄思峌峒倚，利想犀兕截。末　是物洵希有，寧許膜眼别。湘　博物賴張華，造書辨臣頡。良年　豈爲馮生彈，聊效莊叟吷。彝尊　感我壯士懷，慨慷中腸熱。末　持之祓不祥，可以當桃茢。湘

## 雪窗

寒威凌夾窗，夜色不可揜。彝尊　初疑弦月駐，載驚鄰燭燄。蔡湘　漏鼓凍欲沉，荒雞號已漸。彝尊　攬衣訝手皸，出户怯風颭。湘　朔氣何稜稜，同雲猶淰淰。彝尊　飢鷹距未擊，啅雀羽齊斂。湘　老樹壓更高，遥岑明復睒。彝尊　灑壑遏冰泉，浮空露仄广。湘　僧閒梵未放，磴滑樵愈險。彝尊　悦若玉井峰，蓮花冠郊陝。湘　中田從射兔，北園宜載獫。彝尊　銼冷生濕煙，草枯覆叢蘄。湘　近須爐火圍，遠愛酒旗閃。彝尊　就市沽芳馨，傳杯瀉瀲灩。湘　元叔囊垂空，平仲豆猶掩。彝尊　旅思話歸吴，扁舟懷入剡。湘　束薪硯初炙，棐几翰斯染。彝尊　形兼洛陽卧，跡異昌黎貶。湘　撒鹽擬詎工，授簡賦何諂。彝

尊　郢曲有和歌，殊鄉聊自慊。湘

## 雪中過程五倉部同李十九蔡大賦二首

長安風雪後，歌舞閉門重。客子誰能記，倉曹獨許逢。窗寒留炙硯，日暝坐聞鐘。更約尋香閣，西山對曉峰。

令子趨庭早，深杯勸客揮。愛看如意舞，判倒接羅歸。易酒行無算，吴鹽撒漸稀。憑將紅燭淚，試作鳳凰飛。

## 壽何侍御 元英

東閣寒梅放，西山霽色澄。騷人日初度，朋酒歲相仍。頌魯期難老，歌豳信有徵。名先柱下史，官亞殿中丞。禮自猶龍擅，謡聽避馬曾。城南瞻斗極，薊北凜霜棱。敢諫虞箴在，籌時國寳增。文宜蠲瑣細，弊力埽榛苒。水旱謀誠切，徵輸法可承。廟廊需至理，駔驓必深懲。疇昔雙龍闕，逶迤四牡乘。桂林銜羽節，勾漏問丹秤。嶺外收區冊，舟中慕李膺。含香持國計，聚米佐軍興。允矣資喉舌，良哉寄股肱。人倫誰比似，意氣益飛騰。八顧三君並，千金一諾憑。聯詩過沈范，愛客邁春陵。勝日交珠履，高齋冒紫藤。對門深徑轉，開閣小山層。畫得滄洲趣，書傳草聖能。連蜷師衛蠆，妙麗奪曹蠅。籤帙縱横列，爐煙遠近蒸。庭閒看玉樹，道重比朱繩。謬喜枌榆託，相親色笑恒。一行來獻兕，萬里此籯縢。月尚今年滿，觴同舊里稱。頌椒春序近，懷核舞筵登。青眼人人識，朱顏歲歲凝。不辭五雲裏，長對九枝燈。

曝書亭集卷第七

# 曝書亭集卷第八

## 古今詩七

重光大淵獻

### 立春日同李十九飲孫少宰蟄室有懷曹侍郎在里

七度辛盤會，他鄉歲歲殊。未知今夕讌，得與故人俱。舞鶴喧庭樹，飛花灑畫圖。因懷鉏菜叟，萬里隔春蕪。

### 西山書所見

斜陽猶未鎖松筠，雪後風清石路塵。莫笑游人今歲早，馬頭山店已燒春。

### 同作

上海蔡湘竹濤

中官墳墓碧雲齊，樵客東風飲恨啼。故向黃茅遺爨火，亂山燒過夕陽西。

### 卧佛寺

路入晴雲北，山攲卧佛前。津梁疲已甚，土木意能傳。夜續林中磬，春流枕外泉。長安車馬客，輸爾只高眠。

### 題退谷

退翁愛退谷，未老先抽簪。行藥亂峰路，築亭雙樹林。閒中春酒榼，靜裏山泉音。滿目市朝貴，何人期此心。

## 來青軒

天書稠疊此山亭，往事猶傳翠輦經。莫倚危欄頻北望，十三陵樹幾曾青。

## 鮑家寺白松歌

鮑家寺中九白松，扶疎宛似桂之樹。密葉陰連古殿寒，霜皮晝偃盤根互。我來繫馬風泠然，入門四顧喜欲顛。巢敧迥見鸛鶴坐，榦老不數蛟龍纏。長廊飯僧僧未至，松子松花飄滿地。半嶺平銜夕照曛，雙林遠勝春浮翠。其餘四株皆可娛，矯矯離立空牆隅。枝柯雖殊無異色，知是歲寒霜雪俱。山僧怪我摩抄久，茗盌簾前一招手。此樹今來二百年，問余歲月能知否？

## 同作

蔡湘

巖下石門苔蘚重，早春已發花茸茸。晚風吹墮一黃鶴，棲在月明何處松。

## 玉泉山下別瞻公

石橋風泠泠，夕曛斷崖口。回指翠微深，山僧此分手。

## 贈歌者陳憐二首

樂府新傳夜度孃，吴衫白紵越羅裳。愁看玉面燈前出，笑問銀鈎若箇藏。

千鍾已分醉如泥，授色留賓曲轉低。想像天河猶未落，長鳴不聽汝南雞。

**贈冒**嘉穗**二首**

我昔齊東住，君來歷下遊。客亭無奈別，樽酒未言愁。暑雨城西寺，高林棗外樓。醉歌今始得，同調日相求。

盡説移居好，投詩給事莊。松筠深不見，丘壑興何長。夜燭攤書坐，春醪並馬嘗。追隨吾更數，知愛接輿狂。

**何侍御**元英**招同高上舍**層雲士奇**繆處士**永謀**趙舍人**隨**鄭舍人**宣**飲刺梅園松下四首**

禁煙高詠遍龍潭，未得同游衹自慚。小榼春風攜最好，又騎驄馬到城南。

客來隨意但圍棋，細草空園席屢移。憶過松陰三度醉，未如此會恰花時。

吾家池上雙槐好，此樹連蜷想像間。最喜諸公盡吴語，一時把酒話鄉關。

離筵九日記曾開，送客西征上郡隈。正向樽前論往事，不知天外一書來。庚戌九日，集此送譚七郡丞兄。是日，適得榆林來札。

**周郡丞**令樹**遷太原守詩以送之兼懷傅處士**山

五馬西歸日，銅符領晉陽。川臨溙涫近，山轉崛嵎長。童子爭騶篠，邦人尚詠棠。憑君尋傅叟，暇即過松莊。

**將出都門曹舍人**貞吉**黄舍人**仍緒**沈舍人**胤范**喬舍人**萊**曹舍人**禾**汪舍人**懋麟**招同高上舍**層雲**李秀才**良年**賦詩贈行口占留別**

鳳池才子各翩翩，攜客城南釀酒錢。

滿眼鶯花無奈別，河梁愁思復今年。

## 和程邃龍尾硯歌爲方侍御亨咸作即送其入粵

硯有「辛卯米芾」四字印，舊藏黄公道周家

龍眠柱史饒硯癖，篋藏龍尾開深窪。雀臺古瓦詎比數，石末未許青州誇。黝如純漆久欲脱，粹若水玉堅新刲。中央私印尚可識，流傳乃自元章家。騷人生年記辛卯，初度肇錫名何嘉。十桴彙開見八八，兩已相背無佩邪。當其片石始入手，重之豈易黄金車。雲峰模糊潑急雨，雪繭夭矯騰修蛇。東都淪後内庫發，重寶散失同紛麻。赤瑚玉英半缺折，物理所貴韜其華，流傳迄今六百載，山骨完好無纖瑕。黄公昔年在漳浦，以此注《易》緯蒼牙。嗚呼聚散勢所必，精靈呵護靡幽遐。房融有硯譯梵字，遺蹟尚爾矜僧伽。平公巨璞本光滑，少陵野老猶咨嗟。況茲貞質世鮮兩，宜爲有識群高奢。前歸大滌後麗谷，顛人地下應唫呀。黄海布衣嗜奇最，吟成古調敺淫哇。盤空硬語難驟讀，詩膽直欲淩劉叉。謂余吾歌子當和，答云四座且莫譁。我昔南游度大庾，羚羊峽口戈船划。手披煙液入巖穴，硐磳磈硊圍周遮。石紋蘊秀各異狀，就中最美數青花。有時精氣凝作眼，碧者鸜鵒黄者鴉。火輪奔處界微白，宛似蕉葉抽春芽。其餘瑣細盡當辨，黄龍翠羽兼丹砂。争如此石鐵色古，稜角漸去成碨砈。柱史聞之忽狂叫，便欲五嶺探雲霞。隋隄三月送君去，柳絲藤蔓何毵毸。黯然消魂萬里別，長言不覺肆滂葩。

**賦得官柳送人自濟入燕**

官路垂楊柳，春風處處青。遥憐煙雨色，何限短長亭。送子燕臺去，還從歷下經。七橋明月夜，繫纜有荷汀。

**紅　橋**

春蕪小雨滿城隈，茅屋疎籬兩岸開。行到紅橋轉深曲，緑楊如薺酒船來。

**題何氏書樓**

屢醉齊東酒，曾開薊北書。林泉尋舊好，瀟灑勝吾廬。簾額仍通燕，堂坳亦有魚。蘭成擅詞賦，宜作小園居。

**旱**

水潦江淮久，今年復旱荒。翻風無石燕，蔽野有飛蝗。桎梏懲屠釣，橧巢迫死亡。虚煩乘傳使，曾發海陵倉。

**送越孝廉**閬**入楚兼作廬山之游**

蕪城相見惜蹉跎，又送雲帆楚澤過。九疊屏風何處好，三湘芳草至今多。尋山應得逢匡俗，作賦還看壓景瑳。準擬歸來秋月滿，樽前同聽大堤歌。

**逢周侍郎**亮工**二首**

悵别西湖曲，重逢又十年。艱難增旅話，傾倒共詩篇。春遠仍題扇，江寒未放船。

甘棠留召伯，聽取舊歌絃。侍郎曾觀察揚州。阿戎頻問訊，公子在浚。燕晉兩鄉俱。道已甘三黜，家從泛五湖。登臨山屐在，存没酒人殊。感王猷定、胡介諸舊游也。白髮明燈裏，飛揚不可無。

**酬彭**師度**三首**

燕郊春雨灑塵輕，我唱驪駒子送行。回憶酒人天外隔，不知舟楫下蕪城。

艾家橋北論交日，回首星霜十九年。祇向天涯相送老，新詩讀罷一淒然。

竹西酒市接平山，燈下妖姬十八鬟。留取霜紈調錦瑟，紅橋一曲送君還。

**送柯大**崇樸**還里兼寄周**貲

渡淮三月滯江都，送爾歸尋舊酒徒。十幅蒲帆鄉樹杪，夜船聽雨到南湖。

**送葉上舍**舒崇**之睢陽**

昔游同鼓山陰櫂，我年方壯君尚少。紅妝隔座送藏鬮，君醉宵眠我狂叫。江湖轉眼遽離群，東尋百越西三雲。幾回落拓來燕市，秋草金臺共夕曛。君今三十猶貧賤，吴楚山川遠游遍。天涯聚散二十年，鄉里何曾一相見。酒人燕市愛君詩，置酒邀君必我期。城東城西夜漏午，呼僮襆被恒相隨。謂當同醉椒花酒，夜雨新年翦新韭。豈意驪駒忽在門，贈行不待春楊柳。黄塵千里盧溝橋，朔雲慘淡風蕭條。短衣匹馬睢陽去，正值梁園雨雪飄。平臺滿目皆狐兔，對雪相如可重賦。若見當壚勸酒人，也應憶我長安路。

**譚孝廉十一兄**瑄**歸自楚粵訪予維揚喜成三首兼懷郡丞七兄**吉璁**在榆林**

鄉園十載隔，相對總殊方。髮短愁先鑷，杯深喜益狂。寒梅探庾嶺，秋草下涔陽。未暇歸三徑，明燈話射堂。

柳岸舟同汎，蕪城草乍班。望衡曾九面，夢雨得雙鬟。車騎將休汝，榆林欲度關。雕蟲何足尚，辛苦羨名山。

十月邊城路，曾傳上郡鴻。弟兄三歲別，夢寐幾人同。望遠平山隔，懷歸舊業空。回思童穉日，詎料各西東。

**雪霽同周儀部**襄緒**對酒康山二首**

一簣城隅出，千家雪後勻。江湖談往事，絲竹老斯人。謂對山也。不厭尋幽晚，惟應對酒頻。寒梅意蕭瑟，想見武功春。

樽前橫蜀嶺，舄下起吳歌。繫馬從星使，憑軒覽漕河。雪深花尚發，風急雁翻多。有約江春到，行廚次第過。

**玄默困敦**

**題竹垞壁**

買斷竹垞將四載，園林新筍未經嘗。今來散帙時初夏，忽見抽梢喜欲狂。背市有人酤濁酒，南鄰許我借匡牀。江村卧穩真堪樂，愁說燕雲射獵場。

**雨度仙霞嶺三首**

縹緲江郎石，朝來竟不分。客愁偏暑

雨，祠古但寒雲。小市兵戈盡，飛泉下上聞。泥塗雖自苦，暫喜遠人群。

岸缺人猶度，橋迴徑轉偏。古苔緣樹上，密竹聚峰圓。白袷晴還濕，青鞵暮屢穿。笑看茅屋近，編筏渡溪煙。

仙霞高不極，半嶺一雲平。倚杖驚吾老，攀崖羨客行。經心蒼蘚滑，照眼白花明。回首楓林暮，先秋葉自鳴。

### 題福州林秀才竹亭

道南移宅後，蕭瑟草堂貲。尚有孤亭在，堪歌《伐木》詩。翠兼梧下竹，黄拆圃中葵。最愛涼風滿，無煩羽扇持。

### 泰安道中曉霧

苦霧滴成雨，平林翳作峰。不知巖際寺，恰送馬頭鐘。汶水已争渡，泰山猶未逢。忽驚初日躍，遠近碧芙蓉。

### 重陽前一日沈曝日鮑夔生載酒柯氏園亭同諸子分賦兼感舊游成二十韻

水竹通三徑，星霜隔幾年。悲歌同調續，秋色異鄉先。葉落交簷樹，雲寒欲雨天。解鞍嘶騎擁，載酒麴車連。席嚮西南上，杯行少長前。從容寬禮數，傾倒迭詩篇。楚舞何相似，秦風亦有焉。吟看吴會並，交取性情便。二子真同好，相期幸未愆。臨池良不厭，舍坐屢教遷。破帽垂垂落，疎簾處處懸。籬花平綴錦，沙雁小如拳。薄暝争投轄，提壺更數錢。風燈升降影，茅屋去來煙。衰蕭囊萸早，宵因説餅延。塵埃驚老大，身世益迍邅。尚憶班荆地，曾開送别筵。舊游惟沈

岸登鄭培，遠夢各山川。榆塞横汾曲，譚七郡丞兄吉璁、潘二耒蠶叢桂竹偏。高層雲、李良年中郎遺爨笛，蔡湘歎逝轉悽然。

**柯將軍園亭即席分韻送柯三維楨還嘉善**

匹馬嵩陽返，曾探玉女崖。征衣猶雨雪，歸櫂復江淮。客有悲歌獨，文傳别賦皆。葛疆池上月，後夜不勝懷。

**送計孝廉東還吴江**

三年歸計總蹉跎，日見輕舟下潞河。君去登高誰對酒，空憐秋色異鄉多。

**送陳鈇之青浦**

憶同九日登高讌，益信陳琳最善文。易水自來長送客，詞人且免學從軍。帆飛薛澱連鄉樹，鶴下華亭劃海雲。吾老思歸猶未得，天涯歲月總離群。

**送汪户部琬還長洲**

殊方動惜故人違，聽唱驪歌淚暗揮。白下乍傳星使返，江東忽見步兵歸。苕華徑曲藏書屋，蓮葉舟輕上釣磯。不獨文章今日少，誰能未老念荷衣。

**送陳叟南歸**

軍都關口朔雲凝，羨爾臨行匹馬登。歸向高陽逢舊侶，銜杯試話十三陵。

昭陽赤奮若

**人日謁景皇陵**

重湖裂帛已流澌，岸柳三眠又一時。尚有寢園開夕照，每逢人日撫殘碑。童童獨樹栖禽少，冉冉長途下馬誰。回首昌平山近遠，裕陵松柏總淒其。

**同劉侍郎**芳躅**入大房山時劉編修**芳喆**養痾山中八首**

群峰迴合静飛塵，野杏山桃各自春。不共南陽劉子驥，花源一望已迷津。

丹梯直上與天連，鐵鎖垂垂百尺懸。安得山中十日雨，石門一道迸飛泉。

帝城回望隔峰霞，蘭若松門自歲華。剩有紅羅宫監在，香臺猶禮九蓮花。

上方層閣少經過，猶有樵人樹杪歌。試乞山僧老藤杖，天風扶上摘星陀。

解道劉伶善閉關，田衣竹杖此躋攀。長安車馬紛無數，誰肯高居六聘山。

春風依舊野棠紅，麥飯僧廚餉客同。不用三車頻問法，白頭試話玉熙宫。

定公八十猨猱捷，峻嶺何曾策杖遊。邀我遠登龍虎峪，翠巖天半結飛樓。

羊何此日和歌成，夢草池塘句更清。刻取谿亭雙櫟樹，千春長識謝公名。

**過何侍御丹臺書屋二首**

一飯長安地，先生許數來。窗虚同畫舫，徑盡出丹臺。風幔宜斜卷，庭花獨早開。但令施枕簟，日日此銜杯。

宛在山茨下，層陰羃小亭。花移大房茜，石帖太湖青。筆斷何妨續，琴歌亦可聽。閒來須賭墅，一爲寫黃庭。

## 送喬舍人萊還寶應

今秋甲子雨不絶，小池殘暑風淒淒。棧車難行瘦馬滑，終朝兀坐愁雲低。有客上書臨欲去，折簡招我斜街西。房山香醪貯一石，浮以斛角暹羅犀。定州瓷盌白如雪，津門紫蟹團霜臍。坐中曹舍人禾汪舍人懋麟意氣古，杜詩韓筆名相躋。草堂圖畫凡幾幅，酒酣並起爭留題。龍竿寺旁射陂曲，中分一水名柘溪。君家嚴君侍御可聘。此游息，翠煙繚繞含晴霓。王官谷深城府隔，武陵花發時人迷。只今八十尚健飯，過橋不用扶青藜。郵籤此去秋未晚，籬邊圓菊黃花齊。連江峭帆檻外落，一雙老鶴階前栖。衡門啓後綵衣入，定使眼膜開金篦。桓山四鳥雖折翼，時舍人有兄喪。循陔庶免心酸嘶。兼珍之膳娱永日，静觀節物移暄萋。嗟余旅食尚淹滯，懷鄉未得瞻秦稽。送君沉吟數長路，寸心千里隨輪蹄。維揚稉稻美自昔，邇來厥土仍塗泥。灣頭清水閘更決，上流未築歸仁隄。千村廬舍總昏墊，可知雁户猶悲啼。漕船萬斛輓不上，荒岡斷岸何緜梯。太倉紅粟漸已貴，曷歸長水親鉏犂。期君歲暮白田上，班草城南手重攜。

## 和韻送徐編修乾學還崑山

潞河臨發動晨颸，惜別重歌折柳辭。前席定來宣室召，蹇驢仍借杜陵騎。秋深準續登高約，月出應懷對酒時。賓從玉山知不

少，相思定寄草堂詩。

## 藍秀才見示劉松年風雪運糧圖

潞河十月櫓聲絶，連檣如薺啼飢烏。層簷炙背苦岑寂，有客示我運糧圖。遥峰隱隱露積雪，村原高下紛盤紆。千年老樹風怒黑，寒葉盡脱無纖枯。人家左右僅茅屋，傍有水碓臨山廚。秕穅既揚力輸税，安有甑石存桑樞。大車檻檻四黄犢，疾馳下坂尋修塗。嗟爾農人歲已暮，婦子不得相歡愉。披圖恍見南渡日，北征甲士連戈殳。當年諸將猶四出，轉粟未乏軍中需。同仇大義動畎畝，輪將豈畏胥吏呼。始知繪事非漫與，堪與《無逸》、《豳風》俱。古來工執藝事諫，斯人畫院良所無。嗚呼！ 斯人畫院良所無。不見宋之君臣定和議，笙歌晨夕游西湖。

## 席上贈陸生三首

江東陸弟擅風流，負笈今爲萬里游。畫取燕臺山近遠，黄雲白雪一時愁。

芳筵鮭菜故鄉同，刻燭藏鈎漏未終。閉户須爲十日飲，銜杯最愛百分空。

風雪寒凝老樹枝，蟹螯深夜且同持。前身定是周邦彦，醉裏能歌《片玉詞》。

## 夢硯歌爲汪舍人懋麟作

我怪汪舍人，卧疴嬾朝參。眼前富貴非所好，惟於載籍偏沉酣。無錢可糴太倉米，僮僕入市心懷慚。舍人舒膝方晝寢，如蟲食蓼翻知甘。忽然夢入無人區，廣庭巨室何耽耽。中羅石硯十有二，一一就視煙雲含。鼉磯苦堅龍尾滑，洮河水玉徒⿱穴監⿱穴炎。詎若羚羊峽中

質，青花白葉波渟涵。良璞得一亦已足，十二盡取毋乃貪。覺來伏枕賦長句，中心惆悵真難堪。爲語舍人且莫貪，高要峽路吾能諳。昔年著屐入巖穴，親斲山骨施斧鑿。黄金盡散要不惜，一百八石巖前擔。自從輕舟發大庾，篷窗一日摩挱三。榜人潛窺竊其九，餘歸見者争來搿。眼看美好盡已去，何況夢寐侈空譚。舍人翻然釋惆悵，留余濁酒開新罎。紞如漏鼓猶未起，起時月落天西南。

## 龔尚書輓詩八首❶

坤維初震後，元老忽淪亡。九日地震，越三日，公没。已定春帆計，翻教夜壑藏。把杯人未散，戀闕意堪傷。盛德今徂謝，悲看大鳥翔。

西掖存封事，南天返使車。位仍三獨坐，職半六尚書。典禮真無忝，論文盡不如。最憐群弟子，入揖共欷歔。

九日龍潭讌，招尋自此休。公每歲九日讌客賦詩於黑龍潭。遲歸因酒債，垂死及山游。九月七日，公扶病遊萬壽寺。别袂何曾把，時余赴通州。詩篇總未酬。重來清淚迸，風急繐帷秋。

京華留滯久，恒苦出無車。記憶惟公切，過從聽我疎。頓忘何日别，急簡舊時書。剩有雷塘句，臨岐禊飲初。辛亥上巳，余從京師至揚州，公以詩贈行。

墨自臨池妙，詩先過嶺工。换鵝何太苦，刻燭未教終。匹練題長遍，聯篇思轉雄。要知作者意，肯與古人同。

别有新詞麗，樽前賦物華。歌翻舊桃葉，笛按小梅花。檀板「柳三變」，金荃「温八叉」。江南腸斷句，回首向誰誇。公最賞余《阻風湖口詞》。

含玉遺孤在，招魂上客存。天邊丁令

---

❶「龔」，四庫本作「王」。

鶴，夢裏謝公墩。笳吹將歸路，田廬何處村。應同鍾太傅，丙舍寄諸孫。

已輟青門餞，空憐白馬留。九京應萬里，百口但孤舟。逝矣名須易，傷哉涕莫收。寄聲縫掖賤，休作帝京游。

**送龔孝廉**宜生**掌教涿州**

圖經雄涿鹿，壁沼亞橋門。錦里仙人水，樓桑帝子村。詩傳頤盡解，官冷道彌尊。不遠房山麓，相期泛竹根。

**九言題田員外**雯**秋汎圖**

田郎與我相識今十年，新詩日下萬舌爭流傳。黃塵撲面三伏火雲熱，每誦子作令我心爽然。開軒示我秋汎圖五丈，鴨頭畫出宛似吴中船。大通橋北官舍最湫隘，箕筥斗斛囊橐群喧闐。他人對此束縛不得去，田郎掉頭一笑浮輕漣。疎花蒙籠兩岸渡頭發，蹇驢蹴蹩百丈風中牽。五里十里長亭短亭出，千絲萬絲楊枝柳枝眠。當其快意何啻天上坐，酒杯入手興至吟尤顛。慶豐牐口自有此渠水，未知經過誰子曾洄沿？倉曹題柱名姓不可數，似子飛揚跌宕真無前。長安酒人一時賦長句，我亦對客點筆銀光牋。篷窗寂寞不妨添畫我，從子日日高詠《秋水》篇。

**寄懸公**

竹外繩橋渡口鐘，別來消息五春冬。南湖虛有煮茶約，下若幾曾歸櫂逢。去雁書成難問訊，愁猿路險怯過從。衰年願得精廬近，須卜横山第一峰。

曝書亭集卷第八

# 曝書亭集卷第九

## 古今詩 八

### 閼逢攝提格

#### 春雪二首

臘去初無雪，春來盡日飄。披離侵柳陌，取次及花朝。入夜飛何急，因風卷未消。攜錢思縱飲，不用酒旗招。

客久催蒼鬢，師行冷鐵衣。漸看迴雁近，只共早梅飛。關塞愁無極，鄉園信轉稀。空憐兒女在，遥計放船歸。

#### 送龔大之淮陽

潞河遲日送征驂，禁雪初晴柳尚含。一路青山到淮浦，照人明月已江南。

#### 汪舍人懋麟以丁娘子布見贈賦寄

丁娘子，爾何人，織成細布光如銀。舍人笥中剛一疋，贈我爲衣禦冬日。感君戀戀情莫踰，重之不異貂襜褕。攜歸量幅二尺闊，未數星紈與荃葛。曬却渾如飛瀑懸，看來只訝神雲活。爲想鳴梭傍碧窗，摻摻女手定無雙。浣時應值湔裙水，漂處除非濯錦江。長安城中盛衣馬，此物沉思六街寡。裁作輕衫春更宜，期君再醉天壇下。天壇三月踏青時，領邊短鬢風吹絲。試尋油壁香車路，追逐紅裙錦髻兒。

### 寄高層雲

萬里歸舟興有餘，蜀薑召客鱠鱸魚。酒邊可憶朱齡石，深夜明燈勘羽書。

### 王尚書崇簡招同錢澄之毛會建陸元輔陳祚明嚴繩孫計東讌集豐臺藥圃四首

上苑尋幽少，東山載酒行。發函初病起，出郭始心清。一老風流獨，群賢少長并。甘從布衣飲，真得古人情。

水淺孤村外，亭開萬柳中。流觴過上巳，卷幔已南風。旅話江湖別，幽期出處同。接羅拚共倒，舉手對山公。

山田圍輞水，左右出豐臺。是日孤亭坐，繁花四面開。蟻浮傾更滿，蝶舞去翻來。即事多高詠，天涯不易哉。

麗草攢緗蕊，晴風卷絳雲。井華宜近汲，衣桁忽斜曛。興自抽簪發，人因賭墅分。重過知不厭，歸騎且紛紛。

### 送鄭培南還

長安似爾客最久，自別舊鄉今八年。五里亭邊傾薊酒，一帆風末挂吴船。承顔正好趨庭日，生計須謀負郭田。莫以故人歸未遂，卜居不與竹垞連。

### 鴛鴦湖櫂歌一百首有序

甲寅歲暮，旅食潞河，言歸未遂。爰憶土風，成絶句百首，語無詮次，以其多言舟楫之事，題曰《鴛鴦湖櫂歌》，聊比「竹枝」、「浪淘沙」之調，冀同里諸君子見而和之云爾。

蟹舍漁村兩岸平，菱花十里櫂歌聲。儂

家放鶴洲前水，夜半真如塔火明。宋朱希真避地嘉禾，放鶴洲，其園亭遺址也。余伯貴陽守治別業於上，真如塔峙其西。

沙頭宿鷺傍船棲，柳外驚烏隔岸啼。爲愛秋來好明月，湖東不住住湖西。

春城處處起吴歌，夾岸疎簾影翠蛾。一葉舟穿妝閣底，傾脂河畔落花多。傾脂河在楞嚴寺東，人家多跨水爲閣。

寶帶河連錦帶斜，精嚴寺古黯金沙。牆陰一逕游人少，開遍年年梓樹花。寶帶、錦帶俱水名，精嚴寺多梓樹。

西埏里接韭谿流，一簣鉼山古木秋。慣是爭枝烏未宿，夜深啼上月波樓。西埏里，載干寶《搜神記》，在嘉興縣治西，韭谿之水經其下。鉼山，宋時酒務。月波，秀州酒名，載張能臣《天下名酒記》。樓係令狐挺所建，宋人集題詠詩詞甚多。

和韻

嘉興譚吉璁舟石

蘇小墳前水北流，苕花梧葉滿園秋。月華不與高城隔，飛上星湖第一樓。

檇李亭荒蔓草存，金陀坊冷寺鐘昏。湖天夜上高樓望，月出東南白苧村。檇李亭址在金銘寺北，宋岳珂爲勸農使，居金陀坊，著《金陀粹編》。寺南有樓，名「湖天海月」。

和韻

譚吉璁

胥江不遠小山存，猶有遺祠翠木昏。挂席西風乘興去，白蓮秋水夕陽村。

百尺紅樓四面窗，石粱一道鎖晴江。自從湖有鴛鴦目，水鳥飛來定自雙。

和韻　譚吉璁

水市花船一樣窗，龍淵學繡一條江。憑誰移箇龍淵塔，學繡村邊也作雙。

倅廨偏宜置酒過，亭前花月至今多。不知三影吟成後，可載兜娘此地歌。陸游《入蜀日記》：倅廨花月亭有小碑，乃張先「雲破月來花弄影」樂章，云得句於此亭也。張子野云：往歲吳興守滕子京席上見小伎兜娘，後十年，再見於京口。

女牆官柳遍啼鴉，小閣臨風卷幔斜。笑指孩兒橋下水，雨晴漂出滿城花。孩兒橋在天寧寺東，石闌盡刻作孩兒，載魯應龍《括異志》。

檣燕檣烏繞楫師，樹頭樹底挽船絲。村邊處處圍桑葉，水上家家養鴨兒。樂府《阿子歌》注：嘉興人養鴨兒作此歌。

桃花新水湧吳艚，十五漁娃櫓自操。網得錢塘一雙鯉，不知魚腹有瓜刀。錢塘杜子恭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得瓜刀。見《搜神後記》。

穆湖蓮葉小於錢，臥柳雖多不礙船。兩岸新苗纔過雨，夕陽溝水響谿田。

和韻　譚吉璁

春來河蜆不論錢，竹扇茶爐載滿船。沽得梅花三白酒，輕衫醉臥紫荷田。

金衣楚雀白鶺雞，不住裴公島上啼。白馬未嘶雲屋外，紅船先度板橋西。裴島即放鶴洲，相傳裴休别業。

隄外湖光隄内池，露荷珠綴夜涼時。阿誰月底修簫譜，更按東堂舊日詞。毛滂在秀州，賦《月波樓中秋詞》云：「露荷珠綴，照見鴛鴦睡。」「月底修簫譜」，樂府調名。「東堂」，滂集名也。

鴨餛飩小漉微鹽，雪後壚頭酒價廉。聽説河鲀新入市，蔞蒿荻筍急須拈。方回《題竹杖》詩：「跳上岸頭須記取，秀州門外鴨餛飩。」

城北城南盡水鄉，紅薇徑外是回塘。千家曉閣紗窗拓，二月東風蕙草香。

和　韻　譚吉璁

江村復禮舊名鄉，竹作笆籬石作塘。到處十家三酒店，春波繫纜岸花香。

西水驛前津鼓聲，原田角角野雞鳴。臺心菜甲桃花里，未到天明櫂入城。西水驛在城西桃花里，人多種菜爲業。

和　韻　譚吉璁

楝子花疎過雨聲，紫山看火樹頭鳴。鄰船兩槳買桑葉，南抵餘城北渚城。

姑惡飛鳴觸曉煙，紅蠶四月已三眠。白花滿把蒸成露，紫葚盈筐不取錢。姑惡，鳥名，蠶月最多。野薔薇開白花，田家籬落間處處有之，蒸成香露，可以澤髮。

村中桑斧響初停，溪上叢麻色漸青。郡

閣南風纔幾日，荷花開滿鏡香亭。府城西北有麻溪；鏡香亭在慈恩寺南，今廢。

徐園青李核何纖，未比僧廬味更甜。聽説西施曾一掐，至今顆顆爪痕添。徐園李核小如豆，絲懸其中。僧廬謂净相寺，産檇李，每顆有西施爪痕。

藉袈橋上水松牌，白石登登雁齒階。曾記小時明月夜，踏歌連臂竹鄰街。竹鄰里，元陳秀民所居；藉袈橋，在其東北。

谷水由來出小湖，渚城辟塞總春蕪。戰場吴楚看猶在，折戟沙中定有無。《水經注》引《吴記》：谷水出吴小湖，逕由拳縣。渚城在今城北十五里。《水經注》又云：浙江又東逕柴辟南，舊吴楚戰地，備候於此，故謂之「辟塞」。

金魚院外即通津，轉粟千艘壓水濱。年少女牆隨意望，縫衣恰對柁樓人。《輿地紀勝》：金魚院在嘉興縣西北。

懷家亭館相家湖，雪艇風闌近已蕪。猶有白蘋香十里，生來黄蜆蛤蜊粗。懷悦居相湖南闢柳莊，有水亭名「雪艇」，湖中産蜆，甚肥。

學繡女兒行水潯，遥看三塔小如鍼。並頭菡萏雙飛翼，記取挑絲色淺深。城西學繡里，俗傳西子入吴，刺繡於此。三塔，龍淵寺前塔也。

梅花小閣兩重階，屈戍屏風六扇排。不及張銅爐在地，三冬長煖牡丹鞵。里有張鳴岐，製銅爲薰爐，聞於時。

鶴湖東去水茫茫，一面風涇接魏塘。看取松江布帆至，鱸魚切玉勸郎嘗。鶴湖在魏塘，清風涇即白牛涇。

蓮花細步散香塵，金粟山門禮佛頻。一種少年齊目斷，不知誰是比肩人。金粟寺在海鹽西南。林坤《誠齋雜記》：海鹽陸東美妻有容止，夫婦相重，寸步不離，時號「比肩人」。孫權封其里。

織成錦衾碧間紅，繚以吴縣四五通。錦上鴛鴦三十六，雙棲夜夜水紋中。里出善錦。

和　韻

譚吉璁

巷西古塔畫闌紅，閣老廳門一徑通。猶記北樓驂篠地，薔薇一丈曉庭中。

天寧佛閣早春開，鳥語風鈴次第催。怪道回船濕羅襪，嚴將軍墓踏青來。天寧寺在秀水縣治東北，後有嚴助墓。

和　韻

秀水陳忱用亶

車林禪宇白蓮開，魚版纔停午復催。坐久雙谿明夕照，布帆一半鵁湖來。

長水風荷葉葉香，斜塘慣宿野鴛鴦。郎舟愛向斜塘去，妾意終憐長水長。長水，秦時所鑿。斜塘，地名。

踠地垂楊絮未飄，蘭舟上巳祓除遥。射襄城北南風起，直到吴江第四橋。城北王江涇有射襄橋，俗譌爲「壽香橋」，即射襄城故址。

宣公橋南畫鼓撾，酒船風幔拄鴉叉。碧山銀盌勸郎醉，櫂入南湖秋月斜。陸宣公橋在城東。朱碧山，元時嘉禾銀工。宋聞人滋《南湖草堂記》：檇李澤國也，東南皆陂湖，而南湖尤大。

木樨花落擣成泥，霜後新橙配作虀。猶恐夜深妨酒渴，教添玉乳御兒梨。御兒玉乳梨，見《漢書》注。

畫眉墨是沈珪丸，水滴蟾蜍硯未乾。休恨圖經山色少，與郎終日遠峰看。沈珪，禾人，善製墨，諺云「沈珪對膠，十年如石」。載何薳《春渚紀聞》。郡城四望無山，宋鄭毅夫《月波樓詩》「野色更無山隔斷」是也。

## 和韻

譚吉璁

碧瓦珠光火一丸，緑楊絲挂綵幡乾。泥孩縱説鄜延好，不及曹王廟上看。

三姑廟南豆葉黄，馬王塘北稻花香。秋衣薄處宜思妾，春酒熟時須餉郎。三姑事見《括異志》，今長水有廟，馬王塘在其北。

小婦春風樓下眠，與論家計最堪憐。勸移百福坊南住，多買千金圩上田。石門有春風樓，錢塘應才爲嘉興學正，婢曰陸小蓮，百福坊人。貝瓊元末避地千金圩。

小舫中流播燕梢，一螺青水練塘坳。隨郎盡日鹽官去，莫漫將儂半邏拋。「燕梢」，小船名。長水東有練浦。「一螺青」，浦水名。劉長卿詩「半邏鶯滿樹」，今譌爲「半路」。

鎗金硯匣衍波牋，日坐春風小閣前。鏤管簪花書小字，把郎詩學魯訔編。鎗，去聲。斜塘楊匯髹工鎗金鎗銀法，以黑漆爲地，鍼刻山水、樹石、花竹、翎毛、亭臺、屋宇、人物，調雌黄韶粉，以金銀箔傅之。見陶宗儀《輟耕録》。杜詩編年自禾人魯訔始。

雨近黄梅動浹旬，舟回顧渚鬬茶新。問郎紫筍誰家焙，莫是前溪讀曲人？

秋燈無燄剪刀停，冷露濃濃桂樹青。怕解羅衣種鸎粟，月明如水浸中庭。禾中産鸎粟，相傳八月十五夜，俾女郎解衣播種，則花倍緐。

繡綫圖存陸晃遥，唐家花鳥棘鍼描。只愁玉面無人畫，須是傳神盛子昭。陸晃，禾人，有《繡綫圖》，載《宣和畫譜》。唐希雅及孫宿皆善畫花鳥，墨作棘鍼。子昭，魏塘人，嘗畫崔鶯鶯像。

去郭西南桂樹林，五畝之園一半陰。笑插枝頭最深蕊，兩鬟如粟辟寒金。城西屠氏園有桂二本，垂蔭逾畝，每歲兩樹迭開，金蕊一枝。

榆錢陣陣麥纖纖，野菜花黄蜨易黏。記

送郎船溪水曲，平蕪一點甑山尖。甑山在桐鄉，今爲錢大理貢墓。

比翼鴛鴦舉櫂迴，雙飛蝴蝶遇風開。生憎湖上鸕鷀鳥，百遍魚梁曬翅來。鸕鷀湖，在海鹽縣西南。

龍香小柄琵琶彎，切玉璁瓏約指環。試按花深深一曲，海棠開後望郎還。南宋太學服膺齋上舍鄭文，秀州人，妻孫氏寄《秦樓月》詞，一時傳播，酒樓伎館皆歌之，載《古杭雜記》。「花深深」、「海棠開後」，詞中語也。「琵」字唐人多作仄音讀。

酒市茶寮總看場，金風亭子入春涼。俊游改作烏篷小，蔡十郎橋低不妨。晏殊《類要》：嘉興縣有金風亭；蔡十郎橋，載《至元嘉禾志》。

落花三月葬西施，寂寞城隅范蠡祠。水底盡傳螺五色，湖邊空挂網千絲。城西南金銘寺有范蠡祠，舊并塑西子像。湖中產螺，皆五色。

蘇小墓前秋草平，蘇小墓上秋瓜生。同心綰結不知處，日暮野塘空水聲。唐徐凝《嘉興逢寒食》詩「惟有縣前蘇小墓」，王禹偁詩「縣前蘇小有荒墳」。今縣南有賢倡巷。

和韻 譚吉璁

參旗橫照郡樓平，塔火初沉漁火生。郭外城中十三寺，一時落月盡鐘聲。

風檣水檻盡飛花，一曲春波瀲灩斜。北斗闌干郎記取，七星橋下是兒家。「春波」、「七星」，二橋名。

天星湖口好花枝，便過三春采未遲。蝴蜨雙飛如可遂，教郎乞夢冷仙祠。天星湖，在嘉興縣治東，湖北有協律郎冷謙祠，禱夢者有奇驗。

江樓人日酒初濃，一一紅妝水面逢。不待上元燈火夜，徐王廟下鼓鼕鼕。徐王廟在府

城東北，每歲人日、穀日，挐舟擊鼓，士女往觀。

河頭時有浣衣人，處處春流漾白蘋。橋下輕舟來往疾，南經娱老北蹲賓。娱老橋在城南，蹲賓橋在府治西。

芳草城隅綠映衫，鳳池坊北好抽帆。徐恬舊宅芹泥煖，過雨斜陽燕子銜。鳳池坊，婁機故宅，今郡學之前。徐恬宅，見陸廣微《吴地記》。

秋涇極望水平隄，歷歷杉青古閘西。夜半嘔啞柔櫓撥，亭前燈火落帆齊。秋涇橋在城北；杉青，閘名；落帆，亭名。

和韻　譚吉璁

青鵁白鷺浴湖隄，飛向羅潭廟口西。竹傘椶鞵塵不到，秋風且看稻花齊。



屋上鳩鳴穀雨開，橫塘游女蕩舟回。桃花落後蠶齊浴，竹筍抽時燕便來。橫塘在城東。俗名筍之早者曰「燕來」。

漏澤寺西估客多，樓前官道後官河。正值喧闐日中市，楊花小伎抱箏過。吴船女郎入市唱曲，號「唱楊花」。

五月新絲滿市廛，繅車鳴徹斗門邊。沿流直下羔羊堰，雙櫓迎來販客船。羔羊堰在石門縣，斗門在石門北。

魚梁沙淺鷺争淘，處處村田響桔槔。一夜城西苕水下，酒船直並小樓高。

和韻　譚吉璁

槐葉青時和冷淘，槐葉濃時轉桔槔。槐葉黄時香稻熟，登場禾稼比牆高。

九里橋西落照銜，櫻桃初熟鳥争鴿。須知美酒烏程到，遥見新塍一片帆。宋曾魯公監秀州新塍酒税，今作「新城」，誤。

馬場漁溆幾沙汀，宿雨初消樹更青。最好南園叢桂發，畫橈長泊煮茶亭。彪湖，一名馬場湖，宋潘師旦以南塢、漁溆水十一處會於春波門外，建會景亭。「南園」，余叔宜春令别業，有桂樹四本，高俱五丈。蘇子瞻煮茶亭在水北。

青粉牆低望裹遥，紅泥亭子柳千條。郎船但逐東流水，西麗橋來北麗橋。

伍胥山頭花滿林，石佛寺下水深深。妾似胥山長在眼，郎如石佛本無心。胥山在城東十八里；石佛寺，唐刹。

花船新造水中央，曉發當湖泝漢塘。聽盡鐘聲十八里，平林小市入新坊。甪里東爲漢魏二塘。德藏寺鐘初成，工戒以勿擊，俟行百里擊之。工行至新坊十八里，遽擊之，由是不能遠聞。載《括異志》。

蒲山草與薺山齊，溆浦潮來乍浦西。白沃廟南看白馬，巫言風雨夜長嘶。蒲山、菜薺山俱在平湖。白沃廟，祀漢史君。

綠煙初洗兔華秋，片片魚雲静不流。山月池邊看未足，移船買酒弄珠樓。山月池在平湖德藏寺，城東有弄珠樓。

鸚鵡湖流碧幾灣，白龍湫水落陳山。游人秦小孃祠過，社鼓聲邊醉酒還。鸚鵡湖即柘湖，陳山上有白龍湫，見《括異志》。秦小孃，晉時人，祠在平湖縣東南二十里。

阿儂家住秦溪頭，日長愛櫂横湖舟。霅雲寺東花已放，義婦堰南春可遊。横湖、霅雲寺俱在半邏東。義婦堰，漢許昇妻吕榮冢，死黄巾之難，縻府君斂錢葬之，今譌爲吕蒙冢。

巫子峰晴返景開，傳聞秦女葬山隈。閒聽野老沙中語，曾有毛民海上來。樂資《九州志》：鹽官縣有秦駐山，始皇遥此美人死，葬於山下。山之東，海口有巫子山，《水經注》：光熙元年，有毛民三人集於縣。蓋汎於風也。

橫浦東連白塔雲，下方鐘鼓落潮聞。結成海氣樓相似，煮就吳鹽雪不分。白塔山在海中，鹽官亦有蜃市。

勸郎莫飲黃支犀，勸郎莫聽花冠雞。聞琴橋東海月上，烏夜村邊烏未啼。聞琴橋在海鹽城東。烏夜村，何準宅舊址。

和韻　譚吉璁

三條玉帶兩條犀，爭訪金雞夢白雞。高冢纍纍羊虎盡，塘南塘北亂烏啼。

鷹窠絶頂海風晴，烏兔秋殘夜並生。鐵鎖石塘三百里，驚濤齧盡寄奴城。鷹窠頂在澉浦山椒，每十月朔，日月並出海中。晉安帝隆安五年，孫恩犯海鹽，劉裕拒之，築城於海鹽故治。

招寶塘傾水淺深，會骸山古冢銷沉。都緣世上錢神貴，地下劉伶改姓金。招寶塘在海鹽西南，《九州要記》：古有金牛入山，皋伯通兄弟鑿山取牛，山崩，二人同死穴中，因曰會骸山。郡有劉伶墓，土人避錢鏐諱，改呼金伶墓。

曲律崑山最後時，海鹽高調教坊知。至今十棒元宵鼓，絶倒梨園弟子師。

春絹秋羅軟勝綈，折枝花小樣爭傳。舟移濮九孃橋宿，夜半鳴梭攪客眠。濮院，元濮樂閒所居，濮九孃橋在焉。

郎牽百丈上官塘，客倚篷窗晚飯香。黃口近前休賣眼，船頭已入語兒鄉。

輕船三板過南亭，蠶女提籠兩岸經。曲罷殘陽人不見，陰陰桑柘石門青。崇德，古南亭；石門，春秋時吳壘石以拒越。

和韻　譚吉璁

宅西猾石舊名亭，曾侍先人說五經。

夢想故園猶在眼，椶櫚一樹假山青。

走馬岡長夕照中，塘連沙渚路西東。不知吴會誰分地，生遍茱萸一色紅。走馬岡在石門永新鄉，地有官窯，相傳吴越分疆處。語兒中涇一名沙渚塘。《吴會分地紀》，書名，見《太平御覽》。吴茱萸，禾郡土産。

移家只合甓川居，釀就新槳雪不如。留客最憐鄉味好，屠墳秋鳥馬嗥魚。閩人卓成大，元末僑居甓川馬嗥城，殆即《水經注》所云馬睪城也。魚可爲腊。

郎家湖北妾湖南，兩槳緣流路舊諳。却似釣鼇磯畔鷺，往來涼月影毿毿。釣鼇磯在南湖中，龔太守勉所築。

野王臺廢只空墩，翁子墳荒有墓門。舍宅尚傳裴相國，移家曾住趙王孫。白蓮寺隔水有顧野王讀書臺址。朱買臣墓在甪里街北。真如寺，相傳裴休宅。趙王孫謂孟堅，也居廣陳里。

秋晚東林落木疎，白蓮僧寺水中居。昏鐘不隔漁莊火，古殿猶存日本書。白蓮寺即東林施水院，漁莊在其北，寺壁有日本國人題名二處。

蘄王戰艦已無蹤，婁相高墳啓舊封。曾見朋游南渡日，北山堂外九株松。縣東三十里一冢甚高，傳是婁機墓，中有石室，爲盜所發。北山草堂沈氏宅，其石壘自南宋。

仲圭舊里足淹徊，曲徑横橋一水隈。小榼春風誰酹酒，佛香長和墓門梅。吴鎮墓在嘉善縣治北梅花菴。

懷蘇亭子草成蹊，六鶴空堂舊蹟迷。惟有清香樓上月，夜深長照子城西。懷蘇亭在府治。六鶴堂，宋知州鄧根建。府廨有清香樓，見《異聞總録》。子城載《閒窗括異志》，今日爲子牆脚。❶

稗花楓葉宋坡湖，路轉潮鳴山翠無。百里鹽田相望白，至今人説小長蘆。宋坡湖即貢湖，《吴郡記》：海濱廣斥，鹽田相望。檇李舊號小長蘆，見

❶「日」，原作「月」，據四庫本改。

周必大《吴郡諸山録》。

桑邊禾黍水重圍，時有秋蟲上客衣。三過堂東開夕照，滿村黄葉一僧歸。三過堂，蘇子瞻遺跡。黄葉菴，釋智舷所築。

百花莊口水沄沄，中是吾家太傅墳。當暑黄鸝鳴灌木，經冬紅葉映斜曛。百花莊在城北十五里，先文恪公賜塋在焉。

鴨觜小船淺水通，荻花門巷蕭蕭風。荆南豫北鬭新釀，不比吾鄉清若空。「清若空」，亦秀州酒名，見《武林遺事》。

秋水尋常没釣磯，秋林隨意敞柴扉。八月田中黄雀啅，九月盤中黄雀肥。黄雀味甚腴，産陶莊馬疃。

和　韻　譚吉璁

菜花涇上半漁磯，薝蔔林中盡竹扉。寒水看同春水闊，高田比似下田肥。

江市魚同海市鮮，南湖菱勝北湖偏。四更枕上歌聲起，泊遍冬瓜堰外船。唐張祐曾領嘉興冬瓜堰税。

妾家城南望虎墩，郎家城北白牛村。白牛不見郎騎至，望虎何由過郭門。陳舜俞居秀州，嘗跨白牛往來，自號「白牛居士」。

百步橋南解纜初，香醪五木隔年儲。不須合路尋魚鮓，但向分湖問蟹胥。去郡城東北三里有百步橋，馬永卿《嬾真子》：「蘇秀道中有地名五木，出佳酒。」陸游日記：「合路賣鮓者甚衆。」《一統志》：「分湖産蟹。」

石尤風急駐蘇灣，逢著鄰船販橘還。祇道夜過平望驛，不知朝發洞庭山。蘇灣近吴江境上，陳舜俞墓在焉。

父老禾興舊館前，香杭熟後話豐年。樓頭沽酒樓外泊，半是江淮販米船。望雲門北舊

有禾興館。唐李瀚《嘉興屯田政績記》：「嘉禾一穰，江淮爲之康；嘉禾一歉，江淮爲之儉。」

茅屋東谿興可乘，竹籬隨意挂魚罾。三冬雪壓千年樹，四月花繁百尺藤。「東谿」，從叔子蓉別業。

舍南舍北遶春流，花外初鶯囀未休。畢竟林塘輪角里，愛攜賓客醉山樓。山樓，從叔子葆所居，四方賓客至者，必集於此。

谿上梅花舍後開，市南新酒醱新醅。尋山近有殳基宅，看雪遙登顧況臺。余近移家長水之梅谿，殳山在其西，橫山在其南，皆可望見。顧況讀書臺在橫山頂。

和韻　譚吉璁

木樨開後菊花開，黃雀霜螯載酒醅。九日登高東塔寺，風沙終勝赫連臺。

歸人萬里望丘爲，白酒黃壺瓠作巵。來往櫂歌無不可，西溪東泖任吾之。丘爲郡人，王維送之詩云：「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里中黃元吉冶錫爲壺，極精緻。近日鄉人多用匏樽。西溪在府城西三里，鮑恂所居。東泖在平湖。

檻邊花外盡重湖，到處杯觴興不孤。安得家家尋畫手，谿堂遍寫讀書圖。黃子久有《由拳讀書圖》。

和韻　譚吉璁

櫂歌欸乃勝西湖，風景尊前調不孤。只少松陵朱處士，屏風八尺寫新圖。

百丈霞梯澗户扃，層崖依舊入天青。花源未有秦人住，屐齒曾同謝客經。殷地昏鐘催夜月，過橋春水續寒汀。精藍近結支纖侶，準擬松根煮茯苓。

### 送顧乃西還楓涇

客游五載莫凄然，元夕天涯我十年。爲羨王孫歸去路，岸花江草送吴船。

### 嚴侍郎招同吴明府山濤龔觀察佳育陳處士晉明高上舍層雲集吴氏園亭時公子曾槃在坐❶

八騶曉出郭門東，避暑閒園河朔同。山簡賓寮攜沼上，謝家裙屐滿亭中。微涼高

❶「在坐」，四庫本作「到任」。

## 旃蒙單閼

### 題畫竹二首

疎筠个个倚風輕，忽憶鄉園宿雨晴。三畝宅西桐樹北，此時新筍又應生。

雪禽未染唐希雅，怪石須添趙大年。興發欲尋潭柘寺，春流決決響山泉。燕京無竹，惟潭柘寺東院一林。

### 懷上方山二首

不到上方三歲久，茅茨長想結山隈。盡移細石教泉下，亂插繁花把徑開。倦客春深歸未得，故人書寄約重來。水筒雲碓安排易，只欠江南遶屋梅。

柳虛檐日，過雨新苗隔岸風。四坐傳杯那不醉，主人先已百分空。

### 贈吴明府山濤

詩人吾愛塞翁好，風格西陵別擅場。嗜酒肯淹千里駕，罷官爲起七歌堂。雲山畫出無前輩，暑雨燈殘話故鄉。甪里菜畦猶未賣，歸時休只戀餘杭。

### 潞河遥送湯駉南還四首

惜別無從倒玉壺，假裝遥發短亭孤。荆高舊侶分攜盡，燕市何人送酒徒？

青齊南下即扁舟，一片雲帆故國樓。此去向平婚娶了，明年五岳試同遊。

生計歸時且掩門，還憐舊業已無存。全家欲傍西溪住，最愛梅花第幾村？

竹垞三徑也蕭然，歸夢天涯又隔年。儻肯結鄰長水市，開門同對小池蓮。

### 懷鄉口號八首

甌舫西偏盡竹梧，紫微山石儘教鋪。兒孫鄉里堪娱日，不用千金買佛奴。甌舫，余齋名。元濮樂閒以中統鈔一千錠買歌兒汪佛奴。

先人舊宅北門棲，舍後斜陽塔影低。門逕傷心難再問，夢魂猶繞舊沙隄。

碧漪坊裏譚公宅，鴨脚清陰半畝餘。最憶兒時好兄弟，樹根同讀五車書。五經進士譚公宅在府治東北碧漪坊。舟石郡丞、左羽孝廉、孝山太守、次友典籍，及亡兄舍人夏士，皆讀書於是，余亦與焉。庭有鴨脚樹三本。

舊日園林半已荒，惟餘曲水繞芳塘。少年最憶春游好，曾向顔家看海棠。顔家園海棠花最盛，今已摧折。

墨林遺宅道南存，詞客留題尚在門。天籟圖書今已盡，紫茄白莧種諸孫。項處士元汴有天籟閣，蓄古書畫甲天下，其閣下有皇甫子循、屠緯真諸公題詩，尚存。

舊游俞繆日過從，三李銜杯興最濃。明月綠窗期沈約，白鹽赤米問周顒。憶右吉、天自、斯年、武曾、分虎、山子、青士也。

司農泉石向來耽，徐穉同遊飲必酣。夢想谿山真意好，戛天修竹水亭南。曹侍郎秋岳倦圃有谿山真意軒，徐穉指敬可也。

方外能詩數復公，結茅初地虎谿同。詞人寂寞宜過此，一舸月明湖水東。復公字文可，住初地菴，詩格最老。

曝書亭集卷第九

# 曝書亭集卷第十

## 古今詩九

秀水朱彝尊錫鬯

### 讀葉司城封嵩游草賦贈

客居通潞春復冬，有如飢鳥仍投籠。平生夢寐在五岳，垂老未覩嵩陽峰。峰頭玉女定笑我，那不控鶴鞭癡龍。瓊漿勿飲良可惜，白髮滿鏡徒愁容。葉君昔年宰登封，莓苔洗字尋石淙。霞梯高高八百丈，筍鞵踏遍青芙蓉。廬巖瀑飛一匹布，鐵梁峽偃千年松。仙人十六時相逢，閒吹鵝管向明月，有時髻插三花穠。漸川俞叟與君往來熟，言君愛奇恒未足。開筵爲蒸玉面貍，行藥曾騎雪色鹿。測景還登測景臺，逍遥宛在逍遥谷。偶然長嘯百里聞，每遇殘碑三日讀。不見囊中《金石編》，何殊《集古》歐陽録。崇文門西車轂擊，十里黃塵眯人目。下馬尋君道名姓，一笑情親爲鄉曲。投我嵩陽詠百篇，勝聽哀絲與豪竹。近來海内工詩格，新城王君最雄獨。一見君詩許絶倫，同調由來賞心速。君今司城名籍甚，栗果少年齊足蹋。入門廳事半栽花，插架圖書尚連屋。作吏如君良不俗。閒從巷北期王君，更許高齋醉醽醁。金箱圖畫恣卧遊，豈必盧鴻草堂宿。

## 春暮何少卿招同故鄉諸子集古藤花下送譚十一孝廉兄之舒州

古藤二本高刺檐，毵毶亂挂驪龍髯。主人築堂二十載，客到盡卷堂中簾。肥香徐來翠陰動，晴絲欲墮朱光炎。今年經過物候早，三月已見繁花黏。河豚未罷直沽市，牡丹定緑房山尖。春風不飲最可惜，急收筆架移書籤。相期鄉黨十數子，同時走送譚孝廉。一觴一詠少長集，脱略禮法無纖嫌。懸燈直教猛獨並，有酒但向深杯添。移時留髡盡送客，三人密坐清宵嚴。北城漏鼓聽漸數，下弦殘月光磨鐮。捉卧瓮人選新格，主猶鯨吸賓魚噞。人生離多合亦易，有淚肯對花前沾。舒州地勝山水兼，孤城皖口跳波漸。芙蓉之池泛永日，訟庭無事恒虛恬。鰣魚凝脂切黄玉，翠螺如畫圍蒼蒹。乃知下第去亦得絶勝，六街衣馬塵容黔。

## 題元張子正林亭秋曉圖同高層雲賦

一峰畫品最緻密，逾三百載流傳稀。今人摹仿目未睹，但取率略屏紆威。殘山剩水不數點，豈惟神異貌亦非。當時藝事許入室，華亭張中稱庶幾。即如此圖乃學井西王生筆，林亭曉色開熹微。焜黄老緑下掩百竿竹，是誰竹下結屋關荆扉。橋無一人行，樹無一鳥飛。斜川折溜凡幾轉，古寺突兀樓松圍。涼雲濛濛不可極，懸泉直下春林霏。人家磧歷更高處，水榭八九相因依。武陵桃花笑卑濕，兹山避地堪茹薇。當知作者意獨得，能使留題數子傳聲徽。客中三伏正苦熱，對此羽扇都停揮。安得天風扶我縹緲度

絶磴，與君攜手同振千仞岡頭衣。

## 贈鄭簠

金陵鄭簠隱作醫，八分入妙堪吾師。竭來賣藥長安市，諸公袞袞多莫知。伊余聞名二十載，今始邂逅嗟何遲。自從鴻都石經後，工者疎密無定姿。任城學官闕里廟，羅列不少漢人碑。簠也幽尋遍摹搨，羲娥星宿摭無遺。郃陽酸棗法尤備，心之所慕手輒追。黄初以來尚行草，此道不絶真如絲。開元君臣雖具體，邊幅漸整趨肥癡。寥寥知解八百禩，盡失古法成今斯。邇來孟津數王鐸，流傳恨少無人披。太原傅山最奇崛，魚頏鷹跱勢不羈。臨清周之恒，委曲也得宜。勾吴顧苓粤譚漢，暨歙程邃名相持。未若簠也下筆兼經奇，緜如煙雲飛欲去，屹如柱礎立不移。或如鳥驚墮羽翮，或如龍怒撑之而。箕張昴萃各異狀，屏幛大小從所施。平山堂成蜀岡湧，百里照耀連雲榱。工師斲扁一丈六，衆賓歎息相瞠眙。須臾望見簠來至，井水一斗研隃糜。由來能事在獨得，筆縱字大隨手爲。觀者但妒不敢訾，五加皮酒浮千鴟。我聞此事足快意，目雖未覩心已怡。安得留之數晨夕，醉時竊柎醒肩隨。盧溝橋北風已厲，子今南去生凌澌。驪駒在路留未得，歲聿其暮云誰思。鍾山草堂定好在，放溜且任吴中兒。華陽瘞鶴字刻露，鄧尉遺樹花參差。無錫城邊見嚴四，示我長歌一和之。

## 送顧瀛之沂州

官亭把袂惜離居，南指臨沂歲未除。行

過蒙陰山葉響，馬頭青壞雪消初。

## 壽何少卿元英

冷卿宴客已無錢，猶有南牀許醉眠。清鏡看來容四十，練裙書秃管三千。日邊初度春尤近，雪後今宵月最圓。弟子麴車來不少，相留判飲到新年。

## 壽劉編修芳喆二首

金錢衮衮考堂輸，今日通階昨日殊。誰似編修甘寂寞，七年不向集賢趨。

人日梅花一月前，騷人初度棗弧懸。蕭然賦雪攜群從，絕勝徵歌玳瑁筵。

强圉大荒落

## 河豚歌

天津之水連北溟，七十二沽漩迴汀。漁師乘春漾極浦，艕舸葉葉輕於萍。河豚此時舉網得，活束小大同賦形。賣不直錢棄可惜，堆置更比凡魚腥。南人見之莞爾笑，是物足勝通侯鯖。葦蒲束取十百輩，馬馱車載兼手拎。晨興主人食指動，忽覩兩縛陳吾庭。客來疾呼莫莫莫，亟當投畀煩丁寧。食熊者肥食蛙瘦，豆令人重榆則瞑。彼猶無傷此獨甚，犯之不異衝鈴釘。主人語客且安坐，吾言物理君試聽。人生一死各有候，韭英棗華木葉零。即如飲啄亦分定，鼎腹豈必堅關扃。雖云甘脆腐腸藥，不聞茹藿長延

齡。兹魚信毒種乃別，腰胸有法食有經。或如燕子尾涎涎，或如束帶腰黄鞓。今之饋者皆不爾，安用荷鍤蘊丘冥。抉精刮膜漉出血，如鼈去醜魚乙丁。磨刀霍霍切作片，井華水沃雙銅鉼。薑芽調辛橄欖醉，荻筍抽白蔞蒿青。日長風和竈觚凈，纖塵不到晴窗櫺。重羅之麪生醬和，凝視滓汁仍清泠。吾生年命匪在卯，奚爲舌縮箸躅停。西施乳滑恣教齧，索郎酒釅未願醒。入脣美味縱快意，累客坐久心方寧。起看牆東杏花放，橫參七點昏中星。

**送董孝廉**愷**游五臺**

軍都關外朔雲屯，過盡龍堆入雁門。一路金光瑶草色，青天直上五峰尊。

**兕觥歌** 觥爲許文穆公餞趙太史定宇物，爲何少卿賦

覆玉盌，屏香螺，徹銀鑿落金叵羅。黄支之犀塵盡辟，主人持觥客前席。請看觥上銘，爲君陳夙昔。定陵沖年資相臣，元老奪情衆怒嗔。朝陽一鳳午門伏，折檻寧辭逆鱗觸。歸時餞者滿都亭，珍重臨岐許文穆。神羊一角詎有雙，流傳既久歸婁江。張公以之遺弟子，敢諫吾公趙公似。更兼愛客無倦容，平原十日恒過從。朝衣典盡且不顧，快意但寫凫花濃。我浮此觥亦已數，尊前豈惜狂歌重。吾公邇年徙卿寺，西掖南牀誰鶚視。漢殿今無白獸尊，滿飲黄流莫輕寘。

**周郎中自閩回賦贈二首**

萬里孤臣去，三年别館囚。遥憐天北

望，不異海西頭。曲罷紅薔老，園荒紫蓼秋。空堂今夜獨，誰分話離愁？

入夜羝同宿，經秋雁不飛。歸迎雙眼淚，去陷幾重圍。攬鏡顔都改，趨庭計已非。辛勤完節意，冬月尚絺衣。

**同里李符游於滇遇碧雞山道士謂曰子前身廬山行脚僧也後十年當仍歸廬山符乃畫廬山行脚圖俾予題詩二首**

畫裏分明廬岳僧，雲峰有約十年登。江湖到處勾留住，看爾入山能不能。

桃鄉一望水挼藍，擬結鄰居共釣潭。休信碧雞狂道士，閒抛老屋在花南。

**春浮閣**

春浮本佛樹，之子愛逃禪。小閣道南市，清流牐口泉。攤書官柳近，對酒女牆偏。盡笑張思曼，能牽岸上船。

**題董尚書墨蹟**

三真六草董尚書，北米東邢總不如。試誦容臺好詩句，一縑肯換百碑碟。

**彭城道中詠古二首**

舊社枌榆改，寒雲芒碭收。山風吹野火，飛度斬蛇溝。

博浪飛椎後，圯橋進履年。無人知偶語，況有素書傳。

**清流關**

清流關厜㕒，設險古來尚。細路緣秋毫，

石角竦殊狀。舍我一兩車，拄此九節杖。初行井臼中，俄出松果上。回睇衆山卑，連峰走頹浪。入關少礓礫，客意始蕭放。平岡響楓葉，斷壁偃花當。南滁暑未銷，西澗水新漲。眺遠懷昔人，儒衣謁戎帳。君臣既深契，一言判興喪。偏師越死地，於此蹶上將。遺跡雖已湮，過者心所嚮。山高而水清，獨立但悄悵。

### 題顧夫人畫蘭

眉樓人去筆牀空，往事西州説謝公。猶有秦淮芳草色，輕紈匀染夕陽紅。蘭名見金漳趙氏譜。

著雍敦牂

### 興化李先生清壽詩❶

世事有屈必有伸，吾思遜國忠節臣。詔書張目不肯草，何得復作叩頭人。一時史筆授曲學，壯夫氣短懦夫嗔。褒忠之典歲久闕，草野論議徒紛綸。棗園先生家海澨，早成進士官於鄞。掖垣竹埤歷八舍，抗疏豈憚批龍鱗。曾聞過江上封事，神人觀聽交歡忻。方黄鐵練名盡易，榜祠木末金川新。電光石火雖暫照，猶勝霿霧霾窮塵。傳之百世終不湮，先生用意良苦辛。邇來閉户三十載，著書更比當年勤。東京舊事孟元老，北盟新編徐夢莘。藏之名山自怡悦，使者徵索推蒲輪。先生穩卧南溪濱，白蕉之衫紫荷巾。三詔六聘催未起，衡門但與沙鷗親。年今八十能抱真，齒兒髮秀目緑筋。立譚古昔猶齗齗。玉堂才子念明發，四月正及懸弧辰。袖懷蟠桃五寸核，目送海鶴千里津。棗

❶ 此詩四庫本無。

園池水風漣淪，闌藥四照花如茵。五加皮酒粥面厚，鳴薑鱠鯉羅兼珍。烏衣不改王謝里，一門群從稱觴頻。古來傳經藉遺老，耆儒往往上壽臻。不見張蒼、伏勝暨轅固，博士江翁、杜子春。

**鄭州題壁**

積水漁村渡，新涼酒旆風。河間多姹女，若箇數錢工。

**得龔百朋嶺南書却寄**

別雁橫汾信去留，何時漂轉入端州？天邊消息初踰嶺，戰後江山獨上樓。草檄硯開鸜鵒潤，歸帆雲暝鷓鴣愁。回憐十載相逢地，晉府街東並馬遊。

**爲徐徵士題畫**

買斷西濛港，湖田二頃餘。應同尹都尉，暇便著農書。

**王尚書招同陸元輔鄧漢儀毛奇齡陳維崧周之道李良年諸徵士讌集怡園周覽亭閣之勝率賦六首**

北斗依城近，南陔選地偏。綵衣逢暇日，珠履託群賢。山擁牆初亞，林疎徑屢穿。身隨沙際鶴，飲啄到平泉。

石自吳人壘，梯懸漢棧牢。白榆星歷歷，蒼蘚路高高。宛得棲林趣，渾忘步屧勞。下山無定所，隨意各分曹。

澗白泉初徙，籬金菊未枯。夕曛含略彴，亂石點樗蒲。密坐千人許，迷途八陣俱。

不因爨煙細，何處覓行廚？

風磴雙亭外，疎藤蔓十尋。龍蛇寒自蟄，鳥雀暮長吟。待結千花墜，應同萬柳深。隔林催未起，獨坐想濃陰。

屧滿西南户，堂臨上下泂。落成凡幾日，勝引喜先陪。監史新圖格，壺觴舊醱醅。謝公能賭墅，會見捷書來。

小閣簷端起，虛窗樹杪憑。忽驚黃屋近，更繞翠微層。九日今年悔，諸公逸興能。尚書期可再，雪後轉須登。

## 題周恭肅公畫牛二首

白川畫龍兼畫牛，遶村急雨菰蒲秋。百年紙墨黯無色，雲氣溟濛猶未收。

牧童橫笛吹不得，背面却看溪上山。記得濫溪西去路，荻花楓葉淺沙灣。

## 沈烈女詩

吴趨沈氏女，許嫁黄小同。墨車雖未迎，媒妁言已通。黄童抱羸疾，十九年命終。沈女得凶問，淚落如泉江。布總箭笄髽，喪服治衣工。上樓不下樓，顦顇縣春冬。含辛桂枝蠹，食苦蓼葉蟲。父母勸之嫁，女恚經樓中。須臾救復活，自誓永不雙。獨居三十年，兵革俄乘墉。全家盡逃匿，女仍守樓窗。結我裳與衣，輟彼飧與饔。一笑歸黄壚，之死何從容。層層虎丘塔，下臨松柏桐。兩家謀合葬，龜筮咸相從。小字書新銘，白石沙磨礱。雙飛化蝴蝶，並蒂生芙蓉。春水鴨頭緑，秋草雞冠紅。花船恣來往，愛泊山西東。吾願游冶女，視此馬鬣封。

### 題腰鼓圖

細腰急捧鼓參撾，水調兼歌穆護沙。料得翻身誇絶技，只嫌插鬢少葵花。

### 丘漢陽壽詩二首

自從江漢櫂歸舟，雲壑棲遲三十秋。占得釣磯臨海嶼，至今八十轉風流。

圖經七十二福地，其二乃在東楚間。先生林居盋池近，長年不改芙蓉顏。

屠維協洽

### 元日同孫枝蔚毛奇齡陳維崧吳雯汪楫諸徵士喬萊舍人湯右曾上舍集曹舍人禾書齋遲李良年潘耒不至即席限韻二首

勝引期元日，虛齋東五經。客來衣半白，杯至眼俱青。密坐更番改，清詩次第聆。燭花高不落，嘶騎且迴停。

樂極修簫譜，觴行罷酒監。同聲歌郢曲，異味轉吳帆。東閣花須放，西山翠可鑱。還期共潘李，並馬試春衫。

### 古意投高舍人士奇

奕奕九成臺，泠泠五絃琴。威鳳刷其羽，歌舞樂帝心。朝儀靈沼上，夕息高梧陰。覽輝千仞餘，求友及遐深。爰居本海處，亦復辭煙潯。東門一戾止，游目嘉樹林。和風動閶闔，百鳥啁啾吟。獨無笙簧舌，臆對難爲音。主人軫物微，飼花若黃金。食之非不甘，愧莫報以琛。寄言鸞凰侶，釋此歸飛禽。

### 酬閻若璩

烈火燔帝竹，秦鏡忽以淪。番番濟南

叟，後死髦而勤。腹笥傳少女，齒落餘空齦。掌故潁川來，何繇聽其真。所怪張歐陽，疑義嘿不申。金絲魯宮響，科斗蟠輪囷。俄遭巫蠱發，竹簡迹久湮。梅生千載後，一一紛羅陳。其餘航頭字，捃摭亦有因。譬若完衣裳，安用重補紉。文從義艱晦，體殊絶蹤塵。孔書既咸在，謨誥恒鮮新。何不正今譌，去險歸温純。此義誠難知，疑者頗相循。閻生并州彦，徙宅清淮濱。昨年應詔至，旅食春明春。小心對縫掖，餘勇刺古人。示我一編書，其言狂且醇。諸家援王吴，百氏搜墨荀。幽室決窔奥，希音辨韶鈞。雖爲見者駭，猶勝徒呫呻。吾生嬾述作，老矣潸悲辛。君非漢井丹，經義何紛綸。況有紈扇詠，贈我情彌親。客子寓招提，不出動盈旬。春冰玉河裂，草暖波粼粼。紅杏舒繁條，翠嵐壓重闉。相期出郭游，西山恣迴巡。並馬騁劇談，九皇八八民。醒即坐松石，醉即卧花茵。

## 御試省耕詩二十韻

長樂虯鐘啓，端門羽仗排。良辰元巳近，暄景暮春佳。帝念勤民切，群情望幸皆。蘋風吹近遠，蘭澤洗氛霾。銜尾中流鷁，拳毛内廄騧。農輿霑雨露，俞騎束鞞靫。沙柳津亭岸，山松驛路牌。西疇一以望，東作此時偕。于耜分原上，提筐饁水涯。杏花殷似火，菖葉小於釵。巷静餳簫市，煙澄土銼柴。倉庚飛習習，布穀語喈喈。樂事紓乾顧，豐年協睿懷。歌時成夏諺，行處即堯階。帳殿開黄屋，人家遶翠厓。定知先稼穡，力爲減徭差。吉日宣王禱，空同軒后齋。星躔齊北拱，聲教已南諧。曲渚宜浮洛，芳尊迴勝淮。宸遊多悦豫，振旅入天街。

**送張大理**雲翼**省親皐蘭結婚作**

纔投縞紵慰臨岐，別酒翻慳雪後持。聽棘暫辭歸覲日，絃桐爲譜述昏詩。咸陽紫鳳秦臺迥，京兆青螺漢殿知。此去心懸清禁月，重逢應及柳如絲。

**爲姜**宸英**題畫**

潞水秋風上短槎，日湖南望水雲賒。空教天子知名字，不賦長楊賦白華。

**送施**鑒范**令什邡**

早綰銅章去，嚴程莫滯留。連雲仍舊棧，到日恰高秋。訟向泉邊聽，書從鳥外郵。母嫌山郭小，漢將此封侯。

**寄酬張五處士兄**彥之

五茸多富室，算緡苦煩拏。兄也雖屢空，家居能晏如。糠籺恒不飽，寄詩饒雁魚。何哉兔園冊，不鈔貨殖書。

**和田郎中**雯**移居韻**

道南道北書一車，田郎與我齊移家。月俸雖分五斗粟，相呼野性同麏麚。濁醪盈杯注淶水，暖湯濯足歌彭衙。風簾無額星炯碎，短牆縱葺仍夭斜。窗前喜有兩棗樹，凝想滿眼他時花。誦子山薑詩句爽，有若瞑坐翻金鴉。盤空硬語和未穩，月黑漏鼓鼕鼕撾。布衾不睡我亦爾，牽牛獨處嗤匏媧。

## 題李檢討澄中所藏明月蘆雁圖二首

吾家水閣傍江斜，風荻侵簷一丈花。連雁低飛渾不見，衹聽拍拍響圓沙。

遠岸風微宿雨殘，天邊忽湧爛銀盤。蘆河橋畔秋容好，比似南湖一曲看。

## 净業寺看荷花同嚴四檢討繩孫作

香刹緣隄轉，官橋信水流。緑雲千萬頃，不見采蓮舟。

## 李檢討澄中惠鮮鰒魚賦謝❶

海岱惟青州，水族不可算。有魚其名鰒，託命白石矸。孔如螺者九，體具蚌之半。浮沉信潮汐，出没昧昏旦。溪溪逐崩濤，汩汩臨駭岸。漁師三五輩，利刃挾新鍛。迎寒解衣褌，燎薪雜石炭。俄而投衝波，若勇士赴難。滑苔裹獱殼，自恃兩堅悍。彼石陷死地，嗟汝豈得竄。殺機伺巧發，一割乃中斷。黨附安可常，徒令見者歎。是物昔所珍，不數鴿鴞胖。彦回三十枚，曾鄙萬錢换。李君家諸城，古臺琅邪畔。封書敕官奴，鄉味來歲晏。荒途犯風雪，羸馬走顛汗。以之貽故人，腥涎尚未澣。疑有蠙珠存，無復朽索貫。饌法失嚴黿，食經忘馬琬。庖廚異羹臛，南北互譏讚。於焉出新意，滓汁藉糟灌。雜雜筠筐排，一一桂火煅。雖殊馬甲脆，足勝羊胃爛。觀頤匪自養，比鄰呼酒伴。饞扠了陶盤，不食真鈍漢。

❶「謝」，四庫本作「詩」。

## 送耿副使之官隴右

雙旌曉發動征塵，猶見黃花驛路新。樹屏莫辭朱圉遠，封侯須與玉關鄰。魚龍積水褰帷近，馬鹿晴山繞幕春。到日西堂留牘少，尺書須寄倦游人。

## 佛手柑二首

柰女環初脱，金仙露最甘。萬重來水市，一笑啓筠籃。味豈踰淮變，香仍隔歲含。回思珠海住，千樹嶺雲南。

宛是祇林得，宜從漢殿傳。浮江螺女外，置驛橘官先。白截鵝肪嫩，黄堆兔琖圓。尚嫌香氣遠，分傍枕函邊。

# 上章涒灘

## 平蜀詩十三章 并序

臣伏見皇上即阼以來，仁聲溥洽，凡在海外，重譯來格。邇者巴蜀負固，蕞爾叛寇，神人交憤。六師所向，何堅不摧。皇上先之以德化，未即咸劉。乃凶渠既殞，餘孽罔悛。天威赫怒，爰命虎臣，五道分軍，罙入其阻。日未浹旬，保寧成都，千里底定。正月丁巳，捷書上聞。誕集文武臣工，宣于闕下，僉曰：蜀寇之不靖，於今六稔。皇上休養民力，湛静不紱，金鏡在握，朗照萬里之遠，山川險易，瞭若掌中。廟算恢弘，指授方略。以師則武，以時則利，以將相則和調，用能不日成功。聖武布昭，遠邁隆古。臣以布衣，被蒙恩澤，拔置史館。粤稽曩昔，劉闢既擒，韓愈進《元和聖德詩》；明之平蜀，劉基亦作頌以獻。臣雖蒙滯，躬逢盛際，於以頌揚丕烈，其何敢後？乃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皇帝聖哲，靡遠勿瞻。南諧北燮，西被

東漸。蠢爾不庭，憑阻滇黔。爰踞巴蜀，以逞戈銛。

皇帝曰咨，元戎是敕。欲宣武功，誕敷文德。寇衆來挑，我堅壘壁。匪久其師，恤民之力。

民力既恤，士氣孔揚。我車我牛，我倉我箱。芻茭菽粟，在巘在岡。萬夫豫附，萬馬騰驤。

魁渠肆殄，梟謀日阻。帝曰可哉，命整雲旅。分鑣以馳，揚旌負羽。或搤其吭，或擊其膂。

赫赫奮威，師度七盤。既下葭萌，入閬中關。桓桓勇略，鳥道鈎援。緜井既收，遂復錦官。

如彼東瀛，用注螢爝。如彼衝風，用卷秋蘀。味雉斯經，窮獸乃縛。徹其幟竿，清我堠柝。

蜀之黃髮，植杖以遨。蜀之黃口，聯臂而謡。壺則有漿，簞則有醪。或徯于野，或迓于郊。

迺疆迺理，樘林棘路。爾宅爾田，輕爾傜賦。巴貢其牋，賨輸其布。棧谷梯山，千里褰泝。

捷書夜奏，徹於宸聽。午門斯啓，宣示臣工。小大稽首，蹈舞攸同。庭燎晳晳，光如日中。

我出我師，正月初吉。至於益部，曾不旬日。矯矯虎臣，殆罕其匹。帝心是嘉，首用遷秩。

人亦有言，師克在和。惟此成功，廟算實多。貳者勿族，降者勿苛。皇仁之溥，四國是吪。

井絡既平，坤垠式奠。蒙詔泮泂，載歸赤縣。皇帝神武，俾脩組練。亦有昆池，於

焉習戰。

聖有恒訓，儆戒無虞。凡百有位，職思其居。勿謂外寧，官守或渝。小臣作詩，以贊訏謨。

## 題李檢討枏梅花圖和韻

樂飲高齋勝，都亭不易哉。客從元夕暇，花擬故園開。未雨苺苔潤，衝寒雀豹來。若爲方法便，分乞小窗栽。

## 刺梅園餞別陸進游汝陽

刺梅園裏青松樹，笑我頻來竟白頭。避暑暫辭襬襶客，停杯又起別離愁。村煙斷續陽人聚，山色東西郟縣樓。餘事機雲時唱和，莫忘日下置輕郵。

## 題湯上舍自牧潛籟軒

香草芹城外，幽居虎峪隈。緇塵吹不到，白鳥有時來。萬籟入門寂，群花繞屋開。家僮聞剥啄，知得異書回。

## 七月晦日賜藕恭紀二首

宸遊西苑念詞曹，踏藕連船出鷺濤。白蒻金門教遍及，青泥玉井訝新淘。欲添素節秋迎閏，是歲閏八月。看漉花甎日漸高。賜果自來聞《曲禮》，不圖異數小臣叨。

分載筐輿路未賒，冰條玉筍浄無瑕。蒸來須實麐牙稻，雪後寧論虎掌瓜。故事繙書前代少，歸田對客異時誇。餘根試傍柯亭種，驗取薰風紅白花。

### 送慕主事榷關杭州

江漲橋邊路，星隨使者來。須知持國計，端藉軼倫才。書幌晴湖卷，茶檣夜火開。西谿春信早，誰並詠官梅。

### 題吳徵君雯詩卷二首❶

藉甚吳郎大雅材，賦詩不上柏梁臺。翻飛却似橫汾雁，幾度秋風上苑來。

三晉風騷雜僞真，遺山歿後更無人。把君行卷誰堪並，除是番禺屈大均。

### 送趙主事吉士榷關揚州

珠簾十里江都市，鐵鹿連船估客檣。持節自來星使重，算緡須比水衡强。橋邊揚子仍開驛，柳外平山舊有堂。到及梅花官閣綻，好攜賓從促飛觴。

### 贈別梅庚三首

宛陵才子數都官，似爾清詩和者難。猶記春游潭柘寺，下方點筆到層欄。

東田西曲我曾居，擬向茅山讀道書。此意沉吟三歲久，送君南去轉躊躇。

谿山重疊細泉分，畫手由來最軼群。輸與田郎團扇好，秋窗看寫敬亭雲。謂學使雯也。

### 奉酬相國馮夫子問病之作

月閏延秋序，樽空病酒徒。黃楊生易厄，烏几凭逾孤。夫子勝龍樹，奉錢資藥爐。

❶ 此詩四庫本僅有前一首。

清風兼有作，宛使蟄蟲蘇。

## 送十一叔還里即作豫章之遊二首

沙隄棘寺路依然，再到京華四十年。客裏鬢絲驚並老，愁中藥裹迭相憐。鯱篝尚記投賓轄，薑蔗都無負郭田。此去南湖仍暫住，未容高枕竹林眠。

大江西上總風湍，猶勝驚沙老據鞍。擬共故人登快閣，便浮小艇泝層灘。竹雞格磔雲根語，蘭草葱青鏡裏看。南道逢迎應不少，莫輕留滯等長安。

曝書亭集卷第十

# 曝書亭集卷第十一

## 古今詩十

### 重光作噩

#### 送陸參議光旭督儲江北兼訊龔方伯佳育金司臬鎮田學使雯

春盤細菜散觥籌，暇許招尋醉肯留。遲日最難花下別，輕塵恰向雨餘收。熟知官閣三山近，預想燈船五月遊。驂竹黃童應笑語，石城岳牧總風流。

#### 題李檢討澄中濯足圖

我昔左海遊，曾爲東武客。夕陽一騎人不知，馬耳晴峰照金碧。夢想青蓮五朵開，雩泉百折流瀠洄。當時濯足若逢爾，笥𦈡桐帽忘歸來。攜手日上超然臺。

#### 夏日瀛臺侍直紀事六首

暗水三橋出，明星萬户開。玉堂鈴索動，宣喚入瀛臺。

宿葦多於薺，涼沙白似冰。朧朧深樹裏，忽露九枝燈。

麗草雲根潤，風花烏下香。蓬萊今始到，真在水中央。

太液新蓮菂，金盤曲宴初。君恩念𤄃渴，先賜馬相如。

螭首濡毫罷，蛾眉散直歸。爐煙香未歇，荷氣復侵衣。

紫籞千花露，金塘萬柳條。牽罾容左史，徐度赤闌橋。

## 五月丙子侍宴保和殿恭紀二十四韻

柱下隨周史，琴邊聽舜歌。廟謨神策勝，荒服遠人過。葱嶺車書接，條支部落多。郵籤幾重譯，貢使百明駞。黃帕開封速，花甎視日趖。九賓齊脱劍，一士許鳴珂。乍橐螭頭筆，還衣鳳尾羅。逶迤緣幔閣，踧踖步鑾坡。天半聞清蹕，塵中隔絳河。班聯小侯近，禮異叔孫苛。粔籹官庖出，葡萄塞馬馱。壺冰淘紫苣，山菓裹瓊禾。割肉容臣朔，傾心到尉佗。上雲留麗曲，深雍舞鑾鞾。喜溢龍顏甚，衰慚鶴髮何。見知真特達，矢報尚蹉跎。懷核披香案，分酮太液波。自然蠲暍暑，直覺去沉疴。煙浄高城柳，風傳別殿荷。景猶長北至，序正秩南訛。帝治原無外，皇居信有那。萬方皆屬國，六詔敢橫戈。洱海兵將洗，苴蘭石可磨。宣功宜作頌，聖德邁元和。

## 題王舍人嗣槐西山游記三首

三年索米住長安，咫尺雲峰欲上難。讀罷高文但西笑，開簾試隔女牆看。

盧師説法已千霜，石上松猶四尺强。我亦曾尋二龍子，夕陰點筆在莓牆。

上方絶磴最嶄巖，花藥春叢静不芟。六聘山中三日住，輸君秉燭入空嵌。

## 臨淮口號

鮮鯽臨淮美，傳聞尺半强。祇供津吏

索，不放老夫嘗。

**秋杪同周**質**王**翬**李**符**龔**翔麟**邵**璸**舍弟**彝玠**從子**建子**游攝山是夕包**銘**曹**彥樞**適至際曉周覽山曲信宿乃還**翬**圖爲行看子各紀以詩予得四首**

一峰立如纖，衆峰韜陰霞。有時衆峰露，一一青蓮花。我來秋已深，白露零蒼葭。同調五六人，志在窮幽遐。出郭屏傔從，取徑入峆岈。高墳何王墓，但有麟辟邪。犬吠疎籬根，鳥棲枯樹椏。每因青谿曲，遂使略彴斜。山僧遠迎客，拄杖披袈裟。坐我青豆房，汲泉烹紫茶。

摵摵霜葉鳴，皎皎霜月白。豈期深山中，乃有不速客。將無御風行，吹落大小翮。手持竹如意，並坐萬古石。舉杯斟酌之，酒户笑連擘。東林鐘魚聲，相答永今夕。

凌晨取微徑，粟杖叩精廬。病葉脱鴨脚，斜門束林篨。秋盡澗泉涸，㕂窟徙潛狙。谿橋凡屢渡，徑草多未除。西上天開巖，縱觀石壁書。大江流舄下，日午風舒舒。急槳揮盧舟，有若逆水魚。不知躋絶頂，蒼茫復何如？

山游逾信宿，未能極深窈。我僕迎路隅，揭步出叢篠。比丘指雙松，紀年千歲少。何人植此樹，毋乃明僧紹？摩挲捨宅碑，風迹尚未杳。王郎妙山水，能事擅江表。試畫偕游朋，煙液信昏曉。經營殫意匠，改月庶能了。

**晚登燕子磯同周布衣**篔**柯舍人**崇樸**各賦三韻**

舞燕寒不出，危磯浄無塵。夕陽射亭

柱，遠渚移釣艑。應從長蘆畔，指點登高人。

## 魯太守超席上賦

海内詞流幾派分，盡誇皇甫士安文。太守作《今詞選》序。正愁縞帶交期晚，蚤有瑶華驛使聞。歸路亭皋飛木葉，放船薛澱冷湖雲。十年夢寐西堂燭，今日題襟得共君。

## 贈徐丈

石帆先生海嶽姿，盛年解組棲山茨。耕漁軒竹長千个，上下崦梅開幾枝。有客問年書亥字，閉門轟飲過申時。只今介雅多新句，好續金蘭舊日詩。

## 玄默閣茂

## 送徐中允秉義假還崑山六首

紫陌春晴匹馬歸，清江南下一帆飛。人生半百且適意，未見朝衫勝芰衣。

經義紛綸致異同，誰能閉户軟塵中。著書終讓名山好，輸與周南太史公。

舊侶荆高對酒頻，香螺畫榼五冬春。獨醒客去無堅坐，卧甕憑誰捉醉人。

石湖居士范成大，金粟山人顧阿瑛。歸向東吴無箇事，留賓題徧草堂名。

爛漫廚煙煮野蔬，菘根秋末韭春初。到家一事差堪惜，不食松江巨口魚。中允性不食魚。

渌波碧草望中遥，劉井柯亭轉寂寥。他日歸帆下吴苑，先攜竹杖訪平橋。

**送張劭之平遥**

彼汾沮洳吾舊遊，送爾匹馬逾徐溝。人行芳草碧於水，日出杏花紅滿樓。榼中酒味苦桑落，簾外鳥聲黄栗留。客居適意遠亦得，摇筆賦詩何所求。

**送孫編修卓使安南**

詞臣銜命自螭坳，親捧天書出漢郊。萬里驂鸞經北户，百夫騎象迓南交。蕉花紅壓桄榔杖，蘭葉青連翡翠巢。知有清文冰雪並，能令瘴雨洗黄茅。

**李檢討澄中紺園雜詠六首**

荷　陂

風過蓮葉香，日出釣船去。不聞雞犬聲，但有鵁鶄語。

柳　浪

斷岸緑楊齊，濃陰覆水低。東風吹太急，扶起過橋西。

緑　水　軒

軒中獨木几，檻外獨木橋。際夜沙月明，蘆荻風蕭蕭。

會　心　亭

雜卉秋尚開，淺莎晴可坐。於此獨寤言，浮榮等糠莝。

小徑升堂步屧偕，隄沙遥築避塵霾。歌翻驟雨新荷好，地比崇山峻嶺佳。露井有華滋藥甲，春衣無桁挂松釵。永和會後斯游最，禊飲蓬池未許儕。

### 送陳四處士晉明再入楚二首

燕山雪後送君行，茸帽駝裘馬上輕。一片晴川萬楊柳，春風重入武昌城。

官清幕府足棲遲，漢上題襟定有詩。鑿井便爲王粲宅，行歌隨處葛彊池。

### 沈詹尹荃崔少詹蔚林招同湯侍讀斌施侍講閏章潘檢討耒飲限燈字

九月秋陽氣尚蒸，晚來欲雨薄寒增。黄花插帽經三宿，白苧裁衣試幾層。小鳥飛翻簷外樹，微風升降酒邊燈。相期偶值趨朝列，澹淹春光過禁煙。

### 鏡香樓

吾里鏡香亭，君家鏡香樓。滿池鴛鴦浴，四面芙蓉秋。

### 松風臺

山月無片雲，夜半松風起。欲寫入瑶琴，風聲吹不已。

### 上巳萬柳堂讌集同諸君和相國馮夫子韻二首

不到閒園已隔年，緑楊高映女牆連。無妨並馬横橋渡，更許深杯曲水傳。徑仄易侵蘋葉小，日晴況有杏花妍。舞雩幸忝從游列，澹淹春光過禁煙。

暇，起問鼕鼕鼓未曾。

同　作時重陽後三日

潘　耒

西峰鎮日翠崚嶒，僂直無因得共登。九陌年華銀箭水，千秋心事玉壺冰。惟因緑酒親元亮，莫遣黄花笑季鷹。却憶升平多故事，醉騎官馬簇紅燈。

送查上舍昇之湖口

爾去彭湖口，香爐對客窗。潮痕灌嬰井，果否應潯江。

除日保和殿侍宴

珮結緋魚後，樽開白獸先。呈能勾樂隊，密坐潤爐煙。紫路頻除夕，青燈異往年。誰當頌椒會，猶侍聖人前。

昭陽大淵獻

元日賜宴太和門

垂衣逢盛際，輯玉盡來庭。白醖三光酒，青歸一葉蓂。新年恩較渥，昨日醉初醒。九奏鈞天曲，風飄次第聽。

十三日乾清宫賜宴

詔許宫門入，人隨陛戟移。江梅低壓帽，火樹密交枝。既醉盈觴酒，無疆萬壽詩。夢游真不到，今夕奉恩私。

**是夜賜内紵表二裏一**

元老傳天語，殊恩及侍臣。禮優加束紡，價重抵雙銀。笑答妻孥問，争尋剪尺頻。光風今歲早，春服最宜人。

**十五日保和殿侍食**

露草詩歌雅，雲天易象需。不圖大酺樂，獨許小臣俱。注盌茶膏滑，堆盤菜甲殊。歲除曾幾日，四度飫堯廚。

**是日再入保和殿侍宴**

乍賜晨餐出，仍容午宴陪。一夫馳秉翟，七校下傳杯。妙舞娑盤歇，華鐘取次催。分明衣上月，攜自九霄回。

**二十日召入南書房供奉**

本作漁樵侶，翻聯侍從臣。迂疎人事減，出入主恩頻。短袂紅塵少，晴窗緑字匀。願爲温室樹，相映上林春。

**恩賜禁中騎馬**

魚鑰千門啓，龍樓一道通。趨翔人不易，行步馬偏工。鞭拂宫鴉影，衣香苑柳風。薄遊思賤日，足繭萬山中。

**三十日上自南苑回賜所射兔**

壹發歌文囿，三驅入漢郊。乍肥淺草窟，宜入早春庖。賜向燈前出，歸從馬後捎。食經緐未得，方法試燔炰。

## 二月初二日賜居禁垣

講直華光殿，居移履道坊。經營倚將作，宛轉繞宮牆。對酒非無月，攤書亦有牀。承恩還自哂，報國衹文章。

## 駕幸五臺山恭紀三首

圖經曾識五臺名，想見雲從帳殿生。節物乍分春恰半，登臨最好雪初晴。林香紫鴿翻風上，月黑金蓮照地明。定有山靈呼萬歲，不徒龍象下方迎。

花宮高下繞臺懷，鐵鏁層層雁齒階。代郡雲山連朔郡，北街星斗劃南街。千夫試轉清涼石，二月如燔泰岱柴。望秩百王曾不到，天教宸藻首磨崖。

紫府仙居岳鎮同，削成大古想神功。地傳竺法蘭棲處，山入勾龍爽畫中。曲磴溪流頻度馬，晴雲舄下數歸鴻。省方豈爲尋沙界，特采天花壽兩宮。

## 駕自五臺回賜金蓮花

紫府蕃神草，金花近御牀。獻非緣鹿女，恩許載牙箱。一束叨殊數，千金補禁方。丁寧須什襲，或恐夜生光。

## 銀盤菇

細菌多無算，銀盤大一圍。未殊榆肉脆，更較樹雞肥。御墨題猶濕，嘉蔬物豈微。流傳文館記，盛事景龍稀。

## 賜紵紀事

上闌初日映簾犀，天語聽傳紫閣西。織

自珠宮加熨貼，擎來黄紙驗封題。折枝花訝臨風並，掉尾鯨看戲水齊。端綺入春恩再洽，稱詩彌媿在梁鵜。

## 賜御衣帽恭紀

鶴紋初啓尚衣封，藤帽朱絲自九重。日角乍辭宮樣穩，冰紈不散御香濃。玉堂掌故傳他日，清鏡衰顔話舊蹤。回憶滄江六年事，笋皮荷葉釣船縫。

## 醍醐飯

絶品醍醐飯，人間總不知。素餐臣節媿，推食主心慈。九鑿長腰米，兼金六寸匙。青精徒自滑，較此駐顔遲。

## 賜鰣魚

京口鰣魚尺半肥，黄梅小雨水平磯。無煩越網千絲結，早見燕山一騎飛。翠釜鳴薑纔敕進，玉河穿柳旋攜歸。鄉園縱與長干近，四月吳船販尚稀。

## 憎蠅

曉夢晨光裏，群飛户尚扃。慣能移白黑，非止慕羶腥。曲几思投筆，輕巾屢拂屏。北窗眠未穩，孤坐憶江亭。

## 憎鼠

尺二田間鼠，何來廣厦中。鬚看縛筆易，聲比數錢工。未肯賜三易，須知技五窮。

銜蟬如可聘，滅燭卧宵終。

## 送杜少宰臻視海閩粤二首

漢將樓船遠受降，重臣疆理到南邦。山程伐嶺復見嶺，水驛下瀧還上瀧。榕葉清陰交露輞，梅花疎影入吟窗。不知五色羅浮雀，玉節前頭日幾雙。

暫輟山公啓事書，周巡閩海自扶胥。廿年已失魚鹽利，百戰猶存蕩析餘。雁户沙邊尋舊宅，鮫人渡口趁新墟。恩言却似平淮後，相度來宣走傳車。

## 早秋西華潭

殘暑秋逾熾，涼風午乍催。微波蓮葉卷，新雨豆花開。宛轉通橋影，清泠傍水隈。夕陽山更好，金碧湧樓臺。

## 夜　起

銀浦懸宫月，金風動井榦。魚雲吹不去，虬箭滴初殘。木落南樓早，山連北口寒。秋來無别夢，夜夜望回鑾。

## 送宋僉事犖之官通潞四首

十里鶯花露輞前，慶豐牐水得漁船。莫嫌一出春明遠，猶是城東尺五天。

中盤曾聽佛樓鐘，按部重登紫蓋峰。料得使君吟興發，塞門百道走紅龍。

漁陽松繖寶坻魚，浭酒吴船味不如。更憶昔年移柳在，濃陰輸爾晝簾餘。

白馬銀鞍紫絡纓，引弓曾傍屬車行。爲郎未老單車出，射虎重過右北平。

### 次韻贈沈上舍

沈郎詩格珊瑚鈎，曾題八詠之高樓。著書應過習鑿齒，論事不數賈長頭。橋門鼓篋又三載，社酒治聾須幾秋。愛子齋居花滿眼，疎簾清簟坐銷愁。

### 題高侍讀江村圖二首

菊磵疎寮舊跡存，畫圖髣髴見江村。雙橋儘許通舟楫，他日柳陰來叩門。

杜甫南鄰有朱老，吾將徙宅問東家。水邊沙際閒田闊，添種鴨桃千樹花。

### 題畫羅漢

梅生小十六羅漢，筆力遠勝盧楞伽。我題此幅更奇絶，人影瘦於枯木查。

### 題雪中垂釣圖

九十九淀畿南水，五三六點塞北鴻。雪花溟濛濕柳絮，人影瑟縮枯蓮蓬。易酒淶酒村甕白，東家西家爐火紅。此時堅坐不歸去，一笑無乃天隨翁。

### 爲王祭酒士禛題畫册二首

滸山濼口水模糊，檉柳夭桃何處無。他日雪堂留客逕，不難疏鑿擬西湖。

寒江窠石早梅舒，此地仙居也不如。但恐瀑泉侵案濕，小窗催徙讀殘書。

### 法酒

敕自宮門下，香從内庫來。緑瓷雙甕

滿，黃紙一封開。燈火將除夜，屠蘇最後杯。沉吟主恩重，入手且先催。

### 官羊

考牧傳周雅，炰羔憶楚騷。肥應速諸父，瘦敢讓聯曹。家祭占丁巳，毛牀鉸圈牢。賜生臣必畜，詎忍授屠刀。《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齊民要術》：養羊法，三月毛牀動，則鉸之；五月毛牀將落，鉸取之；八月又鉸之。

### 鹿尾

東丹王子畫，移刺楚材詩。鹿尾漿，始見楚材集。尻截漿尤美，肴蒸味最奇。須停射工脯，不數果園貍。燒尾聞唐日，今朝宴亦宜。

### 梭魚

雉兔關東最，梭魚味更良。刺方青鯽少，鱠比玉鱸香。賜出春初早，攜歸尺半長。罟師題字在，魚鱗有字，識獲時係十月十日。寧分小臣嘗。

### 除日侍宴乾清宮夜歸賦

千門除日已春融，兩度椒盤侍禁中。坐聽鈞天仙樂後，起看珠斗上闌東。歸鞍笑逐三騣馬，守歲歡迎五尺童。不是雲漿浮鑿落，衰顏那傍燭花紅。

曝書亭集卷第十一

# 曝書亭集卷第十二

## 古今詩十一

閼逢困敦

### 元日南書房宴歸上復以肴果二席賜及家人恭紀

纔承曲讌侍仙闈，又撤瓊筵到北扉。歲酒更番移席勸，主恩一念感心微。比鄰漏下驚窺户，兒女燈前笑攬衣。閒向金坡説遺事，全家賜食古來稀。

### 自禁垣徙居宣武門外

詔許攜家具，書難定客蹤。誰憐春夢斷，猶聽隔城鐘。

### 送張先生巡撫山東二首

十二河山大小東，中丞持節鎮繁雄。循良久數張京兆，副相依然漢上公。井税蠲來青帝壤，屬車迎及素王宫。誰華秋色看逾好，秀澤單椒儼畫中。

泰雲堂上酒曾酣，種竹開亭徑舊諳。山湧高城雙戟外，池分新水七橋南。要知政簡無留牘，可許朋來賦盍簪。準擬春風陪杖屨，重游細酌澊泉甘。澊泉，予客濟南時所鑿。

## 同黃虞稷周在浚彭桂飲劉學正中柱齋

國子先生屋數椽，晴窗齊拓衍波牋。詩題史籀岐陽鼓，書載氾光湖水船。百罰深杯初度夜，十年舊雨一燈前。不嫌卧甕人來數，日日牀頭釀酒錢。

## 副相徐公庭中種蕉結實禹鴻臚爲作圖因題絶句三首

已愛清陰護緑紗，更看秋蕊綻靈芽。豐宜門外園官老，能得幾人逢此花。

日南曾記一叢叢，合薦冰盤荔子紅。誰料塵沙燕市滿，露珠涼綴小亭中。

十年青簡待封題，官燭長分太乙藜。正值閒庭花放日，便應焚稿禁園西。故事：國史編成，於西苑蕉園焚稿。

## 題汪贊善霦讀書秋樹根圖

千官仗下列蛾眉，東馬嚴徐獻賦時。安有斯人坐雲壑，披圖真笑虎頭癡。

## 同陸處士查上舍兄弟寓齋小集分韻得逢字

金水橋南楊柳，西華潭外芙蓉。衰年杯興未減，隔歲詞人又逢。爾汝何甥謝舅，飛揚季虎頭龍。夕曛戀客未落，留聽西林暮鐘。

## 送益都馮先生集萬柳堂次韻二首

十里沙堤萬樹楊，秋容猶未點新霜。小車稷下將歸日，上巳城東舊醉鄉。坐立部歌

聽總好，田園樂事話方長。千秋祖帳羸疎傅，録别樽前有和章。

白頭許賜冶源閒，青史難將諫録删。此去耕漁尋舊侶，且憑絲竹解離顔。開簾浴鳥階前水，過雨斜陽檻外山。他日從游期莫定，强留嘶騎玉河灣。

### 送張遠之桂林二首

濯枝新雨玉河隄，送客遥尋五筦西。自是驂鸞逐仙侶，緇塵不上錦障泥。

星郵南指伏波巖，路轉衡山九面帆。吟到相思江更好，緑榕樹底紫蕉衫。

### 題王叔楚墨竹爲家上舍載震賦

畫家畫竹專用墨，李波文同已難得。後來能事吴仲圭，横斜曲直無端倪。誰爲此圖王叔楚，意象豈必全師古。竹枝大者一尺强，其餘瑣細抽風篁。山泉泠泠走石罅，可惜無人坐銷夏。潛江主人購得之，索我點筆題新詩。吾家長水一茅屋，北垞南垞都是竹。每憶園林燒筍時，不戀樹雞及榆肉。海陵曹岳爲我畫作圖，藥爐茗椀書籤廚。年來松菊成榛蕪，對此臨風一惆悵，歸與歸與范蠡湖。

### 送馮遵祖宰平陸

著書獨有五亭好，作吏無如三晉閒。醉裏襄陵官甕酒，到來底柱郭門山。耕餘讓畔田千頃，吟對浮查水一灣。白雁年年度汾曲，相思煙月幾彎環。

## 送少詹王先生士禛代祀南海兼懷梁孝廉佩蘭屈處士大均陳處士恭尹❶

今年天子省方岳，詔祀四瀆封五山。屬車先行上日觀，使者分命辭星班。先生儲端乍遷秩，誕持龍節臨百蠻。維南有海祝融宅，沐浴日月神所寰。吾昔踰嶺謁祠下，嘔啞門啓金獸鐶。木棉陰濃畫壁冷，銅鼓雨漬苔花斑。模糊穹碑蝕歲月，夾侍祕怪殊鬟鬟。鬻帆欻忽颶母惡，珠宮貝闕罕得扳。布還反。先生到日陳祝冊，扶胥渡口黃木灣。雙崖斷若青玉玦，小海大海波漩澴。綾袍織成孔雀翠，綵旗飄颭芙蓉殷。神絃安歌合竽瑟，巫覡屢舞搖花鬘。牲肥酒香百靈悅，旋艫奮櫂渡無艱。乾坤端倪盡軒豁，鱷魚遠徙除陰姦。五羊仙城六榕寺，劉王花塢恣迴環。況有尉佗臺畔樓，晴闌百尺眺高閒。人家兩岸種紅豆，芳草一叢飛白鷴。荔支洲邊少黃葉，菖蒲澗曲多青菅。江蕉成林乳滴滴，山鳥挾子鳴喧喧。珠孃搖櫓蜒子唱，小舫亦足開襟顔。先生賦才媲群雅，得句豈獨驚愚孱。古來時巡必望秩，書有帝典頌有般。蚼蛉毛筆鸜鵒硯，輶軒所采誰能删。郵籤雖越一萬里，計程七月當來還。河冰未合日南至，蘆溝橋水流琤潺。四牡光華送行邁，車前騶唱難牽攀。最愁執手河梁人，歸時穩卧柴荊關。南園舊友儻無恙，尺書報我吳會間。

## 送周參軍在浚之官太原

橐客晉陽城，逢君館香界。群公方愛

❶ 此詩四庫本無。

士，列席邀旅話。君時一縫掖，血氣自矜邁。高坐噉堯肩，勇若舞陽噲。百壺恣傾倒，寸心無蔕介。此會二十年，平生意所快。川涂屢漂泊，第宅改湫隘。謀生術愈疎，汲古心匪懈。詩圖審正變，樂章別流派。博稽皇象碑，眈讀向平卦。以兹河漢才，金門足遷拜。一官趨幕府，諾仕吁可怪。衣垢馬足塵，氣短酒壚債。所幸山水區，轍跡舊曾届。琤琮難老泉，分流注蒲稗。中有長生蘋，葱青儼圖畫。峪藏千佛經，遺蹟久未壞。吾初見之喜，力欲抉幽砦。徙置叔虞祠，琳瑯等金薤。事惟慮始難，謀以蓄疑敗。風峪洞中有北齊天保時刻佛經石柱一百二十六。予客太原，謀于王方伯顯祚、曹副使溶，將啓而徙於晉祠，築亭貯之，有方使君持不可，乃止。好奇君過我，試往破天械。築亭古柏交，移石秋陽曬。廣搨九萬牋，流轉都市賣。即事良可傳，居卑莫深喟。行春狐突山，翫月鮑昭廨。適意亦由人，慎勿形神瘵。

## 送田少參雯之楚分韻得江字

前年白下君送我，臨當解纜拔柳樁。今年燕市我送君，西山積雪連崆峴。夕陽欲落猶未落，返景倒射紅油窗。人生會難別苦易，君又乘傳熊渠邦。川涂迢遞四千里，計程涉濟河淮江。翻飛蒼雁且莫致，攬環結珮何時雙？深杯當前宜縱飲，滿貯獸火傾羊羫。坐中曹貞吉謝重輝鬬奇句，掉險類舞都盧橦。譬諸宮商迭相奏，竽瑟椌楬紛琤摐。君亦録別留新詩，偏師一出長城降。古來文人志開濟，豈必翰墨驚冥舂。邇者七澤罷兵革，燒畬買犢齊耕稯。芻茭米粟待輸輓，筥籔稯秅爭牽扛。有時清暇集參佐，赤闌湖口浮艂

艭。雄風颯然蘋末至，怒濤直指臺根撞。武昌魚泔十千尾，宜城酒醞二百缸。維藩樹屏昔所重，快意不在張牙幢。吾今謫官一無事，思從楚客搴蘭茳。題襟漢上許酬和，他日抽帆偃畫杠。

## 送曹郡丞貞吉之官徽州

勝絶新安郡，高秋擁傳行。江流清見底，山色翠當楹。萬壑雲爲海，三都石作城。漆林分井社，松蓋辨陰晴。墨愛麋丸漬，茶先穀雨烹。由來風土美，見説訟庭清。之子齊東彦，才華鄴下并。詞源白石叟，詩法玉谿生。鳳沼趨晨久，鸞臺典籍榮。後來薪愈積，老去驥長鳴。豈厭承明出，遥思廏吏迎。名山謝康樂，隱吏許宣平。晚飯桃花米，春廚竹筍萌。麥光題素紙，龍尾滌金坑。暇有懷人作，知同惜别情。十年呼薊酒，雙調譜秦箏。忽漫登長道，沉吟數去程。跡猶淹旅食，心已定歸耕。七里嚴陵瀨，千秋鄂帥營。相尋試酬和，編筏采紅蘅。

## 贈别孟楷二首

老夫卧穩謝浮名，羅雀閒門少送迎。一事近來差快意，篋中詩得孟雲卿。

碧山學士王聖與，鑑曲詩人陸務觀。五百清詞纔過眼，最愁花外送歸鞍。

## 詠柿

纍纍八稜柿，託根西山陽。一株一畝陰，蟲鳥莫敢藏。烏稗秋迸實，赤葉新翻霜。團酥釀甘露，冰齒流寒漿。回憶三伏時，毒熱難周防。永日無片雲，焦煙起連岡。行人

經樹底，豈異冰壑涼。此時儻結子，瓜果安足方。奈何風淒其，摘來始盈筐。嗟爾生非時，難誇受命强。況值蟹胥肥，配爾慮見殃。憧憧往來人，掉臂不一嘗。空煩黄口兒，燈火市道傍。南鄰煨芋栗，北舍鳴椒薑。炎涼迭相代，斂退分所當。幸有林居人，愛之終勿忘。

## 題東浦學耕圖二首

上書空敝黑貂歸，賣賦年來計漸非。爭似爲農東浦畔，醉吟獨速舞蓑衣。

老我青緺嬾束腰，薄田枕水傍灣橋。明年準擬全家返，也買烏犍種楚苗。

## 題汪檢討楫乘風破浪圖

汪君才地何峥嶸，直與東馬嚴徐并。一朝銜命使絶域，瀕行封事上九閎。乞降御筆示海外，永使荒服輸其誠。僉曰不可帝曰可，濃墨大字摇光晶。

天子臨軒賜顔色，容臺諫院那得争。琅函錦題國門出，車前騶唱揚三旌。麒麟之袍繡織成，青絲絡馬雙盤纓，被以重罽紅猩猩。南浮江淮達閩越，長風五月沙雨晴。天妃廟前釃酒行，柁樓語笑潮已生。梅花洋東天水黑，但見日月星辰明。一夫危檣赤脚撑，捷如山木騰鼯鼪。百夫仰望目盡瞠，峭帆風飽弓在檠。又如張翼鷙鳥征，有時吟嘯訝鉼笙。千人同舟一心力，不比吴越交相傾。巨魚長似金背鯨，揚鬐前導莫敢攖。滿空霜禽飛且鳴，黄衣蝶翅方鸝庚。昏波忽拔虎蛟穴，静夜或睒驪龍睛。潮雞報曉鼉報更，三日竟指中山城。中山君長搓手迎，道旁張樂聲瑽琤。傾城士女堵牆立，筍皮笠重蕉衫

輕。叢筠夾岸煙梢平，佛桑花開白紫赬。日長使館坐無事，圍棋隔院聞楸枰。銀光砑紙百幅呈，詩篇或與沙門賡。愛君臨池用筆精，草書不減張伯英，八分遠過梁昇卿。宣尼新宮碑一丈，高文摹勒傍兩楹。更聞島中田少耕，賓筵日日羅香秔。佳酥之魚翠釜烹，香螺勸酒黏綠餳，模糊深椀山藷羹。遐陬風土正不惡，亦有花藥同揚荊。歸艎仍以鍼計程，往還七見蟾蜍盈。君來詣闕因陳情，請假讀禮旋書棚。却金復荷主恩賜，投牒翻來遷秩榮。憶昨送君秋氣清，纔逾一暑入帝京。金門咫尺我顛蹶，君乃萬里來蓬瀛。披圖雪浪看尚驚，眼花欲眩心怦怦，耳中髣髴波濤聲。粉精墨妙誰經營？恍疑博望星槎橫。我歌長句揮散卓，青雲敢附千秋名。

**題侯開國鳳阿山房圖三首**

四先生里讀書莊，彌也經營興不忘。張筆孫詩陸經義，孰居南北孰中央。謂張上舍雲章、孫孝廉致彌、陸徵君元輔。

吾家亦有三畝宅，千个篔簹兩樹桐。輸與勾吴歸客健，滿頭白髮帝城中。

練江風物最牽懷，藥布筠筒市滿街。他日堂成須報我，便拖竹杖覓吴鞵。

**沈上舍季友南還詩以送之**

有客辭我行，席帽白羅袷。自言不得意，歸當荷松鍤。小園柘湖湄，流水似清霅。離黄舞花梢，静綠照簾柙。青蒼風筠竿，紫茜露藥甲。都籃茶具列，月波酒槽壓。恒許二仲尋，寧嫌三徑狹。年豐鰕蜆賤，市遠漁

樵洽。櫂歌夜尚聞，香稻曉仍臿。暇便操土風，先民有遺劄。上舍輯檇李詩。樂郊續私語，雅製洵不乏。憶昨擔簦來，燕臺雪飛恰。高詠篋中詩，得句奇且法。燈火擁上元，酒人齊賞狎。陽春詎寡和，轟飲恣深呷。雅材一百五，珠檗藉爾歃。駢詞妙徐庾，經義析鄒夾。謂當搏扶搖，青雲在俄霎。豈意威鳳姿，先鳴讓鶬鴰。新霜危葉墮，遠渚羈鴻唼。別筵逾九日，寒水響五牐。竹節鞭乍持，萸房鬢猶插。倦游憐歸人，有若劍離匣。改歲誓言旋，比鄰數鵝鴨。

## 和韻題惠周惕紅豆書莊圖五首

離離紅豆映空亭，裊裊牽牛上短屏。最愛舍南風幔卷，高城不隔遠山青。

粥魚茶版近松門，夕照雙浮塔影存。一入畫圖看便好，城居僻似沈尤村。

全家擬泛酒城東，已分生涯釣叟同。他日招邀葑田北，一帆風飽似張弓。

群雅之材一百五，説詩匡鼎未應過。老夫也擬刪箋注，點墨研朱奈嬾何。

吴船歸及早梅春，净洗東華裋褐塵。我亦潞沙旋放溜，來尋北郭十詩人。

## 嘉禾篇頌張先生

康熙二十三年冬，天子將登日觀峰。十行詔下軫三農，薄徭放税寬租庸。南徐夫子小隊從，天廄賜馬繡纏鬉。先時水旱頻告凶，北達河泲東濰灘。晨炊不舉夜不舂，夫子下車憂忡忡。請發倉粟救鞠訩，鄉師爲粥吏佐饔。飢者得食皆歡悰，有如雁唼魚噞喁。土鼓賽社聲鼕鼕，服田力穡不敢慵。麷

麥既登穜稑穜，泠風時至甘雨濃。生我嘉穀黑白彤，一莖乃見抽三秱。露苗珠綴花惺忪，照以澹月涼溶溶。下有溝水鳴琤淙，耕夫饁婦齊動容。襁負稚子行蹷蛩，百年野老訝未逢。載筐及筥包以粽，來告節使獻九重。般般者獸宛宛龍，連理之木蟠枝松。玉芝紫脱青芙蓉，未若玆禾和氣鍾。靈苗驛驛芒茸茸，八月其穫崇如墉。輸之天庾惟正供，我聞樂事舒心胸。大賢美政孰比蹤，不貪爲寶民吏宗。主聖臣良時乃雍，五風十雨殊乾封。

## 簡宋觀察犖

今年燕臺數雨雪，雪晴九陌吹回風。欲鳴不鳴曷旦鳥，得過且過寒號蟲。茸裘已敝庫尚典，濁酒苦貴樽長空。故人念我儻分贈，薊門白炭盤山菘。

## 題陳履端詞稿

尺書頻寄慰衰遲，裙屐風流又一時。珠玉連篇歌乍闋，幺絃别譜小山詞。

## 題洪生對酒圖

酒庫京坊六度開，近無月奉市官醅。荆高舊侶多零落，賴爾南鄰日往來。

## 再題高學士江村圖二首

荒茅結屋短牆垣，不似金坡學士園。只合年年借儂住，漁竿漁網插溪門。

勾吴嚴四畫難得，比似菰村境復殊。想像江鄉宜有此，蛤蜊菰葉賀家湖。

## 爲畢大生題扇

今年十月尚暄和，雨後流泉響玉河。竹扇未應收畫篋，絮衣猶可著香羅。籬根細菊冬逾媚，砌下吟蟲夜轉多。那得滄洲載新酒，亭前捉卧甕人過。

## 雨過劉學正兼隱齋觀石鼓文拓本

今秋最多雨，陸嘉淑 昧谷藏烏蟾。彝尊 枉書丙丁帖，魏坤 果符甲子占。劉中柱 夙興愁霞頳，朱載震 餘溜消突黔。查慎行 折簡四門至，嘉淑 卜晝得所忺。彝尊 各各銜塗泥，坤 紛紛污韡襜。中柱 入門老莎滑，載震 遶屋細菊黏。慎行 焜黄已摵摵，嘉淑 晚翠方妾妾。彝尊 濕徑乍一取，坤 油雲俄重淹。中柱 側耳聽淅瀝，載震 深坐防濡霑。慎行 際此霾雺并，嘉淑 猶未霰雪兼。彝尊 臘釀清五加，坤 獸火紅半杴。中柱 安肅菜翦甲，載震 直沽蟹撐箝。慎行 海物羅瑣碎，嘉淑 山果咀酸甜。彝尊 捉卧甕人醉，坤 覬不速客添。中柱 中筵樂方畢，載震 主人發經奩。慎行 獵碣自陳倉，嘉淑 甲乙分排籤。彝尊 其辭儷雅頌，坤 其法妙鈎銛。中柱 選徒悉左右，載震 體物窮游潛。慎行 秀弓既云調，嘉淑 麋豕罔不殲。彝尊 君子爰逌樂，坤 籩豆充炰燖。中柱 詩疑吉甫作，載震 書命臣籀僉。慎行 車攻與吉日，嘉淑 比擬意交猒。彝尊 奈何馬鄭徒，坤 紛綸起詖譣。中柱 年殊成宣狩，載震 譜異姬嬴録。慎行 缺畫費呷嗄，嘉淑 密義煩顧瞻。彝尊 修藤蔓毵毶，坤 勁草萌勾尖。中柱 簪花女姚冶，載震 帶甲士凝嚴。慎行 作龍之而鱗，嘉淑 掀獲于思髯。彝尊 往在岐陽時，坤 曠野孰

窺覘。中柱 受辛相夜杵，載震 敲火磨霜鎌。愼行 宣和忽移致，嘉淑 皇慶乃覆苫。彝尊 切磋留太學，坤 愛惜蓋深檐。中柱 鈎金縱剜剔，載震 節角仍安恬。愼行 詛楚文久泐，嘉淑 亡秦碑或熸。彝尊 藉兹典刑存，坤 一字直一縑。中柱 述書誦古賦，載震 改席褰疎簾。愼行 車轄投亦得，嘉淑 接羅倒奚嫌。彝尊 吏暇笑兼隱，坤 官冷慵趨炎。中柱 有酒傾玉缾，載震 無酒指青帘。愼行 六街鼓鼕鼕，嘉淑 兩頭月纖纖。彝尊 欲行復被肘，坤 燭至還提槧。中柱 謂客毋庸歸，載震 險韻尚可拈。愼行

## 旃蒙赤奮若

### 秋涇行示吴秀才周瑾

秋涇水，上有落帆短亭子。渡頭横跨百尺橋，蟹舍漁村合成市。吴郎門對涇水流，花南有堂北有樓。吾來襆被過信宿，三日五日常淹留。泔魚倒臘甕，量酒傾新篘。君詩老蒼賦温麗，有才如此翻不第。蘆簾紙閣歴歲年，穉子蓬頭婦椎髻。婦爲吾妹子吾甥，薄田涇上粗可耕。埽除肯作一室計，汗漫寧爲千里行。相憐童穉情親早，旅食京華吾潦倒。昨者有客來武陽，傳説容顔君不老。人生六十猶未衰，樽前只合開懷抱。何況騷人届初度，燈火上元時最好。歌長歌，書草書，知君發函伸紙還軒渠。吾今妻子返里閭，明年歸乘觳觫車。君還秋涇定何日，相期近結比鄰居。

### 送王贊善掞視浙江學政二十韻

京國沙隄舊，婁江甲第臨。世家唐宰

相，經術漢儒林。早射匡時策，先鳴正始音。才華王轢謝，詩筆沈兼任。偶出辭温樹，重來翫薛禽。瑶山開四照，丹地拔千尋。朵殿新篸管，儲端每獻箴。詢謀公望最，眷顧主恩深。持節巡江介，觀風采會吟。色絲能辨石，爨火定收琴。洞壑包三九，道書：洞天福地在浙江，共二十有七。圖書足古今。湖光仙櫂疊，嵐翠戟門侵。紫筍茶教瀹，烏巾酒待斟。詞場輸藻鏡，交誼重苔岑。十載逢青眼，相於愜素心。別筵愁衮衮，嘶騎去駸駸。苑雪花猶積，官橋柳未陰。懷歸貪倚著，投分忘升沉。送送情何極，勞勞思不禁。還期承蓋處，鄉曲共題襟。

**社日二首**

幾日社公雨，芹泥香滿汀。生憎飛燕至，不放海東青。海東青畏燕子，見歐陽原功詞。

藥甲何曾碧，花枝亦未紅。治聾有方法，只恨酒錢空。

**柳巷杏花歌同嚴中允繩孫錢編修中諧作**

頻年住帝里，一山一水何曾經！有若蝸負殼，又若鳥翦翎。疾風揚沙卷花去，眼看春事如流星。邇來罷官居，肆意尋郊坰。朝從潞河還，犯卯酒未醒。晨過宋使君犖，留飲漫堂。雙橋東偏柳巷北，小寒食後微雨零。偕行者二子，各各駐輿丁。杏梢含苞猶未白，柳條踠地今漸青。晴絲冉冉香細細，卑枝嬝嬝高婷婷。村童灌畦愛看客，轆轤井架雙銅缾。種花此地已難得，那不更縛香茅亭。江鄉爾時春愈好，西神山下泉泠泠。閶門游人連臂出，筍車十里填支硎。只如南湖亦不

惡，桑鳩穀犬聲可聽。紫荷花草雜坐卧，燕來竹筍生蛉蝂。人生還家貧亦足，何苦晨夕勞其形！吾儕田廬況不遠，峭帆柔櫓凌迴汀。都籃兼攜茶酒具，悶拓小眼紅窗櫺。吴歈越吟相繼和，五日十日恣留停。念此令人反惆悵，夕陽四顧塵冥冥。

### 寄胡少參介祉

使君麗句過西崑，賦格詩圖許細論。轉粟年年先社燕，抽帆處處市河豚。吟看上客題襟滿，書想高齋插架存。辜負連船載滄酒，故人未得下津門。

### 送陳舍人大章歸黃岡

君姿玉山並，君詩白雪高。豈意采風人，力不及楚騷。策馬去京國，却佩腰間刀。深雍虎文韡，短後茶色袍。但愁別須臾，何用心鬱陶。素業在黃岡，潮田滿江皋。烏犍三百尾，種秫持作醪。暇搜耆舊文，筆禿猩猩毛。少年能著書，此事亦足豪。何時涉夏澳，共爾浮金舠。

### 贈耿都尉二首

承恩驂乘入明光，賜第仍居履道坊。日昃尚趨三殿直，月正恒捧萬年觴。長楸走馬先歸埒，小苑飛花近拂牆。自有囊中餐玉訣，無煩菊水餉南陽。

莢房竹葉勸深杯，月底簫聲次第催。才子不妨如意舞，酒徒拚倒接羅迴。開簾最愛亭前瀑，改席宜登樹杪臺。笑問琴山一青鶴，可能天際忽飛來。謂周郎中襄緒也。

## 納臘侍衛性德輓詩六首

驟聽黃雞唱，驚隨白馬來。百年嗟輟瑟，五日尚銜杯。泉下知安往，人間信可哀。退朝憐相國，封篋忍重開。

通籍題氊筆，承恩改鶡冠。射烏天一笑，走馬路千盤。禁直昏鐘入，廊餐午箭殘。傷心倚閭望，東第少歸鞍。

出塞同都護，論功過貳師。華堂屬纊日，絶域受降時。悽惻傳天語，艱難定月氏。斂魂猶未散，消息九京知。

屈指論交地，星終十二年。斯人不可作，知己更誰憐。翠漸深門柳，紅仍膩渚蓮。舊游存益少，悽斷小亭前。

主客披圖得，雲煙過眼諳。吟花成絶筆，聽雨罷深譚。畫裏韶顏在，樽前綺語耽。憑將腸斷句，流轉到江南。

別悔從前易，途傷此日窮。迴腸歌哭外，搔首寂寥中。迹埽孤生竹，枝摧半死桐。自今觀物化，不詆釋門空。

## 送姚先生巡撫全蜀二首

漢庭折檻舊知名，節使疇咨副相行。曲讌午辭珠鏡殿，單車春莅錦官城。山川想像王師入，父老扶攜益部迎。井絡坤維資重鎮，遥將籌策贊昇平。

清時文軌萬方同，將作經營五柞宮。雅雨黎風吟木客，芋田芸鼓輟巴童。亟須元老經綸及，不使遐陬杼軸空。天眷自來西顧切，昌言早爲達宸聰。

## 高處士兆方處士中德陳上舍治將歸過集古藤書屋同陸處士嘉淑魏上舍坤分韻賦長歌送別得要字

我攜家具海波寺，九月未槁青藤苗。夕陽倒景射樫柳，此時孤坐不自聊。故人遠別齊過我，謂言分手當來朝。或還東江陸瑁宅，或渡南浦江淹橋。龍眠一叟幡然回，斧柯無恙山中樵。金臺酒伴難悉數，隨意牽拂相招要。林衣滿地席帽脱，晝不絶筆書能超。吴船恰到麴車響，甕頭乍坼輕塵摇。匏樽屢空雁壺覆，豈必柴汝官哥窯。南中風物試細論，歸值稻米蒸長腰。披緜黄雀切玉鱠，差勝北地肥羊燒。我今已解腰下組，羸馬且免晨趨朝。夜如何其判促膝，秋窗須盡燭一條。人生合并苦不易，後會久速誰能料？明年吾亦掉頭去，石田茅屋恣逍遥。儻能訪我長水曲，相留浮白還炊彫。

## 重九後一日雨中集長椿寺

九日倏已過，姜宸英 濕雲漫四郊。森森長雨垂，彝尊 颯颯虚檐捎。病葉戀冷枝，梁佩蘭 驚烏盤空巢。晨興踐夙約，陸嘉淑 攬袂皆貧交。勝引雙樹林，魏坤 宛若深山坳。藤綰三秋蛇，張雲章 槐舞千歲蛟。赭柹迸露實，朱載震 金英坼霜苞。紅的的吴萸，陳曾蘙 碧叢叢秦艽。瓦溝竄鼯鼪，湯右曾 户網除蠨蛸。蘚深贔屓伏，查慎行 篆古蒲牢哮。粥魚晝浩浩，俞兆曾 牆雞午嘐嘐。光景欻明晦，宸英 眺覽窮橧樔。新酎緑滿斝，彝尊 晚菘黄充庖。豈意青豆房，佩蘭 俄頃羅嘉肴。鳴螿賸紫蟹，嘉淑 題餻餘彩貓。子鵝新韭

配，坤 鮮鯽枯荷包。已見雉膏登，雲章 況有兔首炰。分曹玉鈎射，載震 角力骰盤抛。急觴易沉頓，曾蘐 緩帶便爬抓。一飲動一石，右曾 載號或載呶。同聲倡者和，慎行 含意漆在膠。五言乍妥怗，兆曾 十手争傳鈔。雖乏韶濩音，宸英 肯使下里殽。合并洵匪易，彝尊 顧我中心恔。歸帆艤艕舠，佩蘭 别騎籠鞦鞘。邐迤陟荒岡，嘉淑 邪許搴長筊。免泣卞和璞，坤 且誅宋玉茅。草縛不借履，雲章 泉酌呺然匏。檳榔蕉椰荔，載震 都蔗菱菰茭。雞頭祖竹萌，曾蘐 翠羽官梅梢。熟知江鄉樂，右曾 莫厭潮田磽。招隱丘中琴，慎行 勵志賁上爻。豈必馬足塵，兆曾 逐逐營斗筲。宸英

## 送梁孝廉佩蘭還南海

合昏花開暑雨微，故人留君解驂騑。謂納臘侍衛性德也。合昏花謝故人死，燕市酒徒看漸稀。秋林卷蘀百卉腓，籬根細菊圓如璣。北風蕭蕭南雁飛，蟄蟲窮鳥相因依。此時欲别不忍别，馬行踡跼循郊圻。把杯勸君君莫揮，執手語君君莫違。男兒貧賤亦常事，故鄉得歸姑且歸。吾今捐珮也當去，免使同學翻攢譏。遠遊汗漫計亦得，他年訪爾白板扉。舊交陳恭尹屈大均況無恙，❶相與散策探林霏。盡脱苛禮消塵機，龍瀧下上濯我足，石樓小大振我衣。乳蕉子黄荔子緋，馬甲柱脆紅螺肥。榕陰一畝竹十圍，南園可以恣酬和，詩卷無人論是非。

## 古藤書屋再餞梁孝廉

露蘀倦末飄，雲鴻遠相引。彝尊 星埃

❶「陳屈」，四庫本作「雖少」。

感蓬勃，物候變淒緊。湯右曾 慅慅八達衢，有客駕翛軫。查慎行 僕夫在郊坰，稌黍被隰畛。梁佩蘭 梶車浮淪瀾，舍櫂度嶝嶙。彝尊 雷殷風息颶，海大魚見鱉。右曾 峽猨有時歸，南雪終不賈。慎行 九十月之交，六千里而近。佩蘭 懷居興雖洽，判袂情詎忍。彝尊 置酒青藤陰，入門走蛇蚓。右曾 颼颼涼颸動，灩灩纖月隱。慎行 山杯深窪匏，野蔌脆嚼菌。佩蘭 迎寒笳卷葉，戒夜鼓鳴篔。彝尊 譚鋒摧趫雄，詩械破詰窘。右曾 毫毛秋兔脱，墨光古香吮。慎行 臨當黯然別，且復莞爾哂。佩蘭 炎瘴舊所便，眠食勗惟謹。彝尊 行逢早梅埶，到及蟄蟲蠢。右曾 前期久莫忘，鄉夢今始準。慎行 穆如清風篇，袖以示均尹。❶ 佩蘭 謂屈大均、陳恭尹也。

## 寄周參軍在浚

初聞歇馬臺駘廟，近説看花狐突山。愛客易傾冬醖美，著書難得畫簾閒。加餐道遠彌相憶，倦旅秋深尚未還。風峪石經無恙否，何時徙置剔苔斑？

## 喜周質至

耆舊西吴大雅材，白頭纔一到金臺。最愁馬上乘船似，不道天邊犯雪來。酒盞四年方得共，燭花昨夜記曾開。郊扉晚計何時遂，十里殳山日往迴。

## 曹先生溶輓詩六十四韻

狥禄經時別，加餐萬里教。報書人未返，凶問客來譈。竟輟椅桐瑟，虛藏稷黍苞。

❶「均尹」，四庫本作「恭尹」，且無下「謂屈大均陳恭尹也」八字。

腸迴真似結，語咽不禁偣。投分懷衿契，忘年比漆膠。縱橫才不世，經緯學能包。壯日膺乾顧，亨衢協泰交。皇華在原隰，驄馬避鞭鞘。卿月青霄上，台星紫極梢。主恩中外重，物議愛憎殽。嶺外資分轄，雲中藉建鐃。軍興還轉餉，戰勝屢登轈。未覩勳書策，翻令祝代庖。清時卧安石，奇計老居鄛。種樹鄰初地，爲園傍樂郊。金陀坊最曲，錦帶水難淆。曲解偷聲譜，扉從問字敲。説《詩》窮五際，布《易》得三爻。東馬文無敵，南狐史共鈔。近游師東晳，高論折尸佼。昔歲投荒徼，芳筵恣叫呶。晴窗蟲蠟翦，晚飯鶻鵃炰。飲罷題連軸，譚深坐轉胞。硯憐鸜鴿潤，筆肯蚼蛉拋。小市船撑蜒，輕衣杼織鮫。荔支團火繖，蘭茁挂風髾。蝶翅仙裙曳，柑香佛手抓。潮來雞喔喔，日出鳥咬咬。震瓦長鳴颶，奔雷易激颮。離愁珠海闊，歸計石田磽。魚最憐鶩脰，泉常激虎跑。避兵居共井，穫稻澤分檪。舫爲蓴絲泊，廚看芡實鉋。閒尋百法寺，悶解五湖筊。楓岸拈紅葉，茶槍試緑筲。探梅熨斗柄，射鴨竹弓弰。纜繫蘇堤遠，壚逢卓女姣。過頭齊杖栗，婪尾數浮爮。池清移塞柳，花山後津仍逮，樽前意更怓。翠繞秦艽。擁被陶爲穴，炊粱釜擽箾。白榆貪食耳，黄鼠厭充肴。糖躁三沽蟹，餻黏九日貓。渾河流苦急，磧石面多皰。獵騎掀茸帽，筝人疊舞綃。停軒聽賽鼓，並轡指飛髇。畫壁重重拭，苔碑處處獶。迎寒吹觱篥，欲雪卷旃旓。我去重游薊，公歸亦渡洨。往來頻聚散，契闊少讙譊。小草無端出，冥鴻忽見罿。盡嫌中散癖，難免北山嘲。反教猱升木，那容鵲定巢。身猶依鳳闕，官久罷螭坳。閴寂門羅雀，淹留迹繫匏。正思耕作耦，何意影同泡。磨滅頻年札，淒涼一束茭。賦成

栖舍鵬，夢斷入懷蛟。遺草知盈篋，懸車定覆罞。空牀吟蟋蟀，暗牖網蠨蛸。籤帙無由借，人琴自此掊。茫茫千古恨，惙惙寸心恔。愧後兼金賻，惟將漬酒酘。平生知己淚，亟欲反衡茅。

### 送曾燦之南海

白髮遊燕舊酒人，椶鞵重踏六街塵。來辜鄧尉尋山約，到及長安卧雪旬。雁底雲帆鄉樹繞，馬頭星驛嶺梅春。南園詞客多無恙，暇日爭扶大雅輪。

### 徐公元文小像二首

緇塵十丈罨東華，快馬明駝轂觫車。誰似先生銷夏處，水亭風幔俯雲沙。

一編青竹萬蟫魚，東馬南狐總不如。官燭兩條人半臂，笑他紅杏宋尚書。

曝書亭集卷第十二

# 曝書亭集卷第十三

## 古今詩十二

柔兆攝提格

### 驄馬行送任御史玥視鹺長蘆

春明門東驄馬嘶，奚官新鑿碧玉蹄。紫茸鞦鞘錦障泥，使者衣繡行長隄。寒花露草煙萋萋，千樹萬樹楊柳低。津門此去三百里，來朝定指西沽西。長蘆鹽筴通青齊，君今乘驄按左海，章綬不殊還會稽。我歌驄馬行，君騎驄馬去。明年策馬來春明，應記今朝送行處。

### 送顧進士永年南歸

曲江游讌罷，轉眼一年春。此日書驢券，仍同下第人。

### 贈魏世傚

每憶金精天外峰，易堂書卷閟春冬。竹林舊侶嗟零落，喜見青雲阮仲容。

### 送周二之海陽

簷花對酒五蟾蜍，此去郵籤萬里餘。湖水東西仙令宅，帆檣來往海人墟。炎洲雨過香蕉子，夜枕潮迴徙鱷魚。後會竹林期莫定，相思天末意何如。

## 送劉郎中守思南

劉郎別我玉河灣，笑綰銅符領百蠻。千騎上頭殊不惡，峒花犵鳥滿溪山。

## 紫藤花下作

首夏花信終，月閏又開朔。彝尊 濕雲來遠岑，密雨溜斜桷。周篔 雖違登覽興，且喜氛垢濯。彝尊 軸簾納餘清，叩户尠重較。篔 甌香碾新團，滴古濡散卓。彝尊 虛齋憺無事，晚霽意蕭邈。篔 高蘿何年植，老榦惜崩剥。彝尊 杪春發新條，青翠纔一搦。篔 有如荔含苞，又若鳥破鷇。彝尊 籠陰忽蓋瓦，落格漸成幄。篔 五髻瓔珞垂，群玉玲瓏琢。彝尊 榮悴迭後先，土膏異豐确。篔 幽賞人未齊，暖游蜂已覺。彝尊 將尋絛鈴護，毋使雀豹啄。篔 寫生畫史爲，配饌食經學。彝尊 故鄉南湖南，風景別燕涿。篔 濃陰壓兩岸，虺蔓埽船角。彝尊 鷗鳧雜坐卧，鰕蜆恣撈捉。篔 何爲久滯淫，來往昧鳩鷽。彝尊 酒罷花亦殘，擁衾歸夢數。篔

## 送張嵋宰淄川

般陽城下記曾過，負郭分流左阜河。相送履舄仙令去，恣聽驂篠短童歌。簾衣晝靜花應滿，書帶春來草最多。暇坐西堂官燭夜，吟情可憶舊羊何。

往事沉吟十九年，潞沙津鼓解連船。河豚荻筍丁沽市，海燕芹泥趵突泉。岐路東西頻遠隔，故人意氣劇相憐。青藤絡格繁花紫，涼月紛紛話別筵。

### 遲湯上舍右曾不至

檉葉緑如織，藤花紫滿簷。望君君不至，惆悵下廳簾。

### 題王給事又旦過嶺詩集❶

郃陽王郎媕群雅，掖垣退食吟最工。關西作者僂指數，比於二李檢討因篤，明府念茲。誰趫雄。昨年使車踰嶺表，笙歌鹿鳴聽乍終。滿城象犀總不顧，迎潮直渡東官東。循州洞天福地兩，羅浮近與泉源通。晴峰四百三十二，一一捧出青蓮蓬。砂牀泥融坐啞虎，竹葉篆古書秋蟲。千年鹿跑草淺淺，五色雀舞花濛濛。盤游飯罷石樓去，群仙或請銘新宫。偕行況有屈道士大均，留題肯使莓牆空。此鄉寶玉人所羡，珠圓貝紫珊瑚紅。王郎歸裝乏長物，僅束詩卷藏髹筒。解船下瀧指湖口，餘興復入匡山中。僧房五百恣登歷，短筇輕屐隨樵童。三條石梁貫員闕，一匹瀑布拖長虹。王郎得句轉清越，墨花漬壁磨鉛銅。攜來都亭曾幾日，傳抄奚啻十數公。要知能事久服習，矢人之矢弓人弓。邇來詩格乖正始，學宋體製嗤唐風。江西宗派各流別，吾先無取黄涪翁。比聞王郎意亦爾，助我張目振凡聾。覽茲過嶺集百過，豈有瘢垢堪芟礱。往時屈道士游越，山行水汎酬和同。自從判袂廣武北，十載夢寐懸江楓。沖虚觀前斗壇在，可有鄧嶽留葛洪？投詩王郎并寄屈，惜無萬里南飛鴻。

### 題賈院判鉝畫荷二首

亭亭紅豔立清波，殺粉調鉛不在多。却

❶ 此詩四庫本無。

笑崔徐思憔悴，鷺鷥汀畔寫枯荷。

黄塵六月倦鳴鞭，苦憶中吴鴨觜船。夢入篷窗聽夜雨，半江風葉枕函邊。

## 竹爐聯句 并序

錫山聽松菴僧人性海製竹火爐，王舍人過而愛之，爲作山水横幅，并題以詩。歲久爐壞，盛太常因而更製，流傳都下，群公多爲吟詠。圖既失，詩猶散見於西涯、篁墩諸老集中。梁汾典籍仿其遺式製爐，恒歎息舊圖不可復得。及來京師，忽見之容若侍衛所，容若遂以贈焉。未幾，容若逝矣。丙寅之秋，梁汾攜爐及卷過予海波寺寓，適西溟、青士、愷似三子亦至，坐青藤下，燒爐試武夷茶，相與聯句，成四十韻。明年，梁汾將歸，用書於册，以示好事之君子。

西神峰連延，龍角汍泉歕。孫致彌 桑苧次水經，第較中泠遜。姜宸英 山僧寡營役，谷飲遂夙願。朱彝尊 跏趺長松根，風來耳垂鬊。周篔 都籃選茶具，一一細莎頓。張祜《慧山詩》：「重銜夾細莎。」顧貞觀 舍彼陶冶工，截竹等辮韏。致彌 附以紅泥團，其修僅扶寸。宸英 坎上離于中，下乃利用巽。彝尊 微飀颼颼入，活火餤餤焌。篔 初聆檜雨喧，漸見魚眼睔。貞觀 紫筍舒萌尖，乍點湯色嫩。致彌 王郎穿竹過，愛接支許論。宸英 解帶磐石間，素瓷迭相勸。彝尊 欣然愜所遇，伸紙隨染渲。篔 濛濛巖亭瀑，歷歷水田畈。貞觀 短短茅覆屋，茸茸菼抽薍。致彌 橋皷乃有路，門闢或無楗。宸英 林壑雖未深，埃壒頗已遠。彝尊 流傳盛新詠，群雅足彝憲。篔 或爲篆籀隸，若盉鬲敦甗。貞觀 或爲真行草，若繇靖羲獻。致彌 穆如清風作，舉一可當萬。宸英 嗚呼百年來，精廬窟貙獌。彝尊 曩時所珍物，零落委荆蔓。篔 吾家纑塘側，想兹恒繾綣。貞觀 形模授巧匠，高下仿遺楥。致彌 所惜七尺圖，慮爲塵土坌。宸英

開篋逢故人，輟贈得右券。彝尊 羊脂鏤蹬玉，獸錦束腰紊。貿 譬諸延平津，劒合始無恨。貞觀 俄驚鄰笛悲，永歎壑舟遁。致彌 蕭條黄公壚，歌哭與俗溷。宸英 是物覩者希，五都絶市販。彝尊 今年吴船來，載自潞沙堰。貿 徙置青藤陰，旅話破幽悶。貞觀 質比蓮芍輕，形嗤石鼎鈍。致彌 小勺分宫時，頭綱試甌建。宸英 忽憶秋水生，乘此風力健。彝尊 逝將挂席歸，耦耕師下潠。貿 毋令石牀空，兼使夜鶴怨。貞觀

### 送吴湲入太原三首

孃子關西木葉殘，煙霜回首井陘寒。馬頭不改團團月，絶壁韓詩拂蘚看。

并州山繞崛嵎蒼，桐葉祠前柏幾行。蘋號長生水難老，憑君抄入篋中方。

周郎在浚近在蓮花幕，點筆題詩興不孤。暇日經過煩問訊，硬黄曾搨石經無。

### 送毛檢討奇齡還越

一舸全家去，層闉別袂分。孤生倚知己，衰老感離群。曉雨千門散，新泉五牐聞。花光晴澹沱，峰翠遠氤氲。祖席愁帆影，回塘蹙水紋。語多兼往事，觴罷判斜曛。少日偕簦笠，遺書索典墳。扇邀王内史，舞起謝將軍。夢筆橋頭月，捫蘿磴口雲。徵歌依趙瑟，漬墨灑羊裙。午爨柯亭竹，秋眠蕙帳蚊。俄驚鄰笛弄，頓使酒船焚。失路栖淮浦，逃名適汝濆。易穿東郭履，慚勒北山文。燒尾同華讌，傳甘並紫翂。四聲研沈陸，六義續河汾。闌藥園官送，朝衫小婦熏。香匳詞悵悵，錦瑟淚紛紛。爲折章臺柳，翻辭祕省芸。

空林憶猨鶴，舊社返榆枌。到及湘蒓美，閒看越鳥耘。朋箋存笥滿，麴米注牀醺。宰相陶弘景，神仙鄭巨君。行藏應自料，不用問靈氛。

### 題喬侍讀侍直圖

朵殿簪毫入，千門露未晞。臣心勤夙夜，天意慎幾微。「慎幾微」，本房御書扁也。細細香生幄，曈曈日滿衣。非君諳掌故，奏事直前稀。

### 題項秀才奎水墨小山叢桂

少年席研項生同，每到秋行桂樹叢。今日天涯展圖畫，忽驚身是白頭翁。

### 程侍郎江山卧遊圖

啓禎之際南北派，書有董米畫崔陳。青溪先生起奪席，二者並妙稱絶倫。一水一石弗漫與，尺幅價值雙烏銀。今觀此圖著色老，筆與黄鶴山樵親。蒼茫又類井西作，林霏晻靄泉洄淪。近來仿古求貌似，疊石細碎添苔勻。先生畫意不畫象，驅使二子窮其神。雲霞石淙開四面，一一鼠尾丁頭皴。山根木閣看最好，安得買斷居河濱。四門博士重手澤，請我跋尾歲在寅。其冬偷兒鑿我壁，室無泉布牀無茵。惟存文史五千卷，手摩插架撖揄頻。此圖幾失幸不失，留置愛玩緜冬春。朝來灑墨賦長句，書報博士遲無嗔。

**送陳上舍**曾蘐**還杭州三首**

門外驪駒莫便催，紅闌亭子上行杯。誰能北地三年住，不憶西湖一舸迴。

貓頭新筍長林扉，雉尾香蓴礙釣磯。船到水仙祠下泊，更無塵涴藕苗衣。

宮閣垂楊水寺燈，城隅處處結魚罾。舊游白髮幾人在，應笑歸遲張季鷹。

**顧編修**藻**以橄欖見遺賦謝二首**

疊果青於棗，嵇含狀最工。紅鹽齊落子，翠竹遠開筒。愛惜教頻數，歡娛忘屢空。要知君子意，獨許歲寒同。

絶勝餘甘樹，來從荔子村。玉盤盛最好，青箬裹猶温。酒後酸漿別，茶中俊味存。清香留改歲，試配煮河豚。

**飲遂安毛檢討寓齋**

城隅燒尾宴曾同，六載重來就菊叢。珍重故人今夕會，招尋猶念一漁翁。

**題蔡修撰早朝圖**

遮莫鼕鼕畫鼓頻，披帷風定燭如銀。繡鞶只許貍奴卧，辛苦妝臺攏髻人。

**周上舍**篁**夜過**

湎酒凍春碧，萊雞蒸栗黃。醉眠無不可，西舍有繩牀。

**鱸魚同魏**坤**作四首**

水面罾排赤馬船，纖鱗巨口笑爭牽。吴

孃不怕香裙濕，切作銀花鱠可憐。

微霜一夜泖湖東，楊柳絲黄兩岸風。不信輕舟往來疾，鈎籃驗取四鰓紅。

已脱朝衫分卜耕，劇憐鄉味算歸程。秋風彈指今年誤，輸與江東老步兵。

翠網千絲白玉跳，蜀薑鏤切韭新苗。背篷圓笠平生慣，準擬抽帆第四橋。

## 强圉單閼

### 寶晉齋研山

有石産京峴，近在龍目灣。周篔　外史火正後，愛好怡情顔。彝尊　棱分巖穴岫，垢洗黄朱斑。篔　俄看千仞峰，勢拔方寸間。彝尊　亭亭華蓋倚，隱隱却月彎。篔　岡巒各殊狀，一一相迴環。彝尊　其下陷深窪，髣髴龍所寰。篔　有時風雨至，大小青來還。彝尊　玩物不在多，對此形神嫺。篔　以之易園廬，勝絶臨江關。彝尊　觀其賦詩意，猶自心偏慳。篔　年深異顯晦，幸未委榛菅。彝尊　君家藏四葉，冷光古益黫。篔　且以娱寂寞，豈復論銖鍰。彝尊　舉世重黄白，孰訾几上山？篔　好語玉蟾蜍，勿用清淚潸。彝尊

### 附米海嶽研山歌爲朱竹垞翰林賦

濟南王士禛

海嶽研山不可見，人間空説研山圖。研山之圖亦遭燬，雲煙過眼徒嗟吁。宣和艮嶽已塵劫，矧乃片石輕錙銖。永嘉流落幾百載，昭陵玉匣今亦無。詎知神物有呵護，星芒夜隕三天都。太平宰相盛文物，寶此何啻千璠璵。石初藏許文穆家，後歸朱文恪。古藤書屋花未放，主人愛客招吾徒。眼中

突兀忽見此，乍疑几席羅衡巫。壺中九華那足擬，仇池枉用誇霽蘇。三茅地肺互鈎帶，二華雲氣相縈紆。蛟龍屈蟠待雷雨，仙靈髣髴迴軿車。華蓋一峰獨秀拔，宛插玉笏翹犀株。翠巒玉筍左右列，脽尻股脚相鼓扶。上洞下洞閟曲折，潛通小有涵空虚。龍池幽窈驗雨候，頗疑中有驪龍珠。峰獨者蜀屬者嶧，上泉有埒下有瀵。座客摩挲三歎息，蒼然古色生眉須。海嶽之菴書畫舫，幾伴此老浮江湖。巧偷豪奪歷千劫，閲盡春秋如蟪蛄。翰林好事過顛米，日餐蛾緑忘飢劬。滄江夜夜虹貫月，莫令光怪驚菰蘆。

### 懷汪進士煜

人日梅花落，懷君過嶺時。安牀紅豆底，日日坐相思。

### 喬侍讀萊一峰草堂看花歌同陸嘉淑周篔姜宸英錢金甫孫致彌查慎行湯右曾陳曾蓺賦

疾風經旬不出户，獨客嬾過三眠蠶。今朝風定塵壒滅，女牆翠湧西山嵐。修門池館綴金碧，鏁栅未許停羸驂。主人新拓百弓地，中園卉木吾舊諳。夭桃濃杏雖已落，海棠乍坼丁香含。初疑徑闢過者少，早有勝侣齊幽探。新松四尺挂席帽，炙具一束攜荆籃。絲頭毯展午陰直，麈尾杯泛冬醪甘。今年春較去年晚，花信十猶餘二三。長紅小白枝尚亞，雄蜂雌蝶飛相參。酒闌回憶壯年事，於此晨夕朋盍簪。燒瓷甕頭卧畢卓，蠟板曲子歌何戡。滿墀明月露濯濯，繞屋垂柳絲毿毿。十餘年來五易主，魚牀潦盡成枯

潭。茅亭崩剥泥暗裂，有若燕子留空龕。仙源重過豈易得，惜花老去心逾貪。韶光三月忽已盡，牡丹將吐房山南。綠囊紅襆水精域，鹿女微笑貍奴酣。相期雙屐著謝客，更借一鶴騎盧躭。諸君偕游恐不遂，試與二老評花擔。謂周、陸二子。

同作

嘉興周篔青士

九十日春不可駐，玉河稺柳青漸濃。官溝滌穢難墊足，何處得看林壑重。客言侍讀新築好，紫丁香結千枝穠。辛齋竹垞吾老友，不嫌策騎參支筇。查生慎行叩扉湯生右曾起，顧我一笑偕過從。是日天朗惠風細，晴絲冉冉煙茸茸。莎亭擁腫皷四柱，花氣遠接檐前峰。縛樹老藤更夭矯，如割左耳奔乖龍。縹囊欲坼尚未坼，已見小尾游黃蜂。主人朝回趿草履，揖我得覯冰雪容。食單藉地任箕踞，脱略禮法便疎慵。騰觚凍醪賸百末，飣盤雜果儲三冬。吾家長水塘一曲，白鵝繡鴨紛游溶。油菜花香蠶豆熟，貓頭筍迸芹泥鬆。殳基山東畬山北，麴塵波暖浮方舼。撫琴久已謝宗炳，鑿穴今復輸臺佟。自從騎驢入燕市，魴鯉去沼鵬閉籠。得閒曠論厠坐末，一洗膠固從來胸。銀絲切鱠韭登俎，更留午飯餐冬舂。何當清暑復來集，醉看夜合花惺忪。

**棗花聯句**

棗花香細細，亂結春風闌。孫致彌　既免纖手摘，寧邀上客看。周篔　燕郊得千樹，吾將老園官。彝尊

## 王翬畫三首

王郎手摹一峰畫，宛似張顛作草書。鼠尾皴山鴉點樹，只今能事有誰如？

帝城日日足風霾，眯眼黄塵漲六街。對此溪山最清絶，便思衝雨踏櫻鞵。

王翬老去畫尤工，横幅吴裝仿惠崇。曾記北高峰上望，村村風景似圖中。

## 樫聯句

有木生庭隅，入夏翠陰發。周賀　卑枝易妨帽，密蔭恰承韈。孫致彌　重露一以晞，微風久不歇。彝尊　皮乾皵殷赭，花瑣補禿缺。賀　色籠澹泞天，影漏惺忪月。致彌　遮門肖水松，驗雨促耕垡。彝尊　莖小舞蝶翻，脂香行蟻窟。賀　其身異樅柏，其産徧揚越。致彌　豈惟敵雪霜，兼可蠲宛暍。彝尊　疢疾崽子除，栝槃匠人劂。賀　是物錫嘉名，肇詩《皇矣》曰。致彌　《爾雅》配蟲魚，《圖經》繪苗髮。彝尊　過從每淹留，愛護勿翦伐。賀　森森埽庭蔓，淺淺露鶻骨。致彌　清談自亭午，離坐到日没。彝尊　雖非郊野居，且免土蓬勃。賀　況有易釀沽，把琖恣百罰。致彌　箕踞獨樹根，狂哉酒檮杌。彝尊

## 萬柳堂同沈秀才蕙纕對酒作

亭徹沙逾擁，橋攲路轉迴。自從疎傅去，懶逐葛疆來。樨柳春重徙，新荷暑未開。故人留旅話，仍勸竹根杯。

## 畢上舍大生止酒經年冬夜枉過勸之復飲賦三十韻

畢生本酒徒，系沿鮦陽卓。長筵慣分

曹，專與大户較。傾壺滿觥船，鬭力出捲握。選格拋牙骰，射覆探雀鷇。勇哉氣如虎，可奪力士稍。初愁鼓鼙鼙，俄至雞喔喔。一朝忽不飲，客勸輒驚逴。人或强之坐，竦身等山嶽。甘令涴衫袖，不復顧謡諑。自從斷酒來，月改十晦朔。問之何以然，其志在困學。僧寮止容膝，居若蝸負殼。一盂黄虀酸，一燈青豆爆。當其夜分倦，欲睡乃翻覺。漆鬢添初星，丹顔損舊渥。入秋試不利，泣抱楚和璞。群飲徒揶揄，背面肆評駮。獨醒亦何苦，羌不如醉濁。北地釀法多，滄易通薊涿。兹非禁酒國，況弛官務榷。胡然守枯槁，血脈久淫濯。生來恒鬱鬱，我見尤懪懪。是夕風最寒，冰簷挂斜桷。西市買山麋，東市買海鰒。此時浮一琖，亦足忘蹇剥。生也聞我言，相視忽而噱。有如魚含鈎，又如鶴受鋜。紅文螺曲房，黄支犀斛角。沛然決江河，豈能塞一璞。詰朝客來尋，仍向甕邊捉。

**畢子飲二十杯而腹痛復欲止酒再以詩示之**

我歌勸生飲，生醉我亦眠。繩牀一牆隔，聞若呻吟然。殘燈撥餘燄，夜半衣重褰。問之卧攲側，欲語哽在咽。手摩腹與肚，抱痛青兩顴。歷鹿車轂轉，往來梭腸穿。良久始起坐，絮被遮寒肩。答云我禄薄，福過災則延。緘之苦不易，一夕敗終年。飲啄各分定，造物信有權。譬諸再嫁婦，羞澀塗脂鉛。譬諸黄面僧，破齋烹肥鮮。旁人笑且侮，瑟縮難自前。麴蘗伐性斧，自此仍棄捐。主人忽大噱，物理生未研。八尺士皮肉，以腰分地天。藏府應音律，經絡貫源泉。江河漳漯流，夫豈可涸

焉。古聖作醪醴，服之斯萬全。後來止酒徒，託辭匪真詮。奈何屏杯杓，委腹爲枯田。數升下喉嚨，反若湯沸煎。陷河湧越嶲，谷水淪由拳。此如囊裹漿，暴下乃得痊。及其潤既燥，百骸自安便。金平水静順，豈復重崩騫。來朝生且住，剩有叉頭錢。再爲生解酲，清聖濁亦賢。不聞朔風號，雪虐層冰堅。地爐擁終日，與我常周旋。

**送葉參議**映榴**督儲楚中**

國家歲漕粟，千里連舳艫。上給宮府用，下充軍國需。以之實天庾，寧曰此緩圖。先生富才術，文與東馬俱。道山槖筆入，粉署含香趨。單車采秦風，奉席盛群儒。天子眷南顧，特借司轉輸。荆襄漢沔間，土沃田膏腴。歲或一不登，天下皆饑吁。吾賢開濟策，足使民困蘇。暇日登南樓，俯瞰赤欄湖。武昌柳百萬，翠色兼蘅蕪。臨風興不淺，高詠無時無。歲晏一相送，欲別愁須臾。南魚北有雁，冀慰心煩紆。

**表弟查二**嗣瑮**至都過古藤書屋留宿作詩二首依韻奉酬**

鹽官人到逼殘年，贈我吴興十兩緜。肌粟頓消生暖後，鬢絲相視入愁邊。醉拚把琖循環飲，倦便安牀曲尺眠。玉桂國中來底事，開春同縛送窮船。

別時花藥發春壇，五載離居感百端。一泝武溪行僰道，兩浮炎海狎珠官。蠻中土俗諳王範，篋裏雲山奪范寬。此夜劇談高燭換，北風頻送漏聲寒。

## 冬日陪徐副相元文姜著作宸英游大房山出郊雨雪馬上作

蓬勃東華塵，窈窕西山容。二者各有宜，强之心不從。徐公脱朝簿，姜子淹旅蹤。期我大房游，捫葛攀長松。茲山我舊歷，不憚寒飆衝。車中三升榼，馬後九節筇。誰能先花時，蠟屐乘清冬。雨霰雖載塗，相顧多歡悰。雪色妙渲染，一峰殊一峰。明當踏霽日，遍覽金芙蓉。

## 止孤山普濟寺

曉辭盧溝河，暮踰韓姑砦。荒榛取綫路，亂塔湧香界。峰迴削峘岋，水涸失涔派。啞啞飢烏集，簌簌病葉敗。返景寒易收，陰厓暝逾怪。俄而樵歌歇，近寺響僧唄。言投水晶域，棲止得所届。山餅温凍釀，冬窖出秋菜。坐久霜月高，起行猶未憊。逍遥青松陰，於心豈不快？

## 入上方山

山心夜不寐，凍雀喧前窗。香廚卯飯熟，傑閣晨鐘撞。柅車束櫪馬，各雇輿丁雙。彎環柳棬椅，夾以棗木杠。舍村入坡陀，百折循崆峵。萬古此積石，山農絶耕稯。短松走長根，老樹撐空腔。徑盡緣仄磴，險過梯雲杠。置身縹緲間，若掉都盧橦。層軒坐僧榻，喘定心猶憽。

## 一斗泉

昔尋一斗泉，俯睨千花塔。壯歲不知

疲，三日行兩匝。重來筋力倦，十五換僧臘。已拚百骸困，猶幸半踵納。崖傾旋曲蝸，石扁鏤文蛤。雨暘迭晦明，龍虎互乖合。忽焉松門在，茅屋向斜搭。短綆汲澄泓，微風吹颯沓。精廬憺忘歸，惜未攜酒榼。向下招游朋，仰視笑不答。

## 兜率院

幽燕古奥室，兜率居中巖。花宮七十二，下上東西嵌。六時響魚鼓，四面圍�杉。沙泉細流續，石壁遺經劖。欲探乳穴勝，改著短後衫。其中路窈糾，其外雲封緘。百千羊須珠，往往乖龍銜。所嗟脚力弱，畏此高嶄嶄。山僧飯我腹，朴野言多儳。嗣歲期重過，同把黄獨鑱。

## 望摘星陀

梯頭歷上方，崖内平侹侹。其西叢木杪，樵路乃荒迥。蜿蜒衆山伏，崱屴一峰挺。誰燒陰陽炭，鑄出火風鼎。既絶鸛鵲棲，兼少麋鹿蹳。何年運鬼工，於此置屋並。遥想層雲巔，六月亦清冷。況當密雪零，夙宵斷杯酩。天逼寒棱棱，星壓光炯炯。自非鐵頭陀，安敢居絶頂。鐵頭陀，金時高僧，居此山。

## 中院

天開寺中院，舊在沙河南。應公昔來棲，曾立水磑三。河流今已徙，亂石堆枯潭。孤碣當麥壠，頹基迷蘿龕。同游各下馬，考古性所耽。剗苔讀遺文，其體國俗參。紀年稱虎兒，草昧典未諳。采之入舊聞，亦足資

客談。攢筆抄乍終，日隱西峰嵐。添我蒙茸裘，寒色齊回驂。

東峪寺

孤山指芯題，馬力苦顛跋。蕘夫云一舍，五十里始達。不知深山中，地志誰所括。亭午入東峪，僕飢主亦渴。寺門依白楊，風葉滿頭脱。牆西五墩古，階下一水活。竹爐拾墜巢，茗盌收棄盋。蕭然此時意，百累皆可割。修塗驗短景，揮手謝禪闥。回聽星星鐘，流響在林末。

西峪寺

層層金仙塔，宛宛白帶山。西峪在其下，梵刻扃重關。經始齊隋代，斷手金元間。千春閟不發，爲計誠陰姦。九經勒咸陽，響搨流人寰。乃知慈氏隘，未若儒者嫺。土花填石闕，鉛汁灌户檶。有時野火燎，豈得恃堅頑。我瞻雲居寺，磴險不可攀。翠微未及上，已足舒心顔。

甘池

涿水魚重脣，甘池魚一目。涓涓六七竇，羅注滿陂谷。淺漾苔衣斑，深含荇帶緑。清泠下浴鳥，遠近來飲犢。河北將軍祠，臘走巫祝。不知何名姓，遺像猶在屋。秋晴秔稻香，日至麰麥熟。匪因水泉利，何以具饘粥。東度白石橋，沙行背山麓。村酤解留人，風幔青半幅。

六聘山中弔晉處士霍原

昔有霍處士，居涿西山陽。弟子半千

人，大小開黌堂。六聘節愈堅，義不干侯王。無端豆田謠，乃受彭祖殃。紛紜永嘉末，鐵騎摟武鄉。伏尸出藏户，繫之如驅羊。殺機本倚伏，善人安可戕。我來後千載，覽古心盡傷。祠墓久摧没，未由酹椒漿。緤馬白楊樹，旋馬黄茅岡。

## 瓦井

瓦井社北東，中田卵塔七。叢叢蒺藜中，高下如卓筆。傍有石鐘幢，各志歲月日。比丘守司徒，榮禄大夫秩。當時崇國師，此輩盡驕佚。非惟混釋儒，兼亦亂名實。奈何茶毘後，公然肆刊述。粤漢兩燕王，改葬蹟遂失。樂毅及霍原，遺冢莫可悉。彼亡兹乃存，物理信難必。

## 欲尋孔水洞不果

晚投故砦宿，晨別羽士家。欲尋孔水洞，村路迷三叉。傳聞蹟最勝，自昔圖經誇。怒衝磐确石，晴響霹靂車。層層落暗穴，湛湛渟深窪。每當三春時，流出夭桃花。仙鼠舞白日，文鱗漾銀沙。我思窮其源，惜哉無古槎。僕痡促歸數，未得探幽遐。立馬長店岡，心仍戀峰霞。

## 詠古二首

漢皇將將屈群雄，心許淮陰國士風。不分後來輸絳灌，名高一十八元功。

海内詞章有定稱，南來庾信北徐陵。誰知著作修文殿，物論翻歸祖孝徵。

## 寒夜集古藤書屋分賦得火箸

我昔誦《茶經》，其具得火筴。圓直無葱臺，修長過銅鈴。是物最末微，尋常付竈妾。偶爲桑苧詮，詎録香山帖。自來京城居，七度脱林葉。窮陰朔風號，聚沙眯樓堞。南人氣柔脆，上炕意不愜。墐户類蟄蟲，曲身若跧摺。握火置甎爐，聊以熨胸脅。燕俗饒栗薪，市者病遠涉。虚傳紅螺産，罕致白炭篋。爆急燎竄須，煙騰淚棲睫。箸也誠要需，取用便指捻。制以偶勝奇，力惟同乃協。出入炎燄中，身手洵趫捷。有若赴敵場，擒馘恣所挾。峙立必雙聳，倒卧亦並接。須臾不相離，無以異鶼鰈。留之載都籃，配以紙黏箑。持喻同心人，歲寒入吟篋。

## 題喬侍讀小像

宛轉溪橋浴野凫，城隅瀟灑得重湖。少年背面休相笑，憔悴何曾似左徒。

## 食采玉山藥

窮冬旨蓄盡，客至我心痗。彝尊 打門門者噟，擔僕走汗背。查慎行 周遭解村綯，磊落倒傖帒。浦越喬 土藷二尺强，愛惜煩點對。吴卜雄 冰須截柔膩，井渫洗粗穢。朱昆田 未許鉼盆藏，亟勒釜鬵溉。查嗣瑮 酸鹹百無功，水火兩不悖。彝尊 炎炎力通透，勃勃氣洸潰。慎行 中筵出佐酒，扶寸陶盤内。越喬 紋皴蛇跗斷，衣滑兔褐退。卜雄 軟嚼便牛飼，饞扠鬭烏喙。昆田 是物種實繁，厥産偏陽昧。嗣瑮 其葉不足憐，

其花不可佩。彝尊 孔林殷而瘦，禹穴白而憒。慎行 或如佛手擘，或如龍卵碎。越喬 方經炎帝收，《藥録》桐君載。卜雄 詎若采玉本，品格壓儔輩。昆田 水芋山慈姑，味劣遠難配。嗣瑮

**宋僉事**举**園亭雜詠六首**

渌波村

照碧堂前水，分流䆉稏村。築場移碌碡，繫艇到籬門。

芰梁

背郭十畝園，滿陂種水栗。浴鳥游清泠，人語忽飛出。

釣家

芙蓉以爲裳，女蘿以爲帶。釣魚師得魚，沽酒夕陽外。

和松菴

微風起中林，調我松下琴。黯黯太古色，泠泠太古音。

放鴨亭

渚荇抽新碧，園桃吐小紅。莎亭長日坐，不引竹枝弓。

緯蕭草堂

草堂何所營，志蟹譜漁具。夜分汀火紅，點點出深樹。

曝書亭集卷第十三

# 曝書亭集卷第十四

古今詩十三

著雍執徐

## 次查上舍韻送楊侍郎雍建還里四首

吾愛吾鄉少司馬，乞歸躬養太夫人。聖朝孝治容將母，元老功成合引身。篋裏詩篇行處有，道傍歎息見來親。計程一舸鹽官水，到及陔蘭滿眼春。

夜舫朋箋晝賭棋，昔游嶺表共栖遲。頻過韋幔傳經地，尚記潘輿置酒期。南北幾回分手路，升沉相對滿頭絲。今朝遇我歡心劇，不異鑾天捧檄時。

橫浦先生舊里居，爲園郭外儘堪娛。人家户户通舟楫，藥草村村盡畫圖。坐久春禽啼滿樹，朋來臘釀勸傾壺。更饒入饌江魚美，添買臨平半頃湖。

僂指東華九載過，罷官歸計尚蹉跎。最憐老友匆匆別，不惜衰顏夜夜酡。酒倒三缾猶恨少，夢隨千里自今多。早春也擬輕帆下，更嬾金臺獨放歌。

## 任孝廉坪以家釀苦酒見貽賦詩志謝效孟東野體即送其還高密三首

步兵游竹林，左徒吟江潭。思古憔悴人，舍酒何所耽。東海任公子，遺家醞一甔。味苦炎上作，色黝封中涵。一酌我顏赭，再

酌我身酣。三爵矧多又，醉枕南窗南。自哂同蓼蟲，食苦翻知甘。

竹苦四味齊，蓮苦寸心撥。瓜苦斯有敦，草苦亦可捋。周原美堇荼，越女采葴葛。以蒿漬冬醅，香味勝百末。自來頌酒人，豈爲甘旨奪？

於越百花露，味重杯慵銜。維揚五加皮，飲之漸作鹹。詎若膠西釀，可以解清饞。君今馬首東，讀書歸舊巖。暇看糟牀注，飲略手自芟。儻遺一尺書，方法試我緘。

## 送吏部侍郎張先生假旋京口六首

衮衮諸公歲九遷，先生何事賦歸田？不愁關吏饞如虎，一葉官河放溜船。

便門東去柳依依，一路垂絲埽石磯。青眼年年長送客，幾人生擁八騶歸。

汶濟分流照晝舲，中丞問俗向來經。山東父老應傳語，雙鬢依然舊日青。

清淮泛濫濁河淤，雁户飄摇少定居。厝火積薪曾上策，至今太息雒陽書。

真州柁轉即金山，曉挂蒲帆十幅還。總是當年鈞游地，詩牌細拂蘚衣斑。

墓田丙舍鍾繇帖，京口谿山米芾居。十丈紅塵吹不到，江樓日日倚南徐。

## 偶成

三月東風何太狂，塵沙黯黯天茫茫。主人十日不出户，空園花落無丁香。老年逢春須愛惜，悔不走馬看花忙。無事獨坐宣武坊，吾家茅屋長水旁。舍南有池舍北塘，荷花草紫油菜黄，鱸魚上鈎四寸强。矮貓筍肥錦裲脱，新蠶豆熟青莢長。客何

爲不歸故鄉？好約比鄰沈十二進，薔薇架底醉壺觴。

**杭州水利不治者累百年矣巡撫趙公考城河故道悉濬治之鄉人來述喜而作詩凡二十四韻**

武林古澤國，十八澗九溪。當年宋宮闕，溝水流東西。陳迹漸已湮，深谷皆成蹊。民居日湫隘，編竹兼芘莉。猛火一燎原，悲啖百室迷。塗徹大小屋，繘井愁難躋。女丁配夫壬，相顧但愴悽。吏治狥目前，孰能防禍梯。中丞溢世才，利器剸水犀。下車命丞倅，故道資考稽。率錢具畚鍤，曾不煩鉏犂。經始底告成，歲序尚未暌。坐令闤闠間，無異蘇白隄。紅闌雁齒列，赤石羊肝刲。嘔啞小航船，蹀躞快馬蹄。停鞭市蓮藕，倚檻來鳧鷖。柳陰㲉犬鳴，露脚莎雞啼。祝融迴其馭，婦子方安栖。乃知濟時策，不在拯顛隮。公之治水術，豈獨過白圭。泉清原隰平，名與召伯齊。我家由拳城，閭巷多蒿藜。願公祛墨吏，如決濁水泥。上以荅天子，下以寧群黎。

**送柯孝廉維楨之蕪湖**

劉蕡下第原風漢，王粲依人復遠游。舊屐尚存尋赤鑄，殘書又抱去盧溝。春槽酒熟沙門店，夜栅檣平估客舟。儻得黄金休易散，歸時須築小丹丘。

**紫藤花下醉歌同查上舍弟嗣瑮賦**

客舍紫藤長數尋，跃蔓年多半枯槁。往歲丰茸莖太密，花事去春翻草草。今年二月

呼園丁，三百銅錢費除埽。雖然芟後花較遲，漸見含苞同蕨腦。檐牙朽株換棚格，井牀新汲傳栲栳。罘罳低垂香細細，游絲不動日杲杲。鈎簾忽驚啅雀去，仰面生憎土蜂抱。越州老酒吴船來，小榼偏提恣傾倒。頭銜久矣脱朝簪，那問鼕鼕鼓昏早。惜哉筋力日已疲，惟有花前不知老。停杯還憶故鄉路，亂水穿沙入裴島。千章古木藤纏身，飄落緐英滿衫襖。明年期爾横漲橋，上舍所居。柔櫓嘔啞撥萍藻。緑陰共聽黄栗留，醉卧櫪頭船更好。

**爲錢給事**晉錫**題王給事**原祁**富春大嶺圖二首**

記得山城水閣添，畫眉聲裏畫垂簾。還憑同省王郎筆，暖翠浮嵐五尺縑。

富春江上雨溟濛，兩岸花開躑躅紅。髣髴舊游如畫裏，一帆曾轉釣壇東。

**吴徵士還蒲東魏上舍還嘉善集古藤書屋話别聯句**

握手古藤下，秋深旅愁積。歸來西溪傍，猶及種春麥。吴雯 我亦袖輕鞭，明發辭紫陌。倦鳥不同飛，各自張旅翮。魏坤 二子澹雅才，肯爲時俗役。英辭迭相應，如以桐叩石。陸嘉淑 柳塘水濼濼，蒲坂山驛驛。改歲君到時，古藤花滿格。查慎行 大防一斗泉，釀酒冰雪白。酒熟君不來，落花良可惜。彝尊

**送楊侍御**爆**還東湖**

一謫金門住五年，羨君容易早歸田。

他時願結香山社，八口先浮潞水船。秋鳥炙來鄉味好，月波釀就禁方傳。桃枝況有仙人母，同注真靈位業篇。

### 秋日萬柳堂同譚十一給事瑄沈秀才蕙纕龔主事翔麟同賦三首

亂水秋無路，篴輿入壞垣。粉銷題壁字，菭浸插籬門。蟲網捎衣桁，魚牀齧樹根。頻來曾不厭，觴詠舊游存。

撲棗過頭杖，裝緜短後衫。沙平攜小榼，徑遠罷長鑱。古塔疎林出，遥峰夕照銜。蕩舟無不可，只少布爲帆。

積潦沉官柳，迴流限女牆。白鷗來款款，黃蝶舞倀倀。鄉曲情無改，行歌醉不妨。城南咫尺地，想見野雲堂。

### 馮檢討招諸同年集六枳園對菊即席分賦得顏字

可怪南鄰馮檢討，酒錢肯爲謫官慳。盡除簾額虛窗白，亂插籬根細菊斑。新雨不來那在眼，故人相對且開顏。近年同脱趨朝籍，漏鼓頻催獨後還。

### 贈許容

今之官印古璽節，漢制斗檢封略同。周秦以來鑄私印，往往撥蠟銷金銅。會稽王冕易以石，細切花乳桃皮紅。青田山根凍玉斸，稷下里石舊穴空。羊求休嫩大松老，其餘粗惡不可礱。往時長洲文博士，刻石頗有松雪風。墨林天籟閣書畫，以别真僞鈐始終。吾生好奇頗嗜此，硨磲犀象羅笥中。徐

貞木亡鄭埴夭，尚有程邃留江東。故人衰病遠莫致，縱饒玉石何人攻。如皋許容近過我，手出圖譜重錦蒙。古文離離雜鍾鼎，《爾雅》一一詮魚蟲。乃知六書得其故，大小繆篆能兼通。相斯史籀各具體，左蟠右屈何妍工。合肥尚書龔端毅公。最賞擊，紛紛朝士傾詩筒。吁嗟萬里十年別，一官不達翻途窮。低眉强隨抱關吏，失足幾陷鮫人宫。重來歎息舊游盡，酒錢燕市何由充。容今髮白我耳聾，爪牛舍近地百弓。日長莫學打睡翁，相邀硬筆寫獵碣，夫豈不如薛尚功。

### 題畫送徐檢討釚還吴江二首

三高祠下水溟濛，紅蓼花香一笛風。驚起沙鷗定相笑，黑頭未稱作漁翁。

不貪臺閣送行詩，索我尊前折柳詞。合喚菱舟付菱女，更吹漁笛教漁兒。

屠維大荒落

### 二月自古藤書屋移寓槐市斜街賦詩四首

觳觫車輕簸兩輪，殘書秃管雜勞薪。移居絶似村夫子，寫入圖中儘笑人。

莎衫桐帽海椶鞵，隨分琴書占小齋。老去逢春心倍惜，爲貪花市住斜街。

阿鏐秋去又春殘，遠信封題萬里難。不道衰翁無倚著，藤花又讓別人看。

屠門菜市費贏驂，地僻長稀過客譚。一事新來差勝舊，昊天寺近井泉甘。

### 上巳集南城祝氏園聯句

六年人海中，禊飲恒不果。尚書忽相

期，折簡起疎惰。彝尊　並轡城南隅，地僻少塵堁。入門愛團瓢，登閣見駁娑。崑山徐乾學原一　山橫雉堞上，水洩龍湫左。隄柳金乍含，闌藥紅未妥。崑山徐元文公肅　雖乏三徑幽，恣攜十榼可。北酒雜薊滄，南烹屏蒜菰。彝尊　日遲宜賭弈，場闊縱飛笴。吟或叉手吟，坐便鐺脚坐。乾學　初筵已脱略，帶緩頭不裹。既醉席屢移，三影照碧沱。元文　夕曛苦催人，馬鳴車炙輠。莫愁風揚沙，定有雨潑火。彝尊

## 奉題徐副相祝園修禊卷三首

右軍但草《蘭亭序》，不及群賢祓禊詩。輸與先生鼠須筆，春風一一寫烏絲。

一時裙屐最風流，擘紙花前點筆收。我若當年參末坐，便應罰酒似羊劉。

滴珠方勝杵頭新，瘦本看來妙入神。真跡祇愁容易賺，莫將缸面酒留人。

## 社日登黑窰廠聯句

隗臺久蕪没，薊丘不可梯。濟南王士禛貽上　雖有千里目，將何共攀躋。徐乾學原一　佳辰趁新社，膏雨融凍畦。彝尊　早抽紅藥萌，漸見碧草萋。姜宸英　層坡簇五騎，兩壺提一奚。澤州陳廷敬子端　陟彼積土岡，同駐削玉蹄。士禛　安房隱曲几，藉地分疎荑。乾學　泉樽酌用匏，飯黍先以雞。彝尊　既瀝甘蔗漿，復堆苦蕒齏。宸英　微酣恣坦步，遐覽窮端倪。廷敬　南有松柏林，其北桃李蹊。士禛　亭午風華香，疑是麝脱臍。乾學　居人半陶旂，門竇皆衡圭。彝尊　濃薰樹杪煙，濁漉水中泥。宸英　童娃亦娟勞，面目成黝黧。廷敬

何時得頳濯，勝眼刮神篦。士禛　不見九陌塵，奔車日冥迷。乾學　吾儕處其中，形殊境則齊。彝尊　相期泛裂帛，瑩拂湖上隄。宸英　子爲逸少序，我續興公題。廷敬

### 題畫二首

宣和舊譜識徐熙，猶記都官畫裏詩。三月江南看不足，宛陵句也。　湖塘花鴨影參差。

數株枯柳倚苔磯，話別沙頭客未歸。多事錢唐戴文進，釣師渲染著紅衣。

### 朴公書來招游盤山却寄

三盤勝地稱絶，衆嶺何峰最尊。別後時勞夢寐，書來興轉飛翻。青松十里巖磴，紅杏千株寺門。好雇犢車一兩，軟塵碾到山根。

### 題龔主事翔麟西湖雨汎圖二首

茶檣酒幔静無鄰，鏡面平波碾濕銀。回憶少年歌舞誤，烏篷不作獨吟人。

蓴絲菱葉浸魚天，十里湖山思悄然。疎雨夜眠聽亦好，莫因月黑便回船。

### 徐尚書載酒虎坊南園聯句

夜市燈熒熒，晨衙鼓紞紞。試瞻十二衢，何人事游覽。姜宸英　吾黨脱朝簿，甘與世味淡。初疑諫果食，漸似都蔗噉。彝尊　駕言適丘園，塵慮益澹澉。取徑衣乍褰，入門首先頷。陳廷敬　循廊無坦步，引絙得危攬。高下屋四隅，其中乃習坎。徐乾學　穿池注嵚嵌，搆草當藴莢。非無鶴在沙，亦有魚聚槮。宸英　移情欣鳥音，側足避花萏。層

樓窗面面，遠目水默默。彝尊 際此日載揚，可以釋愁黲。矧饒凍春醪，因之瀝詩膽。廷敬 滿酌金屈卮，並坐緑頭毯。行廚少新烹，粗飯有遺糝。乾學 司寇珍庖盈，尚慮客頗頷。説禮何鏗鏗，升車必抱槧。宸英，上司寇。 冢宰論《春秋》，凡例屏趙啖。觀其竪一義，堅鋭不可撼。彝尊，上冢宰。 太史述舊聞，意欲闡幽闇。群書擁户棟，散紙滿箱箴。廷敬，答太史。 姜生老不遇，其氣頗虓闞。譬之珠在淵，光彩詎能揜。乾學，答著作。 趨陪固所願，賞譽夫豈敢。將毋饜燔炰，嚼及菖蒲歜。宸英 論議或異同，片言恥阿媕。共此千秋心，方寸默相感。彝尊 坐久歸反慵，臨分祛再攀。起視天壇煙，如雲出封磡。廷敬 堂坳雖一杯，五月有菡萏。相期避暑游，復此安竈窔。乾學

## 題倪高士畫

房山潑墨太模糊，那似倪迂意匠殊。一片湖光幾株樹，分明秋色小長蘆。

## 苦熱聯句

苦熱今年甚，幽州亦蘊蒸。朱茂暭 久無甘雨降，惟見火雲升。姜宸英 際夜焦煙合，經天杲日恒。張遠 高林枯白帶，淺洪露丹稜。王原 最怕衝灰洞，何須堰戾陵。徐善 河流金口膩，山翠畫眉層。彝尊 黑蜧潛難見，商羊舞莫憑。萬斯同 新畬荒稷黍，遺種慮蟊螣。朱儼 雩隊分行綴，祠官典故徵。譚瑄 力難驅旱魃，咒乃試番僧。查慎行 童女雙丫髻，旂竿五色繒。李澄中 新妝朱箔卷，雜戲緑衣能。魏坤 虹霓群情望，塵埃萬目瞪。黄

虞稷 疾雷無影響，長轂但輷輘。釋浄憲 銷夏愁無策，聯吟喜得朋。龔翔麟 盡諳微徑入，不待小僮膺。湯右曾 席帽人人脱，亭欄處處凭。鄭觀衮 劇談多野趣，苛禮必深懲。錢光夔 旅跡頻年共，鄉心觸緒增。宸英 小航思劃槳，精舍憶擔簦。茂晭 白剥烏頭芡，青牽紫角菱。原 夕風嘶麥蚻，横港没魚鷹。右曾 竹樹濃於畫，笆籬密似罾。千家花滿屋，六月稻交塍。彝尊 自失江村樂，翻憐毒暑仍。善 黄沙隨扇集，白汗比漿凝。遠 易漬牀牀簟，空支院院棚。擔稀珠市果，價倍玉河冰。慎行 槁落含香蕊，孿拳裊格藤。斯同 暗窺蛛網縮，乾坼燕泥崩。翔麟 户撤垂簾額，缾添汲井繩。儼 慵尋温水浴，只想冷硎登。瑄 三葛衣猶重，雙絲履不勝。撥書嫌走蠧，懸拂倦驅蠅。坤 秖覺娑拖便，誰甘褦襶稱。觀衮 到門防客刺，無地曲吾肱。彝尊 亟買泉澆圃，同貪草藉芳。宸英 酒拚河朔飲，茶愛武夷秤。澄中 返照斜初斂，微涼暮可乘。原 分曹争射覆，四座百觚騰。慎行

## 曹贊善鑑倫移居二首

家具先生有幾車，朝來移傍古城窪。澄泥小硯題詩處，開遍茙葵一丈花。

後園虚閣壓城濠，濺瀑跳波牐口牢。正欲凭闌看洗象，玉河新水一時高。

## 聯句十首

### 稯䆉❶

五兩來江市，千毛結海稯。彝尊 澤蒲

❶此詩題正文原作「稯䆉聯句」，今依目録改。

材較賤，楚筍製徒工。魏坤 健許踏層碧，疎難入軟紅。坤 老夫還稱此，桐帽伴山中。彝尊

藤枕

翦就蠻藤細，方花織淺深。坤 香兼沉水木，涼勝辟寒金。彝尊 只合青奴配，何曾白汗侵。坤 一函容茉莉，短髮不須簪。彝尊

竹簟

六尺蘄春簟，繩牀卧最便。彝尊 紋同麴塵水，滑比研光箋。坤 攤飯宜三伏，看棋判一年。彝尊 物微休棄置，歸載潞沙船。坤

風燈

暑愛當風坐，移燈趁晚涼。坤 紗綳扶寸闊，燭減一分長。彝尊 紫鳳垂垂結，飛蛾面面障。坤 更宜單舸去，留照露荷香。彝尊

響竹

巧劃千絲竹，仍留一尺筒。彝尊 勁捎椶拂畔，密置筍廚中。坤 搖翅潛形速，先聲逐隊空。彝尊 莫因餘點墨，觸損畫屏風。坤

冷布

秋月漚池罷，炎風入市初。坤 暗窗塵繭換，方格畫屏餘。彝尊 賤豈妍娥織，涼宜倦客居。坤 應逢麻紙笑，三葛更粗疎。彝尊

油紙扇

本自錢唐製，猶存蜀府名。彝尊 雖殊

白羽潔，却比素紈輕。坤　蓬勃塵難污，清涼風易生。彝尊　翻嗤王內史，題字費真行。坤

瓦歕壺

舊製惟煎錫，新來器上陶。坤　最愁芳草歇，頻課短僮操。彝尊　病葉分疎雨，珍珠迸小槽。坤　連筒雖自苦，不比漢陰勞。彝尊

涼篷

平鋪一面席，高出四邊牆。查慎行　雨似撐船聽，風疑露頂涼。坤　片陰停卓午，仄景入斜陽。彝尊　忽憶臨溪宅，松毛透屋香。慎行

竹簾

吴船初解縛，燕市喜重編。彝尊　一綫條條直，雙釘户户懸。慎行　鈎時教燕去，疎處恐蠅穿。坤　布幔旋催換，秋風又一年。彝尊

**送蘇郡伯守杭州**

新涼纔報上林秋，五馬雙旌發薊丘。《方鎮表》存唐國史，郡伯尊人鎮撫閩中。左符秩等漢諸侯。江湖水氣城陰合，吴越山光戟外收。自是前身蘇玉局，黄州領郡又杭州。

**送張世濟之官楚中**

酌春堂上勸觥船，僂指分攜又八年。偶寄一官江漢去，風流少府勝藍田。

**宋中丞犖鎮撫江西詩以寄之**

誰華秋色濟陽行，送別燕郊空復情。十

月乍遷吴子苑，六幢今指豫章城。樽移南浦仙舟近，幔卷西堂幕府清。辛相史家書世系，代興誰得似先生？

## 再簡朴公

謝家木屐無完齒，陶令籃輿怕朔風。黄葉滿山來未得，幽尋也待杏花紅。

## 送胡參議分守河東四首

周北張南夾巷居，傳鈔互借一瓻書。使君好事誰能及，馬後巾箱載滿車。

朔風千里動幽燕，欲醉壚頭費酒錢。君到襄陵官醖熟，可能遺我蒲萄煎。

天際河流戟外黄，桃花春水漲魚梁。銜杯不改陵州樂，鱠取銀鱗尺半長。

歷井捫參儼畫圖，到來官閣一塵無。十年漢上題襟客，不數詩人鄭鷓鴣。時鄭上舍培偕行。

## 和韻送金檢討德嘉還黄州

謫居人海我未還，君亦捐佩蛾眉班。忽攜紅藤杖七尺，歸卧黄篾樓三間。鯿肥筍香酒户大，月明風熟漁舟閒。有時横江逐孤鶴，一聲長笛開心顔。

## 同諸君聖安寺餞曹檢討宜溥

載酒入古寺，柳林東湖頭。將以送遠人，豈惟恣讌遊。精廬金源舊，香乳塗白牛。二帝一宸妃，遺像堂中留。更聞王萬石，辭榮返故丘。傾城出祖餞，於此聚行輈。古來離别地，草木常先秋。火雷焚怪柏，霜葉鳴老楸。雖乏斷碣存，陳迹尚可求。曹子酒大

户，十榼飲不休。一朝忽言去，無以申綢繆。列席庭槐陰，日午風修修。窪匏截竹節，主客互勸酬。未知臨岐語，遠合古人不。坐久林鴉集，斜照忽已流。並馬歸道南，明發期登舟。一帆挂楚澤，百尺卧竹樓。川涂日以邈，何以寫我愁。夢爲黄衣蝶，飛繞峥嶸洲。

**晚過崇效寺同李檢討**澄中**李中允**鎧**龐舍人**塏**曹檢討**宜溥**賦**

繚垣途轉曲，入寺淖初乾。尚有殘僧在，同尋斷碣看。白花秋細細，紅棗晚攢攢。更上荒臺望，遥山五髻盤。

**白馬寺**

仁壽千年寺，今存半畝宫。落鐘横道北，瓦塔限牆東。客至愁嗥犬，僧寒似蟄蟲。夕陽留未去，雙樹鳥呼風。

**輓錢進士**廷銓

曲江讌後放歸艎，豈謂才人禄命妨。差勝孤魂追及第，最憐無子奉高堂。門前載麴車難得，夢裏生池草未荒。不待山陽聞笛罷，西風老淚寄千行。

**寓居天寧僧舍同魏**坤**作四首**

青豆房容借，經旬且閉關。日邊連右輔，樹杪豁西山。六井泉相似，千花塔易攀。不應朝市客，翻羨旅人閑。

萬古光林寺，相傳拓跋宫。著書非柱下，留客即淹中。味拆園蔬甲，香攜市酒筒。波濤人海闊，安坐作漁翁。

到此栖遲慣，都無應接勞。借書僮入

市，巫薦馬騰槽。塔射層層火，松鳴夜夜濤。惟嫌重九會，風雨罷登高。

故人分月米，言自玉田來。黄雀兼鄉味，金瀾勸客杯。徐尚書所遺也。醉便尋茗盌，行即遶香臺。要踏西峰雪，狂歌未擬回。

**爲魏上舍坤題水村圖二首**

鷗波亭子趙王孫，曾爲錢郎畫水村。過眼雲煙難再覩，披圖髣髴筆蹤存。

斜插魚標颭酒旗，柳陰小犬吠笆籬。歸田最是分湖好，我亦相期作釣師。

**九月八日天寧寺觀塔燈聯句**

秋風鳴枯槐，斜日薄西崦。徐善 並馬入寺門，客衣罥稀薟。朱茂晭 于焉展嘉覿，一笑輟鉛槧。高佑釲 巡廊禮紺塔，卓立大且儼。彝尊 陳丹和暗粉，古色剩渲染。魏坤 蹟仍開皇舊，函并舍利掩。查慎行 一十三重檐，檐檐風鐸颭。善 蟠楹蛟躨跜，負礎鬼瘠貶。茂晭 飛梯截階級，白石奪琬琰。佑釲 鎔金范爲燈，設砌架成厂。彝尊 纍纍仄蜂房，歷歷覆蟹厴。坤 怖鴿棲未安，一夫突走險。慎行 綆缶牽膏油，豆火發星燄。善 初如螢尾炫，忽若獸目睒。茂晭 或如爐杴炭，或如竈炊栝。佑釲 須臾環扶闌，散作四百點。彝尊 虛堂鑒纖毫，老樹失掩冉。坤 氛煙看直上，樓閣時一閃。慎行 置身圓鏡中，交光不可掩。善 鼓鐘聲遠聞，來者紛襛灖。茂晭 提攜及童嬰，羅拜雜寺閹。佑釲 營營各有挾，邀福毋乃諂。彝尊 禮義苟不愆，寸心又何慊。坤 玩物隨所遭，誰能束崖檢。慎行 宵分梵放歇，漏轉人散漸。善 茗盌坐屢遷，松關啓還扂。茂晭 衰年疲倚徙，禪榻擁衾簟。佑釲 弦月隨

側輪，濕雲俄淰淰。彝尊　驟驚山雨來，昏夢豁囈魘。坤　晨輿矚林端，餘爝尚未斂。慎行

## 九日雨阻天寧寺聯句

仁王塔，祇樹林。客九日，期登臨。彝尊　風蕭蕭，雨淫淫。泥滑滑，愁人心。慎行　馬毛縮，魚潦深。行躑躅，坐沉吟。坤　日月逝，衰遲侵。去者昔，來者今。善　別苦易，思難任。尊有酒，且酌斟。佑釲　脱我帽，披我襟。折黄花，試共簪。茂晭

## 同錢光夔王原嚴虞惇魏坤查慎行吴卜雄過白雲觀分韻二首

愛見晴山出，郊西萬木疎。偶尋樵子徑，因訪羽人居。活脱存遺像，蒼涼感廢墟。惟餘綵旛字，髣髴鶴頭書。

世祖興元日，真人獨召丘。片言能止殺，萬里不虚游。羽蜕長春觀，池枯太液流。誰裁釋老傳，乃與帝師儔。

## 送高佑釲之安邑和魏坤韻

驪駒九日郭門催，問子西征幾月來。最好河東苦桑落，懷人一倍引深杯。

## 夜宿天寧寺大風和徐四處士善韻

檻外開皇塔，三千六百鈴。天風吹不定，一夜枕函聽。砌咽寒蟲語，窗摇獨樹形。故人眠未穩，吟傍佛燈青。

## 曉起風未止復賦

已湧高城日，猶號昨夜風。六年凋佛樹，乙字數邊鴻。催粥桐魚響，薰衣桂火籠。

薄寒須摒擋，仍作鹿皮翁。

送樊明府咸修之嘉興

仙鳧南發指江關，到及梅花點地斑。倚郭千家齊傍水，登樓百里更無山。郊坰近日園亭少，旱潦頻年稼穡艱。憑仗賢侯妙爲政，不難風景舊時還。

蘆塘放鴨圖爲查大弟慎行題二首

橫漲橋東宿雨殘，盡驅鴨鴨出紅闌。蘆花兩岸冷如雪，十里秋容倚槳看。

鴨頭老緑鴨脚黃，十十五五沿斜塘。不勞蜀郡滕昌祐，勾染一枝紅拒霜。

冬夜同諸子集杜尚書齋中分韻得波字

司空愛客埽東第，十里杜曲齊來過。揚眉且作吴下語，婪尾笑卷樽中波。吾老謫官久當去，人生良會安能多。街頭鼕鼕漏鼓急，不醉奈此明燈何。

給事弟雲宅席上觀倒刺四首

雪後風燈錟錟寒，雲韶舊部走伶官。一雙手技從容入，勝舞銀貂小契丹。

洞庭橘酒注雙缾，老去繁絃不厭聽。爲語參軍休打鶻，銜筵喚出李青青。

杯槃暢舞踏紅綃，高下冰瓷燭一條。不是羊家張静婉，如何貼地轉纖腰。

琵琶鐵撥自西涼，十四箏絃三足牀。街鼓鼕鼕催不去，更翻一曲玉娥郎。

曝書亭集卷第十四

# 曝書亭集卷第十五

古今詩十四

上章敦牂

同郭三徵滿井訪耑公即事二首

郊行方澤外，路轉古城窪。小雨乍潑火，輕風無聚沙。青蓮過橋寺，紅杏隔牆花。一笑遠公在，催停轂觫車。

故人方外侶，謂周處士篔也。往往說支纖。帝里衝風雪，僧廚共米鹽。招魂迷去路，挂壁有殘縑。不待山陽笛，同游淚各霑。

送史館姜君宸英赴包山書局二首

白蠟明經亦可憐，强吟詩卷放歸船。告身許領郎官軸，不藉題名雁塔前。

莫釐峰下著書臺，十道圖經一室開。破臘梅花邊清夢，勝騎官馬踏霜埃。

送徐處士善南還

玉河新柳已堪攀，二月交亭送客還。十度洞庭游未足，今番真住石公山。

送禹鴻臚之洞庭

謫官擬就洞庭居，此意沉吟六載餘。君去西峰先相宅，小樓容架滿船書。

**送劉進士凡知孟縣**

百里雷封古孟州，銅章出宰最風流。一灣清濟通王屋，千樹穠花繞縣樓。別後酒鎗攜伴去，到來詩卷許吾酬。三年報最尋常事，腰折眉攢不用愁。

**送人宰順德**

銅章再綰出都亭，天末郎官映一星。南海潮連沙嶼白，西樵山壓縣樓青。題詩定遍篔簩竹，判牘憑移孔翠屏。此地不難先奏最，因風爲報遠人聽。

**贈張叟弨**

筍簴爲冠大布裙，愛從金石拓遺文。吾生癖似劉原父，當代楊南仲是君。

**裂帛湖**

裂帛湖流兩岸平，柳陰風煖燕飛輕。年光冷笑長安客，開遍山桃不出城。

**查上舍慎行弟將南還過寓舍話別同魏二坤小飲賦六言**

江郎南浦欲別，小謝西陵未來。謂嗣瑮弟也。細草巴溝乍綠，堅冰潞水寧開。骰翻李部新格，酒瀉烏巾舊醅。款語且留十日，看花同上豐臺。

**積雨寄賀秀才**

堂坳階面蔟青莎，鳩婦呼來又出窠。說

與江南賀梅子，今年暑雨者邊多。

**倪博士**我端**讀書城西雨中寄之二首**

黑龍潭口水雲腥，黃紙無勞畫丙丁。料得林扉昏掩處，高荷大芋枕邊聽。

雨氣西山黯未開，更聞小暑一聲雷。不煩走馬衝泥苦，便可乘船入市回。

**牽牛花十二韻**

小草無心蔓，疎籬到處延。涼分銀漢水，曉映碧羅天。絆地三秋早，含苞七夕先。風吹長裊裊，露洗更娟娟。冷翠蕉林外，新黃豆葉邊。日高翻自斂，夜久愈生妍。月影銷衣後，蟲聲攪夢前。捎溝香驛路，墮雨滴罾船。螢火黏常濕，蛛絲密易緣。子多拋藥臼，根不費花錢。舊入桐君録，宜篸織女鈿。

憑誰描竹尾，幽思轉脩然。

**同李中允**澄中**錢中允**金甫**李諭德**鎧**重過萬柳堂有懷相國馮公二首**

岸柳經秋卧，簷花過雨摧。應門人已换，並馬客重來。板屋分熊檻，莎亭擾雉媒。昔年觴詠日，不記暮笳催。

樹改平泉譜，堂仍右相名。路迴逢石坐，心怯過橋行。稚子喧棋局，園官却酒鎗。惟餘沙面水，猶似冶源清。

**題汪祭酒**霦**詩卷三首**

金馬紛紛著作家，緇塵日日走篋車。誰如國子先生暇，吟到棠梨日影斜。

西陵十子流派別，南宋諸公體製殊。絶似韋郎《浣花集》，奇章麗則近來無。

庭闈眷戀賦歸難，酒伴相逢强自寬。只合宅西添小閣，秋山且當故園看。祭酒詩卷中有「記得年時重九日，全家登閣看秋山」之句。

## 秋日集馮檢討齋分韻得南字

畢卓能轟飲，康駢愛劇譚。長筵遮硯北，小徑闢花南。榼釀三升酒，奩香二寸柑。餘酣留未去，采菊入茶籃。

## 題周編修金然雲松雪瀑圖編修與予有結鄰洞庭山之約

越縑八尺誰所畫，雪瀑亂灑長松梢。中有科頭人，獨坐盤石坳。注目一疋練，舀泉一勺瓟。斯人豈宜在巖壑，或者避俗憎喧譊。我生山水性夙嗜，十年誤把田園拋。移家欲果洞庭約，擬先縛屋三重茅。毛公壇高踏月上，靈威洞古探書鈔。楊梅滿村鶴頂賤，橘柚落樹筠籠包。兹山從無蛇虎雉，但有魚蟹鰕登庖。雨前茶牙舌比雀，籬下竹筍頭如貓。閒房恣意任選擇，樂土不用分肥磽。先生方充記言史，朵殿直入穿雲旓。曰歸正恐歸未得，磨錢枉費占羲爻。耕田定須沮溺耦，開徑可少求羊交。終當乞取鑑湖曲，庶免怨鶴驚猨嘲。

## 皇仁綏遠詩八首并序

臣聞柔遠人則四方歸，有常德而六師整。舞兩階之干羽，至誠感神；受百禄於共球，敷奏其勇。《周官》分職，合方、訓方、懷方；《王會》開圖，比服、要服、荒服。唐著歸忠之傳，漢歌樂德之詩。矧夫百王之所未臣，重譯於焉來附。于疆于理，無貳無虞。宜有頌聲，用揚盛美。欽惟我皇上，軼堯包舜，揚武覲文。陟禹迹而方行，合軒符而在握。泰階協正，被四表以光華；上治咸和，躋八紘於仁壽。建中立極，無外恢圖。天地之大德曰生，靡一物不懷帝德；神

人之所助者順，允率土莫非王臣。晝謀造化之先，制勝霄旻之上。乃喀爾喀雖修職貢，反側靡常；與厄魯特妄搆兵端，阨窮已甚。皇上湛恩溥博，克全仁濡義育之中；睿慮周詳，不遺曲成範圍之内。謂外藩之豫附，必親定其機宜。總七萃於黄圖，勒五營於紫徼。硎水、潮河以北，照耀戈鋋；空同、祝栗之間，扶攜老幼。百重陛戟，瞻帳殿而傾心；千列周廬，覲天顔而稽首。宸衷用豫，聖度誠弘。載揚正正之旗，徐布堂堂之陣。有爵、有階、有秩，推亡固存；賜衣、賜讌、賜金，式歌且舞。申以河山之誓，親同禁衛之軍。而又躬莅營門，特宣誥誡，用賞用罰，是訓是行。永爲不侵不叛之臣，無異實畝實籍之地。於是揚葭啓路，總馴回鑾。百千萬人，皆感恩而泣下；四十九部，益慕義而歡騰。蒼龍摇旆旆之旂，朱鷺疊淵淵之鼓。歲旱而雨師灑道，日長而風伯清塵。曜乾文，闡坤珍；調玉燭，輝金鏡。既膺寶籙，宜薦鴻稱。惟至德之彌謙，而覃厚者多益。萬年有道，千古未聞。臣幸際昌辰，式觀釄化。自慚弇陋，仰沐崇深，恭賦短章，奉揚駿烈。

紫禁開魚鑰，青郊建羽旄。受降資廟略，載筆忝詞曹。塞拓漁陽遠，山盤虎北高。群臣歸燕息，轉念聖躬勞。

雁路緣沙磧，魚雲接幔城。鳴鑾七校從，吹笛六軍行。俗本通鞮譯，人今息戰争。紛紛攜老穉，遥望屬車迎。

納款陳千帳，班朝式九圍。不圖瞻日角，轉自懾天威。重馬馱金橐，茸裘换錦衣。早知恩賚渥，慕義久先歸。

錫宴原殊禮，官庖出尚方。自來鹽轂少，初得旨甘嘗。位近周青馬，詩呈漢白狼。遠人何以報，齊奉萬年觴。

羽衛三千士，龍媒十二閑。載旌平似水，布陣屹如山。膽已寒蕃部，懽仍啓聖顔。始知師以律，悔恃七旗孱。

繼絶弘新典，疏榮表外藩。河山申信誓，謨訓有恩言。入視金吾仗，來隨白虎旛。自今同尉候，不敢更懷諼。

鳳蓋將旋日，重攜所部來。感深翻泣涕，送遠愈徘徊。星野瞻箕足，雲旓戴斗魁。

神功一萬禩，駐蹕起層臺。左闕千門曉，南風五月薰。崇牙鐃吹曲，仙仗羽林軍。行健同天德，鳴謙集帝勳。小臣逢盛際，獻頌愧無文。

**爲魏上舍題水村第二圖二首**

江鄉最好是分湖，紫蟹紅鰕雪色鱸。眯眼塵沙歸未得，倩人重寫水村圖。

緑蘋不礙板橋樁，紅葉空堆老樹腔。異日相過任風雨，抽帆直到讀書窗。

**燕京郊西雜詠同諸君分賦**

十八盤

香山十八盤，盤盤種松柏。惟見獨行僧，稀逢采樵客。

高梁河

高梁寒食時，昔年盛游冶。隔水百重花，長堤兩走馬。

釣臺

鯈魚千百頭，湖水二三尺。有時溪雲生，不見釣臺石。

君子城

吾笑石季龍，爾何知好士。羅致山城中，哀哉數君子。

芙蓉殿

離宮委礓礫，暗粉剥莓苔。想見明昌日，芙蓉殿脚開。

黄牛岡

亂石侵花當，奔沙擁樹根。黄牛岡上月，横笛過前村。

香水院

壞磴接雲根，流泉來樹底。宛轉入僧廚，淙淙鳴不已。

夾山寺

禪枝啼谷鳥，忍草護松關。偶入樵人徑，桃花又一山。

甕山

石甕久已徙，青山仍舊名。去都無一舍，已覺旅塵清。

重光協洽

**送吴御史**震方**還里二首**

去年兮上書，拜手兮青蒲。今春兮未暮，乘白駒兮下通潞。酌酒兮臨風，攬子袪兮城東。申之兮款曲，客無爲兮匆匆。泛絚河兮千里，不如子之車兮莫或敢柅。望江關兮兩旗，不如子之馬兮莫或敢維。囊無一物兮旋故土，將津吏兮無怒。

瞻衡宇兮欣欣，數鄉樹兮歷歷。慰慈母兮倚閭，御輕軒兮布席。妾埽蠶兮臂筐，童呼牛兮腰笛。麥秋兮梅暑，煙舟兮雨屐。罷遠遊兮屈平，師近遊兮束晳。逝將歸兮由拳，樂與子兮晨夕。

**雨中酬王先生**士禛**早春見過韻**

架插圖書即是家，忍令丘壑廢京華。故人積雨能來否，堂下羅生十樣花。

附正月上旬過朱竹垞太史齋中諸花盛開賦絶句　濟南王士禛

馬塍曾說野人家，每先去聲東皇管物華。今歲長安霜雪少，試燈風裏見唐花。

**團谿歌寄題黄贊善**與堅**書屋**

團谿水繞舍北流，團谿花發牆東稠。先生歸去著書便，日坐團谿谿上樓。

**九日萬柳堂同譚十一表兄**瑄**作三首**

百尺金臺近可攀，城西積翠冷孱顔。自緣筋力新來倦，九日聊尋一簣山。

鵁鶄撲鹿起晴沙，路轉平岡日已斜。較是今年籬菊晚，秋深猶膩水葓花。

改席疎林脱帽多，半酣猶望麴車過。休嘲酒户年來減，勸客還能卷白波。

**秋水十韻**

郭外湖新漲，天邊暑乍歸。牽罾移荻

岸，繫纜到柴扉。橋影中流小，人煙極浦稀。家家采菱角，處處落蓮衣。渡口迷村店，潮痕驗釣磯。魚標林際短，蟹火夜深微。柳近浮萍埽，楓兼斷葦飛。避矰鴻雁下，侵壟稻粱肥。夢穩扁舟在，鄉遥舊雨非。殷勤報鷗鳥，伴我共忘機。

### 送蔡中允假還省親

記聽句臚已十年，詞頭草罷擘宫箋。不知才子循陔後，鎖院何人下水船？

### 寄題張學士英前輩賜金園二首

金海橋西小苑灣，偶辭賜第放船還。仙居絶勝間丘遠，割取龍眠一半山。

越溪漁客東歸後，千載無人乞鑑湖。輸與先生賜金換，君恩歲歲答魚租。

### 毛封公壽詩集唐人句十韻

自知清净好，名利本來疎。嗜酒晉山簡，通經漢仲舒。高齋徵學問，教子但詩書。庭養沖天鶴，香消蠹字魚。寧知武陵趣，還傍釣臺居。散帙至棲鳥，鳴榔聞夜漁。古苔生迮地，時菊覆清渠。洞有仙人籙，門停長者車。桐江秋信早，勾漏藥成初。自有延年術，何人更得如？

### 寄題新城王上舍啓深園居十二首

#### 緑蘿書屋

女蘿青裊裊，壓君一丈牆。有時風卷幔，瑣碎涼月光。留照牀上書，籖帙生微黄。

嘯臺

山月出漸高，山泉鳴不已。登臺一舒嘯，四面林風起。公子鸞鶴群，形神兩無累。

春草池

春水既緑，春柳亦已青。此時池上草，日暖飛蜻蜓。游絲墮復起，牆外花冥冥。

石丈

種橘號作奴，種花呼作后。山礬以爲兄，海棠以爲友。羅置石丈前，丈應開笑口。

大椿軒

大椿本無樹，取以名其軒。不隨薞草彫，長愛藻景暄。因思漆園叟，十九皆寓言。

小華子岡

小水波淪漣，小山石偃仄。月明攜客上，竹樹風不息。比似輞川圖，但著淺絳色。

石帆亭

我昔鏡湖曲，曾對石帆山。婀娜層雲外，迢迢不可攀。何如一片影，移置户庭間。

三峯

一峰竦中央，兩峰旁夾侍。共此一簣

山，各具千仞勢。要知主人心，方蓬有遐寄。

雙松書塢

我願身爲鶴，巢君庭際松。清風吹我衣，明月照我容。與君歲寒約，寤語緜春冬。

樵唱軒

樵風遠更聞，樵唱行無次。郭東郭西樵，審音非一致。寫入丘中琴，泠泠有餘思。

小善卷

洞户雖言小，翻勝陽羨里。初無鹽米堆，惟有木石几。不知經幾年，石髓滴爲水。

半偈閣

小梯上横閣，勝境同精廬。宴坐維摩椅，纖塵都埽除。觀心默無語，想見天地初。

**題沈上舍洞庭移居圖六首**

沈郎歸興及秋風，擬學煙波笠澤翁。不戀湖莊收紫茜，愛他千樹洞庭紅。

銷夏灣頭五月涼，堂成面面納湖光。楊梅綫紫枇杷白，買斷閒園自在嘗。

才微歲晚畏譏彈，井社年來欲住難。只合全家太湖去，免教小吏侮鄉官。

洞府曾傳第九天，況聞崦裏足良田。煩君竢我鮎魚口，並載吴江赤馬船。

濕銀三萬六千頃，兩點青螺髻子濃。生怕東山鵝鴨鬧，輕帆徑度莫釐峰。

橘田薑棱散租符，西舍東鄰興不孤。他日相逢王潑墨，也攀生絹索横圖。

曝書亭集卷第十五

# 曝書亭集卷第十六

## 古今詩十五

### 玄默涒灘

**出都王山人**翬**畫山水送別**

王郎五載一相逢，寫出雲巒別思重。髣髴攝山風月夜，秋窗同聽六朝松。

**白草屯**

白草屯空似戰場，昏鴉點點入斜陽。舟依茅屋三間泊，風動棗花四月香。去國不禁頻徙倚，得歸寧復倦津梁。叢祠何處喧村社，有底紛紛士女忙。

**入汴過胡司臬**介祉

吳船千里載冬醅，避暑長筵日日開。却喜訟庭留牘少，時看官馬借書來。

**瓜步留贈張同知**

柴車一出白頭還，過嬾偏宜應接閒。猶有故人能好事，隔江留看六朝山。

**寄陸侍御**隴其

主恩先後逐臣還，羨爾幽棲泖一灣。想得著書風幔底，桂花如霰落秋山。

### 洞霄宮題壁

天柱峰高倚晚晴，琳宮消歇斷碑横。砂牀竹下搜難得，卧聽山禽擣藥聲。

### 江行三首

潮落江平宿富陽，船頭新月下微霜。曉看烏臼紅千樹，樹杪半山鴨脚黄。

絶壁苔紋鼠尾皴，灘光晝静白鎔銀。分明江上孤篷客，黄鶴山樵畫裏人。

環溪亭下水流東，野碓飛輪到面風。返景松巖紅未斂，隔江人語漆林中。

### 冬日同鹿明府祐錢廣文瑞徵游爛柯山二十韻

道書詮洞天，青霞居第八。流傳負薪翁，披榛入坱圠。中有兩青童，棋聲暗相戛。俄驚斧柯爛，逝節等奔鶻。此事知有無，特書在琳札。我來太末墟，十月方納秸。曉出通仙門，緣溪碎石滑。拂林風騷騷，鳴碓水汎汎。明府政不煩，廣文俗能拔。於焉齊唤渡，次第梶車轄。飛梁忽在望，相視笑且呾。靈境兹最奇，造物亦太黠。疑經百蟲焚，或受五丁揠。連蜷虹霓偃，垢膩神鬼刮。傾崖穿一綫，斷塔盤秃髻。丹楓露已彫，瑶草霜未殺。剜苔讀遺碑，汲井恣拭刷。昔賢鬭茶地，味者莫之察。日斜洗行廚，得食鳥嘎嘎。徘徊雙松陰，惆悵別香刹。

### 鹿鳴山晚眺二首

一簣山平遠，雙林逕暗通。不愁筋力倦，且喜笑言同。藉草荒岡上，疏泉碎石中。

新晴尤可戀，移席憤王宮。

近郭兹山好，禪扉鎮日扃。江光寒轉白，峰色遠逾青。亟種千松樹，宜添一草亭。他時放歸櫂，歌鳥試重聽。

### 玉山

三衢山歷盡，橋影跨通波。十室居城少，千家負郭多。啓顔津市酒，隨意榜人歌。且免書驢券，郵籤次第過。

### 廣信

信州風物好，倦旅亦開顔。灘響層層石，林疎面面山。狎鷗飛不去，放犢飲初還。夜火浮橋外，連船當户櫝。

### 鉛山

不遠江城路，舟師指點遲。穴山巢鸛鵲，編竹坐鸕鷀。晚飯惟三板，朝酲藉一瓻。鵝湖酬和地，百世起人思。

### 弋陽

城小斜依壁，門開近面江。陂仍仙令跡，歌換楚人腔。辣闥山無樹，峥嶸石滿瀧。多情甎塔影，十里逐蓬窗。

### 貴溪

亭榭均干越，封圻析上饒。連山齊覆釜，獨石忽成橋。想見黃梅發，何曾碧樹彫。降丘誰宅此，雞犬已寥寥。

### 安仁

畫角衝寒動，明星際曉行。水迴沙市曲，山到郭門平。野碓啞啞轉，漁榔沓沓鳴。誰與分百里，洵美得嘉名。

### 瑞洪

餘干江路永，回首失嶄嵒。市酒難爲醉，罾魚乍解饞。自玉山至安仁，捕魚多用烏鬼，魚皆無味。至此始用罾。湖寬舟愈小，峰遠日初銜。漸識宮亭近，分風及布帆。

### 自贛州至南安灘行口號二首

鬱孤臺下水嘈嘈，南去輕舟未易操。灘響逆流三百六，篙師那得萬張篙。

且挂風帆泝急流，船人勸客莫深愁。只應預想歸程樂，柔櫓嘔啞下吉州。

## 昭陽作噩

### 夜泊珠江

潮湧牛欄城門名。外，舟停蜒户旁。月高人不寐，隔浦是歌堂。

### 同屈五大均過五羊觀❶

仙人騎五羊，墮地化爲石。石今在琳觀，仙人去無跡。屈生嗜奇古，偶坐蔭松柏。摩挲汴京碑，不覺日西夕。觀有建中靖國碑。

❶ 此詩四庫本無。

### 光孝寺觀貫休畫羅漢同陳恭尹賦

貫休手寫一十六羅漢，其二乃在南海訶子林。昔游真蹟未得見，念之三十五載縈人心。白頭重作嶺南客，故人期我虞翻宅。僧廊亂後花木猶瓏璁，蘿菜春生滿池碧。循廊轉入精廬深，一幅居然挂東壁。古綃尚白石轉青，恰於石罅安疎櫺。一僧俛首力寫經，自準以下秖半形。芬陀利花貝多葉，椶櫚筆管毛猩猩。不知金天之西何處得石硯，毋乃昆吾玉切新出硎。一僧却立侍巾缾，静如沙鷺翹涼汀。窗燈不翦信明滅，桫欏樹底風泠泠。窗前千歲老猨拱，雙臂平扠兩肩聳。筍鞵桐帽木葉衣，想見霜濃寒到踵。精誠能令感金石，何況群生知怖恐。禪月師，流傳三絶畫、書、詩。詩編《巨岳集》，書有姜體遠本周之史籀秦相斯，未若畫品更崛奇，即如此幅遠出意匠表，或疑入定真容髣髴親見之，不然調鉛殺粉能爾爲？訶林僧，神物藉汝能世守。不見宣和舊譜遺蹟久云亡，豫章西山雲堂院中亦何有？我欲賺汝去，莫飲我，缸面酒；我欲奪汝歸，玉鴉叉，不在手。世間豈少珊瑚鐵網珍珠船？自今貯之伏梁闇檻庶可全。

### 嶺海將歸梁吉士佩蘭載酒邀同屈大均陳恭尹吴韋王準陳元基梁無技季煌燕集五層樓席上分賦得會字❶

飛樓壓高城，人天納萬籟。登臨信可娱，矧與群彦會。吉士澹蕩人，偕行屏軒蓋。論交半簦笠，雜坐緩巾帶。樽中酒如泉，海

❶ 此詩四庫本無。

大魚作鱠。款款話別悰，迢迢念歸旆。於焉感昔游，兹樓在晻靄。凝思躡丹梯，興發不可奈。惟時建雄藩，自比夜郎大。邸中鑿園池，巧匠恣雕繪。水亭擬舟梁，山木徙樅檜。長姣羅美人，管庫斂文貝。因之設厲禁，游者必鉗釱。一閉金獸鐶，廿年委榛薈。修蛇穴其中，妖鳥叫其外。雖免劫火焚，終遭颶風害。人事戒滿盈，天意惡侈忲。六師一以移，漢將齊下瀨。劉王舊花塢，金粉盡淘汰。今來縱游觀，足以動深慨。觴罷復凭闌，遠目豁矇眛。祝融方司南，尉陀臺占兑。萬井鬱參差，百谷互陽昧。人影數沙蟲，林梢亞蓬艾。我非雲中君，何緣出塵壒。少陵有遺詩，將老斯游最。

## 嶺外歸舟雜詩十六首❶

黄木灣西廟鼓撾，春潮漾漾没蒲芽。翻嫌二月歸程早，一路攀枝未作花。

鑾江豆蔻一叢叢，牡蠣牆圍半畝宫。貪看河頭采珠女，輕帆不趁酒旗風。

枕外潮雞報二更，朧朧月底暗潮生。客心最喜舟師健，貪趁朝霞半日晴。

船頭釃酒佛山過，七尺烏篷疾似梭。行到西南舊時驛，驚心榕樹已無多。

三水城樓照落霞，漁村處處見撈鰕。夜來欸乃聽新曲，不是漁家是笛家。

飛來寺脚束江濤，徑入雙林磴轉高。怪道褰簾蝴蝶至，軍持新插紫山桃。

櫂郎鄉里面都黔，撑盡筠篙秃指尖。水飯乾魚烏欖豉，生來不食廣州鹽。

紫楝花香映水窗，舟從大廟出奔瀧。晚來欲雨猶未雨，峽裹鷓鴣啼一雙。

❶「十六」，四庫本作「十五」，無「澹公山水入奇懷」一首。

新開花縣壓層巒，群盜停探赤白丸。不是郃陽王給事又旦，湞陽行旅至今難。

山坳一水忽分流，兩岸多停楚客舟。夜半東風齊笑語，月明打鼓上連州。

彈子磯高高插天，篷窗未許客安眠。尋常一色四更月，獨有此山啼杜鵑。

曲江門外趁新墟，采石英州畫不如。買得六峰懷袖裏，攜歸好伴玉蟾蜍。

修仁渡接始興江，半挂魔幢半佛幢。記得三楓舊曾泊，更無風雨打船窗。

澹公山水入奇懷，陸守頻營繡佛齋。白社風流今已盡，更誰説法上丹崖。丹崖精舍，表兄陸侯世楷守南雄日，爲澹歸禪師建。師姓金氏，諱堡，中崇禎庚辰進士，牧臨清州，亂後隱於浮屠。後卒於平湖。

青簩竹尾鳳毛纖，銀箸灘頭石角尖。五里一瀧成十里，虚簩估客記郵籤。

雄州郭外萬人家，小店臨流大道斜。纔是野薔薇落後，白花開遍苦丁茶。

## 梁吉士以羅浮蝴蝶繭二枚贈行曲江道中一蝶先出篷底聯句成三十韻

故人贈我行，方物當所選。彝尊 笥發詫駢羅，中有蝴蝶繭。沈名蓀 兩兩折枝挂，一一槁葉卷。昆田 動摇槌懸風，妥貼纊綴冕。彝尊 厥包同米囊，其文比竹篆。名蓀 末如蟬翼輕，齊女鬢垂鬚。昆田 詩朋争愛惜，寘之黄篾篚。彝尊 薄寒巾密覆，遲日窗始展。名蓀 隔籠頻摩抄，並棹迭窺覸。昆田 形隨秋燕蟄，候早春蛹蝡。彝尊 我夢爲莊周，栩栩興匪淺。名蓀 俄然一繭破，有若子初娩。昆田 停橈疾招呼，急走忘足跣。彝尊 徧爛五采錯，的皪九光㬎。名蓀 層層金泥塗，屑屑雲母碾。昆田 絲絲春江濯，幅幅朝

霞翦。彝尊 孔鸞一毛截，瑇瑁片甲輭。名蓀 眉過粉蛾長，翅類仙鼠扁。昆田 緜纒變《周官》，繪繡備《虞典》。彝尊 曾聞朱明洞，大者如輪轉。名蓀 悠揚千花叢，下上百丈巘。昆田 或云麻姑裙，裂之在蒼蘚。彝尊 或云葛翁衣，貯之在丹甗。名蓀 紛綸辭各異，無乃傳者舛。昆田 夢想四百峰，有約未由踐。彝尊 未逢采雀靈，徒説啞虎善。名蓀 名山應見笑，竦誚豈能免。昆田 覩兹鳳凰子，髣髴列仙遺。彝尊 入山夫何難，歸與面有靦。名蓀 明當放汝還，華首恣游衍。昆田

### 沈霖據石圖

差山高士隱織簾，千金一致醫方兼。餐花黑蛺蝶衣潤，丸藥碧梧桐子黏。無絃之琴石上卧，有洌者水沙中潛。張生遠傳寫陸生嘉淑讚，題罷玉蟾蜍淚霑。

### 秦吉了聯句

珍禽産邕管，自呼秦吉了。武進邵長蘅子湘 倏倏羽儀澤，炯炯眸子瞭。彝尊 丹咮漫多智，黄距一何蹻。長蘅 尾輸山鷓長，形陋幺鳳小。商丘宋犖牧仲 批肉花冠攲，垂耳蠟光皎。彝尊 好語鎮間關，餘音或繚繞。犖 雖殊鴂舌蠻，偶類雉鳴鷕。彝尊 《宣和譜》乃遺，《爾雅》釋未表。屢奮躍不停，獨立聲忽悄。犖 羈栖恣飲啄，簾幕信昏曉。長蘅 寄身在籠中，結思仍木杪。長蘅 稟質洵云微，即物慨詎少。所以韓退之，作賦感二鳥。彝尊

閼逢閹茂

### 曉行圖

樹杪星星塔火收，月殘衣上冷霜浮。郎當風鐸穿林去，莫是曉行人姓劉。宋劉一止賦《曉行詞》得名，人號爲「劉曉行」。

### 白陽山人陳括折枝花

餅桃花仿吳公器，風牡丹摹崔子西。雨點露團猶在眼，惜無好鳥盡情啼。

### 崑山謁宋劉處士過墓

荒榛斷碣小山陲，詞客當年亦可悲。蘆葉汀洲繫船夜，彘肩風雨渡江時。橐中青兕千金散，馬後焦桐一輛隨。辛苦東吳顧文學湄，邀人歲歲此題詩。

### 積雨八首

自從甲子春來雨，四月從無三日晴。薄暮東風吹轉急，泊舟小水看潮生。

水木陰陰夏尚寒，桑枝風戾幾曾乾。莫愁著屐衝泥遠，小舫撐過繡鴨灘。

没盡荷花紫草田，茭池新水芋陂連。畏寒不獨衰翁甚，年少冬衣未拆緜。

貓頭笋夾白版扉，麂眼籬綻黃薔薇。绿陰門巷午風起，吹遍楊花總不飛。

烏篷夜拄釣船坊，曉起水添三尺强。欲覓園花查上舍嗣瑮，但愁橫漲板橋妨。

荷葉新抽一丈莖，柴門趄漲到磯平。黃鸝粉蝶不相見，唯聽鵓鳩逐婦聲。

芍藥醅醾不到缾，園荒六枳户常扃。吴蠶已是三眠候，桑葉依然陌上青。
楝花信後猶凝紫，梅子枝頭尚未黄。枉費祈晴丙丁帖，殺風雨至轉顛狂。

**池上編籬偶成二首**

槐泔茭池水一窪，好編六枳作籬笆。客來與乞平安竹，老去思栽頃刻花。農丈人唯知避俗，村夫子更嬾移家。試添隔岸香茅屋，眼見南垞勝北垞。
清時特地許閒身，底用湫囂傍市塵。著録九經堪送老，擁書萬卷不言貧。爲農也解量晴雨，置酒渾忘是主賓。寄語巖栖譚給事瑄，何妨近作耦耕人。

**題　畫**

第四橋頭楓葉丹，詩翁露頂不知寒。停車鎮日樹根坐，閒看鷺鷥飛過灘。

**爲高上舍題其尊人太常**層雲**山水軸**

太常三絶畫書詩，尺幅溪山付虎兒。斷楮零綃何處覓，秋窗惆悵卷還時。

**李秀才**琪枝**墨竹**

小閣爐香洗硯初，數竿墨竹最清疎。前身定是梅花衲，仍占春波橋外居。

**送鄭**公培**入粤**

入閩閩有灘，度嶺嶺有關。勸君舍仙霞，勸君踰常山。一帆餘干漾，三板茶磨盤。曲江水沄沄，大廟峽攢攢。秋深高涼郡，郡守鄭君梁當之官。英英玉堂彦，戟舍有餘

閒。好賢若緇衣，爲子具館餐。況有王大令原，儒雅足盤桓。蕉椰實堪飽，橄欖漿不酸。一丈孔雀尾，雙丫公孫蘭。青青䈽簩竹，恒覆屋數間。此鄉洵可樂，何時方來還。暇過五羊城，越臺尤壯觀。番番三老友，謂梁、陳、屈三子。❶ 爲我報平安。

## 招陳秀才忱山游之作

洗藥殳基井，讀書顧況臺。溪行十里近，風便一帆開。野飯香新栗，山園露早梅。相邀好兄弟，及此共深杯。

## 旃蒙大淵獻

## 二月二十日

灣頭新柳碧遥遥，猶記停舟舊板橋。一自花時葬西子，年年風雨是今朝。

## 論畫和宋中丞十二首

阿儂舊住韭溪北，天籟閣中曾數過。記得千金紈扇册，童時一日幾摩挲。項氏家藏千金帖有三：一爲唐雙鈎《萬歲通天帖》，一爲淳化閣帖初拓本，一爲唐宋人畫，紈扇居多。

界畫樓臺膽未豩，棘鍼花鳥亦難嫺。昔賢往往妙游戲，不了樹枝没骨山。

狡儈紛紛僞亂真，巧匀楮墨傅灰塵。誰知神物歸藏弆，千載依然色斬新。

談藝何人公道存，每因憎愛昧昭昏。不應唐沈同時在，吴偉翻呼畫狀元。

隱君趙左僧珂雪，每替容臺應接忙。涇渭淄澠終有別，漫因題字概收藏。董文敏疲于

❶ 四庫本無此注文。

應酬，每倩趙文度及雪公代筆，親爲書款。

胥山樵叟畫亦殊，得錢多寡分精粗。少年身後休嗤點，不見《長江萬里圖》。項叟聖謨，子京之孫，自號「胥山樵」。曹侍郎溶領藩東粵，叟作《長江萬里圖》送行，深得古人筆法。

崔子忠陳洪綬人物最瓌奇，仕女天然窈窕姿。弟子描摹失師法，盡調鉛粉畫東施。

王五崇節谿山擅平遠，周郎之恒窠石亦清真。兩君人物兼臻妙，未許南人笑北人。王，宛平人；周，臨清人。

巨幅鸞凰細草蟲，長留風露濕花叢。時人罕覩藕漁筆，止説王郎武惲老壽平工。王，長洲人；惲，武進人。

先子韶年寫雲壑，當時心折董尚書。後來舍弟亦能畫，可惜都無片紙儲。先母唐孺人，董文敏之甥也。文敏見先人畫，謂人曰：「不出十年可以亂吾真矣！」舍弟彝鑒能詩畫，早卒。

白下錢唐畫作林，殘山剩水樹無陰。若令此輩流傳遠，不合良工苦用心。

退翁孫侍郎承澤倦叟曹侍郎溶嗟淪没，吴客雌黄詎可憑。妙鑒誰能别苗髮，一時難得兩中丞。謂宋公暨閩撫卞公也。

## 答徐舍人永寧上舍永宣五十韻

罷官卧荒村，户外可羅雀。秋風攪庭梧，意況劇蕭索。凌晨屋山頭，争噪兩乾鵲。須臾名刺來，有客款門闥。披衣出迎客，矯若雲中鶴。南州名父子，文采何照灼。往偕副都公，同聽清禁鑰。神羊冠獨峨，虎僕毫載橐。正色立朝端，吐論謇而諤。但爲鳳回翔，不事鶻擊搏。循陔請終養，忠孝兩無怍。俄焉梁木壞，吾黨失矩矱。僉云令嗣賢，翰墨麗金臒。兹焉接丰采，心路快一瀹。索文表墓道，於義無可却。昔人重碑版，論文不

論爵。後來世俗愚，但取官顯爍。縱然頭銜長，往往詞冗弱。鉅公即能之，亦復多僞託。誰歟辨真贋，止解速鐫鑿。遂令賢達人，罕載金石略。稽古墓銘工，昌黎最凌逴。柳李揚餘波，屹立鼎鎗脚。穆修衍流派，十子表東洛。文公成公後，軌範漸刊落。姑蘇王止仲作《墓銘舉例》，於唐取三家：韓、柳暨李習之；於汴宋取十家：歐陽永叔、尹師魯、曾子固、蘇子瞻、王介甫、陳無己、黃魯直、晁无咎、陳了翁； 於南渡取二家： 朱仲晦、吕伯恭也。黃鐘屏弗考，細響賞牛鐸。凡聾互標榜，羊豹聯一鞹。舉世逐聲聞，孰肯叩寂寞？君家好兄弟，蓄意勤且恪。别來再致書，邀我踐宿諾。各賦詩一章，體製極雄博。纚緜思無盡，繹繹絲在籆。參差瓊樹枝，爛漫棠棣蕚。神鷹乍脱鞲，天馬初卸絡。書蹤逼褚薛，句法壓盧駱。珍物貽頻仍，一一刮眼膜。香秔包緑蒲，岕片裹青箬。駝毾軟勝緜，翠織暖逾貉。異錦掉鯨魚，明燈綴珠箔。愧乏英瓊瑶，何以報金錯？緬惟副都公，九京不可作。吾衰筆力短，兼苦文思涸。盛美豈勝書，經月稿乃削。雖非黃絹辭，陳言務埽掠。以之勒豐碑，觀者或摹拓。采摭入琬琰，異日上史閣。庶幾身後名，藉以慰冥漠。春山采茶候，風煙想一壑。當浮太湖船，直抵洮滆泊。一登君子堂，歡言共絃酌。

### 喬孝廉崇烈居父喪每泣則庭烏盡下禹鴻臚爲畫飼烏圖率題三首

烏烏啞啞東西樹，子得食兮哺其父。于思于思淚如注。惜烏尚有反哺時，塊獨煢煢守丘墓。

烏烏啞啞樹東西，迴翔下上不得棲。飢來肯啄庭中泥。日食孝子一溢米，堊廬共爾

長悲啼。

烏烏啞啞尾畢逋，誰其傳寫禹鴻臚。張徐王趙世所無。天哀孝子降黃玉，留此作配雌雄圖。

## 雨舟聯句

山行未淹旬，曰歸歲已晏。吳江徐釚電發 晨發崦東西，疾風吹四面。彝尊 俄頃雲溟濛，急雨雜飛霰。釚 寒木聲怒號，衝波勢撇旋。彝尊 舟師劃柔櫓，迸力與水戰。釚 有如士先登，賈勇色不變。彝尊 重湖乍超越，小舫乃利便。釚 回看滸山橋，亭亭樹葱蒨。彝尊 沿流泝木瀆，峰頂豁僧院。釚 鈴傳越來溪，屧響吳別殿。彝尊 陳跡且莫悲，執友情所眷。釚 將尋二棄堂，葉寶應燮營別業橫塘，「二棄」，其齋名也。庶幾共游衍。彝尊 詎期冬潦收，水淺石盡見。釚 舟膠不能前，我躁子煩悁。彝尊 聯吟倚篷窗，翦燭炙冰硯。釚 安得胥口潮，盤椒及家宴。彝尊

曝書亭集卷第十六

# 曝書亭集卷第十七

古今詩十六

柔兆困敦

## 耳疾示王周二上舍

我齒未七十，恒苦兩耳充。患此已三年，入秋輒内訌。始焉輪濕濕，既乃氣爞爞。牀下駭鬬牛，門前失吠狵。有如兩豆塞，難使五藥攻。因之日静坐，物理究初終。是非始聽聞，褒貶將安窮。屬垣第自苦，察察爾何功。讒柄變白黑，治道淆污隆。君子天地閉，小人地天通。世事付一聵，葆我以太沖。免慴喪匕雷，免驚擨鷄風。人勞我則逸，美疢丁我躬。相法十七家，不容麥者豐。況若封丸泥，寧非富家翁。比鄰有二子，相憐病適同。褒如顧我笑，子論詎發蒙。耳者心之候，其穴名聽宫。其神字幽田，其用在司空。子今勤著書，不異五經筒。有時議紛綸，講席相磨礱。説詩匡丞相，解經戴侍中。無人爲畫字，子將焉折衷。主人作而歎，何術返我聰。客云古方法，社酒能治聾。來朝海燕歸，陌上賽社公。伐鼓聲淵淵，割肉飽蓬蓬。吾儕試往祈，泥飲等喝虹。按節舞麗娟，安歌走明童。三人共顧曲，其樂也融融。

## 初夏重經龍洲道人墓三十二韻

亭亭馬鞍山，産石光瑩瑩。其東勢犖

礐，竹柏翠相映。劉生昔栖遲，於焉日吟詠。生耽巖壑幽，死愛水木净。要知賢達心，義不陷俗穽。一棺抱山阿，勝夾兩婢媵。傾崖屏荆榛，老樹絶鴟鷯。既鮮蕘豎侵，亦免菜畦蝗。乃知斯丘樂，匪藉青烏訂。我思南渡後，思陵失其政。謀夫多去國，魏公執兵柄。幕府盛賓僚，子弟談性命。棄師累十萬，三敗無一勝。肆將功罪淆，第許心術正。猛將反先誅，豈惟一檜横。哀哉小朝廷，自此和議定。金繒括脂膏，臣妾費辭令。忍忘君父讎，寧計蒼生病。過也大布衣，慨慷本天性。好游或渡江，嗜酒數中聖。議論辛陳間，恥與餘子並。歌詩存十卷，卷卷氣雄勁。静夜思中原，往往血淚迸。厥後詣闕書，何減諍臣諍。庶幾國士風，合古之儒行。我來百世下，適墓必生敬。三年兩經過，涼燠感時興。番番玉山叟顧涓，文史廣援證。思復東齋祠，暇日便眺聽。奠以椒桂漿，闢此齬齵徑。誰與能好事，率錢表名姓。遺文并雕鏤，足以播遥敻。

## 曝書亭偶然作九首

拓得園基一百弓，閒來樹底逐雞蟲。埽除蝗菜下鶯粟，亟命畦丁修水筒。

坨南宜得翠筠看，上番移來近百竿。昨夜疾風吹拔木，老夫差喜竹平安。

蜻蜓翅丹蝴蝶黄，白露滿園秋草長。静聽桑斧斫叢棘，忽露一株巖桂香。

蒲萄煎濃注酒缾，酒闌荷葉香滿汀。新涼枕簟不妨設，時有北風吹我亭。

槿花本與佛桑同，也向籬邊吐白紅。試待來年根盡活，編成著色短屏風。

雨裹芭蕉風外楊，水中菡萏岸篔簹。衰

翁愛植易生物,不願七年栽豫章。

移橙種橘計蹉跎,一箇茅亭草蔓多。輸與城隅譚給事,花時處處有行窩。

縮版誅茅事偶然,修門見説此亭偏。須知庾信園雖小,詩賦江關獨易傳。

平泉花木遠争移,金谷繁華盛詠詩。淪落栖遲杜陵叟,何人尚寄草堂貲。

## 斑魚三十韻

吾衰薄滋味,意不在粱肉。第苦藜莧羹,精力易消縮。以玆盤中饌,往往供水族。持螯疑蟛蜞,握鱣近蚼蝮。可怪黿脂垂,生憎鬣尾矗。所欲庶其魚,又無取乾鱐。河豚昔最嗜,恒用井華漉。塵遠烹於庭,血去抉其目。刈楚然豆萁,務候湯火熟。瓊乳捋西施,但恨不盈匊。誰能罷饞扠,對此食指搐。自從十年來,不敢恣口腹。酖毒安可懷,災生慮薄禄。斑魚乃具體,秋深出洄洑。小大雖云殊,一氣同化育。其形亦彭亨,其性齊忿慉。此時釣魚師,香餌素所畜。籊籊三竹竿,編簰坐跧伏。垂綸韌且弱,沉鈎曲而複。有時十數輩,戢戢歸罜䍡。安砧剖瓜刀,汲水浮柹木。於焉敕中廚,慎勿覆我餗。排泥剔其羽,起肝淘以麴。法使甘不喂,瑩白類新沐。和之以蟹胥,其汁轉濃郁。既異齒鏌鋣,兼免愁慘黷。因思膳夫經,珍未窮水陸。設鱠姜侯曾,思鱸張翰獨。俊味恥自饕,有客至不速。亟須問前村,侑以酒一斛。

## 題汪上舍讀書圖

朝看牧豕助邊儲,暮見爲郎擁傳車。勸爾須抛兔園册,世間風漢乃耽書。

**山陰客舍題高布衣蓴鄉釣師圖二首**

蛤蜊菰葉横塘曲，細雨斜風西塞山。争似蓴鄉好秋色，輕舟容與水雲間。

愛餐花港雞頭芡，更采湘湖雉尾蓴。踏浪緣流無不可，只休驚起浣紗人。

**顧明府**培元**載酒邀觀三江閘**

一舍三江閘，輕舟度幾灣。蕭疎何限樹，平遠不多山。小管聲聲急，深杯户户豩。賢侯有高興，未許夕陽還。

**壽孟叟**

最愛鑑湖好，秋山百里青。君家秋山下，遶屋泉泠泠。黄菊樹百本，翠濤開幾缾。玉顔長可駐，不藉蕊珠經。

**贈牧上人**

我客柘湖曲，上人來叩關。欲浮清淮浦，直渡黄河灣。霽雪亂塔寺，夕陽平坡山。五茸春草緑，一舸望南還。

强圉赤奮若

**萬年藤杖歌贈尤檢討**侗

我有天台萬年藤，持贈吳下遂初翁。想當李明柏碩迹未到，此藤久已生山中。偶然拾自金庭宫。攜歸曉夜但拂拭，重之不異長生桐。翁昔史館文最雄，南狐東馬卓有前賢風。即如詩篇也壓蕭、范、陸，長城笑把偏師

攻。歐陽黄九柳秦七，新詞往往傳歌童。翁今歸來雙耳聰，曆頭六十更二十，顔貌却如四十同。況有才子籍早通，兼珍之膳潔且豐。人生快意亦已足，豈必入海求方蓬。西堂日煖花滿櫳，楊梅漸紫櫻桃紅。翁來期我花下酌，清晨扶杖葑門東。繭紙戢戢抽詩筒，看翁游覽興未窮。水循練瀆山穹窿，長松樹底芝草叢。四方上下與翁逐，杖兮杖兮藉汝功。

### 寄蘭溪葛廣文

飛茭挽粟各喧闐，散吏何如葛稚川。百斛金華新酒熟，醉尋桐柏觀中眠。

### 趙贊善以新詩題扇見懷賦答❶

儲端鎖院各收身，同是承明放逐臣。遠憶音塵千里月，來尋鰕菜五湖春。閒教花底安棋局，笑比紅兒狎酒人。縱説卜居猶未定，幾曾憔悴等靈均。

附原作

益都趙執信

江村水樹澹秋煙，不見幽人思悄然。老爲往接簪裾三殿側，近聯蹤跡五湖前。各有彈文驚胆漁翁長，閒上鴟夷估客船。留日下，他時誰作舊聞傳。竹垞在長安著《日下舊聞》。

### 雨過馮檢討葑水園四首

蘭成小園在，東皙近游頻。夾巷千花續，編籬六枳勻。葉低斜曳杖，石礙曲勾身。

❶ 此詩及所附「原作」，四庫本均無。

正值黃梅雨，蹣跚著屐人。

又見衡門改，新看小閣添。海榴橫濕户，楚雀近窺簾。曲直分沙溜，參差露塔尖。重過轉瀟灑，村郭意能兼。

高柳微風末，新荷驟雨中。竹扉經歲別，茶月一尊同。盡得齊民術，何殊避俗翁。茭田知可拓，小舫後時通。

我亦歸田久，開門近水灣。縱移花百本，并少屋三間。對此增惆悵，何緣數往還。煩君暇相過，看積一房山。

### 仙游茅筆歌酬徐檢討釚

君不用鐵梳梳秋兔毫，亦不用束青羊毛。別搜凡材逞妙技，鼠鬚虎僕非爾曹。吾聞仙游郭外山，最高仙人九鯉雲中遨。紫鱗三百二十四，白蝦蟆吠黃雞號。有時懸厓忽題科斗字，是豈不律人間操。茅田深深野火燒未盡，樵夫蕘豎赤脚騰磽嶅。拔茅連茹縛作將指節，六寸之體兼頭尻。桃枝竹罷火熨帖，鹿角菜免膏煎熬。誰與智者創此物，將毋九何一范授以刻髓之蘆刀。垂虹亭長嗜奇癖，一牀載得還吴艚。分我一管已足豪，當其運腕大稱意，筆頭公喜長堅牢。人生知己隨所遭，良工對之但駭遻，足使李展汗走屠希逃。

### 甌舫即事二首

破窗風雨濕書籤，睡起明星忽在簷。最喜蛛絲捎竹尾，牽牛花翠曉來添。

秋老梧桐葉葉黃，夜來風雨太顛狂。分明了鳥窗深閉，一片何緣墮筆牀。

## 九月八日滄浪亭懷古二十四韻

滄浪有遺亭，勝蹟今始到。疎籬六枳棲，小徑一僧導。古牆聳寺樓，暗水接官漕。怪石長差肩，平林或妨帽。因而詣北碕，歷歷見房奥。石枰雖無存，宋毛珝《滄浪亭詩》：「濯纓人去水空寒，事屬明時欲問難。日暮客歸園館閉，鷺鷥飛上石棋盤。」自注：子美故物惟石枰存。草菴猶可造。中丞我老友，山水敦夙好。於焉翦榛艿，復此濬潭隩。暇日攜賓僚，曾不擁牌纛。春留露輞駐，暑便接䍠倒。畬田課耕稼，浦禽恣啄菢。游觀民胥悦，豈弟神所勞。湖州謫司馬，賦才本雄驁。詩逼梅歐陽，文亦師訓誥。賢相所館甥，孔壬生嫉媢。舉事偶不慎，衆口逞狂譟。故紙錢區區，乃誣名士盜。兹事近千年，識者尚憤懊。哲人貴自勝，林泉遂遐蹈。南陽招不去，止用尺書報。雜花修竹間，風月任嘲傲。斯人洵可懷，曠世我心悼。朅來謁祠屋，思以渚蘋芼。落景溪橋還，商飈遠吹潦。

## 九日宋中丞招集滄浪亭觀韓滉五牛圖復成二十四韻

中丞埽亭館，邀我百花洲。遂度宛轉橋，罷遶屈曲流。緣溪尋石磴，九日升崇丘。層層樓堞敞，面面禾黍稠。編籬釘圓菊，密坐軒窗幽。同調二三子，清言答綢繆。樂飲貴適意，豈必量觥籌。邦人許看客，風帽盈牆頭。移時官馬至，畫卷載其尤。示客《五牛圖》，真氣豁我眸。晉公諳燮理，體物固能優。郭椒丁櫟輩，飲降各自由。宣和購遺蹟，已詑不可求。何期白石爛，此圖翻得留。

鷗波趙王孫，重之若琳球。再三跋卷尾，小字工銀鈎。畫已經千春，尚足藏千秋。吾聞五羖言，養民如養牛。善牧卧其背，穩駕百斛舟。驅使但排促，安用施鞅靷。昧者費三箠，剔嬲恒不休。吾公務廉静，化理臻六州。里仁知斯宅，不處古所羞。「逝將」歌《碩鼠》，「樂郊」可遨遊。

### 得張舍人霆皖口書却寄

六年不見張右史，忽誦秦游一卷詩。韓孟元劉無定格，尤蕭范陸有餘師。歸逢灤鯽堆盤日，到及江花夾岸時。試計合并何地好，須憑來雁慰相思。

### 寄賈黄州鉝

近聞南紀賈黄州，到日題詩滿竹樓。畫永清香凝列戟，月明赤壁愛停舟。棘針花鳥真無敵，水墨雲山不易求。別後相思意何限，可能尺幅寄輕郵。

### 題禹鴻臚號國夫人下馬圖

貌出風姿勝太真，無勞粉翠費千緡。如何南内淋鈴雨，不憶當街下馬人。

### 又題

當風帶緩舞衣寬，無復宮門驟曉鞍。一事差贏杜陵叟，畫圖恣得近前看。

### 乍浦

乍浦逼瀛壖，孤城小於甕。居民八九家，僅足逭飢凍。邇來弛海禁，伐木運堂棟。

排空駕橧巢，近水壓茇葑。陶旊器本窳，橘柚包匪貢。偶然資貿遷，是豈足民用。因而估舶多，僻地乃喧閧。增竈遂成郛，葺牆巧羃空。囝隨郎罷載，行歌雜囉嗊。我行湯山椒，比丘治蔬供。爲言弘正間，紺塔翔鐵鳳。苦海迷津人，遠望得無恐。願乞長者文，勝蹟復營綜。我口默不言，我心有餘痛。昔者嘉靖中，狡倭肆狂縱。實瞻寶相輪，一針亂帆送。幾曾弓仗放，但操兵刃弄。離亂凡幾年，室家始同夢。坐起謝上人，吾文未足重。於時櫂舟還，特爲令長諷。謂知縣事王君瑋也。此事不果行，吾機偶先洞。

**題吴上舍菜根香圖**

齊東老圃吾不如，走馬却返長山居。誓辭肥肉大酒社，手握鶴頭鴉觜鉏。園官日日送菜把，野客時時誇菊葅。閒來插架散籤帙，惟有秦餘種樹書。

**贈繆篆顧生**

秦碑換棗木，傳刻或失真。詎若漢摹印，小大皆可珍。鑄金用撥蠟，琢玉同運斤。其文雖參差，離合各有倫。後人昧遺製，惟取字畫勻。鐘鼎雜款識，古法漸以湮。顧生習繆篆，頗見精力勤。博采諸家體，覽者多所欣。一藝期至工，必也醇乎醇。請君薄流俗，專一師古人。

**題崔鏊畫鳩**

我愛臨濠崔子中，輕綃畫出鷽鳩工。枝頭淡染春晴色，不著山花一點紅。

## 漕船

國家歲轉漕，每船六百石。官艙計所儲，爲斛千二百。其初由海運，險越虎蛟脊。波濤恒簸蕩，日月互跳擲。所以造舟時，不復算尋尺。入明改從河，水次盡置驛。不見真州估，浮江販豆麥。縮之僅得半，滿載未爲窄。安用萬斛寬，邪許百夫役。過牐逆上魚，迎風退飛鷁。臘開徂暑到，久而蟲鼠咋。惟以便輓丁，夫婦得汎宅。南去挾枲絲，北來收果核。誰爲迂緩圖，因循匪朝夕。吾聞琴瑟敝，絃者必更易。國計在鼎司，何時建良策？

## 御風圖爲魏坤題扇

渡海天王太崛奇，出關老子苦驅馳。未如拔地乘風好，萬里雲山恣所之。

## 題蔡徵君方炳著書圖

先生忠孝門，早歲力埋照。逃名名愈隨，祇緣筆舌妙。中年巾柴車，起應鶴書召。人多留闤闠，君乃返蓬藋。立意在千秋，肯貽北隴笑。淵源訂伊雒，圖書衍周邵。其言明且清，削繁領其要。今已七十餘，行不藉藜篠。請觀息關圖，鈎膝但坐嘯。淙淙石罅泉，丸丸松頂嶠。山宜題六聘，洞可亞三詔。著書早晚成，先以語同調。

## 題李秀才琪枝畫梅

平生冷笑林君復，活剥江爲兩句詩。畫到影疎香暗處，始知一字可稱師。

## 贈王叟𡽪二首

近來山水尚元人，南渡諸公法漸淪。惟有王郎嗜奇古，將無馬遠是前身。

畫家平遠最難工，三板輕船片席風。不數當年宋員外，瀟湘煙雨滿圖中。

## 張處士釣風圖

漁師蟹舍近西泠，露葦風楊岸岸青。我亦年來撐釣艇，秋花却少研頭缾。

## 青浦道中

不識三高士，松門第幾峰。潮回黄歇浦，草滿陸機茸。細雨春歸雁，深山日暮鐘。坐看城郭近，猶是水雲濃。

## 五雜組九首

五雜組，刺繡文。往復還，金車輪。不得已，見貴人。

五雜組，染布帛。往復還，度阡陌。不得已，逢熱客。

五雜組，神鬼面。往復還，翻飛燕。不得已，交情變。

五雜組，霜林葉。往復還，圍棋劫。不得已，零丁帖。

五雜組，鳳尾羅。往復還，機中梭。不得已，勞者歌。

五雜組，裳衣袴。往復還，錢刀布。不得已，付質庫。

五雜組，車中果。往復還，江上舸。不得已，杭城火。

五雜組，徐州土。往復還，真州估。不得已，宿淮浦。

五雜組，裝潢手。往復還，媒妁口。不得已，飲甘酒。

曝書亭集卷第十七

# 曝書亭集卷第十八

## 古今詩十七

著雍攝提格

### 偕查孝廉入閩初發江干

清江自西來，海水逆流合。我帆挂東風，摇指富春塔。

### 自漁浦挂席至富陽二首

艑郎唱櫓雨初消，查慎行　突起東風送客船。❶百里晴山低似屋，彝尊　一江新水健於潮。舟人謂江暴漲時海潮不得上。得攜老伴無拘束，慎行　縱是貧游未寂寥。況有月波春甕在，彝尊　隔船不乏酒人招。慎行

江山小船急浪衝，彝尊　疾若鷙鳥凌霜冬。慎行　灣環忽轉赤亭岸，彝尊　俄頃不見南高峰。慎行　鮒魚出網白尾尾，彝尊　烏桕夾路青茸茸。慎行　井西道人畫不得，彝尊　暖翠浮嵐如此濃。慎行

### 桐廬雨泊

桐江生薄寒，急雨晚淋漉。炊煙起山家，化作雲覆屋。居人寂無喧，一氣沉嶺腹。白鷺忽飛翻，讓我沙際宿。

---

❶ 「船」，原作「船」，據四庫本改。

## 七里瀨

七里瀨急鳴哀湍，嚴陵於此留釣壇。兩崖怪石青攢攢，雨來欲上不得上，竹篙撑過鸕鷀灘。

## 瀧中吟

瀧中行，不知遠。雨初消，雲乍卷。藥苗長，蒲葉短。一夫牽船九折坂。纜逾急，舟逾緩。前峰合，後峰開。一曲轉，一曲迴。密樹重重暗，飛泉處處來。人家三五居瀧裏，半是樵夫半漁子。叉白魚，捕烏鬼。釣車釣輪滿沙觜，黄白花開照瀧水。未必他鄉能有此。瀧中吟，子歌不足我嗣音。

## 晚次汝步乘月抵蘭溪城下

松科萬樹落花天，擘岸江風晚颯然。直到蘭溪看明月，浮橋不鎖待吟船。

## 雨發東峰亭和查孝廉

巖巖東峰亭，其下百尺潭。我來凡五泊，未果游精藍。兹晨復前路，解纜亭西南。溪雲散成雨，水木紛參覃。平生嬾馳鶩，進拙退所甘。惟有利涉心，翻較估客貪。一帆飽風力，並坐篷底譚。夫君有高唱，令我歎息三。

## 水碓四十韻

百灘趨漸江，昏旦鳴不息。彝尊 大波

恣奔放，小波迴汩㴿。查慎行 居人擅水利，審曲引使直。彝尊 其長走蛟蛇，其廣納溝減。慎行 遏防激之怒，徑隘流轉急。彝尊 夫豈水性然，適來遭勢逼。慎行 于焉扼其吭，壘石添橛杙。彝尊 椽茅架小屋，度地隨偃仄。慎行 斵木爲巨輪，當衝立樞極。彝尊 旁安三十輻，輻輻輳斤墨。慎行 鼉文交兩兆，鼈甲支九肋。彝尊 括張等虞機，璇運就圜則。慎行 江心鏡欲躍，海底月半蝕。彝尊 滅頂泅人騰，升陑壯士蹌。慎行 尻高首或下，後湧前乃匿。彝尊 團團牛旋磨，匝匝鴉翻翼。慎行 棗軸貫中央，有如箸在扐。彝尊 循環觸牙動，揚者必先抑。慎行 石臼質本頑，甘爲杵所賊。彝尊 昂然馬騰槽，俛若鶴啄食。慎行 砯砰應關楔，次第符漏刻。彝尊 擣紙十萬箋，取禾三百億。慎行 穮秠除未盡，藤竹需孔急。彝尊 一爲機事牽，焉得休汝力。慎行 先王昔制器，取象配卦德。彝尊 舟楫涉大川，耒耜徂畛域。慎行 養生務佃漁，分壤別動植。彝尊 豳歌答舂相，作苦爰稼穡。慎行 俾習四體勤，群黎無懈忒。彝尊 後世技巧繁，淫奇難忖測。慎行 桔槔轆轤作，便利成典式。彝尊 紛紛鑿渾沌，一一逞胸臆。慎行 能令蠢者靈，通者忽以塞。彝尊 即此水碓論，用意略可識。慎行 居然役造化，安坐無作色。彝尊 乃知天生民，若苗之有螣。慎行 夜來山雨驟，趙漲漫澤國。彝尊 沙崩岸漂沉，有械施不得。慎行 物成久則毁，茲理復何惑。彝尊 逸豫安可貪，民勞宜率職。慎行

## 篁步 去衢州二十里，地産柑橘

江皋有篁步，地似果園坊。漸遠魚鰕

市，真成橘柚鄉。株株當暑緑，顆顆入秋黄。輸與村夫子，經冬自在嘗。

### 常山山行

常山王山相去百里許，山行十人九商賈。肩輿步擔走不休，四月温風汗如雨。勸客何不安坐湖口船，船容萬斛穩晝眠。答云此間苦亦樂，且免關吏横索錢。

### 入舟

水窮甫登山，山盡復入舟。漸老惜筋力，得安且同偷。查慎行　舠子船名。五尺狹，三槳劃兩頭。來朝放溜去，勝坐青竹兜。彝尊

### 沙谿舖紀所見

十丈椶繩夜截流，朝來漁子掌中收。不知方法何從得，三寸白魚齊上鈎。玉山村人施數十鈎於椶繩之上，曉起收之，鈎必有魚。

### 自焦石塘抵鉛山河口兩岸石山獰劣上無寸土尺木查孝廉作詩嘲之賦以解嘲

鉛山山肩排，一一赴湖口。鶻圖象覆釜，巨石堅不剖。躋攀斷僧蹊，左右絶林藪。豈惟質鈍悶，兼亦狀粗醜。畫師皴法窮，相對俱束手。道書紀名山，藏之大小酉。每因洞壑深，必使列仙守。兹爲百靈棄，動植無一有。乃知造化心，下視等芻狗。宜取見者憎，獻嘲自我友。吾試爲解嘲，賦形良亦偶。美石多自殘，斧斤或先受。高者礱作碑，下者窪作臼。汝以頑得全，庸庸福反厚。喻物材不材，此理本莊叟。

## 鉛山城中有古樟三每歲四月白鷺來巢其間伏雛乃去亦一異也

縣樓高樹半空腔，宿鷺飛來什佰雙。說與畫師翻舊譜，不須横幅寫秋江。

## 發鉛山

昨憎山石鈍，今愛山石靈。譬若漢宫女，去尹來者邢。譬若秦地水，汲渭汰者涇。何期百里内，巒壑殊姿形。古樟百圍緑，幽桂十丈青。東西唤野渡，長短羅溪亭。沄沄舃下水，浴鳥梳其翎。人語山響答，忽焉頗清泠。巖花名莫辨，一一抽釵葶。我欲躡飛梁，深入紫翠屏。僕夫不解事，舍車邑外坰。前塗定勝絶，明發宜侵星。

## 紫溪道中二首

筍皮蓋屋類團焦，留客依然酒旆招。只恐夜來風雨至，杖藜扶過紫溪橋。

新添十畝種荷田，也向山根吐細泉。料得村娃無櫂曲，秋來不用采香船。

## 度紫溪嶺

征夫就炊煙，我亦治草具。一飯免飢劬，亭午復前路。隔溪辨微徑，千年樹根渡。不知身漸高，下視千年樹。我行方霽心，我僕已窘步。登頓力苦疲，巖椒且小駐。開襟納涼風，植杖一反顧。却指來處村，茫茫墮雲霧。

## 車盤驛題逆旅主人壁

曲澗層層響，叢篁个个齊。前山行更好，不信鷓鴣啼。

## 觀造竹紙五十韻

信州入建州，篁竹冗於篠。彝尊 居人取作紙，用稺不用老。查慎行 遑惜簫笛材，緣坡一例倒。彝尊 束縛沉清淵，殺青特存縞。慎行 五行遞相賊，伐性力揉矯。彝尊 出諸鼎鑊中，復受杵臼擣。慎行 不辭身糜爛，素質終自保。彝尊 汲井加汰淘，盈箱費旋攪。慎行 層層細簾揭，燄燄活火熯。彝尊 舍粗乃得精，去濕忽就燥。慎行 擘來風舒舒，暴之日杲杲。彝尊 箬籠走南北，適用各言好。慎行 緬維邃古初，書契始蒼皞。彝尊 自從史記煩，方策布豐鎬。慎行 中經祖龍燔，孰敢撲原燎。彝尊 漆簡及韋編，殘灰跡同埽。慎行 當時禍得脱，賴爾生不早。彝尊 漢代崇師儒，家各一經抱。慎行 截緝蒲柳姿，刀削詎云巧。彝尊 如何創物智，乃出寺人造。慎行 麻頭魚網布，棄物收豈少。彝尊 後來逾争奇，新製越意表。慎行 山苗割藤芨，水澁采苔藻。彝尊 桑根斧以斯，蠶繭機不絞。慎行 澄心光緻緻，鏡面波皛皛。彝尊 研宜金粉膏，繪作龍鸞爪。慎行 桃花注輕紅，松花染深縹。彝尊 鵶青密香色，一一隨浣澡。慎行 十樣益部箋，萬番傳癖稿。彝尊 紛然輸館閣，遝矣來海島。慎行 要爲日用需，若黍稷粱稻。彝尊 惜哉俗暴殄，塗抹太草草。慎行 俗詩蛙蟈鳴，俗書蛇蚓繞。彝尊 俗學調必俳，俗文説多勦。慎行 流傳人有集，刷印方未了。彝尊 積穢堆土苴，餘殃毒

黎棗。慎行 或汙瓜牛涎，或供蠹魚飽。彝尊 或爲肉馬踏，或被飢鼠齩。慎行 黏窗信兒童，覆瓿付翁媪。彝尊 遭逢幸不幸，所繫豈纖杪。慎行 平生嗜奇古，卷帙事研討。彝尊 祕笈藉爾鈔，籯金匪我寶。慎行 響搨泝籀斯，斷碑拓洪趙。彝尊 提攜白刺史，著録庶可考。慎行 由拳法失傳，將樂槽苦小。彝尊 楚産肌理疎，晉産膚澤槁。慎行 物情相倍蓰，美惡心洞曉。彝尊 非無雲霞膩，愛此霜雪皎。慎行 小疊熨帖平，捆載赴遠道。彝尊 預恐壓歸裝，又滋征榷擾。慎行

### 烏石村

烏石村深一水灣，家家吠蛤閉柴關。此時惜少洋州筆，恣寫風篁十里山。

### 分水關

關門一道石參差，三户人家兩戍旗。此去都籃休便棄，頭綱正及貢茶時。

### 崇安孔明府招飲縣齋池上賦贈二首

宛轉橋當户，玲瓏竹引泉。官齋如此少，地主況能賢。白鳥巢琴閣，紅鱗動酒船。盡驅胥史往，清話得纏緜。

一縣皆山水，尤奇是幔亭。從君乞小艇，導我入迴汀。羽蜕黄心木，苔皴白石銘。遺文當不少，歸日補圖經。

### 武夷沖祐宮

武夷君，異哉世所傳。或云錢鏗之二

子，或云是魏王子騫。當時結侶高宴幔亭前，此挹衣袖彼拍肩。坎鈴鼓，急管絃，賓雲妙曲左右仙。一從彩雲散，虹橋斷絶上無緣。琳宫建何時，傳是天寶年。後王因之禱水旱，金龍玉簡投深淵。我來謁祠下，取徑芝术田。入門高樹雄且妍，藤蔓曲似蛟龍纏。殿古石罅仙鼠穿，陳丹暗粉蝸吐涎。十二栗主配君像，中間名字或已湮。乾魚祭後祀典歇，但有村翁膢臘率社錢。縛草爲輪，翦紙爲船，不知仙人倏而來兮忽而逝，雲車風馬電作鞭，胡用是物東西懸！長廊曲曲通迴旋，旁有道士館，房房户户相錯連。甘蕉緑摇漾，修竹青便娟。竹雞聲中摘茶葉，石榴樹底交茶煙。吾思此地洵勝絶，道書名之曰洞天。阿誰屈置一十六，何山可以居其先？昔年禹平水土名山川，至今岳瀆垂虞編，不聞議者糾其偏。若兹次第逞胸臆，毋乃僞託非真詮。試質武夷君，吾言然不然？

### 宿虞道士山房

老樹藏雲壑，閒房割洞天。茶烘丹竈火，鹿飲鑑池泉。藥酒供人醉，繩牀借客眠。山深風候早，四月已聞蟬。

### 幔　亭

白石留遺板，紅雲失舊裀。要知幔亭會，亦是避秦人。

### 坐竹簰入九曲

連峰六六收蒼靄，查慎行　雨餘滑澾碎石街。彝尊　挈我栗杖椶毛鞵，慎行　蘭湯渡口上竹簰。彝尊　篙工指點一曲涯，慎行　題名

幾處争磨崖。彝尊 娉婷玉女峰最佳，慎行
野花簇髻松揺釵。彝尊 當年武夷集神媧，慎
行 歌絃鼓板金管鞵。彝尊 高張雅奏無淫
哇，慎行 子禽小娥定爾儕。彝尊 群仙一散
後會乖，慎行 黄心老木委蜕薶。彝尊 爾獨
對鏡留形骸，慎行 千尋鐵障鎔頑鍇。彝尊
大藏小藏肩背挨，慎行 山魈一脚帝所差。彝
尊 洞門石扇呀然闟，慎行 鑿舟力負何泐
勑。彝尊 其中瑰木如積稭，慎行 又類羽鏃
抽鞞韍。彝尊 水光汃汃聲湝湝，慎行 冥冥
微徑不可階。彝尊 欲往金井迷鬼芰，慎行
深潭龍臥波流瀤。彝尊 誰歟釣者貪鰰鮭，慎
行 茶園新芽茁舊荄。彝尊 僧籃道笈采摘
皆，慎行 可惜不逢紅粉娃。彝尊 題詩古巖
平不欹，慎行 精廬小於負殼蝸。彝尊 豈若
大隱屏之厓，慎行 祠宇百世人模楷。彝尊
大書照耀銀泥牌，慎行 學達性天聖德諧。彝
尊 屹然天柱高崴褱，慎行 勢如拱揖趨庭
堦。彝尊 須臾路迴仙掌排，慎行 神皋下上
車輫䡨。彝尊 竹窠桃碉雜樹槐，慎行 龜浮
獺控形膠催。彝尊 白雲蓊前雙眼揩，慎行
俯視九曲瀠青緺。彝尊 星村村落尤可懷，慎
行 新苗活水通荆柴。彝尊 穀犬跳聒雞膠
喈，慎行 況無蛇虎猨猱豺。彝尊 何時買地
營茅齋，慎行 耕稷漁弋與子偕。彝尊

## 虹橋板歌 板爲崇安潘秀才在東所贈

虹橋板，可望不可即。絶壁深藏太古
色，日炙不黄、雨淋不黑，洪流不漂土不蝕，
百蟲將軍焚不得。吾欲梯，長林梢，恐墮鸛
鶴巢；吾欲駕，澄潭坳，恐拔千歲蛟。鼯鼯
倒懸蝙蝠墜，惟有怪鳥獨立時爬抓。潘郎嗜
奇每置青玉案，鋸贈一條長尺半。爲言曩者

避兵接笥峰，一夕急雨飛寒空，雨狂更起攧鷂風，虹橋板自天半落，斜拖下壓黄冠宫。爾時青童白叟悚息不出户，亟持此板歸山中。吾聞兹言吁可怪，石泐金銷此不壞。既非桐與欞，又非楩楠杞梓楓豫章。縠紋水波蹙中央。沈思是物豈無用，何況獲自仙居洵堪重。當時宣和好古祕殿無爾曹，吾今藏弆足以豪。試令刻作黄神越章印，山行蛇虎應潛逃。

## 仙蜕巖

魚家姊妹趙家兒，雜坐歌師問板師。莫唱人間可哀曲，山阿遺蜕也堪悲。

## 御茶園歌

御茶園在武夷第四曲，元於此創焙局安茶槽。五亭參差一井洌，中央臺殿結構牢。每當啓蟄百夫山下喊，事見《武夷志》。摐金伐鼓聲喧嘈。歲簽二百五十户，須知一路皆驛騷。山靈丁此亦太苦，又豈有意貪牲醪。封題貢入紫檀殿，角盤瘿枕怯薛操。小團硬餅擣爲雪，牛潼馬乳傾成膏。君臣第取一時快，詎知山農摘此田不毛。先春一聞省帖下，樵丁荛豎紛逋逃。入明官場始盡革，厚利特許民搜掏。殘碑斷臼滿林麓，西皋茅屋連東皋。自來物性各有殊，佳者必先占地高。雲窩竹窠擅絶品，其居大抵皆巖嶅。兹園卑下乃在隰，安得奇茗生周遭。但令廢置無足惜，留待過客閒游遨。古人試茶昧方法，椎鈐羅磨何其勞。誤疑爽味碾乃出，真氣已耗若醴餔其糟。沙溪松黄建蠟面，楚蜀投以薑鹽熬。雜之沉腦尤可憾，陸羽見此笑且咷。前丁後蔡雖著録，未免得失存譏褒。

我今攜鎗石上坐，箬籠一一解繩縚。冰芽雨甲恣品第，務與粟粒分錙毫。

## 仙掌峰瀑布

仰瞻兮山陘，懸瀑布兮翠屏。忽循兮山後，泉涓涓兮鳴石竇。石竇兮中開，激衝風兮轟豗。一丘兮一憩，忘吾道兮邅迴。菖蒲菹兮烏麻飯，青松陰兮白日緩。思移家兮駐顔，年七十兮未晚。

## 天游觀萬峰亭

大山相排連，小山補其闕。群峰罕異向，危亭乃孤揭。適當地敞閒，不在勢突兀。虚明徹户牖，豁達埽煙焞。盪空激飈輪，照夜湧日軏。有時霧著巾，忽焉雲觸韈。憑欄恣眺聽，靈境信超越。儼同喬嶽尊，遠邇盡朝謁。紛紛揚旌旜，穆穆秉圭笏。又疑三海圖，神物互出没。足或蹺夔魖，背或負蛩蟨。前平訝象耕，後陷類狐搰。隱屏翕而張，接筍斷不蹶。長松偃薺菜，細竹披苗髮。溪流乍隱見，祠屋半彫歇。巋然此獨存，坐久興逾發。雖云冠山椒，何異在巖窟。石房一道士，清癯老鶴骨。延我崎嶇丘，静埽苔徑滑。苦無青精飯，力爲煮葵蕨。高田歲未荒，四月草先垡。分種及胡麻，安碓響深樾。相對生隱心，欲歸恨倉卒。何當裹餱糧，留住一百月。

## 樟灘

建溪饒驚瀑，樟灘最巉險。顛波勢欲下，亂石故磨颭。窐坳碾作渦，刻露圭就琰。我衰憂患多，過此容色斂。篙師凝睛

立，尺水巧迴閃。鏗然矢投壺，狎恰不誤點。輕舟恣一擲，縱若鳥脱罨。以兹推物理，遇境適夷險。人或發禍機，忌者思盡掩。揚瀾沸平地，鑿空架崖厂。由來人背噂，未必鬼神貶。濟盈軌易濡，忠信幸無忝。習坎入坎凶，既出夫何玷。浮海桴可乘，舟楫況剡剡。

**建陽**

徽公舊是建陽居，竹樹清疎畫不如。講席至今留未改，人情大抵好相於。得觀雲谷山頭水，恣讀麻沙里下書。此意殘年仍莫遂，扁舟欲去轉躊躇。

**延平晚宿**

兩兩浮橋趁浦斜，居人分占白鷗沙。瓜瓠豆莢迎船賣，只欠南鄉澤瀉花。建寧産澤瀉，花可噉。昨過未及買。南鄉，橋名。

**雨中過黯淡灘**

灘光黯淡雨連坑，一笑船師勸客行。三疊跳波兩摇手，櫂歌十里下延平。

**水口**

岸闊灘平漾白沙，船人出險鼓停撾。爲貪放溜風頭坐，不覺蜻蜓上槳牙。

**竹崎關**

溪漁樹底輪，税關吏津頭。算緡縱有僧樓藥，院日長吟眺何人。

## 食荔支寄查上舍弟嗣瑮時在秦中

荔子漿酸價未高，風前試解絳羅袍。當筵忽憶西征客，馬乳涼州也自豪。

## 啖福州荔

啖荔如啖蔗，佳境須漸入。必待藍江綠熟始嘗，何異渴人禁之飲米汁。粵洲火山四月丹，也勝盧橘楊梅酸。我來福州日北至，投我只合齊堆盤。端明譜中三十有二品，大概綃衣雪作衽。粵人誇粵閩誇閩，次第胸中我能審。

## 林叟偉攜二子載酒過

醲比官醪釃，肴看水族分。老年思舊雨，深話到斜曛。契獨存僑札，交須合紀群。不妨留秉燭，作賦共誅鼂。

## 甘泉漢瓦歌爲侯官林侗賦

西京無書家，但有《急就》、《凡將》篇。其後闕里闢，乃得五鳳二年甎。滕公石室閉已久，文體倜詭乖自然。芝英鶴頭書，歲遠俱沉堙。孰能抉淵奥，冥索崔張先？侯官林侗㛹蒼雅，袖中忽出甘泉瓦。長生未央字當中，逸態横生恣塗寫。定州漢廟不足珍，銅雀香姜盡流亞。吾聞甘泉本是祖龍之所遺，武帝因而恢拓之。非無益壽延壽字，今已蕩盡蠲錙釐。金銅仙人去渭水，椽桷自毁化作龍鱗而當知。是瓦定有鬼神護，不然安得團圞如鏡勿使纖毫虧。伊誰擅此隸法古，毋乃史邈丞相斯，下至元封人物能爾爲。侗

也耽奇莫與並，手搨硬黃墨一挺。裝池作册索客題，重之不異焦山鼎。吾生亦好金石文，南踰五嶺西三雲。手披叢篁斬榛棘，殘碑斷碣搜秋墳。攜歸蓬屋少香芸，壁魚散走飢鼠嚙，蟲涎粉蛀徒紛紛。侗兮侗兮真好事，殿闕遺墟靡不至。短衣匹馬尋昭陵，陪葬諸臣表銜位。旁及降王一十四，右先咄毖左什毖。殿以那順范頭利，舊史鈌漏新史删，侗也爲之考其次。試入儲藏蘭話堂，長物何論僉一笥。君家嚴君政不苛，至今秦地猶謳歌。年過八十尚健飯，丹砂不餌朱顏酡，兼珍之養樂事多。長生瓦兆本爲此，請君一日三摩挲。

## 長慶寺啖荔支二首

長慶古僧寺，獨公新道場。重來疑夢寐，六月轉清涼。老喻苦瓜苦，曩客廣州，訪獨禪師於海幢寺，饌進苦瓜，予不食，師言：「居士少年，不耐苦也。」渴思香荔香。七星空有井，不用汲寒漿。

魚網船船漉，土人伐荔子木，浸水以漉魚網。樵柯歲歲殘。連根移上苑，重馬走粗官。再至雙林少，寺中荔子舊有五百株，今只百餘。他時一飽難。山僧會客意，臨別更堆盤。

## 又聯句

熱客辭三伏，精廬訪一龕。園開小暑後，徑盡側生南。彝尊　僧臘嗟頻改，禪房亦舊諳。茶瓜宜屏却，梯閣緩登探。石門吳震方幼超　劇喜青猿捷，先除石貝貪。荔蠹也。層層堆玉案，各各滿筠籃。查慎行　露比三霄冷，漿同十酒甘。倒囊元止渴，勿藥定祛痰。

彝尊　譜就全勝畫，評時恣倚擔。瀘川知不敵，珠海較無漸。震方　鎔蠟思封蒂，磨鉛欲代甑。載歸鄉曲好，終賽一筒柑。慎行

### 汪學使薇餉楓亭荔

香荔誇奇絶，楓亭古驛中。色雖殊挂緑，品已壓輕紅。一種生偏側，千房味不同。重煩故人意，分減及衰翁。

### 林封君招飲榕菴

細泉危石響峥潺，避暑筵開接款顔。祖竹杖多供客借，佛桑花放許吾攀。入門愛坐千年樹，對酒平臨一朵山。珍重主人投轄意，留看七塔夜燈還。

### 龔運使招飲園亭

烏衣子弟列通官，逸興東山老謝安。六月開筵花事好，百分勸客酒杯寬。閒輸沼上鯈魚樂，醉任堦前海鶴看。已是晚涼收羽扇，更排高棟俯層欄。

### 飲張舍人巖齋

門才風貌阮何間，官簿重題右史班。三伏尚能留客坐，一瓻相勸借書還。濃陰古壁垂趺蔓，驟雨新苔滑小山。我醉已拚逃席去，更煩香甕出屏彎。

### 江瑶柱

異味傳方域，嘉名注食經。連江誰布

網，獨漉忽登釧。遞自三山速，風來五月腥。羚羊羸見角，蠘螺斂同形。鋭比盆花鍤，圓同鈿帶鞓。粤呼爲角帶子。探腸先去甲，刮膜止存丁。净洗膏猶沃，新烹火莫停。冰檐初挂鐸，雪菌乍抽釘。白嚼河豚乳，紅餐荔子廳。誰言分鼎足，試倚竈觚聽。

## 閩中海物雜詠七首

西施舌 一名沙蛤，俗呼西施舌

吴人輸一錢，思覩西子頬。何如得網中，宵分齧其舌。

香螺

鰒魚雖言美，祇供漢賊餐。莽、操俱嗜此。詎若香螺潔，日上先生盤。

蟳《閩小記》：一名蝤蛑

緑蒲包海蟳，味勝蟹胥滑。一笑過江人，嘔心爲蜞蚏。

鱟魚 腹下有十二足，雌雄常相負，取之輒作雙

尾插茨菇葉，臍攢螃蟹箝。南庖驚束手，非止北人嫌。

花蛤

略識味似螯，寧知化非雀。誰加水族恩，特與繡衣著。

黄螺

肉縮等蝸角，涎腥過蠣房。憐渠一破殼，也有九迴腸。

珠蚶

海物多充庖，珠蚶亦配酒。取禍自有胎，不在深閉口。

**題讓竹亭修褉圖卷**

今年褉飲負花時，讓竹亭前到恨遲。比似永和應更勝，坐無一客不成詩。

**飲陳孝廉**學洙**烏石山房**

旅館苦毒熱，若鳥困樊籠。忽聆折簡招，梔車道山阿。此身離沃焦，冰雪投岷峨。主人頗善病，賓至移藥籮。預儲楚筍䕨，易客深雍韡。巖壑不在僻，位置因坡陀。層欄萬井上，三面雲遮羅。俄看魚鱗收，一峰青一螺。日永風舒舒，卷幔吹漸多。亭幽倚翠壁，曲磴交荆莎。涓涓細泉流，揹石注陽坡。誰滋徑寸泥，乃吐雙莖荷。木桃綴華實，扶荔撈鮮波。瀏覽隨所欣，樂飲日已趓。既無形骸拘，且免監史苛。杯闌見題句，小陸此寤歌。髣髴書策存，陳子出雅坪之門。豈忍輕壅磨。吾鄙物外心，從兹數娑拖。肯於三伏時，禮法繩愆訛。作詩繼小陸，觀者任諧訶。

## 題汪方伯小像三首

淲湖小別五年餘，消息頻傳過嶺書。一笑相逢還看畫，故人瀟灑只如初。

薇堂綳子出花前，野老來逢湯餅筵。料得牽衣添阿囝，肯容郎罷賦林泉。

乳毛五鬣拂龍鱗，瘦石多成雨點皴。此景并爲君占取，更留何地屬閒人？

## 壽山石歌

無諸城北山青嶄，近郊一舍無楓杉。中間韞石美如玉，南渡以後長封緘。《方輿勝覽》於福州土產首載壽山石。是誰巧搰蛙蚓窟，中田忽發蛟龍函。剖之斑璘具五色，他山之石皆卑凡。我昔南游甑塘市，對此不覺潛妗歛。是時楊老善雕琢，楊字玉璿。紐壓羊馬麏麙。兼金易置白藤笈，不使花乳求休攙。今來賈索尚三倍，未免瑕漬同梅黬。其初產自稷下里，後乃深入芙蓉巖。菁華已竭采未歇，惜也大洞成空嵌。非無桃紅艾葉緑，安得好手來鐫劖。桂孫見之不忍釋，裹以黃葛白蕉衫。伏波車中載薏苡，徒令昧者生譏讒。況今關吏猛于虎，江漲橋近須抽帆。已忍輸錢爲頑石，慎勿輕露條冰銜。近凡朝士過關者，苛索必數倍。

## 高斯億爲余畫竹以三絶句報之

故人有才子，斯億爲老友雲客之子。爲我埽叢筠。長帽眉山老，看來足亂真。

細似楊无咎，疎於顧定之。清風愛相對，赤日最高時。

舊種南垞竹，圖中勝百分。歸裝無長

物，得此即封君。

### 以蜜漬生荔支戲成一律

省得紅塵一騎忙，輕郵試驗指迷方。亟教爐火煎鉛液，更犯巢蜂割蜜房。沃水預愁擔僕困，開筵試共酒人嘗。到家翻惹兒童笑，那不圓籠寄海航。

曝書亭集卷第十八

# 曝書亭集卷第十九

## 古今詩十八

屠維單閼

### 羅浮蝴蝶歌

《爾雅》釋蟲名，蝴蝶置不録。之蟲豈無知，小大各有族。小者撻末産江東，大者乃在朱明曜真之天巖洞中。當其物化初，天與形不同。蠻雲華首紫，海日榑桑紅。游禽五色詎敢啄，滿身香霧花濛濛。仙之人兮拍手笑，愛爾翩翩特娟妙。或云葛翁衣，或云麻姑裙。二者傳説徒紛紛。入秋倦飛絲乍罥，葉底風摇滿山繭。垂虹亭長手拄即栗條，去年踰嶺尋鐵橋。歸來雪灘纔卸馱，分我蝶繭剛一箇。留之十旬鳳子生，曲腰短足相搪撑，竪雙眉，張兩翅，輕於吴綃薄於紙。對神光之陸離，駭賦質之倜詭。我思此蝶放之四百三十二峰前，餐英嚼蕊恣歡妍，何難大似車輪然。我今縱之出簾柙，可惜不諳飼花法。雲母扇，丹霞衣。嗟爾萬里安得歸？文章枉使負奇色，不及灰黄粉墨野蛾高下東西飛。

### 又近體四首

擕來柏葉綴莎蟲，蝶繭多懸烏柏葉底。物候初温五月風。蝶以五月朔破繭出。幺鳳忽然看倒挂，仙蠶深恨不同功。粉香弄玉匀塗後，

裙色麻姑想像中。離合神光終莫定，畫圖誰信小滕工。《蛺蝶圖》，滕王元嬰子湛然所畫。

藤笈初開且試飛，欒牙牆角見應稀。輕狂忍把霜紈撲，愛惜須加繡幕圍。萬里風花香入夢，六朝金粉畫成衣。吴娘正要湘裙樣，分付流黄第一機。宋樂府有《九張機》，自一至九。

籬邊野外舞春駒，認得羅浮種獨殊。衆裏自應呼鳳子，生來只解抱花鬚。鉛華水浄分初日，金縷衣輕颺五銖。比似吴人看西子，未貪市上一錢輸。《孟子疏》：西施至吴市，觀者各輸錢一文。

猶記歸裝嶺外齎，炎天二月展金泥。衰年再見真難得，異物初生也不齊。偶落人間休悵望，但留花底莫東西。寄聲爲報垂虹長，好配新蛾與並栖。虹亭笥中尚存三繭。

## 題瞻園舊雨圖二首

壯年蹤跡任西東，老去諸餘念漸空。醉地至今猶戀惜，大功坊底小園中。

花南孔雀翠屏張，共倚新聲八寶裝。誰向井邊歌舊曲，淳熙半隸幾斜陽。園有井闌，刻「淳熙年」字。

## 長水曉行

月暗千重樹，風微一葉舟。殘星高太白，重露滴牽牛。菽乳新漿熟，魚標小市收。不知葭菼岸，吠蛤爾何求。

## 荷花

梁間巢燕幾曾來，竈下貍奴去不回。猶

有荷花憐舊雨，年年一爲主人開。

**七月八日張孝廉**大受**招高上舍**不騫**載酒過百花洲索予父子吟稿率賦**

七夕已過猶藴蒸，廚船遠發太湖棱。攜來瓜果嚼復嚼，盡此壺餐能不能。舊日詩篇忘甲子，老年書法誤丁朋。煩君并向狂兒索，病劇知渠起未曾。

**李高士**延昰**墓下作**

慷慨松江别，凄涼桂水還。擔花嘗郭外，賣藥遍人間。野史何由續，遺書尚未删。空餘懷舊淚，一灑柘湖灣。

**十月二十一日喪子老友梅君**文鼎**歸自閩中扁舟過慰攜别後所著書見示部帙甚富余亦以經義考相質并出亡兒摭韻遺稿觀之成詩百韻次日送之還宣城兼寄孝廉**庚

老夫初失子，痛若遭鞭刑。騷騷理喪具，裂布帷兩楹。本爲共命鳥，卒然翦其翎。天乎獨何罪，此禍丁我躬姑弘切。有叟褐裘來，扶杖叩我扃。袖中出誄辭，書之鵠紋綾。既以悼逝者，且用慰頹齡。申言賢聖阸，難免造化憎。西河授《詩》義，不聞子在甍。尼父成《春秋》，不聞鯉趨庭。遺恨古則爾，所以尚達生。叟言我瞿然，旋收淚一升。延之西窗坐，試話睽離情。與叟别八霜，蹤跡如蓬萍。或淹津門居，或栖皖口城。北書雁翮

蒼，南書魚尾頳。兹從閩江至，始獲遂合并。青猨長五尺，一袱書手拎。持籌計長歷，制器窺圓靈。削木驗日晷，繪圖準方程。我思古帝治，七政齊璣衡。下及周女士，咸知列宿名。東楚抱衾裯，觀象乃宵征。畢雨箕風揚，武人解辨形。後世祕其術，張眼同晦盲。瑣瑣靈臺郎，曷能測穹冥。下學理帖括，怠棄《夏小正》。百翻兔園册，足致公孤卿。昏昏軫蓋中，莫辨一點星。居然燮陰陽，上應中台明。三才昧其一，庶績何由凝。叟書析微茫，該洽純粹精。惜乎時不用，歲月老笠簦。我亦志述作，緬懷三代英。流俗是末師，立心壞先型。埽除詩書序，區別羲文經。客或立異義，黨附紛譏評。恨不漢晉儒，驅納咸陽坑。以兹經義廢，勦説徒相承。於焉考史籍，旁綜墓碑銘。下及稗官説，也復掇華菁。百川趨四瀆，導之入滄溟。百穀播三農，穫之聚坻京。先民可不死，身後留名稱。書成五鳳子，來集軒窗檽。蓮有並蒂實，蘭有同心莖。按之瑞應圖，僉謂斯祥禎。況記洗兒初，熱湯盆中盛。有文在其背，曰壽似可徵。云何凶短折，我心滋不平。兒兮洵聰慧，閭鄰誇寧馨。九齡善學書，楷法工撥鐙。十五嫻詞賦，下筆人皆驚。視不眩邪色，聽不惑姦聲。清心薄嗜慾，生産絶勿營。性亦勤著書，席研希留停。請看所排韻，力欲闢榛艿。涼花帶風露，哀玉明瓏玲。又如食俊味，盡洗官庖腥。比於回溪諷，獵史尤縱横。宋日鄉人錢諷纂《回溪史韻》。憶當病少間，黏紙連門屏。儲書八萬卷，剔蠹捎乾螢。陳言委時夫，秀句羅元兢。良由深意苦，甘使定命傾。先猶木支廈，俄而綆脱缾。恒幹不久留，所惜目未瞑。吾家太傅公，清德踰冰凌。王父守滇郡，得歸賴贈行。先祖知楚雄府

事，聞曾祖妣何太夫人訃奔喪，囊無貫錢，巡按御史贈行，乃得歸。先人失舊業，恥爲塵垢攖。負郭無遺田，八口一豆羹。雖嘗役婢僕，五世罷笞搒。人言積善家，降殃顧匪輕。念此腸九迴，孤憤氣填膺。俗傳老婦祭，不修禍所嬰。我貧無黃羊，何以媚竈陘。或者童男女，讒口上告天他經切。竈神有鍘童驕孫六女。又聞道士言，夜必守三彭。我嬾動堅卧，尸蟲釋拘囹。或者請于帝，奪我才子年奴京切。魂筮掌巫陽，鬼律著女青。寧期意所嚮，務俾才者懲。將無太山籙，明神未式憑。第假鬼伯權，好惡初無恒。修短雖有定，我心終怦怦。叟也驗歷數，消息可立成。試爲窮九厄，因之推八紘。山何戴斷鼇，地何震死鯨？楓何以膠折，栗何以芽萌？蓂莢何以落，桐葉何以增？律何吹黍轉，鍾何應霜鳴？此何亡也忽，彼何勃焉興？鄰里皆多男，我何獨孤惸？叟宜指我迷，喚我夢魘醒。答云萬品殊，二氣互陶蒸。舒慘物不齊，五曹算未能。呼童開瓷菹，飲叟酒一觥。冬舂煮粗飯，寒燭燒短檠。卓午詎忍去，徘徊曝書亭。吴船闊三板，送之還宛陵。我詩儻垂和，兼語猶子庚。

## 怪鴟行

曩時怪鴟吟嘯池上柳，喪我南村詩人李十九。五年不聞汝惡聲，東鄰西舍賀太平。今秋胡然忽而至，見之不異眼中刺。吾家阿鏐衾枕間，歎息鴟來命將逝。初猶遠林深處夜半鳴，既乃横飛不待日晦盲。摇頭鼓翼坐屋角，後咷先笑窺檐楹。始知是物本爲鬼伯使，如倀導虎山蹊行。訓狐賊人梟食母，汝與同輩尤陰獰。喚人魂魄亦何苦，況擇善者

戕其生。嗚呼吾子今死矣，欲不遷怒及汝非人情！聞之《周官》建有庭氏、翨氏、硩蔟氏，射以救日之弓救月矢，必覆其巢攻其翅。先王有害務盡除，豈若今人昧兹理。吾將斷竹續竹彈以丸，毋俾惡鳥來林端。月辰二六星四七，方書去汝夫何難。

### 除日二首

感念亡兒苦，難收淚兩行。夢中猶定省，歲杪益淒涼。秃筆堪成冢，遺書尚滿牀。多情酒壚伴，作賦比山陽。上舍顧仲清咸三、文學金介復俊民、戴鋏淑章、李宣景濂俱有輓章。

典祀先人臘，蕭然魚菽存。薦時煩寡婦，拜後止童孫。老分歡娱少，閒將甲子論。知無頌花客，未瞑闔蓬門。

## 上章執徐

### 送窮日作

吾家五窮鬼，四世推不去。今晨縛車船，送往河隄住。水萍風中絮，散作千百身。勿使天壤間，乃有石季倫。

### 君平遺鏡歌爲家上舍思贊賦

古銅一片漢所治，冷光溶漾符月儀。其背有文繚繞之，由中及外皆銘詩。文或中斷字横施，讀之百過猶囁呪。聱牙齟齒摧髯而，良久始獲通其辭。乃是君平之所持，惜乎未覩書年支。成都卜肆新雨時，若榴花分槎上枝。手挽織女機中絲，以之自鑒鸞鶴姿。軸簾布卦營神蓍，百錢挂杖足自怡。酒家户户

招青旗，從游弟子侯芭師。暇日長定肩相隨，識此奇字當解頤。千年土蝕苔鬖髵，繡成碧緑丹黄緇。阿誰磨刮無纖疵，吾宗子仲性愛奇。裹以重錦導長綏，大笑俗尚蟠蛟螭。開奩一照冰雪肌，木魅卻走山精馳。吾聞仙人鏡四規，澂心定志有所思。方來之事罔弗知，是物度亦神所司。慎莫使近粉漿胰，華山精舍春日遲。長廊急溜鳴堦墀，落梅滿地藥甲滋。主人勸飲墨玉卮，相與考古恣遨嬉。古來金石各有宜，其人已往文在兹。金尤易鑠質易虧，昔賢嗜好情不移。錢志小大印官私，家有款識宋傳貽。七鐘九卣廿鼎彝，鐙槃刀尺别等差。何哉鏡銘獨見遺，嘯堂舊篆曾取斯。挂一漏百人交嗤，吾今對此興不衰。思搨繭紙研隃麋，亟令巧匠爲裝池。鏡兮鏡兮爾勿悲，神物遇合信有期。

## 春日南垞雜詩七首

入春風雨太連緜，著屐扶筇越陌阡。鄉里兒童莫嘲笑，已過七十杖朝年。七十杖于朝，本《祭義》。

睡起三商未覺遲，春衣盡典謾嗟咨。諸公衮衮黄河岸，正值桃花水上時。

十年手種池南樹，今歲纔分花白紅。尚有舊游三叟在，謂繆泳、鄭玥、錢枋。不知更醉幾春風。

舍外青鳩解喚晴，籬根玉版漸抽萌。無兒可遣修雞栅，客至生憎膈膊鳴。

瓜頭水緑樹根流，早有活東池上游。只少故人攜酒榼，醉來新月送行舟。懷徐上舍。

社公小雨不黏沙，瞥見迎風燕子斜。料是東家巢已定，但來花底啄芹芽。

移種盆松六尺强，欲當車蓋蔽斜陽。不知黛色成陰日，此地何人結草堂。

**巡撫宋公以新雕蘇詩施注見貽賦謝**

元祐罪人編年詩，東坡自寫背面像題曰「元祐罪人」。誰其注者施元之。中丞訪得嘉泰本，上客爲補由儀辭。梅谿舊箋付醬瓿，傳稱遺楷傳漕司。嘉泰本刻之淮東倉漕司，吳興傅稺漢孺所書也。衰齡撥書反覆讀，笑比黠鼠嚙薑時。

**飲顧孝廉**嗣立**秀野堂同周吉士**彝**賦**

秀野堂深曲徑通，巡簷始信畫圖工。王給事原祁寫。小山窠石屋高下，清露戎葵花白紅。已許糟丘成酒伴，不妨蠹簡借郵筒。入秋準踐登臚約，吟遍江橋兩岸楓。

**偕陳同知**昂**畢上舍**大生**李孝廉**大中**從孫**丕戭**登澱山寺謁秦女祠分得合字成三十韻**

二百里澱湖，夙與團泖合。兹丘峙其隅，麽眇等蠃蛤。想當在中流，川氣互蓊匌。漁商恒惴恐，波浪恣硠磕。愛此一簣山，表以千花塔。風帆走四面，烏鵲遶三匝。傳聞秦女神，於焉沈錦蹹。大姑鶴背騎，仲姑蟾背踏。季也鞭青虯，履用五絲靸。力能役鬼工，地户信捭闔。忽悅靈旗翻，飛雨響修颯。物換改桑田，祠宇儼蘭閤。月檐摇綵幡，煙帳熏紫蠟。至今千歲蛟，不犯青苔榻。其西鑿井泉，與湖暗呵欱。綆缾都棄寘，猶幸闌未塌。循徑入寺門，虚廊屏囂雜。土灰掩法王，無復辨魚

鴿。一童啓荒扉，一老補敗衲。既免禮數煩，且喜朋簪盍。巖幽足眺聽，舄下乃潛盧。言是龍子蟠，黑雲時出納。何年湧山根，若頤咯噬嗑。鴨脚樹兩株，不知幾僧臘。柯條神所護，孰敢肆摧拉。試驗縱横陰，誰與量玉鉿。南有修竹林，冷翠壓簾[illegible]。疎籬野薔薇，緑刺見斜搭。坐久山鳥鳴，惜哉少酒榼。何處星星鐘，隔浦遠相答。

**徐檢討釚紙扇讀修上人詩愛其清逸上人時訪余放鶴洲余留吴不值却寄以詩**

少年上人足佳句，清似玉壺一段冰。絶倒垂虹舊亭長，來尋放鶴老詩朋。迂辛短李許誰和，癩可瘦權知不能。何日扁舟攜白簏，聯吟竹屋夜窗燈。

**澱湖陳氏書齋觀吴仲圭爲陶九成畫竹居圖册**

吾鄉梅花衲，畫竹如箭稿。但留煙雨叢，不必定娟好。一叟南村來，林泉互幽討。爲寫徑尺圖，籬落皆意造。兩書至正年，其體近章草。題句十一翁，一一盡遺老。我友澱湖湄，竹居等鄰保。真蹟儲篋中，啓示藉文繅。孟夏風始薰，新篁小亭抱。髣髴秋聲聞，可以除熱惱。道人述松雪詩有「歸聽秋聲」之句，故及之。

**題納涼圖**

愛伴雲根坐，還留羽扇揮。休添一星燭，便惹麥蛾飛。

## 陳君緘寄普光王寺二碑索余游記復成三十韻兼寄錢上舍柏齡高處士不騫

我聞千佛名，載在三車書。惟茲普光王，梵夾乃忽諸。佛説無普光王經。唐中宗時，僧伽建寺，請名「普照王寺」。中宗以「照」字是天后諱，乃改爲「普光王寺」，親書其額賜焉。茲寺蓋襲其名。流傳南渡日，有僧棲山岨。危榜兆吉夢，初地開精廬。要知法王子，信者意所如。偶然占高座，即事傳方輿。當其始經營，入定走魅魖。結成多寶塔，倒景浴修渠。莊嚴水晶域，瀟灑青豆居。有若爛銀盤，中湧翠芙蕖。過者停畫橈，清辭琢雕璵。四明吳文英過此，題《滿江紅》詞。陳迹歲三百，鼓簫歇巫胥。花宮縱蕪没，臨眺興有餘。波潮息廣澤，禾麥交平畬。導水固有術，泄之以尾閭。忽念淮泗衝，濁河苦填淤。諠諠禱璧馬，折柳沉薪樗。至尊日焦勞，群公但躊躇。千艘未得轉，何以實倉儲。芻蕘效末喻，西北水易疏。沽有七十二，可以通沮洳。淀有九十九，可以興耰鉏。俾之納穗秸，亦得收蒲魚。天庾既以充，河患不待祛。焉用萬斛舟，牐口紛牽挐。誰能急先務，草莽徒欷歔。良辰且游衍，藻景方舒徐。悔不抽帆檣，悉留心相於。左拍高生肩，右攬錢叟袪。誅茅此山麓，耦耕睎溺沮。

## 近來二首

近來文人愛標榜，不慮旁觀嘲笑工。但架廬陵屋下屋，瓣香誰解就南豐。

近來論詩專序爵，不及歸田七品官。直待書坊有陳起，江湖諸集庶齊刊。

**陸秀才**競烈**南田書屋圖**

近郭一丘一壑，到門有橋有船。主人著書檐下，不入城市經年。

**送李司訓**琇**之括州**

我聞括州洞天福地有其四，近在縉雲麗水青田間。廣文先生此去主郡學，芙蕖面面峰迴環。毋嫌籤程遠，毋憚行旅艱。揚帆七里瀨，舍櫂雙溪灣。我昔逢雨雪，冰膠磴滑不易攀。子今乘清秋，一日可以超重關。惡溪亦不惡，終年水潺潺。隘口亦不隘，終日車班班。青衿胄子載酒至，往往剝啄鳴樞檽。龍泉碧盌蛛絲斑，香菇菉筍飯赤穇。全家志在潔白養，三簠之祿足以怡慈顏。況聞此地僻且閒，有腰免使陶潛彎。熱官何如冷官好，宴坐但看門前山。新詩相憶肯相寄，老夫爲子方便刪。「闕詞方便刪」，元微之句也。

**東湖曲八首**

弄珠樓外月輪明，九派寒潮一夜生。怪道漁榔争入市，白鰕青鯽滿東城。

十里湖光一葉舟，五層塔火浴中流。曉來寺寺霜鐘急，驚起啼烏掠渡頭。

吴娃蕩槳濕輕紈，西浦菱歌聽未殘。路入板橋舟去遠，游人尚擁赤闌干。

博陸祠東畫舫開，兩頭簫管勸交杯。城門緩鎖銅魚鑰，坐待三更月出迴。

黄雀披綿出葦苕，花雞剖腹露紅椒。不煩蘆瀝晶鹽糝，米汁船娘手自調。

鱸鄉蟹舍説豐年，秔稻當湖熟最先。一雨新晴纔幾日，家家門外送租船。

化城香刹裊幡竿，五髻如來石作壇。乍浦南風潮兩信，新黄柚子滿堆盤。

夾岸笆籬麅眼粗，近船花草錦茵鋪。湖邊漸少閒田地，隄上宜添賣酒壚。

## 題趙方伯勸農圖

三農播百穀，原隰各有宜。匪特因地利，又必循天時。民生務在勤，豈可惰四肢。耘耨一不力，苗莠豆爲萁。炎暑尤可憐，秧馬苦蹲踑。晨螾夕飛蟁，一一嚼頑肌。及其登場圃，手足盡皴胝。磨礱且簸揚，然後供一炊。云何不愛惜，等之荑稗爲？盈倉飽雀鼠，百斛飯僧尼。國奢當示儉，先務宜在兹。我后省耕斂，蠲租起瘡痍。作繪耕織圖，賜予先保釐。公復篹質言，《勸農書》也。鏤版下有司。遠邇七十城，户誦比書詩。齊民諳要術，風俗公所移。吾衰受一廛，僻在長水湄。披圖媿善頌，對此豁雙眉。

## 南浦歸舟圖爲李上舍宗渭作

已别東湖夜月，將挈南浦歸舟。好占日色風色，直泝饒州信州。

## 西湖

十三亭子景平分，銀牓昭回天漢文。破除水墨馬一角，馬遠有《水墨西湖十景册》，畫不滿幅，人稱爲馬一角。姚雲東詩「宋家内院馬一角」是也。界畫金碧王孤雲。裏湖外湖煙樹接，斷竹續竹山泉聞。承恩父老衣黄絹，芸鼓鼕鼕報夕曛。

**臨平道中是日立春**

老矣孤蹤尚棲泊，小除日近始來還。且沽市中缸面酒，卧看雪後欝頭山。谿雨移時泥滑滑，舟人上岸腰環環。安平泉源一叢樹，早有春鳥鳴其間。

**虎山橋夜泊**

薛家車子十四，白傅歌童一雙。風定虎山橋水，月明蠡殼船窗。

曝書亭集卷第十九

#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

古今詩十九

重光大荒落

## 二月朔查山探梅集六浮閣分韻得覃字

查山一卷石，太湖匯西南。梅花幾百萬，亂插如著簪。我來微雨後，盡坼霜苞含。橫披谷錦繡，倒映天蔚藍。高臨銅官井，下者菖蒲潭。麃眼編疎籬，鹿胎糝空嵌。卑枝或壓帽，瘦蒂恒飄毿。粉蜨羽翻飛，白龍須鬖鬖。曩時李先輩，丘壑性所耽。過之不能去，思結小圓菴。點筆寫爲圖，買山付虛談。清河有一老，於此開徑三。詩壘黃篋樓，生壙金粟龕。偶占絶勝地，户户圍重嵐。漁洋峙厥左，層波激㴩沺。其右浮者六，一一同眠蠶。所憾潋浦隔，未得窮幽探。徒羡漁子艇，揚帆捉蠃蚶。張郎敬愛客，託契來僑郯。園蔬進香飯，家釀發新坩。蟛蜞列瑣細，橙橘分酸甘。主賓迭相勸，力飲忘身酣。是夕陰復晴，浄洗雪曇曇。花光暝逾蒸，四坐聞醃醰。牽吟共鬮韻，語笑吴越參。酬和繼沈范，少長齊羅聃。禮從野人野，嗜比貪夫貪。昴參橫醉後，各各猶研覃。回憶平生游，斯集樂且湛。擬留信宿居，懶上白竹籃。

## 初二夜月聯句

二月哉生明，華亭高不騫查客 曆象古無

易。長洲顧嗣協迂客 云何期未届，吳江徐釚電發 忽露一鈎白。嘉定張大受日容 纖纖玦兩頭，彝尊 遠遠眉半額。長洲顧紹敏嗣宗 驟剖老蚌胎，吳縣徐葆光亮直 乍吐妖蟇魄。秀水朱甫田襲遠 拉折金臂環，崑山徐昂發大臨 屈曲玉牙尺。長洲顧嗣立俠君 仄痕浸湖波，長洲張士俊籲三 初輝澹林隙。長洲鄭鉽季雅 趁霞射東崦，長洲蔣深樹存 逐景度西磧。嘉定張士琦天申 偃蹇桂樹枝，不騫 蹉踀仙人跡。嗣協 匝看越鳥將，釚 喘笑吳牛亦。大受 於焉拓風簾，彝尊 恰喜映瑤席。紹敏 玲瓏閣外梅，葆光 净若曳霜帛。甫田 暗水流其間，昂發 積素影活碧。嗣立 廣寒八万户，士俊 料愛惜花客。鉽 預使千里光，深 冷沁凍蛟脊。士琦 亟催籥譜修，不騫 恣把缾泥坼。嗣協 或舉深杯邀，釚 或持紺法測。大受 維衡運疾遲，彝尊 猶人命通厄。紹敏 先時天不違，葆光 翕者砉焉闢。甫田 勝引樂自今，昂發 庶徵考疇昔。嗣立 多耀由政平，士俊 寖和驗寒革。鉽 金樞落不知，深 爛醉參横夕。士琦

**雲溪草堂圖爲徐進士永宣題二首**

蔆葉荷花蓼草磯，鶴巢深樹客來稀。主人且莫貪高卧，合試新涼柳汁衣。

江城過雨不開雲，百里泖湖一曲分。比似玉河隄上望，柯亭劉井總輸君。

**上巳後三日顧孝廉之珽招同諸公泛舟西湖即事分韻得交字**

獨櫂花陰入，重湖柳色交。斷橋亭蓋瓦，曲院水通坳。楚雀簧猶澀，江蓮葉尚包。宸游留翠墨，車馬隘春郊。

## 吳越武肅王祠觀表忠觀碑得潛字

一王三節返，龍德半飛潛。尚有豐碑在，能摹活筆鋟。花開仍陌上，廟古逼城尖。霸業餘陳迹，思緐舊史添。予注歐陽子《五代史》未就。

## 八日汪上舍日祺招同諸公夜泛五首

青驄斜日盡迴鞭，錦瑟中流罷合絃。誰似汪郎苦留客，夜深猶放總宜船。

湘湖遺老毛叟奇齡舊清狂，白髮相逢筍蕨鄉。已分今宵共沉頓，不妨跋扈少年場。

西泠橋外柳娟娟，宿霧迷濛月一弦。陌上花鈿如可拾，安知老子定無緣。

蠟燈何處送歸艎，一道萍開燕尾香。寄語紅窗休度曲，隔船回顧有周郎。

湖心亭子静無塵，更上層樓算酒巡。好趁三潭涼月色，白銀盤裏采香蓴。

## 十日周上舍崧招飲晨過昭慶僧舍雨霽偕諸君登舟循孤山沿蘇公隄至定香橋尋杖策歷大小南屏觀磨崖家人卦舟回席上賦六十韻

山行有前期，晨起風雨惡。周郎銜泥過，促赴開沽約。車從酒庫來，航近寺門泊。同調六七人，畢來踐宿諾。俄頃濕雲收，周遭露巖崿。紞如津鼓動，解我青絲笮。隄緣水仙祠，柁轉巢居閣。已枯宅邊梅，何況墓上鶴。徐集孫謁林和靖墓詩：「高風留塑鶴，殘雨暗荒碑。」舍之度西泠，椒壁乍坜堊。長廊面積水，華搆織新箔。云何丹粉外，團焦用綯索。得毋法堯階，茅茨罷翦削。循此湖上洄，尋復

步蘅薄。雙樹繚檐楹，層樓敞櫨欂。倒影碧重巒，殘英紅一萼。抽梭白魚跳，拂鏡翠羽掠。十亭此爲最，奇豈緣棧壑。同游興未闌，我心亦有託。思訪磨崖書，剔蘚試搴拓。篙師檥舟誤，失道墮蕭藿。俄聞南屏鐘，扶杖强趠踚。到院風滿林，松栝雜楊柞。客過僧不迎，去疾走矍矍。此輩廢耕畬，安坐享齋鑊。何不勒歸農，驅使荷銚鎛。夕曛斷塔明，仰見飛鳥靃。起行十畝間，柔桑已沃若。修修緑筠竿，濕粉脱鮮籜。曲木横爲橋，中以石填廓。苔磴側未安，賴有藤婁絡。頽齡苦足繭，十步九引却。賈勇始一登，履險漸寬綽。石經早淪亡，餘者日銷鑠。家人卦六爻，何年此鑿鏨。曩偕鉏菜翁，曹侍郎溶。相攜共盤礴。彈指四十春，重過感今昨。流傳迂叟題，所喜未闕落。威鳳臆騰騫，乖龍爪拏攫。亟宜響搨回，悔失攜竹膜。字仿婁機箋，手學蔡邕摸。坐久暝色催，出谷下危彴。平湖水悠悠，遠岫山漠漠。喚渡無緩聲，舉醻有逸爵。廚勑江庖烹，盤飣海物錯。紛綸算觥籌，稠疊進羹臛。吾衰僅兩齒，笑比牛軟嚼。於禮去煩苛，既醉忘嘔噱。邇來數近游，今日樂上樂。雖殊梓澤敘，合繼蘭渚作。於焉迭觴詠，詩排硬語各。且當梔我車，入市趁櫻酪。主人洵好奇，語客君且莫。兹游縱可娱，所見但塗雘。詎足契真情，要必遠城郭。須爲裹飯交，選勝窮寂寞。兩峰躡晨梯，九鎖開夜鑰。行逢鹿銜花，卧聽禽擣藥。暇看樵子棋，雄對仙人博。子言我獨哂，其奈筋力弱。後游儻可陪，閉户養腰脚。



**顧十一孝廉**嗣立**載酒寓樓遂同夜泛三首**

近郭新晴縠雨，故人載酒僧樓。商略今

宵月色，一艘小舫中流。白鷺鷥拳一足，緑楊柳散千條。誰唱彎彎月子，赤闌干第四橋。蘇學士隄芳草，水仙王廟寒泉。正好當頭明月，莫緣半醉迴船。

**偕諸君過靈隱寺雨宿松靄山房限韻二首**

湖雲乍合山雨微，平岡細路風吹衣。過橋幾處甎塔湧，到寺一道巖泉飛。斬新白花蕊照眼，依舊青竹園開扉。攀蘿捫葛信公等，我與僧彌暫息機。

正喜餘霞射東谷，何期簷溜滴階頻。且貪是夕翦燈話，判作來朝著屐人。慧遠酒邊能發興，周顒肉罷詎生嗔。貓頭之筍一飽足，況有青青鴨脚芹。

**松靄山房六詠**

四松徑

松子落五粒，松釵横十尋。我來凡幾宿，夜夜警皋禽。

山茶院

一十四春風，一百五寒食。自開雪中花，至今好顔色。

清籟居

一夜雨鳴樹，不知雲幾重。推窗看曉

色，對面北高峰。

西　磵

山僧斸茯苓，洗此西磵水。宛轉流樹根，涓涓鳴不已。

栗　園

布葉密如櫟，結實小於榛。時有芻尼至，翻飛不露身。

竹　筧

流泉半嶺來，續以青竹管。穿過白花籬，忽注僧廚滿。

## 吴氏山莊牡丹歌

牡丹三本異凡骨，紫囊紅襆争暄新。山家種此有方法，陳根净洗無纖塵。徐量淺土壓深墢，旋摘芹芽除苔茵。要令植物生意足，不因得地長於人。我來恰值穀雨後，愛三百朵濃香勻。朱竿卓立張翠幔，游蜂舞蝶皆逡巡。日長貍奴慣癡坐，有時抱子來侁侁。分明横幅趙昌畫，對此豁眼開心神。廬陵譜就種漸夥，或自曹亳移吴閫。夭紅淺白僅盈尺，安得有此一丈身？我思來朝未必風不起，亟呼酒伴澆以甕頭春。

## 三潭采蓴聯句

明湖一鏡平，際曉光汎汎。彝尊　三月抽香蓴，纖纖裹柔茁。馮念祖　吴儂戀鄉味，

少小能識察。顧嗣立　擬荷錢未圓，比荇帶尤滑。周敬　差遜雉尾長，頗類蠶絲軋。吳陳琰　燕釵股夭斜，凫葵莖澡刷。周崧　入掌溜蝓蛺，逆毛掩鶻鴟。馬翌贊　當其采摘時，得一走七八。彝尊　幾番誡漁童，百過迴櫓竅。念祖　匪直手拮据，更在眼明黠。嗣立　貯之老瓦盆，戢戢小魚頡。敬　亟須下鹽豉，曾不費椒樧。陳琰　即此足解酲，饞扠恣交戛。崧　却笑張季鷹，苦待秋風刮。翌贊

## 雨宿大仁院

徑轉雙林下，窗分半壁隈。築牆防虎穴，登閣儼蜂臺。宿鳥翻風去，驚雷觸石迴。明當凌絕頂，導我一僧來。

## 石屋

大仁院北巖，窪中若廬旅。傾崖滴石髓，白日掠仙鼠。鑿佛大小軀，莓苔色黯沮。置身井谷中，窺天可倚杵。剔蘚辨留題，各自命儔侶。試觀咸淳書，筆縱字尤巨。白雁雖未來，邊烽已先舉。奈何平章賈，志不在疆圉。貪領狎客游，子弟共容與。嫉惡性所同，見者費熏煮。不覩眉山翁，拂石埽雞距。愛惜爭摩挲，響搨硬黃楮。洞門石扇開，幽探少樺炬。慮拔千歲蛟，嶷然不敢語。山南殷其靁，驟雨沒沙渚。偶坐贊公房，夕陽滿平楚。

## 南山雜詠十七首

### 水樂洞

蒼山入夏寒，一泉自溫谷。其流浸蘭

蕙，其音喻琴筑。砉然石扇開，飛出白蝙蝠。

虎跑泉

山泉可用汲，酌以長頸匏。虎跡久已湮，深穴猶窐窌。松陰轉三面，未肯回鞦鞘。

煙霞寺

躐磴上招提，不知幾十級。入廚筧泉枯，過雨佛身濕。石乳滴空嵌，髣髴龍象泣。

風篁嶺

斷崖横一嶺，稺竹何娟娟。時有山禽拂，新粉墮我前。欲尋巖下寺，揮我風中絃。

過溪亭

一亭四無鄰，棟壞柱已折。山僧慣迎賓，不忍過溪别。偶語莎草間，夕曛信明滅。

楊梅塢

我行楊梅塢，惜是孟夏初。是時果未熟，但見柯葉舒。思包緑荷飯，五月來精廬。

龍井

一泓渟山坳，過者不敢唾。雖然龍窟宅，亦許鬬茶坐。起摹襄陽碑，惜爲僧所涴。

片雲石

峰頭石縹緲，豈異一片雲。有時風雨過，獨立雲中君。安得五丁手，移置長水濆。

薩埵石

朅來給孤園，玩此薩埵石。石上生莓苔，千年暈濃碧。不見飢虎人，且鋪葅草席。

納翠山房

溪迴凡幾折，早已滌塵慮。静看三樹松，深陰且箕踞。客去鶴飛來，客來鶴飛去。

九溪

尋遍十五寺，九溪鳴淙淙。下無一寸魚，上有百尺松。緣流思濯足，奈此菖蒲茸。

十八澗

暮經南山南，曲澗一十八。山橋往而復，山路坱兮圠。夕曛漸催人，延首望香剎。

玉鈎橋

句曲一道士，愛住山之幽。褰裳慮深涉，賣彼白玉鈎。築橋訪詩侶，兹事宜千秋。

翁家山

岧岧翁家山，松花滿深塢。村民高下居，少長齊捕虎。但誇弓弩强，不識耕稜苦。

桂隖

桂樹花不實，何年種山椒。良由山中人，歲暮不自聊。殷勤與我期，秋日來逍遥。

理安寺

三家村裏人静，獨木橋邊路叉。竹響驚回鼬鼠，泉香流出松花。

冬花厂

我愛僧房亂石堆，短籬笆護妙香臺。不貪夏果楊梅熟，恣看冬花盧橘開。

**馮孝廉**念祖**招飲北園分韻即送其同周**崧**入吴**

故人襆被下吴淞，且復官泥坼酒封。主客不知何者是，登臨未覺老夫慵。池邊灌木陰千尺，郭外晴山翠幾重。有約谿亭宜避暑，迴船試共采芙蓉。

**酬洪**昇❶

金臺酒坐擘紅箋，雲散星離又十年。海

❶ 此詩四庫本無。

内詩家洪玉父，禁中樂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詞淒絶，薏苡明珠謗偶然。白髮相逢豈容易，津頭且纜下河船。

**題春郊浴馬圖**

兩頭纖纖騂角弓，半白半黑浮雲驄。酒壚未醉莫歸去，最好春郊楊柳風。

**題初白菴主小像**

玉臺舊鏡已塵昏，何處驚看雪鬢痕。頗似琅山查長老，新涼可有副衣存。查龍圖寓居常州琅山寺，躬事薪水給衆人，稱爲長老。嘗與程宿留旅舍，盜取其衣，呼宿曰：「衣有副乎？當奉假。」盜聞之，棄去。菴主近泊葑門外，爲盜所劫，故及之。❶

**題丁明府秋江垂釣圖**

秋原兮蕭條，秋雨兮漂摇。西風悴兮梧葉，南山落兮豆苗。園無棗兮纂纂，田有莠兮驕驕。之子兮移家，寄情兮雲壑。爰理兮釣綸，蔽之以漁箔。衣獨速兮青蓑，笠夭斜兮黄箬。一艘兮雖小，亦足兮載書。采風兮婷雅，暇得酒兮烹魚。信斯圖兮可樂，惜榛蕪兮西湖之居。

**寄樂平石明府** 爲崧

天開彭蠡瀦南邦，石墨峰連羊角雙。近説循聲過朔郡，明府舊宰靈丘。定知詩派壓西江。晝簾茗荈香聞竈，夜閣琴絲月滿窗。望

❶ 此詩四庫本無注文。

眼側身非一度，相思聊復采蘭茳。

### 題李上舍騎牛圖

騎牛恣所適，不在郭椒與丁櫟。試看圖中人，出郊穩踏芳草春。春風暖拂堤上柳，柳外青旗定應有，可惜偏提不在手。南鄰朱老儻見尋，勸爾沙頭一壺酒。

### 玄默敦牂

### 小宛堂

小宛堂階梅兩枝，疎花點點映清池。分明馬遠圖中見，只少楊家妹子詩。

### 題洪上舍傳奇

十日黃梅雨未消，破窗殘燭影芭蕉。還君曲譜難終讀，莫付尊前沈阿翹。

### 水帶子歌爲喬孝廉崇烈賦❶

水帶子，環外虛其中。九州以內制器不及此，得非來自日本東？刮磨者匠髹者工，惟智創物變乃通。置之兩腋下，絡頸雙青緌。中流踏浪如御風，過涉不愁滅頂凶。勝壺千金樽五石，溺人一笑可以生我躬。喬生手攜是物訪我梅會里，自言來自射陂水。黃梅時雨水稽天，甓社湖流人罷市。無朝無暮慮覆舟，且喜今朝得到此。挂之駝鈎壁上懸，與論往事增淒然。初聞淮南減水壩開設，天子謂是一壩一口決。俄而僉謀滋異同，爾考直前奏事真剴切。迄今黃流泛濫軫

❶ 此詩四庫本無。

帝情，雁户豈得安其生？桃花春水縱不發，河隄使者毋遽誇平成。吁嗟乎！河伯不仁亦無害，凖備家家蓄水帶。

### 送張士琦令永新

春草烏斯道，長洲陸子餘。由來循吏傳，頻見永新書。送爾之官去，牽絲製錦初。秋山日蒼翠，詩卷共清疎。

### 爲宋巡撫犖題李營丘古柏圖

毘陵董啞子，不畫山畫水。淮陰龔高士，不畫人畫鬼。乃知負絶藝，落筆恒自矜。獨立萬古意，恥與時争能。試觀營丘畫中柏，宛似青牛道士井邊植。一株足敵一百株，數尺看成數千尺。樹根有泉亦有石，樹旁有草亦有棘。當時畫柏不畫松，檜葉樅身更奇特。商丘副相寶之久，是日從容出娱客。滿堂觀者齊動色。濃香亟就棐几熏，韋偃畢宏畫不得。此樹不知凡幾年，童童有若車蓋然。吟窩東北池西偏，玉鵶叉挂逾清妍。期我體物賦長篇。往年文康公，晚作孝陵輔。君臣相悦邁曩古。和調文武致太平，賜予圖書出内府。郭熙范寛真蹟存，猶載香廚舊時譜。公今鑒賞多逾精，暗中以手摸緗可辨宋元明。閒來論詩兼論畫，過庭才子迭品評。三吳開府近一紀，盡收江表詩人作弟子。只如髯也亦是詩中豪，家石泉明府載震。惜我和歌今老矣。

### 何孝廉啖荔圖

吴中才子過閩中，扶荔園開曲曲通。小榼都籃餐不盡，惜無人爲擘輕紅。

## 觀劇四首

四照亭開桂樹叢，夜涼風細蠟燈紅。人間亦有霓裳曲，絶倒吴趨老樂工。

三徑秋花裛露新，重攜酒伴過城闉。只應夜夜西江月，留照筵前舊舞人。

燭下清歌楊叛兒，手中團扇謝芳姿。勝他幅幅纏頭錦，賺得張郎拜月詞。謂孝廉大受也。

歷歷羊燈樹杪樓，恣修簫譜散觥籌。龍鍾莫怪尊前客，弟子梨園也白頭。

## 題家廣文端鄧尉尋梅圖

村村梅底鬧壺餐，莫笑先生苜蓿盤。桃李漫山都不戀，冷香合讓冷官看。

## 慧慶僧房雪中聯句三首

### 柏

寺門柏二株，華亭高不騫槎客 老榦等鐵石。我來七月留，彝尊 蒼翠陰日夕。今晨啓窗牖，武進徐永宣學人 忽訝冷光射。漫天雲萬里，到地雪一尺。不騫 庶物齊凝肥，彝尊 此樹獨寒瘠。疊葉剩鏤青，永宣 交枝巧剔白。盤坳挺鴉叉，不騫 瑟縮偃蛟脊。根封雪窖銀，彝尊 身曳全匹帛。夫豈本性然，永宣 偶爲造化役。空廊立移時，不騫 目眩肌瘆瘷。彝尊 牀頭倒餘醖，彝尊 相對且酣適。扁舟泛未能，永宣 悵望遠行客。不騫 是日汪份、張大受、汪鈞公車北上，欲送未果。

## 玉蘭

雪後玉蘭樹，彝尊 二本何勻停。居然華林闘，不騫 卑鉢羅滿庭。雖無裂鼻香，永宣 照眼光瓏玲。重重傅璚粉，彝尊 寸寸排銀釘。有時風吹墮，不騫 素影逾娉婷。交枝露綫霤，永宣 千苞壓繩欞。色殺辛夷紫，彝尊 體變珊瑚青。因憶虎丘北，不騫 斜柯倚巖扃。歲久呺其腹，永宣 吐萼猶豐馨。此時更奇絶，彝尊 乘興思開舲。惟愁凍塗滑，不騫 況復密霰零。不如雙樹底，永宣 淡坐憐忪惺。彝尊

## 山茶

海紅亦嘉樹，永宣 恰與小窗對。十月已試花，不騫 娟娟良可愛。孤根託提招，彝尊 冷豔免簪珮。曉起雪漸深，永宣 我心始焉痗。既慮苞蘖摧，不騫 兼恐顏色退。孰知歲寒姿，彝尊 凜冽性所耐。譬蒙縞素衣，永宣 嫣然逞餘態。畫師貪此景，不騫 往往入圖繪。或描江梅並，彝尊 或取水仙配。分明黃趙筆，永宣 只少鶺雀隊。寫生貌遜真，不騫 比調朔繼晦。芳菲正有時，彝尊 改歲游可再。永宣

## 聯句題王處士畫折枝紅豆圖并序

東禪寺紅豆一本，結爲連理枝，高至三丈。花時，沈啓南、文徵仲、唐子畏、湯子重諸君恒修文酒之會。後爲疾風所拔。王處士武以水墨渲染作圖，妙奪天真。適有餉束筍者，并繪之樹底。圖今歸張孝廉，挂之橘下小軒。孝廉屬題，興到聯句，兼憶亡友惠吉士周惕，成十二韻。康熙壬午涂月秀水朱彝尊錫鬯識。

吴赤烏年寺，嘉定張大受日容　相思子一叢。葉參雙塔外，華亭高不騫查客　花豔八門東。照影清溪水，寺舊有清溪堂。彝尊　題詩白石翁。甌香茶竈熟，崑山徐昂發大臨　徑轉匏車通。結實收新雨，大受　調禽付短童。經行消晝日，不騫　開謝幾春風。惠子居相近，彝尊　王郎畫最工。偶然濡淡墨，昂發　率爾變輕紅。破萼夭桃似，大受　披圖束筍同。已無枯樹在，不騫　長恨舊墟空。賴有淋漓筆，彝尊　能移造化功。祗應懸素壁，昂發　吟賞小軒中。大受

## 雜詩二十首❶

淮陰一登壇，風雲色寥闊。囊沙齊遂破，立幟趙斯拔。羽也縱英雄，氣盡豈得活。大統歸赤帝，鴻溝因罷割。何哉雲夢游，一旦真王奪。始焉將百萬，目中無布越。既與噲等伍，國士已羞殺。寧知論元功，後乃及蟲達。

焚香户庭中，逐臭者在外。彼自海畔行，於我尚無害。所嗟蘭蕙鉏，盈要服蕭艾。荀揚世所賤，孔孟乃飢退。無鹽入齊宫，明妃去漢塞。物理固自殊，時運寧有待。愛者終莫憎，憎者不復愛。

含沙難匿影，貝錦無停機。一爲讒言中，聽者弗復疑。我欲指天陳，畏見南有箕。《小雅》七十四，感彼《青蠅》詩。

芳蘭生當門，託根豈能久。嘉禾徑寸苗，拔萃讓莨莠。蛾眉一入宫，謡諑但言醜。匪畏妒人工，所憎二五耦。

❶「二十」，四庫本作「十五」，無「含沙」、「芳蘭」、「雕陵」、「先王」、「東京」五首。

雕陵有飛鵲，定巢上林枝。不愁風雨漂，寧慮矰繳施。雄鳩特佻巧，側目從旁窺。一朝逐鵲墮，公然來居之。摇頭鼓翼鳴，唤婦餔其兒。身無鳳凰德，飲啄鳳凰池。非所據而據，終爲百鳥嗤。

紅亦不復花，白亦不復花。堂前雙梅樹，但有枝杈枒。春風吹户外，好鳥鳴鄰家。嗟我寂寞人，故里同天涯。

淮王升天日，對帝稱寡人。始焉帝心眷，既乃帝怒嗔。謫歸小山中，桂樹枝輪囷。居然盗帝書，意欲垂千春。河間禮最古，楚元詩亦醇。區區服食方，咄汝非其倫。九師招不至，且與雞犬親。

夷羿射十日，其九落高穹。如何此神術，迺以授逢蒙。支左與詘右，於技無不通。一朝突反射，人鮮克有終。嗚呼在三義，有若日在中。六經各有師，不及斷梡工。昔賢服心喪，期與生我同。薄者無不薄，奚事鳴鼓攻。

秋蓬本在下，吹嘘送上天。回風崇朝至，過我門梁邊。假令一者來，何妨暫周旋。奈何舍我去，轉向斜徑穿。不如楊柳花，相近猶纏緜。涼燠有定候，冰炭毋乃偏。

昔有池仲魚，移居城門下。城門設重關，際夜上銀鎖。既無穿窬患，兼有擊柝邏。自謂智慮周，乃藏殺身禍。烈燄已具揚，撲滅勢不果。吁嗟骨用朽，前事資驗左。處世多危機，衝波少安柁。桑海詎難乾，杞天亦可墮。宋鄭四國災，咸秦三月火。達人殷遠憂，朝市足恒裹。逍遥十畝間，爲樂無不可。

華山有小鳥，自名寒號蟲。翻飛必自卑，毛羽恒不豐。物微免弋獲，幸得過凜冬。一朝倏風至，自詡時命通。洗頭玉女盆，鼓翼白羊峰。謂鳳不如我，聽者誰汝容。鳳兮

翔千仞，覽輝下梧桐。一鳴音節節，再鳴聲喈喈。雖言德之衰，物理豈終窮？

千佛各有經，翻譯滿禪闥。山花木葉文，繁重苦難括。自從達磨來，一葦當津筏。聰明主妙悟，指授在呵喝。不讀一字書，猊坐立可奪。奈何君子儒，語録效緇褐。讀古喻玩物，斯言太拘閡。聖人述六藝，反正亂可撥。豈惟身獨善，言動必迂闊。張口雲霧中，昏曀何由豁。庶幾經濟才，寇虐乃能遏。

有酒斯鼓缶，吹壎必和篪。同調定見憐，一心不相離。古人重久要，隙末非所宜。谷風思小怨，大德反棄遺。新交不如故，君子當三思。請看蘇子卿，豈絶李騫期。

蘇秦六國印，主父五鼎食。積金已成穴，多方猶采獲。人壽無百年，子豈神仙籍。蜉蝣語蟪蛄，我今日將夕。春秋爾易邁，不樂良可惜。

衡必錙銖爭，錢必子母權。佳李鑽及核，曲防遏其泉。不屑一毛拔，而況千金捐。舉世皆楊朱，方思墨翟賢。

飛蟲揚其羽，乃爲蛛網得。白鹿游上林，難免射工食。君子慎所趨，毋以貪自賊。不見冥冥鴻，寧受弋者弋。

佛法西域來，道里實遼遠。其徒祇比丘，馬馱經數卷。至晉始有尼，入梁俗莫挽。此輩僧易狎，爲態亦婉娩。一入富家門，内言出於梱。挾伴湖山游，積金寺塔建。精舍累百區，有司豈能限？宣淫青豆房，飽食香積飯。因之壞風俗，詎可偕息偃。婦人有婦功，蠶織乃其本。如何水田衣，娑拖出祇苑。跪拜學男兒，對客不自忖。誰修鳳樓識，絶此毋往返。

先王設庠序，專以明人倫。校官爲人師，必先順乎親。入黌稱博士，母也情所欣。

雖有禄三簏，莫具膳兼珍。九品流未入，自詡爲王臣。板輿道豈遠，忍自柅其輪。彼心誠泰然，我見翻愴辛。

東京厚風俗，士行本學校。必先親其親，使民知則傚。於時重喪紀，期功相答效。至或自解官，居憂立名教。奈何今之人，母死不作孝。舍爾苴経製，有靦酒肉貌。首丘死者狐，首山死者豹。鮮民之不奔，曷月掩泉窖。誰哉生厲階，仕路巧騰踔？

男兒一墮地，弧矢射四方。家有驥千里，豈戀苗藿場。威鳳鳴啾啾，千仞肆翱翔。覽輝一以下，百鳥生儀光。圈牢有養物，毛鬣分柔剛。留以施刀俎，逸欲終見殃。駛景洵易馳，安樂不可常。奈何當盛年，白晝處帷房。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

#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一

古今詩二十

昭陽協洽

### 盛秀才書齋觀文嘉水墨杏花新燕

宣和譜花鳥，獨有燕子畫者少。後來小屏山，多寫白燕梨花間。大都畫粉不畫墨，又或畫雙不畫隻。吳中才子文休承，藝事三絶人共稱。冰紋之繭恣留額，新燕圖來剛一尺。其餘盡寫石田詩，不許觀者旁題辭。梅湖盛生雅好事，少長群賢並邀致。晴軒挂壁縱客看，歎息滿堂聲不寘。圖中烏衣甫出巢，杏林過雨含香苞。拂羽試飛力尚怯，風前未遽踏花梢。自來寫生手，往往守窠臼。惟有石田真軼倫，同時絶品數唐寅。兩君畫意不畫似，嘉也此圖亦逼真。吾衰應酬詩嬾作，去聲。只愛看畫題長句。坐中妙繪六七公，那不臨摹遺我茅堂中。摇頭鼓翼尾涎涎，令我日日長相見。

### 春暮看花木瀆夜過上沙連雨不止信宿還慧慶僧寺左足病躄自慰二十韻

春游抵木瀆，對酒愛晚晴。際夜泛上沙，俄頃風雨生。屋東西溝水，濺濺階除鳴。繩牀承漏瓦，三徙仍攲傾。淫潦晝不已，疾雷暮砰訇。有蚓蟠青泥，有菌抽黄莖。置身雲光中，濕氣易滿盈。老夫留信宿，卧起足

疾嬰。其左頓成躄，其右安得躄。推窗覽朝霞，散作魚尾赬。言辭主人去，浄域返水精。兼旬罷看花，累月不入城。父母生我來，日月斯邁征。紅塵早插脚，重繭萬里程。雖經侍班聯，曾不伺公卿。既嬾著朝鞾，兼恥邪徑行。一從罷官後，誰復驅使令。不妨日蹣跚，堅坐無所營。吾自著吾書，吾自怡吾情。不有習鑿齒，足蹇《春秋》成。

## 苦熱和梅都官韻

于垤鸛不鳴，涉波豕潛逃。不有膚寸雲，焉得陰雨膏。徒封蜥蜴甕，未毨鳥獸毛。既乏招涼珠，詎有含風袍。良苗日以槁，莫抽分寸毫。夏畦病莫治，秋乃亡其曹。老翁愁旅食，疾首虛爬搔。廣厦尚苦熱，何況層樓高。

## 夏日病足留慧慶寺張顧二孝廉孫范二上舍徐陳范汪顧五文學載酒至席上譚藝率賦二首❶

一人半爾習鑿齒，三樂具焉榮啓期。老矣關心無俗事，相於把酒判深卮。風多盡卷桔槔水，旱甚將枯蔗芋陂。已辦衝泥油竹傘，當筵頻起祝雲師。

近聞天子幸捺鉢，闕下諸司務暫休。吾意最憐雙樹好，諸公合近五湖游。形模楊陸詩焉用，服習曾王筆自遒。五相一漁朝野別，不知何者果千秋。

❶「二首」，四庫本作「一首」，無「近聞」一首。

**初秋宋五進士**聚業**載酒過張三孝廉**大受**潮生閣送魏二孝廉**坤**之西江即席分賦得九言**

今年六月不雨至七月，小軒橋下恒苦水氣腥。昨宵高荷大芋聽枕畔，歷頭檢點白露今朝零。武塘魏二舍我豫章去，鴨觜小艇蚤繫菰蒲汀。此時攬袪欲別不忍別，卻喜南園酒載雙玉缾。匠門群從同調三五客，長歌短詠搖筆無留停。此時秋之爲氣感宋玉，碧梧桐猶未落蘼蕪青。潮生閣梯從一初桄上，八窗盡拓四面風泠泠。灌嬰城中本吾舊游地，中有古井浪動連宮亭。珠簾畫棟亦有帝子閣，目極西山南浦無潛形。人生快意豈必致通顯，文章一技可以垂千齡。桓山石椁縱使九泉錮，詎若閉關頌酒生劉伶？他時寫取水村圖第七，容我拄杖剥啄叩門扃。

**橋下小軒對菊效陶**

商風拂昧谷，翳日浮雲移。晚節菊有芳，不隨蕭艾萎。黄白愛並列，朱紫或間之。雖乏有睆實，沃沃呈其姿。主人治席硯，弟子前摛辭。抗論孔壁書，兼詠《伐檀》詩。吾亦扶杖至，逍遥循階墀。良久發清謳，妙舞堂中施。三爵客多又，一觴我同持。人生如噩夢，境適且自怡。今者若不樂，將爲四座嗤。

**題喬孝廉**崇烈**書離騷**

伯時圖《九歌》，和仲書《九辨》。昔賢愛

楚辭，重之若笙典。舍人工楷書，法在去肥輭。三真六草間，用意帶章篆。年來日臨池，真蹟滿巾衍。《離騷》思所寄，一寫一百卷。吾思屈子才，妙語恣抽演。美人與芳草，發興義微顯。靈修美始合，改路忽他踐。藝蘭磐石阿，終憾託根淺。一旦化爲茅，遂爲蕘豎翦。冶容非不工，其奈出辭謇。揚蛾衆女前，謡諑詎能免。水流豈復回，石爛不可轉。斯人久沉湘，心事爾能闡。想當懷伯庸，以茲費藤繭。紙長三過讀，令我亟稱善。冷笑書洛神，取義毋乃舛。

## 題梅生庚詩稿

吾門著録多，梅生文載道。昨朝寄來詩，彌覺風格老。清琴一高張，翔鼓罷勿考。群雅百五篇，足以豁懷抱。

閼逢涒灘

## 齋中讀書十二首

周官掌三易，以通天下志。卦名或不齊，旅占本一致。豈有先後天，仳離異方位。斯言僞且堅，足以亂神智。演爲方圓圖，申以河洛義。儀象卦已陳，相錯六十四。圖中迭相生，十六三十二。請問安樂翁，正名名焉寄？

太極非有象，一元氣渾淪。陰陽至精數，義由道士伸。列圖自下上，三五理具陳。陳子昂詩：「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亮斯在，三五誰能徵？」義見道家《洞真元妙經》。番番希夷叟，以此勒貞珉。元公一丁倒，遂爲席上珍。陳摶《無極圖》倒易即爲周子《太極圖》。後來費朱陸，往

復辭紛綸。仲尼不可作，誰與別僞真？

書名達四方，掌之周外史。曷言乎書名，毋乃小序是。馬鄭注溱經，大義已及此。古文雖未見，序先暢厥旨。云何宋諸儒，深文共排毀。《書序》非孔子作，其説始林之奇。吾聞國史言，序《書》自孔子。哀哉秦火後，未亡亦僅爾。苟屬聖人言，亦當存其似。不見《小戴》文，《禮》家以取士。何獨《詩》、《書》序，攻者後先起？

九疇一五行，《洪範》義先具。伯鯀一汩陳，維帝乃震怒。啓賢能繼禹，天罰行有扈。桑門易地風，其説本舛互。奈何洛下儒，侮聖不知懼。用三革其二，變一成百牾。既與《洪範》殊，寧免彝倫斁。百世而可欺，君子亦有惡。

孔門善説《詩》，子云商起予。流傳大小毛，授受大小序。縱有齊魯韓，見之色斯阻。夾漈一後生，攻以烈火炬。先儒誤聽信，鑿枘生齟齬。微言忽中絶，大義不復舉。聞人左丘明，著書秦相呂。其言雖近誣，其事頗足取。國僑賦《褰裳》，晉爲退師旅。《木瓜》美齊桓，情豈係男女。《詩》教厚人倫，誨淫何獨許。可怪上蔡師，魯齋王氏爲上蔡書院師。爲力亦太鉅。芟棄《鄭》、《衛》篇，竄改《雅》、《頌》所。王氏擅删《鄭》、《衛》諸篇，又退《召南》「野有死麕」入《王風》，而以譚大夫、衛武公詩改入《國風》。誰爲辨異同，復遵箋傳語。

男女一相悦，情迫莫自持。不聞桑中契，先以定情詩。國史明得失，輶軒別醇疵。如何歷《鄭》、《衛》，專録淫人辭。《雞鳴》風雨夜，奔者亦可危。執袪《遵大路》，豈不畏人知。丘中有麻麥，兩雄共一雌。雙雙李樹下，寧免相詬訾。立言詎可訓，説者宜再思。無邪尼父教，用告童子師。

《詩》亡王迹熄，百國有《春秋》。魯叟乃筆削，寶書肆旁搜。晉《乘》楚《檮杌》，鄭《志》亦見收。斯爲天子事，邦國合九州。大書王正月，恐疑於孟陬。胡氏逞私智，謂以夏冠周。豈其一布衣，斧鉞威諸侯。美惡同其辭，此言尤謬悠。當其在講幄，君臣意綢繆。經義月經進，諷諫同轉軥。是時十將存，可復二帝讎。奈何戒黷武，惟知安是偷。得毋檜所薦，知己士當酬。流傳誤後學，乖舛難悉糾。曷不廢其書，述事準左丘。

素王六經外，《論語》其總龜。紀者六十四，義取《春秋》辭。同門有不善，一一具書之。由求予亢寮，言失不可追。揆諸朋友義，情得徇其私。寧形弟子短，但以尊先師。試觀孟子徒，克丑亦若斯。後儒不曉事，吹毛務求疵。倡論輟從祀，平反者爲誰？不若鄉愿人，非刺無可施。瞽宗祀此輩，衆口庶不訾。吾思屋上烏，愛由丈人推。云何七十子，一眚罷其祠。何年復舊典，俎豆勅有司。

漢士守一經，其義或駮踳。真儒起北海，卓哉鄭司農。博綜六藝旨，叩之等木鐘。於時内外學，罔不羅心胸。用以釋儀象，明堂暨辟雍。初非尚怪異，專一譚魚龍。緯書《河圖魚龍》最怪。至於五帝名，亦惟祀典從。德業既日尊，弟子争扳逢。黄巾拜車下，後儒翻不容。一朝輟栗主，俎豆何由供。嗟彼黎丘鬼，謂王通也。乃以祀瞽宗。

秦延君説《書》，敷文太支蔓。《堯典》僅一篇，爲言且三萬。博士賣騎驢，亦費三紙券。吾思吉人辭，終與躁人遠。辭苟足以達，其義自繾綣。勿徇買菜求，第抒心所願。不見陸士衡，才多反爲患。

詩篇雖小技，其源本經史。必也萬卷

儲，始足供驅使。別材非關學，嚴叟不曉事。顧令空踈人，著録多弟子。開口效楊陸，唐音總不齒。吾觀趙宋來，諸家匪一體。東都導其源，南渡逸其軌。紛紛流派别，往往近粗鄙。群公皆賢豪，豈盡昧厥旨。良由陳言衆，蹈襲乃深恥。云何今也愚，惟踐形迹似。譬諸芳蔗甘，舍漿噉渣滓。斯言勿用笑，庶無乖義始。

群雅日凋謝，後起靡有涯。奇觚累百人，各自名其家。吾衰尚有志，道古閑詖邪。有明三百禩，攬秀披春華。青田與青丘，二美洵無瑕。吾鄉數程貝，雙珠握靈蛇。自從永宣來，其辭正且葩。洎乎嘉靖季，七子言何夸。鈎金縱可揀，莫披黄河沙。一咻衆楚和，是後尤卑哇。先公聞鴃舌，頓生亡國嗟。先太傅初聞袁中郎、鍾伯敬論詩，歎曰：「安得此亡國之音！」慘然不懌。吾欲返正始，助我者誰邪？

## 雨中從銷夏灣汎舟泊石公山麓

縹緲峰頭雨，飛來銷夏灣。舟停給孤寺，路轉石公山。吹浪神黿老，迎人吠犬豩。七檣帆百幅，最樂是魚蠻。

## 林屋洞二首

洞天傳第九，林屋是吴根。地户真官守，塗泥太古存。雜花春瑣細，仙鼠晝飛翻。二客思深入，囊衣换犢褌。謂馮孝廉念祖、胡上舍期真。

出谷衣争曝，盤坳炬已灰。仙居無路到，石扇幾時開。題壁思前事，洞口有亡友周篔題名。窮源誡後來。不如神景觀，松下且徘徊。時攜沈生翼、徐生惇復息道院中。

## 太湖罛船竹枝詞十首

村外村連灘外灘，舟居翻比陸居安。平江魚艇爪皮小，誰信罛船萬斛寬。

具區萬頃匯三州，點點青螺水上浮。到得石尤風四面，罛船打鼓發中流。

黃梅白雨太湖稜，錦鬣銀刀牽滿罾。盼取湖東販船至，量魚論斗不論秤。

幾日湖心趏趠風，朝霞初斂雨濛濛。小姑腕露金跳脱，帆脚能收白浪中。

灣頭茱萸紅十分，湖中鷺鷥白一群。儂船縱入采菱隊，不濕青青荷葉裙。

十歲癡兒兩髻梳，漁娃不放柁樓居。新年判費金三鎰，聘取村夫子説書。

櫂郎野飯飽青菰，自唱吳歈入太湖。但得罛船爲贅壻，千金不羨陸家姑。

東溟大艑也嵯峨，滅渡橋頭銜尾過。一樣風波湖海別，黃魚爭比白魚多。

船頭腥氣漉魚籃，船尾女兒十二三。染就纖纖紅指爪，新霜愛擘洞庭柑。

莫釐峰下鳳舟回，望見高帆六道開。傳語羽林郎莫射，漁翁元爲進鮮來。

## 題楊賓浮瓠圖

柳條邊兮不知幾千里，有懷二人兮游子戾止。松花江兮不可方思，浮以五石之瓠兮勝一葦之杭之。嗟世兮嶮巇，投吾足兮安施？仰瞻兮屝屨，憚赤豹兮文貍。遐眺兮崇期，車或殆兮馬隤。遵陸匪安兮溯流匪危，竹杖乍釋兮羽扇斯麾。我覽四方兮孰是周才？若濟巨川其髯也哉！

### 題文處士點山水

去年金侃亡，今年文點逝。誰修遺民傳，念彼辛相系。舊游章君存，早結僑札契。示我水墨蹤，巖壑最清麗。髣髴黃鶴樵，浮嵐轉澄霽。僧樓架木杪，想見舊所憩。下有宛轉橋，得非寒山澨。陶陶永夕話，歎息何由繼。竺塢瑟既輟，山陽壚已閉。對此神默傷，寸心實悽戾。題詩卷還君，藏之永勿替。君自挂君圖，吾亦制吾淚。

### 同徐吉士昂發陸上舍稹沈秀才翼過普賢僧房

茶塢山根寺，經營景定年。尚存行在牒，未改梵王筵。竹覆空池冷，松排老樹圓。天平知不遠，留酌白雲泉。

### 謁韓蘄王墓

蘄王墓近古梧宮，暨六夫人祔葬同。尚有石羝眠宿草，更無辛木動悲風。朝端彈事憑汪藻，身後碑文付趙雄。輸與喪師張魏國，史家具狀得徽公。

### 明瑟園雜詠三首

黑雲墮地晚風號，賴得山棲置屋牢。不特高梧新乳落，吹殘阜莢認瓜刀。

石橋夜夜雨傾盆，茶塢雲多不露根。檢點牛宮與豚柵，莫教新漲入蓬門。

竹外秋葵黃淺淺，池南夏木緑陰陰。日斜愛客絃桐至，翻恨山蟬處處吟。

**八月十五夜陸上舍**積**招同張孝廉**大受**徐吉士**昂發**顧孝廉**嗣立**徐上舍**惇復**沈秀才**翼**翫月石湖席上作**

海湧東西寺，笙歌鬧梵臺。陸郎呼小艇，且喜石湖來。七十二橋月，流光上酒杯。浦禽鳴不去，勸客莫先回。

**逢盧州守張**純修**四首**

瓜州東廨徹離筵，並坐空江赤馬船。君去我歸京口牐，春鷓秋蟀十三年。

潭柘山游舊侶稀，每逢鄰笛一沾衣。懷君千騎廬江郡，日對東南孔雀飛。

伍胥門外泊齋舲，話舊纏緜客共聽。幾度相逢秋水曲，黃花籬落白蓮涇。

四百南朝寺錯連，借君一榻坐蕭然。龕中彌勒應微笑，太守輸他布佮錢。

**同曹叟話舊三首**

斜街深樹早涼生，樹底娑拖伴我行。猶記書堂酒醒後，月中吹笛到天明。

長定花時鬬酒籌，周郎三爵足風流。縱然紅藕紅薔在，二人皆周郎中侍兒，叟授曲女弟子也。誰復孀居燕子樓。

戟府沙隄路渺茫，十年蹤跡寄滄浪。白頭再過僧廬坐，共話中山獵後狼。

斿蒙作噩

**詠白杜鵑花應東宮教**

銀牓璇題一道通，仙花移植冠芳叢。色

殊李白宣城見，狀比嵇含嶺外工。照水影齊紅躑躅，卷簾香動玉玲瓏。梯航萬里來何幸，采入瑶山睿藻中。

## 方乾木蓮花圖歌爲鐵夫上人作

少日誦《九歌》，芙蓉搴木末。得非三閭大夫本寓言，豈有江花樹頭掇？壯年草木多識之，乃知黄心之樹産自西北陲。毋丘道士曾作畫，醉吟先生亦有詩。傳聞雖久虚增羡，膩粉輕紅幾人見。黄山山後鐵頭陀，示我生綃圖一卷。葉如青桂身青楊，花開朵朵青蓮香。天都方乾染初就，拒霜不數滕昌祐。我思此圖更百年，定有好事争流傳。老夫爲題詩一篇。卷還頭陀須愛惜，慎勿輕污飛蠅點墨瓜牛涎。

## 題黄山鐵公小像

鐵公黄海至，曾占最高峰。山後一茅屋，階前萬壑松。禪心離怖畏，詩卷閲春冬。不信巖居樂，君看冰雪容。

## 戲題汪上舍日祺拓盋小像二首

世無乞食僧，天女隨其後。莫是摩登伽，巧把阿難咒。

歡喜阿羅漢，精藍舍衛城。山僧少拘束，恣意蹋花行。

## 焦山瘞銘圖爲王副使煐作

華陽真逸昔瘞鶴，井穴乃在焦山根。銘文不省誰氏作，紀年第有干支存。審視要非

唐後勒，昔年曾與張弨論。兹山不與浮玉伍，其地僻左稀攀援。旋渦轉湍奔溜急，沐日浴月驚濤翻。峰坳集海舶，浪齧藏江豚。銘辭汨没露日少，誰抉地户開天門？丈人守靈威，真官降趙尊。若非神人護，遺蹟安可捫？蘆臺王君信好事，躬自荷鍤操犢褌。剜苔剔蘚竟深入，先以前趾次尻臀。手摸其文無闕失，一紙價已當瑶琨。西江道士爲傳寫，衣袂尚帶寒潮痕。惜哉轅馬且北去，山游未遂栝與溫。何年金石共搜討，疑義相析窮其源。

### 題宋中丞迎鑾集二首

魚水君臣古不如，《玉音問答》宋胡忠簡公撰。駐乘輿。近來官閣無留牘，更勅香廚挍祕書。

西陂水比石湖清，雲漢天章照夜明。且莫平泉疏草木，試看馬乳後園生。

### 七夕詞六首

箕南斗北火西流，萬里明河一夕收。難得纖纖兩頭月，夜涼猶挂曝衣樓。

照面微虧半月輪，經年別緒暫相親。奔龍控鶴緣何事，天路翻多褦襶人。

中庭兒女上駝鉤，夏果秋瓜列案頭。若使天孫有餘巧，只應先乞自癡牛。

清淺河流次第看，橋成猶費立津盤。來朝試彈林梢鵲，驗取修翎乾未乾。

舊事虛傳摩㬋羅，家家秋思問誰多。兒童免戴青荷葉，借我連筒卷白波。

馬乳蒲萄哈蜜瓜，吴儂一倍鬬繁華。街頭不復簪楸葉，但買山塘茉莉花。

### 曹通政寅自真州寄雪花餅

舊穀芽揉末，重羅麪屑塵。粉量雲母細，糝和雪餻勻。一笑開盤槅，何愁冰齒齦。轉思方法祕，夜冷説吴均。

### 題朱顯祖梅花手卷

空裏疎花淡更香，珊瑚水底尺難量。只應翠羽三更月，卧看横枝如許長。

### 贈卓處士爾堪

忠貞公後族蟬聯，一代遺民藉爾傳。辛苦遼陽存過所，其先世入關過所尚存。篝燈重話革除年。

### 初冬北郭讌集分賦

詩朋期不違，勝引情乍愜。潦看楚澤收，簷與蜀岡接。欒欒斂餘花，燮燮下涼葉。短景猶戀人，深杯轉稠疊。

### 飲方覲園亭即送其入都

隋苑頻移柳，吴歌罷采菱。平山窺户入，遠水出郊澄。券尾驢三紙，霜群雁一繩。金臺行在望，樂劇許同登。時義興儲子執禮同行。

### 玉帶生歌并序

玉帶生，文信國所遺硯也。予見之吴下，既摹其銘而装池之，且爲之歌曰：

玉帶生，吾語汝。汝産自端州，汝來自橫浦。幸免事降表僉名謝道清，亦不識大都承旨趙孟頫。能令信公喜，辟汝置幕府。當年文墨賓，代汝一一數。參軍誰，謝臯羽；寮佐誰，鄧中甫；弟子誰，王炎午。獨汝形軀短小，風貌樸古，步不能趨，口不能語。既無鸜之鴿之活眼睛，兼少犀紋彪紋好眉嫵。賴有忠信存，波濤孰敢侮。是時丞相氣尚豪，可憐一舟之外無尺土。共汝草檄飛書意良苦。四十四字銘厥背，愛汝心堅剛不吐。自從轉戰屢喪師，天之所壞不可支。驚心柴市日，慷慨且誦臨終詩。疾風蓬勃揚沙時，傳有十義士，表以石塔藏公尸。生也亡命何所之？或云西臺上，晞髮一叟涕漣洏，手擊竹如意，生時亦相隨。冬青成陰陵骨朽，百年蹤跡人莫知。會稽張思廉，逢生賦長句，抱遺老人閣筆看，七客寮中敢吠怒。吾今遇汝滄浪亭，漆匣初開紫衣露。海桑陵谷又經三百秋，以手摩挱尚如故。洗汝池上之寒泉，漂汝林端之霏霧。俾汝長留天地間，墨花恣灑鵝毛素。

柔兆閹茂

**春日讀春秋左氏傳心非胡氏夏時冠周正之説偶憶草廬吴氏讀尚書絶句**原詩：「前漢今文古，後晉古文今。若論伏勝功，遺像當鑄金。」**因用其韻**

魯史王正月，群疑積至今。丘明一周字，直可抵千金。

### 題徐檢討釚豐草亭六首

青竹槍籬白竹門，西濛不異舊時村。暮年庾信文章老，只合江關賦《小園》。

蓄意誅茅縛作亭，中央四角總虛櫺。客來不用愁鰕菜，漁弟漁兄滿洞庭。

一簣平山一曲池，貓頭生筍菟抽絲。新來長得金光草，試問主人知不知。

春泥就燥雨初晴，百草千花一夜生。爲報亭中宜對酒，不成送客反留行。

暇日娑拖一杖支，養生方法講多時。不應尚戀閒釵釧，棗木流傳本事詩。檢討方鏤板行《續本事詩》。

登盤黃雀箭頭魚，誰道天隨子不如。近日欲傳糖蟹法，更來笠澤借叢書。

### 東禪寺林酒仙祠

仙，長洲林氏子，幼失水至嘉興爲比丘，祥符五年卒于寺。僧居簡《北磵集》爲作銘，龔明之《中吴紀聞》述其事。仙遺詩有「門前緑樹無啼鳥」之句

獨破珠林戒，惟貪米汁甘。醉鄉仍此地，古佛與同龕。北磵遺銘在，中吴舊事諳。門前留緑樹，過客每停驂。

### 憶高徵士不騫三首

苦憶尊鄉一釣師，捉將官裏去多時。匠門自閉潮生閣，宋寞張爲主客詩。潮生閣在張孝廉大受園中。徵士至吴，長泊橋下，主客時酬唱。

西華東望禁垣重，鞾底霜花曉更濃。料得簪毫趨朵殿，驚心怕後丑時鐘。

薊丘風雪最夭斜，何處停車問酒家。此

日聯吟遺一老，僧房獨對海紅花。

## 謁泰伯廟四十韻

沮漆尋源合，江巒相土弘。古公遺哲嗣，内傳有明徵。肇迹貽謀遠，先幾脱屣能。帝心惟季度，祖武得昌繩。句曲誅茅始，衡山采藥曾。屈伸等龍蠖，游息喻鷦鵬。三讓聲何忝，群黎愛莫懲。稻田占樂歲，泰伯圍田城内。瓜瓞啓新塍。洌井深堪汲，高墉近可乘。謳歌頓洋溢，獄訟省侵陵。化被仁風厚，經傳至德稱。宋徐僑請更《論語》名「魯經」。玉輿初弗顧，黄屋詎難勝。陸雲碑：「獄訟載歸，謳歌屢請。能舍玉輿之貴，永襲皮冠之迹。」自鎬宗盟重，維南庶績凝。命圭還作伯，端委豈無朋。節執千秋並，名將萬代矜。《荀子》：太伯將讓國，語其傅曰：「王欲吾嗣一國之事，吾其羞之。吾聞至人不貴一代，而萬世以之貴。」世家倫序定，人表上中應。《漢書·古今人表》：泰伯、仲雍均居第二等。地紀吴甄胄，見陸廣微《吴地記》。祠沿漢永興。到門帆葉卸，陸龜蒙詩：「讓王門外開帆葉。」倚郭殿檐層。行潦蘋長薦，平墟墓未崩。友于同一廟，皮日休詩：「一廟争祠兩讓君。」棲止必雙憑。熟食均籩豆，文身判股肱。獨存冠黼冔，不散髮鬅鬙。《史記索隱》引《世本》文：雍是熟食，故字熟哉。考文身被髮，止雍一人。遜位翻追王，浮家乃誕登。典儀咸秩久，齋宿有司恒。芭舞經春演，靈旗練日升。官橋行坦坦，近廟有至德橋。社鼓奏鼗鼙。霸業諸孫歇，豐碑異代增。斗牛含氣象，烏兔信環絙。議禮邦人懈，彌文俗吏憎。漸踈胞與翟，下遺簿兼丞。畫繪添奇鬼，潘凱記祠兩廡下，土妖木魅，詭形罔象，徧氓匄福，膜拜乞靈。牲醪減舊秤。但令巫史祝，罕覿蕙肴蒸。斷礎方花溼，空廊蔓草芀。青蟲晴挂樹，蒼鼠

暗窺燈。邇者鳴鑾至，恭惟嘉惠承。爲章倬雲漢，題扁照柧棱。過客争趨謁，其誰免戰兢？杏梁浮震澤，栗主配延陵。墜典勤分掌，同時，范文正、程明道、宗忠簡諸祠降御書扁額。恩言盡服膺。法施民矢報，終古潔鉶甑。

## 山塘紀事二首

寒食山塘路，游人隊隊偕。桁楊充罪隸，簫鼓導神牌。紅粉齊當牖，銀花有墮釵。殷勤短主簿，端笏立阼《類篇》：叢租切。階。吴俗，迎城隍神至虎丘，道士以王珣地主，袍笏立阼階，延至厲壇。

神來官道擁，祝祭厲壇仍。活脱青袍引，縱横繡幰乘。巫風書具訓，奢俗禮宜懲。手版紛紛集，吾憐張季鷹。吴俗，土穀神城内外各十，多以手版迎城隍。張翰祠葑門外，亦與焉。

## 夏日雜興二首

五月新苗緑上衣，農人占雨候荆扉。黑雲合處斜光露，無賴蜻蜓千百飛。

桐陰細細白花攢，吾愛吾廬暑亦寒。縱少圍棋消永日，也應騎馬勝粗官。

## 題裴潢顧生勤卷二首

梅邊亭子竹邊風，添種梁園一捻紅。不獨裴池稱絶藝，畫圖兼似虎頭工。

過眼雲煙記未曾，香廚争藉理籤縢。殘山剩水成完幅，想像張龍樹不能。

## 得三十五弟彝爵杭州書

司訓吾家弟，封書忽見招。紅荷花十

里，開到定香橋。

### 寄訊龔御史翔麟

江橋卜築意粗安，聞道田居十畝寬。不使車塵喧户外，儘容山色到簷端。燈前緑酒雙魚洗，雪後紅衣一釣竿。料得時巡春有信，種花應許上樓看。近年每逢車駕巡幸，一至杭州。

### 送高佑釲之江寧二首

塵衫破帽獨支笻，重向金陵寄客蹤。試上風香層閣望，至今猶剩幾株松。

青衿文字國門編，暇話姚翁結客年。翁字北若，念祖友壻。快意黃金隨手盡，秦淮一道擁燈船。

### 汪侍郎霦攜仲子日祺夜過二首

解纜童兒塔，侍郎從海寧至。抽帆長水村。劇談無夜禁，密坐覺冬温。雀鮓披緜重，魚頭漉酒渾。回思燕市飲，凋謝幾人存。

十載疎芳訊，崇朝去考堂。楚歌休懭悢，吴語自清狂。舊雨西窗在，空林朔吹長。阿戎飛動意，離席倒詩囊。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一

#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二

## 古今詩二十一

强圉大淵獻

### 宿陸上舍稹聽雨樓

客鬢已星星，小樓聽夜雨。昨日海棠花，飄落知幾許。早有私蝦蟇，聒聒草根語。

### 天平山謁范文正公祠

范公祠屋此山中，石筍抽萌萬笏同。遺像依然窮塞主，義田不改舊家風。歸來散絹三千匹，没後題碑四五通。近覩天書銀牓在，年年秋色照丹楓。康熙四十四年御書「濟時良相」扁懸諸南檐。祠有老楓三十本。

### 由上沙登靈巖山寺有感書壁

溪橋煙柳曉參覃，瑩拂纔過三月三。人自雨中來雨外，路從山北轉山南。遺民老結蓮花社，開士高居燕子龕。茶板粥魚消歇後，空餘井谷上方甘。

### 胥口

胥口如繩直，吴船比屋高。往來陵雨雪，歌笑涉波濤。淺碧摇新柳，夭紅露小桃。近年浮宅慣，未覺此身勞。

## 讌集張上舍士俊水周林同諸君分韻得人字

岸上牽船思曼，水中築室靈均。客來何者是客，客去此中有人。

## 石湖

吴下長爲客，舟行不計程。過橋湖水闊，隔岸野雲生。寒食誰温酒，深村亦賣餳。農人占甲子，最喜上方晴。

## 高麗蔘歌賦謝納蘭院長揆敘

若稽古，帝伊耆，穿九井，御六螭，百穀既播雨露滋，蒸民乃粒無阻飢。維帝念人壽之不永，稽首再拜，就泰壹小子而問之。小子前致辭：養生固有道，曷不施赭鞭，鞭百草，嘗其平毒，審其寒燠烏皓切；别君臣，異溼燥；或冬而萌，或夏而槁；豐者茀，蔓者抱；鼎用飪，臼用擣。㕮咀三百六十五味，著爲本草經，授諸醫師俾讎討。山娟娟兮樹濛濛，爰有紫衣童子歌宵中。瑶光之宿帝車尾，散爲仙卉三椏五葉各一叢。人銜鬼蓋海䏶名，不同是爲土地精。肩股各具體，有時黄口兒，土中啼不已。高高羊頭岡，深深虎穴底。立苗團紫雲，結子墮紅米。晉上黨，趙邯鄲，遠而新羅百濟根結蟠。我昔於高麗，圖經曾覽觀。胥餘啓宇後，朝鮮世世稱外藩。森羅三千七百島，四至八到提封寬。域中生蔓類羊角，其上椵樹清陰攢。春州産尤嘉，堅白少垢瘢。聞諸遼陽土木搰地先以熱湯野爐煮，何異都蔗去汁方登盤。此邦之人日炙風戾乾，元氣不損形神完。珍藥豈易

得，恒愁致者難。納蘭學士相於久，憶别重逢歲在酉。三面山臨一面江，學士《游韜光》句也。誦君清詩不去口。今春鳳艦復時巡，扈從依然八十一車後。朝來帳殿喜合并，憫我形枯貌黧醜，分我神草凡百莖，投之几案鏗有聲。五加一把安足道，愛玩不異懷中瓊。服之洗憂恚，定心氣，益神智，還精髓。失笑頗類西域之駱駝，口不能嚼左右囊。老眼秤星渾不辨，刀圭約略付銼鐮。作詩報學士，奇觚急就有媿盧仝、馬異、劉叉何？

## 過龔御史翔麟田居留飲即席賦

蘭臺有柱史，敢諫名不虛。奮舌彈將相，收身還里閭。性不愛肥膩，築室田中居。田中何所有，活水清不淤。竹依上番種，瓜撰辰日鉏。十枝五枝花，一寸二寸魚。籬下舴艋舟，門前觳觫車。雖然在城市，俗務已漸疎。交謫無孺人，著録付小胥。曉督芸鼓芸，宵從漁父漁。我來適孟夏，乍見蓮葉舒。蘆藩打槳入，直前上階除。是日新雨後，決決鳴溝渠。一孫扶藜杖桂孫，二客停筍輿。查編修嗣瑮、家上舍思贊。主人略禮法，小摘園中蔬。山庖遠羶腥，俊味頗有餘。日長語雜亂，要勿及除書。學稼既有懷，老農豈不如。清詩唐宋間，流傳相歎譽。幽棲洵可樂，奇服遂厥初。試觀褦襶子，有若窮相驢。團團日旋磨，進退皆牽挐。對此淡蕩人，物外心相於。躬耕許我耦，願言期溺沮。

## 初夏湖上同佟學士法海賈編修國維查編修慎行嗣瑮汎舟學士紀之以詩遂和其韻

新晴最可娛，天朗片雲孤。蓴膩魚王

塔，鶯嬌柳浪湖。水亭施步障，風幔結流蘇。今夜弄明月，千金此一壺。

**瑪瑙寺陳閣老行館**

寶勝湖邊刹，峰連葛嶺青。過橋行殿近，散直小車停。野飯移廚速，山泉入覓聽。只愁宣喚至，容易別巖扃。

**武林逢鄭高州**梁

高涼太守鬢成絲，青眼看人似舊時。桐樹半生無改色，蟹螯一手尚堅持。後來領袖歸才子，老去雲煙勝畫師。別久重逢轉傾倒，七言三復曉行詩。太守右體不仁，左手猶能作畫，其《曉行詩》云：「野水無橋牽馬渡，曉星如月照人行。」賦景最工。公子性，有才名。

**飲查編修**慎行**寓樓二首**

顛毛初白與僧同，編修取蘇學士「僧臥一菴初白頭」之句，自號「初白菴主人」。逐隊仍趨朵殿東。恰喜行廚櫻筍熟，繫鞵且對一漁翁。唐學士繫鞵坐玉堂。

高館江湖左右開，三缾櫂酒倒官醅。十年舊事篝燈話，此夜方舟泊釣臺。戊寅四月，同編修入閩。

**杉青牐別佟學士**法海

跁跒題紈扇，灣洄住綵舲。合并曾幾日，相送落帆亭。

**曝書亭得孫學士**致彌**都下札**

杖藜還藉短童扶，暇覓筠牀雀糞涔。典

籍曝餘翻散亂，田園歸後轉荒蕪。病蔬幾見連筒灌，薄酒生憎入市沽。差喜故人遥記憶，八行書肯報潛夫。

## 苦旱茗飲乏水戴秀才鍈以所蓄天泉見惠率爾賦詩

浮玉山，矖兩目；荆溪橋，斷百瀆。吾家長水口，夏至不没狗。村農鳴鉦踏水車，有如赴壑之修蛇。青天無雲赤日午，相與結隊撈魚鰕。忽焉長水涸，水車無聲泥上閣。東皋種禾禾漸焦，南山種豆枯豆苗。紫茄黄瓜半灰朽，安得舊井寒泉澆？朝來約童子，越阡度陌汲湖水。昨行五里今十里。斯時老夫出亦愁，入亦愁，躁類楚沐猴，喘似吴耕牛。既不能喝三江五湖倏倒流，又不能使龍跳蛟舞拔老湫。升斗之水何從求！戴生前一言，家有泉兩甕。須臾擔僕來，打門遽相送。樂莫樂，且先嘗，何減三危之露九醞漿。竹火爐，冰瓷盌，鷹觜長，雀舌短。飲罷北窗眠，月輪又新滿。仰面問金波，那不麗天畢雨滂沱？何辜今之人，忍令禿髮女妭市也來婁娑。生自柘湖還，言半妭見乍浦。

## 寄鄭秀才元慶

鄭生五亭住，四面白蘋香。竹樹早無恙，湖田低不妨。圖書宜後定，天氣欲新涼。近得《苕溪集》，南渡劉一止詩文。期君讀《草堂》。

## 更舞蛟石爲蛇蟠石紀之以詩并序

府治東徐少卿祠有苕石，奇古，土人目曰「舞蛟」。傳是花石綱所遺。然《至元嘉禾志》，明柳琰、鄒衡、趙瀛三志均不載，未析所從來。按元慈谿黄玠《弁山小隱吟

録》有《爲濮樂閒司令作蛇蟠石歌》。樂閒家濮院。意明初産，入官，後好事者移置此地爾。妄擬李白更九子山例，書之《禾録》。

石以舞蛟名，未若蛇蟠古。試誦《弁山吟》，圖經猶可補。

**吴甥**振武**用指頭作畫花竹翎毛草蟲山水畢肖異而賦長歌**

軒皇曾列素女圖，虞帝欲觀古人像。禹鑄神姦貢牧金，康模酗酒豐侯相。周官設色之工五，畫繪由來有專尚。彼時蒙恬筆未製，安得中山管城樣。不知渲染用何物，藻火山龍授師匠。指頭作畫舊譜希，巧者未述知者創。吾家賢甥罷官久，玉桂國中少倚仗。林泉高致頗軼倫，往往得錢埽屏幛。入春放溜始歸來，啜粟承歡北堂養。田園松菊縱荒蕪，且免折腰走俗狀。蕭晨訪我梅會里，小艇恰乘新水漲。開顔並對竹垞竹，一技尤精難比伉。先施淡墨後濃墨，食指兼需巨擘將。有時爪痕抽藥苗，有時指節成花當。雪禽不數唐希雅，風蝶何殊秦友諒。少焉滌硯寫山水，茅屋苔磯雅清曠。斯須湧出八九峰，瀑布飛流樹穿浪。釘頭鼠尾信手皴，程奕屠希見惆悵。漆園以指喻非指，天地一指巧相況。覯爾新圖捫指成，使我衰年一神王。移家思避消夏灣，歲旱湖田定無恙。甪里梨容客至嘗，毛公壇許人扶上。橙黄橘緑及是時，十幅蒲帆趨所向。甥能從我賦近游，共醉山家隔年釀。

**南垞晚步同王生**浤

荷風剛罷浴，蘭畹已新涼。高樹下歸鳥，小窗明夕陽。蛇牀秋草偏，魚尾暮霞長。

老圃論生計，纔收一稜薑。

### 過李上舍村居

偕行十畝桑外，並坐千年樹根。猗玕子無惡客，武夷君有曾孫。元結自號「猗玕子」，以不飲酒者爲惡客。上舍六十，已得曾孫。

### 五毒篇效曹通政寅用其首句

南蟲毒頭北蟲尾，以類名蚀總爲虫。五者潛行疾如鬼，誰與點筆繪作圖？一一獰劣殊形模，五月五日張户樞。嗚呼！之蟲螫人遇所觸，謀及乃心禍斯酷，世間無如倮蟲毒。

### 送筳占楊叟還廬江

桐帽椶鞵冰雪容，山莰歸卧棗香濃。瓊茅欲就靈氛卜，知近浮槎第幾峰。

### 雨集平山送查編修嗣瑮蔡舍人升方上舍世舉唐明府紹祖入都二十韻

金颼斂行潦，絳葉鳴凜秋。曉雨原上來，枯桑落荒溝。筠車北岡路，徑盡知所投。平山表遺迹，經始歐九修。手移新堂柳，綆汲洌井流。至今闌檻曲，詩版存王劉。吾來堂未建，再至乃登樓。未知百年内，紺塔能復不？一蕭𥅓二卞子恒久、澍，載酒羅庶羞。征鴻適來賓，鳴鹿迭相求。翩翩群雅才，簦笠偕燕游。江光湧平楚，草色連遥洲。淮南十一郡，千里極望收。同人齊所願，于野獲良謀。查蔡金閨彦，方唐才士尤。將從畿南驛，直抵山後州。豈曰無裳衣，客子在道周。感彼蟋蟀唱，役

車何時休。燕南趙北際，慎勿久滯留。且復飲沉頓，率意成狂謳。

## 紀夢作

北山叟卜南山宅，言歸北山人不識。山家黑犬兩耳黃，獨木橋邊吠行客。柴門之下水淙淙，枳籬以外花茸茸。偶然鞭犬失青竹，化作羊須一白龍。

## 送程秀才元愈還宣城梅孝廉庚女壻也

花飛春水都官句，山抹微雲女壻詩。送子羊頭車一兩，滿林柿葉正紅時。

## 歲暮送張生星還吳

四野同雲浛浛寒，只應小住共春盤。懷歸潘岳真多事，遺挂重思面壁看。

著雍困敦

## 五言賦鴨餛飩

禾俗養鴨兒，樂府歌阿子。一雄挾五雌，累百唼長水。方春鷇將出，生意不可止。要術啄菴宜，匝月雛定起。淺夫計欲速，火攻迭運徙。半體形已呈，忽焉混沌死。他邦盡棄擲，吾黨獨見喜。鄉人目曰喜彈。釧童屑椒桂，竈妾洗毛髓。色淆黃白斑，候斂漿汁滓。鴨簽哂東京，鴨劃屏南史。既免治刀砧，兼弗齼牙齒。以之號餛飩，莫審所自始。得非飲食人，桐江方萬里。記取秀州門，竹杖扶入市。萬里《竹杖詩》：「跳上岸來須記取，秀州門外鴨餛飩。」至今七十坊，《至元嘉禾志》載坊巷

七十。饌法傳伍氏。物微愛憎殊，留賓姑舍是。二子下箸貪桐城方世舉、嘉興李宗渭，謂足勝羊豕。作詩賞逸味，虚谷同一揆。不知天地間，何者真好美。試問廚煙生，曾否動食指？

## 送李上舍之濟南謁新城王尚書

海右惟濟南，具饒山水趣。側坎趵突泉，單椒華不注。滙爲蓮子湖，七橋從坦步。尚書宅新城，道重東山傅。絲竹匪所耽，騷雅乃先務。林端有嘯臺，池北但書庫。著録幾千人，片言等墳素。李生辭菰蘆，高山動遐慕。譬諸驥騄姿，孫陽宜一顧。莫因籤程迂，直趨九河渡。送行吟短章，心飛蠶尾樹。

「蠶尾山房」，尚書著書室也。

## 九日籬菊未放桂有餘花里中諸子過出金華酒小飲分韻得小字

叢桂落餘花，雙缾出清醥。我客不速來，毋論户大小。冷笑登高人，牽拂風林杪。

## 潘檢討耒以方竹杖見贈賦謝

天台方竹杖，絶勝萬年藤。九節仙人斸，兼程衲子能。免尋籃轝坐，且喜石橋登。準擬池南岸，晨朝相菊塍。

## 德藏寺咏古跡五首

### 雙　塔

寺門雙塔並，夕照挂林西。影落東湖

曲，參差終不齊。

梓徑

入寺一徑分，文梓昔無數。想見獨吟人，赤脚踏紅雨。趙王孫孟堅有詩。

浦花堂

百里魯公浦，風荷岸岸香。金沙誰布地，傳是道宣房。

松風臺

松樹已無榦，松風舊有臺。華亭初不遠，定有鶴飛來。

山月池

海山一片月，終古照池水。當年人定鐘，聲聞十八里。事見魯應龍《閒窗括異志》。

**天游觀歌寄贈崇安王明府**梓

昔我登武夷，勝絶天游觀。諸峰羅爲下，一亭表天半。水紋斷續流，石骨陰陽判。藥罏茗盌不外求，谷鳥林猨迭相喚。老夫高尋豁兩眸，坐久嬾下崎嶇丘。夕陽滿樹嵐翠浮，白雲忽起山之幽。須臾逢逢漲巖壑，仰視昴車井鉞參旗收。怳如置我不繫之虚舟，蓬萊方丈海外州。天雞乍唱旭日旦，依舊列岫仍環周。回思此地神物怪疑詎可測，願爲道士驂駕白鹿騎青牛。年今八十行歎復坐愁，安得九節竹杖扶我重上仙掌之峰頭。閒

吹鐵篴弄明月，乾魚粗飯長勾留。郃陽王子今爲宰，詩思潘江文陸海。仙才自合治仙山，一鶴一琴恒並載。櫂歌九曲和元音，逸韻清鏘音欸乃。書院琳宫次第新，陳丹暗粉更番改。晝簾暇日考圖經，祠禄題名舊章在。騷人初度先春期，玉梅早發珊瑚枝。邑人躋堂齊介眉，頌侯戩穀無不宜。三漿十酒斟滿巵，亦有鼓板兼歌師。當筵漫奏賓雲曲，明府自有白雪陽春辭。

**查二編修弟嗣瑮煎錫爲洗頭盆注水扶寸江行恒自隨乃以脱贈賦五言詩紀事**

查仲華山頂，曾窺玉女窗。洗頭無俗具，注水愛深缸。巧匠工煎錫，騷人利《涉江》。塵容許三沐，贈我載歸艭。

**題盛叟生壙**

宜山居士抱詩癖，老傍南湖度幽宅。莫嫌丙舍少兒孫，且免他時賣松柏。

**題張平山水墨明妃出塞圖**

畫師偏寫春風面，殺粉研朱總未嫻。似此澹描翻絶世，按圖誰復詆平山。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二

#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三

古今詩二十二

屠維赤奮若

## 寄查山張上舍二首

昔訪查山麓，梅花香滿頭。篘車三日坐，日日醉層樓。八載負前諾，今年春可游。老夫無那嬾，風雨返孤舟。

傳説幽栖好，經營與舊殊。立碑先墓側，注水小山嵎。路近通香海，帆輕截太湖。不知熨斗柄，更插幾千株。

## 送施生重游武夷三首

止止菴深舊下帷，焙茶擣紙遠如期。春山一路無啼鳥，澗水聲中到武夷。

度嶺虹橋架壑舟，無妨仙侶暇重游。修琴載酒途非遠，誰道山中不可留。

隱屏峰後石蒼黔，百丈傳聞挂水簾。好事畊漁曾不到，圖經藉爾後游添。吴人徐達左洪武中游武夷，繪九曲之勝，不及水簾洞。「畊漁子」，達左自號也。

## 雨❶

曉雨仍鳴瓦，春陰未浴蠶。乍看抽菜甲，翻覺斂花荅。窮烏窺檐入，枯魚得米泔。

❶ 此詩四庫本無。

仳離愁雁户，泥滑市西南。

### 即事二首 并序❶

入春菽麥未熟，饑民載塗，告于太守。諗諸比鄰各率私錢爲粥以食餓者，日萬餘人。俄而謗書滿紙，無由自白，乃有落瓜里民就食經月，以農務告歸，持瓣香踵門稱謝，紀之以詩。

惻隱人心共，何期物論殊。螳蜋齊挾斧，薏苡乃成珠。捷捷謀宵雅，申申詈左徒。角張逢五六，作事哂今吾。

世事翻成覆，人言僞亂真。不圖落瓜里，乃有翳桑人。布穀迎新雨，收蠶及暮春。要知升斗水，也足潤頳鱗。

### 野老

學《易》村夫子，勞勞方寸心。卜錢求漢鑄，新得《火珠林》。

### 柬友人❷

吾圖吾書，筦鑰則無。與子忘形，點勘墨朱。期我故人，無失其故。乾餱以愆，將子無怒。勿躬勿親，聆我詆諆。人或迋汝，胡詛我爲。子毋居居，子毋究究。雖有新知，人惟求舊。《爾雅》注、《毛傳》：「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

### 三月十日詔下青宮再建喜而賦詩❸

震驚由地奮，巽命自天申。復覩重光日，毋煩四老人。堂懸銀牓舊，笥出紵衣新。媿遠青雲路，難揚蹈舞塵。

❶ 此二首詩四庫本無。
❷ 此詩四庫本無。
❸ 此詩四庫本無。

## 四月八日效長慶體❶

今年孟夏行冬令，夜尚南風曉北風。露頂劇憐黃面佛，披裘仍作鹿皮翁。榆錢柳絮愁飄損，且喜餘花婪尾紅。

## 題曹通政寅思仲軒詩卷

燕城鮑明遠，古調李驀期。眷念同懷子，因題思仲詩。春塘宜入夢，柔木易生枝。更放過牆竹，濃陰使院垂。公弟居此，植杜仲一本于庭，故以名軒。

## 爲殷秀才譽慶題梅孝廉庚春雨幽居圖❷

飛梁苔滑滑，平楚風修修。如何仙源水，不有桃花流。

## 題程上舍鳴寒梅霽雪圖❸

自寫苔枝竹外，雪晴半樹梅花。此地不攜小酌，明朝風起如何？

## 真州客舍對雨

夏日北風起，殷雷聞再三。黑雲奔萬馬，俄頃偏天南。驟雨散銀竹，乖龍回碧潭。何來雙白鳥，猶自舞毿毿。

## 魏諭德學誠調鶴圖

蔚州才子嗣清塵，藻鑒持衡識曲真。畫

❶ 此詩四庫本無。
❷ 此詩四庫本無。
❸ 此詩四庫本無。

裹歸裝無長物，一雙舞鶴比長人。

### 項叟小像

花開一百五日，月明二十四橋。君家大好山水，偏愛蒲團寂寥。

### 五月晦曹通政寅招同李大理煦李都運斯佺納涼天池水榭即席送大理還蘇州

天池南有樓，天池北有樓。納言北樓下，招我池上游。軒窗拓四面，地潔無瘢疣。解衣挂短桁，舍坐臨清流。緑楊萬千絲，花鴨六七頭。徐聞水車響，少待魚罾收。須臾二李至，各各情綢繆。小胥摇大扇，四座風修修。蘭肴屏肥膩，苦露獲所求。古來避暑飲，豈必量觥籌。東園久不雨，老樹焦煙浮。青蟲高下墮，吐絲若綴旒。斯時墨雲升，或躍在淵虬。因之鳴垤鸛，且免喘吴牛。有滂雖不作，氣已如涼秋。大理起避席，疊櫂還武丘。主人不忍别，小舫尾中洲。峭帆十八幅，破浪同飛鰍。榜人有常程，歧路難久留。分手文山祠，日暝回孤舟。

### 守風瓜步示沈秀才翼二首

連檣水沉鐵鹿，四面風吹石尤。東澤曾留綺語，請看月上瓜洲。

朝霞欲雨不雨，歸路愁水愁風。長江廣輪尋尺，此事何關釣翁。

### 丹陽道中

丹陽三里城，兩槳一舟行。雞犬家家静，菰蒲岸岸生。過橋斜照斂，出郭小車鳴。

不比瓜洲渡，波潮信宿驚。

## 蛓

化益作將軍，百蟲各率職。周官去蛙黽，庶蟲攻必力。苟或害田功，惡其傷稼穡。食苗心曰螟，食苗葉曰蟘。食苗根曰蟊，食苗節曰蟹。秉畀炎火焚，田祖首罰殛。嗟蛓本末微，坏户易潛匿。花兒匠太慵，埽除失記憶。主人五畝園，曝書亭在北。樹之桃李梅，三面少柴棘。履道坦且幽，穿徑曲而仄。薰風來自南，綠陰净如拭。睍睆黃鳥音，繽翻翠禽翼。藻景愛静觀，悠然意獨得。不意螯者蘇，鬬生累千百。縹碧黃朱斑，文采假緣飾。依倚族類繁，黨附蛅蟖蠷。誦詩三百人，其名或未識。上樹少卻行，緣裳無懼色。一毛散空際，中者立受厄。小兒女至頑，敢怒不敢即。傳聞官蝦蟇，噓氣出胸臆。之蟲在林梢，蠢動自顛踣。又聞小花鷹，飛掠來海國。慣伺之蟲嘗，不避弋人弋。二者均莫致，俾爾横暴極。桑柘以飤蠶，村姑有定則。賦芧自狙公，朝暮稟部勒。豈若是物貪，葉葉乃盡蝕。有若人秃鬝，又如鳥希革。歧枝結棼絲，遺矢類深墨。大哉造化工，生物固不測。巨或肆饕餮，小亦具凶德。荀卿原性惡，斯言信剛直。歲序迭環周，時運互通塞。商飈一以涼，流毒自然息。

## 贈吴下張生星

一道蓮涇直到門，粥魚茶版共晨昏。郎官石柱書無敵，甘白先生里尚存。五載匡廬曾結社，全家曇壤近成村。看君用筆形交讓，足比西京繆篆痕。

## 檇李

佳果先秋熟，來禽也不如。瑶光珠斗散，青簡素王書。瘦地翻宜嫁，柔條亦易舒。最防黄霧塞，務使緑陰疎。暑暍漿偏潤，風吹粉未除。豐肌須小摘，纖核乃中虚。銷夏吾鄉好，分甘佛寺初。曾留西子掐，當食轉憐渠。

## 查編修弟嗣瑮家上舍思贊書來許以七夕見過愆期不至漫賦

星期逾七夕，露坐判三更。河漢夜無影，梧桐秋有聲。愁嫌樺燭短，涼覺苧衣輕。可是烏巾酒，連船載不成。

## 蟋蟀二首

暑退陰蟲健，無端處處吟。起看河射角，坐久院横參。易入羇人耳，潛驚嬾婦心。物微甘在野，何用苦追尋。

已被村童拾，寧容古礎藏。呈能矜小勇，作氣恃方剛。寸草心挑戰，千錢注看場。冷盆宫樣巧，制器自宣皇。

## 送徐甥焞之豫章三首

涪翁詩派授諸甥，中有師川調更清。我亦南州矜宅相，雁池賦雪早知名。西江詩派山谷甥居其四。

繡鴨灘頭水滿磯，豫章西去一帆飛。心傷慈母停鍼綫，臨發誰縫九月衣。

南浦停舟霧雨迷，登臨兩度倦留題。風

流輸爾秋屏閣，簾幙看山盡捲西。

**社日送燕和查編修**嗣瑮

好去炎州燕，高秋別翠櫺。舊巢非不戀，社鼓最愁聽。寄訊誰書札，翻飛幾驛亭。自今諸怯薛，恣放海東青。

**村夜**

山昏月未明，木落霜初降。何處夜歸人，一犬吠深巷。

**顧孝廉**嗣立**過訪村居即席懷汪**泰來**郭**元釪**二徵士二首**

鑑曲歸狂客，高陽命酒徒。披緜黃雀膩，入手紫螯粗。道遠資雙屐，孝廉將逾庾嶺。宵長判百觚。新詩喜同調，端可傲江河。

歙郡汪文學，江都郭秀才。圭璋宜特達，時命乃邅迴。喪子憐東野，留賓少上台。合并愁未得，與子且銜杯。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三

#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四

## 詞一

### 江湖載酒集上

**霜天曉角** 早秋放鶴洲池上作

青桐垂乳，容易凝珠露。一縷金風飄落，添幾點、豆花雨。　簾户翦燈語，草蟲飛不去。坐愛水亭香氣，是藕葉、最多處。

**高陽臺** 并序

吴江葉元禮，少日過流虹橋，有女子在樓上，見而慕之，竟至病死。氣方絶，適元禮復過其門，女之母以女臨終之言告葉，葉入哭，女目始瞑。友人爲作傳，余記以詞。

橋影流虹，湖光映雪，翠簾不卷春深。一寸横波，斷腸人在樓陰。游絲不繫羊車住，倩何人，傳語青禽？最難禁，倚徧雕闌，夢徧羅衾。　重來已是朝雲散，悵明珠佩冷，紫玉煙沈。前度桃花，依然開滿江潯。鍾情怕到相思路，盼長隄，草盡紅心。動愁吟，碧落黄泉，兩處誰尋。

**柳梢青** 和沈山子西湖後游之作

障羞羅扇，花時猶記，者邊曾見。曲录闌干，玲瓏窗户，也都尋徧。　兩峰依舊青青，但不比，眉梢平遠。第一難忘，重來崔護，去年人面。

原　作

嘉興沈進山子

十二重樓，是誰珠箔，雙掩銀鉤。桃葉春潮，楊花暮雨，一段閒愁。　飛來沙際輕鷗，芳草外，春風舊游。團扇歌殘，羅衣試罷，人上蘭舟。

清平樂　秋夜宿燈公山房

秋林風絳，鍾乳霜初降。應有愁猿來聽講，吠犬寥寥深巷。　明星無數茅檐，披衣轉覺寒添。不是山中無酒，何妨一醉陶潛。

憶王孫

黄蘆紅蓼白蘋洲，一水東西南北流。舊日秋孃尚在不？石橋頭，柳外斜陽花外樓。

又　夜泛鑑湖

天邊新月兩頭纖，鏡裏晴山萬點尖。小櫂烏篷不用簾。夜厭厭，漸覺微風衣上添。

生查子

雙眉澹遠山，一髻簪寒玉。鉛粉幾曾施，最好新妝束。　江月去茫茫，不照春船宿。空有酒如泉，難聽琵琶曲。

醉太平　題姜開先贈歌者李郎秦樓月詞

支郎眼黄，何郎粉香，尊前一曲迴腸。愛秦樓月涼。　公羊穀梁，鄭清之《送新薑》詩：《公羊》、《穀梁》，並出一人之手，其姓則姜。蓋四字反

切皆「姜」字。鄱陽括蒼，詞人試數諸姜。算堯章擅場。梅山姜特立，括蒼人。

### 附原作秦樓月詞

會稽姜啓

天下李，一般柯葉分仙李。分仙李，東西南祖，故家苗裔。漢時有个延年李，唐時有个龜年李。龜年李，崔九堂前，岐王宅裏。

## 女冠子

鶯篁軟語，小店槐陰無暑。索寒漿，一笑千金值，雙蛾半額長。愛他黃竹子，織就女兒箱。那得銀釭下，卷衣裳。

## 望湘人

愛蘭風兩岸，梅月半牆，浣紗溪上曾住。步障教移，燭花漸灺，依約斜窺簾户。虎僕毫尖，麋丸墨淡，倩題詩句。記恁時，卓女含情，比我相如詞賦。愁思孤帆朝暮。奈雙魚消息，未傳幽素。到香徑重尋，衹有碧桃千樹。晚繇撲柳，晴絲卷燕，儘自飛來飛去。渾不見，人面重門，虛憶畫中眉嫵。

## 思越人

小門關，深徑轉，昔年曾醉秦樓。笑撚畫裙青案底，教擡纖手藏鈎。臨行指我相尋路。鏡湖一曲西去。繞遍湖塘烏柏樹，知他門掩何處。

## 探春令

萑苻夜火，那年屋角，伴人驚走。對銀灣，脈脈含情久。不道是，相逢驟。露華如雨凝高柳，滴單衣涼透。到歸來，始悔輕分手。已許我，攏羅袖。

## 桂殿秋

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聽秋雨，小簟輕衾各自寒。

## 更漏子 吴江秋泛

橛頭船，菱葉港，十里冷楓門巷。江八㴋，柳千條，赤闌第四橋。　煮鱸香，聽鴨語。莫恨舟師催去。空翠淡，夕陽孤。飛帆度石湖。

## 采桑子 梧宫咏古

何年越客千絲網，網住西施，看殺吴兒，貯館娃宫得幾時？　離筵白紵歌纔罷，抛了西施，遠去黄池，冷笑夫夫真箇癡。

## 滿江紅 金山寺

巨石孤根，作去聲弄出，寒潮嗚咽。映焦山遠樹，蒜山晴雪。水品中泠誰載取，鐘聲兩岸何曾歇。試層層，路轉妙高臺，簾齊揭。　望哀笛響，風鳴葉。樓船静，沙沉鐵。揚州一片，海雲明滅。浪裹江豚空自舞，天邊塞雁飛相接。把題詩，張祜問山僧，猶能説。

**又** 吴大帝廟

玉座苔衣，拜遺像，紫髯如乍。想當日，周郎陸弟，一時聲價。乞食肯從張子布，舉杯但屬甘興霸。看尋常，談笑敵曹劉，分區夏。　南北限，長江跨。樓櫓動，降旗詐。歎六朝割據，後來誰亞。原廟尚存龍虎地，春秋未輟雞豚社。剩山圍，衰草女牆空，寒潮打。

**風蝶令** 石城懷古

青蓋三杯酒，黄旗一片帆。空餘神識斷碑鑱。借問横江鐵鎖，是誰監？　花雨高臺冷，臙脂辱井緘。夕陽留與蔣山銜。猶戀風香閣畔，舊松杉。

**賣花聲** 雨花臺

衰柳白門灣，潮打城還。小長干接大長干。歌板酒旗零落盡，剩有漁竿。　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壇。更無人處一憑闌。燕子斜陽來又去，如此江山。

**喝火令**

豆蔻熏香匼，檳榔潤小脣。丫蘭斜插暈妝新。輸與金錢多少，看取浣紗人。　無意曾窺宋，多愁易感甄。畫樓蠻蠟射南鄰。那不當窗，那不卷簾頻，那不收燈時候，月底踏芳塵？

**菩薩蠻** 東莞書所見

佛桑花謝蕉心重，牆陰浪蹙沙文擁。何

處采珠還？素馨添兩鬢。生香藏肘後，瑣細兼紅豆。一唱摸魚聲，都來月下聽。

### 東坡引

纖羅輕似葛，遥山横似抹。樽前祇見銀河闊，何人花底活？雲鬟愁嚲，玉釵休拔，更纖手檀槽撥。月斜聽到歌聲滑，六幺花十八，六幺花十八。

### 酷相思 阻風湖口

社鼓神鴉天外樹，見渺沙，江流去。向晚來，石尤君莫渡。大姑也，留人住。小姑也，留人住。杜宇催歸朝復暮，轉把歸期誤。儘燈火，孤篷愁幾許。風急也，聲聲雨。風定也，聲聲雨。

### 好事近 效朱希真漁父詞

新月下瓜洲，重露漸成涓滴。船尾漁燈紅逗，映蕭蕭蘆荻。偶然鼓枻度金山，夜久梵鐘寂。一縷潮痕催送，報隔江風笛。

### 前題

李符

辟塞舊時灣，留得橛頭船小。數徧生涯安穩，只浮家去好。鴛鴦湖水儘寬閒，容我翠綸釣。蕩入菰蘆不見，有何人尋到。

### 洞仙歌 吴江曉發

澄湖淡月，響漁榔無數。一霎通波撥柔櫓。過垂虹亭畔、語鴨橋邊，籬根綻、點點牽

牛花吐。紅樓思此際，謝女檀郎，幾處殘燈在窗户。隨分且攲眠，枕上吴歌聲未了，夢輕重作去聲。也儘勝，鞭絲亂山中，聽風鐸，郎當馬頭衝霧。

## 有有令 計甫草索贈吴僮時來

樽前須記，記取小名兒，時來方見你。年便周三五，看秀靨，依然媚。是天生、付與騷人，苦吟不足，添他憔悴。　南北相攜萬里，且緩作、五湖歸計。鎮日㩻裁藤角，洗硯收龍尾。鈔詩更會人意。問伊故里，可有个、延年女弟？

## 南樓令

春水到門長，春蕪繞徑香。好花枝，未隔東牆。來往花陰仙犬熟，已無意，吠劉郎。

舊事費迴腸，支機片石旁。便金梭，投也何妨。暗悔當時真箇錯，無一語，但形相。

## 明月引

小紅樓上有紅妝，是蕭娘，是韋娘？聞説他家，慣自畫眉長。扇又遠遮簾又下，暗塵起，紫騮嘶，向夕陽。　夕陽夕陽斷人腸，柳半塘，花半牆。數也數也，數不盡，塘上鴛鴦。偏我相思，人到獨眠牀。若遣个人偷嫁我，拚兩槳，打春潮，送故鄉。

## 蝶戀花

碧浪湖寬天水接，郭外晴嵐，佛髻三雲疊。纔見黄花開穩貼，一般也有悠揚蝶。　何處飛來江上楫？妹是桃根，姊定名桃葉。賦就閒情添口業，砑羅却羨湘裙褶。

## 玉樓春

舊游聽説臨邛路，壚畔燒春誇卓女。不同新寡更風流，斷續巫山朝暮雨。　遥峰眉樣應如故，只有琴心難寄與。從前翻恨是相逢，剛道勝常看又去。

## 殢人嬌 贈女郎細細

絶小唇朱，無多眉翠，算舞腰、楚宫有幾？犀心一綫，柳條通體，比燕燕、蟲蟲也還纖媚。　易露簾前，最宜懷裏。借片石，迷藏花底。一分難減，千絲得繫。待社日，歸來與伊相對。用東方生細君語也。

## 似孃兒

鏡約總難諧。十年事，雨絶雲乖。苧蘿未嫁西施日，蘭橈曾並，畫樓曾共，香徑曾偕。　明白逗春懷。纖纖步，引上重階。小屏風對鴛鴦浴，無言半晌，替他整髻，翻溜金釵。

## 玉抱肚

橋頭官渡，沙頭煙樹。放歸船碧浪湖中，短篷同聽疎雨。恨參差朔雁，何苦又、慘澹江天叫秋暮。城隅漸近，隱隱梵鼓。臨當去，重去聲分付。　少別經年，相逢地，單衫佇立，知誰畫眉嫵？好春兒過了都無緒，好夢兒作去聲成都無據。限仙源，百尺紅牆，翠禽小小不度。斷魂難訴。　從今憶、舊事淒涼尚堪賦。但只怕你，朱顔在，也非故。水又遥，山又阻。便成都染就牋十樣，也寫不盡、相思苦。

## 梅花引 蘇小小墓

小溪澄，小橋橫，小小墳前松柏聲。碧雲停。碧雲停，凝想往時，香車油壁輕。溪流飛偏紅襟鳥，橋頭生偏紅心草。雨初晴。雨初晴，寒食落花，青驄不忍行。

## 沙塞子

白頭無賴到西泠。浮小艇，愛問南屏。依舊是、風荷十里，浴鳥沙汀。　酒徒一半已凋零。重過處，酒幔猶青。有多少、酒罏舊事，訴與誰聽。

## 惜分釵

雲鬟膩，眉峰細，小唇秀靨天然媚。比紅兒，更風姿，一捻何人，得似腰支。師師。　李波妹，桃根姊，橫波微露千金意。玉交卮，乍同持，漏鼓無聲，未是歸時。遲遲。

## 百字令 富春道中

柁樓侵曉，望樟亭木末，霧收川净。誰把錢塘犀弩射，衝落驚濤千頃？霸業孫郎，高風嚴子，畢竟論誰勝？西臺寂寞，更何人埽巖磴。　最愛躑躅花繁，畫眉啼處，高下穿紅影。十載重來頭已白，愁對清江如鏡。沙際鸕鶿，門前烏柏，引我移家興。罛師漁父，結鄰儘許相並。

## 秋霽 嚴子陵釣臺

七里灘光，見擁樹歸雲，石壁銜照。漁

火猶存，羊裘未敝，只合此中垂釣。客星曾老，算來無過煙波好。況有个、偕隱市門，仙女定娟妙。　當此更想，去國參軍，白楊悲風，應化朱鳥。翠微深，鷓鴣飛處，半林茅屋掩秋草。歷歷柁樓人影小。水遠山遠，君看滿眼江山，幾人流涕，把莓苔埽？子陵，梅福女壻；參軍，謂謝皋羽。《西臺慟哭記》有「化爲朱鳥兮將安居」之歌。

**祝英臺近**任城登李太白酒樓

女牆低，官柳暮，俯首眺齊魯。冷綴苔錢，斷碣眠方礎。最憐酒釄花濃，好春閒度。更誰解，金魚換取。　啓塵户，遥見十里帆檣，催人動津鼓。翠杓多情，容我醉方去。待他明月高時，臨風歌處，也未許、此翁千古。

**百字令**度居庸關

崇墉積翠，望關門一線，似懸檐溜。瘦馬登登愁徑滑，何況新霜時候。畫鼓無聲，朱旗卷盡，惟剩蕭蕭柳。薄寒漸甚，征袍明日添又。　誰放十萬黄巾，丸泥不閉，直入車箱口。十二園陵風雨暗，響徧哀鴻離獸。舊事驚心，長塗望眼，寂寞閑亭堠。當年鎖鑰，董龍真是雞狗。

**又**爲曹使君題江南春思圖

平林縹緲，望江南春色，依依堪戀。二水三山愁未了，猶有參差宫殿。十四樓空，斜陽細柳，繫馬誰家院。傷心王謝，舊來惟剩雙燕。　最憶一曲秦淮，浮橋斷板，卷飛花如霰。目極寒雲千萬里，吹起驚沙人

面。記取扁舟，挂帆歸去，料得長相見。新愁幾許，六朝芳草吟徧。

菩薩蠻 登雲中清朔樓

夕陽一半樽前落，月明又上闌干角。邊馬盡歸心，鄉思深不深。　小樓家萬里，也有愁人倚。望斷尺書傳，雁飛秋滿天。

柳梢青 應州客感

金鳳城偏，沙攢細草，柳擘晴縣。九十春來，連宵雁底，幾日花前。　禁他塞北風煙。虛想像，湖南扣舷。夢裏頻歸，愁邊易醉，不似當年。

多麗 送王懷仁謫官西安經歷

滿長亭，落葉西風殘日。綰青絲，勸斟別酒，一杯知共何夕。且踟躕、路岐執手，莫愁他、急管横笛。五斗猶分，雙凫自在，此行千里，更須努力。到廳事，藥囊丹竈，清晝甚閒適。争誇道、參軍未老，幕府長揖。好清秋，有高捧金人露掌，削成玉女峰色。樂游原上，遠勝沙南戰雲黑。北斗秦城，西京漢苑，登樓王粲幾殊昔。灞橋外，也應尋徧，風雪定相憶。看來歲，芳樹隴頭，寄我消息。

上行杯

朝雨渭城歌罷，柳煙深，杏花開乍。細草無邊青滿野。　又早夕陽西下。南浦送君斟玉斝，駐馬。珍重意，莫辭把。

清平樂 馬邑道中

客何爲者，日日風塵惹。燕子春來秋又

社，萬事不如歸也。　家書字字行行，秋深只道還鄉。不信行人更遠，黃沙白草茫茫。

### 采桑子 雲州書感

去年一丈天山雪，凍鵲枝頭。暢好春游，到得春來祇是愁。炎風匹馬黃塵裏，又盼清秋。凉月南樓，到得秋來總是愁。

### 消息 度雁門關

千里重關，憑誰踏徧，雁銜蘆處。亂水滹沱，層霄冰雪，鳥道連勾注。畫角吹愁，黃沙拂面，猶有行人來去。問長塗斜陽瘦馬，又穿入，離亭樹。　猨臂將軍，鴉兒節度，說盡英雄難據。竊國真王，論功醉尉，世事都如許。有限春衣，無多山店，酹酒徒成虛語。垂楊老，東風不管，雨絲煙絮。

### 滿庭芳 李晉王墓下作

獨眼龍飛，鴉兒軍至，百戰真是英雄。沙陀去後，席卷定河東。多少義兒子將，千人敵，一一論功。爭誇道，生來亞子，信不媿而翁。　前驅囊矢日，三垂岡上，置酒臨風。歎緑衣、天下回首成空。冷落珠襦散盡，殘碑斷，不辨魚蟲。西林外，哀湍斜照，法鼓影堂中。

### 同作　曹溶

殿宿莓苔，岡平贔屭，虛寢遙控簾鉤。義兒成隊，左右列松楸。誰放沙陀雁影，盤仙李，飛入并州。收京闕，赤心家世，長

拱紫宸樓。英雄誇亞子，提刀百戰，囊矢前驅。漸司香遺廟，薶玉荒丘。事去棠梨漫落，滹沱化淚點長流。金鳧出，伶官天下，麥飯一時休。

**花發沁園春** 王湛求方伯招同惲含萬、姚注若、周雪客諸子飲郝園

蠟屐山遥，浮觴溪遠，愛他三徑幽獨。斜陽滿地，苔色侵階，人影一庭空綠。名花杜曲，開未了，秋林書屋。最好是竹裏行廚，教添沙際棋局。　近識風流地主，把葡萄深杯，百罰金谷。接羅倒矣，絳炬燒殘，仰見月華如燭。高城漏促，還問取，勝游須續。休嘲我，馬上乘船，玉鞭歸也相逐。

**夏初臨** 天龍寺是高歡避暑宮舊址

賀六渾來，主三軍隊，壺關王氣曾分。人説當年，離宮築向雲根。燒煙一片氤氳。想香姜，古瓦猶存，琵琶何處，聽殘勅勒，銷盡英魂。　霜鷹自去，青雀空飛，畫樓十二，冰井無痕。春風裊娜，依然芳草羅裙。驅馬斜陽，到鳴鐘，佛火黄昏。伴殘僧，千山萬山，涼月松門。

**晝夜樂** 贈伎蠟兒

花鬚未受金鈴護，被游蜂、銜將去。縱輸蜜勺濃甜，也儘不辛不苦。自是嫌他無味誤，翠濤開甕頭香聚。纔得近儂脣，把春情黏住。　冰絃打就繁絲縷。愛泠泠，風前語。同心燭下貪歡，惜別淚珠難數。研就紅牋私印少，撥蟲魚，小名添注。積多少相思，一丸書寄與。三晉釀酒多以蠟封甕口，秦漢銅章皆撥蠟鑄就。

## 燕山亭 清明日，王湛求方伯招同劉津逮、趙秋水、毛子霞、孔子威飲金粟園杏花下

鐘鼓新晴，立馬斜陽，滿樹臙脂透。深映短牆，曲護危闌，更綴數行風柳。燕外游絲，惹多少、粉香紅溜。依舊。正一笑花前，去年時候。　況值寒食佳辰，問挑菜何人，鬬雞曾否？春衫試罷，玉笛吹殘，須盡百壺清酒。剛得黄昏，又疎影、月明如晝。搔首。想來歲，故園渡口。

## 太常引 題姜夫人淑齋詩卷

三真六草寫朝雲，幾股玉釵分。髣髴衛夫人，問何似，當年右軍。　鬱金堂上，青綾帳外，小字訝初聞。門掩謝池春，定書遍，雙鬟練裙。

## 蘭陵王 過晉藩舊邸

馬蹄捷，遥望參差雉堞。斜陽外，芳草斷垣，朱邸猶存舊城闕。平臺歌吹絶，禁得黄鸝調舌。妝樓畔，煙柳數株，時見柔條路人折。　閒尋老翁説，記帶指黄河，圭翦桐葉，霓旌千騎春山列。任桂樹招隱，雁池斟酒，回眸琴瑟看盡滅。問誰是豪傑？　明月。最悽切。聽短笛飄零，哀角嗚咽。葳蕤不閉窗紗裂。有藥鼎霜碓，畫廊塵屧。罘罳深鎖，兔苑冷，一片雪。

## 河傳 送米紫來入燕

南陌，歸客，紫騮驕。水驛山椒路遥。落花如雨煙外飄。河橋，折殘楊柳條。　別酒西堂官燭短。紅玉盌，醉也休辭滿。漏

聲催，且徘徊。一杯，勸君更一杯。

**風蝶令** 送霍二還曲梁

南浦山無數，東城月乍懸。離堂箏語燭花偏。愁殺斜飛金雁，十三絃。　漳水流殘雪，叢臺散曉煙。酒家疎雨杏花天。繫馬紅樓深處，阿誰邊？

**蝶戀花** 重游晉祠題壁

十里浮嵐山近遠。小雨初收，最喜春沙軟。又是天涯芳草徧，年年汾水看歸雁。　繫馬青松猶在眼。勝地重來，暗記韶華變。依舊紛紛涼月滿，照人獨上溪橋畔。

**釵頭鳳** 逢吕二梅

紅亭右，清溪口，門前總是春楊柳。當壚語，遮人住。玉鞭墮也，酒錢拋與，數，數，數！　橫波溜，深杯又，意中盟誓卿知否？同心苣，相思樹。雙飛蝴蝶，鎮長一處。許，許，許！

**畫堂春** 徐溝道上作

東城朝日亂啼鴉，雨晴芳草天涯。輕塵初碾一痕沙，何處香車？　春水青羅帶緩，春山碧玉篸斜。春風依舊小桃花，花外誰家？

**桃源憶故人** 祁縣登樓作

高樓百尺誰家院，靜鎖葳蕤春晚。可惜鰕鬚簾卷，只是無人盼。　登樓搔首斜陽滿，風起落花如霰。可惜鵝兒酒煖，只是無人勸。

## 太常引 寄呂二梅

美人曾寄翠琅玕，無計報青鸞。日暮碧雲寒。却似隔、千山萬山。　幾回明月，一聲玉笛，消息隴頭難。小鳳綰雙鬟，又何處，春風畫欄。

## 步蟾宫 代州伎有小字白狗者。晨往曲中，訪之不值，戲投以詞

疎簾日影纔鋪地，却早被，金鈴喚起。朝雲一片出巫山，盼不到，黄牛峽裏。　任閒殺，桃花春水。劉郎仙源乍入重門閉。去了阮郎歸，算只有，相如伴你。

## 青門引 別晁静憐

賦別江淹，多情杜牧，朝來遠送，一杯千里。廣武城邊，雁門關外，行徧板橋沙市。月斜箏柱，且與同今夕，玉山頽，羅裙重倚。　盼取桑乾河水，淚消蠟照，風鳴窗紙。悵不斷柔情，瀠迴難似。巫峽雲歸，章臺柳暗，應記曾分瓜字。縱有相思句，怕飛來、塞鴻迢遞。自今嬴得，春游詩卷，頻題黄四。静憐行四。

## 一斛珠 贈伎餅兒

肌香冰雪，生成命薄愁重疊。近人三五圓時月。弱似春緜，瑩比玉盤潔。　温柔休把紅綾涅。翻來覆去轉心熱，多少垂涎恁時節。風韻他年，留待夜深説。束皙《餅賦》：「弱似春緜，白如秋練。」又云：「行人垂涎於下風。」唐聞喜宴，賜進士紅綾餅各一枚。吳筠《餅説》：「燮燮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景，惟能説餅。」

**蘇幕遮** 别王千之

朔雲垂，霜雁過，上苑秋深，一帶寒煙鎖。數盡歸期猶未果，無事長安，空把征衫涴。　折黄花，傾白墮。又是驪歌，送客旗亭左。我淚别君君别我。莫灑臨岐，留作相思可。

**南樓令** 倩人寄静憐札

瓦市塞雲涼，封書遠寄將。小樓前，一樹垂楊。縹緲試聽樓上曲，催短拍，玉娥郎。　雙袖越羅香。人同錦瑟長。愛秋花，慣插釵梁。行四曲中人定識。只莫問，謝三娘。謝三娘不識四字，宋時謡也。

**醉春風** 送陸集生孝廉還華亭

文采機雲後，當代論耆舊。横汾千里自西來，驟、驟、驟。把袂中秋，銜杯幾日，送歸重九。　素業清江口，丙舍今存否？蓴鱸忽動故園情，又、又、又。瘦馬秋塵，亂山落日，板橋疎柳。

**最高樓** 登慈仁寺毘盧閣

登珠閣，落日在檐楹。鐘鼓報新晴。玉驄嘶罷飛塵起，皁鵰没處冷雲平。且銷憂，千里目，異鄉情。　望不盡，軍都關一面。流不盡，桑乾河一綫。南北路，短長亭。寒沙莫辨蘆花白，秋霜未脆柳條青。步踟躕，松陰轉，月華生。

## 金明池 燕臺懷古和申隨叔翰林

西苑妝樓，南城獵騎，幾處笳吹蘆葉。孤鳥外，生煙夕照，對千里萬里積雪。更誰來、擊筑高陽，但滿眼，花豹明駝相接。剩野火樓桑，秋塵石鼓，陌上行人空説。

戰鬭漁陽何曾歇。笑古往今來，浪傳豪傑。緑頭鴨，悲吟乍了；白翎雀，醉歌還闋。數燕雲，十六神州。有多少園陵，頹垣斷碣。正石馬嘶殘，金仙淚盡，古水荒溝寒月。

## 飛雪滿群山 燕京歲暮作

椎髻鴻妻，蓬頭霸子，故園消息誰傳？雪花如手，同雲萬里，幾回搔首茫然。黑貂裘敝矣，況兼東郭先生履穿。一點孤燭，兩行鄉淚，惟有影相憐。

豈不念，飛帆歸浙水，歎舊游零落，無異天邊。竹林長笛，鴒原宿草，又誰勸酒壚前？薄游成久客，惹霜鬢，愁添去年。更無人問，長安市上安醉眠。

## 滿江紅 贈吴佩遠

蕪没田園，都不戀，五湖鰕菜。長只是簫吹市上，劍歌天外。千里曾經龍戰地，頻年偶住雞鳴埭。正昭王臺畔酒人稀，逢君在。

窮巷隔，無車蓋。當暑静，弛巾帶。向招提偶坐，儘還瀟灑。作賦最須憐趙壹，時吴江趙山子在坐，有贈吴子詩甚工。鼓刀應許同朱亥。問白頭如雪幾時歸，銜杯再？

## 鳳凰臺上憶吹簫 和梁尚書傷逝作

寶鏡塵昏，綵雲天遠，燕飛不到釵頭。悵花封錦誥，書拆銀鈎。多少吟牋筆陣，鉛

華謝，一夕都收。傷心是，啼蛄弔月，長簟驚秋。今休。他生未卜，問碧落、茫茫何處堪留！剩無情哀雁，偏度妝樓。只有安仁能誄，看遺挂，那忍回眸。持籌慣，凝思五曹，難算新愁。

### 鎮西 送陳六謙之官安邑

雪晴鳷鵲，正酸風交射。河橋外，雁壺重瀉。沉吟者，計郵籤此去，娘子關西，春光滿野。琴堂到時元夜。蘭燭灺，玉鉤山翠繞，晝簾静也。料哦松、合多亭榭。堪游冶，笑丞哉何負，紙尾交箝，龍蛇恣寫。須添墨池官舍。

### 意難忘

金犢香車，問禿襟小袖，上苑誰家？粉匀全露頸，雲膩細飄花。柳陰重，石橋斜，春水浸芹芽。想薄寒，曾傾酮酪，臉暈潮霞。高城容易天涯。有氍毹氈帳，自在藏他。錦韉馱叱撥，紅燭理琵琶。須記取，畫蟬紗，展挂玉鴉叉。更教添、一群蕃馬，細草平沙。

### 八歸 丁未燕京除夕，同表兄舟石、家兄夏士守歲作

爐存炭獸，香浮樽蟻，天涯又記除日。尋思四十明朝是，轉覺客懷難遣，歲去堪惜。旅館亂山殘雪夜，幸款語，相逢兹夕。試屈指，二十年來，幾度在鄉國？南粤東甌西晉。而今漂泊，漫索長安杯炙。何甥謝舅，周郎陸弟，舊事淒涼空憶。且呼童秉燭，好把新詞共題壁。笑諸兄，興還不淺，爛醉

狂歌，看余鬢翻白。

## 紅娘子 正月十三日夜同毛子霞、張登子集王湛求方伯齋中

桑落甘如蔗，齊向樽中瀉。北斗春迴，西堂燭膩，沉沉此夜。喚薛家車子近前歌，勝名倡謇姐。　纔把鄉愁卸，又早春愁惹。遶陌香塵，横汾花月，東風臺榭。莫匆匆上馬且銜杯，任鈿車歸也。是日立春。

## 臺城路 十四夜

層城已下葳蕤鎖，華堂更浮春酌。水浸銀屏，花移火樹，人在瑶天笙鶴。微風繡幕，看蛺蝶翻飛，鳳凰飄落。八尺輕容，美人無數卷珠箔。　銅盤翠煙籠霧，有水溁掩映，畫闌紅藥。明月難留，春宵易曉，只合人生行樂。箏琶間作。任笑舞燈前，緑窗齊拓。問夜何其，拚醉歸似昨。

## 春從天上來 元夕

好月初升，見翠霧霏霏，霜色稜稜。博山香滿，不夜珠澄，連夕有酒如澠。況星橋開鎖，細翦就、湘綺吴綾。碧瓏玲，有冰荷卷葉，馬乳垂藤。　江鄉故人堪憶，歎雁後花前，幾度愁凝。錦字應挑，紫姑空卜，歸夢万里難憑。想年來憔悴，拋雲髻、緑髮鬅鬙。曲闌凭，向小窗深處，一點篝燈。

## 南歌子 贈伎張綺綺

酒釃金船勸，衣香石葉熏。猶恐未消魂。喚伊歌一曲，月中聞。時伎宋玉環吹笙和之。

## 虞美人 寒食太原道中

去年寒食横汾曲，曉雨平蕪緑。今年寒食尚横汾，又聽餳簫吹入杏花村。古今多少横汾客，飲馬臺駘澤。并州雖好不如歸，輸與一雙新燕舊巢飛。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四

#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五

## 詞二

### 江湖載酒集中

#### 木蘭花慢 上元

今年風月好，正雪霽，鳳城時。把魚鑰都開，鈿車溢巷，火樹交枝。參差。鬧蛾歌後，聽笛家、齊和落梅詞。翠幌低懸罘罳，紅樓不閉葳蕤。　蛾眉。簾卷再休垂，衆裏被人窺。乍含羞一晌，眼波又擲，鬢影相隨。腰肢風前轉側，却憑肩回睇似沉思。料是金釵溜也，不知兜上鞵兒。

#### 罥馬索 送崔二再游黔中兼訊李斯年

玉驄嘶，須把青絲罥他住。燕歌易酒，莫辭今夕離亭聚。浮雲一望，緑波千里，滿目銷魂江淹賦。計落花時節黄陵，楚竹湘煙響柔櫓。　行旅。羅施天末，木瓜金筑。且伴參軍作蠻語。亂水孤舟，逢人少，惟有冷猨昏雨。南尋李白，問訊何如，爲報頻年相思苦。道故人，别來詩卷總是、人間斷腸句。

#### 沁園春 送葉元禮之真州

游子何之，迤邐雷塘，二十四橋。正梅花如雪，煙籠寒水，垂楊拂地，雨漲春條。江左文章，竹西歌吹，麗句争傳勝六朝。褰簾

處，報玉驄到也，紅袖齊招。　當年瓜步停橈。有桃葉桃根送晚潮。悵荆雲隔浦，難邀夢雨，秦樓按曲，曾聽吹簫。舊事堪尋，長牋得寄，便欲從君訪翠翹。沉吟久，怕重來不見，見又魂消。

## 宣　清送米紫來之官建昌

別酒初醒，曉月猶懸，天街鼕鼕畫鼓。滿汀洲，柳惲白蘋，灑船窗，孫楚零雨。昌邑城邊，宫亭湖畔，南州樂土。且攜將、法曹詩，風流香令同賦。紫來以司李改補。　記九疊芙蓉，五峰瀑布，當年曾望處。想廳事花陰，疎簾乍卷，向畫中看，小米雲山無數。載鳴琴，臨流喚渡。任優閒，寄情毫素。長安布衣，判留滯經春，盼仙舄，一雙飛度。

## 賣花聲

背郭鵲山村，客舍雲根。落花時節正銷魂。又是東風吹雨過，燈火黄昏。　獨自引清樽，鄉思誰論。聲聲滴滴夜深聞。夢到江南煙水闊，小艇柴門。

## 菩薩蠻

夕陰秋遠樓邊笛，笛邊樓遠秋陰夕。磯斷緑楊垂，垂楊緑斷磯。　霧深疑細雨，雨細疑深霧。門掩乍黄昏，昏黄乍掩門。

## 青玉案臨淄道上

清秋滿目臨淄水，一半是、牛山淚。此地從來多古意。王侯無數，殘碑破冢，禾黍

西風裏。 青州從事須沉醉，稷下雄談且休矣。回首吳關二千里，分明記得，先生彈鋏，也説歸來是。

## 轉應曲 安丘客舍對雨

秋雨，秋雨，一半回風吹去。晚涼依舊庭隅。此夜愁人睡無？ 無睡，無睡，紅蠟也飄秋淚。

## 柳梢青 馬上望瑯琊山

遵海南耶？ 我行山路，朝儛非耶？ 遥望秦臺，東觀出日，即此山耶？ 崖光一綫雲耶？ 青未了，松耶柏耶？ 獨鳥來時，連峰斷處，雙髻人耶？

## 點絳脣 濟南九日，兒子南還，賦此

開徧黃花，年年九日他鄉度。闌風長雨，那有登高處。 西北南東，祇送歸人去。呼兒語，暫同緑醑，誦我悲秋句。

## 六幺令❶ 壽劉宣人編修，用劉氏事

張南周北，繪 正金華歸沐，孝綽 青藜然徧。向 詩膽如天誰得似，又 五字長城堪羨。長卿 海内龢龢，翊 雒中雅雅，釋宏演 洵美升堂彦。楨 公非公是，才華兄弟齊擅。敞、攽 試擬天半朱霞，訏 雲中白鶴，歆 未比文心遠。勰 自有寒山叢桂在，安 那問仙源深淺。遴之 乘月登樓，琨 閉關頌酒，伶 初度書皇

❶ 詞牌疑誤，似當爲「百字令」或「念奴嬌」。

覽。劭 荆州相倚，依然舊日王粲。表

## 霜天曉角 晚次東阿

鞭影匆匆，又銅城驛東，過雨碧羅天净。纔八月，響初鴻。　微風何寺鐘，夕曛嵐翠重。十里魚山斷處，留一抹，棗林紅。

## 塞孤 高唐道中曉行作

五更風，一翦蘆簾啓。挂壁燈飄紅穗，仰視昴車星瑣碎。穿曲巷，嘶輕騎。松門掩，木魚聲，草火濕，秋螢尾。愛涓涓響，橋下流水。　莫辨斷塔稜，亂結啼鴉隊。月影潛消衣袂。幾處炊煙茅店起，葭露白，籬花翠。日已上，最高樓，霞又散，無邊綺。未輸他、斗帳人睡。

## 瑶花慢 寄酬陸我謀表叔

由拳城北，童穉情親，記數陪裙屐。兵戈轉眼三十霜，一水蒹葭人隔。沙隄盡改，算往事、都成陳迹。剩白雞夢後荒墩，朱雀橋邊斜日。　寸心忽憶離居，荷千里題書，似親顔色。齊紈皎潔，詩句好，髣髴玉溪風格。一彈三歎，勝鼓却、朱絃瑶瑟。但相逢、蒼雁禎鱗，報我春鶊秋蟀。

## 采桑子 寄贈史雲臣

梅谿樂府真同調，把袂偏遲，曾寄相思。載酒江湖杜牧之。　緇塵不到横塘路，穩卧山茨，醉詠新詞。春雨棃花燕子時。

## 真珠簾 寄陸郡守兄孝山

離居消息沉雙鯉，料因是、地闊天長難寄。見説訟庭閒，但逍遥文史。小小谿亭移岸北，摇白羽，風蓮秋水。猶記，聽子規落月，夜闌同醉。　嶺表十四年來，伴參軍蠻語，也應憔悴。不見璽書增，老潁川循吏。且飲修仁江上水，莫便作，匆匆歸計。差喜、有西窗翦燭，故園兄弟。謂次友融谷也。

## 清平樂 送沈融谷再游南雄

京華嬾住，又向雄州去。匹馬遥尋桃葉渡，穩送輕帆柔櫓。　朔雲南雪冬春，雁書欲寄無因。共惜行人路遠，不知身是行人。

## 瑶臺聚八仙 題錢舍人望廬集句詩

苦憶丁香，花發後，潞水歸計初諧。秋帆一葉，放溜直渡清淮。蟹舍蓴鄉能幾日，又誰知樂事全乖。暗塵埋，紬兒卷幔，燕也分釵。　堪憐此日騎省，寫哀思不住，總爲情差。人已驂鸞，尚教營奠營齋。青天碧海夜夜，算明月何從更墮懷？燈前淚，滴秋風長簟，暮雨空階。皮日休詩：「五更看月是情差。」元稹《遣悲懷》詩：「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

## 點絳脣 九日，同顧寧人、陸翼王登孫氏石臺，賦呈退翁少宰

花徑登臺，舊時此地重陽讌。天涯相見，最喜翁猶健。　望極疎林，瑟瑟金風

翦。憑闌徧，夕陽一片，送盡南飛雁。

百字令 偶憶

橫街南巷，記鈿車小小，翠簾徐揭。綠酒分曹人散後，心事低徊潛説。蓮子湖頭，枇杷花下，綰就同心結。明珠未斛，朔風千里催別。　同是淪落天涯，青青柳色，爭忍先攀折。紅浪香溫圍夜玉，墮我懷中明月。暮雨空歸，秋河不動，虯箭丁丁咽。十年一夢，鬢絲今已如雪。

訴衷情

記得鈎簾深夜起，小庭中，人不語，豆葉響秋蟲。月底粉光融。弓弓。鎖蓮雙瓣紅，滿衣風。

邁陂塘 題其年填詞圖

擅詞場，飛揚跋扈，前身可是青兕？風煙一壑家陽羨，最好竹山鄉里。攜硯几，坐罨畫溪陰，裊裊珠藤翠。人生快意，但紫筍烹泉，銀箏侑酒，此外總閒事。　空中語，想出空中姝麗。圖來菱角雙髻。樂章琴趣三千調，作者古今能幾？團扇底，也直得樽前，記曲呼娘子。旗亭藥市，聽江北江南，歌塵到處，柳下井華水。

角招 裂帛湖春游作

冷波濯，城西路，曉來燕子齊掠。龍舟今寂寞。卧柳斷橋，總被藤縛。山雲漠漠。漸作去聲弄，春陰如幄。小雨濃煙披薄，知他花外誰家，尚依然亭閣。　佳約，好春過

却，輕寒正怯，肯把紗窗拓。海棠開又落。碧草溟濛，東風還作，麴塵猶昨。偏濕了、秋千紅索。料是羞登牆角。試吹動，賣餳簫，應窺著。

### 十拍子 上巳逢錢葆馚舍人賦

曉陌重逢嘶騎，秋帆記送歸船。纔到燕臺寒食下，恰值蘭亭禊飲年。和風淡泞天。燕羽齊侵小院，柳絲乍擘晴緜。試傍玉河堤畔去，定有紅裙水上湔。須攜酒十千。

### 玉樓春 伎席

蟲蟲本愛穿花徑，改席迴廊翻道冷。歌時小扇拍猶嫌，醉裏香肩憑未肯。　情知並坐無由並，且喜眉梢遠相映。待他月上燭斜時，壓住影兒應不省。

### 鵲橋仙 席上贈伎張伴月

吴歌白紵，吴衫白紵，只愛吴中梳裹。十年四度到京華，纔一霎，樽前同坐。秋娘聲價，泰娘聲價，風韻當年須過。迢迢明月碧羅天，誰伴取，張星一箇。

### 又

橫汾清濟，十年舊事，祗恨玉鞭歸暮。碧桃先自笑春風，全不待，社公新雨。章臺穉柳，漢南移種，憐取柔條最苦。游絲無力強夭斜，萬一把、飛花黏住。

### 步蟾宮 席上同沈六贈伎

越羅垂地湘裙匝，淺露著，鞵幫紅狹。

尋常已是不分明，況一點，紗籠殘蠟。玲瓏骰子拋時霎。遥勸酒觥船纔壓。月高先自下階行，又何處、爲雲巫峽？

前　題　平湖沈岸登覃九

雪花未浄侵階滑，奈小小，鵶頭羅韈。惱人三五月朦朧，數不定，風鬟十八。　歌闌纔把觥籌撒。聽去也，一聲愁煞。樽前相對且無言，又那得、相思書札？

河　傳　題譚天水小像，即送其入閩

嶺外，傾蓋，日招尋。一別愁深至今。木棉花底榕樹陰。獨吟，江潭憔悴心。



忽漫相逢燕市酒。嗟未久，萬里仍分手。度吴關，到閩山，艱難。知他别後顔。

南鄉子

拜客庭陰，眼波容易逗人心。縱得相逢無一語，臨去，鬢滑落花黏不住。

一翦梅　題汪季角舍人錦瑟詞

錦瑟新詞鳳閣成，贏得才名，不減詩名。風流異代許誰并，是柳耆卿，是史邦卿？　閒悶閒愁讀罷生，吾亦多情，那得無情。問何人解按銀箏？説與君聽，先與吾聽。

水調歌頭　得曹秋岳侍郎札却寄

朔雁度紅峴，秋樹冷金臺。故人憐我久

滯，隔歲一書來。楓橘山亭應滿，薑蔗湖田無恙，别業古城隈。范蠡祠東月，恰照小門開。　八行發，三過讀，轉徘徊。栖栖南北，何事瘦馬倦黄埃。行處藤鞵竹傘，坐處蓴羹葛麫，儘可共銜杯。只此辦歸計，歲暮草堂回。

**又**送諸駿男赴楚撫幕

雲幕近開府，鄂渚舊名邦。游人此去萬里，風動碧油幢。上馬能横大槊，下馬能書露布，筆陣鼎應扛。記室古來有，意氣爾無雙。　瀟瀟雨，聽木葉，泝空江。平沙歷歷，斷雁楚火照船窗。赤壁山前故壘，鸚鵡洲邊秋色，千古怒濤撞。不淺南樓興，誰共倒深缸？

**又**送鈕玉樵宰項城

吾最愛姜史，君亦厭辛劉。經過燕市多暇，歌酒互相酬。自向金門索米，君亦牽絲作吏，臨别始添愁。檀板按新曲，此事尚能不？　雷封好，項子國，古陳留。江南風景，宛似煙月北揚州。也有疎簾清簟，也許樽前家宴，隨意發清謳。三十六頳鯉，莫忘寄輕郵。

**百字令**自題畫像

菰蘆深處，歎斯人枯槁，豈非窮士。賸有虚名身後策，小技文章而已。四十無聞，一丘欲卧，漂泊今如此。田園何在？白頭亂髮垂耳。　空自南走羊城，西窮雁塞，更東浮淄水。一刺懷中磨滅盡，回首風塵燕

市。草屩撈鰕，短衣射虎，足了平生事。滔滔天下，不知知己誰是。

又 和韻送曹子顧學士還南溪

十年相別，又相逢攜手，旗亭同入。試話長安歌酒伴，客久鄉音翻澀。正好歸帆，溪南如畫，紅葉新霜濕。衡門深閉，三冬且學龍蟄。　猶剩百八株桑，一千頭橘，酒債還堪給。萬里山川歸腹笥，不用巾箱收拾。三影新詞，八又麗句，箏雁參差立。衍波題就，白藤閒織書笈。

同作　平湖沈岸登

征帆江北，又江南一曲，萸灣深入。雁齒紅橋深柳巷，聽唱新詞猶澀。瓜步寒潮，蒜山晚渡，幾點霜鷗溼。重陽過了，拂雲石燕初蟄。　試問姹女罏頭，酒錢細數，誰把金魚給。別後南溪溪畔路，賦罷蠻牋爭拾。老圃觀梅，輕舟載鶴，勝向花甎立。十洲五岳，畫圖看滿瓊笈。

風中柳 戲題竹垞壁

有竹千竿，寧使食時無肉。也不須，更移珍木。北垞也竹，南垞也竹，護吾廬，幾叢寒玉。　晚來月上，對影描他橫幅。賦新詞，竹山竹屋。郫筒一束，筍鞵三伏。竹夫人，醉鄉同宿。「竹山」，蔣捷詞名，「竹屋」，高觀國詞名也。

長相思 紅橋尋歌者沈西

石橋西，板橋西，遥指平山日未西。舟

來蓮葉西。人東西，水東西，十里歌聲起竹西。西施更在西。

## 蝶戀花 揚州早春同沈覃九賦

十里雷塘歌吹遠，柳巷人家，蘸水鵝黃淺。游子春衣都未換，鈿車早已東城徧。妝冷罷遮蟬雀扇。最恨微風，不放珠簾卷。斜露翠蛾剛半面，心飛玉燕釵頭顫。

## 同作

沈岸登

是處梅花香近遠，點點苔枝，漏泄春光淺。歎息年華看又換，踏歌聲按揚州徧。睡起雲屏山六扇。羅帳無人，一任東風卷。細馬馱來嬌滿面，凭闌小語聽猶顫。

## 思佳客

杜牧秋霜染鬢多，樽前無奈紫雲何。春風澹澹三城夜，暮雨瀟瀟一曲歌。眉解語，眼橫波。更看柔弱舞雙韡。黃姑悔不憐須女，枉自含情盼隔河。

## 東風齊著力 延平道中

百雉城開，雙龍津合，鐵鎖浮梁。千家斷續，三面水雲鄉。繫纜沙邊且住，纖絺軟，五月猶涼。休催去，泠風閣上，置酒何妨。巨石擁中央。舟一葉，過時險甚瞿塘。竹雞啼罷，飛雨暗叢篁。處處水輪山碓，炊煙動，菰米偏香。灘聲急，斷磯青樹，又挂殘陽。

**江城子** 飲道山亭

城隅一徑躡層冥。坐孤亭，啓疎櫺。螺女江昏，風急鯉魚腥。懊惱鷓鴣啼不住，煙雨外，荔支青。　蒼苔乍洗讀遺銘。問山靈，幾人經。喚取深杯，石上挹湘醽。最好紅山橋外月，先爲我，出遥汀。

**南鄉子** 游鼓山，題靈源洞壁。相傳五代時有高僧喝水，水移他處，遂涸

披霧曉同游，竹杖籃輿各自由。翠磴紅亭三十里，淹留。行到松門路轉幽。僧飯雨初收，風末鐘聲樹杪樓。多事山僧曾喝水，橋頭。只少飛泉一道流。

**點絳脣** 歸次浦城，寄酬高雲客

幾日銜杯，回眸咫尺榕城阻。齊紈垂露，不寫離情苦。　南浦橋邊，總是銷魂樹。山無數。澀灘柔櫓，惆悵歸時路。

**尉遲杯** 七夕懷靜憐

吴綾白，偏愛縫雙袖。鴉翎黑，多應北里新妝，怕墮尋常標格。微風簾額看露葉，中庭盡秋色。記鱗鱗、月底疎雲，曾照勾闌吹笛。　一自細馬馱歸，剩羅帕，當時別淚偷拭。最恨初鴻，銜蘆塞上，不遞愁人消息。枉飛度，河橋山驛。想柳外，高樓長如昔。更何年，並坐穿鍼，六度淒涼今夕。

## 西谿子

那日樽前同坐，剛值上元燈火。引杯深，賭葉子，拋骰子。醉裏交呼小字。舊事暗沉吟，到而今。

## 一翦梅

子夜琴心調乍翻，放誕文君，多病文園。柔腸繫處酒杯濃，骰子巡拋，射覆更番。紅蠟連燒花燼繁。斜對雙蛾，暗蹴雙鴛。不應草草放他歸，去便如期，來便空言。

## 百字令 元夕和陳山農韻

落梅歌斷，笑六街春静，者番燈夕。猶有蟬紗蘭燭膩，山水米家真蹟。樂府偷聲，故人相見，鳳紙題還濕。深杯莫放，迴腸更話疇昔。　年少金雁箏邊，銅駝巷口，酒力輕寒敵。醉倚紅妝呼小字，忘了天涯爲客。折柳章臺，沉珠漢曲，嬾問閒消息。三分明月，二分偏照頭白。

## 擊梧桐 送曾道扶歸里

風雪寒如許，偏灑就，宣武門西歸路。況是殘年也，問何事，幾日留君不住？離歌斷續，離亭長短，目送離人此去。瘦馬河橋外，想除夕守歲，題詩何處？　江上梅花，津頭柳色，一葉扁舟淮浦。絶勝陶彭澤，腰未折，早返柴桑衡宇。惆悵孤蹤留滯，竹垞歸夢，有小園獨樹。待明年，南湖秋月，與子同賦。

### 秦樓月

風蕭蕭，夕陽古岸盧溝橋。盧溝橋，沙迴小市，柳折長條。　誰家紅袖揚輕綃，暮塵十里車遙遙。車遙遙，銀燈翠被，何處今宵。

### 百字令 酬陳緯雲

過江人物，數君家伯氏，辭華無敵。比歲才名驚小謝，聽說尤工詩律。二陸三張，雙丁兩到，聲動長安陌。新詞贈我，居然黃九秦七。　可歎岐路西東，浮雲零雨，別思同蕭瑟。此日高陽逢舊侶，一半酒人非昔。碣石離鴻，香山落葉，風雪重游歷。池塘夢裏，試尋髯也消息。

### 輥繡毬 歲除同兒子對雪懷鄉里作

寒雀斂層檐，正萬里，同雲催暮。去年曾託，梅花溪上，童孫喧笑，紛紛團就，玉獅鹽虎。　回首亂山如許。對孤燭，異鄉同住。遥憐千里、老妻無恙，竹垞門掩，多應壓偏小園高樹。

### 解珮令 自題詞集

十年磨劍，五陵結客，把平生、涕淚都飄盡。老去填詞，一半是、空中傳恨。幾曾圍、燕釵蟬鬢。　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紅粉。料封侯，白頭無分。

## 摸魚子 送魏禹平還魏塘

一身藏萬人海裹，姓名慵注官簿。秋深門巷堪羅雀，只共酒徒爲伍。君又去，認百疊寒山，似綫鄉關路。冰霜最苦。盼到得江南，平波斷岸，猶及冷楓舞。　竹林伴，依舊攀嵇交吕。笛家琴調簫譜。燕臺縱有尋春約，忍負鏡邊眉嫵。君且住，算我便歸遲，定不過闌暑。高荷大芋。待縛个茅亭，能來夜話，同聽紙窗雨。

## 金縷曲 寄譚七郡丞兄，在榆林

一別三重九。歎年來，燕臺寂寞，酒人非舊。遥望秦川邊沙遠，客淚徒盈襟袖。想塞下，秋來風候。白草黄榆天無際，問圖書，何處消閒晝？泉一勺，秫千畝。　同心最苦離居久。藉雲鴻，題書萬里，往來亭堠。悔不短衣從兄去，獵馬千群關口。便作使、秦娥行酒。酒後狂呼雙耳熱，更彎弧，射碎轅門柳。窮塞主，可能否？

## 同賦

沈岸登

朔雁驚飛起。憶前年，酒壚擊筑，和歌燕市。一自盧溝橋頭别，滿眼斜陽流水。悵去路，雲山無際。强欲尋君惟有夢，奈夢魂、不度三千里。君憶我，定相似。　虚慚蹤跡天涯寄。但逢迎，五陵裘馬，有誰知己。翻羨一官乘邊障，苦愛賓朋文史。況蘆酒郫筒堪醉。燕頷書生還未老，拚從軍，共作封侯計。帶圍減，且休矣。

又寄李武曾，在貴竹

誰共金臺醉？記年時，酒徒跋扈，盡呼朱李。上巳浮杯匆匆別，雲散風流天際。報一一，平安書寄。鄴下雙丁齊入座，有多才，繡虎稱前輩。交唱和，令公喜。　離群最易添憔悴。況而今，相如賦賤，鷫鸘都敝。老去沉吟無長策，仰屋著書而已。但疑義、須尋吾子。秋錦堂前凋錦樹，問灌園，何日歸長水？倚閭望，幾年矣！

又答朱十　李良年

尚憶青門醉，正鞦韆，翠裙入望，帝城桃李。君向揚州吾湘漢，身與沙鷗無際。感此日，瓊枝先寄。別後眠餐應似昔。奈浮雲，聚散傷同輩。緘未折，雜悲喜。　頻年淚滴芳蘭悴。況天涯，歲華易改，錦韉俱敝。退谷僧坊留題處，舊事淒涼何已。若天意、定憐才子。潘耒查容無恙在，伴竹垞、老去同煙水。楚江柳，又青矣。

又同周鄮山、陳胤倩飲嚴太僕齋中，醉賦

滿目悲秋賦。悵征塗，衣裘盡典，酒錢難數。賴有城西嚴太僕，肯與荆高爲伍。拚痛飲，忘形爾汝。客罷長齋如泥慣，更孟公，投轄多豪舉。觴百罰，氣如虎。　天涯幾得良宵聚。憶連年，東西吴越，後先齊魯。主便不留賓也宿，何況留賓不去。任醉尉、頻訶歸路。我困欲眠公莫笑，聽街頭，遮莫

鼕鼕鼓。還坐起，爲公舞。

**又** 送陳參議祺公之官廣西

雁塞分襟驟。七年來，關河迢遞，合并難偶。草草殘春相逢乍，通潞亭邊攜手。恨不見李生良久。天生也。待踐深秋雞黍約，奈匆匆、畫鷁津門口。萬里別，一杯酒。

丹砂此去鄰勾漏。泝蠻江，人家兩岸，綠榕紅豆。才子從軍繇來事，況是黃金懸肘。擁千騎，弓刀前後。聽取連營長短笛，譜武溪一曲南征又。嶺外嶺，柳州柳。

**百字令** 索曹次岳畫竹垞圖

杜陵老矣，共丹青曹霸，白頭漂泊。花柳春殘都未見，底事燕南棲託。略彴長堤，嘔啞柔櫓，只憶江槲樂。吾廬何處，斜陽芳草村落。

況有蔗芋閒田，竹梧舊徑，客至堪杯酌。試畫三楹茅屋矮，隨意圖書簾幙。峽石東西，橫山近遠，密樹遮雲壑。明年歸去，小樓添向牆角。

**渡江雲** 送蔣京少入楚省覲

鼕鼕街鼓歇，驚沙紛卷，白日淡幽州。望疎林郭外，翦翦酸風，觱栗響籬頭。三杯兩盞旗亭酒，怎把人留。看一霎，鞭絲茸帽，驅馬度盧溝。

離愁。萬重煙樹，千疊雲山，縱相思夢有，尋不到、清江古渡，黃鶴空樓。趨庭正值椒花讌，醉春盤，儘許風流。能記憶，買田陽羨人不？

**應天長** 鄭雲直招飲虎丘酒肆

三山曉徑，七塔夜燈，曾同閩嶠游屐。

零雨斷蓬別後，迢迢夢魂隔。西丘寺，一片石，愛緑樹、濃陰攲側。風林杪，未斂斜陽，猶照蟬翼。　六載一相逢，杯酒纔持，那知是離席。不見赤闌橋下，催人有蘭鷁。荆高侶燕市北，肯忘了，江鄉秋色。紅蓮飯、玉破鱸魚，須待歸客。

## 點絳脣

小院疎簾，酒邊最憶年時事。箇人纖麗，合喚輕輕字。　墮葉飄花，再見渾無計。蘭燈翳。那回微醉，悔不香肩倚。向子諲有《席上贈輕輕》詞。

## 河滿子

羊侃姬名静婉，謝娘婢喚芳姿。最憶紅窗來去慣，塗妝綰髻多時。簾底頻摇扇子，掌中曾拓鞵兒。　萬里猶傳消息，三年偶誤歸期。碧玉無端偷嫁了，空餘方寸相思。輸與廬江小吏，黄蜂粉蝶雄雌。

## 天仙子

鴉翅雙盤垂秀領，翠羅衣薄風難定。全身都被月華窺，天上影，波底映，却似曉妝前後鏡。

## 十六字令

繁，一樹丁香花壓闌。心憐惜，不向鬢邊看。

## 祝英臺近 題汪舍人少壯三好圖

楮先生，劉白墮，此外也無个。減字偷

聲，雙調儘教和。囑他小小蟲蟲，輕輕燕燕，都不許、兩眉春鎖。　且深坐。假若閒却芳年，行樂甚時可？暗悔從前，所好未曾果。料難老眼鈔書，迴腸度曲，但餘醞，不妨留我。

**臨江仙** 和成容若見寄秋夜詞

倦柳愁荷陂十里，一絲雁絡晴空。酸雞漸逼小亭中。魚雲難掩月，豆葉易吟風。　才子年來相憶數，經秋離思安窮？新詞題就蜀牋紅。雪兒催未付，先寄玉河東。

**又** 寄酬李十九

問訊謫仙今好在，年來酒債都消。園花閒付僰童澆。題詩過水寺，種秫隔溪橋。　白髮自憐歸未得，生涯老漸蕭條。尺書虛負故人招。秋風茅屋破，梧葉幾回飄。

**又**

藥甲齊開更斂，柳緜欲起還沉。一春閒望費愁吟。酒旗風著力，花事雨驚心。　巷窄猧兒不吠，樓高燕子難尋。熏爐小篆疊重衾。緑陰猶未滿，庭院已深深。

**又** 人日訪汪苕文户部，往堯峰山莊，不值

苦憶苕華書屋，別來幾度相招。衝泥江郭不辭遥。堯峰春最好，人日酒先挑。　想見青鞵踏處，梅花開徧煙條。東風溪上雪初消。落帆光福市，吹笛虎山橋。

**西地錦** 送錢爾載之河中

到此轉愁君去，且踟躕岐路。遥山一

抹，初鴻幾點，又疎疎秋雨。　鸛雀樓頭凝竚，定懷人題句。他鄉歲月，故園燈火，話兩家兒女。

## 更漏子 送陳山農入閩

鹿谿南，閩嶠路，記我舊曾游處。灘黯淡，石巑岏，兩邊都是山。　渡螺江，尋小艇，莆芳宜登絶頂。長慶寺，足栖遲，須留噉荔支。

## 醉花間 送王古直還西湖

愁君去，送君去。君去西湖住。小閣鏡中懸，是月初生處。　羅裙芳草渡，一一鳴柔櫓。扶上七香車，長定門前遇。

## 浣溪沙

七澤三湘道路重，纖腰來自楚王宮。玉簪無力鬢雲鬆。　妙舞定過張静婉，小名未記陸龜蒙。惱人臨别始相逢。

## 暗香 初夏飲何侍御蕤音古藤書屋

石闌一半，讓酒人占取，斜陽深院。密葉層檐，幾日輕風勝刀翦。静對芳陰百尺，宛似泊、南湖南岸。只少却、柔櫓嘔啞，遥指點、小橋畔。　相見意款款。任一詠一觴，少長交勸。繁英落偏，涼月紛紛夜零亂。多少長安旅話，算鄉里、同游應罕。催漏鼓，浮鼇落，醉還不管。

## 洞仙歌 送陳康侯入楚

雪晴池館，悵離筵難又。輸與游人鬧煙九。憶橫汾策馬，通潞挐舟。都不似、此度匆匆分手。

遥山何限隔，行盡窮沙，盼到青青武昌柳。後夜苦懷人，一紙相思報碣石，輕鴻能否？算耆舊襄陽未應稀，知漢上題襟，共誰樽酒。燕人目正月十九日爲「煙九」，游人争往白雲觀。

## 減蘭 贈程叟

韓畺逝矣，短布單衣逢弟子。返照僧樓，白髮蕭蕭話舊遊。

琴箋細譜，流水高山多樂府。他日江關，我亦填詞付汝彈。

## 金縷曲 憶静憐

塞上臙脂紫。女牆深，榆飄似莢，柳多於薺。身作紅襟雙語燕，飛入碧窗紗裏。看挂鏡，親盤鴉髻，象篦鰕鬚都不卷，惹犀梳，粉拂餘香膩。匀面了，埽眉未？

玉娥遺曲康陵製。换新聲，筝調銀甲，笙調銀字。蝴蝶團圞花底住，分薄西風驚起。夢不到，緑陰青子。白雁横天來又去，盼蕭娘，一紙書難寄。五湖約，十年事。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五

#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六

## 詞三

### 江湖載酒集下

#### 百字令彭城經漢高祖廟作

歌風亭長，剩三楹遺廟，斷垣摧楝。芒碭雲霾銷已盡，惟見馬頭山擁。逐鹿人亡，斬蛇溝冷，一片閒丘隴。綵幡斜挂，緑楊絲裏飄動。　嬴得割據群雄，六朝五季，各自誇龍種。魂魄千秋還此地，人覶野雞誰共？社古枌榆，村遥巫覡，孰管神迎送。行人憑弔，看來終勝劉仲。

#### 水龍吟謁張子房祠

當年博浪金椎，惜乎不中秦皇帝。咸陽大索，下邳亡命，全身非易。縱漢當興，使韓成在，肯臣劉季？算論功三傑，封留萬户，都未是、平生意。　遺廟彭城舊里，有蒼苔，斷碑橫地。千盤驛路，滿山楓葉，一灣河水。滄海人歸，圯橋石杳，古牆空閉。悵蕭蕭白髮，經過擥涕，向斜陽裏。

#### 江南好

江南好，舊事試重論。平底畫船桃葉渡，小樓疎雨杏花村。何處不消魂？

同作

無錫嚴繩孫蓀友

江南好，最好石頭城。細雨溼回磯燕小，暖風扶上紙鳶輕。遮莫近清明。

金縷曲 初夏

誰在紗窗語？是梁間雙燕，多愁惜春歸去。早有田田青荷葉，占斷板橋西路。聽半部，新添蛙鼓。小白蔫紅都不見，但愔愔門巷吹香絮。緑陰重，已如許。　花源豈是重來誤。尚依然，倚杏雕闌，笑桃朱户。隔院秋千看盡拆，過了幾番疎雨。知永日，簸錢何處？午夢初回人定倦，料無心、肯到閒庭宇。空搔首，獨延佇。

邁陂塘 答沈融谷，即送其游皖口

記分襟，秋河射角，相逢今已春序。草芽香徑看猶淺，早有落梅無數。桃葉渡，指雁齒橋西，舊是中山墅。留君且住。喚紅友傳杯，青猨翦燭，伴我夜深語。　勞生事，白髮蕭閒未許。軟塵翻又催去。鍾山照眼青青在，雲壑笑人何苦。攜手步，那得共春潮，皖口揚舲度。沉吟歸路。算二頃湖田，一絲釣艇，肯負緑蓑雨。

又 用前韻題查韜荒詞集

對層檐，沉沉春酌，驚心屢換時序。浮萍蹤跡如相避，飛夢天涯難數。芳草渡，尋不到斷橋，曲港龍山墅。白門此住，望塔火林梢，江樓雁底，莫共小窗語。　新詞好，

沈鮑同時矜許。朗吟且漫攜去。别裁懊惱迴腸曲，轉覺良工心苦。邀笛步，試喚取雙鬟，綽板樽前度。迢迢紫路。計秋水鱸香，歸期未晚，同聽豆花雨。

**又** 題顧茂倫雪灘濯足圖，圖爲松陵女子沈關關所繡

更無須，調鉛吮粉，神針繡出天巧。江村自是科頭慣，不用雨巾風帽。木葉少，向獨樹疎陰，添个漁童小。三高絶倒，笑淺菊莎邊，閒鷗磯畔，千載有同調。　蓬門在，深徑客來頻埽。東籬頗厭枯槁。香山詩卷牛腰重，六十平頭未老。貧也好，那似我、黄塵六月長安道。秋風舉櫂。問斜日鱸香，卜鄰定許，歸計已先料。

**又** 自桃葉渡泛舟，暮抵浦口，雨宿村店，漫賦

憶歸時，白門楊柳，吹花糝滿香徑。重來化作青萍子，宛似客游無定。呼小艇，擬有分桃根桃葉行相並。雲廊藻井，枉費却臨流，紅闌千百，不見玉人凭。　西郊路，十里柔波如鏡。石城高下殘景，江豚多事頻吹浪，只怕落潮風猛。斜又整，信一葉舟輕，幾幅蒲帆逞。人家煙暝，傍急雨長蘆，昏鐘古岸，漁火隔窗冷。

**蝶戀花** 送惠硯溪歸吴

人柳初眠嘶别騎，婪尾杯乾，送客還吴市。春水一灣雙塔寺，中庭盡種相思子。　俊侶銅駝游倦矣。我亦扁舟，早晚成歸計。試喚紅兒來樹底，翻香小令樽前記。

**又** 同繆天自再過柯翰周園亭

壓水藤牆攲石塢。猶記霜深，短櫂經過處。獨木小橋秋葉舞，倦紅不埽門前路。　勝侶重攜穿竹語。添結茅亭，心許沙鷗住。日暝澄煙吹不去，夜涼滴作高梧露。

**柳梢青** 題戴上舍惟意所擬圖

一道清谿，露花開到，紅板橋西。不借輭輕，無絃琴矮，没骨山低。　石屏詩句堪題。休閒了，秋容滿堤。坐裏吟邊，三升畫榼，兩个黄鸝。

**摸魚子** 題李武曾灌園圖

護笆籬，幾層茅屋，爲園期占三畝。蘆簾紙閣安排易，更要藥壚茶臼。溪雨後，須記取上番、移竹春栽柳。扁舟計就。算夜韭辰瓜，白鹽赤米，一飯儘餬口。　高堂健，笑御潘輿永晝。好花隨意簪首。疏泉帖石閒行處，種樹僰童都有。悵別久。對圖畫沉吟，轉覺難分手。客來尋否？判踏葉門邊，繫船渚尾，唤我作去聲鄰叟。

**又** 題徐電發楓江漁父圖

怪煙波，釣徒鄉里，罟師如許青鬢。浮家尚載閒書卷，那得身名全隱。看一瞬，把文賦詩篇，樂府都經進。披圖暗哂。怕白水撈鰕，紅闌鬬鴨，與爾便無分。　扁舟在，蓑笠綸竿未損。攬人此日方寸。清江幾曲楓林下，多少鱸魚荻筍。歸夢準。挂十幅蒲帆，第四橋能認，缾中宿醞。算八測塘邊，三

高祠下，讓我醉眠穩。

同　賦　宜興陳維崧其年

問何人，生綃滑笏，皴來寂歷如許。孤篷幾扇西風底，滴盡五湖疎雨。垂弱縷，儘水蔓江蘋，信意牽他住。寄聲魴鱮，總來固欣然，去還可喜，知我是鷗鷺。行藏事，不是如今纔悟。浮名休再相誤。人間多少金貂客，輸却緑蓑漁父。誰喚渡？早萬木酣霜，紅到消魂處。林林楓樹，又遥襯蘆花，摇晴織暝，鬧了半汀絮。

又寄龔蘅圃

玉玲瓏，閣前松石，經過朱夏曾撫。主人直待秋期近，金粟滿庭香雨。新樂府，早和徧蕢洲，笛譜篔房句。謂青士、分虎也。竹垞小住，笑我若歸時，留君爛醉，十日不教去。西堂冷，孔翠應凋錦羽，鹿麑高下騰距。紅泥亭子方池外，深徑共誰延佇？歲既暮。想皖口鱘魚，又好霑犀箸。粉雲風絮，定吹到山樓，叢梅凍雀，把醆舊吟處。

又贈吴天章

愛蓮洋，無多行卷，才華直恁明秀。紛紛日下柴車至，逸藻吴郎希有。李十九，慣把汝詩篇，三載藏懷袖。今秋邂逅，便訪我城東，涼波殘月，曉度玉河柳。交期合，不在時時握手。傾心偶共杯酒。六街聽倦鼕鼕鼓，頗厭征衣塵垢。殘雪後，待驅馬盧溝，轉入孤山口。蒼厓若臼。伴翠竹黄梅，

香林守歲，清興爾能否？

**又** 題王咸中石塢山房圖

最撩人，東華塵土，騎驢蹩躠還往。酒徒幸有王郎在，更喜鈍翁無恙。傾宿釀，話黛色堯峰，燈下吴音兩。清詩迭唱，畫十里山容，茅堂石塢，隱隱露薇帳。　南歸好，髣髴高居仙掌。栖貧儘自蕭放。解蘭焚芰非吾事，只是海懷霞想。春水漲，趁三月桃花，也擬浮輕舫。拖條竹杖，約燒筍林香。焙茶風細，來問五湖長。

**又** 同青士重訪晉賢，時書樓落成，訂《詞綜》付雕刻，有懷周士季青，在吴興

小舟紆，梧桐鄉裏，重來花已三度。主人一笑還開徑，樹蕙滋蘭無數。留客住。訝二仲依然，未改當年侶。別裁樂府，譜漁笛蘋洲，從今不按，舊日草堂句。　東園好。百尺高樓容與，緑窗多少雲霧。騰觚飛爵須吾輩，禮法由來無取。相爾汝，只隔賢兄令弟添離緒。來朝唤渡，認酒幔春橋，茶檣夜柵，便訪五亭去。

**蘭陵王** 送宋員外牧仲視榷贛州

禁街六，嘶騎河橋一簇。而今去，嶺北天南，忍對離樽便催促。雙旌行太速，薄暝，應投涿鹿。吟鞭倚，苑雪剛殘，且喜輕塵未吹麴。　登艫九江曲。算港截彭郎，山問匡俗，層層翠浪峰迴複。過十八灘水，萬疊煙樹，滿園蘭草無數竹。照廳事都緑。　川陸。舊游熟。奈上下龍雲，無計追逐。故人已分歸茅屋。念翦燭深夜，後期難卜。楓

林落月，定憶我，夢斷續。

## 浣溪沙 郊游聯句

出郭尋春春已闌。宜興陳維崧其年 東風吹面不成寒。無錫秦松齡留仙 青村幾曲到西山。無錫嚴繩孫蓀友 並馬未須愁路遠。慈谿姜宸英西溟 看花且莫放杯閒。彝尊 人生別易會常難。長白成德容若

## 解連環 孫愷似使旋，夜話。用李十九韻

一燈涼雨，話丸都遠岫，隔江葱楚。曾未滿、三月王程，訝天角使星，錦韉來去。箏笛賓筵，聽按徧、黃裙樂部。問香秔酒釅，七夕醉眠，莞蒻何處？　郵籤定能記否？但西東指點，玉羊金虎。看摒擋、藤笈陳編，拂蠹字蟫魚，載歸闌暑。多少詞人，邀鏡面，留題方絮。待細論、箕子流風，漏聲報五。

## 祝英臺近 送張見陽令江華

錦鞍韉，潭柘寺，小榼載浮蟻。纔及春游，詩罷各分袂。者回聽雨荷邊，團茵柳外，奈一曲、驪歌催起。　幾千里。試看㠑㠑雙凫，銅章綰仙吏。九面衡山，二十四灘水。定知後夜相思，寒亭煖谷，吟不了、晚紅餘翠。

## 又 送葉道子之官臨清衛

繡纏鬉、珠勒馬，金印且懸肘。勝作書生，窗燭對紅豆。計程幾日郵籤，玉鞭花外，早繁杏、香飄吟袖。　訪昆友。只在春草南池，無煩夢魂又。小榼三升，太白酒樓酒。相邀露冕投壺，東方千騎，總一色、春旗楊柳。

又 送翁武原之官黄州郡丞

嶽蓮雲，關樹雨，衣潤卸孤館。記得班荆，通潞短亭畔。自來南浦多愁，西風易别，把新雁、一繩吹斷。　再相見。却喜小郡黄州，銅符許分綰。盡説官閒，蝴蝶繞書幔。最憐白露横江，青山如畫，須夜夜、緑樽教滿。

又 題丁雁水韜汝詞稿

史梅谿，姜石帚，澀體夢窗叟。不事形摹，秦七與黄九。試論北宋南唐，偷聲比調，誰得似、玉昆金友？　章江口。慣自家宴樽前，箏人記紅豆。一束朋箋，豈意入吾手。只合闌藥香時，筒荷卷處，次第付、笛牀歌袖。

燕山亭 七月十五夜，同次友、武曾、融谷、覃九集謏園竹屋

新雨横街，竹屋晚涼，曲徑憐初埽。深淺素瓷，雪藕調冰，添撲半竿紅棗。抹麗叢香，問甚日、吴船攜到？秋早。漾一片明河，兔華圓了。　何用擫笛彈絲，有骰子玲瓏，玉舟傕倒。檐牙罥網，燈蕊捎蛾，坐久露濃風小。除却樽前，數詞客、幾人同調？諧笑。渾不計，過申犯卯。

前　題　　　　平湖陸棻次友

垂了簾衣，宛在米家，書畫船窗坐。楸局未停，玉子聲聲，聽得賣花車過。樹

杪涼生，吹幾葉，絮雲低墮。燈火。暈粉莉娟篘，翠捎香妥。　纔度天上秋期，對月徑風筵，又陳瓜果。南漕紅友，内樣青瓷，今宵錦茵拚涴。嘶騎頻催，便醉也，欲留無那。歸可。料寫入，竹溪有我。

前　題　嘉興李良年武曾

燕月微黃，纔到竹間，淡著江南影。箔卷半窗，露點涼波，書屋短於煙艇。底問青旗，笑臘釀，秋廚猶賸。紅凝。鬬古色甌香，汝哥官定。　還記舊雨梅邊，又一葉飄梧，者番清景。吴根夢去，蟹簖魚牀，西風暗吹笭箵。旅話今宵，都忘了，五湖歸興。更静。便挑盡燭花也肯。

百字令　燕市逢李分虎

竹垞春雨，悵早梅未放，扁舟先發。别後聞君浮皖口，渺渺波潮天末。燕市經過，相逢一笑，逆旅征衫脱。鄉園無恙，匆匆燈影中説。　正好青兕多才，銅駝結伴，按金荃新闋。跋扈飛揚須爲爾，忘却星星華髮。座有能詩，高三十五，勸飲杯中物。酒闌起舞，滿身都是明月。高適行三十五，指旻園也。

滿江紅　送陸雲士宰江陰

仙令行時，正柿葉、翻紅滿村。易州酒，菊英汎汎，細注離樽。恰值蠲租新詔下，先教鳧舄指南雲。問橋東，青竹馬騎來，凡幾群。　君山翠，堆縣門。香灣白，流樹根。任垂

簾清晝，譜曲黃昏。十里秋花春桂粒，一痕春水上河豚。判明年，小舫練江頭，吟對君。

## 綺羅香 贈沈融谷納妾

十斛量珠，千絲結網，枉説傾城難致。選得閒房，略與柘西相似。書乍報，翠羽枝邊，人已在，玉梅檐底。問攜來，百福香匳，銀鈎多少衛娘字。　龍吟新曲傳偏。想出鴛鴦浴處，青銅無膩。此日雙頭，只有粉蓮堪擬。但點染，一鏡春山，漫商量，五湖秋水。也須勝，半萼燈花，夜寒偎繡被。融谷《水龍吟》詠白蓮有「待浮萍開處，青銅無膩，伴鴛鴦浴」之句。

## 風入松 送沈平萬之新安

蕭疎煙柳玉河潭，殘月猶含。離人報道城東發，趁新涼，卯酒初酣。代馬頻嘶別路，吴縣須换征衫。　歙州風物舊曾諳。此去停驂，烏丸素紙留題好，繞清溪，紫筍黄柑。心逐一繩飛雁，秋深直到江南。

## 臺城路 夏日同對巖、蓀友、西溟、其年、舟次、見陽，飲容若淥水亭

一灣裂帛湖流遠，沙堤恰環門徑。岸劃青秧，橋連皁莢，慣得游驄相並。林淵錦鏡，愛壓水虚亭，翠螺遥映。幾日温風，藕花開偏鷺鷥頂。　不知何者是客，醉眠無不可，有底心性。研粉長牋，翻香小曲，比似江南風景，看來也勝。只少片夭斜、樹頭帆影。分我魚磯，淺莎吟到暝。

## 又 遼后洗妝樓

層闌不厭波光冷，明霞遠捎魚尾。細草

含茸，圓荷倚蓋，猶與舞衫相似。揉藍片水，曾簇蝶湔紅，影蛾描翠。錦石秋花，當時穩貼皂羅髻。春城幾番士女，縱嬉游元夕，沙界煙寺。黃面瞿曇。白頭宮監，也說千年遺事。回心院子，問殿脚香泥，可留蕭字？懷古深情，焚椒尋蠹紙。

## 前題　長白納蘭性德容若

六宮佳麗誰曾見？層臺尚臨芳渚。露脚斜飛，虹腰欲斷，荷葉未收殘雨。添妝何處？試問取、雕籠雪衣分付。一鏡空濛，鴛鴦拂破白蘋去。相傳內家結束，有帕裝孤穩，鞾縫女古。❶冷豔全消，蒼苔玉匣，翻出十眉遺譜。人間朝暮。看臙粉亭西，幾堆塵土。只有花鈴，綰風深夜語。

## 又　送葉井叔主事還南鄂

新霜未染香山葉，黃花已開秋圃。側帽風前，囊萸酒畔，不分故人先去。匆匆里語，忍別了，吳儂竟歸樊楚。一色魚天，車湖爭似鶴湖住。蒲萄滿江綠漲，愛翻鴉落雪，門對南浦。訪舊襄陽，題襟漢上，芳草知誰同賦？相思最苦。夢雁影飛邊，月明多處。楊柳青青，武昌何限樹。

## 又　張鑑遠酌春堂席上賦

重門不改當年徑，依然小山橫疊。盧橘濃陰，黃梅疎影，正好酌春時節。筠車乍歇，

❶「女」，原爲空格，據《納蘭性德詞》補。

仗酒伴，仍逢昔游能説。點筆淋漓，瓜牛涎冷久磨滅。　烏衣群從少長，況周郎陸弟，裙屐齊列。金叵羅深，玉屏風煖，一曲紫雲歌徹。樊川癡絶，只可惜、而今鬢絲如雪。暝色高城，初筵無奈别。

**又** 送畊客南還

花南老屋花無數，茅堂在花深處。薑蔗閒塍，竹梧小徑，吾亦板橋西住。天涯倦旅，忍負了芳辰，又過殘暑。底事秋風，罷官不去送人去。　江鄉舊時伴侣，有山中猨鶴，沙上鷗鷺。黄雀披緜，玉鱸堆雪，誰並船窗同煮？離居最苦。判茸帽衝霜，也尋歸路。得及春游，紫荷田醉舞。

**又** 送張漢瞻還嘉定，題所畫望雲圖

秋來已是驚蕭瑟，驪歌又聽燕館。墜葉飄花，飛蓬斷梗，長倚浮萍爲伴。雲摇雨散。問底事匆匆，便書驢券。試驗新圖，應愁穿了望雲眼。　百川灌河時節，輕帆消幾日，放溜江岸。賣履迎船，牽罾唤渡，一笑倚閭人健。寒齏薄飯，須勝似，銅街酒籌茶盌。改歲相期，洞庭游未晚。

**喜遷鶯** 送丁雁水觀察虔州

紅亭且住，話十川天末，舊游江路。柳外吟韉，酒邊征鐸，行到冶城瓜步。一點峭帆風順，遥指落霞南浦。倚高閣，埽千年殘粉，更題新句。　津鼓。又幾日，三板輕船，水驛無重數。螺子山南，晴雷灘石，飛作滿衣涼雨。露冕行春多暇，肯訪薜蘿人否？謂冰叔也。莫惆悵，盼月華金掌，載同鵷序。

## 一枝花 送沈融谷宰來賓

露脚飄籬柱，翠濕牽牛花吐。一繩新雁底，幾行樹。天末郵籤，數了還重數。行徧衡湘路。六槳衝煙，烏蠻山在何處？琴堂吟不盡，蜒户兼龍户，多向竹棚頭住。便垂簾，待夜月，修簫譜。瘴鄉荔支雨晝。須勝似，泉明折腰，彭澤晨暮。休道苦。

## 同作

嚴繩孫

緑鬢銅章吏，藉甚東陽才子。柘西傳樂府，滿燕市。合唤羅裙，鵝管調銀字。忽漫牽絲去，亂水荒山，迢迢六七千里。木槲濃陰底。清簟疎簾廳事。憑題翡翠硯，白藤紙。酒伴無人，蠻盌誰同醉？記取雙江外，第一是梅邊，莫忘小驛花使。

## 又

海鹽彭孫遹駿孫

小縣雷江口，面面雞桐蛇柳。微風香繡滿，拂腰綬。白象雙趺，也畫城門否？官閣簾垂晝。黑蝶癡肥，應憐八咏人瘦。莫怨分襟驟。且盡離亭尊酒。明霞拖淡墨，雁飛候。料得天南，嘹唳聲希，有多少連雲岫。算兩地相思，仙梟甚日來又？

## 又

安丘曹貞吉升六

絶遠賓江路，亂水輕舟頻渡。瀟湘行

欲盡，瘴雲苦。千樹桄榔，月黑鵑啼處。到日清秋好，蜒户鮫人滿城隅，看笑舞。椰子傾甘露。照影紅蕉初吐。推琴小拄，笏訟庭暮。龍目香中，早暗送、年華去。吟情應不減，問寫就蠻牋，重寄昭王臺否？

又　秀水朱昆田文盎

小雨沙頭店，風埽濕雲齊斂。殘星猶挂樹，四三點。已是離人，怎得離愁減！萬里關河險。過亂石重灘，尖峰漸露如劍。

蠻女銅釵燄。比似西眉南臉。山童争喝馬，翠旗颭。幾笏書齋，定有新詞豔。荔子輕紅染，更椰白蕉黄，漫憶柘湖菱芡。

## 邁陂塘 送尤展成還吴

話當年，法曹姓字，雲屏御墨曾染。遂初堂下柴車促，老矣摛文三殿。燒尾宴，喜四載柯亭，鎮日長相見。緇塵偶倦，暫摒擋書籤，丁寧才子，紅藥守吟院。

扁舟好，輸與風流賀監。紅亭十里交餞。蛤蜊菰葉横塘路，葉葉酒旗吹徧。帆一點，趁落木空江，澹抹山平遠。八門七堰。唤記曲桃根，炙笙菱角，憐取舊題扇。

又　劉學正禹峰搨石鼓文見貽，賦此志謝，用姜白石體

問陳倉，舊時獵碣，槖駝燕市誰輦。漏痕已失填金字，猶剩雨苔冰蘚。松陰轉，訝鎮日橋門，静鎖人未見。劉郎放卷，慣著手

摩挲，巡檐步屧，百過幾曾倦。　閒無事，翠餅烏丸教碾。硬黃繭紙摹徧。遺余籀法真奇古，屈曲珊瑚枝軟。興不淺。覓巧匠裝池，付與屏六扇。紅絲小硯，把馬鄭紛綸，周秦先後，商略異同辨。

## 又 送陳雲銘入楚

數才名，鷹揚河朔，新來草檄能否？　萍蓬蹤跡何曾定，只是北燕南楚。王粲賦，道四望山川，信美非吾土。晴川密樹，問底事隨人，一帆夏口，又指漢陽渡。　金臺畔，漸少銅駝俊侶。憑誰共按簫譜？　蓴鱸稻蟹鄉亭夢，卜了歸期仍誤。君此去，料我亦無心，更戀塵中組。驪歌且住。便解纜今朝，登艫後日，不遠直沽路。

## 清平樂

濕雲籠霧，曉色看成暮。空裏雪花風約住，十月薊門飛雨。　曆頭簡到殘年，客懷轉覺凄然。滿地已無黃葉，一林惟有蒼煙。

## 解珮令 送趙秋谷聯句

城頭畫鼓，馬頭紅樹。最無憀，酒邊人去。彝尊　聽徧陽關，也未抵、者番別苦。嘉善魏坤禹平　一程風，一程涼雨。彝尊　斷橋橫浦，淺沙深塢。翠彎環，好山無數。海寧查慎行夏重　卸了朝衫，換獨速莎衣醉舞。坤　勝東華，滿韡塵土。彝尊

生查子曉行鄮州

密樹引長堤，重露微涓墜。惟聽浦禽喧，漸入行人隊。隱隱望高城，路出高城外。初日未侵衣，先閃寒鴉背。

清平樂齊河客舍

阿儂憊矣，際曉還慵起。今日郵籤翻百二，猶是未晴天氣。茅檐土銼人家，酸風苦雨天涯。回憶故園梅蕊，不知多少飛花。

金縷曲過外祖唐刺史廢園感舊作

歷歷猶能記，小門開，苔峰檻外，板橋花底。潮落蟛蜞爬沙徧，嫋嫋筠竿扶起。自兵後，曲池平矣。倦柳衰荷都卷盡，況鴛鴦、翠鬣紅魚尾。渾不辨，釣游地。土酥隴麥看無際。剩牆東，午風茶板，冷雲蕭寺。去是黃童來白叟，感慨那禁對此。但滿眼、西州清淚。斷陌踟躕歸騎晚，斂殘霞，樓角孤城閉。誰會我，恁時意？

清平樂鷗塘生日

平安書到，卜宅鷗塘早。我亦安排歸計了，沮溺耦耕也好。今年初度長安，明年定是鄉關。漁弟樵兄對酒，雞頭菱角堆盤。

又贈歌者陳郎

偷聲減字，且洗衰翁耳。惱亂多情人欲死，只有臨川曲子。陳郎巧囀歌喉，尊前

倍覺風流。一霎塗妝綰髻，十三十四丫頭。

## 又 題吴中女子吕文安畫

深閨暇日，偶仿王郎筆。小字親題無氣力，殺粉調鉛第一。　圓珠斛得誰家？香車遠隔天涯。陌上依然柳色，門前何處桃花？

## 金縷曲 題查浦書屋圖

馬疃村南渡，趁輕帆，雙峰寺外，遠煙平楚。横漲橋邊鵝鴨鬧，認得苔磯蔬圃。有點點遥岑遮户。只恨牆東書屋少，慣迎賓，榻下莎廳住。秋香滿，小山樹。　年來穩向花甎步。乍歸來，雞栖豚栅，幾曾添補。笑指頭銜冰樣冷，誰把草堂貲助？看畫裏，皋禽翔舞。曲院層臺終斷手，算迴廊，是我題詩處。拚舊雨，伴今雨。

## 滿江紅 錢唐觀潮追和曹侍郎韻

曹侍郎《錢唐觀潮》一闋，最爲崛奇。今見雕本改竄，可惜已。康熙丙子秋，涉江，追和其韻，并附原詞于後。不作三舍退避者，欲存其真也。

羅刹江空，設險有，海門雙闕。日未午，樟亭一望，樹多於髮。乍見雲濤銀屋湧，俄驚地軸轟雷發。算陰陽，呼吸本天然，分吴越。　遺廟古，餘霜雪。殘碑在，無年月。訝揚波重水，後先奇絶。齊向屬盧鋒下死，英魂毅魄難消歇。趁高秋，白馬素車來，同弭節。枚乘《七發》：「弭節伍子之山。」

### 原作　　曹溶

浪湧蓬萊，高飛撼，宋家宫闕。誰盪激，靈胥一怒，惹冠衝髮。點點征帆都卸

了，海門急鼓聲初發。似萬群，風馬驟銀鞍，争超越。　江妃笑，堆成雪。鮫人舞，圓如月。正危樓湍轉，晚來愁絶。城上吴山遮不住，亂濤穿到嚴灘歇。是英雄，未死報讎心，秋時節。

### 點絳脣 題虞夫人玉映樓詞集

玉映樓空，鏡臺留得傷心句。比肩人去，誰忍修簫譜。　門柳風前，依舊飄金縷。廉纖雨，返魂何處？莫是秋千路。

#### 附原詞　海鹽閨秀虞兆淑蓉城

梅綻芳菲，垂楊煙外低金縷。韶華小住，生怕廉纖雨。　繡户淒涼，蝴蝶雙飛去。愁如許。夢魂無據，還在秋千路。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六

#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七

## 詞四

### 静志居琴趣

#### 清平樂

齊心耦意，下九同嬉戲。兩翅蟬雲梳未起，一十二三年紀。　春愁不上眉山，日長慵倚雕闌。走近薔薇架底，生擒蝴蝶花間。

#### 四和香

小小春情先漏泄，愛綰同心結。喚作去聲莫愁愁不絕。須未是、愁時節。　纔學避人簾半揭，也解秋波瞥。篆縷難燒心字滅，且拜了、初三月。

#### 生查子

刺繡在深閨，總是愁滋味。方便借人看，不把簾垂地。　弱線手頻挑，碧緑青紅異。若遣繡鴛鴦，但繡鴛鴦睡。

#### 搗練子

煙嫋嫋，雨緜緜，花外東風冷杜鵑。獨上小樓人不見，斷腸春色又今年。

#### 菩薩蠻

低鬟十八雲初約，春衫剪就輕容薄。彈

作墨痕飛，折枝花滿衣。　羅裙百子褶，翠似新荷葉。小立斂風纔，移時吹又開。

### 卜算子

殘夢遶屏山，小篆消香霧。鎮日簾櫳一片垂，燕語人無語。　庭草已含煙，門柳將飄絮。聽遍梨花昨夜風，今夜黃昏雨。

### 憶少年

飛花時節，垂楊巷陌，東風庭院。重簾尚如昔，但窺簾人遠。　葉底歌鶯梁上燕，一聲聲，伴人幽怨。相思了無益，悔當初相見。

### 同作

華亭錢芳標葆馚

小屏殘燭，小窗殘雨，小樓殘夢。　銖衣已煙散，只蘅蕪香重。　錦瑟華年愁裏送，便淒涼，也無人共。傷心白團扇，畫秦娥簫鳳。

### 漁家傲

淡墨輕衫染趁時，落花芳草步遲遲。行過石橋風漸起。香不已，衆中早被游人記。　桂火初溫玉酒卮，柳陰殘照柁樓移。一面船窗相並倚。看淥水，當時已露千金意。

### 如夢令

橫塘斜日照扉，松釵柳帶依依。　猶記石橋下，綠陰小舫催歸。花飛。花飛。獨自水上湔衣。

### 秦樓月

春眠足，畫樓十二屏山六。屏山六，柔波不斷，遠峰難續。　庭前種盡相思木。機中織就相思曲。相思曲，看朱成碧，視丹如緑。

### 朝中措

蘭橈並載出横塘，山寺踏春陽。細草弓弓韈印，微風葉葉衣香。　一灣流水，半竿斜日，同上歸艎。贏得渡頭人説，秋娘合配冬郎。

### 瑶花 午夢

日長院宇，鍼繡慵拈，況倚闌無緒。翡帷翠幄，看盡展，忘却東風簾户。芳魂搖漾，漸聽不、分明鶯語。逗紅蕉，葉底微涼，幾點緑天疎雨。　畫屏遮徧遥山，知一縷巫雲，吹墮何處？愁春未醒，定化作、鳳子尋香留住。相思人並，料此際，驚回最苦。亟丁寧，池上楊花，莫便枕邊飛去。

### 鵲橋仙 十一月八日

一箱書卷，一盤茶磨，移住早梅花下。全家剛上五湖舟，恰添了箇人如畫。　月弦新直，霜花乍緊，蘭槳中流徐打。寒威不到小蓬窗，漸坐近，越羅裙衩。

### 天仙子

小櫂若邪乘曉入，苧蘿人已當風立。好春不雨但濃陰，鉛水急，溪紗濕。麗草雲根

香暗拾。

又

小閣春寒煙乍禁，爐香先潤鴛鴦錦。低帷纔悔殺明燈，花影浸，窗櫺滲。斜月一條剛到枕。

南歌子

忍淚潛窺鏡，催歸嬾下階。臨去不勝懷，爲郎迴一盼，强兜鞵。

芙蓉月

鑾府輟櫂時，梅熟處，日日闌風吹雨。無心好夢，早被行雲勾住。難道今番是夢？夢裏分明説與。留不得，翠衾涼，珠淚飄殘蜜炬。　啼鵑滿山樹。謝多情小鳥，勸儂歸去。秋期過了，夜月寒生南浦。執手枯荷池上，宛種玉，亭東路。貪夢好，問柔魂，可曾飛度？

眼兒媚

那年私語小窗邊，明月未曾圓。含羞幾度，已拋人遠，忽近人前。　無情最是寒江水，催送渡頭船。一聲歸去，臨行又坐，乍起翻眠。

鵲橋仙

辛夷花落，海棠風起，朝雨一番新過。貍奴去後繡墪温，且伴我、日長閒坐。　笑言也得，欠伸也得，行處丹鞵婀娜。簸錢鬬草已都輸，問持底、今宵償我？

## 行香子

䲺月桑津，輕浪魚鱗，好風光最易愁人。相逢休便，閒却殘春。待播船迴，游驄去，又因循。　歌罷梁塵，舞散花茵。下樓梯，簾外逡巡。有緣並坐，不在横陳。話夜闌時，人如月，月如銀。

## 增字漁家傲

百蝶仙裙風易裊，藕覆低垂，淺露驚鴻爪。元夕初過寒尚峭，呼別櫂，雪花點點輕帆杪。　別院羊燈收未了。高揭珠簾，特地留人照。衆裏偏他迴避早。猜不到，羅幃昨夜曾雙笑。

## 金縷曲

枕上閒商略。記全家，元夜看燈，小樓簾幙。暗裏横梯聽點屐，知是潛回香閣。險把个、玉清追著。徑仄春衣風漸逼，惹釵横翠鳳都驚落。三里霧，旋迷却。　星橋路返填河鵲。算天孫，已嫁經年，夜情難度。走近合歡牀上坐，誰料香含紅萼。又兩暑三霜分索。緑葉清陰看總好，也不須、頻悔當時錯。且莫負、曉雲約。

## 十六字令

尋，簾外無端墮玉簪。籠燈去，休待落花深。

## 摸魚子

粉牆青，虯檐百尺，一條天色催暮。洛妃偶值無人見，相送韤塵微步。教且住，攜玉手潛行，莫惹冰苔仆。芳心暗訴。認香霧鬟邊，好風衣上，分付斷魂語。　雙栖燕，歲歲花時飛度。阿誰花底催去？十年鏡裏樊川雪，空裊茶煙千縷。離夢苦。渾不省，鎖香金篋歸何處。小池枯樹。算只有、當時一丸冷月，猶照夜深路。

## 婆羅門令 九日

渠去日，一帆春水。儂到日，也一帆秋水。怪道相逢，翻不是、相期地。無一語，只當相逢未。　霜風緊，霜葉脆。上危梯，九日層樓倚。樓頭縱得潛攜手，催去也，怨鸚鵡紅觜。別時真惜，住也無計，此恨緜緜詎已。每遇登高會，便灑登高淚。

## 西江月

傍玉何曾暑熱，惜香最恨眠遲。殘燈未殺影迷離，一點紗籠紅蕊。　小雨初過庭樹，新涼漸近羅幃。殷勤臨別爲披衣，軟語蟲飛聲裏。

## 城頭月

別離偏比相逢易，衆裏休迴避。喚坐回身，料是秋波，難制盈盈淚。　酒闌空有相憐意，欲住愁無計。漏鼓三通，月底燈前，沒箇商量地。

## 兩同心

認丹𩌏響，下畫樓遲。犀梳掠、倩人猶未，螺黛淺、俟我乎而。看不足，一日千迴，眼轉迷離。　比肩縱得相隨，夢雨難期。密意寫，折枝朵朵，柔魂遞，續命絲絲。《雒神賦》，小字中央，只有儂知。

## 臺城路

晨紅纔射南窗影，犀帷被誰驚起？啅雀争枝，寒梅吐萼，攬得雪花都墜。暗香簪未？早濕了當風，畫羅衣袂。篝點熏籠，辟邪爐火陷灰細。　昨宵回憶並坐，問何曾酒釅，宿酲如是？橄欖漿酸，蛤蜊湯俊，猶道不消殘醉。曲屏斜倚，看舊埽眉峰，漸低穹翠。半枕瞢騰，到日高翻睡。

## 南鄉子

明日别離人，未戀今宵月似銀。只願五更風又雨，飛到暮，啼殺杜鵑催不去。

## 又

斗帳杏梁西，不許花蚊見並棲。分與羅衾香繚繞，遮了，一翦微風紈扇小。

## 聲聲慢 七夕

桐陰重碧，豆葉輕黄，溪沙過雨無泥。盡卷纖雲，一鈎涼月樓西。尋思昔游歷歷，記迴廊、纖手曾攜。好風度，愛吹衣香，細點屐聲低。　誰道離多會少，比露蛩秋蟀，只解凝啼。恨别江淹，舊時南浦都迷。輸他

雙星歲歲，料紅牆，銀漢難躋。孤夢遠，尚牽人，横閣小梯。

## 夢芙蓉

日長深院裏，見微吟紅豆，學書青李。鼠鬚散卓，曾付埽眉翠。綠紗風不起。爐煙都篆心字。密締星期，許支機石畔，來往絳河水。　誰料分飛萬里。霧露芙蓉，恨別成秋蒂。桃蹊重到，仙犬遽迎吠，澀塵凝滿砌。夕陽空自垂地。舊日迴廊，剩枇杷一樹，花下小門閉。

## 三姝媚

灣頭登小艓。慣風生衣香，水湔裙褶。待到重門，縱教攜玉腕，尚羞紅頰。月姊窺儂，也勸飲，深杯稠疊。織女機邊，一綫秋河，夜涼人涉。　早是含情迎接。怕峽雨他山，易霑桃葉。第一相思，是牀東韈刬，暗塵潛躡。舊事淒涼，化夢裏、雙飛蝴蝶。剩有輕綃十幅，曾圍秀靨。

## 滿庭芳

雨蓋飄荷，霜枝釘菊，滿庭芳草萋萋。莫愁催送，香徑手重攜。疊取鴛鴦繡被，屏山近、已分雙棲。金簪拔，暗除了鳥，不用繞唐梯。　低帷聽細語，五湖心事，釵卜難稽。得霧深，三里花隔千溪。只是仙源無路，添惆悵，殘月荒雞。繩河曉，黄姑織女，依舊水東西。

## 青玉案

灣頭分手盈盈步，潛約到、西湖住。蘇

小門前芳草渡。依稀曾記，小樓深巷，儘是銷魂處。　到來忽下前溪路。月黑頻催送柔櫓。及至前溪人又去。游絲落絮，春來無定，總被東風誤。

## 南樓令

踈雨過輕塵，圓莎結翠茵。惹紅襟，乳燕來頻。乍煖乍寒花事了，留不住，塞垣春。　歸夢苦難真，別離情更親。恨天涯，芳信無因。欲話去年今日事，能幾箇、去年人！

## 又

垂柳板橋低，嬌鶯著意啼。正門前，春水初齊。記取鵶頭羅韈小，曾送上、窅娘堤。　花底惜分攜，苔錢舊徑迷。燕巢空，落盡芹泥。惟有天邊眉月在，猶自挂、小樓西。

## 後庭花

低鬟斂盡雲攲側，粉香都拭。生憎桂帳秋蚊入，教郎輕擘。　紅藤細織暹羅席，方花盈尺。冷波一任鴛鴦拍，殘夢無力。

## 減蘭

犀梳在手，逋髮未撩勻面後。眉語心知，引過閒房步步隨。　頹香煖玉，牽拂腰巾帶重束。一段歸雲，誰驗蛇醫臂上痕？

## 好事近

往事記山陰，風雪鏡湖殘臘。燕尾香緘小字，十三行封答。　中央四角百回看，

三歲袖中納。一自淩波去後，悵神光難合。

### 浣溪沙

桑葉陰陰淺水灣，更無人處竹迴環。飛來一片望夫山。　勸客且留今日住，催歸深悔那時還。斷腸朝雨賦陽關。

### 卜算子

留贈鏡湖紗，浣女機中織。裁作輕衫穩稱身，更染蒲萄色。　松葉頗黎碧，勸飲春纖執。本向人前欲避嫌，禁不住、心憐惜。

### 賣花聲

相見罷凭闌，並坐重關，熏爐初徙鏡臺寬。子石琢成蓮葉小，教試麋丸。　畫扇翠峰攢，一面霜紈。別來詩句幾曾閒。雜體江淹三十首，都寫伊看。

### 紅娘子

袖薄吹香過，髮重縈鬢軃。壓衆風流，傾城色笑，趁時梳裹。慣新詩詠罷，少人知，一篇篇教和。　別淚看頻墮，密約何曾果。七夕星河，中秋院落，上元燈火。悔當時花月。可憐宵，鎮相逢閒坐。

### 換巢鸞鳳

桐扣亭前，記春花落盡，纔返吟鞭。鴨頭凝練浦，鵝眼屑榆錢。蘭期空約月初弦。待來不來，紅橋小船。蓬山近，又風引翠鬟不見。　飛燕。書乍展，哽咽淚痕，猶自芳牋染。玉鏡妝臺，青蓮硯匣，定自沉吟千

偏。解道臨行更開封，背人一縷香雲翦。知他別後、鳳釵攏鬢深淺。

### 如夢令 七夕

記摘小園瓜李，七夕年時花底。駃女嫁癡牛，嫁到良宵十四。彈指，彈指，好事已成虛事。

### 采桑子 五月六日

攜來九子同心糉，蒲酒猶濃。夜帳輕容，續命絲長鍼再縫。　須知後會渾無據，難道相逢。十二巫峰，峽雨輕迴第四重。

### 一葉落

淚眼注，臨當去，此時欲住已難住。下樓復上樓，樓頭風吹雨。風吹雨，草草離人語。

### 無悶 雨夜

密雨垂絲，細細晚風，約盡浮萍池水。乍一霎黃昏，小門深閉。作去聲弄新涼天氣。怕早有、井梧飄階砌。正楚筠簟冷香篝，簡點舊時鴛被。　無計。纔獨眠，更坐起。恁說愁邊滋味。翠蛾別久，遠信莫致，縱有夢魂能記。尋不到長安三千里。料此夜，一點孤燈，知他睡也不睡？

### 點絳脣

萬里將行，翦燈重伴西樓語。遠書欲附，細把郵籤數。　風雨江頭，不許離人去。離人去，斷腸歸路，秋草真娘墓。

## 風蝶令

秋雨疎偏響，秋蟲夜迸啼。空牀取次薄衾攜，未到酒醒時候，已淒淒。　塞雁橫天遠，江雲擁樹低。一灣楊柳板橋西。料得燈昏獨上、小樓梯。

## 鵲橋仙

青鸞有翼，飛鴻無數，消息何曾輕到。瑶琴塵滿十三徽，止記得、思歸一調。此時便去，梁間燕子，定笑畫眉人老。天涯況是少歸期，又匹馬、亂山殘照。

## 玉闌干

玉闌干外秋蛩語，一架豆花清露。蘭湯浴罷納新涼，攜纖手，夜深爾汝。　緑窗人遠紗空護，網暗塵，蛛絲無數。舊時梁燕也驚心，一回來，却又飛去。

## 柳梢青

回雁書遲，燒燈時候，尚促歸期。獸錦梭拋，鮫珠淚盡，也忒相思。　彩雲天遠瑶姬。便不管，人間別離。約指輕彄，熏香小像，都悔還伊。

## 留春令

鍼樓殘燭，鏡臺剩粉，醉眠曾許。長記羅幬夢回初，響幾點、催花雨。　別淚連絲繫主簿，賸定情詩句。一樣霜天月仍圓，只不照、凌波步。

## 少年游

清溪一曲板橋斜，楊柳暗藏鴉。舊事巫山，朝雲賦罷，夢裹是生涯。　而今追憶曾游地，無數斷腸花。塘上鴛鴦，梁間燕子，飛去入誰家？

## 祝英臺近

紫簫停，錦瑟遠，寂寞舊歌扇。萍葉空池，卧柳埽還倦。便令鳳紙頻書，芹泥長潤，招不到、别巢秋燕。　露華泫。猶剩插鬢金鈴，殘菊四三點。階面青苔，不雨也生徧。縱餘一縷香塵，韈羅曾印，奈都被、西風吹卷。

## 風入松

朝雲不改舊時顔，飛下屏山。嚴城乍報三通鼓，何繇得，遮夢重還。露葉猶聞響屧，風簾莫礙垂鬟。　簪花小字篋中看。别思迴環。穿鍼縱有他生約，悵迢迢，路斷銀灣。錦瑟空成追憶，玉簫定在人間。

## 幔卷紬

桃葉舟回，楓林客去，西渚波千疊。見十里横塘，幾陣涼颸。獨上小樓，柔腸斷絶。春信鶯花，秋期河漢，總是愁時節。悵碧海青天，夜色蒼涼，歸去明月。　淒淒切切。相思苦，夢雨何曾歇。恁不似當年，絳脣含笑，而今賸有啼痕淚頰。洛浦川長，青谿路斷，曉露風燈滅。但寄語江淹，有个人兒，莫

便輕別。

## 玉樓春

殘霞散盡魚天錦，卧柳門前萍葉浸。晝梁塵暝燕空歸，露井風多蛩未寢。　悲秋楚客今逾甚，那有閒情拚夜飲。屏山凝睇已無存，何況玉鏤金帶枕。

## 臨江仙

寒水籬根二尺，莫愁艇子能容。纖纖細步到房櫳。青蛾匀黛淺，粉拂掠雲鬆。憶食憶眠憶坐，好春長定相逢。侍兒一一小名重。卷衣孫秀秀，滅燭許冬冬。

## 又

昨日苦留今日住，來朝再住無因。晝樓欲下幾逡巡。殘燈三兩燄，别淚一雙人。料得離居多少恨，歸期數徧冬春。長愁不獨藹眉顰，口中生石闕，腹内轉車輪。

## 又

白鷺飛邊舟一箇，縈迴幾曲芳洲。晚涼重過曝衣樓。籠燈迎竹外，摇櫓到沙頭。煙水空存桃葉渡，依然蘭月如鈎。十年霜鬢不禁秋。可憐新蝶夢，猶戀舊蚊幬。

## 洞仙歌

書牀鏡檻，記相連斜桷，慣見修蛾遠山學。倩青腰授簡，素女開圖，纔凝盼，一綫靈犀先覺。　新來窺宋玉，不用登牆，近在蛛絲畫屏角。見了乍驚迴，點屐聲頻，分明覩，翠帷低擢。旋手揭流蘇近前看，又何處、

迷藏者般難捉？

又

謝娘春曉，借貧家螺黛，須拗花枝與伊戴。傍妝臺見了，已慰相思，原不分，雲母船窗同載。　叢祠燈火下，暗祝心期，衆裏分明並儂拜。盡說比肩人，目送登艫，香漸辣晚風羅帶。信柔櫓嘔啞撥魚衣，分燕尾溪流，赤欄橋外。

又

津亭回首，望高城天遠，何況城中玉人面。數郵籤萬里，嶺路千重，行不得，懊惱鷓鴣啼徧。　鬱孤臺畔水，解送歸人，三板輕船疾於箭。指點莫愁村，樹下門前，怪別後雙蛾較淺。若不是、臨風暗相思，肯猶把、留題舊時團扇？

又

仲冬二七，算良期須果，「仲冬二七是良期」，秀州精嚴寺鬼詩也。若再沉吟甚時可。況熏爐漸冷，窗燭都灰，難道又、各自抱衾閒坐？　銀灣橋已就，冉冉行雲，明月懷中半霄墮。歸去忒匆匆，軟語丁寧，第一怕、襪羅塵涴。料消息、青鸞定應知，也莫說、今番不曾真个。詹玉詞：「不曾真个已銷魂。」

又

別離改月，便懨懨成病，鎮日相思夢難醒。喚連船渡口，晚飯蘆中。相見了，不用藥爐丹鼎。　雙銀蓮葉琖，滿貯椒花，同向燈前醉司命。昵枕未三更，蘭夜如年，奈

猶憾、亂鴉初景。起折贈黄梅鏡奩邊，但流睇無言，斷魂誰省？《東京夢華録》：十二月二十四日，備酒果送神，以糟塗竈門，謂之「醉司命」。

## 又

東風幾日，覺春寒猶甚，纖手偷攜笑誰禁。對初三微月，看到團圞，鋪地冰，處處韈羅涼浸。　周郎三爵後，顧曲無心，争忍厭厭夜深飲。只合並頭眠，有限春宵，切莫負、煖香鴛錦。最難得、相逢上元時，且過了、收燈放船由恁。

## 又

佳期四五，問黄昏來否，説與低帷月明後。怕重門不鎖，仙犬窺人，愁未穩、花影匆匆分手。　雞缸三兩琖，力薄春醪，何事卿卿便中酒？翻喚養娘眠，底事誰知，燈一點，尚懸紅豆。恨咫尺繩河隔三橋，全不管、黄姑夜深來又。「雞缸」，成窰小酒杯也。

## 又

城頭畫角，報横江艫舳，催上扁舟五湖曲。怪芻尼噪罷，蟢子飛來，重攜手，也算天從人欲。　紅牆開窔奥，轉入迴廊，小小窗紗拓金屋。隨意楚臺雲，抱玉挨香，冰雪净、素肌新浴。便歸觸簾旌，侍兒醒，只認是、新涼拂檐蝙蝠。

## 又

韶光最好，甚眉峰長聚，相勸乘船漾南浦。盼海棠簪後，插到荼蘼，同夢裏，又是楝花風雨。　橋東芳草岸，勝樂游原，勾隊

争看小蠻舞。雀舫曳疎簾，蛛網浮杯，但日日、鸞簫吹度。聽唱徧、青春驀山溪，待拆了歌臺，放伊歸去。

又

三竿日出，愛調妝人近，皃藻熏爐正香潤。看櫻桃小注，桂葉輕描，圖畫裏，只少耳邊朱暈。　金簪二寸短，留結殷勤，鑄就偏名有誰認。便與奪鸞篦，錦髻梳成，笑猶是少年風韻。正不在、相逢合歡頻，許並坐雙行，也都情分。

又

花餻九日，綴蠻王獅子，圓菊金鈴鬢邊媚。向閒房密約，三五須來，也不用、青雀先期飛至。　恩深容易怨，釋怨成歡，濃笑懷中露深意。得个五湖船，雉婦漁師，算隨處可稱鄉里。笑恁若、將伊借人看，留市上金錢，儘贏家計。《孟子》注：西施每入市，人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

又

隔年芳信，要同衾元夕，比及歸時小寒食。悵鴨頭船返，桃葉江空，端可惜、誤了蘭期初七。　易求無價寶，惟有佳人，絕世傾城再難得。薄命果生成，小字親題，認點點淚痕猶裛。怪十樣蠻牋舊曾貽，衹一紙私書，更無消息。

又

蘋洲小櫂，約兜娘相共，豈意錢唐片帆送。逢故人江上，一路看山，寧料我、過了惡

溪靈洞。東甌城下泊，孤嶼中流，明月秋潮夜來涌。此際最消凝，苦憶西樓，想簾底玉鈎親控。舍舊枕珊瑚更誰知，有淚雨烘乾，萬千愁夢。

又

蕭郎歸也，又燒燈時節，白馬重嘶畫橋雪。早青綾幃外，含笑相迎，花枝好，繡上春衫誰襭。　十三行小字，寫與臨摹，幾日看來便無別。排悶偶題詩，玉鏡臺前，渾不省，竊香人竊。待和了封題寄還伊，怕密驛沉浮，見時低說。

又

明湖碧浪，枉輕帆尋偏，咫尺仙源路非遠。訝杜蘭香去，已隔多時，又誰料，佳約三年還踐。　纖腰無一把，飛入懷中，明月重窺舊時面。歸去怯孤眠，鏡鵲晨開，雲鬟掠小脣徐染。偏走向儂前道勝常，渾不似、西窗夜來曾見。

又

行舟已發，又經旬調笑，不算匆匆別離了。奈飛龍骨出，東竹腸攢，月額雨，持比淚珠差少。　羅囊鍼管就，絡以朱繩，淡墨疎花折枝裊。中有錦牋書，密囑歸期，道莫忘翠樓煙杪。枉姑負、劉郎此重來，戀小洞春香，尚餘細草。

又

崔徽風貌，信十平聲分姚冶，八尺吳綃問誰借？　悔丹青不學，殺粉調鉛，呈花面，輸

與畫工傳寫。　乘閒思挂壁，分付裝池，卷處香生一囊麝。自化綵雲飛，蟲網蝸涎，又誰對、芳容播喏。儘沉水煙濃向伊熏，覘萬一、真真夜深來也。「圓姿替月，潤臉呈花」，唐人志銘中語也。李賀詩：「沉香熏小像。」

## 鳳凰臺上憶吹簫 題朱十靜志居琴趣後

曹　溶

燒燭鴻天，惜花雞塞，馬卿偏好傷春。正翠鈿盈袖，弱絮隨輪。無限柔腸宛轉，秋雨夜，夢想朱脣。抽銀管，湘簾乍卷，寶鴨橫陳。　真真者番瘦也，酒醒後，新詞只索休頻。待繡帆高挂，遲日江濱。齊列瑤箏檀板，攜妙妓，徐步香塵。歸難驟，寒宵坐來，一對愁人。

## 怨王孫 七夕

一水填却，雙星如約，乞巧誰憑愬愁？君莫知道，駃女癡牛，肯憐不？　悠悠歲月辭家者，孤眠且，此夕何夕也。碧梧小院，風細露檻同凭，昔年曾。

## 憶少年

一鈎斜月，一聲新雁，一庭秋露。黃花初放了，小金鈴無數。　燕子已辭秋社去，剩香泥，舊時簾户。重陽將近也，又滿城風雨。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七

#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八

## 詞五

### 茶煙閣體物集上

#### 柳色黃 對雨

岸側榆錢，牆角楝花，吹已將盡。漸添綠葉陰濃，轉覺晚來風緊。絲絲縷縷，界開密霧低煙，暗催闌藥紅尖潤。怕鳳子衣單，把柔黃都褪。　休問。鈿車驄馬，縱約歸期，料應難準。最憶江南，屐齒滿街聲趁。吳歌幾曲，穩坐細浪魚天，落帆笑指柴門近。任踏破苔痕，數小園新筍。

#### 渡江雲 欲雪

河冰遥度馬，稜稜寒色，望裏但疎蕪。漸吟蛩已静，衹聽空林，大觜啄飢烏。魚鱗萬點，斂雲英，半晌模糊。却一似、畫家米虎，潑墨寫江圖。　南湖恁時風景，春到苔枝，有紅梅樹樹。儘容我、青鞵岸净，白舫燈孤。而今苦被浮榮縛，擁殘氈，不比蘭蘇。拚醉也，牀頭酒價都無。

#### 聒龍謡 雪

密比花繁，輕嫌絮重，一半斜侵簾户。淡抹牆腰，似月稜初吐。纔飄墮、凍雀聲中，又壓倒、早梅開處。縱旗亭、臘釀堪沽，已迷却、板橋路。　颼風緊，亂雲低，見潑墨點點，林鴉催暮。一絲漁艇，料今番歸去。訝

光寒，入夜翻明，漸灑急，聽窗如雨。問隔江、桃葉桃根，尚能來否？

### 春風裊娜 游絲

倩東君著力，繫住韶華。穿小徑，漾晴沙。正陰雲籠日，難尋野馬；輕颺染草，細綰秋蛇。燕蹴還低，鶯銜忽溜，惹却黃鬚無數花。縱許悠揚度朱户，終愁人影隔窗紗。

惆悵謝娘池閣，湘簾乍卷，凝斜盼，近拂簷牙。疎籬罥，短牆遮。微風別院，好景誰家。紅袖招時，偏隨羅扇，玉鞭墮處，又逐香車。休憎輕薄，笑多情似我，春心不定，飛夢天涯。

### 無夢令 飛花

魚浪飄香千點，燕尾分煙一翦。已自出牆東，又被輕風吹轉。輕風吹轉，剛逗卷簾人面。

### 步蟾宮 端溪觀采硯

蒼山暗束寒江轉，問巖穴，探時深淺。不妨篝火夜連朝，待割取、谿雲一半。

疎疎嫩葉青花遍，比封却羊肝更軟。看來只合寄情人，已早有、相思淚眼。

### 埽花游 試茶

楝花放了，正穀雨初晴，逼籬雲水。曉山十里，見春旗乍展，緑槍未試。立倦濃陰，聽到吴歌偏起。焙香氣，裊一縷午煙，人静門閉。

清話能有幾。任舊友相尋，素瓷頻遞。悶懷盡矣。況年來病酒，夜闌須記。活火新泉，夢繞松風曲几。暗燈裏，隔窗紗，

小童斜倚。

**一枝春** 汪舟次貽流求筆筠管、蘆管各一，同查客賦之

海外青羊，也中書，偶被星查攜到。明窗脱帽，掐破麻姑纖爪。黄蘆墨竹，慣斜鏤、一枝花裊。持比似、諸葛宣城，様變棗心翻巧。 遥憐水雲孤島。想銀光研紙，留題多少。小扇香匳，愛染夕陽芳草。層波萬里，付吴下阿儂誰料。端可惜，老去章臺，畫眉嬾了。筆帽裂其一面，活脱下上。

**瑞鶴仙** 錢編修庸亭席上觀司馬相如私印

土花凝古繡，見細紋，卷髮冷光塗黝。朱繰覆冰紐。愛千年，未蝕幾絲紅籀。燒春熟後，料無心，蟲魚刻鏤。算除非賣賦，金多書券，恁時纔有。 知否遥山描罷，卓女風流，定拈纖手。摩挱已久。挑短燭，把看又。論才華，不是凌雲健筆，可許尋常消受。拚夜寒，典了鷫裘，肯教换酒。

**天香** 龍涎香

泓下吟殘，波中啖後，珠宫不鎖凝睡。沫卷盤渦，腥垂尺木，采入蜒船鮫市。南蕃新譜，和六一丹泥分製。裹向羅囊未許，攜歸金匼先試。 炎天最饒涼思。井華澆，帛鋪澄水。百沸瓊膏嘘作，半窗雲氣。麝火温馨欲陷，又折入、犀帷裊難起。螺甲重挑，茶煙較細。

**又** 前題

擣就花房，鏤成棗印，匀摹七寶痕淺。

小鼎蟠螭，沉灰撥獸，銀葉中央徐點。靈爇乍漉，早摇曳、雲魂一線。壓住秦篝又起，偏嘘杏梁棲燕。　客愁雨餘清簟。潤涼波，半衾新煖。最憶玉窗人怯，擘時曾見。認得吴家心字，話江漲橋南寄來遠。春夢羅囊，賦情未倦。《能改齋漫録》：近時士人於錢塘江漲橋爲狹斜之游，其後陷河南不返，其友寄以龍涎香，士人酬之云：「認得吴家心字香，玉窗春夢紫羅囊。」

## 十二時 雲母燈

是何人，碧山深處，潛入仙廚私竊。把石粉雲英堆積，翦翦層層疊疊。面面裝成，稜稜作去聲就，細染紅牋貼。正夜静，改席西園，紫鳳吐珠，曾否銅槃吹滅。　閒更思，梨花院落，定自十分清絶。宿鳥窺來，飛蛾拂去，不道成冰雪。謾認他是燈，分明一片冷月。也只消、抛殘小扇，玉面當前終怯。怎得攜歸，江南樂事，鬧向元宵節。看翠眉幾許，屏風影中低説。

## 點絳脣 鞦韆

香袂飄空，爲誰一笑穿花徑。有時花頂，羅韈纖纖並。　飛去飛來，不許驚鴻定。重門静，粉牆深映，留取春風影。

## 前題

曲周王顯祚湛求

青粉牆高，是誰紅索中摇曳？　窄衫初試，轉覺腰支細。　冷笑江南，不省春游戲。層檐底，畫裙窣地，生怕風扶起。

## 和韻

桐鄉錢琰又持

小院層闌，下臨一道蘼蕪徑。柳梢花頂，飛燕差堪並。　嬝娜春風，不放游絲定。金鈴静，翠遮紅映，忍露全身影。

## 釵頭鳳 藏鈎

華筵半，銀燈燦，玉鈎纖手陳青案。傳言快，分曹待，暗將心事，把秋波賣。在，在，在。　番番換，低低唤。个儂翻被人偷算。三杯外，含嬌態。不應輸與，笑拈衣帶。再，再，再。

## 臨江仙 金指環

削就葱根待束，挂將榴火齊炎。殷勤搓粉爲君拈。愛他金小小，曾近玉纖纖。　數徧檀郎十指，帶來第五猶嫌。憑教麗句續《香奩》。解時愁不斷，約了悶翻添。

## 踏莎行 釵

金重難勝，翠勻如沐，愛他也有同心目。曉來尋慣枕函邊，坐懷先綰香雲束。　小鳳垂珠，小魚銜玉，離愁夜半挑殘燭。玉郎消息斷紅牋，背人潛把歸期卜。

## 鵲橋仙 鞵

湖菱烏角，渚蓮紅瓣，不比幫兒還瘦。拈來直是小舧船，只合借、燈前行酒。　春陽花底，春泥陌上，最好踏青時候。假饒無意把人看，又何用、明金壓繡？

## 秦樓月 吹笙

涼煙翠，銀河瀲灩光垂地。光垂地，小樓一曲，月華如水。　排成鳳翅聲初遞，聽殘鵝管君須記。君須記，風簾卷處，那人雙髻。

## 沁園春 額

鏡檻初開，宜對粉題，休籠紫綸。記折花共劇，蘭雲纔覆；塗妝伊始，翠鈿曾安。慣疊纖羅，微嫌短髮，手裊紅絲著意刪。犀梳斂，護貂茸一翦，閣住輕寒。　日斜倚小門闌。但端正，窺人莫便還。見障羞月扇，低時半露；吹愁梅瓣，點處成斑。素柰看勻，小蟬比並，料是詩人想像間。蜂黃淺，愛夕陽無限，映取遥山。李白詩：「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王建詩：「素柰花開西子面。」《衛風》：「螓首蛾眉。」孔氏疏云：「小蟬也。」温庭筠詩：「額黃無限夕陽山。」

## 前題

錢芳標

憶折花時，幾寸青絲，鬖鬖覆初。愛寶匳對影，安黃恰正；小鈿當面，貼翠誰如。解事春風，多情梅瓣，數點含章殿角虛。山無限，映夕陽一抹，眇眇愁余。　水晶簾底妝梳。又怕熱，蟬紗絹乍除。道宮眉學畫，量來休廣；宿酲餘困，蹙罷纔舒。《嬌女》詩中，《碩人》句裏，費盡才情比擬渠。殷勤祝，舉玉纖加處，默訴冰蜍。

## 又 鼻

滴粉堆成，黄點輕黏，運斤可能。見窺

簾乍露，斜侵短燭；挑鬟欲偏，易近圓冰。閒愛覷青梅，慵填香棗，扶下秋千喘未勝。閒中坐，試微噓素指，暗驗鈎繩。荷風水檻長憑。盼消息、郎歸嚏定曾。伴謝公游去，聯吟或擁；徐妃妝後，半面須絚。淚泫低分，汗融先拭，紅袖遮來媚轉增。凝神久，想新停月脈，旋抱飛蠅。《抱朴子》：玉女常以黃玉爲誌，大如黍米，在鼻上，是真玉女也。圓冰，小鏡名。香棗，用石崇事。《淮南子》：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鈎。俗傳鼻息左右可以驗時。婦人有娠，蠅抱其鼻。

## 又 耳

玉琢芳根，麝月初弦，螺峰遠侵。勝吳綃畫了，微添朱暈；秦璫繫却，密釘神針。粉拂頻沾，香雲帶掠，釵鳳珠垂冷不禁。盤龍鏡，映玉臺素手，影後斜臨。小堂誰弄清琴？通一線、靈犀直到心。慣春閒易倦，偷黏角枕；夢輕難續，翻恨鶯吟。細馬馱來，埃風生處，掩就綸巾未易尋。羅幃底，把無聲私語，遞向更深。唐張萱畫婦人，以朱暈耳根。

## 前題

錢芳標

阿母前頭，影語微詞，靈犀早通。幾傳來芳信，喜占晴鵲；送來愁緒，暗數秋蛩。攧笛層樓，賣花深巷，閒處關心幼便聰。纖瓊嫩，倩香貂垂鬟，護取尖風。

附時密約喁喁。怕侍女猜嫌未許從。儘夢回山枕，半輪攲仄；妝成珠珥，兩朵玲瓏。鬖鬌纔梳，彎環欲吐，弦月依稀翠霧籠。重門鎖，怪誰呼小字，熱處微紅。

又齒

文貝編成，密鎖華池；懸漿易霑。愛蘭湯乍嗽，含朱愈瑩；瓠犀難擬，排玉還銛。刺繡花匀，縫衣結扣，持截餘絲不用添。芳津嚥，對青梅一點，軟却慵拈。　早鴉啼徧前檐。悄叩罷，潛將心事占。見輕塵動處，歌時定啓；愁眉展後，齲慣休嫌。忍病先寒，因嬌或噤，佇想頻銜素指纖。相思字，漫沉吟詻筆，褪了毫尖。《釋名》曰：口下曰承漿。《針灸經》曰：承漿，一名懸漿也。醫家口齒方，有唐邵英俊《排玉集》。司馬相如作賦，把筆詻之似魚。

又肩

紈質停匀，比似陸郎，何曾暫離。被詞人賦就，望中疑削；畫工減盡，染處恒垂。籬弱纔過，牆低乍及，結伴還從影後窺。緣紅索，上秋千小立，恰並花枝。　蛸蟥領下訶棃。翦雲葉玲瓏一半虧。記量成尺六，難增分寸；飲過三爵，易致斜攲。愛拍樽前，頻扶倦裏，細步惟應處處隨。吟飛雪，怕玉樓生粟，拂袖遮伊。海鹽陸東美妻有容止，夫婦相重，寸步不離，時號「比肩人」。《洛神賦》：「肩若削成。」畫法，美人無肩。《漢雜事》：肩廣尺六寸。蘇子瞻《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玉樓」謂肩也。

又臂

勝母陀羅，八萬四千，非耶是耶？效蹋摇娘曲，聯時宛轉；胡騰兒舞，旋了交加。拍案霓裳，張同鳳翅，攘處拖環急鼓撾。呼同坐，把香肩微竦，側倚琵琶。　曲欄憑晚涼些。添羅袖，纔令一半遮。更泥他沽酒，卸金跳脱；教伊展畫，替玉鴉叉。待枕

先舒，將盟暗謵，宜印綢繆小字斜。臨當别，擣花房蜥蜴，重繫紅紗。《首楞嚴經》：二臂、四臂，乃至八萬四千母陀羅臂。李紳《拓枝伎》詩：「畫鼓拖環錦臂攘。」又「鳳聲初歇翅初張。」李商隱詩：「展畫玉鴉叉。」謵臂盟見《左傳》。唐宮人選幸以「綢繆」字印臂。

## 又 掌

小小瓊田，煖玉無塵，紋生細波。慣先調粉澤，兩邊齊傅；未昏菱鏡，一面頻磨。鞵拓真纖，指離偏遠，水上湔裙著意搓。闌干拍，惹鴛鴦驚起，飛度風荷。　樽前一握無多。縱燕燕身輕舞則那。任青紅碧緑，挼成綵縷；裁縫熨貼，砑就香羅。冷露三霄，明珠幾顆，除是仙人不讓他。春來病，把芳心捧罷，百偏摩挲。楊无咎詞：「掌拓鞵兒。」《漢雜事》：指去掌四寸。李商隱詩：「仙人掌上三霄露。」

## 又 乳

隱約蘭胸，菽發初勻，脂凝暗香。似羅羅翠葉，新垂桐子；盈盈紫菂，乍擘蓮房。竇小含泉，花翻露蒂，兩兩巫峰最斷腸。添惆悵，有纖袿一抹，即是紅牆。　偷將碧玉形相。怪瓜字初分蓄意藏。把朱欄倚處，横分半截；瓊簫吹徹，界住中央。量取刀圭，調成藥裹，寧斷嬌兒不斷郎。風流句，讓屯田柳七，曾賦酥娘。《漢雜事》：胸乳菽發。

## 又 膽

蘖塢芝房，一點中池，生來易驚。笑金釵卜就，先能斷決；犀株鎮後，纔得和平。樓響登難，房空怯最，三斗除非借酒傾。芳名早，喚狗兒吹笛，伴取歌聲。　沉憂何

事牽情？悄不覺、人前太息輕。怕殘燈枕外，簾旌蝙拂；幽期夜半，窗户雞鳴。愁髓頻寒，回腸易碎。長是心頭苦暗并。天邊月，縱團圞如鏡，難照分明。《黄庭經》注：膽爲中池。《素問》：膽主斷決。李賀詩：「犀株防膽怯。」「三斗」借用管輅事。元稹詩：「狗兒吹笛膽孃歌。」《内經》：膽病者善太息。

## 又 腸

嫈嫇輕軀，能有幾多，容萬斛愁。慣悲銜腹内，相看脈脈；事來心上，一様悠悠。縈鳥道千盤，轆轤雙綆，又類車輪轉未休。縈方寸，穿錦梭暗擲，弱縷中抽。　柔情曲似江流。怕易割秋山嬾上樓。況三朝三暮，巴猨峽口；一聲一斷，杜宇枝頭。百結將離，九迴猶剩，杯沃能勝酒力不。樽前曲，再休歌河滿，淚落難收。白居易詩：「能有幾多腸。」「錦梭」用「梭腸有意錦絲穿」語。魚玄機詩：「離腸百結解無由。」李商隱詩：「回腸九回後，猶有剩回腸。」又白詩：「三杯自要沃中腸。」唐孟才人歌《河滿子》畢，武宗命醫候之，脈尚温而腸已絶矣。

## 又 背

意遠態濃，珠壓腰衱，冰肌最匀。盼新月堂前，殷勤匍伏；秋千架上，推遞逡巡。見客遥來，和羞却走，翩若驚鴻望未真。踏青去，惹春游年少，目送香塵。　催歸潛理紈巾。怕汗浹輕容拭更頻。憶閒中指爪，癢須爬慣；宵分姊妹，擁便情親。每到嗔時，抛郎半枕，難蠲猩紅一點脣。堪憎甚，縱千呼萬喚，未肯迴身。杜甫詩：「背後何所有，珠壓腰衱穩稱身。」

又 膝

纖骨亭亭，窮袴輕籠，長裾半懸。訝流黃織慣，頻掀綜底；小車容却，每觸簾邊。手抱無聊，心慵易軟，拜起須扶態更妍。留仙皺，見勝常道罷，小立依然。　試令蹈節歌筵。翹一足，長同沙鷺拳。把春衣卸盡，有時蔽錦；寒衾架處，恨未添緜。醉裏便姍，嬌時孅密，隨意夭斜坐簸錢。教郎坐，放阿侯學步，俯視齊肩。曹植《静思賦》：「行孅密而妍詳。」古樂府：「十七生兒字阿侯。」

雙雙燕 別淚

問銀海水，有多少層波，斂愁飄怨。含辛欲墮，轉自把人凝盼。霑向長亭早晚，定減了輕塵一半。安排玉箸離筵，伴我樽前腸斷。　偷看夜來枕畔，傍鏡影初乾，袖痕重按。心心心上，總是別情難慣。縱遺絲垂縷縮，穿不起南珠盈串。裁得幾幅榴裙，點點行行都滿。

笛家 題趙子固畫水墨水仙

亡國春風，故宮鉛水，空餘芳草，冷花開偏江南岸。王孫老矣，文采風流，墨池筆塚，淚痕都染。帝子含顰，洛靈微步，宛在中洲半。悵騷人，未經佩，徒藝楚英九畹。　繚亂一叢，寒碧生煙。疎雨隨意，攲斜鵝絹。蟬紗寄情悽惋。尚想白石蘭亭遺事，逸興千秋如見。豈似吳興，君家承旨，蕃馬風塵滿。縱自署水晶宮，怕有鷗波難浣。

金縷曲 水仙花，禁用湘妃漢女洛神事

小草先春令。問誰移香本南園，罷栽幽

徑？定武紅瓷看最好，銀蒜十囊齊迸。簇薤葉，萱芽相並。幾點青螺攢秀石，護冰苔，一片涼沙浄。唤仙子，踏明鏡。　詩家比喻閒重省，未輸他，礬弟梅兄，暗香疎影。風露人間渾不到，晴日紙窗留映。襯髹几，畫屏斜整。豔紫夭紅昏夢裏，料更番，花信催難醒。孤芳在，伴清冷。

**又**前題

霽雪明吟院，愛青青，秀葉低排，獨呈花面。玉潤金寒争憐惜，肯放風簾高捲。把十二屏山遮斷。不信江南芳草渡，傍蓬根，艾底尋常見。魚天暝，鷺翘偏。　仙姿豈上閒釵釧，便兜娘，要插蘭雲，未容輕翦。縱被春纖偷掐了，折送膽缾猶戀。怕零落國香誰管。憑仗王孫鈎水墨，恣疎疎密密匀深淺。須一幅，好東絹。

**又**前題

何處無香草。戀晴窗，靈苗抽並，粉蕤開早。夢想西湖歸未遂，日日緇塵烏帽。對冷豔，娉娉嬝嬝。料得芳心應笑我，把風前，黄藕冠攲倒。簪碧玉，袂阿縞。　萬花只向春陽鬧。惹多情，游絲牽住，曳鈴催老。便是秋林攢幾簇，也有蝶銜蜂抱。誰似此，幽芬繚繞？繡入羅裙嫌太淡，配山茶，一捻紅尤好。還又怕，被花惱。

**又**前題

物候開春籥，驗芳根，頳簷曝後，畫盆移却。稚葉青回纔幾日，又吐小蓮冰萼。勝翠袖，香藏珠絡。雪虐風饕都過了，倚南窗，晴

景還如昨。雖遲暮，未寂寞。　惜花不用圍簾幙。任筵前，山薌舞罷，幾曾吹落。靜色孤光誰結伴，除是早梅江閣。比多少，汀蘅洲葯。楚澤行吟憔悴矣，料遺忘，偶爾騷人錯。留共我，歲寒約。

**滿江紅** 西湖荷花

郭外垂楊，直映到，水仙祠屋。愛十里，花明鏡面，岸沉沙腹。幾陣涼颸翻葉白，連盤驟雨跳珠緑。是誰儂，一道撥青蘋，波紋蹙。　紅衣褪，開還續。碧筒卷，擎相促。繞蔆根荇帶，冷香飛逐。偏是風前蝴蝶住，但無人處鴛鴦浴。擘生綃，悔不學丹青，描横幅。

**綺羅香** 康熙丁丑六月，舍南池上紅蓮作並頭花，賦以紀異

蕙草連葩，蘭英並蒂，慣在貧家盆甕。年時蕙作同心花，今夏又開並蒂。　誰料今番，雙頭水芝看涌。交戹勸、金叵羅深，畫軸展、玉丫叉重。笑莊窩，半畝平池，翻贏三十六陂種。　谿亭容我小住，那費桃根桃葉，隔江迎送。卧穩風前，一任冷香吹夢。愁遮了、葉底難扶，描不到、花心齊動。除非唤、薛夜來過，繡成鍼七孔。

**又** 前題

楊柳陰中，菰蒲雨外，一柄犀株通體。並著花房，宛似仙娥雙髻。算只有蜀苣同心，祇認得嶧桐連理。又争如水珮風裳，嫣然交影鏡香裏。　約開渚蘋汀蓼，恣與纖鱗隊隊，鬧紅游戲。第一輕舟，莫放采香人檥。渾不管、翠蝶衣翻，生怕是、緑雲風起。問沙面，頭白鴛鴦，舊來曾見幾？

## 題竹垞並頭蓮詞後

平湖沈岸登覃九

紅玉雙擎漢巹杯，温風別費翦刀裁。定知茅屋詞人在，故向亭陰作意開。

朋㦸雙調綺羅香，比似蘋洲篴譜强。有約重過聽按曲，鬧紅一舸話斜陽。

## 水龍吟 白蓮

緑雲十里吹香，輕紈翦出機中素。銀塘一曲，亭亭何限，露盤冰柱。玉腕徐來，青泥不動，乍鳴柔櫓。任沙鷗撲鹿，雙飛不見，又何況、雙棲鷺。　好手畫師難遇。倩崔吴，鼠鬚描取。翠衿小鳥，黄衣穉蝶，添成花譜。雲母屏風，水晶簾額，冷光交處。爲秋容太淡，嫣然開到，小紅橋路。《宣和畫譜》：崔白有《白蓮雙鵝圖》，吴元瑜有《白蓮塘圖》。

## 臨江仙引 枯荷

三十六陂遠，半竿日澹，一面風敧。畫橋静，采菱船也都歸。幽期記紅袖滿，碧筒勸，舊侶全稀。空留得，伴愁人永夜，聽雨柴扉。　江妃，亭亭翠蓋，水珮零落無遺。剩寒蘆折葦，相映苔磯。凄其看晨颸裏，鴛鴦凍住了還飛。漁翁笑，且香包冷飯，鍼補秋衣。

## 又 詠茄

隴上紫瓜好，黛痕濃抹，露實低懸。趁朝日，畦丁密灑冰泉。桑邊看長蒂翦，纍纍綻，葉底光圓。筠籃滿，餉白牛蕭寺，赤馬吴

船。　筵前，生疎蜀客，犀箸催下茫然。笑千麗萬粟，許配芳鮮。嬋娟愛輕縑染，香衫色，比似花妍。閒無事，寫家蔬添个，小蝶新蟬。《芝田録》：煬帝改茄子爲「崑崙紫瓜」。張文潛詩：「映葉乳茄濃黛抹。」黄山谷《銀茄詩》：「珍蔬長蒂色勝銀。」又「蜀人生疎不下箸」，又「中有萬粟嚼輕冰」。鄭安晚詩：「光圓頭腦作僧看。」張浮休《茄子頌》：「頭附千麗。」徐熙有《蟬蝶茄菜圖》。

### 惜紅衣 詠薑

插架葵邊，分畦蔗後。日光穿漏。看倚鵶鉏，冰泉淺沙溜。香苗暗斸，正社燕，歸飛時候。湖口。紅掌白芽，愛連船來又。　廚娘纖手，輕擘柔尖，聽鳴小茶臼。蓴絲翠冷鹽豉，配能否。一樣蟹胥魚鱠味，勝蜜橙霜韭。問涷糟酣末，思勸故人新酒。

### 同作

嘉善魏坤禹平

瓜堰分區，蔗田接岸，一塍香滿。障影疎疎，筠簾織來短。新芽苗後，聽竹外，乳鳩低喚。畦畔。紅到柔尖，割霜根纔半。　腥風翦斷，縷鱠糝羹，香橙也同薦。寒糟配入，芳氣襲冰盌。悵自故人難致，客裏暗銷吟管。想舍南幾稜，雨浥病花秋晚。

### 摸魚子 蓴

記湘湖，舊曾游處，鴨頭新漲初釃。越娃短艇烏篷小，鏡裏千絲縈髮。柔櫓撥，絆荇帶荷錢，一樣青難割。波餘影末，愛乍掐

春纖。盛盆宛似、戢戢小魚活。　西泠水，濯取凝脂齊脱。白銀釵股同滑。蜀薑楚豉調應好，不數韭芽如蕨。煙渚闊。任吹老、西風若个扁舟發。鄉心未遏，想別後三潭，龜髯雉紖，冷浸幾秋月。《本草》：春莖而未葉者，名雉尊。九十月漸粗，在泥中，名龜尊。

## 迷仙引 水蓼花

斷續寒汀，容與芳洲，斜倚高岸。移近山茨，緑葵定得相伴。愛冷紅，開簇簇，映采香人面。有一種名字，水禽偏好，飛來無限。　垂釣休教絆，過雨尤堪翫。蘋葉蘋花，鷗莎占取長一半。試寫入、千絲東絹。勝寂寥幾點，敗荷雪雁。

## 滿江紅 塞上詠葦

絶塞淒清，又誰把，秋聲留住。斜陽外，寒沙摇漾，亂山無主。瑟瑟乍驚心欲碎，茫茫不管愁如許。伴西窗，燈火坐黄昏，蕭蕭語。　催一陣，茅檐雨。攪一片，霜林杵。爲伊想偏了，別離情緒。酒渴二更人散後，月明千里鴻飛處。夢滄江，添个釣魚船，風吹去。

## 醉春風 荼蘼

笑日紅偏嫩，不雨青常潤。卷簾一架小庭濃，認，認，認。小摘休前，黄鬚緑刺，最撩人鬢。　轉眼殘春盡，生怕繁英褪。一年花事此關心，僅，僅，僅。穀雨晴時，牡丹開後，這番風信。

## 侍香金童 茉莉

暑雨初過，密葉傳香遠。忍纔露芳心先

掐看，攏髻鬆鬆簪一點。便到黃昏，卸時猶戀。　怎得知、午日珠江江上讌。把牆角、籬根齊翦。結取畫船屏四面，更有人兒，兩鬢都滿。

**疎影** 芭蕉

是誰種汝，把緑天一片，簷牙遮住？欲折翻連，乍卷還抽，有得愁心如許。秋來慣與羈人伴，惹多少、冷風淒雨。那更堪，一點疎燈，繞砌暗蟲交訴。　待把蛛絲拭却，試今朝、留與个人題句。小院誰來，依舊黃昏，明月暫飛還去。羅衾夢斷三更後，又一葉一聲低語。拚今番，盡翦秋陰，移種櫻桃花樹。

**臺城路** 芋

瓜田幾稜去聲區分後，青青近依禾黍。趣織聲邊，牽牛花外，慣滴籬根清露。捎溝倚渚，伴錦里先生，小園秋暮。野色柴門，夕陽攜客斷畦語。　圓荷滿陂匀翠，晚來風葉響，一樣疎雨。白踏泥中，紫收霜後，便好開筵場圃。然糠煨處，聽呢呢空村，夜闌兒女。深盌模糊，曉光聞擽釜。

**柳梢青** 西瓜

乞種邊庭，極知風味，勝似東陵。虎掌黃斑，瓠犀黑白，蒲鴿葱青。　焦煙赤日人行。盼岸柳陰陰短亭。蘚井寒漿，蘆簾曲几，閒拂秋蠅。

**天香** 寫生冬瓜

宿點危東，田移硯北，墨池秋蒂新翦。仙棗輸長，土酥比净，隨意鼓眠籬院。寒泉溜處，

慣枕住，沙痕一綫。蒲鴿筐中乍卸，蝸牛雨餘留篆。　小童抱時應顫。壓冰廚，短檐茅店。問客齋期好配，紫茄紅莧。壚頭更見熬成餌，伴七夕，鍼樓果同薦。轉憶鄉園，疎蕪舊堰。《天文志》：瓜匏四星在危東。禾郡有冬瓜堰。

### 一翦梅 盆梅聯句

定武瓷燒幾稜紅。細斛香泥，淺植春叢。魏坤　衝寒載入小車中，三尺苔枝，一翦霜風。彝尊　盡坼櫻毛裂紙筒。影漸橫斜，態轉玲瓏。坤　花邊鄉夢兩人同。放鶴洲南，聽雪亭東。彝尊

### 醉花間 題金曉珠水墨芙蓉

湘江水，澧江水，木末同姿媚。露下冷花繁，風裏柔枝脆。　玉臺勻染地，意匠應憔悴。硯滴井華新，墨吮香唇醉。

### 於中好 題蔡女羅疎篁寒雀圖

疎篁幾葉搖晴翠，淺暈出，斷霞魚尾。恁時寒色空閨裏，偶憶得，瀟湘水。　更添凍雀黃昏睡。問同夢，梅花開未。一枝已遂雙栖計，任雪壓，風扶起。

### 好事近 題馬湘蘭畫蘭

一十二叢蘭，意態看成千百。净洗陳丹暗粉，露天然真色。　紅糯季布舊聞名，畫也動憐惜。試易管夫人款，有阿誰知得！

### 清平樂 題水墨南瓜

牽絲引蔓，野外無人管。纔見草簷花一

半，又早青黄堆滿。　今年穀貴民飢，村村剝盡榆皮。合付田翁一飽，全家婦子嘻嘻。

**點絳脣**敬業堂早桂

金粟香濃，一叢開徧團圞樹。小山題句，不用傷遲暮。　大火初流，露脚飛寒兔。方花礎，搗來仙杵，合配糖霜譜。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八

#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九

## 詞六

### 茶煙閣體物集下

#### 一枝春 梅

竹外横斜，一枝春，最近曉寒窗户。翠禽軟語，唤起石闌題句。東風舊日，曾飛上、那人眉嫵。幾閒却、翦綵心情，覓到小園深處。　前村酒旗低舞。試閒攜畫榼，重修簫譜。梨雲淺駐，未信夢魂無據。玉鱗殘月，襯香雪馬蹄歸路。乘餘興，更上吴船，虎山橋去。

#### 疎影 黄梅花

横斜滿院，見蜂鬚亂疊，鶯羽新翦。冷綴苔枝，疎影羅羅，休令雀豹窺見。天教漏泄春光早，把多少、芳心輕展。最愁他，金屋香寒，長是曉風吹面。　折向妝臺看取，對將明鏡裏，鵶額深淺。澹月微籠，椒壁初昏，留映謝娘詩卷。難禁一曲山香舞，膩蠟淚，銅盤千點。記夢中人在羅浮，杏子單衫煙染。

#### 東風第一枝 杏花

渡柳初眠，官梅已褪，又看春色如許。水村山郭殘陽，立馬亂紅無數。仙人此住，也憐取，滿林香霧。酒旗風摇曳黄昏，開徧

冷煙疏雨。　休忘了、曲江歸路。試説與、冶游伴侶，最愁零落芹泥，半教燕飛啄去。賣花聲遠，料深巷，明朝何處？倩个儂、曉日新妝，插向鬢雲斜吐。

### 紅娘子 緋桃

露井繁英積，香逕游絲織。宿雨猶含，煖波頻漾，短牆愁隔。記少年尋到赤闌橋，得仙源消息。　最恨東風急。飄上春泥濕。易掩重門，難逢人面，斷腸空憶。便浣花牋紙染輕紅，也無他顏色。

### 殢人嬌 垂絲海棠

蠟蒂何長，紅絲齊綰。算風信，梨花尚晚。一番雨過，一番春煖。似卯酒、人慵鬢釵横亂。　日炙逾明，鶯銜不斷。伴蝴蝶，深枝眠慣。須燒銀燭，更浮金琖。任桃李漫山，有誰人看？

### 綺羅香 玉蘭

紅木棉苞，紫辛夷襆，詎勝縞衣霜袂。雪不封條，但向花房凝綴。露一簇，碧牡丹芽；少幾點，翠梧桐子。笑依然、玉樹陳宮，臙脂肯涴井中水。　佳辰纔過上巳。説與采蘭人道，休尋溱洧。第一瑤臺，月姊交光相對。便著雨，轉覺瓏鬆；慣臨風，未應憔悴。似搓酥滴粉張濃，喚來深院裏。張濃，宋南渡初甲伎，左譽贈之詞有「滴粉搓酥」句。

### 擣練子 再過瞻園，值玉蘭花放，同蘅圃耕客賦

高曝粉，淺窪銀，瓏璁幾樹凈無塵。勝

屏風，點染新。 一別此，五經春。 綺羅香憶按歌頻。 笑依然，舊酒人。

## 玉樓春 繡毬

玉毬繡出今番早，蝶翅蜂鬚迭迴抱。 一年一度雪成團，半雨半晴春未老。 者回上樹青猨報，合配鞓紅香入腦。 枝頭能得幾人憐，落地始知花亦好。

## 洞仙歌 合昏

翠陰如幄，綴青囊無數，曾記開時未重午。 伴荷風、榴火結實千房，蠲忿處、猶自朝朝暮暮。 合昏花開最久，吴俗謂之「百日紅」。 滿庭香不散，持比吴緜，翦破同功繭千縷。 愛微風皷側，淡月惺忪，酒初醒，夜深微雨。 便晨光朦朧小窗晴，試護取、同心不教輕吐。

## 減蘭 夾竹桃聯句

石闌干曲，試問是桃還是竹。 彝尊 鳳子來時，捧土移根定武瓷。 魏坤 崔徐花朵，布葉終須文與可。 彝尊 吹徧温風，長伴樽前一簇紅。 坤

## 東風第一枝 白楊梅

鳦鳥歌殘，蓴絲擷罷，冰廚夏果須薦。 卑枝壓地無塵，繁陰滿園如纈。 涼柯新翦，早水市筠籠傳徧。 問隔江、誰送輕帆？ 鶴頂半山翻賤。 便流齒，瓠犀詎軟。 便入手，葱根不染。 任教肌粟長生，愁他翠盤頻轉。 玉容銷暑，最憶是、湘湖南畔。 怕餐來、晚飯都忘，莫被柁樓人見。

## 明月櫂孤舟 枇杷

幾陣疎疎梅子雨，也催得嫩黃如許。笑逐金丸，看攜素手，猶帶曉來纖露。寒葉青青香樹樹。記東谿，舊曾游處。日影堂陰，雪晴花下，長見那人窺户。謝瞻《枇杷賦》：「成炎果乎纖露。」白居易詩：「況對東谿野枇杷。」謝靈運《七濟》云：「朝食既畢，摘果堂陰。春惟枇杷，夏則林擒。」楊巨源詩：「枇杷花下閉門居。」

## 邁陂塘 曹侍郎席上食檇李，同右吉融谷賦

錦淙嗚，行廚竹裏，玉盤寒水初注。未須雪藕黃瓜伴，早釋人間煩暑。名最古。記轍迹東西，魯叟曾書汝。吴洲越渚，傍折戟沙邊，芳根蟠後，幾濕戰場雨。房陵種，三十六園佳樹。也愁聲價輸與。西施過此曾潛掐，一縷纖痕留取。小摘許。慎莫被來禽、偷眼銜將去，薰風且住。漫染就輕黃，青青攜付，乞巧小兒女。「錦淙」，侍郎倦圃磵名。李每顆留爪痕，傳是西子曾掐。

## 洞仙歌 橄欖

南枝青子，架唐梯難翦，試灑紅鹽褪都偏。笑燕姬，就酒歷口漿酸，眉峰聚，又早芳津頻嚥。河豚春正美，荻筍蔞蒿，和就香羹儘人勸。更憶夜闌時，配取茗柯，消殘醉，滿傾壇盞。看懷核，兒童真嬌癡，愛插向、蘭膏燭花齊颭。《酉陽雜俎》：獨根樹東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欖。《嶺表録》：子繁樹岐，不可梯緣。但刻其根下，方寸許，納鹽其中，一夕子皆自落。蘇子瞻《橄欖詩》：「紛紛青子落紅鹽。」王元之詩：「北人將就酒，食之先顰眉。皮核苦且澀，歷口復棄遺。」白樂天詩：「漿酸橄欖新。」嘉靖醮壇杯中有茶字。

### 五綵結同心 荔子

繁星著樹，緑葉垂枝，撲帳火雲朝熱。錦鳥餐難盡，定銜到、十二層城調舌。是誰賭取羅囊紫，看一騎、飛塵相接。晶盤瑩，嫩紅輕擘，纖指忽噤寒徹。　炎天亂堆香雪。且莫從卯酒乍醒人説。光砑吴綃薄，瀟湘水、風皺半痕裙褶。冰肌綽約看誰似，庶夢裏、瑶妃無別。記少年，翠帷髣髴，一點甘脣初齧。

### 暗香 紅豆

凝珠吹黍，似早梅乍萼，新桐初乳。莫是珊瑚，零落敲殘石家樹。記得南中舊事，金齒屐，小鬟蠻女。向兩岸，樹底盈盈，擡素手，摘新雨。　延佇。碧雲暮。休逗入茜裙，欲尋無處。唱歌歸去，先向緑窗飼鸚鵡。惆悵檀郎路遠，待寄與，相思猶阻。燭影下，開玉合，背人暗數。

### 滿庭芳 佛手柑和嚴蓀友

青豆開房，白牛露地，春浮一樣根蟠。風簾乍卷，芳氣訝燒蘭。不比金仙十二，承珠露，倒瀉銅盤。雙林底，知他鹿女，幾度踏花看。　園官傳送處，烏皮旋設，兔琖初安。勝甘蕉乳臭，橄欖漿酸。攜到六街三市，津梁倦、彈指霜寒。鏤酥片，餘香未減，分配小龍團。

### 霜葉飛 詠柑同魏禹平作

昔游曾記，泥山路，青林纔二三里。枝頭行蟻拂還來，正十分黃膩。須不似、甜桃

醋李。樽前别有閒風味。見翠竹擎籃，惹重露新霜，指爪都著香氣。　回憶上日春盤，羅帉輕裹，个个鎔蠟封蔕。歸時笑遺細君看，剔殘燈紅蕊。枉想像金坡舊事。歲星今謫人間世。判洞庭，全家去，偏插牆陰，恣攜懷裹。韓彦直《橘録》：温州四邑俱種柑，而出泥山者推第一。山如覆釜，其傍地延袤只二三里許，出此則香味遠不逮。嵇含《南方草木狀》：壺柑窠如薄絮，蟻在其中，并窠而賣，柑樹無蟻，則其實爲蠹所傷。黄山谷《詠柑詩》：「香著樽前指爪間。」《隋書》：文帝好食柑，蜀中摘黄柑，即以蠟封其蔕，獻之。蘇詩：「歸來一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

## 秦樓月 金豆

橘田秋，吴儂摘處霜花浮。霜花浮，玉盤的歷，偏惹閒愁。　酒闌燭暗羅衾幬。手香夜半潛相投。潛相投。十年舊事，忽到心頭。

## 減蘭 橙

朱欒幾樹，愛惜芳根移細雨。鵠殼重紋，作意秋涼已十分。　一年好景，玉臼金齏長記省。有底酸漿，搗處真憐透甲香。

## 玉樓春 柳

柔條曾記春前種，乍起三眠妍手弄。煙初羃歷態真濃，絮未顛狂絲尚重。　依依别緒長亭共，舊雨殘陽空目送。一灣流水小紅橋，留與斷腸人作去聲夢。

## 減蘭 楊花

楊花無緒，不管人愁高下舞。　筆架書籤，纔拓窗紗處處黏。　東風語汝，吹入

謝家池閣去。詠絮人閒，憑仗東風忽自前。

**疏影** 秋柳和李十九韻

西風馬首，有哀蟬幾樹，高下聲驟。村外煙消，水際沙寒，斜陽似戀亭堠。絲絲縷縷紛堪數，更髣髴、葉初開候。待月中，疏影東西，思共故人攜手。　搖落江潭萬里，繫船酒醒夜，長笛京口。讀曲歌殘，曉露翻鴉，蕭瑟白門非舊。赤闌橋畔流雲遠，遮不住，短牆疏牖。話六朝、遺事淒涼，張緒近來消瘦。

原作　李良年

旗亭隴首，正新霜乍點，斜日風驟。一片秋聲，幾樹蕭疏，驚心十里津堠。行人欲折還教住，爲記得、別離時候。灑渭城，朝雨如煙，曾向畫橋分手。　何處無情玉笛，忍教一夜裏，吹墮江口。繫馬無人，認取寒枝，惟有晚鴉依舊。相思最是鴛鴦渡，應漸冷、碧紗窗牖。縱待得、來歲春還，只恐那人腰瘦。

**臨江仙** 寒柳

縮得舊時離恨否，風前一樣絲絲。送人折盡夕陽時。昏鴉餘幾點，莫認早鶯兒。　憔悴倡條渾不是，菱花記取雙眉。秋聲誰與寄相思？章臺疏影在，只剩兩三枝。

**瀟瀟雨** 落葉

秋林紅未足，怪酸風，一片舞遥堤。任

高高下下，蕭蕭摵摵，策策悽悽。岸觜籬根壓偏，驚斷草蟲啼。只有蒼涼月，來照鴉棲。却似游蹤不定，謂當南反北，旋又東西。縱吟邊倚杖，樽酒正堪攜。然茶鎗、故人來否，怕空山、舊徑一時迷。颼飋響，悵無眠夜，聽到荒雞。

## 玉女摇仙珮 白鷴

桄榔葉暗，茉莉叢深，舊是雙雙棲處。玉羽初迴，風毛誰綴，百徧對人猶怖。悶把芳時度。總無言，不比聰明鸚鵡。待移伴，庭前孔雀，還怕金花翠尾須妒。丹青頗難描，黑白分明，千絲萬縷。曾記謝家賦雪，皓鶴争鮮，點綴瑶階瓊樹。十二畫欄，紅妝相見，定自愁添眉嫵。有得春多許，也空掩、風雨重重朱户。況遠客、頻年嶺外，秋來見月，驀然回顧。歸期誤，今番索遣開籠去。

## 八寶妝 舞孔雀

庭暗娑羅，山明躑躅，正值好春時候。不用紅樓三十級，合在迴廊疎牖。朝來彈指阿誰，妒殺芳心，緑蕤響處開難驟。絶勝織成步障，編他銅釦。看場壓倒窗櫺，一迴舞旋，更教人立屏後。數項翠尾花如縷，怎染出、輕紈圖繡。除非是、邊鸞好手。郁伊聲裏低丹咮。問飫眼蠻奴，莫銷殘碧暗金否？孔雀舞將罷，以咮著地，嗚乃斂其羽。

## 花犯 鴛鴦

曲池塘，天教付與，雙棲夜深並。緑蒲分映。任夢裏隨波，煙外交頸。圓沙一片斜陽冷，多應睡未醒。看足了、浣衣人去，蜻蜓

移釣艇。　采蓮渡頭最愁他，清歌纔起處，驚飛難定。　齊浴罷，花潭下，翠牽紅凝。休緣却、竹弓射鴨，還自去、空江千萬頃。　正好伴、水亭風檻，低垂羅袖影。

### 臺城路 鷺鷥

謝池最愛鮮禽好，當年惠連曾賦。　紫荇絲邊，水葓花外，長見伊窺魚住。　乍翻淺渚。訝拍拍隨波，欲低還舉。　占得圓沙，慣拳一足久延佇。　采蓮舟漸近也，笑紅裙按楫，不教驚去。　荻岸偏明，蘋風慣浴，涼月毵毵縣羽。　曲江人渡，指隱約秋潮，望中生處。纔挂魚罾，又飛來別浦。

### 月華清 王阮亭侍讀書齋詠山鷓。侍讀詞有「妾是桐花，郎是桐花鳳」之句，故六、七及之

白頰梔頭，繡纓竹外，輸他縣羽娟秀。何處飛來，料自苑桃宮柳。　縱不比、么鳳桐花，合賺得、新詞消受。　紅豆，拚分了鸜哥，任伊閒咒。　相見海棠初綻，早落盡芙蓉，雪梅香逗。　移入重簾，伴取玉蜍金獸。記點染、窠石春林，費多少、巧心妍手。　描就，試開籠放爾，戲猨能否？　《宣和畫譜》：黃居寀有《海棠山鷓圖》，丘餘慶有《芙蓉山鷓圖》，吳元瑜有《雪梅山鷓圖》，易元吉有《窠石山鷓圖》，崔白有《春林山鷓圖》，崔慤有《戲猨山鷓圖》。

### 江城子 黃雀

江鄉風物客中論。　傍籬根，啓柴門。　翦翦西風，紅稻倚斜曛。　長記張羅秋九月，南馬疃，北陶村。　充庖俊味我思存。　坐黃昏，引清樽。　持比香橙，蒸栗色難分。　凝想流匙真个滑，全不數，鴨餛飩。

## 琵琶仙 秋日桑乾河上，見雙白燕，詠之

遠渚秋光，乍疑是、兩岸蘆花如霰。剛得軟語輕迴，差池轉堪戀。思一縷紅絲繫住，怕飛入掌中難見。明月樓臺，梨花院落，曾否尋徧。　問何事、沙際飄零，惹西去潘郎鬢都變。争向水晶簾外，對曉風初卷。看畫閣、銀釵幾許，留伴他、傅粉人面。借取玉女縫衣，一雙并翦。

## 東坡引 鸂鶒

洄沿潭裏浴，波圓明鏡蹴。濃花淡柳西湖曲，臨流看不足。　晴沙遠映，淺水撲鹿。鎮日夜，鳴相續。采蓮人去菰蒲緑，一雙飛又宿，一雙飛又宿。

## 長亭怨慢 雁

結多少、悲秋儔侶。特地年年，北風吹度。紫塞門孤，金河月冷恨誰訴。迴汀枉渚，也只戀、江南住。隨意落平沙，巧排作、参差箏柱。　別浦慣驚移莫定，應怯敗荷疎雨。一繩雲杪，看字字、懸鍼垂露。漸敧斜、無力低飄，正目送、碧羅天暮。寫不了相思，又蘸涼波飛去。

## 滿庭芳 鵝

染柳分黄，飛霙較素，持比溪絹尤妍。白毛紅掌，群汎撥輕漣。只合呼他舒雁，無端是、引頸嗔船。茴香下，半醒半睡，側眼小如錢。　江天農務了，柴荆開處，頻數村前。任殘陽曲岸，水偃沙眠。客至還堪對

酒，閒時節、換取籠鵝。兒童問、山陰舊事，説與永和年。五代趙才以畫鵝得名，有《茴香下睡鵝圖》。錢之輕者曰「鵝眼」。

## 邁陂塘 鴨

任方塘，群游孤泛，愛他不染泥滓。避人纔見驚飛去，又早紛紛低墜。堪妒是、曾消受夜深，每並鴛鴦翅。竹弓漫試。對黑白分明，欄邊鬪罷，芳草一茸翠。　揚瀾好，兩槳吳船小䑽。采蓮人弄煙水。晚來笑把紅裙裹，觸損冷花濃蕊。歸也未？　正一色秋江，灩灩波千里。移來簾底。鑄就小鑪熏，屏帷深處，長傍繡衾睡。

## 水龍吟 觀洗象作

涼波曉色城西，路趁著熱風猶未。引來舞隊，依稀晉日，黃門鼓吹。垂鼻鱗困，旋渦遠近，欲沉還起。看雲旗搖處，更番催去，偏會得、蠻奴意。　夾岸人家此際，步踟躕，紫騮難繫。疎簾隱隱，輕容小袖，笑聲齊指。赤日徐高，黃塵又徧，鈿車流水。剩白頭宮監，相攜柳下，説前朝事。

## 埽花遊 駱駝

白龍堆遠，傍獨樹煙平，草痕如翦。卧沙最淺。慣罽罷戎鹽，紫髯都斂。拂起鞭捎，婥隊安行愈緩。夕陽晚。料穩坐上頭，人意先倦。　江國知少見。指背錦模糊，柳陰高岸。側峰半偃。笑零丁帖子，戴家傳遍。記取形摸，小玉羊脂新碾。筆牀畔，鎮紅箋，不教風展。漢戴良《失父零丁》曰：食不能嚼左右齹，似西域駱駝。

## 木蘭花慢 孫懋叔以山獐見貽，賦謝

孫郎真愛客，分異味，到寒庖。尚髣髴童時，鹿邊曾見，照影驚跑。弓鞘，餓鴟叫處，想風生耳後落飛髇。誰向原頭飲血，一鞭歸騎橫捎。　毛炮，嫩滴瓷罌，漿乍洗，析成肴。任滿薦辛盤，椒花頌罷，荷葉堪包。西郊。雪晴人日，擬重尋退谷半山坳。笑擘春前紅脯，醉吟小閣松梢。

## 雪獅兒 錢葆馚舍人書詠貓詞，索和，賦得三首

吳鹽幾兩，聘取貍奴，浴蠶時候。錦帶無痕，搦絮堆緜生就。詩人黃九，也不惜、買魚穿柳。偏愛住、戎葵石畔，牡丹花後。　午夢初迴晴晝。斂雙睛，乍豎困眠還又。驚起藤墪，子母相持良久。鸜哥來否，惹幾度、春閨停繡。重簾逗，便請爐邊叉手。　吳俗以鹽易貓，故陸務觀詩有「裹鹽迎得小貍奴」之句。「錦帶」，貓名，見《妝樓志》。黃庭堅《乞貓詩》：「聞道貍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李璜《送貓詩》：「銜蟬毛色白勝酥，搦絮堆緜亦不如。」又：「家家入雪白於霜，更有鼔鞍似鬧裝。便請爐邊叉手坐，從教鼠子自跳梁。」何尊師有《戎葵太湖石貓圖》。趙昌、黃荃、徐熙、崔白俱有《牡丹戲貓圖》。易元吉有《藤墪戲貓圖》。又《子母貓圖》，唐宋畫家多有之。

## 又 前題

勝酥入雪，誰向人前，不仁呼汝。永日重階，恒把子來潛數。癡兒騃女，且莫漫、綵絲牽住。一任却、食魚捕雀，顧蜂窺鼠。　百尺紅牆能度。問檀郎，謝媛春眠何處？金縷鞢邊，慣是雙瞳偏注。玉人迴步，須聽

取，殷勤分付。空房暮，但喚銜蟬休誤。閻朝隱《鸚鵡貓兒篇序》云：貓，不仁獸也。路德延《孩兒詩》：「貓子綵絲牽。」黄荃有《食魚》、《捕雀》二圖。郭乾祐有《顧蜂貓圖》。盧廷讓詩：「餓貓窺鼠穴。」

## 又前題

磨牙澤吻，似虎分形，眼黄須辨。炎景方長，試驗鼻端冷煖。茴香叢暗，撲不住、螻蛄一點。更尋向、籬根紫芥，石稜紅莧。

醉了葧荷頻顫。訝搔頭，過耳水痕初浣。消息郎歸，休把玉鞭敲斷。平陵傳徧，問齧鏁金錢誰綰？風吹轉，蛺蝶驚飛淩亂。何尊師謂貓似虎，獨有耳大眼黄不相同。其畫澤吻磨牙，無不曲盡。《酉陽雜俎》：貓鼻端長冷，惟夏至一日煖。滕昌祐有《茴香戲貓圖》，黄荃有《螻蛄戲貓圖》，吴元瑜有《紫芥戲貓圖》，何尊師有《莧菜戲貓圖》，俱見《宣和畫譜》。米芾《畫史》云：黄荃貍貓顫葧荷甚工。《酉陽雜俎》云：貓洗面過耳，則客至。陸游《老學菴筆記》：馬鞭擊貓，節節斷折。又《酉陽雜俎》云：平陵城，古譚國也。城中有一貓，長帶金鏁，有錢飛若蛺蝶。

## 原作

錢芳標

花氈卧醒，又閒趁十二欄邊，一雙蝶舞。繡倦空閨，幾徧春纖親撫。奔騰玉距，亂蠅拂、紅絲千縷。試驗取，雙瞳似綫，庭陰日午。

好是蠶時早乳。問當年，果否共調鸚鵡。八蜡迎來，何處遠村巫鼓。雲圖錦帶，漫搨得張家遺譜。燈明處，合對金猊小炷。張泌《妝樓記》云：張摶好貓，有「雲圖」、「錦帶」諸名，價值數金。

## 催雪席上賦黄鼠

倦擁癡牀，寒禦旨蓄，多事拱人嫳屑。

惹花豹騰山，地猴臨穴。五技頓窮就掩，趁快馬，攜歸捎殘雪。封肝驗膽，油蒸糝附，寸膏凝結。　鏤切。俊味别。耐伴醉夜闌，引杯稠疊。更何用，晶鹽玉盤陳設。一種低徊舊事，想獨客三雲愁時節。唤小伎，並坐教嘗，聽唱塞垣風月。黄鼠産雲中。劉績《霏雪録》：黄鼠穴處，各有配匹。人掘其穴，見其中作小土窖，若牀榻之狀，則牝牡所居之處也。秋時蓄黍菽及草木之實，以禦冬。天氣晴和時，出坐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即竄入穴。惟畏地猴。地猴形極小，縱入其穴，則喙曳而出之。味極肥美。元時曾爲玉食之獻，置官守其處，人不得擅取也。《酉陽雜俎》：鼠膽在肝，活取則有。梁章琳《鼰表》：以臣爲糝熬將軍、油蒸校尉。「花豹」，鷹之小者，專搏黄鼠。

## 臺城路 蟬

芩根化就初無力，温風便聞凄調。藕葉侵塘，槐花糝徑，吟得井梧秋到。一枝潛抱，任吹過鄰牆，餘音猶嫋。驀地驚飛，金梭爲避栗留小。　長堤翠陰十里，冠緌都不見，只唤遮了。斷柳亭邊，空山雨後，愁裏幾番斜照。昏黄暫悄。讓弔月啼蛄，號寒迷鳥。飲露方殘，曉涼嘶恁早。《稽聖賦》：芩根爲蟬。《援神契》：蟬無力，故不食。「遮了」，蟬聲。

## 又 前題

蜕餘不作游仙夢，炎天愛浮涼吹。抱柳眠慵，棲槐影合，隨分小園堪寄。緑陰滿地，慣獨自悠颺，一絲風裏。咽住殘聲，哀吟又聽别枝起。　柴門亂喧雨後，濕雲斜照落，霞斷魚尾。南陌離亭，西風故國，多少愁人盈耳。兒童此際，罥蛛網檐牙，筍竿樹底。爲恁驚飛，絃桐移素指。

前題　　華亭高層雲二絕

枕屏曉殢行雲夢，却還被伊催斷。苦調才終，悽吟還續，遞寫幾番幽怨。柳塘聽倦，愛竹院新涼，數聲差緩。曲奏迴風，蕭蕭落葉玉階滿。　愁聞最是旅客，對前村幾樹，頹照攲岸。響咽尤悲，音長漸澀，引起離情無限。當年蜀棧，和嶺畔啼鵑，鄉心曾亂。一片秋容，淡雲凝望遠。

前題　　李良年

滿堦榆莢過牆竹，日長初埽三徑。鳩婦呼殘，燕雛飛後，不許草堂人靜。隔林遥聽，恰吟侶參差，緑陰遮定。長記抛書，聲聲如在最高嶺。　柴關應誤來客，亂喧晴葉底，剥啄難省。葵扇慵揮，桃笙乍展，午夢幾番催醒。井梧秋冷，漸移近朱闌，有人閒凭。一笑回身，鏡中看鬢影。

**綺羅香**　和宋牧仲別駕詠螢

挾火難温，侵星易墜，留拂井梧檐樹。傍牖依闌，暗裏慣窺人住。渾不辨、鬢霧殘妝，又何況、韈塵纖步。際新涼，團扇初閒，輕羅撲付小兒女。　葳蕤深鎖院靜，攔照相思錦字，練囊縫取。憑仗微風，方便更教飛去。逗屋角、蛛網圓絲。避葉心、豆花斜雨。恣意向、月黑池塘，夜闌高下舞。

### 花心動 蜻蜓

舞拂波光，齊上下，早是薰風池館。蟬翼還輕，蠆尾偏長，記取狐棃曾喚。釣絲愛向人前立，見幾度、欲飛猶緩。花陰小，伯勞穿過，也能偷眼。　點水移時款款。乍紅裊、蔆枝翠停荷管。卷幔涼多，傍檻晚晴，影織夕陽莎岸。有時忽上玉搔頭，全不怕，佳人羅扇。纖羽響，一翦鬢雲撩亂。

### 南鄉子 蛩

涼月澹影，疎疎豆莢新黃架，未除好似繅車鳴。不住，來又去，秋燈慣伴愁人語。

### 玉人歌 杭州玉泉寺池中五色魚凡千頭，内一種翠藍者最可愛，賦之

輕漣白，愛一種婀隅，暈藍拖碧。練塘風煖，蒼玉恣拋擲。丹砂泉淺游朱鬣，受盡人憐惜。又争如，雨過天青，者般顔色。　濠上未歸客。投香飯青精，日斜與食。蓮葉東西，何事便深匿。翠鱗六六空摇尾，嬾遞閒消息。但年年，映取柳陰千尺。後周時，請瓷器式，世宗批其狀曰：「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顔色作將來。」

### 探春慢 河豚

曉日孤帆，腥風一翦，販鮮江市船小。滌徧寒泉，烹來深院，不許纖塵舞到。聽説西施乳，惹賓坐、垂涎多少。阿誰犀箸翻停，莫是生年逢卯？　閒把食經品第，量雀

鮓蟹胥，輪與風調。荻筍將芽，蔞蒿未葉，此際故園真好。鬬鴨闌邊路，猛記憶，溪頭春早。竹外桃花，三枝兩枝開了。

## 桂枝香 蟹

新霜晚渡，見燃葦鴻天，落潮魚步。盡掩青筐縛急，腥涎齊吐。津門水市無人問，聽軋軋小車鳴路。攜來九陌，不知還有、酒徒聞否？　又何況，鄉園秋暮。任空江築舍，斷沙名浦。酥片金穰，那管玉纖黏住。橙陰菊外登高宴，捉鮦陽饕邊儔侶。年年長擘，燭斜畫舫，水涼朱户。畢卓，鮦陽人。

## 又 前題

緯蕭截水，見半漾湖波，半撐湖觜。此際菱歌漸少，滿塍香穗。漁師菰飯新炊後，任敲斜櫥頭船檥。爬沙響處，連江露白，一燈紅細。　便八跪雙螯都利，被寒蒲束縛，仄行無計。試放閒塘，蓼岸描成秋意。須愁解甲隨潮去，添瘦葦一枝扶起。履霜聽徧，聲聲宛似，玉琴絲裏。徐熙有《蓼塘蟹圖》，傅肱《蟹録》：❶《履霜操》有「蟹行聲」。黄庭堅詩：「寒蒲束縛十六輩。」

## 前題

平湖沈皡日融谷

菱塘風老，正亂葦蕭蕭，采香船少。露白星疎草舍，煙青燈小。溪邊月黑初肥候，濕笱籠，一天霜曉。寒蒲縛就，漁童未去，酒人先到。　看秫釀，新篘熟早。向松火山廚，蜀薑親擣。狼籍杯盤，那計悲秋懷抱。天津趙北東西路，也盈車軟塵吹道。沉吟鄉味，汾湖一曲，不如歸好。

❶「蟹録」，「録」字疑誤。據《四庫全書總目》，傅肱所撰書名爲《蟹譜》。

## 雙溪鶒 纖蛤

俊味鹽官稠疊，一種小如瓜瓞。最愛蘭湯淳雪，卯酒欲醒時節。　雲母乍分瓊屑，玉楮刻成風葉。拾取黏雙蝴蝶，驚飛鬢影奇絶。

## 湘江静 蛤蜊

獱殼深緘潭底並，任吹殘，老楓誰省。房同蘆雉，花輪石蛄，占魚牀清冷。網漉兩篘竿，橛頭響，青泥成餅。西風古水，斜陽野田，尋啅雀，更無影。　甲卸初，湯沸定。一痕纖、嫩黃逾净。不知許事，相逢且食，把膏脂都屏。犯卯未醒時，喚金鈒，小盤須釘。幾番爲爾，勾留住了，早春歸興。

## 清波引 西施舌

越絲千縷，誰暗趁，落潮網住？恁時看取，一錢底須與。悔逐扁舟去，亂水飄零良苦。自從歌罷吴宫，聽不到，小唇語。　嗚薑薦俎，此風味，難得並數。島煙江雨，短篷醉曾煮。荔子香辭樹，一半勾留爲汝。試問舊日鴟夷，比儂饞否？

## 聒龍謡 龍蝨

雨黑南溟，煙黄北户，慣候潮痕昏曉。倦羽飛來，被濕沙黏了。何嘗見、蝜蝂塵生，宛一似、蛣蜣香抱。待紅絲、綴上釵頭，又輸與、緬蟲小。　鮫人市，蜒人船，過十里五里，酒人騰笑。刀砧喚住，擘珠娘纖爪。算加恩，簿子須添；辨異味，食經重草。訝劉郎，學豢龍時，不曾捫到。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九

#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

## 詞七

### 蕃錦集

**十六字令** 春暮

愁。魏扶 別後花時獨上樓。魚玄機 風吹雨，李賀 春肯爲人留。白居易

**南歌子** 早秋西湖

桂楫中流望，丁仙芝 荷花鏡裏香。李白 無數紫鴛鴦。余延壽 嬋娟江上月，劉長卿 拂羅裳。閻朝隱

**摘得新** 伎席

歌有聲，李白 朱絃繁復輕。温庭筠 碧桐風嫋嫋，陸龜蒙 月初生。王建 嬋娟花豔無人及，畢耀 早傳名。長孫無忌

**桂殿秋** 剡城客夜

月漉漉，李賀 雨微微，張泌 故鄉山水路依稀。羅鄴 近來欲睡兼難睡，劉寫 正是歸時底不歸。葛鴉兒

**搗練子** 吳興感舊

春雨灑，馮著 滴檀欒，陸羽 獨宿江城蠟炬殘。杜甫 正是花時堪下淚，張隱 更無人

倚玉欄杆。崔魯

**又** 同前

無處覓，吴融　不須留。劉言史　遲日園林悲昔游。杜審言　惟有別時今不忘，顧況　滿天風雨下西樓。許渾

**江南好** 同周青士過沈山子村居

三春暮，郎大家　看竹到貧家。王維　高樹夕陽連古巷，盧綸　小橋流水接平沙。劉兼　把酒話桑麻。孟浩然

**又** 曉起商氏園亭

更五點，韓愈　珠箔卷輕寒。薛奇童　金谷風光依舊在，白居易　紅泥亭子赤闌干。李白　迷路出花難。宋之問

**又** 過柯翰周書屋

披磵户，盧照鄰　疎快頗宜人。杜甫　家醞滿缾書滿架，白居易　山花如繡草如茵。許渾　獨坐一園春。盧照鄰

**又** 詠燕

銜泥燕，韋應物　最在美人家。芮挺章　盡日聽彈無限曲，元稹　等閒飛上別枝花。李商隱　一種逐風斜。楊希道

**南鄉子** 珠江春思

日隱輕霞，王維　紅紅緑緑苑中花。王建　何處更添詩境好，司空圖　聽春鳥，顧況　飛

去花枝猶褭褭。韋應物

**又** 度鼉社湖

柳拂浮橋，韓偓 青山隱隱水迢迢。杜牧 行盡江南數千里，岑參 蓮風起，李賀 羅袖動香香不已。楊太真

**又** 上谷觀伎

躡珠履，楊衡 舞羅衣。李白 清歌寶瑟自相依。駱賓王 此夜不堪腸斷絶，權德輿 紅燭滅，李頎 歸去豈知還向月。李商隱

**憶王孫** 湯公牧、鄭文谿、柯翰周飲酒肆

花南水北雨濛濛，盧綸 十里鶯啼緑映紅。杜牧 葉葉春衣楊柳風，韓翃 出城東，王維 笑入吴姬酒肆中。李白

**又** 春游

清江一曲柳千條，劉禹錫 日出三竿春霧消。同上 上苑梅香雪裏飄。崔日用 馬蕭蕭，杜甫 渌水斜通宛轉橋。韓翃

**又** 後游

平田渺渺獨傷春，李嘉祐 兩岸桃花夾去津。王維 一種佳游事也均。張謂 草如茵，李賀 不見當時勸酒人。曹唐

**又** 歌席

嬌歌急管雜青絲，岑參 燭暗香殘坐不辭。陸龜蒙 細雨春風花落時。李白 暗相思，

白居易　若問旁人那得知。崔顥

**又**探梅

一株斜映竹籬門，薛能　碉户芳煙接水村。司空圖　搖蕩春心似夢魂。皎然　水雲昏，顔真卿　靜愛寒香撲酒樽。羅隱

**又**題沈武功雙谿草堂

浴鳧飛鷺晚悠悠，杜甫　堤下連檣堤上樓。劉禹錫　紅蓼花疎水國秋。杜荀鶴　采蓮舟，閻朝隱　直到門前溪水流。常建

**又**鏡湖秋思

越山重疊越溪斜，羅虬　竹浦風迴雁弄沙。鮑溶　幾箇輕舟在若邪。王翰　摘蓮花，王勃　江月相隨直到家。李頻

**又**濟南元夕

今年春色勝常年，崔液　遥望笙歌隔水煙。王建　何處風光不眼前。王表　月如弦，李叔卿　從未團圓直到圓。王建

**江神子**題畫竹

萬條寒玉一溪煙，李賀　泛春泉，孟郊　映秋天。任華　曾憶湘妃廟裏，雨中看。白居易　閒對數竿心自足，張南史　滄海上，白雲間。令狐楚

**春光好**春恨

花嬋娟，孟郊　月嬋娟，同上　早是傷春夢

雨天。韋莊 思緜緜。盧仝 梁間燕子聞長歎。李商隱 春將半，劉禹錫 舊事思量在眼前。白居易 一年年。同上

**長相思** 歌席

歌淫淫，李賀 管愔愔。同上 花煖江城斜日陰，宋濟 情多酒不禁。白居易 爲君吟，李白 動君心。同上 雲母屏風燭影深。李商隱 銷魂況在今。錢起

**昭君怨** 題畫

危石纔通鳥道，劉長卿 山色東西多少。皇甫冉 石上幾年松，顧況 碧叢叢。李賀 斷岸沉魚罛罶，陸龜蒙 霜葉無風自落。盧綸 月照一孤舟，孟浩然 去悠悠。韓愈

**生查子** 別思

楊柳映春江，崔國輔 露葉凝愁黛。盧照鄰 獨立俯閒階，韓偓 離別人誰在？杜甫 千里夢難尋，温庭筠 恨極同填海。吳融 本是細腰人，陸龜蒙 數急芙蓉帶。李商隱

**楊柳枝** 會稽春游

渠柳條長水面齊，王建 燕銜泥。韋應物 花潭竹嶼傍幽蹊。儲光羲 草萋萋。岑參 油壁車輕蘇小小，羅隱 向君笑。李白 玉壺春酒正堪攜，岑參 若邪溪。杜甫

**玉蝴蝶** 同沈覃九再登平山

秋雲不雨長陰，盧綸 積翠靄沉沉。王維

繫馬又登臨，朱灣　風吹秋更深。周朴　沈暗蛩生暮色，無可　寒磬滿空林。劉長卿　約瘦愔愔，李商隱　憑高獨苦吟。韋莊

## 浣溪沙 同柯寓匏春望

煙柳風絲拂岸斜，雍陶　遠山終日送餘霞。陸龜蒙　碧池新漲浴嬌鴉。杜牧　閬苑有書多附鶴，李商隱　春城無處不飛花。韓翃　馬啼今去入誰家？張籍

## 又 西湖早春

雪帶東風洗畫屏，許渾　便教鶯語太丁寧。杜甫　看花多上水心亭。張籍　隔岸春雲邀翰墨，高適　傍簷煙雨濕巖扃。韋莊　瓦甌斟酒暮山青。崔道融

## 又 虎丘

高閣晴軒對一峰，許渾　泊舟微徑度深松。郎士元　水天春暗暮雲濃。鄭谷　歌酒家家花處處，白居易　羅衫葉葉繡重重。王建　一杯可易得相逢。白居易

## 又 山塘夜泊

月挂西弓藹藹明，陸龜蒙　春風倚櫂闔閭城。李嘉祐　酒旗歌扇正相迎。陶峴　碧幌青燈風灩灩，元稹　紫槽紅撥夜丁丁。許渾　一更更盡到三更。杜荀鶴

## 又 小孤山

四面無塵輟櫂過，羅隱　秋來江靜鏡新

磨。杜牧 碧雲高髻綰婆娑。曹唐 深洞長松何所有，王維 曉煙清露暗相和。陸龜蒙 白銀盤裏一青螺。劉禹錫

又天津道中

海燕西飛白日斜，許渾 津橋春水浸紅霞。雍陶 鵁鶄鸂鶒滿晴沙。杜甫 樹色到京三百里，殷堯藩 柳條垂岸一千家。劉商 櫂聲煙裏獨嘔啞。韋莊

又夜泊無錫聞鄰舟歌者

雲鬢新梳薄似蟬，白居易 江頭暫駐木蘭船。張蠙 水寒煙澹落花前。譚用之 五夜清歌敲玉樹，曹唐 一雙纖手語香絃。李群玉 坐來雖近遠於天。吳融

又惜別

惜別愁窺玉女窗，李白 遥知不語淚雙雙。權德輿 綺羅分處下秋江。許渾 暮雨自歸山悄悄，李商隱 殘燈無燄影幢幢。元稹 仍斟昨夜未開缸。李商隱

又春閨

出意挑鬟一尺長，段成式 巧勻輕黛約殘妝。施肩吾 黃昏獨自立重廊。柯宗 蠟照半籠金翡翠，李商隱 羅裙宜著繡鴛鴦。章孝標 不因風起也聞香。羅虬

又同前

十二層樓敞畫檐，杜牧 偶然樓上卷珠

簾。司空圖　金爐檀炷冷慵添。劉兼　小院迴廊春寂寂，杜甫　朱欄芳草綠纖纖。劉兼　年年三月病懨懨。韓偓

**減蘭** 憶別

我行自北，顧況　薄暮欲歸仍佇立。李建勳　言告離衿，宋華　一寸迴腸百慮侵。唐彥謙　吁嗟萬里，歐陽詹　回首可憐歌舞地。杜甫　風雨蕭蕭，韓偓　二十年前舊板橋。劉禹錫

**又** 鴛鴦

荷塘倚扇，李賀　動處水紋開灩灩。張籍　五色氤氳，陳子昂　鏤羽雕毛迴出群。皮日休　浮湍戲渚，蕭穎士　看處便須終日住。吴融　折彼荷花，王勃　相趁鳧雛入蔣牙。杜甫

**又** 落花

叢芳爛熳，陳子昂　庭影離離正堪翫。儲光羲　碧樹溟濛，上官昭容　一片西飛一片東。王建　絲纏露泣，韓偓　惟有春風最相惜。楊巨源　灞岸分筵，徐堅　觸忤愁人到酒邊。杜甫

**又** 落葉

蕭其森矣，蕭穎士　客舍秋風今又起。岑參　千樹山家，王起　村映寒原日已斜。郎士元　客無所託，李白　五夜颼飀枕前覺。劉禹錫　覺坐而思，韓愈　不爲愁人住少時。戴叔倫

**采桑子** 秋日度穆陵關

穆陵關上秋雲起，郎士元　習習涼風。蕭

穎士於彼疎桐，宋華 摵摵淒淒葉葉同。吳融 平沙渺渺行人度，劉長卿 垂雨濛濛。元結 此去何從？宋之問 一路寒山萬木中。韓偓

**菩薩蠻** 秋日陪劉增美中丞飲冶源亭子，愛其山水竹樹之勝，題壁四首

遥看一處攢雲樹，王維 秋花錦石誰能數。杜甫 犬吠水聲中，李白 回流映似空。盧照鄰 緑陰生晝静，韋應物 亂竹開三徑。王勃 未惜馬蹄遥，杜甫 看余渡石橋。宋之問

**又**

幽棲地僻經過少，杜甫 沙頭雨染斑斑草。白居易 隨意坐莓苔，杜甫 清風松下來。孟浩然 鍊金歐冶子，杜甫 但有寒泉水。王維 臨眺獨躊躇，杜甫 當看《越絶書》。高適 相傳歐冶鑄劍於此。

**又**

數株門柳低衣桁，岑參 隔窗雲霧生衣上。王維 森木亂鳴蟬，杜甫 溪風爲颯然。同上 吏人橋外少，同上 處處聞啼鳥。孟浩然 何必武陵源，高適 都無人世喧。李白

**又**

山公醉後能騎馬，李白 銀鞍却覆香羅帕。杜甫 回首白雲多，同上 依依奈别何。獨孤及 可憐游賞地，姚合 寂寂深煙裏。司空文明 只想竹林眠，杜甫 逍遥不計年。李白

**又** 題畫

柴門流水依然在，韓翃 更看絶頂煙霞

外。薛逢 路盡有平沙，于鵠 無村不是花。張蠙 身心塵外遠，崔峒 蕭散林亭晚。弓嗣初 一到且淹留，李白 自由中自由。貫休

**又**題孫武光山南讀書圖

每嗟塵世長多事，羅鄴 終須揀取幽栖地。陸龜蒙 只在此山中，賈島 由來趣不同。殷益 地寒松影裏，張喬 種竹交加翠。杜甫 遠遠出人群，權德輿 朝朝見白雲。姚合

**卜算子**夜過高漢思書屋

深柳讀書堂，劉昚虛 暗水流花徑。杜甫 愛向沙頭把釣竿，嚴武 荷葉藏魚艇。岑參 雜樹晚相迷，杜甫 煙鳥栖初定。孟浩然 認得詩人在此間，劉禹錫 醉月頻中聖。李白

**又**泛舟橫塘

春恨幾徘徊，楊炯 無限青青草。皇甫冉 莫爲輕陰便擬歸，張旭 輾轉傷懷抱。孟雲卿 野渡亂花飛，司馬禮 風煖聞啼鳥。高弁 多少樓臺煙雨中，杜牧 看竹誰家好？劉長卿

**又**早春閨思

羅袖拂寒輕，崔液 玉管朝朝弄。張祜 一樹寒梅白玉條，張謂 逐吹香微動。吳武陵 明月坐來生，顧在鎔 遠岫凝氛重。楊思玄 樓上花枝笑獨眠，劉長卿 好作鴛鴦夢。李賀

**巫山一段雲**湞江道中

曉鷺棲危石，鄭巢 風榆落小錢。張仲素

緑楊如髮雨如煙。崔魯 兩岸子規天。栖蟾 浦樹遥如待，張九齡 雲沙静渺然。杜甫 落霞紅襯賈人船，韋莊 風正一帆懸。王灣

### 又 題毛子霞小像

賦料揚雄敵，杜甫 詩傳謝朓清。李白 凌雲筆札意縱横，杜甫 到處有逢迎。王維 老得滄洲趣，劉長卿 歸來物外情。宋之問 儼然天竺古先生，王維 圖畫表沖盈。孫逖

### 好事近 飲蓮子湖

春氣滿林香，王翰 水泮寒塘始緑。韋應物 目送迴汀隱隱，陸龜蒙 十餘竿野竹。方干 衛娘清轉遏雲歌，羅隱 山月皎如燭。韋應物 若向陽臺薦枕，王勃 得明珠十斛。李賀

### 柳含煙 春游憶青士天自

船緩進，白居易 就花枝。同上 別路青青柳發，周賀 千條金縷萬條絲，劉禹錫 復參差。盧綸 兩見梨花歸不得，趙嘏 昨日老於前日。白居易 不堪愁望更相思，張窈窕 落花時。白居易

### 清平樂 春感

平陽花塢，李賀 寂寞春山路。杜甫 花亦不知春去處，王建 黄鳥緜蠻芳樹。韓翃 孤舟日暮行遲，劉長卿 花開花謝相思。韓偓 世事不同心事，劉禹錫 何年更是來期。韓翃

### 又 雨中夜度蕭山

淒其以栗，蕭穎士 四望都無極。劉叉

煙葉蒙籠侵曉色，白居易 不願石郎戴笠。段成式 十點五點殘螢，子蘭 有風有雨人行。王建 借問山陰遠近，皇甫冉 遙聞擊柝山城。嚴維

又玉泉山寺招曾青藜、徐方虎不至

津流竹樹，張南史 暗指人家去。沈頌 欲識桃花最多處，獨孤及 百囀宮鶯繡羽。鮑防 乘閒莫厭來重，陸龜蒙 殿前殿後花紅。王建 遲美人兮不見，陳子昂 抱琴好倚長松。王維

又維揚春暮

春融豔豔，韓偓 燕外晴絲卷。杜甫 回首夕嵐山翠遠，李紳 芳草落花無限。丘丹 比來寒食佳期，鮑防 風臺水榭逶迤。鄭概 楊子津頭月下，白居易 游人處處歸隨。陳元初

又同程穆倩、孫無言泛舟紅橋

鶯和蝶到，張南史 秀發王孫草。陳祐 借問春風何處好，杜牧 乍逐東西傾倒。張南史 曲水竟日題詩，杜奕 槐陰柳色通逵。嚴維 且願相留歡洽，張籍 欲去不去遲遲。子蘭

又送李天生還關中

環山繞野，白居易 驛路飛泉灑。王維 還把玉鞭鞭白馬，張籍 取酒蝦蟇陵下。謝良輔 渭水處處流澌，同上 登高望見昆池。范燈 更愛終南灞上，呂渭 五陵共獵秦祠。樊珣

## 秦樓月 春思

風颸颸，温庭筠 桃紅李白花參差。花參差，蘇頲 枝條鬱鬱，上官昭容 淑景遲遲。樂章 青樓珠箔天之涯，盧仝 清風明月遥相思。遥相思，王勃 重吁累歎，王維 識者其誰？韓愈

## 更漏子 京口晚望

秋風清，李白 秋色白。李賀 瓜步寒潮送客。劉長卿 望極浦，王維 度飛梁，盧照鄰 吟詩秋葉黃。杜甫 幽蘭露，李賀 香楓樹。皇甫冉 吠犬鳴雞幾處。同上 蒼翠晚，劉長卿 染羅衣，李賀 鳥還人亦稀。李白

## 阮郎歸 春閨

南園春色正相宜。張謂 蜂雄粉蝶雌。李商隱 水邊楊柳緑煙絲，楊巨源 長條踠地垂。沈佺期 草淺淺，温庭筠 雨離離，同上 花開花落時。薛濤 收將鳳紙寫相思，李商隱 雙蛾顰翠眉。武平一

## 河瀆神 大孤山神祠

川上晚蕭蕭，張謂 楚地連山寂寥。李嘉祐 女蘿山鬼語相邀。李商隱 青山暮暮朝朝。劉長卿 樵子罛師幾家住，皇甫冉 鴛鴦一處兩處。皮日休 潮至潯陽回去，張繼 風淒淒兮夜雨。王維

**又** 妒女祠

山木女郎祠，王維　西路翩翩去時。韓翃　綵旛新翦緑楊絲。韋莊　槐花點散罘罳。陳元初　練帶平鋪吹不起。李賀　漠漠黃花覆水。朱放　繡領任垂蓬鬢，杜牧　含情咫尺千里。魚玄機

**又** 長水三姑廟

花下蝶微飄，陳頎　江皋緑草迢迢。杜牧　一渠春水赤闌橋，温庭筠　空餘淚滴寒潮。劉長卿　野廟向江春寂寂，李群玉　清川永路何極。劉長卿　望盡青山獨立，盧綸　紅桃處處春色。魚玄機

**又** 雨度石湖

漠漠復霏霏，李得　楊花暮雨霑衣。劉長卿　雨涼頻見鷺鷥飛。鄭谷　采蓮艇子撐歸。皮日休　嵐翠暗來空覺潤，温庭筠　鳥向平蕪遠近。劉長卿　緑倒紅飄欲盡，陸龜蒙　傷心朝恨暮恨。竇弘餘

**風蝶令** 送別

北斗分征路，徐彥伯　南橋列祖筵。徐知仁　生憎柳絮白於緜。杜甫　明日行人已遠，劉長卿　騎連連。王維　詩憶傷心處，杜甫　杯銜欲別前。韓愈　好花争奈夕陽天。張泌　惆悵青山淥水，韓翃　急回船。李康成

**賣花聲** 紅橋後游寄懷柯翰周

雁齒小紅橋，白居易　惟以招邀，蕭穎士　一渠春水柳千條。白居易　正是江南好風景，杜甫　煙月迢迢。韓偓　孤夢楚山遥，許渾　各自無聊。韓偓　玉人何處教吹簫？杜牧　客路不歸秋又晚，張喬　木落蕭蕭。貫休

**鷓鴣天** 燕臺送陳左源還吴

與客提壺上翠微，杜甫　薊庭蕭瑟故人稀。王之渙　扁舟不獨如張翰，杜甫　先達誰當薦陸機。劉長卿　相勸酒，李賀　遠將歸，王建　重嗟筋力故山違。杜甫　那堪回首長洲苑，李嘉祐　惟有年年秋雁飛。李嶠

**又** 嶧山

天半群山孤草亭，杜甫　下方雲雨上方晴。馬戴　笑拈霜管題詩句，郎士元　閒向春風倒酒缾。張籍　喜嘉客，顔真卿　展幽情，上官昭容　縈迴樹石罅中行。方干　他鄉就我生春色，杜甫　此地纔應聚德星。薛能

**又** 鏡湖舟中

南國佳人字莫愁，韋莊　步摇金翠玉搔頭。武元衡　平鋪風簟尋琴譜，皮日休　醉折花枝作酒籌。白居易　日已暮，郎大家　水平流，白居易　亭亭新月照行舟。張祜　桃花臉薄難藏淚，韓偓　桐樹心孤易感秋。曹鄴

又 訪舊

一丈紅薔擁翠筠，李商隱 晚來林鳥語殷勤。白居易 松間明月長如此，宋之問 石上青苔思殺人。樓穎 章臺柳，韓翃 鬱氛氳，李舒 濕雲如夢雨如塵。崔魯 紅箋漫有千行字，裴説 秖是相思秋復春。李白

河傳 聽鶯

花片，張南史 深淺，同上 半山晴。皎然 落月殷勤早鶯。周賀 楚歌吴語嬌不成，李白 多情。劉長卿 時時聽一聲。白居易 偶值門開暫相逐，元稹 聲斷續，盧仝 過盡重重屋。白居易 臨高臺，王勃 重徘徊，清晝 酌來，無名氏 留君醉一杯。戴叔倫

玉樓春 簾内美人

江煙濕雨鮫綃軟，羅隱 匀粉時交合歡扇。權德輿 千回相見不分明，王建 乍去乍來時近遠。韋應物 石家蠟燭何曾翦，李商隱 五夜漏聲催曉箭。杜甫 不如眠去夢中看，徐安貞 誰爲含愁獨不見。沈佺期

又 燭下

雨滋苔蘚侵階緑，岑参 風動落花紅蔌蔌。元稹 愛君簾下唱歌人，白居易 初卷珠簾看不足。權德輿 何當共翦西窗燭，李商隱 美酒一杯聲一曲。李頎 不知含淚怨何人，張賁 料得也應憐宋玉。李商隱

**又** 小樓

小樓深巷敲方響，錢起 兩兩紅妝笑相向。崔顥 本來銀漢是紅牆，李商隱 欲上仙城無路上。顧況 年光到處皆堪賞，張仲素 南陌東城詎來往。權德輿 更無消息到今朝，劉禹錫 秋思冬愁春悵望。白居易

**又** 畫圖

劉郎已恨蓬山遠，李商隱 金谷佳期重游衍。駱賓王 傾城消息隔重簾，李商隱 自恨身輕不如燕。孟遲 畫圖省識春風面，杜甫 比目鴛鴦真可羨。盧照鄰 一生一代一雙人，駱賓王 相望相思不相見。王勃

**瑞鷓鴣** 春思

尋春何事却悲涼，王建 半掩朱門白日長。韋莊 已恨流鶯欺謝客，温庭筠 不令仙犬吠劉郎。曹唐 女蘿力弱難逢地，曹鄴 戲蝶飛高始過牆。姚合 誰與王昌報消息，李商隱 銀釭斜背解明璫。裴思謙

**又** 別思

春橋南望水溶溶，韋莊 半壁天台已萬重。許渾 心寄碧沉空婉孌，劉滄 語來青鳥許從容。曹唐 更爲後會知何地，杜甫 難道今生不再逢。韓偓 最憶當時留讌處，吕温 桐花暗澹柳惺忪。元稹

## 又 感舊

謝家輕絮沈郎錢，李商隱 風景依稀似去年。趙嘏 石瀨雲溪深寂寂，權德輿 緑窗紅淚冷涓涓。李郢 落花不語空辭樹，白居易 明月無情却上天。薛逢 還有些些惆悵事，白居易 而今重説恨緜緜。張籍

## 虞美人 雲中送俞右吉之鄴下

來時萬里同爲客，司空文明 廣武原西北。張祜 看看北雁又南飛，施肩吾 愼莫愁思顦顇損容輝。王維 無端更渡桑乾水，賈島 行路難如此。杜甫 蕭蕭羸馬正塵埃，羅隱 煙裏歌聲隱隱魚玄機 入叢臺。上官儀

## 南鄉子 舊游

川闊遠天低，戎昱 垂柳陰中白馬嘶。秦韜玉 君過午橋回首望，劉禹錫 東西。鮑防 依舊煙籠十里隄。韋莊 北渚對芳蹊，姚崇 自在嬌鶯恰恰啼。杜甫 腸斷舊游從一別，沈彬 尋溪。嚴維 不是花迷客自迷。李商隱

## 踏莎行 中秋席上送吳孝廉南還

積水深沉，盧綸 平原廣潔，張南史 夕陽照箇新紅葉。司空圖 秋風滿樹鵲南飛，儲嗣宗 不寒不暖看明月。徐凝 風月相知，上官昭容 故人離別。顧況 世間惟有情難説。同上 百壺那送酒如泉，杜甫 但須茗艼酬佳節。杜牧

## 臨江仙 客東甌懷歸

何處春風吹曉幕，顧況　鸞江豆蔻連生。韓偓　故鄉七十五長亭。杜牧　欲尋芳草去，孟浩然　不遺柳條青。李白　自是不歸歸便得，崔塗　津頭日日人行。皇甫冉　可憐寒食與清明。明皇　落花相與恨，韋承慶　江樹遠含情。宋之問

## 又 峽中望飛來寺

兩岸青山相對出，李白　至深至淺清溪。李冶　寒猿晴鳥一時啼，白居易　泉聲咽危石，王維　草色引長隄。皇甫冉　乘興輕舟無近遠，賈至　人隨流水東西。劉長卿　夜深臺殿月高低。杜牧　橋回忽不見，岑參　山木萬株齊。劉長卿

## 又 寄題澹公丹霞精舍

蘭若去天三百尺，岑參　生涯一片青山。顧況　朝看飛鳥暮飛還。李頎　愛兹山水趣，閻防　還肯到人間。張謂　風景蒼蒼多少恨，劉滄　猿聲南接荊蠻。令狐楚　樹深藤老竹迴環。白居易　何時一茅屋，杜甫　吾黨共追攀。賈島

## 又 汾陽客感

無限塞鴻飛不度，李益　太行山礙并州。白居易　白雲一片去悠悠。張若虛　飢烏啼舊壘，沈佺期　古木帶高秋。劉長卿　永夜角聲悲自語，杜甫　思鄉望月登樓。魏扶　離腸百結解無由。魚玄機　詩題青玉案，高適　淚滿黑貂裘。李白

**又**胡天岫移居審山寄之

新買雙溪定何似，王維 條桑種杏何人？皇甫冉 園收芋栗未全貧。杜甫 水迴青嶂合，孟浩然 山逼畫屏新。李白 詩酒尚堪驅使在，杜甫 經過北里南鄰。王維 性情嬾慢好相親。白居易 遠尋留藥價，杜甫 小睡凭藤輪。同上

**又**懷歸寄周青士、繆天自

流落天涯誰見問，韋莊 一生判却歸休。柳宗元 漁竿消日酒消愁。高駢 黍苗侵野徑，盧中 竹樹繞春流。張謂 想得故園今夜月，錢翊 還應先照西樓。韓偓 挈煙閒弄箇漁舟。陸龜蒙 名山思徧往，賈島 作意共君游。張籍

## 南樓令

香萼媚紅滋，徐彦伯 微芳不自持。張九齡 陟秦臺，上官昭容 俯盼喬枝。同上 獨倚闌干正惆悵，張賓 三月盡，草青時。韩偓 揮手碧雲期，楊諫 空歌悲莫悲。閻寬 落花飛，王勃 遠近涼颸。宋華 別恨最深何處寫，李端 兩不見，但相思。李白

**又**春愁

細草綠汀洲，李嘉祐 斜陽下小樓。杜牧 一回來，白居易 使我生憂。韓愈 記得玉人春病後，薛能 生枕上，起眉頭。魏扶 此意重悠悠，楊巨源 此情非自由。戴司顏 笑春風，李白 胡不爲留？韓愈 欲寄相思千里月，杜牧 君不見，曲如鈎。齊己

## 蝶戀花 春暮

滿眼流光隨日度，元稹 晨往東皋，王維 花雜重重樹。杜甫 最是一年春好處，韓愈 王孫不耐如絲雨。高蟾 欲訪桃源入溪路。王昌齡 臨水鳴琴，宋華 不覺芳洲暮。鄭愔 落日已將春色去，李昌符 生憎燕子千般語。駱賓王

## 又 錢塘觀潮

楓浦客來煙未散，許渾 如訴如言，羅隱 漸落分行雁。李嶼 解道澄江净如練，李白 風翻白浪花千片。白居易 細雨濕衣看不見。劉長卿 浩汗連緜，張希復 地闊平沙岸。杜甫 信宿漁人還汎汎，同上 富陽山底樟亭畔。白居易

## 又 閒適

帳裏爐香春夢曉，韓翃 雀噪荒村，王維 花落知多少。孟浩然 寂寞柴門人不到，王維 橋邊日日看芳草。皇甫冉 小舫一艘新造了。白居易 有竹千竿，同上 水葉分蓮沼。高正臣 行處便吟君莫笑，薛能 一生飲酒花前老。張籍

## 又 詠春雨

江海茫茫春欲徧，劉長卿 草細堪梳，李賀 野色寒來淺。羅隱 向晚因風一川滿，薛奇童 蘭閨柳市芳塵斷。駱賓王 越女含情已無限。羊士諤 杉篠萋萋，蕭穎士 天畔登樓眼。杜甫 此夜斷腸人不見，顧況 紗窗只有燈相伴。裴悅

## 漁家傲 贈別

花面鴉頭十三四，劉禹錫 調箏夜坐燈光裏。王諲 行到階前知未睡，無名氏 揮玉指，閻朝隱 絃絃掩抑聲聲思。白居易 會得離人無限意，鄭谷 杯傾別岸應須醉。羅隱 曾向五湖期范蠡，韋莊 幾千里。盧仝 如何遂得心中事。劉言史

## 十拍子 同李武曾、潘次耕、蔡竹濤過玉泉山寺

上苑離離鶯度，劉方平 前溪漠漠花生。周賀 溪畔數鷗閒不起，殷文圭 馬上吟詩卷已成。法振 千山冰雪晴。盧綸 魚網平鋪荇葉，李嘉祐 板橋人渡泉聲。顧況 行殿有基荒薺合，許渾 竹塢無塵水檻清。李商隱 偏傷遠客情。陶翰

## 天仙子 惜春

何許相逢緑楊路，劉禹錫 萬疊春波起南浦。張泌 碧雲芳草兩依依，韋莊 君莫訴，無名氏 相思苦。王勃 況是青春日將暮。李賀 昨夜東風還入户，郎士元 燕子不歸花著雨。韓偓 今朝誰是拗花人，李賀 春已去，王建 留不住。李尃 此地獨來空繞樹。張籍

## 又 喬柱史壽詞

秋水纔深四五尺，杜甫 湖館翛然無俗客。裴夷直 種松皆老作龍鱗，王維 艑一隻，白居易 鶴一隻，吳融 周步一池消半日。皮日休 顔貌只如三二十，徐凝 年來漸覺還鬚黑。劉商 人間豈不是神仙，劉真 紫毫筆，白居易 珊瑚席，顧況 滴露研朱點《周易》。高駢

## 風入松 憶別

楚腰纖細掌中輕，杜牧　出水舊知名。李商隱　數聲風笛離亭晚，鄭谷　猶宛轉，陸士修　久住雲駢。樂章　獨望天邊初月，竇弘餘　殷勤遠別深情。嚴維　流年堪惜又堪驚，趙嘏　秋水綠痕生。楊巨源　魂銷事去無尋處，李中　西陵下，李賀　蕭颯松聲。上官昭容　惆悵空教夢見，韓偓　如何作得雙成？魚玄機

## 滿江紅 春日懷歸

燕燕于巢，顧況　卷翠幕，李蓴　花張錦織。鮑溶　芳菲節，柳姬　光風轉蕙，樂章　漏添遲日。韓偓　世事浮雲何足問，王維　簾前春色應須惜。岑參　勸少年，李紳　放意且狂歌，翁承贊　陳瑤席。王維　春向晚，劉禹錫　日西夕，李白　閒徙倚，吴融　長思憶。韓偓　只將琴作伴，白居易　東西南北。貫休　鄉信漸稀人漸老，許渾　流光易去歡難得。鮑防　早歸來，杜甫　已是十年游，張喬　江南客。鮑溶

## 水調歌頭 暮春山居

返景照疎雨，李白　層閣有餘清。蘇頲　浮雲卷靄，盧照鄰　獨樹花發自分明。杜甫　池北池南草綠，王建　共握手而相顧，徐堅　遠近聽泉聲。王勃　野果新成子，岑參　山鳥自呼名。宋之問　人寂寞，盧仝　山坱圠，盧照鄰　水澄泓。顧況　有竿斯竹，蕭穎士　無數春筍滿林生。杜甫　酌酒會臨泉水，王維　求壽藤與蟠木，元結　扶汝醉初醒。杜甫　宛是野人也，王維　無事亦無營。張九齡

**又** 送孫無言歸黃山

溪水碧於草，岑參 輕枻理還舠。賀知章 故山南望何處，李嘉祐 三十二蓮峰。李白 懷宇宙以傷遠，陳子昂 送飛鳥以極目，李白 長揖古人風。駱賓王 意氣百年内，賀遂亮 心事一杯中。高適 碧煙上，沈佺期 觀瀑布，任華 舞蛟龍。李賀 白雲千里萬里，劉長卿 日色冷青松。王維 攀石壁而無據，盧照鄰 撫桂枝以凝想，徐賢妃 魚鳥去來逢。李嶠 誰識巢居子，陳子昂 但訝鹿皮翁。杜甫

**滿庭芳** 春暮入雲門山贈月公

迸筍穿溪，成用 陰槐翳柳，蕭穎士 年華近過清明。韓翃 蒿深葉暖，貫休 路入亂山行。劉長卿 天下只應我愛，白居易 雲門寺，杜甫 薄地躬耕。王維 杳容與，顧況 深林倚策，耿湋 高興小蓬瀛。姚崇 吾師無一事，李頎 松門石磴，白居易 繡澀苔生。李白 喜無多屋宇，杜甫 自足怡情。上官昭容 夜後邀陪明月，元稹 龕燈斂，段成式 印火熒熒。張希復 閒中好，鄭符 緑樽翠杓，夷陵女子 何忍獨爲醒。王績

**歸田歡** 柯翰周見過村舍夜話即歸朝歡

寂寞江天雲霧裏，杜甫 破屋數間而已矣。韓愈 風光便是武陵春，方干 逍遥自有蒙莊子。趙彦昭 起來花滿地，于濆 清溪一道穿桃李。王維 闢前軒，顏真卿 田風拂拂，李賀 得酒且歡喜。韓愈 盤餐市遠無兼味，杜甫 客到但知留一醉。李白 濁醪粗飯任吾年，杜甫 憑君莫話封侯事。曹松 外物

非本意，李頎 世情付與東流水。高適 爲君題，岑參 洞天石扇。李白 丘壑趣如此。錢起

## 沁園春 送曹子顧學士還南溪

草堂去來，白居易 有橋有船，同上 有蓴有魚。蕭穎士 又不勞朝謁，白居易 趣侔江海，獨孤及 縱心放志，白居易 丈室安居。釋昇 明月清風，夷陵女子 繡林錦野，貫休 秋水浮階溜決渠。杜甫 人來去，劉長卿 問家何所有，李頎 吾亦無餘。白居易 夜歸讀古人書，韓愈 一日日，白居易 鈔詩付小胥。杜甫 任頭生白髮，白居易 物兮無累，羅隱 歌齊曲韻，王勃 道著清虛。范堯佐 松桂爲鄰，上官昭容 煙霞問訊，同上 聲利從來解破除。陸龜蒙 鸕鷀杓，李白 儻有人送否，王維 每駐行車。張籍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

#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一

## 書一

### 與李武曾論文書

僕自季夏與武曾别，舟行無事，每誦武曾送行之文，雖未即方駕乎古人，其於今之爲古文辭者，固已不侔矣。日月逾邁，易夏而冬，知武曾近所造就，當有十倍曩昔者。然僕竊感古之君子，往往以離群索居爲過，蓋切劘者寡則怠心乘之。又恐武曾以僕之去，復置古文於不講也，故輒陳近日所得，冀武曾垂聽焉。

僕之將游大同也，筮之，得《明夷》之既濟，文曰：「箕子之明夷，利貞。」私念昔之聖賢，文明柔順，蒙難而克正其志，以之用晦而明。天殆欲嗇我遇，以昌我文，未可知也。既至大同，閉户兩月，深原古作者所由得與今之所由失，嘿然以疑，憬然以悔，然後知進學之必有本，而文章不離乎經術也。西京之文，惟董仲舒、劉向經術最純，故其文最爾雅。彼揚雄之徒，品行自詭於聖人，務掇奇字以自矜尚，安知所謂文哉！魏晉以降，學者不本經術，惟浮夸是務。文運之厄數百年，賴昌黎韓氏始倡聖賢之學，而歐陽氏、王氏、曾氏繼之，二劉氏、三蘇氏羽翼之，莫不原本經術，故能横絶一世。蓋文章之壞，至唐始反其正，至宋而始醇。宋人之文亦猶唐人之詩，學者舍是不能得師也。北宋之文，惟蘇明允雜出乎縱横之説，故其文在諸家中爲最下。南宋之文，惟朱元晦以窮理盡性之

學出之，故其文在諸家中最醇。學者於此可以得其概矣。以武曾之才，正不必博搜元和以前之文，但取有宋諸家，合以元之郝氏經、虞氏集、揭氏傒斯、戴氏表元、陳氏旅、吳氏師道、黄氏溍、吳氏萊，明之寧海方氏孝孺、餘姚王氏守仁、晉江王氏愼中、武進唐氏順之、崑山歸氏有光諸家之文，游泳而紬繹之，而又稽之六經以正其源，考之史以正其事，本之性命之理，俾不惑於百家二氏之説以正其學，如是而文猶不工，有是理哉！惟怠心乘之，役於妻子衣食而輟置不講，則其害有不可言者。然吾黨處貧賤不堪之境，尤當以艱貞自勵，不可自夷其明，此箕子所以處明夷之道也。武曾聞之，以爲然邪？否邪？

相去四千里，信問實難。人旋之日，幸賜報命，并示近製，以補區區之不及，幸甚，幸甚。

## 與查韜荒弟書

與韜荒别六月矣。前行至長洲，時曾寓書左右，以古文辭相勗，不審别後進德修業，能直詣古人堂奥否？文章之難，古今不數。僕頻年以來，馳驅道途，幸不後君子之教。然自商丘侯朝宗、南昌王于一二子之外，其合於作者蓋寡。二子又未盡其藴以死，僕誠痛之。比來京師五方之人操翰管而高視者何啻百計，求其若二子者，已不多得，況夫與古人方駕者哉！既又自念，天之所以與我者未嘗有靳，已則自棄而厚望於人，非大惑歟？由是日取六經諸史及唐宋元明諸家之文讀之，惘然若有所遺亡，而恍乎其有得也。雖未敢遽附乎作者，其於二子之文，蓋或庶幾焉及之。所可憾者，與韜荒相去四千里，

無從討論得失，不知是非果有當於作者否也。

《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今韜荒方在壯年，又樂於取友，吾黨之士，可語者不乏，相觀而善，以底於成，則惟韜荒是賴。夫天之生才，非必千里一賢、百里一士，棊布而星羅之，蓋嘗聚於一境之內。孔門四科，遠者惟言子一人，其餘類皆齊魯宋衛之士。而廬陵、南豐、臨川，近在數百里之内；至眉山蘇氏，乃萃於一門。韜荒在吾黨，試與二三子相勉無倦。士貴立志，志既立而業不成，未之聞也。然後各出其言，務勿戾於聖賢而有裨世教，使吾黨之文振起一境之内，豈不盛哉！其言之不怍，恃韜荒之助我也。

## 與高念祖論詩書

京師苦寒，念祖無恙。伏承手教再四，諄諄以詩律下問。念祖年齊於僕，而謙以自牧若此，又處客途窮乏之時，飢寒奔走，無一足以動其心，惟風雅之是務，是豈當世之士所能冀及者。故輒陳萬一之得於左右，惟高明擇之。

僕之於詩，非有良師執友爲之指誨也。蓋嘗反覆求之，其始若瞽之無相，倀倀乎墜於淵谷而不知。如是者十年，不敢自逸。然後古人若引我於周行，而作者之意庶幾其遇之矣。《書》曰：「詩言志。」《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古之君子，其歡愉悲憤之思感於中，發之爲詩。今所存三百五篇，有美有刺，皆詩之不可已者也。夫惟出於不可

已，故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後之君子誦之，世治之汙隆，政事之得失，皆可考見，故不學者比之牆面，學者斯授之以政，使於四方，蓋詩之爲教如此。

魏晉而下，指詩爲緣情之作，專以綺靡爲事，一出乎閨房兒女子之思，而無恭儉好禮、廉静疏達之遺，惡在其爲詩也！唐之世二百年，詩稱極盛，然其間作者，類多長於賦景而略於言志，其狀草木鳥獸甚工，顧於事父事君之際或闕焉不講。惟杜子美之詩，其出之也有本，無一不關乎綱常倫紀之目，而寫時狀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然則善學詩者，舍子美其誰師也歟？明詩之盛，無過正德，而李獻吉、鄭繼之二子深得子美之旨。論者或詆其時非天寶，事異唐代，而强效子美之憂時。嗟乎！武宗之時何時哉！使二子安於耽樂而不知憂患，則其詩雖不作可也。

今世之爲詩者，或漫無所感於中，惟用之往來酬酢之際。僕嘗病之，以爲有賦而無比、興，有頌而無風、雅。其長篇排律，聲愈高而曲愈下，辭未終而意已盡，四始六義闕焉而猶謂之詩，此則僕之所不識也。而念祖以未能工此爲慮，是何足道哉！比得念祖所爲《述祖德詩》，諷詠數過，深有合乎古人恭儉好禮、廉静疏達之義，此非有本者不能爲也。而又謙以自牧，無一足以動其心，其進於古也，不難耳。

僕自至大同，未嘗爲詩。辱索新詩，無以報命，謹録雜文六首，冀念祖教其不及，幸甚，幸甚。廣平之行何日？與念祖同舟而來，中忽相失，不禁悢悢也。

## 報李天生書

辱惠書，以古文辭相勗。足下負高世之才，所爲歌詩，皆必傳之業，而手教諄摯，抑何其自處之恭，而稱許之過也。文章之本，期於載道而已。道無不同，則文亦何殊之有。足下乃云南北分鑣，各行其志，豈非以于麟爲北，而道思、應德、熙甫數子爲南乎？僕少時爲文，好規倣古人字句，頗類于麟之體。既而大悔，以爲文章之作，期盡我所欲言而已。我言之不工，必取古人之字句始可無憾，則字句工拙，古人任之，我何預焉？乃深有契乎韓、歐陽、曾氏之文，不自知其近於道思、應德、熙甫數子也。足下學博而才富，英敏果鋭之氣，直欲軼秦漢而上之，視僕之所爲出唐宋之下，宜其分鑣疾馳，去之惟恐不速。若僕之所期於足下，則不惟不以唐宋之文强足下以所不爲，亦且不以秦漢之文爲足下勸勉。蓋足下之所尚者文，而僕之所期於足下者，載道之謂也。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禮》曰：「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夫適萬里者，必於周行始之，有人焉。以爲周行人所共由，不若轉而之層崖峻嶺，雖極於嵩、華、恒、岱之巔，我未見其能達也已。文之不能載道，何以異此？僕之深契夫韓、歐陽、曾氏之文者，以其折衷六藝，多近道之言，非謂其文之過於秦漢也。足下試取古人而神明之，勿規倣其字句，抗言持論，期大裨於世道人心而不爲虚發，將足下所謂分者，未始不合也，道一而已，何南北之殊塗哉！慺慺之誠，忘其愚蒙而辨説於左右，冀足下亮之而已。

## 與顧寧人書

太原客館，兩辱賜書，贈以長律二百言，久未得報。去夏過代州，遇翁山天生，道足下盛稱僕古文辭，謂出朝宗、于一之上。僕之於文，譬猶秋蟬候蛩，僅能遠去穢滓，以自鳴其風露焉爾。夫人所尚不同，則文亦異焉。足下謂僕之文異乎二子可也，而豈遂過之與？亟欲就見足下，自訟其短。既至京師，而足下已去。見所撰《詩本音》，謂三百篇無叶韻。自僕思之，聖人復起，豈有易於足下之所云乎？繼見足下《與武子書》，論「苓」字音義之譌，證以《簡兮》、《采苓》之詩，且廣引《定之方中》、《盧令》、《車轔》諸篇，凡「零」、「令」等字，悉當讀若「鄰」，足下之用心可謂勤矣。然僕竊有疑焉。《采苓》之詩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顛。」釋者謂「苓」，「蘦」也，今甘草是也。而枚乘曰：「蔓草芳苓。」李善注《文選》，以爲「苓」古「蓮」字。僕因是悟向者箋釋之誤，蓋「苓」之爲「蓮」，猶夫「茄」之爲「荷」爾。蓮，水花也，而采於山巔；五沃之土産蓮，而首陽至瘠之地，正以喻人言之不足信也。而鄭氏以爲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豈不謬哉！揚雄之頌趙充國也，曰「明靈維宣，戎有先零」，而《漢書》金城有令居郡，則「零」、「令」等字，古之人類讀若「憐」而非「鄰」矣。夫「鄰」之與「憐」，其音雖通，然亦不可不辨。

聞足下將攜是書刻之淮上，故以是聞於左右。僕之言本無足採，足下試因其言而詳繹焉，亦未必無小補也。

## 報汪若文户部書

彝尊不敏，言行不足取重鄉里。比來京師，平生交游惡其姓名之賤，至有患難相援、懿親相目者，登其堂，或避匿不出。而執事無一言之介，揖諸坐客之右，有請必見，規我以道德，繩我以文章，此昔人所謂知己也。遂忘其勢分之隔，而遽以所生之墓銘爲請。執事不拒，纚纚數百言，述先人之行義甚備，且以子厚、永叔二子爲喻。彝尊受而讀之，始而慚，既以感，泫然不知涕洟之被面也。

古之葬者，書賵於方，書遺於策，後乃納之以銘。銘之作，必其文辭之工，卓然可傳於後，庶足遺其子孫而信之百世。近代不然，往往就爵位相次者，列其名以爲榮，不復計辭之工否。故公孤之葬，不乞銘於卿大夫。卿大夫之葬，不乞銘於士。則夫士之不得志以殁，欲求卿大夫一言以誌其墓，抑又難矣。往先曾祖賜葬日，其神道碑例當請之宰輔。是時閹寺擅政，正人皆已去國，在位者率非其人，由是神道之碑闕焉。至先大父卒，亦未克表其墓。自執事銘及先人，而上及於先曾祖、先大父，幽潛之德，廉慎之節，皆於執事之文信之，是則執事一援筆而推賜及於數世，向之所謂難者，請之執事而遂得焉。信夫道德文章之交，其異乎流俗者相萬也！

辱諭書法，敬聞命矣。竊更有請者：先母唐家本華亭，考諱允恭，官石屏知州，生平毅然不惑神鬼佛老之説，有君子之守。祖文恪公，萬曆十四年賜進士第一人，以禮部侍郎掌翰林院事，卒贈尚書，予謚。匪特朝有正人之目，所著家訓，東南巨室以爲圭臬。

其地閥官世，例得書。顧執事略焉，願得附書之，不勝幸甚。

## 報周青士書

久不得足下書。客自京師郵致一通，發函誦之，喜溢顏面，至及交道之薄，抑何言之悲也。足下平居急人患難，至稱貸益之，自僕里居時，已有竊笑足下之愚者；今坐困若是，恒人之情，方益誚訕之不置，又誰援足下於阨者邪？雖然，足下其無患。孔子曰：「富而能及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矧足下昔未嘗富而皇皇以及人爲念，天雖欲長貧足下，得乎？足下但肆力文章，勿以貧賤戚戚。

來教云：吾黨數人，漂轉四方。天自、韜荒、武曾，類皆有所遇合。而聽聞之謬，謂僕以古文辭傾動一時，比之不龜手之藥，其業則均，而洴澼洸、封侯有異，則僕誠有所未安。僕頻年以來，馳逐萬里，歷遊貴人之幕，豈非飢渴害之哉！每一念及，志已降矣，尚得謂身不辱哉？昔之翰墨自娱，苟非其道，義不敢出；今則狥人之指，爲之惟恐不疾。夫人境遇不同，情性自異。乃代人之悲喜而强效其歌哭，其有肖焉否邪？古之工於此者，莫若陳琳、阮瑀；工而多者，莫若劉穆之；然傳於今者特少。則以當時雖歎其工，而之三人者，終未慊於心，以爲不足傳而棄之者多也。至徐幹，懷文抱質，有箕山之志，自出其文爲《中論》，傳世最久，儒者取焉。然則欲文之工，未若家居肆志者之獨得矣。足下方登古人之壇場而左右之，於以裂土封侯，蓋無不可。若僕者乃所謂洴澼洸焉爾。

與足下別六年，未得歸。聞足下困阨不

能救，私心負疚無已。束修之人，聊分銖兩，爲卒歲之需。傳天自已歸，足下試取酒飲之，告以鄙言，則不特爲足下勉之而已。

## 答孫侍郎書

昨酒間以玉劍相示，彝尊疑不能決。歸而中夜輾轉，思古經籍所載未之或聞，疑古琰圭之屬，因作《釋圭》一篇以獻。先生不罪其妄，賜之手教甚温。殆孔子有取狂簡之遺，且赧且悚。欲默而不言，慮無以答循誘之盛心，故敢復奏記於左右。

來教云：「圭下不應有一孔。」考鄭康成注《周禮》，謂「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賈公彦疏其義，則云：「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爲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爲眉瑑。」而圭亦在六玉之中，則其有孔不足異也。

來教又云：「元人大朝會，陳玉斧於酒海前，斧亦殷時物，斧可玉則劍亦可玉。」夫彝尊之致辨非劍者，以玉劍之未見於經也。若玉斧，則《記》有之矣，《明堂位》曰「朱干玉戚」，注以爲：戚，斧也。《春秋傳》曰「鏚鉞秬鬯」，《詩》曰「干戈戚揚」，釋者以「戚」爲「斧」，以「揚」爲「鉞」，蓋其大小異名。則元人所陳，正《記》之所云「玉戚」是已。彝尊不學，狃於章句六經之所無者，不敢遽定其有。伏惟先生深思好古，當世博物之君子無以踰焉，願更聞「玉劍」之義，俾小子知所裁，勿令《釋圭》之言貽笑於世，斯幸甚矣。

## 與越辰六書

《七發》「廣陵之曲江」即浙江，「曲」與

「折」義均也，故其詞曰：「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注以爲：「『骨母』，『胥母』之譌也。《水經注》：『浙江水流兩山之間，江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至二月、八月最高。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於是處焉。』』」其詮釋最確。曾鞏《序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而錢塘郭外有廣陵侯廟，迄今猶存。至若江都之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時乘已卒，不應先見之於文，是《七發》之廣陵非江都也明矣。又元至正元年，省試《羅刹江賦》，試者三千人，獨錢惟善以錢塘江爲曲江，遂聞於時，號「曲江居士」。載記歷歷可證。顧世人以「廣陵」二字遂誣曲江在揚州，指城東小水以實之，可笑也。比見足下榜門書「廣陵濤」字，流俗相沿無足怪，特不宜誤自足下，故以奉聞。惟垂察。

## 與魏善伯書

叔子至，述足下甚賞鄙文，貽以刻集，爲僕序集唐詞，褒譽太過，不敢當。僕延跂足下久，意得把手揚州，不謂泝江徑返。然古人相知，有交深謀面之前者，不在合并之速也。方今作者寥寥可數，足下弟昆父子，各出其文相雄長，盛矣。而足下才多，無所不有。雖然，名之所指，毀易歸焉，故立言尤不可不慎。伏讀集中《正韻竊取》一卷，僕不能無規於足下。

聲韻之書，自魏晉已有之。李登之《聲類》、吕静之《韻集》是已。外此，周研、張諒、段弘、王該、李概、夏侯詠等各有成書，少者三四卷，多至四十餘卷，惟沈約所撰《四聲

譜》，見於《隋志》僅一卷，其非全韻可知。至唐，四庫書目不載，則已亡之。唐初奉爲章程者，陸法言《切韻》。其後，孫愐刊正爲《唐韻》，宋陳彭年再修《廣韻》，丁度定《集韻》。景祐以還，行《禮部韻略》。紹興間，毛晃之《增韻》出，《廣韻》久而漸廢。蓋韻凡數更，已非法言之舊。然分韻二百有六部，未之有易也。淳祐中，平水劉淵始并爲一百七韻，曰《壬子新刊禮部韻略》。足下所見今世所存，特劉氏之韻爾，顧目爲沈氏書加以訴詆，其毋乃重誣古人矣乎？僕以爲，韻之失不在分而在合。足下怪門、存、吞、恩不應在元韻，而文韻内有勤、斤、殷、欣等字，謂分之無所分。夫自二百六部未合，門、存歸於魂，吞、恩歸於痕，未嘗在元韻；而勤、斤等字則自屬殷部。足下試取杜甫詩誦之，凡勤、斤字寧與真同用，無有與文同用者。然古人分韻雖嚴，通用甚廣，如真至仙，爲部十四，皆得相通。蓋嚴則於韻之本位豪釐不爽，通則臨文不至牽率而乖其性情，亂之自劉氏始。有妄男子於此取古詩書篇什，悉以己意紊之，或見而恚，遂力詆伏生、毛公之非，可不可也？且韻書之作，自李登以下，南人蓋寡。沈氏書既無存，傳者陸氏《切韻》爾。法言家魏郡臨漳，同時纂韻八人，惟蕭該家蘭陵，其餘或家范陽盧思道，或家狄道辛德源，或家河東薛道衡，或家頓丘李若，或家臨沂顔之推及沛劉臻，類北方之學者。黄公紹失考，謂韻書始自江左，本是吴音者，妄也。至《正韻》成，樂韶鳳、宋濂諸君子，則皆南人矣。足下詆北人之書爲鴃舌蠻音，既不足服其罪，意欲力崇《正韻》而反詬厲南人，何哉？僕非敢好爲排擊也，以足下愛我，無以報，願附諍友之義，望足下亟改正。孔子曰：「過而不改，

是謂過矣。」

## 寄譚十一兄左羽書

江生自昌平至，述十一兄比來頗有不豫之色，叩其故，則以賢主人好音樂，延吴下歌板師，所進食單恒倍主客之奉，思辭之歸。弟以爲不足介意也。昔者孔子以燔肉不至行，穆生以醴酒不設去，則以先至後不至，先設後不設，是謂禮貌衰則去之，去之固宜已。在《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蓋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惟自審其分處焉，斯無不自得矣。不觀夫昏者乎？娶妻而納采，儷皮純帛可也。至于買妾，有費百金者。若欲落營妓之籍，非千金不可。其流愈下，其直益高，禮固有以少爲貴者。且歌板師之教曲，在兄未適館以前，主人既置之别館，不與共席，每食但與兄偕，則能類族辨物矣。食單之豐，譬諸以魚飼貍，以肉餵犬，于兄何損焉？孟子有言：「飲食之人，則人賤之。」兄若引去，不知者將以兄爲「飲食之人」，其可哉？故特附書左右，惟垂聽焉。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一

#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二

書二

## 史館上總裁第一書

彝尊來自田間，學無師法。一旦入著作之庭，備員纂史。受命以來，憢憢惴惴。伏念史尚三長而不有其一，何以克副厥任？猶幸有閣下總率之，可以無恐。今開局逾月矣，顧未見體例頒示，竊有所陳，造門者再，未值歸沐之暇，敢奏記於左右。

歷代之史，時事不齊，體例因之有異。班固書無世家而有后戚傳，已不同於司馬氏矣。范蔚宗書無表、志，後人因取司馬彪《續漢書》志以爲志，又不同於班氏矣。蓋體例本乎時宜，不相沿襲，故漢之光武、唐之孝明、宋之真宗，皆嘗行封禪之禮，作史者不必效史遷而述《封禪》之書也。德星慶雲，醴泉甘露，器車龍馬，嘉禾瑞麥，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九莖之芝，不絶於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齊》而述《符瑞》之志也。此志之不相沿襲也。班史第《古今人表》上及於皇初，歐陽子紀《宰相世系》下逮於子姓。遼之《游幸》，金之《交聘》，他史無同焉者。此表之不相沿襲也。《史記》列傳有《滑稽》、《日者》，五代有《家人》、《義兒》、《伶官》，宋有《道學》，他史無之。此傳之不相沿襲也。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則附於帝紀，抑之則冠於臣傳。公主，一也，或爲之傳，或爲之表。釋老，一也，或爲之志，或爲之傳。餘如天文、五行，或分爲二；職官、氏族，或合爲一。然

則史蓋因時而變其例矣。

明三百年，事有創見者，建文之遜國革除，長陵之靖難，裕陵之奪門，宜何以書？躋興獻王於廟，存之則爲無統，去之則没其實，宜何以書？ 志河渠者，前史第載通塞利害而已，明則必兼漕運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禦倭之術，宜何以書？ 志刑法者，前史第陳律令格式而已，明則必兼廠衛、詔獄、廷杖晰之，宜何以書？ 若夫志地理，則安南之郡縣，朵顏之三衛，曾入圖版，旋復棄之；又藩封之建置，衛所之參錯，宜何以書？ 至於土司之承襲，順者有勤王之舉，反側者興征討之師，入之地志則不能詳其事，入之官制則不能著其人，宜何以書？ 凡此，皆體例之當先定者也。 又魏定黔、成英、臨淮諸國，衍聖一公，咸與明相終始，則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張道陵之後，覥顏受世禄、奉朝請，於義何居？ 然竟置不録，難乎免於闕漏，宜何以書？ 此亦體例之宜審量者也。 蓋作史者必先定其例，發其凡，而後一代之事可無紕謬。彝尊不敏，粗舉大綱，伏希閣下不遺葑菲之末而垂采焉。 示之體例，俾秉筆者有典式，譬諸大匠作室，必先誨以規矩，然後引繩運斤，經營揆度，崇庳修廣，始可無失尺寸也矣。 惟閣下垂察，幸甚，幸甚。

## 史館上總裁第二書

日者上書籤室，以作史宜先示體例。 閣下不罪其戇，闢門相見，有晬其容，語以史館先務，無妨盡言。 閣下之量，可謂以虚受人矣。 彝尊嘿而不陳，何以答閣下之慰誨？乃復破墨伸紙，載布腹心，冀閣下垂采。

史館急務，莫先聚書。 漢之陳農，唐之

李嘉祐，明之歐陽佑、黄㞳、危於幰、吕復，前代率命采書之官，括圖籍於天下。矧《明史》一代之典，三百年之事迹，詎可止據《實録》一書遂成信史也邪？明之藏書，玉牒、寶訓，貯皇史宬；四方上於朝者，貯文淵閣。故事，刑部恤刑行人奉使還，必納書於庫，以是各有書目。而萬曆中，輔臣諭大理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等校理遺籍，閣中故書十亡六七，然地志具存，著於録者尚三千餘册。閣下試訪之所司，請於朝，未必不可得。又同館六十人，類皆勤學洽聞之士，必能記憶所閲之書。凡可資采獲者，俾各疏所有，捆載入都，儲於邸舍，互相考索。然後開列館中所未有文集、奏議、圖經、傳記以及碑銘志碣之屬，編爲一目，或倣漢、唐、明之遺使，或牒京尹、守道、十四布政使司，力爲蒐集，上之史館。其文其事，皎然可尋，於以采撰編次，本末具備，成一代之完書，不大愉快哉！昔者元修宋、遼、金史，袁桷列狀，請搜訪遺書，自《實録》、正史而外，雜編、野紀可資證援參考者，一一分疏其目，具有條理。語有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閣下其留意焉。

## 史館上總裁第三書

采書之議，閣下既信鄙言行之，將來史館不患無書考證矣。獨是體例猶未見頒，而同館諸君紛紛呈列傳藁於掌記，館中供事遂相促迫，且將閣下之命，謂《元史》纂修不過六七月告成，具藁宜速。此則彝尊之所不識也。

昔干寶勒《晉紀》，先立凡例。凡例既立，然後紀、傳、表、志相符。貞觀撰《晉書》，

體例出於敬播，於是李淳風、于志寧等則授之以志，孔穎達等則授之以紀、傳。治平撰《通鑑》，先編叢目草卷，草卷責之范夢得，積至四丈，截爲一卷，於是兩漢則授之劉攽，三國、六朝、隋則授之劉恕，唐、五代十國則授之范祖禹。以故事無闕漏而文不繁複，是史家之遺法也。司馬遷續其父談之書以爲《史記》，班固續其父彪之傳以爲《漢書》，李百藥續其父德林之紀傳以爲《北齊書》，皆再世而就。至姚思廉《梁》、《陳書》，曾鞏謂其歷三世、傳父子，數十歲而乃成。《隋書》始於王劭，次以顏師古，次以魏徵等，其十志成於高宗時，歲月更久。蓋史之難成如此。若夫《元史》，其先開局，纂修一十六人，其後續纂一十五人，合計其成，僅十三月爾。其文蕪，其體散，其人重複。既有速不台矣，而又別出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別出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別出石抹阿辛；以及阿塔赤、忽剌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脱兒之傳矣，而又爲立傳。至於作佛事則本紀必書，「游皇城」入之《禮樂志》，皆乖謬之甚者。以宋濂、王禕一代之名儒，佐以汪克寬、趙汸、陳基、胡翰、貝瓊、高啓、王彝諸君子之文學、經術，宜其陵軼前人，顧反居諸史之下，無他，迫於時日故也。

伏惟閣下幸勿萌欲速之念，當以五年爲期，亟止同館諸君勿遽呈藁。先就館中所有群書，俾纂修官條分而縷析，瓜區而芋疇。事各一門，人各一册。俟四方書至，以類相從續之，少者扶寸，多者盈丈，立爲草卷。而後妙選館中之才，運以文筆删削。卷成一篇，呈之閣下，擇其善者用之。或事有未信，文有未工，則閣下點定，斯可以無憾矣。不然，朝呈一藁焉夕當更，此呈一藁焉彼或異，

若築室於道，聚訟於庭，糠粃雜揉，嵌罅分裂，記述失序，編次不倫。閣下且不勝其勞，雖欲速而汗青反無日也。《新唐書》之成，歷十有七年，而紀、表、志、傳，書出兩手，吴縝猶起而糾其繆，況體例莫定，草卷未編，而以六十人之藁錯陳於左右，其何以詮擇而會於一？ 劉知幾曰：「書彼竹帛，事非容易。」閣下勿易視之，幸少寬其期，毋或如《元史》之牽率，必改圖焉，倣貞觀、治平之遺法而後可爾。

## 史館上總裁第四書

伏承閣下委撰《明文皇帝紀》，彝尊本之《實録》，參之野紀，削繁證謬，屏誣善之辭，擬藁三卷，業上之史館矣。 昨睹同館所纂《建文帝紀》，具書燕王來朝一事，合之鄙藁，書法相違。彝尊愚闇，匪敢露才揚己，暴人之短。惟是史當取信百世，詎可以無爲有？故敢述其所聞，復上書於閣下。

明太祖之崩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遺詔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踰月而訃至燕。燕王抵淮安，敕令歸國。斯《太祖實録》史臣曲筆，謂用事者矯詔却還，當在是年之秋也。時方執周王橚廢爲庶人，是冬，齊王榑有罪，召入京留之。燕王方慮禍及，歸國恐後，因簡壯士爲護衛。迨齊王之入燕，且益懼焉，肯以次年來朝，身犯危地？而且傲慢無禮，由皇道入，登陛不拜，致監察御史曾鳳韶、户部侍郎卓敬一劾王大不敬，一請徙封南昌，建文帝不報。而燕世子及弟高煦適以三月至京師，譬諸虎離其穴，盡將虎子深入坎窞陷穽之中，縛之一二獄夫力爾，雖至愚者勿爲，而謂智慮絶人之燕王爲之乎？

且燕世子之來在三月，則是時燕王猶未反國，野史稱文皇遣之來，誰寔遣之？ 姜清《祕史》据南京錦衣衛百户潘暄貼黄册内載，校尉潘安二十三日欽撥隨侍燕王還北平，以爲來朝之驗，似若可徵。 然稽之《實録》，靖難師駐龍潭，帝顧望鍾山，愴然下淚，諸將請曰：「禍難垂定，何以悲爲？」帝曰：「吾異日渡江，即入京見吾親，比爲姦惡所禍，不渡此江數年。 今至此，吾親安在？ 瞻仰孝陵，是以悲爾。」然則太祖崩後，燕王未嘗入朝可知已。 蓋革除年事多不足信，即燕王來朝，不足信者一也。

金川門之變，《實録》稱建文帝闔宫自焚，中使出其屍於火，越七日，備禮葬之，遣官致祭，輟朝三日。 野記則云：松陽王景請以天子之禮葬，文皇從之。 夫既葬以天子，未有不爲之置陵守冢者，而鍾山左右無之，則備禮云者亦史臣欺人耳目焉爾。 矧孝陵渴葬，文皇責建文以庶人之禮葬其祖，又豈肯以天子禮葬建文乎？ 不足信二也。

北京金山口景陵之北，相傳有天下大師之塔，謂是建文帝墳，此尤無據。 彝尊嘗登房山，山隅有亂塔寺，瘗僧骨不可數計。 繞山村落田中亦多僧塔，或題司空，或題司徒，或題帝師、國師，蓋遼、金、元舊制則然，所稱天下大師，不足爲異，而乃誣爲建文帝墓。 既云不封不樹矣，其誰復立石爲表？ 不足信三也。

《從亡隨筆》稱：太祖預貯紅篋於奉先殿側，四圍以鐵錮之，鎖二，亦灌以鐵汁。 程濟破之，得三度牒。 濟爲帝祝髮，既扶帝出聚寶門矣，不應復折而至神樂觀。 不足信四也。

《致身録》：帝至鬼門，從者八人，牛景

先用鐵棒啓之而出。考是日乙丑，文皇一入金川門，即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鬼門非無人之境，爲景先者持鐵棒啓門，守城將士豈無一人見者？不足信五也。

建文帝既自焚，方先生孝孺衰杖哭闕下，語文皇曰：「成王安在？」此事之所有也。至文皇謂曰：「獨不顧九族邪？」答曰：「便十族奈何！」因并其弟子友朋爲一族戮之。此則三家邨夫子之説矣。歐陽、夏侯《尚書》雖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而馬、鄭俱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九峰蔡氏從之，故世之言九族者，名爲九，其實本宗一族爾。迨秦漢誅及三族，則兼逮母、妻之黨。邨夫子不知九族尚輕，三族爲最酷，而造爲是説。使文皇果用是刑，無舍母、妻之族，而遽株及於弟子友朋者，且正學之友最莫逆者，無如宋仲珩、王孟緼、仲縉、鄭叔度、林公輔諸人，故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縉之子叔豐，皆爲及門高弟，諸君惟仲縉先卒，其餘當日咸不及於難，緝其遺文以傳，足以破野史之謬。不足信六也。

《實録》：文皇既入，即收孝孺，旋執泰子澄至闕，同磔于市，所牓姦黨二十五人，鄭賜、黄福、尹昌隆在其列，不聞伏法。又靖難師起，北平所司州縣官棄職遠避，朱寧等二百一十九人亦未嘗悉誅；獨大理少卿胡閏，野史謂抄提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外，遣戍者又一百一十四人。而《奉天刑賞録》載茅大芳妻死，上命飼狗，不應若是之酷。不足信七也。

萬曆初，以建文帝所遺三詩宣付史館，竊疑是點竄元之故臣憶庚申君之作，若「天命潛移四海心」一語，豈出之帝口乎？不足信八也。

鐵鉉二女，没入教坊，世傳七言二詩，乃吴人范寬題老妓卷而作，載《皇明珠玉集》中，好事者巧爲傅會。不足信九也。

河西傭、川中補鍋匠、雪菴僧、東湖樵夫，潔其身，隱其名姓，据傳聞以書，奚而不可？乃憑轉輪殿鼠嚙餘册一一實之。不足信十也。

《文皇實録》載：壬午歲七月，命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户部致仕尚書王鈍、應天府尹薛正言，分往山西、山東、陝西巡視，俾奏利弊。震直受詔至山西，九月病卒于澤州公廨。初不聞震直督餉山東，爲北兵縛，置布囊，夾以兩馬，舁至京。後使安南，回滇，遇建文帝，慙憤吞金死也。況震直之卒，忠誠伯茹瑺撰神道碑，可證吞金之事，不足信十一也。

至若因楊行祥事而移之楊應能，王元美辨之矣。不足信十二也。

因史仲彬之名而造爲《致身録》，久而附益之，錢受之駮之矣，不足信十三也。

世之論者，以革除靖難之事，載諸《實録》者皆曲筆，無寧取之野史。然《實録》之失，患在是非之不公，然人物可稽，歲月無舛，後人不難論定。至《遜國》諸書，往往以黎丘之鬼眩人觀聽，以虚爲實，以僞亂真，其不滋惑焉者寡矣。閣下宜辨去其惑，曉然開諭同館，毋相矛盾。作史之貴乎有識者，此也。故因燕王來朝一事而兼及之，惟閣下澄鑒不宣。

## 史館上總裁第五書

昨過高齋，值閣下他出，閽者延客坐，案有閣下手疏史目，蓋體例初藁，取而誦之，有

《儒林傳》，又有《道學傳》。閣下講明正學，探洛閩之淵源，欲爲道學立傳固宜，然彝尊竊以爲不必也。傳儒林者，自司馬氏、班氏以來，史家循而不改。逮宋王偁撰《東都事略》，更名儒學，而以周、張、二程子入之。元修《宋史》，始以儒林、道學析而爲兩，言經術者入之《儒林》，言性理者別之爲《道學》。又以同乎洛閩者進之《道學》，異者寘之《儒林》，其意若以經術爲粗，而性理爲密，朱子爲正學，而楊、陸爲岐塗。默寓軒輊進退予奪之權，比於《春秋》之義。然六經者，治世之大法，致君堯舜之術，不外是焉。學者從而修明之，傳心之要，會極之理，範圍曲成之道，未嘗不備。故儒林足以包道學，道學不可以統儒林。夫多文之謂儒，特立之謂儒，以道得民之謂儒，區別古今之謂儒，通天地人之謂儒。儒之爲義大矣，非有遜讓於道學也。且明之諸儒講洛閩之學者，河東薛文清公而外，寥寥數人。薛公立傳，當在宰輔之列。今取餘子標爲道學，上不足擬周、程、張、朱，下不敵儒林之盛，則莫若合而爲一，於篇中詳敘源流所自，覽者可以意得，此彝尊前書所云體例不必沿襲者也。狂簡之言，不知所裁，惟閣下審擇之。

## 史館上總裁第六書

彝尊自入史館，受閣下知己之言，忘其檮昧，屢奏記於三席。顧念同館諸君，授之以簡，初無質難，而獨一新進聒聒於左右，難乎免於躁人之譏。然有不容已於言者，敢再陳之。

國史者，公天下之書也，使有一毫私意梗避其間，非信史矣。明自萬曆間，顧、高諸

君子講學東林書院，士大夫嚮風景從，主持清議，久而漸成門户。不得其門入者，分鑣而馳。遷染之塗既殊，相争如水火。當是時，中立不倚者寡矣。究之東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異乎東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當就一人立朝行己之初終本末定其是非，别其白黑，不可先存門户於胸中，而以同異分邪正賢不肖也。

大抵小人之交，無所不比，而君子或有所不同。方宋盛時，晏殊爲相，范仲淹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富弼副之，可云同心輔政者矣。及趙元昊叛，仲淹主調發，弼不主調發，衍是弼議，殊是仲淹議，若不相能者。然既而退朝，語笑無間。唯其是非同異一出於公，故能成慶曆之治。東林之君子則不然。一言之合，則以爲同道，而信之終身；一言之乖，則斥爲匪人，懷惡而不復親比。居田間者，遥制朝柄，而庠序之士立文社應之，轉相慕襲，膠結而不可解。異議者一發而不勝，乃樹援以爲敵，久而假宦寺之權以禍君子，未始不由君子之疾惡過激也。使克如晏、范、杜、韓諸老，和而不同，群而不黨，寧有是哉！每見近時之論，其人而東林也，雖晚而從逆，必爲之曲解；攻東林者，殉國之難，人所共知，終以爲僞。執門户以論人，是非之不公，其弊有不可勝道者已。

彝尊先曾祖太傅文恪公廉節自勵，中立無黨，以禮部左侍郎攝本部尚書事，請册立東宫，公私疏凡七十上，流傳者二十餘篇，存之史館。其言最切直者，劾鄭國泰，大指謂明外戚不預政事，册立匪國泰所宜言。當時貴妃親懿，咸爲側目。其後册立旨下，儀注皆先公預定，出諸袖中，且上言國朝册立東宫無謁謝貴妃四拜之禮，宣德、嘉靖舊儀與

今有別，故《實録》特書。是年，禮臣悉從裁革，不敢援故事以請。而郭文毅公遺先公書，以先公《議禮疏》誾誾侃侃，百折不回，比之中流砥柱。顧先公諸疏，世或移置他人姓名，若吴人文秉撰《先撥志始》一書，凡涉册立事纖悉具録，獨于先公劾國泰暨裁革貴妃四拜禮皆削而不書，無他，以先公名不入東林黨籍也。秉爲文肅公子，文肅中天啓壬戌進士第一人，是年先公實主會試，文肅固先公所取士也。雖淵源有自，而秉一字不以假人，其待中立者且然，況與東林樹敵者乎？即此一家一事言之，黨人之是非公乎不公，閣下可以審察矣。彝尊非不知是言出必有唖其面者，然而國史天下之至公，不得以一毫私意梗避其間者也。區區之誠，以南、董望閣下，冀裁擇焉。

## 史館上總裁第七書

明史成書，莫難於萬曆之後。稗官踳駁，是非易以惑人。至崇禎一朝，無實録依據，尤難措手。日者閣下選同館六人先纂長編，可謂得其要矣。《長編》成於李燾，其旨寧失於繁，毋失於略，故國史、官文書而外，家録、野紀靡不鉤索質驗，旁互而參審焉，無妨衆説並陳，草創討論而會於一。今則止據十七年邸報，綴其月日，是非何以明，同異何以別？挂一而漏萬，失燾之體例矣。家録、野紀，雖未足盡憑，然亦當錯綜詮次，而後是非不可揜，本末具見。閣下奚不取諸史館四方所上之書，凡涉崇禎朝事，俾纂修者一一穿聯之。又是時朝中朋黨堅不可化，封疆將帥率以愛憎廢置，而賢不肖無分焉。若袁崇

煥之死，錢龍錫之獲罪，負天下之至冤，而黨人恨不食其肉。非覩《太宗實録》，何由知計出於反閒乎？蓋以本朝檔子合之崇禎邸報，遠不相蒙，是必兼聽並觀而後可審其功罪。至於甲申寇難，朝野相傳，謂懿安皇后不死。然《世祖實録》大書元年五月葬明天啓皇后張氏於昌平州，足以洗其冤矣。他若莊烈愍皇帝之謚，定自本朝，而野紀紛紜，或書思宗烈皇帝，或書毅宗烈皇帝，或書威宗烈皇帝，或書懷宗端皇帝，宜以後定之謚大書簡端者也。又甲申殉難諸臣，俱經錫謚，應特書於傳後。而内官從死者或云王之臣，或云王之心，或云王之俊，其實則王承恩，章皇帝有諭祭文，此明徵矣。又莆田王公家彦以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亦死甲申之難，見聞者無異辭，乃順治九年章皇帝軫念殉國諸臣，特命禮部錫謚易名二十五人，而典禮者獨遺王公不與謚，豈非闕典也與？側聞順治二三年，各省巡撫題報崇禎閒死事諸臣，方之野紀，當得其實，亦宜分年書之。閣下奚不請於朝，暫假文皇帝、章皇帝兩朝實録，亟令史館監生謄一副本，庶纂修者得以參詳同異而不失之偏。此非小補也，不然，以宜書者不書，是編出，覽者將謂識大識小，無一具焉，可不深慮也哉！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二

#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三

書三

## 上山東巡撫張公書

彝尊聞之，古者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周公、孔子是已。孔穎達曰：「周公、孔子皆爲先聖。」近周公處祭周公，近孔子處祭孔子，蓋古之語道統者必兼周公、孔子。東漢永平二年，命辟雍、郡縣學並祀周公、孔子。唐武德二年，亦詔國子學並立周公、孔子廟。至永徽中，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逮顯慶二年，依群臣議，以周公配享武王，始專祀孔子。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謚孔子曰文宣王，謚周公曰文憲王，追崇之典，並垂國史。夫堯舜禹湯之道，自周公傳之；文武之德，周公成之；《詩》、《書》、《禮》、《樂》、《易》，自周公制作而纘述之。有周公繼往開來於前，斯孔子集大成於後，皆功在萬世者也。

孔子之裔，自漢以後或爲大夫，或爲君，或爲侯，或爲公，其支子爲五經博士，或知仙源、曲阜縣事，代有顯爵。獨周公子孫，唐高祖雖博求其後，究未爵以官。祥符幸魯，僅一表其門閭而已。彝尊昔謁孔林，望見周公有廟，在曲阜縣治東北三里，詢其子孫，猶聚族而居。蓋自伯禽少子魚封于東野，有田一成，因以爲氏，其譜牒有《東野志》，世次可考。及伏謁廟下，豐草不除，檐棟悉壞，惟垣牆尚蔽行路而已。因言之巡撫劉公芳躅，請

立博士。公即屬彝尊代爲作奏，將聞於朝矣。吏言前巡撫周公有德，曾請而不允，劉公不爲奪也。會柯給事聳疏請以方孝孺從祀孔子之廡，爲部臣駁詰，幕客以此阻公，公乃不果。彝尊至今有餘憾焉。

伏覩孔氏弟子顏、曾、仲、孟，皆立五經博士，下至宋儒二程子、朱子，亦皆有博士世襲，而先聖周公反不得下同於有宋諸儒，於義有未安者。兹遇翠華東巡褒崇先聖之日，執事試以上請，度無不允。擇東野氏之宗子授以五經博士，世襲其爵，以奉祀周公，俾千載之下大書特書曰「立周公後爲五經博士，自康熙二十三年始」。百王未行之典，自執事請之，皇上允而行之，豈非不朽盛事哉！然耑愚之見，竊慮復有阻執事者。《魯經》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執事曩居言路，知無不言，天下之大勇無過執事，故敢以是言進，惟留意焉。

是年，昆田在張公廨中。公得書即草奏，置行笈中，乘間欲上。而東野氏裔沛然迎駕直前，天語甚温。公謂殊恩宜出自上，遂焚其草。男昆田謹識。

## 與胡解元書

秋試得足下卷，時文爾，而不苟如是，信足下能道古者。比相見，有恂其容，有藹其言，益喜心賞之不謬。既退，足下遇僕熟客於塗，告以僕對門下士不當呼兄，又足下自稱門生，而僕不應，以是致疑。僕過矣，從乎俗也。

昔者孔子於其徒，曰蔵、曰由、曰求、曰雍、曰回、曰柴、曰賜、曰偃、曰赤、曰商、曰須、曰參、曰師、曰予、曰棖，皆直呼其名。至孟子則不然，樂正子、高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陳代、彭更，第稱曰「子」。孔孟相去僅

百年爾，而習俗之移人已若是，雖聖賢不得而反古也。至若門生弟子之稱，蓋有別矣。歐陽子曰：「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論語》爲孔子而作，所云門人皆受業於弟子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孔子曰：「自吾得回，門人日親。」回，無繇之子，本門人也，而列爲弟子，此門人所以日親也。孔子既卒，門人疑所以服禮。弟子之於師，心喪三年，無可疑也，疑所以服者，門人之服也。東漢孔伷碑陰有門生，復有弟子，此門生、弟子之別也。

僕年少日，見師於弟子無稱兄者，習俗之移人，僅三十年事爾。僕未嘗不慨歎其非，而不能力行古之道，甚慚於足下。因次所聞，聊以解嘲，亦以見僕之匪得已也。

## 報徐敬可處士書

辱示《春秋地名考》，采擇群書，援據精確。嘗惜鄭樵之《譜》、張洽之《表》、徐得之之《記》未寓於目，足下書成，可以無憾矣。以僕蒙滯，安能有所是正？惟於召公對國，注從《帝王世紀》，以爲文王庶子，鄙意不能無疑。文王之昭一十六國，富辰言之詳矣，召公初不與其列。《穀梁傳》謂周之分子，譙周謂周之支族。司馬遷但云「與周同姓」，其於公旦、叔鮮、叔度皆特書「弟」以別之。孔穎達亦云：「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獨皇甫謐異是，既以召公爲文王子，乃欲并原、豐爲

一，穎達已斥其謬，然則宜存皇甫之説而駁正之者也。至足下謂燕初封未得薊，以僕考之，燕之始封本都于薊，故班固曰：「薊，故燕國，召公所封。」逸齋《詩補傳》云：「薊，後改爲燕，猶唐之爲晉，荆之爲楚。」惟因《記》有「封黄帝後于薊」之文，而《史記》既封帝堯之後于薊，又封召公奭于燕，燕之于薊，若分二國。於是張守節則云：「召公始封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爲名，後漸强盛，乃并薊，徙居之。」王伯厚則疑黄帝之後封于薊者已絶，成王乃更封召公于薊。之二説者，僕益疑之。惟陸德明有云：「黄帝姓姬，君奭其後。」觀於是，而僕之疑始釋也。蓋公既爲周同姓，則稱分子也可，稱支族也可。軒轅二十五宗，堯之後亦黄帝之後，於褒封先聖王之後則稱薊，於封功臣謀士則稱燕，以采邑言則稱召。薊與北燕本一而已。足下以爲然乎？否乎？惟再示之。

## 答胡司臬書

讀執事之文，其辭閎以達，其體變而不窮，迺來教慺慺，抑何其語之謙也。古文之學，不講久矣。近時欲以此自鳴者，或摹倣司馬氏之形模，或拾歐陽子之餘唾，或局守歸熙甫之緒論，未得古人之百一，輒高自位置，標榜以爲大家，然終不足以眩天下之目而塞其口，集成而詆諆隨之矣。僕之於文，不先立格，惟抒己之所欲言，辭苟足以達而止。恒自笑曰：「平生無大過人處，惟詩詞不入名家，文不入大家，庶幾可以傳於後耳。」雖然，僕之爲此，非名是務也，實也；其於文也，非作僞也，誠也。來教謂「法乎秦漢，不失爲唐；法乎唐，不失爲宋」，於理誠

然。若僕之所見，秦漢唐宋，雖代有升降，要文之流委而非其源也。顔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而柳子厚論文亦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王禹偁曰：「爲文而舍六經，又何法焉！」李塗曰：「經雖非爲作文設，而千萬代文章從是出。」是則六經者，文之源也，足以盡天下之情、之辭、之政、之心，不入於虛僞而歸於有用。執事誠欲以古文名家，則取法者莫若經焉爾矣。經之爲教不一，六藝異科，衆説之郛，大道之管，得其機神而闡明之，則爲秦，爲漢，爲六朝，爲唐宋，爲元明，靡所不有，亦靡所不合，此謂取之左右而逢其原也。至於體製，必極其潔；於題，必擇其正。每見南宋而後，士人文集往往多頌德政、上壽之言，覽之令人作惡。此固執事之所不屑爲而僕恐有黷執事爲之者。冀執事力爲淘汰，斯谷園之編，足以不朽矣！

## 答閻徵君書

曩在都亭與足下遇，卒然問僕以「闕里」之名所始，僕無以對也，蓋不自知汗之流於背矣。兹得手緘，以《四書釋地》一編見寄，發函讀之，其詮「石門」，謂魯城七門，次南第二門者是，抑何詳且核也。繼以「闕里」一條，謂始於魯恭王宫有雙闕，故名，僕竊疑之。記亡友顧寧人撰《肇域志》，引《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之文，足下證以《春秋》，雉門、兩觀，外朝之地，士庶所不敢居，遂指寧人之誤。足下之持論斷斷，不可奪矣。僕考之《世本》「煬公徙魯」，又考之

《竹書》「煬公築茅闕門」，實康王二十一年之事，自煬公至定、哀，五百歲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爾，御廩災矣，西宮、新宮、桓宮、僖宮亦災矣，雉門、兩觀，災而復作矣，中城、西郛，城之者再矣，鮮有久而不毀者。獨茅闕門之作，歷五百歲不改，且闕以「茅」名，其取材也未必固，其爲地也未必密邇公宮，雉門、兩觀，未必即其遺址。竊疑魯之《春秋》内事必書，其不見於經傳者，由其歲久遠而廢置故也。然闕雖廢而里則以爲名，故孔子得居之。《論語》「闕黨」，劉向《新序》謂是孔子所居。《越絶書·本事篇》曰：「聖人教授六藝，删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是則由寧人所引推之，亦未爲誤矣。夫煬公、恭王先後並有闕門，名里之始則不能臆定。足下之書與寧人《肇域志》可兩存，而引伸其義，未可因朱子於今本《家語》删去「闕里」字，遂執古之《家語》不得有「闕里」字也。傳有之矣：「審問之，明辨之。」僕非敢與足下辨也，夫亦「審問之」足下而已。惟鑒察。

小司馬《索隱》以「茅」爲「茀」字之譌。竊謂作如字讀亦未害於義也。自識。

## 答蕭山毛檢討書

日者王百朋秀才過梅會里，語及《書》今古文本末。既行，慮答之未晰，乃遺以書，中及魏博士高堂隆所稱「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一十五字，證「重華」以上九字不始於大航頭。鄙見思移此文置「在璿璣玉衡」之前，爲《舜典》之首。然不敢自信，即屬秀才質之左右。隨接足下書，亹亹數百言，援《孟子》、《史記》、前後《漢》、《晉書》，謂

《堯典》當至「四海遏密八音」而止，自此而下，則爲《舜典》。足下之言是也，僕已悔前言之失矣。

來書亦云，姚方興本二十八字不始於大航頭，第謂魏王肅注《古文尚書》、晉范甯注古文《舜典》，俱有其文，則僕以爲不然。當梅賾奏上孔《傳》時，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今文《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其後范甯爲《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故《正義》曰：「《舜典》亡失，甯爲解時，已不得焉。」又曰：「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已下爲《舜典》之初。」其云補以王、范之注者，蓋言「慎徽」已下之注也。是時方興之書未上此二十八字，王、范安得有其文而注之？矧王、范所注本皆今文也乎！足下据《釋文・序録》信二十八字出之王注，然陸氏言方興所上止十二字，其餘一十六字，乃曰「或此下更有」云云，「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其辭若有深疑焉。使「濬深、哲知」等訓果出之王注，則亦何必施以「聊」字及「無施也」字？足下截而取之，恐非《釋文》致疑之初義矣。陸氏《序録》於《書》傳以孔氏爲正，惟《舜典》一篇用王肅本，二十八字之訓無一録者，明非肅注也。然則今學官所頒大航頭二十八字注者爲誰？吾意開皇後得方興本，爰取其所造孔《傳》實之，其餘仍用肅注，想當然矣。

由今論之，百篇之序原有《舜典》，自不必復濟南生之舊，當如足下之説，以「月正元日」爲《舜典》之初，與其冠以方興之文，不若取信高堂隆之議。蓋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近於有心作僞，而「濬哲」已下，方興不以奏上，殆未必盡出其書。故檮昧之見，擬

以隆一十五字冠之篇首，雖「建皇」二字無證文，而月正元日改朔之義存焉。「詢於四岳」以下，則授政之大端也，敢再質於講席。僕見近時攻《古文尚書》者不一。足下力爲孔《傳》辯冤，愛惜古人已至。若因梅賾之冤而并欲白方興之冤，則天下皆冤民而辯之不勝其辯矣。僕非好爲難駁也。朋友相規，於分則爾。昔者陳君舉嘗撰《毛詩解詁》，以朱元晦《集傳》去序爲非，元晦移書求其説，答云：「公近與陸子靜辯無極矣，又與陳同甫爭論王霸矣。某未敢注《詩》，不過爲門弟子講説，今已毁棄之。」蓋不欲滋其辯耳。或謂君舉善全朋友之道，然責善之義謂何？足下行年八十矣，僕今亦七十有四。舉一時尚刀錐鹽彀、紛争子母之利，而頽然二老翁獨以經義相考證，即鄙言未合，度足下必一笑置之，斷不效朱、陸之囂囂聚訟也。

## 寄禮部韓尚書書

行宫側獲侍履絇，先生把袂慇懃索彝尊著作。彝尊自知檮昧，見棄清時，老而阨窮，兼又喪子，無以遣日。見近日譚經者局守一家之言，先儒遺編，失傳者十九，因倣鄱陽馬氏《經籍考》而推廣之，自周迄今，各疏其大略。微言雖絶，大義間存。編成《經義考》三百卷，分存、佚、闕、未見四門，於十四經外，附以「逸經」、「毖緯」、「擬經」、「家學」、「承師」、「宣講」、「立學」、「刊石」、「書壁」、「鏤板」、「著録」，而以「通説」終焉。《易》、《書》二經已經刊就，餘以乏力中輟。近又輯《明詩綜》百卷，亦就其半。此外，歐陽子《五代史》注、《瀛洲道古録》，雖草創而未成也。所撰詩古文，義取辭足以達，未嘗有模範於胸

中而後下筆，聊以自娛而已。是以海内月旦，凡名家大家，要不得與其列。乃先生當代宗匠，忽焉賞及之，此昔人所云「得一人知己，可以無憾」者也。緣已刻未刻藁未免太多，慮不足以傳遠，尚須削繁剔謬，存其十五，然後繕録，上呈記室，當以秋冬爲期。泰山孤生之竹，嶧陽半死之桐，一遇賞音，妄思千古，惟先生是賴矣！儻賜以大序，感德不朽。無錫朱襄贊皇，曩在都下，見其集唐三十律，歎爲工絶。今歲入霍山，纂《易章》一編見示。其立説皆本漢以前書，不墮陳圖南、邵堯夫窠臼。聞先生近注《易》，贊皇適入都，謹令其叩講席。歸沐之暇，試進而討論，其言頗娓娓可聽也。不宣。

## 答刑部王尚書論明詩書

兩誦來書，論及明詩之流派，發蒙振滯，總時運之盛衰，備風雅之正變，語語解頤。至云選家通病，往往嚴於古人而寬於近世，詳於東南而略於西北，輒當紳書韋佩，力矯其弊。惟是自淮以北，私集之流傳江左者久而日希，賴中立王孫之《海岳靈秀集》、李伯承少卿之《明雋》、趙微生副使之《梁園風雅》，專録北音。然統計之，北祇十三而南有十七，終莫得而均也。明自萬曆後，作者散而無紀。常熟錢氏不加審擇，甄綜寥寥。當嘉靖七子後，朝野附和，萬舌同聲。隆慶鉅公，稍變而歸於和雅。定陵初禩，北有于無垢、馮用韞、于念東、公孝與暨季木先生，南有歐楨伯、黎惟敬、李伯遠、區用孺、徐惟和、鄭允升、歸季思、謝在杭、曹能始，是皆大雅不群。即先文恪公不以詩名，而諸體悉合。竊謂正、嘉而後，於斯爲盛。又若高景逸之恬雅，大類柴桑，且人倫規矩，乃錢氏概爲抹

殺，止推松圓一老，似非公論矣。故彝尊於公安、竟陵之前，詮次稍詳，意在補列朝選本之闕漏。若啓、禎死事諸臣，復社文章之士，亦當力爲表揚之，非寬於近代也。郵便奉報，《摭言》、《吴越備史》、《玉壺清話》三書附上，諸嗣宣不備。

## 與佟太守書

伏聞執事下車，首崇學校，將有事于釋奠。先期演習樂舞生，教以執籥、秉翟及上丁，躬率校官弟子，頖宫行禮，有秩其序，有肅其容，鄉之父老謂五十年來所未覩。僕偶滯吴下，未克預觀其盛。至于鳩工修治，自當爲邦人倡，雖寠且貧，不敢辭也。

竊念學有鄉賢祠，本乎鄉先生没而祭社之典。兹傾圮已久，及今不葺，將化汙萊。祠中主漸剥蝕，理宜更作。僕考之載記，有謂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則許叔重、鄭康成也。有謂禮埋重則立主，士大夫有重，亦宜立主，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則徐邈及清河王懌也。主之制雖不載于經，然衛次仲言：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何休言：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有二寸，諸侯長一尺。《漢舊儀》言：帝主長九寸，后主長七寸。杜佑《通典》述晉太康故事，帝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蔡謨言：今代祠版乃《禮》之廟主。安昌公荀勗祠制神版，皆正長尺二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分。雖諸家之説長短不齊，要之帝后之尊，莫有過尺二寸者。涑水司馬氏、伊川程氏定爲主式，作主以栗。趺四寸，以象四時；高尺二寸，以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今之法式，大率準此。

乃邇者入祠多係封君贈公，其子孫富貴利達，不循舊章，取材舍栗，以喬木爲之，高或三五尺餘，塗以金泥，巍然坐先正之上，非禮已甚。度新鬼有所不安，神其妥于是乎？伏惟執事既事修葺，宜集其子姓，諭以尺度之不可違，令彼更造，與先民一式。期禮行于鄉，不僭不濫，祭社之典，可永無憾矣。希執事垂聽焉。

## 寄查德尹編修書

比得書，知校勘《全唐詩》業已開局。近聞足下先取杜少陵作，審其字義異同，去箋釋之紛綸而歸于一是，甚善然有道焉。蒙竊聞諸昔者吾友富平李天生之論矣。少陵自詡「晚節漸於詩律細」，曷言乎細？凡五七言近體，唐賢落韻，共一紐者不連用，夫人而然。至於一三五七句用仄字，上、去、入三聲，少陵必隔別用之，莫有疊出者，他人不爾也。蒙聞是言，尚未深信。退與李十九武曾共宿京師逆旅，挑燈擁被，互誦少陵七律，中惟八首與天生所言不符。其一《鄭駙馬宅宴洞中》云：「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簟青琅玕。春酒杯濃琥珀薄入，冰漿盌碧瑪瑙寒。誤疑茅堂過江麓入，已入風磴霾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入，時聞雜佩聲珊珊。」疊用三入聲字。其一《江村》云：「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爲棋局入，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惟藥物入，微軀此外復何求。」疊用二入聲字。其一《秋興》云：「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入，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入，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

湖滿地一漁翁。」疊用二入聲字。其一《江上值水》云：「爲人性癖躭佳句去，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去，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去，故著浮槎替入舟。❶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游。」疊用三去聲字。其一《題鄭縣亭子》云：「鄭縣亭子澗之濱，户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岳蓮臨大路去，天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群欺燕去，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轉傷神。」疊用二去聲字。其一《至日遣興》云：「去歲兹辰奉御牀，五更三點入鵷行。欲知趨走傷心地去，正想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笑去，有時顛倒著衣裳。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疊用二去聲字。其一《卜居》云：「浣花流水水西頭，主人爲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去，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去，一雙鸂鶒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去，須向山陰入小舟。」疊用三去聲字。其一《秋盡》云：「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近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入，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入，劍門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爲客入，懷抱何時得好開。」疊用三入聲字。此八詩者，識於懷不忘。久而覩宋元舊雕本，暨《文苑英華》證之，則「過江麓」作「出江底」，江不當言「麓」，作「底」良是。「多病」句作「賴有故人分禄米」，「夜月」作「月夜」，「漫興」作「漫與」，「大路」作「大道」，「語笑」作「笑語」，「上下」作「下上」，「西日落」作「西日下」。合之天生所云，八詩無一犯者。由是推之，「七月六日苦炎熱」下文第三句不應用「蠍」字，作

❶「槎」，原作「查」，四庫本同。據《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卷八改。

「苦炎蒸」者是也。「謝安不倦登臨賞」下文第七句不應用「府」字，作「登臨費」者是也。循此説以勘五言，雖長律百韻，諸本字義之異，可審擇而正之。第恐聞之時人，必有詘其無關重輕者。然此義昔賢所未發，出天生之獨見，善不可没也。足下能聽信否乎？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三

#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四

## 序一

### 周易義海撮要序

自漢以來，説經者惟《易》義最多，《隋經籍志》六十九部，《唐志》增至八十八部，《宋志》則二百一十三部。今之存者，十之一二而已。唐資州李氏合三十五家《易》説，題曰「集解」，南北朝以前遺文墜簡，藉以得見指歸。宋熙寧間，蜀人房審權集鄭康成以下至王介甫《易》説百家，擇取專明人事者，編成百卷，曰《周易義海》。至紹興中，江都李衡彦平删其冗複，益以正叔、子瞻、子發三家，目爲《義海撮要》，凡十卷，而附以《雜論》，補房氏之闕略焉，其擇之也必精。《義海》失傳而是編傳，後之學者所樂得而講習也。彦平，宣和末入辟雍。乾道中，官祕書修撰，尋除侍御史，改起居郎，以言事去國，退居崑山，聚書講學，世目爲「樂菴先生」者也。

### 周易輯聞序

《周易輯聞》六卷，宋趙汝楳撰。取《雜卦》反對之義，上下二篇，各一十有八卦。每六卦析爲一卷，附《文言》於《乾》、《坤》釋彖之後，而《繫辭》、《説卦》諸傳皆闕焉。余既抄而藏諸笥，序之曰：

《易》之爲教，本窮理盡性之言。自《周官》掌之太卜、簭人。而秦以其卜筮之書未燔，迄於漢，孟喜、京房、焦贛之徒多藉以考

驗災異而已。鄭康成主象數，王輔嗣主名理。言數者或失之巫，言理者或失之鑿，往往得其偏曲而未窮其奥賾焉。考之《隋經籍志》，説《易》凡六十九部，唐《四庫書目》益之，凡八十八部。至宋增至二百一十三部，而是書未與焉，可謂詳矣。迨後家守程朱之書，未暇廣究諸家之説。久之《本義》單行，并程氏傳亦輟不復觀，況凡有小異朱子之説爲制舉所不取，則見者非僅不觀，將唾而遠之，惟恐子弟之入於目。此自隋迄宋，諸家之撰述日至於放失無存也。

是書晰理而兼詳夫象數，援据精洽，足以益學者之神智。萬曆中，周藩宗正灌甫曾雕刻行之。顧流傳者寡，惜世無有重刻之者。汝楳爲資政殿大學士、天水郡公善湘之子，商恭靖王元份七世孫。善湘以儒生破李全，身歷戎馬，乃能注意經學，六易藁而授之子。汝楳不以世禄自矜，遠游閒服玩之習，惟遺編是輯，又歸其善於親。益以徵宋時經術之盛，化俗之厚。而灌甫亟刻其書，雖流傳已少，是書實藉以無失。皆宗室之賢，宜附著之，以告後之君子讀是書者。

## 易璇璣序

宋之南渡，君臣多講《易》義。高宗召荆門朱震論《易》殿中，稱旨，除祠部員外郎，遷祕書少監，賜以告詞，敷及「否」、「泰」之義。右相張浚入朝，亦書「否」、「泰」二卦賜焉。于時浚及宰相李綱、李光、沈該皆著《易》傳，而林儵、李授之、劉翔、郭伸、王義朝、都潔、彭與、王大實、吴適、宋大明均以《易》義經進。或令祕書看詳，或令有司給札，或與堂除，或補上州文學。獨環溪吴氏上《易璇璣》

三卷，其言《易》，自彖求之卦，次求之象，次求之爻，作論二十七篇，文辭簡奥，間以韻語行之，類古繇占，卓爾成一家言。以書犯廟諱，賞獨不及。嗟夫！朝之一命再命，奚足爲儒者重輕？而得之不得，有命焉，此嚴夫子、董相所以有《哀時命》文、《士不遇賦》也。

吴氏諱沆，字德遠，崇仁布衣。其没也，鄉人祀諸郡縣學。

## 周易集説序

《周易集説》一十三卷，各冠以序，吴人俞琰玉吾叟所著也。叟于寶祐間以詞賦稱。宋亡，隱居不仕，自號「石澗道人」，又稱「林屋洞天真逸」。其書草創于至元甲申，斷手于至大辛亥，用力勤矣。世之言圖、書者，謂馬毛之旋、龜文之坼，獨叟之持論以《尚書·顧命》文：「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河圖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玉也，玉之有文者爾。崑崙産玉，河源出崑崙，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石而白有文者。此《易》家之異聞也。

## 合訂大易集義粹言序

孔子學《易》，韋編漆書至于滅絶者三，乃不以是教其子。而與門弟子雅言，惟《詩》、《書》執禮。然三經無統論之文，獨《易》有《十翼》，則聖人之注意存焉矣。自歐陽永叔謂《十翼》之説不知起于何人，于是學者不能無疑。今世所傳程正叔《易傳》、張子厚《易説》，均舍《大傳》不講，而正叔之言曰：「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又曰：

《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晁子止則云：「子厚《易解》甚略，《繫辭》差詳。」是張、程二子咸篤信《大傳》者也。

吾友納蘭侍衛容若，以韶年登甲科，未與館選。有感消息盈虛之理，讀《易》淥水亭中，聚《易》義百家插架，于温陵曾氏種《粹言》、隆山陳氏友文《集傳精義》一十八家之説有取焉。合而訂之，成八十卷，擇焉精，語焉詳，庶幾哉有大醇而無小疵也乎！刑部尚書崑山徐公嘉其志，許鏤板，布諸通邑大都，用示學者。乍發雕而容若溘焉逝矣。昔王輔嗣注《易》，每取舊解，所悟者多，深斥陰陽災異、小數曲學，專明人事，論者謂其獨冠古今，出荀、劉、馬、鄭之上。顧官止尚書郎，年僅二十四而夭，説經者恒惜之。容若清才逸辨，兼工風騷樂府書法，即其會粹二書，不專言理，變占象數並收，補《大傳》訓注之闕，雖老儒亦遜焉。豈意短命而終，讀其書，不禁蘭摧而蕙歎也。

## 徐氏四易序

聖人則圖、書以作《易》，作《易》之後，不必因圖而《易》始見也。新安朱子著《易本義》，取河洛先後天諸圖冠諸卷首，今之學者僉謂舍圖、書無以言《易》矣。考先儒之論，多以九爲圖，十爲書。獨西山蔡氏從而反易之，以爲河圖之數十而洛書九也。蔡氏之説稱本邵氏，然邵氏之言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以數之體驗之，則奇爲圓而偶爲方矣。同州王氏、臨邛張氏、漢上朱氏，咸以九爲圖、十爲書，此邵氏之學也。伊川程子曰：「九是純陽，六是純陰，但取河圖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是亦

以九爲圖矣。此程氏之學也。横渠張子曰:「陽極於九,陰終於十。」又曰:「十者九之偶也。」史繩祖闡其義,蓋即言九圖十書之理。此張氏之學也。朱子報郭沖晦書曰:「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虚之數,所以畫卦也。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所以作範也。」是年朱子五十有一矣,猶主九爲河圖,後與蔡氏再三往復,始從其説。迨作《啓蒙》,又詳述其初説而曰:「安知書之不可爲圖,圖之不可爲書?」是雖信之而未篤矣。

處士徐善敬可氏著《四易》,一曰《天易》,二曰《羲易》,三曰《商易》,四曰《周易》,凡三十卷。其於圖、書,博采諸家之論,而一本乎邵氏、程子、張子及朱子之初説,謂反之則四象五行之位,皆若枘鑿之不可合;從其舊,則不惟位與數各當,因以推夫三易改演之原,《洪範》、大衍、律曆、運氣、太一、奇門之所自出,靡不犂然有據焉。乃或疑其與朱子晚年之説不協。夫圖之可爲書,書之可爲圖,朱子既言之矣,徐氏特因朱子之説而發揮之爾,亦何悖於朱子哉! 於是同里朱彝尊爲之序。

## 東萊吕氏書説序

東萊吕先生伯恭,受學於三山林少穎,少穎又東萊吕居仁之弟子也。少穎所著《尚書集解》,朱子謂「《洛誥》以後,非其所解」。繼其孫石鼓書院山長畊稱坊本自麻沙初刻,而婺女及蜀中皆有之,訛以傳訛。訪之故家,先得宇文氏《拾遺》一卷,後得建安余氏所鏤新板,又得葉學録所藏寫本。再三參校,自詡成完書矣。而伯恭《書説》先之《秦

誓》、《費誓》，自流以泝其源，上至《洛誥》而止，殆以補林説之所未及爾。門人宗學教授、從政郎時瀾，不知師之微意，乃取而增修之，非伯恭之本懷矣。趙希弁《讀書附志》稱是書六卷。康熙壬戌，予抄自無錫秦氏，凡十卷，與馬氏《經籍考》同，《宋史》志藝文云三十五卷，蓋并門人增修之書合著於録也，序以藏之笥。

## 雪山王氏質詩總聞序

雪山王氏《詩總聞》二十卷，每章説其大義，復有「聞音」、「聞訓」、「聞章」、「聞句」、「聞字」、「聞物」、「聞用」、「聞跡」、「聞事」、「聞人」，凡十門，每篇爲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冠于四始之首。自漢以來，説《詩》者率依小序，莫之敢違，廢序言《詩》，實自王氏始。既而朱子《集傳》出，盡删《詩序》，蓋本《孟子》以意逆志之旨，而暢所欲言。後之儒者咸宗之，獨王氏之書晦而未顯，其自詡謂研精覃思幾三十年。而吴興陳日强稱其自成一家，能寤寐詩人之意于千載上。要之雖近穿鑿，而可以解人頤者亦多也。王氏名質，字景文，汶陽人，紹興庚辰進士，召試館職，不就，歷樞密院編修官，出通判荆南府，不行，奉祠山居，有集四十卷。

## 聶氏三禮圖序

六經有圖，三禮尤不可少。鄭康成、阮諶、梁正、夏侯伏朗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博采諸圖成書者，洛陽聶崇義也。當周顯德中，崇義以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與國子祭酒汝陰尹拙同寮，其論祭玉援引《周禮》正

文，拙無以難。迨宋建隆初，考正三禮圖，表上于朝，時拙已遷太子詹事，被詔集儒學之士，重加參議。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釋之。書成，拜紫綬犀帶白金繒帛之賜，頒其書于學官，繪圖宣聖殿後北軒之壁。至道初，舊壁崩剥，命易以版，改作論堂之上。咸平中，車駕幸學，親覽觀焉，斯亦儒者稽古之榮矣。乃有賈安宅等言其未見古器，出于臆度，而陳用之撰《太常禮書》，陸農師撰《禮象》，皆以正聶氏之失而補其闕遺。有詔毁論堂畫壁。然竇學士儼序稱其「采三禮舊圖，凡得六本，鑽研尋繹，推較詳求，原始要終，體本正末，能事盡焉」。則非出于臆度者也。永嘉陳伯廣跋卷尾云：「觀其圖，度未必盡如古昔，苟得而考之，不猶愈于求諸野乎？」斯言得之。

## 丘氏周禮定本序

《考工記》可補冬官之闕乎？曰：周官三百六十，多以士爲之，若《記》之所云，直百工焉爾矣。夫玉府有工、有賈，而巾車、弁師、追師、屨人之屬，府史胥徒而外，咸有工以執事，亦猶大府、典絲、典婦功、庖人、羊人、馬質之各有其賈也。賈不與士齒，工顧可充司空之官乎？典絲則頒絲矣，掌皮則頒皮革矣，槁人則掌六弓、八矢、四弩矣。是則湅絲者，工也，而頒絲外内者，考工者也。函、鮑、韗、韋、裘者，工也。以式法頒皮革者，考工者也。刮摩攻木以爲弓矢者，工也，而受財於職金以賫其工，書其等、乘其事、試其工弩者，考工者也。以是推之，則《記》之所載三十工，鄭氏以爲司空之官，非矣。

新昌黄氏度作《周禮説》，置《考工記》不解。至臨川俞氏廷椿《復古編》，謂司空之屬分寄於五官。同安丘氏暢其旨，取五官所屬歸於冬官，六屬適各得六十，著爲《周禮定本》。昔人皆言冬官闕一篇，蓋讀此而宛如全書焉。繇漢迄唐，説經者義雖紛綸，往往存其疑而不改。逮宋元諸君子生千載之後，一旦釐正其文，若朱子之《孝經》、《大學》，蔡氏之《武成》，金氏之《洪範》，蔡氏之《雜卦傳》，吴氏之《禮記》，以及俞氏、丘氏之《周禮》，皆自信而不惑，後學者莫敢議其非。雖然，無數君子之學識，苟好奇穿鑿，則或失之僭，或失之誣，殆亦難乎免矣！

丘氏名葵，字吉甫，隱居海嶼，自號釣磯翁，蓋宋人而不仕於元者。書成時年八十餘，可謂老而篤學者也。

## 讀禮通考序

禮有五，喪祭重矣。曲臺之記，石渠之論議，於喪禮尤詳焉。晉人崇尚莊老，宜其自放禮法之外，而於喪禮變除假寧之同異，獨斷斷辨難，若杜預、衛瓘、袁準、孔倫、陳銓、劉逵、賀循、環濟、蔡謨、劉德明、葛洪、孔衍之徒，均有撰述。宋齊以降，言凶禮者不乏。自唐徙五禮之名，置凶禮第五，於時許敬宗、李義甫上《顯慶新禮》，以爲凶禮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自是天子凶禮遂闕，宜柳宗元以不學訕之也。迨宋講學日繁，而言禮者寡，於凶事少專書。《朱子家禮》盛行於民間，而世之儒者於《國恤》不復措意，其僅存可稽者，杜氏《通典》、馬氏《通考》已焉。嗚呼！慎終追遠之義，輟而不

講，斯民德之日歸於薄矣！

刑部尚書崑山徐公居母憂，讀《喪禮》，撰《通考》一書，再期而成。尋於休沐之暇瀏覽載籍，又增益之，凡一百二十卷。摭采之博而擇之精，考据之詳而執之要，此天壤間必不可少之書也。當孝莊太皇太后崩，公時由禮部侍郎遷都察院左都御史，仍直史館，自初喪及啓殯，禮無纖鉅，天子惟公是咨。公斟酌古今之宜，附中使入奏，悉中條理。蓋公於是書默識於心，宜其折衷靡不當，上結主知，誠稽古之效矣。公歸田後，開雕是書。彝尊因勸公并修吉、軍、賓、嘉四禮，庶成完書。公喜，劇即編定體例，分授諸子。方事排纂而公逝。又二年，先以刊完《喪禮》行世。彝尊夙承公命作序，至是乃書其大略。若全書綱要，公發凡舉例，已詳言之，後之覽者可以見公用力之勤也已。

## 陸氏春秋三書序

唐丹陽主簿趙州啖助考《春秋》三傳短長，撰《集傳》，復攝綱條爲《統例》。助卒，其子異裒録遺稿，於是門人洋州刺史河東趙匡損益之，而給事中陸淳師事匡，纂會其文，爲《春秋集傳纂例》十卷，又撰《集注春秋》二十卷，《微旨》三卷，《辨疑》七卷。《集注》自元已亡，而《纂例》及《辨疑》、《微旨》三書，延祐中從集賢學士曲出之請，鋟板江西行省。魏晉以前説《春秋》者，創通大義而已，有所未通則没而不説，又或自亂其義。自杜元凱以例釋《左氏》，其説有正例、變例、非例之分，别爲五體，以尋經傳之微旨，言《春秋》者宗之，然猶略而未該。至三子書出，例乃大備，庶乎絲麻冠屨之不紊，其有功於《春秋》甚

大。淳爲韋執誼所援，得侍講東宮，柳子厚因執弟子禮。歸安朱臨序是書，謂子厚文章宗匠，以韓退之之賢猶不肯高以爲師，獨肯執弟子禮於陸氏，以此推陸氏之學。要之子厚之師陸氏，特出於黨人一時附和，正未足以是爲輕重也。然唐人所尚者詩賦，往往未暇究明經義。陸氏獨能傳習其師說，通聖人之書於後世，其賢有過人者。當其時，蔡廣成以《易》，施士丐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强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以顯於時。今其書俱不傳，惟三子書僅存。錢唐龔主事蘅圃刻而傳之，功不在曲出下矣。

## 春秋權衡序

孔子之作《春秋》，撥亂世反諸正，其好惡一出於平而已，非若後世史臣有所激於中，借史以洩其忿也。顧説《春秋》者，往往未得聖人之意，煩其例，苛致其文，予者十一，誅譏者十九。夫有所攘也，蓋有尊也；有所貶也，蓋有褒也。今欲尊周而動著王室之非禮，欲誅亂臣賊子而先責賢者備，亡不越竟即責以弑君，不嘗藥則罪以弑父。是聖人惡惡之辭長而善善之辭反短，比之申不害、衛鞅、韓非而有甚焉者矣。我故於説《春秋》者義無多取，見有刻深之文，戾乎孔子之旨，未嘗不疾首張目焉。及得宋劉仲原父《春秋權衡》讀之，凡三傳有害於義者，旁引曲證，必權其輕重而別其非是，以待讀者之自悟，可謂善學《春秋》者也。原三家之傳雖或未得其平，由於尊聖人之過、求聖人之心不得，遂紛綸同異者有之。要其所主，皆二百四十年之事。若胡安國之傳出，言無不純，理無不正，然其文則孔子之文，其事則類

指南渡君臣得失，斯蓋因述以寓作者矣。近乃舍三傳而列之學官，久之，取士者并舍經而專主乎傳，是何異學《易》者之僅知操錢而卜也？嗚呼！三傳、胡氏孰贏孰縮，經與傳之孰輕孰重，安得起仲原父立而相其平準也與？

## 春秋意林序

往予與高念祖同舟至天津，念祖書簏中攜劉仲原父《春秋權衡》、《意林》凡一十九卷，宋刻甚工。時歲在甲辰七月，暑未退，揮汗讀之舟中，未暇抄録也。既而念祖留京師，二書爲有力者所得。予在大同聞之，頗以爲憾。越五年，潁州劉考功公戫相遇濟南，揖罷，亟語予以獲《權衡》爲喜。問以《意林》，則無之。又五年，求之清苑陳參議祺公，遂以《權衡》抄本貽予，復從宛平孫侍郎耳伯所抄得《意林》，然後二書悉爲吾有。原父在當日，聲譽與廬陵歐陽子相上下，暨弟貢父並以經術聞，其説《春秋》尤長。二書之外，有《春秋傳》一十五卷，予獲之書賈舟中。又有《説例》二卷，《文權》二卷，惜乎不能盡得也。

予感是書自舟中讀後幾不復遇，求之十年乃始得焉，而予之爲客，不自知其已老矣。南還之日，念祖無恙，尚期共讀之，兼以二書聞之考功，亦足以豪已乎！甲寅十一月書。

## 涪陵崔氏春秋本例序

涪陵崔子方彦直自稱西疇居士，嘗與蘇、黄諸君子游。知滁州日，曾子開曾爲作記，刻石醉翁亭側。其説《春秋》，有《經解》

十二卷，《本例》二十卷。建炎中，江端友請下湖州，取所著《春秋傳》儲祕書省，于是其孫若上之于朝。今其《解》不可得見，惟《本例》獨存。序之曰：

以「例」説《春秋》，自漢儒始。曰「牒例」，鄭衆、劉寔也；曰「謚例」，何休也；曰「釋例」，潁容、杜預也；曰「條例」，荀爽、劉陶、崔靈恩也；曰「經例」，方範也；曰「傳例」，范甯也；曰「詭例」，吴略也；曰「略例」，劉獻之也；曰「通例」，韓滉、陸希聲、胡安國、畢良史也；曰「統例」，啖助、丁副、朱臨也；曰「纂例」，陸淳、李應龍、戚崇僧也；曰「總例」，韋表微、成元、孫明復、周希孟、葉夢得、吴澂也；曰「凡例」，李瑾、曾元生也；曰「説例」，劉敞也；曰「忘例」，馮正符也；曰「演例」，劉熙也；曰「義例」，趙瞻、陳知柔也；曰「刊例」，張思伯也；曰「明例」，王晳、王日休、敬鉉也；曰「新例」，陳德寧也；曰「門例」，王鎡、王炫也；曰「地例」，余嘉也；曰「會例」，胡箕也；曰「斷例」，范氏也；曰「異同例」，李氏也；曰「顯微例」，程迥也；曰「類例」，石公孺、周敬孫也；曰「序例」，家鉉翁也；曰「括例」，林堯叟也；曰「義例」，吴迂也。而梁之簡文帝、齊晉安王子懋皆有《例苑》。孫立節有《例論》，張大亨有《例宗》，劉淵有《例義》，刁氏有《例序》。繩之以例，而義益紛綸矣。彦直之論，謂「聖人之書，編年以爲體，舉時以爲名，著日月以爲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蓋其本」。乃例一十六門，而皆以月日時例之，亦一家之言云爾。

## 春秋地名考序

「九丘」之書逸矣，伯禹、伯益之所名，夷

堅之所志，周公之所録，其著在六經者，莫若《禹貢》、《詩》、《春秋》。言《禹貢》者，則有若摯虞之《畿服經》，孟先之《圖》，程大昌之《論》，易祓之《廣紀》。言《詩》者，則有若范處義、王應麟之《地理考》。言《春秋》者，則有若京相璠之《土地名》，楊湜、鄭樵之《譜》，張洽之《表》。外如嚴彭祖之《圖》專紀盟會，則圍伐滅取，土地之見遺者多矣。羅泌專紀國名，則郡縣之失載者又多矣。然則説《春秋》者，必兼包乎郡國土地之目而後可無憾焉。試迹其地名，有見於經者，有見於傳者，有並見於經傳者。顧其文，「蔑」以爲「昧」，「紀」以爲「杞」，「滑」以爲「郎」，「檉」以爲「朾」，「偃」以爲「纓」，「崇」以爲「柳」，「鐵」以爲「粟」；以「陸渾」爲「賁渾」，以「厥慭」爲「屈銀」，以「皋鼬」爲「浩油」，以「祲祥」爲「侵羊」。若是者，不可悉數也。「郱」也，謂之「郱婁」；「貫」也，謂之「貫澤」；「訾婁」也，謂之「叢安」；「甫」也，謂之「鞍」；「沙」也，謂之「沙澤」。一「郕」也，或以爲「成」，或以謂「盛」；一「酅」也，或以爲「犂」，或以謂「麗」；一「盂」也，或以爲「霍」，或以爲「雩」；一「虢」也，或以爲「郭」，或以爲「漷」；一「艾」也，或以爲「鄗」，或以爲「蒿」。「貍脤」謂之「貍軫」，或又曰「蜃也」；「蚡泉」謂之「濆泉」，或又曰「賁也」；「鄟丘」謂之「犀丘」，或又曰「菑丘」，又曰「師丘」也。其在當時，傳者已滋異同繁省之不一，而況乎百世之下？壤地之離合，名號之廢置升降，乃欲通習而考證之，刊落叢謬，不其難哉！

《地名考》一十四卷，吾鄉徐處士善所輯。予受而讀之，愛其考迹疆理，多所釐正，簡矣而能周，博矣而有要，無異聚米畫地，振衣而挈其領也。原《春秋》之作，孔子既取百

二十國寶書筆削之，而又述職方以輔《春秋》之不及，則學乎《春秋》，非惟義疏、序例，大夫之辭、公子之譜皆宜究圖，而土地之名，補方志之疏舛，尤其要焉者。若經之有緯，《書》之有正必有攝也。予老矣，恒媿經義無所發明，序其書，竊比北宮、司馬諸子獲附見於《春秋》之傳焉。

## 五經翼序

古之仕焉而已者，歸教其鄉里，尊之曰先生，親之曰父師。王者養之，則曰國老，乞言合語，載諸惇史，授數而論説之。若傳記所稱老彭、老聃，皆殷周之國老，而遲任、周任之言，殆即惇史之文也。漢之時，伏勝、張蒼、轅固，博士江翁、胡母生、杜子春之徒，多以耆耋教授弟子，蓋聖人之道莫備乎經學者，必老成人是師，庶學有統而道有歸。然守一家之説，足以自信，不足以析疑。惟衆説畢陳，紛綸之極而至一者始見，故反約之功貴夫博學而詳説之也。

吏部侍郎宛平孫先生，年八十矣，好學不倦，集漢以來諸儒五經序義，分爲二十卷，名曰《五經翼》。給事中餘杭嚴公鏤板行之。先生凡五致書，命予爲序。予惟經學之不明，非一日矣。自漢迄唐，各以意説，散而無紀，其弊至於背畔，貴有以約之，此宋儒傳注所爲作也。今則士守繩尺，無事博稽，至問以箋疏，茫然自失，則貴有以廣之，先生是書所爲述也。當萬曆中，周藩宗正灌甫藏書八萬餘卷，至黄河水決，遺籍盡亡。初，先生知祥符縣事時從其孫永之借鈔諸經義，後又益以祕閣流傳諸書，故多世所未見者。予不學，未能發明五經之藴，因述先生之老而好

學、無媿於古之致仕者，以爲當世法。俾讀其書，若見惇史，且及其采輯所從來，蓋歷數十年而始成，洵匪易矣。嚴公亦與予善，其勤學下士相等。事三老者，必有五更，告於先生者，必及君子，然則舍嚴公其誰也！

## 授經圖序

六經大義，至宋儒昌明之而始無遺憾，學者守爲章程，宜也。不知絶續之際，漢儒爲難。當日秦書既焚，往聖遺言澌滅殆盡，幸而去古未遠，間得之屋壁所藏，女子所獻，老生所口述，然而僅矣。迄學者代興，遐搜博考，或一人集衆是，或數人成一經，要其授受各有師承，非若後人以意見爲予奪也。劉歆遺書博士，謂孝宣時廣立經文，義雖相反，不嫌並設，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旨哉斯言。夾漈鄭氏乃云：「秦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絶。」於是有指斥漢儒，跡其同異紛紜，爲詆訶所自起。豈知前型未墜，盡信非也，概疑之亦非也。六經之義，如江河日月，無所不該。解之者，惟其不背於經，斯已爾，而又何同焉！夾漈之言過矣。

授經諸圖見於章氏《考索》，明西亭宗正復加釐定，并采諸儒言行列爲小傳，由是師友淵源燦如指掌。自漢以後，晨星相望，專家雖不逮漢儒，而亦多有纘承，惜其未暇補入。然傳注、義疏、序解、辨問諸條，犂然各具於圖之左方，覽者因目以求其書則得矣。是集黄徵君俞邰藏有善本，龔主事蘅圃刊之白下。世之師心黨同、薄前賢爲不足法者，庶幾知所返也。然則漢儒洵有功於六經，而爲功於漢儒者二子，又將與西亭並傳也夫！

## 重刊玉篇序

小學之重於古久矣。《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制，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自《凡將》、《元尚》、《滂喜》諸篇，均失其傳，而《爰歷》、《博學》爲閭里書師所合，入之《倉頡》篇中，許慎據以撰《説文解字》，古本部分自一至亥者是已。顧氏《玉篇》，本諸許氏，稍有升降損益。迨唐上元之末，處士孫强稍增多其字。既而釋慧力撰《象文》，道士趙利正撰《解疑》。至宋陳彭年、吴鋭、丘雍輩又重修之。於是廣益者衆，而《玉篇》非顧氏之舊矣。

予寓居吴下，借得宋槧上元本於汲古閣，張子籲三請開雕焉。棃棗之材，尺幅之度，臨槧讎校之勤，不舍晨暮。并取《繫傳》、《類篇》、《汗簡》、《佩觿》、《手鑑》諸書推源析流，旁稽曲證，逾年而後成書。爰屬予序其本末。以予思之，學奚小大之殊哉？毋亦論其終始焉可也。講習文字於始，窮理盡性、官治民察，要其終未有不識字而能通天地人之故者。宋儒持論，以灑埽應對進退爲小學，由是《説文》、《玉篇》皆置不問。今之兔園册子，專考稽於梅氏《字彙》、張氏《正字通》，所立部屬，分其所不當分，合其所必不可合，而小學放絶焉。是豈形聲文字之末與？推而至於天地人之故，或窒礙而不能通，是學者之所深憂也。孫氏《玉篇》雖非顧氏之舊，然去古未遠，猶愈於今之所行大廣益本。《玉篇》復上元之舊，而古之小學存焉矣！

## 重刊廣韻序

聲韻之學，盛於六代，周顒以「天子聖哲」分四聲，而學者言韻悉本沈約，顧其書終莫有傳者。今之《廣韻》，源於陸法言《切韻》，而長孫納言爲之箋注者也。其後諸家各有增加，已非《廣韻》之舊。然分韻二百有六部，未之紊焉。自平水劉淵淳祐中始并爲一百七韻，於是合殷于文，合隱于吻，合焮于問，盡乖唐人之官韻。好異者又惑于婆羅門書，取華嚴字母三十有六，顛倒倫次。逮《洪武正韻》出，脣齒之不分，清濁之莫辨，雖以天子之尊，行之不遠，則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矣。

曩崑山顧處士炎武校《廣韻》，力欲復古，刊之淮陰，第仍明内庫鏤板。緣古本箋注多寡不齊，中涓取而删之，略均其字數，頗失作者之旨。吴下張上舍籲三有憂之，訪諸琴川毛氏，得宋時録本，證以藏書家所傳抄，務合乎景德、祥符而後已，抑何其用力之勤與！嗟夫！韻學之不講久矣。近有嶺外妄男子，僞撰沈約之書以眩于世，信而不疑者有焉。幸而《廣韻》僅存，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吾故序之，俾海内之言韻者必以是書爲準。

## 合刻集韻類篇序

六藝其五曰書。書有六體，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聲成文謂之音。保氏以書教國子，大行人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六體形聲獨多，左右、下上、外内，審其形而聲從焉。國史六書著録次于經典，唐宋

小學恒與太學並設，分教弟子，紹興中猶然。淳熙以後，更洒埽應對進退之節爲小學，徽國文公別撰書一編，頒諸學官。功名之士，習四子書，粗通一經，足以應舉，開口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言，朝士取其辭爲諸生法式，古文奇字，安所用之？昌黎韓子有云：「凡爲文辭，宜略識字。」江都李氏亦云：「人讀書須是識字。」其亦不得已而言之也與？今夫聲音文字之學，講之正非易易已。五方之民，風土各異，發于聲不能無偏。輕土多利，重土多濁。北人詆南爲「鴃舌」，南人詆北爲「荒傖」；北人不識「盱眙」，南人不識「盩厔」。此限于方隅者也。楚騷之音殊于風雅，漢魏之音異于屈宋，此易于時代者也。書文既同而音之不一者，統歸于一，斯聲音文字必相輔以行，而義始備也。

聖天子文軌之盛包海内外，野無遺賢，終始典學。香廚中簿之藏，分授詞臣編摹會粹，而通政司使、巡視兩淮鹽課監察御史曹公，奉命編脊《全唐詩》，歷五年所，較舊本廣益三百餘篇，鋟諸棗木，用呈乙覽。復念詩之醇疵一本乎韻，韻之乖合原于六書。既鋟《玉篇》、《廣韻》，又求《集韻》、《類篇》善本，讎勘雕印以行。學詩者得而誦習之，既免四羊三豕之失，而音無奪倫，紐分畛域，注相引證，庶乎取諸左右逢源矣夫！

## 字鑑序

元至治間，長洲李世英伯英受其父梅軒處士之旨，以六書假借難明，于是就典籍中字同音異者，正其字畫，溯其原委，緝《類韻》一書，凡三十卷。其從子文仲復緝《字鑑》五

卷，仍依韻編之。予抄自古林曹氏。嗟夫！字學之不講久矣。舉凡《説文》、《玉篇》、《佩觿》、《類篇》諸書，俱束之高閣，習舉子業者，專以梅氏之《字彙》、張氏之《正字通》奉爲兔園册，飲流而忘其源，齊其末而不揣夫本，乖謬有難畢舉也已。李氏之學，遠引《説文》，證以後代諸家之説，其亦所謂元元本本者與？遼、金、元字雜以國書，字體轉益茫昧，其詩詞落韻有出于二百六部之外者。兹編所道者古，信可傳也。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四

#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五

## 序二

### 萬氏歷代史表序

易編年爲紀傳，古史之法微矣。其遺意猶存者，吾於表有取焉。表或年經而國緯，或國經而年緯，或主地，或主時，或主世系，事微不著者，録而見之。劉知幾曰：「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孴而相排，使讀者閲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乃又詘其煩費無用，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豈篤論乎！班固而後，表多闕焉不作。伏无忌、黄景之《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邊韶、崔寔、延篤之《百官表》，作矣而不傳。袁希之之《漢表》，熊方之《後漢表》，李燾之《歷代宰相年表》，補前人之闕矣而未備。成學之人，欲覽其要不得，未嘗勿憾焉。鄞人萬斯同，字季埜，取歷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補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一十三篇，攬萬里於尺寸之内，羅百世於方册之間，其用心也勤，其考稽也博，俾覽者有快於心，庶幾成學之助，而無煩費無用之失者與！昔之論史者，每以《漢書·古今人表》爲非，然韓祐續之，猶見收於《唐志》；矧季埜所編皆歷代正史所必不可闕者，用以鏡當世之得失，雖附諸史並頒之學官，奚不可也！

## 五代史記注序

歐陽子《五代史》，其初約尹師魯分撰，既而不果，師魯別撰《五代春秋》，載《河南集》。歐陽子諸帝紀實取其材，蓋心折其辭之簡而有法，務削繁歸于要。然《司天》、《職方》二考之外，舉凡禮樂、兵刑、職官、食貨諸大政略焉勿書，即《通鑑》所載者史反闕之，毋乃太簡也乎！簡則必俟後人之注。徐無黨寥寥數語，於大義何補焉！必若劉昭之釋《續漢書》，裴松之之注《三國志》，而後頒諸學官，學者不可廢也。

予年三十即有志注是書，引同里鍾廣漢爲助。廣漢力任抄撮群書，凡六載，考證十得四五，俄而卒于都城逆旅。撿其巾箱，遺稿不復有也。予從雲中轉客汾晉，歷燕齊，所經荒山廢縣，殘碑破冢，必摩抄其文，響拓之，考其與史同異。又薛氏舊史雖佚，其文多采入《册府元龜》、《太平御覽》諸書，兼之十國分裂，識大識小有人，自分編萅成書，可與劉、裴鼎足。通籍以後，討論《明史》，是編置之笥中。歸田視之，則大半爲壁魚穴鼠所齧，無完紙矣。撫躬自悼，五十年心事，付之永歎！

旃蒙作噩之歲，過徐學使章仲花谿別業，方有事具注此書。盡取傳是樓遺書博稽之，補宋槧之闕文，附三臣于《死事》。踰五年而書成。夫以予排簒五十年未就者，徐君五年成之，周見洽聞，無有剩義。信乎才力之攸殊，相去什佰千万也！今而後，五代之文獻庶其可徵矣夫！歲在屠維赤奮若，月在則余壬寅朔，南書房舊史秀水朱彝尊序，時年八十一。

## 元史類編序

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言爲《尚書》，事爲《春秋》。《春秋》，編年史之祖也。自夏陽司馬氏易編年爲紀傳，扶風班氏繼之，藏書著録，目以正史，或出一人之手，或成一家之學。陳壽、范曄、沈約、蕭子顯、魏收暨歐陽修《新五代史記》，出於一人之手者也。司馬談、子遷，班彪、子固、女昭，姚察、子思廉，李德林、子百藥，李大師、子延壽，成於一家之學者也。自唐之太宗詔廷臣一十七人，以何法盛、臧榮緒等一十八家《晉史》再加撰次，稱制旨臨之。既成，題曰「御撰」，自是國史遂成官書。元之修宋、遼、金三史也，集引弓持矢之人，俾司南、董之職，書之漫無體要，理固然矣。明修《元史》，先後三十史官，類皆宿儒才彦，且以宋濂、王禕充總裁，宜其述作高於今古，乃并三史之不若，無他，聲名文物之不典，而又迫之以速成故也。嗚呼！稱良史者，不其難哉！

《元史類編》者，詹事府少詹事邵先生所論次也。先生之高祖諱經邦，中正德辛巳進士，以刑部主事署員外郎，建言獲罪，暇著《弘簡録》一編，自唐迄宋，以遼金附載之，於元未遑及也。先生乃循其例續之，去舊史之重複鄙俚，博徵信於載籍。以爲元之不足者，文也。入制誥于帝紀，采著作于儒林，補以熊禾等十六人傳，而於文苑分經學、文學、藝學三科，悉加甄録。至于忠臣義士，廣益良多。惟十三志不存，然分載于紀傳，闕者以補，晦者以明，凡四十有二卷。先生是書足以傳之不朽矣。要之國史成於官局者，未若一家之專。先生用高曾之規矩，損益三十

史官之辭，傳以華采，益信一家之學非官局所能逮也。先生名遠平，字吕璜，别字戒三，仁和人。康熙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歷户部郎，出視江西學政，升光禄寺少卿，以制科改授侍讀，進學士，充日講官，知起居注，遷今官。家居。天子南巡，御書「蓬觀」字以賜，乃自號「蓬觀子」。秀水朱彝尊序。

## 天發神讖碑文考序

祥符周雪客僑居江寧之汝南灣，去黌宫甚邇。歲在戊午三月，偕予詣尊經閣下，觀吴時《天發神讖碑》。石三段，文字艱晦不可讀。逾三年，予以典鄉試再至江寧，雪客語予：「合三段之石，審其斷處，聯貫讀之，文義既從，字亦可以意辨。」乃先列其文，援据載記，作《天發神讖碑文考》一卷。是碑相傳爲皇象書，其文指爲華覈所作，蓋本張勃《吴録》，而許嵩《建康實録》注、戚光《集慶續志》因之。以覈嘗爲東觀令，而碑後有「蘭臺東觀令」字，遂以實之也。考覈爲東觀令時，犯顔數諫，號稱直臣。又其免官在天册元年。覈既免官，又素伉直，必不復藉符瑞取媚，然則碑之所云「蘭臺東觀令」别是一人，未可遽信爲覈之文矣。文曰：「天璽元年黍。」「黍」當作「桼」，其下蓋有「月」字。揚雄《太玄經》曰：「運諸桼政」，王莽候鉦文曰：「重五十桼斤」，咸書「七」爲「桼」，而吴興《國山碑》有云：「神女告徵表祥者世有桼」，與是碑先後建立，則爲七月無疑爾。碑自元祐中轉運副使胡宗師移置漕臺後圃，當時宜多拓本，顧不見收於歐陽、趙氏之録。石之斷爲三，歷八百年而移，移又五百年，無人能聯貫讀之者，自雪客始。其勤學好古，洵人之所難能，

而物之顯晦，殆亦各有其時焉。

## 杜氏編珠補序

隋安陽令中山杜公瞻撰《編珠》四卷，新舊《唐書》志經籍、藝文無之，至宋始著於録。其書流傳特罕，故晁氏《郡齋讀書志》、趙氏《附志》、陳氏《書録解題》均未之載，而唐、宋、元群書亦鮮有引之者。是書予獲之中簿，手抄以歸，惜闕其半。今詹事府詹事錢唐高君按其目補之。先是，刑部尚書崑山徐公既序之以行，而詹事復屬予爲序。

予惟類書始南北朝，當時文尚駢儷，學者争以洽聞周見相高，如朱澹遠有《語麗》，又有《語對》，徐僧權有《編略》。顧其書皆不傳，論者遂以《修文殿御覽》爲古今類書之首，今亦亡之。惟隋著作郎杜臺卿所撰《玉燭寶典》十二卷見於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予嘗入閩訪陳後人，已不復可得。則類家當首公瞻是書，宜詹事亟補之以傳，而儲藏家得之，以爲創獲也。獨怪史稱隋禁七緯，發使四出，凡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而杜氏經進之書，仍取《括地象》、《通卦驗》、《援神契》、《元命苞》及《尚書中候》之文。考永興虞氏《書抄》成於隋祕書省之北堂，亦采及諸緯，然則史固有不足盡信者與？或當日所焚，不過《王明鏡》、《閉房》、《金雄》等記，而非概畀之炎火，斯乃《乾鑿度》、《禮含文嘉》之得以至今存也。公瞻爲臺卿之兄子，父曰開州刺史蕤，而膠州刺史弼者，其祖也。有子之松，官起居舍人，見《隋書》。又有《同心芙蓉詩》，載《續玉臺新詠》。尚書序謂無表著，故具書之。

## 顔魯公石柱記釋序

湖州石柱在宋初字已漫漶，歐陽永叔謂筆畫奇偉，非顔魯公不能書。於是宋次道集魯公文刻於金石者，編爲十五卷，則《石柱記》存焉。孫莘老守湖州，聚境内碑碣，築墨妙亭貯之，凡三十餘通，《記》其一也。所載山川、陵墓、廟宅，旁及屏風、竹帳、雉尾扇。顧唐設六縣而《記》遺其二，或當日有之而次道編集時殘闕，未可知爾。

余友鄭元慶芷畦，既輯府志成書，又别釋《石柱記》一卷以行，考證詳核，廣見博聞，洵不刊之書也。墨妙亭之建，蘇子瞻爲作記，而蔣燦書之，一時詩人寄題踵至。今其遺石以府治卑濕用填淤泥。夫峴山之碑，一沉江底，尚冀其深谷爲陵。亭中諸碑，未淪於水，使有賢太守發而復樹之，何難與莘老並傳？又安見石柱之不可再覩乎！

## 道傳録序

宋元以來，言道學者必宗朱子。朱子之學，源于二程子。先二程子言學者爲周子。於是論者尊之，謂直接孟子，是爲道統之正，毋論漢唐諸儒不得在其列也，即七十子親受學于孔子者亦不與焉。故凡著書言道統者，輒斷自周子始，飲流或忘其源，知末而不揣其本，吾嘗未慊于中也。且夫聖人之道著在六經，是豈一師之所能囊括者與？世之治舉業者以四書爲先務，視六經可緩，以言《詩》、《易》，非朱子之傳義弗敢道也。以言《禮》，非朱子之《家禮》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尚書》、言《春秋》，非朱子所授，則朱子所與

也，道德之一，莫逾此時矣。然杜其聰明，見者無仁智之殊，論者少異同之辨，習者莫有温故知新之義，不能無敝焉。顧科舉行之久矣，言不合朱子，率鳴鼓百面攻之。又或弟子不善守其師説，流入于釋老，往往舍弟子不問，盡歸其惡於師。又不原其行己立朝濟世之大業，必欲污之以爲快，豈持論之平乎？

華亭張恒北山，予中表弟也。壯歲好游，歷蘇門，求孫徵君鍾元遺書，謁耿詹事逸菴于嵩陽，訪李中孚、王無異二徵君于關内，質疑辨惑。久之，著《道傳録》若干卷。始伏羲畫卦，以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微言將絶，特書七十子之名暨孟氏弟子，下逮漢唐，然後繼以濂洛關閩諸儒，迄于元明。人各録其遺訓，采其醇而去其疵，審夫同而斥其異。所重者品，不狥乎名；所存者神，不泥其迹。足以見吾道之大公而迴異夫要譽於熱官者之所爲矣。北山近移家林屋，儲書萬卷，不汲汲于榮利，蓋學焉而有守者。至於録周子而舍《太極圖説》，録邵氏而不過信《皇極經世書》，尤見卓識。予故序之，有罪我者，不復辨也。

## 張氏定曆玉衡序

《定曆玉衡》者何？新塍張簡菴氏曆書也。曆無定也。星有凌犯、掩合、勾己，月有朓、側、匿，日有盈縮，歲有差。然數主于革而理存乎故，求其故則百世可知，千歲之日至可致，理與數皆有定也。其云「玉衡」何？玉衡者，正天之器也。《周官》正歲年序事掌之太史，馮相氏，觀妖祥、辨吉凶，則保章氏、眂祲司之。故歷代之史，律曆、天文、五行，

各有其志。自漢哀平之後，緯候雜出，於是曆術、妖占混而爲一。稽曆序者，自詡前知受命之符，爲世主所忌，七緯既焚，遂致私習天文有禁。逮宋太平興國中，詔天下知星者詣京師，至者百餘人，或誅或配海島，由是言星占者絶，朝之大夫士并諱曆法不學矣。古之人龍見而雩，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戒寒。日北陸而藏冰，莫不有候。繁星之麗天，武夫憚人以及束芻抱衾之女子，皆能晰其形象。今也居軫蓋之中，三垣列宿躔次之不分，天位淹速之莫辨，未通乎天地人而自名曰儒，其亦小人儒也已。

簡菴氏恥之，博綜曆法五十有六家，正古今曆術之謬四十有四，成書一十八卷。既擇焉而精，語焉而詳矣。始稽之吳江王寅旭氏，繼又往證之宣城梅定九氏，凡西洋之言，溺于數之中，出于理之外，傲人以所不知者，弗受其惑焉。班孟堅曰：「曆譜者，聖人知命之術。」蓋昧者視爲器數之學，明者知爲性命之原。自昔習天文有禁，而言曆者無禁也。是書傳，足以伸儒者之氣，折泰西之口，而王氏、梅氏爲不孤矣。簡菴名雍敬，王氏名錫闡，梅氏名文鼎，皆有曆書。

## 葬經廣義序

堪輿風水之説，儒者多辨其非，解之者曰：霜降而鍾鳴，山崩而鍾應。木華於春，栗芽於室，氣機之感有然。世之君子，存其言而莫之廢也。蓋孝子之葬其親，非直欲人之不得見而已，必爲之測量水脈，候土驗氣，以厚死者而安其魂魄焉，故曰「三月而葬」，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古之葬者，冢人營之，墓大夫掌之，相與辨其兆域而爲之

圖。將葬，筮人執韇以告曰：「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既井椁矣，卜人共楚焞燋龜以告曰：「考降無有近悔。」夫其致慎如是。迨其後周禮既廢，冢人、墓大夫不司其職，則不得不取信于葬師之言。其人既不學，專以榮利動人，變亂他人之是非以營己之利，學士大夫未暇深究其義，鮮不惑焉。至土溓水漬，從而遷之，其悔焉者久矣。嗚呼！爲人子者，苟能審夫測量候驗之説，比化者魂魄得安，雖未必興福于子孫，庶葬焉而可以勿悔也。《記》曰：「古之人何爲而死其親乎？」夫魂魄既安矣，邇者數十年，遠者百年，雖至累世之後，其澤已斬，其骨已枯，而子孫之富貴利達者必推之祖宗兆域之蔭，此誠孝子慈孫不忍死其親之義也，則其言庸可廢乎！

《葬經》者，相傳爲郭景純所作。傳世既久，葬師欲祕其術，慮人之共曉也，遂以僞竄真，故爲熒惑其文，俾讀者難定其指歸。同里吳子周瑾有憂之，由是集諸家之説，旁證曲据，爲《廣義》三卷，其説祇以避禍，不計求福，庶無戾乎儒者之言。既成，將謀鏤刻行之，予因樂爲之序。夫以葬師之所欲祕者布諸通邑大都，凡爲人子可一覽而得其測量候驗之法，兆基考降，始以無惑，終以勿悔。信夫言之不可廢，世之居喪未葬者，雖與《喪禮》並讀焉，奚不可也！

## 地理徑序

古之葬者，兆基井椁，稽其疑于筮人、卜人已爾。其後堪輿之説興，惟葬師是信，於是五音、九星、八山、六秀、三寶之説，青黄紫黑之囊，銅玉之函，一寸之金、一粒之粟，紛

綸同異，轉相師授。又欲祕其術，每移易其文，以眩人之神智。其説愈多，其旨愈晦。然則何以正之？亦正之以儒者之言可矣。晉之郭璞，唐之吕才，宋之蔡發，明之劉基，其言則儒者之言也。吾惟儒者之言是信，斯可以勿眩矣乎！

錢唐林遇岐宗，試有司不利，乃旁究堪輿家言，心有所得，本郭氏、蔡氏之説而發明之，著論若干篇，目曰《地理徑》。「徑」也者，引人于步道，直而可以共由者也。世儒曲謹之論，恒以葬書爲不足憑。予曩者心亦疑之。迨客游燕齊雲朔之閒，遇地震者三，其來也有氣，其去也有聲，山冢之或崩或否，河流之或涸或涌，有一震而止者，有累月不止者。然後悟地之有脈，而撼龍撥沙放水之説爲不可廢也。岐宗之書顯而勿晦，正而無詭，庶幾無戾儒者之言，此予之所深取爾。

## 感應篇集注序

浮屠、老氏之學，雖戾于儒者之言，至其自修之勤則一也。釋氏有因果之説，道家亦有感應之篇，然福善禍淫之原，《易》、《書》、《詩》著之詳矣。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本閔子馬之詞；「吉凶之報，如影隨形」，同孔安國《尚書傳》。若其自省之嚴，涕唾不敢北向，夜起不敢裸露，以爲明神居焉，懼或殛之，庶幾合乎君子慎獨之旨矣。夫鬼神之爲德，莫備乎聖人之言。自二氏之説興，而言鬼者歸之釋氏，言神者歸之老氏。小人之爲不善，其畏人之心恒不勝其畏神鬼之心，故以《易》、《書》、《詩》喻之，彼謂迂闊而莫之信，易以二氏之説，無不悚然共聽。非真窮其義而樂其言，無他，信生于所畏也。

因其畏與信而導之，則爲力也易。君子之於佛老，惡其無用于世；苟有以善天下之權，無戾乎儒者之旨，則未嘗無取焉，求其同歸于善而已。

宛平劉先生宣人，俾工刻《感應篇集注》以行。先生儒者也，其道德文章悉本聖人之訓，獨勤勤斯編示人，夫亦謂老氏之徒，其自修之功猶嚴且慎，若是爲君子儒者，宜何如焉。是則先生用意之微，予遂不揆檮昧而序之也。

## 葛氏印譜序

印信不始於秦也。《周官》：掌節掌守邦節，貨賄用璽節，凡通貨賄，司市以璽節出入之。鄭司農曰：「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賈公彦謂：「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内有書。」蓋其初僅用以通商旅，然魯公璽書見《左氏春秋傳》。沿至戰國，吏三百石上皆佩之。衛宏稱：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唯其所好。則匪直官印不始於秦也。迄於漢，夫人得有私印，大約刻玉者十一，冶金者十有九。後人易之以石，雜以象犀、硨磲、琥珀、水晶之屬，好奇者或以鐘鼎古文施之，秦漢之法漸廢。官印之體屢糾其文不必盡合乎古。其用也，止以調遣文書，杜姦萌而已，不可施于翰墨。迨時易代遷，即王公將帥所綰之章，得其文者，或未注視。至布衣稽古之士，圖書鑒賞，一有私記，輒摩挲鈎畫，以之定往哲之僞真。世固有朝廷馭爵之權，反有時不及布衣稽古之士足信諸百世而下者，私印其一矣。然不得其人，往往昧六書之義，混大小二篆爲一，易爲識者所訕笑。其或徒攻乎石藝，雖至不能傳之

永久，則稽古者又無取焉。嗚呼！私印之重，得其人之難若是。此予見葛氏之譜，凡攻乎堅者益工，深合夫秦漢之法，獨有會於心而序之也。

葛氏名起，字振千，一字南廬，松江華亭人。

## 丁氏印譜序

琱戈鉤帶、鼎彝壺尊、敦卣鬲甗之銘，詎鐘窖磬、鉦鐸鈁甬之款識，巧者或僞爲以眩世。至古印之傳於今，則作僞者意慮所不及，爲之亦終不似，蓋其繁簡相參，布置不紊，神存模畫之外，斯好古之士尚焉。宋則晁克一、王球、顏叔夏、姜夔、王厚之，元則吾丘衍、趙孟頫，各著有譜録，惜乎志經籍者略而勿道也。

刑部江西司主事丁君介祉工繆篆，集古小大官私印，益以時人所刻，其材則玉五色，金三品，象之牙，犀兕之角，硨磲、瑪瑙、水精、琥珀，青田稷下里之石，饒建之瓷；其紐則有索，有稿，有瓦，有亭，有龜，有螭，有虺，有兔，有橐駝、師子、辟邪；其文有朱，有白，有籀，有隸，悉羅而致之。歐陽子稱「物常聚於所好」，不信然歟？今之摹印者，不明六書之源，至以蟲魚科斗之文，雜之大小篆，由其所見者寡，宜爲有識所騰笑也。君博通六書，名其居曰「夢篆」，嗜乎古不遺乎今，並垂焉以爲法式。觀是譜者，既可識古今升降之故，而所擇之精，又以信君之善學已。

## 韞光樓印譜序

竹垞主人謫官居燕，荏苒六年。厭灰埃

之蓬勃，而轅馬之喧闐。殘暑退矣，秋風泠然。思循西山之麓，躋乎北山之巔。或告之曰：「西山之西，北山之北，幽陵之界，山鬼所宅。子何爲入其域乎？其嶺欝律，其谷崟岈，寒莫寒兮白瀑，峻莫峻兮青華。牛鬬于潭，虎嗥于坡。奇狸野干，青鶴紅鴉。豪豬之箭，寇雉之囮。一夫入山，能不懾邪？」主人於是彷徨彳亍，自晦及朔，馬釋其銜，車柅其軸。鄰有許子實夫暨胡君翽羽，並過主人，出《韞光樓印譜》。泥用丹砂，石以花乳。秦章漢璽，靡法不有。主人覩之，喜而亡愠。笑而至矧，而曰：「我思仙公葛洪有訓：古之人入山，佩黄神越章之印，其文一百二十，其廣四寸，去之百步，猛獸莫近。吾將以子一卷之書，載諸棧車，南涉蘆菰，北躡軍都，卧以爲枕，行以爲符，又何必三皇之文、五岳之圖也哉！」八月初吉，書以爲序，乃裹糗糧，出郭門去。

## 江村銷夏録序

昔之善讀書者，匪直晰其文義音釋而已，其於簡策之尺寸必詳焉。鄭康成曰：「《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服虔傳《春秋》，稱古文篆書，一簡八字；而說《書》者謂每行一十三字，括蒼鮑氏以之定正《武成》，諸暨胡氏以之定正《洪範》。予嘗至太學，摩抄石鼓文，驗其行數，据以駮成都楊氏之作僞，因是而思漢儒訂詁之學有未可盡非者爾。評書畫者衆矣，廣川董氏病其冗長，其餘又嫌太略。《宣和書畫》僅譜其人及所藏之目。南渡館閣之儲，於金銅玉石悉識其尺寸，而於書畫

大備也。

無之。蓋昔人心思或有未及，必俟後賢而始

錢唐高詹事退居柘湖，撰《江村銷夏録》三卷，於古人書畫真蹟，爲卷爲軸，爲箋爲絹，必謹識其尺度、廣狹、斷續，及印記之多寡，跋尾之先後，而間以己意折衷甄綜之。評書畫者至此而大備焉。今之作僞者未嘗不做尺度爲之，然或割裂跋尾印記，移真者附于僞，而以僞者雜于真。自詹事之書出，稍損益之不可，雖有大駔鉅狡，伎將安施哉！詹事曩在内庭久，御府圖書資以鑒賞者歷歷猶能記憶，而不著於録。或疑不言温樹之義，然宋之米友仁、元之柯敬仲皆嘗奉詔旨題書畫，每言之不敢詳。此詹事第於退居之暇，先以江村所見録之。書成於康熙三十二年六月，故以「銷夏」名編。予以是年九月作序，印行之頃實藉以爲負暄之助焉。

## 日下舊聞序

今之京師，范鎮以爲地博大以爽塏，繩直砥平；梁襄則謂「北倚山險，南壓區夏」，王業根本，京都之選首。粵自軒轅氏邑於涿鹿之阿，周以薊封其後，北燕都之，慕容燕又都之。迨至遼曰南京，金曰中都，元曰大都，明曰北京。皇朝因之，以統萬國。宫殿井邑之繁麗，倉廩府庫之充實，《詩》所云「四方之極」者也。考唐之幽州，其址半在新城之西，金展其南，元拓其東北。洎徐武寧定北平，毁故都城縮而小之。以昊天、憫忠、延壽、竹林、仙露諸寺皆限於城外，則其所毁，不獨光熙、安貞二門而已。及嘉靖築新城之數寺者復圜於郭内，而梁園以左、南極於魏村，東至於神木之廠，則又曩郊外之地也。若夫元之

宮闕，以地度之，當在今安定門北。明初即南城故宮以建燕邸，而非因大都之舊。蓋宮室城市基凡數易。至琳宮梵舍之建置，沿其舊者十一，更額者十九。故老淪亡，遺書散佚，歷年愈久，陳跡愈不可得而尋矣。

彝尊謫居無事，捃拾載籍及金石遺文會粹之，分一十三門：曰星土、曰世紀、曰形勝、曰宮室、曰城市、曰郊坰、曰京畿、曰僑治、曰邊障、曰户版、曰風俗、曰物産、曰雜綴，而以《石鼓考》終焉，合四十有二卷。刑部尚書崑山徐公見之，謂其可傳，乃捐貲俾鋟木。計草創於丙寅之夏，録成於丁卯之秋，開雕於冬，迄戊辰九月而竣。中間滲漏，隨覽隨悔，復命兒子昆田。以剩義補其闕遺，附於各卷之末。所抄群書凡千四百餘種。慮觀者莫究其始，必分注於下，非以侈摭采之博也。昔衛正叔嘗纂《禮記集説》矣，其言「病世儒勦取前人之説以爲己出」，而曰「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彝尊不敏，竊取正叔之義。至旁及稗官小説、百家二氏之書，或有未足盡信者，世之君子毋以擇焉不精罪我，斯幸矣。

## 曝書亭著録序

先太傅賜書，乙酉兵後罕有存者。予年十七，從婦翁避地，六遷，而安度先生九遷，乃定居梅會里，家具率一艘。研北蕭然，無書可讀。及游嶺表歸，閲豫章書肆，買得五箱，藏之滿一櫝。既而客永嘉，時方起明書之獄，凡涉明季事者争相焚棄。比還，問曩所儲書，則并櫝亡之矣。其後留江都者一年，始稍稍收集。遇故人項氏子，稱有萬卷樓殘帙，畀以二十金購之。時曹侍郎潔躬、

徐尚書原一皆就予傳抄。予所好愈篤，凡束修之入，悉以買書。及通籍，借抄于史館者有之，借抄于宛平孫氏、無錫秦氏、崑山徐氏、晉江黄氏、錢唐龔氏者有之。主鄉試而南還里門，合計先後所得約三萬卷，先人之手澤或有存焉者。歸田之後，續收四萬餘卷。又上海李君贈二千五百卷。於是擁書八萬卷，足以豪矣。顧其間有借失者，有竊去者，有殘闕者。昔之所有，俄而亡之。其存者，皆予觀其大略者也。予子昆田亦能讀之。杼柚之屢空，庖爨之不給，而哦誦之聲恒徹于户外。蠹字之魚，銜薑之鼠，漫畫之鳥，不足喻其癖也。蓋將以娱吾老焉。嗚呼！今吾子夭死矣，讀吾書者誰與？

夫物不能以久聚，聚者必散，物之理也。吾之書終歸不知何人之手，或什襲珍之，或土苴視之，書之幸不幸則吾不得而前知矣。池南有亭曰「曝書」，既曝而藏諸，因著于録。録凡八卷，分八門焉：曰經、曰藝、曰史、曰志、曰子、曰集、曰類、曰説。康熙三十八年涂月，竹垞老人序。

## 永嘉朱氏紀年總辨序

永嘉先生者，宋平陽布衣朱黼文昭也。陳君舉講學東甌，文昭年相差次，首著録門下，又與葉正則定交。二公出仕，文昭奉母楊，躬耕南雁蕩山，君舉謂其屢舉不第而業益修，謝客深居而士益附，續史家之緒，論撰不休。正則美其有賢母教以篇章，書成百卷，又言其獨釣孤耘蜒浦巒村，蓋遯世之士也。所著《紀年備遺》百卷，正則作序，謂其本《通鑑》、《稽古録》，而以吕雉、王莽、曹丕、武曌、朱温皆削去紀年，義理所會，無偏駮之

說，斯長于識者已。今之存者，特三國、六朝、五代偏安本末二十八卷，目録四卷，開禧丁卯錦溪吴奂然景仲序之，非足本也。當日文昭母楊年八十有六而終，實教之筆削，見正則挽詩。此彤管所當特書者，而府縣志不書，于是乎書。

## 熊氏後漢書年表序

范氏《後漢書》無志，梁劉昭序司馬彪《續漢書》八志注之。無表，宋熊方補之。方之經進表略曰：「明爻、象、彖之原，乃可學《易》；識風、雅、頌之旨，始與言《詩》。總之必有宗，主之各有體。惜東京之再造，痛信史之未成。范曄之志雖精，俄乖素志；劉昭之業未廣，不及表年。懼僞閏之不分，嗟正朔之無統。譬爲山而或虧一簣，效煉石而欲補高天。人異志同，世殊事合。求義例于班固，不減前篇；較興廢于西京，豈慚後作？史册既詳綱目，漢功益更昭明。臣謹集《補後漢年表》十卷，隨表投進。」十卷者，《同姓王侯表》二，《異姓諸侯表》六，《百官表》分上下各二，列銜稱「右迪功郎、前權澧州司户參軍」。表外兼有序、狀，蓋思陵朝所進也。予嘗憾南北國子監本范史，于本紀後雜以司馬氏八志，觀者不察，誤以爲即范氏史。每著書引證，輒指爲「後漢志」云云。是何異以李丙張甲之性情，寄王乙趙丁之軀體乎？故嘗持論，謂宜雕范史于前，而以司馬志附其後，并以熊氏年表附之，庶成一代完書。世之學者，且以吾言爲迂闊而莫之行也。

## 長安志圖序

宋敏求撰《長安志》，舊有圖，勒之碑。

吕待制大防跋其尾，秦人取以附録于志，謂之《長安故圖》，其後亡之。夫欲周知郡縣廣輪之數，晰其離合，莫圖若矣。周公宅洛，伻來以圖。其建官也，掌以司險、職方氏，而大司徒實總之。漢高入關，酇侯先收圖籍，東京乃設《司空輿地圖》，三輔宫觀、陵廟、明堂、辟雍、郊畤、苑囿，撰黄圖以著其目。晉之洛城，隋之諸州，咸有圖經，又統撰區宇圖地。馬融之言曰：「東西爲廣，南北爲輪。」《王制》：「東西兩遥一近，南北兩近一遥。」蓋舍圖無以準其數也。

元至正初，東明李好文官陝西行臺侍御史，補繪二十有二，分爲三卷。於是神皋京輦，城郭、市井、溝渠，屈曲面勢，一一可以指識。讀敏求之志者，必合是編並觀，而古人之迹庶幾得其十九也已。好文字惟中，官至翰林學士承旨，預修宋、遼、金史，又撰《太常集禮》、《端本堂經訓》、《大寶龜鑑》，《元史》有傳。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五

#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六

序三

## 重刊白香山詩集序

詩家好名，未有過於唐白傅者。既屬其友元微之排纘《長慶集》矣，而又自編《後集》，爲之序，復爲之記。既以集本付其從子、外孫矣，而又分貯之東林、南禪、聖善、香山諸寺，比於杜元凱峴山碑尤汲汲焉。或疑公曠達，不應戚戚於年歲之逾邁，沾沾於官秩之遷除，計禄奉之損益，不知公之進退出處，係時事之否泰，恒恐後人論世者不得其詳，故屢見之篇咏。斯則公之微意乎？公集自宋李伯珍刊之吴郡，何友諒刊之忠州，二本均有年譜。其後坊刻雜出，漸失其舊。或以譜非其要，置而不録。迄于今，紕繆轉甚。

予友汪君西亭氏憂之，既定其卷次，正其謬譌，因仿國史表，補撰年譜一卷。書成，鏤板以行。予聞常熟毛氏藏有陳伯玉氏《白文公譜》，假而觀之，則君所編，悉與陳氏合。而《海圖屏風》一篇，君力辨非討淮蔡時事，驗之陳譜亦同，于是人皆服君之考證。予乃勸君并刊陳譜，示諸學者。陳氏有言：維揚李德劭作爲年譜而不編年，疎略牴牾。今者李氏譜亡，而陳氏譜復出，與君所撰，一經一緯，互相發明，不可謂非斯文之厚幸矣。

## 朱文公文鈔序

陳同甫言于孝宗曰：「今世之儒士，自

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讎，方且低頭拱手，高談性命之學，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吾嘗誦其書而悲之。嗟夫，言固可以若是哉！及觀新安朱夫子之文，其上孝宗封事，感奮激烈，殆有過于同甫之所云者。世之人重夫子以道，不以文，覽其文者，或以質直病之。不知夫子之文，原本乎道，其闢二氏，崇經術，正人心，皆非得已。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惟不得已而爲文，斯天下之至文矣。孔子筮得「賁」，愀然有不平之色，而曰：「賁非君子之所樂也。丹漆不文，白玉不雕，質有餘者，不受飾也。」其夫子之文之謂與！

夫子集凡百卷，生徒問答八十卷，别録十卷，大約論學之書爲多。而予獨取其有關時事出處者若干篇。蓋非爲學者入德之資，俾後之論文者不以質直病焉。而觀其感奮激烈，彼同甫之書，其不爲夫子言之，亦可信已。

## 梁谿遺稿序

宋南渡後，以詩齊名者四家，楊廷秀詩所稱「尤、蕭、范、陸」是已。千巖詩學于曾幾吉甫，授之姜夔堯章，當時劉潛夫稱爲誠齋敵手，而方萬里謂其詩苦硬頓挫而極其工，使不早死，雖誠齋猶出其下。蓋爲詩家矜許若是。顧其詩曾刊于永州，歲久散失。而尤公《梁谿集》五十卷，公之孫藻鋟木新安，焚于兵火。故范、陸詩盛行，而尤公之作流傳者寡，蕭特僅見其數首而已。後之論者，遂易之曰「尤、楊、范、陸」，於是蕭愈湮晦，至有不能舉其姓氏者。

翰林檢討西堂先生向自梁谿徙吴，實文簡裔孫。慮公之詩文罕傳于世，乃抄撮其僅存者爲二卷，鏤板行之，屬其同年友秀水朱彝尊爲之序。予因摭其大略，書之簡端。蕭，西江人，諱德藻，字東夫，別字千巖。咏梅絶句有云：「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又云：「百千年蘚著枯樹，一兩點花供老枝。」造句奇崛，洵足與文簡公「梁谿一曲小橋東」之作並傳者也。

## 信天巢遺稿序

瀛鄚之間，有水禽焉，其一漫畫，掠魚鰕，啄沙草不休；其一信天緣，凝立水際，魚過則食之，無魚亦不易地。之二禽者，其得飽恒均也。

宋處士菊磵高先生，嘗以「信天巢」名其居。先生高尚不仕，以詩聞于時，卒葬之葛嶺。今翰林侍讀學士正公，實先生裔孫。求遺詩于宗祠，所存無幾。繼借得宋本，則臨安府陳解元書籍舖刊行者，凡百餘篇，合以他書所采，鏤諸棗木。當宋嘉定間，東南詩人集於臨安，茶寮酒市，多所題咏。于是書坊取南渡後江湖之士以詩馳譽者，刊爲《江湖集》。至寶慶初，李知孝爲言官，見之彈事。于是劉克莊潛夫、敖陶孫器之、趙師秀紫芝、曾極景建、周文璞晉仙，一時同獲罪，而刊詩陳起，亦不免焉。今宋本先生詩殆即《江湖集》中之一，而陳解元者，起也。方諸君子游咏，先生虎視其間，迨夫獲罪，則超然議論之外。

今其事且五百年，諸君子之詩或傳或否，求其斷楮零墨不可得。惟先生丘墓獨存，宗祠不改，又有賢子孫顯于朝，俾詩篇復

誦其詩，可以感矣。著于世，然則先生其有隱德而致此者邪？

## 十家宫詞序

宫詞不著録于隋唐《經籍》、唐宋《藝文志》，惟陳氏《書録解題》有《三家宫詞》三卷，唐陜州司馬王建、蜀花蕊夫人、宋丞相王珪作也。又《五家宫詞》五卷，石晉宰相和凝、宋學士宋白、中大夫張公庠、直祕閣周彦質及王珪之子仲修五人詩，各百首，馬氏《通考》取焉。上元倪檢討闇公得《十家宫詞》于肆中，益以宣和御製三卷、胡偉絶句一卷，蓋猶是宋時雕本。予見而亟録其副。會山東布政司參議胡君茨村，以轉運至潞河，屬其復鋟諸木。鋟未竟而闇公没于官，其仲子亦夭，求宋本不再得。藉胡君之力而是書以存，誠厚幸也。

鄱陽洪伋稱宫詞古無有，至唐人始爲之。不知《周南》十一篇皆以寫宫壼之情，即謂之宫詞也，奚而不可？然則《雞鳴》，齊之宫詞也；《柏舟》、《緑衣》、《燕燕》、《日月》、《終風》、《泉水》、《君子偕老》、《載馳》、《碩人》、《竹竿》、《河廣》，邶、鄘、衛之宫詞也。下而秦之《壽人》，漢之《安世》，隋之《地厚天高》，皆房中之樂。凡此其宫詞所自始乎？闇公嘗言之矣：花蕊，春女之思也，可以怨；王建而下，詞人之賦也，可以觀。至道君以天子自爲之，風人之旨遠矣。可謂善言詩者也。

闇公没已二年，胡君持母喪還京師，鏤板歸于予所。乃序其本末而印行之。

## 樂府補題序

《樂府補題》一卷，常熟吴氏抄白本，休寧汪氏購之長興藏書家。予愛而亟録之，攜至京師。宜興蔣京少好倚聲爲長短句，讀之，賞激不已，遂鏤板以傳。按集中作者唐玉潛氏，以攢宫改殯，義聲著聞；周公謹氏，寓居西吴，自稱弁陽老人，而《武林遺事》題曰「泗水潛夫」者，《研北雜志》謂即公謹；仇仁近氏，詩載《月泉吟社》中；張叔夏氏詞序謂鄭所南氏作；王聖與氏，先叔夏卒，叔夏爲題集，繹其詞，殆嘗仕宋爲翰林。其餘雖無行事可考，大率皆宋末隱君子也。誦其詞，可以觀志意所存，雖有山林友朋之娱，而身世之感，别有淒然言外者，其騷人《橘頌》之遺音乎？度諸君子在當日，唱和之篇必不止此，亦必有序，以志歲月，惜今皆逸矣。幸而是編僅存，不爲蟫蝕鼠齧，經四百年，藉二子之功，復流播於世。詞章之傳，蓋亦有數焉。

## 白蘭谷天籟集序

明寧獻王權譜元人曲作者凡一百八十有七人，白仁甫居第三，雖次東籬、小山之下，而喻之「鵬搏九霄」，其矜許也至矣。予少時避兵練浦，村舍無書，覽金元院本，心賞仁甫《秋夜梧桐雨》劇，以爲出關、鄭之上。及纂唐宋元樂章，爲《詞綜》一編，憾未得仁甫之作，意世無復有儲藏者。

康熙庚辰八月之望，六安楊秀才希洛千里造予，袖中出《蘭谷天籟集》，則仁甫之詞也。前有王尚書子勉序，述仁甫家世本末頗

詳。始知仁甫名樸，又字太素，爲樞判寓齋之子。後有洪武中助教江陰孫大雅序，及安丘教諭松江曹安贊。予因考元人諸集，則匪獨遺山元氏與樞判衿契，若秋澗王氏，雪樓程氏，皆有與白氏父子往來贈送之詩。蓋寓齋子三人，仁甫仲氏也，其伯、叔則誠甫、敬甫。敬甫官江西理問，雪樓送其之官，有「思君還讀寓齋詩」之句，此亦敬甫昆友之父執矣。白氏于明初由姑孰徙六安。希洛得之于其裔孫某，將鋟木以行，屬予正其誤，乃析爲二卷，序其端。

## 放膽詩序

言志之謂詩，永言之謂歌，未有長言不足而能使人咏歎蹈舞之不倦者。此吾友青壇吴御史《放膽集》所由編也。膽也者，六腑之精，是曰「中池」，萬慮之斷決，胥此出焉。人有恒言：心欲大，膽欲小。唯詩不然。風有《七月》、《東山》，雅有《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頌有《載芟》、《良耜》，言之長者，籥章掌之，以逆寒暑，以祈年，以樂田畯，以息老物。漢則《古詩爲焦仲卿妻作》、《陌上桑爲秦羅敷作》，韋孟父子諷諫自劾之篇，蔡琰《悲憤》之章，其辭不厭其多，皆放膽爲之者也。六朝代降，志微滌濫之音作，而發揚蹈厲之志寡矣。唐人取士，拘以格律，至李、杜、韓三家始極其變。由是劉乂、李賀、盧仝、馬異輩從而馳騁，極乎天而蟠乎地。乂之言曰：「詩膽大如天。」殆信然邪？其不及宋，何也？則青壇不欲誤天下後世之學詩者也。今夫膽勇怯之不齊，熱者毛焦，虧者爪乾，竭者髮枯，薄者易驚，病者善太息。蓋雖欲放而不能，善醫者何以治之？

犀株也，火鈴也，沃以三斗之酒也，俾觀是集焉可矣。

## 感舊集序

見新而遺舊者，人之情也。然時方日趨于新，未必盡愜吾意，所存往往不若出于舊者之無斁，則新者反陳而舊者祇覺其可慕焉。彝尊兒時，見先王父母治酒食燕賓客，瓷盌多宣德、成化款識，近亦嘉靖年物，酒杯則畫芳草鬬雞其上，謂之「雞缸」，若萬曆窰所製。至或下勞傔從，見聞所習，無足異也。既遭兵火，往時之桮棬盡失，而景德鎮近日瓷盌頗極精巧，或謂可勝曩昔，惟有識者輒以爲不然。蓋嘗以月之朔望觀于京師慈仁寺，比日中，天下之貨咸集，貴人入市，見陳瓷盌，争視之，萬曆窯一器，索白金數兩，而宣德、成化款識者倍蓰焉。至于雞缸，非白金五鎰市之不可，有力者購之不少惜。既得之，惟有咨嗟歎賞而已。是可取以喻天下之才焉。少日所見先人執友，往來譚藝，每多博通六經、二十一史；及年二十餘，識海内知名士，叩其學，年齒均者恒不若父事兄事之人。今年且半百，歷游燕、晉、齊、魯、吴、楚、閩、粤之交，覺後生可畏而不足畏。轉戀舊游，則唱和之篇、贈酬之作蓋已零落無存矣。

新城王先生阮亭，以詩名天下久，其交友較予尤廣。感時懷舊，輯平生故人詩，存没兼録，凡五百餘首，而以哲昆考功終焉。人是集者，山澤憔悴之士居多，故皆予舊識。其詩或往日所見，謂爲無足異，兹諷咏之，而信其可傳。傳之更久，後之咨嗟歎賞，宜如何矣。或曰：「先生仕爲郎，一時巖廊翰苑、

朝會燕喜、應制投贈之作，咸樂得先生甄綜之。顧寥寥數人外，多置而不收，何居？」曰：「獨不覩夫市瓷盌者邪？ 黄者，縹者，碧者，百子圖者，龍文五采者，皆昔日皇居帝室之所尚也，而有識者莫或顧焉。」然則先生亦取夫芳草鬬雞之酒缸，足以傳乎後斯已爾。

## 清風集序

武進毛子霞集海内詞人投贈之作，題曰「清風集」，刻之太原。其友秀水朱彝尊序之曰：

自采風廢于太師，詩之爲教，世儒鄙爲小技，輟置不録。故魏晉而降，傳者率多學士大夫從游應詔之作，至窮閻漏屋之士，蓋千百而存其十一焉。其或藉友朋之蒐輯，往往得附見于世，若今所傳篋中諸集是已。五常之目，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四者皆命之自天，一定而不可强；獨朋友之交，取之在我，逢時利達，既可致攬環結綬之好，即不遇于時，偃蹇失志，而擔簦戴笠，賣漿、鼓刀、擊筑之徒，意氣相洽，反或過焉。蓋自少壯以至頹老，自鄰比鄉曲以達天壤山林朝市，恣其所求而不爲之限。故言天下之至樂，莫朋友若也。雖然，人之聚散無常，死生契闊，有非吾意之所期者。《頍弁》之詩，「既見君子」，方當悦懌之時，乃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而申伯之入謝，仲山甫之徂齊，則得吉甫之詩，以爲榮信。夫嘉會之不可數得，而同心之言，尤古人所重也。

予寄跡草野，高堂違魚菽之歡，兄弟有鶺鴒之痛，入門則婦子交謫不休，舉四者之樂，無一得焉。惟是奔走道路，通都廣邑，山砠水涯，獲從賢豪長者之後，琴歌酒坐，記憶

平生相知贈酬之作，略與子霞相等。而比年以來，零落過半。追思往事，恍若夢寐。求其斷楮遺墨，或邈不可得。然後知子霞是編爲不可廢也。子霞長予，更一十七年，自閩粤江楚，以達于晉，其舊游之感，宜有甚于予者。聞予之言，得毋有愴然不能自已者乎！

## 明詩綜序

合洪武迄崇禎詩甄綜之，上自帝后，近而宮壼宗潢，遠而蕃服，旁及婦寺、僧尼、道流，幽索之鬼神，下徵諸謠諺，入選者三千四百餘家。或因詩而存其人，或因人而存其詩，間綴以詩話，述其本事，期不失作者之旨。明命既訖，死封疆之臣，亡國之大夫，黨錮之士，暨遺民之在野者，概著于録焉。析爲百卷，庶幾成一代之書。竊取國史之義，俾覽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

## 高太常嗇菴遺稿序

建文壬午，靖難師入自金川門，文學博士方先生孝孺以下，死者不可勝記。吾鄉之殉國者，有若程先生本立、姚先生瑄、楊先生任，而太常少卿高先生，遜志潔身，去其官，走永嘉山中，是秋窮餓以死。其門人翰林侍書同里蔣先生兢，斂而葬之芙蓉峰北。野史所載盛庸兵敗自經者，誤也。予嘗游永嘉，登華壇、青嶂諸山，遥望所謂芙蓉峰者，丰容窈窕，出没林表。思遂攬龍湫、雁宕之勝，并求先生之墓拜焉。而寒蕪秋兔，山蹊盡塞，訪之蕘夫樵豎而不可得矣。嗚呼！遜國之際，蓋難言之。當方先生杖縗絰入見，文皇謂曰「此朕家事」，其然哉？殆于易姓，則有

間矣。人臣之義，君存與存，君亡與亡。當日舊君尚存，援兵未解，事變猶不可測。至姚善、王璡之師不克舉，天下事始大定矣，此先生拊心嘔血，不欲久存也。若先生者，其不失古人臣之義歟？先生所著有《辛丑集》，今佚不傳。其十世孫佑鉅收輯其詩文，爲《嗇菴遺稿》二卷，鏤板傳之。屬序于予者，以予考先生本末獨詳，異夫世之捃摭失真者也。

## 遜志齋文鈔序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自昔帝王廢興之際，志節之士與事功之臣所操各殊。彼見殺身成仁之難，往往高談受命之符，借人主刑賞之權，以怵天下後世，明己之全軀，出于不獲已。蓋舊史之文，多有失其實者。當文皇帝靖難師入，寧海方公首以縗絰見，悲憤激烈，寧斷其舌，赤其族，不肯少屈。史氏猶誣其叩頭以乞餘生，況其他哉！而傳者又載公有「十族奈何」之言，由是文皇并其門人、故友戮之，死者凡八百餘人，自古忠臣被禍之慘未有甚于公者。然嘗考公少以文見知于宋文憲公、王忠文公及鄭貞孝先生，❶故文憲之子仲珩，忠文之子孟縕、仲縉，貞孝之子叔度，皆與公交莫逆，而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縉之子叔豐，俱受學于公。自公既死，朝廷嚴文字之禁，而鄭氏所緝凡四五册，餘皆叔豐補完之，公之文卒賴以傳。然則諸君子或爲公友，或在公之門，當日咸不及于難。吾是以知合門人、故友爲十族之説，亦

❶「忠文」，原作「文忠」，據《明史》卷二百八十九改。

傳之者過也。

宣德以還，文字之禁漸弛，公文始顯行于世。其閎深博大，駸駸乎馳逐昌黎、眉山之間。至其談理之文，淵懿醇正，雖淳熙諸儒不是過。予嘗以爲文行如公，宜從祀孔子之庭。而萬曆初，詔復建文年號，其時在廷之臣無有以是請于上者，可歎也。嗚呼！革除之事，傳失其真，不可盡信者多矣。若《刑賞録》所載，茅大芳妻死，命之飼犬，王言若是，又豈臣子所當道哉！此則孟子之所不取也。

## 王文成公文鈔序

由孔子而前，爲之君師者，聖人繼起；由孔子而後，逾千載無有焉。豈千載之人，無一可入聖人之域者哉？則儒者之過也。夫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孟氏以爲君子不由；至論聖人，則以百世之師歸之。蓋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其餘爲清、爲任、爲和，道之至者，統謂之聖。後世儒者之論，務求其全。世無孔子，千載無一聖人焉，宜也。荀卿、揚雄，吾無論矣；唐之韓愈，明聖人之學于舉世不講之時，儒者猶呰之不已，以爲守道不篤，致有大顛往來之書。自昔言虛無清净者宗老氏，言神仙者首萇弘，而孔子或問以禮，或問以樂。彼潮州之書，果足爲韓子玷與？嗚呼！大道之不明，釋老之言充塞乎天下。幸而有講聖賢之學者，其門人弟子，同異之辨，復紛呶不置，舉同室之人，日事争鬬，我道無全人，無惑乎異學之日盛矣。

文成王先生揭良知之學，投荒裔，禦大敵，平大難，文章卓然成一家之言。傳所稱三不朽者，蓋兼有之。世儒講學率寓之空

言，先生則見諸行事者也。議者或肆詆諆，謂近于禪學。夫弃去人倫事物之常而謂之學者，禪也。使禪之學能發于事業，又何病乎禪也邪？因輯其文之尤者若干篇，以示同好。

## 喬御史讀書劄記序

先太傅文恪公充天啓二年會試總裁官，是科中式者四百人，得人最盛，寶應喬公與焉。公自中書科舍人擢監察御史，兵後築室柘溪之陽，田衣山屐，不入城府。年八十，有雙白鶴降于庭東南，隱居之彦咸賦詩記其事。叔子中書舍人曰萊，字子静，與彝尊定交京師，世好彌篤。歲在癸丑，中書君以省公歸，彝尊送之宣武門右，期以南還時一謁公。比予歸，再游京師，道出寶應，則公已逝。既而中書君同官江都汪君季用攜公《讀書劄記》二卷，述中書君之言屬爲序，彝尊不敢辭。

竊嘗汎觀今昔講學之儒，多輕視夫出處之際，問之，則曰：「吾將行吾道也。」迨既致通顯，初未有兼善天下之效，卒之或并不能獨善其身，蓋枉己未有直人者。必患得患失之心盡去，出處進退毅然不苟，然後可以言學也。公之學，一主乎敬，而又審夫進退出處。其立論藹然，不事詆訶排擊。遇紛綸同異之辨，微折其非，顯歸于正，由其養之有素而出之有本，故能遯世無悶，老而益勤。惟其獨善，斯可兼善天下後世者與！彝尊總角時，公奉命巡按浙江。既入境，屬吏伏謁道左，公首問先太傅第宅所在，吏以鍾秀坊對。旌蓋闐于藉袈之橋，公自巷左，舍車徒行百步，入，自門升階，肅衣冠拜祠下，復坦

步出巷之右，乃登車，鼓吹導以行。鄉之父老至今能道之，則是公之平生蓋無時不敬，非至暮年講學始然也。汪君聞之，瞿然曰：「是宜并書之，可以愧弟子之不敬其先師者。」

## 黃先生遺文序

君子之學，一于誠而已。以之治心而心正，以之決事而事無可疑，察乎幾微禍福之萌，信諸進退出處死生之際。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夫惟誠立乎中，斯毅然有不可奪之節，蒙難不失其正，順道而死。蓋雖圭璧析于前而不顧，刀鋸鼎鑊懲于後而視之若無物也。齊之虞人，招以旌不往，孔子取之。孟氏以爲枉己未有能直人者，則聖人之所守可知。已接淅而去齊，不稅冕而去魯，是豈肯應公山不狃、佛肸之召者。故曰：可以止則止，可以處而處，孔子也。顧後世躁進，若揚雄之徒，每援聖人以自文其過。其進也不以禮，其祿也非其道，幾微禍福之不明，進退出處死生之未能信。善道之謂何？無他，誠未立于中，宜所守之易奪矣。

嘉定黃先生，諱淳耀，字蘊生，別字陶菴。平居講聖賢之學，躬行而不倦。崇禎十六年秋，賜進士出身，未授官，歸。越二年，殉難以死。同里門人陸元輔輯其詩若干卷，雕刻行之。又搜其遺文，僅四十餘首，藏之笥。元輔請彝尊序。受而讀之，其言和以舒，其析理也審以辨，其援据經史，博而不誣，所謂修辭立其誠者，非與？

于是先生之没三十年矣，誦其文，恍若覿其容而聆其謦欬。信夫有道之言之入人

深也。嗚呼！以先生大節如彼，其學業文章又如此，宜其于人少可而多怪。今觀集中論學書，絶去儒者黨同伐異之習，是尤恒人之所難能也。講學莫盛于宋，然汴京、臨安之陷，道學諸臣以身殉國者不數見。至于明，死靖難則有若方公孝孺，死閹禍則有若高公攀龍，而山陰劉公宗周、漳浦黄公道周與先生，後先自靖，咸以道學兼忠節，即宋儒有未逮焉。而元輔以兵戈俶擾之餘，能集其師之遺文，俾無失墜，亦可謂篤信之君子已。

## 天愚山人詩集序

詩以言志，誦其詩，可以知其志矣。顧有幽憂隱痛，不能自明，漫託之風雲月露、美人芳草，以遣其無聊，則既非志之所存，而工拙亦在文字之外。後之人欲想見其爲人，得其么篇短韻，相與傳而寶之，洵乎誦其詩尤必論其世也。

定海謝先生，以崇禎丙子舉于鄉，丁丑成進士，出漳浦黄公之門。歷南安府推官。明運既移，伏處海澨，寄情詩酒者垂二十年。一歌一咏，大抵皆排愁遣日之作，非如世之詩人，句鍛字鍊以求工者也。嗚呼！先生以有用之材，不竟其志，遭逢國難，君臣師友之痛，愍焉自傷，不敢以告人。于是陶情麴蘖，籬畔行吟。觀其自序，以爲乘物以游心，託不得已以應世，其亦可悲也已。從來易姓之際，孤臣節士不見載于朝野史者何可勝數！其偶然著述，或隱姓名，或僅書甲子，如今所傳亡宋遺民《天地間集》、《月泉吟社》、《谷音》之類是已。是皆不必其詞之工以爲重，況先生之詩，聯篇累卷，有不傳于後乎？鄞縣萬先生履安，亦丙子榜鄉貢進士。

甲申後，與先生偕隱，分授其子經史，詩筆之富不減先生。聞其孫開雕有日，將與先生並傳，庶幾比于謝翱、吴渭、杜本所録，可以觀矣。先生諱泰宗，字時望，自號天愚山人。

## 王築夫白田集序

文章之敝，患在亟見其才。亟見其才者，其學有未充也。善文者，足以達其辭而已。《易》曰：「修辭立其誠。」故惟充實而後光輝乃見，義之至則辭無不工。彼意在求工而後爲之，誠之不立，雖屢變其體以眩于人，吾見其僞焉耳矣。夫太嘗之樂，不在悦耳，聽之者恐卧；然以奏之圜丘方丘，則天神土示可得而致。若夫跳丸嬲索，掉險竿，諠鼓笛，一時視聽，鮮不惑焉。試之再三，則索然意盡。無他，出之也僞，斯其聲餤易滅也。

長安王築夫，學古文四十年，立言淳質，若惟恐其辭之工者。由是與時迕，老而益窮。其言曰：「今之爲古文者僞而已，予惟去其僞焉，工拙非所計也。」嗟乎！文章之道，豈有外于是哉！如築夫者，可謂有才而不亟于自見也矣。吾故序之，以見姦聲獶雜之際猶有能道古者。

## 屠東蒙詩集序

予友周篔青士，以布衣稱詩，樂于取友，故老遺民，交相酬和，下至裙屐子弟，沙彌道童，皆願從之游。每入市，語笑詼嘲，衣袖牽拂。人或訕其道廣，然中心好之者衹十數人，而屠處士東蒙其一也。

東蒙少補學官弟子，兵後棄去，躬耕于郊野，自食其力，口不言貧。漢魏塘之交有

寺，曰白蓮，其東偏曰橘鶴樓，暇則鼓枻曳杖以登。青士恒與期。又方外大燈亦能作韻語，三人往來靡間，飯冬舂，烹菽乳。大燈年老而聾，則相對畫紙，詩成撫掌，或留連信宿不去。既而青士客死淮北，東蒙愴怳不自釋，未幾，以疾卒。又數年，大燈亦死。大燈嗣法天界，詩當附語録中。青士詩最繁富，身後不盡存，有子旼，抄撮成集，刊之福州。東蒙二子悉治農務，其甥胡典爲之鏤板行焉，而屬其友徐令堅仲請予作序，五返而益勤。予雖未交東蒙，然聞之青士，其于行也不疾時，其于辭也必拔俗，蓋音合乎天籟而義本乎國風者已。曩者會稽楊廉夫、錢唐錢思復、華亭陸宅之三高士者，太守林孟善合葬之于山東麓。今三人之葬不同，而詩則同傳于世。後之論世者覽予之文，庶幾有考也夫！東蒙諱廷楫，大燈字同岑。

## 九歌草堂詩集序❶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詩亡也。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記》曰「詩言其志也」，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王迹熄而列國之風不陳于太師矣。詩之所由亡，不因民志之日以亂歟？騷也者，繼詩而言志者也。彼其疾世俗，則曰「寧溘死以流亡」，「哀南夷之莫知」，「下女可詒」，則曰「及少康之未家」，「恐高辛之先我」。其思也近于淫，其怨誹也幾于怒，而劉安、司馬遷謂其志潔，其行廉，其稱物芳，兼《國風》、《小雅》之義，可以争光日月，是豈僅稱其文字之工哉！亦推其志焉爾矣。

❶ 此篇四庫本無。

予友屈翁山爲三閭大夫之裔，其所爲詩，多愴怳之言，皭然自拔于塵壒之表。蓋自二十年來，煩寃沈菀，至逃于佛老之門，復自悔而歸于儒；辭鄉土，跡塞上，走馬射生，縱博飲酒，其儻蕩不羈，往往爲世俗所嘲笑者，予以爲皆合乎三閭之志者也。嗟夫！三閭悼楚之將亡，不欲自同於混濁，其歷九州，去故都，登高望遠，游仙思美人之辭，僅寄之空言；而翁山自荆楚吴越燕齊秦晉之鄉，遺墟廢壘，靡不摯涕過之，其憔悴枯槁，宜有甚焉者也。然三閭當日方歎恨國人之莫知，今海内之士無不知有翁山者，則所遇又各有幸不幸焉。嗚呼，難言矣！

翁山歸自雁門，將築室南海之濱，題曰「九歌草堂」，而先以名其詩集。予與翁山相遇南海，嗣是往來吴越。十年之間，凡所與詩歌酒讌者，今已零落殆盡，至竄于國殤、山鬼之林，散弃原壄。翁山弔以幽渺悽戾之音，髣髴乎《九歌》之旨。世徒歎其文字之工，而不知其志之可憫也。予故序之，以告後之君子：誦翁山之詩者，當推其志焉。

## 荇谿詩集序

予年十七，避兵夏墓，始學爲詩。既而徙練浦之南，再徙梅會里。見當代詩家，傳習景陵鍾氏、譚氏之學，心竊非之，以爲直亡國之音爾。客或勸讀楊伯謙、高廷禮、李于鱗選本，諷其音，若琴瑟之專一，未見其全美焉。于是荇谿處士授徒里之西，與之論詩，則上取蕭統、徐陵所録，旁及于左克明、郭茂倩之書，故其長歌短咏，音節靡不合古。因日相酬和，所作漸多，東南隱君子翕然稱吾里同調之盛。而予舟車南北，突不暇黔，于

游歷之地，覽觀風尚，往往情爲所移。一變而爲騷誦，再變而爲關塞之音，三變而吴傖相雜，四變而爲應制之體，五變而成放歌，六變而作漁師田父之語，訖未成一家言。處士亦嘗遠游，能不爲風氣所移，獨循其舊格，以和平之響奏于群音繁會之日，信夫有君子之守也已。今之效蘇、黄、楊、陸之體者，見荇谿詩，且置之不顧，然而不可廢也。風氣之變易，無異四序之迭運、五子之推遷。宋元之音消歇，勢必復以六代三唐人爲歸，則荇谿一編，正將來之所取式者也。處士初名永謀，字天自；更名泳，字于野。又號潛初。居荇谿上，近亦移家梅會里。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六

#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七

## 序四

### 王禮部詩序

彝尊幼而學詩，竊願望見作者之林。甲申以後，屏居田野，不求自見于當世。顧思得海内善詩之家，其辭之工可以出入風雅，必傳于後無疑者而與之游，庶幾或附之以傳焉。蓋自十餘年來，南浮湞桂，東達汶濟，西北極于汾晉雲朔之間，其所交類皆幽憂失志之士，誦其歌詩，往往憤時嫉俗，多《離騷》變雅之體，則其辭雖工，世莫或傳焉。其達而仕者又多困于判牘，未暇就必傳之業。間或肆志風雅，率求名位相埒者互爲標榜，不復商榷于布衣之賤。信夫傳者之難其人，而欲附之以傳者又難也。

今年秋，遇新城王先生貽上于京師，與予論詩人流别，其旨悉合，示以贈予一章，蓋交深于把臂之前而情洽于布衣之好。先生之于詩，洵乎其辭之工矣。爰出壬寅以後所作，雕刻行之，而屬予爲序。予惟四始之義，言之一國爲風，言之天下爲雅。方先生成進士而官揚州也，其于秋柳寄情之篇，香匳唱和之集，與夫歲暮懷人之作，吟咏情性，一皆風人之遺。今入爲禮部，頻年以來，行邁之光華，山川之游歷，兄弟之急難而不失其愛，朋友之宴樂而勞之以言，非所謂出乎風而入乎雅者與？然則先生之詩，其必傳于後無疑；而予之欲附以傳者，不可謂無其人矣。《伐木》之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夫

鳴鳥既遷于喬木而必下呼其友。先生之交游滿天下，顧獨有取予之一言，是亦《小雅》之義也。

## 錢舍人詩序

緣情以爲詩，詩之所由作，其情之不容已者乎！夫其感春而思，遇秋而悲，蘊于中者深，斯出之也善。長言之不見其多，約言之不見其不足，情之摯者，詩未有不工者也。後之稱詩者，或漫無所感于中，取古人之聲律字句而規仿之，必求其合。好奇之士則又務離乎古人，以自鳴其異。均之爲詩，未有無情之言可以傳後者也。惟本乎自得者，其詩乃可傳焉。蓋古人多矣，吾辭之工者未有不合乎古人，非先求合古人而後工也。

中書舍人華亭錢君芳標，字葆馚，于學無不博，尤工于詩。集平居所作，鏤板以行，而屬予爲序。予反覆誦之，其辭雅以醇，其志廉以潔。其言情也，綺麗而不佻，信夫情之摯而一本乎自得者歟？華亭自陳先生子龍倡爲華縟之體，海内稱焉，二十年來，鄉曲效之者，往往模其形似而遺其神明。善言詩者，從而厭薄之，以爲不足傳，由其言之無情，而非自得者也。若君者，庶其可傳于後矣。爲之序，豈惟以質之君，將俟後之覽君詩者亦或有取于予言云爾。

## 程職方詩集序

《詩》三百五篇，自周、召而下，作者名氏多不傳，見于序者，衛之武公、召穆公、凡伯、芮伯、蘇公、家父、寺人孟子，率皆憂讒刺時之言，而和平之音恒寡。仍叔之于周，史克

之于魯，僅有頌美其君之辭，而未言其志。故詩之盛，無若尹吉甫。彼其人既有文武之才而又樂于取友，韓侯、申伯、召伯、仲山甫、張仲咸與同志。來歸有飲御之懽，出祖有贈行之作。人得其言以爲重，己亦不讓其美。讀《崧高》、《烝民》之卒章，君子未謂其言之夸也。

職方郎中南海程君周量好爲歌詩，與予定交嶺表。中間聚散一十五年，每一相見，輒出其新詩累百。蓋凡名公卿，庶寀下至布衣紃屨之士，留京師者，飲食、燕游、贈送，靡不有詩，益以懷友感舊之篇。歲既久，編爲《海日堂集》若干卷。其音和以舒，其志廉以達。覽君詩者，咸歎其辭之工而不覺其多，殆《詩》所云「其風肆好」者已。南海多騷雅之士，其尤傑出者，處士屈大均翁山、陳恭尹元孝，其進退出處不同，而君皆與交莫逆。三君子者，其詩並傳于後無疑。吾因是憾張仲之無文而笑吉甫之寡和也。

## 葉指揮詩序

《王制》，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諸侯之附庸不與。然得列于《詩》者，自二南、豳及王風外，僅十有一國而已。夫以邶、鄘、曹、檜之微，不遺輶軒之采，況疆域之大焉者乎？彼其國人，豈無感于心而宣于言，永歌嗟歎以賦其事，然皆置而不陳，何也？《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殆或所操類鄰國之音，所沿者前人體製，則言不由中，膠固而不知變，變而不能成方，斯則可以無取。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三百有五，其信矣夫！自後變而爲騷，爲樂府，爲五言，爲

七言，爲六言，爲律，爲長律，爲絶句，降而爲詞，爲北曲，爲南曲，作之者恒慮其同則變，變而其體已窮，則不得不復趨于古。譬之治金者，必異其齊，改煎而不耗，斯其爲器新而無窮，斁盡而無惡。故正考父、奚斯之頌不同乎周，景差、宋玉之辭不同乎屈平，孟郊、劉乂、盧仝、李賀詩不必盡學退之，張、晁、秦、黄詞不必盡師蘇氏。此其人皆以雷同勦説爲恥，視其力之所變，莫肯附和。不知者斤斤操葭黍圭臬，以繩其非，是欲其派出于一，毋乃謬論歟！

三十年來，海内談詩者，每過于規仿古人，又或隨聲逐影，趨當世之好，于是己之性情汩焉不出。惟吾里之詩，影響雖合，取而繹之，則人各一家。作者不期其同，論者不斥其異，不爲風會所移，附入四方之流派。惜夫工之者類多山澤憔悴之士，不汲汲于名譽，或不能盡傳，又或傳之不遠。則一人之言，無以風天下。

歲在丙辰，遇葉君井叔于京師。誦其詩，清而婉，麗而不靡，戍削而無刻劃之迹，至于友朋山水之好，流連唱歎而不已，庶幾發乎情，止乎禮義，可以化下而風上者與？君前知登封縣事，入爲西城兵馬司指揮，與尚書郎以下善詩者九人，合刻其集以行。比而觀之，若金錫之各異其齊，不同夫琴瑟之專一，可謂善變古人者矣。君雖家于楚，實予里人也，乃爲序之，以質當世論詩之君子。

## 丁武選詩集序

閩自十才子以詩名，而高廷禮集唐人之作，别其源流，嚴其聲格，若圭景籥黍之無爽。當是時，吴有北郭十子，粤有南園五先

生，名譽實相頡頏。其後吴中之詩屢變，而閩粤獨未之改。梁公實名列七子，詩猶循南園遺調，鄭繼之規法李獻吉，曹能始與景陵二子游，唱和甚密。今讀其詩，所操蓋依然土風也。三十年來，海内譚詩者知嫉景陵邪説，顧仍取法于廷禮。比復厭唐人之規幅，爭以宋爲師。夫惟博觀漢魏六代之詩，然後可以言唐；學唐人而具體，然後可以言宋。彼目不覩全唐人之詩輒隨響附影，未知正而先言變，高詡宋人，詆唐爲不足師，必曰離之始工，吾未信其持論之平也。

武選郎中晉江丁君雁水分司通惠之河，暇彙其所作爲《問山集》。讀其詩，直者不伉，綺者不靡，約言之而可思，長言之而可歌，斯善學唐人者矣。今夫離支之爲樹，相其柯葉，無以大異于凡木也；當其薰風被，朱實垂，問其種以百數，雖下者亦可敵四方之珍果焉，況夫凝冰挂緑、種之尤美者乎？顧吴越詫以楊梅，燕齊詫以頻婆之果，閩粤之知味者將笑而不應，則以中有所得，自不遷于所好也。君之于詩，既自得之，假有操宋人之流派，欲君盡變其土風，吾知君有所不屑已。

## 秋水集序

錫山之泉，居水品第二。自揚子中泠水莫得其真，而衆水皆出是泉之下。縣治萬家，負郭之廛相比。富者飾樓榭亭池，以恣游衍。士雖貧，山茨水檻，亦必有竹樹交映，清江淡池，演漾門户之外，其人多簡秀自好，所爲詩文，每以真意取勝，無淩厲叫囂之習。信夫山水之足以益人情性也。

處士嚴蓀友生于其鄉，以工詩聞，書畫

兼臻其妙。來游京師，公卿薦紳争爲矜譽。予特愛其古文辭，澹然而平，盎然而和，雍容紆裕而不迫，庶幾可入古人之域，視世之鏤琢字句，以眩人耳目者遠矣。蓀友聞予言，欿然不足，既而曰：「子曷爲我序之？」曰：

子之以「秋水」名集也，何所取諸？取諸有源也與？源之見于地也，下則湧而爲濫，上則懸而爲沃，仄者氿，旋者過，辨順道而行，空明而不滯，小波淪，大波瀾，石激之而鳴，風盪之而怒，雷霆車馬，神物怳忽。水豈有意爲奇變哉？決之不得不趨，鼓之不得不作，亦隨所遇而已。文之有源者，無畔于經，無窒于理，本乎自得，抒中心所欲言，固不在襲古人以求同，離古人以自異也。蓀友其可與言文也矣。譬諸水，近乎海則鹹，近乎鹵則苦，甘者爲醴，濁者爲膠，火可以然，而湯可以浴，夫人皆能辨之。至投以茗荈，別其上下，析及苗髮之微，則必山林寂寞之士若陸羽者而後知之。蓀友無取乎公卿薦紳之言，獨命予爲序，其有意也夫！

## 方編修錦官集序

自一命吏，至三九之列，之官上計，持使節，宣詔命，告祠名山大川，置郵乘傳，必計道里之數，立嚴程限之，雖有巖壑文酒之樂，不遑燕嬉。少或濡滯，則慮風雨水潦冰雪之阻，《詩》所云「每懷靡及」者也。惟三年一省試，主司畢事而返，不立程限，歸時所經歷巖壑之勝，友朋文酒之會，偶一留連勝咏，而聞者不以爲非。蓋聖主尚文，故遇使者特優。然其人或專于文，而不好爲詩，又其地平衍，無可喜愕以形之歌咏，則雖有作，不能多，多亦不能傳之遠。獨蜀之爲地，當井絡之分，

由陸而往，則歷幽、并、冀、雍、梁；浮舟以返，則又越荆逾揚，度徐、兖、青而北。州十有二，未歷者營、豫爾。若四瀆皆經焉，其可見之詩者多矣。

遂安方君渭仁，以宰輔之孫，早成進士。既而用薦召試，入翰林。歲在癸亥，四川既定，詔補省試。于是君奉命耑往。歸而雕刻其詩，爲《錦官集》二卷。凡山川之阨塞，風土之同異，友朋之離合，撫今弔古，悉見于詩。君之詩既多，信可傳于遠者也。曩時濟南王先生貽上主考入蜀，裒其詩爲《蜀道集》，屬予序之，而予不果也。今君之詩，蓋將與王先生並傳。其或不同者，非詩派之流別也，一在蜀未亂之先，一在亂定之後。覽觀土風，感慨異焉。後之讀詩者，兼可以考其時矣。

## 王學士西征草序

華亭王學士瑁湖主陝西試事，榜既放，攬咸陽之勝，浴乎温泉，躋太華巔，出潼關，渡河而北。往還賦詩五十首。乃甄綜闈墨以行，鏤詩板以示同好，其言曰：「文章無盡境，譬之登山然。其入必有徑，雖懸崖絶壁亦必有磴道可尋、綆繘可挽。苟力不足以相赴，非困則躓矣。華嶽不知幾千仞，游者必極于三峰而後已。」善夫學士之論文也！惟詩亦然。學詩者以唐人爲徑，此遵道而得周行者也。唐之有杜甫，其猶九達之逵乎！外是而高、岑、王、孟，若李若韋若元、白、劉、柳，則如崇期劇驂，可以交復而岐出。至若孟郊之硬也，李賀之詭也，盧仝、劉乂、馬異之怪也，斯綆繘而登險者也。正者極于杜，

奇者極于韓，此躋夫三峰者也。宋之作者，不過學唐人而變之爾，非能軼出唐人之上。若楊廷秀、鄭德源之流，鄙俚以爲文，詼笑嬉褻以爲尚，斯爲不善變矣。顧今之言詩，或效之，何與？夫登山者，亦各有所樂矣。援琴而彈，坐石而嘯，荷篠而行吟，其爲音不同，皆足以移人之情。使雜以屠沽闤闠之聲，熏以糟漿之氣，游者將掩耳蒙袂疾走焉。舍唐人而稱宋，又專取其不善變者效之，惡在其善言詩也。學士西征之作，春容和雅，一以唐爲師，而無隻字流于鄙俚詼笑嬉褻之習。蓋示我以周行而充其力，必欲極乎三峰而後已者也。

## 錢學士詩序

華亭之爲縣，舊隸秀州，其後雖析爲江、浙，然相去僅百里。士大夫仕于朝者，每合二姓之好。先王母徐安人爲太師文貞公孫，先母唐孺人爲禮部尚書文恪公孫，故予家内外兄弟甥舅，多華亭士族。予童時，先母歸寧，輒隨行者累月，比還，所操皆其土音，恒爲伯叔母姑姊妹所笑。迨先王母、先母既逝，文貞、文恪之後，遭亂式微，予亦貧不自振，聞問闊絶。思爲兒女結婚姻于母氏之黨，以仍通往還，顧未能果也。

錢君金甫，字越江，與予同被薦，同官翰林。予以入直内廷護譴，君由編修累遷至侍講學士。然敝裘羸馬，未嘗謁權倖門，惟與鄉黨故人數爲文酒之會。詞山曲海，魚經蟹志，靡所不談。坐有語及官資遷擢者，君輒恚。後會其人不速至，竟引避之。獨對予懽洽無間，申之以婚姻。余既罷官將歸，君日載酒，款曲兼旬，然後别。蓋君雖貧，能急人

之憂。君之師有卒于官者，君盡以奉錢治喪紀。俄而其鄰人失火，延及師舍，君率力士負棺出，火燎其鬚不顧也。又有被遣者，三日當出關，君亟稱貸拮据，兩晝夜追及其車，慟哭而返。客或暴卒于都亭外，君犯暑疾馳抵盧溝，視其斂。或陷于獄當辟，君屢率私錢力援之，事得解。其篤于師友若是。故其爲詩，纏緜悱惻，不失温柔敦厚之遺。其爲文條達，無規仿凌駕之迹。自其少日，爲王光承玠右、吴騏日千兩高士所稱道，而君之叔父芳標葆酚亦樂與酬和焉。

予既旋里，是夏，君以疾殞京師。冬，孤子長涵扶喪歸。踰年，予始哭君于黄浦之東高橋里。荒溝古水，莫有田父可問途者。叩其門，有雞犬，無僮僕。見其孤，問其所有，僅木棉花地一頃，不足輸井税，爲悽然久之。尋出君《保素堂集》若干卷，請予序。因述君行概，俾後之論世者知君之爲人。

## 叢碧山房詩序

翰林院檢討任丘龐君，善古今詩。歲在戊午，天子思得文學之士，摛辭備顧問，俾廷臣各舉所知。次年春，試詩賦于體仁閣下，君用是得受官。又六年，復試詩賦于保和殿，君所作不合意，當改調。于是君閒居，集平生詩爲《叢碧山房稿》，凡若干卷。誦其詩，雅而醇，奇而不肆，合乎唐開元、天寶之風格，北地之言詩者未能或之先也。任丘在畿南，九十九淀之水匯于縣境。陂塘遠近，芰荷、葭葦、蒲柳之利比于吴越。舟檣之往來，魚鳥之出没，山房領其要焉。君歸乎，吾將訪君于是，漁榔釣車，相與賦詩酬和，附兹集之末，後世或有好之者。文章之傳，不繫

乎名位之通顯也。

## 嚴中允瀛臺侍直詩序

唐學士寓直無定所，駕在大内則置院于明福門，駕在興慶宫則置院于金明門，召對浴堂則又移院于金鑾殿。宋起居注侍立亦無定位，或于御座後，或于御座前，或在殿東南朵殿之上，而朝會或不與焉。迄于元明，或設或廢，僅存虚名而已。今天子復立起居注，兼充日講官，凡視朝、聽政、郊祀、燕飲，靡弗趨侍。至瀛臺避暑則侍立雙金螭畔，去黼座尤近。士之預是選，亦榮矣。昔之居是官者，每侈陳盛事，以垂掌故，又不若形之篇咏，其感于人心者深也。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無錫嚴君藕漁賦瀛臺侍直七言絶句詩二十首，流傳都下。其投假牒歸也，鏤板以示同好，俾彝尊序之，曰：

《詩》不云乎：「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又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誦其詩者，千載而下，若或見召康公之樂易焉。瀛臺，猶古之卷阿也。藕漁，君子也。絶句，言之不多也，其音可遂歌也。人謂藕漁遭逢盛際，爲侍從升儲，端不應遽去。然朝多吉士，媚于天子有人，則藕漁之去固無不可也。詩作于康熙二十一年六月，時彝尊忝爲同官。越二年，被劾，序詩之歲月則彝尊謫官之後，是年冬十二月也。

## 徐電發南州集序

吴江徐君釚電發以詩名江表者三十年，

游屐所至，名流必與酬和。其《菊莊樂府》流播朝鮮，有題詩于卷後者。歲在己未，天子召試文學之士于體仁閣下，擢高等五十人，同日官翰林，纂修《明史》。于是電發暨予偕入史館，又僦舍同居。既而兩人相繼罷官。予年衰老，頗耽著書，廢吟咏；而電發方肆力于詩、古文辭，積若干卷，刊成一集。美哉，篇章之工且富也！

古稱三不朽者，立德尚矣，至功與言，或不能兼有。利達之士，不皆開濟之才，而一致通顯，遇談經術者，輒薄之曰「書生、書生」云爾，充其意，視文章爲無用之物，謂富貴足以驕人。當其生時，獲乎上者，不盡信于朋友；其没也，已以爲功者，人且罪之，其所立者安在！迨百年之久，公論出焉，初不以爵禄之崇卑厚薄定人之賢不肖。故夫士之不朽，立功者倚乎人，立言者在己，可以審所務也已。明之初，召修《元史》者先後三十人，其仕而達者或不能舉其鄉里官閥，蓋有斷簡零墨無存者；而汪克寬、趙汸諸儒，其詩文經義流傳至今，果其孰失而孰得與？電發之所作，九州之表，四海之外，尚有賞音者，況夫百世而下豈無好之者哉！序其編，他日之論世者亦必有慨于予矣。

## 禹峰文集序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雜四時五色之位彰施之，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而後顔采備具。觀乎人文，分陰分陽，剛柔迭用，其功用固有次序矣。以言乎天地大文則不然。雲之起于山川也，無定形也。秦之行人也，周之輪也，宋之車也，魯之馬也，衛之犬也，

趙之牛也，魏之鼠也，韓之布也，齊之絳衣也，蜀之倉困也，無心而象焉者也。水之趨于壑也，無定勢也。正出而爲濫，縣出而爲沃，仄出而爲氿，尾出而爲瀵，小波淪，大波瀾，直波涇，無心而異焉者也。夫惟無心成文，辭必己出。革勦説雷同之弊，宣以天地自然之音，洵斯文之英絶者矣。

彭公禹峰，先世自臨江徙南陽之鄧州，州人目曰樓子彭家。公既成進士，釋褐，知陽曲縣事，絀于不知己，貽友人書，輒引唐之李衛公、宋之張益州、明之王威寧、新建，交相期許，卒自副其志。持節撫黔陽，功高不賞。投老東園，易登陴擐甲之身，吟風嘯月。所撰樂府，不盡摸倣前人，而自暢其指趣。至于五七言近體，合乎興觀群怨之旨，所謂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不必盡無者也。公自序詩文凡三鏤版，一失于澤潞九仙臺，再失于靖州。今年冬，公仲子始摶直上，以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視學浙江。試事既畢，取笥中存稿合刻之。手澤存焉，不因卷帙之繁，而所識後學輕議删定。庶幾哉，山則嵩陽、王屋，水則江漢也夫！

## 重鋟裘司直詩集序

宋自汴京南渡，學詩者多以黄魯直爲師。吕居仁集二十五人之作，目曰「江西詩派」。考其官閥門世，不盡學詩魯直之門，亦不盡江西人也。楊廷秀於詩，推尤、蕭、范、陸，豫章居其一焉。繼蕭東夫起者，姜堯章其尤也，餘子多見録于《江湖集》。蓋終宋之世，詩集流傳于今，惟江西最盛云。竹齋裘先生，爲真希元、魏華父之友，而仕宦不達，一官司直以終。其詩不作硬語，清疎韶亮，

異乎魯直流派。顧世未見其全，裔孫始鏤板行之。予因慨詩派諸人之作，當年布諸通邑大都，今遺集存者惟陳无己、韓子蒼、洪玉父、饒德操、晁以道、謝幼槃及居仁七家而已。身後之名，顯者或晦。司直藏之名山者，晦久而明。雖顯晦有時，亦係乎子孫之賢，能表其幽光潛德也。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七

#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八

## 序五

### 石園集序

今禮部尚書吉水李公，輯其先公兵部左侍郎梅公先生之詩文，鏤版行世。乃遺書彝尊序之，曰：

周之詩，采諸國史，獨南風不著于録，毋亦輶軒所未至與？迨王迹既熄，群雅不作，顧屈宋唐景騷人于焉代興，詩雖亡而騷實繼之，未見南風之不及于北也。江西非楚之分壤乎？自晉以降，代有作者。至宋涪翁黄氏，厭格詩近體之平熟，務去陳言，力盤硬語，于是吕居仁輩演爲詩派，同調二十五人，斯云盛矣。元則虞、楊、范、揭，率皆豫章之彦。及洪武初，此邦隱居之士猶撰《元音遺響》一編。于時仕于朝者則有金谿危公素、進賢朱公夢炎、泰和劉公崧、新城黄公肅，咸以經國之餘，研心風雅，以視吴中四傑、粤五先生、閩十才子，殆方駕而駸駸先路焉。隆、萬以後，楚人倡爲詭異噍殺之音，見者多惑其説，然西江不盡變也。

以予所聞，梅公先生典銓法久，有清通之才，明白之鑒，既歷卿寺，右有左宜。發乎文章，雍容典雅，斤斤守其矩矱；詩則力追正始，温柔敦厚，出之不窮。且與郡主朱夫人琴瑟静好，門内唱隨，所傳《石園隨草》附著于録者是已。考詩派二十五人，如王立之、夏均父，皆爲宗室女夫。然二子仕皆不

達，兼未聞有闓房酬和之樂，則公之所遇爲獨豐，有非前賢所敢望者。若夫詩文之工且多，傳之遠且著，則後之君子共見之，非末學一言所能贊也。

先生以天啓壬戌釋褐，出先太傅文恪公之門，尚書公又彝尊史館前輩，通門相洽，久而靡間。先生集刊成，不請之在廷元老而遠屬序于歸田之野人，亦以徵世好之不同流俗也已。

## 尚書魏公刻集序

刑部尚書蔚州魏公之官京師也，與予居對門。歲在壬戌，予自江南還，公衣朝衣過予拜，予答拜，公乃言曰：「江南鄉試，爲關節賄賂所汩久矣，兹得子澄清之。吾非拜子也，慶朝使之得人也。」予聞公言，再拜，公答拜。今其事十年矣，回憶猶如昨日。公既還里，其平生奏議詩文流傳都下者，予合抄爲一集，感公有知己之言也。序之曰：

古大臣正色立朝，必有嘉謀嘉猷入告于內。其暇也，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詩》三百篇，箴有《庭燎》，規有《沔水》，誨有《鶴鳴》，詩之與奏，蓋相表裏。有詩以持其志，有奏以敷其言，二者不偏廢也。公自竹埤梧掖，踐柏臺，升獨坐，佐考堂，掌邦禁，巡歷日畿，其所陳奏，一話一言，罔不欲致君于堯舜而大公無我之心，朝野所共見也。今觀集中諸疏，凡修德典學之序，化民善俗之方，繩愆糾繆，陳善納誨，屏浮侈，振綱紀，惜名器，别忠邪，所以格君心、恤民隱、切于政者靡不具焉。其于詩，吟咏情性，悉本自然，與世之極貌窮力、雕繪字句相去遠矣。魏氏世多直臣，其尤著者，漢則高平侯相，唐則鄭公徵，

宋則秦公了翁，其封事見史傳，其諫録進經帷，其詩文奏議傳誦海内。以公方之，殆異世而同軌者與？子思子不云乎：「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惟公有焉。自公去，而士林之毁譽莫有定論矣。序公之集，庶幾百世之下知予不見棄于君子，實有厚幸焉。

## 王先生言遠詩序

彝尊嘗聞古之説詩者矣，其言曰：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言其志，謂之詩。又曰：詩者，人心之操也。又曰：詩，持也，自持其心也。又曰：詩，性之符也。蓋必情動乎中，不容已于言而後作。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各操持其心性所得而莫或同焉。顧正、嘉以後，言詩者本嚴羽、楊士弘、高棅之説，一主乎唐，而又析唐爲四：以初、盛爲正始正音，目中、晚爲接武遺響，斤斤權格律聲調之高下，使出于一。吾言其志，將以唐人之志爲志；吾持其心，乃以唐人之心爲心。其于吾心性，何與焉！至謂唐以後事不必使，唐以後書不必讀，則惑人之甚者矣。韓退之有云：「惟古于辭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辭非己出，未有不流爲剽賊者。若王先生言遠，庶幾辭必己出者與！

先生世居長水之南梅會里，少與從兄翃介人以詩倡和。既而登劉子壯榜進士，出知廣州府。遷廣西左江道按察副使，歷川北道布政司參政、四川按察司使、江西右布政使。持母喪歸。服除，補山西右布政使。凡山川風土、廢興治亂之跡，友朋離合之感，皆見于詩。不傍古人，不下古手，不爲格律聲調所縛，類發乎心性所得而絶剽賊之患，蓋卓然可傳者也。先生没後，季子某合其平生諸

集，彙刻以傳，于是同里朱彝尊爲之序。

## 話山集序

東漢士尚風節，尋起黨錮之禍。范蔚宗破史例立傳，讀史者傷之矣。明自顧端文、高忠憲講學東林書院，朝士景從。魏璫既敗，薦紳相與激揚，而黌堂才彦，倡爲復社應之，轉相慕襲。阮大鋮居白下，南國諸生顧杲等一百四十人具揭攻之。吾鄉之士有八，而平湖陸先生話山，名在復社，顧不與焉。迨甲申六月，納巾衫于學使，業閉門埽軌矣。久之，以歲貢生謁選，知汶川縣事，非先生意所存也。先生没後，叔子某刊其詩文以傳，而屬予作序。

予思復社諸君子攻大鋮時，歲在戊寅，予甫十齡爾。聞先君之論，謂治小人不宜過激，所見與先生略同。不數年而大鋮秉政，欲盡殺異己者，由是金壇周鑣死于市，貴池吴應箕、宣城沈士柱等逮捕下獄，幾不免。而先生不爲危言覈論，免挂黨議，謂明且哲者，非與？今其事六十年矣，此百四十人者或殺身以成仁，或隱居以求志，惜無好事者仿蔚宗爲之立傳。而先生有子，克揚其親之美。予也序先生之集，追憶少日事書之，庶幾後之君子觀此可以論世焉。

## 葉李二使君合刻詩序

詩自蘇、李以後，班、傅、張、蔡、曹、王、陳、阮、應、繆，以及潘、張、左、束、劉、郭、顔、謝、何、范、徐、庾之倫，甄綜者必並舉。迨唐以後，聯辭比響，益難悉數。屈平之言曰「兩美其必有合」，不信然歟？上海葉先生蒼

巖、丹徒李先生梅崖，咸以翰苑，出爲監司，其遇同而所歷之地不同也。詩皆源本唐人而各臻其妙，詩之工則同，而旨格不盡同也。兩先生登朝，先後其出也，會合之時蓋少，然有所作，雖遠在千里，必貽書相質，期于毫髮無憾斯已。爲時既久，乃各出所製，合而鏤板行之，且屬彝尊序之。

竊嘗論詩也者，發乎聲、成文而被之樂者也。樂之爲方，其歌也必有繼，其音也必有比，其倡也必有歎。其爲用也，異文而合愛。于其異，則塤篪瑟簫一器也，有雅頌之別；及其合，則堂上之樂均于笙，堂下之樂依于磬，惟不出于專一，而後論倫無患焉。觀于兩先生之詩，不必盡同，而其可以善民心、感人易俗，若八風從律而迭相爲經也。今之言詩者，每厭棄唐音，轉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師法蘇、黄，下乃效及楊廷秀之體，叫囂以爲奇，俚鄙以爲正。譬之于樂，其變而不成方者與！彝尊之于詩，學之四十年，自少壯迄今，體製數變，未臻古人之域。誦兩先生之集，庶幾合乎古之作者矣。夫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高者硍而下者肆，薄者甄而厚者石，必去其疵而音聲始可合焉。兩先生之詩固無不工，宜其合之而聲律悉均也。若其鼓韗擊拊之節，屈伸綴兆之容，陰陽數度齊量之辨，審音之君子，或不如矇瞍之專焉。是則彝尊之序，竊比于矇瞍之言樂云爾。

## 高舍人詩序

詩之爲教，其義風、賦、比、興、雅、頌；其旨興、觀、群、怨；其辭嘉美、規誨、戒刺；其事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

俗；其效至于動天地，感鬼神。惟蘊諸心也正，斯百物盪于外而不遷，發爲歌咏，無趨數敖辟燕濫之音，故誦詩者必先論其人。《記》曰：「寬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謙者，宜歌《風》。」凡可受「詩人」之目者，類皆温柔敦厚而不愚者也。詩三千篇，孔子存其三百，匪僅取其辭之工而已，蓋必審論其人。故《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自周、召而下，詩人之見于序者莫非君子。疎遠及譚之大夫，賤至寺人孟子，好惡一出于正。其存者若是，則所删者，非以其辭之未工去之，殆考其人而去其詩者多也。迨至陳靈以後，是非之不公，淆于視聽，觀民風者，于其所不當陳者陳之，防邪之訓無聞，誣善之人日衆，作爲詩篇，豈盡無工于古者？特其人有可疵，則惟有棄而勿録焉爾。此删《詩》、作《春秋》，其義歸于一也。

舍人高君工詩詞，未嘗蹈襲古人，發諸性情而諧于律吕，俾誦之者志意得廣焉，合乎《記》之所云「温柔敦厚而不愚」者已。

## 胡參議轉漕雜詩序

自德州浮衛水而北，經津門達通潞，川原縈紆，若往而復。陸無林巒亭館之勝，渚無菰茭菱藕之植，篙工楫師，日邪許于左右，雖善吟咏者，至是無有不廢焉。此轉漕者歲至，而曩昔之留題傳于今者蓋寡也。山東布政司參議山陰胡君以今年春轉運入潞，寄示途中雜詩一卷，屬予序焉。

夫通才實難。士大夫敏于事者，舉凡刑名判牘，無足累其心；至于持籌握粟，或坐

困其神智。君能于舟航喧集之會，觴咏不輟，誦其詩，風格流麗，洵有人所難幾者。昔唐盛時，韋堅爲轉運使，作歌詞十闋，百人嗚鼓吹笛和之，衆艘以次集望春樓下，蓋悦以使民，民忘其勞，理固然也。君于是役，勿亟勿徐，轉粟達之天庾，又有餘閒，肆友朋文酒之樂，匪直其詩可采，亦足覘君政事之優已。

## 朱人遠西山詩序

自居庸折而南，連峰出没者百數。以其在都城右，合名之曰「西山」。游者或徒或騎，各隨所適，故歷境往往不同。能文之士輒爲賦詩記事，蓋非以衒其才，而山水之勝足以移人情者，言之不能已也。去年春，予與同里李武曾、吴江潘次耕、上海蔡竹濤游是山，樂之，留四日，得賦詩銘記四十餘首，遂題名于壁。既而予客揚州，武曾入于黔，次耕、竹濤相繼游晉。未幾，竹濤客死交城。比再至京師，讀王郎中貽上及其兄考功子底《西山記游集》，覩予題壁，因賦詩見懷。于時貽上使蜀，考功去官，向之同游，死喪睽隔，既不得見，即後予游若兩王君者，風流雲散于四方。回憶壁間題字，日漶没于沙塵石溜，漸不可辨識，游人且視爲陳迹，予亦不自知衰老之相尋也已。

海寧朱人遠以歲之八月游西山，命予序所作詩。其歷境先後不同，而詩之工則與向時同游三子無以别也。人遠善游，嘗自漢江泝荆門入蜀，往還數萬里，猿猱之所棲，蠻獠之宅，山川險塞，靡不登覽。其視兹山，無異部婁，而長言咏歎之不置，豈非山水之情有獨深者歟？序其詩，告以往事，俾思吾鄉

會合之難；且使兩王君暨潘、李聞之，知予與人遠暫時相聚之樂也。

## 王鶴尹詩序

古今門才之盛，莫過王氏。唐重門第，而王氏入相者一十三人。明重資格，而王氏之中甲科者一千六百四十有六人。雖然，此世俗之所謂盛，未足爲王氏夸也。惟其姓名列于作者之林而克媲群雅，若司空昶，子渾，從子沉，渾子濟，從孫述，述子坦之，坦之子愷、忱，忱孫度；又若丞相導，子洽，從子羲之，洽子珣、珉，珣子弘、曇首，珉子謐，羲之子徽之、獻之、肅之，弘子錫，錫子僧達，僧達子融，弘弟子微、遠，遠子僧祐，曇首子僧綽，僧綽子儉，儉子暕，族孫筠，皆累世有集，著録于國史。於戲，斯爲盛矣！沈約有言：「開闢以來，未有爵位、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其信矣乎！

太倉王君鶴尹，爲文肅公曾孫。諸昆群從多以制舉業取科第，致位通顯；而君獨澹然于榮利，好爲山水游，詩瓢酒榼，肆志娱衍，與海内名流繼和，閒倚聲度曲，識者比之東籬小山，無怍也。今年春，郵所作《松巢集》屬予序之。予受而諷誦，愛其境生象外，意在言表，淵然若五達之井，百汲而盈科，由其才之多，故長言之而不能已也。太倉，才士之藪。曩時王元美兄弟以詩名奔走海内，標榜同調，有「五子」、「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之目。文肅公登第在元美後，而元美以兄事之，與敬美埒，呼爲「二友」。方公在儲端，元美寄詩，則云「委蛇談經術，竹素良所欣」，以祭酒歸，則云「兩都新賦誰堪續」，「燕飲花下，則云「文酒竟成吾黨

事」，蓋以著作相期，初不以名位爲公重。至緱山先生秀才時，元美進之四十子之列，而曰：「太原人中龍，有子汗必血。跐踧藝苑場，欻爾電同掣。」其矜許也至矣。百年之久，向之先後所謂「五子」、「四十子」者，往往家學凌替。獨文肅公後，仕者盈朝，多托文墨之職，詩篇流播，庶幾復覩烏衣雀桁之盛。而君以不仕宦，好之也篤，爲之也專，宜其詩之獨多且工矣。筠常論家門，謂「崔氏雕龍，不過父子兩三世，非有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者」。考筠所撰文章，以一官爲一集。然官階之遷擢有數，惟山水之歷覽無窮。君好游，筋力尚强健，試取平生所歷，各爲一集，當有過于筠之所撰者，孰謂今人之不及于古也！

## 太守佟公述德詩序

嘉興在吴越，號開元府，更爲秀州者百餘年，宋慶元中，卒升爲府。以地則海環其東南，具區浸其西北，受苕霅諸水，分注百川。陸有蠶桑麻麥秔稻之利，水有菱藕魚蟹之租。行者乘船户外，居者織機絞宵中，蓋終歲勤動而忘其勞也。鄉之大夫士好讀書，雖三家之邨必儲經籍。恥爲胥吏，罕習武事。其俗少陰狡，訟者始躁而終柔，有辜恩而不滋怨毒，故易與爲治。今也不然，游民薄夫農，胥吏榮于大夫士，武人雜之子衿，比丘尼多于蠶織婦，僑居者奪土著之利，僕訐其主，女懟其夫，婚姻非其耦。且也奇贏之利不逮吴閶十之二三，而畝税幾與相埒。冠婚喪祭燕享效其靡麗，惟恐不及。民貧而

奢。苟非課農桑以足本富，崇學校以明禮教，將見風俗日敝而莫之救已。以言爲治之要，不其難哉！

瀋陽佟公來守斯土，化民以誠，不亟亟于市德，而在宇下者，帖然如赤子之依慈父母焉。會上丁釋奠于庠，公親詣廟下齋宿。五鼓既畢，衣朝衣，正冠束帶，樂備升階，執爵奉帛于先師，而教授錢唐屠君，率弟子駿奔襄事。祼酒割牲，祇祇肅肅，數十年所未覩也。而又進諸生童子試之，拔其尤者，資以奉錢。蠶月舍于郊，勸民織；農月造于野，勸民耕。勤者勞以酒脯，公之重民事也至矣。夫農桑者國之本計，本計修而佐以魚鹽窳果，則民可使富。學校者士習所出，士習端而下及百工商賈，則俗可使移。奢示之以儉，儉示之以禮。然則公之爲政，其知所先務者與！於是輿人之頌公者連章累牘。屠君會粹其詩，成若干卷，鏤板傳之，請予爲序。

予聞古之爲治者，歷三年而政成。惟仲尼有以自信，謂期月而可。然其用魯，魯人鷖誦之，至云投之無戾，若是其不易也。公下車甫九月爾，而邦人之述德者千舌一口。言者心之聲，此非可以力致者也。《詩》言之矣，「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序以爲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也。良二千石，共治天下者也。公其始基之矣，由是而政教日明，則邦家之光。由是而言之不足，長言之則德音不已。將太平之基，上以贊天子之治，自我公始。予舊史氏也，願操邦國之志，特書之。

## 張君詩序

昔之采風者，不遺邶、鄘、曹、檜，而吴、

楚大邦，不見録于輶軒之使。後百六十年，屈、宋、唐、景，楚風代興。若夫吴以延州來季子之知樂，子言子之文學，宜其有詩而無詩，豈非山川清淑之氣以時而發，後先固不可强邪？漢之「五噫」，晉之「吴聲十曲」，迨宋而益以「新歌三十六」，當時至爲之語曰：「江南音，一唱直千金。」蓋非列國之所能擬矣。汴宋南渡，「蓮社」之集，「江湖」之編，傳誦于士林。其後顧瑛、偶桓、徐庸所采，大半吴人之作。至于北郭十友中，吴四傑以能詩雄視一世。降而徐迪功，頡頏于何、李、四皇甫藉甚。七子之前，海内之言詩者于吴獨盛焉。

曩予少壯時，獲交聖野葉氏、長孺朱氏、孝章金氏、寧人顧氏、禎起徐氏、鶴客陳氏、無殊俞氏、茂倫顧氏，恒與往還酬和，而張君善詩，予未及知。君既没，而嗣子某將刻其遺詩，屬予作序。予誦之終卷，温柔敦厚，孝友之風溢于言表。觀其唱和，知爲無殊、茂倫之友，宜其詩之風格相似也。韓退之有言：「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則如元賓焉。」今諸子之作，或傳或不傳，而君有子，克鐫其父遺藁，庶幾流播日廣。又安知不有顧瑛、偶桓、徐庸其人，合諸君子之作，甄綜行之，則予之所厚望也已。

## 陳叟詩集序

詩以言志者也。中有欲言，縱吾意言之，連章累牘而不厭其多；無可言則經年踰月，置勿作焉也可。《詩》三百有五，爲嘉，爲美，爲規，爲刺，爲誨，爲戒，皆出乎人心，有不容已于言者言之，非有强之者而後言也。後世君臣燕游輒命賦詩記事，于心本無欲

言，但迫于制詔爲之，故其辭多近于强勉。若學士大夫用之贈酬餞送，則以代儀物而已。甚至以之置科目取士，限之以韻，其所言者，初未嘗出乎中心所欲，而又衡得失于中，冀逢迎人之所好，以是而稱之曰「詩」，未見其可矣。故夫作詩者，必先纏緜悱惻于中，然後寄之吟咏，以宣其心志。言之工，可以示同好，垂來世；即有未工，亦足爲怡悦性情之助。不以人之愛惡而移，不因人之驅使而出，則學士大夫或不若布衣之自適。游覽之頃，縱吾意之所如而言之不倦，此詠歌之樂，至于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而未已也。

錢唐陳叟游于燕，集舟行所作詩，多至百首。誦其辭，莫不有欣然自得之趣，不爲風格所限。蓋言發乎中，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其視世之驅使而出者遠矣。予故序之，而語以古詩人之旨若此。

## 馮君詩序

吾于詩，而無取乎人之言派也。吕伯恭曰：「詩者，人之性情而已。」吾言其性情，人乃引以爲流派，善詩者不樂居也。温、李之作派，流爲「西崑」，試取楊、劉諸詩誦之，未見其畢肖于温、李也。黄、陳之作派，流爲「江西」，試取三洪、二謝、二林諸詩誦之，未見其悉合于黄、陳也。譬諸水然，河出乎崑崙虚，本白也，所渠并千七百一川，斯黄矣。泉源于馬邑，本清也，流而爲桑乾，躍爲盧朐，斯濁矣。瀑懸乎廬山之北，本直也，導雙石，經三峽，迤邐入于宫亭之湖，斯曲矣。派之不同乎源，非可瓜區而芉疇之也。

桐鄉馮君好爲詩，直抒己意，見世之言派者輒笑之。查田、查浦昆弟，吾鄉之善詩

者也，稱君詩不置。予因取而誦之，問其所學，曰：「吾何學？吾特言吾性情焉爾。」噫，君其可與言詩也已！桐鄉爲縣雖小，其山有殳史，其壤有千金之圩，清江貝廷臣之所居，西溪鮑仲孚、會稽楊廉夫之所游衍，往往見于題咏。三百年來，音塵歇矣。君起而嗣之，不惑于流派之説，進而不已，必有過于前賢之製述者。君縱不言派，焉知來者之不以君爲派？吾老矣，尚思見之。

## 高户部詩序

詩也者，非夫人而能爲之者也。或失則愚矣，或失則辟矣，雖爲之不工也。有溺志者矣，有姦聲感人者矣，有狄成滌濫之音作者矣，雖工不傳也。語其難，則有終身爲之不合者；語其易，或偶爲之而輒工焉。

予年二十始學爲詩，起居飲食夢寐，惟詩是務。六經、諸史、百氏之説，惟詩材是資。席研之所施，友朋之所講習，未嘗須臾去詩也。高君子修，恒與予酬和。君不以詩名，心知其工者予焉而已。及君成進士，出知内鄉縣事，遷知安州，所宰皆敝劬之地，吏牘賨煩，竊意君無暇爲詩矣。迨入官户部，新城王先生阮亭爲侍郎，見君所賦詩，亟稱之。君既卒于官，其子進士君大立，檢遺笥得若干首，歸里鏤之于板，屬予爲序。

昔建昌包宏父嘗序戴石屏之詩矣，其言曰：「詩主乎理，而石屏自理中得；詩尚乎志，而石屏自志中來；詩貴乎真，而石屏自真中發。」若君之詩，寔兼有其長。人或疑君不數作詩，怪其驟爲之輒工，而不知君之于詩，學之也專，用力也久，宜其爲王先生所稱。世固有一二人，言之足信于天下後世

者，賞音不在多也。大立將入都，攜君刻集以行，試更質之王先生，庶幾以予言弗戾于宏父之序石屏矣。

## 沈明府不羈集序

吾言吾志之謂詩。言之工，足以伸吾志；言之不工，亦不失吾志之所存。乃旁有人焉，必欲進之古人之域，曰詩有格也，有式也，于是别世代之升降，權聲律之高下，分體製之正變，範圍之，勿使逸出矩矱繩尺之外。于古人則合矣，是豈吾言志之初心哉！且詩亦何常格之有！《豳》之詩不同乎二《南》，《鄭》、《衛》之詩不同乎《唐》、《魏》，《周頌》簡而《魯頌》繁，《大雅》多樂而《小雅》多怨，亦各言其志焉而已。唐以賦詩取士，作者期見收于有司，若射之志于彀，故于詩有格，有式，有例，有密旨，有祕術，有主客之圖，無異揣摹捭闔之學。今也不然，仕乎朝者賡颺盛際，歸乎田者歌咏太平。既無得失之患存于中，而何格式之限！此吴江沈明府《不羈集》之所由作也。

君壯年舉進士，出宰西陲，不屑治簿書、折腰屈膝于大吏，遂引歸。所居背郭，漁村蟹舍相望。予嘗過焉，白花紅蓼，水及于讀書之牀，而君吟咏不輟。久之，輯其前後詩稿，屬予序，而傳之同好。君之詩，好盤硬語，恥蹈摹仿之跡。時而縱横，時而淵奥，一暢其志之所欲言。今海内之士，方以南宋楊、范、陸諸人爲師，流入纖縟滑利之習。君獨以澀體孤行其間，雖衆非之而不顧，可謂有志者也。

## 劉德章詩序

宛平劉德章，年未三十，以廕仕上林苑監丞，坐事繫獄。既而得免，徙家易水之上。南浮江沔，轉客燕齊間。德章幼能詩，然性嗜飲酒結賓客，爲之未工也。既以罪廢，遂肆力于是。好排硬語，不爲格律所縛，欲成一家之言，可謂有志者也。以德章之才，誰之不如，試以事，奚而不可，乃甫入仕，遽顛蹶，是有命焉，非人之所能爲也。且夫懷才而不得畢試，見棄于時，宜發之于詩，其聲纍以厲，其辭怨而怒。今觀德章所作，聲足樂而不流，文足論而不息，蓋合乎雅頌之旨。德章年方剛，學日以進，必有更遒于今者。孟郊之詩曰：「惡詩皆得官，好詩空抱山。」夫德章既不屑爲惡詩，殆無意于得官也已。

## 王考功遺集序

《詩》自刪後，亡其辭六篇，惜也。《南陔》、《白華》，孝子之詩，居其二也。既又思之，子之獲侍庭闈，定省之文，晨羞夕膳之節，豐嗇雖殊，承志則一。斯其言爲人之所同，二詩雖亡，其義可以意得。若夫色養有違，斯境以人殊。由是《陟岵》則嗟其遠，《汝墳》則迫于近，《鴇羽》悲于下，《四牡》諗于上，《北山》思養，《四月》思祭，已爲人世可矜之事。至于親亡不得見，則天下之慘，莫甚于是，此《蓼莪》之痛，以爲「不如死之久」也。當其已返于家而哀思益甚，故曰「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又曰「民莫不穀，我獨不卒」，此其時尚貪食息以自全哉！乃或泥「毀瘠而病，君子勿爲」之説，以繩當世之執親喪者。

嗟乎！使《蓼莪》之孝子，作詩之後而死，則孔子必不以滅性非之，而仍録其詩，可信也。

新城王先生子底，以吏部考功郎中被譴，喜溢顔面。將歸養其親，而母夫人逝。先生擗踊而哭，水漿不入口三日。既歸，血漬于縿幕之上。夜不解經，蟣蝨盡生，蓋未練而卒。于是鄉人私謚之曰「節孝」。先生既没四年，其弟户部君阮亭輯其所遺詩文，編爲若干卷，屬彝尊序之。

先生詩空明超遠，初誦之若淺易，諷詠數過而旨愈深。其文條暢芊蔚，羽翼經傳，蓋言出乎肺腑而辭無雕繪。至《告母文》三篇，哀動頑豔，尤卓然可傳無疑也。彝尊以貧故，游四方。先舍人之喪踰月而奔，未祥而復出，舍堊廬而逆旅，繩屨要經，僕僕于逵道，而靡所止息。彝尊之不孝，是豈足以序先生之文哉！惟是行役而喪其親，所遭之慘則與先生同之。有感《蓼莪》作詩者之義，乃因户部君所請，論次之如此。

## 鍾廣漢遺詩序

秀水朱彝尊序其亡友鍾淵映廣漢之詩曰：嗚呼！廣漢之亡，才者釋所忌，不才者去所怨，而予心之悲，不自知其泫然流涕之無已也！廣漢在吾黨年最少，所爲詩文，横絶時人，其論駁援據古昔，雖老儒鉅公莫能難。居恒遇人勝己者執禮法甚恭，至不如己者或相對終日不與語，以是鄉曲之士嫉之如讎。然如予者，去廣漢不及遠甚，而與之交十年，未見其倨，祇見其恭也。自予歸自永嘉，廣漢已病，猶力購文史，晝夜編纂，期予共注《五代史記》。既而予游大同，轉客太原，廣漢遺予書數百言，謂五代之主，其三皆

起晉陽，最後劉旻三世固守其地，思覽其廢墟，考其遺跡。未幾游京師，出居庸之關，病復作。比予至自京師，則廣漢没已三月，其歸喪且旬餘矣。

廣漢喪既歸，其平生與廣漢無忤者，先刻其詩以行。予留京師，與譚七舍人兄舟石，復集其古今詩，得二卷，較之先刻者，去取略異。蓋其存者，未必皆其稱意之作。而是集則卓然可傳，雖忌者、怨者見之，亦從而稱善也。嗚呼！後有作者，取廣漢之詩誦之，其和平醇雅，可想見其爲人，益以信予言之足悲也已。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八

#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九

序六

## 錢教諭忘憂草序

有升斗之禄足以餬口，衣有逢掖，出有車，入有官舍，束修之敬有弟子，無法令束濕之苦，而有詩書講習之樂，故今之仕者，惟司教一官可以適其志焉。然月奉既薄，或以之僦舍，坐客無氈，弟子載贄者少則并日而食，蓋或不給。不給則憂，憂則其來無方，不可斷絶，雖欲忘之勿能也。是有道焉。吾惟獲吾中心之所求，則情爲吾移，不爲境奪。衡門之君子，亦至貧矣，其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夫飢至于可樂，則天下安有不足之境歟？

西安縣儒學教諭海鹽錢君，之官六年，僦舍以居，不以苛禮責問業之弟子。饘爨不繼，而君充然自得。蒔百卉于庭，種松于盆。暇輒賦詩畫松石，久而所作日多，遂出以示同好，名之曰「忘憂草」，屬予序之。

予每見今之富貴利達者，位愈高，禄愈豐，則其憂貧也愈甚。無他，心不游道德之林則中無真樂，外誘撓之，其長戚戚焉宜已。錢君居下位，不以阨窮自憫，而吟咏自適。其詩無鏤肝鉥腎之苦，一暢其所欲言，俾誦之者欣然會于心，不知憂之何以釋，而況乎作詩者哉！

## 憶雪樓詩集序

寶坻王君煐子千，耽詩，嗜山水，嘗游田

盤之山，琳宮梵舍，題句殆徧，顧不以示人，以是都下言詩者或未之及也，獨青州趙中允秋谷識之。秋谷于人少許可，其于詩，尤不輕以譽人者也。既而由刑部郎出知惠州府事，至則攬羅浮泉源之勝，追和蘇學士諸詩，于是梁吉士芝五、屈處士翁山、陳處士元孝交相評論。三君子者，嶺南詩人之冠，其持議或不同，而美君之詩無以異，則君詩之工，可信已。

君示予《憶雪樓詩》若干卷，自漢魏六朝、唐之初盛中晚，下及宋元明人體製，靡所不合。予每怪世之稱詩者，習乎唐則謂唐以後書不必讀，習乎宋則謂唐人不足師，一心專事規摹，則發乎性情也淺。惟夫善詩者，暢吾意所欲言，爲之不已，必有出于古人意慮之表者。且夫詩也者，緣情以爲言，而可通之于政者也。君于蔬果之微，不忘其親；山水之游，惟氓是恤。而又篤于朋友，居者思其來，來者留之不去，懷舊之感，溢于言表。其用情也摯，斯温柔敦厚之教生焉。宜乎通之于政而政舉，施之于民而民樂其愷悌也。君屬予爲序。予之言，初無異于秋谷及嶺外三君子之言也，而原君之所以工，則予有獨信者爾。

## 張趾肇詩序

婁縣張趾肇，别十年矣，挐舟小長蘆，請業于予。誦其詩猶操唐人之音，不蹈宋元粗厲軟熟之習，可謂娕群雅之長者也。曩趾肇留國門，當日鉅公延攬後進，好引浮薄之士，而趾肇獨耻干謁，其不遇固宜。今復蹻屩而北，衆方拾蘇、黄、楊、陸之餘唾而去其菁華，或見以爲工，趾肇仍循唐人之風格，毋乃齟

齬而難入乎！雖然，學宋元詩于今日無異琴瑟之專一，或爲聽者厭棄。文之高下，吾自得之，吾言之工，安知不有賞音其人者！李習之有言：「人之窮達所遇各有時，何獨至于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跂肇行乎！今户部尚書澤州陳先生、左都御史新城王先生，其詩未嘗不操唐音者，試以質之，當必有所遇矣。

## 成周卜詩集序

吾于畿輔，友雞澤殷伯子岳焉。伯子之論曰：「詩言夫志也。自唐人以之取士，而格而律，抽黄儷白，專尚比偶之工，言志之旨微矣。」故伯子于詩不作近體，尤不喜作七言近體，人怪之不顧也。予覽觀唐人，惟杜陵、香山多作七律，然集中所存，終不及諸體之半。逮蘇子瞻、陸務觀、楊廷秀，多以斯體見長。至郝天挺之《鼓吹》、許中麗之《光岳英華》，專收七律，餘皆舍而不録。其後瞿佑、朱紹、胡琰之徒踵其故智，各事采獲，古風漸衰，宜詩教之日下矣。予近録明三百年詩，閲集不下四千部，集中凡古風多者，其詩必工；開卷即七言律者，其詩必下。蓋以此自信，并以信伯子之言，雖矯枉而得其正焉。

大名成子文昭，字周卜，相遇虎丘。風度之雍容，辭氣之和雅，望而知爲王、謝、崔、盧之子姓。酒間論詩，以不善七律自懟。予索其詩誦之，則斯體未嘗不工，特不好焉爾。夫人心之動，音起而聲應之，九歌、八風、七音、六律，要以爲言志之助。自四聲既畫，而律詩之韻止取其一，五言以試士，七言以應制，久而邦國天下悉用之焉。而又唱酬之作必次韻以見才，所言者志，而所尚者韻，其于

義也何居？成子曰：「然。斯則文昭助先生張目者也。」四月維夏，成子告歸，遂述之以當詩序。

## 南湖居士詩序

今之詩家，大半厭唐人而趨于宋元矣。或謂文不如宋，詩不如元。赤城許廷慎非之，以爲宋詩非元人所及，要亦一偏之見也。大都宋人務離唐人以爲高，而元人求合唐人以爲法。究之離者不能終離，而合者豈能悉合乎？武陵胡子好學博聞，其爲詩，不專師一家，用己法神明之，兼綜乎天寶、元和、長慶諸體，下及蘇、梅、黄、陳、范、陸、虞、楊，離之而愈合，可謂能得師者也。若其長篇，諸諸便便，涵以一氣。長矣而不覺其冗，多矣而益見其遒。胡子年未三十，充之以學不已，何難與屈、宋、唐、景嗣響？吾知審音者，罷歌北風而歌南風矣。

## 小方壺存稿序

休寧汪晉賢氏徙居梧桐鄉，營碧巢當吟窩，築華及之堂以燕兄弟賓客，建裘杼樓以藏典籍。其曰小方壺者，郡城東角里之書屋也。晉賢少工韻語。吾友周布衣青士好論詩，每切劘同學文字，爲人所憎。晉賢特虚己下之，不以爲忤。繼又交沈秀才山子，均延之賓坐，雞鳴風雨，不輟其音。海内名士，聞聲相求，舟車接于逵道。晉賢出縞紵，訂僑札之分，時名藉甚。二子既逝，晉賢仕爲桂林通判，調太平，遷知鄭州事。未赴，居母憂。服除謁選人，不果銓。歸取平生古今體詩，裒爲一十八卷，題曰「存稿」，問序于予。

予思古來友朋酬和之樂，無如元人，安陽許氏則有《圭塘欸乃集》，崑山顧氏則有《玉山名勝雅集》二編，吴縣徐氏則有《金蘭集》，上虞魏氏則有《敦交集》，浦江鄭氏則有《麟谿集》，流播至今。然仲瑛《雅集》之外，歲編己詩，目曰《玉山璞》，十止傳抄一二而已。豈若晉賢，先後所賦，裒而爲一，汰其沙礫，采其菁華。丁敬禮有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杜子美亦云：「論文笑自知。」又云：「得失寸心知。」晉賢既得之于心，審擇焉，足以自信，斯可信于天下也夫！

## 顧俠君噉荔集序

入閩者，語以游武夷、噉荔支，必曰諾。及泝漸江而上，多取道于漁梁，發舟南浦，放溜達乎無諸之城，去武夷也遠。荔園開以小暑，或不能俟，其得遂志者寡也。予嘗入閩者再，一弭楫于江郎山北，一自鉛山湖口登陸，度分水之關，柅車崇安，則去武夷三十里而近。小舫一艘，一日而臻九曲，乃信宿沖祐之宫，謁徽國公祠，登天游觀，衆山羅列其下，若秉圭笏然。雲霞之明晦，水木之參覃，觀乎此勝絶矣。既至福州，適逢荔支熟時，故人知予之好之也，率從楓亭郵致。又身詣西禪寺樹下，堆盤恣餐，按舊譜品其高下。此二樂者，恒識之于心，口不能宣也。今年春，長洲顧孝廉俠君將游乎閩，來別予。往還四月，出道中所作詩百有餘首。其材也博，其志也專。如絃在桐，拊之而益永；如金在冶，約之而彌堅。予爲删五之一，勸其鏤板以傳諸好事者。今夫名山之目，洞天福地，神仙所治，本于道書；以武夷之勝，屈居

第一十六，恐不能無謬。意者山取其深，而九曲易盡與？然游人免步石梁之滑、手援鐵鎖之勞，三十六峰，津可以逮，山游之易，莫或過焉。誦孝廉詩，繼之游者，必擊汰而争前矣。集不以「武夷」名而曰「㗊茘」者，紀時也。

## 鵲華山人詩集序

匠氏營國，必先庀其材，匪直椅、桐、梓、漆、松、柏而已，雖瘻腫、魁瘣、勾曲之木亦莫廢焉，第相其宜以爲之用，取材之貴夫博也。予少而學詩，非漢魏六朝三唐人語勿道，選材也良以精，稍不中繩墨則屏而遠之。中年好鈔書，通籍以後，集史館所儲，京師學士大夫所藏弆，必借録之。有小史能識四體書，間作小詩慢詞，日課其傳寫，坐是爲院長所彈，去官而私心不悔也。❶歸田以後，鈔書愈力，暇輒瀏覽，恒資以爲詩材。于是緣情體物，不復若少時之隘，惟自喻于心焉。

鵲華山人善詩，其鈔書之癖頗與予同。官舍之暇，席涵咸爲鈔書之所。山人自歙再徙而莅寧波，天一閣藏書具在，故所鈔書比予更富，其取材也愈博。宜其詩之雅以醇，閎而不肆，合宋元來作者之長，仍無戾于漢魏六朝三唐人之作也。今之言詩者，目不闚曹、劉之牆，足不履潘、左、陶、謝之國，顧厭棄唐人，以爲平熟，下取蘇、黄、楊、陸之體製，而又遺其神明，獨拾瀋滓。此猶杭人之結屋，伐荻蘆以爲笓，編竹以爲簃，削板以爲防，見者幸其成之之速且易；一旦燎以火，其不化爲煙塵土礫者罕矣。予故論詩必以

❶「有小史」至「不悔也」三十四字，四庫本無。

取材博者爲尚。而山人吾臭味也，遂書以爲序。

## 劉介于詩集序

邶、鄘、鄭、陳、曹、檜之風，比于大國，而吴獨無詩。言、游在孔門，以文學著，顧未有篇什傳者一。延州來季子，觀六代之樂，能審其音，曲暢其旨，言之不足而長言之，咏歎之，遂爲千古説詩之祖。信夫，善詩者莫吴人若也。今夫言志之謂詩，持其志之謂詩，故士必先尚其志而後可與言詩。唐人之作，中正而和平，其變者率能成方。迨宋而粗厲噍殺之音起，好濫者其志淫，燕女者其志溺，趨數者其志煩，敖辟者其志喬。由是被之于聲，高者硍而下者肆，陂者散而險者斂，侈者筰而弇者鬱，斯未可以道古也。南渡以後，尤延之、范致能爲楊廷秀所服膺而不入其流派，元季高季迪、徐幼文爲楊廉夫後進而不惑其褒譏，斯善于詩者矣。

劉君石齡，字介于，孝子之子。以高才不試于有司，銷聲割跡，恒以吟咏自娱。多師，以爲師能反情，以和其志。顧世之以聞譽標榜者，不及焉。然吴雖多才，莫或先之者也。予家吴中四姓之一，先世自吴移秀水，以《吴會分地紀》考之，縣在辟塞之東，初非越境。洪武造邦，亦嘗附于直隸，而先太傅爲長洲何氏贅壻，遺宅近臨頓里門，西向臨河有隙地，曰朱衙場，吴中故老猶識其處。比年僑寓白蓮花涇五載，酷愛洞庭消夏灣山水之勝，風俗之厚，思攜家以老。介于將薄游，曷歸乎來，卜鄰于是，仿松陵之唱和。彼襲美楚産，得附甫里以傳，矧予族望本自吴者乎？度介于之不吾棄也已。

## 胡永叔詩序

世之論者恒言尼父删詩，不録吴、楚。吴則無聞，若楚于二《南》録《南有喬木》，而《江漢》存于《大雅》，不可云楚無詩也。迨王迹熄，列國之詩盡亡，惟楚有材，屈、宋、唐、景交作，是詩之後亡者莫如楚矣。自明萬曆以來，公安袁無學兄弟矯嘉靖七子之弊，意主香山、眉山，降而楊、陸，其辭與志未大有害也。景陵鍾氏、譚氏從而甚之，專以空疎淺薄詭譎是尚，便于新學小生，操奇觚者不必讀書識字，斯害有不可言者已。于時秦有文天瑞，越有王季重，閩有蔡敬夫，争相效尤，變而益下。無惑乎世之言詩者以楚相誡矣。

有人焉，生乎楚而不爲楚俗所移，吾友黄岡杜于皇是也。于皇，僑居白下者也。今楚風既漸返而淳，又永叔昆友移家無錫，所食者西神之禾，所飲者慧泉之水，相往還酬和者率吴越大夫卿士，宜其詩之不類于楚遺派也。雖然，學詩者當進于古，師三百篇庶近于漢，師魏晉乃幾于唐，未有師宋元而翻合乎群雅者。譬彼汎舟然，泝洄者不若泝游之便，必欲逆流以上，吾知鼓柂之匪易矣。書以爲序。

## 汪司城詩序

曩因周布衣青士友汪君晉賢，既又識君哲昆周士、令弟季青。季青方年少，結交皆老蒼，品騭風雅，氣足奪人，嗣是海内稱詩者相與訂攬環結珮之好。予留京師，不相見久。比歸，而季青通籍，除北城兵馬司指揮。

塵沙之蓬勃，干謁之奔忙，判牘之繁冗，對簿詰察者，率栗果之惡少年，黔面之逃丁，探丸之寇宄，意其無暇作詩人矣，而吟咏愈多。既而坐吏議歸，則道途之作益多且工。其《過吴江盛澤》詩云：「夜燈千匹練，秋雨半湖菱」，匪僅開宋元之窔奥，直欲造唐人之堂而嚌其胾者也。昔襄陽孟六，杜子美稱其「清詩句句盡堪傳」，而王士源爲作傳，獨賞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一聯；任華傾倒李白，則愛「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兩句。是詩之絶唱正不在多，惟賞音者舉其一二，而全集之堪傳，作者可無怍矣。今之詩家不事博覽，專以宋楊、陸爲師，庸熟之語，令人作惡。季青昆友各聚書萬卷，分貯于樓。季青摭韓、杜韻語以爲詩材，正正奇奇，各得其所。宜其詩之日進于格也已。

## 李上舍瓦缶集序

同里李上舍秦川出其吟藁，問序于小長蘆釣魚師。魚師曰：「子之以『瓦缶』名集也，何所取諸？」答曰：「《淮南子》有言：『窮鄙之社，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爲樂。』蒙取以喻其鼻陋云爾。」魚師曰：「謙矣，子之自喻也。八音之用，唯土獨寡。伊耆氏之鼓，堯民之壤，樂方失傳。《周官》之所展，塤焉而已。大者謂之嘂，外無聞焉。若夫缶，見于《易》，見于《詩》，見于《爾雅》。王肅云：『是下民質素之器。』許慎詮之，則云：『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蓋匪樂之器，而有樂之用焉。然『坎其擊缶，宛丘之道』載之《陳風》，匪僅秦人鼓之。《風》又云：『值其鷺翿』，則不獨以之節

歌，而兼可會舞者已。逸《詩》不云乎：『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今上舍之詩，麗者不佻，高者不抗，古詩多于近體，五言遒于七言，是誠能道古者。其風肆好，非大雅之材與？嘗謂詩人之病在亟于見好，亟于見好或反形其醜焉。上舍務以漢魏六代三唐爲師，勿墮宋人流派。優游涵泳，日進不已。譬之于缶，髫齔薛暴之畢除，音聲乃出，中乎律吕。試奏之鷺翿之側，與雅樂奚殊哉？」

## 王崇安詩序

予求友于關中，先後得五人焉：富平李因篤子德，三原孫枝蔚豹人，涇陽李念兹屺瞻，華陰王弘撰無異，郃陽王又旦幼華。五人者，其詩歌平險或殊，然予與論議未嘗不合也。子德高視流輩，獨兄事予，每過輒坐主人下，嘗用十六蒸、十七登韻賦長律四百言贈予。及同入史館，亟上書陳情，請歸養其母。予餞之慈仁寺，揮涕而别。二十年來，五人相繼摧折，而予之同調日以孤矣。

今年冬，知崇安縣事郃陽王侯琴伯以《槐蔭堂集》惠寄，發函伸紙誦之，格詩、近體各有其長。當夫冥搜而出，泠然以風，颯然以雨，及其既霽，春陽秋月，明媚于千花百草之間，由其興會之高遠，不專工字句之末。故五人所應有者有之，所應無者無之也。子德曩語予曰：「吾秦，周之舊也。《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非産于周者乎？降而《秦風》，于《車鄰》侈車馬侍御之好，于《駟鐵》有田狩園囿之樂，于《小戎》、《無衣》美甲兵矛戟之備。若似乎成周之遺俗，一變而爲無道之秦，不知《蒹葭》『白露』

之三章，其云『水一方』者，蓋言洛也；『所謂伊人』，則東遷之主也。溯洄溯游，纏緜悱惻，本情深故主之思，此延州來季子歎其爲夏聲焉。」悉乎哉，子德之善言詩也！侯集中之作，其原率準五人，尤能暢子德之旨。今宰山水之邑，畫簾多暇，有橋有池，娑拖以咏，跁跒而書。且也去十六洞天，一舍而近。升天游之觀，雲物之怪奇，峰巒之向背，巖泉谷鳥之鳴戛，其取材也不窮。以絶勝之地，畢收之吟卷之中。將見聳高之格，日進而不止。毋謂秦無人，候其代興矣夫！

## 楝亭詩序

杜子美言詩「語不驚人死不休」，韓退之言詩「横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而白傅期于老嫗都解。張子厚云：「致心平易始知詩。」陸務觀云：「詩到無人愛處工。」群賢之論，若枘鑿之不相入者，然其義兩是，亦就體製分殊爾。今之詩家，空疎淺薄，皆由嚴儀卿「詩有别才匪關學」一語啓之。天下豈有舍學言詩之理？通政司使楝亭曹公吟稿，體必生澀，語必斬新，蓋欲抉破籓籬，直開古人窔奧。當其稱意，不顧時人之大怪也。公于學博綜，練習掌故，胸中具有武庫。瀏覽全唐詩派，多師以爲師，宜其日進不已。譬諸蒯騧驥騄，郭椒丁櫟，騰山超澗，馳騁既熟，下而縱送劇驂之區，其樂有不可喻者已。

## 和鴛鴦湖櫂歌序

吾鄉舊事，《吴會分地紀》既軼不傳，而張元成志今亦不可復覩。予于甲寅之歲，掎摭遺聞，作《鴛鴦湖櫂歌》百首，示同里諸子。

屬而和者，僅中表兄譚舟石一人而已。舟石取材，皆予所未及道，故新城王少詹最稱之。回思往事，又十二年矣。魏塘曹次典，相遇京師，復徧和予韻，事不必異而辭則必工。假令功名之士讀之，猶深故鄉山水之慕，矧予之侘傺無聊者乎！昔張堯同成《嘉禾百詠》，不聞有和者。予之詩既有舟石和于前，又有次典繼其後，安見今人之不古若也。次典其鋟諸木，試以質少詹，可哉？

## 橡村詩序

詩猶夫射也。棲鵠于侯，有參有干，貍以爲步，龍首蛇交以爲楅，雖爲物不同，其志于中則一爾。彼其搢三而挾一，支左而詘右，此夫人而能之也。舉旌以宮，偃旌以商，三耦八算，負侯而唱獲，射之必有節也。武夫之赳赳，有終身射而不知節者矣。或留焉，或揚焉，或出於方焉。善射者則異是。燕角之弧，朔蓬之矢，決拾并夾，必選其良，此猶詩家之取材也。六弓四弩八矢之法，參均而九和。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絲三邸，漆三斞，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比、設羽、設刃，此猶詩家之鍊句也。鵠有遠近，有高下，則審之在我而已。今之言詩者，多主于宋黄魯直，吾見其太生；陸務觀，吾見其太縟；范致能，吾見其弱；九僧四靈，吾見其拘；楊廷秀、鄭德源，吾見其俚；劉潛夫、方巨山、萬里，吾見其意之無餘，而言之大盡：此皆不成乎鵠者也。尤而效之，是何異越人之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内也乎！

吾家橡村弟，善古今詩，其取材必良，其鍊句必極精緻，陳言務去而夕秀啓焉。譬諸

射者，持弓矢審固動而不括必志于彀，《詩》所云「終日射侯而不出正」者矣。橡村貽書索予序，書至，是日適觀射于市之南，遂取以爲喻。

## 東浦詩鈔序

朱氏望在沛，其後避地丹陽，望又在吴，居張、顧、陸三姓之上。其于楚，則荆門、襄陽、零陵、郴、安陸，聚族居者多以名位顯。悔人家潛江，以文學著鄉里，貢入國子監，視取功名甚易。及留京師五年，凡三舉鄉會試，開院日，朱氏無一人中式者，以悔人之才，亦淪落不遇。考五行家言，若蕭氏之《宅經》，郭氏之《墓圖》，五姓各有禁忌，當其不利，悔人文雖工，無益也。夫士不遇于時則思見稱于後世，悔人舍帖括而專工于詩宜矣。詩之爲教與時文異，必其不雷同于衆人而後可傳。悔人之詩，其初誦之，或鬱轖而不舒；徐而繹之，則温厚悱惻，皆合乎古人之榘矱，使浮薄之氣，不得接焉。以是新城王先生貽上稱之，邵陽王君幼華又稱之，宜陽楊公退菴、商丘宋公牧仲又稱之。然則悔人于詩不若時文之蹭蹬，不必竢之後世，已爲群公之所許，又何慮其不傳也乎！《詩》言之矣：「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悔人歸乎東浦之堂，愈肆力于古，則其詩當更進于是。庶幾論門才者，吾以潛江爲望焉。

## 騰笑集序

竹垞主人，少無宦情，耕長水之南。年五十矣，天子下詔，徵文學之士，備顧問著作之選。有薦于朝，召試體仁閣下，天子擢居

一等，除翰林檢討，充《明史》纂修官。故事：翰林非進士及第與改庶吉士者，不居是職。而主人以布衣通籍，洵異數矣。

越二年，天子增置日講記注官，則主人亦與焉。是秋，出典江南省試。拜命之日，屏客不見。將渡江，誓于神。入闈，矢言益厲，聞者以爲怪迂。公事畢，地主問遺，輒以分故舊。攜其妻入京師，無家具，僅載書兩大簏而已。盜刦其居，發所藏，止餐錢二千，白金不及一鎰也。

明年正月，天子召入南書房，賜宅景山之北，黄瓦門東南。居一年，名挂彈事，吏議當落職，天子宥之，左謫其官。復僦宅宣武門外。遣其妻歸，獨處一室。庭有藤二本，檉柳一株，旁帖湖石三五，可以坐客賦詩。于是酒人稍稍來游，或有過而問業者，爰出通籍以來所作，鏤示同好。

其曰「騰笑集」者，取諸孔稚圭《北山移文》之語也。噫！主人以詩文流傳湖海四十年，一旦致身清美，入侍禁近，賦命誠非薄矣。卒齟齬于時，❶人方齒冷，宜其焚棄筆硯，勿復爲，顧仍爲之不已，則笑之者亦不已也。項平父有言：「世之人無貴賤，皆畏人笑，獨滑稽者不畏人笑。非獨不畏，且甚欲之。」然則主人所爲，毋乃近于滑稽也乎？時康熙二十有五年，歲在柔兆攝提格，月在終病丁巳朏。竹垞主人朱彝尊自序。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九

❶「齟齬」，四庫本作「無益」。

#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

## 序七

### 宋院判詞序

商丘，宋之南京也。東都盛時，由汴水浮舟，達通津門，三百里而近，車徒之轚互，冠蓋之絡繹，妖童光妓，自露臺瓦市而至樂府之流傳，朝倚聲而夕勾隊于照碧堂上。蓋流風雖遠，遺響宜有傳者。故言詞于汴宋，若燕函秦廬，夫人而能之者也。然自金源變而爲曲，中州言韻者，四聲乃去其一。按以大晟之律吕，不能無誤。生于是土者，又必游覽四方，交友之往來，審音于南北清濁之辨，用心專一，而後可無憾焉。

理藩院判宋君牧仲，倜儻好結客，其談論古今，衮衮不倦。至爲長短句，虚懷討論，一字未安，輒歷繙古人體製，按其聲之清濁，必盡善乃已。故其所作，咸可上擬北宋，雖東南以詞名者或有遜焉。不觀夫函乎？必先爲容，乃以制革，權其上下旅，衣之始可無齘。至于廬，摩鐧矣，又置而摇之，使其無蜎；炙諸牆，以眡其橈之均；横而摇之，以眡其勁。蓋專且審如是，然後謂之國工，則非燕、秦夫人之所能善矣。君之詞，殆類是與！

### 陳緯雲紅鹽詞序

宜興陳其年，詩餘妙絶天下。今之作者雖多，莫有過焉者也。其弟緯雲繼之，撰《紅

鹽詞》三卷。含宫咀商，騷騷乎小絃大絃迭奏而不失其倫，噫，盛矣！

其年與予别二十年，往來梁宋間。嘗再至京師，一過長水，謂當相見矣，竟不值。而緯雲留滯京師久，予至輒相見，極譚燕贈酬之樂。因得詢其年近時情狀。三人者，坎坷略相似也。方予與其年定交日，予未解作詞，其年亦未以詞鳴。不數年，而《烏絲詞》出。遲之又久，予所作亦漸多，然世無好之者，獨其年兄弟稱善。人情愛其所近，大抵然矣。詞雖小技，昔之通儒鉅公往往爲之。蓋有詩所難言者委曲倚之于聲，其辭愈微而其旨益遠。善言詞者，假閨房兒女子之言，通之于《離騷》、變雅之義，此尤不得志于時者，所宜寄情焉耳。

緯雲之詞，原本《花間》，一洗《草堂》之習。其于京師風土人物之勝，咸載集中。而予餬口四方，多與箏人酒徒相狎，情見乎詞。後之覽者，且以爲快意之作，而孰知短衣塵垢，栖栖北風雨雪之間，其羈愁潦倒，未有甚于今日者邪？

## 黑蝶齋詩餘序

詞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吴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基之後，得其門者寡矣，其惟吾友沈覃九乎？覃九鮮交游，故無先達之譽。又所作詞不多，人或見其一二輒忽之。然其《黑蝶齋詞》一卷，可謂學姜氏而得其神明者矣。白石詞凡五卷，世已無傳；傳者惟《中興絶妙詞選》所録，僅數十首耳。今覃九年方壯，爲之日久，其篇章必數倍于姜氏，盡出以示人，人未有

不好之者。序其端，竊自喜屬和之有人，并以見予賞音之獨早也。

## 蔣京少梧月詞序

宜興山有小蘭、大蘭，碧雲、紫雲之峰，白鶴之洞，澤有荆陽、罨畫、百瀆之水。茶檣、酒幔，與朱藤翠竹交映，陶旊之器走他縣。自昔遠鶩之流咸思栖伏。杜牧之留營水榭，蘇子瞻思種橘三百本，買田以居，豈非林麓之勝，有發人吟咏性情者與？彝尊家長水，四望無山，濫泉飛瀑之音不入于耳。近宅田磽确，遇歲旱輒不登。比年客白下，思入茅山爲道士，著書以老。願未果，翻策柴車入京師，風塵蓬勃，懷山水之樂，蓋有夢寐不能釋者。

吾友陳其年，偕里人蔣京少訪予僧舍。其年別久，出其詞多至三千餘。而京少所刻《梧月詞》，凡二百四十餘闋，穠而不靡，直而不俚，婉曲而不晦，庶幾可嗣古人之逸響。京少年甫二十耳，爲之不已，必至于三千無疑也。當牧之、子瞻時，不聞陽羨有賓朋之娱，猶思卜築于是。假令遇才若二子者，唱酬和答于其間，則其移家之謀更不俟終日焉，可信也。京少歸，爲我度百畝之田，陰崖可植藤竹，陽坡可以種橘，開門山可望，沿溪舟可挐，游可以亭，憩可以閣，茶有銚而羹有勺，三絃之筝，雙髻之伎相與，按四聲二十八調于酒邊花外，京少其許我乎？河冰待泮，放溜而南，姑置茅山道士勿爲已。

## 紫雲詞序

詞者詩之餘，然其流既分，不可復合。

有以樂章語入詩者，人交訕之矣。雖然，良醫之主藥，藏金石草木、燥濕寒熱之宜，采誉各別，而後處方合散，不亂其部，要其術則一而已。自唐以後，工詩者每兼工于詞。宋之元老，若韓、范、司馬，理學若朱仲晦、真希元，亦皆爲之。由是樂章卷帙，幾與詩争富。昌黎子曰「懽愉之言難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詩矣。至于詞，或不然，大都懽愉之辭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詩際兵戈俶擾、流離瑣尾，而作者愈工；詞則宜于宴嬉逸樂，以歌咏太平。此學士大夫並存焉而不廢也。

晉江丁君雁水以按察司僉事，分巡贛南道，構甓園于官廨，且于層波之閣、八景之臺攜賓客倚聲酬和，所成《紫雲詞》流播南北。蓋兼宋元人之長，將與詩並傳無疑已。贛州控百粤、三楚、七閩之隘，曩時兵戈未息，士之棲于山澤者，見之吟卷，每多幽憂悽戾之音，海内言詩者稱焉。今則兵戈盡偃，又得君撫循而煦育之，誦其樂章，有歌咏太平之樂。孰謂詞之可偏廢與？于是其友朱彝尊審定焉，而書其言以爲序。

## 柯寓匏振雅堂詞序

宋元詩人無不兼工樂章者，明之初亦然。自李獻吉論詩，謂唐以後書可勿讀，唐以後事可勿使，學者篤信其説，見宋人詩集，輒屏置不觀。詩既屏置，詞亦在所勿道。焦氏編《經籍志》，其于二氏百家，搜采勿遺，獨樂章不見録。宜作者之日寥寥矣。崇禎之季，江左漸有工之者。吾鄉魏塘諸子和之，前輩曹學士子顧雄視其間。守其派者，無異豫章詩人之宗涪翁也。

柯子寓匏，學士館甥，其于詞，蓋幼而習焉。既而助予編次宋元人之詞，又同周布衣青士博采詞人體製，探其源流，爲《樂章考索》一書。其用心也勤，其倚聲也敏，其于詩也兼工，而日進于作者，殆習伏衆神而臻于巧者與？

往歲在戊午，寓匏兄弟與予同以薦留京師。明年二月，以父喪去。又二年，訪予江南，遇于燕子磯。又二年，至京師，每見輒出其詞稿，久而盈卷，乃雕刻行之。今之工于詞者，大都昔曾與學士游，讀寓匏詞，當有以「山抹微雲女壻見」目者。然而寓匏之詞之派之工，不必盡合乎學士，蓋由取材于宋元之人者多也。

## 孟彦林詞序

宋以詞名家者，浙東西爲多。錢唐之周邦彦、孫惟信、張炎、仇遠，秀州之吕渭老，吴興之張先，此浙西之最著者也。三衢之毛滂，天台之左譽，永嘉之盧祖皋，東陽之黄機，四明之吴文英、陳允平，皆以詞名浙東。而越州才尤盛，陸游、高觀國、尹焕倚聲于前，王沂孫輩繼和于後。今所傳《樂府補題》，大都越人製作也。自元以後，詞人之賦合乎古者蓋寡。三十年來，作者奮起。浙之西，家嫺而户習；顧瀕江以東，鮮好之者。

會稽孟彦林訪予京師，出所著《浣花詞》，凡五百餘闋。其好之也篤，其爲之也勤，宜其多且工也。詞雖小道，爲之亦有術矣。去《花菴》、《草堂》之陳言，不爲所役，俾滓窳滌濯，以孤技自拔于流俗。綺靡矣而不戾乎情，鏤琢矣而不傷夫氣，夫然後足與古人方駕焉。彦林歸矣，爲之不輟，其辭必愈工，他日相見，當更序之。

## 魚計莊詞序

曩予與同里李十九武曾論詞于京師之南泉僧舍，謂小令宜師北宋，慢詞宜師南宋，武曾深然予言。是時僧舍所作頗多，錢唐龔蘅圃遂以吾兩人所著，刻入《浙西六家詞》。夫浙之詞豈得以六家限哉！十年以來，其年、容若、畟園相繼奄逝，同調日寡。偶一間作，亦不能如向者之專且勤矣。

休寧戴生錡僑居長水，從予游。其爲詞，務去陳言，謝朝華而啓夕秀，蓋兼夫南北宋而擅場者也。在昔鄱陽姜石帚、張東澤，弁陽周草窗，西秦張玉田，咸非浙産，然言浙詞者必稱焉。是則浙詞之盛亦由僑居者爲之助，猶夫豫章詩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調焉爾矣。

## 水村琴趣序

凝土以爲器，有虞氏尚之矣。至周而陶旊有工，曰甗，曰盆，曰甑，曰鬲，曰庾，曰簋。中縣中䏮，辨及髻墾薜暴之微，宜其廢鼒鼎以利其用。然必歷千年，而柴、汝、官、哥、定始行焉。刊石以爲碑，夏后氏先之矣。至周而岐陽有鼓，至漢而鴻都有經。宜其推石而鐫之木。然必俟張參書壁之後，又久而鏤板方興焉。其于文也亦然。《南風》之詩，五子之歌，此長短句之所由昉也。漢鐃歌郊祀之章，其體尚質。迨晉、宋、齊、梁，江南采菱諸調，去填詞一間爾。詩不即變爲詞，殆時未至焉。既而萌于唐，流演于十國，盛于宋。

予嘗持論，謂小令當法汴京以前，慢詞則取諸南渡。錫山顧典籍不以爲然也。魏

塘魏孝廉獨信予説，頻與予唱和。詞成，掩其名示人，見者或疑予所作。予既歸田，考經義存亡，著爲一書，不復倚聲按譜。而孝廉好之不倦，所填詞日多。里之人疲于傳寫，乃刊行之。「水村」者，孝廉之居，因以爲字。元趙子昂氏嘗爲錢處士以水墨寫爲圖者也。「琴趣」者，取諸涪翁詞集名也。夫詞自宋元以後，明三百年無擅場者，排之以硬語，每與調乖；竄之以新腔，難與譜合。至于崇禎之末，始具其體。今則家有其集，蓋時至而風會使然。特工如孝廉者，不可多得。然則孝廉之詞力追南渡作者，雖由其才，亦遇其時，夫然而後工也。孝廉將爲嶺表之游，豆蔻之花，桄榔之樹，蕉耶、扶荔之果，青雞、白鷴、孔翠之鳥，蝴蝶之繭，凡以資「琴趣」材者，一惟孝廉驅使之。予耄矣，君歸，尚思歌以侑酒。

## 群雅集序

用長短句製樂府歌辭，由漢迄南北朝皆然。唐初以詩被樂。填詞入調，則自開元、天寶始。逮五代十國，作者漸多，遺有《花間》、《尊前》、《家宴》等集。宋之初，太宗洞曉音律，製大小曲及因舊曲造新聲，施之教坊舞隊。曲凡三百九十，又琵琶一器，有八十四調。仁宗于禁中度曲，時則有若柳永。徽宗以「大晟」名樂，時則有若周邦彦、曹組、辛次膺、万俟雅言，皆明于宮調，無相奪倫者也。洎乎南渡，家各有詞。雖道學如朱仲晦、真希元，亦能倚聲中律吕，而姜夔審音尤精。終宋之世，樂章大備，四聲二十八調，多至千餘曲。有引，有序，有令，有慢，有近，有犯，有賺，有歌頭，有促拍，有攤破，有摘遍，

有大遍，有小遍，有轉踏，有轉調，有增減字，有偷聲。惟因劉昺所編《宴樂新書》失傳，而八十四調圖譜不見于世。雖有歌師、板師，無從知當日之琴趣簫篴譜矣。

姚江樓上舍儼若工于詞。曩留京師，輯《詞鵠》一書。業開雕搨行，既而悔之，告于予曰：「詩變而爲詞，詞變而爲曲。歷世久遠，聲律之分合，均奏之高下，音節之緩急過度，既不得盡知，至若作者才思之淺深，初不係文字之多寡。顧世之作譜者，類從歸字謡。銖累寸積，及于『鶯啼序』而止。中有調名則一，而字之長短分殊，安能各得其所？莫如論宮調之可知者敘于前，餘以時代先後爲次序，斯世運之升降可以觀焉。」予曰：「旨哉，子之言詞乎！」上舍請易書名，予名之曰「群雅集」。蓋昔賢論詞，必出于雅正。是故曾慥録《雅詞》、鮦陽居士輯《復雅》也。譜既成，以段安節《樂府雜録》、王灼《碧雞漫志》及宋、元、高麗諸史所載調存詞佚者具載之，并以張炎、沈伯時《樂府指迷》冠于卷首。學者覩此，何異過涉大水之獲舟梁焉。是爲序。

## 高侍講扈從東巡日録序

翰林院侍講錢唐高君，以康熙二十一年春扈從天子東巡，告成功于三陵，歸，成《日録》二卷。其友朱彝尊受而讀之，作而曰：

古者君出，史載筆，士載言，蓋必有文學之臣從。周之蒐于岐陽也，時則有若史籀爲之詩。漢之狩于方岳也，時則有若班固、有若崔駰、有若馬融爲之頌。不惟是也，昔惟叔之寶鬲鼎銘曰：「唯叔從王南征。」叔邦父之簠銘曰：「用征用行，用從君王。」凡獲與

扈從者，至銘之彝器，以永厥世，期以鋪揚盛美于無窮，自古然矣。君侍禁闥久，親見聖天子命將四出，誅鉏不庭，授方略于萬里之外，宵衣晚膳，不自暇逸。君亦未嘗息偃休沐。一旦弛威弧，戢天戈，疆宇悉定，辰旂星罕，有事山陵，從容豹尾之後，賡天章，荅顧問，惟君日侍左右，君之遇榮矣。雖然，踰山海而北極乎松花之江，荒塗深淖，車溓而馬瘏。羽林材武之士蓋有不勝疲乏者，君以一書生，執鞭靮，日夜隨侍帳殿，不少後，又以餘力拜颺賦詠，考山川之阸塞，覽戰争之迹，訪金源宫闕所在，證以舊史，至殘碑斷碣，靡不摩挲讀之。非有倍萬人之才者能之乎？

天子命君侍從，允爲得人。君之所記，方之古銘詩，可無怍矣。

## 劉氏族譜序

姓以别生分類也，顧後世乃反合之，合之自漢賜婁敬、項伯爲劉氏始。自漢以後，帝王將相惟劉氏爲獨多。斯緣附者日衆，而譜系益繁。其最著者七房：彭城、尉氏、臨淮、南陽、廣平、丹陽、南華，而北魏凌江將軍之後，由襄平徙河南者不與焉。譜劉氏者，有《漢氏帝王譜》、《宋譜》，餘若幾、若晏、若輿、若沆、若復禮，各著有宗譜，雖不盡傳，隋唐以前，所重者門望，大率皆遠引往牒，尊之爲祖。源遠則支易棼，族繁則難合。于九族則忽之，于所不可知者，强附而親之，惑已。

遼陽劉氏，其先傳自大保秉忠之後。至正末，有諱顯者，仕爲通州安撫司副使，洪武中授都指揮僉事，封明威將軍，予世襲。其

子通，以軍功進指揮使，封懷遠將軍，賜鐵券，免三死，作鎮開原，世居東寧衛惜木城，十一傳而徙大興。裔孫某，忼慨有志行，述其先人之訓，撰《族譜》上下卷。自明威將軍始，譜系墳墓，灼然可信，京師士大夫見者莫不嘉歎。蓋本支近，斯宗族易敦；家誡約，斯子孫可守。某之爲是書，豈惟傳之于家，殆吾黨所宜效法者也。

## 姚氏族譜序

吾鄉族望，在宋有吕氏、錢氏、朱氏、沈氏、魯氏、衛氏、常氏、焦氏、莫氏、婁氏，終宋之世，以科名顯、以家法傳，莫若聞人氏。《聞人氏族譜》一册，先君購而藏之，約二百翻，朝之誥勅、家之詩文略備。其遠裔請借録，匿不肯還，是書遂失。見于至元《嘉禾志》者，僅登科一十二人而已。

姚氏在吾鄉有諱倬者，登大觀三年賈安宅榜進士。明之初，曰瑄，以《尚書》中洪武庚午舉人，仕爲監察御史，死建文之難；曰綬，以書畫詩知名于時；曰弘謨，仕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其弟弘誼，精音律，撰《樂府統宗》，所稱「青蓮居士」者也。餘若文、若俊、若鵬、若汝舟、若體信，皆中甲科；若文通、若鳳、若篚、若笔、若楫，皆中乙科。然其家世或顯或隱，未詳其流派。

萬曆初，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善長公登先文恪公榜進士，由行人改御史，巡視長蘆鹽課，按山東、河南，迴翔京尹卿士，歷今官，年七十餘致政歸，九十一而終。是時諸姚半消歇，而公之族日大。公之孫澣北若乃撰有家乘刊行。又五十年，其子

姓愈繁衍。于是公從孫澍我士復爲纂輯成書，而屬予爲序。憶予八齡時，猶及見公，公時尚健步，里居樂善好施，病者給以藥，寒者給以衣，死者給以棺槥。今所傳《蒸竹堂醫方》，皆公手自抄。又嘗注律，以律文簡而易晦，乃用小字釋其下。順治初頒行《大清律》，寔依公所注本也。先文恪公賜第日，嘉興同榜九人，姚氏與吾家獨敦世好，兩姓互爲婚姻，而我士又予友壻也。方予避兵練浦，我士寔與予共學。其爲人愿而謹，不苟訾笑，克持其家，教三子讀書。又經理先世墓田，以供祭祀。而又奠繫世，族墳墓，别昭穆，賢者表其德，不肖者没其名，俾覽者忠厚悱惻之念油然而生，庶幾爲法于鄉黨，比于宋聞人氏也已。

## 雲氏族譜序

氏族之紊，古病其分，而今病其合。一范也，虞、夏、殷、周異焉；一桂也，昋、炅、炔殊焉。在下者得以私意紛更，而上之人復以好惡變易，宜其若棼絲之難理。而卒易辨者，則以官有簿狀，選舉者可考也；家有譜系，婚姻者有别也。自簿狀既廢，附勢者以異派爲同宗，而亡國之裔詭姓氏以遠禍，每擇其最著者。彼夫張、王、劉、李、趙氏族半天下，豈果其枝葉獨蕃與？蓋混而合者衆矣。此其譜系之傳，多不可盡信。惟姓之希者，通譜亦鮮其人，序而爲譜，足以徵信于世。然或生長廣邑大都，往往舍己趨附。去魚而爲鄭，去胡而爲令狐，稽之又難也。

雲氏之族有三，其一出縉雲氏。而悉

雲宥連，魏孝文帝皆改從雲。文昌之雲，祖元行省參政從龍，其子總管海，居于菀灣，累世譜系可考。裔孫生員某，集以爲譜，致書萬里，請爲序。嗚呼！氏族之紊久矣。以唐之盛，撰述衣冠房從齒序者不下數十家，而國姓迄無定論。《元和姓纂》作自林寶，而不知己姓所由來，若是其難也。某生海外僻左之鄉，乃能考据姓源所自，有條而不紊，其可徵信矣夫！

## 李氏族譜序

李氏望隴西，其次趙郡。隴西之系興唐，本支日蕃，定著房三十有九；而趙郡亦有南、東、西三祖之别，定著六房，族最大，出張、王、劉、趙之上。太白詩云：「我李百萬葉，柯條徧中州。」其言大而非夸者邪？

梅會李氏，其先有千四提舉者。元至正中，自江陰州徙嘉興。六世之後，始有仕宦，登甲乙科者相繼。位雖不大顯，而一門群從，多有詩筆流傳。至吾友武曾，才名爲天子所知，徵詣闕下。歸，與兄繩遠斯年、弟符分虎譚藝，一時言詩者稱「三李」焉。既而取科名登仕版者踵接，李氏之門才且日盛，僉謂不可無譜。于是斯年討論芟綜之，支分派别，于得姓之根源、族數之遠近、爵位之崇卑、墳墓之阡原、宗庶之繼嗣、妻妾之外氏、適女之出處，莫不一一詳書之，凡七卷。

古者睦族之道，必先修譜以聯之，是以有小史以奠繫世，有族師以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惟宗族之序明，夫然故不善者同惡而無所比，善者同好而無所蔽，使之相保相愛，各安本俗，咸期于德行道藝之歸，此百世之計也。今之治家者惟生産是營，其于睦族之

典或棄而不省，譜牒之不明，長幼尊卑乖其分，至相凌相詬，儕于路人，先王維世持民之道衰矣。夫天下之俗，固非一家之所能變，然《易》稱一正家而國定。使有家者，咸克明其譜牒，禮文之相糾，酒食之相洽，有無之相通，毋挾富而轢其貧，毋先疏而後其親，庶幾可以收族人之心，長保其室家，而不乖乎先王以族教安之義矣。若李氏之譜，有倫有要，有條不紊，後之君子，其可以取則者歟！

## 商丘宋氏家乘序

夾漈鄭樵志氏族，以國爲氏者二百三十有三。宋之先，殷王元子，名列三恪，《詩》所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者也。其都商丘，本陶唐火正閼伯之壤，是曰「大辰之墟」。厥後望在西河、廣平、燉煌、扶風利人，而商丘之族，邃古之三墳尚存，服先疇，守桮棬，至今猶保閼伯之故土。姓源之遠，莫之與京。以視過江之王、謝、袁、蕭，吴之朱、張、顧、陸，山東之王、崔、盧、鄭，關西之韋、裴、柳、薛、楊、杜，皆其後焉者矣。譜系之學，源于《世本》。由晉以降，或撰家傳，或撰家紀，或撰世傳，或撰序訓，或撰家世編，用揚其先世之德善功烈，斯則孝子慈孫之用心，補邦國之志所未備，俾先正之舊典時式長以不墜。别親疏，族墳墓，序婚姻，一書成而衆善備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宋公，填撫大江左右一十七年。國奢示之以儉，事煩行之以簡。月要歲會，久而案無留牘。天子嘉公清德，倚毘日隆。公精白一心，益以澹泊自持。公府無事，恒與賓客參考典籍，揚扢風雅，審定圖書，又有餘力撰家乘若干卷。予受而觀

之，不書遠祖而書近代，先王言而後國史，終以文翰。其述莊敏、文康二公遺行，辭簡而事詳，合乎古傳紀之體。維宋氏門才日盛，公之諸公子，一官侍從，一列藩屏，一登賢書，諸孫咸自奮功名之路。公族之蕃衍，何福不除繼！自今論宋氏之望不于西河、廣平，而在商丘，斯其爲微子世家百世不遷之宗也夫！

## 具區徐氏族譜序

徐氏之望十，有北祖焉，有南祖焉。居吴洞庭之西山者，背縹緲之峰，臨銷夏之灣，巖可以耕，澤可以漁，楓林橘田，牆屋相望。自元泰定間，國子正字澄，生子圻，官平江學正。愛山水之勝，因卜居焉。久而析爲東西二房，或移家湖州，或居常熟，或徙沔陽、華容、湘潭，要皆祖正字。明宣德二年，府學生善始撰家譜，陳尚書山爲作序。其後諸生諒欲重緝之，未果也。

上舍惇復從予學。今年三月朔，以赤馬船載予渡太湖，登角頭。于時梨花盛開，迤邐二十里如積雪，下上以緋桃緣之，偕行者歎殊絶。既而艤船于灣，投上舍之故居。村民散處，或八九家，或五六家，或四三家。庶人在官者無有也，質庫罔利者無有也。垂白之叟，未嘗至訟庭。少年不諳博塞之戲、歌板之音，女子足不踰門樞。其風俗淳朴，乃與府治相反。而徐氏一門群從，布衣紃屨，見客恂恂然。處士三級，出其所撰族譜，有要有倫，可徵可信。其或一本而分支，出鄉而死徙，寧略不詳，洵慎之至矣。予家距洞庭祇百有餘里，風便一日可達，顧年逾七十，始津逮焉，信夫勝游之難也。今海宇太平，

人皆懷其故土，然游人過此，未有不生避地之想者。矧予覽觀四方，習俗之靡日甚，念風土清嘉，莫茲山若。安得從徐氏結比鄰以終老，即寄居廡下，所忻慕焉。書以序其端。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

#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一

## 序八

### 送湯潛菴先生巡撫江南序

統百城之吏而表率之，畫圻廣則聞見難以悉周。然則曷以勸，曷以懲，曷以化民成俗，此其道不外察吏而已。大江之南，職四民之業者十僅得五，而游民居其半焉。安歌便舞，褕衣甘食，山遨而水嬉。經過者指爲繁華佳麗之地，不知四民敝𢇛，有穮蓘不充者。逋賦之日增，寇宄之竊發，有司不自救其過，何能善其俗？顧察吏者，束于令甲，舉其合格者，不必盡賢；賢者又不得舉，或賢而當劾者有焉。故曩之爲督撫者，舉措一不當，民心涣而不能驟合，若是其難哉！使居是職者，却賂遺，謝賓客，躬親判牘，正己以率其屬，斯亦可矣。然賢士大夫忠告之不聞，小民疾苦之未悉，不得不以耳目寄之屬吏。夫以士民之所陳，或有未足盡信者，矧屬吏之愛憎乎！以此守官可也，將以勸懲其下，化民成俗，則必有道焉。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睢州湯先生以講幄侍從，受知天子，特簡巡撫江南。先生之學最醇，而不事異同之辨。先生之節最清，而不爲嶄絶之行。信義之有根，而德之有源者已。吾知先生爲政，遇下以仁，則賂遺必不至；接賢士大夫以禮，而廣其詢謀，則賓客不必謝。刑平其寃者而歸于簡也，害去其

甚者而不用亟也。夫條教不煩則移俗也易，察吏有術則民心舉安。吾特言其粗者。若先生之學，蓋挹之而不窮，施之而各有當也。于其行，規以言，先生其何以處我？

## 送周郎中還琴山序

山陰周君，官郎署十年。七閩之亂，奉天子詔，冒鋒鏑，行萬里，執詞不屈，拘別館，卒不辱命而還。持父喪，除服，補官京師。人或訐大臣子壻，辭連君，君不置辨，遂挂吏議落職。將歸，朝之大夫士靡不歎息，各賦詩贈行，惜其平生不苟訾笑而以言獲譴也。

古昔賢人見逐，能文之士或代寫其心志所欲言，被之聲詩，樂府所傳「放歌行」是也。三代人才之盛，莫過周宣王時。內則虢文公、樊仲山甫、張仲、尹吉甫，外則申伯、韓侯、蹶父、召虎、方叔、皇父、程伯休父。一賢人去國，若無所損益，而詩人之賦《白駒》，一曰「以永今朝」，再曰「以永今夕」。當其未去，思縶維其駒，食以苗藿而不惜；及其既去，則冀其「賁然來思」；冀其來而不得，則曰「無金玉爾音」，其縈思之切，若是其繾綣也。君今歸乎琴山之麓，江可以釣，林可以游，窟山宅水之樓、依竹之堂，可以寄傲，殆《詩》之所云「逸豫」者，非歟？雖然，君年纔五十，齒髮未衰，天子知君久，終且見用，必不滯于空谷。宜諸朝士交望其來，匪止效放歌以代寫君之心志而已。

## 送汪檢討使琉球序

古之儒者誦詩執禮，非徒學爲仕達邦國之政而已，必以使于四方不能專對爲慮。故

《皇皇者華》、《四牡》所以勞使臣之詩，于鄉飲酒則歌焉，于燕飲則歌焉。君以此勗其臣，父兄以此教其子弟，惟不辱君命，始謂之士。而君將有大問，則與卿圖事，擇其可使者。既謀其人，然後命之。戒宰夫官具問所宜賫，夕幣乃行。其或聘而誤主，君勿親饗食，以媿厲之。蓋使臣之重若是。然則使絶域者，得與可爲將相同科，夫豈過哉！

康熙二十有一年春，有詔命公卿擇廷臣之可使琉球者，衆以翰林院檢討江都汪君對。天子曰：「俞。」命既下，君詣闕上言七事。其一謂邇者方頒御書于封疆大吏，宜并及海外屬國。禮部以無故事，持不可。天子復集公卿議于廷，終允君所請。秋八月，親灑宸翰，縹囊錮函，俾君賫以往。蓋嘗稽之宋端拱、咸平、祥符之際，其于西夏、高麗、交阯，咸出御書賜焉。是役也，天子命使，必咨于廷；君請于朝，必言所宜賫者，可謂合乎古而從其宜矣。

吾聞琉球，自隋始通道，至唐無聞，載諸宋、元史者略焉不詳。明之初，析而爲三，其後山南、山北復合于中山爲一，其所以分合之故，中土之士多不能言之。君史官也，職修明史記，宜考其本末，歸，上諸史館，是則吾黨私心屬望于君者。雖然，馳驅而咨諏詢度，其亦使者所有事歟？于其别，序以送之，且作歌以道行邁之光華焉。歌曰：

君之選兮彤庭，鶴斯立兮鸞斯停。迺上言兮七事，帝心用嘉兮特可其四。宸藻兮秀霄，虎卧兮龍跳。受書兮北闕，載旜兮東郊。八騶兮道左，摇三旌兮婀娜。白澤袍兮猩茵，郵籤便兮娱親。截江流兮踰浙，誕登艫兮閩越。仰瞻兮天星，無分野兮可經。旁睇兮三老，指一髮兮彭湖島。島之樹兮青青，

鳥了帥兮紛來迎。小大兮奉酒，跪雙膝兮搓兩手。陳寶章兮殿中，祝皇帝兮萬壽。神靈兮天妃，縢蛺蝶兮黃衣。微飇兮七日，景南至兮送君歸。數歸年兮甲子，春載陽兮來止。帝益眷兮信臣，被新渥兮今始。

## 送張檢討還郁洲山序

郁洲在東海中，相傳山自蒼梧徙此，上多炎方草木，仙士石室存焉。崔琰《述初賦》所云「吾夕濟于郁洲」者也。翰林院檢討山陽張君以上疏謫官，歸，將徙宅于洲之上。行有日矣，惜君之去者，咸賦詩爲別。

或謂翰林非言事之官，郁洲非可居之地，君所爲近于好異。君之言曰：「郁洲者，吾先子考功恒思卜築于是而未果也。吾居焉，以成先子之志云爾。」朱彝尊曰：「予嘗好游，道出淮陰者數矣。其初過之，植柳盈隄，水下于隄三尺。再過之，則隄與水平。又過之，則水汎濫隄上，聚土以爲防，久之如堵牆焉。背郭之氓，面牆而市，不知牆外之皆水也。城居者，不知湖流之高于雉堞也。予經過惴惴焉，去之惟恐不速。噫，淮堰之築千年矣，其幸而不潰者天也。微君之言，固將勸君徙宅焉。《詩》有之矣：『適彼樂土，爰得我所。』夫郁洲非淮海之樂土歟？抑聞之，家之始造也，匪特營祭器、養器而已，其度幽宅也，無有後艱則可。郁洲之山，後磊前磊，延廣八百里，可度幽宅者不少也。樂哉斯丘，考功先生所欲葬焉。夫水潦而改葬者，古也。去危而即安者，人情也。申之以忠告者，朋友之道也。」君曰：「然。吾還，當聚族而謀諸。」遂書以爲序。

## 送悔人宰石泉詩序

吾宗悔人，負拔俗之才，十試有司不遇。以貢士謁選，得龍南之石泉縣。由會通河越黄河清淮，溯江以上，八千里而遥，道瓜步，力不能具舟楫，遂訪故人于吴，又不值，則大困。然不以介意，琴歌酒讌，吟咏自得。吴中舊交，樂其曠達也，争賦詩贈行，而予爲之序。

思夫士君子得百里之地宰之，亦視其才何如耳，豈悉限于地哉！考唐制，别縣爲六：曰望，曰赤，曰緊，曰上、中、下。迨乎明，驗身、言、書、判，亦以上、中、下分授初仕者。今則比而同之，文選郎置籤于筒，聽人掣之天安門外，似出乎至公矣。然文人才命，恒兩相妨，石泉荒遠之地，宜爲悔人所掣也。雖然，今之所謂善地者，鄉曲之近，物産之美，賦額之多，户口之庶，置郵之便，如是而已。究之鄉曲，近則應接煩，物産美則徵求衆，賦額多則簿書積，户口庶則獄訟滋，置郵便則折腰屈膝，僕僕伺候于道左。以有用之歲月徒結上官之懽，民未受吾惠而書生之意氣盡矣。石泉之爲縣，事簡而俗淳。民，吾子也；士，吾門生也；山水，吾朋友也。布可以衣，藥可以服食。何妥之所治，趙蕤、李白、杜甫之所游，有著書覽古之娱而無凍餒之患。安見集于枯者之不勝夫菀邪？今天子留心民事，一命之吏，有薦于朝，輒移試繁劇之地。悔人廣交游，豈無薦其名者？予翻爲悔人慮之，不若安居石泉之爲愉快也。

## 贈顧銘序

寫真之肖者，自閩中曾鯨外，吾得四人

焉：錢唐謝彬、華亭沈韶、山陰徐易、海鹽張遠。往予盡識之，今此四人者皆已老矣。昔唐之丹青，首曹將軍霸，杜甫贈之詩有曰「必逢佳士亦寫真」。其老也，干戈漂泊，至尋常行路之人皆貌之，夫豈得已哉！

鄉人顧子，兼師乎謝氏、沈氏，挾藝以游于京師，與予相遇于天津，爲予寫影惟肖。由吾鄉至天津，舟車之程瀠紆三千里，自吳楚齊魯以達于燕，其間相遇之人何限，而顧子獨肯貌予，其不以尋常行路之人視予可知也。今海内畫手類師曾氏，向之所游四人者，學曾氏而有得焉者也。方其未得，若有所膠于中而不釋；及其既得于心，若飛鳥之過目，其形之去我愈疾，而神愈全矣。蓋吾之所聞于四人者如此。顧子試由吾説而繹焉，其何必不如曾鯨氏哉！

## 贈筆工錢叟序

硯得一可以一生，墨得一可以一歲，故惟筆工爲難。吾嘗誦黄魯直之言而是之，不惟爾也。羽陽、銅雀、香姜之瓦，先吾數千歲陶之，墨之壽亦百年，爲之者，不期同時，足爲吾用。至于筆，其人必與吾書法相習，緩急肥瘠先入其意中，然後拔潁斬幹，縱吾腕之所如而無憾。故必熟識其人而後可。工之擇豪，匪一羊、鼠之鬚，山雞、雀雉、豐狐、虎僕、猩猩、蚼蛉、狸獺、麝鴨、馬鹿之毛，各呈其能。自宣城諸葛氏以散卓得名，蘇子瞻亟稱之，而弋陽李展、舒城張真、嘉陽嚴永、錢唐程奕、歷陽柳材、廣陵吳政、吳説，以及侍其瑛、張通、郎奇、吳無至、徐偃、張耕老之徒，往往因蘇、黄諸君子之言垂名于後。洵

夫一技之善，有深入人心而不可沒焉者已。

歸安近多筆工，錢叟所製羊毛筆最爲得法。予識叟且二十年，每出游，輒橐置叟筆百餘自隨，恒恐其盡。持以作字，蘊藉之妙，不知有筆在吾手中而法度生焉。至易以西北人及他工所爲，則心不相謀，豪與手拒，爲筆所役，不勝獰劣之苦。無他，拔穎斬幹之失其宜，其人又不與吾書法相習故也。若叟庶幾可進乎古筆工之列矣。昔子瞻還自海外，用諸葛氏筆，至于驚歎，以爲北歸喜事。又言往還中，吴說以筆工獨耐久。予之贈叟以言，豈惟歎其一技之善，殆亦猶蘇子之于説也夫！

## 贈汪叟序

湯、武、周、孔，古之大聖人也，而嵇康非之薄之。韓愈之文至矣，而劉昫詘之。天下以爲賢，一鄉之人曰否，聽者從而疑之矣。同調以爲工，異乎己者以爲拙，昧者從而信之矣。是則毁譽之至無定者，末世之文行也。因思藝事之微，有一定而不可淆者，宜莫如弈。方其勝敗決乎前，某也一品，某也二三品，較然論定，有非毁譽之所能移。既極其詣，則其人雖吾所惡，但可詆及其人，終不得詆其藝之未至。孔子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故夫弈雖小數，亦有可學者焉。然藝之至者，恒僅專心于是，未暇究文章道德之業，則士君子雖與游，未嘗不厭薄之。噫！使其言行之際，一如學弈者之心而審其得失焉，不可因其人而益重其藝乎？

歙人汪叟，善弈者第一品。觀其貌，睟然可親；察其言，藹然可聽。所爲小詩，詳

雅而中律；出其寫真畫卷，當世之鉅公才士莫不嘉獎，若出一口，將不特以藝重者歟？予嘗疾世之僞爲君子而勦説以爲文者，思力反之于古，而毁者之中予，雖好予者不能奪也。輒悼平生知己，未若叟所遇之多；復自笑不能學進乎弈，徒以無定之毁譽，聽之習俗愛憎之口而已。題其卷，遂因所感以告之。

## 黄徵君壽序

康熙十九年，監修《明史》崑山徐公立齋，舉棃洲黄先生入史館編纂，先生辭不赴，以經義教授鄉里，聚書萬卷，從游弟子數百人。歲在己巳八月，先生縣弧之辰，年八十矣。其子百家游學京師，請予文歸爲先生壽。

先生長予且二十年，予童穉時即知先生名。方忠端公與六君子同時爲魏忠賢所害，思陵即阼，先生詣闕訟冤，手鐵椎椎許顯純，又摣崔呈秀之胸，拔其鬚，歸而焚之，告于忠端公墓。勇哉，先生之復父讎也！既而偕兩弟讀書譚藝，合名士衿契，轉徙兵戈俶擾之中。不忤俗以爲高，不妄交以干禍，先生之明哲又有不可及者。回思曩昔訟冤之日，除惡難于拔山。迨忠賢雖僇，而其黨散處四方，洎乎南渡，若厝火之復灼。蓋至十餘年以來，始消歇無復存者，而先生猶康彊無恙。忠端公特祠，春秋膢臘，率子姓奉祀，目擊其先公之大節，具書于國史，先生之心，足以自慰，于介壽日，宜浮一大爬者也。予之出，有愧於先生。顧性好聚書，傳鈔不輟，則與先生有瓷芥之合。明年歸矣，將訪先生之居而借書焉。百家其述予言，冀先生之不我

拒也。

## 劉高士壽序

於越古多志節之士，逮宋之季，高尚其事者益多。篁墩程氏撰《宋遺民録》，書其什一而已。以予所聞，唐珏玉潛而外，如王沂孫聖與、王易簡理得、練恕可行之皆是也。明之初，王冕元章、楊維楨廉夫、張憲思廉，咸蜚遯離俗，志不可奪。外若劉涣之子績，績子師邵，羅紘之子周，周子頎，則世有隱德，尤所難已。

甲申而後，❶越中隱君子僂指難數，最高者二人：余寶應若水、劉舍人伯繩。一耕于山，一棲于市，不與世接。熱官就見之者，遁入牀帷中，披其帷則從後出。兩君行誼略同。而劉君爲念臺先生子，先生就義之後，閉户輯其遺書，孜孜不倦。憶庚子冬，予偕南昌王猷定訪之蕺山下。入其門，無門焉者。升其堂，階草不除。堂之左，列先生順天府尹時頭踏，垂蘇半脱，毿毿然尚存。主人前揖，年未艾，顔色枯槁。問先生遺書，出三禮草稿見示。明年再訪之，不復得見矣。當天啓中，逆奄用事，流毒縉紳。餘姚白安黄公被逮，念臺先生送之行，臨别訂婚姻之約，時兩家各未有孫也。既而劉君得子，是爲惕菴高士；黄徵君太沖得女，爲高士之配黄孺人。高士繼前人之志，絶意功名，肆力于詩古文。考次祖父所撰禮書，以世儒偏用《小戴記》，廢《大戴記》不録，此非通論，乃附入焉。博采諸家之説，折衷歸于至當，輯成正集一十四卷，分集四卷，而兩世未就之書

❶「甲申」，四庫本作「自是」。

得傳。晚又作《吾屯子微言》内外二編，闡明性理經術之旨。于是高士年七十矣。

予交徵君子主一，言高士有子葴香，力學有文行，因延以誨穉孫。恒述過庭時家誡，葴香雖貧乎，能盡潔白之養。辛巳涂月，歸壽其親，由是東南名士咸歌詩介雅，而予爲之序。

## 朱翁六十壽序

愚聞之矣，古有養老之禮，無獻壽之文。當其時，若生子，書于閭史。閭獻諸州，州獻諸伯，伯命藏諸州府。閭胥歲時數其衆寡，辨其施舍。以年則五、六、七、八、九、十之異其制，以弧則梧、柳、桑、棘、棗之異其用，以杖則家、鄉、國、朝之異其地，以豆則三、四、五、六之異其儀。鄉有耆老，州有司鮮不知之，而養之于學，謀于賓介，輔以僎，相以司正，告于先生君子，瑟何之工，俎授之弟子，樂以《南陔》、《白華》、《華黍》，歌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笙以《由庚》、《崇丘》、《由儀》，不可謂非獻壽之詞矣。夫惟接之以仁，制之以道，敬其父而子悦，油然生孝弟之心，盡尊讓之節，故無事家燕以夸其鄉曲也。後世禮廢，名不書于閭史，齒不尚于有司，異粻、宿肉、告存、賜秩、就見之典不行，爲人子者，欲壽其親，將以致洗腆之歡，乃謀于鄉之大夫士，乞言以祝純嘏，不失告于先生君子之義，亦猶行古之禮也。

夫宗人某，世居休寧之倫堂，遷吴江之盛澤。性淳厚，有德量，好義重然諾，輕施予，不以辭章自見。教其子逢源敦尚古學，俾問業于予。里多栗果少年，禁勿往來。葺紫陽書院，以祠徽國文公，俾肄業祠中。四

方名士至，則設館授餐無倦色。家儲祕笈、古琴、法書、名畫以供清鑒，而又訓其子曰：「人生世上，寸陰可惜，豈可晷刻偷安邪？」蓋翁雖隱于市而敦崇古道，有篤行君子之風。其治家具有條理，不察察于細務。睦婣任恤，恒苦不及，所謂一國之善士，非與？朱氏之先，源于小邾子，其後望在沛，亦在吴。既而丹陽、錢唐、義陽、永城、太康，各以望著。自文公崛起新安，于是茶院一支獨盛。翁系出茶院後，實婺源之宗子也。予家自盛澤三家村徙居秀水，翁之居，吾先世之栖棬存焉。逢源請予爲文壽其親，雖不敢附先生君子之列，然《詩》言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然則知翁者，莫予若也。以予言進一觴，可乎？

## 孫逸人壽序

萬鍾之養，三簠之禄，兼珍之饍，啜粟飲水之歡，子之娱其親者不同，要以潔白爲尚。笙雅所以奏《白華》之詩也。民有四，終身不去父母之側者，惟農則然。通物而爲商，牽車牛而服賈，晨昏定省、先後扶持之節，子職不能無違。至于士，生而弧矢以射四方，十齡即就外傅。既長，負笈從師，擔簦戴笠以求友。惟夫所游有方，所習有業。本乎詩禮之訓，克兼乎古今小大之學，堅磨之而不磷，膩汙之而不染。束修之入可以代耕，廣譽之聞勝于儋爵。游也足以揚親之名，居也足以樂親之志。則洗腆用酒，稱觥上壽，此貴不如賤，富不如貧。向平憬然而悟，吾因之益信也已。

菊人孫翁，居吴之干將里，以孝友稱。教其子上舍起範，博通九經、六書。結僑札之契徧南北，館穀所入，悉以奉親。所云「潔白之養」，非與？今年十月，屆攬揆之辰，上舍方歸自濠上，其戚懿咸奉觴于翁。夫十月穫稻，正春酒介眉壽之期，而翁身其康彊，顔貌如三四十，《頌》所云「令德壽愷」者也。人或惜上舍之才壯而未遇，莫顯其親，是非克知上舍之心者。方幸其身爲父母之身，或游或處，爵禄之不縻，要會之不及，朋友兄弟之具邇，有歌有詩，有酬有酢。吾知海内封君必有聞而致羨于翁者，書以爲序。

## 顧叟壽序

古之躋堂介壽不於誕日，於元辰。故王公上壽之歌曰：「百福四象初，萬壽三元始。」又曰：「四氣新元旦，萬壽初今朝。」凡臣之祝其君，賓朋之燕交友，多以歲之始行之。《崧高》之美申甫，止及其地；《生民》之稱后稷，不書其時；《閟宫》之頌魯亦然。獨三閭大夫有曰：「攝提貞于孟陬，惟庚寅吾以降。」舉攬揆初度以示人，世之讀《騷》者莫不識其間史之辰焉。

中吴顧叟，幼茹古，長而摩挲古人書畫，别其僞真，晚益臻于神妙。由是海内卿大夫士交重之，延之上賓席，舟車絡繹于道，比于周公謹、陸友仁。叟之甥陸生從予游，每過潭上園居輒與叟遇，閒登其堂，書一牀，畫一幅，藝花數本。肅客而坐，酒旨且多，膳精而腆。其容藹藹，其言諄諄，不及人過失，有問必以直對，長者也。陸生語予：叟年七十，里人將賦詩介壽，請予序之。問其初度，則元日也。因思昔賢之嗜奇古者，莫如屈子。

其言曰：「幼余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觀其帶長鋏，冠切雲，被明月，珮寶璐，食玉英，要勿狥世俗所好。至其自信，則曰：「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虚作。澹無爲而自得，與泰初而爲鄰。」則其養生也，固有道矣。叟善善而不攻人之惡，方諸屈子攸殊。然善不外來，名不虚作，則叟之行己有焉。若夫玉色脕顔，精醇粹而始壯，則後先一揆也。桐弧既懸，盤有生菜，酒有屠酥，自孫而子，自甥而舅，介雅徵歌，叟其可以陶然一醉也夫！

## 胡母楊太君八十壽序

胡母楊太君，年十七而嫁，嫁踰十年而寡。育三歲孤，視其婚訓之義方，以母道兼父道，持門户者且六十年。年八十矣，鄉黨賦詩，書諸屏，請予作序。

予邑人也。邑有賢母，爲之祝嘏而不善乎？古者閭必有史，斯一鄉之善人知所勸；而女子之德，亦必有女史紀之，《詩》言「彤管有煒」是已。《周南》一十一篇，言女德者十。《召南》一十四篇，言女德者九。申人之女，蔡人之妻，周南大夫之室，息君之夫人，黎莊夫人，衛莊姜之傅母，其詩得媲群雅。至于《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美壼行者不少。惟《易》亦然。「恒」之六五也，「觀」之六二也，「家人」之彖也，皆以言乎其貞也。蓋正家之道必自内始，明乎内者家自齊。家也者，天下之則也。天下之定，繫于一家之正；一家之正，必自女始。此謂「家人利女貞」也。且夫天之報施，爲善者不必皆福，爲不善者不必皆禍，往往有出于儒生論議之表者。獨貞節之婦，定有賢子

孫之報。斯理也，稽諸史册，蓋千古不爽焉。今太君有子，遂潔白之養。設帨之辰，子拜于前，孫拜于後，濟濟邦族，稱兕于堂，太君亦榮矣哉！回憶新寡之日，懷抱繃子小兒，蒿蓍以爲簪，藜莧以爲食，篝燈竈觚之上，恒夜作理軒車，唯自喻其苦而不以告人者，願太君子若孫之無忘之也。

歲之九月，籬菊方舒。有肴有蔌，有黍有稌。十酒十榼，兩壺兩瑜。❶壽觴舉，綵衣趨。太君顏色長敷愉，吾操赤管于是書。

## 叔母賀太君八十壽序

歲强圉赤奮若暢月甲午，叔母賀太君設帨于闈，于是年八十矣。吾宗人獻壽者百餘，有觥，有壺，有爵，有觚，或鱐或腒，溢于庭除。第十五弟彝政，初命授内閣中書舍人，垂魚繡鶒，偕其婦拜于前；孫、曾孫、外孫、離孫、歸孫拜于後。閭鄙戚懿，莫不爲太君榮。從子彝尊進曰：

女有四行，吾叔母克全之。女有七誡十二訓，吾叔母克副之。叔母生長富貴，幼隨父孝廷公徧歷濟南、建南、左江、嶺北諸官舍，不以父鍾愛而女職有闕。及嫁，侍君舅、君姑于京邸。從祖母趙淑人，以命婦屢朝，后宫每賜食，懷歸，必先及叔母，不以姑鍾愛而婦道有闕也。既年二十四而寡。旋遭亂，從祖尚書公舊第燬于火，避兵深村。亂定，乃依兄公山樓以居。樓東廊廡數楹，内治嚴肅，乳媪、竈婢之聲弗達于外。三徙而就舊第之基，築小屋以栖。荻簾紙閣，未嘗出視門户。吴越之俗佞佛，比丘尼特多，恒出入

❶「兩」，原作「雨」，據四庫本改。

閨闥，尤好與孀者交結。叔母獨峻拒之，曰：「此輩一與往還，内言必出于梱矣。」以是庭無尼氏之跡。居恒被服雖華盛日，不好珠翠之飾。其後産日落，練衣布裳，盥浣必潔。饎爨或不能繼，處之怡然。蓋自十五弟八齡，教之讀書，通賓客，食餼廩，歌《鹿鳴》，數十年如一日。迨十五弟歷試禮部未第，思奉檄以娱老親，叔母輒以書誡曰：「慎毋以貲進。」其甘貧守約，有士君子所難幾者。吾家太傅文恪公以宰輔歸里，遺丙舍之田七十畝，尚書公僅五倍之。每自歎曰：「吾甚慙于叔父。」斯浙西言清德者，必數朱氏。彝尊通籍將二十稔，恒産祇及太傅之半；而十五弟雖登仕版，亦無負郭之田。叔母甘貧如飴，有自得之色。由其持久之道，恒存乎敬順，舉凡紛華榮麗，靡足以攖其心，宜其視菽水過于肥甘也。夫人生難得者壽，而叔母八十如五六十時，康彊善飯，諸孫裙屐繞膝前。居雖陋，尚書之井巷猶守而勿失，且有學使者題扁以旌焉。朋酒既稱，叔母其可以甗然而進一觴矣。是爲序。

## 蔣母沈太君七十壽序

吾讀《易》，而悟「家人」之義矣。《易》之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嚴也者，正家之要。然爲人父而過于嚴，教不行，繼以怒，則母不得不濟之以慈。母一于慈，將曲庇子之過，使其父罔聞知。父有省察，且力爲子諱，至于夫妻反目而子反懟其父矣。故父道寧慈，而母道不可不嚴。惟其嚴而後能正位乎内，「家人」之所以「利女貞」也。每見寡婦之子長多克家，由其母克兼義方之訓，嚴與慈交相濟焉。

魏塘沈太君者，蔣處士正言繼室。正言風流儒雅，樂于取友，所居蓮谿在縣治之北。後移家郡南門之外，水周其堂，敦槃縞紵之交，往還者數。太君孝養其姑，爲酒食，讌賓客，下逮傔從得饜飫。先是，舅瞻雲公崇禎初以蘇松兵備副使家居，有子六人，女一十四人。及太君來主中饋，兄公女妹，外内無間言。既而以寡婦持門户，孱弱之軀，㕮咀藥物，綜理庶務，力課二子誦詩讀書。飯以粗糲之餐，衣以寬博之褐，目不覩嬉戲之具，耳不聞緐哇之音，長而業成，稱士林領袖。太君之於妻道、母道，靡不當矣。

今年夏，届太君設帨之辰，於是太君年七十，比少壯時精神日益强健，鄰里鄉黨、姻亞之戚咸思獻壽隮堂而徵序於余。余族父東溪先生，太君女公夫也，側聞太君之苦節久矣。回思正言存日，其治家不尚嚴厲，寧遠兄弟，樂父之慈。而太君克以嚴教其子，有嗃嗃之吉而無譆譆之吝，閑有家而家正，效非小矣。《詩》曰「彤管有煒」，若太君者，洵足昭我管彤者與？敬獻一觴，以爲壽。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一

#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二

## 跋一

### 李氏周易集解跋

唐著作郎資州李鼎祚集子夏以來《易》説三十二家，又引張氏倫、朱氏仰之、蔡氏景君三家注及《乾鑿度》合三十六家，題曰「周易集解」。自序稱一十卷，斯爲完書。晁氏《志》惜其失七卷，蓋誤信《新唐書·藝文志》目録也。或以其書宗康成，排輔嗣，然繹其序有云「王氏略例，得失相參，仍附經末」，是未嘗全排輔嗣，論者未之察爾。由唐以前，《易》義多軼不傳，藉此猶存百一，宜西亭宗正獲之，亟以開雕。近則流播者多，海鹽胡氏、常熟毛氏皆有刊本矣。

唐史論經學，《易》有蔡廣成，《詩》有施士丐，《禮》有袁彝、仲子陵、韋彤、韋茝，《春秋》有啖助、趙匡、陸淳，《論語》有强蒙，獨未及鼎祚。唯《宋史·禮志》追贈贊皇子，而元四明《袁桷集》謂資州有鼎祚讀書臺，今未審故迹尚存焉否也。

### 書周易本義後

朱子《易本義》析爲十二卷，以存《漢志》篇目之舊，較之程子《易傳》依王輔嗣本，原不相同，惟因臨海董氏楷輯《周易傳義附録》一書，乃强合之，移《易本義》次序，以就程《傳》，明初兼用以取士，故不復分。其後習舉子業者專主《本義》，漸置程《傳》不講。于

是鄉貢進士吴人成矩叔度，署奉化儒學教諭，削去程《傳》，乃不從《本義》原本更正，其義則朱子之辭，其文則仍依程《傳》次序，此何説哉！沿至于今，科舉試題，爻、象並發，其亦悖乎朱子之旨矣。予初求原書不得，今覯此本，附東萊吕氏音訓，末有朱子後序，是爲完書。宜亟開雕，頒諸學官，第恐下士見之翻大笑爾。

## 書林氏周易經傳集解後

福清林黄中、金華唐與政兩人皆博通經學，而一糾朱子，一爲朱子所糾。舉動不慎，遂自絶于君子。蘇平仲爲與政鄉曲後學，雖盛稱其經術，然與政之遺書無一存者。黄中《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淳熙十二年四月，經進付祕書省，有勑褒美，謂其備繹始終，兼該表裏，會稡編圖之富，包羅象數之全。覯其書，卷帙繁重，傳抄者難。崑山徐尚書原一爲其弟子，納蘭容若彙刻《經解》，黄中是書業開雕矣。客或語尚書曰：「黄中獲罪朱子，若刊其書，是亦朱子之罪人矣。」乃斧以斯之。當日朱子既有違言，門人多言黄中文字可毁。然黄中逝後，勉齋黄氏爲文祭之，其略曰：「嗟哉！吾公受天勁氣，爲時直臣。玩羲經之爻象，究筆削于獲麟。至其立朝正色，苟拂吾意，雖當世大儒，或見排斥；著書立言，苟異吾趣，雖前賢篤論亦不樂于因循。覯公之過，而公之近仁者抑可見矣。論者固不可以一眚而掩其大醇也。」勉齋爲文公高弟，而推許黄中若是，殆《記》所云「憎而知其美」者與！

## 龍氏易集傳跋

《周易集傳》十八卷，元湖廣儒學提舉龍仁夫撰。仁夫字觀復，廬陵人，學者稱麟洲先生。經文主朱子《本義》，每卦爻下，各分變象辭占，謂雜卦爲古筮辭，《春秋傳》所引「屯固、比入」、「坤安、震殺」，皆以一字斷卦義，此類是也。孔子録之，以羽翼經，初非創作。今書止存八卷爾。《通志堂集經解》以闕書未開雕，寫以藏諸笥。

## 王氏大易緝說跋

《大易緝說》十卷，元武昌路南陽書院山長邛州王申子巽卿撰。康熙庚申，借無錫秦氏本録而藏之，書其末曰：《易》十二篇，爲費氏所紊。經傳之移易，圖書之異同，紛綸乖合。王氏之說，雪樓程氏、草廬吳氏，或賞其平正穩當，或以爲確然、粲然成一家之言者也。《易》于秦火後獨完，似無可議；而歐陽永叔、王景山疑及《繫辭》，張芸叟疑爻辭，竊以爲非是。若夫李邦直、朱新仲疑《序卦傳》，巽卿亦然，斯先得吾心者矣。

## 跋魯齋王氏書疑

魯齋王氏《書疑》九卷，《宋史·藝文志》著于録。按漢儒于經文，遇有錯簡，斤斤守其師傳，不敢更易次第。至宋二程子，始更定《大學》篇，而朱子遂分爲經傳。又取《孝經》考定，繼是有更定《雜卦傳》者，有更定《武成》、《洪範》者，餘亦不數見也。魯齋王氏于《詩》、《書》皆疑之，多有更易。《書》則於《舜典》「舜讓于德弗嗣」下補入《論語》「堯作「帝」。

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二十四字，于「敬敷五教在寬」下補入《孟子》「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二十二字。餘若《臯陶謨》、《益稷》、《武成》、《洪範》、《多方》、《多士》、《立政》，皆更易經文先後而次第之。觀者歎其用心之巧，然亦知者之過也。

## 尚書纂言跋

草廬先生《今文尚書纂言》四卷，嘉靖中，長興顧少保應祥官雲南布政使，鏤板以傳。萬里遺書海鹽鄭端簡公，以草廬序文商權。端簡爲疏其是非，識之簡端，其來書猶置卷中，未及報也。公以《尚書》義名家，然夙疑古文非孔壁書，與草廬意合。特伏生所授二十八篇，核其實二十九篇，此則公本諸司馬、班氏之説爾。草廬心非古文，所云「晉世晚出之書，別見于後」，考四卷而外，不聞別有所撰，殆出于權辭。其後梅鷟、鄭瑗、郝敬、羅敦仁諸家紛綸辨駁，學者終莫之信。是則草廬之識高矣。

## 書傳會選跋

《書傳會選》六卷，明孝陵命儒臣考正九峰蔡氏《集傳》成書。稽今所存實録，紀載不詳。按其本末，自洪武十年春，帝與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黄隣、考功監丞郭傳論及天體左旋，日月五星右旋，隣、傳咸主蔡氏之説，帝乃作《七曜天體循環論》喻之。二十四年冬，禮部右侍郎張智奉命同學士劉三吾等會議，改定蔡《傳》。二十七年夏四月，詔徵致

仕編修張美和、國子監博士錢宰等二十七人。既至，開局翰林院，命三吾總其事。朝士偕入書局者，國子祭酒胡季安，左右贊善門克新、王俊華，修撰許觀、張信，編修馬京、盧原質、齊麟、張顯宗、景清、戴德彝，國子助教高耀、王英、定公静。次年春正月，書成。以予所傳聞若是。

實録書法，凡著書開局，必具書纂修官姓名，以垂後世。而明祖實録，其初修自建文即位之初，領其事者，太常少卿高遜志、僉都御史程本立等。假是編在，則開國之政治必粲然可觀。迨永樂中，再修、三修，要不外楊士奇一手所改削，避禍益巧，逢君愈工，而是非之心無復存焉矣。迹其于考正《書傳》諸儒，僅先期書徵召姓名，若朝士入選者，概從削去。原其故，則許、盧、景、戴四公先後咸死于難，去之惟恐不盡，遂并入局之朝士悉削之也。嗚呼！爲之君者，革除建文四年之事，置天下于無何有之鄉，而其臣乃并洪武三十一年之治迹，變易其白黑，撓亂其濁清。實録既没其實，由是志詹事府、太學者，題名多所闕遺。文獻不足，伊誰之咎與？若夫胡廣等修《五經四書大全》，專攘宋元人成書，以欺其主；顧高皇帝考正之《書傳》，反不采擇，以頒諸學官。廣等不足責，然洪武君臣之用心，固讀書論世者所深取也。

## 讀武成篇書後

《召誥》、《顧命》，皆今文也。其書日之法同。《召誥》：「三月丙午朏」，「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若翼日乙卯」，「越三日丁巳」，「越翼日戊午」，「越七

日甲子」；《顧命》：「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其云「越三日」者，中止間一日；「越五日」者，止間三日；「越七日」者，止間五日。若《武成》則不然。「丁未祀于周廟」之下，乃云「越三日庚戌」，律以《召誥》、《顧命》書法，則當云「越四日」矣。史臣繫日，一代不應互異若此，吾不能不疑于《武成》也。

## 讀蔡仲之命篇書後

成王之命蔡仲，王若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見于《春秋左氏傳》。而梅賾書增益其文云：「率乃祖文王之遺訓。」異哉斯言也！盤庚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又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此誥臣民之辭則然。若武王命康叔則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若是其莊重也。而成王命仲曰：「率乃祖文王。」乃祖者，伊誰之祖與？吾不能不疑于《蔡仲之命》也。

## 跋王氏詩疑

《詩疑》二卷，一作《詩辨説》，亦魯齋王氏書。按《詩》有南，有風，有雅，有頌，用之鄉人邦國，秩然一定而不可紊。故一豳也，有豳詩，有豳雅，有豳頌。《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論語》：「雅、頌各得其所。」南之不可移于風，猶風之不可雜于雅、頌也。自朱子專主去序言《詩》，而鄭、衛之風皆指爲淫奔之作。數傳而魯齋王氏遂删去其三十二篇，且于二《南》删去《野有死麕》一篇，而退《何彼穠矣》、《甘棠》于《王風》。夫以孔子之所不敢删者，魯齋毅然削之；孔子之所

不敢變易者，魯齋毅然移之。噫亦甚矣！世之儒者以其淵源出于朱子而不敢議，則亦無是非之心者也。

## 跋毛詩李氏句解

《毛詩句解》二十卷，宜春李公凱仲容撰。宋自淳熙而後，説《詩》者率遵朱子之傳，去序言經。仲容獨取呂氏之書，檃括以淑後進，其亦異乎勦説雷同者矣。是編購之吴興書賈舟中，原序失去。稽諸《袁州府志》，竟没而不書，無從考其官閥門世，惜也。

## 豐氏魯詩世學跋

豐氏坊《魯詩世學》三十六卷，列僞《子貢詩傳》于前，而更「小雅」爲「小正」，「大雅」爲「大正」，盡反子夏之序。謂之「世學」者，以正音歸之遠祖稷，以續音歸之慶，以補音歸之耘，以正説歸之其父熙，而已爲之考補，其實皆坊一手所製也。

坊恃其能書，以篆隸體僞爲正始石經，一時鉅公若泰和郭子章、京山李維楨輩皆信之，而又爲此書以欺世。不知《魯詩》亡于西晉，自晉以後，孰得見之？其僅存可證者，洪丞相适《隸釋》所載蔡邕殘碑數版，如「河水清且漣漪」作「兮」，「不稼不穡」作「嗇」，「坎坎伐輪兮」作「欲飲」，「三歲貫女」作「宦女」，「山有樞」作「藲」。此外「素衣朱薄」作「綃」，見《儀禮》注；「傷如之何」作「陽」，見《爾雅》注；「豔妻扇方處」作「閻妻」，「中冓之言」作「中篝」，見《漢書》注。而豐氏本則仍同毛傳之文，是未覩《魯詩》之文也。楚元王受《詩》于浮丘伯，劉向元王之後，故《新序》、《説苑》、《列女傳》説《詩》皆依魯故，其

義與毛傳不同。而豐氏本無與諸書合，是未詳《魯詩》之義也。至于《定之方中》爲「楚宮」移入《魯頌》，又移逸詩《唐棣之華》四句于《東門之墠》二章之前，而更篇名爲「唐棣」，又增益《漸漸之石》之辭曰「馬鳴蕭蕭，陟彼崖矣。月麗于箕，風揚沙矣。武人東征，不遑家矣」，肆逞其臆見，狎侮聖人之言。且慮己之作僞，未能取信于人，則又假託黄文裕佐作序，中間欲申魯説，而改易毛、鄭者，皆託諸文裕之言，排斥先儒，不遺餘力。其如文裕，自有《詩傳通解》行世，其自序略云：「漢興，魯、齊、韓三家列于學官，史稱魯最爲近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行。世或泥于『魯最爲近』一語，必欲宗之，然《魯詩》今可考者，有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以爲刺康王而作，固已異于孔子之言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梁騶，天子之田也。』文王事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爲《周南》、《召南》首尾，已謬至此。」以是觀之，則文裕言《詩》，不主于魯明矣。又四明楊文懿著《詩私抄》，改編詩之定次，文裕罪其師心僭妄，是豈肯盡棄其學而甘心助豐氏之邪説乎！至于黨豐氏者，不知石經爲坊僞撰，乃誣文裕得之中祕。今文淵閣之書，目録具在，使果有魏時石經，目中豈不登載！洵無稽之言，稍有知識者當不爲所惑也。

## 讀豳詩書後

吾讀豳詩，于《東山》之四章，見作者之深思焉。詩以美周公，何難鋪揚其出師之盛，奏凱之容，顧僂僂及于室家兒女之思，若是乎言之近于褻者，何與？蓋師不以律，往往恣其淫掠，而在行間者，室家之思反

緩。室家之思既緩，則其婦子自分其身爲夫之所棄置，不復切于懷思，即歸矣，而男女之相悅，其情終未必摯。若《東山》之歸士，當其「勿士行枚」，可謂暇矣，而「獨宿」甘在「車下」，迨三年之久，初無子女動其心，比及還，而男女始有及時之樂。則師行之秋毫無犯，可信已。然則大夫之作是詩，其思深，其情婉而至，洵善于美周公者也。

## 吴氏周禮經傳跋

草廬吴氏，諸經皆有纂言，惟《詩》及《周禮》未就。《周禮》則其孫當伯尚補之。今世所傳《三禮考注》，非公書，蓋晏壁所爲也。康熙丁丑五月，西吴書賈以抄本《周禮經傳》十卷求售，紙墨甚舊，題曰「吴澄著」，中間多有改削，又有黏簽，其議論序次均不同于《考注》，疑是其孫伯尚之書。然無「先公」字樣，但有「聞之師曰」之文，不審爲誰所撰也。

## 錢氏冬官補亡跋

《冬官補亡》三卷，錢氏鶚所撰。按説《周禮》者，言《冬官》不亡，散見五官中，故自臨川俞氏而後，多以意取五官之屬，强補《冬官》。獨錢氏据《尚書》、大小戴《記》、《春秋》内外傳補亡，凡二十有一：曰司空，曰后稷，曰農正，曰農師，曰司商，曰甸人，曰火師，曰水師，曰舌人，曰工人，曰舟虞，曰匠師，則本諸《國語》；曰寄，曰象，曰狄鞮，曰譯，則本諸《王制》；曰野虞，曰工師，曰舟牧，則本諸《月令》；曰工正，曰圬人，則本諸《左氏傳》。不襲前人之言，可謂温故知新者矣。鶚初名士馨，字穉拙，平湖人。

## 跋陸氏儀禮釋文

陸氏《釋文・序録》載注解傳述人，于《儀禮》有鄭康成注，此外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僑之、劉道拔、周續之，凡十家，云自馬融以下，並注《喪服》。考《隋經籍志》，十家之中，惟載王肅《儀禮注》十七卷，其餘未嘗有全書注也。《舊唐書・經籍志》于馬融《喪服紀》下云：「又一卷，鄭玄注。又一卷，袁準注。又一卷，陳銓注。又二卷，蔡超宗注。又二卷，田僧紹注。」亦未載諸家有全書注。至《新唐書・藝文志》，始載「袁準注《儀禮》一卷，孔倫注一卷，陳銓注、蔡超宗注二卷，田僧紹注二卷」，並不著其注《喪服》，則誤以《喪服》注爲《儀禮》全書注也。下至鄭氏《通志略》，既于《儀禮》全書注載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姓名，而又于「《喪服傳》注五家」複出，由是西亭王孫《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皆沿其誤。當以陸氏《序録》爲正也。

## 儀禮逸經跋

臨川草廬吴氏所輯《儀禮逸經》八篇：《投壺》也，《奔喪》也，《公冠》也，《諸侯遷廟》也，《諸侯釁廟》也，《中霤》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聘義》、《公食大夫義》、《朝士義》。元時太學雖有刊本，而流傳者少。楊東里搜訪十餘年，無所得，後乃得之。傳聞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爲監察御史，忤旨去官。建文初，起知太平府事，曾上《儀禮逸

經》十八篇。或云是永樂間事。成都楊用修、上元焦弱侯惜當日廟堂諸公未加表章，旋就湮没。吾意有年所進即草廬本爾，故八經十傳，適合其數。彼時東里諸公知爲草廬書無足表章者，竊笑經生之少見多怪也。

## 讀聘禮書後

《記》曰：「久無事則聘焉。」蓋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爲之賓介者，亦得私面私覿于君卿大夫。其于幣，宰書之，宰夫具之，史展之；于玉，賈人啓之，宰執之，使者受之。張旜于竟，迎者士，郊勞者大夫。賈人拭圭，有司展幣，覿用束錦，賄用束紡，無不以告諸人者。近世諱賂之名，相問者惟恐人知，有聞則法吏必按以法，豈今之禁令固有善于古者與？夫無事而不相問，此有事之所以載寶而求也。嗚呼！聘禮之廢，苞苴所由行乎！

## 跋大戴禮記

《大戴禮記》本無甚踳駮，自小戴之書單行，而《大戴記》遂束之高閣。世儒明知《月令》爲吕不韋作，乃甘棄《夏小正》篇不用，殊不可解。學齋史氏繩祖，其論説亦不取大戴。然由其説推之，則《大戴記》在宋日曾列之于經，故有十四經之目，此亦學者所當知也。

## 石經月令跋

諸經垂世，《禮記》間雜秦漢之文，然一入《小戴記》中。群儒恪守其説，雖以天子之尊，大會講殿，議有異同，文無更易。《月令》自漢以來，篇居第五，本在《王制》之後。唐

明皇乃命李林甫等刊定，冠諸四十九篇之首。既亂其篇次，又增益其文，每月節分中氣。當不韋作《吕覽》時，懸之國門，人莫敢增損一字；豈意數百年後，有弄麞杖杜、不識字之李哥奴，逢君之惡，肆行改竄，可謂無忌憚之尤者也。至十月中氣分小雪後「天氣上騰，地氣下降」爲一候，以「閉塞而成冬」爲一候，更屬可笑。沿及宋元，説經者逞其私智，移易《尚書》，離析《大學》，筆削《孝經》，變置《周官》，出入《風》、《雅》，皆唐之君臣爲之作俑已。

## 吕氏春秋集解跋

《春秋集解》三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第云東萊先生所著，長沙陳邕和父爲之序，而不書其名。蓋吕氏自右丞好問徙金華，成公述家傳，稱爲東萊公。而居仁爲右丞子，學山谷爲詩，作《西江宗派圖》，學者亦稱爲東萊先生。然則吕氏三世皆以「東萊」爲目，成公特最著者耳。陳氏《書録解題》撮居仁《集解》大旨，謂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説，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家合之，今書良然。而《宋史・藝文志》于《春秋集解》三十卷，直書成公姓名，世遂因之。考成公年譜，凡有著述必書，獨《春秋集解》不書，疑世所傳三十卷即居仁所撰，惟因陳和父之序無存，此學者之疑未能釋爾。同里徐亭從予學《春秋》，書以示之。

## 嚴氏春秋傳注跋

《春秋傳注》三十六卷，烏程縣學生嚴啓隆爾泰撰。爾泰名注復社，甲申後遁跡，自

稱巔軨子。始爲是書示生徒，以胡氏爲非，不敢盡糾其繆。錢尚書受之，勸其改作，乃復點竄舊稿成之。繹其辭，庶幾針膏肓而起廢疾矣。康熙戊子二月，竹垞老人書，時年八十。

## 六經奥論跋

世傳《六經奥論》六卷，成化中盱江危邦輔藏本。黎温序而行之，云是鄭漁仲所著，荆川唐氏《輯稗編》從之。今觀其書，議論與《通志略》不合。漁仲嘗上書曰：「十年爲經旨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考》，作《書辨譌》，作《詩傳》，作《詩辨妄》，作《春秋考》，作《諸經序》，作《刊謬正俗跋》；五六年爲天文地理、蟲魚草木之學，所得者作《春秋列國圖》，作《爾雅注》，作《詩名物志》。」而《奥論》曾未之及，則非漁仲所著審矣。

## 石藥爾雅跋

唐元和中，西蜀人梅彪撰《石藥爾雅》，醫方以藥、石並稱。《爾雅》止釋草木，石不及焉。宜彪取其隱名而顯著之也。自序言衆石異名，象《爾雅》辭句，凡六篇，勒爲一卷。而白雲霽《道藏目録》作二卷，疑後人附益之。唐代遺書，傳世者罕矣，乃抄而入諸經部。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二

#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三

## 跋二

### 大唐開元禮跋

《開元禮》「序例」三卷，「吉禮」七十五卷，「賓禮」二卷，「軍禮」十卷，「嘉禮」四十卷，「凶禮」二十卷，合一百五十卷。草創討論諸臣，則徐堅、李鋭、賈登、張烜、施敬本、陸善經、洪孝昌也。于時王舍人嵒請删《禮記》舊文，益以今事。集賢學士張説上言：「《禮記》不刊之書，不可改易，宜取貞觀、顯慶禮書，折衷異同，以爲唐禮。」久而論定者，蕭學士嵩、王舍人仲丘也。迹其降凶禮于五禮之末，蓋貞觀已然。至顯慶成書，出于許敬宗、李義甫之手，削去《國恤》一篇，開元儒臣終不能釐正，以復舊典，可惜已。考是書既頒，尋以設科取士，習者先授太常官，以備講討，遂爲士子出身捷徑。究之登榜者無多，何歟？韓退之嘗苦《儀禮》難讀，而熟《開元禮》文，更難也。周益公序曰：「朝廷有大疑，稽是書而可定；國家有盛舉，即是書而可行。」然則是書而存，雖百世率由焉，奚不可之有？

### 政和五禮新儀跋

宋之初，仍沿唐制，用《開元禮》取士。禮器則準聶崇義圖，繪于論堂之上。既而開寶有《通禮》，景祐有《太常新禮》，嘉祐有《太常因革禮》，先後不無損益。議者或誚其書

繁簡失中，不合古制。蘇明允之言曰：「今特編集故事，使後世無忘焉爾，非曰制爲典禮，遂使遵而行之也。」至崇寧二年，有詔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修典訓以貽永世。大觀初元，乃設議禮局，以知樞密院事鄭居中，刑部尚書白時中、慕容彦逢，學士强淵明等一十四人主之，疑義許具劄子上請。祐陵疊賜御筆指揮，親定《冠禮》十卷，蓋閲七載而成書。于是鑄九鼎于汴京，勒豐碑于河朔，將謂禮樂與天地同流。曾幾何時，而金源百萬之師盟于城下，徙之冰天雪窖中。自古亡國之君所遭慘黷，未有甚于帝者。觀于是書，稽古之勤，自非庸主所能斷决。然則帝之亡，天實亡之。後之君子當念舊章之不可忘，無拘成敗之迹以論世，從而訕之，庶乎其可已。

## 書大明集禮卷後

明太祖草昧之際，徵群儒修禮樂書，實録繫之洪武二年八月。以予考之，乃吴元年六月事也。梁寅孟敬有《贈徐一夔大章序》，云：「吴元年丁未歲，詔徵至都，大章亦見徵。是時上方置三局：一律局，二禮局，三誥局。予備員禮局，而大章撰誥文。」又撰《張翼翔南梓宇記》云：「君以明經舉于鄉。今天子將即大位，寅與君同受詔稽古禮文。」其云「將即位」者，洪武戊申之前也。又《上陶學士凱書》云：「六月八日，伏奉中書省劄，付以王命之重。郡府督迫之嚴，即日就道。」亦指吴元年事。此親于其身編纂禮書者，其言斷不誣矣。實録第載「吴元年八月，徵江西儒士劉于等至京，欲官之，俱以老病

辭，各賜帛遣還」，則于亦以吴元年被徵也。且劉宗弼者，丞直之字，丞直于吴元年十月官國子司業，不應又同遺逸之士，至洪武二年就徵也。是則禮局開設，本丁未歲，逮己酉楊維楨續至，修飾潤色之。庚戌九月，書成，命名《大明集禮》，其本末如是。實録經永樂初兩次改修，漸失其實爾。是編五十卷，萬曆中，先太傅文恪公以禮部右侍郎掌本部尚書事，拜定陵之賜，簡端有内府圖書，先公亦以私印識卷尾。兵火之後，予家賜書之存僅此而已。

## 鄭世子樂律全書跋

《律吕精義》内外編各十卷，《正論》四卷，《樂律》、《算學新説》各一卷，此外圖譜一十三部，又審定諸家樂書八部，合名之曰《樂律全書》，鄭恭王厚烷世子載堉所撰也。恭王于嘉靖二十七年建言時政，獲罪，降爲庶人，發高牆禁錮。世子席藁門外，具橐饘者二十載。莊皇帝踐位初，赦過復爵，由是世子以孝稱。又高延陵、子臧之節，讓國于兄，尤人所難能也。恭王雅善言樂，世子又何文定瑭外孫，學有元本，按律審音，察及銖黍。歷辨劉歆、何妥、李照、范鎮、陳暘、蔡元定之失，近代若李文利、李文察、劉濂、張敔諸家皆駁其非。河間獻王之後，言禮樂者莫有過焉者也。

## 書花間集後

《花間集》十卷，蜀衛尉少卿趙弘祚編。作者凡一十七人。蜀之士大夫外，有仕石晉者，有仕南唐、南漢者。方兵戈俶擾之會，道

路梗塞，而詞章乃得遠播。選者不以境外爲嫌，人亦不之罪，可以見當日文網之疎矣。坊板譌字最多，至不能句讀。此舊刻，稍善，爰藏之而書其後。

## 書尊前集後

《尊前集》二卷，不著編次人姓氏。萬曆十年，嘉興顧梧芳鏤板以行，僉以謂顧氏書也。康熙辛酉冬，予留吴下，有持吴文定公手抄本告售，書法精楷，卷首識以私印，書肆索直三十金。取顧氏本勘之，詞人之先後、樂章之次第靡有不同。始知是集爲宋初人編輯，較之《花間集》，音調不相遠也。既還其書，因識于顧氏本後。

## 樂府雅詞跋

吴興陳伯玉《書録解題》載曾端伯所編《樂府雅詞》十二卷，《拾遺》二卷，予從藏書家偏訪之，未獲也。既而抄自上元焦氏，則僅上中下三卷，及《拾遺》二卷而已。繹其自序，稱三十有四家，合三卷，詞人止有此數，信爲足本無疑。卷首冠以調笑絶句，云是「九重傳出」，此大晟樂之遺音矣。轉踏之義，《碧雞漫志》所未詳。「九張機」詞僅見于此，而《高麗史樂志》「文宗二十七年十一月，教坊女弟子楚英，奏新傳『九張機』，用弟子十人」，則其節度猶具，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道宮薄媚·西子詞》「排偏」之後，有「入破」、「虚催」、「衮偏」、「催拍」、「歇拍」、「煞衮」，其音義不傳。《拾遺》則以調編次第。曩見雞澤殷伯巖、曲周王湛求、永年申和孟、隨叔言作長短句必曰「雅詞」，蓋詞以雅爲尚。得是編，《草堂詩餘》可廢矣。

## 跋典雅詞

《典雅詞》，不知凡幾十册。予未通籍時，得一册于慈仁寺集，牋皆羅紋，惟書法潦草，蓋宋日胥史所抄南渡以後諸公詞也。後予分纂《一統志》，崑山徐尚書請于朝，權發明文淵閣書用資考證。大學士令中書舍人六員編所存書目中，亦有《典雅詞》一册。予亟借抄其副，以原書還庫，始知是編爲中祕所儲也。既而工部郎靈壽傅君以家藏抄本詞四册貽予，則尺度題牋，與予曩所購無異。考正統中《文淵閣書目》止著諸家詞三十九册，而無「典雅」之名，疑即是書，著録者未之詳爾。予所得不及十之二，然合離聚散之故，可以感已。

## 書絶妙好詞後

詞人之作，自《草堂詩餘》盛行，屏去激楚陽阿，而巴人之唱齊進矣。周公謹《絶妙好詞》選本雖未全醇，然中多俊語，方諸《草堂》所録，雅俗殊分。顧流布者少，從虞山錢氏抄得。嘉善柯孝廉南陔重鋟之，作者百三十有二人。第七卷仇仁近詞殘闕，目亦無存，可惜也。公謹自有《蘋洲漁笛譜》，其詞足與陳衡仲、王聖與、張叔夏方駕。

## 書沈氏古今詞譜後

吴江沈光禄伯英，審音律。罷官歸，撰《嘯餘譜》，歌南曲者奉爲圭臬，鄉人目曰「詞隱先生」。論者惜其未譜詩餘。康熙丁亥春，過徐檢討豐草亭，見有《古今詞譜》二十

卷，檢討思付開雕，予借歸讎勘。始而信，既而不能無疑焉。

夫四聲二十八調，言樂章者所共知也。宮聲七：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仙呂宮，曰黃鐘宮。商聲七：曰大石調，曰高大石調，曰雙調，曰小石調，曰歇指調，曰林鐘商，曰越調。羽聲七：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南呂調，曰仙呂調，曰黃鐘調。角聲七：曰大石角，曰高大石角，曰雙角，曰小石角，曰歇指角，曰商角，曰越角。惟變徵不見收，按其序固不可紊也。沈氏譜首黃鐘，乃不分宮、羽，存正宮、道宮而去高宮，由是生于黃鐘者混矣。存大石，去高大石，由是生于太蔟者闕矣。中呂、仙呂不分，宮調又刪去高般涉、南呂、黃鐘三調，由是生于南呂者混且闕矣。至于角聲，生于應鐘，則全略之，吾未得其解也。

若夫宮調未詳者，凡二百七十餘闋，沈氏裒爲一卷，附于末。徵諸《宋史·樂志》，帝賜群臣酒，皆就坐，宰相飲，教坊奏「傾杯樂」；百官飲，奏「三臺」。蓋「傾杯樂」惟林鐘商無之，「三臺」有十三調，此諸曲所以不同也。吾若「破陣子」，正宮也。「朝中措」，黃鐘宮也。「小重山」，雙調也。「萬年歡」、「杏園春」、「菩薩蠻」，中呂也。「石州慢」，越調也。「六州歌頭」，大石調也。「太平時」，小石調也。此當分注于諸調者也。又如正宮有「破陣樂」，雙調有「抛毬樂」，不專林鐘商也。大石調有「清平樂」，不專越調也。歇指調有「洞仙歌」，不專中呂、仙呂調也。中呂調有「瑞鷓鴣」，不專般涉調也。仙呂調有「齊天樂」，不專正宮也。有「彩雲歸」，不專中呂調也。林鐘商有「風入松」，不專雙調

也。此百世之下，尤難臆斷者也。

檢討工于詞，所輯《詞苑叢譚》流布已久。試取詞譜更正之，毋使四聲二十八調之序棼絲不治，然後出而鏤板，傳于世，不亦可乎？遂書卷後歸之。

## 回溪史韻跋

回溪錢諷，字正初，吾鄉人也。所撰《史韻》四十九卷。予嘗見宋時鋟本于京師，僅存七册，嫌其殘闕，未之録也。歸田之後，始大悔之。從琴川毛氏、長洲何氏訪其所藏，合之才十七卷，亟寫而存之笥。宋人兔園册，類摘雙字編四聲，以便簡閲。回溪獨采成語，有多至三四句者，未嘗割裂原文，信著書之良法矣。天下之寶，離者會有合時，安知後來所求不適少此十七卷邪？

## 禮部韻略釋疑跋

韻書自陸法言、孫愐後，經丁度等審定《韻略》，禮部以之頒行。惟其略也，故孫諤、毛晃、黄啓宗、黄積厚、張貴謨等代有廣益。景定間，廬陵進士歐陽德隆輯《釋疑》五卷，以便場屋之士，隋唐以來之分部，未嘗紊也。契丹僧行均撰《龍龕手鑑》三卷，本之華嚴三十六字母。蒲傳正帥浙西，首刊是書。而鄭樵《六書略》以爲聲經音緯，韻學始備。由是韓道昭之《五音集韻》，黄公紹之《韻會舉要》，「東」冠以「公」，「洽」冠以「夾」。而淳祐中，劉淵又并二百六部爲一百七部，舉隋唐以來之分部，舍先民之章程，顛倒其倫次，群變而入浮屠氏之學，可乎？不可乎？是編猶未改韻書分部之舊，訓必有徵，字必有紐，

何嘗不精且密？學者守之，以當圭臬，作爲詩賦，無害于辭，勿戾于義，斯可矣。若必專心四聲七音之微妙，然後可以言詩，此六一居士所云「儒、釋不兩能」者已。萬曆中《重編内閣書目》云，是編嘉熙間四明余天柱曾雕于嘉禾郡齋。

## 書韻府群玉後

《杜工部集》有《漫與》五言絶句九首，又七言云：「老去詩篇渾漫與，春來花鳥莫深愁。」「渾漫與」者，言即景口占，率意而作也。其後蘇子瞻、黄魯直、楊廷秀諸公皆襲用之，押入上聲「語」韻。姜堯章《蟋蟀詞》云：「豳詩漫與，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段復之詞云：「詩句一春渾漫與，紛紛紅紫俱塵土。」陰時夫輯《韻府群玉》，亦采入「語」字韻中。蓋自元以前，無有讀作「漫興」者。迨楊廉夫作《漫興》七首，妄謂學杜者先得其情性語言，必自《漫興》始，而其弟子吴復從而傅會之，注云：「《漫興》者，老杜在浣花溪之所作也。『漫興』之爲言，蓋即眼前之景以爲漫成之辭，其言語似村而未始不俊，此杜體之最難學者。」自廉夫詩出，而世之人遂盡改杜集之舊，易「與」爲「興」矣。時夫《韻府》，學者每笑其弇陋，然猶識字。乃知勤于學者，雖兔園册子，正未可廢爾。

## 汗簡跋

《汗簡》六卷，《略敘》、《目録》一卷，周宗正丞、書學博士洛陽郭忠恕集七十一家篆法，鳥跡、科斗畢具，其書目多後世罕見。忠恕別撰《佩觿》，《宋史·藝文志》並著于録。

《佩觿》有雕本，而是編無之。予偶得舊抄一册，愛其奇古，又一依《説文》始一終亥次序，後附宋虞部員外郎李直方、高士鄭思肖跋尾，錢唐汪主事立名堅請發雕，遂鋟諸棗木。嗚呼！小學之不講，俗書繁興，三家村夫子，挾梅膺祚之《字彙》、張自烈之《正字通》，以爲兔園册，問奇字者歸焉，可爲齒冷目張也。予也僑吴五載，力贊毛上舍扆刊《説文解字》，張上舍士俊刊《玉篇》、《廣韻》，曹通政寅刊丁度《集韻》、司馬光《類篇》。將來徐鍇之《説文繫傳》、歐陽德隆之《韻略釋疑》，必有好事之君子鏤板行之者，庶幾學者免爲俗學所惑也夫！

## 類篇跋

《類篇》十四卷，卷分上中下，凡四十二卷。附目録三卷于後。先是，丁學士度奉詔修《集韻》，奏乞委修韻官别爲《類篇》，與《集韻》相副施行。于是王檢討洙、胡學士宿、掌光禄禹錫、張大理次立、范學士鎮、司馬學士光，先後排纂成書。草創于寶元二年十一月，至治平四年十二月上之朝，洵非易也。自秦丞相斯作《倉頡篇》七章，漢閭里書師合中車府令高《爰歷》、太史令敬《博學》并爲一篇，揚雄、班固順續之，杜林注之。永元間，汝南許慎《説文解字》行，分别部居，凡十四篇，始于一，終于亥。由是梁顧野王撰《玉篇》，宋徐鍇作《繫傳》，咸發明《説文》之旨。治平中，《類篇》書出，推源析流，而輕重、淺深、清濁之變，迭用旁求，猶不改《倉頡篇》部居之舊，先民之規矩略存焉。後此而始一終亥之序，莫有講習者矣。書成于范氏，而進于司馬氏。篇首冠以序，係眉山蘇轍之文，

爲范學士作。

## 書淳化閣帖夾雪本後

《淳化閣帖》十卷，摹自王著等，董逌詆之，謂決礫鈎剔，更無前人意。然當時珍惜特甚，藏板御書院，惟大臣進登二府者賜以一本耳，所謂官法帖是也。歐陽永叔時，板已被焚，稱舊本爲難得，況後此又數百年乎？夾雪本，舊藏顧大理家，後歸蔣氏，宛平劉大夫知鎮江府日購得之。其公子攜之濟上，歲在庚戌，觀焉。中多闕文，補以文氏、唐氏所藏本，皆遠遜原帖。其以「夾雪」名者，蠹食其墨，以素紙裝之，若六花之散于几席也。蓋自棗材既裂後遂櫝以銀鋌，世多以此驗其僞真。是本裂處，以木補之，殆在銀鋌未櫝之先，賜本之僅存于今者矣。

法帖之傳于世，各有源流可考。而吴中黠工，每割裂跋尾圖書以眩人耳目。雖善鑒者，或致疑焉。若是帖之見蝕于蠹，其文宛轉糾纏，字畫無損，巧過漏痕、釵股、龜魚、蟲鳥、柳薤之篆，即至黠者不能仿其萬一，宜有力者所共寶也。觀于是而知古人未可輕詆，永叔謂其難得，是誠知言。

## 題江都王氏家藏閣帖

閣帖棗木傳刻，易失其真，而世寶之。吾鄉天籟閣藏有初搨足本，題以千金。後經亂失去。以予所見，函山劉氏夾雪本已闕三卷，補以别紙。退谷孫氏則僅存二卷而已。是本首尾完好，獲覯銀鋌未櫝時生面，宜爲鶴皋主人真賞也。

## 石刻鋪敘跋

《石刻鋪敘》二卷，宋建昌曾宏父撰。卷末有後序，書字季卿，其敘孟蜀九經及思陵御書石經本末特詳。又南渡以後，祕閣帖亦詮訂有序。按宏父本名惇，紹興十三年以右朝散郎知台州府事，其以字稱者，避光宗諱也。臨安書肆陳思輯《寶刻叢編》，援據頗廣，顧不及是編。予從射瀆，就堂上人抄而藏之，不啻象犀珠玉之外網得珊瑚木難然。

## 絳帖平跋

鄱陽姜堯章撰《絳帖平》二十卷，予搜訪四十年，始抄得之，僅存六卷爾。記在都下于孫侍郎耳伯所，獲觀宋搨《絳帖》二册，光采煥發，令人動魄驚心。過眼雲煙，至今攬我心也。堯章于書法最稱精鑒，其言曰：「小學既廢，流爲法書。法書又廢，唯存法帖。帖雖小技，上下千載，關涉史傳爲多。」故于是編，條疏而考證之，一一別其僞真，察及苗髮。其餘若《續書譜》、《禊帖偏旁考》、《保母墓甎》，皆能伐其皮毛，啜其精髓，比諸黄長睿、王順伯爲優。抑《絳帖》摹自劉次莊，著有《釋文》二卷外，有黄庭堅跋一卷，榮芑《釋文》并説一卷，无名子《字鑑》二卷，而今要不可見矣，惜哉！

## 隸續跋

《隸續》二十一卷，范氏天一閣，曹氏古林，徐氏傳是樓、含經堂所藏，僅七卷而已。近客吴關，訪得琴川毛氏舊抄本，雖殘闕過半，而七卷之外增多一百一十七翻，末有乾

道三年弟邁後序。繹其辭，尚有《隸韻》、《隸圖》，而今不得見矣。又淳熙六年，添差通判紹興軍府事喻良能亦有跋尾，稱《隸釋》二十七卷、《隸續》十卷既墨于版，復冥搜旁取，又得九卷，則當時刊本亦止一十九卷，將毋餘二卷爲《隸韻》、《隸圖》邪？要之，闕文難以復完，合依婁氏《漢隸字源》目録次序，取陳氏《寶刻叢編》所有補之，庶幾十得其四五矣。

## 書蘭亭續考後

《蘭亭續考》二卷，錢唐俞松續、桑世昌考而著録也。卷中載檇李沈虞卿氏跋五。考之《宋史》，無傳。至元《嘉禾志》第書沈揆梁克家榜進士，注云「侍從」，顧不書其字。《金史・交聘表》「大定二十九年閏五月，宋遣沈揆、韓侂胄來賀登位」，又不書其官。今觀五跋，其一云：「上即大位之初，揆以國子祭酒召入都。越旬日，被命使燕，過定武，得此本。後三年，來守吴郡，裝爲一卷。」所云「上即大位」者，光宗也。按《中興館閣續録》題名，揆字虞卿，嘉興人，紹興三十年進士。淳熙十年七月，以祕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十一年十一月，進祕書監。十四年五月，爲祕閣修撰、江東運副。紹熙四年，以權吏部侍郎兼實録院同修撰。而正德《姑蘇志・守令表》，揆以中大夫祕閣修撰，紹熙二年六月任，四年二月除司農卿。合虞卿跋及諸書勘之，虞卿之歷官本末略具矣。

《續考》又載魯長卿氏藏有「蘭亭會妙卷」，伊孫之茂字伯秀，别字雪村，跋其尾，稱「兒時侍先祖龍舒府君，坐膝上觀此，今已七十年，不覺感愴」。按周益公必大撰《朝請大

夫海鹽魯訔墓碑》，伯秀得附書名，跋言龍舒府君者，大夫長子承議郎通判舒州可簡也。虞卿好古，魯氏「會妙卷」後亦歸之，此伯秀有感愴之言。要之，兩公跋語皆條暢，不類董逌輩之晦澀，詩所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者，非與？吾鄉張元成《嘉禾志》不傳，至元所修，失之太簡。其後柳琰、鄒衡、趙瀛、劉應鈳排纂舊聞，日就放失，文獻無徵，尚論者徒深浩歎而已。因覽俞氏書有感，識于卷末。

## 寶刻叢編跋

《宋史·藝文志》載宋敏求有《寶刻叢章》三十卷，《拾遺》三十卷，度南渡後已失傳。臨安書肆人陳思所撰《寶刻叢編》二十卷，頗中條理。金石文跋，藉其會粹卷中。《隸續》諸條，予嘗取以補原書二十一卷之闕。當南渡之後，君臣無意復讎，編地志者，若祝穆、王象之、潘自牧之徒，河淮以北，陷蕃州郡，志不復載。思獨博采九域圖經所遺，一一識之，其識高于朝士一等矣。

## 盛熙明法書考跋

《法書考》八卷，元盛熙明撰，虞、揭、歐陽三鉅公序之。熙明，龜兹人，家豫章，嘗游四明。著《補陀洛迦山考》，詩言「滄洲到處即爲家」是已。以近臣薦備宿衛，爲夏官屬。斯編創于至順二年，進于元統二年。其文約，其旨該。不意九州之外乃有此人。

## 跋名蹟録

崑山朱珪，精于篆刻，一時碑版多出其

摹勒。因取平生所刻文字，一一志之，曰《名蹟録》，凡六卷，附以贈言一卷。其第五卷載盧熊所撰《遷善先生郭君墓志銘》。郭君名翼，字羲仲，善七言近體詩，人號郭五十六。虞山錢尚書《列朝詩集》，❶入之明人之列，且云：「洪武初，徵授學官，度不能有所自見，怏怏而卒。」不知翼卒于至正二十四年七月，熊志可據。其爲訓導，仕于元也。尚書以史學自負，絳雲樓之火，人咸惜其國史遭燬。❷由郭君本末推之，則考證失真，❸又多主門户之見。假令書就，未必稱信史爾。

## 衎齋印譜跋

漢官私印俱用撥蠟鑄，其後象犀、硨磲、瑪瑙，取材愈廣。至王元章，始易以花乳石，于是青田、稷下、里羊、求休所産皆入礱琢矣。吾宗衎齋，自漢以來搜羅甚博，而審取其尤者作譜五册。以視復齋、嘯堂所收，不啻一粟之比千囷也。衎齋好古，孜孜如不及。繼此必倍蓰于是。衰年可假，當再跋之。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三

❶「虞山」至「詩集」九字，四庫本作「後之選明詩者」。
❷「尚書」至「遭燬」二十字，四庫本無。
❸「失真」以下，四庫本作「者多矣」。

#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四

## 跋三

### 書周髀後

班固志藝文，《周髀》不著于録。商高姓名，《古今人表》無聞焉。然蔡邕謂其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則漢季已有其書。《隋經籍志》載《周髀》一卷，趙嬰注。又注一卷，甄鸞重述。又圖一卷。《唐志》益以李淳風注釋一卷。《崇文院總目》、《中興館閣書目》均有之。《宋志》又益李籍《音義》一卷，而釐《周髀》作二卷。此今本流傳，惟《音義》别爲一卷，其餘悉合爲一矣。高之言曰：「笠以寫天，青黑爲表，丹黄爲裏。」而陳子之告榮方曰：「天象蓋笠，地法覆槃。」主蓋天之説者也。隋唐志均書「趙嬰注」，而今本卷首題「趙君卿」字。宋嘉定中，知汀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括蒼鮑澣之作序，疑唐以前有趙嬰之注，而本朝則有趙爽之本，君卿其字也。又疑趙嬰、趙爽止是一人。今觀君卿注，每自稱其名曰「爽」，殆非隋唐志之舊注矣。鸞，北周司隸校尉。淳風，唐太史令。籍，宋承務郎，祕書省鈎考算經文字。

### 靈臺祕苑跋

《靈臺祕苑》，本北周明帝詔太史、中大夫新野庾季才叔奕撰，書成，凡一百二十卷，《隋志》一百十五卷。今止存十五卷本，目録後有編修官司天監于大吉、中官正權判司天

監丁洵、同看詳官奉議郎輕車都尉歐陽發、看詳官翰林學士承議郎提舉司天監公事上騎都尉劇縣開國男王安禮姓名。蓋宋自太平興國而後，私習天文者有厲禁，天文推測之術不欲使民知之。季才完書，必多奥義，諸人奉勅芟削而僅摘其十一，若作酒醴去其漿，而糟醨在矣。

## 乙巳占跋

《乙巳占》七卷，唐太史令李淳風撰。《唐志》作十二卷，陳氏《書録解題》作十卷，則予家所藏非完書矣。星野之説，以在天二十八宿，分十二次；在地十二辰，配十二國。由是九州各有分星，言天者尚之。而是書兼引《詩推度災》，邶、鄘等十三國各有天宿。又引洛書，凡《禹貢》諸山，以岍爲角，以岐爲亢，以荆山爲氐，壺口爲房，雷首爲心，太岳爲尾，砥柱爲箕，析城爲斗，王屋爲牛，太行爲須女，恒山爲虚，碣石爲危，西傾爲室，朱圉爲壁，鳥鼠爲奎，太華爲婁，熊耳爲胃，外方爲昴，桐柏爲畢，陪尾爲觜，嶓冢爲參，荆山爲井，内方爲鬼，大别爲柳，岷山爲星，衡山爲張，九江爲翼，敷淺原爲軫。其義不見于歷代國史天文志，亦足以廣異聞。書以示門弟子。

## 天文鬼料竅跋

言天文者，有《鬼料竅》一册，繪昏旦中星爲圖，述躔次于後。相其書名，有類乎毖緯，而無瑰異怪奇之説。昔者巫咸以黄燕紀星，甘德以黑燕紀星，石申以赤燕紀星，參差莫準。得此約而能該，不難羅二十八宿于心

胸矣。

## 書宋寶祐會天曆後

右宋寶祐四年《會天曆》，保章正荆執禮譚玉、靈臺郎楊旂、相師堯、判太史局提點曆書鄧宗文等算造，具注頒行。是歲在丙辰元日立春，田家諺所云百年罕遇者也。按《會天曆》初名「顯天」，淳祐十二年，太府寺丞張湜、祕書省檢閲林光世，同師堯、玉等推算，略見于《宋史·律曆志》。既而寶祐改元，定名曰「會天」。於是尤學士焴被命作序。原授時之典，歲頒曆于萬國，鏤板印行，莫可數計；然歲既更，無復存焉者。馬氏《經籍志》載金人《大明曆》，正以其不易得也。是本爲崑山徐閣老公肅甫所藏，予假之編修道積，録其副。按南渡以後，自「統元」至「會天」，曆名凡七改，惟「會天」史稱闕其法。試繇丙辰一歲推之，曆家可忖測而得其故已。

## 太平寰宇記跋

《太平寰宇記》二百卷，目録二卷，宋朝奉郎太常博士樂史撰。康熙癸亥，抄自濟南王祭酒池北書庫，闕七十餘卷。後二年，復借崑山徐學士傳是樓本，繕寫補之，尚闕河南道第四卷、江南西道第十一至十七卷。聞黄岡王少詹購得上元焦氏所藏足本，及詢之，則卷數殘闕同焉。是編稽之國史，多有不合，殆取諸稗官小説者居多，不若《九域志》、《輿地記》之簡而有要也。

## 宋本輿地廣記跋

亡友仁和吴志伊，以經史教授鄉里。東

修所入，就市閲書，善價購而藏之，歐陽忞《輿地廣記》其一也。志伊既卒于官，書多散失。是書偶歸予插架，顧闕首二卷。徐尚書總裁《一統志》，請權發文淵閣故書，以資考驗，是編首二卷存焉。予亟傳寫，遂成完書。重是亡友物，不輕假人，每一展讀，尚如手新觸也。忞爲廬陵族孫，書成于政和中。先之唐，而五代。首舉其大綱，序之曰：「以今之以《禹貢》九州，而秦，而漢，而三國，而晉，而州縣而求于漢，則爲郡；以漢之郡縣而求于三代，則爲州。三代之九州散而爲漢之六十餘郡，漢之六十餘郡分而爲今之三百餘州。雖其間或離或合，不可討究，而吾胸中蓋已了然矣。」故其沿革有條有理，勝于樂史《太平寰宇記》實多。後此志輿地者，中原不入職方，殘山剩水，僅述偏安州郡。至于元，始修《大一統志》，而其書罕傳，益以徵是編之當寶惜也。

## 桂林風土記跋

《桂林風土記》，唐光化二年融州刺史莫休符撰。《新唐書·藝文志》作三卷，今祇存一卷。閩謝在杭小草齋所録，舊藏徐惟起家，卷尾稱獲諸錢塘沈氏，是洪武十五年抄傳。雖非足本，中載張固、盧順之、張叢、元晦、路單、韋瓘、歐陽膂、李渤諸人詩。采唐音者均未著于録。洽聞之君子，亟當發其幽光者也。

## 續錦里耆舊傳跋

予年來思注歐陽子《五代史記》，求野史于蜀。若毛文錫《前蜀記事》二卷、董淳《後蜀記事》三卷、李昊《蜀書》二十卷、張彭《錦

里耆舊傳》一卷，俱佚不傳。僅存者，張唐英《蜀檮杌》十卷，今止二卷。若勾延慶《續錦里耆舊傳》三卷，恐亦非完書也。延慶，字昌裔，成都人，官應靈縣令。書成于開寶二年，起咸通九年，迄乾德三年，一名《成都理亂記》。卷中載李昊降表，及從降三十二人，入除目者二十六人，李順、王均、劉旰作亂，亦略載之，可以資采獲者。惜太常博士張約序已亡之矣。

## 書夢華録後

《東京夢華録》十卷，幽蘭居士孟元老撰。紹興丁卯，自爲之序。琴川毛氏曾刊入《津逮祕書》，然失去淳熙丁未浚儀趙師俠介之後序。是編爲弘治癸亥雕本，亞中大夫汴人賈宗仲原兼有跋尾，蓋周藩儀賓也。

## 書成都文類後

安吉袁説友，起巖中木待問榜進士，除祕書丞，歷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四川安撫制度使、兼知成都軍府事。輯漢以下迄宋淳熙蜀人詩文，釐爲五十卷，目曰《成都文類》。書成于慶元五年，自爲之序。分門十一，頗爲詳整。楊文憲公慎《全蜀藝文志》所由本也。自楊氏《志》行，而袁氏之《文類》庋之高閣矣。予從海鹽陳氏得刊本，重裝而藏之。説友官于蜀，後入爲吏部尚書。嘉泰二年八月，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正月，參知政事，九月罷相。見《宰輔編年録》。

## 書熙寧長安志後

韋述《東西京記》，世無完書，宋敏求本

之，撰河南、長安二志，世稱其該洽。《長安志》舊有雕本，字畫粗惡。斯編借録于汪編修文升善本也。惜乎《河南志》不復可得，爲之憮然。金風亭長彝尊識。

## 跋元豐九域志

《九域志》十卷，元豐中，丹陽王存正仲被旨，與曾肇、李德芻共撰。曩見宋槧本于崑山徐氏，失四京第一卷，次卷亦多闕文，特府州軍監縣均有「古跡」一門，蓋民間流行之書，而此則經進本也。故晁公武《讀書後志》有新舊《九域志》之目。其進表上陳，文直筆核，洵不媿乎其言者。宋槧字小而密，斯則格紙軒朗，便於老眼覽觀，極爲可喜。抄而插諸架。德芻別有《元豐郡國志》三十卷，圖三卷，載《宋藝文志》。小長蘆八十一老人彝尊手識。

## 淳熙三山志跋

閩中多藏書家。康熙壬子，過福州，訪梁丞相《三山志》，無有也。後三十年，覩武進莊氏書目有之，借觀，不可得。又六年，而崑山徐學使章仲以白金一鎰購之，予遂假歸録焉。書凡四十二卷，丞相自爲之序。志閩地者，晉有陶夔，唐有林諝，宋有林世程，諸書均佚。是編亦罕流傳。以三山士夫未著録者，一旦有之，足以豪矣。特其體例，附山川於寺觀之末，未免失倫。然十國之事，可徵信者多有出于黄氏《八閩通志》、王氏《閩大紀》、何氏《閩書》之外，學者所當博稽也。

## 書新安志後

古文至南宋，日趨于冗長，獨《羅鄂州小

集》所存無多，極其醇雅。所撰《新安志》，簡而有要。篁墩程氏取其材，作《文獻志》，此地志之最善者。予年八十，始抄得是書。每勸新安富家開雕，終鮮應者。甚矣，今人之不好古也！

## 景定建康志跋

《建康志》五十卷，宋景定中，承直郎宣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武寧周應合撰。歲在戊午春，予留白下，亡友周雪客語予，曾覩是書闕本。訪之三十年，未得也。今年秋九月，過曹通政子清真州使院，則插架存焉，亟借歸録之。應合，淳祐間舉進士，嘗爲實録院修撰官，以上章劾賈似道，謫通判饒州，自號溪園先生。康熙丁亥十一月，竹垞七十九翁彝尊書。

## 咸淳臨安志跋

南宋咸淳四年，中奉大夫權户部尚書知臨安軍府事縉雲縣開國男處州潛説友君高，葺正府志，增益舊聞，凡一百卷。予從海鹽胡氏、常熟毛氏先後得宋槧本八十卷，又借抄一十三卷，其七卷終闕焉。宋人地志幸存者，若宋次道之志長安，梁叔子之志三山，范致能之志吴郡，施武子之志會稽，羅端良之志新安，陳壽老之志赤城，每患其太簡，惟潛氏此志獨詳。合以《吴越備史》、《中興館閣録續録》、《都城紀勝》、《武林舊事》、《夢粱録》、《大滌洞天志》，庶幾文獻足徵。惜後之作通志者目未覩此，以致舊聞放失，可歎也夫！

## 夢粱録跋

曩從古林曹氏借抄《夢粱録》，係楊禮部南峰節文，止得十卷。後留京師，聞棠村梁氏有足本，其卷倍之，亟録而藏諸笥。歲辛巳，寓居昭慶僧樓，取而卒讀之，嫌其用筆拖沓，不知所裁，未若《泗水》、《潛夫》、《武林舊事》之簡而有要也。雖然，自曾端伯編《類説》，朱藏一編《紺珠集》，陶九成編《説郛》，皆千百而取一，説部之完書存焉者寡矣。因贊徐舍人鏤板于吴下。小長蘆彝尊書。

## 至元嘉禾志跋

《嘉禾志》三十有二卷，至元中，經歷單慶延郡博士徐碩纂輯成書，序之者郡人郭晦、唐天麟也。嘉禾之有志，肇自宋淳熙間，郡守張元成延聞人伯紀修之。既而岳珂來守郡，復延鄉先輩關栻表卿續修，因珂改調中輟，僅存五卷。是書蓋踵栻舊本而增益之者。栻分門二十五，碩廣之，凡四十三，而官師治蹟、經籍目録俱闕焉。又吴越錢氏建國，曾改秀州爲開元府，乃是編不載，未免失之疎略。然所采碑碣題詠，居全書之半，舊章藉以考證，足快于心矣。碩，他無表見。晦，舉宋淳祐十年方逢辰榜進士。天麟，字景仁，寶祐四年文天祥榜第四甲進士，自稱納軒叟，居嘉禾軒。

## 寰宇通志跋

《寰宇通志》一百一十九卷，景泰中奉勅撰。總裁五人：文淵閣大學士泰和陳循，東閣大學士揚州高穀，東鹿王文，翰林院學士

泰和蕭鎡，左春坊大學士淳安商輅。纂修四十有二人：左春坊大學士安福彭時，右春坊大學士吉水劉儼，翰林侍講學士上元倪謙，秀水吕原，左春坊左諭德莆田林文，司經局洗馬永新劉定之，安福李紹，右春坊右中允莆田柯潛，翰林院修撰杞縣孫賢，左春坊左贊善長寧周洪謨，右春坊右贊善華亭錢溥，左司直郎眉州萬安，香河李泰，翰林院編修蘭縣黄諫，長洲陳鑑，博野劉吉，壽光劉珝，□□曹恩，仁和王獻，盧龍劉宣，錢塘童緣，檢討曹縣李本，□□馬昇，巴縣江朝宗，中書舍人兼司經局正字順天趙昂，庶吉士瓊山丘濬，盧氏耿裕，安福彭華、劉釪，涿州牛綸，滄州孟勳，仁和何琮，潛山吴禎，興化嚴淦，泰和尹直，番禺陳政，順天甯珍、馮定，上元金紳，壽光黄甄，餘姚夏時，長壽王寬。書成，以景泰七年五月具表進，景陵親序之，鏤板内府，頒示中外。先是，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民、黄篪、劉儼、丁鳳、鄭思克、鄭權六人編類《大明志書》，迨二十八年，復命廷臣修飾刊行，此《通志》之權輿也。裕陵復辟，以其書汎濫，勅儒臣約爲《一統志》。天順五年，帝亦爲之序。自《一統志》頒行而《通志》不復流布民間，儲藏者寡矣。總裁、纂修諸員雖得附書于郕戾王紀，獨曹恩、馬昇二人，香山黄才伯《翰林記》題名遺之。因具書姓氏，冀洽聞之君子補書其籍貫焉。

## 跋虎丘詩集

《虎丘詩集》一卷，明初吴人王賓所録，吾鄉項氏萬卷樓藏書也。集中載郝經詩云：「虎丘山前新築城，虎丘寺裏斷人行。」吕敏詩云：「山上樓臺山下城，朱旗夾道少

人行。」曾朴詩云：「闔閭冢上見新城，無復行人載酒行。」考其歲在至正丁酉，淮張用兵日也。董其役者爲周南老，故其詩云：「白髮趨公役，驅馳上虎丘。」又云：「四疊新城繞澗隈，劍池池上碧崔巍。」而柳貫詩亦云：「半山青處作崇墉。」其後，志吳地者多未之及，由是虎丘築城，吳人鮮有知之者已。予嘗步山後，見遺址尚存，特未悉山南何以爲界，大都鶴澗以南即城外地也。又山本晉司徒王珣宅，隋時舍利記珣宅有「琴臺」，釋道宣載于《廣弘明集》，而府縣志俱遺之，古蹟之蕪没者蓋已多矣。賓，字仲光。經，字仲誼。敏，字志學。朴，字彦魯。南老，字正道。貫，字道傳。

## 正德重修金山寺志跋

葬師言禍福，多本于郭景純之《葬經》。然試與百人分謀之，無一人同者。所云龍穴沙水向背，如枘鑿齟齬之不相入，其説業已難擇；加以日者配以年神方煞，吉神祇百二十，凶神倍之，規避實難，以是不克葬者多矣。世傳景純墓在金山足，過于詭奇。沈啓南詩：「氣散風衝豈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數莫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葬書。」如叩晨鐘，寐者可以發深省矣。日本中心叟「墓前無地拜兒孫」一語亦足發笑。詩載盧陵胡經用甫《金山志》，志成于正德辛巳，文待詔徵仲序之。

## 書土官底簿後

《土官底簿》二册，未詳撰人姓氏，海鹽鄭氏藏書也。按《禹貢》三百里蠻，《書·旅獒》、《周官禮·職方氏》、《戴記·明堂位》稱

八蠻，《爾雅》稱六蠻，其種曰黎，曰犵，曰狑，曰獠，曰瑶，曰僮，各有大姓，爲之雄長。明制，仿元舊事，分設官吏，立宣慰、招討、安撫、長官四司，雲南百五十一員，廣西百六十七員，四川二十四員，貴州一十五員，湖廣五員，廣東一員。初隸驗封，後以其半隸武選。嘉靖中，申明舊典，隸驗封者布政司領之，隸武選者都指揮使領之。文武相維，羈縻有術。雖間有不靖，旋即削平。瀸澤霑濡，久而漸知嚮學。若黔之宋氏昆友，滇之木氏祖孫，各著詩文，刊有私集，以雅以南，昧任侏離，明之聲教遠矣。予在史館，勸立「土司傳」，以補前史所未有。毛檢討大可是予言，撰《蠻司合志》，因以是編，資其采擇焉。

## 安南志略跋

《安南志略》二十卷，國人奉議大夫、僉歸化路宣撫司事愛州黎崱景高撰。序之者十有一人，廣平程鉅夫、魏郡元明善、安陽許有壬、廬陵龍仁夫、歐陽原功與焉，崱亦自爲之序。漢自設交州、日南、九真三郡，歷代沿革不同。崱參考史傳，能詳其山川風土人物，及書命之往復，軍旅之出入，篇章之酬和，一一悉之。蓋自内附後，閑居漢陽，得以優游著述，宜爲諸公合辭贊美也。崱于泰定中游廬山，著游記三卷，惜乎吾不得而見之矣。天曆中，修《經世大典》，大學士何榮曾以《志略》上進，詔付書局，乃作《安南録》一卷附入。今《經世大典》已無存，予從海鹽鄭氏抄是書，恨譌字太多，豕三虎六，疑難盡釋，安得更求善本是正之。

## 越嶠書跋

《越嶠書》二十卷，宜山李文鳳廷儀撰。

安南自元黎崱輯《志略》後，又百餘年，建置沿革廢興之由，未有成書紀載。文鳳特爲詮次，有倫有要，外史邦國之志，斯稱善矣。序言其國主有二名，正名以祀天地神祇，僞名以通中國，示邦人以不臣。文鳳因具書之，或訝其君臣之黠。雖然，人可欺乎？適足形其至愚而已。文鳳，中嘉靖壬辰進士，歷官雲南按察司僉事。

## 書高麗史後

《高麗史》，世家四十六卷，志三十九卷，表二卷，列傳五十卷，目録二卷，合計一百三十九卷。國人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鄭麟趾等三十二人編纂。以明景泰二年八月表進，并鏤板行于國。觀其體例，有條不紊，王氏一代之文獻有足徵者。卷中《樂志》歌辭，率本宋裕陵所賜《大晟府樂譜》。若《輿服志》載蒙古俗，剃頂至額，方其形，留髮其中，謂之開剃。忠烈王四年二月，令境内皆服上國衣冠，開剃。十六年九月，百官始著笠朝謁。此《元史》所不載。至若庚申君遁走沙漠之後，君臣事迹不得而詳。高麗間猶通使，稱爲北元。北元主奔應昌，以洪武三年庚戌四月殂落，國人追謚曰惠宗，即順帝也。其子嗣立，以餘兵走和林。十年丁巳，遣使至高麗，行宣光年號，國人不允。後二年，又遣僉院甫非告紀年天元，辛禑遣永寧君王彬往賀，相傳立十一年而殂，北元謚爲昭宗者也。凡此，明之載籍皆隱而不書，藉其史略存事迹，後之論世紀年者所當述也。

## 又

靖難君臣改修《明太祖實録》，因方孝孺，而其父克勤，循吏也，乃没其實。黄觀景清修《書傳會選》而削其名，且誣方先生叩頭乞哀。覩于鄭麟趾《高麗史》，夢周圖李成桂不克，爲芳遠所殺，芳遠猶知贈官易名，麟趾等亦直書其事。是篡竊之芳遠賢于長陵，而下國之史官勝于楊士奇輩多矣。可歎也夫！

## 書海東諸國紀後

屬國惟高麗有史，有《通鑑》，有《史略》，其次則安南，國人有《志略》。若日本之《東鑑》，即《吾妻鏡》。烏言侏離，辭不能達。往時亡友鍾廣漢撰《歷代建元考》，自生民以來迄于明，外極重譯，凡有僭號，靡不書之。既獲《東鑑》，喜，劇著之于録。然《東鑑》止紀其國八十七年事，中間闕漏尚多。予晚得朝鮮人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雖非完書，而此邦君長授受改元，由周至于明初，珠連繩貫，因取以補廣漢遺書。至其分壤之廣，八道六十六州，若聚米于前，山川在目。比于張洪、薛俊、侯繼高、李言恭、鄭若曾所述，尤瞭如指掌矣。叔舟，字汎翁，仕朝鮮，官至議政，封高靈君。書成于成化七年十二月。

## 跋吾妻鏡

《吾妻鏡》五十二卷，亦名《東鑑》，撰人姓氏未詳。前有慶長十年序，後有寬永三年國人林道春後序，則鏤版之歲也。編中所載，始安德天皇治承四年庚子，訖龜山院天

皇文永三年七月，凡八十有七年。歲月日陰晴必書，餘紀將軍執權次第及會射之節，其文義鬱轖。又點倭訓于旁，繹之不易，而國之大事反略之，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已。外藩惟高麗人著述往往流入中土，若鄭麟趾《高麗史》，申叔舟《海東諸國紀》，以及《東國通鑑》、《史略》諸書多可考證。日本職貢不修，故其君長授受次第自奝然所紀外，相傳頗有異同。臨淮侯李言恭撰《日本考》紀其國，書土俗頗詳，而國王世傳未明晰。合是編以勘《海東諸國紀》，則不若叔舟之得其要矣。康熙甲辰，獲覩是書于郭東高氏之稽古堂，後四十三年乃歸插架，惜第六、第七二卷失去。慶長十年者，明萬曆三十二年；寬永三年者，明天啓四年也。

## 跋洪遵翰苑群書

翰苑初入供事，吏手持張閣老位《詞林典故》、《翰苑須知》二編以見，卷中引書，五品不遜之語，覽者以爲笑端。予既爲史官，思別撰一書，自分職以來，訖于明崇禎之季。恒囊書入直，曉夜抄撮，積一十四册。擬删其重複，補其闕遺，題曰《瀛洲道古録》。會遭院長彈事，未果會稡成書。然歸田後，每扁舟近游，未嘗不攜之藤笈也。晚得孫逢吉《職官分紀》、陳騤《中興館閣録續録》、元王士點《元祕書志》，頗快于心。近又得洪遵《翰苑群書》足本，于是詞臣之典故略備。惜乎老矣，目眊耳聾，無能甄綜，歎有願之不吾遂也。爰記憶所録書目，授之門弟子溧陽黄夢麟，海寧查昇、楊中訥，高郵吴世燾，婁縣

姚弘緒，長洲汪士鋐，武進錢名世，竇應喬崇烈，俟有志者輯成之。康熙丙戌陽月，竹垞老人書。

## 崇文書目跋

《崇文總目》六十六卷，予求之四十年不獲。歸田之後，聞四明范氏天一閣有藏本，以語黃岡張學使，按部之日，傳抄寄予。展卷讀之，祇有其目，當日之敘釋無一存焉。樂平馬氏《經籍考》述鄭漁仲之言，以排比諸儒，每書之下必出新意著説，嫌其文繁無用。然則是書因漁仲之言，紹興中從而去其序釋也。書籍自劉《略》、荀《簿》、王《志》、阮《録》以來，不僅條其篇目而已，必稍述作者之旨，以詔後學。故贊《七略》者，或美其剖判藝文，或稱其略序洪烈。其後殷淳則有序録，李肇則有釋題，必如是而大綱粗舉。若盡去之，是猶存虎豹之鞟，與羊犬何別歟？《唐志》十九家，《宋志》六十八部，今存者幾希。賴有是書，學者獲覩典籍之舊。觀歐陽子集收《總目》、《敘釋》一卷，餘則馬氏志間引之。辭不費而每書之本末具見，法至善矣。漁仲徒恃己長，不爲下學後覺之地，此謂君子一言以爲不知者也。

## 跋中興館閣録續録

《中興館閣録》十卷，分九門：一沿革，二省舍，三儲藏，四修纂，五撰述，六故實，七官聯，八廩禄，九職掌。淳熙四年秋，祕書監天台陳騤叔進所撰，序之者丹稜李燾心父也。《續録》亦十卷，則嘉定三年館閣重行編次，後人次第補録，迄于咸淳者。二録予抄

自上元焦氏，惜非完書，然官聯尚存。以之續洪氏群書，下及王氏、商氏之《祕書志》，黄氏之《翰林記》，先正入官之倫序，粗可紀述，無憂文獻之不足徵矣。

## 書元祕書監志後

《元祕書監志》十一卷，著作郎東平王士點繼志、著作佐郎曹州商企翁繼伯同撰。所載詔旨公移，多用國書文，以是流傳者罕，然一代之典故存焉。卷中題名有張應珍，以至元三十年十二月，由從事郎歷祕書監丞，大德八年六月，遷祕書少監，九年十月，乃更姓名曰「吴鄹」。而《吉安府志》稱，鄹，永新人，宋末兵亂避仇，轉徙山西。元駙馬都尉高唐郡王闊里吉思嘗從之質疑，刊其書于平陽路，志遂附之宋遺民之列。不知其仕于元革命之初。士之出處殊塗，不可以紊。有是編，足以證府志之誤矣。

## 文淵閣書目跋

《文淵閣書目》編自正統六年六月，著録者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翰林院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也。其目不詳撰人姓氏，又不分卷，俾觀者漫無考稽，此牽率之甚者已。按宋靖康二年，金人索祕書監文籍，節次解發，見丁特起《孤臣泣血録》。而洪《容齋隨筆》亦云：「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所儲書籍，靖康蕩析之餘，盡歸于燕。」元之平金也，楊中書惟中于軍前收伊洛諸書，載送燕都。及平宋，王承旨構首請輦送三館圖籍。至元中，又徙平陽經籍所于京師，且括江西諸郡書板。又遣使杭州，悉取

在官書籍板刻至大都。明永樂間，勑翰林院，凡南内所儲書各取一部。于時修撰陳循督舟十艘，載書百櫝送北京。又嘗命禮部尚書鄭賜，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皆儲之文淵閣内。相傳雕本十三，抄本十七。蓋合宋、金、元之所儲而匯于一，縹緗之富，古未有也。考唐、宋、元藏書，皆極其慎重，獻書有賚，儲書有庫，勘書有人，曝書有會。至明，以百萬卷祕書，顧責之典籍一官守，視其人皆貲生，不知愛重。而又設科專尚帖括，四子書、《易》、《詩》第宗朱子，《書》遵蔡氏，《春秋》用胡氏，《禮》主陳氏，愛博者窺《大全》而止，不敢旁及諸家。祕省所藏，土苴視之，盜竊聽之，百年之後，無完書矣。迨萬曆乙巳，輔臣諭内閣勑房辦事大理寺左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秦焜、郭安民、吴大山校理遺籍，惟地志僅存，亦皆嘉、隆後書，初非舊本，經典散失，寥寥無幾。萱等稍述作者之旨，較正統《書目》大爲過之，惜已無足觀，徒爲有識者歎惜而已。

## 跋重編内閣書目

《内閣重編書目》八卷，萬曆三十三年，大理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秦焜、郭安民、吴大山，奉内閣諭令校理。能傳等稍疏諸書大略，合乎晁氏、陳氏之旨。今以正統六年目録對勘，四部之書，十亡其九，惟地志差詳，然宋元圖經舊本並不登載，著于録者，悉成、弘以後所編。是則内閣藏書，至萬曆年已不可問。重編之目，殆取諸刑部行人司所儲，録之以塞責爾。嗚呼！設一典籍，掌十萬册之書，立法苟且已甚。以楊士奇之得君，且奉詔編書目，可以言而不言，其罪尚可

逭哉！

## 南京太常寺志跋

曩海寧談遷孺木，館于膠州高閣老弘圖邸舍，閣老導之，借故册府書縱觀，因成《國榷》一部。掇其遺，爲《棗林雜俎》，中述孝慈高皇后無子，不獨長陵爲高麗碽妃所出，而懿文太子及秦、晉二王，皆李淑妃産也。聞者争以爲駭。史局初設，彝尊嘗以是質諸總裁前輩，總裁謂宜仍實録之舊。今觀天啓三年《南京太常寺志》，大書孝陵殿宇中設高皇帝后主，左配生子妃五人，右祇碽妃一人，事足徵信。然則實録出于史臣之曲筆，不足從也。漢之文帝自言「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于義何傷？而《奉天靖難記》每載長陵上闕下書，及宣諭臣民，曰：「朕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考妣必並舉，壺漿欲掩而迹反露矣。《志》凡四十卷，嘉善沈若霖編。

## 書馮尚書元飈題首善書院詩後

萬曆二十九年二月庚午朔，天津河御用監少監馬堂，進大西洋利瑪竇所貢土物，時先文恪公以禮部侍郎掌本部尚書事，疏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所謂大西洋，其真僞不可知。又寄住二十年，方行進貢，與遠方慕義獻琛者不同。且所貢天主、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行李中有神仙骨。夫既稱神仙，自能翀舉，安得遺骨？此韓愈所云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宫禁者也。乞速勒歸國，勿許潛居兩京與内監交往，以致别生支節，眩惑愚民。」疏進，不報。迨天啓初元，鄒忠介、馮恭定同官都察院，都人建首善書院于

大時雍坊，爲講學之所。二年，御史倪文煥詆爲僞學。是歲，毀先聖栗主，燔經籍于堂中，踣其碑。西洋人湯若望以其國中推步之法，證《大統曆》之差，徐宮保光啓篤信之，借書院作曆局，遂踞其中，更名「天主堂」，書院廢而逆祠建矣。誦馮公詩，足當詩史。

## 跋綏寇紀略❶

梅村吴先生，以順治壬辰舍館嘉興之萬壽宮，方輯《綏寇紀略》，以三字標其目，蓋倣蘇鶚《杜陽編》、何光遠《鑑誡録》也。一曰《澠池渡》，二曰《車箱困》，三曰《真寧恨》，四曰《朱陽潰》，五曰《黑水擒》，六曰《穀房變》，七曰《開縣敗》，八曰《汴渠墊》，九曰《通城擊》，十曰《鹽亭誅》，十一曰《九江哀》，十二《曰虞淵沉》。于時先生將著書以老矣。越歲，有迫之出山者，遂補國子祭酒，非其志也。久之，其鄉人發雕，是編僅十二卷而止。《虞淵沉》中、下二卷未付棗木傳刻焉。《明史》開局，求天下野史，有旨勿論忌諱，盡上史館。于是先生足本出，予抄入《百六叢書》。歸田之歲，爲友人借失。後十八年，從吴興書估購之，怳如目接先生之謦欬也。《綏寇》之本末，言人人殊，先生聞之於朝，雖不比見者之親切，終勝草野傳聞，庶幾可資國史之采擇者與？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四

❶ 此篇四庫本無。

#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五

## 跋四

### 胡氏皇王大紀跋

孔子序《書》，斷自《堯典》始。屈平之言曰：「邃古之初，誰傳道之？」而譙周、蘇轍撰《古史》，梁武帝撰《通史》，胡衛撰《通史緣起》，羅泌撰《路史》，言之不盡出于雅馴，兼不盡傳。惟五峰胡氏所述《皇王大紀》八十卷，自盤古氏迄周赧王，舉二千餘歲事，廣摭史傳，以經義貫通之，庶幾擇之精而語之詳矣。近鄒平馬驌撰《繹史》，疑其未見是編，而體例頗相似，正可並存不廢云。胡氏名宏，字仁仲，文定公安國季子。嘗謁楊中立于汴京，從侯師聖于荆門，故學有原委。書成于紹興辛酉。紹定間，奉朝命索是書，漕使曾爲鏤版。予所儲者，明萬曆辛亥重雕本也。

### 書錢氏補漢兵志後

宋懲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師，名曰禁軍。開寶入籍十九萬三千，不爲不多矣。至道增至三十五萬八千，天禧增至四十三萬一千，慶曆增至八十二萬六千。治平以降，迄于元豐，稍爲裁減，尚六十餘萬。徽宗將一童貫，而禁軍闕額二十四萬。靖康之禍，按籍止存三萬人而已，無一夫可驅之戰者，遂以不支。高宗將一張浚，富平、符離之敗，棄師累十萬，乃莫有正其罪者，尚可言兵

事乎？

樂清錢文子見南渡兵食之冗濫也，以漢制不失寓兵于農遺意，而班史無志，因以補之。書僅一卷，言近而旨遠，辭約而義該，此非低頭拱手、高談性命之學者所能括也。文子，字文季，紹熙三年，由上舍釋褐出身，以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歷宗正少卿，退居白石山下，自號白石山人，故所輯詩傳及是編皆以「白石」著録。不知者疑是姜夔書，誤矣。卷首有陳元粹序，後有王大昌跋，皆其弟子。跋稱嘉定中鋟板于淮南漕廨。予所抄者，虞山錢曾藏本也。

## 跋後漢書

范氏《後漢書》，初無表、志，第有十帝紀、八十列傳而已。故梁剡令劉昭注《續漢志》，序曰：「范曄良史，誠詩衆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劉知幾曰：「其十志未成而死。」葉適云：「遷、固相踵作書、志，至范曄，廢不復著。」陳振孫云：「曄本書未嘗有志，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相傳宋孫宣公奭判國子監，校勘官書，遂以司馬氏志入之范氏書中。然昭序有云「借舊志注以補之」，則不自奭始矣。流傳日久，讀史者直以爲范氏之書，吁，可怪也！《續漢書》已亡，八志賴入范書得存。今宜別爲分卷，附紀傳之後，兼以熊氏表附之，則有條不紊，一代之史大備。惜乎，未有好事者爲此舉也。

## 吴氏兩漢刊誤補遺跋

《兩漢刊誤補遺》十卷，題曰河南吴仁傑撰。前有曾絳序，後有林瀛疏，章丘李氏藏

書也。歲在丙寅，亡兒昆田客濟南，借得之，抄以奉予。按唐以前讀兩《漢書》者，第有集解、音義而已。其後李善作《辨惑》，顔游著《決疑》，見于《新書藝文志》。至于宋，作刊誤者四家：張泌、余靖、劉攽，其一亡其名氏矣。劉氏之書，因宋仁宗讀《後漢書》，見「墾田」字皆作「懇」，于是使侍中傳詔中書俾刊正之。攽爲學官，遂刊其誤。《宋志》劉氏書凡四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云止二卷，西漢、東漢各一卷，當得其實。今吴氏是編本以補劉氏之遺，而文多于劉，足以徵其博洽也已。其仁傑，字斗南，别號蠹隱居士，本昆山人。其稱河南者，舉郡望而然。登淳熙進士，歷官國子學録。所著《樂舞新書》、《鹽石新論》，及絳序所稱《漢通鑑》，輯編年、紀傳之長而去其短者，多不傳。予所見者，《古周易論》、《易圖説》、《離騷草木蟲魚疏》及此書焉爾。

## 書元趙居信蜀漢本末後

明乎陳壽不忘蜀漢之本心，而後可更作蜀漢之史。若信都趙氏《蜀漢本末》一書，其持論謂「壽進曹魏于正統，抑昭烈爲僭國，視之與孫權同科」，是于《三國志》未嘗絜其長短，測其用意之深，徒因《綱目》書法而作者也。試取壽之書法，一一表出之，則不予魏以正統，昭烈非僭國，蜀與孫權殊科，灼然見矣。

## 唐六典跋

《唐會要》：「開元二十七年二月，中書令張九齡等撰《六典》三十卷成，上之，百官稱賀。」按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旨修是書，帝手寫白麻紙六條：曰理，曰教，曰禮，

曰政，曰刑，曰事，令以類相從，撰録以進。張説知院，以委徐堅。堅思之經歲，規制莫定。蕭嵩知院又引韋述，始以令式入六司，仿《周禮》六官之制，沿革並入注中，勅所云「法以《周官》，作爲唐典」是已。其後九齡知院事，加陸善經。李林甫代九齡，加苑咸。《集賢注記》稱「二十六年奏草上」。考新舊《唐書》，九齡以二十四年罷知政事，尋謫荆州，是進書之日，九齡久已去官矣。程泰之撰《雍録》，謂書成于九齡爲相之日，進御當在二十四年，林甫注成或在二十七年，其説良是。今本卷首直冠林甫之名，若與九齡無預。後學所當考正，去小人之銜名，而特書文獻所上可也。

## 書孫氏唐史論斷後

《唐史論斷》三卷，宋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許州孫甫之翰撰。甫以劉昫《唐書》繁冗失體，改用編年法，著《唐記》七十五卷。没後詔求其書，留之禁中，此則其《論斷》也。廬陵歐陽氏、涑水司馬氏、眉山蘇氏、南豐曾氏，交歎美之。紹興中，曾鏤板南劍州。端平間，復鐫于東陽郡，今則流傳寡矣。繹其論議，覈而不苛，非若尹氏、胡氏《通鑑發明》、《讀史管見》之少可多怪也。

## 唐會要跋

《唐會要》一百卷，宋建隆二年宰相王溥撰進。其書本于蘇冕、冕弟弁共纂四十卷，楊紹復等續之。溥集兩家書，廣爲百卷。卷中恒存蘇氏駮議，太祖稱其詞簡而禮備，詔藏史閣。今雕本罕有。予購之四十年，近始借抄常熟錢氏寫本，惜乎第七卷至第九卷失

去，雜以他書；第十卷亦有錯雜文字；九十二卷闕第二翻，以後九十三、九十四二卷全闕。安得收藏家有善本，借抄成完書，姑識此以俟。

## 五代會要跋

《五代會要》三十卷，亦建隆初王溥所進。予抄自古林曹氏。康熙甲戌春，復從商丘宋氏借觀江西舊抄本，勘對無異。編中闕紙數翻，兩本亦同也。五代之亂，干戈俶擾，其君臣易置，若傳舍然，未暇修其禮樂政刑。然當日累朝咸有實録可采，而歐陽子作史僅成「司天」、「職方」二考，其餘概置之。微是書，典章制度無足徵矣。

## 莆田陳氏九朝編年備要跋

《九朝編年備要》三十卷，太學生莆田陳均平甫撰。均，丞相俊卿之從孫也。前有建安真德秀、長樂鄭性之、知漳州林岊及均自序四篇，凡例一卷。端平初，有上言于朝者，下福州取其書，得初品官。編年自司馬公《通鑑》成書，即《綱目》改裁，未見其當。今所傳陳桱、王宗沐、薛應旂所輯書，類皆謬誤疎略。以予觀平甫是書，簡而有要，可謂盡善矣。而陳振孫訕之，謂其去取無法，詳略失中，未免責人已甚矣。康熙乙丑，觀耿都尉正公插架書，發函讀之，不忍釋手。都尉遂以贈予，報以仇實父畫山水。越二十一年，丙戌夏，曝書于亭前，追憶舊事，識之末簡。

## 眉山彭氏太平治迹統類跋

《太平治迹統類》四十卷，眉山彭百川叔

融撰。予抄自上元焦文端公家。卷帙次第爲裝釘者所亂，傭書人不知勘正，别用格紙抄録，以致接處文理不屬，欲校定甚難。然是書儲藏者寡，存之笥，冀與博聞者審定之。

## 宋學士院中興紀事本末跋

《中興紀事本末》七十六卷，學士院經進。始建炎元年五月，至紹興二十年十二月。南渡君臣時政，詳于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茲編紀載，有出二書之外者，可以資考證也。所載岳鄂王獄具，秦檜言飛子雲與張憲書不明，「其事體必須有」。韓蘄王争曰：「相公『必須有』三字，何以使人甘心！」惟徐自明《宰輔編年録》同之。今群書皆作「莫須有」，恐未若二書之得其實也。

## 中興通鑑跋

《宋中興通鑑》一十五卷，通直郎、國史院編修官劉時舉編。史嵩之喪父，以右相起復。時舉爲京學生，與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太學生黄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宗學生趙子寰等三十四人，上書争之，是亦慷慨之士也。觀者嫌其太略，然以視王宗沐、薛應旂所撰，斯條理過之矣。

## 書李氏續通鑑長編後

眉州李文簡公《續資治通鑑長編》，共九百八十卷，舉要六十八卷。隆興元年知榮州，先以建隆迄開寶年事一十七卷進。乾道四年官禮部郎，乃以整齊建隆元年至治平四

年閏三月五朝事跡，共一百八卷進。淳熙元年知瀘州，又以治平後至靖康凡二百八十卷進。淳熙九年知遂寧府，重別寫呈并舉要目録，計一千六十三卷進。今僅存者，太祖至英宗朝一百七十五卷而已。若神宗朝二百二十八卷，哲宗朝二百二十卷，徽宗、欽宗朝三百二十三卷，乾道中祇降祕書省，依《通鑑》紙樣繕寫一部，未經鏤板，遂失傳。宋儒史學，以文簡爲第一。蓋自司馬君實、歐陽永叔書成猶有非之者，獨文簡免于譏駁。張敬夫比之霜松雪柏，生死文字間，葉正則謂《春秋》之後纔有此書，要非過論也。治平以後，藉有《長編》、《紀事本末》存，略見大旨，然見之者罕矣。陳氏桱、王氏宗沐、薛氏應旂目不覩是書，輒續《通鑑》行世；柯氏維騏、王氏維儉之改修《宋史》亦然。此猶夏蟲不可語以冰，松柏之鼠不可語以堂密之有美樅者也。

## 書宋史張浚傳後

徐秀才善敬可一日語予曰：「周公謹小人哉，張魏公，朱子所父事，何可毀也！」予曰：三代直道之遺也。宋之南渡，將帥有人，可以戰，可以守。自寄閫外之權于浚，喪師動數十萬，元氣重傷，譬諸孱夫，不能復起矣。浚于李綱、趙鼎輩則劾之，于汪伯彥、秦檜等則薦之，尚得云好惡之公乎？至曲端之誅，與檜之殺岳飛何以異？而讀史者務曲筆以文，致端有可死之罪，不過因浚有子講學，浚死，徽國公爲之作狀，天下後世遂信而不疑爾。袁中郎《宿朱仙鎮》詩云：「祠前簫鼓賽如雲，立石争鑱弔古文。一等英雄含恨死，幾時論定曲將軍？」江進之《讀魏公傳》詩云：「子聖焉能蓋父凶？曲端寃與岳

飛同。何人爲立將軍廟，也把烏金鑄魏公。」可謂助我張目者也。

## 書柯氏宋史新編後

宋、遼、金、元四史，惟《金史》差善，其餘潦草牽率，豈金匱石室之所宜儲？柯氏撰《新編》，會宋、遼、金三史爲一，以宋爲正統，遼、金附焉。升瀛國公、益、衛二王于帝紀以存統，正亡國諸叛臣之名以明倫，列「道學」于「循吏」之前以尊儒，歷二十載而成書，可謂有志之士矣。先是，揭陽王昂撰《宋史補》，台州王洙撰《宋元史質》，皆略焉不詳。至柯氏而體稍備。其後臨川湯顯祖義仍、祥符王維儉損仲、吉水劉同升孝則，咸有事改修。湯、劉稿尚未定，損仲《宋史記》沉于汴水。予從吳興潘氏鈔得僅存。然三史取材，紀傳則有曾鞏、王偁、杜大圭、彭百川、葉隆禮、宇文懋昭，編年則有李燾、楊仲良、陳均、歐陽守道，禮樂則有聶崇義、歐陽修、司馬光、陳祥道、陳暘、陸佃、鄭居中、張暐，職官則有孫逢吉、陳騤、徐自明、許月卿，輿地則有樂史、王存、歐陽忞、税安禮、王象之、祝穆、潘自牧，志外國則有徐兢，著録則有王堯臣、晁公武、鄭樵、趙希弁、陳振孫，類事則有徐夢莘、孟元老、李心傳、葉紹翁、吕中、馬端臨，趙秉善，述文則有趙汝愚、吕祖謙。諸書具在，以予淺學，亦曾過讀。其他宋、金、元人文集，約存六百家，郡縣山水志以及野史説部又不下五百家，及今改修，文獻尚猶可徵。予嘗欲據諸書考其是非同異後定一書，惜乎老矣，未能也。

## 姜氏祕史跋

王莽之閏漢，朱全忠之篡唐，其罪貫盈，而紀年仍書于史。燕王取天下于兄子，非有積怨深怒，乃革除建文君之五年，毋亦太忍也乎！紀遜國事者不啻百家，大約惑于齊東野人之語，尤甚者，《從亡遺筆》、《致身録》也。弋陽姜清撰《祕史》，稽之故牒，以證其非。幸書成于《致身録》未出之前，顧猶信程濟爲有其人，則亦非信史矣。福藩稱制，無一善政可紀，惟追贈壬午殉難諸臣，贈官錫謚，差快人意。第易名多至□十□人，未免失之太濫。然程濟、史仲彬不及焉，其勝于刊勝國逸書者多也。竊怪吾鄉姚御史瑄坐姦黨籍産，載于文皇實録，而諸書無紀其姓名者。又高太常遜志棄官，遁永嘉山中，窮餓而卒，比于林右出處未詳者有間。右有謚而太常無之，是亦闕典也已。清，字源甫，弋陽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考功司郎中，歷尚寶少卿。

## 孝宗大紀書後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允禮部尚書南充陳公于陛之請，修國史，閣臣議開局聚書分纂。于是崇仁吴公道南立正史議，志之類二十有二，傳之類二十有六。吴公領修《河渠志》，而先太傅文恪公分撰《孝宗大紀》，皆附之家集中。緣陳公逝，其書未果成也。古之國史，恒以本朝之人述當代之事，故文獻足徵。《光武帝紀》定于永平，武德、貞觀國史成于顯慶。宋于兩朝、三朝、五朝、七朝、四朝，先後撰述。榻前論議，斯時政有紀；柱下見

聞，斯起居有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録」，然後一代之典則備焉。明則第有「實録」、「寶訓」而已。建文革除，景泰附録，何以成一代之典章？善夫吴公之言曰：「曾南面者，當知史不可滅之義；曾北面者，當思名必先正之文。是惠、代二宗帝紀不可不特書也矣。」康熙己未，史局既開，以先公《大紀》送館，幸存其副。未幾，雕本付搨書手，不戒于火。因書以付昆田。

## 明史提綱跋

《明史》開局，監修總裁諸公以《建文帝本紀》書法下問，余以「宫中火，帝崩」對。同官徐勝力固争，當從遜國群書，具述其事，遂任編纂。紀成，諸公終未以爲然也。遜國群書，可信者絶少，十九皆作僞無稽。尤可怪者，《從亡隨筆》之程濟，《致身録》之史仲彬，欺人欺天，莫此甚矣。歸田後，得淯川范氏《明史提綱》四十三卷，書成于萬曆戊申夏，自洪武迄隆慶，其書惠宗，削「遜國」二字之非，可謂具良史之識者。守己中萬曆甲戌進士，仕至陝西布政司參議，所著書尚有《春秋傳》二十五卷，以證胡傳之訛；《史删》二十八卷，以糾《綱目》之失。惜乎未之見也。

## 書兩朝從信録後❶

熹宗實録成，藏皇史宬。相傳順治初，大學士涿州馮銓復入内閣見天啓四年紀事，毀已尤甚，遂去其籍，無完書。論世者頗以《兩朝從信録》是徵。斯編爲秀水諸生沈國

❶ 此篇四庫本無。

元所纂。乃二年春，會試天下士，哲皇帝以首科，特簡二輔臣爲總裁官，隨州何公宗彥、先太傅文恪公也。國元舍鄉先達不書，書顧秉謙，果足以傳信乎？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五

#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六

## 跋五

### 商祖丁爵銘跋

右爵一，銘二字，曰「祖丁」，在右柱外。薛紹彭曰：「祖丁者，商十四君祖辛之子也。」内有文，作弓形，中包六字，不可辨識。山陽張弨曰：「此商之酒器，蓋射者必繼以飲。《詩》言『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是也。」爵今存弨家。弨，字力臣，精六書，貧而嗜古。賓至，繞席皆尊彝敦卣之屬。昔歐陽子撰《集古録》，藉劉仲原父、楊南仲諸子釋文。自力臣殁後，雖有奇字，爲余釋其文者寡矣。

### 商父己敦銘跋

父己敦一，上圜下方，崇一尺五寸，脣廣四尺。底二尺八寸。腹受五升，舟五尺四寸。其文雲靁，其耳饕餮。銘二字，在腹，蓋商器也。商人尚質，作祭器以薦祖考，猶以父稱。故鼎有父甲、父乙、父丁、父己、父辛、父癸，尊有父乙、父丁、父己、父癸，彝有父甲、父乙、父丙、父丁、父己、父辛、父癸，卣有父乙、父丙、父丁、父己、父辛、父癸，爵有父乙、父丁、父戊、父己、父庚、父壬、父癸，觚有父乙、父庚，觶有父己、父辛，斝有父丁，甗有父乙、父己，鬲有父己，盉有父丁、父癸，舉有父己、父辛，盤有父辛，匜有父癸。然則敦以「父己」名，固其宜已。不惟是也。有以祖名者，尊之祖丁、祖戊，卣之祖乙、祖丁、祖庚、

祖辛，爵之祖丙、祖丁，觚之祖丁，甗之祖已，匜之祖戊是也。他如世母辛、兄丁、兄癸、婦庚、子乙、女乙、孫已，名得通于下，銘辭不若周人之煩，取足以紀行次而已。歲在上章執徐，春，觀于王公子士駿書齋，椎拓而還，裝界于册。

## 宋拓鐘鼎款識跋

宋紹興中，秦相當國，其子熺伯陽居賜第十九年，日治書畫碑刻。是册殆其所集。如楚公鐘、師旦鼎，皆一德格天閣中物也。餘或得之畢少董，或得之朱希真，或得之曾大中。蓋希真晚爲伯陽客，而少董時視盱眙榷場，因摹款識十五種，標以青箋，末書「良史拜呈」，以納伯陽，至今裝池册内。秦氏既敗，册歸王厚之，每款鈐以「復齋珍玩」、「厚之」私印，且爲釋文，疏其藏弆之所。後轉入趙子昂家。子昂復用「大雅」印鈐，兼書薛氏考證于後。于時錢德平、柯敬仲、王叔明、陳惟寅均有賞鑒私印。隆慶六年，項子京獲之，尋歸倦圃曹先生。康熙戊申，先生出示予，予愛玩不忍釋手。先生屬予跋之，未果也。辛酉冬，予留吴下，先生寓書及册，復命予跋，予仍不果。改歲，乃封完寄焉。先生既逝，所收書畫多散失。久之，是册竟歸于予。藏篋中十載，宗人寒中嗜古，見而愛玩之，猶予之曩日也，因以畀之。每歎書畫金石文，銘心絶品，恒納諸炙手可熱之人，若秦會之、賈師憲、嚴惟中，物之尤者，悉歸焉。然千人所指，其亡也可立而待。曾不若山林寂寞之鄉，儲藏可久。則予託之寒中，庶其守而勿失也夫！册中所拓，鐘七，鼎二十有一，飲二，爵六，鬲四，卣九，敦四，簠一，甗

二，壺二，刀一，槃二，鐙一，尺一，漢器一。中有榮次新手跋及書林、義叟、公輔諸圖記。

## 周鼎銘跋

右周鼎銘一，新城王吏部子底見之焦山佛寺中，俾程處士穆倩讀之。其文可辨識者七十有八字，存其疑者八字，不可識者七字。吏部爲長歌述之，其弟禮部貽上和焉，而摹其文授予。三君者，可謂好古之士矣。昔歐陽永叔得古器銘，必屬楊南仲釋其字。南仲之言曰：「古文自漢世，知者已希。賈逵、許慎輩多無其説。」而蔡君謨亦曰：「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甚哉，辨識之難也！鼎銘詞曰「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其人莫考。曰「王格于周」，曰「司徒南仲」，殆周初器也。其曰「立中庭」，按毛伯敦銘文亦有之，薛尚功釋爲「立」，而楊氏謂古「立」、「位」同字。古文《春秋》書「公即位」爲「公即立」，則是銘曰「立」亦當作「位」。穆倩定爲「立」從薛氏讀也。古之勳在王室者，既受之册，歸必銘其器，論撰其祖父之德善功烈，以明示後世。如申伯、召虎、韓侯、文侯，錫予之盛，《詩》、《書》所載，僅千百之一二，而銘諸器者無窮，蓋不特齍盉医医敦卣爲然。舉凡鋒矛刀劍，莫不有銘。自秦銷金咸陽，厲禁所至，爲段冶改煎，殆不可勝數。世徒懲秦燔《詩》、《書》之禍，不知銷金爲禍之益烈也。嗚呼！三代之文，自九經而外，其得見于今者希矣。顧神物顯晦，或有時復出，惜乎又委之荒山梵宇中，莫之寶惜，徒令好古君子摩抄歎息之不已也。鼎崇尺有三寸，腹深八寸，脣廣一尺四寸，其耳三寸。禮部語予云。

## 周司成頌寶尊壺銘跋

右周司成頌寶尊壺，注以酒，容一斛，項、腹均有銘。按其文一百五十字，可辨識者：「維三年五月，既死魄，甲戌，王在周康邵宮。旦，王格太室，即位。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庭。尹氏受王命書。王呼史虢□册命頌，王曰：頌，命汝官司成。賜汝玄衣黹帶，赤芾朱黄，鑾旂鋚勒，用事。頌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朕皇考龔叔寶尊壺。用追孝蘄吉康。頌其萬年眉壽，□臣天子令終。子子孫孫寶用。」此其大略也。考周轍未東，王宮名著于載紀者不聞有「康邵宮」，惟郃敦載吕大臨《考古圖》，有「王在周邵宫」之文，薛尚功釋「邵」作「昭」，蓋惑于《竹書紀年》、《穆天子傳》西王母來賓昭宮之故。吕氏定作「邵」。今斯銘文甚顯，其爲「邵」無疑。椒舉曰：「康有酆宫之朝。」冠以「康」者，或康王所築，未可定爾。「太室」者，明堂中央之室，《書》言「王入太室祼」是已。司成分職，不載于《周官》。《戴記·文王世子》篇「大司成論説在東序，侍坐者遠近間三席」，北海鄭氏以爲即《周官》司徒之屬師氏；而新安王氏駮其非，謂世子國子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成，故名，蓋大司樂也。二説均可通。要之，周官有是名矣。銘稱「皇考龔叔」，《郃敦》稱「皇考龔伯」，二器疑出于同時。尊壺今藏錢唐王太僕益朋家，識者比于部之大鼎，燕之重器。

## 周延陵季子劍銘跋

康熙九年冬十有二月，偕嘉興李良年、

吴江潘耒、上海蔡湘過退谷孫先生蟄室，出延陵季子佩劍相示。以周尺度之，長三尺，臘廣二寸有半，重九鋝，上士之制也。臘有銘，篆文，字不可辨。合之韋續五十六體書，無一似。其曰「季子劍」者，先生審定之辭云爾。先生命四人聯句詠之，詩成，摹銘文于前，俾書聯句于後。裝界爲册，藏之硯山書屋。

## 南海廟二銅鼓圖跋

廣州波羅江上南海神廟銅鼓二。大者唐嶺南節度使鄭絪出鎮時高州守林靄得之峒户以獻，絪納諸廟。面闊五尺，臍隱起，羅布海魚蝦蟇等紋，旁設兩耳，通體色微青，雜以丹砂瘢，其光可鑑。小者殺大者五之一，從潯州灘水湧出，色純緑，雜以鷓鴣斑，審視之，隱隱若八卦畫。每歲二月上壬，土人擊以樂神。民間有疾，禱于廟，亦擊之。

考《周官》六鼓四金，鼓人辨其聲用，籥章以土，鞾人以木革以冒之，不聞范金也。迨伏波將軍平交阯，諸葛丞相渡瀘，始鑄銅爲鼓，流傳三川百粤頗多。嶺南一道，廉州有塘，欽州有村，博白有潭，萬州、靈山、文昌有嶺，取以名其地。傳聞鼓初成，懸于廣庭，宰牲置酒，子女緐會，出金銀釵叩之，納諸主者，目曰「都老」。有讎怨相攻，則鳴鼓集衆，俄頃烏合。蜀則凡鼓悉稱孔明所遺，其直易牛千頭。苗民得此，雄視一方。要其制無若南海廟中之大者。

至于金錞和鼓，亦名錞于，掌之鼓人，見于《春秋》内外傳，先銅鼓有之。鄭康成謂圓如碓頭，大上小下。乃宋聶崇義繪《三禮圖》，誤懸以龍牀，狀若杯盂；而《宣和博古

圖》一十九器，不繪繩索，以龍馬虎蜼龜魚栖鳳山花鎮之，仰若井口，是皆以下爲上矣。南齊始興，王鑑鎮益州，什邡人段祖獲錞于以獻，史稱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筩，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錞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其釋器差詳。竊思作錞本以和鼓，度其形亦略似。第鼓穹其腰而錞削其下，鼓蒙兩面而錞去其底。銅鼓初鑄，必取二器折衷之，蜀人所以名錞于鼓云爾。鼓無銘，乃俾畫手縮爲圖，書其後。

## 漢尚方鑑銘跋

處士鍾嶔立獲古鏡于新塍市之西，以百錢購之田父，土蝕其半，命工刮摩之，晶光澄澈。處士出以相示，挂諸壁，若弦月之燭霄漢也。驗其背銘辭曰：「尚方作鏡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鏡」省文作「竟」，蓋漢尚方鑑也。漢宮闕有尚方掖門，官制設尚方令丞、待詔，職屬少府，主作禁器物，掌上手工作，以宦者爲之，蔡倫之造紙及祕劍是已。自武帝好神仙，宣帝亦信方士，所製隋侯劍、寶玉，寶璧、寶鼎，皆尚方爲之。既而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方，令尚方鑄作，事不驗。張敞上言，請斥遠方士，尚方、待詔皆罷。然則鏡銘殆出方士作也。《宣和博古圖》載漢鑑一百有三，「尚方鑑」居其四，銘辭損益各殊。古人制器，不屑雷同若此。處士曰：「有是哉！」既摹其銘，遂裝于册。

## 書漢鏡銘

金有時而爍，惟鏡，巨室、小家均有之。故自漢以來，制器間有存者。衎厶所藏是鏡，蓋漢時物也。其銘作韻語曰：「樂無事，日有喜，宜酒食。」豈非知止不殆之君子爲之乎？

## 跋新莽錢范文

易龜貝爲泉布，師尚父立其法，退而行之齊。《周官》則泉府掌之。景王分小、大二品，權其子母，爲利溥矣。然仲尼之徒無道其事者，利固孔子所罕言也。新莽閏位，特重錢法。錢凡六品，刀凡二品，布凡十品。既而以剛卯、金、刀合「劉」氏文，乃禁佩剛卯，除刀錢，以大錢、小錢二品並行。防民盜鑄，挾銅炭者入鐘官。其時鼓鑄多，故至今猶有存者。若夫錢范，竊疑排纂譜録圖志諸家或未之見也。歲在丁亥夏，覯于衎厶上舍小葫蘆山書屋。范形正方，中央輪廓四，其二有文，曰：「大泉五十。」偏體青緑，詩家所云「活碧」，庶幾近之。上舍得之石門吕編修葆中，案頭古銅器雖多，當以此居第一矣。

## 跋甘羅城小錢文

右錢薄而且小，文止一字，不可辨識。下穿一小孔。相傳淮口有土阜，土人目爲甘羅城。淮流變遷，遺跡莫考。有掘得此錢者，名之曰「甘羅錢」，殆鵝眼、綖環、榆莢、荇葉之類。此之謂幺錢、幼錢也。

## 景雲觀鐘銘跋

景雲觀在修業坊，見宋次道《長安志》。

鐘銘，睿宗景雲二年所撰并書，字體與順陵碑文略似，猶有八分遺意，間雜篆法，姿態橫出，妙品也。由唐以來，歷年既久，當時古蹟，高臺已傾，曲池已平，殘碑斷碣，僅存千百之一。而睿宗之書，獨留至今無恙，鐘虡不移，亦事之希有者也。

## 咸寧縣唐冶金五佛像銘贊跋

唐自太宗崇奉釋教，凡索戰之地，軫念國殤。破劉武周于汾州，立弘濟寺。破宋先生于呂州，立普濟寺。破宋金剛于晉州，立慈雲寺。破王世充于印山，立昭覺寺。破竇建德于汜水，立等慈寺。破劉黑闥于洺州，立昭福寺。征高麗還于幽州，立憫忠寺。猶日悼兵士死戰而爲之薦福，不失發政施仁之一端。迨武后竊位，橫征苛索，增建佛寺匪一。當是時，勅春官尚書王攸寧充檢校大像使于白司馬坂，冶金爲像，都下嚮風，煉金銅成佛身者益多矣。今咸寧縣尚存五軀，皆長安中所鑄，軀必有銘、有贊。作銘者三人：韋均、李承嗣、姚元景。作贊者二人：高延貴、蕭元眘。吾鄉曹侍郎潔躬遣人椎拓，合裝界成一册，惜未經跋尾，像設本末，不得其詳。惟姚元景銘，乃爲光宅坊光宅寺造像而作。考《唐會要》，儀鳳二年，望氣者言此坊有異采，掘石得舍利萬粒，因立爲寺。元景，元之之弟也，仕至潭州刺史，見《宰相世系表》。

## 吴大安寺鐵香鑪題名跋

曹生曰瑚好集金石文字，從上元燈市購得鐵香鑪識十紙以示余，文稱：「吴太和五

年，歲次癸巳，七月己丑，鑄此香鑪。收買鐵灰錢打造，計重一万二千斤，安大安寺大殿上，爲國王吴主、府尊令公、十方萬姓，永充供養。證因僧智玄、鑄鑪匠丘師立。」所云國王吴主者，唐亡十二年，吴猶不改天祐年號，至楊行密次子隆演，乃始建元。第四子溥雖御文明殿，即帝位，國人猶稱曰「王」，而以「主」代「帝」也。府尊令公者，太和三年，以中書令徐知誥爲金陵尹也。十國之主，率多佞佛。楊氏所有二十九州，往往鑄金刊石。若昇之興化院、江之開福院、安國寺均有鐘，鐘有銘，見于王象之碑目。若大安有寺，《金陵梵刹志》不載。然銘既有拓本，則兹器尚存無疑。題名百人中，有金一娘、段二娘、雷三娘、魏四娘、張五娘、孫六娘、金七娘、戴十三娘、丘六十娘，雜之都勾當工人姓名中，畫字夭斜，丁口無别。夫爲國以禮，務使男女各正其位，故授受不親，不雜坐，不交爵，不同巾櫛椸枷，言不出梱，所以坊民閑，其可踰乎？竊國之主教民無術，失禮制之防，混冠衣于巾幗而民不知耻。君子以爲國非其國矣。

## 書錢武肅王造金塗塔事

寺塔之建，吴越武肅王倍于九國。按《咸淳臨安志》：九廂四壁諸縣境中，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一十四州悉數之，且不能舉其目矣。當日嘗于宫中冶烏金爲瓦，繪梵夾故事，塗之以金，合以成塔。鄱陽姜堯章得其一版，乃「如來舍身」相。陽穀周晉仙賦長歌紀其事，有云：「錢王本自英雄人，白蓮花見國主身。蛇鄉虎落狗脚朕，何如錦袍玉帶稱功臣。」考羅平僭號，王遣董昌書曰：

「與其閉門作天子，九族塗炭，不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無憂。」晉仙即演其辭，使聞者足戒，此詩人之善于取材者已。鄉人蔣爾齡亦得一版，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相，以施城東白蓮寺僧，吾友周青士所目擊，曾以語予。及予歸田，則爾齡、青士皆逝，詢之寺僧，堅不肯承，真跡不復可覩。遂書其事，附録晉仙之詩，冀此瓦未鑠，好古之君子，或一遇焉。附録周文璞《方泉集》詩：「白石招我入書齋，使我速禮金塗塔。我疑此塔非世有，白石云是錢王禁中物。上作如來舍身相，飢鷹餓虎紛相向。拈起靈山受記時，龍天帝釋應惆悵。形模遠自流沙至，鑄出今回更精緻。錢王納土歸京師，流落都在西湖寺。錢王本是英雄人，白蓮花見國主身。蛇鄉虎落狗脚朕，何如錦袍玉帶稱功臣。天封坼開即退聽，兩浙不聞笳鼓競。歸來佛子作護持，太師尚父尚書令。一枚傳到白石生，生今但有能詩聲。同袍方外銛師兄。哦詩禮塔作佛事，同喫地爐山芋羹。何曾薰陸綺牀供，但見相輪銅緑明。哦詩禮塔猶未畢，蘆葉低飛山雨濕。」

## 溪州銅柱記跋

右《銅柱記》。楚王馬希範與溪州刺史彭士愁立誓，范金爲柱，命掌書記、天策府學士李弘臯作記。柱高一丈二尺，入地六尺，重五千斤。環以石蓮花臺，在今辰州溪蠻境上，去府治百餘里，以是罕有摹拓本流傳于世，即好古如翟、趙、曾、洪諸家，亦未之著録也。予年三十，讀歐陽子《五代史》，愛其文辭。及覽觀司馬公《通鑑》，編年敘事，反詳于國史之紀傳，心竊未安。因與鍾秀才淵映約，分注歐陽子書。既而予從雲中轉客太原，訪沙陀北漢故蹟，殘碑斷碣，靡不摩挲抄撮。淵映亦多所考證，不幸客死于燕，遺稿盡失，從此予無相助者，興轉闌散矣。康熙戊午，崑山葉徵士奕苞相聚京師，語及金石

文，自言家有《銅柱記》拓本。乃託其郵致，具録記文，審定《楚世家》之誤：弘皋止名曰「皋」，彭士愁易以「士然」，其子師杲易以「師暠」，劉勍本静江軍指揮使，不書其官，未免太略，亦且失實。斯當以記爲正也。

## 續題溪州銅柱記後

《溪州銅柱記》卷還葉氏，求之三十年不得。歲在己丑七月，忽獲之西吴書估舟中，文字完好，出于意表。檢視曩時跋尾，于弘皋本末未之詳。乃命裝潢手作册，綴舊題于前，續書其末。馬希範之喪，天策府都尉希廣其同母弟，武陵帥希萼其庶兄。弘皋主立希廣，而大校張少敵憂之，謂曰：「希萼次長負氣，必不爲都尉下，且與九溪蠻通好。若不得立，勢將引蠻軍爲亂，幸熟思之。」弘皋不從，少敵遂辭去。希廣立未幾，希萼果以武陵反，合九洞溪蠻，分路齊進，遂至長沙。縊希廣于郊外，而支解弘皋。此事歐陽子亦略而不書。溪州静邊都向化，立誓狀具于天福五年正月，記撰于是年五月，柱鑄于七月，字鐫于八月，立于十二月。宋天禧元年十一月移豎今所。

## 廣州光孝寺鐵塔記跋

嗚呼！僭竊之主，未有愚于劉鋹者也。謂群臣有家室，顧子孫，惟宦者可信。不知其植黨納賄，更甚焉。鐵塔建自大寶十年，凡七層。合相輪蓮花座，崇二丈有二尺。觀其列名，皆宦者也。當其時，鋹又範銅爲己像，并肖諸子，列于天慶觀，而今已亡之。蓋金石刻之傳于世，金之用博，故其鑠也易。

以予所見，自唐以來，惟景雲觀、法性寺二鐘銘，及是塔記而已。若晉祠鐵人，鑄自宋建中靖國年，則其文在胸，突出難以摹搨，蓋款識不同，變前人之舊矣。

## 續書光孝寺鐵塔銘後

歲在壬申，重游嶺表。改歲正月，南海陳元孝飯予光孝寺，南漢之興王寺也。寺僧導主客，詣劉鋹所鑄鐵塔所在，見二塔並立一屋中，修短不齊，一作記，一題名。始悟曩時拓本合二爲一，記之不詳。元孝語予：南漢主劉龑，葬番禺縣治東二十里北亭。明崇禎丙子秋九月，穴中有雞鳴，土人發其墓，隧道崇五尺，深三尺，有金像十二。一冕而坐，一笄而坐，殆馬后也。夾侍十人，疑是諸子。又學士十八，以白金鎔鑄。其他珍異物甚夥。有碑一，具書「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上紫金佾臣盧應奉勅撰」，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念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于正寢。越光天元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于康陵，禮也」云云。予方注《五代史》，衰年健忘，遂牽連書于前册。亡友仁和吴志伊撰《十國春秋》，「盧應」更作「膺」，謂事龑，爲工部侍郎，大有中加太尉，中宗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銜名不合。惜其已逝，未得此異聞也。

## 跋晉祠鐵人胸前字

太原縣唐叔虞祠西南隅，聖母廟階下，鐵人四，長九尺，分兩行侍立。胸前有字，紀鎔鑄歲月，是政和年造。文既牽率，字亦麄醜，無足取者。倦圃鉏菜翁以金石之文，石

多金少，款多識少，遂摹搨而裝潢之。此無異燕人之市馬骨也。

## 太醫院銅人腧穴圖拓本跋

京師太醫院三皇廟腧穴圖，傳是宋天聖年鑄。舊有石刻針灸經，仁宗御書其額。靖康之亂，自汴輦入金。或謂安撫使王檝使宋，以進于元者。世祖命阿尼哥新之。至元二年，銅人象成，周身腧穴脈絡悉具，注以水，關竅畢達。明裕陵命工重修，製序，載實録。萬曆初，先少保官太醫院，使復時加洗濯焉。言明堂鍼灸，自黄帝始。其後膏肓孔穴，側偃流注，三部五藏十二經，失之毫釐，悔且無及。學醫者試搨是圖，挂于壁，晨夕省視之，亦仁術之一端也。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六

#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七

## 跋六

### 書岣嶁山銘後

古今雜體書勢，韋續述之，凡五十六種。然見衹云夏禹作鐘鼎書，不言有《岣嶁銘》。然見于《吴越春秋》、《南嶽記》、《湘中記》、《南岳總勝集》。劉夢得《寄吕衡州》詩有云：「嘗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祕文螭虎形。」昌黎韓子《謁南嶽廟兼賦岣嶁山》詩上言：「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下言：「事嚴蹤跡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千搜萬索何所有，森森緑樹猨猱悲。」是韓子僅得之道人之口，而銘文仍未之見也。地志稱宋嘉定中，有何賢良致于祝融峰下，樵子導之至碑所，手摸其文以歸，奉曹轉運彦約，時人未信，致遂刊之嶽麓書院，鄱陽張世南作記。事或有之。是銘考古家率以爲僞，衹因箋釋者太支離，故疑信相半。蒙著于録，下配壇山之石，不亦可乎！

### 石鼓文跋

石鼓籀文，雖與大篆小異，然離鐘鼎款識未遠，其爲三代之物信矣。而諸家或疑之，馬子卿至謂宇文周所刻，誠傖父之言也。十鼓向闕其一，皇祐間始得之。歐陽永叔見之最早，文存四百六十五字爾。薛尚功則云：「歲月深遠，缺蝕殆盡。今《款識》所載，

乃得之前人刻石者。方之永叔，僅多二字。」胡世將《資古紹志録》云：「所見者，先世藏本，在《集古》之前，僅益九字。」至潘愜山作音訓時，止存三百八十有六字而已。楊用修謂從李賓之所得唐人拓本，多至七百有二字。又言及見東坡之本，人多惑焉。

愚考第三鼓，潘氏音訓有「遊衆既簡」句，《古文苑》脱「遊」字。有「衆」字，用修不取，易以「六師」二字。第四鼓潘本有「四馬其寫，六轡□鶩」句，「鶩」上脱一字，《古文苑》本「鶩」作重文，用修亦不取，更以「六轡沃若」。第五鼓「霝雨」上《古文苑》有「蔞蔞」二字，薛氏、施氏本則有「天」字，用修亦不取，增「我來自東」四字。夫《車攻》狩于東，故云「駕言徂東」、「東有甫草」；若岐陽在鎬京之西，豈得云「我來自東」乎？至于第六鼓，因民間窪以爲臼，其上漫漶。以諸鼓驗之，每行多者七字，少者六字，此鼓行僅四字，上皆缺二三字。用修每行增一字，强之成文。又如第七鼓，用修增益「徒御嘽嘽，會同有繹。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咸與《小雅》同文。不知鼓文每行字有定數，難以增益。尤有異者，鼓有𠬝文，郭氏云：「恐是𦤎字，古老反。大白澤也。」用修遂以「惡獸白澤」入正文中，其亦欺人甚矣。

考賓之《石鼓歌》中云：「家藏舊本出黎棗，楮墨輕虚不盈握。拾殘補缺能幾何，以一涓埃裨海嶽。」夫以歐陽、薛、胡諸家所見，止四百餘字，若賓之本，有七百餘字，拾殘補闕，亦已多矣，賓之不應爲是言也。子瞻之詩曰：「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模糊半已似瘢胝，詰曲猶能辨跟肘。」子由和之有云：「形骸偃蹇任苔蘚，文字皴剥因風雨。

字形漫汗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折股。」夫用修之本，既得自賓之，傳自子瞻，是子瞻克見其全，子由亦得縱觀，子瞻、子由又不應爲是言也。杜子美詩有曰「陳倉石鼓久已訛」，韋蘇州詩有曰「風雨缺謁苔蘚澁」，而韓吏部歌曰「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又曰「年深豈免有缺畫」，則石鼓在唐時已無全文，故吏部見張生之紙本，以爲難得也。吴立夫詩亦云：「岐右石鼓天下觀，駱駝載歸石盡爛。」夫以唐、宋、元人未見其全者，用修獨得見之，此陸文裕亦不敢信。由石鼓而推之，用修他所考證，吾亦不能已于疑，無惑乎陳晦伯有《正楊》一編矣。

## 跋漢五鳳二年甎字

右漢五鳳二年甎一塊，嵌曲阜孔子廟庭前殿東壁，書以篆文一行，志塼埴之歲月，後有金高德裔題跋。西京陶旊之式存于今者，惟此爾。東京則有建武二十八年北宫衛令邯君千秋之宅甎，亦作篆書。其餘載于洪氏所紀者，有永平八年甎一，建初三年汝伯寧甎一，七年曹叔文甎一，元和三年謝君墓甎一，永初元年景師甎一，其文皆隸書也。或云「萬歲舍大利善」，或云「千萬歲署舍子孫貴昌未央大吉」，或云「大吉陽宜侯王」。蓋東京人尚讖緯，民間造宅墓，争作吉祥之語，與西京不侔矣。

## 會稽山禹廟窆石題字跋

黄岡張編修視學兩浙，按部於越，拓會稽山禹穴窆石題字見寄，請予審定其文。予考窆石之制，不載于聶崇義《三禮圖》，惟《周

官》冢人之職：「及竁，共喪之窆器。及窆，執斧以涖。」鄭康成以爲「下棺豐碑之屬」。《圖經》：「禹葬于會稽，取石爲窆石，本無字。迨漢永建元年五月，始有題字刻于石。」此王厚之《復齋碑録》定以爲漢刻，殆不誣矣。石崇五尺，在今禹廟東南小阜，覆之以亭。相傳千夫不能撼及。歲在乙酉，有力士拔之，石中斷，部下健兒迭相助，乃拔，陷地纔扶寸爾。土人塗之以漆，仍立故處。載考古之葬者，下棺用窆，蓋在用碑之前。碑有銘，而窆無銘。驗其文，乃東漢遺字。趙氏《金石録》目曰「窆石銘」，誤也。噫！穀林之陽，蒼梧之野，已無陳迹可求。而岣嶁有碑，啓母廟有闕，會稽有窆石，益以徵神禹明德之遠也夫。康熙己卯夏日書。

## 漢開母廟石闕銘跋

右《開母廟石闕銘》，存書三十二行。漢避景帝諱，改啓爲開。《史記》：「啓，禹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尚書》：「娶于塗山。」屈原《天問》：「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吕覽》：「禹見塗山氏女，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女乃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列女傳》美其「彊于教誨」。然則母也賢矣。若夫禹化爲熊，塗山氏化爲石，石破生啓，荒誕不經，本于墨翟之徒隨巢子。至漢流傳，斯嵩山母廟南有石闕存焉也。闕立于安帝延光二年。地志云：是潁川守朱寵造。其制累石而成，兩觀雙植，中不爲門，亦有石方數尺，上琢樓屋覆蓋，如佛寺經幢然。武綏宗爲兄造闕，用錢十五萬，比立碑

費十倍之。洪氏《隸續》具圖闕狀，顧啓母廟暨少室神道未之及者，洪氏主于釋隸，而二闕銘皆篆文故爾。予友葉井叔宰登封，拓以見遺，因疏本末于册尾。

## 漢戚伯著碑跋

右漢戚伯著碑，宋嘉祐中，宿州浚汴，獲之泥沙中。是本紙墨皆古色，爲退谷孫侍郎收藏，殆即初獲碑時所拓也。鄱陽洪氏謂其字畫古怪，偏旁增減，有不可辨者。審視之良然。同觀者，曲周王顯祚湛求，永年申涵光和孟，嘉興譚吉璁舟石。

## 漢魯相乙瑛請置孔廟百石卒史碑跋

魯相乙瑛，以孔子廟在闕里，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元嘉三年，司徒吴雄、司空趙戒聞于朝，詔如瑛言。選年四十以上、經通一藝者，乃舉文學掾孔龢任之。按《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臣瓚以爲卒史秩百石者。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應劭《漢官儀》：河南尹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黄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蓋秩有不同，故舉石之多寡別之。今本杜佑《通典》乃譌「百石卒史」爲「百户吏卒」。我聞在昔有釋《戰國策》音義者，更「雞口」作「雞尸」，貽笑藝苑。以「百石」爲「百户」，是「雞尸」之類也。

## 漢武梁祠碑跋

右漢從事武梁祠堂畫象，傳是唐人拓本，舊藏武進唐氏。前有提督江河淮海兵馬

章，後有襄文公順之暨其子鶴徵私印。漢自趙岐營壽藏，圖晏平仲、羊舌叔譽、東里子産、延州來季子四象紀之史册，此外如朱浮、魯恭、李剛、魯峻、董蒲、范皮諸祠墓，畫象刻石者匪一，惟梁祠人物最多。洪适《隸續》具摹其形，古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婦，凡一百六十有二人。今是册存者，僅帝王十人、孝子四人而已。由黄帝至舜，圖皆服冕，禹手操掘地之器，冠頂鋭而下卑，殆《士冠禮》、《郊特牲》所云「毋追」者是。覩此可悟聶崇義《三禮圖》之非。桀以人爲車，故象坐二人肩背，《隸續》所摹，失其真矣。每幅上下四旁有小字，分書題識姓名，或間作韻語。趙明誠稱其字畫遒勁。史繩祖謂其筆法精穩，可爲楷式。觀者但覺墨光可鑑，元氣渾淪，謂爲唐本，當不虚也。

## 漢桐柏廟碑跋

右漢桐柏廟碑，購之江都市上。《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酈道元謂山南有淮源廟，廟前有碑，是南陽郭苞立。又二碑，並是漢延熹中守令所造，斯蓋其一矣。考歐陽氏《集古録》所載碑文「中山盧奴君」，「奴」下闕一字，斯碑云「盧奴張君」，特未詳其名爾。其曰「春秋宗禁」，碑作「宗奉」，「災異告變」作「告愬」，而「靈祇」下碑闕「報祐」二字。中云「從郭君以來，廿餘年，不復身至」，《集古録》闕其文，「郭君」殆即苞也。獨怪歐陽氏謂其文字斷續，而是碑甚完好，疑爲後人重摹，然流傳于世罕矣。

## 漢婁壽碑跋

右漢南陽處士婁壽碑，歐陽氏、趙氏、洪氏均著于録。其曰「玄儒先生」者，國人之私謚也。易名之典，禮官主之，太常博士議之，廷臣得以駁正之。其後但請于朝，不考德行，惟爵得謚，失制謚之本矣。至于私謚，多出鄉人門弟子之私，極辭肆意，末有限量。然稽之于古，若展禽之謚「惠」，黔婁之謚「康」，降而東漢見諸碑闕者，故友易名，不盡加以上謚，「玄儒先生」其一也。是册爲中吴齊女門顧氏所藏，雖非足本，而古意淋漓于楮墨之表。予先後見漢碑約三十種，老年復覩此，幸矣。

## 衡方碑跋

右漢步兵校尉衡方碑，在今汶上縣。文述其先伊尹，在殷號稱阿衡，因而氏焉。按趙氏《金石録》載《浚儀令衡立碑》，亦云出自伊尹。合之應劭《風俗通》無異。或云魯公子衡，子孫因以爲氏，則各有所本也。碑以椎拓者少，故文從字順可讀。康熙乙巳秋九月，檇李曹溶潔躬、太原傅山青主、長水朱彝尊錫鬯同觀。

## 漢淳于長夏承碑跋

右漢淳于長夏承仲究碑，在今廣平府。宋元祐間，因治河隄，得于土壤中。崇禎癸未，予年十五，隨第六叔父子蕃觀同里卜氏所藏，猶是宋時拓本。今爲土人重摹，失其真矣。

##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跋

右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曲阜石闕，多置

孔子廟廷，獨此碑在林中。歐陽子《集古録》第云孔君碑，惜其名字皆亡。趙明誠以爲碑雖殘闕，名字可識，諱彪字元上，證以韓勑、史晨二碑，率錢人姓名。是本曩見之于宛平孫侍郎宅，文愈斷爛，諱及字形模尚存。乃弘治中修《闕里志》，改「彪」爲「震」，都少卿穆遂謂撰志者遺之。不知「震」即「彪」字之誤也。孫氏所藏漢隸約三十餘種，尚有張表、衡方、夏承、王純、侯成、戚伯著諸碑，皆宋時拓本，今盡散佚。覩此如覿故人。又絶類郃陽令曹全筆法，此正永叔所云「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旨哉言也！

## 漢析里橋郙閣頌跋

右漢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郙閣頌碑，立于建寧五年，同時有黽池五瑞碑。五瑞者，黃龍、白鹿、連理木、嘉禾、甘露及承露人，各圖其象，摹厓刻之，今無存矣。洪氏《隸釋》稱從史字漢德，作頌；故吏字子長，書之。書法太醜，疑爲後人改刊。

## 漢冀州從事張君碑跋

右漢冀州從事張表碑，石今不存，予所見者，宛平孫氏家藏宋搨本也。嘗怪六朝文士爲人作碑表志狀，每于官閥之下輒爲對偶聲律，引他人事比擬，令讀者莫曉其生平。而斯碑序述全用韻語，不意自漢已有作俑者。然其書法，特在今世所存諸漢碑上。

## 跋蔡中郎鴻都石經殘字

中郎石經，初非三體書法，而楊衒之、劉芳、竇蒙、蘇望、方匋、歐陽棐、董逌等皆誤讀

范史《儒林傳》。惟張縯謂以三體參校其文，而書丹于碑，則定爲隸，其説獨得之。今觀宛平孫氏所藏《尚書》、《論語》殘字，平生積疑，爲之頓釋。《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今石本「乎」乃作「于」，然則「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句法正相同也。

## 跋漢華山碑

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整，《鴻都石經》、《尹宙》、《魯峻》、《武榮》、《鄭固》、《衡方》、《劉熊》、《白石神君》諸碑是已。一種流麗，《韓勑》、《曹全》、《史晨》、《乙瑛》、《張表》、《張遷》、《孔彪》、《孔伷》諸碑是已。一種奇古，《夏承》、《戚伯著》諸碑是已。惟《延熹華山碑》正變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長，當爲漢隸第一品。予生平僅見一本，漫漶已甚。今覩西陂先生所藏，文特完好，并額具存，披覽再三，不自禁其驚心動魄也。「郭香察書」字義，諸家論説紛紛。關中趙孝廉子函以「郭香察書」配「杜遷市石」，其説近是。載考司馬彪《續漢書・律曆志》，靈帝熹平四年有太史治曆郎中郭香姓名，殆即察書之人與？

## 溧陽長潘校官碑跋

紹興十三年，溧水尉喻仲遠得漢碑于固城湖中，驗之，則靈帝光和四年溧陽丞尉吏掾爲其長潘校官乾元卓立。其出也晚，故猶未漫漶。辭稱「惠我犂蒸」，犂、黎通，蒸、犂字乃顛倒用之。其曰「尚旦在昔，我君存今」，蓋以周公、太公喻乾，擬人非其倫矣。

## 漢白石神君碑跋

右漢白石神君碑，在無極縣。立石者，常山相南陽馮巡、元氏令京兆王翊，與歐陽氏《集古録》所載無極山神廟碑略同。文稱神君能致雲雨，法施于民，則祀之宜也。然所云蓋高者，合之無極廟碑，特常山一妄男子爾。先是，光和四年巡詣三公神山請雨，神使高傳言，即與封龍無極共興雲雨，賽以白羊，高等遂詣太嘗索法食。越二年，具載神君始末，上尚書，求依無極山爲比，即見聽許。蓋斯時巫風方熾，爲民牧者宜濳禁于將萌，乃巡、翊輕信巫言，輒代爲之請，何與？非所云「國將亡而聽之神者」與？碑陰有務城神君、李女神、甎石神君、壁神君名號，殆因白石而充類名之者。碑建于光和六年，是歲妖人張角起矣。

## 漢郃陽令曹全碑跋

萬曆中，郃陽縣民掘地，得漢曹全碑，以其最後出，字畫完好，漢碑之存于今者莫或過焉。按碑文，全爲隃麋侯相鳳之孫，鳳嘗上書言燒當事，得拜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而全以戊部司馬討疏勒，又定郭家之亂，信不媿其祖矣。時人語曰：「重親致歡曹景完」，蓋其孝友之性，尤人所難能也。嗚呼！今之爲吏者，雖遭父母之喪，必問其親生與否，投牒再三，始聽其去。而全以同産弟憂，得棄官歸，以此見漢代風俗之厚，其敦孝友若是。宜士君子顧惜清議，而自好者不乏也。全以禁網隱家巷者七年，可以補後漢史黨錮諸人之闕。史載疏勒王臣磐爲季父和

得所射殺，而碑云和德弑父簒位，「德」與「得」文亦不同。史稱討疏勒有戊己司馬曹寬，而不曰全，又云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而碑云和德面縛，歸死司寇。蓋范蔚宗去漢二百餘年，傳聞失真，要當以碑爲正也。

## 續題曹全碑後

右予庚戌冬跋尾。越二年，再至京師，從慈仁寺市上買。此碑石已中斷，完好者且漶漫矣。更歷數十年，必又歎此碑爲難得。

## 漢北海相景君碑并陰跋

濟寧州儒學孔子廟門，列漢碑五，其制各殊。北海相景君碑其一也。地志不載何年所立，以予考之，元天曆間，幽州梁有字九思曾奉勅歷河南北録金石刻三萬餘通上進，類其副本爲二百卷，曰「文海英瀾」。于濟得漢刻九于泗水中，葛邏禄迺賢寄以詩云：「泗水中流尋漢刻，泰山絶頂得秦碑。」閱歐陽、趙氏著録，斯碑本在任城，其移置于學者，必天曆間矣。碑辭漫漶，其陰旁右壁，工以不能椎拓辭。予留南池三宿，强令拓之，題名有「督郵督盗賊議史書佐騎吏吏行義修行午小史豎」。其云「午」者，不載于《續漢書・百官志》，即趙氏亦不知也。《廣韻》詮「丘」字，稱漢複姓凡四十有四，引何承天《姓苑》「漢有司隸校尉水丘岑」，而斯碑有修行水丘郤，營陵人；又有「修行都昌台丘遷」、「故午都昌台丘暹」，則在四十四姓之外亦足資異聞也已。

## 漢蕩陰令張遷碑跋

右漢蕩陰令張遷碑，不著于歐陽氏、趙氏、洪氏之録，殆後時而出者。碑額字體在篆隸之間，極其飛動。銘書「蔽芾棠樹」爲「蔽沛」。按《堯母》、《祝睦》、《魏元丕》三碑，其書「蔽」字略同，而「芾」作「沛」，則此碑所獨也。碑陰率錢從事二人、守令三人、督郵一人，故吏三十二人。昔賢謂東漢鮮二名者，是碑范巨、范成、韋宣而外，自韋叔珍下皆二名。或書其字，然邪？南濠都氏金薤琳琅少碑陰不若此本之完好。

## 漢酸棗令劉熊碑跋

右漢酸棗令廣陵劉熊孟陽碑，上元鄭簠汝器所藏，碑文全泐，存字不及百名，筆法奇古，汝器以爲絶品。碑在唐時，王建已云「風雨消磨絶妙辭」，至于今，宜其不可辨識矣。碑後摭謡言，作詩三章，其二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理財正辭，束帛戔戔。」以三言、五言，繼以四言，足以見文律之古。乃洪氏《隸釋》誚其「難以謂之絶妙辭」，斯亦拘方之見矣。

##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跋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在曲阜縣孔子廟庭，大中大夫融之父也。裴松之注《魏志》，引司馬彪《續漢書》亦作「宙」。又韓勑碑陰出私錢數，列「郎中魯孔宙季將千」，當以碑爲據。而《後漢書》融列傳作「伷」。考宙卒于靈帝熹平四年，而伷于獻帝初平元年拜豫州刺史，籍本陳留，字公緒，別是一人。竊疑

范史不應紕謬若是。或發雕時爲妄人所更，後學遂信而不疑也。

## 書韓勅孔廟前後二碑并陰足本

闕里孔子廟庭，漢魯相韓勅叔節建碑二，前碑紀造禮器，後碑以志修廟謁墓，碑陰兩側均有題名。金陵鄭簠汝器相其陷文深淺，手搨以歸，勝工人椎拓者百倍。汝器以予於金石之文有同好也，遠遺書寄予。乃取題名之參錯不齊者齊之，裝界成册。思夫孔子既没，褒崇之典，歷代有之。《世本》王侯大夫，莫不有宗譜族牒，聖人之後，獨無聞焉。厥後仙源宗子珍扈宋南渡，金源立别子爲祖。嘉熙雖仍錫文遠以爵而授之田里，俾居三衢。宋之亡也忽焉，元人思復立大宗，而宗子辭不受，能以禮讓，是人之所難也。以予所見明嘉靖中《孔門僉載》一書，先聖六十一代孫、承德郎魯府審理正弘幹所撰，有世表，有宗系圖，其於三衢一支，棄而不録。奠繫世、辨昭穆者宜如是乎？可爲長太息也矣。勅前後碑陰，載孔氏苗裔，有褒成侯損建壽，御史翊元世，東海郎中訢定伯，豫州從事方廣平，故從事樹君德、朝升高，守廟百石卒史恢聖文，文學百石芝德英，故督郵承伯序、賴元夏、進幼達，相史誧仲助、術子佑、贊元賓、曜仲雅、遵公孫、旭連壽、番安世，太尉掾凱仲悌，處士徵子舉、巡百男、憲仲則、汎漢光，凡二十三人。而後碑稱碑係孔從事所立，殆方也。伏念聖人之後，有賢子孫，改修《闕里志》、《孔門僉載》，則宗子支子之流派，及書名史册碑碣者具書之，惟非其族必去，非聖人之言必削之，庶乎其可已。

## 郎中鄭固碑跋

己酉之春，泊舟任城南池之南，步入州學，見儀門旁列漢碑五，左二右三，郎中鄭君固碑，其一也。碑文全漫漶不可辨識，舍之去。明年冬，同崑山顧寧人、嘉定陸翼王觀北平孫侍郎藏本，文有「逡遁」字，寧人謂是「逡巡」之異文，退而引三禮注以證之。且博稽《晏子春秋》作「逡遁」，《漢書》作「逡循」，《莊子》作「蹲循」，《靈樞經》、《亢倉子》作「遵循」，又謂「逡遁」之異文，筆之《金石文字記》。以予考之，《集韻》「逡」、「遁」、「俊」三字牽連書之，均七倫切，音義則一。《說文》釋辵字云：「乍行乍止也。」「遁」字雖音徒困切，而配之以「辵」，當讀如「足縮縮如有循」之「循」，以爲假借則可，不得謂之異文矣。寧人作《音論》，惜《集韻》不存，未知是書尚存天地間，故于諸書疑義，未盡晰爾。

## 書王純碑後

冀州刺史王純碑，婁彥發《漢隸字源》謂在鄆州中都縣，立于延熹四年冬十二月。而酈善長以純爲紛，以延熹爲中平，蓋未嘗親至其所，而傳聞之誤也。歲在丁未，同譚七舍人兄舟石觀于北平孫侍郎硯山書屋，宋拓本也。碑陰門生百九十三人，姓字不具者六，數略如之。按漢人書名，必具名字。此碑自馮定伯而下，悉字而不名，與太尉楊震、高陽令楊著、玄儒先生婁壽三碑相同，亦門生之變例也。

## 跋竹邑侯相張壽殘碑

竹邑侯相張壽殘碑，在兖州城武縣，立

于漢建寧元年五月。土人截作後人碑趺，所存約二百字。竹邑侯者，彭城靖王恭之子阿奴，明帝永初六年封，見熊方《後漢書同姓諸王年表》。

## 金鄉守長侯君碑跋

金鄉守長侯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文稱侯公之後，以平國君更安國君。又則鄉哀侯霸，其子昱徙封阿陵，而謂霸封於陵，歐陽氏、趙氏已正其謬矣。碑末書夫人以延熹七年疾終，蓋祔葬者。竊思東京碑版之文，莫多于蔡邕。今集中碑銘頌贊誄辭靈表神誥，男女各異其篇目。疑東京之俗，夫婦同穴者寡。故廣漢屬國侯李翊暨夫人臧，其墓並在渠州，各自井椁樹碑，可以概其餘矣。終漢之世，侯君而外，夫婦合葬，僅有郎中馬江，并書夫人宛句曹氏祔焉。此潘昂霄《金石例》、王行《墓銘舉例》未發其凡者也。

## 漢丹水丞陳宣碑跋

明成化中，内鄉縣高岸崩，土人得古碑一，乃漢丹水丞陳宣紀功碑。文稱宣字彦成，汝南新陽人，丞相曲逆侯裔宙，去户牖，遷淮漢間，傳歐陽《尚書》。仕郡，歷主簿、督郵，除項都卿，補臨縣。永壽三年七月，洪水盛多，田畝荒蕪，民失水利，卿單騎經營，復修古跡，旬月而成。長流投注，溉田二十餘頃。於是暚民胡訪等欲報靡由，登山伐石，建立全碑，甄記鴻惠，後附銘二章，建于建寧四年五月。是碑儲藏家鮮有著録者，惟邑人李蓑曾載于《丹浦款言》。康熙庚戌冬，覯于宛平孫氏，蓋耳伯先生曾知祥符縣事，得之。

## 跋漢司隸校尉魯君碑

右魯君碑，熹平二年四月立。隸書額，穿其中。文一十七行。本在金鄉山墓側。趙德甫撰《金石録》時，已輦置任城縣學，至今存焉。相傳是蔡中郎書，惜其文不入集中。石久崩剥，僅識其百一而已。

## 執金吾丞武君碑跋

武君榮碑，在濟寧州學儀門。漢制，執金吾一人，丞一人，月三繞行宫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秩六百石，緹騎二百人，輿服導從，光滿道路。光武嘗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而樂府古歌辭稱「陛下三萬歲，臣至執金吾」，蓋中興以後，官不常置。榮之本末，惜碑文已漫滅，年月無考，僅存其廓落焉爾。

## 書尹宙碑後

尹宙碑，土中晚出，文字尚完，結體遒勁，猶存篆籀之遺。是本烟楮悉舊，對之如百年前物，尤爲盡善。太原傅山青主藏，檇李曹溶潔躬審定，朱彝尊錫鬯書。康熙乙巳秋八月。

## 滕縣秦君碑跋

兖州滕縣東四十里，馬山古城址，有滕君碑，出自土中，無歲月可考，滕君亦無名字。銘辭四言，音韻參雜。其云系出睪，「睪」與「嶧」通，知爲滕人。云「爲政崇博，三年有成」，蓋出而仕者。末云「丹書刻石，垂示後昆」，以此知刊石書丹實始于漢，其來古矣。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七

#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八

## 跋七

### 魏封孔羨宗聖侯碑跋

右魏封孔羨碑，在今闕里孔子廟庭。相傳其文爲陳思王植所作，而梁鵠書之，著于《圖經》。假有好事者采之入《思王集》，其誰曰不宜！鄱陽洪氏以是碑文稱黄初元年，而《魏志》作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祀，謂誤在史。考魏王受禪，在漢延康元年十一月，既升壇即阼，事訖，改延康爲黄初，而碑辭敘「黄初元年，大魏受命，應曆數以改物，秩群祀于無文。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在三代三恪之禮，兼紹宣尼褒成之後。以魯縣百户，命孔子廿一世孫羨爲宗聖侯，則詔三公」云云，原受禪之始，歲且將終；碑有「既乃」之文，則下詔在明年二月，史未必誤。若章懷太子注《孔僖傳》以「宗聖」爲「崇聖」，斯則誤矣。

### 尚書宣示帖跋

古文造自倉頡，篆創自史籀，破自李斯，隸始程邈，八分肇王次仲，章草原于史游，行書起劉德昇，飛白擅蔡邕，草變于張伯英，唐張懷瓘言之詳矣。獨于真書，不舉作者姓氏，蓋以隸爲真也。然洪适以八分稱隸，學者未嘗議其非，不得舉隸而遂遺真書也。鍾太傅八分有《受禪碑》，餘多真書。王丞相導愛之，以《尚書宣示帖》衣帶過江。今之傳

本，出于王内史所臨，而《奏捷》、《墓田》、《薦季直》諸帖均爲世重，王僧虔賞其婉媚盡妙，陶弘景許以絶倫，庾肩吾品其天然第一。顧《魏志》本傳無片言及其善書，何與？竊疑漢代無真書，工之自太傅始。當時楷法雖精，章奏之外，未大行于世。迨晉帝王方用正書，見于竇臮注《述書賦》，而衛夫人《圖筆陣》有「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之語。然則真書當别標一目，未可牽混入隸之一門也。書以示兒子昆田。時康熙癸酉夏六月。

## 跋吴寶鼎甎字

康熙四年，吴之村民于小雁嶺掘地，得甎二，識云「大吴寶鼎二年歲在丁亥作」，一十有一字。蓋孫皓時紀元，《通鑑》晉泰始三年也。面有螭文，知非民間物。考是年六月，皓起昭明宫，方五百丈。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一時塼埴之工，陶旊交作。或分命吴郡助其役，理有然者。甎之爲用，古人取材必精，故羽陽、銅雀、香姜之瓦，皆可製硯。而是甎相之，理觕質暴，若似乎火氣不交，垺不孰者，殆爲圬者所棄，流轉民間，未可知也。二甎爲顧秀才肇敏所得，分其一贈予。予既搨孔廟五鳳二年甎，又從侯官林氏摹甘泉瓦，合此裝池作册，因濡筆識之。歲在壬午，又六月，寓慧慶寺書。

## 吴天璽紀功碑跋

吴天璽元年紀功碑，亦名「天發神讖」，舊在巖山段石岡。山謙之《丹陽記》：巖山東有大碣石，長二丈，折爲三段。今其石移置學舍中，累之高止數尺，謙之蓋神其説爾。

碑文倒置錯誤，不可讀。今依祥符周在浚雪客考定裝潢之。相傳文出華覈，予爲雪客撰《碑考序》，已辨其非矣。觀其字在篆隸之間，雖古而近拙，亦未必定出于皇象手蹟也。《金陵瑣事》謂是蘇建書，不知何據。

## 晉汲縣齊太公二碑跋

汲縣，古朝歌地，相傳師尚父舊居也，遺碑一、表一。表在縣治西南隅，晉武帝太康十年三月，尚父裔孫范陽盧无忌來爲汲令，刻石。碑在縣西北三十里廟中，北魏孝静帝武定八年四月立石，司農卿穆子容正書。按李白詩云：「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而韓嬰《詩外傳》稱文王舉太公時，公年七十二，與李詩不合。无忌表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按《尚書·顧命》有齊侯呂伋文，則汲已嗣公爲侯，非卒于康王時也。然則金石之文，亦有不足信者。

## 晉平西將軍周孝侯碑跋

宜興縣周孝侯碑，相傳平原内史陸士衡撰文，會稽内史王逸少書。孝侯戰没，而碑辭云：「元康九年，舊疾增加，奄捐館舍。」乖謬已甚。然書法亦不惡，但假逸少之名，是爲不知量矣。末題「元和六年歲辛卯十一月，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疑文字皆此君僞託爾。

## 宋搨黄庭經跋

褚登善于西堂録右軍書目，正書止《樂毅論》、《黄庭經》、《東方朔贊》三種而已，此外《太史箴》、《大雅吟》不傳。《遺教經》謁闕

過半，《樂毅論》亦亡其一角，惟《黄庭》獨完。宋人謂其不類，疑後世依仿爲之。然登善著録其爲右軍書，信矣。予嘗論周公、孔子之文，屈原之楚辭，篇各異體，不成一家之言。右軍於書，亦若是也。曇壤換鵝之後，傳刻者衆，漸失其真，佳本難得。斯於謹東中審視之，仉離横逸，生面畢露，殆汴京名手所鋟，亦名手所拓，洵銘心絶品也已。

## 開皇蘭亭本跋

王逸少書，惟《禊帖》摹本最多。南渡内府所藏，凡一百一十七本。賈師憲竄逐，朝廷命王孟孫簿録其家，石刻蘭亭八千匣。今陶九成所載目録，唐以前本無聞焉。兹册爲爛谿潘氏家藏，序後具書「開皇十三年，歲次壬子，十月，摹勒上石，高熲監刻」一十九字，觀者或疑之。按桑澤卿《博議》載有智永臨本，蓋永師本逸少七世孫，傳其家法，學書永欣寺閣，梯桄不下者四十年，其勤苦若是。且于陳天嘉中，繭紙真蹟曾歸之，宜其筆精墨妙，過于趙、韓、馮、葛數子也。明胡祭酒若思亦云：「永嘉本是智永臨寫。宋紹興間，太守程邁刻置郡齋，末有孫興公後序，是唐乾封三年僧懷仁集書。」斯言先後符合。竊疑是册即永師所臨。至煬帝時，又有大業石本，見周公謹《雲烟過眼録》。然則《禊帖》流傳，隋代已有二本，考古之君子，可以釋其疑已。

## 跋蘭亭殘石拓本

《蘭亭》殘石，不知勒自何方，後半多闕，蓋肥本也。《禊帖》肥瘦攸殊，褚廷晦本肥，張景元本瘦，歐陽行本本瘦，石熙明本肥，釋

懷仁本前瘦後肥，王順伯主肥，尤延之主瘦。黃魯直取「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斯執中之論與？大都書家率以瘦本爲貴。相傳宣和中，拓定武本，疊匱金三紙，加氈椎拓之，故下肥上瘦。若是，則在下者方不失真，安見肥者之不如瘦乎？魯直又云：「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知言哉！今觀殘石，東坡書法絶與相類，殆原出于肥本者也。帖今亦藏爛谿潘氏。竹垞老人書。

## 跋蘭亭定武本

《蘭亭》繭紙既入昭陵，書家之論，以定武本爲第一。熙寧間，納諸禁中。或云：此石亦殉裕陵。則是人間不合有是本矣。按歐陽永叔《集古録》謂定武二民家各有一石，較之，纖毫無異。然則定武原有二本也。相傳趙子固覆舟于嘉興，疾呼「《蘭亭》在否」，舟人負以出，子固大書云：「性命可輕，此寶難得！」好事者目爲佳話。又子昂仕元，子固不仕。其弟過之，行後拂塵于坐。以予觀袁伯長跋《禊帖》，稱子固死，帖入賈相家，賈敗，籍于官，有官印。然則子固卒于宋未亡之前，伯長所云，蓋不誣矣。茲來柘湖，覩定武本，則未知孫次公所納石與？抑薛向所藏石與？要之，肥瘦適中，努啄生動，勝于他本。因以所聞述之。

## 國子監石本蘭亭跋

書至右軍入聖，右軍書至《蘭亭》而變化無方。後人評品，以定武本爲最，歐陽率更所臨也。流傳有玉、有石、有棠梨版，字有闊行，有𣂏損，有肥有瘦，有始肥終瘦，各本不

同。相傳石晉廣運中，契丹輦歸，棄之中道。而槃次新言宋定國使金，云在中京。中京，遼之南京，金海陵改爲中都，即燕京也。吾鄉沈先輩虎臣撰《野獲編》，云萬曆乙酉、丙戌間，北雍治地得《禊帖》，行款肥瘦，與定武本略同，識者疑是廣運所棄石。時長洲韓公存良官國子祭酒，拓數百本遺友朋。合之次新所述，或即薛氏摹勒，未可定爾。

## 姜氏蘭亭二本跋

右《禊帖》二石，藏姜編修西溟家，皆瘦本也。世之論《禊帖》者，必準于定武，審其譜系等差之。洪景盧有云：「碑刻不必問所從來，但以書之工拙爲斷。」予嘗歎爲知言。二本側掠努趯，不爲成規所拘，極其飛動，宜西溟心慕手追，愛翫而不釋也。西溟拓以贈予，前後鈐以私印，蓋不輕以予人云。

## 蘭亭神龍本跋

評《禊帖》者，十九多推定武。獨陳長方謂唐人摹本，非定武石刻所能及。是本有神龍半印，正唐人摹本也。墨蹟存項子京天籟閣，分授其子德弘，鋟諸石。康熙壬子夏，予購得之。經熙寧、元豐諸賢審定，元人賞識略同，比于瘦本差肥。然抑揚得所，骨力相稱。假令孫莘老見之，定移入墨妙亭子。

## 晉王大令保母甎志宋搨本跋

崑山徐尚書原一，初得王子敬《保母甎志》，予往觀焉。驗是宋嘉泰間拓本。經群賢鑒定，鄱陽姜堯章尤賞之，連書十一跋于後。尚書以晉石墨難得，出白金十鎰易之。

是日同觀者，慈谿姜宸英西溟，晉江黄虞稷俞邰，秀水沈廷文元衡也。志出于嘉泰壬戌，錢清王畿獲之會稽山樵，樵人獲之黄閍，興寧中保母葬地也。按保母之名，見《禮·内則》，鄭司農謂「安其居處者」。《儀禮·喪服》「緦麻三月爲乳母」，子夏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鄭注以爲「養子者有它故，賤者代之慈己」。蓋慈母必父之妾，保母、乳母，以賤者代母，或自有所從之夫。子敬云「歸王氏」，匪主右軍而言可知已。「黄閍」不見于施宿、張淏二志。《爾雅》「閍謂之門」，閍、祊同廟門，亦巷門也。甎出土時已斷爲四，歸于畿，又斷爲五，合而搨之，宜有裂紋，而仍若不斷者，信夫搨手之良，非今工匠所能及也。歸德安世鳳撰《墨林快事》，詆其字不佳，語不倫。然堯章精于書法，其于《禊帖》、《絳帖》，評騭不爽，謂是本有七美，與《蘭亭序》不少異，且言必大令自刻，傾倒至矣。又云有人刻别本以亂真，然則安君所見，毋乃别本拙惡者乎？予惟堯章之言是信，語尚書寶藏之，毋爲豪者所奪可爾。

## 梁始興安成二王墓碑跋

康熙辛酉，江南試士。既畢，爲攝山之游。出郭，道經黄城村，梁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憺墓在焉。王，太祖第十一子，都督荆、湘等六州軍事，有惠政，州民歌之，所云「始興王，民之爹」是已。薨于普通三年，碑辭侍中徐勉撰，貝義淵書。又東北甘家巷，梁贈侍中、司空、安成康王秀墓在焉。王，太祖第七子，以中衛將軍領宗正卿，尋都督郢、司、霍三州軍事，遷雍、梁等四州軍事，亦多惠政。天監十七年，薨于竟陵，歸

喪京師。故吏譙郡夏侯亶表請立碑，詔許之。於是名士游王門者，東海王僧儒、吴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今存碑二，其一全泐，惟孝綽一碑結銜，石上可辨，書之者，亦貝義淵也。二王同母，俱以孝悌聞于時，又皆好文。安成招劉孝標撰《類苑》，始興降意接士，嘗與賓客連榻而坐。史臣合傳，比于漢之河間、東平。其葬也，兆基匪遠。雖辛木已盡，而麟辟邪、贔屓猶存，第穹碑將仆，勢不能支，椎拓之工，莫敢措手，觀者亦憚于久立也。

昔歐陽子著《集古録》，于蕭梁止收智藏法師一碑，而此三碑在建康都會之區，汴京承平日，度石尚堅立，顧反遺之，何與？義淵爵里未詳，《廣韻》注貝氏，不載姓源。鄭樵《姓氏略》于貝氏則引《宋登科記》有常州貝寶。明永嘉方日升補注黄公紹《韻會》，引《千家姓》、《韻譜》云：貝氏望清河，古有貝獨坐，晉有術士貝靈該，不及義淵。羅泌《國名紀》謂貝氏吴越多此姓，本諸《左傳》郥氏。按《春秋傳》昭公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郥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杜預注：「郥陽，蔡邑。」二十三年《傳》稱：「楚太子之母在郥，召吴人而啓之。冬十月，吴太子諸樊入郥。」杜預注：「郥，郥陽也。」定公十三年《傳》稱：「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杜預注：「垂葭改名郥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郥亭。」然《説文》、《玉篇》、《類篇》俱無「郥」字，第有「鄓」字，今南北國子監本悉更「鄓」爲「郥」，不典孰甚焉！惟唐長安所鐫石經仍作「鄓」字，足以正其誤矣。予念六代刊石之文，南朝更爲難得，爰取孝綽文，并手摸始興碑殘字，書之册而識其末。

## 茅山許長史舊館碑跋

陶隱居書《許長史謚舊館碑》拓本，觀于爛谿潘氏。隱居以工草隸聞，見于史傳。嘗與梁武帝論書，連章累牘，載諸《法書要録》。袁昂《書評》謂如吴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竇臮賦則云：「高爽緊密，自然排闥。」今翫是碑，筆與手會，信昔賢之言不誣。碑立于梁普通三年，至唐大曆十三年，中山劉明素以文字將湮，重加洗刻。使原碑而在，駿快高爽，當更倍此矣。

##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跋

右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建自正光三年。其得列孔林者，以當日有興起學校之功也。吾于是乎有感，孔子之道，若日月然，萬物宜無不向照；乃或叛而之佛老，何與？蓋誅賞者，治世之權；聖人者，是非所從出也。《春秋》之作，所以誅亂臣賊子者至矣。天下之人，非者嘗多，是者嘗少。懼無逃于聖人之誅，獨佛老以無所可否之言，暢其清净寂滅之旨，爲恒情所樂聞；而聖人者，亂世之所惡也。元魏之俗，事佛尤甚。斬山以爲窟，範金以爲像，九層之臺，萬金之液，竭民力事之。及其既成，靡不刊石勒銘，以紀功德。斯時也，又安知有聖人之道哉！猛龍爲西平武公軌八世孫。方晉之朝士，崇尚莊老，獨武公在涼州，徵胄子五百人，立學校，春秋行鄉射禮。而猛龍克循祖父之教，修聖人之學，于舉世不爲之時，使講習之音再聞于闕里，噫，可傳也！予留大同，問拓拔氏故都，觀所鑿佛宫，穹碑巨碣，已無存者。而斯碑在孔氏之庭，歷千年不壞。雖更

歷千年，知莫有徙而去之者。此予所爲感也。嗚呼！爲政之君子可以知所務矣。

## 魏李仲璇修孔子廟碑跋

右曲阜縣修孔子廟碑，魏兖州刺史李仲璇撰文并書，孝静帝興和三年十二月立石杏壇之下，碑尚完好，雜大小篆分隸于正書中。蓋自太武始光間，初造新字千餘，頒之遠邇，以爲楷式，一時風尚乖別。此江著作式所云「世易風移，文字改變，俗學鄙習，炫惑于時」者也。曩覩太原風峪高齊時鐫石柱、佛經亦多類是，斯亦穿鑿失倫矣。仲璇，《魏書》有傳，自兖州還，除將作大匠，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 北齊少林寺碑跋

右碑北齊後主武平元年正月立于嵩山少林寺，文本正書，雜用大小篆八分法，北朝碑多類此。書家嫌其乖劣，然以拙筆見古，與後代專逞姿媚者不同也。碑後列勸化主邑師邑子都維那忠，正北面像主、衰主多人，中有張黄頭、馬黄頭。按《北史》，游雅小字黄頭，則「黄頭」命名，亦當時習俗然爾。「衰主」揆之以義，當屬「齋」字，但《説文》、《玉篇》、《汗簡》等書皆無之，吾不敢知也。曹上舍仲經好古金石文，特裝界爲册，跋其尾焉。

## 宇文周華嶽頌跋

後周華嶽頌，立于武帝天和二年，在今華陰縣西金天王廟中。碑于題後結銜曰：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宗治内史、臨淄縣開國公万紐于瑾造此文，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縣伯大夫趙興

郡守、白石縣開國男南陽趙文淵字德本奉勅書。万紐于瑾者，唐瑾也。爲燕公于謹器重，白文帝，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爲兄弟，文帝乃賜姓万紐于氏。庭羅子孫，行弟姪之敬，時瑾已位開府矣，進爵臨淄縣伯。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曰「司宗」者，武帝保定四年，更禮部稱司宗也。複姓古有之，三字姓始于代北。《魏書·官氏志》載有「勿忸于」氏，「紐」作「忸」，「勿」疑「万」字之譌。賜此姓者，洛陽則于謹，猗氏則樊深，匪特唐瑾也。文淵于大統十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邑二百户，遷縣伯，下大夫，加儀同三司。天和元年，露寢成，以題牓功，增邑二百户。《北史》更「淵」曰「深」，避唐高祖諱也。史稱其楷隸雅有鍾、王之則，今觀是碑，殆非虛譽云。

## 後周幽州刺史贈少保豆盧恩碑跋

右周少保豆盧恩碑，康熙歲戊子，觀于稼堂潘氏書屋。恩本前燕支庶，姓慕容氏，與兄同州刺史封楚國公贈太保寧先後立功。碑云恩字永恩，《北史》、《後周書》俱闕其名，止書其字永恩，附見寧傳。惜也，後幅漫漶，不能卒讀矣。宇文建國，用蘇綽、盧辯輩議禮，謚法不輕假人，即宗子維藩，弗隱惡德。如晉公護曰蕩，齊王憲曰煬，衛王直、畢王賢曰刺，趙王招曰僭，陳王純曰惑，越王盛曰野，代王達曰奰，紀王康曰厲。而豆盧兄弟或易名以「昭」，或易名以「敬」，誠厚幸矣。稼堂曰：「昭乎哉，子之言也，曷書之？」於是乎書。

## 真定府龍藏寺隋碑跋

真定府治東龍興寺，隋龍藏寺故址也。寺創于開皇六年，恒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僊立石，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文。恒州，齊亡後入于周，周又亡，入于隋，而公禮仍書齊官，君子不忘其故國，于稱名見之矣。流傳宋太祖曾幸其地，寺重建于乾德元年，「龍興」之額所由更也。然歐陽子著《集古録》，稱龍藏寺已廢，遺碑在常山府署之門，則嘉祐間碑猶在寺外也。今入門有殿，殿北閣五層，廣九楹，崇十有三丈，中奉觀世音像，高七丈三尺，臂四十有二，土人目爲大佛寺，碑亦具存。而終南山釋道宣撰《神州寺塔録》，鋪敘佛像，顧不及焉，何哉？若夫隋之碑，存于今者寡矣，裝界而藏諸也可。

## 題僞刻李衛公告西嶽文

王侯將相，時至則居之，雖豪傑之士不能預信于平日也。劉季起沛上，衆推擇可爲沛令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盡讓季。當其時，安能必後之相季、封酇、平陽哉！劉伯温羈管紹興，感憤至欲自殺，又嘗爲石抹宜孫所用，初未有佐命之思。而或謂其在西湖，望見雲物，曰：「後十年有帝者出，吾當佐之。」殆妄也。世傳李衛公未遇，爲文告西嶽神，意在取天下，次則擇主而仕，若微時預以帝王自許者。然考之史，衛公初仕隋，爲殿内直長，尋爲馬邑丞。唐高祖擊突厥，衛公察其有非常志，乃自鎖上急變，新舊《唐書》所載略同，可謂不知天命之尤者，亦安得于未遇時逆知爲唐佐命、出入將相

乎？其事雖見李肇《國史補》，而告文不知何人所作。其云「斬大王之頭，焚其廟宇」，此豈衛公之言！昧者從而刻之石。按歐陽、趙氏所録皆無之，蓋近代作僞者爲之，真妄男子也！

## 潘氏家藏晉唐小楷册跋

右晉唐小楷一十六種，共一册，舊藏新安畢侍郎懋康家。吾友潘次耕得之，出以見示。次耕博訪金石文，一一裝界，得此，遂爲翠墨之冠。審視再三，字比近時摹勒者差小，又紙墨一色，竊疑《淳化帖》外，如《大觀》、《淳熙》、《潭絳》、《鼎汝》等帖足本已亡，侍郎偶得其一卷爾。然楷法已略備，試用張懷瓘法估之，不啻直千緡也。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八

#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九

## 跋八

### 唐太宗晉祠碑銘跋

唐太宗自晉祠興師定天下，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御製碑文及銘，勒石于叔虞祠東隅，碑陰列長孫无忌、蕭瑀、李勣、張亮、李道宗、楊師道、馬周銜名。後人覆之以亭，而庸工以字畫上石稍淺，遂刻而深之。帝嘗自述作書之法，惟求骨力；骨力既得，形勢自生。不意爲庸工改鑿，而骨力形勢俱失矣。予嘗五至祠下，輒摩挲是碑，覽古興懷，集少陵野老詩句「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書于亭柱。富平李因篤子德，見而賞其工，因遺書與予定交。于其歸也，拓銘一本，贈之而書其後。

### 聖教序跋

鍾山紀檗子客于燕，壬子八月，過其寓齋，觀宋搨《聖教序》。舊爲吾里項子京家藏，上有張澂跋尾。澂，字如瑩，建炎中官尚書右丞。周益公稱其馳聲翰墨，位望既崇，人欲其尺牘不可得。今觀其書法，果入格。且歎此册紙墨絶妙，當知爲南渡以前物矣。子京蓄書畫甲天下，卷尾必估其價，析産時按所書以遺諸子，見者以爲不爽銖兩焉。甲寅春，檗子俶裝南還，相對潞河，酒闌，索予題識。復以他本較其鈎畫，要未若此本之善。

## 唐騎都尉李君碑跋

同里曹生仲經嗜金石文，手拓同州李君碑示予，紙墨精善，對之眼明。碑未詳書者姓氏，觀其峻利秀逸，非王知敬、殷仲容不能造詣及此。李君諱文，字緯。東漢以後，字必以兩字稱，一字者罕矣。載于《唐書》，房玄齡字喬，顔師古字籀，李衆字師，李琇字琇，張巡字巡，郭曜字曜，宇文審字審，李恢字祚，李條字堅，竇思仁字恕，張義方字儀，此外不多見也。

## 唐郭君碑跋

右郭君碑，在汾陽縣北七十里。予于丙午秋經郭社村行溝中，仰見土岡之上，碑額微露，環岡數里，乃登讀。其文皆駢儷語，首二行剥裂，君之名字、門世與撰文者，皆闕焉。其知爲郭君者，藉有額存也。碑立于乾封二年，中有云「揮霜鉞而斬老生」，蓋從太宗攻霍邑者。按《舊唐書》：宋老生棄馬投塹，甲士斬之。《新唐書》則稱爲劉弘基所殺。温大雅《創業起居注》又云：「老生攀繩上城，軍頭盧君諤所部人跳躍及而斬之。」世咸不知揮刃者之爲郭君，而君之名以石裂終不傳，可惜也。

## 跋唐明徵君碑

上元縣攝山佛寺明徵君碑，其文唐高宗御製，書之者高正臣也。碑立于上元三年，徵君者，蕭梁處士山賓，寺其故宅。高宗以山賓來孫崇儼入閣供奉，特爲撰文，勒之于石。石至今猶完好。歲在辛酉十月，予與金

陵鄭簠、常熟王翬、嘉興周篔、平湖曹彥樞、暨予弟彝玠同游是山，留信宿，各搨一通以歸。

## 唐龍門奉先寺盧舍那像龕記跋

《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東北過陸渾縣南，又東北過伊闕。」酈道元注：「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春秋之闕塞是也。」韋應物詩：「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闕。」而司馬君實之言曰：「龍門伊闕天所爲，非山橫其前，水壅其流，禹始鑿之，然後通也。」斯言其信矣。夫山有八寺，其一曰「奉先」，像建自咸淳三年，而以調露二年賜額。蓋闕去洛陽二十五里而近，兩岸洞龕佛像累千，合夾侍坐立者幾盈萬。此杜少陵詩所云「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也。碑闕書者姓名，或云袁元哲，竢考正續書之。康熙戊子，竹垞八十翁彝尊識。

## 跋石淙碑

右唐武后夏日游石淙詩并序，群臣和者一十六人，河東薛曜正書。久視元年五月，刊于平樂澗之北崖。斯游也，新舊《唐書》本紀均未之書，計敏夫《唐詩紀事》亦不載，僅見之趙明誠《金石録》及《樓大防集》而已。予友葉封井叔知登封縣事，撰《嵩陽石刻志》，始著于録。顧删去九首，覽者不無憾其闕漏。康熙己卯九日，獲披全文。碑尚完好，漫漶僅三字，惟張易之、昌宗姓名爲人擊去，然猶可辨識也。井叔曩語予：澗壁面水，必穴崖棧木，乃可摹拓，故儲藏家罕有之。予性嗜金石文，以其可證國史之謬，而

昔賢題咏，往往出于載紀之外。若賈竦《華岳》詩，李夐《恒岳》詩，任要、韋洪《岱岳觀》、《白蝙蝠》詩，三衢石橋寺李諲古風，臨朐馮氏《詩紀》，海鹽胡氏《唐音統籤》，泰興季氏《全唐詩集》，皆略而不收，斯碑亦棄不録，世遂莫知睿宗及狄梁公之有詩傳于今。予因爲跋其尾。

## 跋唐博城令祭岳詩

右唐博城馬令詩，在岱岳觀碑之東，側面其名剥蝕。題曰「勑使麻先生」者，按今觀中有雙碑，其西一碑，北面第二層有久視二年記文，稱「神都青元觀主麻慈力親承聖旨，齎龍璧御詞繒帛香等物，詣此齋醮」，即其人也。「神都」即東都，故詩中有「伊水嵩嚴」之句。「庋」蓋金輪十三字之一，音義未詳。亡友顧炎武寧人、吴任臣志伊均疑爲「應」字，想當然矣。

## 唐張長史郎官石記跋

張長史以草聖名，正書傳者絶少。而《墨藪》九品書人，列之上上，良以其正書不易得也。《郎官石記》舊本存王太傅濟之家，後王元美、敬美迭相藏弆，三公各有題識。董尚書思白摹而勒之《戲鴻堂帖》，謂海内止有一本，蓋以絶品目之矣。相傳是册乃唐人所拓，疑未必然。龔明之《中吴紀聞》云：「唐郎官題名碑，承平時在學舍中堂之後，兵火後不復存。長史蘇人故立碑于此。」按郎官題名，宜在長安，其刻石存蘇州學舍者，吴人鄉曲之情爾。此必淳熙以前所搨無疑。康熙乙酉六月，觀于商丘宋公節使之廨。

# 開元太山銘跋

莊周稱易姓而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勒石千八百餘處。歷千万禩而石檢玉牒，後人莫得見其形兆，果明神爲之守護邪？祖龍肇始立碑，久已埽迹。兩漢迄唐，間世一修時邁之典。開元天子，允文武百寮之請，於十三年冬十一月，式遵故實，有事于太山。詔中書令張説、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縚、祕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於集賢書院撰儀注。己丑，日南至，法駕詣山下，御馬以登，行升中之禮。天子製《紀太山銘》，親札勒于山頂之石。以十四年九月景戌告成。於是中書令張説撰《封祀壇頌》，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壇頌》，禮部尚書蘇頲撰《朝覲壇頌》。趙明誠《金石録》目載太山銘側有題名二列，今已亡之。而頲頌授梁昇卿書，刊御製銘右。明有俗吏，以「忠孝廉節」四大字鑱其上，頌文毀去者半，可憾也。碑銘典雅，或是燕許手筆。而御書遒勁，若怒猊渴驥，羈束安閑，不比《孝經》之多肉少骨。若唐隸盡如此，何慙漢碑碣乎！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行旅出于塗者，車前馬首，仰視略可覩。

歲在己酉，五宿兹山之麓，未克叩天關。陟環道，手摸其文，詢之野老，必架木緣縆而上，然後椎拓可施。又山高多風，兼慮日曝，紙幅易裂，若是其難也。曩者先後裝界三本，悉爲好事者所奪。己丑夏，同里沈秀才翼能分書，獲此本于白下，雖有闕文，乃百年以前舊搨，爰審定而書其本末于册尾。銘書「隋」作「隨」，書「繹繹」作「奕奕」，有曰「自今而後，儆乃在位，將多于前功，而毖彼後患」，

豈意天寶之亂近在目前也乎！是歲六月丁未，舟發江都，阻風瓜洲渡口書。

## 唐封北岳神碑跋

唐天寶七載，封北岳神爲安天王。是時禄山近在肘腋，安天王之名得毋爲之兆乎？碑辭李荃撰，其陰則康傑文，書以八分者，戴千齡也。筆法淳古，遠在韓擇木、蔡有隣、梁昇卿、張庭珪、史惟則諸家之上。乃盛熙明考書法獨遺之，何與？

## 唐崇仁寺陀羅尼石幢記跋

西安府崇仁寺陀羅尼石幢，唐天寶七載五月建，張少悌書。所題職名，有「駕出長上」、「扶車長上」。按唐制，兵部尚書選驍勇材藝可爲統領者，拔其尤，令宿衛，目曰「諸色長上」。有一日上兩日下者，有五日上十日下者。若長人長上，取形軀六尺六寸以上者充之，則每日隨仗下，隸左右，監門衛者也。又有直長長上。長孫温充尚儀直長，李嗣福充監門直長，李善充尚輦直長上，周先孝充左羽林軍長上，見于《新書·宰相世系表》外，河渠署有「長上漁師」。此云「駕出」、「扶車」，殆皆宿衛士矣。少悌筆法娟秀，稼堂是本尤佳。因摭《六典》、新舊《書》，識其末。康熙四十有七年二月壬寅，朱彝尊題。時年八十。

## 書唐蘇祕監小洞庭二碑後

天寶十三載七月，扶風蘇源明守東平。時濟陽有河隄之役，太守李倰虞夫役不均，於是濮陽守崔季重、魯郡守李蘭、濟南守田

琦，胥會于東平，源明議廢濟陽，以盧東阿歸東平，平陰、長清歸濟南，陽穀歸濮陽。既而縣乃不割，郡亦仍舊，見源明所作詩序。而劉昫《地理志》稱天寶十三載廢濟州，將毋國史傳聞或失其實與？ 迨明年，禄山作逆，則源明已徵入爲國子司業，此杜甫《八哀》詩有「一麾出守還，黄屋朔風卷」之句也。 當五太守讌集，源明特字渦泊曰「小洞庭」，亭曰「洄源」。 至太和中，天平節度使令狐楚以二詩立石，題云：「自源明迄楚，爲時僅八十年，洄源亭、渦泊已迷其處矣。」聞是碑尚存，惜儲藏金石文字者多不著于録也。

## 唐憫忠寺寶塔頌跋

右憫忠寺寶塔，其文張不矜撰，蘇靈芝書，建自唐至德二載。 碑稱「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爲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无垢净光寶塔頌」。 宛平孫侍郎耳伯著《春明夢餘録》，謂碑建于思明初歸附之時；而崑山顧處士寧人撰《金石文字記》，稱嘗偕鄞人萬貞一觀是碑，其文陷處，類磨治再刻，以爲思明復叛之後磨去，及思明誅，此地歸唐，後人所重刻者。 今年冬，遇貞一于諸城李渭清所，遂同往觀焉。 碑首「范陽郡」三字、「史思明」三字，次行「大唐」等十二字，文中「維唐紹統」及「彼命啓與禪虞」，又「東宅四水，西都八川」，暨「唐祚」字、「至德二載」字，其文深陷，然書法實出一人。 始悟侍郎、處士所云，猶未爲定論也。

考思明之降，在至德二載十二月，至明年正月，肅宗始加尊號，二月乃赦天下，改元。 碑既建于二載十一月，不應預書尊號。 又思明初附肅宗，授以歸義王、范陽節度使，

若碑建于降後，宜大書王爵，不當祇稱御史大夫。則是碑之建，蓋在思明未降唐之先。「范陽郡」三字，其初本二字，禄山僭稱范陽爲東都，必「東都」也。「大唐」一行，其初必禄山父子僞號，文中「唐」字，其初必「燕」字，而「至德二載」，其初必禄山父子僭號之年無疑。載考安慶緒襲位，賜思明姓安名榮國，迨既降附，復更舊名，因命靈芝改書者爾。碑文以左爲前，寧人謂書丹于石之故，疑從禄山俗，尚未可定也。不矜與判官耿仁智同僚。思明之將復叛也，表請誅李光弼，不矜實爲起草，辭曰：「陛下不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及將入函，爲仁智削去。思明知之，遂執二人。仁智死，不矜度難獨免，可知已。當日思明降而復叛，既誅之後，唐人見其碑，踣之惟恐不力，安有反勒其名于石者乎？此又事之所必無也。貞一聞予言，作而曰：「有是哉！」于是人摹一本，予爲考其始末，書于後。

## 蘇靈芝易州鐵像頌跋

蘇靈芝書，予所見者，幽州憫忠寺寶塔頌及是碑而已。今其石漸泐，飛動之致已失，遂不堪與李北海對壘。此宋人搨本，精采具存，董尚書稱其遒密，宜矣。册舊藏曹氏古林。康熙壬午春，忽見于花南水北之亭，正如久别故人相對。《古林金石表》儲藏秦漢已來至五代十國，凡七百本，近已散失。斯碑獨爲識者所得，幸矣。

## 唐御史臺精舍記并碑陰題名跋

唐自貞觀中，李乾祐爲御史大夫，别置臺獄，囚當訊，就近拘繫之。其漸也，侍御史

東西推、監察御史糾視刑獄，各禁其囚。迨武后時，來俊臣、侯思正皆爲御史，制獄之外，臺獄、圜扉恒滿。崔隱甫總臺務，言于朝，掘去。於是旁列精舍，以釋典懺之，崔湜爲文，梁昇卿書以八分，開元十一年勒諸石。碑陰列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并内供奉銜題名。僅盧懷慎、崔湜、陸景初三人，亦昇卿分書。自懷慎以下，正書百二十二人，侍御史也。自湜以下，正書百八十四人，殿中侍御史也。自景初以下，正書三百四十七人，監察御史也。碑額又有天寶元載以後侍御史、知雜侍御史、監察御史共五十人，而碑之左右，椎拓不及焉。中有薛倜倜者，二名重文。碑凡三見，此唐一代所僅有也。昇卿自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再遷太子右庶子。

## 唐儲潭廟裴諝喜雨詩碑跋

贛州儲潭廟唐碑二，載陳思《寶刻叢編》。予屬友人訪求，謁廟下者輒云無有。康熙壬申十有一月，泊舟于潭，獲諸儀門之右。其陽裴諝詩，其陰裴氏族子題名記。事後十年，吴江張吉士尚瑗出知興國縣事，乃拓諝詩見貽。惜其陰面壁，工人不知響搨。然胡氏《統籤》、季氏《全唐詩》，諝作皆無之。《叢編》所載諸道石刻，其中唐人詩尚多，惜無好事若張君，爲予博訪而摹拓之也。諝，字士明，洛陽人，尚書寬子，仕至兵部侍郎。舊史有傳。

## 五經文字跋

唐大曆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

舍莫準。乃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辨齊魯之音，考古今之字，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論堂者，太學孔子廟西之夏屋也，見舒元輿《問國學記》。其初塗之以土而已。太和間，祭酒齊皞、司業韋公肅易之以堅木，擇國子通書法者繕寫而懸諸堂，禮部郎劉禹錫爲作記。當時場屋，至發題以試士。《文苑英華》載有王履貞賦，其略曰：「置六經于屋壁，作群儒之龜鏡。」又云：「一人作則，京國儀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其推詡若此。是書自土塗而木版，自木版而刊石，字已三易，恐非參所書矣。以予論之，唐人多專攻詩賦，留心經義者寡。參獨奉詔，與孝廉生顔傳經，取疑文互體，鈎考而斷決之，爲士子楷式，爲功匪淺矣。故禹錫記稱爲名儒，作史者宜以之入《儒林傳》，而舊史、新書，俱不及焉。

按《孟浩然集》有《送張參明經舉覲省》詩，《錢起集》有《送張參及第還家作》，而《郎官石柱題名》參曾入司封員外郎之列。蓋參在開元、天寶間舉明經，至大曆初佐司封郎，尋授國子司業者也。今其姓名，僅一見于《宰相世系表》，一見于《藝文志》小學類，他不詳焉，闕事一也。參謂讀書不如寫書，度其書法必工，故當時壁經，群儒奉爲龜鏡。縱不得與儒林之列，書家姓氏亦宜載之。而《書苑》、《書譜》、《書史》均未之及，闕事二也。壁經雖無存，然參所定《五經文字》與唐玄度《九經字樣》，同刻石，附九經之後。歐陽永叔最嗜金石文字，其序《集古録》云：「上自周穆王，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厓絶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乃獨唐所刻石經，録中跋尾三百九十六篇，此獨無有。是

唐刻石經，永叔當日反失于摹搨，未免類于昌黎韓子所云「掎摭星宿遺羲娥」矣，闕事三也。今諸書皆有雕本，獨《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闕事四也。予思漢魏石經既已湮没，惟唐開成本尚存，參書幸附刊于石。顧學者束諸高閣，罕有游目者，故具書之。

## 平定州唐李諲妒神頌跋

異哉，妒神之有頌也！ 神之號，不在祀典。見于史傳者，唐高宗將幸汾陽宫，并州刺史李沖玄以道出妒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萬人别開御道。知頓使狄仁傑謂天子行，風伯雨師，清塵灑道，何妒女之害邪？ 遽令罷役。然則妒女有祠，其來久矣。相傳神，介之推妹也。頌之者誰？游擊將軍、上柱國李諲也。碑于何所？今平定州娘子關也。州東有井陘，東北有盤石、葦澤，而斯關以「娘子」稱，殆因神而名之也。立碑之歲，大曆十三年也。神之行事，不見于《春秋》内外傳，其妒也，孰傳道之？自唐以來，祈焉而祝史陳，廟焉而膢臘祭，此謂有其舉之，莫或廢也。且夫妒，惡德也，宜爲衆所共惡，而神乃以是致頌，此不虞之譽也。「井陘西南，太原東北。妒神之水，澹焉黛色。興雲致雨，侔造化力」，頌之辭也。吾思古人，嗜金石文字者多矣，考斯碑，未著于録，椎而拓之，裝界而藏之，古林曹侍郎溶也。以八分書其後者，布衣秀水朱彝尊也。歲在强圉協洽秋八月朔。

## 跋唐衢州刺史嗣江王禕石橋寺詩

石橋寺，在衢州府西安縣南三十里，道

書第八青霞洞天也。康熙壬申冬，知縣事鹿君祐邀予往游。從寺登山，尋仙人對弈所，前後洞豁，有碑峙其右，則唐嗣江王禕所題五言詩，以貞元三年正月上石，末書朝散大夫、使持節衢州諸軍事、守衢州刺史、賜紫金魚袋韋光輔建，文稱刺史韋公于石橋寺橋下，以外祖信安郡王詩刻石。按《新唐書》表，太宗第三子吴王恪，恪第三子琨，琨子禕；《舊唐書》傳：禕少繼江王囂後，封爲嗣江王，改封信安郡王，景雲、開元中兩爲衢州刺史。詩題「嗣江王」，當是景雲間初爲刺史作也。成都楊用修不知「薄烟羃遠郊，遥峰没歸翼」二語係王詩，疑爲仙人遺句，誤矣。

## 唐郎官石柱題名跋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吴郡張長史旭撰記，京兆許左丞孟容撰後序。記出旭正書，後序劉補闕寬夫隸書也。二篇別勒于碑，而題名録于柱。自貞元後，則令史續書，故工拙大小不齊焉。唐制，尚書省都堂居中，東有吏部、户部、禮部三行，行四司，左司統之。西有兵部、刑部、工部三行，行四司，右司統之。各掌十二司事，舉正稽違，省署符目，定其程限。吏分設司封、司勳、考功，户分設度支、金部、倉部，禮分設祠部、膳部、主客，兵分設職方、駕部、庫部，刑分設都官、比部、司門，工分設屯田、虞部、水部。諸司均有壁記，詳其改充遷轉之歲月，而石柱第注姓名而已。

康熙戊子，予始購得《郎官題名》三紙，字已漫漶，眼昏莫辨。會桐城方生來自京師，訪予梅會里，坐曝書亭，鎮以界尺，審視之，姓名可識察者三千一百餘人，別録諸格

紙。而同里曹生復以所搨本贈予。因言柱在西安府儒學孔子廟庭之右，上有古柏覆之。竊思六部既分左右，則當時立石必東西各一。今右司暨兵、刑、工三部所屬郎官題名無一人者，是左存而右已失也。若禮部四司闕郎中，考功、膳部闕員外郎，殆由椎拓者遺失爾。方生名世舉，字扶南。曹生名曰瑚，字仲經。俱受業予之門。

## 跋唐岱岳觀四詩

右唐張嘉貞、任要、韋洪、公孫杲四詩，俱刻于岱岳觀碑側，而編岱史者不録。任、韋、公孫三人，新舊《唐書》無考。任又題名云：「貞元十四年正月十一日立春，祭岳，遂登太平頂，宿。其年十二月廿一日立春，再來致祭，茶宴于兹。」蓋唐時祭畢猶不用酒，故宴以茶也。

## 唐濮陽卞氏墓誌銘跋

康熙二十年秋，禁垣西偏中官劉進成宅掘地，誤發古墓，中有瓦鑪一，瓦罌一，墓石二方，廣各一尺二寸。一刻「卞氏墓誌」四字，環列十二辰相，皆獸首人身；一刻誌銘，而書「誌」作「鋕」，又無撰文人姓名，第云「歸于我彭城劉公」而已。文稱：「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七月朔，夫人寢疾，卒于幽州薊縣。以其年權窆于幽州幽都東北五里禮賢鄉之平原。」按憫忠寺有唐人舍利記二，一云寺在城東門，一云大燕城内地東南隅有憫忠寺，門臨康衢。則唐之幽州在今都城之西南，合之是碑益信。

## 唐游石橋記跋

《游石橋記》，元和元年三月衢州刺史陸庶文。庶，吴人，宰相元方之曾孫，象先之從孫，希聲之從祖也。先世曰玩，仕至司空、侍中，贈太尉，其子姓號太尉支。元方、象先、希聲，三世相唐。《新書·世系表》：庶歷官福建觀察使，當日以貴公孫領郡。碑後列親賓接武男子從行，是亦好事者。親賓二人：子壻試大理評事元益，前絳州太平縣尉崔纘。男子五人：右内率府録事參軍綜，前弘文館明經繪，左監門衛率府兵曹參軍紹，前崇陵挽郎縝。按《世系表》書縱，鄮令。綜，河南府户曹參軍。繪，信州刺史。紹，潁州刺史。惟縝無之。崇陵者，德宗陵也，縝以大臣子弟充挽郎，唐制然矣。

## 跋石橋寺六唐人詩

右劉迴、李幼卿、李深、謝勮、羊滔、薛戎詩，各四首，刊成二碑，留石橋寺。嘉靖中尚存，都御史江山趙鏜修府志具録之，中間闕文僅六字耳。迴，字陽卿，知幾子，大曆初吉州刺史，終諫議大夫、給事中，有集五卷，載《新唐書·藝文志》。幼卿，字長夫，隴西人，大曆中以右庶子領滁州，州有庶子泉，因幼卿得名。深，字士達，兵部郎中，衢州刺史。滔，泰山人，大曆中宏詞及第。戎，字元大，元和七年以刑部郎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終浙東觀察使。勮，未詳。二碑不知何年失去。其後官三衢者改修府志，乃盡删唐人之詩，深可恨也。宋陳耆卿撰《赤城志》，明謝方石續之，各爲一集，合之以行。

後之君子改修地志者，當取以爲法。

## 唐濟瀆廟北海壇置祭器銘跋

山川望秩，濟瀆神清源公建廟于濟源縣西北，而築北海壇于廟後，號廣澤王，掌之祠官，歲立冬日奉祀，其來久矣。舊俗，廟不設祭器。先期令請于上官，購諸洛下，酬以税緡。所用沉幣之舫，則以車遠運沁河渡口。貞元十三年，濟源令張洗，字濯纓，覩廟中楸槐數本，爲大風所拔，用其材製祭器，凡百二十有二，餘以造雙舫云。按《爾雅》，祭川曰浮沉。郭景純注以爲投祭水中，或浮或沉，語焉未之詳也。碑文謂沉幣雙舫，蓋舫以浮之，幣以沉之，比于郭氏之注，義較明晰。今山祇川后祠宇，恒有車船，置殿左右，殆本古祭川遺製爾。洗于事神有禮，度治人必有方，惜乎斯銘不載圖經，而洗之政事亦無表見。碑今藏吴江潘氏稼堂，其善藏諸。

## 書唐賈竦華岳廟詩石刻後

元和元年十月，著作郎河南賈竦謁華岳廟，賦五言詩題名。太和六年四月，其姪男宣義郎行華州參軍事琡修之，修之者，殆鋟之也。詩題北周天和二年趙文淵書、万紐于瑾所撰《華岳頌》之左方，頌之陰，則開元八年劉升書、咸廙所撰《精享昭應碑》也。其右勒顔真卿乾元元年題名。工每椎拓三面而遺竦詩，以是流傳者寡。然其詩特醇雅，顧《圖經》未之采焉，爰裝界書其後。

## 白樂天草書春游詩拓本跋

右白傅草書一十九行，錢穆父在越勒

石，寘蓬萊閣下，今《長慶集》不載。或以是詩補入元微之集中，誤也。散字《廣韻》未收，而毛晃增注《禮部韻略》有之，引白詩爲證，且注云「重增」，然則今之《廣韻》亦非《唐韻》之舊矣。「從」，雕本譌「終」，「愛」，雕本譌「怯」，皆所當勘正者。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九

#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

## 跋九

### 唐國子學石經跋

右唐國子學石刻九經，《易》九卷，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書》十三卷，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詩》二十卷，四萬八百四十八字；《周官禮》十卷，四萬九千五百十六字；《儀禮》十七卷，五萬七千一百十一字；《禮小戴記》二十卷，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氏傳》十卷，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穀梁氏傳》十卷，四萬二千八十九字；《孝經》一卷，二千一百一十三字；❶《論語》十卷，一萬六千五百九字；《爾雅》二卷，一萬七百九十一字。開成二年，都檢校官、銀青光禄大夫、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判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宫使兼修國史、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鄭覃勘定勒石本也。新舊《唐書》載覃奏，起居郎、集賢殿學士周墀，水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温業，四人校定。又《册府元龜》載文宗命率更令韓泉充詳定官，而題名于石者，有四門館明經艾居晦、陳玠，又文學館明經不知名一人，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段絳，將仕郎，守祕書省正字柏暠，將仕郎、守四門助教陳莊士，朝議郎、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

❶「一百一十三」，兩「一」字原爲墨釘，據四庫本補。

唐元度，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楊敬之，并覃共十人。顧國史所記者，題名不書；題名書者，國史亦不紀，不可解也。石經文劉昫譏其字乖師法，然終勝今監本、坊本，儲藏家不可不以此插架焉。

## 榆次縣三唐碑跋

去榆次縣三十里趙村，有穹碑三。中央一通仆地，折爲二段，贈太保李良臣碑也，其辭李宗閔撰，楊正書，立于長慶二年。右一通安定郡王李光進碑也，其辭令狐楚撰，子季元書，立于元和平蔡之後。左一通太尉李光顔碑也，其辭李程撰，郭虔書，立于開成五年。良臣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襲雞田州刺史，隸朔方軍。其稱太保者，以子貴贈官。光進、光顔皆以功蓋天下，時人以大小大夫別之。兄弟孝睦，載于舊史。而碑稱光顔平吴元濟，師旋請于朝，葬其兄，則史傳所未及。又碑書光進爲安定郡王，史没其文，吾意碑辭定不誣矣。

## 九經字樣跋

張司業《五經文字》始塗于土，繼雕于板。歲久傳寫，點畫參差。於是開成中，沔王友、朝議郎翰林待詔唐玄度依司業舊本參詳改正，撰《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五經文字》之末，兼請于國學創立石經。今長安所存石經，雖鄭覃輩成之，其議實發于玄度也。王伯厚稱其辯正書文，頗有依據。蓋自後周廣順中田敏進印版二部後，石本之外，鏤版更無人矣。

## 書張處士瘞鶴銘辨後❶

石墨之傳于今，有難以驟讀者。「天發神讖」石斷而爲三，「瘞鶴銘」裂而爲四，又失其腹，由是釋文不符。覽古者闕其疑可也，移易增益其辭不可也。曩在白下，得祥符周雪客《神讖碑考》，既序而傳之矣。淮陰張力臣，乘江水歸壑，入焦山之麓，藉落葉而仰讀「瘞鶴銘」辭，聚四石繪作圖，聯以宋人補刻字，倫序不紊，且證爲顧逋翁書。蓋逋翁故宅雖在海鹽之横山，而學道句曲，遂移居于此。集中有《謝王郎中見贈琴鶴》詩，鶴殆出于性所好，斯瘞之作銘，理有然者。自處士之圖出，足以息衆説之紛綸矣。力臣名弨，精書法。嘗爲顧處士炎武寫《廣韻》及《音學五書》，手摹家藏鼎彝款識遺予。惜不營生産，没後盡散失，并傳刻棗木，悉歸之閩人，可歎也。

## 湖州天寧寺尊勝陀羅尼石幢跋

湖州天寧寺，建自陳永定三年，武宣章皇后故宅也。曰龍興，曰孝義，曰萬壽，曰報恩光孝，寺額屢更。其曰天寧者，仍吴越武肅王所更額也。相傳寺有尊勝陀羅尼石幢一十四座，今其八尚存。文可辨識者，一建于大中元年十一月，後題刺史令狐綯姓名；一建于大中二年八月，後題刺史蘇特姓名，書者曹巨川也；一建于大中十二年四月，書者凌渭也；一建于會昌元年十一月，書者胡季良也；一建于咸通十一年三月。又斷石

❶ 「銘辨」，四庫本作「辨跋」。

一，平望芮文琛立，後題乾符六年四月，蓋平望驛時屬烏程澄源鄉宜陽里，故張承吉詩云「一派吴興水，西來此驛分」，斯其證矣。巨川、渭莫考。季良見《宣和書譜》，載其行草書各五種。考諸家記録金石文字，太和八年湖州德本寺碑陰係季良正書；寶曆二年杭州大覺禪師碑、元和二年平李錡紀功碑，均係季良八分書；元和四年國子司業辛璿碑、九年永興寺僧伽和尚碑，均係季良篆額。是季良于書法，諸體精熟，不獨行草見長矣。惜也，幢第稱曰處士，而不著其里貫，疑即州人。至繪畫人魚簡，則畫譜未詳，僅見于此。予友鄭元慶芷畦撰《湖州府志》，手拓諸幢文見示。予嘉其見聞之周洽也，書册尾歸之。

## 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跋

右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祕書監正字郎萬齊融撰。其初，趙州刺史徐嶠之書既隳于寇，明州刺史于季友於僧惠印所覩舊文，邀處士范的重書，太和七年冬事也。寺建于晉太康二年，田賜于宋元嘉二年，額更于梁普通三年。釋道宣録神州塔寺，以是塔居第一焉。碑題越州都督府鄮縣者，齊融神龍中，與賀知章、賀朝、張若虚、邢巨、包融等俱以吴越之士知名，見劉昫《唐書・文苑傳》，《國秀》、《搜玉》二集，曾載其詩。《唐書》以「賀朝萬」爲一人，「齊融」爲一人，誤矣。唐自武德四年，諸州置總管，未久更都督府，至乾元元年，始號越州。而鄮縣即故鄮州，開元二十六年，始割縣置明州。齊融撰碑時，寺猶屬越州也。碑引《詩》「倬彼甫田，歲取十千」，以「甫」作「碩」，不知何所本。其陰有記，則于季友辭，附贈范的詩，的亦有和韻之作。胡氏《統籤》、季氏《全唐詩》均未之載。

季友，太保頔次子也，尚憲宗女惠康公主，拜駙馬都尉，授羽林將軍，制係元稹所草。史不言其爲明州刺史，《宰相世系表》第書絳、宋等州刺史云。

## 憫忠寺重藏舍利記跋

右采師倫書《重藏舍利記》，在京師憫忠寺，碑建自唐會昌六年。文稱舍利舊藏智泉寺，寺經始于元魏幽州刺史尉萇命，故又號「尉使君寺」。按《北史》，萇命，太安狄那人，「萇」作「長」，參預齊神武起兵，破爾朱兆者。其曰節制司空清河張公，則仲武也。當武宗詔毀佛寺，地分三等。幽州等居上，許留僧二十人。尋又詔諸道留二十人者，減其半，故碑云「勑于封管八州內，寺留一所，僧限十人」，至是年宣宗即位，遂弛其禁。先是，智泉寺已燬，遂以舍利歸憫忠寺焉。仲武在幽州，屢破回鶻，鄭畋謂會昌時功第一。方毀寺之歲，五臺僧多奔幽州。仲武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及宣宗增置僧寺，碑稱「司空固護釋門，殷誠修敬」，若是乎前後不相侔者。蓋仲武功名之士，宜其好惡與時移也。師倫無善書名，然猶存王知敬、薛稷遺意，亦能拔乎俗者。

## 唐漳州陀羅尼石幢跋

右唐咸通四年八月漳州押衙兼南界游奕將王剬所造陀羅尼石幢，宣義郎前建州司户參軍事劉鏞序并書，經後題朝議郎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柱國崔衮名，又分書建立歲月及鐫字人于後。按游奕將，五代十國多有之，獨不見于《唐會要》、新舊《書》，惟

《六典》載：騎曹掌外府兵馬簿帳牧畜之事，凡諸衛馬，承直配于金吾、巡檢、游奕者，季請其料，給之。殆職巡邏者已。是帖今藏吳江潘檢討稼堂家，審定爲宋拓本。

## 唐北嶽廟李克用題名碑跋

曲陽縣北嶽廟有唐李克用題名一百二十八字。文稱「中和五年二月」者，即光啓元年。考僖宗以是年二月至鳳翔，三月還京，改元之詔猶未下也。克用與義成節度使王處存同破黄巢，以功封隴西郡王，而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處存，約共滅之，分其地。《通鑑》載克用遣將康君立救之，而碑文則云領蕃漢步騎五十萬衆，親來救援，與《通鑑》異。又云：「至三月，幽州請就和斷，遂班師，取飛狐路，却歸河東」，則又史所不及載者。當唐之季，藩鎮連兵境上，各事爭鬭。職方不録其地，朝廷號令所及，僅河西、山南、嶺南、劍南十數州，上下不交，以至于無邦。生斯世者，其聞見已不能悉真，況百世之下，寧免傳聞異詞哉！惟金石之文，久而未泐，往往出風霜兵火之餘，可以補舊史之闕。此好古之士，窮搜于荒厓破冢之間而不憚也。克用本武人，未嘗以知書名。而碑文楷畫端勁，詞亦簡質可誦，英雄之不可量，如是夫！嗚呼！益以見金石之文爲可寶也。

## 憫忠寺葬舍利記跋

右唐景福元年，僧復嚴葬舍利于憫忠寺觀音像前，于是南敘述記，知常書之。碑云「隴西令公大王」者，李匡威也。是歲，李克

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匡威救之，有詔和解河東及鎮、定、幽四鎮。碑稱欲遷舍利于閣内，陳辭請發封壤，上許之。蓋匡威方恃燕、薊勁旅，有雄天下意，宜有請無不許者。碑文侈陳發緘時，舍利光芒，異香郁烈，外石函封，内金函閟，其崇奉象教至矣。迨明年，匡威復出師救鎔，其弟匡儔據軍府，自稱留後。匡威進退無所之，鎔迎館于鎮。登城西大悲浮圖，顧望流涕。未幾，以圖鎔見殺。然則事佛果得福乎？舍利之塔，一燔于太和八年，一燼于中和二年。今匡威所建之閣，遺跡已不可問，其碑僅存焉爾。已踣佛脚，俾工拽而出之，搨以藏諸笥。

## 唐濟安侯廟二碑跋

乙巳秋，客自華州來者，貽予唐李巨川所爲《濟安侯廟碑》。濟安侯者，華之城隍神也。巨川爲韓建掌書記，撰《許國公勤王録》以媚建。方昭宗幸華，建請散殿後軍，誅李筠，圍諸王十六宅，皆巨川教之，唐史附諸叛臣之列。觀其碑文，盛歸功于建，此猶猘犬狂吠，無足怪者。繼得金張建所撰廟碑，謂諸王既見殺，是夜，建袖劍詣行宫，將及御幄，神厲聲叱曰：「汝陳、許間一卒耳，蒙天子恩至此，輒敢爲弑逆事乎！」建倉皇而退。昭宗德之，徙神于行宫。既還京，封神濟安侯。而歐陽子《五代史》則謂建父叔豐所誡，殆儒者不語怪之意歟？金源之文，傳世者寡。碑辭特剴切可誦。其稱神縛草傅泥，假以成像，猶能奮叱不祥；而當時藩鎮重臣，幸時之亂，曾不遣偏裨老弱之師，爲衛社稷勤王計，殆土木之不若。蓋有激其言之矣。彼巨川者，罔有忌憚，謂土木可欺，己之文足

以飾非于後。不知直道在人，自唐迄金二百年，華之父老猶能道之，而張建者復刊石而記其實也。然則小人之變亂是非，欲以惑天下後世者，復何爲哉！復何爲哉！

## 晉王墓二碑跋

代州柏林寺東，晉王李克用墓，斷碑二。其一曰「唐故左龍武軍統軍檢校司徒贈太保隴西李公神道之碑」，文曰「公諱國昌，字德興，世爲隴西沙陀人。偉姿容，善騎射」，蓋克用之父朱邪赤心，所謂「赤馬將軍火生頭上」者也。其一曰「唐故使持節代州諸軍事代州刺史李公神道之碑」，文曰「公即太保之次子也」，其名「克」字僅存，餘可識者有「公前躍馬彎弓」及「徐方」等數字。按史克用弟四人，次曰克讓，爲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將軍，宿衛京師，親仁里第。自克用稱兵雲中，殺守將段文楚，詔捕克讓。讓與僕十數騎，彎弧躍馬，突圍出奔雁門，與碑文合，則爲克讓無疑。但史載克讓守潼關，與黄巢兵戰，敗匿南山佛寺中，爲寺僧所殺，不言其爲代州刺史，又得歸葬于代，皆不可曉者。土人相傳，王墓上舊有碑十三，今十一已亡，其二存者，又散埋土中。蓋金石之文，自歐陽永叔、趙明誠後，世無篤好之者，宜其漫漶不可辨識如是也。當永叔時，去五代甚近，沙陀世次已不得詳，其爲唐家人傳，謂太祖四弟，皆不知其父母名號，至國昌字德興，紀亦遺之。是十三碑者，永叔亦未之見。更六百年，而予乃得覩其二，非幸歟！惜乎十一碑者不及見也。同里曹先生博采金石，有歐陽、趙氏之好。出二碑于土，摹之搨本，俾予審定其字若干，遂書其後歸之。

## 千峰禪院碑勅跋

右澤州盤亭山千峰禪院，後唐明宗賜僧洪密勅。蓋明宗踐位日，洪密具表稱賀，以此答之。文曰：「退避無所，愧恧良多。」嗚呼！五代之季，安得聞此長者之言哉！歐陽子謂明宗武君，不通文字。觀署尾數大字，出自親判，上有璽曰「書詔新鑄之印」，可異也。

## 晉義成節度使駙馬都尉史匡翰碑跋

史駙馬匡翰墓在太原縣東北三十里黄陵村，墓碑深陷于地。村民語予：土不可搰，搰之尺則更深尺。予强令搰之以畚，去土至一尋，龜趺始露，驗之則陶學士穀所撰文也。辭多駢儷，乃抄撮其大略云：天祐中，授代州副使，以勞加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改遼州副使，兼領九府都督。同光初，充嵐、憲、朔等州都游奕使，解職授天雄軍牢城都指揮使，遷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轉檢校户部尚書、潯州刺史。未幾，改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遷侍御彰聖馬軍都指揮使，兼九府都督，進檢校司空、懷州刺史，轉控鶴指揮使，加金紫階，兼和州刺史、駙馬都尉，食邑五百户。俄遭内艱，起復授冠軍大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依前充義成軍節度使。以天福七年三月薨于鎮，詔贈太保。其先後歷官詳矣，然史稱其歷鄭州刺史而碑不書，何歟？又傳美其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不倦。碑辭亦云：「懷鼓篋之心，行有餘力；藴飛箝之辨，似不能言。」不積財而但富藏書，不憂家而惟思報國。求諸

時彥，罕有倫焉。」則與史傳合矣。

## 建雄節度使相里金碑跋

汾陽縣有大相里、小相里，相里氏子孫聚族居焉。按相里氏東周時即有之，莊子稱相里勤之弟子是已。漢有御史武，十六國前趙有偏將軍覽，大都皆晉人也。金墓在小相里之北，繹碑辭，與《五代史》傳略同，惟史稱字「奉金」而碑云字「國寶」，史稱贈「太師」而碑云贈「太子太師」，則碑爲可信已。

## 鎮東軍牆隍廟記跋

鎮東軍牆隍廟碑，施宿撰《會稽志》，張淏續之，均不載其文。予友顧徵士寧人，獲諸卧龍山西岡上，采入《金石文字記》中。碑文錢武肅王鏐撰。王以乾寧二年伐董昌，明年五月平之。冬十月，勑改越州威勝軍爲鎮東軍，授王領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至開平二年，升爲大都督府，亦謂之東府。題曰「牆隍廟」者，朱全忠之父名誠，王既稱臣于梁，不得不爲之諱矣。獨怪全忠未篡弑時，唐帝在位，乃勑改武成王廟曰武明，成德軍曰武順，義成軍曰宣義，并嫌名皆避之。迨梁既僭號，司天監以帝曾祖諱茂琳，請改歲月陽日辰，凡「戊」字更作「武」，尤可發笑也。

## 北漢千佛樓碑跋

丙午二月，登天龍之山，得北漢李惲所爲千佛樓碑，異焉，俾工搨歸，裝潢之，書其後曰：北漢之爲國，不足當一大郡，而王朴以爲必死之寇，亡最後，自周之世宗，宋之太祖，百戰不能克，宜其君臣有過人之才。而

劉繼元處裏瘡吮血之餘，輕役其民，命嬖臣范超冶金爲佛，治不急之務。惲身爲相臣，不能匡正，惟事圍棋飲酒，反撰碑文，侈大其事，何歟？碑稱承鈞爲睿宗皇帝，繼元爲英武皇帝，皆史記所未及。劉昪之語張元徽也，顧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使，然則惲之夸大其辭，適足以形其陋而已。考繼元之立，在宋開寶元年戊辰，史稱其即位時改元「廣運」，而碑建于乙亥，故其文曰「上御宇之八年」，後書「廣運二年，歲次乙亥」。按楊夢申撰劉繼顒神道碑亦稱「廣運元年歲次甲戌」，與是碑合。則即位改元之説，史未得其詳矣。繼元殘忍好殺，具書于史。然當時諸臣率弃之降宋，范超者亦降，惟惲至國亡乃降。蓋其誅戮亦所必行，無足深罪者。嗚呼！以蕞爾之地抗百萬之師，民争爲之効死，其君臣豈真無過人之才者哉！若其文格之卑，書法之陋，考古之士無譏焉可也。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

#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一

## 跋十

### 宋太宗書庫碑跋

右宋太宗皇帝書庫碑，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御書勒石，在太原府壽寧教寺。碑爲風雨崩剥，其半没土中，歲久盡蝕。文凡二千餘言，僅存數百字。其陰石尤泐，所可識者，有太宗御製文集四十卷，又集一十卷，《怡懷詩》一卷，《迴文詩》一卷，《逍遥詠》一卷，《至理勤懷篇》一卷，《宋志》載御製集一百二十卷，蓋統言之也。《棋勢圖》、《琴譜》各二卷，《蓮花心漏迴文圖》若干卷，雜書扇子一百三十六柄，雜書簇子七百五十三軸。按史帝既削平諸國，收其圖，下詔購遺書，于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徙三館書實之，此《崇文書目》所自始也。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别爲書庫，所謂祕閣是也。王明清有言：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寘之館閣，使修群書，廣其卷帙，厚其廩禄贍給，以役其心，俾卒老于文字。則帝之留意翰墨，特出于權謀祕計，而非性所好也。雖然，亡國之臣，世主往往輕視之如土芥，而重繩之以刀鋸。帝獨容之禁侍之列，給筆札，事纂述，謂非世主所難能歟？嗚呼！是可記也。

### 宋京兆府學石經碑跋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碑記，宋元祐中京兆黎持撰文，河南安宜之書，鎸之者，長安石工

安民也。其曰「汲郡吕公」者，宣公大防之兄，以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大忠也。自唐鄭覃等勒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天祐中築新城，石爲韓建所弃。劉鄩守長安，幕吏尹玉羽請輦入城，鄩謂非急務。玉羽紿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以助戰。」鄩然之，移置尚書舊省。至大忠領漕日，始克盡列于學，載持記甚詳。方是時，宣公在朝，二三執政，罔非正人，監司長吏，咸以興起學校、裒集經史爲務。至紹聖、元符之際，小人柄政，諸君子咸被重罪以去，宣公竄死虔州。未幾，大忠亦降官。崇寧初，籍黨人，立石端禮門側，蔡京復自書碑，頒郡縣。彼張商英、周秩、楊畏之徒，反覆附和，恬不知恥。民以一石工，獨能嚴邪正之辨，不肯鐫名姓于碑，惟恐得罪後世。匹夫之志不可奪，如是夫！持爲京兆學官，其文辭條達，類南豐曾氏，而宜之之書，亦稱入格。迄今博聞之士，或不能舉其姓氏。民則後生末學，皆能道之，以此見立身行己，不可不爲後世慮。苟是非得其正，雖百工技能之人，反有榮于當時之士大夫者。嗚呼，可感也已！

玉羽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杜門隱居。鄩辟爲保大軍節度推官，仕後唐，至光禄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秦中。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書散見于《册府元龜》，惜歐陽子不爲立傳，而其書亦不傳于世也。予既感碑文之出于民所鐫而題其後，予友鍾淵映將注《五代史記》，并書玉羽之事告之，俾附注于鄩之傳焉。

## 太原縣惠明寺碑跋

吕惠卿，憸人也，當時君子視若鬼蜮，而

王安石獨任之不疑，且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今觀惠明寺舍利塔碑，雖能文善書之士無以過之。世徒知爲頭會箕斂之才，不知兩人當日以經術定交而取合于文字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姦也歟？

## 桂林府石刻元祐黨籍跋

元祐黨籍，徽宗書之，立石端禮門，其初九十八人爾。既而蔡京復大書頒郡縣，以上書人及己所不喜者作附麗人添入，凡三百九人。碑稱「皇帝嗣位之五年」，蓋崇寧四年也。是時籍中曾任宰臣、執政者，十無一存，曾任待制及餘官，亦已零落過半。亡者毀其繪像及所著書，奪其墳寺；存者定爲邪等，降責編管荒徼，禁不得同州住，其子弟亦不得詣闕下。小人之快意未有甚于斯時者矣，豈復有所忌憚乎！其後張綱看詳，謂王珪一名，不合在籍，自九十七人外，益以上官均、岑象求、江公望、范柔中、鄧考甫、孫諤六人，共一百三人，皆係名德之臣，許子孫陳乞恩例次數，而龔頤正遂采三百九人之事跡，成《元祐黨籍列傳譜述》一書，凡一百卷，蓋惟恐其闕。然則小人之厄君子，適以榮之，士之自立，宜審所擇矣。京所書刊石滿天下，惟桂林勒之崖壁，故至今獨存。碑後王珪、章惇姓名漫漶者，爲瀑泉所泐也。康熙乙丑二月望日書。

## 大同府普恩寺碑跋

右大同普恩寺碑記，宋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充通問副使婺源朱公弁所作也。公以建炎元年十一月奉使，爲金人所留。迫之事

劉豫，不可；欲易其官，不可；探策使之歸，復不可。其語耶律紹文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臣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觀其懷印卧起，悲歌慷慨，與漢之蘇武何異！非孔子所稱不辱君命者歟？記成于金皇統三年二月，實高宗紹興之十三年也。于是公之去國，蓋十七年矣。題曰「江東朱弁」而不書官，又其上系以「皇統」年號，論者疑公自貶其詞，合乎古君子危行言孫之義，而未得其本也。考公之歸宋，在是秋七月，記之作當在和議初成而公臨發之時也。彼寺僧者見公既去，不能原公大節所在，惟知奉國人之法，輒删去其官爵，增易其紀年，無足怪者。史載公被留時，嘗具酒食告僚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諸公幸瘗我其處，表曰『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于我幸矣。」而公碑文亦曰：「予築館之三年，歲在庚戌，冬十月，乃遷于兹寺。」然則所謂「近郊某寺」者，殆即普恩寺，非邪？史又載公以文字教金之貴人子弟，使之就學，因得以和好之説進。蓋公之文，有不得已而爲之者。當其時，宋諸臣留于金，若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之徒，多以文學自命。顧寺僧獨以公之言爲足重于世，亦以見恭敬之不可弃，而忠信所行者遠也。嗚呼！士君子不幸生喪亂之際，又不幸以文章爲世所重，得其文者，或不原其志意所在，輒更易以就時人之耳目，至使大節皎然若朱公者，幾無以自白于後世，讀普恩寺之碑，其亦可感也夫！

## 杭州府學宋石經跋

宋高宗皇帝御書石經，紹興十三年知臨安府事張澂摹勒上石。淳熙四年，詔知府趙

礵老建閣于太學，題曰「光堯石經之閣」，置石其下。洪邁、曾惇、楊冠卿、葉紹翁、李心傳、陳騤、王應麟、潛説友紀之詳矣。宋亡學廢，爲肅政廉訪司治所。西僧楊璉真伽造白塔于行宫故址，取其石壘塔。杭州路廉訪經歷申屠致遠力持不可，然已損其什一。元至正間，即治所西偏建西湖書院，以祀先師，設有山長，掌書庫。其後明常熟吴訥、乾州宋廷佐，先後巡按浙江，或覆之廊，或甃以瓴甋。崇禎末，廊圮，乃嵌諸壁中。左《易》二、《書》六、《詩》十有二，《禮記》向有《學記》、《經解》、《中庸》、《儒行》、《大學》五篇，今惟《中庸》片石存爾。其南則理宗大書御製序四碑在焉。右則《春秋左氏傳》四十八碑，闕其首卷，通計八十七碑。諸經雖非足本，然書法甚工，學古者所當藏弆。若夫秦檜一跋，已爲訥椎碎，其詞見于學士院《中興紀事本末》，君子無取也。

## 書拓本玉帶生銘後

玉帶生，宋文丞相硯名也。石産自端州，未爲絶品。其修扶寸，廣半之，厚又微殺焉。帶腰玉而身衣紫，丞相寶惜，旁刻以銘，書用小篆，凡四十有四字。歲甲申，覯于商丘宋節使坐上，因請以硬黄紙摹之，不敢響搨也。生之本末，略見玉笥生詩，其銘辭亦附注于詩編。按金華胡翰作《謝翱傳》，稱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氏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勾越。是信公軍敗後，硯即歸翱可知。其寓浦陽、永康，閱祐思諸陵，登釣壇，度必攜生偕往。懷古之君子，可以深長思矣。

## 遼釋志愿葬舍利石匣記跋

京師仙露寺，金人俘宋室子女置其中，

見蔡絛《北狩行録》、趙子砥《燕雲録》，顧地志失載，遺蹤遂不可稽。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宣武門西南居民掘地得石匣，匣旁有記，自稱「講經律論大德志愿録并書」，乃遼世宗天禄三年瘗舍利佛牙于此，記後有「千人邑」三字，蓋社名也。施主姓名，首列帝后諸王大臣，下及童男小女。考《遼史》世宗妃甄氏，後唐宫人，帝從太宗南征得之，寵遇甚厚。及即位，立爲皇后。至天禄四年，方册立皇后蕭氏。二后同死察割之亂，並葬于醫巫閭山。記刻于三年，所云皇后，蓋指甄也。東明王者，疑是明王安端，即察割之父，以功王東丹國，故曰東明王也。燕主大王者，中臺省右相牒蠟，爲南京留守，封燕王，故曰燕主大王也。國舅相公者，靖安蕭太后族只撒古魯，以天禄元年爲國舅帳詳穩，故曰國舅相公也。獨趙思温子延照，史作延昭，而《通鑑》亦作「照」，常爲石晉祁州刺史，後仍歸遼，餘子本末，不得其詳矣。又記有「建窣堵波」之文。疑當時石匣置于塔下，塔久廢，而石匣僅存土中，匣已無蓋，其舍利佛牙又不知何時散佚也。

## 遼雲居寺二碑跋

右王正智光雲居寺二記，共勒一碑，碑額篆書「重修雲居寺」，一「千人邑會之碑」。一稱結一千人之社，一千人之心；一稱完葺一寺，結邑千人。近年京城發地，得仙露寺石函記，後有「千人邑」三字，尼曰邑頭尼，覽者疑是地名。合此碑觀之，則知「千人邑」者，社會之名爾。天順皇帝者，遼穆宗尊號。丞相秦王者，重元爲南京留守也。《遼史》：聖宗初即位，群臣上尊號曰「昭聖皇帝」。統

和元年六月，上尊號曰「天輔皇帝」。五年四月，上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二十四年十月，上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今碑建于二十三年，尊號無「天輔」字，是則二十四年十月以前，聖宗尊號但云「至德廣孝昭聖皇帝」，如碑所記，至二十四年，乃合元年尊號「天輔」字以稱之。否則，二十四年所上之號與五年無異，何用群臣復上乎？竊疑史有誤也。

## 金京兆劉處士墓碣銘跋

金京兆劉處士墓碣銘，奉天楊英撰文，武功張徽書，洛陽李微題額，立石者，同知京兆總管府事高貴也。文稱處士初諱章，更名九隴，又名渭，又名於菟，其字希文，不易也。下筆有骨肋，西州碑版多出其手。一榻之外，皆法書名畫，望而判其真贋。嘗鬻書于市，一達官持之去，處士直詣廳事取書，辭色不少遜，挾書掉臂而出。性不喜浮屠法，而處開元塔三十年。無家無妻子。正大八年，詔民東徙至陝，既而事且變，投所蓄古印章鼎彝于河，避地平陽，入太原。尋還故里，以疾卒。按《金史·哀宗紀》，元兵既取鳳翔，兩行省棄京兆，遷居民于河南，所云「事變」者，此矣。英之銘曰：「士之遇也，爲龍爲虎。其不遇也，如魚如鼠。既魚其龍，又鼠其虎。生必違其所好，死則從其所惡。將矯世以自戕，抑直行而不顧。苟會于心，千載其猶旦暮。著所以信于人者，以銘先生之墓。」吁，辭特崛奇。而徽正書多涉篆隸體，亦不猶人。金源遺集傳至今者，惟趙秉文、王若虛、段克己、誠己、李俊民、元好問數家而已。斯銘不見于載記，乃摭其大略，書之册尾，兼

録其副，示長洲孫生，附著于《書法考》焉。

## 趙吳興千字文跋

周興嗣《千文》便于小學，善書者恒寫一本，獨智永曾書八百本，散在江南。而吳興趙王孫亦屢書之。延祐三年四月，有旨，趙子昂寫來《千文》一十七卷，發祕書監裝背收拾。此或一十七卷之一也。吾鄉項子京家刻石，今歸于予。

## 元豐閏縣令碑記跋

豐潤縣，本玉田之永濟務，《金史》稱太和間置。明《寰宇通志》、《一統志》因之。今觀至元七年縣令孫慶瑜碑記，則改務爲縣乃章宗大定年事，且云承安中，以懷遠大將軍夾谷公習捏來宰是縣，足徵置縣在泰和之先也。碑又云：「大安初，避東海郡侯諱，更名曰『豐閏』。」東海郡侯者，即衛紹王，然則縣始置時，仍名永濟可見。又云：「大朝開創以來，庚辰之歲，改縣爲閏州。」考《元史》竟未之載，宋、王諸公未免失于討論矣。清類天文分野之書云：洪武元年，改「閏」爲「潤」。而今國子監金、元史雕本，「閏」旁均著「水」，亦非也。碑書法雖不工，然辭足以達，其述先後政頗詳。顧修地志者曾不引證，何哉？

## 霍山廟建文元年碑跋

右霍山廟碑，建文元年正月壬午，祇祭上帝于南郊，二月癸亥，鴻臚寺序班周敖、國子監生袁綱，奉命以香幣牲醴祭告中鎮，勒其文于碑，嵌廟西壁上。蓋自燕師靖難之後，四年之政事，悉行革除，舊典遺文，去之

惟恐不盡。乃普天之下，尚留此一片石存人間。世之君子有志于補修惠宗實録者，辭雖不多，所宜大書特書、布在方策者也。

## 跋首善書院碑

萬曆丁酉，先太傅文恪公偕福清葉文忠典應天鄉試，得華亭吕公原先生卷。先文恪欲置第一，文忠謂是卷文雖高，恐不得第，欲以所擬第二人領解。先文恪曰：「此時文爾，雖第與不第等。未若不第者之文，其人必以學行聞于時。」遂定先生卷第一。後先生試禮部，輒擯落。謁選人官工部司務。是時鄒忠介、馮恭定講學京師，于宣武門内大時雍坊建首善書院，先生與周忠毅董其役。而先大父時爲都察院照磨，實經營之。及書院成，文忠作記，董文敏書之，則先大父已遷官，故未得書于石也。繼而群小交攻毀書院，而碎其碑。傳聞碑初立時祇搨一十三紙，而先生藏其二。至崇禎壬申，文敏起自田間。桐城孫舍人國敉請重書是碑。文敏謂曩曾書二碑，一置書院，一爲王評事應遴摹勒藏壁間，爲御史某徙置中城察院官舍。訪之，果存。其後，西洋人借書院以爲曆局，久之遂踞其中。甲申春，李自成入寇中城，所藏之碑亦不可問矣。康熙辛酉，予復主江南鄉試，先生之孫嘉先持搨本見示。又六年，嘉先子天右持至都，將重勒上石，請予跋其尾。予母，華亭唐文恪公孫也。先君安度先生侍先太傅于京邸，兩家結婚，吕先生實爲行媒。今兩家子姓仳離坎壈，先代賜書俱已零落。而先生後人猶能于兵火之餘裝潢是碑，守以勿失，摹而刻之，俾覽觀者仰先儒之典型，可以識君子小人存亡進退之故。是

碑傳，書院雖毁，安知無有復之者！則嘉先父子之功不可泯已。

## 北京國子監進士題名碑跋

唐人及第，書名雁塔，未必鋟諸石也。明自永樂二年，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于南京國子監，撰記者，翰林侍讀學士王達也。十三年，會試天下貢士于北京，《登科考》謂是歲即命立石國子監，然今無有。有之，自宣德五年林震榜始也。由宣德訖崇禎十三年，碑凡七十一通。思陵厭薄進士，故將下第舉人與廷試貢士史惇等百六十三人、又吴康侯等百人，盡留特用。於是惇等請援進士例，謁孔廟，行釋菜禮，并立石題名，帝如所請。大學士周延儒奉勅撰文，太僕寺少卿翰林院侍書朱國詔奉勅書石篆額，工部營繕司郎中王灝監工，立于進士題名之次。而十六年楊廷鑑榜，遂無隙地可樹碑矣。予輯《日下舊聞》，既撮其大略，筆之于卷。康熙辛未秋八月上丁，天子命大學士代祀孔子，彝尊充十哲分獻官。禮畢，偕祭酒汪霦、司業吴涵容大徧覽諸碑。其初釋褐即撰記立石，後乃有遲一二十年始立，又或有題名無記、兼踣于地者多有之。嗚呼！明之祖宗，待進士可謂隆矣。苟不由是出身，選人輒投之僻左荒遠之地。士大夫論資格日嚴，而萬曆以後，題名之石不師舊典作記，登第者罕有拓而傳示子孫，徒僵立于風雨冰雪之中信其剥蝕，不亦可歎也夫！爰屬二公扶其踣者，并搨之。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一

#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二

跋十一

## 陶徵士聖賢群輔録跋

韓非有言：孔子之後，儒分爲八。八儒者，公孫氏居第七。至晉陶徵士《聖賢群輔録》分疏之云：「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凈精微之儒。」或疑公孫氏爲龍，非也。龍，字子石，《家語》稱是衛人，而北海鄭氏謂是楚人。故唐贈黄伯，宋贈枝江侯，名雖在七十子之列，不聞傳《易》。若趙人名龍者，字子秉，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所云秉者，辨堅白異同之龍也。樂正子輿譏其行無師，學無友，非孔氏門弟子可知。考《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魏王冢，得竹書《易》五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二篇，是則公孫氏傳《易》之明徵矣。蓋子石、子秉，名姓偶同，而傳《易》之公孫氏，與鄭大夫字伯石者名姓又同也。録此以證小司馬《索隱》之誤。

## 唐律疏義跋

《唐律疏義》三十卷。永徽二年閏月，詔曰：「太宗文皇帝撥亂反正，恤獄慎刑。杜澆弊之源，削煩苛之法。道臻刑措二十三年。玉几遺訓，皇令刊改，朕仰遵先旨，旁求故實。乃制太尉揚州都督長孫无忌、開府儀同三司李勣、尚書左僕射張行成、光禄侍中高季輔、右丞段寶玄、太常少卿令狐德棻、吏

部侍郎高敬言、刑部郎中賈敏行等，爰暨朝賢，詳定法律。酌前王之令典，考列辟之舊章，適其輕重之宜，采其寬猛之要。使夫畫一之制，簡而易從；約法之章，疎而不漏。再移期月，方始勒成。是宜頒示普天，垂之來葉。凡在群臣，逮于列岳，其務審慎，稱朕意焉。」此見諸《唐大詔令》者也。永徽三年五月，詔律學未有定疏，宜廣召解律人修義疏，使中書門下監定參撰，成三十卷。四年十一月上之。詔頒行天下。此見諸《唐會要》者也。

按无忌等表進，有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褚遂良、中書令柳奭、刑部尚書唐臨守、黄門韓瑗、中書侍郎來濟、辛茂將、尚書右丞劉燕客、潁州刺史裴弘獻、刑部郎中王懷恪、盩厔縣令董雄、大理丞路立、始平縣丞石士逵、大理評事曹惠果、律學博士司馬鋭等，而無張行成、高季輔、令狐德棻、高敬言。或疑纂修諸臣姓名不符。考詔令開載，乃總修律令格式之員，而表進于二年之後，所列縣令、丞、博士，蓋係召至解律人，若張、高、令狐四公，不與纂修義疏故爾。唐代遺書，傳抄多致殘闕。是編前有元泰定四年江西儒學提舉柳贇序，又附江西行中書省檢校官王元亮釋文，末又綴編校考亭書院學士余資姓氏，信爲完書。世有好事君子雕鋟以行，儆于有位，舊章之不愆，庶乎復古寬大之條矣。

## 刑統賦解跋

《刑統賦》四卷，《宋史·藝文志》不知作者，晁公武《讀書後志》著録二卷，云：「皇朝傅霖撰，或人爲之注。」予所録卷與晁氏同，

古林曹氏藏本也。《刑統》定于周顯德四年，命侍御史張湜、太子右庶子劇可久等十人編集，兵部尚書張昭遠看詳進呈，凡二十一卷。竇儀重加詳定，增益九卷。當日言律令格式之煩，期于省文達理成書。霖乃撮其要旨，作賦而自解其義。又東原郄某，每聯撰四言歌以括之。前有延祐三年趙孟頫序，言其大略。其後益都王亮復爲增注。大抵傅、郄皆宋人，而亮則元人也。世儒以趙序加于長孫无忌等《唐律》三十卷之前，遂疑疏義爲霖等所注，誤矣。霖自題左宣德郎律學博士，未審宋何朝人。

## 長短經跋

《長短經》十卷，唐趙蕤撰。蕤，梓州鹽亭人，嘗注《關朗易傳》，李白師事之。孫光憲稱其夫婦俱有隱操。而是編專論王霸機權正變之術，其第十卷相傳載陰謀捭闔之説，故祕不以示人。依《漢藝文志》，當入之縱横家。按《漢志》縱横家多至一百七篇，而《隋志》止二部，《唐志》四部。此六十四篇宜著録，不應混入于雜家也。

## 東宮備覽跋

《東宮備覽》六卷，宋迪功郎守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陳模進。模，字中行，泉州永春人。慶元二年鄒應龍榜進士。嘉泰二年八月，除正字。三年二月，以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開禧三年二月，以正字兼實録院檢討官。嘉定二年三月，除校書郎，仍兼實録院檢討。模之歷官倫序，見于《中興館閣續録》者如此。今觀告詞進表，乃合先後

銜具書之，又兼莊文府教授。或疑莊文太子薨于乾道三年，模至慶元初始釋褐，歷嘉泰、開禧、嘉定，不應尚設教授。以予考李心傳《朝野雜記》，皇太子宫小學教授設于紹興三十年，時孝宗爲建王，光宗與莊文太子、魏惠憲王皆就傅矣。先是，十四年春，建宗學于臨安，學生以百名爲額，在學者皆南宫北宅子孫。若親賢宅近屬，則别置教授，以館職兼，不在宗子之列。故魏惠憲王卒于淳熙七年，有子柄存，設有府教授。而莊文太子有二子梃、橶，府亦得設教授。模以館職遂兼之爾。《宋史》志職官未詳，因書于此。

**書玉臺新詠後**

《昭明文選》初成，聞有千卷。既而略其蕪穢，集其清英，存三十卷，擇之可謂精矣。然入選之文，不無僞製。所録《古詩十九首》，以徐陵《玉臺新詠》勘之，枚乘詩居其八。至《驅車上東門行》，載樂府雜曲歌辭，其餘六首，《玉臺》不録。就《文選》本第十五首而論，「生年不滿百，長懷千載憂。晝短而夜長，何不秉燭游」，則《西門行》古辭也。古辭「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來兹」，而《文選》更之曰「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兹」。古辭「貪財愛惜費，但爲後世嗤」，而《文選》更之曰「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古辭「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而《文選》更之曰「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裁翦長短句，作五言，移易其前後，雜糅置十九首中，没枚乘等姓名，概題曰「古詩」。要之皆出文選樓中諸學士之手也。徐陵少仕于梁，爲昭明諸臣後進，不敢明言其非，乃别著一書，列枚乘姓名，還之作者，

殆有微意焉。劉知幾疑《李陵答蘇武書》爲齊梁文士擬作，蘇子瞻疑陵、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而統不能辨。非不能辨也，昭明優禮儒臣，容其作僞。今《文選》盛行，作僞者心不徒勞也已。或者以爲《文選》闕疑，《玉臺》實之以人，非是。當其時，昭明聚書三萬卷，大集群儒討論，豈不知五言始自枚乘？而序所云「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有『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注《文選》者遂謂河梁之別，五言此始。鍾嶸《詩品》亦云：「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抑何謬歟！然則誦詩論世者，宜取《玉臺》並觀，毋偏信《文選》可爾。

## 宋本六家注文選跋

六家注《文選》六十卷，宋崇寧五年鏤板，至政和元年畢工。墨光如漆，紙堅緻，全書完好。序尾識云：「見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蓋宋時蜀棧若是也。每本有吴門徐賁私印，又有太倉王氏賜書堂印記。是書袁氏袠曾仿宋本雕刻以行，故傳世特多，然無鏤板畢工年月，以此可辨僞真也。

## 大唐類要跋

康熙己卯七月，湖州書賈有以《大唐類要》百六十卷求售者。反覆觀之，即虞氏《北堂書抄》也。按《新唐書志》作一百七十三卷，晁氏《讀書後志》同，而《宋志》止百六十卷。是編地部至泥沙石而畢，度非完書。今世所行者，出常熟陳禹謨錫玄氏删補，至以貞觀後事及五代十國之書雜入其中，盡失其舊，閲之令人生恚。儲書者多藏之，而原書

罕覯矣。《類要》傳寫雖多訛舛，然大略出于原書，未易得也。

## 跋五百家昌黎集注

宋人輯書，往往以摭采之富誇人，若蔡夢弼《杜詩注》號爲千家，成申之《尚書集解》號四百家，亡名子《播芳文粹》號五百家是也。《昌黎集訓注》四十卷，外集十卷，别集一卷，附《論語筆解》十卷，慶元六年春，建安魏仲舉刻于家塾，亦稱五百家。按其實，則列名者一百四十八家而已。其餘所云新添集注五十家，補注五十家，廣注五十家，釋事二十家，補音二十家，協音十家，正誤二十家，考異十家，殆亦無稽之言爾。然當時刊書者知以博學詳説爲要務，今則守一家之説以爲兔園册，其智出麻沙里刊書者之下矣。

是書向藏長洲文伯仁家，歸吾鄉李太僕君實，蓋宋槧之最精者。惜中間闕三卷，後人補抄，原注已失，不可復覩，當更訪諸藏書家。

## 播芳文粹跋

五百家《播芳文粹大全》二百卷，曩在都下曾從友人借觀，患其卷帙混淆，兼多闕文誤字，因置不録。歸田後，見江浙儲藏家間有之，類皆抄寫。丙戌三月，留徐學使章仲花谿别業，觀宋槧本，始快于心，若風庭之葉盡埽，而老眼豁然也。卷首有紹熙庚戌序，南徐許開作，稱係鉅鹿魏齊賢仲賢、南陽葉棻子實所集，具列姓氏，凡五百二十家，富哉言矣！然其所録，不盡皆醇。惜吾友宜興陳維崧其年、華亭錢芳標葆馚、吴江葉舒崇

元禮、錢唐陸繁弨拒石、嘉興李符分虎，皆以駢體名家，諸君悉逝，莫爲削其繁而舉其要也。開，字仲啓，以中奉大夫提舉武夷沖祐觀，著有《志隱類藁》，見趙希弁《讀書附志》。

## 書晁以道撰蘇叔黨墓志後

靖康中，蘇叔黨以真定倅赴官，次河北，爲賊所脅。叔黨語賊曰：「若知世有蘇内翰乎？吾即其子，肯隨若求活草間邪？」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王明清《揮麈後録》載之。而晁以道志其墓，稱以暴疾卒于鎮陽。繹其文，可云孝子，合而觀之，不媿其父矣。考東坡先生以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卒于常州，先生既卒，而蔡京由尚書左丞進左右僕射，蔡卞旋知樞密院事。自崇寧元年迄于四年，籍黨人，榜朝堂，定上書人上中下六邪等，責逐責降，而又編管子弟，不許到闕。一刻石于端禮門，再刻石于諸州，三刻石于文德殿門，帝既親書之，京復自書，頒之天下。是時叔黨潛身救過之不給，寧有富貴利達之念萌于中哉！惟因梁師成，自言爲東坡出子，嘗愬于裕陵曰：「先臣何罪，禁誦其文章，滅其尺牘？」於是先生遺文手蹟始稍稍復出。叔黨之不忍顯絶師成者，此也。然黨禁初弛，後雖得入京師，借詼諧以玩世，未嘗薰染以道。所云「嘻笑謔浪，節概存焉」是已。乃毁之者，謂叔黨諂事師成，自居乾兒。夫師成既以東坡爲父，稱曰「先臣」，則必以昆弟遇叔黨，豈有業爲兄弟而又降稱「乾兒」之理！此助洛攻蜀者謗之，貝錦南箕，尚論者不可不白其冤也。

## 竹友集跋

臨川謝幼槃與兄無逸並負詩名，吕居仁集江西詩派二十五人，幼槃其一矣。然其詩實與涪翁别。居仁又稱其似謝宣城，亦不類也。《書録解題》兩載《竹友集》，一曰十卷，一曰七卷。蓋七卷者詩，而十卷者，合文言之。是集流傳甚罕。謝布政在杭，抄之内府。在杭收藏宋人集頗富，近多散失，惟此係其手書，子孫裝界成册。平湖陸編修次友，典福建庚午鄉試，抄得之。予見而令楷書生亟録其副。詩派遺集，傳者無幾。予所儲陳無己、饒德操、洪玉父、韓子蒼、晁叔用、吕居仁，僅六家，得此而七焉。

## 書劍南集後

詩家比喻，六義之一，偶然爲之可爾。陸務觀《劍南集》句法稠疊，讀之終卷，令人生憎。若「身似老僧猶有髮，門如村舍强名官」，「跡似春萍本無柢，心如秋燕不安巢」，「身似在家狂道士，心如退院病禪師」，「心似春鴻寧久住，身如秋扇合長捐」，「身似敗棋難復振，心如病木已中空」，「心似枯葵空向日，身如病櫟孰知年」，「家似江淮歸業户，身如湖嶺罷參僧」，「心似游僧思遠道，身如敗將陷重圍」，「居似窮邊荒馬驛，身如深谷老桑門」，「人似登仙惟火食，俗如太古欠巢居」，「閒似苔磯垂釣叟，淡如村院罷參僧」，「嬾似老雞頻失旦，衰如蠹葉早知秋」，「喜似繫囚聞縱掉，快如疥癢得爬搔」，「閒似白鷗雖自足，健如黄犢已無緣」，「酒似粥濃知社到，餅如盤大喜秋成」，「難似車登蛇退嶺，險如舟過馬當時」，「月似有情迎馬見，鶯如相識向人鳴」，「心如澤國春歸雁，身似雲堂旦

過僧」，「身如巢燕臨歸日，心似堂僧欲動時」，「身如病木驚秋早，心似鰥魚怯夜長」，「心如老驥長千里，身似春蠶已再眠」，「身如海燕不逢社，家似瓜牛僅有廬」，「心如老馬雖知路，身似鳴蛙不屬官」，「身如病鶴長停料，心似山僧已棄家」，「心如頑石忘榮辱，身似孤雲任去留」，「心如脱穽奔林鹿，迹似還山不雨雲」，「恩如長假容居里，官似分司不限年」，「瘦如飯顆吟詩面，飢似柴桑乞食身」，「勇如持虎但堪笑，學似累棋那易成」，「爽如瑞露零仙掌，清似寒冰貯玉壺」，「衰如蠹葉秋先覺，愁似鰥魚夜不眠」，「樂如逐兔牽黄犬，快似麾兵卷白波」，「壁如龜筴難占卜，瓦似魚鱗不接連」，「路如劍閣逢秋雨，山似鑪峰鎖暮雲」，「雲如山壞長空黑，風似潮回萬木傾」，「雨如梅子初黄日，水似桃花欲動時」，「花如上苑長成市，酒似新豐不直錢」，「雁如著意頻驚枕，月似知愁故入門」，「蠶如黑蟻桑生後，秧似青針水滿時」。餘詩腰膝用「如」、「似」字作對，難以悉數。就中非無佳句，此陸平原所云「離之雙美，合之兩傷」者也。予友三原孫枝蔚豹人徵入都，不願分修史之禄，賦詩云「身如橘柚病於北，心似鷓鴣飛向南」，有識者憐之。此偶然作爾。邇者詩人多舍唐學宋，予嘗嫌務觀大熟，魯直太生。生者流爲蕭東夫，熟者降爲楊廷秀。蕭不傳而楊傳，效之者，何異海畔逐臭之夫邪！

## 賴良大雅集跋

《大雅集》十卷，天台賴良采擇，凡二千餘篇，楊廉夫點定，存三百首。既爲作序，而江陰王逢、吴興錢鼒亦序之。集中所收皆元

人，其後間有仕于明者。第六卷載林洵送顧謹中入太學詩，則洪武中從而補綴者也。良，字善卿，《赤城續志》不書其姓氏，出處顯晦不可得而知。繹席帽山人序，蓋曾教授松江云。倪元鎮贈良詩云「陳詩昔在周盛日，刪詩又是衰周餘」二語得其概矣。

## 書敦交集後

右《敦交集》一册，上虞魏仲遠輯其友酬和之詩也。作者二十四人，詩七十六首。册末宜有仲遠題識，而今亡之，非完書矣。是集爲吾鄉李太僕君實紫桃軒藏本。康熙丁丑，予購得之。稽諸《竹齋》、《丹崖》、《清江》、《全室集》，多有與仲遠昆弟贈答詩。仲遠父處士明叔，預卜塋兆于福祈山之陽，結廬其下，名「福源精舍」，處敬爲之作贊，又爲題「尚古亭」。元章亦有《筠深軒長歌》，季潭則有短歌，清江爲作《竹深記》，稱會稽之地多竹，蓋物有所宜，猶衛之左泉右淇也。其居邑西夏蓋湖上，伏龍山之下，顧郡縣志俱佚其名。按宋學士濂爲仲遠作《見山樓記》，乃知其人名壽延云。

## 梅菴李氏明正音跋

《明正音》七卷，海鹽李景孟宗浩選本。景孟中景泰甲戌進士，知莆田縣事。其父季衡公平、世父孟璿仲璣、兄景高宗遠，皆有詩名。季衡有《西溪集》，孟璿有《南莊集》，均不傳。是編所録，多嘉興人作，若沈謚孟鈞、陶瑾廷璧、朱孟德維新、陳善敬佐、李澄若淵。往予輯《詩綜》，悉無從采掇，即景孟詩亦遺之。鄉人有著述，莫爲之傳，是猶目治

而不見其睫也。景孟曾孫儒烈，嘉靖丁未進士，歷官福建按察司僉事，曾刊是編以行，惜今之雕本流傳者寡矣。歲在戊子閏月，竹垞八十翁彝尊識。

## 跋危氏雲林集

《雲林集》二卷，元翰林學士承旨危素太樸之詩，葛邏禄迺賢易之編，而虞集伯生序之者也。太樸以文名，詩不恒見，流傳惟此而已。明兵入大都，學士走報恩寺，俯身入井。寺僧大梓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學士由是不死。世傳明太祖聞學士履聲，出之，守余闕祠。按吾鄉貝助教瓊有《送危於幰赴安慶教授序》，稱洪武三年識公于京師，未幾，公卒。則學士未嘗銜命守祠。特其子於幰教授安慶，好事者遂傳會有是言也。於幰曾共歐陽佑、吕復、黄盅輩采書北平，載記脱去「幰」字。是集發雕于後至元三年，蓋學士入明後續作詩文均失傳矣。

## 跋草閣集

錢塘李曄宗表，元季結草閣，居北關門外。既而避地永康、東陽間。洪武初，官國子監助教有古今詩六卷，拾遺一卷。天台徐大章盛稱之，金華朱伯清序之。觀其長篇，聳高奔逸，堪與劉伯温、高季迪鼎足。而今之杭人末有舉其姓氏者，可歎也。集中《題徐原父畫梅歌》云：「尋常更有梅花船，繫在鑑湖柳姑之廟前。」柳姑者，疑即沈約詩所云「山陰柳家女」也。施宿《會稽志》云：「柳姑廟在山陰縣西一十里，前臨鏡湖，湖山勝絶

處。」其後修府志者乃遂削去之，是何心哉！

## 跋釣鰲集

吴江陶振子昌，洪武中任本縣儒學訓導，改安化教諭，歸隱華亭九峰間，自號「釣鰲客」。長陵師起，北平作《哀吴王濞歌》，感慨悲壯，意當日定流播于燕，王聞之，深怨私怒必甚矣。革除詩文稍有忌諱者，悉焚棄，唯是歌存集中，而人未有表其微者。其後死于虎。王達善輓以詩云：「昔爲海上釣鰲客，今作山中飤虎人。」「飤」之爲言，食去聲也，以食入聲食去聲人也。九峰無虎，將毋靖難之後有飤之者乎？

## 高麗權秀才應制集跋

高麗秀才權近，字思叔，別字陽村。洪武中至南京，高皇優禮待之，賜衣賜食，爰命賦詩。陽村先之以本國廢興之由，道塗經過之所，次之以本國離合之勢，山河之勝，與夫鄰境之情形，兼述東人感化之意。既成，精華炳蔚，音響鏗鏘。帝覽之稱歎，因命與劉公三吾、許公觀、景公清、戴公德彝、張公信輩偕游南北市來賓、重譯、鶴鳴、醉仙諸樓，帝又賜以御製三詩，此洪武丙子歲事。建文四年春，朝鮮恭定王李芳遠令知申事朴錫下議政府，鏤版以行。於是嘉靖大夫藝文館提學國人李詹暨奉使翰林史官兵部主事金陵端木孝思均爲作序，而淮南陸顒、番陽祝孟獻題詩其後焉。陽村賜游酒樓，實録未之載。予所見《應制集》，則天順元年朝鮮本也。

## 書姚學士明山存稿後

文徵仲待詔翰林，相傳爲明山學士及楊

方城所窘，昌言于衆曰：「吾衙門非畫院，乃容畫匠處此！」何孔目元朗《叢説》述之，而曰：「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衡山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著姚淶、楊維聰者邪？」聞者以爲快論。然明山嘗與孫太初、薛君采、高子業相唱和，且聞章丘李中麓富于藏書，特遣其子就學，可謂敏于好古者。即徵仲去官日，躬送至張家灣，賦十詩贈别，兼爲作序，比之唐元魯山、宋孫明復，謂榮出于科目之外，貴加乎爵禄之上，其傾倒亦至矣。然則元朗所述，乃誣語耳。金華吴少君詩「説謊定推何太史」，而虞山錢氏偏信其説。皎皎素絲，其可染乎！

## 書狷石居遺集後

予童稚日，就塾于譚氏之居，先後共學者六人：譚舟石、左羽，陸英一、次友，暨第五兄夏士，悉中表兄弟也。書屋五楹，予置席硯鴨脚樹下。年十七，爲贅壻，乃遷馮氏之宅。是歲兵起，舟石從其父五經進士浮海入越，轉徙漳州。左羽避居于泖。二陸暨予兄弟，各不相聞。既而離者合，合者又離，或出或處。六十年來，五人奄逝，存者惟予已爾。暇覽《狷石居遺集》，是爲舟石、左羽之王父，諱昌言，字聖俞。萬曆甲午，舉浙江鄉試第一，後八年中進士。知常熟、婺源、欒城三縣，遷南兵部主事，歷員外郎，升福建布政司參議、提督學政，轉山東按察副使，以布政司參政卒于官。思陵即阼，卹以死勤事諸臣，特贈太僕寺卿。公之試士也，其文不假一人寓目，必手自甄綜。雖伯子省覲，俾寄食旅店中，不許入廨。有投私書者，概不發函，試畢題數行裏原書復之。閩人語曰：

「來一封，去兩封，以爲不信視郵筒。」蓋視學三年，鬚鬢盡白。舟石語予：歲在己丑冬，攜其宅眷由琯溪之漳，遇賊于山麓。主僕遭急縛，將剸刃焉。猝傳官軍至，賊黨置之去。見有叟扠手獨行，呼之求救。叟問客子何來，答以浙人。叟曰：「客知浙有譚學使乎？」對曰：「吾祖也。」叟遽前釋縛。蓋賊渠之父，自言曩爲諸生，歲試，譚公列其名二等，吾師乎。其子還，治酒食，導客踰嶺，乃歸。觀于此，而信持衡之公，子孫必食其報，不在遇以國士，而始有知己之感也。舟石諱吉璁，官至登州太守。英一諱世楷，思州太守。左羽諱瑄，工科掌印給事中。次友諱苿，内閣學士、禮部侍郎。夏士諱彜器，承祖廕中書科中書舍人。康熙己未召試博學宏詞之士，六人者，舟石、次友，暨予居其三云。

## 書曼寄軒集後

東漢風俗之厚，期功之喪咸得棄官持服，如賈逵以祖父喪，戴封以伯父，西鄂長楊弼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長度尚以從父，渤海王郎中劉衡以兄，思善侯相楊著以從兄，太嘗丞譙玄、槐里令曹全以弟，廣平令仲定以姊，王純以妹，馬融以兄子，皆以憂棄官輕舉。至晉而嵇紹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陶潛以程氏妹喪自免，作《歸去來辭》。自是而後，古之道莫之行也。先伯祖君輿公掌銓東曹，聞先文恪公之訃，請于朝，乞歸持服，德陵允焉。當時典禮者不以爲過。斯國史所當附書于禮樂志者。此事尚未百年，今人父母之喪，有不去其官者矣。

## 摭言足本跋

唐重科目，舉措分殊，有國史未具析者。藉王氏《摭言》，小大畢識，後代得聞其遺制。奈流傳者寡，又爲末學所删，存不及半。是編一十五卷，獲之京師慈仁寺集，乃足本也。卷尾有柯山鄭昉跋，稱嘉定辛未刊于宜春郡。吴江徐電發近録棠村相國所藏，與此本略同，當就其校讎譌字發雕焉。

## 書鑑誡録後

《鑑誡録》十卷，後蜀人何光遠輝夫撰。晁公武《郡齋讀書後志》稱纂輯唐以來君臣事跡，可爲世鑒者。前有劉曦度序。今覽其書，多載可笑詩文，直小説家爾。每條以三字標目，與蘇鶚《杜陽雜編》略同。是册猶宋槧，卷首題「重雕足本」，惟劉序失之，吾鄉墨林項氏藏書也。濟南王先生貽上愛之，曾手録一部。

## 書北窗炙輠後

《北窗炙輠》二卷，宋施彦執編，予得之海鹽陳琠少典所藏。崑山徐氏、晉江黄氏從予借抄，其書稍稍流傳于世。按彦執諱德操，海昌人，張子韶之友也。生不婚宦，病廢而歿。子韶以文祭之云：「生平朋友，不過四人。姚、葉先亡，公繼又去。」其和彦執詩云：「環顧天下間，四海惟三友。」三友者，彦執及姚進道、葉先覺也。彦執嘗著《孟子發題》一篇，子韶之門人郎曄編《横浦集》，附之卷末。今海昌志人物，莫有舉其姓氏者矣。進道名述堯，張孝祥榜進士，有《蕭臺公餘

詞》一卷，予所藏有之。

## 跋劉豫事迹

《劉豫事迹》一卷，不知誰氏所輯。予抄自倦圃曹氏。按豫祖塋在阜城縣南十二里，元初尚謂之「御莊」，石馬存焉，見王惲《秋澗集》。惲述陳教授言豫未貴時，一日顧見一白龍現婦翁家大鏡中，但無鱗與角耳。後翁亦見此，乃以女妻之，資藉甚厚。及生二子，以「鱗」、「角」名之。或者謂二子長，豫當大貴，後果然。惲詩有云：「公昔此讀書，葱鬱見佳氣。尚看書帶草，碧色映階砌。空餘一字詠，流播傳後世。」是直以書生目之矣。此《事迹》所未載，附書于後。噫，豫一叛臣，其書可以不録；然安禄山事迹，姚汝能述之，存其書，亦足爲後鑒也。

## 書王氏墓銘舉例後

《墓銘舉例》四卷，長洲王行止仲編。先以唐韓退之、李習之、柳子厚，次以宋歐陽永叔、尹師魯、曾子固、王介甫、蘇子瞻、陳無已、黄魯直、陳瑩中、晁无咎、張文潛、朱元晦、吕伯恭，凡一十五家之文，舉以爲例，足以續蒼厓潘氏《金石例》而補其闕矣。是書未見雕本，抄自無錫秦氏。竊意墓銘莫盛于東漢，鄱昜洪氏所輯《隸釋》、《隸續》，其文其銘，體例匪一，宜用止仲之法，舉而臚列之。惜乎予老矣，不能爲也。

## 跋碧溪詩話

《碧溪詩話》十卷，宋黄徹常明撰。《書録解題》謂是莆田人，而《八閩通志》則云邵

武人，舉紹興十五年進士。殆家本莆田，而占籍邵武者也。編中持論，多本少陵。自言官辰沅逾年，顧志州郡官師者不載姓氏，集亦失傳。其送弟詩句云：「就舍勿令人避席，過江莫與馬同船。」語淺情真，不失風雅之旨矣。

## 格齋四六跋

宋人駢語，其初率仿楊億、劉筠體，無逸出四字、六字者。歐陽永叔厭薄之，一變而尚真率。蘇子瞻尤以流麗見長。于是汪彦章擅此名家，鎔鑄六經諸史，以成對偶，可謂升堂入室之選矣。廬陵王子俊才臣，爲周子充、楊廷秀賞識，嘗引以代草牋奏書記，其所撰《三松集》，世罕流傳。予抄得宋本《格齋四六》，計一百二首，愛其由中而發，漸近自然，無組織之迹，斯則彦章之亞也。

## 書王司綵宮詞後

宮官之設，見于《周官》，見于《戴記》。漢魏置貴嬪夫人，此仿《周官》之三夫人也。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此仿《周官》之九嬪也。《北史·后妃傳》有正華、令則、修訓、曜儀、明淑、芳華、敬婉、昭華、光正、昭寧、貞範、弘徽、和德、弘猷、茂光、明信、靜訓、曜德、廣訓、暉範、敬訓、芳猷、婉華、明範、豔儀、暉則、敬信，此仿《周官》之二十七世婦也。穆光、茂德、貞懿、曜光、貞凝、光範、令儀、内範、穆閨、婉德、明婉、豔婉、妙範、暉章、敬茂、靜肅、瓊章、穆華、慎儀、妙儀、明懿、崇明、麗則、婉儀、彭媛、修閑、修靜、弘慎、豔光、漪容、徽淑、秀

儀、芳婉、貞愼、明豔、真穆、修範、肅容、茂儀、英淑、弘豔、正信、凝婉、英範、懷愼、修媛、良則、瑶章、訓成、潤儀、寧訓、淑懿、柔則、穆儀、修禮、昭愼、貞媛、肅閨、敬順、柔華、昭順、敬寧、明訓、弘儀、崇敬、修敬、承閑、昭容、麗儀、閑華、思柔、媛光、懷德、良媛、淑猗、茂範、良信、豔華、徽娥、肅儀、妙則，此仿《周官》之八十一御女也。唐宋以來，參合損益，不廢其名。明初定設六局，曰尚宫、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掌以宫正，總六局之事。凡出納文籍，皆印署之，付内史監，牒移于外。局有四司。尚宫之屬，有司紀、司言、司簿、司闈。尚儀之屬，有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尚服之屬，有司寶、司儀、司仗、司飾。尚食之屬，有司饌、司醖、司藥、司供。尚寢之屬，有司設、司輿、司苑、司燈。尚功之屬，有司製、司軫、司綵、司計。

司綵，掌儲藏段疋者也。官設于洪武五年。王氏家南海河南村，永樂二年選入宫，命與權妃同輩。辭曰：「妾嫠婦也，安敢充下陳哉！」帝重之，許歸。嗚呼！開創之主，宫中府中設司分職，各有典司。后正位乎内，夫人嬪御交贊陰教，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内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法至善矣。其後宫官罷設，奄寺乃得横行。王振、汪直、劉瑾惡已貫盈，至魏忠賢攬政，昵一客氏，深宫更無爲懿安皇后助者。雖存女秀才、女史官空名，恒罰提鈴警夜，而宫官大抵皆爲奄寺之菜户矣。外而税礦，内而批紅，監軍則養寇，賊至則開門，貽禍之烈，一至于此！使女官舊章不廢，褘衣褕翟，绛紗貂蟬，雍雍肅肅，何遽稱九千歲于大璫之前乎！

## 書五百羅漢名記後

杭州净慈寺五百羅漢塑像，自宋有之，曹太尉勛記之矣。特其名梵夾不具載。同里高念祖以其大父工部郎道素所藏宋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名號鏤板，附《釋藏》之後。按佛書諸俱那與其徒八百衆居震旦國，五百居天台，三百居雁宕。故梁克家《三山志》懷安大中寺有八百羅漢像。太尉南渡，僑居赤城，宜止及天台石橋五百人也。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二

#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三

跋十二

## 裹鮓帖跋

「裹鮓味佳一一致君所須可示勿難當以語虞令」，凡一十九字，晉右將軍會稽内史王羲之書，今藏宛平孫氏。羲之書古今獨絶，世人得雙鈎及傳摹石本，争以爲寶，況真蹟乎！是書南宋藏之内府，元兵輦以入燕。前有「亡宋南廊庫經手人郭」墨印記。是時元中書省檄諭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而斯人遂直書「亡宋」，又隱其名，以示不臣者。然卷後有米友仁跋及趙子昂諸人圖書，可定真蹟非謬。君子觀于是，歎子昂以王孫仕元，其有媿于南廊庫經手人多矣。

## 書萬歲通天帖舊事

《萬歲通天帖》一卷，用白麻紙雙鈎書，勾法精妙，鋒神畢備，而用墨濃淡，不露纖痕，正如一筆獨寫。識者謂非薛稷、鍾紹京不能，洵墨寶也。相傳武后從王方慶索其先世手蹟，得二十八人書，取而玩之，謂曰：「此卿家世守，朕奪之不仁。」乃命善書者廓填成卷，仍命方慶正書，標二十八人官世，設九賓，觀于武成殿，而以墨蹟卷還方慶。蓋祕府儲藏，故罕題識，第有宋高宗用小璽。其後岳珂、張雨、王鏊、文徵明跋者四人而已。是卷向藏鄉先生項子長家。子長諱篤壽，中嘉靖壬戌進士，入詞林。性好藏書，見

祕册，輒令小胥傳抄，儲之舍北萬卷樓。其季弟子京，以善治生産富，能鑒别古人書畫金石文玩物，所居天籟閣，坐質庫估價，海内珍異，十九多歸之。顧嗇于財，交易既退，予價或浮，輒悔，至憂形于色，罷飯不噉。子長偵諸小童，小童告以實。子長過而問曰：「弟近收書畫，有銘心絶品，可以霽心悦目者乎？」子京出其價浮者。子長賞擊不已，如子京所與值償焉，取以歸。其友愛若是。子京子六人，無一達者。子長子德楨，萬曆丙戌進士；夢原，萬曆己未進士。德楨子鼎鉉，萬曆辛丑進士；聲國，崇禎甲戌進士。鄉人以爲厚德之報也。聲國，字仲展，除知雅州事，卒于京師，予祖姑歸焉。乙酉之亂，祖姑避地深村，長物盡失，惟此卷納諸枕中，亂定依然完好。予每諗祖姑，恒得縱觀久之。祖姑没，項氏日貧，嗣子遂售于人，轉入勢家。過眼雲烟，不復再覩矣。

## 跋草書千文

懷素、亞栖，皆有草書《千文》。是卷書法矜奇，有驚蛇入草、猛燒吹煙之勢。中間更「眺」爲「瞭」，更「殷」爲「商」，更「匡」爲「輔」。而真宗以後，廟諱直書，當屬宋初墨蹟。疑是南嶽宣義大師夢英筆也。

## 書黄山谷試李展筆真蹟卷

涪翁試李展筆作書，有如張顛蘸醉中髮，觀其曲折如意，匪特書法通神，并想見展製筆之妙。

## 書曹太尉勛迎鑾七賦後

右《迎鑾七賦》一卷，宋曹太尉勛奉詔迎

道君梓宫及顯仁韋太后作也。公以紹興十一年十月治行，明年七月，顯仁自東平登舟。梓宫既還，后居慈寧殿。公力請祠居天台山，繪圖作賦，傳于家。題雖分爲七，實一篇爾。公之子姓，世居海壖，保有此卷半千餘年勿失，近乃歸予宗人衎齋，重爲裝池珍襲之。會予獲公《松隱集》四十卷，顧闕《七賦》之四，覩公手蹟，遂寫成足本。衎齋亦鈔完公集。鄙意宜以公《北狩行録》并附集中，尤勝舉也。衎齋听然曰：「諾。」因具識之。

## 趙子昂書十二月織圖後

趙文敏書僞本最多，即有亂真者，僅得其嫵媚而已。此卷風骨戌削，當屬晚年家居時筆。詩亦有陶靖節風味。題云「奉懿旨作」，當日宫闈，猶知重文，且留心蠶織，皆可記也。

## 跋趙魏公書

書家翠墨，流傳于世者惟顔魯公、趙魏公最多。蓋蘇、黄諸君子曾有黨禁，而兩公無之也。今之作僞者，動用粉牋雙鈎，以眩人目。雖云下真蹟一等，翻不若摹拓之存其真矣。是本波磔飛動，對之爽神，爲跋其尾。

## 鮮于伯機草書千字文跋

元自趙子昂書法盛行一時，相率習妍媚之體。獨鮮于伯機以古瘦見長。世所傳高閑《千文》及張旭書大約多出其手也。是册脱去狂怒之習，平淡之中筆法最爲謹密。後及宋集賢、李昭文、周景遠、田師孟、李惟肅，皆北方能書家。惜其書今罕傳矣。伯機，漁陽人，

居于浙；予浙人，客漁陽題其書，異哉！

## 跋陳子微書

吴人陳深，字子微，宋遺民。入元，以能書薦，不出。其居曰「寧極齋」。予家藏有詩一卷，《讀春秋編》五卷。此本當是子微所書，小印曰「仲房」者，蕭山魏文靖公驥也。

## 書張子宜墨蹟册

古人詩文不欲自露其才，恒以澹泊見滋味。於書法亦然，第審楷則弗逞姿媚。故晉唐墨蹟，勒諸石而彌工。若趙吴興、董華亭手書，藏者争詡爲墨寶，一摹勒上石，乃削色矣。無他，過于逞姿媚也。長洲張子宜，不以書名，其裔孫星貯有小紙書五則，頗與范文正所書《伯夷頌》手蹟相似。子宜生元季，早有鄉曲譽。明初一舉秀才，除都水郎，即免官歸，居朱樂圃舊里，爲「四傑十友」讌游之所。詩所云「坊存前哲號，屋貯古人書」者是也。吴中書畫，流轉方域，而子宜晚託跡于乘田委吏，仕既不達，名亦晦焉。星以遺楷索予題識。予思先生以「甘白」自號，詩筆一歸簡古，書亦瘦硬通神星也。試錂之石，俾作書斷者更估之，何如？

## 揔皇帝御書跋

右德陵手勅三通，先太傅文恪公在内閣時所奉批答也。其一遣代祀三皇廟；一以皇妃逝祔葬孝潔皇后陵，命傳諭禮、工二部造墳；一安光宗帝后神主于太廟。蓋當時批答尚多，兹特兵火後僅存者爾。朝野相傳，帝天縱巧慧，能手操斧鋸，造輕車小屋，

萬幾不理，以是威權下移。今觀三勅，書法雖不工，未嘗假手司禮内監，初政猶然。逮先公及福清葉公先後去位，中官始無忌憚，詔旨不自帝出，而朝士之禍烈矣。然則否泰之反，類由于大小之往來。三勅似無關于治忽，而天啓初終之政，論世者所當辨也。

## 跋王陽明先生家書

王子逸仲出陽明先生平浰賊後家書見示。定亂之頃，不矜不伐，意在乞休，足以見先生之學力，未嘗與人争功能也。顧世儒言性理，以先生學術未純，動加詆毁。然微先生則寧藩之變，危及社稷，靖難前事，可爲寒心。乃吴人伍袁萃倡邪説，誣先生潛通叛藩，曲學阿世之士從而傅會之，其亦不仁甚矣。嗟嗟，悲夫！今之從政者患得患失，克如先生功成不居，第思乞休，幾人哉！覽先生家書，可興感也。

## 題十五完人墨蹟

崇禎十七載，爰立作宰輔五十人，國亡後存者尚多，其出處或殊，居恒與世接，欲求爲完人，難矣。機山閣老考終于江南未入皇朝版圖之前，皭然無滓，當時幸免東市之禍，晚節益爲正人所依歸。即卷中九人，皆見危授命者也。公孫介維持以示予。予請悉出笥中所藏，復益以傅公冠、張公國維、文公安之、彭公期生、沈公猶龍五先生手蹟，裝池卷後，并閣老標題，改稱「十五完人墨寶」，謹拜手而書其末。

## 高念祖先世遺墨跋

予友高念祖，一飯不忘其先，與之言，非

祖父之言勿道也。嘗集其先世手書，裝潢成卷。蓋雖南游舒越西北，入于燕齊，梯涉數千里，必載以行，其用心勤矣。昔江左諸王氏多工書，至唐則天后，索諸其裔方慶，方慶集其先二十八人之書以獻。后命善書者鈎以爲寶。今高氏數公，雖不盡以能書著，俾傳諸子孫，克盡如念祖之用心，守以勿失，焉知不爲異代所寶。念祖請予書其尾，其以予言爲可徵也夫！

## 鉏菜翁夢記跋

《周禮》占夢有六，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若曹先生所述三夢，殆噩夢而不失其正者歟？先生窮究儒者之學，其于佛氏之書非其專好，乃頻有感于觀世音菩薩者，何歟？豈書之云爲固嘗思道之而忽感于中歟？《易》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惟先生于佛氏之説寂然無動于心，斯能感而遂通其故，其于鬼神之情狀，宜無不知也。蓋誠之不可揜，信有若記之所云者，圖而傳焉，可以明吉凶憂患之故矣。原佛氏之入中國，其初感于漢明帝一夢，而百千年來，師其説不敢異。彼能入人夢寐而誘之以善，吁，亦神矣哉！

## 書沈文恪公行書卷

順治初，雲間幾社諸子多有存者。後進領袖，詩稱吴懋謙六益，書稱計南陽子山。公起相抗，而能傾心下之。既貴，延之下榻，與之分財，簦笠之盟無間也。天子重公書，恒召入禁廷，寫屏幛碑版。朝回，鄉鄙韋布

入都謀席研之地者，公爲作薦牘，動費百番紙，無厭倦色。在邸舍，御下以慈。童僕或不受約，子山于公前執而撻之，公笑謝曰：「朋友之道，當如是矣。」都人傳以爲嘉話。是卷大半公手札，雖非平生絶品，而真氣溢于紙墨間，不易得也。

歲壬戌夏五月，駕在瀛臺。予時知起居注，侍班。天久不雨，天子諭輔臣，謂歲旱，時政必有闕失，可同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以聞。因隨大學士後，羅坐武英殿東南盈庭，僉曰：「衮職無闕。」公獨昌言三事：一、山海關滿洲差員當徹。一、湖口關江湖之衝，非商估停泊之所，舟易覆溺，宜仍徙九江爲便。一、有司盜案處分過嚴，以是諱盜者衆，反爲民害。于時合班大臣齊怒視公，雜以詼訕，而公不顧也。大學士轉奏，事雖不果行，退與同僚言，交歎仁者之勇，爲不可及。迨公没後，晉陵士子有代朝貴撰公墓碑者，挈其綱云「公以能書聞海内者四十年」，是以沈度兄弟目公矣。卷爲同知辰州府事平湖沈皞日融谷所藏，公以族子遇之者，故裝界日，題以「文恪公遺蹟」，而不著姓。邇年以來，廷臣以「文恪」易名者匪一人，予慮後之覽者或致疑非公書也，遂著姓以表之。

## 書大學士徐公述歸賦後[1]

大學士崑山徐公，以宰輔領《明史》局監修，其歸也，載書累萬卷。關吏横索，濡滯不前。中塗成《述歸賦》，幾三千言，敘川涂之紆曲，陳往古之得失，此司空表聖所云「摭衆騷之遺恨」者也。猶記歲在壬戌，天子有事

[1] 此篇四庫本無。

春蒐，彝尊侍班乾清門。時鹵簿已集闕下，公率滿漢御史三十員進諫。天子温言諭公，方春省耕，不出旬日回，非游獵也。公薨後，彝尊曾舉以告公哲昆尚書，尚書亦不知。蓋公謂是舉，職所當然，未嘗以語尚書。公之不自矜伐，即此見矣。杜甫詩云：「婁公不語宋公語。」公去三獨坐後，語者誰邪？

## 書姜編修手書帖子後

吾友慈溪姜西溟，以古文辭馳譽江表，書法亦通神。老而不遇，用薦入史館，食七品俸，贈厥考爲郎，妣孺人。予嘗勸其罷試鄉闈，西溟怒不答也。平生不食豕，兼惡人食豕。一日，予戲語之曰：「假有人注鄉貢進士榜，蒸豕一柈，曰食之則以淡墨書子名。子其食之乎？」西溟笑曰：「非馬肝也。」年七十，果以第三人及第。《楚辭》所云「年既老而不衰」者矣。江都程子蒿亭夙愛其書法，查浦編修因以笥中册贈之。觀其穠纖瘦硬，靡不合度。蒿亭幸無飲缸面酒，輕爲人所賺也。小長蘆八十翁朱彝尊書。

## 書東田詞卷後

予少日不喜作詞，中年始爲之。爲之不已，且好之。因而瀏覽宋元詞集幾二百家。竊謂南唐、北宋惟小令爲工，若慢詞，至南宋始極其變。以是語人，人輒非笑。獨宜興陳其年謂爲篤論，信夫，同調之難也！其年没後，予詞亦不復多作。及讀東田小令、慢詞，克兼南北宋之長，與予意合。予嘗衍土風爲《鴛鴦湖櫂歌》百首，東田亦以吴苑風景作《望江南》六十闋。予詩修地志者見之，概寘

不録；而東田樂章，有井水處無不歌之者。惜其年早逝，不獲同賞擊也。

## 書先太傅奏疏尺牘卷後

先太傅通籍後，未嘗引書記相助，故平生疏牘皆自具草。彝尊少日，覩有容堂西廡留有四櫝，經亂盡失之。既而搜訪掇拾五十年，裝界成六册，書其後曰：先公萬曆中以禮部左侍郎掌本部尚書事，清德著聞。是時朋黨紛争，先公中立不倚，惟力持讜議，抗疏建儲。迨册立旨下，出儀注于袖，信宿而大典行。他若劾鄭國泰外戚不當預國事，利瑪竇宜勒其歸國，琉球遣使，當仍依《會典》，差給事行人，不可失信外蕃，在政府日，救鄒公元標、王公紀，皆存朝廷大體。即如尺牘草藁，十九多與封疆大臣論邊防，絶不及私也。《明史》開局，同官已爲先公立傳。近聞執政有斷自萬曆三十五年止之議，是公之列傳猶屬未定。留此六册，貽我子孫。庶幾他日有覽彝尊跋尾，知不誣其祖，稍見先公立朝之大節焉。

## 書先文恪公覆楊通政劾羅近溪疏後

明自正德以後，講學者多師王伯安。伯安諸弟子，漸流于禪。至萬曆初，南城羅維德拾禪宗之餘唾，惑世誣民，益無忌憚，狂瀾不可遏矣。楊公官南通政使，上疏糾之。先公掌禮部尚書事，覆疏千言，要以去邪説、正人心爲先務。實録未之載者，殆史臣憚僞學之虚聲，曲護其短，諱之云爾。楊公，上饒人，諱時喬，嘉靖乙丑進士，仕至吏部左侍郎，贈尚書，謚端潔。

## 書忠貞服勞録後

《忠貞服勞録》一卷，彝尊第八叔父芾園先生述先大父忱予府君治蹟而作也。先大父以萬曆四十七年由官生除都察院照磨，歷都事署經歷司。天啓初，授階修職郎，覃恩勑曰：「先帝舊學于乃父，詒輔予沖人，兹爾勾稽故牘，勞于其官，朕甚嘉焉。」時吉水鄒公元標、長安馮公從吾同掌院事，闢首善書院，退朝講學。府君訓工掄材，與吴江周公宗建協力營造。會轉後軍都督府經歷司都事，進階文林郎。尋升太僕寺丞，遷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奔太傅文恪公喪，回籍。歲丁卯，魏忠賢擅權久，三殿工未竣，羅織不附己者，坐贓鉅萬，以濟將作。于是御史梁夢環阿其意，章劾數十人，誣府君協理馬政，邊餉虧額，宜下法司提問。府君服除入都，逆黨將逮府君入獄，乃封章自訟，事得解。補官，進階承德郎。

崇禎二年，都城被圍，府君分守西直門，破帽敝衣，登陴與將士巡邏。莊烈皇帝御下聰察，不時遣左右詗諸臣之疎懈，杖闕下革職者有之。府君午飯門樓中，使持令箭突至。知府君貴公子，將肆誅求。及見所進，止赤倉米、臭魚而已，歎息去。自是詗者相傳，不更訶責府君。居京師，善測北地陰晴。一日市葦席千條，鐽帚各數百。夜半，雨霰交集，八門守者皆譁，獨西直埽除蓋蔽，宴如也。明年，轉員外郎。

又明年，出知雲南楚雄府事。一介不取諸民，招流民，平穀價，恤獄囚，絶争訟，寬馬户之逋責，釋僰婦之箠楚，甫八月而楚雄無枹鼓之警。會聞母何太夫人訃，遂解印綬，

力不能具舟楫。巡按御史姜公思睿語寮寀曰：「朱守可謂身處脂膏，不能自潤。今萬里長路，豈能步還！」乃各率私錢贈行。府治百姓，拒輪于道，争賦歌詩謡辭以述德。取陸績故事繪圖，題曰「鬱林石」，其謡曰：「清貧太守一世難，百鳥有鳳鳳有鸞。」《鬱林石》所載也。寒家自文恪公以宰輔歸里，袍帶嘗寄質庫中，所遺府君，止墓田七十畝。故德陵諭葬文曰：「生且無居，没焉能葬！」至府君而貧尤甚。然廉不沽名，以是未顯于世。彝尊仕不達，幸遵祖父之遺訓，歸守墓田，奉祭祀。讀先生所著録，因取録中未詳者書之，授諸桂孫、稻孫焉。

## 先君子五言詩書後

右五言詩一篇，明崇禎戊辰先子于杭州西湖上觀毀魏忠賢生祠作也，凡四十有六韻。先是，河南道御史廣州梁夢環羅織朝士之不附忠賢者。先大父曾官工部營繕司主事，以先太傅文恪公喪奔回籍，尚未起復，夢環誣奏，下法司提問。會思陵御極，先大父入都，上疏自訟，獲免。西湖毀祠之日，正先子憂患之餘也。

逆祠之建，始浙江巡撫桐城潘汝楨，擇地于關壯繆、岳忠武雙廟之間。祠成，聞于朝，賜額曰「普德」。由是封疆大吏尤而效之。清苑閻永泰巡撫順天，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于所部建魏璫祠七所。天津則巡撫永城黄運泰，長蘆則御史合肥龔萃肅，薊州則巡撫杞縣劉詔，保定則巡撫代州張鳳翼，房山則部曹何宗聖，盧溝橋則工部主事臨川曾國楨，宣府則巡撫蒙陰秦士文，南直隸蘇州則巡撫遂安毛一鷺，巡按蘄州王瑛，

揚州則巡鹽御史藁城許其孝，巡按莆田宋楨漢，淮安則總督漕運户部尚書濰縣郭尚友，徽州則知府祁縣頡鵬，應天則指揮李之才，山東濟寧則總督河道工部尚書南樂李從心，德州則巡撫潁川李精白，登州則巡撫滎河李嵩，山西大同則巡撫魏縣玉點，代州五臺山則總督閬中張樸，巡撫興州曹爾楨，巡按臨邑劉弘光，河東則巡鹽御史縉雲李燦然，河南開封則巡撫大名郭增光，巡按餘姚鮑奇謨，參政海寧周鏘，祥符知縣泰興季寓庸，陝西延綏則巡撫萊蕪朱童蒙，固原則巡撫武定史永安，湖廣武昌則巡撫慈谿姚宗文，巡按東莞温皋謨。至都城内外，建祠尤多。勳臣則保定侯梁世勛，博平侯郭振明，武清侯李誠銘，詞臣則庶吉士大興李若琳，臺臣則日照李蕃，廬陵黄憲卿，壽張王大年，旌德汪若極，平定張樞，河間智鋌，府尹則陽城李春茂。餘若主事張化愚，上林監丞張永祚，争先營建，六街九衢，祠宇相望。有建于内城東街者，於時工部郎餘姚葉憲祖私語人曰：「此天子幸辟雍馳道也，鴐出，土偶豈能起立乎？」偵者以告忠賢，即日削其籍。

祠以宏麗相尚，瓦用琉璃，像加冕服。有沉檀塑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腸腑則以金玉珠寶充之。髻空一穴，簪以四時花朵。其褒頌之辭，有曰：「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每建一祠，必以上聞，閣臣輒以駢語褒答。尤悖逆者，國子監生陸萬齡，以忠賢頌《要典》比于孔子作《春秋》，忠賢殺楊、左、周、魏諸公，比于孔子誅少正卯，請建祠國學之右，扁額曰「配聖」。會悊皇帝宴駕，乃止。而江西巡撫益都楊邦憲，毁周、程、朱子祠，兼奪澹臺子羽祠，碎其像。時思陵已即阼矣，仍疏

請建逆祠。及忠賢誅，諸祠悉爲士民所毁，凡建祠者盡入逆案。額名可記者，有永恩、感恩、祝恩、瞻恩、隆恩、洽恩、沾恩、廣恩、留恩、湛恩，懷德、昭德、懋德、戴德、瞻德、普德、彰德、顯德、崇德、隆德、成德、萃德、仰德，褒勛、崇勛、茂勛、表勛、鴻勛、隆勛，崇功、元功、報功、旌功，懷仁、崇仁、隆仁、存仁、廣仁、景仁、□仁，嘉猷、懋猷，德馨、德芳，留敬、鴻惠、隆禧、永愛、著愛，餘難以悉數矣。

康熙己未五月，史局既開，與同館諸君徵及舊事，退而書于先子詩後。《小雅・十月之交》篇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爰列皇父、家伯、仲允暨番、棸、蹶、楀字爵，俾聞者足以戒。彝尊職在國史，敢引《小雅》之義具書之，未可因佞人之有後而隱其惡也。先子萬曆末補秀水縣學。生天啓五年九月，承先太傅廕，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名注復社初集。是歲八月初吉，彝尊敬書。

## 題亡兒書陶靖節文

康熙己卯三月，從吳門借鈔雪山王氏《紹陶録》，歸示亡兒，伏枕讀一過，作而曰：「少陵野老譏陶公未必能達道，非篤論也。」病少間，爲笑嵉書此册，自後不復能作書，蓋絶筆也。昔郄嘉賓死，其父方回哭之慟。嘉賓門人出其所遺小箱，皆與桓宣武往返密計，方回乃不哭。今見亡兒遺紙，非古不道，老淚何由得乾邪？ 涂月八日，竹垞𥩈獨叟書。

## 書羅浮蝴蝶歌卷後

《爾雅》不釋蝶名，六朝文士不作蝶賦，

蝶亦不幸矣。其後滕王湛然畫蝶，下及菜花子、村裏來，皆爲調鉛殺粉。臨川謝無逸咏蝶，多至三百首，蝶又未嘗無知己也。崇禎間，長山王君㞳生知如皋縣事，酷愛蝶。縣民有犯者，籠蝶輸君，輒免。暇登廨舍高處放之，以爲笑樂。惜其未見羅浮鳳子，使知增城、博羅二縣，致羅浮蝶繭千百，縱之萬花谷中，不更愉快乎？里中戴君索予父子書《羅浮蝶歌》，漫綴于後。

## 書戴貞女事

國子監生桐鄉金梁聘同縣戴氏女，昏有期矣，梁以疾卒。女告父母，斬衰而哭，請于舅姑，撫叔之子爲嗣，誓死不嫁。由是鄰里戚懿，交稱其賢，聞于校官，諗于縣。其兄公行人司行人檍，請爲文，昭諸彤管。

或告朱叟曰：「禮有三殤，《喪服傳》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今梁年十七而夭，則猶未成人也。」應之曰：「《記》不云乎，『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袁準曰：男子十六而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然則十五十六可以爲成人矣。準之言是也。」

或又曰：「弔也者，賓之禮也。未昏而女死，壻齊衰弔焉。夫死，女斬衰弔焉，所行者弔禮，所服者弔服，不以主道予之，明矣。今戴氏之女猶未成婦，赴哀而見其舅姑，則婦道也；居其廬，則妻道也，撫其孤，則母道也。非過于禮者與？」應之曰：「女未昏而喪其夫，禮有往弔之文。凡弔者，出即釋其服。而女以斬衰，乃妻之本服，又必葬而後除之，則與賓不侔矣。且漢制，婦人不貳斬。貞既服之以弔，嫁而爲後夫服，是二斬也。貞

女義勿敢出也。」

或又曰：「儀曹職掌民間寡婦，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蓋慮貞不字者，十年字也。今戴女年甫十七爾，試思人之境遇靡常，焉知必遂其願？」應之曰：「士以志爲尚，女子亦然。志既先定，鬼神其依，天且不違。故欲恒其德，在定其志而已。衛之共姜賦《柏舟》，自誓其辭曰『之死矢靡它』，又云『之死矢靡慝』，卒踐其言，非前事可師也與？」

或又曰：「禮，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母氏之黨。《周官·媒氏》禁遷葬與嫁殤者。故邴原女没，不從魏武之命與倉舒合葬。今戴氏女未昏，而哭其夫，留事舅姑，撫叔之子爲子，將終身焉，死可以合葬否與？」應之曰：「《詩》言之矣，『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以言未共牢而食者也。戴女既殯于金，則舅姑得葬其婦；嗣既立，則子職得葬其母。事雖近于嫁殤，議禮者似宜通其變焉。」叟耄矣，不能俟貞女坊表之年，信其立志之專，而特書其事。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三

#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四

## 跋十三

### 顧長康女史箴圖跋

虎頭畫，謝太傅謂自生人以來未有，今世鮮有存者矣。康熙壬子春，觀《女史箴》于江都汪氏，絹雖剥落，氣韻絶倫。惜止留其半，男女老幼共二十八人，象各異迹，所謂「意存筆先，畫盡意在」者，非與？題識小字尤佳，頗似大令十三行，出虎頭己書也。昔王世將書畫皆居第一，故語右軍云：「畫吾自畫，書吾自書。」而虎頭亦克兼之，益信工畫者多善書，昔賢之言，不吾迂耳。因勸汪翁舍畫而雙鈎其字，勒諸石。

### 王維伏生圖跋

右王維所畫伏生，上有宋思陵題字。庚戌十月，觀于退谷孫侍郎齋。生，濟南人也。予游濟南，于長白山之陰拜生墓，見其祠宇庳隘，至不容筵几，有司牲醪，歲時之饗或闕焉不修，因歎世人無知重生者，蓋經學之不明久矣。思秦之時，諸生訟言封禪，致有坑儒之禍。生爲秦博士，得免，其明哲有過人者。及漢興，隱士負一時之望，莫若商山四皓，初未聞講習經義，傳之弟子。則其年雖八十餘，衣冠甚偉，與土木何異！生獨能于微言既絶之時教學齊魯，老而益勤，卒傳之鼂錯。斯文未喪，天若有意于生而錫之年者。百世之後，宜師其人而識其貌焉。維之

所畫，特想像爲之而已。然藝事既神，其精思所感，如或見之。觀是圖者，不問知其爲生，此思陵所以寶惜而親題之也。世之法書善畫，多祕之内府，人既未得觀。間復流傳于世，藏之者非其人，則觀者亦取非其人，此書畫之厄也。是圖之得歸孫氏，非至幸與！先生今年七十有八，猶治《尚書》不輟，所注《禹貢》、《洪範》，其發明經義甚詳。對先生之容，益悟維之貌生，能入神也。同觀者，譚七舍人兄吉璁舟石、李十九秀才良年武曾。

## 再題王維伏生圖

是圖庚戌冬觀于北平孫侍郎蟄室，因跋其尾。既而歸于棠村梁相國，今爲漫堂宋公所藏。主雖三易，不墮秦會之、賈師憲、嚴惟中之手，濟南生亦幸矣。按《中興館閣續録》，維所畫《濟南伏生圖》，曾歸祕閣儲藏，故宋元以來，題跋獨少。宋公定爲真蹟，知孫、梁二公賞鑒略同也。

## 光武帝燎衣圖跋

《漢光武帝燎衣圖》，唐吴道子畫。道子開元中嘗召入宫禁，爲内教博士，非有詔不得畫。論者謂其下筆有神，然多施之門版屋壁，歲久易毁。至仙佛鬼怪，世雖流傳，又非儒者所取，故是圖最爲難得。圖之作，未詳何年，意開元初明皇勤政圖治，思古帝王肇造之艱，萬幾餘暇，道子奉詔作此。其後司馬承禎、張果、葉法善相繼被召，而浮屠之營建亦盛。由是東都老子廟壁與地獄變相之圖交出，一藝之微，亦隨世運升降，可歎哉！圖今歸程穆倩氏。穆倩得之僧漸江，漸江購

之歙吴氏。

### 跋釣鰲圖

《釣鰲圖》一卷，新安故家所藏。籤題郭忠恕名。卷中第有水閣，一斜百隨，而無釣者之具，亦無釣人，觀者多未析。按晁子止《郡齋讀書志》有《釣鰲圖》一卷，與《捉卧甕人格》並列，當是唐時酒令。子止謂分四十類，類各一詩。今其書不傳，雖智者有所不知矣。劉道醇稱恕先屋木樓觀，一時之絶。覩其界畫，洵無可疵。圖有察司横印，蓋内府物也。惜其下截破碎。安得好手李仙丹復裝之。

### 李龍眠九歌圖卷跋

李伯時《九歌圖》，用澄心堂紙作，每圖書三閭大夫辭于後，筆法娟妙，匪特畫居絶品也。題識殘闕，止存「年七月望日臣李公麟畫」十字。上有宣和大小印璽，卷末元人題咏甚多。康熙庚戌秋九月九日，偕崑山顧炎武寧人、嘉定陸元輔翼王、永年申涵光鳧孟、嘉興譚吉璁舟石觀于宛平孫氏研山齋。

### 八景圖跋

宋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平遠山水，其平生得意者爲景凡八，今人所仿瀟湘八景是也。然當時作者意取平遠而已，不專寫瀟湘風土。迨元人形之歌詠，其後自京國以及州縣志靡不有八景存焉，固哉世俗之可笑也。是册不知誰氏之筆，而意主平遠，不失員外之旨。見者勿定作瀟湘觀，斯得之矣。

### 題李唐長夏江寺圖

康熙乙丑三月，納蘭侍衛容若購得李唐

著色山水卷，邀予題籤。唐，字晞古，河陽人，宣和中曾直畫院。南渡後，入臨安，年已八十，授待詔。觀其畫法，古雅深厚，宜爲思陵所賞。卷首題曰「長夏江寺」，卷尾題曰「李唐可比李思訓」。按宋人著色山水多以思訓爲宗，蓋春山薄而秋山疎，惟夏山利用丹墨。思陵比之思訓，可謂知言也已。

## 題楊補之墨梅

朱三十五梅詞「横枝清瘦只如無，但空裹疎花數點」，梅花有魂，二語攝之。此唯逃禪楊叟能寫出。若煮石山農，興酣落筆，便與少陵「亂插繁花照晴昊」句相似。愁眼雖衝，要非逃禪叟意中景矣。歲在丁未冬，坐孫侍郎退翁蟄室，斲冰試謝道韞研書。

## 書彝齋趙氏水仙花卷

趙子固水仙横幅，觀于北平孫侍郎硯山齋。記先子恒言：世多贋本，其真蹟有九十三莖者最佳。今數之，果然。侍郎所蓄有楊補之墨梅，顧定之墨竹，與是卷，稱「歲寒三友」。梅、竹無多花葉，而水仙獨繁。然對之不異神仙冰雪之容，正樂府詩所云「寂寥抱冬心」者也。

## 錢舜舉鼫鼠圖跋

天下最堪憎者，莫鼠若矣。畫家惟邊鸞圖石榴猴鼠，易元吉圖青菜鼠狼，此外流傳蓋寡。康熙甲申暢月，偶集小滄浪亭西陂，放鴨翁出錢舜舉《鼫鼠圖》見示，歎其工絶。翁屬書蘇和仲賦于後。乙酉夏，始以八分書

而歸之，兼欲題詩其上，未果也。

## 題趙子昂鵲華秋色圖

《鵲華秋色圖》卷，元貞元年，吳興趙王孫麗守齊州，歸爲周公謹作。用丹墨淡著色，參合王右丞、董北苑法，華不注一峰特立，而鵲山附之，對此益信酈善長「單椒秀澤」一語之善形容也。卷有楊仲弘、范德機、虞伯生三公跋。華亭董尚書愛而屢題之。予嘗聞畫家論文徵仲畫，謂其原出于松雪，把玩是卷，良然。康熙甲子冬，觀于納蘭侍衛容若之渌水亭。

## 題趙子昂水村圖

趙王孫畫山水，用絹素設色者多，獨《水村圖》横幅以紙寫之，且用水墨，洵神品也。題云「大德六年十一月望日爲錢德鈞作」，又自識云：「後一月，德鈞持此圖見示，則已裝成軸矣。一時信手塗抹，乃過辱珍重如此，極令人慚媿。」卷末題咏者四十八人。歲在乙丑三月，納蘭容若屬予題籤，留之匝月。卷還未幾，容若奄逝，真蹟不復可覯矣。水村，即今之分湖，明宣德中析嘉興一府爲縣七，遂隸嘉善。後之修地志者不載此事，因撮其大略書之。

## 題王孤雲蒲萄庭樹小幅

永嘉王振鵬朋梅以畫受知元仁宗，賜號孤雲處士。其界畫最工，恒綴花籬架果于臺樹之下。是幅雖小，蓋其真蹟。世惟見《圖繪寶鑑》稱其官漕運千户，不知延祐初曾爲祕書監典簿也。

## 題江山偉觀圖

元會稽董旭遂初《江山偉觀圖》，以金、焦二山畫之紙背，題長歌于圖後，書法亦工。用「董旭」私印，印詩之簡端；「遂初」私印，印詩之尾。同時題識者三十一人。憶歲在辛巳，予留昭慶僧寺，此卷爲姚氏收藏物。予愛旭長歌高聳奔逸，借抄寄顧孝廉俠君，選入元詩。今年春，我宗衎齋上舍見而不忍釋手。姚氏之子謂曰：「子欲得之，跋者人各一金。」遂以白金二斤易之，亦稱好事也已。卷首「江山偉觀」四篆字，鈎畫奇古，不識何人所書。

## 題元四學士畫像

四學士經術文章，冠于元代。百世而下，瞻其畫象，如聞謦咳矣。蘇昌齡書法入妙通神，品在宋仲温、朱孟辯之上。跋稱悵然有存殁之感者，至正甲午，吴、虞、揭三公俱逝，惟歐陽原功卒于丁酉，故云。按畫家繪象，存者止圖半體，殁者乃寫全身。然則歐陽原功，亦殁後續繪者也。卷内有「凌晏如」私印。晏如，湖州人，以書受知長陵，官至僉都御史。是卷向藏南陽村莊吕氏，今無鄙，以授子堉寶靈通。

## 書顧定之墨竹

顧定之《墨竹》一本，下無土石，抽梢直上，對之若新雨乍洗，娟娟媚人。同時畫竹，群推吴仲圭。然尺幅中交柯接葉，或失則繁；又雜以草書題識，覺少者未始不貴也。定之名安，淮東人。元統間仕爲龍巖都巡，

轉毗陵録判，歷泉州路判官，自號「石屋老人」。郯九成詩：「吴下幾人能畫竹，風流只數顧參軍。」心賞不謬矣。是軸藏李太僕寫山樓。以非肉食者所好，故子姓猶保之。

## 跋李紫篔畫卷

畫家好手，元時特多，略見《圖繪寶鑑》，紫篔生李升其一也。生濠梁人，善寫竹石，兼工平遠山水。斯卷送沖真觀主蔡霞外，而作松竹清疎，峰嵐渲以焦墨，澹抹贏青作遥山，識者謂其原出王維也。今藏孫上舍洪九家，意當日必有諸公贈言跋尾，惜爲人割去。然鄭人買櫝還珠，珠固在，庸何傷！丁亥夏五日北至，小長蘆朱彝尊書。

## 又

紫篔晚居澱山湖畔，故吴郡尤存以仁贈以詩云：「積玉谿頭水拍天，草堂只在澱山前。」雲間錢元方彦直贈以詩云：「謫仙今住五茸西，大泖當門鱸正肥。」其居有白雲窗，東維子賦詩贈之，今其遺跡無存矣。慈谿黄玠伯成題其墨本竹枝云：「刻雕妙入神，餘情寄乀丿。」殆時人重其墨竹，以之刻雕屏風云爾。洪九方排纂書畫譜，復題此歸之，俾采入卷中。八十翁彝尊又跋。

## 黄子久浮嵐暖翠圖

順治十有七年冬十一月朔，寓山陰之篁嶿河，飲于萊陽宋公之廨。斟隗囂宫緑瓷琖勸客，蒸萊雞爲饌，客以醉辭。公出黄子久《浮嵐暖翠圖》示客，以當解醒。圖高六尺，廣三尺，樹木之秀挺，山石之詭異，恍如坐我富春江上，渾忘身之在官舍也。畫額題識子

久時年八十有三，而局法嚴整，神韻深厚，反勝少壯時，此全乎天者已。是日南昌王猷定于一、長洲宋實穎既庭、金壇蔣超虎臣、仁和陳晉明康侯、吴江葉燮星期同觀。秀水朱彝尊錫鬯書。

## 書王叔明畫舊事

京師故家有藏黄鶴山樵畫者，俾縫人持以售諸市，予適見之，許以錢三十緡，挂于寓居之壁。觀其勾皴之法，若下筆作草書，全不修飾，而結束入細。華亭董尚書大書其額云「天下第一王叔明畫」。其裝護亦精，用粉緑色官窰軸子，堅栗如玉。留之旬日，囊空羞澀，終無以應。俄而棠村梁尚書以白金五鎰購之，神物化去，見之魂夢，不可弭忘也。尚書以宰相歸里，聞其身後，墨寳散失。偶憶舊事書之。

## 跋師子林書畫册

歲在甲辰九月，從京師入雲中。同里曹公官山西按察副使，舍予萬物同春亭。暇出徐賁幼文《師子林畫册》見示。師子林者，元至正二年，僧維則之門人，鑿池壘石，築蘭若以居其師者也。峰曰「師子」，曰「含暉」，曰「吐月」，橋曰「小飛虹」，窩曰「禪窩」，谷曰「竹谷」，堂曰「立雪」，室曰「卧雲」，閣曰「問梅」，軒曰「指柏」，池曰「玉鑑」，井曰「冰壺」。當時留題八子，高啓季迪、張適子宜、王行止仲、謝徽玄懿、申屠衡仲權、張簡仲簡、陶琛彦行、僧道衍斯道。而兹册，惟斯道用小楷書其詩，諸公不與焉。考師林初建，朱德潤澤民圖之，趙元善長、倪瓚元鎮商確續圖之。

幼文寫此册，在洪武七年三月，自言用圖寫意，初不較其形似。蓋欲别開生面，不同乎朱、趙、倪三子爾。

## 書孫氏同爨會圖後

吾鄉孫簡肅公治家以嚴，子弟侍立，暑不去衣。然其教初學，飯後必散步，歌詩以吟咏性情，故其子六人皆善詩。家居爲同爨會，三日一集，集必有詩。列圖于前，聚詩其後，裝池爲卷。孝友之語，充溢丈幅之中，可謂天倫樂事矣。公嘗誡諸子曰：「家人睽離必起于婦人，但得兄弟時時相聚，讒何由生！」今裙屐子弟往往晝居於内，兄弟無幾相見，此讒柄所由階也。若盡如孫氏六公，飲酒之飫而不愆其儀，讌集之頻而勿傷于侈，賢子孫循而行之，雖百世可已。公裔孫某出示予，因跋其後歸之，并著于《禾録》焉。

## 項子京畫卷跋

予家與項氏世爲婚姻，所謂天籟閣者，少日屢登焉。乙酉以後，書畫未燼者盡散人間。近日士大夫好古，其家輒貧，或旋購旋去之，大率歸非其人矣。噫！非其人而厚藏，書畫之厄，終歸于燼而已。黄山程穆倩，家最貧，嗜古尤癖，書畫歸之幸矣。惜乎價盈千百者，力又不能購也。子京之畫，世人知之者罕，程子獨加珍惜，俾予跋尾。夫程子且然，况生同里而數過其廬如予者邪！

## 題薛素素畫册

嘉興妓薛素素，小字潤娘，行五。人稱其有十能：詩、書、琴、弈、簫，而馳馬、走索、

射彈尤絶技也。予見其手寫水墨大士，甚工。董尚書未第日，授書禾中，見而愛之，爲作小楷《心經》，兼題以跋。至山水蘭竹，下筆迅埽，無不意態入神。聞在京師，挾彈走馬，能以兩彈丸先後發，使後彈擊前彈，碎于空中。又置一彈于地，以左手持弓向後，以右手從背上反引其弓，以擊地下之彈，百不失一。嘗置彈于小婢額上，彈去而婢不知。江都陸無從歌云：「酒酣請爲挾彈戲，結束單衫聊一試。微纏紅袖袒半韝，側度雲鬟引雙臂。侍兒拈丸著髮端，回身中之丸並墜。言遲更疾却應手，欲發未停偏有致。」范夫人贈詩云：「重開別院貯文君，寶絡千金换翠裙。非雨非雲香滿路，前身應是薛靈芸。」尋爲李征蠻所嬖。又嘗侍沈孝廉景倩巾櫛。其畫象傳入蠻洞，酉陽彭宣慰深慕之，費金錢無算，致之不得也。

## 許旌陽移居圖跋

《許旌陽移居圖》，宛平崔秀才道母所畫。橫幅丈餘。圖中移家具散走者，鬚鬢臂指各異，情狀怪疑，皆鬼也。自吴道子、朱繇傳地獄變相，其後貌鬼子、鬼母、鍾馗、小妹，不一其人。至宋龔高士開專以鬼物見長，觀其骨象獰劣，令人不歡。兹圖爲神仙移居，故口無哆張，目無很視，較開所狀略殊。然先民後賢，寄託之情一也。《詩》言之：「莫赤匪狐，莫黑匪烏。」高士蓋有深慨于中，寄之筆墨者。崇禎之季，有鬼白晝入市，用紙錢交易，死者魂未離散，叩人門户買棺。彼時思陵命將出師，輦下臣民無一足供驅使者，翻不若旌陽令之使鬼，鬼忘其勞焉。道母繪此，得毋寄託在是與？道母初名丹，晚

更名子忠，别字青蚓。國亡，走入土窟中死。圖今藏萊陽宋氏。順治庚子冬，觀于雲門舟中。

## 題趙淑人宮門待漏圖

右《宮門待漏圖》，先伯祖妣趙淑人，朝孝節烈皇后、孝哀悊皇后，因而傳寫者也。按命婦朝女君，見於《周禮》。其服鞠衣、展衣、緣衣、素紗，其笄纚，其屨黄。漢制則服蠶衣。唐外命婦入朝，或于光順門，或于肅章門。宋、元節序慶賀，咸許外命婦入内。明元旦、冬至，后御坤寧殿中，使引命婦，各服其服行禮。其後改于仁智殿。崇禎七年三月甲寅，二十八日。孝節皇后生辰，詔命婦入賀。舊典久不行矣，多稱疾不至，詣大内者僅五十有三人。步入西華門，拜于殿下。懿旨傳賜鮮果。帝詰責禮部，以人寡不成禮。迨七年十月己丑，孝哀皇后生辰，朝于慈寧宫，步入東華門，就位者一百六十有八人。十年三月丁卯，二十八日。復朝中宫于隆道閣，仍自西華門步入，就位行禮者一百八十人。嘉定伯周奎夫人亦與焉。拜畢，周夫人進宫，行家人禮。后語周夫人曰：「諸命婦骨相多福薄，惟朱侍郎妻容貌莊，稱象服爾。」隨賜銀豆鮮果。經别殿，神宗皇貴妃劉復賜茶于思善門。於是淑人朝女君者三矣。其初先伯祖方任大理寺卿，再入時遷刑部右侍郎，三入轉左侍郎，既卒，贈尚書。十七年春，京師陷，思陵傳旨後宫，令自裁。太監王永壽奔告于帝曰：懿安皇后業自經矣。帝乃起赴煤山，殉社稷。孝節皇后亦崩。是歲五月，孝哀皇后祔德陵，孝節皇后祔思陵，大書于世祖章皇帝實録。越二年，淑人以病

終。將斂，得手書于臂，曰：「老婦五膺封誥，三朝中宮，甲申之後，先后賓天，未克相隨泉下，兹含媿而死爾。子孫喪務從儉，毋受貴人之弔，斯老婦之魂魄寧矣。」鄉黨傳之，謂可入《女誡》。圖今爲兄之子建子所藏，歲久將復裝潢。彝尊乃撮其大略書後，庶子子孫孫永保而勿失焉。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四

#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五

## 跋十四

### 書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後

右《諸病源候論》五十卷，隋太醫博士巢元方奉勑與諸醫共論疢疾所起之源及九候之要，大業六年書成，進于朝。論凡一千七百二十篇，言之詳矣。隋、唐《經籍志》不著于録，而《宋志》有之，盖太平興國中命王懷隱、王祐、陳昭遇等集《聖惠方》，每部取元方之論冠其首，神宗以之課試醫士，是編始大顯於時。《書録解題》謂《千金方》諸論多本此書。考宋制，醫以巢氏論與《千金翼方》同目爲小經，而《千金方》不與，然則今所傳孫真人書殆未足深信矣。

### 書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後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十卷，載晁氏《讀書後志》，陳氏《書録解題》、《宋藝文志》作五卷。按宋大觀中，詔通醫刊正藥局方，於是庫部郎中陳師文等校正類分二十一門，録方二百九十有七，然則是書成于汴都也。今考王氏《玉海》，置藥局四所，其一曰和劑局，在紹興六年正月。至若改熟藥所爲太平惠民局，在紹興十八年又八月，盖師文等校正本實止五卷，其後添補紹興、寶慶、淳祐諸方暨吴直閣方、諸局方，故增益至十卷爾。予家所藏乃元時雕本，後附太醫助教許洪《指南》三卷，係建安高氏日新堂板行。

## 本草衍義跋

《本草衍義》一十七卷，冠以序例三卷，合二十卷，宋承直郎澧州司户曹事寇宗奭撰。政和六年，太醫學博士李康等看詳，申尚書省，有旨，轉一官通直郎，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石。宣和元年，其兄子宣教郎解縣丞約校勘鏤版，印造頒行。《本草經》撰自神農，《隋志》已列其目。皇甫謐《帝王世紀》：「黄帝使岐伯定《本草經》。」荀勗《中經簿》有《子儀本草經》一卷，鄭康成注《周禮》「疾醫」，謂「治合之齊，存乎神農、子儀之術」，賈公彦疏云：「是周末時人。」而陳騤《中興館閣書目》引《漢書》元始五年「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遣詣京師」，又《樓護傳》稱「少誦醫經本草方」，謂書名始見于此，誤矣。陶隱居而後，參核加詳，至宗奭考諸家之説，援引辨證。文簡者證其義，諱避者原其名，斯六根、五華、九寔、二冬、三建之形性畢具矣。是書白雲子采入《道藏》，曩從吴檢討志伊覿于京師之靈佑宫，近始得元人故牘，因書于後。

## 書是齋百一選方後

《百一選方》，不書撰人名氏，題曰「是齋」。按陳氏《書録解題》云是山陰王璆孟欲所輯，凡三十卷。《宋史·藝文志》作二十八卷。予家所藏乃元人鋟本，按其目僅二十卷爾，殆經後人選擇者歟？

## 書宋本晞范子脈訣集解後

咸淳二年，臨川李駉子野撰《脈訣集解》

一十二卷，邑人何桂發序之，謂得于誦詩讀書之餘，蓋儒者也。竊謂人之賦形，修短强弱肥瘠之不同，則脈亦異焉。今之醫者止憑切脈，而王叔和之《訣》蓋有不甚解者。庸醫一歲之殺人比于法司之決囚，數且倍之矣！駉自號晞范子，其書引證周洽，當時板行，必多傳習者，而《宋藝文志》不載，何歟？

## 跋濟生拔萃方

《濟生拔萃方》六卷，延祐二年銅鞮杜思敬輯，自爲之序，其言曰：「醫不專于藥，而舍藥無以全醫；藥不必于方，而舍方無以爲藥。」斯明乎炊湯脈神之術者，宜其能采拾衆善以成書也。《元史》不作藝文志，典籍無徵，予嘗思補之。于醫書類知其目者，金有紀天錫、張元素、劉元素、李慶嗣、張從正五家，二十四部，凡八十八卷。元有李杲、竇默、王好古、錢近之、羅天益、戴起宗、滑壽、李希范、王鏡潭、鮑同仁、朱震亨、鄧焱、王中陽、李鵬飛、葛應雷、葛乾孫、朱撝、趙良、陳直、鄒鉉、胡仕可、吴湍、尚從善、熊景元、申屠致遠、危亦林、薩德彌實、李中南、陸仲達、堯允恭、吴以寧、齊德之、曾世榮、馮道玄、孫允賢、殷震三十六家，七十三部，内十八部卷亡四百七卷。兹又得杜氏此書，然則待訪者寧有窮乎？

思敬，自號寶善老人，書成時，年八十有一。予今年齒亦均，雖耄矣，尚思踐宿諾焉。

## 醫家四書跋

南潯布衣許兆禎培元精醫術，著録于先少保之門，先公取其所撰《診翼》、《藥準》、

《方紀》、《醫鏡》四部，合名之曰「醫家四書」，世父貴陽太守鏤版行之。當書成時，申文定、李文節、朱文肅均爲作序，先公亦題其簡端，培元之名，海内無不知之者已。先公亦御醫，直聖濟殿，官至院使，嘗被召入乾清宮西暖閣診定陵脈，奏曰：「聖體病在肝腎，宜寬平以養氣，安静以益精。」上喜，立命太監陸敬書之屏。所篹《立命玄圭》，經亂失，惟《太醫院志》僅存。

## 大觀證類本草跋

《經史證類本草》三十一卷，目録一卷，大觀初唐慎微撰，通仕郎行杭州仁和縣尉管勾學事艾晟序之，謂傳書者失其邑里，不知何許人，闕其疑可也，或以蜀人實之，何所據乎？《本草》自神農、子儀而後，代有廣益，舊經止三百六十五味爾，今按其目録，實一千七百四十八種，比之唐本、蜀本、掌禹錫之補注、蘇頌之圖經，所增已多。紹興中，曾詔王繼先校定，附《釋音》一卷，付國子監鏤版以行。其後，大德壬寅一刊于宗文書院，明萬曆丁丑再刊于宣城民家，并以寇氏《衍義》附于各條之下，雖于義無損，然非唐氏之舊，毋亦類于覩皋禽而續鳧之頸者歟？

## 跋張氏醫説

《醫説》十卷，嘉靖中雕本，不題撰人姓氏。觀乎《書録解題》，始知爲宋新安張景季明所撰也，喜劇而書諸卷尾。

## 跋孫子算經

《孫子算經》三卷，《漢志》不著于録，而

隋唐《經籍志》有之，首言度量所起，合乎《兵法》「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之文，次言乘、除之法，設爲之數十。三篇中，所云《廓地》、《分利》、《委積》、《遠輸》、《貴賣》、《兵役》、《分數》，比之《九章》，《方田》、《粟米》、《差分》、《商功》、《均輸》、《盈不足》之目往往相符，而其要在得算多、多算勝，以是知此編非僞託也。唐立算學，命李淳風注解，頒之學官。今其書算博士知者罕矣。

## 九章算經跋

九章即《周官》之九數，保氏以教國子者也。《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商功》五，《均輸》六，《方程》七，《盈不足》八，《旁要》九，皆周公所作。漢易《差分》曰《重差》，去《旁要》而易以《勾股》。又《夕桀》一篇其義無聞，蓋周公既問數于商高，定此九數，算術之古莫尚于此矣。于是劉徽注之序之，徐岳、甄鸞等述之，李遵義疏之。遠而日月周天行度之數，近而田疇、米廩、積冪、隱雜、廣斜、正負之幽微，靡不著焉。斯秦火所未燔，而唐明算科取士之第一書，僅存于今者，可寶也。

## 五曹算經跋

右《五曹算經》五卷，唐太史令李淳風注，而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校定之書也。地利生人之本，故首田曹；田疇必資人功，故次兵曹；人家必用食飲，故次集曹；會集必務儲蓄，故次倉曹；倉廩必資貿易，故以金曹終焉。相傳其法出于孫武，然孫子別有《算經》，考古者存其說可爾。

## 跋鄱陽洪氏南朝史精語

康熙辛酉冬，購得宋槧《經史法語》四册，不足《藝文志》二十四卷之數，既而亡之。從故家抄《南朝史精語》，宋四卷，齊三卷，梁三卷，陳一卷。《宋志》作六卷，蓋一代合爲一卷故也。《志》開《法語》有《左氏傳》六卷，《史記》八卷，《漢書》二十卷，《精語》有《後漢書》十六卷，《三國志》六卷，《晉書》五卷，《唐書》一卷，惜均未之見。所云南朝史者，蓋指沈約、蕭子顯、姚思廉所撰而言，非李延壽之《南史》，《志》失書「朝」字，誤矣。

## 書楊太真外傳後

宮闈之事，外人罕知，所見或異辭，矧出于傳聞者乎？《太真外傳》，宋樂史所撰，稱妃以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于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宮，使高力士取于壽邸，度爲女道士，住内太真宮。此傳聞之謬也。按《唐大詔令》載，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遣户部尚書、同中書門下李林甫，副以黄門侍郎陳希烈，册河南府士曹參軍楊玄璬長女爲壽王妃。考之《開元禮》，皇太子納妃，將行納采，皇帝臨軒命使。降而親王，禮儀有殺，命使則同，由納采而問名，而納吉，而納徵，而請期，然後親迎，同牢備禮，動需卜日。無納采受册即歸壽邸之禮也。越明年，武惠妃薨，後宮無當帝意者，或奏妃姿色冠代，乃度爲女道士，勅曰：「壽王瑁妃楊氏，素以端毅，作嬪藩國，雖居榮貴，每在清修。屬太后忌辰，永懷追福，以兹求度，雅志難違。用敦弘道之風，特遂由衷之請。宜度爲女道士。」蓋帝先注意于妃，顧難奪之朱

邸，思納諸禁中，乃言出自妃意。所云「作嬪藩國」者，據妃曾受册云然。其曰「太后忌辰」者，昭成竇后以長壽二年正月二日受害，則天后以建子月爲歲首。中宗雖復舊用夏正，即正月行香廢務，直至順宗永貞元年，方改正以十一月二日爲忌辰。開元中，猶循中宗行香之舊，是妃入道之期，當在開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也。

妃既入道，衣道士服入見，號曰「太真」，史稱不期歲禮遇如惠妃。然則妃由道院入宫，不由壽邸。陳鴻《長恨傳》謂高力士潛搜外宫，得妃于壽邸，與《外傳》同其謬。張俞《驪山記》謂妃以處子入宫，似得其實。而李商隱《碧城》三首，一咏妃入道，一咏妃未歸壽邸，一咏帝與妃定情係七月十六日，證以「武皇内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是足當詩史矣。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妃之祖志謙，三子：長玄琰，次玄珪，次玄璬。玄琰子銛，玄珪子錡，玄璬子鑑，若國忠則妃再從兄也。妃本玄璬長女。大書册壽王妃父，乃天寶四載立爲貴妃，帝欲掩天下之耳目而箝其口，遂令妃不父其父，而移作玄琰少女，于是贈玄琰太尉、齊國公，母封涼國夫人，玄珪工部尚書，銛鴻臚卿，錡侍御史、尚太華公主。姊三人，大姨韓國，三姨虢國，八姨秦國，玄璬獨未聞加恩焉。子鑑官湖州刺史，後雖尚主，册貴妃日，恩澤亦未之及，蓋推而遠之也。且銛係玄琰子，而劉昫《唐書》以爲妃再從兄，則當時業有識其非者矣。明皇英主，開元之政稱全盛時，惑一妃子，至淪亡社稷，作僞心勞，迹愈晦而言之益醜，《詩》不云

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又云：「鼓鐘于宫，聲聞于外。」國史無識，誤落帝度内，謂妃少孤，養于叔父玄璬，而以琰爲妃父。予故驗之載紀，辨《外傳》之誣，特發其微焉。至於玉谿生詩，箋之別幅。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五

#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六

## 考一

### 孔子弟子考

序曰：孔氏之徒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子。其云三千，不敢盈于三千也；其云七十，不限止以七十也。自孔子徒人法既亡，而文翁石室象在顯晦之間，世儒據以考定弟子之籍，惟《史記》之傳、《家語》之解而已。議配祀之典，先横七十之目于心胸，慮溢七十二人之外，于是論者紛綸，以臆斷爲進退，舉凡《論語》、《春秋傳》、《禮記》，漫不知省，或又于複姓者改姓一字，書之栗主，自國學下至府州縣學皆然，是尚得爲知禮也乎？歸田之暇，爰作《孔子弟子考》，下及門人暨孟子弟子。竊思杏壇設教，必先長幼之序，斯《史記》、《家語》咸紀弟子之年，兹先書三十二人，而萊蕪侯無年歲，次于衛公者，依侍坐四子倫序書之，不可以郕公先之也。餘從群書采獲，具列焉。

魯秦子商，字丕兹，《家語》作「不慈」，《史記》作「子丕」。少孔子四歲。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贈上洛伯，宋大觀四年贈馮翊侯。

按：高郵夏氏《孔門弟子記略》及《闕里廣志》皆云商少孔子四十歲，然秦子父堇父，偪陽之役與叔梁紇俱以力聞，宜與孔子生年相近。今據《家語》舊聞暨《史記索隱》、蘇氏《古史》文正之。又宋大中祥符元年贈孔門弟子侯爵，商未得與。至大觀四年禮局上言，遂補贈馮翊侯。《闕里志》誤以秦祖鄄城之封移之商，非也。

魯顏子無繇，《家語》少「無」字，「繇」作「由」。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唐追贈杞伯，宋贈曲阜侯，元進杞國公，謚文裕。

蒲大夫卞仲子由，字子路，「子」亦作「季」。

少孔子九歲。唐追贈衛侯，宋贈河内侯，進衛公。

魯南武曾子蒧，亦作「點」。字子皙。唐追贈宿伯，宋贈萊蕪侯。

蔡漆雕子開，字子若，《史記》作「子開」。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唐追贈滕伯，宋贈平輿侯。

《漢藝文志》：《漆雕子》十二篇。

鄭康成曰：魯人。

按：龜山楊氏《先聖大訓》以「開」爲「憑」，恐誤。

魯閔子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唐追贈費侯，宋贈琅琊公，改費公。

按：閔子少孔子十五歲，《史記》、《家語》文同，小司馬《索隱》可證。今本《家語》多譌作「五十歲」，夏氏從之，非也。

魯冉子雍，字仲弓，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追贈薛侯，宋贈下邳公，改薛公。

按：今本《家語》仲弓無年歲，而《史記索隱》文有之。

魯冉子求，字子有，《家語》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追贈徐侯，宋贈彭城公，改徐公。

魯商子瞿，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贈蒙伯，宋贈須昌侯。

齊梁子鱣，或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作「三十九歲」。唐贈趙伯，宋贈千乘侯。

魯顏子回，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唐追贈兗國公，宋因之，元至順中贈復聖公。

衛士師齊高子柴，字子羔，《左傳》作「季羔」，《檀弓》、《韓非子》作「子皋」。少孔子三十歲。《家語》作「四十」。唐贈共伯，宋贈共城侯。

鄭康成曰：衛人。

王應麟曰：衛高柴爲孔子弟子，後居于魯。

單父宰陳巫馬子施，字子期，《史記》作「旗」。少孔子三十歲。唐贈鄫伯，宋贈東阿侯。

鄭康成曰：魯人。

魯衛相衛端木子賜，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唐贈黎侯，宋贈黎陽公，進黎公。

魯有子若，字子有，或作「子若」。少孔子三十三歲。唐贈卞伯，宋贈平陰侯。

按：小司馬據《家語》文云少三十三歲，今本《家語》作三十六歲，殆誤也。

武城宰吴言子偃，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史記》作「四十五」。唐贈吴侯，宋贈丹陽公，改吴公。許慎《説文》「偃」作「扵」，象旌旗之游。字子游。

魯樊子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家語》作「四十六」。唐贈凡伯，宋贈益都侯。

鄭康成曰：齊人。

宋原子憲，《檀弓》稱仲憲。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唐贈原伯，宋贈任城侯。

鄭康成曰：魯人。

魯大夫武城澹臺子滅明，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唐贈江伯，宋贈金鄉侯。

單父宰魯宓子不齊，字子賤，少孔子三十九歲。唐贈單伯，宋贈單父侯。

按：《史記索隱》引《家語》云少孔子四十九歲，而今本《家語》無「九」字。《索隱》又引《史記》文「三十」，而今本《史記》作「四十」。流傳既久，均失其故矣。

陳陳子亢，《説文》作「伉」。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唐贈潁伯，宋贈南頓侯。

按：班固《古今人表》，其載孔門弟子甚略，獨陳子三見，一陳亢；一陳子禽，居

中中；一陳子亢，居中下。不得其解。

魯公西子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唐贈邵伯，宋贈鉅野侯。

莒父宰衛卜子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晚爲衛文侯師。唐贈魏侯，宋贈東阿公，或作「河東公」。改魏公。

鄭康成曰：温國人。

南武城曾子參，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初仕于莒，其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唐開元中追贈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進郕侯，政和元年改贈武城侯，咸淳三年進郕國公，元至順中贈宗聖公。

《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

王應麟曰：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

魯顔子幸，《通典》作「柳」。《咸淳臨安志》作「韋」，或作「辛」。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唐贈蕃伯，宋贈陽穀侯。

陳顓孫子師，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唐贈陳伯，宋贈宛丘侯，改陳公。

魯冉子孺，字子魯，或作「曾」。少孔子五十歲，唐贈紀伯，宋贈臨沂侯。

蔡曹子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唐贈曹伯，宋贈上蔡侯。

魯伯子虔，《家語》作「處」。字子析，《家語》作「晳」。少孔子五十歲。唐贈聊伯，宋贈沐陽侯。

按：伯虔，《史記》、《家語》不著何地人。考《咸淳臨安志》，云是魯人。宋思陵贊曰：「有虔子析，全魯之彦。」當必有所本也。聊伯，《志》作「騈伯」。

魯顔子高，《史記索隱》云：《家語》名「産」。今本《家語》作「顔刻」。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唐

贈琅琊伯，宋贈雷澤侯。

魯叔仲子會，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魯峻石壁畫像云。唐贈瑕丘伯，宋贈博平侯。

鄭康成曰：晉人。

楚公孫子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唐贈黄伯，宋贈枝江侯。

按：《家語》稱龍衛人。然唐、宋追封皆楚地，蓋從北海鄭氏之説。若爲堅白異同之論者，乃趙人樂正子輿，謂其行無師，學無友，非孔子弟子可知。

右有年歲著于《家語》、《史記》、《隸續》者，三十有一人，并曾蒧共三十二人，内顔淵年數王肅疑其錯誤。

中都宰魯冉子耕，字伯牛。唐贈鄆侯，宋贈東平侯，改鄆公。

按：《聖門志》、《闕里廣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不審何據。

臨淄大夫魯宰子予，字子我。唐贈齊侯，宋贈臨淄公，改齊公。

魯《史記》作「齊」。公冶子長，《家語》作「萇」。字子長。唐贈莒伯，宋贈高密侯。

范甯曰：名芝，字子長。

魯南宫子縚，或作「韜」。一名括，或作「适」。字子容。唐贈郯伯，宋贈龔丘侯，改汝陽侯。

夏洪基曰：南宫适之爲敬叔，非也。

按《史記》，南宫括，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閲。《論語集注》亦云謚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縚，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説與何忌于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閲」，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宫敬叔公族元子，遣從孔子時，定已娶于强家矣，豈

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于有道之邦邪？愚以敬叔之與南宮适，皎然二人矣。

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論語》「括」作「适」。《家語》南宮縚，字子容。鄭康成注《檀弓》，稱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又稱南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左氏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説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杜預注云：「説，南宮敬叔，僖子之子。」然則括也、适也、縚也、説也、閱也，一子容而名有五也。崇禎末，高郵夏弘基元開輯《孔門弟子傳略》，以南宮縚、适、括字子容爲一人，以仲孫説、閱謚敬叔者爲一人。至于《説苑》所載南宮邊子，謂是适字之譌。然《漢書·古今人表》既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又有南宮邊子。顔師古注于南容則云南宮縚也，于敬叔則名南宮适也，是縚與适，适與邊子，均未可混而爲一矣。

齊公皙子哀，《家語》作「克」。字季次。或作「沉」。唐贈郳伯，宋贈北海侯。

顧炎武曰：汶上縣有漢衛尉卿衡方碑，其文曰：「履該顔原，兼修季由。」洪适以顔原爲顔淵、原憲，而都穆以季由即季路，與「兼修」義不協。按公皙哀字季次，不爲家臣，太史公與原憲並稱，一稱字，一稱名，亦古文所嘗有也。

陳公良子孺，字子正。唐贈東牟伯，宋贈牟平侯。

宋司馬子耕，《家語》，「耕」上有「黎」字。字子

牛。唐贈向或作「滕」。伯，宋贈楚丘侯，改睢陽侯。

衛琴子牢，字子開，一字子張。唐贈南陵伯，宋贈頓丘侯，改贈陽平侯。

《家語》有，《史記》無。

秦秦子祖，字子南。唐贈少梁伯，《咸淳臨安志》作「沙梁」。宋贈鄄城侯。

衛奚容子蒧，字子皙。一云字子楷。唐贈下邳伯，宋贈濟陽侯。

魯公祖子句兹，字子之。唐贈期思伯，宋贈即墨侯。

衛廉子潔，字子庸。唐贈莒父伯，宋大觀中，補贈胙城侯。

齊公西子輿如，字子上。唐贈重丘伯，宋贈臨朐侯。

宰或作「罕」。父子黑，字子素。唐贈乘丘伯，宋大觀中，補贈祁鄉侯。

魯公西子蒧，字子尚。唐贈祝阿伯，宋贈徐城侯。

秦壤駟子赤，字子徒。或作「從」。唐贈北衛伯，宋贈上邽侯。

魯冉子季，字子產。唐贈東平伯，宋贈諸城侯。

薛子邦，字子從。

鄭子國，字子徒。唐贈滎陽伯，宋贈朐山侯。

司馬貞曰：《家語》薛邦字從，《史記》作「國」而《家語》稱「邦」者，蓋避漢祖諱而改。「鄭」與「薛」，字譌也。

按：仲尼之徒，名字間有同者，既有曾蒧，亦有奚容蒧，又有公西蒧；既有冉耕，亦有司馬耕；既有宓不齊，又有任不齊；既有公西赤，亦有壤駟赤；既有卜商，亦有秦商；既有原亢，亦有陳亢；既

有狄黑，亦有宰父黑；既有冉孺，亦有公良孺；既有秦祖，亦有顏祖。此名不嫌同也。冉求字子有，有若、漆雕徒父亦字子有；顏無繇字季路，仲由亦字季路；顓孫師字子張，琴牢亦字子張；巫馬施字子期，叔仲會亦字子期；公西蒧字子上，公西輿如亦字子上；秦非字子之，公祖句茲亦字子之；原憲字子思，燕伋亦字子思；曾蒧字子皙，伯虔狄黑、奚容蒧亦字子皙；壤駟赤字子徒，鄭國亦字子徒；秦冉字子開，琴牢亦字子開；申續字子周，公伯繚亦字子周；榮旂字子祺，縣成亦字子祺；顏噲字子聲，樂欬亦字子聲；漆雕哆字子斂，邽巽亦字子斂。此字不嫌同也。然則薛邦、鄭國，子徒、子從，安見其名字相類而并疑其姓氏之誤邪？乃議祀典者，封鄭而罷薛，安見其必爲一人？揆之于禮，終有未安也。

齊后今本《家語》誤「石」。子處，字子里。唐贈營丘伯，宋大觀中補贈膠東侯。

魯左人子郢，字子行。唐贈臨淄伯，宋贈南華侯。

衛狄子黑，字子皙。《家語》作「皙之」。唐贈臨濟伯，宋贈林慮侯。

魯商子澤，字子秀。唐贈睢陽伯，宋贈鄒平侯。

楚任子不齊，字子選。唐贈任城伯，宋贈當陽侯。

魯榮子旂，《家語》作「祈」。字子祺。《家語》作「子顏」。唐贈雩婁伯，宋贈厭次侯。

魯顏子噲，字子聲。唐贈朱虛伯，宋贈濟陰侯。

原子亢，《家語》作「忼」，或作「桃」。字子藉。唐贈萊蕪伯，宋贈樂平侯。

晉或作「魯」。公肩子定，字子中。唐贈新田伯，宋大觀中補贈梁父侯。

魯秦子非，字子之。唐贈汧陽伯，宋贈華亭侯。

漆雕子徒父，《家語》名「從」。字子文。或云字子友。唐贈須句伯，宋贈高苑侯。

燕子伋，或作「級」。字子思。唐贈漁陽伯，宋贈汧源侯。

魯公夏子守，字子乘。宋大觀中補贈鉅平侯。

按：《魏志》有公夏浩，或子乘之後。

衛勾子井疆，字子彊。唐贈淇陽伯，宋贈滏陽侯。

齊少叔子乘，字子車。唐贈淳于伯，宋贈博昌侯。

按：應劭《風俗通》云：「凡氏于字，伯、仲、叔、季是也。」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無足異者。子車之姓，《家語》、《史記》諸書皆作步，而《廣韻》注云孔子弟子有少叔乘，係複姓。今從之。

石作子蜀，字子明。唐贈石邑伯，宋贈成紀侯。

魯邽子巽，《史記索隱》作「邦巽」。《文翁石室圖》作「國選」，《家語》「巽」亦作「選」。字子斂。唐贈平陸伯，宋贈高堂侯。

魯施子之常，字子恒。唐贈乘氏伯，宋贈臨濮侯。

魯申子續，字子周。《家語》今本作「績」。

申子棠，字周。《史記》今本作「黨」，《禮殿圖》作「儻」。唐贈邵陵伯，宋贈淄川侯。

申子棖，《論語》。字子續。《咸淳臨安志》。唐贈魯伯，《臨安志》作「阿伯」。宋贈文登侯。

陸德明曰：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

《家語》云：「申續，字周也。」

司馬貞曰：《文翁圖》所記有申棖、申棠。

王應麟曰：《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績」，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棠、申棖一人耳。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爲二人，失于詳考，陸氏《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棠、申棖，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

按：七十子顏氏居其八，冉氏居其五，秦氏居其四，公西氏、漆雕氏居其三，商氏、縣氏、原氏居其二，若申棖、申棠，《文翁圖記》並列。開元、祥符亦並追封。鄭康成、陸德明疑爲一人，則以續、黨並字周也。夫棠、黨字義相近，合之可耳；而高郵夏洪基强以棠、棖爲諧聲字，亦近鑿。且如公西蒧、公西輿如同字子上，未嘗不並祀，何獨續與黨同字，必當去其一乎？竊謂唐宋議禮諸儒未爲不是。有其舉之，莫或廢也，《記》有之矣。

魯樂子欬，或作「欣」。字子聲。唐贈昌平伯，宋大觀中補贈建成侯。

按：《春秋》定公十二年，費宰公山不狃率費人以襲魯。孔子命申須句、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杜預注以二人爲魯大夫。考樂欬，《家語》作「樂欣」，「欣」與「頎」偏旁相同，疑「頎」即是「欣」，且文云「孔子命之」，其爲弟子未可知也。

魯顏子之僕，字子叔。唐贈東武伯，宋贈宛句侯。

魯孔子忠，或作「弗」。字子蔑。孔子兄孟皮子。唐贈汶陽伯，宋贈鄆城侯。

魯漆雕子哆，字子斂。唐贈武城伯，宋贈濮陽侯。

魯縣子成，字子祺。今本《家語》作「子横」。唐贈鉅野伯，宋贈武城侯。

魯顏子相，《史記》作「祖」。字子襄。唐贈臨邑伯，宋大觀中補贈富陽侯。

司馬貞曰：《家語》無此人。

按：《孟子》「昔者曾子謂子襄曰」，或是語顏子，亦未可定。

魯公伯子寮，《論語》作「寮」，《史記索隱》作「繚」，今本作「僚」，又作「遼」，或云即申繚。字子周。唐贈任伯，宋贈壽張侯。

馬融曰：寮，魯人弟子也。

按：公伯繚見《史記·弟子傳》，又見《文翁禮殿圖》，必非無稽之言。後儒以愬子路一事，斷爲非聖人之徒。然《論語》聖門六十人所記，公是公非，有過未嘗少隱，即宰我、冉有、陳亢過皆不免，似未可以一眚而盡掩其生平也。子長引孔子之言，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寮蓋其一矣。而致堂胡氏因《家語》不列其名氏，謂《史記》失之。迨明程敏政乃建議，謂是聖門之蟊螣，請罷其祀。嘉靖中，行人司正薛侃復謂公伯寮及秦冉、顔何皆不見于《家語》，而傅會于《史記》，請均去之。愚謂《家語》、《史記》、《周公禮殿圖》，傳聞異辭則有之，若專信《家語》，以《史記》爲傅會，未免失之偏矣。

鄡子單，字子家。唐贈銅鞮伯，宋大觀中補贈聊城侯。

《史記》、《禮殿圖》有，《家語》無。

秦子冉，字子開，唐贈彭衙伯，宋贈新息侯。

《史記》、《禮殿圖》有，《家語》無。

魯顏子何，字子冉。唐贈開陽伯，宋贈堂邑侯。

《史記》有，《家語》無。

按：秦冉、顏何二子，于弘治元年少詹事程敏政請正祀典，疑爲字畫相近之誤，而罷其配食，自謂不舛于禮，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典。然生數千載之後，安見二子必無其人？釋曇積上言于周太祖曰：「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升堂入室者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彼釋氏之言尚然，乃以臆見斥先賢之祀，天資刻薄之言，吾未信爲百世可遵也！

廉子瑀。

《禮殿圖》有，《家語》、《史記》無。

魯孺子悲。

按：《小戴禮・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鄭康成注云：「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方慤注云：「喪禮將亡，聖人不可以不書，必待孺悲學之，然後孔子書之者，以明禮之不廢亦有所因也。」蓋孔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也。惟因《論語》紀悲欲見而孔子以疾辭，疑孔子拒之門牆之外，不屑教誨。當知始雖辭疾，終授以禮。以親受禮于孔子之儒，反不得與配食

之列，斯則祀典之闕矣。

公罔子之裘。

序子點。

按：二子從射矍相之圃，孔子使揚觶而語，見《禮記·射義》。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則《家語》載之。《記》首言孔子與門人習射于矍相之圃，子路之云曰「二三子」，是二子爲孔子弟子無疑也。

仲孫子何忌，僖子玃之子也。卒，謚懿子。

按：《春秋左氏傳》：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徒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後，必屬説與何忌于孔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據此，緣僖子病不相禮，故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乃屬二子事孔子學禮焉。懿子問孝，對曰：「無違。」蓋語以無違僖子學禮之命。樊遲不知，子告之以「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舍禮無以教懿子也。《孔叢子》又載懿子問《書》「欽四鄰」之義。不可不附弟子之列云。

仲孫子説，亦作閲。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居南宮，又曰南宮敬叔。

按：《世本》，仲生玃，生南宮縚。孔安國以南宮适即敬叔，魯大夫。鄭康成注《禮》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閲是也。」又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閲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陸德明《釋文》云：「南宮閲，一名縚。」司馬貞《史記索隱》亦云：「南宮括，《家語》作南宮縚。」

按其人是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閲也。」近高郵夏洪基辨南宫适、括、縚，字子容，是一人；仲孫閲、説，字敬叔，是一人。考《春秋名號歸一圖》，仲孫即閲，南宫敬叔，僖子之子，孔子弟子也，而不及括、縚，則夏説似屬可從。昔孔子將適周，敬叔言于昭公，資車一乘、馬二匹，與敬叔俱至周，問禮于老聃，問樂于萇弘。歷郊射之所，考明堂之制，察廟朝之度。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焉。子曰：「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是敬叔在弟子之列，有功于聖門者矣。今祀典配适而無閲，不無可議焉。

孔子璇。

按：嘉靖中，張孚敬改定祀典，以秦冉、顔何疑爲字畫之誤而罷其祀，又以薛邦疑即鄭國，遂亦罷祀，而并黜孔璇，其説本于程敏政。考秦冉，開元中追封彭衙伯，大中祥符間加封新息侯；顔何，開元中封開陽伯，大中祥符間加封堂邑侯。自唐迄明，從祀已久，所謂「有其舉之，莫或敢廢」，而孚敬廢之，過矣。《家語》：孔璇、叔仲會年相比，俱執筆迭侍孔子。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學豈能識于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天性也，習攢若自然也。」惟因二子合傳，故不復别標璇名。今會既得祀，璇不應獨遺矣。此則祀典之闕也。

衛司寇惠叔蘭。

按：《家語》：子游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學于夫子。「司寇惠子之喪」，《檀弓》文也，鄭司農注云：「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古今議弟子從祀者，率本《家語》，而孔璇、

惠叔蘭獨遺之，不當補其闕乎？又荀卿《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楊倞注云：「夫子弟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爲號。」據此疑即蘭也。

魯太史左丘子明。唐貞觀十三年，詔與顏淵同從祀廟庭。宋祥符中贈瑕丘伯，政和中改贈中都伯。

葉夢得曰：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出左丘氏，則不得爲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

按：左氏爲孔子弟子，主其説者衆矣。謂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者，嚴彭祖也。謂左丘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者，劉歆也。謂仲尼與丘明觀魯史記，有所褒貶，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者，班固也。謂《左氏傳》理長，至明至切，至直至順，長于二傳者，賈逵也。謂《春秋》諸家去孔子遠，《左氏傳》出孔子壁中，近得其實者，王充也。謂丘明之傳囊括古今表裏人事者，盧植也。謂丘明受經于仲尼，是爲素臣者，杜預也。謂孔子作《春秋》，丘明、子夏造膝親受者，荀崧也。謂丘明之傳，釋孔氏之經，子應乎母，以膠投漆者，孔穎達也。謂丘明躬爲魯史，受經于仲尼者，劉知幾也。謂左氏受經于仲尼，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萬代之下見其本末，比餘傳功最高者，啖助也。謂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

丘明受仲尼之經而爲傳者，權德輿也。謂孔氏之門，左氏富而不誣，有以見聖賢之心者，劉軻也。謂丘明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參求其長，左氏爲上者，陳岳也。蓋自唐以前諸儒之論，皆以丘明受業孔門，故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是時孔庭配食，止顔淵、左丘明二人，褒崇之禮若此。迨宋群儒盡舍三傳説《春秋》，久而論世者惑于趙匡之説，則疑左氏在孔子之前；惑于王安石之説，則疑左氏生孔子之後。衆口紛綸，迄無定論，遂使唐代特祀之先賢，并不得與七十子之列。然則漢晉以來經生之説均不足信邪？竊以爲議禮者之失矣。

又按：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應劭《風俗通》：「丘姓，魯左丘明之後。」然則左丘爲複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爲作傳，《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既卒，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爲弟子者，自當諱師之名，此第稱「左氏傳」而不書「左丘」也。

魯林子放。唐贈清河伯，宋贈長山侯。

按：《家語・弟子解》、《史記・弟子傳》均無林放姓名，惟蜀《禮殿圖》有之。

牧子皮。

趙岐曰：牧皮，事孔子學者。

按：《孟子》與琴張、曾皙並稱，此必孔子之所與，似不宜置之祀典之外。

常子季。

按：《莊子・德充符》篇，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郭象注：「常季，孔子弟子。」

魯大夫子服子何景伯。

按：漢魯峻石壁畫七十二子像，有子

服景伯。唐劉懷玉作《孔聖真宗録》，以子服景伯在七十子之間。

賓牟子賈。

《廣韻》注：漢複姓，魯有賓牟賈。

按：《樂記》：賓牟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斯弟子之職也。子曰：「居，吾語女。」《論語》之命季路，《孝經》之命子輿，皆然。孔子蓋以師道自居，則賈在弟子之列明矣。孔惟是孔子語弟子，必呼其名。而《記》稱之曰「吾子」，豈記禮者去聖人之世稍後，遂有此失乎？

鞠子語。

按：《晏子春秋》：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悦之。《孔叢子·詰墨篇》亦載其事，蓋曾參、閔損、高柴、仲由、孺悲而外又一孝子也。

齊大夫顔子涿聚。或作「濁鄒」。

按：《吕覽》云：顔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爲天下名士，以終其壽。而《史記·孔子世家》稱：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顔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則雖不在七十子之列，然不可謂非孔氏之徒矣。

右《家語·弟子解》七十六人，又與叔孫會合傳有孔璇，又别見者惠叔蘭，共七十八人。《史記·弟子傳》七十七人，别見《孔子世家》者有顔涿聚，共七十八人。蘇轍撰《古史》，著録七十九人。《家語》有而《史記》無者，琴牢、薛邦、申續、陳亢、縣亶也。《史記》有而《家語》無者，公伯寮、鄭國、申棠、鄡單、秦冉、顔何也。益以《文翁禮殿》之廉瑀、林放，魯峻石壁畫象之子服何，《禮·雜記》之孺悲，《射義》之公罔之裘、序點，《春秋左氏傳》之仲孫何忌、仲孫閲，《晏

子》之鞠語，《孟子》之牧皮，《莊子》之常季，通計九十八人。竊謂中有姓氏相近者，不當以臆見去留先師之庭，宜概應從祀。他若《論語》之闕黨、互鄉二童子，魯峻石壁畫象之左子慮、襄子孺、襄子魯、公子庀、顔子思、夫子高，韋續《書品》爲素王紀瑞製麒麟書之申姓，名闕失；又蘧伯玉，孔子嚴事之友，施存雖載陶弘景《真誥》，在三千人之數，不與弟子之列，不復著録，恐滋後學之惑也。

又按：孔門弟子籍《漢藝文志》有《孔子徒人圖法》二卷，《隋經籍志》有鄭康成《論語孔子弟子目録》一卷，《唐藝文志》作《論語篇目弟子》。惜俱失傳。議禮者止以《國語》爲憑，至斥《史記》爲附會，若《文翁禮殿圖》，置之不復參詳矣。又《會要》、《通典》、《祖庭廣記》、《素王紀事》、《孔門僉載》、《闕里志》等編，紀諸弟子，連書姓名，統不分析，以致明南北雍闕里廟暨海内外府州縣衛學，從祀弟子率改複姓爲一字姓，沿其誤而不知。今依《廣韻》注，如奚容、壤駟、左人、少叔、石作、左丘，悉爲更正，冀信古之君子有取焉。

又按：《古今人表》于孔子弟子居第二等者，左丘明、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居第三等者，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曾子、子張、曾皙、子賤、南容、公冶長、公西華、有若、漆雕啓、澹臺滅明、樊遲、巫馬期、司馬牛、子羔、原憲、顔路、商瞿、季次、公良、顔刻、顔柳；居第四等者，孟懿子、南宫敬叔、公伯寮、公肩子、子石、琴牢、賓牟賈；居第五等者，顔燭雛、陳亢、林放、申棖、子服景伯。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六

#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七

考二

## 孔子門人考

成回。

　劉向曰：成回學于子路。

楚馯臂子弓。或作「弘」。

　司馬遷曰：孔子傳《易》于商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

　應劭曰：子弓是子夏門人。

　韓子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曰馯臂子弓。

　吴萊曰：荀卿所重仲尼、子弓，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仲尼弟子有馯臂子弓。《漢儒林傳》：商瞿授《易》仲尼，瞿傳魯橋庇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昺《論語疏》引王弼説，逸民朱張，字子弓。然弼説又不見有他據也。要之，孔子嘗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蓋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也。將荀卿之學實出于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

　按：子庸傳《易》于子弓，「弓」或作「弘」，吴氏欲更作「雍」，未免失之鑿矣。

魯橋庇子庸。

　班固曰：商瞿受《易》孔子，以授魯橋

庇子庸。

司馬貞曰：橋庇，《世本》作蟜疵，字子肩，魯莊公族。

按：子木傳《易》，《史記》謂子弘授子庸，《漢書》、《漢紀》、《釋文》謂子庸授子弓，所載互異，今並存之。

魏文侯都。

司馬遷曰：文侯受子夏經藝。

徐廣曰：名都，《世本》曰「斯」也。

鮑彪曰：桓子之孫。

吴師道曰：名勘。

按：文侯受經藝于子夏，撰有《孝經傳》。蔡邕《明堂論》引其文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又賈思勰《齊民要術·耕田篇》引其文曰「民春以力耕，夏以鑼耘，秋以收斂」，當是《孝經》「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注也。

晉段干木。

吕不韋曰：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于子夏，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

羅泌曰：段干氏，初邑段，後邑干，因邑爲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氏姓》注乃以爲姓段名干木。蓋以《吕氏春秋》「干木光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誤之。《唐百官表》遂謂封段而爲干木大夫，疎矣。《幽通賦》云：「木偃息以藩魏。」干木豈其名哉！

田無擇子方。

李頤曰：魏文侯師也，名無擇。

韓子曰：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

齊高行子。

趙岐曰：高子齊人。

徐整曰：子夏授《詩》于高行子。

王應麟曰：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

曾申子西。

劉向曰：左丘明授《春秋》于曾申。

趙岐曰：曾西，曾子之孫。

陸德明曰：曾參之子，受《詩》于子夏。

王應麟曰：曾西，趙岐注以爲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録》：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于此可考。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

按：《史記》吴起事曾子，其母死，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絶。所云曾子，疑是曾申。

齊公羊高，宋贈臨淄伯。

戴宏論《春秋》曰：子夏傳與公羊高。

荀崧曰：公羊親受子夏。

梁武帝曰：公羊稟西河之學。

孔穎達曰：孔子授《春秋》于卜商，商授弟子公羊高、穀梁赤，各爲之傳。

吴兢曰：公羊高乃子夏弟子。

魯穀梁赤，宋贈龔丘伯，改贈睢陽伯。

應劭曰：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

楊士勛曰：穀梁子名俶，字元始。

顔師古曰：穀梁子名喜，受經于子夏。

按：羅長源撰《路史》，炎帝之後不言有公羊、穀梁氏。羅子蒼《識遺》云：「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脚，疑爲姜姓假

託。然自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見于戴宏所記，而班氏《古今人表》載有二子居第四等，計劉氏、宋氏《世本》亦必載之，未必假託也。

又按：《春秋》爲孔子所作，則説《春秋》者必係孔氏門人，若《公羊傳》所稱沈子、司馬子、女子、北宫子、曾子、高子，《穀梁傳》所稱尸子、沈子皆是已。子言之，《春秋》屬商，其皆子夏之徒與？

魯孔伋子思，宋崇寧初贈沂水侯，咸淳中加贈沂國公。

孔鮒曰：子思受業于曾子。

韓子曰：子思之學蓋出曾子。

按：班氏《古今人表》子思居第二等。

樂正子春。

鄭康成曰：曾子弟子。

魯檀弓。

陸德明曰：檀弓，魯人，善于《禮》。

胡寅曰：檀弓，曾子門人，纂修《論語》。

沈猶行。

趙岐曰：曾子弟子。

按：《廣韻》注：沈，直深切。漢複姓。魯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不當從上聲讀。

陽膚。

包咸曰：陽膚，曾子弟子。

公明高。

趙岐曰：公明高，曾子弟子。

公明宣。

劉向曰：公明宣學於曾子。

單居離。

《大戴禮記》注曰：單居離，曾子弟子。

公明儀。

孔穎達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公明儀是其弟子。儀又爲曾子弟子，故《祭義》云「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是也。

子襄。

趙岐曰：曾子弟子。

公孫尼子。

按：《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雜家有《公孫尼》一篇。顏師古注云「七十子之弟子」。《隋經籍志》、《唐藝文志》均載《公孫尼子》一卷，注云「似孔子弟子」。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謂《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今從顏氏定爲孔子門人。

世碩。

按：《漢志》，《世子》二十一篇，列在儒家者流。王充《論衡・本性篇》：「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故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志》所載《宓子》十六篇，《漆雕子》十三篇，皆宗師仲尼以重其言者也。顏師古曰：世子，陳人，七十子之弟子。

景子。

按：《漢藝文志》：《景子》三篇。顏師古云：説宓子語，似其弟子。

王史氏。

《漢志》：《王史氏》二十一篇。

劉向曰：六國時人。

顏師古曰：七十子後學者。

李克。

《漢藝文志》：《李克》七篇。

顏師古曰：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

芈嬰。

《漢志》：十八篇。

顔師古曰：齊人，七十子之後。

公孫段。

韓非曰：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顔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

陶潛曰：顔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靜精微之儒。

按：儒分爲八，其一公孫氏，傳《易》者也。《群輔録》有明徵而未詳其名。考《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魏王冢，得竹書《易》五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二篇，此則公孫氏之《易》矣。或疑公孫氏爲龍，龍字子石，雖在七十子之列，不聞傳《易》。若趙人名龍者，字子秉，故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所云秉者，龍也，詭辭數萬，騁堅白異同之辯，初非孔氏弟子，小司馬《史記索隱》誤認爲一人。今考定傳《易》者爲公孫段，若鄭大夫字伯石者，又一人也。

縣亶父亶，《索隱》作「豐」，《家語》無「父」字，依《廣韻》注添。子象。

王應麟曰：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

按：《禮記·檀弓》有縣子，豈其人與？子象爲孔子門人，見《廣韻》注，此唐宋封爵未之及云。

公休哀。

公祈哀。

《廣韻》注：孔子門人有公休哀、公祈哀。

按：公祈哀疑即公晳哀，以「晳」作「祈」，形相類而譌也。然《廣韻》注既列孔子弟子公晳哀于前，又列孔子門人公祈哀于後，則別是一人，未可臆決也。

盆成括。

按：《晏子春秋》：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爲寡人弔之。」晏子往弔，咎公不辱臨。公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開凶門而迎适。則适乃與景公同時，不當與孟子弟子之列。宋配祀孟子，追贈萊陽伯。孫宣公言括嘗欲學于孟子，亦疑辭也。

歐陽子有言：「受業者爲弟子，受業于弟子者爲門人。」試稽之《論語》，所云門人皆受業于弟子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云：「門人治任將歸，入揖于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觀洪氏《隸釋》、《隸續》所載東漢諸碑，有弟子，復有門生，門人、弟子固有別矣。若夫弟子之子分比于門人，子淵、子輿本門人也，而列于弟子，他如季路之子子崔、子輿之子元及華、子游之子言思、子張之子申詳。又齊有芈嬰，著《芈

子》十八篇，亦七十子之後。雖未詳其所師，要當互學于七十子者也。

又按：孔子門人《古今人表》居第三等者，樂正子春、段干木、田子方；第四等者，公羊子、穀梁子、公明高；第五等者，陽膚；第六等者，檀弓。而子張之子申詳，亦置第三等。

## 孟子弟子考

樂正子克，宋政和中贈利國侯。

趙岐曰：孟子弟子，爲魯臣。

萬子章，宋贈博興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公孫子丑，宋贈壽光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浩生亦作「告」。子不害，宋贈東阿伯。

趙岐曰：齊人。

孟仲子，宋贈新蔡伯。

趙岐曰：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于孟子者也。

陳子臻，宋贈蓬萊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充子虞，宋贈昌樂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屋廬子連，宋贈奉符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徐子辟，宋贈仙源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陳子代，宋贈沂水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彭子更，宋贈雷澤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公都子，宋贈平陰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咸丘子蒙，宋贈須城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高子，宋贈泗水伯。

趙岐曰：高子，齊人，嘗學于孟子。

桃子應，宋贈膠水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盆成子括，宋贈萊陽伯。

孫奭曰：盆成括，嘗學于孟子。

滕子更。

趙岐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于孟子。

吴萊曰：孟子學出于曾子、子思，荀卿猶從而譏曰：「世俗之溝愚瞀儒嚾嚾然。略法先王，案往舊造説，而不知其統。我則異焉，治則法後王而已矣。」所謂溝愚瞀儒，正指萬章、公孫丑之徒也。荀卿在戰國號稱大儒，猶同門異户如此。

顧炎武曰：《史記索隱》以萬章、公明高等並孟子之門人。《廣韻》注又云離婁門人，不知其何所本。元吴萊著《孟子弟子列傳》，惜乎今不傳也。

按：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子爲孟子弟子，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孫宣公奭猶因其説，故政和五年從太常議，贈季孫豐城伯，子叔乘陽伯。自朱子《集注》出，乃始非之，世莫有從趙氏之説者矣。吴立夫氏撰《孟子弟子列傳》，書雖不傳，序稱一十九人，則未嘗依朱子去季孫、子叔二人，益以滕更，適合十九人之數。考《盡心》篇，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趙岐注：「滕更，滕君之弟，來學于孟子也。」其爲弟子甚明，不知宋太常之議何

獨贈爵不及？有不可解者。至于《史記索隱》以公明高爲孟子弟子，而《廣韻》注謂離婁爲孟子門人，無稽之言，君子不信。又《廣韻》注詮「丘」字，引《孟子》「齊有曼丘不擇」。今七篇無其文，弟子與？其不謂之弟子與？吾不得而知之矣。

又按：班氏《古今人表》，孟子居第二等，其弟子公孫丑居第三等，萬章、樂正子、告子、高子居第四等，徐子居第五等，餘不與焉。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七

#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八

考三

## 太極圖授受考

自漢以來，諸儒言《易》莫有及《太極圖》者，惟道家者流有《上方大洞真元妙經》，著太極三五之說。唐開元中，明皇爲製序，而東蜀衛琪注《玉清無極洞仙經》，衍有無極、太極諸圖。按陳子昂《感遇詩》云：「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徵。」「三元」本《律曆志》陰陽至精之數，「三五」本魏伯陽《參同契》。要之《太極圖說》唐之君臣已先知之矣。陳摶居華山，曾以《無極圖》刊諸石，爲圜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下而上，初一曰玄牝之門；次二曰煉精化氣，煉氣化神；次三五行定位，曰五氣朝元；次四陰陽配合，曰取坎填離；最上曰煉神還虛，復歸無極，故謂之「無極圖」，乃方士修煉之術爾。相傳摶受之呂嵒，嵒受之鍾離權，權得其說于伯陽，伯陽聞其旨于河上公。在道家未嘗詡爲千聖不傳之祕也。元公取而轉易之，亦爲圜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上而下，最上曰無極而太極；次二陰陽配合，曰陽動陰靜；次三五行定位，曰五行各一其性；次四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最下曰化生萬物。更名之「太極圖」，仍不没無極之旨。由是諸儒推演其說。

南軒張氏謂元公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生者，自孟氏以來未之有也。晦菴朱子

謂先生之學，其妙具于《太極》一圖。山陽度正作《元公年表》，書慶曆六年知虔州興國縣程公珦假倅南安，因與先生爲友，令二子師之，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爾。其後先生作《太極圖》，獨手授之，他莫得而聞焉。考是年元公以轉運使王逵薦移知郴縣，自是而後，二程子未聞與元公覿面，然則從何地手授乎？伊川撰《明道行狀》云：「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繹其文，若似乎未受業于元公者，不然何以求道「未知其要」，復「出入于老釋」也邪？潘興嗣志元公墓，亦不及二程子從游事。明道之卒，其弟子友朋若范淳夫、朱公掞、邢和叔、游定夫，敘其行事，皆不言其以元公爲師，惟劉斯立謂從周茂叔問學，斯猶孔子問禮于老子，問樂于萇弘，問官于郯子云然，蓋與受業有間矣。吕與叔《東見録》則有「昔受學于周茂叔」之語，然弟子稱師無直呼其字者，而《遺書》凡司馬君實、張子厚、邵堯夫，皆目之曰「先生」，惟元公直呼其字，至以「窮禪客」目元公，尤非弟子義所當出。且元公初名惇實，後避英宗藩邸嫌名，改惇頤。夫既以學傳伊川矣，不應下同其名，而伊川亦不引避。昔朱子表程正思墓，稱其名下字同周、程，亟請其父而更焉。孰謂二程子而智反出正思下哉？此皆事之可疑者也。

## 浙江分地考

浙江布政使司初設，所轄九府而已，嘉興、湖州統于直隸，故《實録》洪武九年十二

月書「直隸湖州、嘉興諸府水災，遣户部主事趙乾等賑給」。十一年五月，勅工部定歲造軍器之數，其書嘉興、湖州，亦冠以「直隸」字。至十四年四月，復置巡檢司，嘉興府一，嘉興縣之杉青牐，湖州府三，烏程縣之後潘，德清縣之下塘、新市，仍以「直隸」文冠之。宋濂《京畿鄉闈紀録序》云：「洪武辛亥秋八月，洊當鄉貢之期，凡畿内三州十七府之士，皆懽忻相告，裹粻而奔走。儀曹具以狀聞。」所云十七府者，直隸之府十四，其一廣德，四年以後，始降爲州，合嘉興、湖州而共計之也。天台徐一夔《送趙鄉貢序》云：「元置行省于浙，領郡三十二，杭隸焉。今領郡九，杭亦隸焉。」崇德貝瓊《穀江漁者詩序》云：「洪武五年秋，校文浙江。太末徐復禮迫有司命起，與九府之士俱，遂與四十人之選。」鄞人鄭真跋《同年録》云：「洪武壬子秋，浙省承詔旨，合九郡之士試之，得四十名，上諸京師。」又《送何本道還金華序》云：「洪武五年，詔命三年疊試，于是浙江所屬九郡以其名上之行省，而金華何本道與焉。」其云九郡者，嘉興、湖州不在其内。逮洪武十四年十一月，始以二府改隸浙江。

考清類天文分野之書，于洪武十七年進呈，二府沿革，祇書今屬浙江布政司，語焉勿詳。後之人罔聞知，由是柳琰、鄒衡、趙瀛、劉應鈳志嘉興，勞鉞、栗祁、張鐸志湖州，俱不言分地本末，惟仁和夏時正撰《杭州府志》，獨云元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皇朝平浙，置浙江等處行中書省，領府九，洪武九年改爲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直隸嘉、湖二府隸浙江，領府十一。又云洪武三年，詔開科舉，浙江行省即杭州府學之西爲貢院，合試九府之士。書之特詳。

嘉靖中，武進薛應旂修《通志》，自言郡縣志可采録者十無一二。顧夏氏之志具在，何漫無考稽？夫晝野分疆，地志之大綱，乃置而弗書，後之紀方輿者，率本《通志》，則紕繆多矣。作《浙江分地考》。

## 呂冢考

半邏之南有呂冢，相傳謂吴孱陵侯蒙冢也。考《吴志》，蒙卒于公安，史不言其葬處，而盛弘之《荆州記》云：「長沙蒲圻縣有呂蒙冢，冢中髑髏極大。蒙形既長偉，疑即蒙髑髏。」則冢之在楚可信矣。按漢末黄巾之亂，吴有許昇妻呂榮，不辱于賊，爲所殺，糜府君斂錢葬之嘉興南，土人號「義婦堰」。然則呂冢殆呂榮之冢，其音聲相近，遂譌「榮」爲「蒙」爾。地名之傳于今，往往非昔。即以嘉興論，如「由拳」之譌爲「油潭」，「西埏」之譌爲「西縣」，「蹲賓」之譌爲「蒸餅」，「射襄」之譌爲「壽香」，「新塍」之譌爲「新城」，「徐彎廟」之譌爲「徐偃王廟」，蓋不可勝數矣。書以俟記地志者正之。

## 尚書古文辨

《尚書》古文出孔子壁中，安國，孔子後，悉得其書。考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以授都尉朝、倪寬。于時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班固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説。考諸《史記》，于《五帝本紀》載《堯典》、《舜典》文，于《夏本紀》載《禹貢》、《臯陶謨》、《益稷》、

《甘誓》文，于《殷本紀》載《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文，于《周本紀》載《牧誓》、《甫刑》文，于《魯周公世家》載《金縢》、《無逸》、《費誓》文，于《燕召公世家》載《君奭》文，于《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洪範》文。凡此，皆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乃孔壁之真古文也。然其所載不出二十九篇外，惟《湯誥》載其文百三十字，《太誓》載其文九十七字，良由十六篇未奉詔旨立博士設弟子，安國不敢私授諸人，故自膠州庸生而下，至于桑欽，所習者仍二十九篇而已。

東漢之初，扶風杜林得漆書于西州，以授徐巡、衛宏。于是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餘若尹敏、孫期、丁鴻、劉祐、張楷、孔喬、周磐，類從漆書之學，初不本于安國。而孔穎達《正義》謬稱孔所傳者，賈逵、馬融等皆是。又言鄭意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由穎達不察，見古文字即以爲安國所傳，亦牾疎甚矣。漆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而馬、鄭所注，實依是書。陸氏《釋文》采馬氏注甚多，然惟今文暨小序有注，亦無一語及增多篇文，是賈、馬、鄭諸家未覩孔氏古文者也。

《後漢書・孔僖傳》：「自安國以下，世世傳古文《尚書》。」《連叢子》亦載孔大夫與僖子季彦問答，❶大夫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以内，皆爲章句内學，而君獨治古義，盍固已乎？」季彦答曰：「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賴吾家世世獨修之。」若是則壁中之書，僖家具存矣。獨怪肅宗幸魯，遇孔氏子孫，備具恩禮，僖家既有臨淮傳義，其

❶ 「夫」，原作「大」，據四庫本改。

時上無挾書之律，下無偶語之禁，何不于講論之頃，一進之至尊，上之東觀，乃祕不以示人乎？竊意僖家古義，亦無異博士所傳之篇目，是僖亦未覩孔氏增多之古文也。

趙岐注《孟子》，高誘注《吕覽》，杜預注《左傳》，遇孔氏增多篇内文皆曰「逸書」，惟許慎《説文序》謂《易》稱孟氏，《書》孔氏，《詩》毛氏。夫以賈、馬、鄭諸儒均未之見，許氏何由獨得之？其撰《五經異義》，于《舜典》「禋于六宗」，一云六宗者，「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居中恍惚，助陰陽變化」，此歐陽生、大小夏侯氏説也。一云古《尚書》説六宗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山爲山宗，湖海爲水宗。所謂古《尚書》説者，賈逵之説，本之漆書者也。使許氏稱孔氏《書》，則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氣，亦必舉之矣，乃僅述歐陽、夏侯、賈氏之説，則慎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

譙周《五經然否論》援古文《書》説以證成王冠期，考今孔傳無之，則周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正義》謂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然考陸氏《釋文》所引王注不一，並無及于增多篇内隻字，則肅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

《正義》又云古文《尚書》鄭沖所授。沖在高貴鄉公時，業拜司空，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鄭小同俱被賜。使得孔氏增多之書，何難上進？其後官至太傅，禄比郡公，几杖安車，備極榮遇。其與孔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訓注，奏之于朝，何獨孔《書》止以授蘇愉，祕而不進？又《論語解》雖列何晏之名，沖實主之，若孔《書》既

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即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包咸之訓，謂「『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矣。竊疑沖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

《正義》又引《晉書》皇甫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夫士安既得五十八篇之《書》篤信之，宜于《世紀》均用其説，乃孔傳謂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堯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而《世紀》則云堯年百一十八歲；孔傳謂舜三十始見試用，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壽百一十二歲，而《世紀》則云舜年八十一即真，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孔傳釋「文命」，謂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則云「足文履己」，故名文命，字高密；孔傳釋伯禹，謂禹代鯀爲崇伯，而《世紀》則云堯封爲夏伯，故謂之伯禹；孔傳釋《吕刑》，云吕侯爲天子司寇；而《世紀》則云吕侯爲相。所述多不相符。竊疑謐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

然則增多十六篇，自漢迄西晉，蔑有見者。一旦東晉之初，古文五十九篇俱出，而并得孔氏受詔所作之傳，學者有不踴躍稱快者乎？於焉諸儒或説大義，或成義疏，或釋音義，越唐及汴宋，莫敢輕加擬議。南渡以後，新安朱子始疑之，伸其説者，吴棫、趙汝談、陳振孫諸家，猶未甚也。迨元之吴澄，明之趙汸、梅鷟、鄭瑗、歸有光、羅敦仁，則攻之不遺餘力矣。蓋自徐邈注《尚書逸篇》三卷，晉人因而綴輯，若拾遺秉滯穗以作飯，集雉頭狐腋以爲裘，于大義無乖而遺言足取，似

可以無攻也。論其大略，傳文之可疑者，安國嘗注《論語》矣，《堯曰》篇「予小子履」十句，注云：「是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若此。」而傳以釋《湯誥》，在克夏之後。「雖有周親」二句，注云：「親而不賢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而傳則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傳、注出自一人之手而異其辭，何與？

《史記·殷本紀》：「殷之太師、少師持其祭器奔周。」《周本紀》：「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强抱其樂器奔周。」《宋世家》：「微子數諫紂，紂弗聽，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太師、少師勸微子去，遂行。」則今文《微子》篇所云「父師」、「少師」自有其人。史遷受書于安國，其說必本于安國也。乃今孔傳云：「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夫三仁皆殷王子，父師若係箕子，殷人尚質，其語兄之子必呼其名，惟出于疵之口，故稱微子曰王子也。班氏《古今人表》亦書太師疵、少師强，姓名流傳有自，而僞託孔傳者不知也。至于《旅獒》「肅慎之命」，注云「東海駒驪、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考《周書·王會篇》，北有稷慎，東則濊良而已，此時未必即有駒驪、扶餘之名，且駒驪主朱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號，載《東國史略》。安國承詔作《書》傳時，恐駒驪、扶餘尚未通于上國，况武王克商之日乎？

序文之可疑者，「三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邈辭易窮，分之無可分也。「讃《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無稽勿聽，刺之無可刺也。古文之存于今者，惟岣嶁禹碑，奇古難識，其諸壇山石、岐陽獵碣以及夏殷周鼎、鐘、鬴、鬲、敦、卣、盤、匜之屬，並不

作科斗文，何獨孔壁所藏書獨用之？ 殆不過張皇其辭，以欺惑後世焉爾。 又言：「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此金華王柏所云「古文之《書》初無補于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者已。 且如司馬氏問故于安國，載入《史記》諸篇，字句多別。 今四十九篇中凡今文所有，悉與伏生所授無異辭，則作序者初不見孔壁古文，僅增多二十五篇而已。 且班固《漢志》、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荀悦《漢紀》、顔師古注《漢書》，增多秪十六篇，而安國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若是，則諸家所云翻不足信也。

《史記·孔子世家》稱：「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自序》有云：「予述黄帝以來，至太初而訖。」又云：「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 若巫蠱事發，乃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没，當已久矣。《漢紀》孝成帝三年，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于古文《尚書》，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則知安國已没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鋟本流傳，偶脱去「家」字爾。 若班氏云「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乃史家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而序言「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乃出自安國口中，不亦剌繆甚乎！ 自高齋十學士登之《文選》，後之學者遂不敢非，是不可以不辨。

## 五羖辨

《孟子》：「百里奚自鬻于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趙岐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自賣句截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蓋言衣此食牛也。 朱子《集注》云：「人言其自賣于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

而爲之食牛。」殆言因自鬻得五羊之皮。解者遂疑鬻身止得五羊皮，非已。《扊扅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羖皮。」然則奚蓋服五羊之皮入秦者。紉五羊爲裘，毛之最豐，而賤者所服也。

曩客代州，言之李孔德，孔德不以爲然。偶讀范處義《詩補傳·釋羔羊之詩》云：「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爲秦養牲，蓋仿古制。古之羔裘，其製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其説竟與予合。按《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楚遂許與之。蓋百里奚在秦，五羖其素所被服。繆公慮楚不信，故以奚所衣之服與之。不然，則五羖微物，楚人豈貪之乎？太原閻百詩好駮正注疏之失，作《孟子劄記》，書此質焉，并以寄孔德。

# 原

## 原教

始爲三教之説者誰與？其小人而無忌憚者與？生民之初，草衣而血食，露處而野合。聖人者出，教之田里，教之樹畜。養生之本既具，然後修道以明之，其理身心性命，其治家國天下，其端禮樂刑政，其文《易》、《詩》、《書》、《禮》、《春秋》。蓋自庖犧氏作，而伊耆、軒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數聖人損益之，而教已大備。初未嘗有所不足，必待佛老之説以濟之也。

佛老者，持過高之論，行不近人情之事，不耕則無食，不蠶則無衣，無男女則生人之道息，無上下則紛争之漸起。以彼其説行之國中，蓋有時而窮，則相率聚于中國，食人之食，居人之廬，陽叛聖人之言，而陰收聖人之教之利。愚者不察，遂惑其説，至等聖人之教三之。嗚呼！彼之所奉者一，而我之所奉者三，曾彼之勿若矣！天下之理，出乎剛則入乎柔，出乎陽則入乎陰，出乎君子則入乎小人，未有兩是者也。惟内無所主，則死生禍福戰于中。其初守道不篤，持論兩端，其究歸于無所忌憚而獲罪名教。當是非可否之際，倡爲調停之説者，未有不流爲小人者也。

且所謂教者，何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教而已矣。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孟子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故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彼二氏者，既已棄絶其人倫事物之常，將何以副教之名哉！子路問爲政，夫子告之以正名，謂名之不正，至使民無所措其手足，若是其甚也。世之儒者，誦聖人之言而安于三教之目，其亦罪人矣夫！

## 原刑

墨、劓、剕、宫、大辟，非舜之五刑也。舜以命皋陶者，流也，鞭也，扑也，贖也，賊也，象以典刑，五者是已。《甫刑》曰：「苗民勿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斯則劓、刵、椓、黥之謂肉刑之始矣。刑者一成而不變，聖人之所甚不忍也，故就典刑，命士流者宥之，鞭扑者贖之，若夫怙終不悛，則法在必

誅。賊之爲言殺也，《春秋傳》晉侯使鉏麑賊趙盾是也。相古有虞之世，畫象而民知禁，赭衣墨幪，別其冠服，使觸罪者知恥悔過，得以自新。自五虐之刑作，殘其形，毁其體膚，斷者不可復續，終其身不敢與士民齒，將無所用恥焉。彼夫劓、刵、椓、黥，在苗民發聞惟腥，舜方哀矜庶戮之不辜，務遏絶之，豈反效尤，而以至仁用至不仁之法乎？荀卿有云：「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斯言是也。乃班固《漢志》援俗説著論，以爲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昔者鄭子産鑄刑書，叔向非之，其言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其云禹刑、湯刑者，初未嘗指爲肉刑，而班氏實之。孔氏《書》傳稱：「吕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不知何所據依，殆無稽之言爾。

愚考肉刑，夏莫之用，商亦無明徵。《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出古文《尚書》，未足深信。迨《周官》分職，乃掌之司刑，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宫者守内，刖者守囿，然則肉刑其昉于周與？穆王閔實其罪，許罰以鍰，是亦不忍人之政矣。蓋至漢而文帝始除之，仁人哉！俾五虐之刑絶于世，可謂盡心焉已。顧腐儒之論，尚謂肉刑當復，豈不謬哉！作《原刑》，告後之君子治《書》者，兼可明孔傳之僞焉。

## 原　貞

表貞婦之里而旌其門，自後世始也。然則古人未之重與？曰：在《易·恒》之「大過」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古之人以爲

從一而終者，出乎義之宜，無足異也。曰：女子未嫁而夫死，終身不嫁焉，可謂異矣。顧經傳亦莫之詳，何與？ 曰：先王制禮，用以防民之所不足，期合乎人事之宜而已。未昏而夫死，既葬而除服，服除而嫁，人事之常也。其或終身不嫁，蓋禮之過焉者也。此經傳之所未詳也。嗚呼！ 自昏姻之禮廢而夫婦之道苦，民至有自獻其身者矣。《蒙》之「蠱」曰：「見金夫，不有躬。」貞也者，後世之所難，雖過於禮焉，苟合乎從一之義，是則君子之所深取耳。

曰：古者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而況其未昏者乎？ 謂之從可乎？ 曰：夫婦之道，守之以恒，而始之以感。夫男女異室，無異火澤之相睽。自將之以行媒之言，信之以父母之命，委之以禽，納之以純帛，則猶山澤之通氣，其感與之理已深，故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因其所感，不以死生異其志，乃所謂恒其德也。《春秋》僖公九年書「伯姬卒」，文公十有二年書「子叔姬卒」，公羊、穀梁二子傳曰：「許嫁矣，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禮：女子未許嫁而笄，燕則鬈首。許嫁，笄而字，則爲之纓，蓋至嫁而後主人親脱之。凡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則從之之義也。曰：趨喪而哭，禮與？ 曰：《記》有之：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斬衰而弔焉。鄭康成、范甯皆主其説，其誰曰不可也？ 曰：然則死可以合葬與？ 曰：《周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禁遷葬與嫁殤者。未昏而合葬，是嫁殤也。曰：生不得結其褵，死不得同其葬，是人事之最可憫者矣。旌表焉不可以已也。曰：此有司之事也。

彼女子之貞，惟知一其志以恒夫婦之道而已，又豈樂有聞于鄉里而爲之者乎？

山陽高于雲，其兄之子昂，聘大河衛蔣氏之女，未娶而夭。女趨喪而哭，甚哀，自誓不嫁，每歲寒食，必往祭昂之墓，年五十餘矣，而有司莫知也。世儒拘牽之見，謂女尚未嫁，不當輒詣夫家撫棺而哭，而鄉里憫其守者，謂死即可以合葬于昂之墓。皆非也。高子習于禮而克明貞女之志，故不請于有司，乞予文述其事。予遂原貞女之志行合乎經義者告之，而載之世史者不復詳焉。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八

#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九

## 論

### 書論一

《書》何以終《費誓》、《秦誓》也？説經者曰：周之衰，孔子有望于魯矣；魯之衰，孔子有望于秦矣。聖人念焚書之酷，雖知不免，猶不能廢人事焉。噫！是非儒者之言也。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達書名于四方。鄭氏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蓋書之名既達矣，又慮其久而昧其義也，乃命大行人九歲則諭書名，然則百篇之書，皆掌之外史而諭之行人，非孔子所得而芟夷翦截黜除之也。謂芟夷翦截黜除之者，孔安國之序、之文、之僞也。司馬遷稱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而班固亦云「序《書》則斷《堯典》」。《書》也者，孔子非有損益于其間，特序之而已。夏之書終以《胤征》，周之書終以《費誓》、《秦誓》，無以異也。周公作《多士》，載于《周書》，魯公作《費誓》，亦得載于《周書》，無以異也。且夫平淮、徐，一也，召穆公、程伯休父《江漢》、《常武》之篇録于《詩》，安在《費誓》之不可録于《書》？悔過一也，衛武公《賓之初筵》列于《小雅》，安在《秦誓》之不可列于《周書》？以無足異之事，而必謂聖人有心于望周、望魯，毋乃類于讖緯之説乎？秦師之襲鄭也，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

下，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譏其輕而無禮。繆公蓋聞之矣，其作誓曰：「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則悔之之深，匪徒以違蹇叔爲憾也。意其封殽尸而還，必告捷于天子而陳其誓辭，遂得掌于史而達之四方，雖末由得其詳，而要非孔子有意以《秦誓》終《周書》，則可信已。

## 書論二

説《書序》者不一，謂作自孔子者，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王肅、魏徵、程顥、董銖諸儒是也。謂歷代史官轉相授受者，林光朝、馬廷鸞也。謂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者，金履祥也。至朱子持論，謂決非夫子之言、孔門之舊。由是九峰蔡氏作《書傳》從而去之。按古者《書序》自爲一篇，列于全書之後，故陸德明稱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至孔安國之傳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氏傳並出。不知漢孝武時即有之，此史遷据以作夏、殷、周本紀，而馬氏于《書》小序有注，見于陸氏《釋文》。又鄭氏注《周官》，引《書序》文以證保傳，故許謙云：「鄭氏不見古文而見百篇之序。」考馬、鄭傳注本漆書古文，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于漢代，初不與安國之《書》同時而出也。自愚論之，《周官》外史之職掌達書名于四方，此書必有序，而今百篇之序即外史所以達四方者，其由來也古矣。

## 詩論一

孔子删《詩》之説，倡自司馬子長，歷代

儒生莫敢異議，惟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删與不删；又謂孔子不曾删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不因孔子而删，誠千古卓見也。

竊以《詩》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删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且如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樂師所教之樂儀也，何不可施于禮義而孔子必删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蘩》爲節，士以《采蘋》爲節。今大小《戴記》載有《貍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于《騶虞》、《采蘩》、《采蘋》則存之，于《貍首》獨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宫》，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宫》三終，而孔子於《鹿鳴》則存之，於《新宫》則去之，俾歌有詩而管無詩，又何也？《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鐘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鄉射之禮，賓興奏《陔》；大射之儀，公升即席奏《陔》，賓醉奏《陔》，公入《驁》。此又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删之，俾禮廢而樂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殷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其祖者，删其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此若矣。孔子既善其義而又删之，又何也？且《詩》至於三千篇，則輶軒之

所采定不止於十三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況多至三千，樂師蒙叟安能偏爲諷誦？竊疑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爲弟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脱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于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于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信已。

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日誦者偶遺忘也。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爲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于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則樂師蒙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于樂，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闕獨多也。且夫六詩之序，自《周官》魯之次周，商之次魯，不自孔子始也。而後之論者，若似乎私其宗國，存其先祖而然，尤剌繆之甚矣。《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今以太師之所陳，大司樂之所教，瞽矇之所諷誦，輒取篇章句字而

删去之，是變禮易樂也。若移秦于魏、唐之後，檜後于陳，豳後于檜，其亦何所取義而孔子必更之？噫！衰周之際，禮不期于壞而壞，樂不期于崩而崩。孔子方憂其放失考求之不暇，而豈其删之以自取不從之罪哉！

## 詩論二

《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爲然，説《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芣苡》，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悦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讒一作「悦」。人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元王受《詩》于浮丘伯。劉向，元王之孫，實爲《魯詩》，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爲伋之傅母作，《黍離》爲壽閔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苡》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邶·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爲息夫人作，此皆本於《魯詩》之序也。《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亦必有序。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子夏習《詩》而明其義，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稽之《尚書》、《儀禮》、《左氏》内外傳、《孟子》，其説無不合。《毛詩》出，學者舍齊、魯、韓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之序不同乎三家也。惟其序作于子夏，子夏授《詩》于高行子，此《緜衣》序有高子之言。又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此《維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師説之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若夫《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出自毛公足成之，

所謂有「其義者」，據子夏之序也。而論者多謂序作於衛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直至東漢之世，俟宏之序以爲序乎？

## 春秋論一

《春秋》之義，莫大乎正名。何以正之？正之以天子之命而已。列爵有五：公、侯、伯、子、男，天子所命也。其進也，惟天子得進之；其黜也，惟天子得黜之。孔子特據之以大書于策，以明天子之命。故邾，附庸也，而進爲子。滕、薛來朝，侯也，其後滕降爲子，薛降爲伯。州、虞、郭，小國也，而稱公。杞本公也，而或降爲侯，或降爲伯，或降爲子，或復爲伯。他若于葵丘，宋以公而稱子；于温、于召陵，陳以侯而稱子。傳者見稱名之有異，因之據例發義：于宋、于陳，則云在喪未葬也；于州、于虞、于郭，則云非爵也；于杞則云用夷禮也。夫曰未葬稱子，則桓公十有三年，衛之宣公未葬，而書衛侯；成公三年，宋之文公、衛之穆公皆未葬，而書宋公、衛侯；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既葬矣，而盟于洮，書衛子。是稱子不係乎葬不葬也。夫謂舍國、滅國、被執，雖生齊之于死，故稱公，則紀侯大去其國，不當復書侯；譚子、弦子、温子、夔子、沈子、胡子，不當復書子；小邾子執于宋，徐子執于楚，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執于晉，皆不得復書爵也。其曰杞成公之卒，賤之，終其身也，文公之來盟，既已賤之矣，其卒復書伯，其義何也？成公、文公之書子也，以其用夷禮，雖大曰子也，其先公降而侯，侯降而伯，其義何

也？之衆説者，皆由尊聖人之過，謂聖人可以意予奪之，進以示褒，黜以示貶，測之愈深，而離之益遠矣。

方周未衰，諸侯不享覲者，一貶其爵，再削其地，至于不朝者三，則六師移之。迨後戰于繻葛，敗績于貿戎，而成周之禾、温之麥，可芟而踐。六師既不能移，土地又不能削，惟爵號之存，猶可操其柄，則因其罪貶之。當日之諸侯未肯降心以從天子之命，其盟會慶弔，來告于宗國，必仍其舊而莫之改。孔子則因其時而考其事，書其爵以正其名。凡王之未嘗黜者，雖州、虞之細，猶得稱公；其既黜者，杞雖二王之後，迭降爲子。俾知王命之不可犯，僭稱之不足恃，以取信後世，而當時之亂臣强國知所懼焉。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曰：然則宋、陳稱子，不以在喪未葬歟？曰：諸侯即位，必命之天子。既葬而稱子，未受命于王也。受命矣，則雖未葬可以書爵。宋公、衛侯是也。子言之矣：「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夫以君之所司，而在下之權得以進退予奪之，則孔子先自處于無王，何以使亂臣强國知懼而示信于後世乎？顧群儒之説，猶紛紛附會之不一，此乃孔子所云罪我者也。

## 春秋論二

《春秋》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三年三月，天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賻。僖公三十三年十有二月，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四年冬十有一月，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及賵。三月，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八年秋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者曰：「非禮也」，「喪事無求」，「求之非正也，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曰：此失孔子之意矣。

周自東遷以後，其君非有幽、厲之行，其臣非有榮、暴之殘，其號令政教，以晉、楚之彊，請隧問鼎，折以王章天命之不可犯，未嘗墜文武成康之訓。而于同姓異姓之國，結好諭志，交福贊喜，致禬其禮，未之有廢。顧諸侯之事天子，禮反闕焉。孔子從而書之，苟失禮于王室，魯雖父母之國，不少爲尊者諱，俾後之覽者，因年以考事，則是非自見焉耳。夫平王之與隱公，既賵及其先公矣，又推及其先公之母；襄王之與文公，既使叔服會葬其先公矣，又使召伯會葬其先公之母。其生者被錫命之榮，其死者復有含賵之贈，周之于魯，其禮不爲不備矣。禮，諸侯五月而葬。僖公之薨在十二月，而榮叔以正月至，其葬也，在三月，而召伯即以是月至，未嘗後期也。魯之于周則不然。平王之崩，三月來告，至秋而未之賻。襄王之崩，八月來告，至改歲及春而貨未之歸。夫人有德于己猶不可忘，況施及其親？又其事在數歲之内，朋友之義，無施不報，況出天子之賜而一旦忘之，是魯之無禮爲已甚矣！周之嗣王若置不問，以宗國不共弔葬，四方諸侯將從而效之，何以號令于上而奔走天下？故其初以武氏子來求。及襄王之喪，魯使非其人，弔又不至，于是毛伯以上大夫即前錫命之使臨之，書曰「來求」云者，猶夫齊桓之責包茅不入于楚也。昔孔子從祭于魯，膰肉不至而行。孟子曰：「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周雖貧，豈藉魯之金以襄大事哉！

孔子之作《春秋》，志在尊王而已。尊王故于王室之文有美而無刺。群儒未究其義，于宰咺譏其緩，于榮叔譏其兼之非禮，于召伯譏其不及事，至謂來聘錫命皆非禮之正，是周之備禮無一而是也。石尚之來歸脤也，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夫不以久不行禮致譏，而反責備禮之非是，信群儒之説，則《春秋》徒周之謗史爾，安在其爲聖人尊王而作乎！

曰：「求金與賻非譏，子言則然矣，求車何爲者？」曰：古者諸侯以其國之所有，時獻于天子，義也。桓公八年，天王嘗使家父來聘矣。至十五年，求車，仍以家父爲使。魯或前此者許而未之獻，故即以奉使之人責其失信，史蓋諱之而没其文也。

## 春秋論三

所以定天下之疑而彰信百世，莫善乎《春秋》。昔者魯之文姜通乎齊襄，遂啓彭生之禍，而且孫于齊，享于祝丘，會于禚、于防、于穀，甚至如京師，其游敖也無節。當時國人傳聞桓公有「同非吾子」之言，罔不疑莊公爲齊侯之子，將使主魯祀者，莫信爲周公之後，國惡孰大于是？孔子有憂之，從而辯焉，不可也；諱之，則疑者益甚。乃爲著其事于《春秋》，桓公六年九月，書曰「子同生」是已。先是，桓三年，文姜歸魯，齊侯出疆送其女，桓會于讙而親受之。昏禮之始，不爲不重矣。逾三年而生莊公。莊公生十二年，而桓公始會齊侯于濼，爲之特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足信會濼以前文姜未嘗一

至齊，而莊公之生在文姜來歸後三歲，其爲魯君之子，不待辭説而顯，可以彰諸百世無惑。此世子之生，前乎此者不書，後乎此者不書，惟于子同生書之。噫！易芈以黄，易嬴以吕，易司馬以牛，其事或未足深信；惟無聖人之書法可以袪惑，史没其文，斯人之疑者益甚。然後知《春秋》之爲功世道者大也。

## 春秋論四

以春秋爲《春秋》，「述」也，而謂之「作」，何與？古者列國各立之史，魯之克也，衛之魚也，虢之嚚也，晉之蘇也、黯也、趙也、狐也、墨也，咸書國中之事以達于天子，晉之乘也，宋、鄭之志也，楚之書也、檮杌也，燕、齊、魯之春秋也。孔子既得百二十國寶書，非不欲成東周一代之史，有柱下之老聃在，不敢專也。蓋嘗讀春秋於老聃之前矣，聃也踞竈觚而聽之。又得丘明爲之傳，于是作《春秋》之志乃定。原魯史舊文，不過所述者一國之事爾。《周官》邦國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莫有删裁會粹而合于一者。合之，自孔子始，前乎此者無之，故言「作」也。譬諸後世紀輿地者，一縣之志有焉，一州一郡一路之志有焉，其分十三布政司撰者，謂之《通志》，是與百二十國寶書同也。《十道》、《九域》、《大一統》之志，則竊取孔子《春秋》之例者也。合百國之《春秋》，以奉君天下一人之垂法，禮樂征伐雖出自諸侯大夫，而書「天王」以正其名，書「王正月」以謹其始，無異出自天子，斯則天子之事矣。乃或者以書爵、書人、書名、書字、書月、書時，進退予奪之權，孔子悉得而主之，凡此亦何

預重輕，不過就舊史之文仍之已爾。或又以爲《春秋》孔氏之刑書。不知王迹熄，《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特存其温柔敦厚之遺意，非過爲刻深之文也。噫！之人也，之説也，豈深于《春秋》者哉！

## 秦始皇論

法制禁令，所以防民之姦，而非化民成俗之具也。惟秦之爲國，不本于道德而一任乎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始也。」刑則加于太子之師傅，而范雎爲相，棄逐君之母弟。秦之君以爲法在焉，師傅可刑，母弟可逐，而法不可易也。其甚者，荆軻以匕首劫始皇，幾揕其胸，環柱而走，人情孰不急其君，左右之臣至寧視其君之死，不敢操尺寸之兵上殿，其與寇讎何異？自當時視之，以爲于法宜然，無足怪也。嗟夫！方其初，用事之臣惟知任法，積之既久，雖萬乘之尊，爲法所制，寧以身殉法而不敢易。上下相殘，甘爲衆惡之所歸，以至于亡，豈不哀哉！

蓋吾觀于始皇之焚《詩》、《書》，而深有感于其際也。當周之衰，聖王不作，處士横議。孟氏以爲邪説誣民，近于禽獸。更數十年歷秦，必有甚于孟氏所見者。又從人之徒，素以擯秦爲快，不曰「嫚秦」，則曰「暴秦」；不曰「虎狼秦」，則曰「無道秦」。所以詬詈之者靡不至。六國既滅，秦方以爲傷心之怨，隱忍未發，而諸儒復以事不師古，交訕其非。禍機一動，李斯上言，百家之説燔而《詩》、《書》亦與之俱燼矣。嗟乎！李斯者，荀卿之徒，亦常習聞仁義之説，豈必以焚《詩》、《書》爲快哉？彼之所深惡者，百家之邪説，而非聖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亂道之

儒，而非聖人之徒也。特以爲《詩》、《書》不燔，則百家有所附會，而儒生之紛綸不止，勢使法不能出于一。其忿然焚之不顧者，懼黔首之議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豈若是其忍哉！蓋其所重者法，激而治之，甘爲衆惡之所歸而不悔也。

嗚呼！邪説之禍，其存也，無父無君，使人陷于禽獸；其發也，至合聖人之書燼焉。然則非秦焚之，處士横議者焚之也。後之儒者，不本乎聖賢之旨，文其私説，雜出乎浮屠、老氏之學，以眩于世，天下任法之君，多有使激而治之，可不深慮也哉！

## 韓信論

或曰：「韓信之反，信乎？」曰：信不反也。何以知之？于信之報漂母知之也。方信在淮陰，一市咸笑其怯，母獨爲進食，宜其有知己之感，千金之報，不爲重也。迨于楚爲郎中，投漢爲都尉，至此而天下遂無一人知己者，此信所由亡也。當其時，豪傑並起，可與就天下者惟楚、漢，信之亡將安往哉？蓋惟有窮餓于深山，以没世焉爾。何也？彼其視郎中、都尉之遇，甚于胯下之辱也。乃高帝一聞蕭何之言，不特赦其罪，且以爲大將，又設壇場、具禮，召居上座，自古君臣相遇之隆，未有若高帝之于信也。其知己之感，雖葅醢其身不惜。彼武涉、蒯通之言，曾何足以動心哉！

天下已定，信未嘗有纖毫之過，而陳平倡僞游之邪説，無故貶爵，使與絳、灌並列，其與郎中、都尉之遇何異？欲禁其無怨望之言，難矣。彼吕后者，包藏禍心，以爲信不死必不爲所用，由是文致其辭，戮之鐘室。

史遂附會其説，謂與陳豨有執手之言。嗚呼！以信用兵之神，衆寡莫測，欲反則反耳，何藉豨爲！信之視豨，猶絳、灌之屬，不屑與之言者也。

然則信悔不用蒯通之心，非二心何？曰：信之言曰：「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信爲高帝所殺，則雖菹醢無憾，其爲是言者，深憾爲女子所賣也。不然以漂母一飯之不忘，忍負解衣推食之高帝哉！豫讓之死也，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賈生以讓行同狗彘而能抗節若是，孰謂信也行乃出豫讓下哉？

## 揚雄論

以言取人，僞之所從出也。昔者太公誅狂矞、❶華仕于齊，子産誅鄧析于鄭，孔子誅少正卯于魯，聖賢所以彰刑罰大權者，豈好爲已甚哉！無他，深惡其言之不實，而僞學之足以欺世也。

揚雄之書，誦法孔子，自周秦以降，折衷聖人而純于道德者，莫有過焉者也，抑知其盡出于僞哉！王莽將篡漢，恭儉以下士。雄之澹泊自守，若無榮利動其中。其初蓋欲悦莽之心，及久未見用，躁不能禁，乃爲《劇秦美新》之文以獻媚。前之所爲，唐尊之柴車瓦器也，後之所爲，哀章、劉秀之符命也。其獨不得柄用者，莽嘗與雄同爲郎，莽之僞，雄知之；雄之僞，莽亦習知之也。莽作《金縢》、《大誥》，以自擬于周公；雄作《太玄》、《法言》，以自比《周易》、《論語》，相率而爲僞

❶「狂」，原作「任」，據《韓非子·外儲説右上》改。

焉爾矣。

投閣之事，已爲當世所笑，後之君子，顧或有取于雄者，徒以其言之不詭于聖人也。夫安居而誦習周孔，鄉曲之士能之，迨事變猝至，臨難而不失其正者，希矣。世之儒者，幸生太平無事之日，飽食暖衣，無纖毫之憂患，匡坐而談性命之學。及其既没，門人弟子矜其迂闊腐爛之説，巋然配食于孔氏之庭，非是，則俎豆不與焉。噫！吾能必其言之不出于僞也邪？

## 王弼論

毁譽者，天下之公，未可以一人之是非偏聽而附和之也。孔穎達有言：傳《易》者更相祖述，「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蓋漢儒言《易》或流入陰陽災異之説，弼始暢以義理，此伊川程子語其徒學《易》先看王弼注也。惟因范甯一言，詆其「罪深桀紂」，出辭太激，學者過信之。讀其書者，先横「高談理數，祖尚清虚」八字於胸中，謂其以老莊解《易》。然弼既注《易》，别注《老子》，義不相蒙，未嘗以老莊解《易》也。吾見横渠張子之《易説》矣，開卷詮乾四德，即引「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二語，中間如「谷神」、「芻狗」、「三十輻爲一轂」、「高以下爲基」，皆老子之言。在宋之大儒，何嘗不以老莊言《易》？然則弼之罪亦何至深于桀紂邪！

## 陳壽論

陳壽，良史也，世誤信《晉書》之文，謂索米丁氏之子，不獲，竟不與立傳；又輕諸葛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以此訕壽。至宋

尹起莘從而甚之，其言曰：「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志予魏，❶而以列國待漢，收天下三分之二，司馬氏繼之。」于時作史者，王沈則有《魏書》，魚豢則有《魏略》，孔衍則有《魏尚書》，孫盛則有《魏春秋》，郭頒則有《魏晉世語》。之數子者，第知有魏而已。壽獨齊魏于吴蜀，正其名曰「三國」，以明魏不得爲正統，其識迥拔乎流俗之表。且夫魏之受禪也，劉廙、辛毗、華歆、劉若輩頌功德，李伏、許芝上符瑞，先後動百餘人，其文見裴松之注，至今遺碑在許，大書深刻。而壽盡削之，不以登載。至先主王漢中，即帝位武擔，蜀之群臣請封之辭，勸進之表，告祀皇天后土之文，大書特書，明著昭烈之紹漢統，予蜀以天子之制，足以見良史用心之苦矣。

街亭之敗，壽直書馬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爲張郃所破。初未嘗以父參謖軍被罪，借私隙咎亮。至謂亮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則張儼、袁準之論皆然，非壽一人之私言也。壽於魏文士，惟爲王粲、衛覬五人等立傳，粲取其興造制度，覬取其多識典故，若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僅於粲傳附書。彼丁儀、丁廙何獨當立傳乎？造此謗者，亦未明壽作史之大凡矣。

噫！綱目紀年，以章武接建安，而後得統之正，然百世之下可爾，其在當時，蜀入于魏，魏禪于晉，壽既仕晉，安能顯尊蜀以干大戮乎？《書》曰：「責人斯無難。」尹氏之責壽，予竊以爲未得其平也。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九

❶「志」，疑當作「制」，明張吉《古城集》補遺引此正作「制」。

#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

## 議

### 孔廟禮樂議

被孔子以王者之服，冕十二旒，衣十二章，秉鎮圭而坐，門列戟二十有四。褒崇之典，古有行之者矣。稽于禮，可乎？曰：不可。孔子作《春秋》者也；《春秋》之法，僭忒者必誅。人臣而被服等于王者，僭也。曰：然則享用十二籩，舞用八佾，殆不可乎？曰：是奚不可？《周官·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夫釋奠有樂，而釋菜無樂者也。惟以天子親往視學，則合舞以重之。漢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于闕里，作六代之樂。唐開元中，二京祭孔子，牲太牢，樂宮縣，舞八佾。明之初，國學之祭，籩豆用十；府州縣學之祭，籩豆用八。夏寅曰：「十二籩豆，惟太學可行，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僭矣。」然則禮樂之隆殺，由于主祭者，不係乎所祭神祇之爵位崇卑也。夫社祭土，稷祭穀，耕籍祭先農，其神不必皆王者，而天子祭之，未嘗因神祇之大小而殺其禮樂。祭先師也，亦宜若是焉已。《記》曰：「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是則府州縣學之祭孔子，籩豆用八可也，用六可也；樂舞用軒架可也，用判架可也。至于太學，則天子主之，以天子之學，行天子之禮，奏天子之樂，享以十二籩，舞以八

佾，何爲而不可哉？

## 曲阜設官議

孔氏子孫知仙源縣事，自宋之初已然。今循而不改，知曲阜縣事者必孔氏後也。然其敝有二：居其位，法難行宗黨之間。其人賢，久不得遷；其人不肖，上官以孔子之裔劾而去之，恐人之議其後，則顧忌而不敢出，將益無所畏憚，而民受其害，敝一也。知縣事者，不必孔氏宗族之長。族人有罪，或其伯兄，或其世父、叔父，或其從祖，或無服而居祖父之行，少者坐而撻其長，卑者讞而屈其尊，干犯焉而不顧，敝二也。夫既封上公之爵一人，録五經博士二人，不藉知縣事者以爲光榮矣。

或謂：褒崇之典，行之久而不可易。或又謂：孔子之里，不可使他人臨之。然則曲阜設官當何如？曰：曲阜，魯之故都也；周公魯公者，魯之先君也。伯禽之少子，食邑于東野，曰東野氏。孔氏著而周公之後微，居于曲阜，物莫能兩大，理固然爾。今之咸陽，周公之墓在焉。使徙其裔孫，給之土田，歲時灑埽無廢，三年，有司擇子弟之通曉文義者貢之朝，俾知曲阜縣事，秩滿得遷替。以周公之子孫，治孔氏之里，其于分也不紊，其于吏治也無敝，似亦策之可行者也。

## 孺悲當從祀議

孔子之道，著乎六經。傳其業者，自子夏兼通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傳《禮》，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

發明大義，不越數子而已。《雜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則孺悲實傳經之一人也。惟因《論語》紀悲欲見，而孔子以疾辭，疑孔子拒之門牆之外，不屑教誨，於焉《孔氏家語》、司馬遷《史記》皆擯而不書。以親受《禮》于孔子之儒不獲附，一無表見之邽、鄡、燕、狄、廉、樂諸子，反得與配食之列，斯則祀典之闕矣。且夫互鄉、闕黨之童子，未嘗無誨，何獨悲之學《禮》，以君命臨之，反絶之已甚乎！故夫《禮》有《喪服》，綱也，既授子夏作傳矣。《士喪禮》，目也，以授悲。目言其常，而《曾子問》盡其變，然後喪禮備矣。噫！悲一學《禮》而《士喪禮》之書傳，其功豈小也哉！且既授之《禮》，則爲弟子。《禮》六藝之一，悲身通之。學者毋徒泥《論語》之文，謂悲不在弟子之列，必合《雜記》論之，而悲當配食于孔子之廡，可信已。

## 鄭康成不當罷從祀議

西漢學士大都專治一經，兼經者自韓嬰、申培、后蒼、孟卿、膠東庸生、瑕丘江翁而外，蓋寥寥也。至東漢而兼者漸多。鄭康成出，凡《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無不爲之注釋，而又六藝、七政有論，《毛詩》有譜，禘祫有議，許慎《五經異議》有駮，臨孝存《周禮》有難，何休之《墨守》、《膏肓》、《廢疾》，或發，或鍼，或起，可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大有功于經學者。萬歲通天初，州刺史史承節撰銘曰：「公之挺生，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通奧祕。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此天下之公言也。惟其意主博通，故于《三

統》、《九章》、《大傳》、《中候》以及《易》、《書》、《禮》緯，靡不有述，然其箋傳，經自爲經，緯自爲緯，初不相雜。第如七曜四游之晷度，八能九錫之彌文，三雍九室之遺制，經師所未詳者，則取諸緯候以明之，蓋緯候亦有醇駁之不同，康成所取，特其醇者耳。災祥神異之説，未嘗濫及也。

或疑五帝之名近于怪，然此在漢時著之祀典者。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矧朝廷之典禮乎？乃宋儒極口詆之。沿及元朝，隨聲附和，至有以此罪之，竟黜其從祀者，其亦不仁甚矣。不觀九峰蔡氏之《書傳》乎？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洛書甄曜度》、《尚書考靈曜》之文也。黑道二，去黃道北；赤道二，去黃道南；白道二，去黃道西；青道二，去黃道東。此《河圖帝覽嬉》之文也。而蔡氏引之，於蔡氏乎何傷？不觀新安文公之注《楚辭》乎？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此《河圖括地象》之文也。三足烏者，陽精也。此《春秋元命苞》之文。而文公引之，於文公乎何損？乃一偏之論，在漢儒則有罪，在宋儒則無誅。斯後學之心竊有未平矣。況鄭氏之功，文公、成公未有異議，乃一程敏政罷之，非萬世之公論也。竊謂宜復其從祀孔廟，不當罷。

## 經書取士議

五經垂世，昔賢方之于海，比之日月，久而長新，挹而不竭，蓋合羲、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聖人而成，非一人一家之言也。朱子注《論語》，從《禮記》中

摘出《中庸》、《大學》，爲之章句，配以《孟子》，題曰「四書」，諄諄誨人以讀書之法，先從四子始。由是淳熙而後，諸家解釋四書漸多於説經者矣。元皇慶二年，定爲考試程式，凡漢人、南人，第一場試經疑二問，于《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内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若蒙古、色目人，第一場試經問五條，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内設問，亦用朱氏《章句》，則舍五經而專治四書矣。明代因之，學使者校士以及府州縣試，專以四書發題，惟鄉會試有經義四道，然亦先四書而後經。沿習既久，士子于經義僅涉略而已。至于習《禮》者，恒删去經文之大半；習《春秋》者，置《左氏傳》不觀，問以事之本末，茫然不知。經學于是乎日微。海其可枯乎？日月其可晦乎？此學者之所深懼也。

檮昧之見，斟今酌古，謂試士之法，宜仿洪武四年會試之例，發題先五經而後四書，學使府州縣衛宜經、書並試，亦先經後書。蓋書所同而經所獨，專精其所獨，而同焉者不肯後于人，則經義書義庶幾並治矣。若夫元人之試經義，《詩》以朱氏爲主，《尚書》以蔡氏爲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爲主，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迨明洪武中損益之，《春秋》得兼用張洽《集注》，《禮記》則用陳澔《集説》，要仍不廢古注疏。而永樂諸臣纂修《大全》，類攘竊一家之書以爲書，廢注疏不采，先與取士程式不協，何得謂之「大全」乎？所當覈諸書所本，各還著書之人，别事纂修可也。

# 釋

## 釋圭

圭之爲制不同，而用之亦異。天子大圭，長至三尺，土圭尺有五寸，鎮圭、裸圭、四圭，尺有二寸，琬琰九寸。鄭康成謂：琰大者，度尺二寸，穀圭七寸，兩圭五寸，而命圭則自九寸以下。《爾雅》：「圭大尺二寸，謂之玠。」《詩》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説者曰：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也。是凡尺有二寸以上，皆天子之圭矣。《記》贊大行曰：「圭，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而琰圭以易行，除慝。鄭衆謂其有鋒芒，則其厚且殺之。又王所搢圭，插于紳帶之間，蓋其鋭與劍相類，所謂終葵首也。《考工記》曰：「天子圭中必。」鄭氏謂以組約其中央，以備失隊。而《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則以組穿聯六玉，是凡爲圭宜鑿好於肉，然後可以組穿聯之也。

宛平孫先生藏古玉一，相傳盜發成湯墓得之，傳世已久。先生出以示予，其光黝然，若山玄而水蒼，長尺有二寸，博二寸，中鑿以孔，可以穿組。剡其上，若芒刃。殆古琰圭之屬，而尺寸過之，疑即康成所云大琰者也。昔湯既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而考父之頌曰「受小球大球」，又曰「受小共大共」。釋之者曰：「小玉，尺二寸圭。」由此觀之，是玉也，焉知非《詩》、《書》所云，而成湯既没，納諸其墓者乎？

客有先予觀者，爲賦《玉劍歌》。予考桃氏爲劍，未聞攻玉，玉劍之載于六經者無之。

遂定以爲圭，作《釋圭》。

## 釋齋

今人多以茹蔬不肉食爲齋，稽之古不爾也。《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王日一舉，王齋日三舉。」殺牲盛饌曰舉。蓋周制王日食供一太牢，遇朔加日食一等，當兩太牢，而散齋、致齋，齋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是齋日仍肉食，反有加矣。《論語》「齋必變食」以下至「不多食」，邢氏疏云：「此以上皆蒙齋文，凡言『不食』者，皆爲不利人。齋必嚴敬，食之或致困病，故不食。其凡常不必然。」而孔子「惟酒無量」，則齋日并酒亦飲之矣。「不飲酒，不茹葷」，出莊子文，似未足據。

## 釋棠

《詩》「蔽芾甘棠」，毛公傳：「甘棠，杜也。」鄭康成注：「北人謂之杜棃，南人謂之棠棃。」《爾雅》「杜，赤棠」，郭璞曰：「今之杜棃也。」樊光曰：「赤者爲杜，白者爲棠。」陸璣曰：「赤棠與白杜同，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通志》：「甘棠謂之棠棃，又有沙棠。」《廣志》云：「如棠，味如李，無核。」竊疑今之蘋婆果，即《詩》所云甘棠，而俗呼沙果，即沙棠，呼檳子者，乃赤棠也。其曰棠棃者，以花似棠、實似棃，合而稱之爾。

## 釋杬

《爾雅》：「杬，魚毒。」郭璞注云：「杬，

大木，子似栗，生南方，皮厚汁赤，中去聲。藏卵果。」陸德明《釋文》云：「杬，音元，又作芫。」鄭樵注云：「今南人謂之杬木，其皮可煎汁，藏梅。」三家之釋《爾雅》若是。蓋杬之用在子。沈瑩《臨海異物志》云：「杬味似楮，用其皮汁和鹽漬鴨子。」裴淵《廣州記》云：「杬殼似栗，赤色，子大如栗，散有棘刺，破其外皮，肉白如脂肪，著核不離。」賈思勰《齊民要術》作「杬子法」云：「杬木皮，净洗細莖，剉煮取汁，率二斗，及熟，下鹽一升和之。汁極冷，内甕中，浸鴨子一月，煮而食之。」《廣韻》注：「杬，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不壞。」錢易《南部新書》云：「湖州歲貢黄杬子，連蒂木瓜，故李景先戲蘇特曰：使君貴部有三黄杬子，五蒂木瓜。」左文質《吴興統紀》云：「大曆元年，進單黄杬子。」談鑰《吴興志》云：「唐歲貢單杬子一千三百五十顆，重黄杬子一千三百顆。」樂史《寰宇記》：「湖州土産單杬子，予嘗問之州人，莫有識者。」洪邁《容齋隨筆》云：「杬如蒼耳、益母，莖榦不純，漬以藏鴨子，則染其外。」陶宗儀《輟耕録》云：「今人以米湯和入鹽、草灰，以團鴨卵，謂曰鹹杬子。」按：今無錫土俗猶然。坊本《爾雅》乃譌「杬」爲「杭」，於是凡詮「杬」者皆以「杭」義釋之。考諸顧野王《玉篇》，於「杬」則注木名，於「杭」則注州名，二義固秩然不紊也。若「單黄」、「重黄」、「三黄」，則造杬子法有不同爾。至若卞彬下酒以杬皮爲肴，則又專用皮已。

## 説

### 名孫説二首

昆田生子三齡矣，命之曰桐孫，爲之説

曰：

天下之木，莫良乎梓。桐也者，梓之屬也，榮木也，易生而速長者也。凡木，本實者末虛，桐則枝之小者益堅，孫枝所以貴也。清明而始華，未後時也。當暑而蔭，炎熱之不附也。鳳凰之群游，非桐不集；琴瑟之中呂，非桐不宣；日月之正閏，非桐不辨。產乎荒岡窮谷，未嘗有偃蹇憔悴之色。及其自拔于百尺之表，櫜鄂之垂，柯葉之潤，望之者愈見其可親也。是非不材之木也矣。《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庶其蕃衍吾後乎！

百穀之見于六經者，秬、秠、穈、芑、荏、菽、麻、麥、秫、蕡、苽、稰、穛、穜、稑，而黍、稷、稻、粱，尤嘉穀之最也。《詩》言穡事，多先稷黍，然頌豐年者必及稌，又釀者則以稻酒爲上，而食稻比之衣錦。稻之重於時久矣。吳田之宜，莫良乎稻。取以名次孫也，可。《豳詩》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吾將以娛吾老焉。

## 說硯

端州于今爲肇慶府，山石多可製硯，惟水巖最上。《水經》：「鬱溪東至高要縣爲大水。」蓋蒼梧至是五百里，有羚羊峽以束之。峽勢將盡，其左折而北趨，有峰曰朝天巖。端溪之水出其陰，溪長一里許，廣不盈丈。自水口北行三十步有穴，窺之，止容一人俛伏。捫而入，積水灌其中。凡取石，必先以瓠汲水，自內而外，若傳杯然。水既涸，熬豚膏然紙爲燈，由穴而入，中漸廣，分三涂。穿洞半里，抵巖壁。巖高三尺，下上皆刓石，不

可鑿也。鑿石之工多黄岡村民，日役不過四十人，坐卧偃側其内，得石自内傳之外，一如汲水法。巖三尺，石分三品焉。上巖者，質純而黯，微紫；中巖者，質潤而凝，色漸青；下巖者，質淡而細，色近白，有眼。沉水觀之，若有蘋藻浮動其中者，是曰「青花」，試以墨，若熬釜塗蠟者然，斯爲美矣。其餘紋不同，紫氣奔而迴礴，謂之「火捺」。聚而爲輪，謂之「金錢」。紫氣既竭，白氣次之，謂之「蕉葉白」。凝緑若灑汁，謂之「翡翠」。白凝于緑，纖而長者，謂之「玉帶」。黄氣亘其上，若虹，謂之「黄龍」；若縷，謂之「金線」。點墨瘢相比，謂之「雀斑」。丹若粟者，謂之「硃砂斑」。剥蝕如蟲嚙，謂之「蟲蛀」。旁色赭者，謂之「鮔血邊」。其爲眼不同，有鸜鵒眼，有鴉眼，有象眼。黄謂之鴉，碧謂之鸜鵒，眼不貴黄也。員者爲鸜鵒、爲鴉，長者爲象，眼不貴長也。或三五其暈，或七九其暈，暈有奇而無偶者也。辨水巖者，必于是驗之，思過半矣。朝天巖在水巖之南，産石易與水巖混，亦有蟲蛀，有玉帶，有金線。若翡翠似矣，恨微黄；黄龍似矣，恨燥；蕉葉白、火捺似矣，恨模糊；硃砂斑似矣，恨大。眂其眼，四旁若漬，晴翳不明，此淚眼也。形體略備，光采全無，此死眼也。

自此而外，則屏風山背有石，西坑有石，北嶺有石，大抵拒墨者多。向日視之，見有若繁星者，有若金銀氣者，其理粗，其質燥，其聲堅響，其色深紫，或如豬肝，或如黛緑，或如敗錦，或間道如松木紋，皆石之下者也。宣德巖在屏風山半，開自宣德年，品在朝天巖之上。山多虎患，故歲久無采者。要之，得水巖而諸山之石可廢，得青花兼鸜鵒眼者而諸品又可廢矣。典水梅花坑去端溪四十

里，在三水縣境，産石，亦有鸜鵒眼，方之水巖無異也。然徑尺之石，眼或多至百數，光滑而易裂，不知硯者惟眼是求，挾之以爲希世之寶，特宋人之燕石耳。

予游嶺表，正值采硯時，購水巖石百餘，久盡散去。海鹽周生從予學詩，以端石硯爲贄，乃追憶舊日所得爲説示之，俾審所擇焉。

## 説舟示戴生鎂

西湖船製不一，以色名者，有明玉、鎗金、金勝、寶勝、大緑、間緑、游紅，申屠仲權詩「紅船撑入柳陰去」，釋道原詩「水口紅船是妾家」是也。以形名者，有龍頭，白樂天詩「小航船亦畫龍頭」是也。有鹿頭，楊廉夫詩「鹿頭湖船唱赧郎」是也。有燕尾，張思廉詩「斜日輕風燕尾船」是也。形色雜者，有百花、十樣錦，錢復亨詩「誰家樓外停歌舞，又上西湖十錦船」是也。以姓名者，有黄船、董船、劉船，見吴自牧《夢粱録》。蓋大者謂之頭船，尤大者，賈秋壑所造車船也。車船棚上無人撑駕，但用車輪脚蹋而行，其速如飛。小者謂之瓜皮船，廉夫詩「小小渡船如缺瓜」，歐陽彦珍詩「瓜皮船子送琵琶」，張大本詩「瓜皮小船歌竹枝」，周正道詩「瓜皮船小水中央」是也。又有總宜船，取東坡居士「瀲妝濃抹總相宜」之句名焉，李宗表詩「總宜船中載酒波」，凌彦翀詩「幾度涌金門外望，居民猶説總宜船」是也。泗水潛夫述武林舊事，值探春競渡日，畫橈櫛比如魚鱗，無行舟之路。楊譓思詩：「大船撾鼓銀酒缸，小船吹篴紅繡窗。」今則敗舫數艘，無復徵歌按舞者矣！

## 説緯

緯讖之書，相傳始于西漢哀、平之際，而《小黄門譙敏碑》稱「其先故國師譙贛，深明典奧讖録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則是緯讖遠本于譙氏、京氏也。徵之于史，如「亡秦者胡」、「明年祖龍死」、「楚雖三户，亡秦必楚」，已爲緯讖兆其端矣。

迨新莽之篡，丹書、白石、金匱、銅符，海内四出，于是劉京、謝囂、臧洪、哀章、甄尋、西門君惠等争言符命，遂遣五威將軍王奇等乘乾文車，駕坤六馬，將軍持節，稱天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頒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不過藉以愚一時之耳目爾。乃光武篤信不疑，至讀之廡下。終東漢之世，以通七緯者爲内學，通五經者爲外學。蓋自桓譚、張衡而外，鮮不爲所惑焉。其見于范史者無論。謝承《後漢書》稱姚浚尤明圖緯祕奧，又稱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載稽之碑碣，于有道先生郭泰，則云「考覽六經，探綜圖緯」；于太傅胡廣，則云「探孔子之房奧」；于琅邪王傅蔡朗，則云「包洞典籍，刊摘沉祕」；于中郎周勰，則云「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于大鴻臚李休，則云「既綜七籍，又精群緯」；于國三老袁良，則云「親執經緯，檃括在手」；于太尉楊震，則云「明河洛緯度，窮神知變」；于山陽太守祝睦，則云「七典並立」，又云「該洞七典，探賾窮神」；于成陽令唐扶，則云「綜緯河洛，咀嚼七經」；于酸棗令劉熊，則云「敦五經之緯圖，兼古業覈其妙」，「七業勃然而興」；于高陽令楊著，則云「窮七道之奧」；于郃陽令曹全，則云「甄極毖緯，靡文不綜」；于槀長蔡

湛，則云「少耽七典」；于從事武梁，則云「兼通河洛」；于冀州從事張表，則云「該覽群緯，靡不究窮」；于廣漢屬國都尉丁魴，則云「兼究祕緯」；于廣漢屬國侯李翊，則云「通經綜緯」。至于頌孔子之聖，稱其鈎河摘洛，蓋當時之論，咸以内學爲重。及昭烈即位，群臣勸進，廣引《洛書》、《孝經緯》文。蕭綺所云「讖辭煩于漢末」，不誣也。然鄭康成注《周官》，目《孝經緯》爲「説」，賈公彦疏以漢時禁緯故，則又未始不禁之矣。

自晉以降，其學寖微。然釋慧皎作《高僧傳》，稱法護博覽六經，游心七籍。沈約作《宋書》，于天文、五行、符瑞亦備引緯候之説。蕭子顯《南齊書》志亦然。而周續之兼通五經五緯，號爲十經。直至隋焚禁之後，流傳漸罕。乃孔氏穎達、賈氏公彦、徐氏彦，猶援以釋經；杜氏公瞻、歐陽氏詢、虞氏世南、徐氏堅，編輯類書，間亦引證。今則《樊英傳》注所載，隋、唐《經籍志》所録，《太平御覽》所采，學士大夫能舉其名者寡矣。

## 策問

### 康熙二十年江南鄉試策問三首

問：聖人之學，莫備乎經。漢世專一經者立博士，而兼長經義者，莫若鄭康成。然多以漢法解經，又采讖緯之説，爲後儒所憎。唐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儀禮》、《周禮》則賈公彦成之。至宋邢昺疏其未備，而經義始完。歐陽修謂：「所載既博，所擇不精，異乎『正義』之名，請悉删讖緯之文，使無駮雜。」今五經取士，一本宋儒之傳注，可謂醇矣。考之明洪武中科舉程式，《春秋》不遺三

傳，《書》主蔡傳而不遺注疏，《禮》則專主注疏。是漢唐諸儒之説仍多兼習。今注疏雖頒學官，而士之肄業者鮮矣。或如歐陽氏之説，删其駁雜，飭經師講習而兼通之，不更愈與？餘若《易》，初主程、朱傳義，其後《本義》單行，而習程傳者漸寡。《春秋》初主胡傳及張洽《集注》，其後胡氏傳單行，而治張注者無聞。亦宜酌其舊，俾兩家互爲發明，可與？且宋元之説經者多矣，孰同孰異，孰繁孰簡，孰無悖于傳注，孰能發明傳注所不及，其概可得而言與？《五經大全》，論者謂惟《春秋》最善；蓋本于汪克寬之《纂疏》，其餘諸經所采群儒之説，果其大備而一無剩義與？抑尚有待于補緝與？我皇上聖學懋勤，蚤夜孜孜，與儒臣講繹群經。既以《四書》、《尚書》講義頒示天下文武大臣，兹者《易義》又將刊布，其于《詩》、《禮》、《春秋》當次第編纂。夫儒生誦習經義，其首務也，探其淵源，必能舉其條目，其詳言之毋隱。

問：江南田賦較他省獨多。賦額既多，逋課不少，下江諸郡積欠動盈萬億。説者謂害釀于賈似道經界推排之法；或謂明太祖憾吴民爲張士誠固守，籍没豪族田，按私入之簿以爲額徵，故賦特重。其後因巡撫周忱之請，蘇、松等府官田準民田起科，行之二百餘年矣。今舊額未增而民力日敝，何與？意者有司之催科未盡善與？往時歲額不完，疑爲巨室豪右抗緩不納，自奏銷處分一案，所以懲創者至矣，江南紳士，惟恐輸將之後，而歲額不完如故，何與？或謂西北大郡，賦額不過數萬，而江南一邑，有多至四十餘萬者，宜其日事催徵不足。夫松江之華亭，不嘗析爲婁縣乎？既析之後，未見徵輸

之如額，則又何也？比者旱溢頻仍，不得不以荒歲之逋賦，請帶徵于嗣歲。然田壤之收穫止有此數，嗣歲未必屢豐。則舊逋未完而新課又欠矣，將何術而使國用民力交無絀與？至若大江以北，邳、徐、鳳、泗，蒿萊彌望，隸之軍而軍不屯，歸之民而民不墾。招徠開墾之法，又何策而可稍幾于江以南諸郡與？多士見聞所習，利弊必洞然于心，盍具陳之，是籌時者所欲亟聞也。

問：黄河之患，前代山東、河南或時有衝決，今則江南獨被其害矣。明永樂中，陳瑄轉漕東南，欲避遮洋之險，鑿清河縣南之淮與河會，而淮、黄遂爲運道之咽喉。國家漕運仍明之舊，而頻年河患，傾堤潰防，歲費帑金累數百萬。明代河溢于淮，則病在運河；溢于泗，則患在陵。今治河者無陵寢之虞，惟運是亟，則力所專施，宜其事半功倍矣。顧工力之煩，歲月之久，反有艱于昔者，何與？隆、萬間，潘季馴凡四治河，河無不治。惟守固隄束水，藉水刷沙之法，今其説具在。惟是河挾沁、汴、泗、沂諸水，其勢易强，而淮水源獨流長，其勢易弱。然則藉淮刷河之説，誠不足恃。欲河之治，必循季馴故智而後可與？抑分黄導淮，别自有策與？往時盜決河防者，罪止杖與徒而已。後以法輕易犯，改從充軍。今之法較昔愈嚴矣，乃衝潰日告，且新堤方築而故堤旋決，綢繆何法而使新舊交固與？淮揚之田，半爲波臣所汨，此江南之大患也。淮流何以遏？歸仁高堰何以護？雲梯之關何以通？河之害何以去？諸生其悉陳利害，以爲當宁獻。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

#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一

## 頌

### 御書大字蘭亭頌并序

臣聞邃古之初，首傳羲畫；結繩而後，丕焕堯文。河則龍策告期，山則螺書偏刻。禹功甫奏，爰題岣嶁之碑；周道方興，厥有岐陽之鼓。寫晉祠之記，樹碣修廊；磨岱宗之崖，瑑銘絶壁。頒鏤文之紅管，賜飛白於玉堂。間有工書，莫由造極。我皇上日新盛德，天縱多能。四海同文，治軼唐虞之上；萬幾餘暇，心游翰墨之中。睿藻光華，曜六文而首出；奎章景鑠，包八體以高騫。翠珉表闕里之庭，銀牓偏名山之宇。允矣帝王第一，卓哉今古無雙。蓋自倉頡、沮涌以來，洎乎鍾繇、張芝而外，六郗三謝，非無典午名流；一字萬殊，祇有會稽内史。冠書家而獨立，集字學之大成。永和九年，暮春三月。循洛師之舊典，會江左之群賢。列坐流觴，暢幽情於禊事；興酣落筆，傳醉本之蘭亭。逮至再書，終焉莫及。賺來御史，宜酬金鏤之缾；攜自率更，足比支機之石。馮、湯、趙、葛，各有臨摹；褚、薛、顔、楊，終難髣髴。且偏旁之互異，或肥瘦之失中。要皆徑寸之書，罕覩非常之蹟。皇上御帝鴻之墨海，揆漢殿之璇蹓。用襞宫牋，特書禊序。作擘窠之字，悉中準繩；揮垂露之毫，不踰規矩。得心應手，入化窮神，雖曰臨書，實超真蹟。昔桑世昌著録四十五家，考陶宗儀所陳百十七本，自瞻御墨，盡在下風。使右軍更生，亦當閣筆；假常侍而在，難免登牀。爰遴畫省之員，俾刻崇山之麓。光同五緯，麗並三辰。於是相彼名區，斲林屋青瓊之版；載來巨浸，駕吴江赤馬之船。神魚吹浪以通波，健犢服襄而轉轂。遂歷樵風之境，誕經曇礦之村。鉤摹不爽夫纖微，鐫勒無差乎苗髮。蔭之華棟，承以豐趺。庇厥良材，用新古蹟。林文石之牆百堵，融丘之土再成。修竹扶疎，高嶺千尋。林以外清流左右，太平萬歲字當中。方閬苑之池臺，喬雲長護；勝鴻都之車馬，遐壤來觀。臣近矚榮光，欣逢盛際，對昭回之靈漢，儼咫尺之天顔。敬綴蕪辭，用揚懿美。敢

頌曰：

聖矣我后，萬幾維勤。一有餘暇，翰墨必親。迺握乾符，迺闡坤珍。倬彼雲漢，麗矣星辰。金壺墨藪，靡書不甄。謂晉稧序，遺法可循。手追心慕，入妙通神。拓爲大字，天矩一新。螭盤虎踞，鳳翥龍伸。昔賢列宿，我后羲輪。昔賢百谷，我后滄津。爰即勝地，勒以豐珉。鵝墨之沼，浮沫成淪。有丹有臒，有倚有陳。有荃有蕙，有松有筠。有蘋有藻，有羽有鱗。有赫宸書，鎮玆海垠。三光轇轕，七采璘彬。吉雲環衛，元氣彌綸。如稽山壽，於千萬春。

## 贊

### 御書贊爲李都運使作并序

聖天子經乾緯坤，精一之心，形諸筆墨。寶題銀牓，若雲漢之章于天，在下者莫不覩矣。然群臣拜賜雖多，恒出萬幾餘暇，臨倣法書。至于專重其人，特書褒美，則異數也。粤以屠維單閼之春，鑾輅幸浙。金壺墨海，肆筆成書。爰賜節鎮方岳以下有差。於時，都轉運使臣濤獲頒「惠愛」二字，臣濤侍從舊員，今職在司鹺，膏脂不潤，宜乎天奬及之也。臣恭覽之餘，謹拜手稽首而作贊曰：

維天有漢，麗于秋旻。我后宸畫，昭回式鈞。湛露之施，豐草先被。殊錫褒嘉，必于廉吏。帝觀于河，來浙豫遊。言爲《尚書》，事則《春秋》。帝曰咨濤，汝予侍從，試郡股肱，克綏有衆。命汝轉運，天產汝司。能惠而愛，朕心是毘。濤拜稽首，起舞而蹈。捧此奎文，介圭匪寶。裝之玉躞，琢以貞珉。欽于世世，貽萬子孫。小臣述贊，實惟舊史。占泰之交，道長君子。

### 退谷先生像贊

藤以爲屋，芥以爲舟。秋水是觀，退谷

是游。娱老縣車之所，藏書萬卷之樓。畫圖四壁，金石千秋。咸以爲陶情之助，而非玩物之求。蓋翁所志者，纂微言于既墜，黜異學于横流。故窮年席研，仰屋梁而著書不休。其從翁游者，訝傳神之微肖；其未登翁之堂者，千里之表，百世之下，覩兹虬鬚鶴髮，庶幾乎方諸乎藏史之在周。

### 謝柔則像贊

子乎誰乎？嶷然不語，其有所思乎？游乎太行勾注之巔，息乎始寧山東之墅。或耕于巖，或釣于渚。意其射的之仙人、江東之巢父乎？

### 題吴處士于庭小像

先生聚書，不分今古。先生寫書，必辨魚虎。先生著書，靡間寒暑。説《春秋》則踞竈觚而聽，論甲子則書亥字而數。籍題鈎黨之名，家本珪璋之府。人見以爲善病之維摩，我謂是延齡之桂父。

### 煙雨歸耕圖自贊

饁有婦子，居有環堵。舍爾征衣，荷蓑而走。爲力雖微，其志則堅。粒食既足，不期逢年。咄哉斯人，誰爲徒者。人或爾知，百世之下。

## 箴

### 敬悦齋箴

同岑之木，柯葉相樛。同林之鳥，鳴戛

相求。矧伊兄弟，同居寢食。當念爾祖，敬悦是式。人有毁譽，誣善則邪。式敬吾長，其樂如何。有忿必懲，有欲思窒。務去驕矜，毋易嘲叱。一言快意，四坐傷心。睚眦之怨，禍乃相尋。動容斯和，出辭勿悖。敬以入懷，悦以結愛。昔在尼父，行在《孝經》。敬兄弟悦，我言汝聆。

## 甌舫箴

吾齋之中，有客萃止。能飲飲之，不能者已。弈屏楸枰，博捐盧雉。豈無樂方，令以經史。賓有端言，主無苛禮。罔稱人惡，罔諛人喜。第話桑麻，勿論朝市。勿湎勿沉，勗哉君子。

# 銘

## 南唐硯銘

羅紋之石長短眉，誰與琢者李少微。

## 古林哥窯硯銘

叢臺澄泥鄴宫瓦，未若哥窯古而雅。緑如春波渟不瀉，以石爲之出其下。

## 城硯銘并序

城硯不知何城之甎，修五尺，廣二尺，窪其頂以爲池，水周四面，窪中有「城硯」二字，旁列「心正筆正，心邪筆邪」八字，皆篆書。相傳平江慧慶寺中物，大學士文文肅公未第日讀書僧舍，見而心賞之，寺僧出長牋請公書卷，以硯易焉。乙酉兵後，

流轉人間。休寧吴于庭購得之，晚以贈予。乃作銘曰：心正筆正，出辭安定。勿納于邪，先民所命。如見大賓，一主乎敬。

### 先舍人太極圖硯銘

城隅故居，舍諸香廚，蠹魚棄如。以上二字句。斯則先子和墨伸紙草復社廣交之書者也。

### 史館硯銘

入巖幽，割地肺。潤雲油，屏滓穢。置史席，長相須。法東馬，睎南狐。言必信，辭毋費。勒之銘，歲己未。

### 記注硯銘

事《春秋》，言《尚書》，史臣載筆，寧南、董之不如？

### 貢院硯銘

大道之公吾是之，背公爲私吾恥之。

### 南書房硯銘

正爾容，毋足恭。捫爾舌，毋勦説。禮義之不愆，弱豪迺宣。

### 松化石硯銘

截松肪，守蒼精。壽且貞，保百齡。

### 石城甎硯銘 秦對巖前輩所贈

石城甎，古所陶。以製硯，利揮豪。歲

困敦，月在畢。故人遺我事刊述。勒休銘，守勿失。

### 翡翠硯銘

翠羽之湆湆，石墨相著而黏，貯之經匳。小言詹詹，大言炎炎。

### 梁吉士水巖硯銘

鸜之鵒之，睟子瞭焉。中有菁藻，溶漾于淵。比德于玉，子居其先。

### 靳熊封蕉葉硯銘

友石者君，君我友，澹若水，斯可久。

### 萬孝廉水巖硯銘

翡翠之[illegible]如，鷓鴣之斑如，黄龍之宛宛如。

### 松花江石硯銘

東北之美珣玗琪，緑如隴右鸚鵡衣。琢爲平田水注兹，三真六草無不宜。

### 歙硯銘

星源揹，龍尾活，勝石末。

### 又

以爲澀，筆不留。以爲燥，墨不收。温

其如玉，獲我所求。

**井田硯銘**

畫井地，犂耕牛，服田力穡乃有秋。

**又**

井爾井，田爾田，宜豐年。

**方硯銘**

而德之温，而理之醇，而守之堅，雖磨之不磷，以葆其貞。

**風字硯銘**

動萬物，莫若風，我行四方惟汝從。

**沈覃九片雲硯銘**

質雖薄，氣則潤。千秋名，視方寸。

**周琴山鸜鵒硯銘**

鸜鵒鸜鵒，看不足，再三浴。

**曹彝士澄泥硯銘**

相古先民倉與沮，手摶吉土書蟲魚。山玄水蒼玉不如。

**汪叟硯銘**

行則涣，養則井。君子之德，庶幾可並。

## 大耳硯銘

珥聃之耳，滅釋之聞，宣孔之旨。

## 衄血邊硯銘

邊幅不修，吾豈汝尤？

## 鳳尾硯銘付昆田

衆鳥有託，爾安所棲？鳳兮鳳兮！

## 硯銘付桂孫

有石若兹，何以玉爲？

## 半月硯銘付稻孫

如月之恒，君子之光，以莫不增。

## 白石硯銘

守其白，毋近墨。

## 紹泰甎硯銘并序

吴興釋子，穿池山中。得墓甎數塊，上有紹泰紀年，蕭梁敬帝時物也。寒中琢以爲硯，竹垞老人銘之曰：

秦羽陽，漢未央。魏之銅雀，齊香姜。製爲硯，質最良。此紹泰甎，更宜墨，其背有黄龍，不異端溪石。

徐虹亭端溪硯銘

羚羊峽中如此石，雖百碑礫不可易。

陶硯銘

陶之始，渾渾爾。

鮚血硯銘

采諸深淵，鮚血在邊。前估百，後估千。

斧硯銘

斧雖缺，曾琢月。

張敏求員硯銘

是爲張伯之璧，且懷其一。

方端硯銘

玉以爲德，君子之式。

沃村硯銘

離煙三里山骨異，石墨相著汁先膩。筆縱字大且快意。

徐七來索綯硯銘

九經之潭深若井，子欲汲之有修綆。

## 鼉磯石硯銘

靈鼉磯，左海圍。沐日浴月衆水歸。我懷斯石置棐几，金星繁，倍龍尾。

## 著書硯銘背録寫照

北垞南，南垞北，中有曝書亭，空明無四壁。八万卷，家所儲，鼠銜薑，獺祭魚。壯而不學老著書。一泓端州石，晨夕心相於。審厥象，授孫子。千秋名，身後事。

## 珣叔硯銘

坎不盈，兑爲澤。維心亨，利講習。

## 稻孫小硯銘硯修二寸

青玉在案，得矩之半。

## 蜯坑硯銘

壯不學，老而勤，徒苦辛。經小通，仕不達，罷朝謁。投史筆，歸田廬，日著書。遠人徠，石遺我，蜯坑者。炎洲翠，點滴深，界當心。假我年，長對此，石曰唯。

## 靈璧石硯山銘

陰陽分，白黑均。置書案，昌我文。

## 求休石章銘

求休石，不易方。神或守之祠以羊。彝

有六，尊有六。勒嘉名，長壽穀。

### 圖書匣銘

我言之不信，人惟汝信。爾體之克全，我名斯全。噫！是其爲先生之執友，而相保以百年者乎！

### 子母印筒銘

子母印，納諸腹。其文中央周四角。

### 新莽錢范銘

赤帝劍，素王履，莽頭禿，均亡矣。錢有范，器獨存。二千歲，弗改煎。砂牀斑，土花緑。出巾箱，翫不足。

### 梅定九造日晷見贈書之以銘

日出湯谷，次蒙汜。自明及晦，奔車不知幾万里。以寸度之，攝其晷。鼎也製器巧如是。

### 書櫝銘并序❶

予入史館，以楷書手王綸自隨，録四方經進書。綸善小詞，宜興陳其年見而擊節。尋供事翰苑，忌者潛請學士牛鈕形之白簡，遂罷予官。歸田之後，家無恒産。聚書三十櫝，老矣不能徧讀也。作銘曰：

奪儂七品官，寫我万卷書。或默或語，孰智孰愚。

❶ 此篇四庫本無。

筆筒銘

筆之在案，或側或頗，猶人之無儀。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閑彼放心，歸于無邪。

銅水盂銘

方寸之金，一勺之水。惟静恒存，惟廉知止。

錫書燈銘

人之有精，猶膏之在檠。養之既固，溢爲聰明。未聞膏竭而燈猶有光者也。戒之哉！

烏絲筆格銘

毋側頗僻，毋過不及。

檀界尺銘

其徑直，其德方。以鎮物，罔不臧。

磬　銘

人定初，鼓鼙餘。一擊再拊，有心哉夫！

朱碧山鼠齧田瓜觥銘

瓜蔓生，瓜蒂結，相鼠有齒瓜上齧。碧山一老技稱絶，魚鑰收，獸錦裹。沽之哉，曰

不可。

### 官窯花澆銘

頳兮若魚尾之散餘霞，潤兮若海棠之過朝雨。哥邪定邪，寧足比數，亦何慚于柴汝？

### 桃核酒器銘

桃有核，當焦百。毋或如豐侯之醉亂，酣其身而亡其國。

### 巢孝廉手製匏尊銘 孝廉諱鳴盛，嘉興人，名注復社。崇禎丙午舉于鄉。乙酉後，屏跡不入城市

巢五孝廉焚公車，繞屋第種青葫蘆。截爲杯杓與俗殊，叵羅鑿落吾舍諸。物微奚足貴，難得高人製。

### 杖銘

危我持，顛爾扶。遇坎則止，見利勿趨。

### 方竹杖銘

何者扶吾老？藤亦好，竹亦好。一莖斸中園，直方以爲寶。

### 弩銘

唐也剛克，夾也柔克。不剛不柔，茲器維則。

### 古銅銃銘

雖有韓白爛其額，雖有孫吴熸其膚。誰

銷兹器，改煎尊壺？

## 辭

### 醉司命辭并序

「醉司命」者，宋汴京故事也。以涂月二十四日貼竈神于竈上，用酒醩塗竈門，謂之醉司命。見幽蘭居士孟元老《夢華録》。蓋自南渡後廢不行矣。家居逼歲除，覩婦子祀竈，迺作《醉司命辭》，其文曰：

臘鼓送寒，明燈射牖。月窮則涂，其日在丑。巫言是夕，司命上天。指掌翕舌，譖告下人：爾不神媚，眚及厥身。於是主人整衣前揖而祝，惴惴兢兢，憴憴肅肅。大夫都尉，硎童是告。神乃降而言曰：

「子亦知子之過乎？凡子所爲，吾闞其萌。反愬于帝，何患無名？子如不信，據觚而聽。昔者二氣既分，節運推斥。上麗三辰，下立四極。百神繽紛，如影投隙。靡有小大，各司其職。顓頊之虚，吾攸用宅。帝臨在上，下土是彤。曰庖曰竈，往哉汝監。孰爲有罪，告予非讒。吾軑雲輪，吾馭風馬。下視崇墉，于斗分野。戟門二八，翔子之舍。子之先世，秩祀孔虔。户門井霤，吾居一焉。牲醴肥香，有梱有筵。有祝有相，有籥有言。及子之身，流離瑣尾。自牧徂坰，舍城而市。粟主數遷，誅茅長水。無恒安息，遠近游遨。持取吾土，不思故巢。朔雲東岱，西濟汾洮。南甌閩粤，抗石凌濤。歸視其突，未黔而跑。子之比閭，吾得款睇。西家主婦，有媵有娣。維子之室，有嫗無嬖。簪蒿于蓬，卓椎于髻。裛粉游紅，玉瑱象揥。鏡聽而兮，狄香在袂。炊彼庡廖，不可瞻諦。瘠子羸孫，愁苦終歲。東有雲屋，穴金十囊。割蠟而爨，封腴以嘗。

左鼎右盉，楚苗吴秔。釀用酘酒，薦我黄羊。嗟子終窶，脱粟糝羹。并日而食，或絶其糧。勞薪不繼，然之以穅。煙反于宅，鼻嚏目䀮。南鄰北舍，審音識曲。越調吴歈，哀絲豪竹。迴腸蕩氣，娱我心目。維子之家，詩書是讀。井臼晨喧，機絞夜續。尺口牙牙，寒號飢哭。攪我夙宵，蒙耳駭矚。寒向不塞，熱扇不通。蛙鳴礎下，雪灑于窗。無冬無夏，上雨旁風。嗟此局促，栖我其中。責子之過，寧有終窮。」

主人聞言，小大稽首。翁謝于前，姥拜于後。爾乃錬香以燒，翦紙而焚。餳餻粉茘，雜遝上陳。注缾以酒，盛食于盆。藉醴漉滓，塗之竈門。神遂陶然，延霄奮舉。前導嬌孫，後隨六女。帝召司命，詢其所主。凡有過愆，爾其悉數。司命入覲，行步偊旅。⿰賓見⿰樊見兩目，醉不能語。

# 零丁

## 零丁爲陸進士寅作 并序

錢唐陸先生圻，字麗京，一字景宣，高尚之士也。甲申後，賣藥海寧之長安市。會湖州有私撰《明書》者，爲人告訐，辭連先生。既而論釋，游嶺南。時前進士、知臨清州事金君堡遁跡浮屠，南雄陸太守世楷爲闢丹崖精舍，絙鐵鎖以上，先生依焉。一夕夢至琳宫，丹梯碧瓦中，有神建龜蛇之旐。寤，對寺僧言狀，僧楚人，謂曰：「此太和山也。」先生乃易道士衣往訪，竟不知所終。其子寅舉進士，既釋褐，擬微服往求。予早歲以詩古文辭受知先生，遂定忘年之款。自辛丑夏一别，水尚知歸，先生獨久不返，爰效東漢戴良體，代作《零丁》一篇，授寅持以入楚。云：

寅也敬白：零丁尺半紙，敢告行路諸君子。有父有父，一去故鄉不知幾千里。日月逾邁，二十五年矣！請説軀體顔面皮，軒眉

廣顙豐兩頤，口輔鬑鬑微有髭。去時牡齒尚未落，肩脾頗亦肥。平生不怒多笑嬉，目無邪視頭無俱。周尺一尋長過之。請說裳衣少新製，大布寬袍淚長漬，帶斷續繩衫裹臂。孫孫子子蟣蝨萃，有時捫之擲在地。兩襠敝袴雙足扉，寒肌生粟暑生痱。婆留鄉語聽易分，問以經術辭紛綸。至若說《易》尤專門。方州蔀家味義根，囊中口譜可等金匱文，方不自祕恒活人。不昧財，不逐禍，緇衣黃冠無不可。惠而能以消息聞，爲德者君報者我。

## 答問

### **答陸修撰問**❶

長洲陸子問禮于小長蘆朱叟曰：「子于父母，《記》有『致喪三年』之文，先儒說禮，莫有援經以伸其旨者，何與？」叟曰：「子言之：『喪則致其哀。』《記》曰：『致哀所以能致喪祭。』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荀子曰：『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所以爲至痛極也』。凡此，皆以釋致喪也。」

曰：「爲君方喪，杜氏之《釋例》，以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竟而奔，修服於其國。孔氏之疏以爲遣使來至，非諸侯身至，且疏曰：『方喪謂比方父喪』，信然否？敢問。」答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微子之問，吾將明以告子。昔者帝堯殂落，四海遏密八音，舜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於時十有二牧咸在。周之成王崩，卿士邦君麻冕蟻

❶ 此篇四庫本無。

裳，入即位，御王册命，同瑁。既收，諸侯出廟門俟。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其云『執壤奠』者，以四方壤地所出而奠贄也。報誥稱『庶邦侯、甸、男、衛』者，明匪獨畿内諸侯也，故《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蓋雖庶方小侯，皆入天子之國，爲天王斬衰，有别姓而哭，詔大行人相其禮，成周之制然也。鄭游吉對士景伯曰：『靈王之喪，吾先君簡公在楚，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由此言之，簡公若非在楚而使其卿往，難乎免于天吏之討矣。秦昭襄之薨，韓桓惠王衰絰入弔，祠春秋，彼于事大國之禮且然，矧天子乎？竊疑『方喪』之名，《書》云『告爾四國多方』，《詩》云『萬邦之方』，『四方以無拂』，殆取諸此，非比方父喪之謂也。」

陸子瞿然曰：「夫子之言禮，信而有徵，肯堂敬聞命矣。」既退，命昆田書之，用質言禮之君子。

## 募疏

### 重修嘉興府儒學募疏

蓋聞文翁之化益部，禮殿斯開；何武之按揚州，學官先即。良以郡校三雍之外，釋奠攸均；宫牆數仞之防，鳩工必固。欲賢關之克振，宜横舍之聿新。況乎檇李名區，特書魯史；嘉禾美號，肇紀吴年。祖龍長水之鄉，駟馬開元之府。吴會于焉分地，斗牛從此占星。户户讀書，入井西之圖畫；人人譚理，擅江左之風流。朱翁子在漢廷，媲文名

于東馬；干令升之《晉紀》，允典午之南、狐。過寶花之倉，百世猶懷陸贄；訪靈芝之宅，五湖尚想丘爲。而乃代降淳熙，家傳正學。林德久之言《易》，輔傳貽之説《詩》，各繼微言，共明經術。皆由學校開設，故能人文化成。第自開元、大曆以來，屢興揆日、景山之役。近則陳丹暗粉，漸就傾隳；兼之上雨旁風，交愁漏濕。蓋少雙鴛之瓦，甃虚五鳳之甎。一木既所難支，百堵允宜皆作。乃敢謀于多士，告之通都，爰及官僚，共襄盛事。或出史晨之家穀，或率乙瑛之王錢。聚粒米而成山，截鈎金而輪庫。庶得授全模于梓匠，度巨室之几筵。既作泮宫，當成史克之頌；有嚴新廟，重勒韓勑之碑。謹疏。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一

#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二

傳一

## 汪克寬傳

汪克寬，字仲裕，一字德輔，徽州祁門人。幼而知禮，晨必省父母，長者在，侍立不敢坐。就塾，曉行者過之書帷，燭未滅也。長從學胡炳文、吴仲迂。泰定三年秋，舉江浙鄉試，出鄧文原之門。明年下第，歎曰：「道不行，曷著書立言以詒後世？」乃與金華許謙、鄱陽朱公遷、建康彭炳講論道學，弟子著録者日盛。所居山谷環繞，學者稱之曰「環谷先生」。陳友諒聞其名，欲迎之，遂由黟山避地太平之絃歌鎮。洪武元年，有薦于朝者，辭不就。二年正月，以幣聘入史局。史成，不願仕，賚金帛賜歸。五年冬，以疾卒。

克寬邃于經學，《易》有《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周官類要》、《經禮補逸》，《春秋》有《纂疏》、《提要》、《左傳分紀》諸書，惟《春秋》、《禮》刊行。其後，永樂中胡廣等奉勅編纂《大全》，攘《纂疏》以爲官書，罔上而不之察也。

## 貝瓊傳

貝瓊，一名闕，字仲琚，一字廷琚，一字廷臣。崇德人。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據吴，累徵不就。洪武三年，召修《元史》。六年，除國子監助教。先是，宋濂爲司業，主

建安熊氏之說，謂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咸宜秩祀于天子之學。議雖不行，士大夫多有疑其説者。瓊乃作《釋奠解》，曰：

或欲祀三皇于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按《周禮》：「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也。又凡始立學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若周公、孔子下云「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蓋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益，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奠之不同也。是唐虞與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于三皇也。載稽之史，漢魏之主，取舍各異，周、孔迭爲先聖，孔、顏互爲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唐永徽中，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爲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爲不易之典，是唐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于三皇也。夫三皇宜祀，而不得祀之于學也。學始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被于天下，非一國所得專者，故天下通祀之。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而三皇不預也。今欲崇三皇爲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功。降孔子爲先師，使混于高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吾的然以爲不可也。

或曰：古者祀舜于虞庠，祀禹于夏學，祀湯于殷學，祀文王于東膠。舜、禹、湯、文，並得祀于學，何獨於三皇之祀非之？曰：周立四代之學，故祀舜、禹、湯、文。今祀三皇，將於何學與？雖然，三皇之功及於人者遠矣，而領之於醫，特主神農嘗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之，以豐其祀可也。識者服其持論之正。瓊又慨古樂不作，徒有成均之名，爲《大韶賦》見志。

九年，改中都國子監助教。勳臣子弟交憚之。十一年九月，致仕。明年卒。瓊與餘姚宋禧皆從學楊維楨之門。瓊之論曰：立言不在嶄絶刻峭，而平衍爲可觀；不在荒唐險怪，而豐腴爲可樂。蓋學于維楨而不汙所好者也。禧，初名元禧，字無逸。元至正十年鄉貢，除繁昌教諭，之官一十九日即棄歸。遭亂，授徒自給。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分撰外國傳，事畢還。

## 王彝傳

王彝，字常宗，其先蜀人，本姓陳氏。父事元，爲崑山州儒學教授，遂遷嘉定。洪武三年，以布衣召修《元史》，書成，賜金幣遣還。又薦入翰林，以母老乞歸。築歸養堂，自號「嬀蜼子」。閒居考求古制，製冠巾衫裳帶屨以服。或謂之曰：「今人而不服今之服，是得罪有司也。天子嘗賜之織幣而不製爲服，是隱君之賜也。」答曰：「彝初未入仕，布衣也。而服斯服，將以入麋鹿之群焉，君之賜其可褻乎？彝蓋以自便也。然古之意則存焉爾矣。以今之人而服之，其可不自古

其人與？」彝嘗游天台，從學于孟夢恂，故其文特醇雅。時楊維楨以文雄于東南，從游者甚衆。彝作《文妖》一篇詆之，辭曰：

天下所謂妖者，狐而已矣。然而文有妖焉，殆有過于狐者。夫狐也，俄而爲女婦，世之男子不幸而惑焉者，莫不謂爲女婦，則固見其黛緑朱白，柔曼傾衍之容，所以妖者，無乎不至，故謂之真女婦也。雖然，以爲人也則非人，以爲女婦也則非女婦，由其狡獪幻化爲之，此狐之所以妖也。文者道之所在，曷爲而妖哉？浙之東西言文者，必曰楊先生。予觀其文，以淫辭譎語裂仁義，反名實，濁亂先聖之道，顧乃柔曼傾衍、黛緑朱白，狡獪幻化，奄焉以自媚，是狐而女婦者也。宜乎世之男子之惑之也。予故曰會稽楊維楨之文，狐也，文妖也。

噫！狐之妖，止於殺人之身；若文之妖，往往使後生小子群趨而競習焉。其足以爲斯文禍，匪淺小也。文而可妖哉，然妖固非文也。世蓋有男子而弗惑者，何憂焉。

魏觀知蘇州府事，修孔子廟學，作南門，歲行鄉飲酒禮，必請彝爲文。觀誅，彝與高啓俱伏法。彝之被召續修《元史》也，鄉人杜寅、張簡與之俱。寅，字彦正，青城人，僑居吴縣。洪武八年，爲岐寧衛知事，與經歷熊鼎並賜狐裘，官至兵部侍郎。簡，字仲簡，吴縣人。初師張雨爲道士。元季兵亂，以母老歸養，遂返巾服。臨川饒介分守吴中，自號「醉樵」，延諸文士作歌，簡詩擅場，居首坐，其次高啓，其次楊基，介贈簡黄金一餅，啓白金三斤，基一鎰。簡自稱「白羊山樵」。

## 趙壎傳

趙壎，字伯友，新喻人。元至正中，貢于鄉，官上猶教諭，人目爲南郭先生。洪武元年，帝既平定朔方，冬十一月，詔發祕府所藏元十三朝《實録》，以宋濂、王禕充總裁官，徵山林遺逸之士纂修《元史》。凡一十六人，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錡、傅著、謝徽、高啓、曾魯，壎與焉。明年二月，開局天界寺。秋八月，史成，爲本紀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三卷。中書左丞相兼太子少師、宣國公李善長奉表以進，人賜白金文綺。而順帝三十六年事無《實録》可考，於是翰林學士宋濂、禮部尚書崔亮、主事黄肅，發凡舉例，奏遣使吕復、歐陽佑、黄盅等一十二人，偏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送上官。復至北平，遣儒生危於等分行燕南北，及野史碑碣，靡不采訪。凡詔令章疏、拜罷奏請以開局于故國子監。有涉蒙古書者，譯而成文，舁至行中書，請官印封識，達京師。

三年二月，仍命宋濂、王禕充總裁官，續成《元史》，纂修一十五人，朱右、貝瓊、朱世廉、王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李汶、張宣、張簡、杜寅、俞寅、殷弼，壎仍與焉。秋七月，史成進上。以卷計之，紀十，志五，表二，傳三十有六。其前書未備者，補完之。有詔刊行，仍人賜白金文綺。張宣等得授官，壎還田里。

六年秋九月，詔编《大明日曆》，以詹同、宋濂充總裁官，樂韶鳳充催纂官，纂修凡七人，吴伯宗、朱右、朱廉、徐一夔、孫作、徐尊生，壎復與其列。十二月，授翰林院編修。

七年夏五月朔，《日曆》成。既而帝以韻書比類失倫，命儒臣十一人重加刊定，翰林院侍講學士樂韶鳳、宋濂，待制王僎，修撰李叔允，編修朱右、朱廉，典簿瞿莊、鄒孟達，典籍孫蕡、答禄與權，壎又與焉。

八年九月，遷靖江王府長史。壎以宿學，自布衣歷史官，朝廷凡有撰述輒與選。嘗進《甘露頌》，爲太祖所稱。高麗使臣來朝，賜之燕，樂作，使臣以下國有喪辭，壎曰：「小國之喪，不廢大國之禮。」帝是之。王游及爲長史，俾與宋濂等議定王國禮樂。王游中都講武事，有詔令壎從。繼因詣闕奏事，行中左門，監察御史吉昌劾其非人臣禮，宜下法司治罪，帝特宥之。

## 陳基傳

陳基，字敬初，臨海人。從學黄溍，游京師，授經筵檢討。既而歸里，奉其母。入吴，教授諸生。起行樞密府都事。張士信鎮淮安，基以江浙左右司員外郎參其軍事。改參張士誠軍。士誠稱王，基諫止，不從，士誠欲殺之。既而超授内史，遷學士院學士。洪武二年，召入預修《元史》。還，卒于常熟縣河陽里。基有文譽，最爲戴良所稱，謂元之能文者，虞揭、黄柳，繼之則莆田陳旅、新安程文、臨川危素，其後則基而已。

## 高啓傳

高啓，字季迪，長洲人。張士誠據平江，承制以淮南行省參政饒介爲諮議參軍事。介見啓詩驚異，延爲上客，啓謝去，隱于吴淞江之青丘，自號青丘子。

洪武元年冬，詔修《元史》，啓與里人謝

徽，傅著同被召。徽，字玄懿；著，字則明。既至，分科修纂。史成，著還，啓、徽皆以布衣入内府，教胄子。時太子賓客梁貞兼祭酒事，三年正月，啓夢偕徽晨候午門，貞在焉，有揖之者曰：「二子當遷矣。」又顧貞曰：「諸生盡以屬公。」啓曰：「得無遠調乎？」曰：「煩傅開平王爾。」既寤，以告徽。越三日，率諸生立右順門。俄而梁貞至，傳帝命曰：「勅諸生出，受業國子監。」隨悉引去。明旦將朝，中使宣啓、徽甚急，曰：「有詔命開平王二子侍東宮學，俾爾二人授之經。」果如所夢。逾月，徽夢啓同被召至帝所，帝持告身一紙，竊視之，其文有「翰林院」三字，以授徽。徽受之，忘拜。繼授啓，啓拜而受之。及寤，亦以告啓。越六日，帝御奉天門，中書右丞汪廣洋侍命，中使召啓升，帝曰：「諸儒在學，久以布衣遊吾門，可乎？」顧廣洋曰：「汝亟以翰林職處之。」因趨謝。而徽以他事出，不得拜。明日，啓、徽皆除翰林編修，又如所夢。是年秋，徽母吴夢中使舁二櫝以授徽，以其一授啓，發之各有白金。徽又以告啓。既而帝御闕樓，命中使召二人。既至，擢啓户部侍郎，徽遷吏部郎中。啓以年少未習握算辭，徽亦辭。帝允之，各賜帑金，命左丞相李善長給牒放還。啓乃與徽連船歸于吴。夢復驗。

方啓在史館，最爲國史院侍講學士魏觀所知。會觀出知蘇州府，爲啓徙居城中夏侯里，交接甚密。觀改修府治，啓爲作上梁文。觀得罪誅，啓連坐，腰斬于市，年三十有九。徽復起國子監助教，卒于官。著歸爲常熟教諭。魏觀行鄉飲酒禮，長洲教諭周敏，侍其父南老，著侍其父玉，皆降而北面立，觀禮者以爲盛事。歷仕山西潞安知州，最後獨存。

啓善文，尤工于詩。徽稱其清遠縟麗，縱横百出，若八駿追風而馳。於時蜀人楊基、徐賁，潯陽張羽，皆流寓于吴，與啓齊名，號吴中四傑。

## 傅恕傳

傅恕，字如心，鄞縣人。洪武二年，以布衣詣闕，陳治平十二策，其一請罷榷鹽茶，曰：「煮海爲鹽，采茶于山，窮民以救凍餒，非有所損于人。而後世急功利之臣，導其主設重典禁之，罪乃與盜賊埒，非先王之政也。」帝覽之喜，命入史館，同修《元史》。史成，出知博野縣事。恕少日善飲，及壯，以三爵自限，且爲文以戒曰：「小人哉，傅恕也！爾負學者之名，何爲乎沉湎于酒，顛覆厥德？上有垂白之親，下有孩提之子，疢中乃身，雖悔曷及！惟于古人是傚，是則限以三爵，罔敢少益。歷觀載籍，飲酒之失，君嗜之而喪邦，臣耽之而溺職。而今而後，縱鼎鑊在前，刀鋸在側，毋踰此限。戒之必力，庶幾不爲狂藥所移，而甘入小人之域。」博野兵革甫定，恕爲立學宫，廣儲蓄，招徠離析，以勞卒于官。既斂，惟遺殘書數卷，貧不能歸葬。百姓哀之，斂錢瘞之于縣城之北。

## 朱右傳

朱右，字伯賢，臨海人。元至正末司教蕭山，遂徙居上虞之五大夫市。問學該洽，尤長《書》、《禮》、《春秋》，其文深醇精確，簡而有度。嘗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甈培塿者忽嵩華之高矣乎！」故其所作一以經爲本。劉仁本駐師餘姚州，作雩詠亭于龍泉左

麓，集名士四十有二人修禊賦詩，右與焉。洪武三年，以宋濂薦，召修《元史》。史成，乞還田里。六年，召修《日曆》，除翰林院編修。七年，與修《洪武正韻》。八年，擢晉相府長史。尋奉命同宋濂定議王國禮樂。晉王隨太子游中都講武事，右實從。九年，以疾卒，葬蘭風鄉。

右嘗編《性理本原》，揭河圖、洛書于首，次《太極圖説》，次《西東銘》，附以《通書》，以《正蒙》爲未純，不録。其嚴于論學若是。又以深衣之制，世代沿革，襲以成俗，無復古意，乃援《禮經》及先儒之説，求合古制，使宜于今，作《深衣考》，學者稱焉。

## 王廉傳

王廉，字希陽，青田人，僑居上虞。洪武二年，用學士危素薦，授翰林編修。明年，與修《元史》。又明年，偕典簿牛諒使安南。還，改工部員外郎，固辭，出爲澠池縣丞。十四年，擢陝西左布政使。廉窮研經史，所著《迂論》，多闡先儒所未發。其論《金縢》曰：《金縢》非古書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夫公既面却二公穆卜，以爲未可戚我先王，乃私告三王，自以爲功，此憸人佞子之所爲也。死生有命，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則爲不知命。且人子有事于先王，而可以圭璧要之乎？則非達孝。至于卜册之書，既曰公别爲壇墠，則不于宗廟之中明矣；不于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册而藏于宗廟，又私啓之？即使《金縢》在廟，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乃復，凡六年之久。周人尚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啓《金縢》者？即此五端，反復詳

究，頗疑《金縢》非古書也。

其論大夫士立廟，略曰：天子、諸侯宗廟之制，《中庸或問》詳矣，惟大夫士之制則不能無疑焉。《王制》曰：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升適士，適士升大夫，以次增立其廟，固其理也。❶ 適若先大夫既立三廟矣，其子孫乃無爲大夫者，而爲適士，爲官師，不當祭其廟，將毁其主乎？抑存之乎？毁之非禮也，存之其誰宜哉！存之而主于宗子與？《禮》：「支子不祭。」故支子之爲大夫者，有事于廟，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然則支子之爲大夫者，不得立廟矣。宗子爲大夫，支子之大夫則固可因其三廟而祭。設宗子爲適士、爲官師，或一廟，或二廟，所當祭者，不過祖與禰也。支子之大夫所當祭之曾祖，宗子既不當祭，支子之大夫又不敢祭，將闕之乎？將遂以支子之大夫所當祭而祭之乎？闕之非禮也，祭之又非適士、官師之宗子所宜祭也。禮：大夫欲祭高祖，則省于君，謂之干祫。今欲祭于曾，亦將請于君與？又宗子爲大夫，其支子與之同行者，亦爲大夫，因之而祭三廟，則固宜也。苟宗子與支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曾祖禰亦不同等，則如之何？竊意各隨見爲大夫者所宜祭之三廟而祭之，宗子但爲之主祭耳。主祭者惟宗子，初不論其行之不同等也。君子謂之善言禮。廉無子。卒，葬杭州之西山。

## 朱廉傳

朱廉，一名世濂，字伯清，義烏人。父同

❶「固」，原作「因」，據《稗編》卷二十九所收王廉《宗廟略》改。

善，學于許衡。廉學于黃溍。李文忠鎮嚴州，薦授釣臺書院山長。洪武三年，以續修《元史》召。史成，與徐尊生、趙壎、朱右乞還田里。六年，與修《日曆》，授翰林院編修。八年秋，擢楚相府長史，從楚王講武事于中都。繼因奏事行中左門，監察御史吉昌劾之，詔勿問。十一年三月，以耳聵賜致仕。廉嘗扈從至鳳陽，中塗作《紀行詩》以獻，帝覽之嘉歎，遂和其詩。

徐尊生，字大年，淳安人，先廉召議禮。與修《元史》、《日曆》，授以官，辭。洪武十年，復以秀才舉。宋濂將歸，帝問曰：「卿歸，孰可代卿者？」濂以尊生對。遂授翰林應奉。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二

#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三

傳二

## 戴良傳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父暄，與柳貫交，命良受業于貫，并從黄溍、吴萊游。又學《詩》于余闕，旁及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貫卒，良持心喪三年。元末，以薦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時太祖兵已定浙東，良乃避地吴中。久之，挈家浮海，至膠州，欲投擴廓軍前，不得達，僑居昌樂。洪武六年還，變姓名，隱四明山。十五年，徵入京，試文詞，留會同館，命光禄給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辭，忤旨。明年四月，卒于獄。

良世居金華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元亡後，不忘故君舊國，所爲詩文悲凉感慨，其自贊曰：「處榮辱而不二，齊出處于一致，歌《黍離》、《麥秀》之詩，詠剩水殘山之句。則于二子，庶幾無媿。」

同時江陰王逢，字原吉。至正中，臺臣薦其才，稱疾辭。避亂青龍江，旋徙上海，築草堂以居，自號「最閒園丁」。張士誠據吴，逢爲畫策，使降元，拒太祖。士誠辟之，不就。元亡後，賦詩激昂甚于良。洪武十五年，以文字録用，有司敦迫上道。子掖，任通事司令，以父老叩頭乞請，太祖命吏部符止之。逢年七十，元日自製壙銘。是歲卒。

## 唐肅傳

唐肅，字處敬，先世家杭州新城，遷于山

陰。博通經史，旁究陰陽醫卜書數之學，兼工篆楷書。元至正十九年，中浙江鄉試，授杭州路黄岡書院山長。轉嘉興路儒學正。華雲龍定嘉興，肅内附，例徙濠。洪武三年，召修禮樂書，擢應奉翰林文字，兼國史院編修。旋以疾失朝，免官，謫佃濠之瞿相山，自號「丹崖居士」。歲餘卒，年四十有四。

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嘗爲韓國公李善長草露布，太祖異之，問起草者誰也，善長以實對。帝令飛騎召之，使者未喻帝意，械繫至京師。愚士懼，度不得免，道經其姑之門，告使者止，促其姑出曰：「善爲斂尸。」愚士泣，姑亦泣。行至東華門，已曛黑，入見。帝明燈坐便殿，問曰：「汝曾草露布耶？」對曰：「然。」俄而，中官以短几置愚士前，帝令坐，授以封諸王册，曰：「汝其潤色之。」對曰：「臣萬死不敢當。」帝曰：「姑旁注之。」愚士乃奉命注畢，仰視燭影中，帝色喜。良久乃出。至姑家，姑爲具酒食相慶焉。愚士性孝友，父死，函骨歸葬于赤土山。求父遺文，雖荒郵敗壁、高厓斷石，靡不蒐訪纂録，時時伏讀，聲淚悽咽，聞者爲之掩涕。其留京師，李景隆延以教其子。方孝孺薦之於朝。建文二年，授翰林院侍讀。明年，病卒。

肅之未徙濠也，與上虞謝肅齊名，時號「會稽二肅」。而愚士暨同里鎦績、毛鉉、蔡庸皆以善詩聞，越人呼曰「唐鎦毛蔡」。謝肅者，字原功，舉明經，歷官福建按察司僉事，出按漳、泉。有虎患，肅移文告于神，虎遁去。坐事被逮，太祖御文華殿親鞫之，肅大呼曰：「文華非拷掠之地，陛下非問刑之官，請下法司。」乃下獄，獄吏以布囊壓之死。績，三茅書院山長，涣之子。教授鄉里，不干

仕進。所居西江草堂，榜于門，以賣文爲活，有得輒市酒娱賓客。嘗有客至，呼其字，久不出。窺之，則其妻方拾破紙以代爇薪，一笑而已。其子師邵，亦能詩。鉉，字鼎臣，從唐肅授《毛詩》。用薦，官國子學録。

## 錢宰傳

錢宰，字子予，又字伯均，會稽人。吴越王鏐十四世孫。元至正間中甲科，以親老教授鄉里。洪武初，徵修禮樂書，尋以病還。六年，授國子監助教。十年三月，以年老告歸，帝許之，勅曰：「朕戡定四方，即開學校，延師儒，俾勛賢子弟、凡民俊秀，莫不從學，教以經史六藝。助教宰在學數年，綽有成效。朕方喜諸生有所矜式，而年滿七十，懇辭還鄉。特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爾尚師表一鄉，訓誘後進，庶幾不媿古鄉大夫之教，則朕猶有望焉。」二十三年，召爲會試考官。二十七年，有詔徵儒臣定正《尚書》蔡氏傳，宰暨翰林編修張美和、儒士揭軌等二十六人皆被召。既至，帝語之曰：「爾等亦知天象乎？奎壁之次，黑氣凝焉久矣。奎壁，文章之府也。今年春氣始除，文運其當興乎！」命開局。翰林院賜宰等綺繒衣被，入朝班侍衛之首，讌坐殿中。時帝以海内太平，思與民偕樂，建酒樓十于城門外。繼又增建五樓，令民沽酒，接四方賓旅。樓成，其一曰「醉仙」，命宰等飲其上，并給以鈔。宰等各獻詩稱謝。帝命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耄思歸者，先遣之。」僉對曰：「願留。」帝大悦。書成，宰尋告歸，帝命馳傳還里。年九十六，乃卒。

張美和，名九韶，清江人。用薦爲縣學

教諭，升國子監助教，擢翰林院編修。致仕時年八十三。帝諭之曰：「爾以衰暮之年，日侍朕左右。今去矣，朕將誰從？」其倚眷如此。

揭軌，臨川人，字孟同。以明經授清河主簿，升知縣。歸，教授生徒。時臨川許中麗，字仲孚，録唐、元二代詩，兼采時人所作，題曰《光岳英華集》。軌序之，謂詩自漢魏而下，莫盛于唐；唐之後，莫盛於元。蓋於宋、金之詩無取焉。

## 徐賁傳

徐賁，字幼文，自常州徙吴，善畫山水，工詩。張士誠辟之，遂偕張羽入吴興。羽居菁山，賁蜀山，築精舍于山麓。洪武七年，用薦起，命廉訪山西。歸，檢其槖，惟紀行詩一卷而已。除給事中，改監察御史，按廣東。尋改刑部主事，出爲河南布政司左參政，進左布政使。大將軍師出洮岷，次河南，以所司犒勞不時，愬于帝。竟下獄死。賁留吴時，家望齊門外，與高啓、王彝、王行、宋克閭巷相接，日流連於文酒，故以「北郭」名其詩集。時張羽、楊基亦來吴，四方士聞之，多卜鄰於是，號「北郭十友」。十友者，長洲宋克，字仲温，工章草隸書，擊劍走馬，彈下飛鳥，自號「南宫生」。張士誠欲致之，不能得。洪武初，徵爲侍書，出同知鳳翔府事。崑山陳則，字文度。洪武六年以秀才舉，任應天府治中，擢户部侍郎，尋謫大同府同知，遷知府。永嘉余堯臣，字唐卿。吕珍保越，堯臣居其幕下，已而入吴。洪武初，官新鄭縣丞。無錫吕敏，字志學，不肯服元時服，深衣幅巾，爲道士。洪武初，掌其縣教諭。其一則釋道衍也。

# 袁凱傳

袁凱，字景文，松江華亭人。幼孤，力學能詩。常熟岑大本賦《白燕詩》，爲楊維楨所稱，凱見笑曰：「未見體物之工也。」更賦一首，維楨亟賞之，一時流播，人呼「袁白燕」。洪武三年，以布衣拜監察御史。上疏曰：「國家戡定四方，固資將帥之力。今天下既平，將士多在京師，精悍有餘，其於君臣之禮，尚未悉究。臣請于都督府延致通經學古之士，朔望朝罷，諸將赴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生而不自知也。」又曰：「小人犯罪，固不可赦。若老成長者，或有過誤，宜加矜恕，養其廉恥，以收他日之功。」帝嘉納焉。遂勑省臺聘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諸將士説書。一日，帝慮囚畢，命凱送皇太子覆審。太子遞減之，凱還報，帝問曰：「朕與太子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帝以凱持兩端，心不懌。凱懼，託疾歸。帝使人詗之，佯狂得免。

凱貌癯而長身，有才辯，善謔。歸田後，恒背戴方巾，倒騎烏犍，往來泖水上，登九峰。好事者圖以入畫。凱詩絶去雕飾，論者推爲明初詩人之冠。同時華亭以詩名者，蜀府教授顧禄，字謹中。嘗過鄱陽湖，賦詩。太祖聞之，命盡進所作，披之便殿，遂以「經進」名集。楚府左長史管訥，字時敏，從楚王破銅鼓蠻，諸將欲殄其餘黨，訥固争，得免。上曰：「管長史一言活萬人，必有後。」已而生子，名延枝，楚王育之宫中。長爲府紀善。兩人者，方之凱，其詩遠不逮也。

# 孫蕡傳

孫蕡，字仲衍，廣州順德人。何真保南海，征南將軍廖永忠兵至，蕡爲真作書，歸附永忠，遂徵蕡教授廣州。洪武三年，舉鄉試，授工部織染局使，遷虹縣主簿。選入爲翰林院典籍，同修《洪武正韻》。應制賦《醉學士歌》，稱帝意。既而復外補平原主簿。坐事逮繫，被旨輸左校，版築蕭牆。蕡望城門謳吟，爲粵聲，督工者以聞。召至帝前，陳所歌詩，皆忠愛語，釋之。十五年，授蘇州府經歷。涼國公藍玉嘗索蕡題畫。玉誅，蕡坐黨人伏法。

蕡以詩雄嶺表，與河東王佐彥舉，番禺黃哲庸之、李德仲修、趙介伯貞，結社南園，開抗風軒，延一時名士，所謂「南園五先生」也。佐以父宦南雄，占籍南海，何真聘掌書記。洪武初，徵授給事中。帝賜學士。宋濂、黃馬親爲作歌，命諸臣和。佐詩成，帝覽之，特喜，賜鈔一錠。佐性不樂仕進，居官二載，恒曰：「早朝何如晏起，章服詎勝蓑衣。」乃告歸，帝復賜以鈔。佐篤于行，父歿，貧不能殮。有廖元正者，爲治喪事，厝其棺于南雄之五里山。佐事元正如父。元正死，哀慕終其身。哲好山水，徧尋嶺表諸名山。既而北游，止秦淮。李善長、汪廣洋交薦于太祖。吳元年，除翰林待制，侍太子讀書。尋兼典籤。洪武初，使青徐。尋出知東阿縣，遷東平府通判。上疏言時務，帝怒，放歸。尋召回山東，以他事詿誤，寘于法。哲北游時，倚篷聽雪，詫曰：「天下自然之奇音也。」歸，搆軒名「聽雪篷」，學者稱「雪篷先生」。德爲詩效李白、李賀，孫蕡嘲之曰：「子真混元皇帝

雲孫也。」以薦除洛陽典史，遷濟南府經歷。自陳年老，改就漢陽教諭。秩滿，改義寧縣教諭。介屢薦不起，坐累被逮。道經南昌，卒。以子純貴，贈監察御史。

賁之被戮也，其弟子新會黎貞抱持其尸，裹之以衣，殯于安山之陽。貞，字彥晦，嘗署縣學訓導事。辭去，築釣魚臺于宅南。尋坐累，戍遼東。比釋歸，將抵家，已暮。取舟中酒，先登所築臺，對月獨飲。久之，始叩門入。貞嗜酒，自號「陶陶生」，一曰「秫坡居士」。又唐豫者，字用之，亦賁之弟子。有孝行。家居，定鄉約以屬鄰里：冠昏喪祭，必準古人；父在，子雖老不得坐；毋博弈，毋飲酒；輸公賦必先。鄉人化之，稱曰「樂澹先生」。

## 王蒙傳

王蒙，字叔明，湖州人，趙孟頫之甥也。敏于文，不尚榘度；工畫山水，兼善人物。少日賦宮詞，仁和俞友仁見之，曰：「此唐人佳句也。」遂以妹妻焉。元末，官理問。遇亂，隱居黃鶴山，自稱「黃鶴山樵」。洪武初，知泰安州事。蒙嘗謁胡惟庸於私第，與會稽郭傳、僧知聰觀畫。惟庸伏法，蒙坐是被逮，瘐死獄中。郭傳，一名正傳，字文遠。洪武七年，帝御武樓，賜學士宋濂坐，謂曰：「天下既定，朕方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其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其議論根據六經，異才也。」既而濂持其文以進，帝召見于謹身殿，授翰林應奉，直起居注。遷兵部主事，再遷考功監丞，進

監令，出署湖廣布政司右參政。

## 林鴻傳

林鴻，字子羽，福清人。洪武初，以人材薦，授將樂縣儒學訓導，歷禮部員外郎。性脱落，不善仕，年未四十，自免歸。閩中善詩者數十才子，鴻爲之冠。十才子者，閩鄭定，侯官王褒、唐泰，長樂高棅、王恭、陳亮，永福王偁，及鴻弟子周玄、黄玄，時人目爲「二玄」者也。鴻之論詩，大指謂漢魏骨氣雖雄而菁華不足，晉祖玄虚，宋尚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少秋實，惟唐作者可謂大成。然貞觀尚習故陋，神龍漸變常調，開元、天寶間，聲律大備，學者當以是爲楷式。閩人言詩者，率本之鴻。

晉府引禮舍人、無錫浦源，字長源，慕鴻名，踰嶺訪之。造其門，二玄請誦所作，曰：「吾家詩也。」以告鴻。鴻延之入社。

鄭定，字孟宣，嘗爲陳友定記室。友定敗，浮海亡交、廣間。久之，還居長樂。洪武中，徵授延平府儒學訓導，歷齊府紀善，遷國子助教。

王褒，字中美，鴻之兄子壻也。長沙學官，遷知永豐縣。永樂中，召入預修《大典》，擢漢府紀善。

唐泰，字亨仲。洪武二十七年進士。除行人，歷陝西按察司副使。

王恭，字安中，隱居七巖山，自稱「皆山樵者」。永樂初，以儒士薦，起待詔翰林，年六十餘矣。王偁謂曰：「君得毋以會稽章綬故來邪？」對曰：「山中斧柯，幸無恙也。」與修《大典》。書成，授翰林院典籍。

陳亮，字景明。自以故元儒生，明興，累

詔不出，作《陳摶傳》以見志。結草屋滄洲中，與三山耆彦爲九老會，終其身獨不仕。

黄玄，字玄之，將樂人。聞鴻棄官歸，遂攜妻子居閩縣。以歲貢，官泉州儒學訓導。

周玄，字微之，閩縣人。永樂中，以文學徵拜禮部員外郎。嘗挾書千卷，止高棅家，讀十年，辭去，盡棄其書曰：「在吾腹笥矣。」同時趙迪、林敏、陳仲宏、鄭關、林伯璟、張友謙，亦以能詩聞，皆鴻之弟子。

## 王偁傳

王偁，字孟揚，父翰，仕元爲潮州路總管。元亡，浮海入閩，留永福山中，爲道士者十年。太祖聞其賢，詔有司强起之，翰義不仕二姓，自刎死。偁中洪武二十三年鄉試，例當入國子監，乞歸養母。母歿，廬墓六年。太宗即位，以近臣薦，召至京，授國史院檢討。會修《永樂大典》，命充總裁官。久之，坐罪謫交阯。英國公張輔辟居幕下。偁詩文最爲解縉所喜，縉出爲參議，督餉化州，言偁于輔，攜之入廣東，縱游山水。文皇帝聞之，逮縉下獄，并及偁。在獄數年，竟瘐死。其自述誄曰：「日者以干支推定人禍福生死，謂吾年日皆庚迨于丙，歲在閼逢，麗于鶉火，其弗延矣。孟子曰：『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晝夜之理，吾曷念之。述其系用自誄，極以呼天之辭，俾後之爲螻蟻，爲烏鳶，爲陽侯所汩，爲回禄所焚，或返其骸，或招其魂，或藏其衣冠，庶令有考憫其志而哀之焉。嗚呼孟揚！古之人怙才者，恒困于勿施；志大者，顛頓之屢躋。爾乏古人之才而尚其志，焉得不奇于時而諉于戾，而負而君，而負而親。嗚呼，誰其白之？悠悠蒼天！」讀者

爲之隕涕。

## 孫作傳

孫作，字大雅，後以字行，更字曰次知，江陰人。至正末，挈家避兵于吴，盡弃他物，惟載敝書兩篋而已。張士誠聞而廪禄之，以母病謝去，居松江。洪武六年，用禮部尚書牛諒薦，召修《日曆》。書成，當授翰林院編修，作以老病乞外，遂除太平府儒學教授。八年春，選天下學官内任，作與焉，廷對第一，授國子監助教。尋命分教中都。召還，擢國子監司業。十三年，坐罪，廢爲民。十七年起翰林待詔，終長樂縣儒學教諭。作爲文醇正謹嚴，動有據依，弗苟異同，或數年不獲一字。及遇得意，窮日夜筆硯不輟。家人讓之，則曰：「吾生丁亂離，復憂飢寒，既無益于時，又無聞於後，是豈天所以生我意哉！」著《東家子》十二篇。宋濂比之《法言》、《通書》。其座右銘曰：「多言欺之蔽也，多思欲之累也。潛静以養其心，强毅以篤其志。去惡于人所不知之時，誠善于己所獨知之地。毋賤彼以貴我，毋重物以輕身。毋狥俗以移守，毋矯僞以喪真。能忍所不能忍則勝物，能容所不能容則過人。」其自贊畫像曰：「貧至於屢空，而心富如萬鍾千駟；長不踰中人，而志可奪三軍之帥。此何得而然哉！蓋庶幾乎自返而無媿。」門人稱之曰「清尚先生」。作同縣人張宣，初名瑄，字藻仲。洪武初，以考禮徵，尋入史局修《元史》。時同館皆老成耆儒，宣年獨少，帝親書其名，召至殿廷，授翰林編修，呼爲「小秀才」。奉詔歸娶。其妻松江府儒學訓導邵亨貞女也。宣後坐事謫濠，道卒。

## 葉子奇傳

葉子奇，字世傑，龍泉人。用薦授巴陵主簿。嘗作《太玄本旨》，究通衍皇極之説，儒者稱之。洪武十一年春，有司祭城隍神，群吏竊飲豬腦酒。縣學生發其事，子奇適至，以株連就逮。獄中用瓦磨墨，有得輒書。事釋家居，續成之，號《草木子》。其書稽上下之儀，星躔之軌，律曆推步之驗，陰陽五行生尅之運，海嶽浸瀆，戎貊希有之物，神鬼伸屈之理，土石之變，魚龍之怪，旁及釋老之書，而歸于六籍。兼記時事失得，兵荒菑異。曰「草木子」者，以草計時，以木計歲，以自況其生也。里人王毅者，字剛叔，從許謙游，受理一分殊之旨。子奇學于毅，歎曰：「聖賢之學，不貴多聞，以静爲主。」因自號曰「静齋」。

## 王洪傳

王洪，字希範，錢唐人。八歲能文。從胡粹中授《春秋》。洪武三十年，中進士，除行人，遷吏科給事中，改翰林院檢討。會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官，歷修撰、侍講。尋左遷禮部儀制司主事。尚書呂震奉命巡行陝西，部務多決于洪。帝奇其才，詔作《佛曲序》，洪難之，爲同官所擠，不進用。得末疾以卒。洪敏于才，在翰林時，帝方懷柔遠人，屬國以方物貢者不絶。麒麟、白澤、騶虞、芝草、醴泉，凡有歌頌，以命洪，輒立就。與解縉、王偁、王璡、王達號「東南五才子」。偁最自負，獨推重洪，不敢與齒。洪嘗與常熟張洪論詩，自誦所作，比於漢魏。張哂之未答，復曰：「終不作六代語。」答曰：「子詩傍李

白門牆，尚未窺其奥也。」洪始屈服。病亟時帝賜之藥物。及卒，賜以棺，且給舟楫歸其喪。

達，字達善，無錫人。洪武中，以人才舉，除大同府學訓導。入爲國子監助教。文皇帝即位，用姚廣孝薦，擢翰林院編修。帝問建文君過失，對曰：「可與爲善，但輔導非其人爾。」與修高皇帝實録，遷侍讀學士。修《大典》，充總裁官。帝視太學，坐彝倫堂，行養老之禮，達因獻《視學頌》。永樂三年秋，與王景同爲應天考試官。四年春，會試天下士，復爲考試官。五年夏，以疾卒。達性恭慎，不飲酒，薄滋味，晚自號「耐軒」，又曰「天游道者」。居大同，著《筆疇》三十二篇，意主柔伏退遜，頗近老氏之旨。洪雖抗節立朝，志甚卑遜。其後縉、偁、璡三人皆獲罪死，達與洪獨考終焉。

張洪，字宗海。擅經學。洪武中，坐事戍雲南，以薦爲靖江王府教授。永樂初，以行人使日本。還，奉詔諭緬甸那羅塔，六往始聽命。仁宗即位，召入爲翰林修撰。年七十致仕。

## 高棅傳

高棅，字彦恢，長樂人。永樂初，自布衣召入翰林，爲待詔，更名廷禮，别號「漫士」。久之，遷典籍。性善飲，喜談謔，工書畫，尤專於詩。嘗采唐人所作以體類從，依世次定品目，初唐爲正始，盛唐爲正宗，爲大家，爲名家，爲羽翼，中唐爲接武，晚唐爲正變，爲餘響。方外異人等爲傍流。書成，曰《唐詩品彙》，凡九十卷，《拾遺》十卷。又擇其尤合格者，爲《唐詩正聲》十二卷。論者謂其詩音

節可觀，神理未足。然棅之言曰：「余夙躭詩，恒欲窺唐人之籓籬。首踵其域，如墮終南萬疊間，茫然弗知其所往，然後左攀右涉，晨躋夕覽，下上登頓，進退周旋，歷數十年。厥中僻蹊通莊，高門邃室，歷歷可指數。」蓋其學之專如是。終明之世，館閣宗之。

## 王紱傳

王紱，字孟端，無錫人。博學工歌詩，能書，寫山水竹石，妙絶一時。洪武中，坐累戍朔州。永樂初，用薦以善書供事文淵閣。久之，除中書舍人。紱未仕時，與吴人韓奕爲友，隱居九龍山，遂自號「九龍山人」。於書法動以古人自期。畫不苟作，游覽之頃，酒酣握管，遇長廊素壁，淋漓霑灑。有投金帛購片楮者，輒拂袖起，或閉門不納，甚至訶厲，勿顧也。人有諫之者，紱曰：「丈夫宜審所處。輕者如此，重者將何以哉！」在京師，月下聞吹簫聲，喜甚，乘興寫《竹石圖》，明旦訪其人贈之，則估客也。客以紅氍毹爲餽，請再寫一枝爲配。紱笑曰：「我爲簫聲訪汝，以簫材報汝，汝俗子也。」索前畫裂之，還其餽。一日退朝，黔國公沐晟從後呼其字，紱不應。同列語之曰：「此黔公也。」紱曰：「我非不聞之，是必與我索畫爾。」晟走及之，果以畫請，紱頷之而已。踰數年，晟復以書來，紱始爲作畫。既而曰：「我畫直遺黔公不可。黔公客平仲微者，我友也，以此寄之，俟黔公與求，則可耳。」其高介絶俗如此。

崑山夏昶者，亦善畫竹石，亞于紱。畫竹一枝，比之金一鋌。然人多以餽遺得之，識者勿予也。昶，字仲昭，永樂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尋除中書舍人，轉吏部考功主事。

出知瑞州府。入爲太常寺少卿，進太常寺卿。昶與上元張益同中進士，同以文名，同善畫竹。其後昶見益《石渠閣賦》，自謂不如，遂不復作賦。益見昶所畫竹石絶倫，亦遂不復畫竹。益死土木之難。仲微，名顯，錢唐人。嘗知藤縣事，謫戍雲南。其詩頗豪放自喜。雲南詩人稱「平居陳郭」，顯其一也。

## 沈度傳

沈度，字民則；弟粲，字民望，松江華亭人。兄弟皆善書。度以婉麗勝，粲以遒逸勝，各臻其妙。度博涉經史，爲文章尚平澹，絶去浮靡。洪武中，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岷王具禮幣聘之，數進諫。未幾，辭去。都督瞿能延之教子弟，遂與偕入京師。時文皇帝初即位，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入翰林，給廩禄。度與吴縣滕用亨、長樂陳登同與選。於時解縉、胡廣、梁潛、王璡皆工書，度至，最爲帝所賞，名出朝士右。日侍便殿，凡金版玉册，用之廟庭，藏祕府，頒屬國，必命之書。遂由翰林典籍擢檢討，歷修撰，遷侍講學士。粲自翰林待詔遷中書舍人，擢侍讀，進階大理寺少卿。兄弟並賜織金衣，鏤姓名于象簡，泥之以金。贈父母如其官，馳驛傳歸告于墓。

崑山夏昺者，字孟暘，與其弟昶以善書畫聞，同官中書舍人，時號「大小中書」，而度、粲號「大小學士」。度性敦實，謙以下人，嚴取與。有訓導介其友求書，請識姓氏于上，度沉思曰：「得非囊訏奏有司者邪？」遽却之。其友固請，終不肯書姓字。在内廷備顧問，必以正對。粲篤于事兄，己有賜，輒歸

奉其兄。度子藻，官中書舍人。

用亨，初名權，字用衡。精篆隸書，被薦時年七十矣。召見，大書「麟鳳龜龍」四字以進，又獻《禎符詩》三篇，授翰林待詔，與修《永樂大典》。用亨善鑒古，嘗侍帝觀畫卷未竟，衆目爲趙伯駒，用亨曰：「此王詵筆也。」至卷尾，果然。

登，字思孝，初仕羅田縣丞，改蘭谿，再改浮梁。選入，仍給縣丞禄。歷十年，始授中書舍人。登之入也，用亨自詡篆籀，視天下無踰之者，且恃年高，數於人前面折登。登勿與校。至三日，猶不已。從容進曰：「登幸辱在此，願有所質。」乃就用亨言戾於《説文》者十數事，援許氏説證之。用亨乃屈服。登於六書本原，博考詳究，用力甚勤。自周、秦以來，殘碑斷碣，必窮搜摩搨，審度而辨定之。得其傳者，太常卿南城程南雲也。

## 劉溥傳

劉溥，字原博，長洲人。祖彦敬，以醫事文皇帝。溥八歲能賦詩，長隨祖父游學兩京。宣德初，授惠民局副使。其詩初效西崑體，久益奇縱。里人劉珏，字廷美，仕爲山西按察司僉事，工唐律，人目爲「劉八句」，尤善鑒古書畫，藏有《終南山進士圖》。際歲除，溥題長句其上，珏懸之於堂。明日，賓客賀正者争裂門，籍紙寫之而去。珏笑曰：「此耗紙鬼也。」於時，海寧蘇平字秉衡，平弟正字秉貞，崑山沈愚字通理，蜀人晏鐸字振之，慈谿王淮字柏源，❶儀真蔣忠字主忠，同里鄒亮字克明，中都湯胤勣字公讓，淮安王貞

❶ 「源」，原脱，據《明史》卷二百八十六補。

慶字善甫，皆以能詩聞。胤勣最豪伉，不可一世。亮每以氣凌之，淮與之辨論，或移日不相下。及見溥，輒俛首服。溥精天文、律曆之學。正統十二年，京師產牛五足，一足生於領，蹏反向上。溥占之曰：「小人在上，戎狄横。」越二年，帝自將北征，溥從群臣拜伏道左，見日旁氣中黑外赤，溥愈憂之，乃賦《送駕詩》見志。俄有土木之變，於是言者交薦，不報。久之，調太醫院吏目。

胤勣，東甌襄武王和之曾孫。貞慶，駙馬都尉、永春侯寧之子。鐸、亮皆官監察御史。餘俱不仕，時號「十才子」。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三

#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四

傳三

## 王冕傳

王冕，字元章，諸暨田家子也。父命牧牛。冕放牛隴上，潛入塾，聽村童誦書。暮，亡其牛，父怒，撻之。他日依僧寺，夜坐佛膝，映長明燈讀書。安陽韓性異而致之，遂從性學，通《春秋》。嘗一試進士舉，不第，焚所爲文，讀古兵法。恒著高簷帽，衣緑蓑衣，躡長齒屐，擊木劍，或騎牛行市中。人或疾其狂。同里王艮特愛重之，爲拜其母。艮爲江浙檢校，冕往謁，履敝不完，足指踐地。艮遣之草履一兩，諷使就吏禄。冕笑不言，置其履而去。歸，迎其母至會稽，駕以白牛車，冕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皆訕笑，冕不顧也。所居倚土壁，庋釜執爨，養母教授弟子以爲常。高郵申屠駉任紹興理官，過錢塘，問交於王艮。艮曰：「里有王元章者，其志行不求于俗，君欲與語，非就見不可。」駉至，即遣吏自通，冕曰：「吾不識申屠君，謝不見。」駉乃造其廬，執禮甚恭。冕始見之。居歲餘，投書謝駉，東游吴。浮江上潛嶽，遂北至燕。泰不華薦以館職，冕曰：「公愚人哉！不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禄爲？」翰林學士危素，冕不識也，居鐘樓街。冕知之，一日素騎過冕，冕揖之，坐，不問名姓，忽曰：「公非住鐘樓街者邪？」曰：「然。」冕更不與語。素出，或問客爲誰，笑曰：「此必危太樸也。吾嘗誦其文，有詭氣。今覩其人，

舉止亦然。」冕善詩，通篆籀。始用花乳石刻私印。尤長畫梅，以臙脂作没骨體。燕京貴人争求畫。乃以一幅張壁間，題詩其上，語含諷刺。人欲執之，冕覺，乃亟歸。謂友曰：「黄河北流，天下且大亂矣！」攜妻孥隱會稽之九里山，號「煮石山農」，命其居曰「竹齋」，題其舟曰「浮萍軒」，自放鑑湖之曲。太祖既取婺州，遣胡大海攻紹興，屯兵九里山，居人奔竄。冕不爲動，兵執之，與俱見大海。大海延問策，冕曰：「越人秉義，不可以犯。若爲義，誰敢不服？若爲非義，誰則非敵？」太祖聞其名，授以諮議參軍，而冕死矣。

朱彝尊曰：當元之季多逸民，冕其一也。自宋文憲傳出，世皆以參軍目之。冕亦何嘗一日參軍事哉！讀徐顯《稗史集傳》，冕蓋不降其志以死者也，因别爲傳，上之史館，冀編纂者擇焉。

## 楊維楨傳

楊維楨，字廉夫，會稽人，家鐵厓山下。父宏，築層樓，俾讀書其上，里人謂曰「書樓楊」。泰定四年，以《春秋》登進士第，除天台縣尹。元進士授縣尹，蓋自維楨始。改錢清場鹽司令。久不調，偕道士張雨縱游西湖。至正初，修遼、金、宋三史。史成，正統迄無定論，維楨著《三史統論》，謂元之大一統在平宋，不在平遼與金，統宜接宋，不當接遼。歐陽玄見之曰：「百年公論，定於此矣。」遷江西儒學提舉，道梗不行，避地富春山，徙錢塘。張士誠聞其名，招之，不往，報以書曰：

「閣下乘亂起兵奬王室，淮吴之人，萬口一辭，以閣下所爲，有不可及者四：兵不嗜

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於自奉，三也；厚給吏禄，姦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足與有爲也。雖然，爲閣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爲閣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爲閣下宗族姻黨者，無制禄之法，有姦位之權矣。假佞以爲忠，託詐以爲直，飾貪虐以爲廉。最可畏者，動民力以摇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復貳。六者有一，足以喪邦。閣下不可不省也。夫當可爲之時，有可乘之勢，迄無成效，其故何與？爲閣下計者少，而自謀者多也。維楨老且病，爵禄不以干。閣下幸采其言，小可以爲錢鏐，大可以爲晉重耳、齊小白。否則身犯六畏，不有内變，必有外禍，始憶維楨言，嗚呼晚矣！」

士誠得書，不能用，亦不罪也。

繼忤丞相達識帖木爾，乃徙松江。周游山水，獲斷劍，錬爲笛。冠鐵葉冠，衣兔褐，吹之作《迴波引》，遂號「鐵笛老人」，或自呼「老鐵」，亦曰「抱遺老人」，又曰「東維子」。其爲詩，奡兀自喜，不蹈襲前人。性不嗜飲，頗溺于音樂，行輒以歌伎隨。好汲引人物，嘗曰：「吾門能詩者，南北逾百人。求若山陰張憲，吴下袁華輩，不能十人。」又曰：「吾求詩于東南，永嘉李孝光，錢唐張雨，天台丁復，項炯，毘陵吴恭，倪瓚，可謂有本者矣。近復得永嘉張天英、鄭東，姑蘇陳謙、郭翼，而吴興得郯韶也。」

洪武二年，編纂禮樂書，别徵儒士修《元史》，帝遣翰林院侍讀學士詹同奉幣詣其門，召之，辭不赴。明年，有詔敦促，賜安車詣闕廷。留四月，禮書條目畢，史統亦定，遂以白衣乞骸骨。帝許之，仍給安車還。抵家

而卒。

維楨徙松江，與錢唐錢惟善、里人陸居仁相倡和。惟善，字思復。至正元年，省試《羅刹江賦》，時鎖院三千人，獨惟善据枚乘《七發》辨錢唐江爲曲江，由是得名，號「曲江居士」，官副提舉。張士誠據吴，遂不仕。居仁，字宅之。中泰定三年鄉試，隱居教授，自號「雲松野褐」。兩人既殁，知府事林公慶舁其棺，與維楨同葬干山之東麓，人目爲三高士墓。

## 徐一夔傳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以文見知危素，授以建寧教授牒。吴元年六月，詔儒臣纂禮書，勅中書省舉素志高潔、博古通今士，非深知經術者勿遣。於是一夔首被徵，開局于天界寺。草創既就而還。會《元史》成，而元統後無事蹟可徵，將有事續修。王禕以一夔薦，一夔報以書曰：

「執事自漳州被召，纂修《元史》，與金華宋公同領總裁之命。置局以來，未滿一歲。自元太祖至寧宗，一十三朝，悉本據實録修成上進。局中秉筆之士，或授官，或還山去。獨順帝三十六年事無實録可據，分遣使搜訪，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政體者，俱收並録，以備采擇。足成一代之書。邇者縣吏踵門傳致浙省官僚之命，云朝廷以史事見徵，且云執事以僕爲善叙事，薦之當路。夫爲總裁，薦人此固其職，然何爲而及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近世論史者，謂莫切于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璹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

奏史官撰日曆。日曆之設，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遺法，而起居注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録，兵機邊事，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❶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必隨日以録。又慮其出于吏牘，未免訛謬，或一日之差，則後難考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子所以慮日曆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録事，有隳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曆慎重如此。日曆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于此，他年實録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于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爲精確也。元朝制度文爲，務從簡便，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録而已。尚幸天曆間詔修《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爲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其書止于天曆，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前局之史，既有實録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一時纂修之士，其成此十三朝史，不難矣。若夫順帝三十六年中事，既無實録，又無參稽之書，惟憑采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覈，其言未必馴，其首尾未必貫。雖職事高材卓識，提綱挈領，有條而不紊，向之諸公，或受官，或還山，既各散去，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乏于

❶「故」，《明史·文苑傳》作「啓」。

後，誠恐不能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見辭，逼上道。舟至嘉興驛，賤疾大作，行步不前。謹奉狀左右，乞賜矜察，别求有史材者成此盛典。幸甚！」

一夔復至京師。洪武三年九月，《大明集禮》成。五年，試職杭州府儒學教授。六年，復就職，命編纂日曆。成，得實授官，并賜文綺繒各三裝，錢六緡。十六年，帝以靈谷寺初建，勅一夔自杭州撰碑文以進，稱旨，賜蟒衣、采幣。一夔工于文，深而不刻，質而不俚。其言曰：「理足而言暢，斯天下至文也。臨文而後索理，理惡乎粹？惟夫求諸經而有得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立言之旨，融而攝之方寸之間，而吐之觚翰，則其爲言自不患其不醇矣。彼以才驅氣駕爲高者，坐于造理不深故爾。」君子以爲篤論。禮局共編纂者，新喻梁寅孟敬，永豐劉于允恭，贛州劉承直宗弼，廬陵周子諒子諒，清江劉永之仲修，淳安魯淵道源，錢塘劉儼敬思，會稽錢宰子予，胡行簡、董彝、蔡深、滕公琰。當元之季，一夔自天台徙嘉興，於時嘉興人鮑恂居郡城之西溪，貝瓊居千金圩，郁遵居商陳村，朱克恭居澄林，王鏞及弟鈞居梅溪，濮仲温父子居濮市，豐于資，集一時名士爲「聚桂文會」，以文卷赴者五百餘人，請楊維楨評其優劣。四方避地者，桐廬姚桐壽居海鹽之峨溪，崑山顧德輝居合溪，温州陳秀民居竹鄰巷，閩卓成大居甓川，江陰孫作居南湖，而東平牛諒、河南高遜志、江都丘民、錢塘陳世昌、會稽唐肅、江漢，皆來僑居。一夔卜宅于春波門外白苧里。四明周棐以陸宣公書院山長留梨林，鹽城秦約教授崇德，日以文酒相酬和，桐壽稱曰「樂郊」云。

## 劉永之傳

劉永之，字仲修，清江人。家饒于貲。既冠，未知學。過婦翁家，新淦練高者，早有才譽，永之友壻也，翁異視高而庸衆人遇永之。永之歸，發憤就學，寒暑晝夜不懈。數年，學大進，尤長《春秋》。與梁寅往復辯論經義，寅投以書，永之報曰：

日以《春秋本旨序》呈之左右。及奉還示，詞累數百言，若有取於愚瞽之作而教其所弗逮。然蒙固之見有未盡白，而明諭有不可不復者，敢略布之。

執事之言曰：「諸如或日或不日，稱爵、稱人，名之、字之，王之稱天與否，諸侯之列序與否，大夫之登名與否，皆因史之舊，非聖人之意之所存。」執事所論，度越老生宿師，万万無疑。其曰：「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其彰亂逆之迹也。」夫《春秋》之爲《春秋》，明王法，彰亂逆，誠聖人之旨。然謂因魯史之文而筆之、傳之、修之、完之，使觀者有所勸沮，王法由之而明，亂逆由之而彰，則可也；若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夫聖人者，豈盡異於人哉？其德則聖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人之子也。時無明王，誰知宗予，待之者曰季、孟之間，則猶夫人之臣也。猶夫人之臣子，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明王法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

今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之人，其不爲僇民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謹諾，過宋而微服，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稱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豈以其聖而傲當世哉？蓋方是時，各國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焉。趙穿之弑逆也，書曰「趙盾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太史死者三人，卒書曰「崔杼弑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況於魯有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爲訓，莫過於魯史；具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録而傳焉，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將在是，罪我者將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耳，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

其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説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蓋史策之實録，而其紀載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録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録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盟而同

日，是會之與盟，離而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爲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録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録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實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卑師少，例書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帥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寔之紀也，非惡之而詳其辭也。

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得宜者，爲難知也。」夫所謂「易見」則然矣。其曰「隱微難知」，果何謂哉？聖人將昭大辨于万世，顧乃有隱微難知之義，是未免蹈前儒之失也。僕之愚，不敢以爲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議辨而

嚴矣，其失則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可自爲一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自爲一書焉可也。

夫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略，則辭有同異，此甚易曉也。若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而觀經，此誠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休曰：「所見之世，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思王父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思高曾又少殺，故弗之諱焉。」甚乎其陋矣！陳傅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昭、襄、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略，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于公羊、何氏者幾希。大較說者之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爲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受，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傅合之益鑿也。以爲見諸行事，以爲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煅鍊之益深也。以爲美則强求諸辭，曰：此予也，此褒也，聖人之微辭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爲一說以護之；一論少窒焉，又爲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若後世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

史，其義則彰善而癉惡，冀述而傳于後，則以删《詩》、定《書》、贊《易》同其狂僭。而爲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褒譏予奪之説。❶其區别凡例則主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説時覈其繆妄。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

寅得書，無以難也。

永之與南昌劉崧萬石、大梁辛敬、襄城楊士弘、江寧周湞、泰和王佑及高爲詩友，文譽遠出高右。兼工書法，篆楷行草，皆有師承。輕于財貨，施連郡縣。已獨泊然布素，日静處一室，以翰墨自適。客至，不具盛饌，酒數行，論文賦詩，焚香鼓琴而已。嘗一至京師，宋濂亟稱其文，欲留之，以耳聾辭歸。後以子奉獲罪，籍其家。奉死，永之當徙萊州，行至桃源病卒。

## 趙撝謙傳

趙撝謙，名古則，更名謙，餘姚人。宋秦悼惠王之裔。幼孤貧，寄食山寺，與學佛者同學，長游四方。樂取友，人有一善一能輒往訪，隆寒溽暑，恒徒步百餘里。與朱右、謝肅、徐一夔輩定文字交。天台鄭四表善《易》，則從之受《易》。定海樂良、鄞鄭真明《春秋》，山陰趙俶長於説《詩》，迮雨善樂府，廣陵張昱工歌詩，無爲吴志淳、華亭朱芾工草書篆隷，撝謙悉與爲友。博究六經百氏之學，尤精六書。其言曰：「水火之生，人不可一日無之，而不汲汲者，以其隨取隨足，故衆

❶「無」，原誤作「夫」，據《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九改。

人味焉，惟聖人于《易》坎、離始終明之。字書之爲用，亦若水火，人顧不察爾。」又曰：「士人爲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讀書，讀書必本識字。六書明然後六經如指諸掌矣。」隱居隝山萬書閣，築考古臺，取諸家論著，證其得失，作《六書本義》，繼成《聲音文字通》，約之以《造化經綸圖》。又作《學範》。共著書三百餘卷，時目爲「考古先生」。

洪武十二年，命詞臣修《正韻》，撝謙年二十有八，應聘入京師。衆以年少易之，撝謙亦自信其説，不爲貴顯者所奪，以是不見録。授中都國子監典簿。宋濂獨遣其子璲從游，歎以爲不及。久之，以吏部侍郎侯庸薦，召爲瓊山縣學教諭。二十八年，卒于番禺。將終，以書別瓊山弟子曰：「太虛之中，不能不聚而爲人物，人物又不能不散而還太虛。其聚其散，皆理數相推，不能自已，豈有所爲而爲者？予身在太虛中，如冰在水，而今將爲水矣。冰與水，時爲之，何所留？亦何足戀？聽其自然可矣。」撝謙卒時，年四十有五。其後，門人柴欽以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進言其師所撰《聲音文字通》當采録。遂奉命馳傳，即其家取之。

## 答禄與權傳

答禄與權，其先乃蠻部主也。與權博學强記，善諧謔，中元進士，官祕書郎，歷河北道廉訪司僉事，居河南之永寧。洪武六年春，授秦王府紀善，改監察御史，帝賜以羊酒，并賜其妻羅衣、紵衣各一襲。盱眙縣民進瑞麥一莖二穗，凡十六本，與權上言：「此君臣異體同心之象，又産于盱眙，帝鄉里也，宜薦宗廟。」帝是之。秋，與權上言：「伏羲、

神農、黄帝，號稱三皇，盛德大業被萬世，功莫大焉。其在祀典，法施于民則祀之。今天下社稷、宗廟、山川、百神，皆得享其祭，顧躬祀三皇之禮闕焉。宜于春秋躬行祀事。」上納其言，下廷臣議。於是禮部尚書牛諒議曰：「三皇開天玄極，有大功德于民，京都有廟，宜令太常掌之。伏羲以勾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黄帝以風后、力牧配。春秋享祀三皇以太牢，配以少牢。」帝乃命建歷代帝王廟于皇城之西，爲室五，中一室，以居三皇焉。

七年夏，出爲廣西按察司僉事。未行，仍復任監察御史。秋，與權復上言：「古之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曰『禘』。禘也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故周祭太王爲始祖，推本后稷以爲所自出之帝。今陛下受命七年矣，禘祭未舉。宜命群臣參考，酌古今而行之。」帝復下廷臣議，僉曰：「虞夏殷周，其始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可行。自漢唐以來，莫能名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謂禘，不過祫已祧之主，序昭穆祭之，乃古之『大祫』，非『禘』也。宋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審禘祖之所自出。』是則莫知祖所自出，禘不可行矣。今國家既追尊四廟，而始祖所自出未有所考，則禘難舉行。」遂止。未幾，擢翰林院修撰，尋降典籍。九年，遷應奉。十一年春，以年老致仕。自稱「洛上翁」。

## 文淵閣大學士錢公傳

錢龍錫，字稚文，别字機山，松江華亭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遷春坊諭德，歷詹事府少詹事，掌南院禮部侍郎。魏忠賢亂政，削奪去官。莊烈

愍皇帝即位，以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召。既至，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帝命定附逆諸臣案，謂曰：「忠賢一豎何能爲，皆外廷力爲諂附至此。」指黄羅囊示之曰：「此皆媚奄人實跡也。」龍錫遂取囊中章疏，分罪重輕，凡六等。又慮獲罪者不明所罪之實，或滋籥辯，因請于諸臣姓名下各注所犯，服其心。逆案乃定。

袁崇焕之經略遼東也，入見帝，大言期以五年奏功。龍錫疑焉。退而詣之，曰：「子方略宜何如？」崇焕曰：「不外東江、關寧兩路進兵爾。東江者，島帥毛文龍也。」曰：「舍關寧實地而問海道，何也？」崇焕對曰：「譬如弈然，局有四子，東江其一也。可則用之，不可則有以處之。」二年五月，崇焕行邊至雙島，誘文龍至，以餉金十萬犒其師，自與文龍登舟相視山海形勢，即舟中斬之。上疏數其十二罪當死，且云：「入其軍，斬其帥，古人之事。臣饒爲之。臣出京時，曾語閣臣龍錫矣。」當是時，文龍擁兵自擅，有跋扈聲，崇焕一旦除之，帝不之罪，龍錫亦不置辯也。其冬，大安口失事，京師被圍，或言崇焕之殺文龍，陰爲主款地者。會崇焕援師至，求入見，帝愈疑之。尋有旨，縋城以入，下獄訊叛狀。於是御史高捷劾龍錫與崇焕同謀。龍錫疏請避位，遂致仕去。

明年八月，崇焕既誅，御史史䔲論龍錫罪，逮入詔獄，論斬。有司設廠于西市，將用夏言故事。既而緩決。四年正月，左中允黄道周起自田間，爲白其冤，疏曰：「陛下御極以來，輔臣負重譴者九人矣。古者宰相有犯，坐請室不過數日，自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不爲引痛。比者逮繫舊輔臣龍錫，鋃鐺桎梏，對簿法庭，搶首獄吏，此書傳以來

所未之見也。凡疆埸事最難言矣。一彼一此，勝負何常。閣臣坐綸扉，遥度邊計，不知能否成敗。一旦坐誅，後之閣臣必跼蹐顧盼，不敢以邊事自任，且令邊帥得以罪諉閣臣，後之邊帥有事必摭閣臣單詞隻語爲口實。今巷議謬悠，謂殺龍錫爲文龍報仇。物情如此，則邊將必驕；邊將志驕，則閣臣權絀，爲政府異日開陷阱，不可也。當堯盛時，岳牧舉鯀，貽禍滔天，然放殛之餘，未聞岳牧係縲，煩臯陶之聽也。陛下即欲威柄獨運，亦何忍公孤就戮，令四方傳者謂天朝獄吏甚貴，士紳甚賤乎？」奏入，帝切責之，謫其官。至五月天旱，給事中劉斯崍又以請，始釋龍錫于獄，戍定海衛。

戍九年，得旨歸里。崇禎十七年九月，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祁彪佳上言于福王曰：「伏見舊輔臣錢龍錫削奪爲民，正值崔、魏亂政之時。迨先帝嗣服，起自廢籍，進參機務，著公忠之譽。繼因袁崇焕斬帥一事爲史堃等所誣，衆論無不冤之。夫以輔弼大臣，於督撫陛辭之日，體訪諮詢，亦其職爾。若閫外生殺，轉移呼吸，先期豈能遥制？如以一時問答之單辭指爲罪案，將來帷幄之臣誰敢爲國家諮訪一官、肩任一事者？此先帝解網于始，減罪于終也。至其屏居戍所，絶無怨尤，居鄉之日，門庭肅清，尤大臣所不多見者。宜勅有司，具禮存問，以優先帝簪履之遺者也。」旋以病卒于家。所著有《兢餘存稿》。

論曰：當崇禎初，户部再疏，請裁島餉，龍錫獨言毛文龍以本折百万之餉，遞減至三十五万，不可更裁，請如數與之。則龍錫未嘗排抑文龍可見也。惟是逆案一定，黨人之怨刺骨，禍機一發，幾殺其身，可畏哉！觀

乎黄道周、祁彪佳之所陳，亦可信其無罪矣。

## 崔子忠陳洪綬合傳

崔子忠，字開予，一名丹，字道母，別字青蚓。先世萊陽人，居京師。補順天府學生員。通五經，能詩，尤善畫。華亭董尚書其昌異之，謂非近代所有。子忠益自重。有以金帛請者，概不應也。友人有官吏部者，屬選人以千金爲子忠壽，子忠投之地曰：「若念我貧，不以廪粟與我，乃以選人金污我邪！」卒不受。史公可法家居，過子忠舍，見子忠方絶食，乃留所騎馬，徒步歸。子忠牽馬于市賣之，遂呼其友飲，曰：「此酒自史道鄰來，非盗泉也。」一日而賣馬之金盡，絶食如初。李自成陷京師，子忠出奔，鬱鬱不自得。會人有觸其意者，走入土室中，匿不出，遂餓而死。

陳洪綬，字章侯，浙江諸暨人。年四歲就塾婦翁家。翁方治室，以粉堊壁。既出，誡童子曰：「毋污我壁。」洪綬入視良久，紿童子曰：「若不往晨食乎？」童子去，累案登其上，畫漢前將軍關侯像，長十尺餘，拱而立。童子至，惶懼號哭，聞于翁。翁見侯像，驚下拜，遂以室奉侯。既長，師事劉公宗周，講性命之學。已而縱酒狎妓自放，頭面或經月不沐。客有求畫者，雖罄折至恭勿與。至酒間召妓，輒自索筆墨，小夫稚子，無勿應也。嘗留杭州，其友召之飲，期于西湖上。洪綬往遇他舟，徑登其席坐上坐飲。主人徐察之，知爲洪綬也，亟稱其畫。洪綬大駭曰：「子與我不相識也！」拂袖去。崇禎壬午，入貲爲國子監生。明年還里。既遭亂，混迹浮屠，自稱「老遲」，亦稱「悔遲」，亦稱

「老蓮」。縱酒狎妓如故。醉後語及身世離亂，輒慟哭不已。後數年，以疾卒。

朱彝尊曰：予少時得洪綬畫，輒驚喜。及觀子忠所作，其人物怪偉略同，二子癖亦相似也。崇禎之季，京師號「南陳北崔」。若二子者，非孔子所稱狂簡者與？惜乎僅以其畫傳也。予友孫如銓常師事子忠，道子忠二女皆善畫，而洪綬妾胡净鬘亦能畫花草云。

## 李无垢傳

李无垢，錢塘人。福王稱制南京，入太醫院爲醫士。順治十三年春，以二童子自隨，負藥囊至梅會里，榜其門曰「太醫院李无垢」。總理内外大小十三科方脈。里中醫嫉其大言，謗者蜂起，乃移寓萍橋僧舍。予間訪之，方注《本草經》，多發新義。與予論吉貝子不宜久服，娓娓數百言，予心韙其説。是夏，予妻馮孺人病熱，七日不汗。後七日，又不汗。踰二旬矣，勢轉劇，諸醫皆云傷寒，不可治，請辦喪具。予乃要君，徒步登閣診視。无垢笑曰：「君夫人所居閣，四面俱木圍之，木生火，觸暑脈伏爾，臟腑無他恙也。亟以甘瓜井水投之，可不藥愈。」從其言，越宿而餔糜，再宿主中饋如故。既而予游嶺表。比歸，詢之，則无垢客死吾里，匱爲二童子載去，所注書無存。

朱彝尊曰：予少日，先舍人廣交游，復社諸君子，舟車相接于道。是時海内多故，江湖豪傑思以功名自見，挾方術遁跡人間，一時詼奇怪迂之士，往往識之。迨長游學，益多識四方奇士。所未覯者，良醫爾。今耄矣，回思往事，李君庶其人與？惜乎未盡其

術以死，而所著書人莫之傳也。且夫醫難矣，醫婦人尤匪易。目不辨病者之色，耳不審病者之音，止憑方寸之脈，分陰陽，決生死，雖和緩且不能，而庸醫乃敢自信。吁，可怪也！述君一事，雖未足概平生，然於切脈精矣。爲之傳，毋使姓名泯没焉。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四

#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五

## 記一

### 文水縣卜子祠堂記

孔氏之徒，身通六藝者七十子。子貢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曾子以魯得之。至論文學，必曰子游、子夏。孔子既没，曾子之學，群弟子或未之篤信，獨以有若爲似聖人，而子夏居西河，西河之人亦疑之于孔子。若二子者，將不得爲具體者與？徐防之言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蓋自六經删述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夫子又稱其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魏文侯言《樂》。鄭康成謂《論語》爲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贊一辭。夫子則曰《春秋》屬商。其後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與天道亦傳也，是則子夏之功大矣。而戴氏《禮》載曾子之言，以疑于夫子罪子夏。夫曰「有子之言似夫子」，曾子聞之子游，未之怪也。其不從群弟子彊者，特以事之不可耳。後世拘儒疑其説，于廟庭之祀，黜有若而進子張。又或謂西河不當專祀子夏，由其過信曾子之言而未之繹也，抑何其剌謬與？

文水固當日西河之境也。隱泉山之麓舊有子夏祠，歲在丙午秋八月，予獲拜祠下，縱觀昔人碑記，往往僅志土木廢興及歷代封秩而已。至其發明章句、傳孔氏之學，爲西

河文教所自始，顧不及焉，私心竊以爲憾。夫山水亭臺之勝，卉木之華，其有歷久不廢者，游人過之，尚或覽物而賦詩，或題名鑱石其處。況夫瞻先賢之祠宇，卒無一言暢其旨，其何以祛世儒之惑？則後死者之過也。爰綴舊聞爲記，亦以見戴《記》所載，殆非曾子之言，而六經之傳，子夏之功尤多。報祀之義，蓋非獨西河之人宜然矣。

## 大同府威遠衛重修學記

庠序學校之設，非王政之本與？三代盛時，其地自黨遂達國都，莫不有學，其人自天子之元子以及士庶人子，莫不入于學。其典禮政令，則自釋奠、釋菜、習鄉、習射、執醬、執酳，以至獻馘、獻囚，莫不備舉于學。又擇君子之儒，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者以爲之師。士之入乎學者，俎豆筐篚、象勺干籥有其器，鞉鼓控揭、笙鏞琴瑟有其音，屈伸俯仰、盤辟綴兆有其度，藏修息游有其所。而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賓興之。上無私師，下無私學，此三代之學所以盛美而大備也。後世學日以弛，典禮政令，聽州郡吏專制之于上，不必盡舉于學，其僅存不廢者，春秋上丁廟祀孔子，釋奠、釋菜而已。爲之師者，未必盡擇君子之儒，徒塊然自處學宫，使之不由其誠，教之不盡其才，士亦隱其學而疾其師，視學校爲不急之務。由是學宫坐以傾圮，至有終歲不游于學者。嗚呼！學校王政之本，至視爲不急之務而聽其傾圮，此君子之儒、爲人師者所甚憂也。

威遠衛當大同關塞之衝。士之習于文事者蓋寡。自邊隅晏安，士始以絃誦相勵，

而教諭王君復能以仁義忠信之説善諭之。衛故有學,歲久將圮。王君率諸生某等新之,諸生咸樂趨事。堂廡寢筵,欂櫨榱桷,戟門壁池,莫不具飾,不侈不陋。工既竣,向予請記。嗚呼! 三代之學,其得存于今者僅矣。自夫師之不嚴而道不尊,士于是失端本之學,不知順行以事師長,則無良師爲之也。若王君者,樂善不倦,可謂知本之君子矣。昔魯侯既作泮宫,詩人頌之,有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至學校之廢,鄭人刺之,則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諸生能廣王君之心,日相與藏修息游於是,講其德行,習其文藝,孰謂三代之學不可幾于今日也哉!

## 衢州府西安縣重建學記

古者立學,自辟雍頖宫,下至術序、黨庠、家塾,所稱先聖、先師,初無一定之位。故釋奠有合而無尸。自漢廟祀孔子闕里,迨唐武德後建廟于國子監,又定稱周公曰先聖,孔子曰先師。開元以降,郡邑通有孔子廟祀,然廟與學亦未均合爲一也。其後學必立廟,由太學及府州縣率有定制。太學之堂,或曰彝倫,或曰明德,餘皆以明倫爲扁。旁立社學射圃,暨啓聖之祠,後峙尊經之閣。廟則三門六戟,殿設栗主,更「先聖」曰「至聖」。而仍先師之名,專祀孔子,配以四子、十哲,而祀七十子先儒于兩廡。薄海内外,莫有異焉者。蓋天下不可一日無教,學不可一日廢于天下。舍末師而專主孔子,庶幾道德出于一。古今之立學雖殊,而所以教則同也。

西安縣學,舊在禮賢門外嘉慶鄉製錦坊。元末燬于兵。明洪武初,一徙于城北廢

斗室法院爲之；正德間，再徙于宋貢院遺址；嘉靖中，復徙于大中祥符寺。繼是規制差備。自耿精忠逆命，王師致討，屯兵百萬于府郭，久而縣學牆屋薪木皆毁，惟文廟僅存，梁棟亦圮。縣既困于兵，其土田旋爲洪水所決，逋賦累萬。長吏迫于催科，視學舍爲不急之務，歲久不治。會進士潁州鹿侯祐來知縣事，下車謁孔子廟，顧瞻太息而曰：「學校如此，其何以造士，且教何以興，而政何以舉！是守土者之責也。」侯乃預爲規畫，俾山農之産竹木，陶旊之治瓦甓，段冶之攻釘鉸者，咸得輸井税，儲之以待興築。而以月俸補其額。政尚簡易，不事鞭朴。逾年而逋賦悉完，於是鳩工庀材，侯首捐錢若干緡，縣之大夫士學官暨其弟子，咸率私錢爲助。首葺廟宇，次營兩廡，各九楹，次建明倫堂，次設先賢先儒木主，然後繚垣牆，塗丹粉，濬泮池之水，種樹廟庭及堂之前後凡百本。經始于辛未之秋，今年春二月，堂成。侯興器用幣，釋奠于廟，牲酒豆籩，秩秩有儀。觀者交悦，具頌侯之功，伐石以進。侯曰：「未也。堂雖成，祠與閣未備，且曩時賜書未有存者。經以載道，而學舍無之，其可哉？」乃購群經疏義凡百餘家，將納之廟，鼓篋以示學者。噫，侯之用心勤矣！夫三衢固仕國也。昔之言經術者，若鄭灼之三《禮》，劉牧、徐庸、柴翼之《易》，徐晉卿、王宏之《春秋》，是皆西安産也。西安之俗，其君子敏於事，士之志于學者不少，特爲兵與歲所苦，居無黌舍，市無書肆，其何所資以講習爲？得侯所購之書貯于學，有不相覿而善，相説以解，辨其同異而博喻之者乎？吾知教之所由興，必自西安始。予視侯忝一日之長。與侯别三年，入其境，賈安于廛，農歌于

野，游乎學校，則昔之廢者具舉，蓋中心怡懌，有不能自已于言者。而縣學教諭、海鹽錢君瑞徵樂襄其役，與予同鄉里，述侯立學之功，集事之敏，皆過人計慮之表，爰摭其本末而書之于石。

## 重修嚴州府桐廬縣儒學記

師儒之官，道德之歸，政治之本也。漢郡置文學掾，唐校立經師，庠立《孝經》師。宋元書院，各設有山長，所以教士者專矣。皇朝因明之制，縣立儒學教諭、訓導各一人，掌士子之版。銓法，凡貢于禮部、屢試不第，及學生食餼廩者，既老而後用之。雖不失古選擇耆儒之意，然往往精鋭已挫，頹惰衰慵，講舍之不修，生徒之日散。師嚴道尊之謂何？聖天子立賢無方，妙年英俊之士亦得銓授。由是桐鄉汪君教諭桐廬。既至，謁先師，覩祠宇圮敗，陳丹暗粉，久已不治。於焉出私錢，命工匠，楣棖楔柣，柄桷宊霤，有瓴有簃，或棧或堊。鳩工于某年月日，告竣于某年月日。計費白金十鎰爾，而堂齋門廡，百廢具舉。春秋上丁釋奠廟下，莘莘俎豆，小大駿奔。暇課諸生于碧梧書屋，而又汲有井，渡有船，蹊有桃李。縣之士子樂群親師，慶行禮之有其地焉。君乃貽書與予，請爲文紀之石。

予嘗往來四方，見府州縣衛學傾者十之六七。上官諉之有司，有司以催科聽訟之繁，每視爲不急之務。至于肄教者，禄既薄而權輕，朝日之盤恒苦不飽，安有餘力葺治牆屋，其能免于風雨鳥鼠之侵蝕乎？君能不私其財，不費乎帑，不病夫民力，以興廢自任，可謂能也已矣！桐廬之學舊在西塢，一

徙于戴家橋北，再徙于縣治東北之小山。宣和中，燬于寇。紹興以降，知縣事趙公侃、趙汝憚、趙汝驤、胡太古先後修建。元末復燬于兵。洪武再建，則知縣事毛道主之。正統初重葺，則知縣事汪榮主之。成化以後，安慶李琛、東莞盧勗、黄岡曹珪、雲南楊漢、四會何經、南海吴宗湯、清江李紹賢來知縣事，咸克修廟學。此有司之職也。以校官獨任之，則自君始。

## 揚州府儀真縣重修儒學記

古之造士立學，士之志于道者，必于鄉校事其師。《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當其盛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及其廢，則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而又繼之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是故博習者必親其師，論學者必取友。學者有失，教者知之，長其善而救其失，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安于所居之地。夫然後師嚴道尊，民知敬學也已。學之制匪一。虞庠上下，夏序東西，殷膠左右，周保傅所紀，爲學有五。漢立三雍，晉興兩學。至于唐，分學爲七：三品以上子孫，國子學教之。五品以上子孫，太學教之。曰廣文，以領國子生之業進士者。曰四門，以授七品之子及庶人之俊異子弟。律學，以講律令格式；書學，以考篆籀分隸，真草章行；算學，以明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斯成德達材，各有其選，教之亦多術矣。自宋而後，雖于州郡縣學之外兼設山長，然書、數之學輟勿講，科目之繁既省，士子分治五經，專習四子，家各有師，不必問業于鄉校。而儀真縣治當江介之衝，舊爲江淮發運之所。邦人多居鹽筴之利，其子弟注籍于學，束修

之禮通名于校官，歲一再至而已。戟門之皷傾，泮水之洪濁，文廟之瀸漏，講堂横舍之榛蕪，守土司教者，第有坐愁行歎已焉。通政司使、巡視兩淮鹽課監察御史曹公，恤商以仁，待士以禮。每因秤掣至縣，布寬大之條，舳艫銜接，枻鼓榜歌。於是公年五十矣，商綱亭户，咸思進酒于公，醵白金二十鎰稱壽。公却之再三。適公乘幰過市，遮馬拒輪以請，公乃召汪訓導穀詒語之曰：「縣學之不修久矣。吾無私財可以訓工也，曷若以衆所率之錢，新多士肄業之地，庶幾邑子享人爵之報乎？」於焉衆皆悦，頌公之無私而克廣德心也。歲之□月，誕治泮宫。工匠陶旊，各程其材。自西徂東，百廢具舉。由是諸生問業有所，來親其師，人知敬學爾。乃伐石以志重修之歲月。曹公名寅，字子清，一字荔軒，滿洲人。爲文者誰？南書房舊史、秀水朱彝尊也。

## 杭州洞霄宫提舉題名記

宫觀之設，其初本崇奉道士之教。玉清昭應宫使，趙安仁、王旦、丁謂領之；景靈宫使，寇準、馮拯領之；會靈觀使，王欽若、李迪領之。真宗嘗以命王曾，曾辭不居，仍以讓欽若，得毋恥以宰臣主道院事與？仁宗手詔有云：「老臣，朕之所眷禮也。故于引年辭疾者，從其請，增其秩，給其奉，加恩及其子孫。遇大禮，許綴舊班，失儀勿劾。」宋之敬大臣，體群臣，可謂至矣。舊制，在京曰内祠，以前宰執留京師及見任使相充使，次充提舉，下此提點、主管、判官、都監，各有分職。元豐再定官制，緣祖宗所設不廢。居是位者，食有奉，衣有綾絹羅緜，傔有餐錢，相

循爲佚老優賢之典焉。

杭州洞霄宫自熙寧初設有提舉。高宗南渡，特改内祠，崇其體貌，以提舉受祠禄，歲有其人。稽之國史，合之野紀，其先後倫序爵里姓名，猶可得而考也。康熙癸酉九月，予尋大滌洞天，閲鄧牧心所撰志，建炎以後，主是祠者，前言往行均未之載，并爵里姓名亡之，堂中止設昭武李公、新安朱子二主。因語道紀司，遺獻不宜湮没，許爲補録，書之壁。歲華荏苒一十四年，乃始具録寄之。自建炎迄咸淳，凡一百一十五人。

嗚呼！漢之丞相遇日蝕星變輒行策免，或以微罪下獄致自殺，其得安車駟馬賜金歸里者，幾人哉！南宋諸公，獲退保祠禄，不可謂非厚幸；然迹其避賢者路，未必皆安于義命，有再出而僨師辱國者。百世而下，公非公是之心人皆有之，安能箝天下之口而淆亂其功罪？《易》之傳曰：「窮大者必失其居」，「升而不已必困」。君子所貴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若夫趙㠓、胡交修、李正民，以徽猷閣待制，季陵以右文殿修撰，衛膚敏、沈晦以集英殿修撰，法原以顯謨閣待制，紀傳概書曰「提舉」，竊疑所充乃提點、主管之職，與提舉蓋有别矣。至于文公，當日第主管崇道、沖祐、雲臺、崇福、太乙諸祠，提舉鴻慶一宫，未嘗主此地。事從其實，故不書。康熙四十六年秋七月，前翰林院檢討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入直南書房、纂修《明史》、《一統志》秀水朱彝尊記。

龍圖閣直學士將樂楊時中立。

觀文殿學士開封耿南仲晞道。建炎元年。

述古殿直學士上蔡謝克家任伯。

資政殿學士開封吕好問舜徒。

觀文殿大學士邵武李綱伯紀。

資政殿學士襄邑許翰崧老。
資政殿學士宋城路允迪公弼。二年。
延康殿學士□□董耘□□。
資政殿學士瑞安許景衡少伊。
徽猷閣學士縉雲詹乂持國。三年。
資政殿學士任城李邴漢老。
資政殿學士曲阜顏岐夷仲。
資政殿學士真州吳敏元中。紹興元年。
觀文殿大學士鄧城范宗尹覺民。
資政殿學士滁州張守子固。
觀文殿學士祁門汪伯彥廷俊。
端明殿學士河南富直柔季申。
資政殿學士吳興葉夢得少蘊。二年。
顯謨閣學士丹陽翟汝文公巽。
端明殿大學士齊州呂頤浩元直。三年。
端明殿學士安陽韓肖胄似夫。
資政殿大學士緜竹張浚德遠。四年。

資政殿學士分寧徐俯師川。
觀文殿大學士姑蘇朱勝非藏一。五年。
端明殿學士解梁趙鼎元鎮。
端明殿學士海州胡松年茂老。
資政殿學士德清沈與求必先。六年。
端明殿學士雲州折彥質仲古。
資政殿學士儀真劉大中立道。七年。
資政殿學士上虞李光泰發。九年。
資政殿學士毘陵孫近叔詣。十一年。
端明殿學士餘杭何鑄伯壽。十二年。
資政殿學士濟南王次翁慶曾。十三年。
端明殿學士浮梁程克俊元籲。
資政殿學士上饒余堯弼致勛。二十一年。
端明殿學士寧國章复季常。二十二年。
端明殿學士□□宋樸□□。二十三年。
端明殿學士鄞史才德夫。二十四年。
資政殿學士金壇湯鵬舉致遠。二十七年。

觀文殿大學士吳興沈該守約。二十九年。
資政殿大學士建康王綸德言。三十年。
資政殿大學士浮梁汪澈明遠。隆興元年，乾道元年再任。
資政殿學士萊州辛次膺起季。
資政殿學士壽昌葉義問審言。
資政殿學士宜興周葵立義。二年。
觀文殿學士宜興蔣芾子禮。七年。
資政殿學士仙游葉顒子昂。乾道二年。
觀文殿學士興化陳俊卿應求。四年。
觀文殿學士壽春魏杞南夫。八年。
觀文殿學士婺源王炎晦叔。九年。
資政殿學士鄱陽洪遵景嚴。
觀文殿大學士四明史浩直翁。淳熙元年。
資政殿學士鄱陽洪适景伯。
端明殿學士金華葉衡夢錫。
觀文殿大學士温陵曾懷欽道。



資政殿大學士温陵梁克家叔子。六年。
資政殿學士德清李彥穎秀叔。九年。
資政殿學士吳郡范成大致能。十年。
觀文殿大學士金華王淮季海。十五年。
資政殿大學士華亭錢良臣師魏。
資政殿學士臨江蕭燧照鄰。十六年。
資政殿大學士候官黄洽德潤。紹熙元年。
端明殿大學士永春留正仲志。五年。
觀文殿大學士吳興葛邲楚輔。
端明殿學士邵武任希夷伯起。
資政殿大學士上饒施師點聖與。
觀文殿學士廬江王藺謙仲。
觀文殿大學士餘干趙汝愚子直。慶元元年。
觀文殿大學士龍游余端禮處恭。二年。
觀文殿學士臨海陳騤叔進。
端明殿學士泉州傅伯壽景仁。嘉泰三年。

端明殿學士江陰丘寗宗卿。開禧三年。
端明殿學士崑山衛涇清叔。
觀文殿大學士臨海錢象祖伯同。嘉定元年。
資政殿學士嘉興婁機彦發。二年。
端明殿學士南豐曾從龍君錫。
資政殿大學士天水趙善湘清臣。紹定五年。
資政殿學士東陽葛洪容父。端平二年。
觀文殿大學士鄞鄭清之德源。
資政殿大學士慶元宣繒宗禹。三年。
資政殿學士邛州魏了翁華父。
端明殿大學士邵武鄒應龍景初。嘉熙元年。
觀文殿大學士增城崔與之正子。三年。
資政殿學士浦城徐榮叟茂翁。淳祐二年。
端明殿學士永嘉林略孔英。三年。

資政殿學士餘干劉伯正直卿。四年。
資政殿學士黃巖杜範成己。
觀文殿大學士蘭溪范鍾仲和。六年。
觀文殿學士侯官陳韡子華。九年。
資政殿學士慶元應繇之道。十年。
資政殿大學士嘉興李曾伯長孺。十二年。
資政殿學士隆州李性傳成之。
端明殿學士金華王埜子文。寶祐三年。
資政殿大學士浦城徐清叟直翁。
觀文殿大學士威州謝方叔德方。
觀文殿大學士濠州董槐庭植。四年。
端明殿學士建寧蔡抗仲節。
端明殿學士龍游馬天驥德夫。五年。
觀文殿學士新安程元鳳申甫。六年。
資政殿學士閩林存以道。開慶元年。
端明殿學士蒲江高定子瞻叔。
資政殿學士寧國饒虎臣伯武。景定元年。

端明殿學士金華厲文翁□□。

觀文殿大學士溧水吴潛毅夫。

資政殿學士嘉興沈炎若晦。二年。

端明殿學士閩許應龍恭甫。

端明殿學士都昌江萬里子遠。咸淳十年再任。

資政殿大學士醴陵皮龍榮起霖。三年。

觀文殿學士金華馬光祖莊父。咸淳五年再任。

資政殿學士眉州楊棟元極。

觀文殿大學士天水趙與籌德淵。

資政殿學士潼川姚希得逢原。咸淳二年。

觀文殿大學士敘州程公許季與。

資政殿大學士溧水吴淵道父。

觀文殿大學士樂平馬廷鸞翔仲。八年。

余既作記，具書南渡後提舉姓氏爵里百一十四人，猶未録諸壁也。歲在戊子冬，覽李彌遜《竹谿集》，有《翟汝文落致仕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制》。彌遜行詞中云：「其還神武之衣冠，勉奉洞霄之香火。」《宋史》雖不書，不可没其名矣。汝文執政僅三月，以伉直忤秦檜，殿廷相争，至斥檜乃金人之姦細。趙甡《中興遺史》載之。宰相例以殿閣學士予祠，題曰「顯謨閣學士」。史没其文，取汝文靖康原職書之也。彝尊又識。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五

#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六

記二

## 尚書杜公疆理記

皇帝受寶命一十九年，海波不揚，金門、厦門以次列戍。於时總督福建軍務都御史臣啓聖上言：「今投誠之衆，率前遷徙界外之民，勒歸農則無田可給，勢將復去爲盜。莫若以界外田地按籍給還，并弛海禁，收魚鹽之利給軍食。」疏下廷臣議，僉持不可。

二十二年夏，靖海將軍臣琅克彭湖島。秋，台灣平。捷書至，皇帝嘉悦，解衣賜琅，并製詩褒美焉。諏吉日，告祀孝陵。冬十月戊寅，皇帝若曰：「海壖之弗靖，權畫地以民遷。民之蕩析，朕蠹傷于心久矣。兹海溢永清，界外田畝宜給還耕墾。咨汝工部侍郎世鑑、副都御史呀思哈偕往江浙，吏部侍郎臻、内閣學士石柱偕往閩粤。欽哉！其善體朕意，定軍之制，圖民之艱。」於是杜公拜命出，是月己丑，發京師。明年正月，踰大庾嶺。皇帝申命，進公工部尚書，公乃諏日展界，自欽州之防城始，遵海以東，歷府七，州三，縣二十九，衛六，所一十七，巡檢司一十六，臺城堡砦二十一，給還民地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二頃，復業丁口三萬一千三百，定懸軍之營二十八，而廣東之疆理復矣。自福寧州西分水關始，遵海以東，歷府四，州一，縣二十四，衛四，所五，巡檢司三，關城鎮砦五十五，給還民地二萬一千一十八頃，復業丁口四萬八百，定懸軍之營三十三，而福建之

疆理復矣。

是役也，公往還嶺海，舟車之跋涉不啻三萬里。蠻煙瘴雨毒霧之交侵，蛇蛟之屢舞，公與傔僕六七卧起油幕，虎觸其藩不懾，鬼嘯于林不驚。僉謂公之大勇，賁豄莫及。行則射麋以爲粻，縫蕉以被體，安于惡衣食而不求温飽，忘一身之辛劬。勞來安集，俾氓反其宅，商趁其墟，苗秀于田，水歸于壑。牛宫豕圈，雞栖鴨闌，各得其所。甫終歲，告成于闕下。公雖不自言功，而功已蓋于南國矣！當周盛時，召康公以重臣克親民事，詩人懷之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其後穆公繼之，詩人又詠之曰：「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夫以二公奏績于先後者，公以一人兼之，宜爲至尊注意而六卿掌其四也。

公既歸田考終，特未邀易名之典。彝尊公之里人也，慮公巡視本末未上諸國史，因追憶聞于公者，粗舉大綱，作記焉。

## 包山蔡氏宗祠記

包山蔡氏，其始祖源宋祕書郎，從高宗南渡，居杭州。子維孟，奉母徙吴，與弟繼孟分宅居洞庭，號「東西蔡」。而西房子姓尤蕃衍，自維孟十二傳，爲烏程儒學訓導旭，中永樂庚子鄉試，土人爲建遺慶坊。陳檢討繼作記，稱其好義樂善有世德。旭弟昇、昭，皆善詩。吴人徐庸采入《湖海耆英集》。昇孫羽，仕爲翰林孔目，詩家稱之曰「林屋先生」。羽從弟範，號曲巖，王尚書世貞贈詩云「家在五湖人世外，身安六帝太平中」者是已。敘其族則五支，計其傳則二十一世。善不必施四海，而積于一鄉；仕不必登九列，而受一命

再命；學不必博通七略四部授諸弟子，而各守一經。家有私集者，二十有三人。吴中自范氏外，論氏族之蕃，世德之久，莫蔡氏若也。於是有撰宗譜以奠世系者，有置田以供祭祀者。而祕書十八世孫某，于縹緲峰之陽建立宗祠，中爲堂五楹，連以屋二十間，旁有樓，可遠眺望。三歲而後落成。走書幣請予作記。

予惟古祀先之禮，自禰而祖，自祖而推之及始祖，此王者報本追遠之義也。而諸侯之支子爲卿大夫，或自他國來者，俱謂之别子。起自民庶，致位卿大夫者，亦從别子之義，得立爲宗。宗得立祠，以飲食之禮，親兄弟宗族，窮者收養之，不知學者收而教之，則自王者通于庶人。王政之存于今，教民親睦，宗祠其本務矣。包山在太湖中，不與城府接，無郵傳轅馬之擾。春秋享祀，牲酒靡闕。里遠而能仁，俗儉而可久。予老矣，惜未克謁祠下，紀之以文，匪獨美蔡氏之能合其族，庶幾三吴之士族，聞者興起焉。

## 履素先生祠堂記

先王之教民，匪直鄉遂大夫、閭師、黨正之職也。凡仕而已者，歸教其里，没則祀之瞽宗。漢晉經師，設黌堂、繕精舍。至于宋，府州縣學外，分建書院，擇耆儒爲山長，或與博士弟子争多焉。明初，山長廢而書院尚存，講學者得以專席。其後朋黨盛而學術殊，時文工而經義晦。科名重，進取亟，而力田孝弟無人。必藉鄉有善士，導以親親敬長之節，離經辨志之方。故夫師逸而功倍，化民成俗而有司莫知，斯則儒者之效矣。

曩予泊舟匠門，聞岸有讀書聲，詢之，則

順治甲午鄉貢進士張先生曾餘之學舍。後四十年，獲交先生之叔子大受。大受識達而才敏，洽聞周見。自舉于鄉，名日盛，弟子著録者數百人，席硯不能容則廣其宅，齋曰「拙齋」，亭曰「讀書之亭」，軒曰「活碧之軒」。又于衡宇之陽築堂，曰「孝廉之船」，不忘厥考所自也。逾年，負笈者益衆，爰拓地于水南，立軒于橋下，軒東曰「潮生閣」，用紀落成之候。閣東建祠，奉栗主，以祀先生焉。於時巡撫都御史商丘宋公過而題其扁曰「履素」。里之父老僉曰：「先生居家以孝友，遇人以誠，持己以介，士之百行備焉。宜有私謚易名久矣。宋公所題則公也，非私也。今而後，吾黨合以是稱先生。」於是攜榼酒，陳百果，爇瓣香，長幼胥拜祠下。大受請于予曰：「是不可無記。」因書其本末于壁。先生諱慶孫，先世嘉定人，徙郡治，縣學生諱慎德之子，歲貢生諱應文之孫，福建按察司副使諱情之曾孫。遺書有《尚書集要》、《侣蛩齋集》。



## 真賞樓記

平山之堂既成，越明年，中書舍人汪君季用拓堂後地爲樓五楹，設栗主以祀歐陽永叔、劉仲原父、蘇子瞻諸君子，名曰「真賞」之樓，蓋取諸永叔寄仲原父詩中語也。君既爲文，勒堂隅，識落成之歲月。請予作斯樓記，於是樓成又逾年矣。

方山陰金公將知揚州府事，實期予適館。既而予不果往。及聞堂成之日，四方知名士會者百人，多予舊好，咸賦詩紀其事。顧予獨客二千里外，不獲與，私心竊悔且憾。回憶曩時客揚州，登堂之故址，草深數尺，求頹垣斷砌所在，不能辨識，慨然長謡，謂兹堂

之勝，殆不可復覩。曾幾何時，而晴闌畫檻，忽涌三城之表，且有飛樓峙其後。既感廢興之相尋，復歎賢者之必有其助也。

當永叔築堂時，特出一時興會所寄。然春風楊柳，蓋別久而不忘。子瞻三過其下，悵仙翁之不見。至題詞「快哉亭」，尚吟思此堂未已。即永叔亦感仲原父能留其游賞之地，賦詩遠寄，是當時諸君子未嘗一日忘玆堂可知已。肇祀焉，庶其馮依而不去者與？堂之廢，自世人視爲游觀之所，可以有無，守是邦者，或不爲葺治，至于日圮，理固然也。試登是樓，見永叔以下凡官此土有澤于民者，皆得置主以祀，後之君子，必能師金公之遺意，克修前賢之蹟，則是斯樓成而平山之堂始可歷久不廢，足以見汪君之用意深且遠也。予雖不獲觀堂落成，與諸名士賦詩之末，猶幸勒名樓下，附汪君之文並傳于後，亦可以勿憾矣夫！

## 萬柳堂記

度隙地廣三十畝，爲園京城東南隅。聚土以爲山，不必帖以石也。捎溝以爲池，不必甃以甎也。短垣以繚之，騎者可望。即其中境，轉而益深。園無雜樹，迤邐下上皆柳，故其堂曰「萬柳」之堂。今文華殿大學士益都馮公取元野雲廉公讌游舊地以名之也。

古大臣秉國政，往往治園囿于都下，蓋身任天下之重則慮無不周，慮周則勞，勞則宜有以佚之，緩其心，葆其力，以應事機之無窮，非僅資游覽燕嬉之適而已。方元之初，廉公定隴蜀還，進拜中書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暇同盧、趙諸君子出郊置酒，所謂「萬柳堂」者，故老相傳，在今豐臺左右。當其飲酣

賦詩，命歌者進《驟雨新荷》之曲，風流儒雅，百世之下猶想見之。今公弼諧盛際，謀謨内贊，坐致太平，其勳業與廉公等。然廉公宣撫隴蜀荆南，威望著于方隅，而公澤洽天下；廉公在廷日少，公自翰苑登政府，立朝且三十年；廉公畏譏憂讒，而公一德孚于上下，所遇之隆，有過于昔賢者。要之，勤學好士，孜孜恒若不及，則異代同揆，宜其曠世有契于心也。

彝尊客山東時，道經臨朐，觀乎熏冶之源，清泉白沙淪漣，側坎之下，叢竹百萬。詢之則公之别業。循階以登，徑之翳者當辟，石之戴土者當剔，亭之圮者當葺。公輟不治，顧專力于是，則以冶源公所獨樂，而京師與天下人同其樂也。入其門，門者勿禁；升其堂，堂焉者勿問。庶幾物我俱忘者與？堂成後，適四方人士應召至京師，公傾心下交，貧者爲致館，病饋以藥，喪者賻以金。一時抒情述德，咸歌詩頌公難老，又慮公舍斯堂而請歸里也，争賦咏公前，期公樂之而不去。彝尊椎鄙無文，獨未獲游公之門，其爲斯堂記者，譬猶山禽楚雀啁啾翠陰之交。公之聽之，未必不欣然悦于耳焉。

## 池北書庫記

池北書庫者，今少詹事新城王先生聚書之室也。新城王氏，門望甲齊東。先世遺書不少矣，然兵火後散佚者半。先生自始仕迄今，目耕肘書，借觀輒録其副。每以月之朔望詣慈仁寺，日中集奉錢所入，悉以購書，蓋三十年而書庫尚未充也。

自唐以前，書多藏之于官。劉歆之《七略》，鄭默、荀勗之《中經新簿》，其後四部、七

録，代有消長。民間所藏，賜書之外無多焉爾。自雕本盛行而書籍易得，民間鏤版未貢天府者且十之九，由是官書反不若民間之多。古之擁萬卷者，自詡比南面百城。今則操一囊金入江浙之市，萬卷可立致。然自博覽者觀之，若無所覩也。夫宋、元雕本，日就泯滅，幸而僅存于水火劫奪之餘，藉鈔本流傳。顧士之勤于鈔寫，百人之中一二人而已。習舉子業者，誦四子書，治一經，不過四五十卷，可立取科第。而賈人牟利，亦惟近乎舉子業者是求，非是則不顧，至以覆醬、裹麪、糊蠶箔，古之人竭心力爲之者，今人全不之惜，任其湮没，此士君子轟傷于心，而先生書庫之設，藏之惟恐不亟也。

彝尊經亂，先世之遺書莫有存者。及壯，餬口四方，經過都市，殘編斷帙，至典衣予直。積之二十年矣，以驗藏書家目録，則僅有其十之二三焉。然未嘗無出于藏書家目録之外者。譬之于海，九川四瀆，無不趨焉；而滮池瀾汋之水，聚而勿涸，鳥見之飲啄，魚得之泳游，亦可自樂其樂而忘其身世之窮焉。明年歸矣，將尋先生之書庫，借鈔所未有者。奉先生之命，遂爲先生記之。

## 傳經堂記

經之學，温其故則新義愈出，解之而其藴不窮。古之士惟經術是務，士能通經始可友天下士，而富貴利達非所論也。經學莫盛于漢，一經説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然班孟堅譏之，謂禄利之路。然至韋賢父子以經術相，時人語曰：「遺子黄金滿籯，不如一經。」蓋亦慕其名位通顯云爾。揚子雲有言：「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

傳經者須以發策決科，是何異孔子讀而儀、秦行者與？

仁和卓火傳氏，立宗祠于舍東，榜其堂曰「傳經奉祖」。考之遺書，教授子弟，又樂與朋友講習，東南之士以爲倫魁焉。卓氏居塘西門，才特盛，以經學聞者五世，然試多不利。或薦于鄉矣，而試于禮部輒下第；或于省中試矣，僅列副榜。是豈卓氏于經術反未工與？由其所學者非專事發策決科而務合乎古之學者故也。堂之成且二十年，吉凶歡戚，歌哭于斯者匪一。火傳心力交瘁，克守其先人之緒，誦讀勿輟，誠有人所未易及者。而火傳老矣！今年夏率其子次厚入京師，則曩之交游大半零落。京師貴人視説經爲不急之務，徹席以見逢掖者蓋寡。嗚呼！經術之不講久矣，舉一世趨于禄利之路。乃有人焉，單衣紃履，操經術以繩天下，則卓氏之傳經合乎古者，多見其不合于今也。於其歸，爲作《傳經堂記》。

## 願學堂記

户部郎新安程君視公築堂于宅之右，其地爽以塏，開簾而山翠入，過雨而澗泉分，觀者咸曰君當補官。堂將成，席未暖而仕于朝焉。君乃名之曰「願學」，屬其兄子道原請記于予。

予思儒者言學，率本乎孔子。孔子五十以學《易》，韋編三截，鐵摘三折，漆書三滅，若是其勤也。君年適五十矣，姑與言《易》可乎？八卦相錯，其別六十有四。象言君子之德，五十有三，皆以爲學者勸也。合之《禮記》，以言離經辨志，則以同而異也；以言敬業樂群，則果行育德，自彊不息也；以言博

習親師，則多識前言往行，虛以受人也；以言論學取友，則朋友講習，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以言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則類族辨物，自昭明德，立不易方也。夫然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時行則行，「教思無窮，容保民無彊」也。時止則止，思不出其位，不可榮以禄也。孟子之願學孔子者此也。

君早仕爲郎，所謂官先事者，業試之而效矣。乃所願，豈非志爲先與？古之親師取友，莫若鄭康成，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兖、豫之域，然後反乎北海。程伯子十五六時，問學周元公，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噫！其難也已。今君居新安，新安之俗，人守程朱之學，不出家而前言往行多識之而不窮。以今知古，以近知遠，以所見知所不見。古病其勞者，君處其逸。居是堂也，寒暑相催而歲成焉，足以決進退之機，悟損益之義，安有願乎其外者哉？予老矣，蓋嘗終始于學，然勤苦而難成，内自反而益見其不足，竊喜君之同所願也。在《履》之初曰：「素履往，无咎。」象有之：「素履之往，獨行願也。」顧人有願而不獲遂者，君獨行之，又何咎之有？

## 樂儉堂記

太原劉炳請名其所居之堂，予名之曰「樂儉」，而爲文記之曰：

儉之爲德，匪直以撙節日用飲食而已。君子將收其放心，必自此始。夫象犀琛貝、綃紈錦綺、臺池僕御之盛，人咸慕而趨焉。及危機既觸，紛華盡去，悔尤隨之，往往退而

喪其所處，未有百年不易者。然後知儉之能久，惟其可久，而樂存焉。蓋我既閑其侈心，天下無不足之境，食之糠秕而充然，置之膏脂而不潤，宜其無戚戚之容，而樂于中者，有不能自已者已。

太原，唐叔之遺墟也。儉，唐風也。請爲子歌《唐・蟋蟀》之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憂時之易去，思行樂之方也。既而曰「無已太康」，又曰「好樂無荒」。因爲樂之一言申誡至再，則仍未嘗樂也。其二章曰「職思其外」，其思可謂深矣。猶未免「蹶蹶」也。其三章曰「職思其憂」。夫至于思其憂，則其可憂者已去，而祇見其可樂焉。夫然後曰「良士休休」也，此樂儉之說也。今太原之俗，所不足者非儉也，儉而能樂者鮮矣。知其樂者，子試以予言告之。

## 道珍堂記

康熙三十有六年冬，太守廣寧黄公來知嘉興府事。入郛則瓦礫塞乎渠，及堂塗則榛艿接于徑。爰與邦人士謀思營葺而疏瀹之，念民力未遑也。明年夏，案無留牘，黠者畏，懦者懷，公乃庀材鳩工，先治其廨，斲棧堊鏝，子來恐後。於是彝尊方居長水之南，池中芙蕖，一花並蒂，紅衣綻緑，房垂緗螺，實以公嘉績之所召也，以奉公。公適諏是日立柱礎，架宗廇，遂貽書請名其堂，兼紀之石，且歸德于天子肅清邊徼，禎祥是致。彝尊欲以不文辭，非禮也。

敢竊自幸生于堯舜之世，獲覩聖德神功，靡遠勿届。又有賢太守拊循閭𨛬，於焉咏歌太平，燭于玉燭，飲于醴泉，暢于永風。

芙蕖雖小草，曹植賦之則曰：「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華之獨靈。」傅亮賦之則曰：「考庶卉之珍麗，實總美于芙蕖。」而江淹之辭則又進焉，而曰：「一爲道珍，二爲世瑞。」至于並蒂，則尤代所罕覩，故魏收志靈徵，令禽、奇獸、嘉穀，靡不登載，而斯獨無之，益見致之匪易也。稽之《至元嘉禾志》，郡治廳事後有清香堂，宋知秀州俞澌更扁曰「敬信節愛。」蓋理廳據子城之内，而軒其後爲穿堂，爲後堂，其來久矣。堂之廢且百年，鮮克有治之者。迨公至而始考舊址復新之。吁！今之守土者，屏賓客，省諮度，則見以爲能矣。公府之不飾，則見以爲廉矣。雖然，儒者之爲政，則有道焉。居之必廣也，莅之必莊也。蕪者治之，塞者通之，廢者舉之，道存焉矣。堂之建，詎足爲公重？而政事之暇豫，多士庶民之胥附，僚屬吏之交孚，於此覘公治術之先務焉，宜其始建而珍，果適應其瑞也。天子之德，亦我公之德也。公既命我，請以「道珍」名堂，可乎？公曰：「可哉！」遂爲文以紀落成之歲月，納之于壁，用示後之君子。公名某，字某，康熙癸卯舉人。

## 十二硯齋記

中書舍人江都汪君季角，僦宅宣武門之右，窮巷蕭然，饍爨不繼。君久病，卧夢入廣庭，得石硯一十二枚。寤而作歌，其友和之，君因名其齋，俾秀水朱彝尊作記。記曰：

聚五方之人于京師，各有所營。晝之云爲，夜形諸夢寐，寤而詢之，其可告人者寡矣。古昔盛時，以牛羊之牧，其夢可獻于天子。其降也，得位夢棺，得錢夢穢，僅自喻于心已焉。舉平生無不可以告人，而夢寐則有

難言者，吾未見其可也。君子之學，貴夫内得于心而不外玩夫物，羅十二石于前，不見其多，無之，不見其不足，君豈惑于是與？顧一身之盈虚消息，通于天地，感于事物，蓋所好者存，雖夢有難遽忘者，悦之故言之，而長言之，歌且和之，至以名其室焉。列禦寇曰：「西極有人，不食不衣，以夢中所爲者爲實。」十二硯之有齋，齋之有記，君子以爲無不可也。

## 匏齋記

匏之爲物，其葉苦，其蔓弱，其形呺然，非若瓠可以燔，瓜可以菹，世遂以無用目之。然制爲器，可以象天地；虚其中，可以受物；截之則蠡，窪之則樽；剡以爲笙，大者巢，小者和，挈竽而吹，則爲衆音之長。匏非無用也審矣。當其秋霜既降，呺然者堅。水出其前，略彴之不施，艕舸之不設，揭者，涉者，厲者，泝洄上者，泝游下者，潛行而泳者，正絶流而亂者，咸濡首滅頂是懼，試腰以浮諸水，則雖江湖可以無没，其有濟于人，爲功甚鉅。

今刑部主事德州謝君方山，取以名其齋焉。君質直好學，所爲歌詩無懦響，金清玉振，若笙竽之悦耳，悉中法度。飲酒百觚不醉，君之所以自託，非以是與？雖然，殆有濟物之思焉。夫二尺四寸之律，取象于坎。民之陷于法也，如溺于淵。覆育者虚其中以服念，則深者可以綆出，漏者可以袽塞，譬置匏于河，隨所溺而拯之。車有時而溓，舟有時而覆，充匏之用，無過涉之患，而有共濟之功。則凡經義之紛綸，賓坐之論説，得之一室而施之萬事者，何莫非君之匏也？于是

其友秀水朱彝尊釋匏之義，廣之作記，書諸壁。

## 秀埜堂記

長洲顧俠君築堂于宅之北、閶丘坊之南，導以迴廊，穿以徑。壘石爲山，望之平遠也；捎溝爲池，即之藴淪也。登者免攀陟之勞，居者無塵埃之患。曉則竹雞鳴焉，晝則佛桑放焉。於是插架以儲書，叉竿以立畫，置酒以娱賓客，極朋友昆弟之樂。暇取元一代之詩甄綜之，得百家焉，業布之通都矣。俠君乃夢有客愉愉，有客瞿瞿，一一十十，容色則殊，或俛而拜，或立而盱。覺而曰：「是其爲元人之徒與？將林有遺材而淵有遺珠與？」乃借鈔于藏書者，復得百家焉。未已也，博觀乎書畫，旁搜乎碑碣，真文梵夾，靡勿考稽，又不下百家，而元人之詩乃大備矣。

予留吴下，數過君之堂。俠君請于予作記。思夫園林丘壑之美，恒爲有力者所占，通賓客者蓋寡。所狎或匪其人，明童妙妓充于前，平頭長鬣之奴奔走左右，舞歌既闋，荆棘生焉。惟學人才士，著作之地，往往長留天壤間。若《文選》之樓，《爾雅》之臺是已。吴多名園，然蕪没者何限？而滄浪之亭、樂圃之居、玉山之堂、耕漁之軒，至今名存不廢，則以當日有敬業樂群之助，留題尚存也。俠君築斯堂，媍群雅，將自元而宋，而唐，而南北朝，而漢，悉取以論定焉。吾姑記于壁，用示海内之誦元詩者。

## 六浮閣記

六浮閣在查山之陽，具區浸其右。「六

浮」者，一曰長浮，二曰白浮，三曰翦浮，四曰苧浮，五曰茅浮，六曰箭浮。其崇卑小大形殊，或斷或續，迤邐隈隩之外。方閣之未成也，嘉定李流芳長蘅過而樂之，思以十千錢構草閣，踞梅林之上，寫圖以告其友，兼題長句，覬其經營而終不果也。

後八十年，長洲張翁買此山，始爲建閣，且治生壙，背阜面湖，周樹石楠、栝柏以爲籓。閣峙其南，當春梅放，拓西窗俯視，繁花百萬，若密雪之被原隰，游人詫勝絶焉。未幾翁没，翁子士俊從而補葺之。有徑有堂，有庖有湢，於是四方名士牽拂相招來會。歲在辛巳二月己未朔，予登是閣，覩漁帆出没，浦樹清疎，山鳥喧喧，拂簾鳴旦暮，愛之不忍去，遂留信宿。士俊以記爲請，將刻之坐隅。

予惟三命之説，術者恒以動人。然儒生不以爲非，蓋夭壽通塞，莫不有命焉。至于山水之緣，尤未易得。處乎闤闠，有終身不知丘壑之趣者。翁生居吴北郭，即元時師子林，而井椁于山，得無後艱之幽宅，且建閣以表其勝。則李君所願而不獲遂者，翁克有之。士俊善繼其志，冀揚翁名于百世，是翁之享于天者孔厚，不可謂時命之不達也。翁諱某，字某，自號松園老人。其行義，詳今禮部尚書同里韓公菼所爲志銘及處士睢州田君蘭芳墓表。

## 西陂記

宋之故城，其門名見于載記者，陽也，盧也，蒙也，桐也，横也，桑林也，垤澤也。垤澤云者，垤以言閼伯之丘；澤，睢水也。其地有蒲魚萑葦之利。漁有村，蟹有舍。商丘宋公懷童時釣游之所，思築圃於是，以其在郭

之西，名曰「西陂」。顧未遑經始，先定池館之目，曰「淥波村」，曰「釣家」，曰「緯蕭草堂」，曰「和松菴」，曰「芰梁」，曰「放鴨亭」，各系以詩。都人士屬而和焉，圖之橫幅者，王山人翬也。久而公之懷故土益甚，則命禹鴻臚之鼎寫照，作《西陂魚麥圖》，取元結詩句，冀歸老于江湖。記之以文者，邵上舍長蘅也。

公巡撫江南久，簡以馭吏，儉以示民，天子嘉其清德，藻舟所及，每見益親。歲在昭陽協洽，駐蹕江天寺，公入見，請曰：「昔宋臣范成大居吳之石湖，臣嘗履其地，見淳熙十五年賜書刊石尚存。臣家有西陂別墅，敢乞御書二字賜臣，不令石湖勝蹟獨存千古。」天子笑而書之。今歲旃蒙作噩，天子復書「魚麥堂」以賜。至是公拜宸翰，先後難悉數矣。公乃命子弟立石西陂之上，屬其友秀水朱彝尊紀之。

思夫爵位之崇高，林泉之逸豫，人生恒不能兼致。惟石湖一老，入而參知政事，退而偃息范村，女挈菜籃，兒修雞栅，種斜橋之楊柳，播樂府于村田。此姜夔譜越調以介壽，號曰石湖仙也。今天子稱公治蹟不去口，顧十四年所，而遲遲未膺內召，豈非以江南重地，代公者實難其人與？抑聞之，公嘗引年以請矣，天子給以禁苑葡萄一本，曰：「是果結實，然後請老。」今賜果之園，馬乳且垂垂于架。公念王恩愈渥，不敢上陳。近復申以天語，雙雕于堂柱曰：「兒孫歌舞詩書內，鄉黨優游禮讓中。」則仍未嘗許公之歸也。公雖欲舍政事之賢勞，享西陂魚麥之樂利，願豈得遽遂乎？虎丘之山，可以對月；滄浪之亭，可以賦詩。吾且隨中吳父老，期公游衍于斯焉。若夫西陂之勝，姑聽公之鄉

黨「優游禮讓中」可矣。

## 五舫記

利濟莫若舟。小者爲艖，爲艓，爲舠，爲艒䑽，爲舴艋；大者爲舸，爲艅艎，爲艂艭，爲舶，爲艑，爲艞，爲舦，爲艡，爲艥艛。艇也者，小而長也。艜也者，長而薄也。狹而長者，謂之艨，短者謂之艟。短而廣者，謂之䑫，亦謂之舠。深者謂之艕，亦謂之艈。小而深者舼，亦謂之艆也。其制則有根，有柁，有舳，有艫，有艢，有䑺。板曰覆，窗曰䑸，牀以薦物曰笭突，上下重牀曰艦，重室曰飛廬。其具則櫓也，槳也，橈也，篙也，笮也，戢也。櫓柔，倍之以梢；篙折，輔之以戙；笮弱，引之以百丈。崩沙怪石，惡浪之喧豗，盤渦之撇漩，蓋有一夫之力不能挽一船者，求其濟，夫豈易哉！思古之人取諸渙以制舟楫，顧《易》之卦言「利涉大川」者六，而無片言取象于舟，則終以乘船爲危，非安栖之具也。雖然，大江以南，百谷所會，内隩而外限。葭菼竹樹之交敷，蘋藻之溶漾，隄梁之逶迤，非舟無以領其勝，而又無風波之虞，有燕嬉之樂，則惟舫爲宜。

溧陽狄億立人，以庶常吉士請假還里，造五舫于洮湖，或以載花，或以燕客，可以合，可以分，有琴有書，有歌有酒，短簫長篴，往來容與于郊園，望之者不啻水仙也。今夫至静者地，然曩嘗留燕齊雲朔之間，六遇地震，思之至今猶悸。是則安危亦何定之有？推之以理，其人安，其心安，則其境亦安矣。苟心不得其正，而入于邪、陷于險，未有不蹈危機者。安危視人所擇爾。藏身萬人之海，放情百斛之舟，孰危孰安？立人之自處也，

審矣。於是秀水朱彝尊爲之作記，時康熙三十有八年陽月之望也。

## 倦圃圖記

倦圃，距嘉興府治西南一里，在范蠡湖之濱。宋管内勸農使岳珂倦翁嘗留此著書，所謂「金陀坊」是已。地故有廢園，户部侍郎曹先生潔躬治之，以爲别業，聚文史其中，暇則與賓客浮觴樂飲。其以「倦圃」名者，蓋取倦翁之字以自寄。予嘗數游焉，樂之而不能去于懷也。歲癸卯，先生左遷山西按察副使治大同。踰明年，予謁先生于塞上。時方九月，層冰在川，積雪照耀巖谷。彌望千里，勾萌盡枯，無方寸之木。相與語及倦圃山泉之深沉，魚鳥之游泳，蔬果花藥之蓊鬱，情景歷歷如目前事，先生抱膝低徊者久之。嗟夫！故鄉之樂，人之夢寐在焉。以予暫游者猶不能釋于懷，況先生之寢處笑語其中者哉！先生之門人周君月如工繪事，爲先生圖之，爲景二十，於是三人各系以詩，先生復命予記其事。予嘗覽前代園亭山水之勝，往往藉人以傳，又必圖繪之工而後傳之可久。若王維之輞川，顧瑛之玉山，百世而下，覩其畫圖，不獨想見兩人之高，而其所與游如丘爲、裴迪、崔興宗，下至袁華、于立、盧熊、郯韶之徒，覽者亦希慕之不已。然則圖繪之作，顧可少哉？今先生方欲任天下之重，援斯民于飢溺，雖欲遺章組之榮，息影江湖之上，以遂其所好，蓋難幾矣！是倦圃之所有山泉魚鳥、蔬果花藥之樂，先生且不得而私。而予與周君翻得藉圃之圖以傳，爲可樂也。周君名之恒，山東臨清人，嘗爲江西參政，罷官後遂移家江浦云。

## 看竹圖記

寧都魏叔子與予定交江都，時歲在辛亥。明年予將返秀水，錢塘戴蒼爲畫《煙雨歸耕圖》。叔子適至，題其卷。於是叔子亦返金精之山，蒼爲傳寫作《看竹圖》，俾予作記。予性癖好竹，甲申後避兵田舍，凡十餘徙，必擇有竹之地以居。其後客游大同，邊障苦寒，乃藝葦以代竹。既而留山東，見冶源修竹數百萬，狂喜不忍去。歸買宅長水上，曰「竹垞」。叔子過予，言金精之峰十有二，其一曰翠微，易堂在其上，梧桐、桃李、橘柚皆植，獨竹不生，種之自叔子始。近乃連岡下上無非竹者，蓋予兩人嗜好適同也。

珍木之産，由兩葉至尋尺，歲久而林始成。又或萎于霜，或厄于閏。若夫竹，苟護其本，則末乃直上，匪特有君子之守而已，其勃然興起，突怒無畏，類夫豪傑之士，拔泥塗而立，加萬夫之上。叔子居易堂讀書且二十年，天下無知叔子者。一旦乘扁舟下吴越，海内論文者交推其能。若竹之解于籜，而驟干夫煙霄也。文章之爲道，亦猶種竹然。務去其陳根，疏而壅之，其生也，柯葉必異。然則叔子毋徒恃其已學者而可矣。

## 芷間記

宗人琪從予學，所居道南，春同杵臼，飲同井。兼珍以養母，集衆説以通經，斷金伐木以求友，而又樂善不倦，爲鬻于路，誅茅編竹以棲餓人。自我得琪，庶幾同其臭味焉。芷間者，琪讀書之舍也，予既書扁，且爲文記諸壁。記曰：

芷，小草也，名義不著于《詩》、《爾雅》。《内則》以茝佩帨，僅見之《小戴記》而已。《説文解字》無「芷」文，蓋與「茝」同義，申之曰：「楚謂之蘺，晉謂之虈，齊謂之茝。」而《玉篇》詮「葯」字云：「芷葉即虈也。」當知音雖有四，其義則一矣。屈平《楚辭》篇二十五言「虈」暨「葯」者各一言，「芷」暨「茝」者各五言，「江蘺」者二，由其志潔行芳，斯取喻必及焉爾乎？荀況有云：「蘭槐之根是爲芷，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琪年方壯，不自恃其質之美，樂與友朋相切劘，虚己以下之，是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得敬業樂群之助，而無芳臭雜糅之患，宜其有取夫芷以自託也。閒居堂五之一，縱横十餘步，坐客可六七人，插架數百卷，分列左右，置酒肴以娱賓客，爲詩歌以道性情，與夫群雅之論説，百氏之覽觀，胥于是焉。則凡謝其朝華而啓其夕秀，何獨非芷之義與？《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未有有之而不似者也。琪亦庶乎可以自信已。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六

#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七

## 記三

### 天津衛稽古寺重修藏經閣記

佛之書入于中國，其初四十二章耳。其後盛于姚秦，熾于梁，大備于唐。代興日繁，幾與儒者之書相等。縉紳學士，靡然舍己所學從之。而其徒復侈大其事，鳩土木以爲之宫，飾朱丹爲之桷，誦焉則有拜跪坐起之容，梵焉則有抑揚高下之節。而又縚繩以襲之，鐘鼓以宣之，其所以崇奉之者靡不至。自孝定皇后篤信其教，命中使頒經藏于梵刹，其徒猶慮未廣，更梵夾爲篇籍，自是經藏薄海内外，所在多有。嗚呼！使遇漢明、梁武，又可知矣。

天津衛屬京畿之衝，城之西門有稽古寺，藏經之閣峙焉。地近海多風，飛沙晦冥。歲未久，閣圮，浮屠含光者新之。予檥舟道此，登焉。夕陽在衣，風鈴鏦然，翔鳥上下，爲之目曠心怡。含光語予曰：「凡吾材之所需，井稅之入，升盎之儲，積之累年，始成焉，憚閣之頹而經藏將失也。」今縉紳學士誦法周孔，其于六經百氏之書，舊聞放失，往往置勿問，而府州縣學或傾廢不治，不有媿于佛氏之徒也哉！浮屠之言，雖非聖人所與，而能崇奉其教，以興廢自任，若含光者，殆亦聖人之徒之所進也。遂爲文以記之。

### 大悲院記

孔子殁，百氏之學興。其最盛者，楊朱、

墨翟。治墨氏之學者至分爲三，其師説之不傳，豈非孟氏闢之也與？浮屠之言，近乎墨者也。墨之教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獨於治喪也以薄爲其道。爲浮屠者術主乎慈，其始去父母、昆弟，捐妻子而不顧，詎非忍哉！昔孔子不遇于時，馳驅四方，若微生畝、接輿、荷蕢之徒交訕其後，而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痛哉其言也！蓋吾觀于佛，獨善彼所稱觀世音菩薩者，推其願所至，欲盡斯人而登之善，其去孔氏之旨不遠。而大悲菩薩者，彼所謂觀世音之化身也。其手目之數多至八萬四千，目必有所運，手必有所執，俾匠人一一肖之，佛氏之教則然。

禪人世高，結茅天津之衢，夏以水、冬以茗果施往來之人，而予友曹君實司武備兹土，捐俸錢繼之。程工庀材，築室三楹，題曰「大悲禪院」，而請記于予。嗟夫！舉斯世之人，其可惻然悲者衆矣，惟泯于無所睹聞則已。試游目而觀，其迷途陷溺，目不能周，手不能援者何限？此菩薩之以大悲名也，而況聖人之心哉！曹君勇而好文，馭兵以嚴而養民也惠，殆所謂可使治賦者也。夫浮圖之言，儒者疾之，以其無預于世，天下饑溺而不思所以救也。世高用其師之説，獨以大悲菩薩自託，則豈盡無意于斯人者哉！宜曹君之樂其人而信其道也。

## 雲岡石佛記

雲岡之寺有十，建自拓跋氏，今之存者，特其一耳。石佛大者高七十餘尺，小至徑尺，斬山爲窟數十，鑿佛數千軀，架以飛閣。凡客大同者必游於是。予嘗再往游焉，覩石

像之怪偉，退而作記。

按《魏志》，世祖用崔浩之言毁佛像，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土木宫塔，莫不畢毁。及浩既戮，興光、和平之際，争立石像。太和中，四方諸寺凡六千四百七十有八，延昌之季，僧尼所居，積至一萬三千七百二十有七，剥窮而反，理數然也。

釋氏之説，如蠱之中人，卒不可愈。良醫者，擇其可治治之。有疾之者，見方藥不効，遂刳患者之腸胃，必盡殺其蠱乃止。患者既死，其同病之人，未有不剸刃于醫者。崔浩是已。方詔遣立像，其徒惟恐再毁，謂木有時朽，土有時崩，金有時爍，至覆石以室，可永無泐。又慮像小可鑿而去，徑尺不已至數尺，數尺不已必窮其力至數十尺。累數百千而佛乃久存不壞，使見者因像生感，自謂極天下之智慮，不知其陷于至愚也。嗚呼！周公、仲尼之道，感人千載之下者，豈以其像哉！雖然，拓跋之俗習聞釋氏之説，其敬信固宜，非若漢明、梁武生周公、仲尼之鄉而沉溺異端者比也。彼十六國之君，殺人若刲羊豕，而佛氏倡好生斷殺之旨，世主信之，往往少回其殘忍之習，是佛像之有益于當日，亦事理所有也。然則君子之排擊異端，尤當揆世之理亂。彼持論過激，豈吾道之幸與？夔州李先生者，好爲古文辭，素擯佛，又與予同游雲岡者也，遂書一通寄之。

## 應州木塔記

軒楹臺榭，廣墀複宇，游觀之勝，苟作非其時，侈過其制，則《春秋》書之，太史紀之，故雖王公之尊，不敢輕役其民。至浮屠之宫，竭天下之民力，奔走恐後，世莫有議其非

者，吾不知其故也。彼其師以虚無寂滅爲教，視支骸爪膚爲不足惜，而崇奉其教者，顧必范金以像之，築宫室以棲之，非大惑與？然山川城郭，必有升望降觀之地，惟浮圖之制，崇高累級，出軒楹臺榭之表，足以曠覽形勝，所在登高明而遠眺望，感時賦詩，則又君子之所不廢也。去應州治西北百步，有釋迦佛塔，建自遼清寧二年，上下以木爲之，其高三百六十尺。州居絶塞之衝，土風苦寒，無良材珍木之産，一木之運，百車牛乃達，蓋遼之君臣恃甲兵之武，責獻納于宋，金繒所入，動億萬計，宜當日成此不難也。《遼史》載道宗即位初，詔求直言，亦嘗有志經國者。迨乎晚節，崇尚異教，一歲飯僧至三十六萬人，一日祝髮至三千人。嗚呼！侈心有漸，皆是塔啓之也已。土人指予簷端，大字凡八，係長康二陵駐蹕時所書，其一時游豫，猶可想像得之。然則登是塔者，不獨盡覽山川城郭之勝，而盛衰之故，又可感也。遂相與賦詩記之。同游者三人：山西按察司副使、前户部侍郎同里曹公溶，江西布政司參政、臨清周君之恒，汾州推官大興孫君如銓。而鑱予文于壁者，知州事蓋州傅君登榮也。

## 南泉寺新建惜字林記

古之典籍，方册焉而已，不及百名者書于方，百名以上書于册。編用韋，摘用鐵，書用漆，有燔爇之虞而無遺棄之患。逮後易以繭紙隃麋，書以不律，杵頭軸子，人知愛惜。自長興鏤九經于板，學者無筆札之勞，獲覩古聖賢書，誠厚幸矣。既而《史記》、兩《漢書》、《文選》皆付雕造，諸子百家次第皆有，官則儲之國學，民間則吴、蜀、越、閩悉能摹

印，而閩之麻沙、崇化二坊，翻刻流傳日多。士子得書易而怠心生。又科場定制，經書各有專門，程子、朱子、胡氏、蔡氏、陳氏諸家而外，帖括罔敢逸出。於是經書義稍有異于諸家者，多束而不觀。至于士子揣摹，時文是習，坊間選本盈屋充棟，人之意見各別。非所好者，土苴視之，或覆醬瓿，或糊蠶箔。至若京師，五方所聚，一有委棄，輒溷于糞壤中。士大夫既未克捃之車塵馬足之下，而往來行子，計慮所不遑及，故必藉蕭閒寂寞之人，昕夕司之，庶事不費而收之也博，宜莫如沙門氏。

南泉寺在三里河橋之東。康熙十有七年夏，予策柴車，應召舍于僧廬。有禪上人者，衣褐衲，持頃筐，拾字紙于道。月之朔望，輒焚之。越三載，結數椽于文昌閣下，扁曰「惜字林」，貯之有庫，焚之有爐，來請予作記。噫！自宗乘分爲五葉，參者期于頓悟。漢晉以來，所譯梵夾且委之蟲鼠不顧，而何有于廢紙？則上人之捃拾，非專代儒家爲之，亦所以自爲也。雖然，吾觀上人之勤，鐘鳴必起，偕其徒陳梵夾于堂，展紹繩而宣之以魚鼓，若是乎主于敬焉，由一寺推之，則西域古先生之言，其徒儲藏猶謹，而上人所捃拾，終代儒家而勞其心力也已。因記落成歲月于壁。

## 唐朱邪府君墓銘石蓋記

丁未之秋，自代州復至大同，將次應州，避雨馬神祠下。前有施食臺，刻石列八卦于旁，又書二十八宿字，心異焉。俾從者覆而觀之，上有篆文曰：唐故汾州刺史朱邪府君墓志銘。蓋沙陀之俗，死焚其骨，盛以石函。

此則其蓋也。考後唐《家人傳》，無官汾州者，惟明宗之父霓嘗贈汾州刺史，見《册府元龜》，又葬于應州，其爲霓墓銘無疑也。史稱明宗無姓氏，太祖養以爲子，不知其父冒姓朱邪者久矣。後明宗即位，謚其考曰孝成，廟號德祖。當其時，祠官之守，春秋之祭，山陵之封土必崇，孰意爲人所發，千載之下，并石函亡之而僅存其蓋也！乃言于按察副使曹公。徙之于州學，而爲文記之。

## 游晉祠記

晉祠者，唐叔虞之祠也，在太原縣西南八里，其曰「汾東王」、曰「興安王」者，歷代之封號也。祠南向，其西崇山蔽虧，山下有聖母廟，東向，水從堂下出，經祠前。又西南有泉，曰「難老」，合流分注于溝澮之下，溉田千頃。《山海經》所云「懸甕之山，晉水出焉」是也。水下流會于汾，地卑于祠數丈，《詩》言「彼汾沮洳」是也。聖母廟不知所自。始土人遇歲旱，有禱輒應，故廟特巍奕，而唐叔祠反若居其偏者。隋將王威、高君雅因禱雨晉祠，以圖高祖是也。廟南有臺駘祠，子產所云「汾神」是也。祠之東有唐太宗晉祠之銘，又東五十步有宋太平興國碑。環祠古木數本，皆千年物。酈道元謂「水側有涼堂，結飛梁于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是也。自智伯決此水以灌晉陽，而宋太祖、太宗卒用其法定北漢。❶蓋汾水勢與太原平，而晉水高出汾水之上，決汾之水不足以拔城，惟合二水而後城可灌也。

歲在丙午二月，予游天龍之山，道經祠

❶「北」，原作「此」，據四庫本改。

下，息焉。逍遥石橋之上，草香泉冽，灌木森沉。鯈魚群游，鳴鳥不已。故鄉山水之勝，若或睹之。蓋予之爲客久矣。自雲中歷太原，七百里而遥，黄沙從風，眼眯不辨川谷，桑乾、滹沱，亂水如沸湯，無浮橋舟楫可渡。馬行深淖，左右不相顧。雁門勾注，坡陀阨隘，向之所謂山水之勝者，適足以增其憂愁怫鬱、悲憤無聊之思已焉。既至祠下，乃始欣然樂其樂也。由唐叔迄今三千年，而臺駘者金天氏之裔，歷歲更遠，蓋山川清淑之境，匪直游人過而樂之，雖神靈窟宅亦馮依焉而不去，豈非理有固然者與？爲之記，不獨志來游之歲月，且以爲後之游者告也。

## 風峪石刻佛經記

太原縣之西五里，有山曰「風峪」，風穴存焉。相傳神至則穴中肅然有聲，風之所從出也。愚者捧土塞穴，建石佛于内，環列所刻佛經，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積歲既久，虺蝎居之，雖好游者勿敢入焉。

丙午三月，予率土人燎薪以入，審視書法，非近代所及，惜皆掩其三面，未縱觀其全也。由唐以前，書卷必事傳寫，甚者編韋續竹，截蒲輯柳，而浮屠之言，亦惟山花貝葉，綴集成文。學者於時，窮年筆札，不能聚其百一，難矣。石經肇自蔡邕，歲久淪缺。至唐鄭覃、周墀，復勒于京兆。後唐長興中，始更傳寫爲雕印，舍至難而就至易，由是書籍日以盛。顧世之學者，忽其易反或束而不觀，何與？豈其所謂日盛者乃其所以衰與？

北朝之君臣，崇奉釋氏，故石刻經像，在處多有。予友太原傅山行平定山中，誤墜崖谷，見洞口石經林列，與風峪等，皆北齊天寶

間字。而房山石經刻之自隋。甚矣其法之蕃熾也。今佛宫所棲，少者百人，多至數千人。然通其旨者率以語言文字爲無用，見講説佛經者，往往鄙置不屑。嗚呼！佛之説雖戾于聖人之言，要皆彼國中之先生長者也。既用其法，盡棄其先生長者之言，果何如哉？九經之文在西安府學，儒者雖不能盡觀，而得之者咸知愛惜。至風峪所藏，其徒雖繁，莫有顧焉者矣。是則釋氏之無人，不尤甚于吾道之衰也夫？傅山聞之曰：「然。」遂書以爲記。

## 西山碧雲寺記

西山佛寺百數，多建自内官，其最閎麗者，曰碧雲寺。因山下上築臺殿，金碧露松栝之表。其北内官墳墓數十，鐫石爲闌，窮極纖巧。翁仲、羊虎夾侍，墓碑林列，其文俱宰輔所製。中立穹碑二，具書總督東廠官旗魏忠賢爵秩。游人每晝灰于壁，作憤詈語。寺僧輒塗去，灑埽惟謹。過者徒有歎息而已。方忠賢擅政，建生祠立碑者徧天下，固無足責。迨刑書既定，執童子問之，鮮不以黨逆爲恥，見其姓名，踣石破碎之，惟恐不速，地僻遠無存者。而兹山近在輦轂，顧秉謙、魏廣微之文大書深刻，獨得不去，則以忠賢雖敗，而閹寺力護其類，至其尸已戮，其族已徙，復樹碑立冢，有非法禁之所能懲者。然後知小人流禍，未有酷于閹寺者也。

《易》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夫身爲宰輔，其地不爲不峻，必先假之以顔色，而後小人得邀其文章。秉謙輩不足數，顧中人以上亦爲之諛墓，何與？浮屠之教，背棄父母，殄絶宗祀。内官樂其相近，捐無

用之金錢，顯爲邀福于佛，陰令其徒守冢，寺僧藉以衣食，遂甘爲所愚而洒埽無廢，可憫也。嗚呼！士君子立朝，務明《周易》之義，毋爲小人所狎，而輕假以文章，要在「嚴」之于始，斯可矣。

## 登嶧山記

嶧山上下皆積石，間不容趾，小若拳，大若堂房，若鬼工所運，而驚濤駭獸之突于前也，山遠近草木不殖。然嶧陽孤桐，載在《禹貢》，豈以其生之不易，故貴之與？石質粗惡，游者鑱姓名于壁，未及百年，輒漶漫磨泐，不可辨識。李斯篆其不存于今宜也。按《詩》言：「保有鳧繹。」釋者謂「繹」與「嶧」同。鳧山在今嶧縣。縣雖以「嶧」名，山去縣二百里，在鄒縣之南。杜預以爲在鄒縣北，蓋縣治之徙久矣。山徑坱圠，無燕憩之所，以是游者特少。然升高遠望，風檣煙浦，出没百里之外，於以覽神禹之迹，笑亡秦之愚，足以增懷慨慷，豈必林木鬱葱，臺館高下，然後爲名山也邪？同予登是山者四人：巡撫山東工部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宛平劉公芳躅增美，公弟芳永大年，河間府推官大興牛裕范式之，歙人汪之舫于鱗。登其巔者，公與之舫暨予也。

## 濋泉記

宛平劉公巡撫山東之明年，于廳事西北掘土深二尺，有泉涓涓出自穴，從而濬之，又二尺，其廣倍焉。甃以甎，養魚百頭，清可鑑髮。公顧而樂之，語其友朱彝尊曰：「是宜何名？」曰：「《爾雅》水自濟出爲濋，其濋泉

乎？」記之曰：

天下之水，源澂者流必清，源濁者流亦濁。然河出崑崙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則衆水混之也。航于下流者見其濁，以爲河之性然，彼徒窺其末，而未窮其本，則謂之濁也固宜。爲政之道亦若是而已。吏至廉也，爲之賓客者，苟萌營利之心，惑于視聽，則混之者日至。源之清濁，流亦異焉。今公既能潔己于上，賓客咸以公之心爲心，若泉之在甃，纖塵有所不納。雖極而至于大小清河而入于海，無非清者矣。公曰：「旨哉！子其書之，以告後之居是邦者。」

## 重建屯溪石橋記

浙江之源，是名率水，由武溪東北流，合漁亭、榔木二水，經齊雲之麓夾溪入焉。東過珠里，越隆阜至屯溪，其西南五城之水注月潭，度閔口，納高梘之流達黎陽。黎陽者，南朝之廢縣治也。東北之屯溪，匯于率口，或曰孫吳時毛甘屯兵萬户于是，故溪以屯名；或曰程忠壯、王靈洗之所保也，故其子姓多率口居。蓋自率水東至于淛，爲瀨四十有七，灘三百有六十，濬流驚急，至屯溪而平，土人乃築石爲橋，以通行路。創始于明嘉靖十五年，歷百有餘歲，民安其利。康熙丙辰橋圮，率口程翁子謙出私錢獨任之，先後費錢六百七十萬。閲二年，橋成。又十七年，再圮，翁曰：「橋之不固，是吾過也。」遂以丁丑之秋復事興建，仍獨任之。橋未成而翁没。其子户部廣西清吏司員外郎岳繼翁成之。匠石之費幾倍。工既竣，介珠里陳君昶請予爲記。

予嘗考之《周官禮》，「城郭溝池樹渠之

固」，掌固以時修之；而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其不及橋梁者，非義有所遺也，蓋五溝五涂莫不有梁焉，故《爾雅》曰：「隄謂之梁。」《春秋傳》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孟氏亦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凡西北之水，其勢奔迅，一失故道，則陵谷變遷。石橋之利無從興，民之病涉者衆。迨冰始合，乃克斬木成梁。春冰既泮，輒復漂去，如孟氏所云，必每歲更作之。若新安江水，其清見底，流泠溶漾，可泂可游。然谿流既廣，梁非石不久，蘭舟竹筏齊出其下，陸則車徒之轚互，茶綱紙户，交于五達之衢。易之以木則易壞，易壞則行者病，歲事更作則居者勞，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將失其險，然後知翁濟人之功、經畫之計爲遠且周也。今朝野之士，往往守楊氏爲我之學，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事輒相諉，其于處世之術則工矣，任重之謂何？使居其鄉者皆克如翁之用心，不私其財，恒以濟人爲念，推而邦國天下，何利之不可興，而害之不可去？昔之人所以貴夫任天下之重者，蓋由是矣。

翁以子岳貴，封朝議大夫、户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嘗捐金置府縣儒學田，葺明倫堂，築率口上流沿溪石堤，建宗祠，修族譜。樂善不倦，其爲德鄰里，匪止兩建石橋而已。

## 古南禪院重建方丈記

方丈，道家之山也，而釋子以名其居，本諸維摩詰也。大江以南，僧寺宏麗者，必有方丈。歷階而升，設師子座于中，植杖其右。

凡宰官之參禪，諸弟子之問法，必於是焉。書其言以爲語録，鋟諸木以衍宗傳，猶儒家之有山長，書院之有講堂也。

明自萬曆而後，五燈似續，各有其人。臨濟一支尤盛。牧雲禪師者，舍宏麗之地，來居嘉興縣梅會里之古南院，安禪賦詩，所居方丈不盈一丈，止水一泓，稚竹數挺，足以濯巾餅，挂塵拂。雪霽扶杖以觀，月明挐舟以翫，恒蕭然物外焉。師既逝，師之弟子懸厓亦逝，而主是院者無力鳩工，院日以圮。懸厓弟子岷源居武康，采茶燒筍，集山資以自給。里人迎之主院事，不數年，闢松門，廣菜圃，舉凡房廊庖湢，靡不畢治。又伐木于山，取方丈之址恢拓之。南窗北户，丹粉一新。四方之打包持盋至者，咸歎息服其幹略。工既畢，而岷源之力殫矣，竟以疾謝世。

歲在屠維赤奮若，年饑，予偕里人爲粥于路，以活餓者。日坐方丈布施，因其徒之請，作壁記。嗟夫！人生居可爲之地或有所不爲。至于力不足以有爲，事有不得不爲者，則有志者盡心力爲之，終以勿悔。斯恒情之所難，君子有取焉。用告後之居是院者。牧雲諱通門，常熟人。懸厓諱行筏，岷源諱超濬，俱梅會里人。

## 白玉盌記

予自大同轉客太原，留布政司王公官廨。時歲在丙午，客有述定陵遺事者，云吴中有貴公子周姓，逸其名，家有美玉，俾工治作杯，玉色粹白，旁有赤文九，工琢之爲盤螭。既成，裝以重錦，盛之櫝，將自郊關以入。周氏子慮城闉甎石之或墜也，緪布于木，由女牆升降。張燕會賓客，或進曰：「人

不目子爲周九癡乎？今玉工乃刻盤螭九，是以子爲戲也！」周氏子大恚。太監孫隆聞而購以五百金，進之御，顯皇帝愛玩焉。每夕必舉以飲。及李自成陷京師，杯流傳人間，今失其處矣。公曰：「我所藏雖遜之，然其佳者亦未相遠也。」予請觀之。公乃越日具酒肴，發箱笥，若敦者一，若医者二，若癸彝者一，盧彝者一，若卣者三，用以合巹者四，若匜者六，杯卮各五，强予一一飲之。予曰：「是烏足以擬客之所云？」公曰：「未也。」于是別發所藏玉爵一，色白，以周尺度之，其崇九寸，趙康王所以燕賓者也。玉杯一，色白，黄螭抱其耳，以脣下飲，尾貫于足。公之王父爲兵部尚書，定陵之所賜也。白玉盌一，崇五寸，深四寸六分，徑七寸，舉以映膏燭，皎若冰雪。有黄點如粟，凡十餘綴焉。獲之晉恭王府者也。予狂喜，連引滿，遂大醉，盌及于石案有聲。頹然隱几卧坐，客色駭，亟持盌奉公。公笑曰：「子誠小人，盌爲好友所賞，即碎庸何傷？」先時，公同官有願以千金易之者，公不可。至是以予之愛之也，俾留書屋，且命廚人月致桑落酒二甕。

踰明年，有督府總制山陝西軍務，索公賂十萬，公不能應，爲所劾，落職歸。後三年，予遇之京師，詢之，則玉盌杯爵皆鬻之大賈。又五年，予奔喪經廣平，公出郭相慰唁。時公已病。又三年，予復至京師，傳聞公已歿。富平李子德嘗訪予太原，其後數從公飲。會亦以應召至，相對南泉僧寺，翦燈話舊事，感知己之不再，不禁泫然之出涕也。遂書以爲記焉。公諱顯祚，字湛求。先世棗陽人，其爲兵部尚書諱一鶚者，始徙家廣平之曲周云。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七

#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八

## 題　名

### 橫山題名

自梅花溪達橫山，十五里而近，予徙居溪上凡七年，始一至焉。上有顧逋翁讀書臺，翁詩所云「遥向雙峰禮磬聲」者是已。同游者，周篔青士，繆永謀於野，鄭玥隨始，沈進山子也。山雖小，有岡，有岫，有章，有隆，有堂，有密，有㕒㕒，有潭，有埒。塞者可闢爲徑，高者可升爲臺。其下多民居，守望可以相助。乃與四子謀結鄰於是，而皆無其貲也。登舟悵然，聊書于壁，姑以俟之異日焉。順治十有二年，歲在乙未，十月既望，秀水朱彝尊記。

### 題柯山寺壁

佛生乎西域，猶夫人爾，乃其徒以漢明帝夢見丈六金人，遂謂佛身丈六，入諸《本行經》暨《阿育王傳》。若柯山石像，長更倍之，此《聖教序》所云「四八之相」也。蓋自象教既東，浮屠專眩人耳目，范金雕木，慮有時而爍，争斲山骨肖之。以予所聞，石象高一丈六尺者，北涼沮渠蒙遜所造也。高一丈八尺者，長安普賢寺、涼州瑞象寺、晉州靈石寺、彭城宋王寺也。高三丈者，宜州北山寺也。坐軀五丈、立形十丈者，新昌石城寺也。至于并州童子寺，高一百七十尺；北谷開化寺，高二百尺。漢嘉之象千尺，黎陽又加大

焉，尤可詫異者矣。梵夾因而傅會其辭，稱毗婁戶佛長六十由旬，尸棄佛長四十由旬，毗舍婁佛長三十二由旬，拘留孫佛、拘那舍牟尼佛俱長二十五由旬，迦葉長一十六丈。「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也。唐咸淳中，高宗于上都龍門山陽塑佛像，高八十五尺，武后助脂粉錢二萬貫。大足初，后于白司馬阪造大象，費錢一十七萬餘貫，特出愚婦人之見。而新昌石象，錢武肅鏐賜錢八千萬貫，造閣三層，其孫俶增鑿二菩薩夾侍，亦崇七丈。昔賢有言：此吳越五十五萬家之膏血，不亦可傷也夫！是日偕游者，山陰祁理孫奕慶，班孫奕喜，敷奕儀，誠孫奕明。順治乙未暢月，布衣秀水朱彝尊書。

## 楊歷巖題名

楊歷巖去南雄府治二十里，嵌龍祠于崖半，瀑短而流長，石黝而沙白，有灌木，無濃花，以是游人罕有過者。順治戊戌，予歸自南海，將踰嶺。太守平湖陸兄世楷咸一留予廨北西爽亭。積雨翻盆，三旬不止。五月朏，曉起覩日出，迺聯騎入山，循梯磴入祠，憑闌眺聽。俄而酒榼至，相與下坡，摽吏人林外，踞石而坐。杯行久，不知日之西馳也。當太守兄之官日，楊明府自西知高要縣事，期予同往。兩舟共泊蒜山之麓，太守語予：五千里長路，必有山水絶勝，吾黨足以留連酬和。是晚，北風甚烈，揚帆拔矴，兩舟齊發。次日，行八百里，或先或後，概不相及。迨抵南安驛，始相值焉。蓋合并之難若是。今者獲探山水，覽清和之霽色，聆飛瀑之清音，且坐無惡客，可以賦詩。《小雅》言之矣：「爾酒既旨，爾肴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於焉相顧而笑，各成古風一篇，并書

歲月姓名于龍祠之壁。

## 烏江謁項王祠題名

順治十五年夏，歸自嶺表。江行，望見采石將近矣，爲疾風引去，泊舟烏江口。訊之土人項王祠所在，答云三里而近。遂與同舟魏子登岸，半塗潦水限之，因褰裳並涉。遥睇平岡灌木，知是王祠。入門則殿已被焚，徙神像栗主于廡下。王之塑像東向，面深赤，范增、龍且左右夾侍，且亦面深赤。拜訖，過亭基，瞻王石刻遺像，圓袍短幘，廣顙豐頤，宋人所摹勒也。道士出延客，問以古碑，答向有唐姚鬬、李德裕暨南唐保大年碑，今已無存。因言金海陵師渡江，卜珓神前，不許，海陵怒，將縱火燔廟。俄有大蛇出梁棟間，廟後林中颯颯聞戈甲聲，迺止。迨崇禎乙亥，流寇陷和州，掠烏江，忽陰霾晝晦，四野若列屏障，寇不敢犯而退，蓋王之英爽塞天地間，理固然爾。道士又言：去此祠三十里即陰陵故道，有虞姬墓，墓前有祠，村氓祈子者率禱祠下，必插花以識之。惜日已晡，不果往，乃還。六月幾望，秀水朱彝尊書。

## 重游晉祠禊飲題名

康熙丁未三月三日，永年趙湛秋水、秀水朱彝尊錫鬯，桐鄉孔興儁子威，修禊祠下。酌難老之泉，采長生之蘋，網魚于淵，沽桑落于市，相與聚飲溪亭之上，留宿朝陽之宫。既旦，感後會之難期，重念此樂之不可泯也，乃緤馬于林，紀同游姓氏于壁。彝尊記，湛書。

## 卦山題名記

卦山去交城縣西北五里，連峰夾澗，若卦畫之相錯，陰陽乖合，不可端倪，山以是名。陋者增益其文曰「萬卦山」，而卦之義反以數窮矣。丙午之秋，予與同里包銘登是山，觀唐支高、李玄穆所撰碑記，及貞元、元和中陀羅尼石幢。日將暮，風雨驟作，乃留宿僧舍。曉起，登峰以望，白雲逢逢，瀰漲柏谷。下視城郭，出没霧中，若方艦之浮于海。午霽下山，因書來游之歲月于壁。包子歌曰：「縶予馬于城隅兮，攬子袪于山幽。微子之書兮，後之來者夫孰知予之偕游？」予不復和也。

## 崛嵋寺題名

崛嵋寺在太原府治西三十里亂山中，聞其地與竇鳴犢祠相接，思覽其故迹。丁未二月望，王公子千之期予偕游。時河冰始泮，輿梁尚存，相與並馬入山寺。寺久圮不治，荒榛叢棘，充塞于崩崖卧石間。鐘魚寂然，惟一二病頭陀補衲簷霤下。詢之，則去鳴犢祠尚遠，遂不果往。日亭午，僧廚乏稻米，炊黍以飯。千之命童子沽酒，行五里得燒春，乃還，注之僧盋，兩人對酌。千之問「崛嵋」字義，予謂其初必無偏旁，疑村夫子强加之。郭忠恕有言：飛禽即須安鳥，水族便應著魚。俗書滋謬，二語盡之矣。飲半酣，題名寺壁而返，冀後之游者觀焉。

## 蒙山訪碑題名

山西按察副使整飭陽和道同里曹公溶，以公事留太原，借予櫪馬，俾訪金石刻文字。

因出郭抵晉祠，夕宿朝陽觀。晨起，道士引一躄叟至，謂善搨碑，乃攜之行。取道風谷，嘗考《北齊書·段韶傳》，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距汾河，西被風谷。又《唐創業起居注》：煬帝于樓煩置宫，因過太原，取龍山風谷。又《通鑑》載後唐劉后與李存渥奔晉陽，李彦超不納，存渥走至風谷，爲其下所殺。是則風谷之名，著于載紀久矣。胡三省注：唐長安三年，分宜芳縣置嵐谷縣，屬嵐州，謂「風谷」當作「嵐谷」。諺云「南人不識盩厔」，其類是與？躄叟語予蒙山多石刻，乃往求之。馬行碎石中，將至，見厓岸多以斷碣壘砌，大率比丘塔銘及陀羅尼幢也。入開化寺，有穹碑戴額，乃蘇禹珪撰《寶嚴閣記碑》，後具書「開運二年，興邦佐命忠力保定功臣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北面行營都統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太原尹上柱國北平王食邑一萬三千户實食封二千二百户劉知遠立石」。合之《五代史·帝紀》相符。按樂史《寰宇記》，蒙山上有楊忠墓碑，隋文帝追謚武元皇帝，今已亡之，或壘入厓岸中，未可定爾。是日也，由風谷登天龍山，轉入蒙山，題名寺壁，拓北齊碑二，五代、十國碑各一，還以贈曹公。

## 胥山題壁

嘉禾四望無山，近府治者，胥山一簣而已。歲在己酉孟冬，偕同里周篔青士、沈傳弓武功，泛舟魏塘。聞鐘聲，取徑以入。有僧舍棲石壁下。天將雨，非無膚寸之雲焉。予謂二子曰：《爾雅·釋山》文「小山岌大山，峘」，言乎小者高過大者也；「大山宫小山，霍」，言乎大者圍繞小者也；「小山別大

山，鮮」，言與大山不相連屬。然則兹山也，其「別」之謂與？《至元嘉禾志》稱「一名張山」，則胥山之名未必出于古。而山有磨劍石，傳是夫差遺迹。又有石龜，凝望涇水，有赴壑之勢，或見其潛行，命工鑿傷一目。殆村氓傅會，不足信也。宋隆興中，山爲李氏所有。既而或請于朝，隸諸郡學。其後鄉人陳氏結書屋于此，今爲巨室葬地。所存僧舍，殆即書堂故址爾。二子語予：「山不在高，當以少爲貴。吾子行萬里，難得故鄉之山游焉，是不可不留題也。」因相與聯句爲詩兼書，以示後游之君子。

## 題歷下亭

康熙庚戌五月既望，泛舟蓮子湖，眺北極臺。時菡萏始舒，熱風未甚。循湖而行，求七橋故址。俄而雨驟至，復乘舟登歷下亭，與客縱飲。既霽，泉泠泠注亭下，有魚自濺泳躍入階除，童子烹以侑酒。蓋客濟南二年矣，乃得一醉兹亭焉。

## 西山祕魔崖題名

秀水朱彝尊錫鬯、嘉興李良年武曾、吴江潘耒次耕、上海蔡湘竹濤，自翠微山來登。是日疾風揚沙，夕陽在嶺，僕馬憊甚。相與摩挱故碣，覽二龍子遺事，徘徊久之，後日入乃返。時歲在辛亥，正月九日也。導予游者，退谷僧瞻西。

## 京師西山弘教寺題壁

都城西山弘教寺，傳是正德間中貴晏忠所造。寺前有澗，過澗壘石爲門，題曰「道統

門」，石殿三楹，上琢三皇、五帝、三王像，左鑿周、召、孔、孟諸聖賢，右鑿周、程、張、朱諸儒像，别一石龕以藏五經。殿外一石亭，壁列鐘虡、干戚、錢鎛、弁裳之屬。左龍馬，馬毛旋五十五，數如河圖；右龜，龜甲四十五，數如洛書。東堂三楹，壁立忠臣龍、比以下，孝子曾、閔以下若干人。

按《元史》，泰定二年，中書省言：養給軍民，必藉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弘教寺，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虚費云云。今遺蹟已無可考。觀晏忠祠石像禮器制度，渾朴不類明時工匠所鑿，且元于儒釋初無分别，疑寺即宣文弘教之遺址，晏忠特從而修飾之爾。金華姜應甲詩云：「空山石祠堂，落穆跨深壑。肖象古聖賢，高下坐淵漠。殿墀列龜龍，如出自河洛。煌煌先儒語，所爲忠孝作。性理累百卷，題壁見大略。歷覽感吾心，人傳晏公鑿。厥志在尼山，高邈得所託。媿哉彼檀施，釁血塗丹雘。」慈谿馮元舒詩云：「嗚呼晏常侍，石室存道統。上象皇帝王，其左周召孔。宋之四大儒，一一接其踵。峨峨殿三楹，象皆刻石奉。四壁龕者五，分標五經總。古人所未聞，此是我作俑。猗彼何人斯，卓哉儒者勇！」兩君竟以是爲忠所鑿矣。祠堂列聖賢象，始于文翁，踵于趙岐。若司隸校尉魯恭、荊州刺史李剛、從事掾武梁祠皆有之，不得云作俑也。

## 題福州長慶寺壁

長慶寺在荔支林中，樹高五六丈者四百餘本。壬子六月，偕歙人鄭玨曉行城下，遠望初日浮林端，青紅如覆重錦。既至，土人方緣樹采摘，納之于筐。坐僧舍俟之，人各

啖百顆。亭午，飯僧廚。日晡乃去。世之品荔支者不一，或謂閩爲上，蜀次之，粤又次之；或謂粤次于閩，蜀最下。以予論之，粤中所産挂緑斯其最矣。福州佳者，尚未敵嶺南之黑葉。而蔡君謨《譜》乃云廣南州郡所出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亦鄉曲之論也。書之壁，用質之知味者。

## 鼓山題名

鼓山去福州府治東三十里。康熙壬子六月，偕歙人鄭瑆乘竹轎往游。晨曦射人面，扇以障之，手指皆流汗。既而行松陰三里，達湧泉寺。寺創自梁開平二年，閩王審知所建，延國師神晏居之。入門，山僧迎客，飯香積廚。尋挾之出，探靈源洞。下巖磴數十級，中裂一澗，跨以石梁，下視乏水。山僧語予：「此喝水巖也。國師安禪于是，惡澗水之喧，喝之，水乃倒流遂涸。」予爲悵然。旁多宋人題字，有徐錫之者，刊詩于石云：「重巒複嶺鎖松關，只欠泉聲入座間。我若當年侍師側，不教喝水過他山。」辭頗清拔，先得吾心言之矣。鄭子登眺屴峰，予納涼僧廊。日既暮，留憩廊下，愛青松架壑，信宿乃還。用苕帚拂塵，題名于壁。

## 房山北砦題名

康熙癸丑二月之望，自上方山麓策馬折而西，至北砦。雙崖如門，琳宫梵舍，對峙左右。老樹攲斜，交蔭澗谷。寒葉盈尺，人行簌簌。有聲流泉，三壘鳴空。山中注而爲池，土人誡勿濯手，濯則龍怒，雷雹且至。緣仄徑而上，飯于僧寮。遂埽壁題來游歲月，

同游者宛平二劉先生：芳躅增美、芳喆宣人，涿州馮源漳子湛，華亭錢柏齡介維。

## 洞霄宫題壁

由餘杭縣郭坐筍輿，歷九鏁山，三十里而近。又十里，至大滌洞天。洞有紹興中游人題名。路轉皆礐石，輿丁言是歸雲洞也，要無徑可入。乃詣洞霄宫宿焉。是夜有虎卧宫前松樹下，道士見之。問心悸否，答云此虎仙人，郭文騎以買藥，不咥人。曉聞擣藥，鳥啼灌木。起洗面，尋石齋黄公書院。午飯道士山房，觀鄧牧心所撰《大滌洞天志》，南渡以後，提舉宫觀諸大臣概未之載。予以爲闕典。道士固請予具書姓名。予老矣，假我數年，思稽舊史，以補鄧志之闕，遂應之曰「諾」。康熙癸酉九月。

## 靈隱寺題名

靈隱寺，晉咸和初沙門慧理建，前有飛來峰、理公巖，冷泉經其下，西出合澗橋，分流入僧房叢篠中。巖上下多鐫佛象，土俗相傳，謂是元僧楊璉真伽所鑿，蓋本于夏時正《府志》。非也。象教自漢孝明帝時流入中國，終漢之世，凡宇内墓門石闕，刻鏤先聖賢、孝子、列女，未有鐫及佛像者。至晉始有之。潛説友撰《臨安志》在宋咸淳年，此時楊璉真伽未至江浙，行省志中載寺有梁簡文帝《石像記》，又據陸羽《靈隱寺記》稱理公巖慧理宴息其下，後有僧于巖上周迴鐫小羅漢、佛菩薩像。然則飛來峰石佛，唐以前已有之。審視厥狀，戌削奇古，望而知爲六代遺蹟。今煙霞洞羅漢六，石屋羅漢一百一十

六，要非吳越以後工人所鑿，土俗流傳之謬，由未見《咸淳志》爾。康熙辛巳三月，同游七人：長洲顧嗣立俠君，秀水朱彝尊錫鬯，杭州馮念祖文子，吳陳琰寶厓、顧之挺搢玉、周崧層巖，汪日祺無已。期而不至者，蕭山毛奇齡大可也。

## 南屏題名

小長蘆叟檥舟雷峰之下，自塔衕杖藜詣壑菴，同里戴生錡從。循磴道，躋丘岑。覽觀磨崖，隸書《家人》卦語。生曰：此南屏也。《咸淳志》南屏山在興教寺後，上有石壁若屏障然，此山之所由名也。自開寶五年吳越王建寺，曰「善慶」，太平興國更額「興教」，寺有齊雲亭、清曠樓、琴臺。楊廷秀詩所云「清曠樓中夕眺間」是已。又有魚池，故東坡居士訪南屏臻師詩：「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撫檻散齋餘。」今壑菴前池尚存，疑即種金魚舊蹟。又謙師妙茶事，居士亦贈之詩，有「道人曉出南屏山，來施點茶三昧手」之句。迨宋季，亭樓俱廢，而南屏晚鐘猶列西湖十景之目焉。

考葉紹翁《四朝聞見録》、吳自牧《夢粱録》，皆云石壁刊字出司馬温公筆，獨周密謂是唐人遺跡。後人于石旁刊「右司馬温公書」六字，其實非也。家有《宋鑑》，稱紹興六年十一月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真似漢人，朕有五卷，日夕置座右，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國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今磨崖所刊，《家人》卦後雜以《樂記》篇「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舉而措之」百九十二言，《中庸》「道不遠人」至「無入而不得焉」百九十七言，合乎《宋鑑》所載，當是諸

大臣聞思陵面諭請刊于石者。此王參淯詩有云「涑水崖碑半緑苔，春游誰向此山來」也。又張榘《應天長慢》詞，其詠南屏晚鐘云：「翠屏對晚，烏榜占隄，鐘聲又斂春色。幾度半空敲月，山南應山北。」皆指興教寺鐘云然。而今人多以浄慈寺後峰目爲南屏，誤矣。戴生曰：「夫子曷紀之？」乃具書本末于壁。

## 羊石山題壁

竹垞叟留山陰，舍莫氏之居。客有道羊石山之勝者，莫君乃治酒榼，挐舟以行。達乎山麓，偕游六人。升高丘以望，求吴越王鏐遺游奕使崔則防守故迹，而土人莫有識者矣。山有石如羊，故名。村民以斧斤開鑿，不審自何年始。今者爲宫，爲霍，爲岌，爲峘，靡有不遭斲伐者。於是窪以爲洞，豬以爲潭，象佛形軀，闢徑以導游人之入。覽觀既周，相與把琖山神之祠。叟乃言曰：「天生民而因地之利，三壤則後，耒耜所及，天下無不耕之土，不耨之期矣。自堪輿選日之術興，而方位、歲月始多禁忌，謂有神焉司之，吉神百有二十，凶神二百有二十，數且倍之，以凶配吉，故夫吉日鮮矣。兼以司天者頒曆，首圖年神方位于前，又注不宜動土于甲子之下，然則土必選日而後可動邪？試觀兹山之左右前後，結屋以居者百數，而伐石之工不休。相其村落，室家胥慶，未嘗有餘殃焉。是青烏鐵帚之説均不足信也已。」僉曰：「然。」叟乃濃墨大字書其辭于新礱之石壁，時康熙丙子九月既望。

## 殳山題壁

予避地梅會，距殳山一十三里。居未

定，南至于端州，西北窮乎雲朔，東放琅琊。玆山在户牖之外，歷四十九載未之游焉。歲在丁丑九月九日，期譚十一給事兄，踐登高之約。舍舟而陸，杖藜偕行。山高僅二丈，逶迤七百步。上有銅棺冢，道士殳基尸解葬焉。遺井尚存，傳是基所鑿也。石皆赭，土人伐以繚垣。歲既久，山失其半，惟一僧舍獨存。拓北窗，灌木一林，葉未黄落。寺僧摟新栗以進，猶帶芒蝟，取其實嘗之，味若巖桂之始花然。當元之季，貝助教瓊來居千金之圩，暇與比鄰諸子燕飲於是。其後入爲史官，分教中都胄子，恒思此樂之不易得，見諸吟咏。今給事暨予已脱朝簿歸田，敝車小舫，縱吾意所如而莫爲之限。且天假以年，老而不學，分寸之陰皆可惜。曷不各載書卷，留寓玆山，相與辨析古今疑義，別其是非，用示後學？此亦事機不可失者也。給事曰：「弟之言然。」迺分書于寺壁下山。

## 包山寺題名

康熙甲申三月朔，暨同里沈秀才自林屋洞門扶杖步至神景觀，坐笨車，尋包山寺。將至，行新松林下，約千餘本，徑盡而寺門見。石梁覆澗，水流涓涓不絶。門左有唐會昌二年僧契元書碑。契元名不著于書史，而楷法端麗，在顔、柳之間。記成都雍博士陶有《送契上人南游》詩，即其人也。讀未畢，山僧出迎，乃齊入方丈，汲沙泉，烹野茗，良久出寺。載讀會昌碑，思以硬黄搨之，不得也。包山之寺，相傳建自梁大同年。玆碑立寺門，歲月已久。顧歐陽、趙、曾諸家博搜金石文，未著于録，則以地僻在太湖中，故聞見有所不及。然自玆碑既立之後，祠部奏括天

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有詔山野招提先毁。五年七月，浙西東道止各留僧二十人，乃兹碑不踣，則亦以地僻存焉爾。獨怪王文恪輯《震澤編》削而不載，後之修具區志者遂遺之，不可不補其闕焉。

偕游六人：錢唐馮念祖，武陵胡期真，秀水沈翼；導予游者，吴縣徐上舍惇孝、惇復及弟天秩也。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八

#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九

## 碑一

### 東甌王廟碑

豪傑之士往往起破家亡國之餘，流離瑣尾，極人情所不堪，卒自奮于當世。論者徒矜其勳伐之隆，至心跡之微隱而不彰者多矣。張良之于韓，田横之于齊，卒從諸侯滅秦，要其志期于報讎雪恥而已。若夫封留王齊，豈以是爲榮哉！予讀史至秦楚之際，有感東海王之事，其報讎雪恥，無異良、横之所爲，而終王其故土，守越之宗祀以不廢，則又良與横銜悲飲恨而不能致者，王克致之，可不謂難焉！惜未有推明其心者，而僅以趙佗、梅鋗之屬視之也。

歲在癸卯，予游永嘉，乃得謁王之廟于縣治之東華蓋山之下。廟久不治，言之知縣事漢陽王君世顯修葺之，王君許諾。以予之將歸也，先事請予文紀之石。

按史，王勾踐之後，國覆于楚，至秦郡縣天下，廢爲君長。及諸侯畔秦，王率越從鄱君入關滅秦。漢擊楚，王率越佐漢滅楚。高帝封王於越，以奉越後。惠帝二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爲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東甌王，廟之所由名也。漢制：非劉氏不王。其初異姓王者八國，卒就誅滅。王與長沙王芮、閩越王無諸獨終始得全，非以忠謹然與？司馬遷謂王入關時，項籍主命弗王，故王不附楚，是亦未

推王之心者。蓋王之國，楚實覆之，項氏雖非楚後，而世爲楚將，安知覆越者之非項氏也？然則王之不附楚而佐漢也明矣。方其喪國于楚，廢於秦，版圖入丞相府，越人終保而不散。以瘡痍未起之衆，馳數千里，犯强虎狼秦，及漢軍垓下，黥布、信、越期會不進，而王之用命若蹈湯火，蓋國恥未雪，王之心有不忍一日懷安者，是可謂豪傑之士矣。夫其流離瑣尾，英毅果鋭之氣，百折而不回，歿爲明神，廟食於千載，宜也。爰從王君之請，綴以詩，俾迎神送神者得以歌焉。辭曰：

芒芒禹迹，無遠弗届兮。維此東甌，九牧外兮。夫餘封越，少康之支兮。至于勾踐，遂霸江淮兮。鼫與不壽，世載更兮。翁翳之侯，及無疆兮。師覆于今，其亡忽兮。或君或長，海濱是窟兮。七世維王，既詘乃伸兮。地雖秦郡，人越人兮。函關既入，拯嬴酷兮。復會于垓，殲楚族兮。國恥既雪，白馬刑兮。敬鬼而壽，百六十齡兮。維甌之鄉，王所涖兮。秩祀孔虔，民有事兮。何以迎之？尊有罍兮。枇杷橘栗，桃李梅兮。維王之來，樹兩旗兮。何以送之？工用謳兮。琴瑟笙竽，筑坎侯兮。維王之去，亦莫我尤兮。我歌倡兮，我舞洋洋兮。黍稷維馨，籩豆大房兮。千秋萬歲，俾樂康兮。

## 開化寺碑

摶土以爲神，傅以彩飾，緑衣烏幘，兩童子夾侍，絷白馬于前，曰「文昌之像」者，古有之乎？吾不得而知也。築室以爲宫，刻桷丹楹，旁三門，門三塗，若王者之居，以栖文章之神，號爲「帝君」者，古有之乎？吾不得而知也。然則文昌之祀非與？曰：何可非

也！司馬遷《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爲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班固《漢志》謂五曰司禄，六曰司災。《晉志》則謂四曰司禄，五曰司命，六曰司寇。此文昌之名也。《書》曰：「禋于六宗」，孟康以爲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小宗伯兆四類于郊。《月令》：季冬之月，畢祀天之神祇。鄭康成謂司中、司命與焉。《漢律》曰：「祠祀司命。」此祀文昌之見于傳記者也。若今「帝君」之名，特出于道士之説，謂士之以文進者，其姓字悉書之帝君，得以進退其柄，由是海内争祠之，至徙其像學官，與孔子並居。噫，亦甚矣！道書稱帝君之神屢降于世，必爲王侯將相，其可知者，在周爲張仲，在晉爲涼王吕光，五代爲蜀主孟昶。予嘗怪其説，以爲帝君既能以文化成天下，其降生之人宜有迥異下士之才，闡天地之大文以垂教于世。乃張仲者，世遠勿論；若昶之所能，僅聞打毬走馬而已。至吕光者，史譏其不好讀書，則于義何居焉！吾知之矣，古之祀文昌者，司中、司命，而今之號爲「帝君」者，蓋司禄也。世之享厚禄者，不皆善文之人，則司禄亦無事于文矣。使夫天下之士，才者不必禄，禄者不必其才，則帝君進退之權不已重乎？雖然，其祀於學官則舛也，原道士之説，所以夸大帝君者，不過欲撼我孔子焉爾。彼謂《詩》、《書》雖孔子之教，若富貴利達則皆帝君司之，孔子不與焉。陋儒不察于理，遂徙而祠之學官，神之靈豈妥于是哉！

開化寺者，大同之士人别築以奉所謂帝君者也。其堂室之制，不庳不侈，視世之崇祀者，不改于度，宜神之妥于是焉。予悲夫

世之人狥道士之説，未暇究文昌之名義，又感流俗並祀學官之非而大同之人獨得也，既爲之文，復綴以詩，曰：

倬彼文昌，帝車之次。觀象于天，戴筐是似。稽古肇祀，司命司中。維今之人，司禄是崇。有嚴頖宫，釋奠孔子。雜祭于祊，匪國之紀。懿彼塞垣，誕啓大扃。爲堂爲戺，殖殖其庭。祀典既一，牲醪孔時。佑我髦士，受禄於斯。先民有言，禮失在野。我作此詩，敢告來者。

按武陵太守《星傳》，三台一曰司命，二曰司中，三曰司禄。《星經》又云：「司命二星在虚北，司禄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禄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蓋四司鬼官之長。祭法：王爲群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鄭康成以爲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熊安生亦曰：「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宫中也。」漢制掌之荆巫。應劭云：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别作小屋，祠以春秋之月。而屈平作《九歌》分司命爲二，疑所謂「少司命」者即《星經》所云，故其辭多近《山鬼》。而「大司命」之辭曰「廣開兮天門」，又曰「乘清氣兮御陰陽」，斯則文昌之第四星也。自識。

## 大同府三皇廟新建財神祠碑

財神之職，不稽于祀典，其得祠而祀之者，前户部右侍郎、今山西按察司副使曹公從民志也。古昔盛時，君卿大夫所以養民，水、火、金、木、土、穀之時，正德、利用、厚生之節，修和于上，阜成于下，蓋惟善人是富。又董其不善而勸之以善，故其祝史之文下有

「純嘏保艾」之辭，上所期于下者，倉箱坻京、黍稷稻粱之外，必曰「穀我士女」，未有以貨寶致祈於神者。迨世既降，先王養民之善政盡失，君卿大夫不能操財用之權，而刀錐子母之利，貪者或以富，善者或以空乏。天下之人求其故不得，以爲必有神焉司之，則財神之祀，民其亦有不得已者與？

大同之隸山西，在雁門以北。其地沙磧，其泉醎，其山童，其居土屋，其人日再食。無田桑之饒、陶埴之利，又多凶旱水溢之苦。民貧特甚，懼神之不饗于是也，相與率私錢治其祠于南關之内、三皇廟之旁，僧徒之寮、鐘鼓之樓無不畢治。工既成，宜敘其本末。公顧予曰：「子曷爲我記之？」予惟先王所以教民美報者，山川，谷林，丘陵，下至坊、庸，郵表畷，與夫馬蠶、貓虎之屬，苟利于民，有其舉之，莫敢或廢，況夫效財用于天地者哉！若夫生財之道，未有不本乎勤者，故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苟至于勤，則室家婦子罔不勤，而財之用舒；苟安于惰，則室家婦子罔不惰，而財之用日以絀。鬼神之依，龜筮之從，在民先定其志而已。往時三雲之俗，兵師札癘之後，民之弊玅已極。今年既順成，民樂其業，商旅之往來，各得其所，非神之所綏乎？《洪範》之三曰「農用八政」，先之以食貨者，財也；次之以祀者，蓋言報也。然則財神之得祀，又安可誣哉！公曰：「善夫子之言！」爰勒于石，諏吉日，拜祠下，作神絃之曲，俾工歌以樂神。曰：

我牲之陳兮我醴之將，維神司職兮畢昴之疆。黄金爲車兮瑶象爲駕，風與雲其離合兮紛總總而來下。使爾多財兮及此下民，自今伊始兮罔或不勤。歲功必成兮昆蟲毋作，詔我後之人兮報祀有恪。

# 蚄蚄廟碑

天子之大蜡八，其祭「坊」與「水庸」之辭曰：「昆蟲毋作。」《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稺。」故以方以社，報祀於田祖，祈年於天宗。先王之勤農事，可謂備矣。予考之《周官》，凡夭鳥、蟄獸、貍蟲、水神、蠹物爲民厲者，莫不掌之以官。牡蘜、牡橭、象齒、蜃炭、方書、靈鼓，其攻禜之術必詳。顧昆蟲害稼者不及焉，何與？豈其有所未詳者與？非然也。蓋鳥獸庶蟲之妖，世不恒見，則攻禜之術罕傳，不有司之，無以祛民之惑。若昆蟲害稼，農人咸知所以敺之，農之所不能敺者，官亦不能去也。故特責其事於田畯，致其祈於田祖，爲之秉畀炎火，而害可去。先王治人事神之道，蓋無不宜也。

蚄蚄廟去汾州府治一十五里。歲丙午八月，予謁神之宇觀廊廡，所樹碑率鄙俚不文。里有隱君子胡庭者，請予曰：「子盍爲文紀之？」予惟神之名號，未顯于前代，而主民穡事，近乎古之田祖。至「蚄蚄」者，害稼之物，陸璣以爲螟之屬也。神以是名，猶翨氏、蟈氏之命其官爾矣。嗚呼！自浮屠道士之説興，先王祀典所載神示物彪之號，往往潛爲所變易。世之祈報者，久而不復察焉。往予兒童時，江南飛蝗蔽野，見所禳神，皆出二氏無稽之説，蝗亦卒不去。既心知其非，嘗有慨乎儒者之不能師古，輒爲二氏所惑也。若神之名號，則猶循古之遺，而土人之載牲擊鼓，致賽於是者，去祈年方社之祀不遠。微庭之言，固將以是告世之君子，其或不幸而罹凶旱蝨蝝之災，則當以此邦之人事神爲法，以無戾先王報祀之義，而不爲浮

屠道士之説所惑，庶乎其可已。系之以詩，曰：

彼汾之陽，其原膴膴。曰蚜曰蚄，痒於而嫁。神司厥職，名用不懲。大田既臧，蠲之豆登。農夫之祈，維黍及稌。農夫之報，自陬越涂。我從籥章，載歌豳雅。辨神之號，告諸方夏。

**重修泰安州東嶽廟碑**

禮：山川之祀以望，其既祭也則以牲玉，瘞而縣之於林，沉於水，未有升高祀者。其後易壇壝爲廟，而五嶽皆於山下。恒山祠上曲陽，遠在數百里外，猶不失古望祀之義焉。東嶽廟在泰安州治西北隅，寔嶽之南麓，前三門，門三塗，樓峙其前。神之居在五重，端冕秉圭，一如帝者之儀。議者謂五嶽秩視三公，然《周禮》有「兆五帝」之文，宰五行，配五色，後蓋分祀五方，而青帝得祀于岱。章服之盛，非僭也。《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爾雅·釋山》曰：「河東岱。」應劭曰：「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謂五岳之長。」相傳神掌死生之籍，故曰齊度游四方，各登泰山簶。蓋自九皇六十四民以來，秩祀不改，彼嵩、華、恒、霍，特廟祀一方而已。神則祠宇徧天下，生民之奔走威福者，疑神崇標，峻極是處，由是山椒嶽頂，各飾神祠，金碧焜煌於松栝之表。至州城之廟，載諸祀典，祈報者或未之過焉。惟朝廷有大典禮，特命使臣祠告外，則州之有司，春秋致祭，一灑埽而已。廟以是久不治。嗚呼！抑知百神受天子職，必祠官祀典所載，乃其所以憑依也與？

皇帝踐位之六年，躬攬大政，告于海內

名山大川，爰命祕書院學士宛平劉公修岱宗之祀。使旋，尋奉命撫東土。既至，檄知州事林君修治。于是三司以下，靡不率錢爲助，采大木于江淮，由運河輂于廟。明年竣事。城之雉堞，殿之垣墉，户之棖楅，土者爲臺，木者爲樹，鼓鐘之樓，齊湢之所，宲廇檠椺，瓴甋罘罳，莫不畢治。穹碑斷碣，蹐者復立；鬼物青紅，夾門左右。州之男女，遠方之人，咸來覽觀，小大稽首。爰礱貞石，以書歲月。公授簡彝尊曰：「斯文也，非子不可。」

彝尊伏念岱宗爲先王省方之地，觀民設教，於是乎在，有孚顒若，惟神是依，治神人以和上下，建神示以保邦國，觀化之理一也。萬物出乎震，妙萬物者，莫如神。天地之盛德，仁氣備焉。神之靈爽既妥，百物以諧，四時以序，協乎先王望祀之義，將遐邇之祈報者，不于彼而于此焉，庶無戾于古矣。乃作詩曰：

萬彙之生，孰秉其權？陰陽相代，有化必遷。巖巖喬嶽，善氣所宣。降婁之躔，天柱左海。群山是宗，莫之與等。惟神司職，克配真宰。陳書于虞，考禮于周。魯公三望，紀于《春秋》。百王之祀，豈其崇丘。嗟世之人，不稽祀典。鍵此重扃，巒磴是踐。神房寢地，覆之苔蘚。穆穆天子，既親萬幾。使告于岱，誕及海沂。親臣代祀，叩神之扉。帝有恩言，爰撫青社。小東大東，綏此勞瘅。有淑者旂，有聲者馬。乃巡于野，乃舍于郊。乃諏司牧，爰暨庶寮。浮木于江，斲石于嶅。公來奉符，五宿山麓。新門有伉，四阿重屋。亦有寢宮，陳其牲玉。有蒼者璧，帝睟其容。百靈來會，爾侯爾公。奕奕者廟，神罔時恫。鬱鬱唐槐，丸丸漢柏。樹以豐碑，昭神之德。

使山如礪，報祀不忒。

## 鄒縣重修亞聖孟子廟碑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昌黎韓子之言，天下之公言也。當其時，孔子没，微言絶，七十子没而大義乖。曾子之徒有吴起，子夏之徒流爲莊周，周再傳而爲孫卿，蓋有以闢問于墨翟者。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舍冉、閔、游、夏，願學孔子，其言醇乎醇，其色粹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其氣塞乎天地之間而毋餒。於滕世子道以性善，於齊王先攻其邪心，於梁去利而先仁義。《春秋》，弟子不能贊而孟子發其微；性與天道，弟子不得聞而孟子暢其旨。此之謂名世，此之謂大丈夫，此之謂豪傑之士。自韓子「功不在禹下」一言，百世之論定矣。乃世儒以其矯枉過直，有不知而續其書者，或刺之，或非之，或刪之，或詆之，或疑之，至或比于忍人辯士儀、秦之流，幾于侮聖人之言也已。

明之太祖頒其書于學官，當吴元年，即諭許存仁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賢君用其言，天下豈不定于一乎！」又勅文學之士曰：「朕聞孔孟于世，利濟之心，慮恐不及。」諭桂彦良曰：「孔孟一聖一賢，自漢唐以來稱之。」諭趙晉曰：「孔孟之道，卿幼學壯履。」大哉王言，必孔孟並舉。其命劉三吾節文者，爲發題試士，恐啓諸生訕上之端爾。乃無稽之言，謂帝欲廢孟子，錢唐進諫，以腹受箭，野史近誣，不足信。

鄒縣爲亞聖故里，廟在縣南門外，由來已久。其初褒崇之典未及。宋元豐六年，從吏部尚書曾孝寬之請，詔追封鄒國公。政和

五年，太常議以弟子十八人配。其後季孫、子叔罷祀，配者堂上一人，廡下一十五人。彝尊三謁廟，見棟宇摧頽，久圮不治，心焉負疚，若疚疾之入于懷也。歲在乙丑，丹徒張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始庀材以葺廟。明年工畢，遺彝尊書，大旨謂子之論文，六籍之外，七篇是宗。廟成宜有碑，曷操奇觚以志歲月。彝尊不敢讓，謹以聞于師者具書于石，兼取外書遺意，括爲歌詩。其辭曰：

大人藐之，白羽之白輕兮。楊、墨距之，白玉之白貞兮。萬鍾去之，白雪之白清兮。源泉混混，盈科後進。泰山巖巖，雲天是參。昔先王肇祀，三遷之里。春秋俎豆，鄒嶧之趾。遺像在屋，坐以千年。林有灌木，井洌寒泉。懿矣張公，撫兹東土。維正學是崇，靡廢勿舉。生民以來，盛于尼父。聖克亞之，秩祀斯所。

## 通州西倉增福神祠碑

漕天下之粟達京師，儲四之一於通州，設西、南、中三倉貯之，列廒二百五十有奇，計納米二百萬斛，領以户部，分司四員。而西倉所貯居半，爰立廟其處以祀神云。按《漢書·天文志》：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廥積。《石氏星經》：天倉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南四星，天庾，積廚粟之所。天囷十三星主御糧。《晉志》：天囷十三星在胃南，爲倉廩之屬。天廩四星在昴南，一曰天廥，《春秋》所謂御廩也。倉庾之象，上麗乎天。天之垂象非一宿，斯王者之廥積亦非一區。粟入之藏，用以備九年之儲，六軍百職，匪頒、賙賜，稍食於是焉給。出納之有其數，車筥米粟之有其辨，匪特藉人事之謹而已。相因

而不紅腐，長滿而無耗實，惟神焉相之。神之號未詳乎祀典。考《春秋佐助期》，天廩倉神明均名，❶然則今之所祀，將毋是與？曰增福者，從其舊也。

蓋自明永樂中，通政使李暹請于朝，始建令甲太倉之神，每歲二、八月諏吉日，遣户部官致祭。則分司之在通州者，得祭于神，禮也。廟自萬曆十一年修葺之後，歲久不治。分司丁君偕同官茲土者共率私錢治之，落時，棖栚、瓴甋、宗廇、神像、几筵一新其舊。工既畢，請予文紀其歲月。

予惟今之仕者，恒汲汲目前之務，至于展禮事神，可以垂之久遠，或反哂其迂闊而莫之助。君獨能于文法尋尺之外，庀工以治神廟，非果于從政者與？而諸君子又能協恭一心，以襄其成，凡此皆其可書者也。用刊之石，兼爲歌詩以妥侑焉。辭曰：

通潞之亭兮萬斛之舟，大車檻檻兮服以兩牛。如坻如京兮屹如山立，我倉既盈兮度支是給。神之舍兮降婁之南，鄰昴罶胃兮天街式臨。贊之豐功兮積以不涸，下無竄鼠兮上無啅雀。神之來兮委蛇，帶禾九穗兮孽麥兩岐。神之去兮惚怳，播八穀兮雲之上。我祈兮倉箱，我報兮酒漿。效牲兮薦腯，陳鼓笛兮滿牀。頌神之庥兮飽神之德，降福孔多兮綏我環極。

## 重修江都縣旌忠廟碑

旌忠廟建自宋隆興二年，以祀左軍統制魏俟俊、後軍統制王俟方，兩俟均死于戰者也。紹興三十一年，金煬王渝盟括三十二總

❶ 「明均名」，《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引《春秋佐助期》作「名均明」。

管之師，合蕃漢步騎二十七萬，自將以南，艅艎艕舠，分據津隘，直趨維揚。宋之猛將爲張浚、秦檜誅鉏殆盡，恃以扞牧圉，僅存病篤之劉錡。爾乃用金字牌徹之，甘以半壁天下，九百萬金錢，委之葉義問一懦夫，奪錡招討印授之李横，此諸軍解體而不敢言者。當其時，王權既敗，韓林、楊抗、龔壽、陸廉、崔邦弼、趙不悔先後棄城遁，兩侯非不知主客之兵難以相當，顧目擊大帥輭懦，措置失宜，捐沙爲溝，圍以鹿角，潮回漂去，一時傳爲笑端。勢且日蹙，寧奮勇一戰，以拙速勝持久之兵，斯亦前事之所有。志未遂，並喪其元。蓋首雖離，心不懲也。幸而采石之捷，事定策功，贈魏侯中衛大夫、邕州觀察使，王侯拱衛大夫、蘄州防禦使，立廟故里，祀之一堂，繪部曲于廡左右，《記》所云「以死勤事則祀之」者歟？相傳神嘗感夢于明孝陵，故載諸祀典，歲以三月三日致祭。歷年久遠，廟圮不治。

今通政司使、巡視兩淮鹽課、監察御史曹公謁廟下，語守者曰：「斯境内之神，吾民祈報於是。旌忠故典，修舉不可緩也。」迺稽謀于衆，攻金攻木，給以餼廩，取陳丹暗粉一新之。屬其友秀水朱彝尊考兩侯之遺事，撰碑文，勒諸石，兼作歌以侑神焉。辭曰：

迎神兮丹衢，新廟兮故都。維暮之春兮月出之初，神之樹兮庭隅。靈風拂兮舒舒，將朋酒兮兩瑜。神來格兮樂胥，覡前兮巫後。折山花兮盈手，紛傳芭兮翔走。神之留兮不留，縛車船于廟口。送神兮柳林，王侯毅魄兮載浮載沉。送神兮湖中，魏侯死所兮無怨無恫。小朝廷兮不武，國無人兮禦侮。持弱荷兮作柱，客爲貍兮主鼠。罷揮戈兮彀弩，第鳴金兮息鼓。左軍後軍兮戰獨鏖，千

夫一志兮不可撓。誕先登兮伐橐，爲國殤兮亦足以豪。生不封侯兮死當廟食，稽故典于祠官兮享祀不忒。

**重修張仙祠碑**

吴越之俗，祈子者必禱乎張仙之祠。或曰文昌星所化也；或曰孟昶既亡，蜀宫人費氏，所謂花蕊夫人者，入掖庭，私畫昶像以祀。宋太宗問之，詭以張仙、可祈子爲對。姚之二説皆非是。按神諱惡子，生於越嶲。姚萇至蜀，憩梓潼嶺，神衣布衣道旁，語萇曰：「秦人將無主，康濟其在君乎！宜亟還秦。」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萇既稱帝長安，命使入蜀求之，勿獲，遂立廟梓潼嶺上。唐僖宗幸蜀，神自廟出十里餘，白霧中髣髴見列伏狀，僖宗脱佩劍賜之。王鐸、蕭遇咸賦詩刊石，而李商隱詩亦載神以鐵如意贈萇事。蜀人俎豆不絶，比之射洪、灌口，號爲三神。是則蜀之人無不祀仙者。花蕊夫人所畫實仙，非昶象也。考仙即梓潼神，世乃分而爲二，又以梓潼神爲文昌星神號，於是乎失辨矣。《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以太牢祠於高禖。」《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韣，禮之禖下。」今世俗祀仙多於二月之朏，仙之象手弓而立，殆取高禖授弓矢之義。高禖廢而仙之祀舉焉，其亦未遠乎禮者也。

里有祠將圮，道士募錢修之。工既畢，宜有記，乃摭仙遺事刻于石，歌以侑焉。辭曰：

神之降兮嶲縣，陷邛池兮震電。神之游兮梓潼，佩如意兮山中。玉驄兮婀娜，迎翠旍兮道左。解龍劍兮貽之，助威稜兮旋彼六師。蜀之人兮頌神之庥，誕昭靈惠兮九州。

差池兮燕羽，至之日兮孚乳。帶弓韣兮士女。無害兮無菑，生子兮天材。巫言兮嘉告，儷報祀兮高禖。菩蕭兮交鼓，陳詩兮合舞。牲酒潔兮春復春，播神絃兮終古。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九

#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

碑二

## 中奉大夫分守嶺北道江西右布政使賀公祠堂碑

公姓賀氏，諱萬祚，字孝延，浙江秀水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除南京刑部江西司主事，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持父喪歸。服除，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歷郎中，出爲山東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遷福建按察司副使，分巡建南道。徙廣西布政司參政，分守左江道，轉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分守嶺北道。年六十三以没。

公之在山東也，妖賊徐鴻儒倡白蓮花教，遠近煽惑。公佐巡撫指畫，卒以決勝。其在廣西，土寇胡扶記爲亂，官兵敗績，路將蔡人龍戰殁。詔集大師征討，會監軍參政潘應龍、知潯州府事張嵩相繼卒于師，環兩江州縣咸震驚。公疾馳上官，以方略獲扶記，父子兄弟皆就戮。招降莫敬龍所部千人，置之内地。別部帥黎扶三以兵出掠，敬龍生擒以獻，公斬之於市，群蠻懾伏，境内盜賊悉平。鎮安土司岑繼祥與歸順土司岑大倫爲仇，力不勝，潛通安南莫敬寬，密以騎象掩殺大倫，劫官男州印去。當事者欲徼功，謀討安南，公曰：「鎮安土司世受冠帶，一旦甘爲禍首，舍此不問，問安南，非計也。宜治鎮安，以漢法詰責安南，聽其服罪。」當事者從公言，敬寬果輸服，送還官男州印。其在江

西，流賊方肆焚劫，圍定安，破安遠。公至，相視羊角、石背諸營堡，賊聞有備，引去。

嗚呼！士大夫當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洎夫啓、禎之際，一夫搆患，監司長吏輒束手無策，群盜四起，天子赫怒，命宰輔督師，無不立見摧敗。卒之蜂屯烏合，長驅入居庸之關，蓋自陝及京師，僅五旬爾。向使若公等十數人落落然分置要害地，則寇燄何難撲滅？惜乎試之窮山絕徼，雖事功屢奏，無補天下之大勢，而公則盡瘁死矣。公所著有《禮曹條議》、《兵曹疏略》、《大業齋文集》。其平生未嘗談兵，所至輒以兵事顯。卒之後無子，以兄子侃修嗣。侃修中崇禎六年舉人，未幾亦卒，無後。彝尊之再從父弟彝政於公爲外孫。懼公名姓不得書於國史，久而湮滅，乃具狀請處士俞汝言表公之墓，又葺其丙舍爲祠，藏主以祀。屬予記公行事於石，并作詩以頌焉。辭曰：

公之考祖，鹽官是處。後遷於府，居城東兮。既舉於鄉，遂揚于庭。其文有章，譽斯崇兮。爲郎勑法，克正五罰。不爽苗髮，刑德雙兮。禮樂攸司，章服是宜。昭德甄微，宣國容兮。爰佐司馬，九邊之野。洞若觀火，贊戎功兮。誕出掄文，去疵而醇。歸夫義根，發滯蒙兮。閩甌寧地，有嚴無比。失貴人意，違此邦兮。度嶺而南，桂水之潯。蠻獠所侵，屢奮庸兮。踰嶺而北，寇賊未息。以戰則克，保障墉兮。世盡愉愉，公也饑劬。恒集於枯，命之窮兮。轅攀輪拒，公去不顧。死於道路，衆所恫兮。有崇者丘，左右泉流。植以松楸，馬鬣封兮。公雖無祀，女子有子。狀公行事，其可徵兮。有覺其楹，丙舍未傾。祠我先正，方瞽宗兮。

## 提督浙江學政翰林院檢討顏君清德碑

翰林院檢討曲阜顏君光斆學山，爲復聖顏子六十七世孫，中康熙二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除今官。三十二年秋，典浙江鄉試，還，天子命提督浙江學政。近例，學院以翰苑兼坊局銜者充之，君以史官特簡，異數也。士三年大比，浙東西就試者至萬餘人。主司之不公，士且攢譏謗誚，有裂牓紙而以瓦礫擊其後者矣。君來，牓既放，雖見抑者無怨。及聞君再至，交以手加額。君亦杜絕干請，惟真才拔擢，克循祖父忠孝之門風。入稟太夫人之訓，焚膏點筆，靡間晨暮。席門甕牖、韋帶紃履之士，悉甄綜無遺才。飯糲茹藿，甘之如飴。士皆鼓舞自奮，而君斯瘁矣。

今年春，君當復命。全浙之士惜君之去而不能留也，乃謀述君之德于貞石，以傳諸不朽。而嘉興爲君駐節之地，礱石居先焉。碑當勒文，僉以請于予。

予惟君之試士，去勦説，明正學，拔寒微，百千人譽之不以喜，百千人毁之不爲動。是豈藉碑之辭以爲重哉！雖然，碑以述德抒情，其來古矣，尤莫盛于東漢之世。當時諸生服義，處士好學，門生門童、弟子故吏、故民議民及門下佐往往率私錢共表其德善功烈，若楊震、陳球、劉寬、馮緄、度尚、孔伷之徒，史傳所未具詳者，每賴碑存，用補史氏之闕焉。君年方壯，又遭遇聖主，入且論思爰立，將來國史所紀，特書其大者，則于視學本末或反略焉不詳。此碑之不可以已也。昔者，復聖躬克己復禮之學，至于拳拳服膺，欲罷不能。而徵其所得，則存乎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是公之潔以自持，誠以造士，正復

聖之所得者。然周子曰：「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程叔子曰：「學孔子者，學顏子而已。」君之學即顏子之學。諸生既得顏子而師之，言顏子之言，行顏子之行，是公去而服其教者長存，雖百世可矣。

## 太保孟忠毅公神道碑銘

太保孟忠毅公薨，歸葬於京西蔡公莊之東。歲在庚午，其子熊弼請予撰碑立石於神道，於是公薨三十有七年矣。公之德善功烈，紀諸史册，無俟碑銘後顯；乃予讀公奏疏，竊恐史氏未載其詳，而訏謨偉略不盡傳于天下，不可以不銘也。

公諱喬芳，字心亭，永平人。誥授光禄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軍務、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阿思哈宜哈番，加贈太保，謚忠毅。其先世某，徐州人，以靖難立功，世襲東勝衛指揮同知。祖某，考某，皆贈如公官。祖妣張氏、劉氏、王氏。妣馬氏、馮氏、杜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幼負大志不羈，偉岸善騎射，能以一矢墮雙雁。太宗文皇帝兵入關，公杖策謁軍門。太宗壯其貌，與語奇之，引置左右，官刑部承政兼梅勒章京，管牛录事，使定律例。從征大凌河、錦州、松山、寧遠、朝鮮，屢著戰功。順治元年，李自成自山海關戰敗西遁，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命公帥師追之。由畿南下河北，踰太行，定汾潞，拔太原，遂渡河入關，下延安，略定慶陽、平涼。所至秋毫無犯。

世祖嘉其績，命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當是時，自成棄關中走，張獻忠尚據蜀，民情未定。妖賊

胡守龍自號「聖公」，稱元清光，謀爲變。叛寇賀珍連兵十萬攻西安，李鷂子陷同州，武大定踞固原，孫守法嘯聚興安，劉二虎出没漢中，胡向宸負固黑水峪，關以西群盜塞路。馬德、賀弘器、李明義、米國軫、折自明諸賊，叛服不常，各擁衆數萬爲害。公廣招徠，布恩信，散奸黨，峙糗糧。簡將帥分道出奇掩擊，梟守龍於市，追珍及於永壽，蹴之漢中，擊走二虎、大定，誅向宸於板橋南山，斬守法於藥箭砦，戮德於河兒平，降自明於青鞘砦，擒弘器於安家川。俘明義，縛國軫。前後百餘戰，斬馘無算，降者一十七萬餘人。

又陝西多回種，河西尤甚。五年夏四月，群回煽惑，米喇印、丁國棟聚衆反，陷甘肅，破涼州、莊浪、蘭岷、臨洮，所至響應，關中大震。而鞏昌回攻城未克。公疾馳救援，賊敗走，乘勝遣張勇復臨洮，馬寧由上路趨内官營，破之。趙光瑞由南路至梅川，賊迎敵奔潰，而梅川去岷州五里，左山右河，道險隘，賊據守堅甚。光瑞誘之出戰，大破之，遂復岷州。張勇由中路一敗之官堡，再敗之馬韓山，三敗之二崖洞。於是喇印、國棟合兵守蘭州，公督滿漢精鋭徑薄蘭州，俾協勦户部侍郎額色暨張勇爲前鋒，賊出，大戰良久，公令勇襲破其城，賊大敗，焚浮橋遁。而王胤久、馬寧亦破賊金縣，會兵蘭州。時朝議大出師會勦，公上奏曰：「叛回爲徒雖繁，然烏合易散。臣已大破之，臨鞏城堡盡復，其伎已窮，進取河西甘鎮，計日可復。且秦民力已竭，大兵復臨，供應難復支。又西寧祁廷諫、李天俞，莊浪魯典皆未肯爲賊下。今廷諫子興周赴臣軍，已令其糾各族協捕，乘破竹之勢，鼓行而西，必能奏績。若曠延時日，以俟大軍，不惟坐縻糧芻，且使賊得合餘

燼自備，而廷諫等亦懈。失機長寇，非計也。」朝廷乃止。遂督兵渡河，遊擊張三耀，斬喇印於古城窊，逐北至甘州。時夜二鼓，公曰：「賊必出襲，我乃設伏以待。」而張燈、彈琵琶、酣飲，歌聲徹栅外。賊果出，遇伏，悉擒之。遂圍城月餘，平之。丁國棟竄肅州，立土倫太爲王。哈密、纏頭、畏兀、紅帽、哈喇五番附之，據城固守，而山西大同降將姜瓖反，遠近震慴，其黨虞印、韓昭宣陷平陽，號二十八萬。此六年秋七月也。世祖遣兵進攻大同，命公引兵赴援。公留馬寧圍肅，馳赴潼關。賊兵拒河守，公佯置巨艦於上流，伐鼓揚旗，作欲渡狀。而夜率師從下流徑渡，急擊之。賊勢披靡，戰且走四十餘里，比明抵蒲州，賊出城迎敵，公督將士力戰，殺賊七千餘人。賊棄城遁。遣將復臨晉、滎河、猗氏、解州，共斬首二萬有奇。乃合兵圍運城，城破，賊黨殲焉，遂定平陽。而馬寧以十一月破肅州，殺土倫太，國棟就擒，河西亦平。七年，進兵部尚書。八年，定河南何柴山之亂，又擒延慶巨盜劉宏才。於是全陝盜賊叛孽俱盡。

陝西自罹寇禍，户口消耗，荆棘彌望。乃荒田之糧盡責之未亡之户，百姓苦之。公力陳其害，請蠲。久之，始聽蠲其絶户，而有主荒田仍自七年起徵。公復奏曰：「所云有主者，皆貧氓耳。傭作餬口，以延旦夕。欲其開墾納賦，斷不能也。且未有六年不能墾七年即能者。若欲藉此爲兵餉，責有司追呼，煢煢孑遺，力不能支，必至相率逃徙，誠恐有主之田轉爲無主，將來餉缺愈多矣！」時有司考成，急催科。公又請以户之增減田之荒闢爲殿最，使知愛養撫綏。其惓惓民瘼如此。

先是，二年公至秦，即以奇兵入龍安，爲圖張獻忠取蜀之計。後朝廷以重兵屯漢中，秦民轉輸艱苦。九年，取成都，即請屯田，而廷議退兵漢中，乃力請駐保寧，爲漢中籓籬，屯田廣元、昭化間，戰可制勝，守可固圉，兵食有賴，不苦轉輸，則規取全蜀無難。從之。於是秦運始抒，而蜀地以次就平。既又上疏曰：「秦省自明季寇變以來，田畝荒蕪。今雖屢詔開墾，而雁户未集，耕耨無人。餉仰給於大農，非久遠計也！惟屯田可足食強兵，而弭盜安民亦於是乎在。」上嘉納之。因舉白士麟、郭之培領其事，而以高應選等八人分理。於是兵屯、民屯並興，歲得穀數萬斛。十年，復蕩平紫陽孫守金，自此民漸復業，而關中宴然矣。

公爲人精敏沉毅，善料敵。諸將禀方略，輒致勝。又知人善用，爽豁無嫌猜，人人樂爲之効死。其章疏皆剴切條貫，千里外如面陳，故有請必從。當蜀未定，上言曰：「四川一日未復，臣心一日未安。」世祖喜曰：「若封疆大臣盡皆如此，朕復何慮！」蓋君臣交孚若是。是以所向奏功。初，公累疏入朝，優詔不允。九年，復請。許之。陛見，慰勞備至，賜内廄馬二，命從馳道出，以寵異之。又賜帽韡弓刀，加太子太保。命還秦，既又命兼督四川。而公以積勞成疾，乞休。慰留不許。疾篤，復乞骸骨。乃加少保，馳驛還，未至而公薨，十一年正月元日子時也。世祖聞之震悼。柩至，遣大臣酹酒，諭祭三壇，存問其妻子，賜第一區，白金千兩。公生于明萬曆乙未二月五日，年六十。配卜氏、艾氏、王氏，贈封一品夫人。子三：[1]熊臣，

[1]「三」，原作「二」，據下文及四庫本改。

知汀州府事；熊飛，監察御史；熊弼，襲世職阿思哈尼哈番，予告光禄大夫。孫九人，曾孫五人。嗚呼！公督秦十年，外詰戎兵，内定經制，撫循百姓，廣收名將爲腹心，以二十餘年盜賊充斥、荒殘流莩之鄉，復使昇平樂業，屹然爲中原保障，朝廷無西顧憂。人皆知公之功在秦，不知河東之亂非公不能定，取蜀之策非公不能有成。然則公不徒出秦民於湯火而已，晉與蜀咸受其賜焉。公之功顧不偉歟！銘曰：

神龍之奮，雲則從之。誕作霖雨，以蒸有黎。桓桓孟公，萬夫之特。早事太宗，宣勞肇域。世祖受命，師入隃關。公躡殘寇，渡河而西。帝哀秦民，仳離疾苦。俾公建牙，節制文武。兇渠在蜀，倡亂孔多。潛狙乳獸，争磨其牙。公遇將士，披豁心曲。昧者必攻，降者弗戮。如帶斯結，解之以觿。如髮斯逋，理之用篦。盪寇河東，有戰必克。蒲坂既收，解梁乃服。曩者秦俗，壤地荒蕪。吏患追呼，民困轉輸。征徭克緩，屯務畢舉。有畎有溝，有禾有黍。既策王功，載懋民庸。君子來朝，謁帝于宫。何以予之，衣裳在笥。又何予之，弓刀是佩。天馬既秣，帝曰汝騎。出從馳道，異數則希。我作此辭，紀公之實。片石既刊，百世有述。

## 誥封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新城王公墓碑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新城王先生士禛，其在太學教胄子。會雲南平，推恩封其父爲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祭酒公殁，先生哀慕不已。既井椁矣，謀伐石表諸墓。古之葬令曰：五品以上立碑，降五品立碣。祭酒秩四品，得立碑。螭首龜趺，崇

九尺，乃屬秀水朱彝尊爲之辭。

公諱與敕，字欽文，別字匡廬。自其始祖貴，從諸城徙新城。曾祖考重光，貴州布政司參議，贈太僕寺少卿，再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祖考之垣，户部左侍郎贈户部尚書，再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考象晉，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妣張淑人。公事親孝，從兄敬，合族人以睦，訓子以嚴。其爲學博而有要，其爲文駢而麗，其爲詩取自寫懷抱而已，有作未嘗編録，曰：「吾詩如絃之有音，絃停音斯寂矣。留此何爲？」故其詩流傳蓋寡。王氏之先世，植槐于門，夢神人以冠簪笏囊分布枝上。其後族繁以大，公之祖父、世父、叔父、仲兄暨族昆弟子姓舉鄉會試者數十人，皆有名位。公少有文譽，獨屢試不遇，僅貢入太學，未謁選人而歸。然平生不有坎坷之歎，怨尤天人之言。及教其四子，三成進士，公里居益退然自下。歲修曾祖王父忠勤祠，主祀事惟謹，命工繪厥考平生事蹟爲圖二十有四，并作家誡以示諸孫，勗以儉勤爲本。既喪耦，室無侍妾。暇同隱君子徐夜游，見者目爲老經生，不知其封秩大夫也。公卒時，子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士禄、進士士祜已先殁，惟仲子貢生士禧及詹事先生存。女四人，壻劉倬、張璽、畢盛肩、趙作肅。孫男女各一十二人。曾孫男七人，女一十一人，玄孫二人。公之葬也，在新城縣某鄉某原。系之詩曰：

孔氏之門，有顏子淵。子曰庶乎，胥附日親。在漢黄憲，隤然處順。道周性全，見者交讚。公生海右，二賢同科。言論風旨，傳不在多。觀其事親，孝乎惟孝。則友其兄，鄉黨是傚。凡今之人，門内嘻嘻。公之治家，肅且有儀。貴則易交，賤不我覯。惟

公譚謙，勿遺故舊。若考作室，而子以堂。若考敷菑，子乃坻倉。既揚其名，終顯其秩。養不爲儉，年不爲嗇。徹帷于室，卜葬于原。無有近悔，無有後艱。有栝有松，有枌有櫝。銘藏諸幽，碑示觀者。

##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公神道碑

康熙二十六年冬十二月，孝莊文皇后崩，公卿在籍者，同軌畢赴。於時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公見星而奔，明年二月，哭臨宮門之外。旋寢疾。三月日卒于邸舍，年六十。天子謂公盡瘁可憫，許馳驛送歸，遣江南布政司官諭祭及葬。是年十有一月，卜幽宅于滆湖之濆。既葬，公子永寧、永宣以碑文爲請。彝尊曩與公同朝，知公德善行義，不敢以不文辭。

公江南人，先世自江陰徙武進。曾祖某，不仕。祖秉忠，同知夔州事，贈通議大夫、通政司左通政。考暘，充鄉飲酒、大賓，封通議大夫通政使司左通政。妣白太淑人。公諱元珙，字輯五，荆山其別字也。年二十補學官弟子，以明經貢入太學。順治十一年，舉順天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賜進士出身，除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庶獄明允。典廣西鄉試，士服其識。照還，以福建按察司僉事分巡建寧。際閩海未靖，土人或依山爲砦，反側不安。公偵得其寔，誅凶渠，盡釋餘黨，衆乃散。尋移山西布政司參議，分守潞安。丁母憂。服除，以原官分守口北道。時宣鎮未立，府縣止同知府事一人治事，兵民一相閧則戴甲而譁。公至，和調將士，嚴斥堠，增亭障，葺城垣，修學舍，邊境晏然。會雲貴變起，王師討不庭，軍中需馬急。公出

家所有田租錢，首買馬，資騎戰。天子嘉奬，命從優議敘。踰年，擢光禄寺少卿，牲牷粢盛，讌享犒勞，躬視滌濯，勾稽惟謹。遷太僕寺少卿，馬政畢修，進通政使出納，惟允轉太常寺卿。遇大饗祀，奉香執帛，行步中規矩。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夙夜在公，振綱肅紀。祀典岳瀆之祭，北海廣澤王望瘞之禮，唐于洺州，宋于孟州。公上言：「東西南北，當以天子建都之地爲準。北海之祀，宜于山海關迤北近海之地。」疏入報可。尋念親老，陳情乞歸。歸而父先卒，居喪盡哀毁且瘠。蓋公性至孝，愛慕父母，不異孺子，友同産兄弟，通家財，治喪紀，教子姓有家法。里居遇懿親鄰比謙恭和易，未嘗以貴驕人。檢束傔僕，不與户外事，而能分人之憂，爲善日不足。服官三十餘年，不喜躐進。以勤慎自勵，故始終結主知，凡覃恩者三，加級者五。侍讌乾清宫，從游西苑，拜白金文綺之賜，而又祭葬以禮，可謂生榮死哀也已。公娶白氏，太保康敏公六世孫，贈淑人。繼娶潘氏，封淑人。子永寧，康熙二十年舉人，候補中行評博；永定，國子監生；永宣，歲貢生。永定早卒。永寧、永宣均好學有文。女五，俱嫁士族。嗚呼！御史臺於古爲副相，「三獨坐」、百寮之師，闕然後補之，否然後明之，不專以言責爲務也。後世居是官者，往往藉繩糾之權以報恩怨，黨其同焉者而伐其異，私以爲公，訐以爲直。又或伺君相之愛憎，附之以毁譽，諍臣若是，豈社稷之福哉！公於廷議侃侃無隱，及條奏輒焚其草，庶幾合乎《小雅》所云「靖共爾位」者與？是難能也。迺作詩曰：

徐望十，門業高。楚蘭陵，産譽髦。舉南宫，領西曹。内迴翔，外敭歷。屏甌閩，翰潞澤。藩上谷，無震仄。卿士月，洊升華。

主禄勳，牧馬羸。作納言，允柔嘉。陟奉常，典三禮。副副相，長柱史。秉吉直，肅綱紀。惟北海，百谷王。濟同祀，神何饗。公建議，徙冀方。進有循，退以義。孝于親，友昦弟。用推仁，及戚懿。公之度，其有容。責人薄，少詆攻。持大體，異小忠。公之才，洵卓犖。消亂萌，人罔覺。澂其清，激者濁。公而在，吾得朋。公也逝，孰典型。御靈輀，歸林坰。漏湖瀆，筮得宅。望鵝墩，表鶴石。宜子孫，遠泉脈。樹松柏，榆梓枌。百世下，碑長存。思公德，視此文。

## 光禄大夫工部左侍郎顧公神道碑銘

康熙三十有八年冬，天子念河淮未乂，歲漕後期，既任都御史總其務，又分命廷臣往鳩厥工。於是工部左侍郎長洲顧公出視高家堰。時河流日淤，淮泗水無所趨，洪澤泛溢，堰易潰。公相度悁勞，不避寒暑風雨，疏陳事宜，未底績而病矣。旋奉詔還京師，猶力疾治事。天子班朝，見公羸弱不支，天語垂問。公對以實，退乃請假。且言：「臣早孤，惟母是依，教臣力學。甫通籍，母故。窀穸卑濕，骨肉未安。伏請放還遷葬。」天子許焉。歸，改卜宅兆于官山塢祖墓之旁。疾發，卒于里第。天子聞公逝，命禮臣給卹典，諭祭一壇，予治葬銀兩。朝野歎息，以公克全臣子始終之義，可謂忠且孝矣。

公諱藻，字懿樸，號觀廬。先世自無錫遷縣之翰涇。曾祖某，不仕。祖某考某，皆學官弟子，三世以公貴，誥贈光禄大夫。妣一品太夫人宋氏。公自康熙十四年舉于鄉，明年會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聞母喪回籍。二十一年，服除，授翰林院編修，

會試充同考官。二十六年任日講官，知起居注。二十八年，以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洊陞侍講。明年秋，出典江西鄉試。冬，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尋遷兵部督捕右理事官，再擢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仍提督學政。三十六年，勅使陝西，祭告軒轅陵。明年冬，陞工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累加三級覃恩進階光禄大夫。公於朝，守厥職必誠必敬，纂修兩朝聖訓、玉牒，領方略館副總裁，充殿試收卷讀卷官，皇太子大婚册封使。人咸遜其勤敏。及司記注、譯國書，尤詳且確。

先是，儒臣提督學政，設公廨於京師，歲時得與朝會。其後人皆自便，一出按部，多留畿輔。公試士有間，亟還邸第。上有召，立至闕下備顧問，以是主眷日隆。禁中語雖家人不得聞。在内閣，參預機務者六年，奏對進退不失尺寸。嘗侍保和殿，御試經史論賦應制詩，又嘗召入瀛臺，試《理學真僞論》、《豐澤園賦》，悉稱上旨。公書法尤精，在米芾、趙孟頫間。嘗奉命書御屏金牋，又書《泉林碑》，福陵、昭陵《神功聖德碑》，上覽公書輒稱善，寶章宸翰、上尊珍果宮花之賜，便蕃優渥。公當之愈謙抑，一言一事必曰如何如何，曾未揚揚自得也。視學政大要端士習，修黌序，正文體，杜請托，表節烈，維風俗，故每試甄綜得人。理部務，相視南北河，恤徒夫，審勾股，節浮羨，覈支銷，令不煩而商民以不病。遇大廷會議，公未出辭，先和其氣，有未便，不顯立異同，徐以微言喻之，導之以正。議定，公未嘗居其功。蓋公律己甚嚴，無所依倚。與人接，和平樂易，僉以此交愛公，卑尊長幼，未有毁之者。公於家孝且友，撫兄弟子皆有恩，姻鄁有急難，傾囊應之不惜。平生無貨財聲色之嗜、博弈之娱，以是

門無雜賓，從游著録者力爲游譽。約束傔僕惟謹，鄰里鄉鄙安之。及公卒，巷無歌者，春爲罷相。

公生于順治三年月日，考終于康熙四十年月日，享年五十有六。夫人宋氏，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謚文恪公諱德宜長女，誥封一品夫人，有賢行。公無子，以弟之子某爲嗣。宋夫人撫之如己出也。彝尊入史館，於公爲後進，公僚友相遇，不以前輩自矜。既與公比屋居宣北坊海波寺街，譚讌尤數，故知公獨詳。及葬，因某之請，銘公之藏。其辭曰：

地有土敷，吴越具區。演爲長洲，淑氣所儲。克生顧公，才與德俱。爲玉爲穀，如金如瑜。既舉于鄉，墨牓斯薦。其惟吉士，摛文翰院。班以蛾眉，簪筆朵殿。鶴籞螭坳，恒陪密宴。南宮校士，西江持衡。網海珊瑚，采山豫章。聖有謨訓，大烈孔揚。宗有寶牒，蘼于星潢。公之于文，不雕而琢。務去陳言，兼屏僞學。公之于詩，寄情高邈。譬錦辭機，蜀江是濯。公之于書，迥與俗殊。豐者不媚，瘦者不枯。三真六草，惟意所如。群工交讓，帝心是愉。公之誨人，先以制行。士風克淳，民志乃定。率之以躬，周誠程敬。廓矣皇圖，人文雅正。天子有召，立造于朝。雖在歸沐，曾不逍遥。拜賜于宫，夙駕于郊。德隅愈下，協恭群僚。爰職論思，帝尤注意。旋舍文書，入贊機事。帝曰咨汝，不懈于位。迺擢司空，尚書之次。公佩蒼玉，班于六卿。相彼琴瑟，必張而更。誕釐積弊，允明且清。爲法可久，絀者使盈。帝曰往哉，憫兹淮浦。高堰未固，汝其安堵。公度原隰，堰工修舉。帝曰歸哉，仍掌邦土。仕者之進，間有附援。公也不阿，以慎屢遷。惟口出好，或失則諐。

公也勤密，省樹不言。盈廷論議，是非噂沓。
衆人嘵嘵，公也訥訥。徐規以道，非由捭闔。
大猷是經，古訓是合。公雖盡瘁，不敢引還。
天子心惻，訝其清孱。舍彼旅月，返于家山。
君親大義，庶幾克完。弟子猶子，爲公之嗣。
卜筮既偕，斧屋攸閟。樹之豐碑，枌榆梧梓。
我銘不誣，昭諸後世。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

#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一

## 碑三

### 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學士長洲韓公墓碑

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學士長洲韓公，康熙四十有三年秋八月以疾卒于官。明年柩歸，依大學士宋文恪公例，入城中故第發喪。既卒哭，公子孝嗣、孝基、御李苴經造門，稽顙言曰：「先公之葬，不敢後期，茲考宅有日矣。謹以墓碑爲請。」彝尊交公于未第之前，逮通籍，爲公後進，辱知最深，撰碑不敢辭。

公諱菼，字元少，別字慕廬。先世自鳳陽遷于吴，明太醫院吏目曰逢隆者，公曾祖考也，萬曆丙午鄉貢進士，歷知雲和、黄巖二縣事，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曰治者，公祖考也，長洲儒學生，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曰翕者，公考也。妣曰周安人。公以康熙十一年由國子監生中順天鄉試，明年會試、殿試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纂修《孝經衍義》，旋充日講官，知起居注，主乙卯順天鄉試。歷右春坊右贊善，進翰林院侍講。乞歸，改葬其親，事畢補原官，轉侍讀，升翰林院侍講學士，仍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未踰月，擢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二十六年，以疾給假，里居八載。點勘六經，凡漢儒箋故、唐儒義疏、宋儒章句，靡不采獲而裁其中。於史稱司馬遷、班固、陳壽。文宗臨海朱右所集唐宋六家，詩尚唐音，然不喜作臺閣之體。時崑山徐尚書乾學解任出都，領書局于洞庭山，公誼敦師友，兼有山水

之好，恒往助其討論排纂。又於六十坊選間房得漁郙，將著書以老矣。

天子忽召公，有司敦促就道，乃行。既至，入見乾清門，上慰勞再三，命充纂修《一統志》總裁官，時康熙三十有三年也。明年仍補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越二年春，充殿試讀卷官。是秋，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尋奉命掌翰林院學士印務，復充日講官，知起居注。三十八年冬，調吏部右侍郎，仍掌翰林院學士事。明年春，奉旨教習庶吉士。夏，充經筵講官。冬，升禮部尚書，仍兼掌翰林院學士事，教習如故。既而公以院務殷繁，請解尚書任，上不許，下優旨答公。會燮理需人，在朝分職諸卿士，僉樂公入知政事，謂天子方注意公，志先定，且晚且宣麻矣。俄而不果，以保舉失實咎公。公不置辨，内自省，不知讒柄所從來。因謝熱客，引醇酒，眷念丘園，病日以劇。再疏乞身，天子終莫之許也。公嘗語門弟子張大受曰：「吾貴爲尚書，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疏飲水，多讀書萬卷。」嗚呼！公之胸懷，蕭然自遠若此。乃或疑公未正揆席，抑鬱不得志，遂自託于酒人，貞疾不視事，是烏足以知公哉！

蓋公始終以文學上結主知，天子語稠疊有云：「韓菼天下才，風度好，奏對亦誠實。」又云：「韓菼學問優長，文章古雅，前代所僅有也。」又云：「韓菼所爲文，能道朕意中事。」故凡應奉文字，每進一篇，輒稱善。館閣多所撰述，公必與焉。若《平定朔漠方略》、《政治典訓》、《律例》各局，皆充總裁官。經筵日講，上倚公侍左右，敷陳治理。公精白一心，便宜獻替，動天聽者多矣。而公厚重不泄，未嘗自矜，合乎古大臣善則歸君之

義。萬幾清暇，錫予便蕃，莫能殫記。御書「篤志經學」、「潤色鴻業」扁額，懸于堂，洵稽古之至榮矣。公在講幄久，朝廷大政事，或未與廷議。然平生持論，侃侃不阿，勿爲兩可之説。如海關不當設，關税不當添，私錢禁不當過嚴；永定河工事，例不當許捐道府；會試所重掄才，業分南北中卷，不當復分左右。祭酒阿理瑚，請以故大學士達海從祀孔廟，公持議以爲從祀之典，論定匪易，達海造爲國書，一藝爾，不可。監察御史鄭惟孜以國子監生多江浙人，有冒籍赴試者，上言請盡發回原籍肄業。公曰：「太學之設，三代共之。漢東京視學，生徒圜橋門，觀聽者以萬計。宋立三舍之法。明初擢用人才，多由此途出。京師首善之地，遠人嚮化，方且聞風慕義來學，若因一二不肖之徒輒更定制，悉爲驅除，勢必太學一空，有失國體。惟孜言非是。」事得寢。公所著有《懷堂文集》二十二卷，《詩稿》六卷。其舉子業，以古文爲今文，奇而有法。其初未遇，鄉之先達，或大怪之。徐尚書閲其闈卷，擊節歎賞。登于牓及取上第，傳誦朝野。十室之邑，三家之村，經生塾師，無不奉爲圭臬。然公之不朽，終當以古文辭、《孝經衍義傳》也。

公生于明崇禎十年七月，享年六十有八。夫人李氏，明太嘗寺卿掌國子監事贈禮部右侍郎崑山魏恭簡公校之從孫，公本姓李，夫人國子生玉滋女也。子七人：孝嗣，康熙己卯舉人。孝基，庚辰進士，改庶吉士。御李，歲貢生。孝潔，孝容，孝鼎，孝餘。女子三人：一嫁歲貢生金宣忠，一許字宋公子訥，一未字。孫男九人，女十一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系之詩曰：

公先從祖，厥諱世能。曳履容臺，文獻

足徵。公復其始，於焉代興。天子求賢，臨軒策問。公慮三藩，過唐方鎮。知幾先見，匪啓其釁。帝曰汝茨，乃沃朕心。句臚首唱，高讌瓊林。當其始進，受知已深。乍入玉堂，旋司記注。載筆螭坳，息陰温樹。帝曰汝茨，洵美風度。先聖有訓，行在《孝經》。孰爲衍義，著作之庭。公以一手，群言是并。公知制誥，達情通理。如彼梭腸，絲抽不已。如彼舟船，操之下水。公之進講，不怵不驚。融經會史，專獵其精。若鐘在懸，大鳴小鳴。維宋思陵，父讎未雪。公之持論，戰不可決。辭和且平，帝心嘉悦。公之扈蹕，或疾或徐。既抵里第，仍詼周廬。見賢不蔽，見利不趨。帝有恩言，汝遷少宰。公方簡要，作士模楷。兼領詞垣，弥有華采。帝有恩言：汝作秩宗。可帥其屬，佐建保邦。神人上下，罔不和同。勵相國家，其惟吉士。命專教習，課誦文字。樂育英才，菁莪中沚。人第知進，公退是求。遺榮辭老，至尊慰留。萬鍾非願，終戀一丘。公也魄動，乃寢乃夢。神曰止止，時秋届仲。淹數之度，寤言先洞。青門罷餞，素車奈何。芝房就焚，蕙歎則那。老成凋謝，泣下者多。公之諸子，發喪故宅。絜酒生芻，賵方遺策。靡不中禮，觀者咸戚。厥既得卜，井椁起墳。丸丸貞木，樹之墓門。僉曰吉壤，毋有後艱。我作斯銘，昭諸羨道。其實不誣，其言非譎。他時琬琰，庶幾有考。

## 光禄大夫兵部左侍郎楊公神道碑銘

公諱雍建，字自西，一字以齋，姓楊氏，杭州海寧人。補嘉興府學生，貢入國子監。順治甲午，舉順天鄉試。明年乙未，會試中式，賜同進士出身。除知高要縣事，充廣東

丁酉鄉試同考，擢授兵科給事中，轉禮科右給事中。充己亥會試同考官。再轉吏科左給事中，進刑科都給事中。以疾去。尋起原官内升以京卿，需次田里。復召入省，食四品俸，管户科給事中，轉禮科掌印給事中。遷兵部督捕右理事官，晉右通政使，轉左，歷太僕寺卿，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充己未會試總裁。奉詔巡撫貴州，覃恩封光禄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三級，入爲兵部左侍郎。以母年高，上章乞終養，報可，歸侍奉者四載。既免喪，分命修理高堰，以勞成疾，引還。此公立朝持節在野之進退本末也。

高要當廣右之衝，制府駐節於是，師行絡繹，供億甚煩。羽書一至，徵民夫累百，動遭鞭笞。夫遇點册逃避，吏胥縶之，若牽羊犬，納諸廨宇隙地，凍餒者多。公下車未久，歲除飲椒酒，起曰：「民夫亦人子，何忍使之露宿！」命徙廊廡下，兼徹酒饌給之。夫泥首謝，有泣下者。平南、靖南兩藩王兼鎮南海，鹽穀絲麻輸官，價百倍。而縣境羚羊峽産硯，遣其掾采石，日役黄岡村夫匠無算。篝火入巖穴，有失氣死者。公力減浮費，掾以硯奉公，却不受。人或比之包孝肅云。師中索榕樹條爲縚繩，以燃礟火，風雨不熄。有百夫長，持軍符下縣徵解，語不遜。公坐而撻之。泣告其帥，帥愬之制府王公國光。王公語曰：「書生彊項，廉吏方剛，是不可犯。」乃杖百夫長。薦公于朝。故事：州縣守令，歷再期，始預薦牘，三年方報最，其次給由量銓。公治高要甫一載，就徵，洵異數矣。

世祖章皇帝召試者再，授兵科給事中。其時駕數幸南海子，公首上疏，請慎起居。其略曰：「郊原陟歷，雖非畋游可比，然獸起于

前，馬逸于後，驚屬車之清塵，不能無萬有一危之慮。」世祖震怒，宣公跽苑庭，面數其罪，公神色不動。世祖徐爲霽容。尋備陳廣東八害，大指謂委署太濫，雜派太煩，里役無定例，用夫無限數，鹽埠日横，私税日盈，砍柴采木肆流毒，皆切中時弊。且云以敝迦之粤民，任兩藩王之公務，爲力不支。目今川貴底定，合移一王坐鎮其地。斯則盈庭不敢置議者。公以小臣新進，獨奮舌及之。既而靖南移鎮福建。人咸謂公之啓沃，上協天衷者，深也。明季東南文士，倡爲復社，海内應之，著録者二千餘人。其後十室之邑，三家之邨，莫不立有文社。涖牲以盟，張樂而讌，與者結路人爲弟昆，道不同，則親懿視同讎敵。凶終隙末，靡所不有。公上言：「朋黨之禍，釀于草野，欲塞其源，必先杜絶盟社。」得旨飭學臣嚴禁焉。由是士知閉户讀書，各敬其業。公事世祖歷三垣三載，疏前後三十上，嘗一日而上九疏。於是臺省敢諫之臣，數浙人居多。而輿論以公於天下事，獨見其大，群推公居第一。

今天子即阼，方在諒闇。奏事者見顧命輔臣，皆長跪。公入，獨立而語。輔臣以目送公曰：「此南苑上書諫獵者也。」自是奏事者不跪。及復起，掌刑科印。歲在甲辰，冬，有星孛于翼軫，抵降婁。公之同官有言此名含譽星，爲今天子受命之祥，非彗也。公上言：「宋咸平初，彗見營室。明成化中，彗埽三台，出天田，入太微垣。考其時或下詔求言，或允群臣言修省，故不爲災。敢請皇上清宫齋戒，力圖修省，發德音，下詔旨，廣求直言，詳詢利病，有可惠百姓者，立賜舉行。并飭内外文武大小臣工，滌慮洗心，共修職業，則無難轉禍爲福。」天子以公從直建言可

嘉，優旨答之。遂赦天下。公於天安門聽宣讀赦書。是日接御前發下紅本，二獄囚當決。吏簰紙尾，進請抄發。公曰：「昨頒赦而今日行刑，是詔令不信于天下也。紅本當封還。」同官皆變色，争言不可。公曰：「六科以封駮爲職，古也。吾封之，咎吾任之，不以累公。」有旨三法司再議，二囚得不死。用是直聲益震朝野。

公之出撫貴州也，湖北、川東甫定，道次銅仁，無一卒之衛。賊烽火迫城下，官屬請避去。公曰：「銅仁黔地，巡撫身任封疆，去安之？」因命燔其後山，開南門以待偵者。賊疑有伏，不敢前。既至貴陽，疏立營制，禁侵掠，蠲賦税，省力役，安集雁户，俾有寧居。師旋，有約束不明者輒上章劾奏，軍中號爲「楊一本」。舊例，苗名長官謁見巡撫，必鳴鼓角，交戟支于門，俾拜其下。公曰：「無庸。」引至座前，問疾苦，予以飲食。土司咸輸服。公之始至也，貴陽斗米直五千錢。公請餉之章屢告，輓運相繼，士飽馬騰，民獲宴安。版圖既復，翦其荒茅叢箐，教以耕穲。比及三年，芸鼓稻田，遂成樂土。天子嘉公成績，特召爲兵部左侍郎。公在行間久，諳習軍政。西南徼將弁，多公拔擢。以是入贊中樞，若明鏡無塵，雖遠畢照。及歸養北堂，晨羞夕膳，而以粗糲自甘。遇簦笠舊交，胸無水旱冰炭，田衣山屐，舍車而徒，行道者不知爲一品貴人也。

公之文學，早見知于世祖，稱公所上章奏，盡好文字。迨巡撫命下，入謝，賜宴瀛臺。舊例止予鞍馬甲冑而已。公獨拜命，騎入東華門，加賜白金五百兩，表裏各十段以行。天子時巡，公迎鑾三百里外，御書「松喬堂」扁，俾懸于宅。訃聞，賜祭葬如典禮。公

所撰有《黄門疏稿》二卷、《撫黔奏疏》八卷、《政學編》一卷、《景疏樓詩文》十卷、《自怡集》一卷。曾祖鸞，祖萬年，不仕。考斌，學官弟子。均以公貴，累贈光禄大夫。娶唐氏，誥封一品夫人，先公卒。子男四人：中訥，康熙辛未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加二級；慎言，戊午副榜貢生；中哲，國子監生，選授廬州府通判；中吉，歲貢生。女一人，嫁國子監生陸世璜。孫男九人：守知，庚辰進士，淮安府同知；餘未通籍。孫女八人，皆適士族。曾孫女二人，尚幼。公生于年月日，卒于年月日。夫人唐氏生于年月日，卒于年月日。康熙丁亥十一月，中訥等卜壤于縣治東三十里湯家峴，合葬公、夫人于新阡。先期來乞碑銘。彝尊昔游嶺表，舍館公所，於公爲老賓客，知公爲詳。念公一話一言，必準于古，從容以和，和而能介，剛無虐，簡無傲，澂不清，撓不濁。其盛美不可得而具書，特粗舉大綱焉爾。系之銘曰：

鹽官漢縣，左海環之。百谷所歸，曾不盈而。篤生楊公，文武兼資。學原王、鄭，書偕褚、薛。早貢成均，如圭琢切。名高淡墨，柳袍是纈。牽絲奉檄，百里瞻言。不畏彊禦，不憚上官。憂民之憂，晨暮罷餐。公之宰邑，期月而可。帝有恩言，夙駕皐舸。入居八舍，掖門之左。袖書諫獵，首犯逆鱗。雷封雖遏，哀彼瘴人。有言無隱，有氣必伸。息事寧人，輕徭薄賦。夤緣務絶，朋比用杜。譬諸樹藝，先去其蠹。入告我后，敬天之渝。星違其次，修省是圖。帝曰直哉，乃下赦書。古給事中，塗歸駁正。降而結舌，有順無争。公當疾風，草心尤勁。謂赦既頒，決囚非宜。封還詔旨，侃侃不阿。法司服念，出諸網羅。臺諫陳言，發部議事。所司覆奏，曰毋庸議。

公斥其非，儆于有位。粤稽帝典，納言命龍。周有伯冏，僕臣是庸。若三獨坐，尤庶所宗。帝曰黔南，寇虐未遏。誕弄銀章，俾撫天末。公拜稽首，爰辭禁闥。邇者懷之，遠者綏之。策我庶士，張我六師。犵童僰女，烝然來思。反側既安，疆宇日闢。伐其棘荆，播以黍稷。乃亦有秋，樂國樂國。帝眷勞臣，入爲司馬。衮衣遄歸，薄言觀者。公望公才，舍公誰也。今之仕者，莫有遐心。知進不退，終焉陸沉。公請養母，孝思足欽。天之報施，於善人厚。子孫繩繩，各佩章綬。百禄攸宜，克昌厥後。既得吉卜，神兮式凴。丸丸松柏，秀于岡陵。我銘以實，國史是徵。

## 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世祖章皇帝，光宅方夏，北燮東漸，雲雨賢才，肇開景運。於是故兵部侍郎長山李公，方退居閭閻，奉母宋太夫人，遂北堂之養。順治元年，起自田間，召至闕下，授工部右侍郎。未幾，轉左侍郎。三年夏，請假省親旋里。既還朝，以原銜掌兵部右侍郎事。尋遷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八年秋，覃恩加太子太保。又明年冬，拜刑部尚書。十年夏四月，帝張讌瀛臺，賜大學士以下坐。酒行，從容詢諸臣父母有無。公伏地對曰：「臣有母，年八十三矣。魯經有言：『一則以懼。』烏鳥之私，時縈寤寐也。」因泣下。帝爲動容，謂諸臣曰：「人之行，莫大乎孝。子不能盡孝于生前而欲盡孝于身後，朕不以爲孝也。」公乃復以省親上請。帝曰：「卿之事親，朕深悉之。」遂賜馳驛還。

公諱化熙，字□□，別字五絃。先世自真定、棗强遷濟南之長山。曾祖考光先，祖

考迓春，考夢鳳，皆以公貴，誥贈如公官。母封一品太夫人。公以天啓四年舉于鄉，崇禎七年進士出身，起家湖州府推官，歷監司、巡撫、總督，所至有惠政，顧不自以爲功，人咸稱爲長者。及仕皇朝，在兵部革班軍止運大布邊衣，在刑部復熱審朝審舊例，請仍差恤刑司官，著爲令，大綱悉舉。而終身孺慕者母氏，家居一十七載，晨羞夕膳，侑以絲竹，率昆弟子姓，融融怡怡，承歡盡力。治別業于近郊，植果千頭，花時爛若雲錦。御板輿樹下，公進觴酒于前，公弟監察御史文熙暨諸孫羅拜于後。大小東目爲神仙中人。

公卒時，年七十有六。訃聞，天子勅翰院撰文致祭，給帑銀營葬。明年夏，巡撫山東、工部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宛平劉公芳躅，以命婦一品百齡，疏聞于朝，得旨建坊里第，而公考宅于祖塋之北，古城之南。左都御史淄川高公珩銘其墓。公娶沈氏，誥封一品夫人。子八人：因之，河東鹽運司同知，死姜瓖之難，贈山西布政司右參議；溉之，灤州知州；餘未仕。女五人，均適士族。孫二人：斯祥，早卒；斯佺，今官兩淮都轉運使，管鹽法道事。曩與予定交久，兹以幣來，請補撰先公神道碑，立隧道之左。予惟公佐司空，贊中樞，位三獨坐，掌邦禁，階宫保，仁被于天下，事載諸國史，可以不書；特其百行一本乎孝，人所難能。名公鉅卿之養親，逮于百歲者，世亦不多見也。乃書公晚節，系之以銘。其辭曰：

灤源有水，匯于大東。巖巖者岱，渢渢者風。篤生元老，望峻家邦。匪禄是干，惟親是顯。自從三篚，五鼎十鑾。色養無違，儀文有典。世祖特詔，賁于丘園。汝掌邦土，蒼玉佩旃。廏馬斯錫，衮衣自天。膴仕

遺榮，寧親邇止。舞綵于堂，有同孺子。慈顔既和，謁帝有喜。升華副相，襄贊中樞。殊階宫保，寵命尚書。祥刑敬獄，重典克除。帝讌瀛臺，三漿十酒。咨爾公卿，誰無父母。委質以來，孰存孰否？公拜稽首，彤墀之南。微臣有母，年八十三。一則以懼，寸心用惔。帝聆公辭，見公出涕。迺降恩言，《孝經》合契。菽水之懽，勝于喪祭。公因請假，帝曰俞哉。有命馳驛，晝錦而回。公願既遂，循彼蘭陔。筍長魚肥，茶香飯白。滿樹鶯花，一庭裙屐。如彼墉宫，長侍瑶席。公之辭世，母已百齡。門有綽楔，翬革丹青。又越五載，始御雲軿。惟公事親，孝乎惟孝。母氏劬勞，庶幾仰報。我作此銘，通國是告。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一

#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二

## 墓表一

### 五經進士譚先生墓表❶

彝尊之姑之夫曰築巖先生，姓譚氏，諱貞良，字元孩。崇禎十五年，以五經舉順天鄉試。明年會試，復以五經中式，賜進士出身第一。又明年，李自成陷京師，先生衣匄者服，奔南京，除禮部精膳司主事。又明年，命典廣東鄉試。至里門，南京不守，先生浮舟于泖，達會稽，由臨海抵福州。以戊子七月卒于漳州之琯溪。庚寅，子吉璁扶櫬歸，貧不克葬。甲辰十月，次子瑄等始卜兆府城西北七里二生圩。既葬，題曰「五經進士譚先生之墓」。先生嘗仕于朝，爵通顯矣，不書，書「五經進士」。譚氏之先，自河南徙嘉興。曾祖某，不仕。祖某，封福建布政司參議。父昌言，山東布政司參政，巡視登萊，卒贈太僕寺卿。

先生以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生。生而鬌髮及肩，母嚴淑人呼曰「長發兒」。十齡能徧誦五經。先太傅文恪公異之，許嫁以女孫，即彝尊之姑也。太僕公卒于濟南，先生時在登州，跣奔五晝夜，視斂含。既歸，喪服除，哀思不置。太僕嘗知婺源縣事，有惠政，鑿山通往來行者，民德之，號「譚公嶺」。先生乃步擔入婺源山，止祠下，攀庭中枯柏，宛轉哀號，淚漬其理，柏復榮。先生廣交游，名



❶ 此篇四庫本無。

聞一時。家居，每晨起誦經史，書或與客圍棋，夜飲酒，漏盡乃已。見者疑先生嘗廢學，不知其用力勤也。及對策殿廷，大臣以先生辭過激，抑置後列。思陵披覽，良久曰：「此實學之士。」御書名次卷上。蓋先生甫釋褐，而國事已不可支矣。嗚呼！以先生之才，使遭逢前二十年，經世之大文，發爲事業，必有足觀者，天下事何遂不可爲哉！逮至危亡相尋，始獲一第，流離飢渴，竄跡虎蛟龍鯉之鄉，銜恨以没，洵可哀已。

夫人生不幸遭喪亂，受全之體，毀傷者何限？先生百折不回，卒保其髮膚首領，從君父於地下，是則忠臣孝子之用心，真可以無憾也！自先生没後十一年，而彝尊之姑亦卒，合葬于墓。又三年，始克伐石爲表。蓋自甲申以後，先生之大節，東南隱居之士，多能道之。吾欲書其大者，而其大者不可得而書也。吾欲書其小者，而其小者又不足以盡先生。其斯以表先生之墓焉而已矣。悲夫！

## 貞毅先生墓表[1]

貞毅先生，姓朱氏，諱士稚，字伯虎，更字朗詣，世居山陰怪山下。其曰貞毅先生者，門人之私謚也。父某，官雷州知府。祖賡，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懿。曾祖某，以文懿公官貴，贈如其官。

先生少好游俠，蓄聲伎，食客百數，所最善者一人，曰張生宗觀。宗觀，字朗屋，善樂府歌詩，以王伯之略自許，時號「山陰二朗」。

[1] 此篇四庫本無。

先生遭亂，散千金結客，坐繫獄論死。宗觀號呼於所知，斂重貲賄獄吏，得不死。既而論釋，宗觀聞之，大喜踴躍，夜渡江馳見先生，未至，爲盜所殺。先生既免繫，放蕩江湖間。至歸安，得好友二人，其一自慈谿遷於歸安者也。自是每出則三人俱。至長洲，交陳三島。已交予里中，交祁班孫于梅市。後先凡六人，往來吴越，以詩古文相砥礪。吴越之士，翕然稱之。歲己亥，陳君以憂憤卒。六人者喪其一，而先生亦歎息悲思，遂病膈。庚子冬，疾亟，自歸安渡錢唐，以是年十二月日卒于家，年四十七。

二人渡江，經紀其喪，視斂含，以辛丑二月葬于大禹陵西原。時送葬者百人，予與祁子臨穴，視其封，慟哭而去。先生之季弟驊元及子錡以狀至歸安，乞二人志其墓，而二人者皆不果也。又明年，壬寅六月朔，二人坐慘法死。祁子亦株繫，戍極邊以去。當予與五人定交，意氣激揚，自謂百年如旦暮。何期數歲之間，零落殆盡！陳君久不克葬。二人者，并骸骨亡之，慘更甚於宗觀。獨先生之墓在焉爾。

嗚呼！死者委之烏鳶狐兔而不可問，徙者遠處寒苦不毛之地，幸而僅存如予，又以飢寒奔走於道路。然則人生相聚，豈可常哉！後之君子謁禹陵，經先生之墓弔焉，覽予之文，夫亦可泫然而悲矣。乃書其詞，寄先生之子錡而表諸其墓。

## 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王公墓表

濟南之新城，去郭二里，鄭潢河東，有湖廣道監察御史王公暨妻子孺人合葬之墓。累土于旁，封崇四尺者，公子儒學生員士和

之兆也。公諱與胤，字永錫，一字百斯。曰重光，貴州布政司左參議、贈太僕寺少卿、再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公曾祖考也。曰之垣，户部左侍郎、贈户部尚書、再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公祖考也。曰象賁，户部廣西司員外郎，公考也。曰象晉，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公本生考也。

公中崇禎元年進士，改庶吉士，試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巡按河東鹽課，羨金數百鎰，皆却之。視茶馬陝西，邊境肅清。尋奉命督應天學政。將行，上疏劾總兵官鄧圮玩寇，忤大臣意，引疾歸。歸九年，李自成陷京師，帝崩煤山。公聞變慟哭，將浮于海，行至利津，海多盜，不可行。公嘗覽方書，謂冰片多服能死人，遂命僕購之。僕市僞者以進。公晨夕服之，不死。夜起投水者再，僕衛之，又不死。公乃迴舟抵里，求死愈決。自撰壙志，以四月二十六日，暨妻子登樓，齊縊死。遺孫啓沆僅五齡。士和絶命詞曰：「痛予生之不辰兮，天滅我之立王。吾父母一聞之兮，涕霑沱以徬徨。以身殉國難兮，維千古之臣綱。嗟反面而事仇兮，方臣妾之未遑。哀世穢濁兮，四維不張。大地無容身之隙兮，願隨吾父母歸於帝鄉。」

公卒時年五十有六。于孺人，福建道監察御史青城于公永清之女，卒時年五十有五。士和爲人坦易，博綜經史，書學李北海，能神似，卒年二十有八。公遺教，葬從薄從速，遂以其年某月不卜日而葬。葬之日，觀者千人。僞順縣令賈三俊聞之，亦來觀，衆爭持土石擊之，三俊棄縣印遁去。久之，公從子、今户部四川司郎中士稹刻公遺詩以行，公之大節漸聞。當世又慮傳之不遠也，乃伐石爲表，命其友朱彝尊爲文，揭于墓道，

於是公之没三十有四年矣。

嗚呼！士大夫不幸而遭國難，其始皆有捐軀之一念，臨當引決，或情牽于婢妾，或僮僕援救，小不忍而自全。若夫撓之不奪，臨難忼慨就死，固人之所難能。至鋒刃未迫於前，鄉里可保而守，乃遥聞君喪，率其婦子，從容就義一室之内，非事之出於尤難者與？先是，崇禎五年十一月，援遼師變，掠新城，時則公之從叔象復及子與夔死之。十五年十二月，城再破，公之弟與玫、與朋及與朋子士熊、士雅又死之。至是，公父子夫婦又死之。而士和妻張氏，於十五年城破亦自經死。方賊兵之陷京師也，大學士范公景文以下，死者二十三人。事聞江南，江南草野士交填膺扼腕，謂三百年養士之報，盡節者不宜寥寥若是，遂持論書義誤國，科舉可廢。彝尊時尚少，亦助之，憤惋不平。久而游四方，歷戰争故壘，訪問耆老，則甲申前後，士大夫殉難者不下數百人，大都半出科第。而新城王氏，科第最盛，盡節死者亦最多。然後知報國未嘗無人，而往時草野之論，特一時過激，未得其平也。

象復，字完初，保定府同知，贈光禄寺少卿。與夔，字風虞，萬曆二十八年舉人，贈宛平知縣。與玫，字文玉。與朋，字壽三，貢生。士熊，字渭濱，崇禎十五年舉人。士雅，字大雅，生員。皆盡節之士，附書之。

## 封奉直大夫顔公墓表

公諱伯璟，字士瑩，山東曲阜人。中憲大夫、知河間府事諱胤紹之子。贈文林郎、江都知縣諱弘化之孫。處士諱從麟之曾孫。而復聖顔子六十六世孫也。母曰孟孺人。

公少補四氏學生員，讀書卓犖自喜，不治章句。人或勸之鋭意仕進，則曰：「世事如炎火燎原者，將及于厦。處堂之燕雀，吾不爲也。」從其父歷鳳陽、江都、邯鄲，事無纖鉅，侍對必中理。河間兵至，中憲公修渠蟾爲禦。城孤乏援，不支，衣朝衣朝冠，北向拜，集家人一室中，舉火自焚死。公曁弟伯玠時家兖州府，兵亦至，登陴以望，鳴鏑自西來，集于譙門。城將陷，兵民皆竄，公性肥，不能駛足。伯玠性瘦善走，手掖公以行，步益窘。公曰：「同死無益，弟亟去，猶可活也！」伯玠不肯釋，公紿弟他顧，自城躍下。伯玠俯視慟哭，矢及其身而卒。公仆地，傷左足，極夜乃甦，爲邏卒所得。見公修髯廣頤，狀甚偉，不敢害，車舁以告其帥。公見帥不爲屈，帥驚曰：「吾略地以來，未嘗見有此人。」問之，則顔子之後，遂延之坐，留帳前。遇復有被掠者，對公偶語曰：「昨見城中婦女十數輩，邏卒驅以走，中一婦不肯行，卒反刃擊其臂，臂折，猶駡不已，卒殺之牆下。有媪過之，指曰：『此顔氏婦也。』」公曰：「得非吾婦乎？」語其帥，同被掠者至牆下，果然。蓋刃傷已四日矣，驗其息，猶未絶，載之還，即今朱宜人是已。帥謂公曰：「而日念而父，然兖州破時，河間之陷已一月矣。」公聞之長號，力請於帥，帥護之出軍壘。公留朱宜人於曲阜，足尚跛，蹣跚走河間。時盜賊充斥於路，或積日不食。每被執，公慷慨與語，輒得釋。卒達河間，哭其父甚哀，路人皆泣。中憲公之自焚也，幼子伯珣甫六歲，其僕吕有年抱之出火，負而走，塗中流矢死，伯珣匿民間得免。公既拾父遺骸，訪得其弟，遂與俱還。倪尚書元璐、中憲公實出其門，會道經河間，爲文以祭曰：「父忠子孝，

是吾師矣！」由是公以孝聞一時。

公平生坦易，不沽名譽。暇則抽琴賦詩，與宗鄙結文酒之會，取怡悦性情而已。遇人甚温，而家法嚴以肅，友愛季弟，同居無間言。訓子孫以博通經義。恒自言：「吾壽止六十一。」卒之歲果驗。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封奉直大夫。娶朱氏，封宜人。有子七人。男六人：光猷，翰林院編修；光敏，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光政、光枚、光孜、光敦，俱四氏學生員。女一人，嫁孔學炆。孫十四人：男六人，女八人。彝尊獲交吏部君久，繼又識編修君。公之卒于陋巷里也，兩君咸官京師，聞親喪，辟踊盡哀，涕與血俱。四方觀禮者，有「顔丁善居喪」之目。既成服而後行，將歸葬公于侍郎之林，請爲文表諸墓。

嗚呼！公父死于忠，公蹇而走千里，白刃塞于前，曾不少懾，其不死于孝者，僅爾。乃其配烈婦，其子又孝子也。以孝子之請表孝子之墓，此文之無可辭者也。雖然，布衣之言不足重于時久矣。故夫欲榮親者，必資卿相殊階，揭石於原，始足動人之觀覽。兩君舍彼勿求，顧屬之彝尊，殆以其言之質，庶幾可昭信後世也，故論次刻碣無溢辭。

## 處士繆君墓表

鄉有篤行君子曰繆君，其言曰：「人豈惟貧之足患，惟富尤足患爾。」故終其身處約，取舍介然不苟。見人無賢愚，容色必恭，親戚富貴者，或經年莫之過也。其爲人質訥，望若田夫野老，叩其學，亹亹不窮。間爲詩歌，取自怡悦而已，不輕出示人。所居堂三楹，鬻以葬其考妣，蓬户翛然，有自得之色。

鄉鄰素苦徭役，貧不支，君每代之輸，不責償也。遭亂，里西偏多盜，相戒勿入君室。有子永謀，能文章，君教之隱，遂絶意仕進，授經生徒以爲養。不給，則游于四方，歲一歸視君。困輒復出。而君竟以年月日病卒，年七十有二。彝尊來京師，值永謀將歸葬君于舍旁，請爲文表君墓。嗚呼！士之患，在汲汲于榮利，既汚其身，復導其子弟倖進，與夫學未有實而盜虛名，力能援人矣，而吝于出納，其與斯世何賴焉。君之名不出百里，後進以爲宗；屢空于財，而鄉鄰受其惠。又能毅然出處之際，教其子義方，至困阨以死而不悔，非信道之篤能然與？君諱某，字孟思，嘉興縣人。曾祖某。祖某。考某。世有隱德。娶吴氏。子男三人，最少曰其器，亦能文。女四人。孫男六人，女六人。

## 前進士高公墓表

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高公之葬，家有狀，墓有銘，阡有表，遺行亦既詳矣。歲久，舊石崩剥，其子佑釲乞其友朱彝尊復爲文，揭于墓門之外。彝尊以公晚遯于野，賦詩有云「惟將前進士，慘憺表孤墳」，迺改書額曰「前進士」，表曰：

公諱承埏，字寓公，一字澤外。先世河南人，遠祖遜志，由蕭縣徙嘉興。建文中，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徙太常少卿，嘗與方公孝孺同主京闈己卯鄉試。靖難兵入，潛走東甌雁蕩山中，是秋病死。及門翰林侍書蔣兢斂而葬之芙蓉峰北。曾祖文登，隆慶丁卯鄉貢進士，知膠州。祖林，贈奉政大夫。考道素，萬曆己未進士，以工部營繕主事，奉命

督造桂王府於衡州，與內官監黃用分工並建。既落成，進屯田司郎中。逾年，烈風雷雨作，用所築寢宮圮，法司竟坐道素，慘法死。公聞父變，躃踊見星奔，扶櫬以歸。服除，投牒學使者，願棄學官弟子。學使者不允。時蔡公懋德以布政司參政，轄嘉湖，力勸公，謂男兒不立功名，父冤安得白。乃復就試。

崇禎己卯舉于鄉，明年中會試，賜同進士出身，除知遷安縣事。縣故彫敝，公平夫里，減浮稅，招流移，民樂其惠。調知寶坻縣。縣京師之左臂也，崇禎九年失守，瘡痍未復。君至，畫郊圻，均田賦，濬河漕，嚴自宮之律，免剥船解户之擾，再期而政成。十五年冬，太宗皇帝兵踰界嶺，自黃崖口入。君聞警，集邑人于漢前將軍關侯祠而曰：「承埏守土吏也，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吏效死勿去，固爲朝廷守封疆，亦不忍爾等父母妻子室家墳墓之委棄也。爾其一乃心力，毋作神羞。」衆皆曰：「諾！」乃治守具，製懸簾，束葦加土，俾火不能灼。樹旗幟，架礮石，分設士卒于四門。俄而薊州下，師從豐潤渡河，連十三營，集城下。君悉士卒登陴以守，多掘井泉分汲，斂雞犬於城中央廢寺，令既嚴肅，夜寂無聲。攻者曰：「此啞子城也，兵法『不易拔』。」越九日，引去。衆交賀，君曰：「師還，必不我舍。」乃添繕守具，築礮臺，鑿郭外溝千三百七十七丈，揹坑二万二千，且誡梁城所千夫長，選力士爲游兵策應。并檄蘆臺巡司，練鄉兵防禦。十六年夏四月朔，師復來攻，連營一十五，屯二旬有四日，公堅壁不戰。間出奇兵，奪馬贏羊豕，收集羇傖難婦，資之還鄉。當是時，王師自薊乘勝下畿南，轉而山東，連收九十餘城，所過若

破竹。獨寶坻彈丸地，援師莫有至者，公以一書生，率校官、主簿、尉固守，城卒以全。事聞，莊烈愍皇帝有「高承埏全城却敵，功在封疆，從優議敘」之褒，僉謂當加拔擢矣。會計吏有選人持之，反以才力不及，調簡改知涇縣。嗚呼！刑賞者，馭世之大權也。功罪之混淆，將使人莫知勸。觀於黄用之獄，釋有罪，殺無罪，已失不幸。至於寶坻，去京師二百里而近，去一勞吏，人主不知，宜任事者解體，而忠義之士聞而悲憤填胸者也。

君知涇縣閲十月，謳歌滿野。入主虞衡司事，亟上書爲父訟冤。有詔復原官。君迺請歸，侍母屠太宜人，盡潔白之養。嘉興城破，誓墓不出，隱居竹林村窩，聚書八十櫝，多至七万餘卷。所著詩文，有《稽古堂集》。嘗取先儒詩説五十家，撰《詩義裁中》一編，其序略云：「明道程子謂《詩》學必於大序中求，伊川則云序非聖人不能作，蓋淳熙以前，無舍序言《詩》者。淳熙而後，遵朱子《集傳》，廢序者十之九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序所云發乎禮義者，無邪之説也，本乎孔子者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集傳》去序言《詩》，求詩人之旨于千載之上，以意逆志之説也，本乎孟子者也。吾因二者而裁其中焉。於《國風》淫奔諸詩，仍存舊序，其餘則以朱子爲歸，而五十家之義附之，非敢異于朱子也。竊取二程子之言，亦孔子之《詩》教然爾。」學者以爲篤論。

君年四十六而卒。子三人，佑鉅長也。孫七人，洪謨早列爲諸生，慧而夭。公晚輯《自靖録》，紀崇禎以來殉節諸臣，迄歲丁亥止。佑鉅續之。又徧歷公所宰三縣，訪其故老，拜遺祠，載公政績於縣志。兹粗舉大綱，

具書全城一事，庶國史有徵焉。

## 布衣周君墓表

君諱篔初，字公貞，更字青士，又字篔谷。先世居殳山之麓千金圩，徙嘉興之梅會里。曾祖考某，祖考某，考某，皆不仕。君幼治書，年十九喪父，居憂讀喪祭禮，鄉黨以孝稱。遭亂，乃棄舉子業不治，就市廛賣米。府城初破，有括故家遺書，連船載以鬻于市者，君買得一船，積樓下。每日中交易，箕筥斗斛權衡堆滿肆，撥亂書糠秕中，吟誦不輟。其爲古今詩，超超拔俗，不輕襲前人片語。時同里王翃、范路、路弟子繆泳，交賞君詩。會予移居市南，而海寧朱一是亦來僑居，里諸生沈進、布衣李麟友，皆與君倡和。四方名士過者，君輒留飲，或醵金會餐，泊舟於門相接也。君奉母孝，膳必具酒肉。與人交，胸無紫棘。人有匱乏，傾肆中錢米給之。有戴丙鬻女于巨室，及笄，將以配傔僕，君亟贖以金，爲擇壻以嫁。采石估載米八百斛，得直千金，貯君笥，估獨往硤石，中道溺死。君具棺以斂，手書呼其子至，傾笥還之。歲潦，率私錢散米，以食餓者。

君既急人難，又交游漸廣，有請必應，兼治母喪，爲弟婚，遣女嫁，由是生計日窘。往來嘉善桐鄉，以詩格授人。每出，少年子弟三五執詩卷隨之行。援止者，或數日留，留或不辭去，恒儻蕩不羈。嘗歲除，忽挐舟泊皋亭山，訪僧靈章，遂抵西湖。又嘗元日挈子旼至武康銅井山，尋禪人行筏，轉入徑山，時已昏暮。去山二十里，雪甚，虎跡交于塗。君循澀路前，旼哭于後，君不少顧。遥見林中燈修修，就之，則僧墨浪所居。僧曰：「山

多虎，居士遠來，得不心動乎？」君曰：「吾行不失道，心一動，則飽虎口矣。」僧方煨芋魁，因啗君，圍爐話清浄理，留信宿。乃躋山巔，徧歷七十二精舍，還。又嘗獨行魏塘，見赤馬船縛布爲帆，君問焉往，船人以入泖對。君思就九峰訪故人，請附載。比及泖，則已瞑，船人促君登岸。望見僧廬，君闖入，小沙彌見之駭，强君出。君周步琉璃燈下，覩壁間所錄詩牋，有己作，指示沙彌曰：「吾詩人爾，非賊也。」沙彌以語主僧，煮白飯止君宿。詰朝自泖達九峰，抵華亭，遂訪高士吴騏、王光承之居，兼旬乃返。

歲在辛酉，予典江南秋試。榜既發，今户部侍郎德州田公雯爲予張燕，君適造予，道遇吏部郎曲阜顔君光敏，偕之來，布衣紃屨，衆賓皆睍眙。顔君語曰：「此浙西詩人周青士也，諸公未之識乎？」田公肅君上坐，懽飲而散。自是，燕予者輒及君。有漆人頭爲飲器者，坐客莫敢視，君滿引三杓。湖州太守江都吴公綺壯之，賦樂章贈焉。游攝山，道見石辟邪立草中，穹碑二丈餘，將仆，人不敢近。君騎驢徑詣其下，讀之，知是劉孝綽所製梁安成康王秀碑也。是日投山寺，客皆倦，君登絶頂賦詩，於是上元鄭簠以分書題名于壁，常熟王翬爲繪作圖。

予滯京師，君念予不置。會太僕卿色公聞君名，具書幣屬有司延君，敦促就道。既至，留一年，卒在予寓居，合計舍色公家不過五六旬也。在都下，未曾投貴人一刺。朝士願交君者，一飯後，君不復過其宅。尚書崑山徐公乾學好延攬海内士，徐秀才善主其家，君嘗就善同卧起。徐公欲見，終不見。宗人子所愛小妻周，買自楚，謂其夫曰：「妾實禾人，公客貧，妾季父也。」宗人子以語君，

將令小妻出拜。君曰：「箕農家子也，聚族不及二十人，未嘗有之楚游者。」拂衣出。給事中某知君還，削三緘贈行，曰：「挾此可得百金。」答曰：「箕不耐持竿牘伺候人。」却不受。乃與今監察御史錢唐龔君翔麟，浮舟潞河。將抵宿遷，猶眠食無恙。忽晨起，挑頮水，一笑而逝，年六十有五。

龔君爲治喪，還其柩，以遺書付其子旼。君所撰有《采山堂集》二十四卷，《詞緯》三十卷，《今詞綜》十卷，《析津日記》三卷，《投壺譜》一卷。君先娶李氏，繼娶曹氏。子四人：長旼，國子監生；次某；次某，夭；次某。女一人，嫁某。孫男一人，女四人。君之歸葬也，殯于水月僧院。後十年，子旼等始克葬君子仙橋原，伐石表其墓。予惟君視朋友同一身，其後交游徧天下，然氣類尤篤者，里中諸子也。因仿柳子厚《獨孤申叔墓碣》，書故友姓名于後，稍加詳焉。

王翃，字介人，以布衣稱，詩見賞于陳推官子龍，爲之作序，有《秋槐堂集》。

范路，字遵甫。自蘭谿遷長水。經亂，賣藥于市。有《靈蘭館集》。

朱一是，字近修，崇禎壬午舉人。兵後，披緇衣授徒，著《爲可堂集》。

王汸，字千明，秀水學生，有文行。君與隔水居，還往尤數。含山盜起，晝劫梅會里，汸被執，家故貧，勒贖不遂，遇害。

沈進，字山子，嘉興學生。早年詩尚清麗，與周君同調，鄉人目之曰「周沈」。晚編所作爲《藍村集》，歸于沖澹。又輯《文言會粹》二卷，《行國録》一卷。

李麟友，字振公，揚州學官自明次子。史可法兵敗，自明自縊學宮，麟友求其父骨不得，遂棄舉子業。其詩慷慨奔放，不屑裁

翦字句。

朱彝鑒，字千里，予同懷弟也。精篆法，善畫，兼工藝事。嘗聽經師講《詩·小戎》章，誚其昧于車制，乃削木爲小戎，市絹人馬御輪執轡，欲觀者出示之。詩長于送别，有《笏在堂遺稿》。

褚標，字霞建。詩饒風韻，夭卒。

周篁，字林於，君從弟。别字鷗塘，以名其詩集。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二

#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三

## 墓　表二

### 靖南王墓表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靖南王，既薨三十年，天子命反葬遼東。於是王孫多羅額駙太子太保鎮平將軍昭忠自福州護遺骸以北。葬有日矣，和碩額駙太子太保聚忠請爲文表其墓。按王自登州航海，攜軍民械器歸太宗文皇帝，功在草昧，多不勝書，具載實録。今以聚忠所能記憶者，述其大略，表墓道焉。

王諱仲明，字雲臺，先世山東人，徙蓋州衛。生而面深黑，手掌潔白如玉，軀體偉長。倜儻有大志，踈于財，多智謀，以登州參將來降。太宗嘉悦，給總兵官敕印。崇德元年四月，册封懷順王，從攻旅順口，克之，止勿屠戮。從攻朝鮮，擊破援師，拔其城。朝鮮平，還治戰艦，從攻皮島，取之。是歲大饑，斗秫白金一兩。王轉粟以賑，全活島民無算。從攻松山、杏山、塔山、中後所、前屯衛，王令將士屯田，次第克之。順治元年，世祖章皇帝治師討賊，入山海關。方是時，賊鋒甚鋭，聚黨十萬，迎戰關門。王率所部兵奮擊，大破之。乘勝追逐，至慶都縣，又破之。賊軍委金帛于路，以緩追者。王號令夙嚴，將士無利心，追奔益疾。躡至潼關，復大破之，李自成走死。旋徇河南，諸府悉下。遂渡淮，拔揚州，下江南，所至功居最。四年，進兵湖南，抵武岡，擒梟將劉肇基，收湖南。六年五

月，世祖以金册金印封爲靖南王，俾定廣東，統軍作鎮南海。王盡散其貲給軍士，運以車牛。軍士咸樂附。是年師次吉安府，王薨于軍。

世祖念王開國勳，旋册王長子繼茂襲封靖南王。王性純孝，友愛二弟。宗鄙貧不能婚葬，輒傾囊以助。人有小德，雖一飯未嘗忘報。軍所至，以招徠爲先務。圍城破，軍令當屠，必力争于親王之統軍者。松山之戰，明總兵官王廷臣死焉，王與有舊，贖其尸，焚而瘗之。或以訐王，太宗嘉王之義，勿罪也。自王薨後，子忠敏王函王骨載之行間，始厝于廣州，繼移厝福州。蠻煙瘴雨之交，烽燧矢石相向，而遺骸得以無墜，不可謂非厚幸。惟天子仁聖，始終念王之功，王之精爽，亦有以答之。存著其號，亡顯其名，卒歸葬于鄉井釣游羽獵之場，弓冶之地，距太宗寢園密邇，魂氣徜徉，在帝左右。王之靈，庶無憾于泉下矣。

王生于某年月日。其葬于蓋州馬蘭峪也，在某年月日。厥配贈太妃郭氏、李氏祔焉。竊嘗覽觀載記，曩代功臣封爵之典，遠及苗裔，盟以白馬，信以丹書。俄而獲罪，至酎金小過，奪其侯封。每致慨報功之薄。若王則紹封奕世，其次尚主，爲近臣，或專閫于外。迨王孫精忠逆命，天子猶加恩于王暨王諸孫如故。嗚呼！本朝所以待開國勳臣者厚矣。凡此皆宜表諸石，以昭垂無窮者也。

## 德州田君墓表

德州田君者，其爲學以躬行爲本，雖燕居，必危坐，置曆頭案上，日較行事得失，以朱墨别之。其治家有法度，庭以内不聞婦人

語。居父母喪盡哀，葬祭以禮。遇其弟友愛。親懿有争，必爲解紛挫鋭，然未嘗詣公門也。恒以經義教授鄉黨，從之游者多取功名，而君終不遇。以順治五年二月卒。後七年，君之子緒宗成進士，知處州麗水縣事，既而亦卒。久之，君之孫雯與其弟需皆中進士。雯歷仕爲湖廣布政使司參議，入爲卿寺；需官翰林院編修。於是伐石而礱焉，屬其友秀水朱彝尊爲文，表君之墓。表曰：

君之先，常山國。上世畹，徙安德。祖三戒，承德郎。廉吏稱，著考堂。厥父高，母丁族。子四人，君也叔。裕所字，實栗名。州儒學，補諸生。其眉疎，其顙廣。履方舄，曳鄉杖。行有穀，詒子孫。井吉壤，高墓門。表吾文，永無泐。後之人，庶不惑。

## 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卜君墓表

康熙二十八年，冬十有一月辛亥，奉直大夫、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秀水卜君以疾卒于官，年六十有二。鄉人交哭于牖下，慮無以斂，啓其篋，無銖兩金錢，視其盎，無升斗粟，發其笥，惟朝衣一襲，餘皆以付質庫，其空乏如是。嗚呼！斯可謂廉也已。

君諱陳彝，初名之儀，字聲垓，别字簡菴。曾祖知雲南尋甸府事大有。祖知福建清流縣事曰謀。考贈承德郎兆龍。妣伍太安人，以苦節詔建坊表間。君少孤，奮志于學。未冠，補秀水縣儒學生員。時東南士子，各結文社，歃血盟誓，以攻不附己者。雖懿戚密親，至互相詬詈。君獨集里中善詩者共酬和，不樹黨也。順治十七年，舉省試。

康熙三年，會試中式，賜進士出身。十二年，除陝西洛川知縣。洛川，李自成鄉里，人多習爲寇。君至，練鄉民勇者，砦各有長，使之守望。明年春，聞吴三桂反，行之益力。是年冬，王輔臣叛，寧羌殺經略莫洛，延安震驚。又明年春，柳溝帥李師膺殺韓城知縣以叛，定邊副將朱龍亦叛，洛川民愈恐。君匹馬詣宜君營，乞師于參將楊某，僅得兵三百人。賊軍猝至，君登陴固守。賊以計誘洛川民，使縛長吏以降，衆皆曰：「我父母也，不可。」城以是獨全。未幾，丁母憂歸。服除，補武昌知縣，凡八年。以卓異舉，入爲禮部儀制司主事，調吏部稽勳司主事，遷今官。

娶陳氏，先卒，贈安人。子二：彭年、彭頤。孫男女六人。君卒踰旬，而彭年適至，哀毁盡禮。扶君之柩，以歸葬于某阡，陳安人祔焉。噫！今之號爲廉吏者，布衣藿食，所識窮乏者力拒之。又或訐發人贈遺，以爲自進之計。以寡則不取，以多則取之，惡在其能廉也！君口未嘗以廉自矜，而能處膏脂不潤，或疑其才有所短，夫豈然哉！是嘗率敝劫之民，却方張之寇，保彈丸之城，而報最于盤錯之地者也。蓋其取與之介，正其義而有所不屑焉。吾故特書之，表于其墓。

## 封文林郎韓君墓表

彝尊謫官，居京師之灝村。晨出，僕言有客登吾堂，載拜，以其先人之墓表爲請。問其姓名，則主事山西韓象起。僕告于主人，未之許也。讀其狀，作而曰：安得此長者乎！是宜表其墓。文曰：

君諱某，字某。先世自相州遷于洪洞。六世祖文，歷官太子太保、户部尚書，以劾劉

瑾削籍。瑾誅，復官，卒贈太傅，謚忠定。曾祖某，祖某，皆不仕。父某，官濟南府通判。母亢安人，嫁時裝匳所直累萬。父没，君悉以讓其兄。嘗爲學官弟子，有忌者潛賂當道，遺書學使，俾黜君。其僕誤以書送君所。君覽書，色不爲動，仍封完與僕，聽其投學使家。人疑君過矯，君曰：「人將甘心于我，一發不中，將更計矣。不如遂之。」竟被黜，徙居天津。用鹽筴起富，然不事纖嗇，有負者輒焚其券，不責償也。象起知福山縣事，迎其親養于官舍。會覃恩勅封君文林郎。

君卒時年七十有六。配洪氏，中書舍人世臣之女，封太孺人，卒年七十有八。子一人，象起也。於戲！今之葬，令自一品至七品以下，皆得琢石爲表，至于其辭，不繁不溢，斯爲可信。昔昌黎韓子未嘗妄譽人者，顧劉乂訕之，謂爲諛墓。蓋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没禮，君子之所不居也。惟夫無所利而言之者，庶幾不失其實。則予表君之墓，其可白于僚友而信于後世者夫！

## 翰林院侍讀喬君墓表

翰林院侍讀寶應喬君，以疾卒于京師。其子崇烈扶其柩歸，葬于縣治東南箕山之陽，乞檢討吴江潘君耒銘其藏，又請彝尊爲文，伐石以表君墓。

君萊諱，子静字，别字石林，世爲寶應人。曾祖邦從、祖份不仕。父可聘，明天啓二年進士，掌河南道御史，以廉直聞。母王氏，有壼行。君中康熙二年鄉試，六年賜進士出身，除内閣中書舍人。十一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關節不到，以父老請歸終養。尋丁憂，居喪盡禮。服除，補原官。十七年，

有詔舉博學宏詞備顧問，君被薦。明年，召試體仁閣下，賦詩居一等。改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史館初設在東安門内，肩輿不得進，君體肥，窘于步趨，騎羸一頭，晨入申出，考稽典籍。念崇禎朝乏實録，與同館四人先撰長編，以資討論。會廣西平，補行鄉試，君奉命主考，稱得士。還，充太祖高皇帝實録纂修官。實録以國書譯漢文，文義後先恒齟齬。君能曲暢本指，一濡削，語簡而事加詳。經進，天子稱善。時上再試詞臣，悦君作，曰：「喬萊學問優長，文章古雅。」爰命君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尋遷左春坊左中允，纂修《三朝典訓》。進翰林侍講，再進侍讀。

皇朝漕運，沿明舊制，自淮入河，以達會通河。既失故道，從安東入海，清口日淤，淮泗泛濫，由洪澤以南諸河下注。治河使者又開減水垻洩之，淮揚州縣七，蕩析離居，穡事俱廢。天子覽臺臣奏，濬海口以瀉積水，遣使者相視，還報可。乃出帑金，命安徽按察使于公成龍董其役，總督河務。都御史靳公輔上言：海口高于雲梯關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内侵，大不便。因請築堤束水，使高置二牐于邵伯鎮南，高郵州城外，泄洪澤、盱眙、天長之水俾入隄，自車邏鎮築横堤一道，抵高郵，自州城東築大堤二，歷興化、白駒場至海口，束所洩之水入海。計需銀二百七十八万有奇。請先給帑，而徐取償于田畝子粒綱鹽。又請設官二百七十餘員，擇才能者任之。疏入，天子下廷臣議，多是河臣言。適君入視直，上御乾清宫西煖閣，閣臣奏事畢，上顧問君濬海口事宜。君直前奏河臣疏非是。上悦曰：「此爾一人意見邪？」君對：「淮揚人所見，皆與臣同。」翼日合户科給事

中劉國瓛等十人持議，河臣之言有四不可行：海口原有故道，第令塞者通之，淺者濬之，俾渟蓄之水，悉趨于海斯已耳。河臣議開大河，築長堤，堤在内地者，高丈六尺，河寬百五十丈，近海者堤高一丈，河寬百八十丈，勢必壞隴畝，毁村落，掘墟墓，慘有不忍言者，不可行一。河臣之議，先築圍埂，用水車踏去埂内之水，取土築堤。不知臣鄉地卑，原無乾土，況積潦已久，一旦取土積水中，投諸深淵，工安得成，成亦易壞，不可行二。河臣欲以丈六之堤束水一丈，是堤高于民間廬舍多矣。伏秋風雨驟至，勢必潰。潰而南，則邵伯以南皆爲魚鼈；潰而北，則高郵以北靡有孑遺。即當未潰之時，瀦水于屋廬之上，豈有安枕而卧者乎？不可行三。至于七州縣之田，向没于水，今束河使高，田中之水豈能倒流入河？不能入于河，即不能歸于海。淹没之田，何日復出？不可行四。」上是君言，河臣之議乃寢。

未幾，君中蜚語，罷歸。歸治廢圃，曰「縱棹園」，壘石疏池，刺小船往來，讀《易》其中。著《易俟》二十卷，縣志二十卷，詩文集若干卷。君之建議也，于公頗德之。及出領河務，值君歸，恒以地方利弊諮君，君必直言無隱，然終不干以私。三十三年春，有旨召君入京師居住。人疑上意且不測。既至，初不督過，君鍵户不接見賓客，讀《易》著書如常時。居數月，病作，遂不起。君居家孝悌，謹事師友，疎于財，恒周人急。後進有一善，爲人誦其文，不去口。性不飲酒，好觀人飲，竟席不倦。嘗闢一峰草堂于宣武門斜街之南，暇與布衣紃履之士詩篇酬和。退朝輒考證史事，同館有持異説者，審其本末而匡正之，不與之爭也。河議初出，大學士梁公清

標時爲户部尚書，歎曰：「江淮之間，可謂有人！」

君卒時，年五十有三。娶丘氏，封宜人。子四人：崇烈，康熙丁卯舉人；崇讓，貢生，卒；崇修，貢生；崇禧。女五人，國黻其長女壻也，次丘璋，次任宸，次朱經，次黄之鈞。孫五人。

嗚呼！古之進言者，不必皆言官也，工執藝事，亦可以諫。諫而不入，則罪浮于有言責者。自唐宋元明以來，詞臣之以言獲罪者多矣。或死于戍所，或斃于獄，或殞于杖下，論世者蠹傷焉。君遭遇盛時，片言動聖主之聽，鄉黨之患既釋，返初服而退，可不謂榮焉！方其再召，留之京，安知非别有任使？特不幸而君死爾。表諸墓，後之以詞臣進言者，勿援君以爲戒而不善乎？❶

## 通奉大夫福建布政司使内陞汪公墓表

公諱楫，字舟次，世居徽州休寧縣，至曾祖考某遷江都。公幼補學官弟子，既而屢試有司不遇。以貢署贛榆儒學訓導。會天子特開博學宏詞科，徵文學之士，備顧問著作之選。於是巡撫江南静寧慕公天顔以公名應詔。康熙十有八年三月朔，召試體仁閣下。大官具酒饌，授几坐，譔罷，公賦就纚纚千餘言，詩獨用險韻，天子拔置一等，授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開局東安門内。公請監修總裁官，仿宋李燾先撰長編，然後作史。乃取崇禎十七年事，凡詔諭、奏議、文集、邸報、家傳，輯爲長編，由是十六朝史材

❶ 「嗚呼」至文末一百四十字，四庫本無。

皆備。

二十一年春，琉球國王表請封爵，舊典用給事中、行人各一員往。天子重其選，特命廷臣會推可使者以聞。入朝，人多俛首畏縮，公鶴立班中，大臣遂以公對，充正使，賜一品服。臨發，公詣闕上言七事，其一謂本朝文教誕敷，皇上方頒御書于封疆大吏，宜并及海外屬國。禮部以無故事，持不可。天子特允四條，給鑾仗之半，縹囊鈿函，齎宸翰以往。既達螺江，釃酒梅花洋，百神衛護，帆開風便，七日抵彭湖島。中山王率所部郊迎。公諭以天子威德，王及臣民小大稽首。陳天書殿中，告諸宗廟。琉球自隋始通道，明初析而爲三。其後山北、山南復合于中山爲一。分合之故，史不能詳。公思采入《明史》，乃入廟觀所立主，一一默識之，撰《中山沿革志》二卷。又述其山川、風俗、禮儀爲《琉球使録》□卷。國王之讌公也，酒半，手自彈琴以悦公。公故善樂律，與譚長清短側之辨，王大悦服。及請公書殿牓，公縱筆爲擘窠書，王大驚，以爲神。國雖有孔子廟，庳陋將圮，公俾修治。既成，爲文刊諸石，上頌天子神聖，聲教洋溢海外，繇是國人知學。

使還，國王例有餽，王重公，有加禮，却不受。朝命受之，乃受。因奏琉球子弟願入國學，天子允之。以公奉使盡職，從優議敘，俾宫坊官缺出用。適聞本生祖考訃，乞歸治喪。里居三年，始就京師補原官。是冬，天子加意民牧，思得良二千石以爲表率，乃以公出知河南府事。治績爲中州最，擢福建按察使司。後三年，轉布政司使。莅官五載，民戴其德。詰授通奉大夫，召入京師，將擢

卿寺，公以疾告。屬車南巡，猶强起迎于宿遷。駕至揚州，衣朝衣伏道左，天子熟視曰：「汝老邪？朕幾不識卿矣。」宣賜御書。未幾卒，年六十有四。

公少與三原孫枝蔚、泰州吴嘉紀齊負詩名，所作務去陳言，盤硬語，又不墮澀體，見者比之斬新花蕊。書法以骨勝，得楊凝式、米芾之神。自守郡後，躬親判牘，吟咏漸寡。然海内稱詩者，數當代大小雅材，必爲公屈一指焉。所著有《悔齋集》。公之通籍也，同日入翰林者五十人，予亦與焉。久之，睢州湯公斌由内閣學士巡撫江南，風俗移易，民之頌德不衰。公繼爲廉吏，明刑敷政，而又奉使絶徼，擅言語之科，可不謂難焉！表諸墓，庶後之尚論者，以制科爲可行，匪獨文學之選已爾。

## 贈中憲大夫知灤州事李公墓表

墓有表，古也。蓋自漢元初五年謁者景君始。其崇四尺，其制圭首方趺，其文由左而右。誌石納諸壙中，而表立于既葬之後，所以表封陌，限樵牧，述功美，禮不可以廢也。兩淮都轉運使掌鹽法道事長山李君斯佺，請表厥考灤州府君之墓。表曰：

公諱溉之，字岱源，世居濟南之長山。曾祖逬春，以孫貴，誥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祖夢鳳，以子貴，贈如其父官。考化熙，累官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妣一品夫人沈氏。

公少習《春秋》，年十五補學官弟子，尋以廕入國子監。尚書公方仕于朝，祖母宋里居，公婉容柔色，晨昏定省，問何食飲，慈以

旨甘。奉養者三載，深得宋太夫人歡心，忘其子之在朝也。尚書公既予告，公亦不謁選人。起芝煙閣于堂之左，置經傳子史法書名畫，枕籍其中。與合志同方之友日事搜討，旁及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二氏之説，靡不審其是非，正其紕繆。既而尚書公病劇，公晝夜沉憂，疽發于項，繼以疾痾沉緜，不離衾枕，已無意牽絲奉檄矣。吏部按籍，除知灤州。灤，故畿輔地，俗悍難治。公至，鉏强抑暴，御胥吏以嚴，愛民若家人父子，節用以示儉，鹽豉蒜果，堂廚無大烹。會天子時巡幸灤，公力除官道，峙糗粻羊豕禾秅，悉出自廨舍，錙銖圭黍，不擾民間。公故多鬚，畿輔稱廉吏者，必曰「髯知州」云。及期，以盜案罷。公之官于灤也，尚書公在堂，去州治幾二千里。每三五日，輕郵密驛，輒候起居。一聞去官，視同脱屣。抵家五月，而尚書公卒。公於送終之禮，參酌古今，情文兼摯。又繼厥考之志，養祖母宋者四年。孝子之後，復有孝子，可謂能子也矣。

公生于明天啓七年月日，卒于康熙十一年月日，年四十有六。娶于氏，江南提刑按察司使重華女。子男一人，斯佺也。女二人，一嫁章丘焦舜同，一嫁新城王啓深。孫男□人，女□人。

## 錢孺人墓表

嘉興李鏡明遠之妻、桐鄉錢氏者，歲貢生諱某之子，廣西布政司右參議諱某之孫，贈兵科給事中諱某之曾孫，而李君諱某之子婦，兩淮都轉運使諱某之冢孫婦也。其生以某年月日，其卒以某年月日，其年四十有九。其葬也，以某原。有子四人，曰某、某、某、

某。女一人，嫁海鹽王某。

明遠，予友也，力學而貧。其祖運使公好結納天下名士，卒之日，家無餘蓄。明遠少孤，所受産有宅半區，有田三十畝。力不能接賓客，恒閉户不出。自予之外，相往還里中者六七人而已。予交明遠二十年，入其宅，四壁蕭然，而未嘗有戚戚之色，則以孺人能安其貧，無摧讁之言入其聽也。孺人詳于禮，謹于婦德，事王舅如舅，鞠視幼叔小姑如子，卑尊外内，悉稱其賢。所衣布裳澣濯至補紉百結。饎爨之供，或雜以糠籺。鄰婦驟見之，不知其生長富貴家也。自其始嫁，遭舅喪，繼喪王舅，當大事者再。娶娣婦二人，嫡婦一人，嫁女妹一人、女子一人，集其貲費不爲少矣。然不告急于婣族，不稱貸于鄰里，而三十畝之田、半區之宅，卒保如故。由孺人之勤，斯能相夫子以不匱，噫，亦異矣！

孺人既没，明遠踰期而哀。值予歸自濟南，請爲文鑱諸墓。予謂女子之德，不外勤與儉耳，亦惟貧窶乃見。若夫身處富貴，不侈以蕩者有焉，其何儉勤之足述？而見諸學士大夫之表者，往往揚詡過實，諛墓之文，覽者莫之信也。惟窶且貧者，不與儉期而儉至；儉矣，未有不趨乎勤者也。然或慕人之有餘，或怨己之不足，雖士君子或不免焉。若孺人之賢，蓋匪直女子之所難幾矣。表諸墓，庶幾予言之不失其實；而明遠門内之化若此，亦以見予取友之端焉。

## 節婦陳孺人墓表

節婦陳氏，候官人、縣學生張泰元之妻，解元遠之母，歲貢生兆奎之子，封太僕寺卿朝斌之孫，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某曾孫也。年

十九而嫁，二十有一而寡。是歲福州大饑，人相食，孺人奉孀姑，菽水盡歡。遠生甫兩月，又善病，退治藥裹。釵鈿悉斥，蒿簪布裙，罷肉食，教其子無惰容。稍長，授以經書。每至夜分，必成誦乃寢。家既貧，勸遠游學，所至以詩古文辭見重，朝士許爲絶倫。孺人以康熙十六年卒，時年五十一。越二十二年秋，遠舉福建鄉試第一。又三年，請于有司，旌其門，葬孺人于府治東關外登雲路。是日送葬者數百人，自布政司以下，長吏咸來告祭。遠乃詣常熟王翬，繪爲圖，請予文表孺人墓焉。

予考漢制，墓碑阡表之外，又有石闕，殆即今之墓門也。鄱陽洪适載漢碑式，往往刻鏤車馬人物于碑旁，蓋古尚會葬，多者至千人，其子孫及門生故吏畫象以紀其盛，固其宜爾。降及元初，循宋掌故，凡表門者必有廳事，步櫩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閥閲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其後唯高其外門，二安綽楔，[1]左右建臺，崇一丈一尺，以白赤污其四角而已。遠今就試禮部，取甲第，他日追遠之典，可以仿諸曩代，匪直祭告之具其儀也。且試鑱予之文，摹翬畫于左右，以爲天下後世式可哉。

## 節孝温孺人墓表

節孝温孺人既卒，其子沈琬狀其母壼行，告諸鄉黨朋友。縉紳之士爲作傳者九人，序四人，誄一人，賦詩及贊者不悉數也。

[1] 「二」，疑當作「門」，蓋稿本重文符號之訛。《新五代史·李自倫傳》正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云。

於是秀水朱彝尊因琬之請，爲文以表諸墓。

温氏門望爲烏程最。孺人者，某之曾孫，某之孫，生員楧之子也。生于順治二年十有二月。甫三齡，許配沈君文然。文然爲舉人某之子，南京刑部尚書演之孫，工部左侍郎贈右都御史節甫之曾孫，家世豐于財。大獄起，人多利其有。而文然兄始然坐與考官通關節，被逮，文然以同産弟當徙邊，時年十六，猶未婚。楧謀于妻韋，韋曰：「女嫁而壻夭，常也。今壻不獲留，譬之夭可矣。既字之，宜生死從之。」楧曰：「吾意亦爾。」於是請之按察使錢公朝鼎，公許脱桎梏就婚婦家。時沈氏遺産盡没入官，有司勾稽隱漏不已，又爲惡少年告訐，訟不解。文然雖贅温氏，嘗羈司獄中。以康熙二年四月北行，八月赴刑部獄。明年出關，抵尚陽堡。又明年五月，卒于徙所。文然之未行也，孺人慮夫遭患難，將遠徙，生死不可料，而翁姑皆未葬，夫去誰主之者？不稽于卜，不諏于葬師，井椁而封其藏。文然以是獲拜先人丘隴而別。孺人方有娠，及去，乃生子琬，恒泣涕教之。其事文然繼母、生母皆以禮。沈氏東阡大宅既入官簿，先世木主，或投之水中，孺人亟迎歸，奉祀薦食毋缺。當是時，訐沈氏者，延及于楧，家亦破，孺人愈窘。歲饑，潛屑大豆當飯，而别治兩姑及先生之饌，如豐稔時。文然有兄某，亦旅死關外，其僕負兩人遺骨以歸，兄弟不能別。孺人祝曰：「天乎！妾聞父子精血相聚，夫婦何獨不然？」乃嚙指血，滴于骨，其半淹漬深入，拭之不去，則取而掩之。孺人没時，年五十有二。琬受孺人教，好學有文。得孺人遺詩于笥，刊行之。初娶于吴，再娶于淩，皆孺人主之。有女孫三人。其葬也，在某原。

嗚呼！憂患之來，士大夫或喪其所守，而孺人一女子，極人生至不堪之境，乃力持門户，拮据于覆巢毁室之餘，養生送死無憾，此誠當世所難能。宜鑱之石，以待異日國史之采擇者也。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三

#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四

## 墓誌銘一

### 王處士墓誌銘

彝陵之州有處士王君，客代州，年月日以疾卒。其友人管代州參將事榆林趙君，斂而葬之州城之南、演武場之右。山西布政司參議清苑陳君首爲詩悼之，富平李子爲立傳，而遺書乞予文誌其墓。嗚呼！君之制行，可謂信乎朋友矣。

君名席民，字安生。少補彝陵州學生，遭亂匿山中。胡公際亨保湖南，聞其才，令掌書記。城陷，胡公不屈死，處士與諸客皆就縛。將刑，諸客仰天哀號，涕泗被面，處士慷慨就死。監者壯之，爲言於主帥，悉減死，分籍卒伍，處士乃得隸趙君籍中，日負芻以供軍爨。處士芻獨少，同伍皆詬詈處士，愬之趙君。趙君與言，大驚，遽前擁處士上坐，解衣衣之，遂爲趙君賓客。會趙君移官代州，引處士自助。邊城閒暇，處士乃復事文史，間爲詩歌自娱。荆州自袁宏道倡卑靡淺俚之體，鄉曲翕然從之。繼復蠱于鍾惺、譚元春之説，詩品愈下。處士既交陳君，遂大變鄉人之習，一以唐人爲師。然每多感時嫉俗之言，輒自焚其草，以是存者僅二卷。

自趙君釋處士于負芻，待之上客，世多以此爲處士幸。嗟夫！士爲知己者死。當胡公被難之日，刀鋸斧鑕，處士固甘心焉。使自改其節，以處士之才，何難力致通顯？則非處士之志也。彼夫刀鋸斧鑕不足以動

其心，而負芻又豈足以困處士哉！然處士不遇趙君，則憂愁困躓，其詩必不工；間有所作，不過與牛童馬走悲吟躑躅于荒山窮谷之中已耳，將未爲識者所賞。又賞者未極海内賢豪之選，其言不信于當世，則處士之詩終不傳，傳矣或不能遠且久。然則諸君子所以重處士者，雖由處士之才足以動之，而趙君之賢尤不可及也已。處士生于某年月日，卒時年四十有六。娶左氏，無子，一女甫四歲，趙君撫爲己女。銘曰：

乘爾墉幾喪爾首，刈爾薪忽釋爾負。滹沱之陽雁門阜，吁嗟趙君葬其友。厥銘惟實庶永久。

## 張處士墓誌銘

永年有隱君子曰張蓋，字覆輿，一字命士，以能詩聞。工草書。寇亂後，謝去學官弟子，悲吟侘傺，遂成狂疾。嘗游齊、晉、楚、豫間，歸，自閉土室中，引酒獨酌，醉輒痛哭，雖妻子不得見。惟同里申涵光、雞澤殷岳至則延入土室，談甚洽。其爲詩，哀憤過情，恒自毁其稿。或作狂草累百過，至不可辨識乃已。久之，狂益甚，竟死。涵光輯其遺稿，僅得百篇，刻之。又襄其窀穸，以年月日葬君于某原。嗚呼！君詩人也，工之數十年矣。其五言詩尤高簡，力詣古人，而今之可傳示于世者止此，悲哉斯人也！銘曰：

或游或處，或泣或歌。家室之不恤，而恤其他。彼狂者實邪？是維子之室邪？

## 文林郎知桃源縣事張君墓誌銘

仁和張生某，與予相遇濟南。將歸葬其

親，請曰：「吾先人之卒七年矣，饘粥之産，猶足以營窀穸。其過時不葬者，懼銘之非人，未足昭於後也。願得吾子之文，納諸墓，庶後之人得以考信焉。」予辭不獲已，乃按狀誌之曰：

君諱某，字某。其先世曰淑義者，仕宋爲右正言，從高宗南渡，遂家臨安。其後代有顯人。曾祖某，不仕。祖某，官南京禮部主事。父某，階奉直大夫，知蘭州事。母曰崔宜人。崇禎十五年纂修玉牒，君以貢士廷試。駙馬都尉掌宗人府令萬煒以人才薦，詔録爲武英殿中書舍人。李自成陷京師，賊帥聞其善篆，俾更書印篆，君辭不能。强之官，不受。拘繫七日脱歸。後五年，乃就試吏部，除知桃源縣事。縣濱黄河，民困于夫役，驛傳官馬，多責民芻牧。君至，盡革其弊。士有貧者，賙之金粟，與揖讓甚恭。然彊直自遂，往往忤上官意，竟以計吏罷職。久之，客游河南，以疾卒于偃師，年五十有七。娶某氏。子三人，生爲之長，次某，次某。女一，適蔡某。方君之罷官也，攜其子女僑居江都。生自河南扶喪歸，殯君于山陽。人或勸生葬君江都之鄉，生不可，卒營兆祖墓之側。以某年月日封其藏，可謂知禮也已。銘曰：

謂年宜永，不躋胡耇。降於乙巳，而終於辛丑。謂禄宜豐，解其章綬。棄彼故鄉，載之廣柳。嗚呼斯人，我用是傷。丸丸者松，卜此陰岡。肆乃祖乃父，封穴在旁。我銘維實，逝者不亡。

## 殷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岳，字伯巖，一字宗山，姓殷氏。先世自山西遷雞澤。曾祖某、祖某不仕。父

安人。

太白，舉人，仕至陝西按察副使。母曰田

先生少跅弛，然篤于孝友，與其弟淵並負才名。崇禎三年舉鄉試。後數年，省其親入蜀，值副使公由遵義知府遷今官。時流賊寇漢中，關南大震，分其黨伺副使江上。副使將之官，先生言曰：「今逆寇充斥，若順流下，必墮賊計。」乃請移檄興安，命吏卒迎于江，潛以數騎由万山中出，夜抵興安。賊大驚，以爲神。會閣臣楊嗣昌以督師至，惡副使抗直，誣以違令，致賊突圍，當坐法。淵詣闕訟冤，不得白，而副使以病卒。先生再疏，爲父乞遺骸，歸自漢中。及家，京師已陷。先生遁居西山，與淵討賊。事泄，淵被執，不屈死。永年申涵光者，素與先生爲友，留城中，聞賊索先生急，募死士夜馳，與賊戰，脱先生于難。遂渡江同游吴越，逾年乃還。吏部按籍，除先生知睢寧縣事。布袍皁帽，騎驢至官舍。時兵革甫定，先生爲政持大體，與民休息，治聲甚著。涵光遺書勸之歸，先生慨然曰：「我豈以一官易我友哉！」遂力請上官，投劾歸。騎驢出縣門，學官某者送之于郊，先生亟以朝參衣盡與之，仍布袍皁帽還里。所居鄉曰「小砦」，草屋三楹，與涵光晨夕唱和相樂也。

先生爲詩，自魏晉下屏不觀，尤不喜律詩，謂徒費對儷，無益性情。故平生所作，惟五言古風一體，莽莽然肖其爲人。遇佳山水，輒留連不去。游河南，愛大騩風土，思攜家往，强涵光爲鄰，涵光不果乃已。鉅鹿楊思聖，以病留帜關，語先生曰：「疾革矣，得傅青主藥我，庶其瘳乎！」青主者，先生之友太原傅山也。時六月霖雨，疾馳水石中五晝夜，挾之並至。蓋其重交游、趨人之急多類

此。先生外和而内介。遇田夫野老，陶陶雜處；至見俗士，面斥之，未嘗假以色笑。讀書必窮義理，其拒異端邪説尤力。知睢寧日，有僧用鐵釘木室坐其内，募金錢，男女往膜拜。先生怒，欲焚之，僧叩頭乞哀，卒與之杖。里居有祠曰「三教堂」，塑釋迦佛像于中，而孔子末坐。先生過之，恚甚，鬻所有田，改塑孔子於中，俾釋迦隅坐，傴僂若奉教狀。既成，爲義學以教鄉之子弟。先生產雖破，欣然意自得也。

予客太原，與先生定交，每索予爲弟淵作傳，予未果。今年春，先生游福建，次桃源，猶寄予書。比予至京師，而先生凶問至，以六月日病死福州。距生萬曆年月日，享年六十有八。娶康氏。無子；一女，嫁松江府通判曲周張某。既歸喪，涵光立其族孫某主祭祀，卜日葬之副使之兆，且具狀來告。嗚呼！予未爲淵立傳，於先生之葬，是不可以無銘。銘曰：

葬之者其友，銘之者其友。無子奚傷？有族孫以爲後。

## 諸處士墓誌銘

處士錢塘諸君既卒，及葬，鄉之人共謀所以易其名者，曰：士之有私謚也古也，君潛德未顯，宜有謚以昭來世。則曰：「君年二十遭父喪，三十六而妻死，竟不復娶。事母三十七年，未嘗晨昏去左右。母語人曰：『是兒五十餘，髮須白矣，乃戀我如五六歲者。』謚法：能養能恭曰孝。君有焉。」衆皆曰：「可。」則又曰：「君之棄諸生也，年未四十，日以文酒自娱，閉户不出者二十載。先是，崇禎間歲大祲，民饑死相藉。君家無盎

斗儲，爲粥覺苑寺，以食餓夫。瘞族人死者一十六匱。又上救荒三策，開米禁，行改折設義倉，監察御史從之，全活甚衆。其後兵相持江上，白骨滿道，人不敢收。君出私錢，悉掩之六和塔下。南贛巡撫某，移官浙江，與君有舊，君卒不往見。謚法：好廉自克曰節。君有焉。」衆皆曰：「可。」遂謚君「孝節先生」。於是君之子九鼎以狀來請誌，朱彝尊曰：「是足以誌君墓矣。」

君諱玄振，字以默，一字䴢倩。生而有文在手，曰「丰」，故又自號「丰山」。曾祖某，祖某，考某，俱有文行。母張孺人。配程氏。生子男二人：九鼎、匡鼎，皆知名。女一人，嫁王某。孫男三人：辛發、壬發、酉發。女五人。君生某年月日。其卒也，以某年月日，年五十七。孺人程氏，後君十月生，先君二十一年卒，年三十六。年月日合葬于靈隱山之陽，實先世之兆。銘曰：

是惟諸氏之阡，永吉无咎。鼎也藏孝節先生之匱，妣附其右。於戲！

## 歸安縣儒學教諭馮君墓誌銘

年月日，歸安縣儒學教諭馮君以疾卒于官舍，年七十有四。其子金濼舉柩歸，貧不克葬。後若干年，葬于某原。馮氏世爲嘉興人。君之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君少好讀書，有孝行。父病，醫言割股可療，君遂如其言。母疾亟，亦如之。補秀水縣學生，工時文，兼善韻語。與松江王廷宰、慈溪劉繩之、同里項真同學，真推缾山大宅舍君，序其排輯《無事編》，雕刻行之。顧省試輒不利，年六十五，以歲貢試京師。又二年，銓授紹興府儒學訓導。歷七年，遷于歸安，未期

而卒。

君平居好爲善言，以勸鄉里。徙宅者八，之官者再，所至鄉之縉紳耆老、門生弟子，聞其言輒目爲善人，無異詞。嘗村居，過鄰人飲，鄰有怨家爲盜，率其黨來報仇。盜先至，闞鄰人户，見君方持酒，數以善言勸其鄰，出戒其黨勿入。君歸及舍，盜殺鄰人妻女，火其廬而去。嗚呼！自世日降，躬行之君子，吾不得而見之矣。苟出其善言以導人爲善，抑其次也。夫盜至不仁，猶感君言之善，相戒勿入。況夫吴越之士，聞其言，有不遷於善者哉！則君之所施遠矣。君諱鎮鼎，字子晉。初名亮，嫌與古同名，乃更焉。娶俞氏，早卒。再娶胡氏，賢而無子。君有子一人，金灤也；女五人，其一歸于我。銘曰：

言之善，行乃踐。遇則蹇，施諸遠。誰爲銘，其女夫。彝尊名，姓者朱。

## 朱開仲墓誌銘

君姓朱氏，諱扉，浙江嘉興縣人。曾祖某，祖某，考某，俱不仕。君少有文，自以多病不娶。好覽方書，知醫，旁通釋氏旨。屏去肉食，遇讌會，强之，乃至進杯酒而已。方予避兵練浦，君居南村，予村北，每相值，覽予詩，欣然肯和。予病，爲治藥裹，留終日不去，憂見於色。屋三楹，井竈之外，薪數束，粟一盎，篝燈布被，無餘物。晨起淘米，躬執爨，恒留予共飯，去則鍵户凝坐以爲常。予既徙宅梅花溪，漸與君遠。既而游四方，歸輒出，及訪君，則已死，年若干歲。會其鄰欲瘞君，乃銘以納其壙。嗚呼！君雖學於佛，視飲食男女無足動其心，然與之言及父母存

亡，輒欷歔不止。見人有疾，若己疾，蓋篤于行而有所不爲者也。銘曰：

有男子，曰韓畾。生北平，旅江鄉。訪吾長水登吾堂，援琴操縵彈清商。終身不娶難意量。扉也方之殆昆友。絶嗜欲，宜老壽。胡二人，止盧首。我銘扉藏表畾名，開仲扉字畾石畊。

## 徐先生墓誌銘

崇禎三年秋，漳浦黄公道周來典浙江鄉試。榜既放，以力學勗門弟子。久之，公以言事獲罪出。至杭州，愛大滌山，治精舍著書，門弟子皆從講學。甲申以後，忠節則慈溪劉振之而强、錢塘姚奇胤有僕，經術則海寧朱朝瑛美之、仁和孟應春長民、餘姚何瑞圖羲兆，書法則嘉興汪挺無上。而徐先生柏齡節之，以詩畫頡頏其間。黄公贈以五言曰：「節之貽我詩，十章大清脱。」其賞譽若是。先生五試禮部不利，署永嘉縣儒學教諭。歲乙酉，兵部尚書張公國維督師于浙，黄公乞其師，誅馬士英、阮大鋮以謝天下。計不就，先生遇之金華，相對泣下。會南京破，黄公旋死于難。先生自甌間道入閩，一官轉徙，出入江海中，尋匿羅陽之天闕山，亂定始歸里。或勸先生仍與計吏偕，先生笑不應也。

先生於學務博，經史之外，旁及三乘九籥，以及方書、命訣、穴法，靡不研究。黄公戒之曰：「神仙，我道之僕隸；釋典，《大學》之灰塵。」先生乃反約焉。迨身罹禍難，衝波潮，蹈鋒刃，幸而獲免，乃復參禪家宗旨，深自晦迹。蓋憂患之餘，有託然矣。

徐氏之先，太宰諱德夫，從宋高宗南渡。

傳至志善，明洪武中舉賢良方正。其裔孫曰廷瑞者，先生曾祖考也。曰修職郎恭城丞霑者，祖考也。曰歲貢生弘源者，考也。曰處士弘澤者，本生考也。配潘氏。先生卒時，年七十有三。子三人：燦心、某、某。孫男六人。女二人。自處士以詩畫名，萬曆中，與李少卿日華、陳徵士繼儒聲相埒，傳有《竹浪齋集》。先生繼之，至燦心，三世皆善詩畫，論者以爲難。

先生之葬也，燦心來乞銘。嗚呼！士君子生革命之時，義不事二君，❶流離困阨，其官閥行事，不多表見，則惟鄉黨後死者知之，然語焉而終不詳也。宋文信公死柴市，當時守義不爲元屈者，皆其弟子賓客，作史者諱不書。儒生懷古，遠輯舊聞，爲《遺民録》，猶憾其湮没不傳者多也。黄公殉國，與信公無異，而先生實出其門。秉師之訓，終始不渝其節，安知後之論世者，不於國史之外録及遺民？則先生其一矣。是不可以無銘。銘曰：

仕有版，官無廨。守師傳，遯靡悔。

## 孝子長洲劉君墓誌銘

君諱龍光，字蓼蕭。遠祖曰德基，自汴從宋高宗南渡，官黄州統領，居建康。其後曰順之，仕元，爲平江路榷茶提舉，遂家焉。曰政中，明建文元年鄉試第一，方公孝孺之所拔也。金川門之變，痛哭不食死，追謚靖節先生。嗣子曰鉉，歷官詹事府少詹事，卒謚文恭。其曰璥者，君之曾祖也。祖曰衜。父曰廷謂，以宜黄縣丞遷益王府長史。遭

❶「義不事二君」，四庫本作「守硜硜之義」。

亂，挈家人避兵白石嶺下，依其友姚肅甫以居，尋卒。君初以省試還里，兵後不知父母存殁，日夕涕泣。家故貧，徒步至建昌，訪益府故舊，無存者，禱于張令公祠。夜宿廡下，夢神告曰：寄居石漈。覺而詢之土人，蔑有知其處者。君持零丁帖彷徨道左。有一尼謂曰：是在閩粤之交，官路方構兵，道梗塞，由僻徑以往，七日可達。君如其言，越藤峽，通仙嶺、一綫天，皆崇山邃谷，潛狙虓虎所出入，末度白石嶺，路尤險惡。嶺萬仞，蟻旋而上，下臨絶壑。又萬仞，得微徑，棘荆蔽之，血漬足踝，力盡乃登。俯視山下有村，村中板屋三楹，流泉決決鳴石上。君心動，以爲石漈也。叩其户，則母管孺人出焉。喜劇而哭，問父所在，則亡踰年矣。又大哭。問殯何地，則在板屋中，又哭。村民聞哭皆來觀，曰：「吾鄉宋時有孝子王龍山者，於此見其母，故堡以見母名。今子復見母此地，是亦孝子矣。」於是君謀歸喪。肅甫首以白金爲助，村甿咸樂用力。藤束其棺，以百夫舁之，踰嶺而下，遂浮江以達于里。監察御史李森先巡按江南，欲聞之于朝，君曰：「常事耳，不可。」乃止。君歸十年，母卒，喪葬盡禮。

平居好讀書，研精小學，旁通醫術，以及風角、地辰、截壬、遁甲之説，靡不考索。康熙十一年元日，筮得「大過」之「蹇」，歎曰：「過涉滅頂，吾其不免乎？」是年十一月果卒，年六十有四。娶沈氏，繼娶吴氏。子男二人：椿齡、石齡，女一人。壻俞同珩。孫男女各一人。石齡與予善，君之葬也，來請銘。銘曰：

孝之至，通神明。身雖隱，名則光。吾友其子，銘其藏。卜兹幽宅，斯永臧。

## 文學沈君墓誌銘

君姓沈氏，諱進，字山子。初名馭，補學官弟子更焉。先世有仕元官提舉諱福一者，自湖州徙嘉興，居城南放鶴湖。其子晶一，避楊完者兵，始遷梅會里。曾祖考术，祖考文煇，考福基，世有隱德。

君年十七，工時文，要非所好。既交予，日以詩篇酬和，鄉人目曰「朱沈」。錢塘陸圻過予書屋，遇君將揖，問何人，予稱字以對。圻大聲曰：「得非『梅花高館落，春草斷垣生』之沈山子乎？」曰：「是也。」遂留飲，盡歡而散。未幾，予南度庾嶺，君乃結同里周篔，賦古今詩，合成一帙，鄉人復以「周沈」目之。篔好周人急，獨君一介弗取，惟招之飲不拒。然坐有惡客，聞惡言，憤不能平，張目變色，使酒面詆諆勿顧也。平居不憂貧，見篔貧則憂之。語人曰：「《谷風》之詩，『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夫人受恩于人，本無可怨，思之思之，而怨生焉，祇見其小而已。」或曰君蓋有感于中言之。君爲文，先民是則，故每試不利。同學故人有以舉子業致位通顯者，雖遺君書，置勿報。一旦訪予京師，數過予旅話，俄而六街捎溝，惡其穢濁，騎驢一頭，蹩躠返歸。自號知退叟。所居藍村力圃，屋三楹，主人毁其一，力不能補，因目曰「半巢居」。教子翼讀書，手自抄録，陶然自樂也。所著有《文言會粹》、《行國録》、《東園詩》、《藍村稿》、《半巢居稿》、《退叟行吟》、《力圃蕭閒詞》、《袁溪文稿》，共三十餘卷。

君晚適館于桐鄉汪氏，並坐飲，當杯入手，無疾，一笑而逝。年六十有四。先娶朱氏，再娶章氏。繼又娶鄭氏，海鹽人，有儉

德，事必先爲之備。君没後，持門户一十五年，畢君未竟之志，葬其舅姑，課子，娶婦，嫁女，皆以禮。卒年六十有六。子男一人，翼也，居喪盡哀，甘露降于塋廬藤蔓者三，人稱其孝。女四人：一嫁陳丹臒，一嫁李某，一嫁繆啓武，一嫁朱丕戭，子從孫也。孫男三人，女一人。年月日，翼奉二人匶，葬生字圩之盛家橋。銘曰：

魯經取人，必也狂狷。有所不爲，斯擇之善。思我故人，庶幾可入作者之林、獨行之傳者乎！

## 處士文君墓誌銘

康熙四十有三年夏四月，處士長洲文君點以疾卒于郊西之竺塢。其子赤病，不能擗踴，涕洟被面。醫言心已傷，不可療，踰月亦卒。所居丙舍三楹，遺孫永泰張帷堂于中左，虚其右坐賓客，四方來弔者咸稱其善居喪克盡禮云。

文氏之先，自廬陵徙衡州，載徙徐州，復自徐徙杭，居吴自社學教讀惠始。惠子洓水儒學教諭洪。洪子中順大夫知温州府事林。林仲子翰林院待詔徵明。徵明子國子監博士贈文林郎彭，海内所稱三橋先生是已，是爲君高祖。曾祖元發，朝列大夫、同知衛輝府事。祖震孟，累官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贈尚書，謚文肅。考秉承，廕官生，經亂隱居不仕。妣申孺人，廣西布政司右參政用嘉之女。

君幼能詩，從長者泛石湖，有「長橋連月湧，遠水隔山分」之句，坐客交歎賞。年十二，寇陷京師，君泣曰：「國破矣，奚以家爲？」既而仲父乘授命，産果破。乃依墓田

以居。盡屏時文，肆力詩古文辭，兼縱筆爲山水人物，善鑒者以爲不失高曾規矩也。執親喪三年，止酒徹肉，晝夜居于外。服除，祀事惟謹，朔望肅衣冠拜宗祠。遇忌日，雖風雨必返祭。兄然爲逋賦所累，君轉貸親懿，輸之官。兄子作客還，不以言也。

年四十，涉江淮，溯河洛，薄游京師。京師貴人或告君曰：「子之先世多以薦授官，子曷仕乎？當以國子博士薦君。」君謝曰：「士各有志，行止亦有時。公何忍强點以不可乎？」遂引去。君素無恒産，暇嘗舍蓮涇慧慶僧寺，賣書畫自給。有富人子具兼金求畫，期以三日走取。君恚曰：「僕非畫工，何得以此促迫我！」擲金于地。其人再請，不顧。至常熟，畫家請觀笥中畫，君曰：「若以賣畫者目我邪？何觀爲？」倒巾箱示之，無尺幅也。巡撫湯公斌屏車騎入寺，問爲政之要，君曰：「愛民先務在去其害，如虎丘采茶，府縣吏絡繹徵辦，積弊有年。公能除之，即善政矣。」湯公乃伐其樹。公嘗語君曰：「聞先生止存田三畝，何以爲饘粥計？」君對曰：「貧者士之幸也。菜羹蔬食，足以安人性情，堅人操行。少或有餘，將移所守，負先世家誡矣。」公稱善。一亭户擁厚貲，以千金爲君壽，請通姓名于湯公。君曰：「湯公以道義交我，我豈可以利干公？縱我有請，公不應也。若無故以貨餽人，傷惠；我無故受貨，傷廉。二者交失，毋敗吾名！」亭户慙而退。

君内和而外嚴，口不道人過。其爲善，孜孜若不及。鄉賢楊禮部循吉墓在洞涇橋南，久爲芻牧場，君與其友伐石爲表，植以松楸，寒食則攜酒榼以祭。又請建三講官祠于虎丘之右，以祀厥祖。其二人則陳文莊仁

錫、姚文毅希孟也。君爲學，熟習典故，與人談娓娓不倦，獨不喜世儒講學。謂書生上不能致君堯舜，下不能施德于民，載道無文，退而講説性命，所行所爲，事虚文而寡實行，借以文飾其自私自利之心，亦何取焉！君子謂切中俗儒欺世盜名之病。晚修文氏族譜，本温州守之訓，謂人立身，自有本末，出處自有據依，何必附丞相信公以爲重。故自蘇州分派始，一世二世至十一世。族譜甫成，而明年君逝矣，悲夫！

君字與也，晚自號南雲山樵。所著文集四卷，詩集十卷。娶丘氏，先君八年卒。子二：堅早夭；赤字周舄，有《石室山人集》五卷，《讀史記疑》二十卷。孫二：永泰、永豐。君之將卒也，遺命永泰，屬予銘其藏。當天啓二年，先文恪充會試總裁，文肅公試禮部，名在弟子之列，兩家締世好。君與予交尤篤，分不敢辭。君嘗好予五言詩。按潘昂霄《金石例》、王行《墓銘舉例》，銘辭無作五言者。然洪适《隸釋》所載，自漢世已有之，爰作銘曰：

崇禎十七載，宰輔五十人。文公宣麻日，朝士氣一伸。五旬拂衣去，人亡國胥淪。有如陶公侃，宜有泉明孫。點也式祖訓，不以富易貧。瀟灑弄翰墨，澹泊棲松筠。雖曾客京洛，素衣屏緇塵。伊人洵難得，可宗亦可因。誰搜遺民傳，庶其考吾文。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四

#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五

## 墓　誌　銘二

### 奉政大夫提督福建學政按察司僉事山陽陸公墓誌銘

公姓陸氏，淮安山陽人。諱求可，字咸一，别字密菴，又字月涓。曾祖考某，祖考某，考某，妣某氏。順治五年，以《禮記》舉江南鄉試。後七年，登史大成榜，賜進士出身。明年，除知裕州。三載報最，入爲刑部員外郎。歷郎中，以按察司僉事，提督福建學政。任滿稱職，應遷布政司參議，需次還。年六十有三。康熙十八年七月，以疾卒。兩遇覃恩，初授奉直大夫，再授奉政大夫。配某氏，某官某子，某官某孫，某官某曾孫，封宜人，後公十六年卒。又四年，與公合葬于某原。

公于事親，主愛敬其身，謂身誠而事親之道可盡。身也者，父母之身，子孫所從出也。能愛敬其身，而後能勤學；能勤學，而後所交皆敬身之士矣。于擇交，謂朋友之義，貴恕以處之，不當自居于薄。夫牆薄則壞，繒薄則裂，器薄則毁，酒薄則酸，未有薄而可久者。于居官，謂君子所養，要令暴慢之氣不設于身體，必操切擊斷之意少，而平易中和之政多。理爲事之本，事爲理之用。臨事不爲私意所動，所藉平日有居敬窮理之學然矣。于學術，以主敬爲先務，而本乎治心。言必述六經，多師以爲師，而所宗者朱子，餘録其長，去其蔽。上自象山，下至陽明諸弟子，未嘗概事排擊，持論甚平，要其大旨

在兼善天下。故施之于政而政舉，觀之于文而文化成。自裕州以後，恤郵丁，減鹽引，闢污萊，清冤獄，正文體，絶請託，端士習，修祀典，力行教化，孜孜不少倦。蓋儒者講學之效，見諸行事者，公有焉。

公著《密菴詩集》十卷，《文稿》一十六卷，《詞選》六卷，《語録》四卷。子五，男三人：志謹，歲貢生，候選國子監學正；志寬，太學生；志默，亦歲貢生。女二人。孫男六人，女七人。公之葬也，未刻銘于幽宅。志謹請于彝尊，遂爲文誌公墓，鑱之丙舍之壁。銘曰：

舜跖之分，差以毫釐。有恒斯善，惟聖是睎。苟或舍旃，取徑則歧。平旦之氣，反覆牿之。陷于禽獸，其幾孔危。公列以圖，善利從違。性根于心，四端匪昧。若火始然，若泉始霈。由兹生色，睟面盎背。苟或不然，形體交頞。曷不由聖，混濁是汰。公列以圖，所養者大。世之學者，執一不通。仲宋抑漢，伐異黨同。公探理窟，六經是宗。濬源濂洛，達之湖江。人善我取，人惡罔攻。一話一言，振惑發蒙。豈惟空言，施諸實用。有鑑畢照，有慮必中。簡彼征徭，逭其疾痛。嚴乃不苛，寬以毋縱。君子所莅，式歌且誦。洎乎歸田，著録彌衆。既稱循吏，亦曰真儒。實也久充，名亦不虚。有子有孫，克守其初。井此吉壤，樹以枌榆。既安既固，慶則有餘。我銘公藏，勿罔勿諛。

## 奉政大夫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顔君墓誌銘

顔氏望曲阜。自路、回父子事孔子，孔子弟子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顔居其八。

回雖夭，其子孫特蕃。由漢迄今，多以忠孝文學著。路傳六十六世曰胤紹，崇禎中知河間府事，城破自焚。其子伯璟，鄉人私謚孝靖先生，彝尊嘗表其墓者也。伯璟娶朱氏，鎮國中尉某之女，兖州破日，爲邏卒所驅，以刃劫之，不前，及刃擊臂，臂折，駡不已，乃殺之牆下，歷四日復活。君朱出也，生崇禎十三年正月，甫三歲，亦陷亂軍中，乳母孫抱之得出。九齡工行草書，十三嫻詩賦，旋補四氏學生員，以副榜入國子監。康熙二年舉鄉試，六年成進士，除國史院中書舍人。會天子幸太學，加恩四氏子弟之仕于朝者，遷君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明年，充會試同考官，出監督龍江關税。既還京師，尋調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奔父喪歸。服除，補驗封清吏司主事，加一級，歷本司員外郎，遷驗封司郎中，封奉政大夫。未幾，轉考功司郎中，充《一統志》纂修官。康熙二十五年九月晦，以疾卒，年止四十有七。

君長身廣顙，早慧，好讀書，折衷群儒言，自出新義。其于《大學》章句，持論尤斷斷。詩媲漢魏南北朝唐宋元明諸家之長，有集若干卷。又述音正音變，訓蒙文、釋家訓若干卷，獨不信浮屠、星命之説。嘗曰：「軀體猶炭也，神氣火也。火傳于炭，然後能爲功。顧其勢漸消而不可止，則生氣之鼓盪也。夫炭當風則易燼，扇之則立燼；置之密室，覆以灰則後燼，要未有不燼者。然則謂人可長生者，妄也。謂死有時，不可先、不可後者，亦妄也。」君子以爲篤論。雅善鼓琴，精騎射、蹋鞠，旁通勾股訣，尤耽山水。西登太華，循伊闕，南浮江淮，觀濤錢唐，泝三衢。凡所游歷，必命畫手爲圖。得金石文，恒懸之屋壁。性孝友，勤于睦族。居鄉以禮讓

人。立朝遇政事，侃侃不阿，有一善未嘗自矜也。

君諱光敏，字遜甫，更字修來，别字樂圃。妻孔氏，封宜人。子肇雍，國子監生。女子四人，俱配士族。君卒之明年，肇雍以君之喪歸，卜葬于曲阜。將發，叩彝尊之門，杖苴請銘。彝尊與君交二十年矣，君之葬銘何敢辭？系曰：

生乎陋巷之里，殁乎宣武之坊。葬乎侍郎之林，祭乎復聖之堂。年逾强仕，不爲夭也。秩以大夫，不爲小也。吾銘君藏，久而有考也。

## 儒林郎户科給事中郃陽王君墓誌銘

儒林郎户科給事中郃陽王君以官卒，其弟又維聞君喪，重趼至京師，將扶君之柩以行，抱其遺孤，鳩凶服立于門，請秀水朱彝尊銘君之墓。彝尊不敢辭，序曰：

君諱又旦，字幼華，别字黄湄。自曾祖結以上，爲農百良村。祖必昌始讀書，補學官弟子，多善行，鄉人私謚爲孝惠先生者也。考圖南，以君仕封文林郎。君少學于仲父斗南，博通六經。順治十四年，以《易》舉于鄉。明年會試中式。又明年殿試，賜進士出身，當授推官。未除，改知安陸潛江縣事。潛江居漢下流，長隄逶迤百里，水防一決，禾黍盡没。君躬巡隄上，先事預治。又田畝租賦徭役，多苦不均。君以鄉規田，以田均畝，以畝定賦，於是無田者得免役，逃移悉復其居。期年，百廢具舉。乃建傳經書院以課士，築説詩臺，葺操縵軒，以燕賓客。會軍興，縣當逵道，羽騎絡繹。君峙糗糧芻茭無後期。旋以治行徵，詣闕下需次，除給事中。俄聞父

喪，奔歸里，讀書中條山之陰、芝川之上。服除，補吏科給事中，轉户科掌印給事中，典廣東鄉試。嶺南物産繁富，珠香象犀滿城市，游者踵接于道。君以奉使，闈事畢，偕番禺處士屈大均入羅浮山，既出嶺，復登匡廬。比還朝，詩卷外無長物也。花山接峒人壤，土寇結連出没，劫商旅，君疏請建縣治，設官吏，廣州四縣交賴以安。

君性純孝，執親喪盡禮。與諸弟同居，未嘗析爨，奉錢所入，悉以委之。性嗜書，《詩》義尤所好。嘗録李樗、黄櫄《詩解》，累万言。又博求宋元人説《詩》善本，將輯成一家言，未果。惟詩集十卷傳于時。其詩兼綜唐宋人之長，獨不取黄庭堅。人有佳句，輒賞擊不已。江都郝士儀善詩，隱于賈，君與爲友。士儀死，哭以詩甚悲。又歙人吴周賦《杜鵑行》，君見之，驚歎。周死，君序其詩，鏤板傳焉。卒之前十日，語其弟子朱載震曰：「吾年五十一爾，精力早衰，慮不久人世。人亦何苦卒于官？吾將假歸，已營祠堂于宅居之東，祀吾祖考，擬以仲文配焉。請秀水朱十考禮以爲之記，記成吾其歸哉。」蓋君疾止七日而死矣。嗚呼！悕矣。娶范氏，繼娶張氏，俱封孺人。子二人：長鷚，殤；存者，鳩也。女三人：❶一嫁潼關衛楊楫；一許韓城賈締芳，未嫁卒；一尚幼。銘曰：

勿將者年，未達者官。惟其詩足傳，名以不刊。

## 掌京畿道監察御史任君墓誌銘

君諱玥，字少玉，別字希菴，姓任氏。其

❶「三」，原作「二」，據下文及四庫本改。

先家大梁。宋世有知高密縣事者，留居焉，名其里曰「梁尹社」。曾祖某，山西太原府通判。祖某，縣儒學生員。考某，贈承德郎監察御史。妣鹿安人。

君中順治十四年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聞父疾，亟歸。父没，治喪葬盡禮。十八年，服除，補殿試，賜同進士出身，知汾州石樓縣事。六年多惠政，擢浙江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京倉、長蘆鹽法，回掌京畿道事。京師坊市勢豪多以私錢牟重息，有印子、墜子、轉子之目，貧民稱貸者不勝其苦。君告示禁之。廣西亂初定，錢糧帶徵未完，逃亡者相逐。君疏請蠲之。又言桃源以北，河無支流，祠堂、邸家諸湖，舊以瀦水，今多淤塞。宜乘水患未至挑濬，庶河流不致潰決。又言滇、黔既平，各營鎮冗兵議裁，裁之不得其道，則爲患日深。宜消其迹于無形，不可使曠久生姦宄之念。其後河決宿遷，而武昌裁兵，殺官吏，據城叛，論者始服君先見也。君善書，朝回輒摹仿晉唐書法，語人曰：「吾以收其放心爾。」其巡視長蘆，都人士賦《驄馬行》送之，君獨賞予作。既還朝，以所購懷素《草書千文》、趙孟頫《時苗留犢圖》屬予審定，跋其尾。其冬盜入予室，竊之以去，君聞之勿恚也。遇予慈仁寺，謂曰：「物之失得，亦有定數。是卷流傳數百年，藏者豈吾一人哉！」因請更跋他卷。蓋其達觀如是。

君以明崇禎五年六月日生，康熙二十六年四月日卒，享年五十有六。娶閻氏，贈安人。繼娶丁氏，封安人。子男三人：筠，歲貢生；塤，縣學生；坪，康熙二十年舉人，知名于時。女三人，壻某，某，某。君之歸喪也，坪來，凶服立于門，請銘君墓及葬，乃爲銘曰：

生乎齊而視鹺于齊，鄉黨以爲光榮也。守其官而遽卒于官，親懿之所屏營也。城曰介根，水曰濰膠。卜兹幽宅，千齡不朝。

## 知伏羌縣事蔣君墓誌銘

文林郎知伏羌縣事蔣君之葬，秀水朱彝尊因其子之請，誌其墓曰：

君杭州海寧人。早慧，十齡赴童子試。未冠，補學官弟子。崇禎九年，舉鄉試，出建昌新城黄公端伯之門。三試禮部不利，歸，闢一畝園于南村，蓋無意于仕矣。吏部按籍，授縉雲儒學教諭。縣經亂無學舍，乃僦居樊氏宅。宅故延平訓導阜所遺，有天際樓，群山羅列案前，阜詩所云「烏臼蔭我牆，白茅覆我屋」者也。君乃講學會文，拔麻成璋、鄭載颺于諸生中，後先取科第。有李華者獲罪，知縣事汪宗魯欲申上官黜之，君請于汪，不聽，淚成行下。汪問故，君曰：「華孝子也。曩遇寇伏草中，其父負大母逃，寇將殺母，父請代，華乃躍出，求代父死，寇並釋之。願明府毋黜華以教孝。」汪爲感動，裂其牘。君性耽山水，涉惡溪，梯暘谷，周覽桃花之隘、芙蓉之嶂，縣境諸山，旁及于天台孤嶼。所至題名于壁。迨遷知伏羌縣，考稽禹迹，積石、朱圉，縣臨極邊，年饑，流移載道。君憫民疾苦，覈徵輸之數，積逋三万五千。言之上官請豁，上官不允也。又請革除濫徵夙弊，勒碑衢道，巡撫允焉。於是司府怒不可解，誣列君罪狀，巡撫以爲過奏。彈文曰：「知伏羌縣事薰，處凋殘之地，雖無苛政及民，然性近迂闊，賦詩立碑，催科不力，宜加處分，爲曠職之戒。」先是，知成縣事錢唐吴君山濤岱觀，以同谷在境内，建七歌堂，作

粟主以祀杜甫，亦爲巡撫所糾，先後罷官，傳者以爲佳話。其云「賦詩」者，濫徵既除，縣民猶有抗不輸糧者，君作詩勸之。「立碑」者，即革除濫徵衢道碑也。

君既落職歸，自稱南村退叟，布衣席帽，徒步瓜塍麥隴間，終年不入城府。日以詩文自課，合少壯所作，多至万篇，手自汰除，猶存五千餘首。其言曰：「作詩大義，以言志爲本。六朝詩不必學漢，唐不必學六朝，宋不必學唐，元不必學宋。今人亦何必宋、元是學乎？」君之歌《鹿鳴》也，一榜詩人最盛，仕而達者，曹公溶鑒躬、王公庭言遠，而鄞有萬泰履安、周齊曾唯一，杭有金堡道隱、徐之瑞蘭生，禾有巢鳴盛端明，咸高不事之節。君既退歸，自處仕隱之間，諸君酬酢靡間。又與曹、王兩公居相近，琴歌酒坐，應和不乏，特不與馳騖浮名者相接，故其詩文不甚傳于時，第取自怡悦而已。

君年八十有四而卒。娶姜氏。子男二人：名世，歲貢生；名表，國子監生。女五人，壻褚蔚文、殷光遠、吴源達、周文焜、沈朝英。孫男六人，女三人。葬某縣某原。銘曰：

學焉而爲經師，仕焉而稱循吏。文達夫辭，詩言其志。嗚呼先生，惟不務名，而名自至。吾言不誣，信于百世。

## 工部主事席君墓誌銘

君姓席氏，先世望安定。遠祖武衛將軍温，避黄巢亂，渡江徙于吴，居洞庭之東山。曾祖洙、祖端攀，皆不仕，以孫子本楨貴，推恩均贈太僕寺少卿。崇禎之季，寇賊搆患，歲旱蝗，人相食。本楨饒貲財，發其槖白金

八千兩，糴米于襄樊，輓之以舟，順流下，東賑青兖，南散給吴越，全活者無筭。而又請毁家以佐軍儲。巡撫應天都御史分宜黄希憲聞于朝，特授文華殿中書，尋加太僕寺少卿，階亞中大夫。

君本楨之季子，諱啓寓，字文夏，以國子監生援例補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皇朝設六部，職掌多準明代，獨工部四司，每受制于内務府。一失其意，雖材美工巧，不以爲良。而虞衡掌山澤之禁，鼓鑄之局，驗試之廳，盔甲之廠，除道捎溝之役，事最繁瑣，主者恒救過不給。君遇人以和，與物無忤。甫涖官，兼攝營繕、屯田二司，庶務悉理。旋吏議鐫級留任。尋加二級，覃恩勅授文林郎，贈厥考如其官，封母延太孺人。既而請假養母。以所居僻左，獨學無友，乃徙宅常熟。春秋佳日，板輿奉母往來，題其圃中居曰「娱暉之堂」，滋蘭樹蕙，周覽湖山之勝。歲己卯，御舟渡太湖，親幸其圃。君拜伏階下，天子顧問曰：「爾年方壯，何以不來供職？」巡撫都御史宋公犖對曰：「是以終養其母請回籍者。」天子爲之霽容，手摘盆中蕙蘭花登舟。明年，延太孺人卒，君居喪盡禮，終三年，未嘗去衰麻、齒肥甘也。服除，甫七月而君卒，享年五十有三。

君家居以孝友敦睦聞鄉里。及在京師，遭季父喪，解官持服歸。修族譜，置祭田，立義學。人有稱貸者，未嘗權子母，質庫不計錙釐，人咸樂其寬厚。少問業于華亭葉生有馨，生固幾社名流也。予友平湖陸君隴其，學以躬行爲本。既釋褐，知嘉定、靈壽二縣事，循行居天下第一。徵入試四川道御史，以直言放還。君夙與訂僑札之分，具書幣聘之至家，教其二子永恂、前席。陸君没，君厚

賻其喪葬，申以昏姻，集其遺書，悉爲開雕行世。暇又輯唐人詩百家，亦鏤版行之。天子幸第時，曾進乙覽，一時言詩者返之正音焉。永恂、前席，俱歲貢生，亦從予游。君之葬也，兩生來請銘。嗚呼！躬行之君子，吾見罕矣。以言乎論學，則以正；以言乎取友，則必端；以言乎仕進，則知止。蓋得夫陸君講習之益者多也。是不可無銘。辭曰：

古之葬者，窆用石，賵書方，遣書策。後乃納銘于丘阿，辭苟達，不在多。席君新阡頂山麓，治繭室，封斧屋。樂哉斯丘無後艱，宜爾子，宜爾孫。孰銘其藏小邾氏，匪異人，陸君友。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五

#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六

## 墓　誌　銘三

### 孝潔姜先生墓誌銘

慈谿姜君宸英，詩文傾折海内士，天子知其姓字，然屢赴鄉試不見録也。既而用薦入史館，支正七品俸，纂修《明史》，又分撰《一統志》，月給餐錢，衣儒生衣，雜坐公卿之次。會覃恩勅授文林郎，贈考妣如其階。歲在己巳冬，刑部尚書總裁官崑山徐公乾學告歸，詔許以書局自隨，公上言引君自助。於是君將還，葬其考孝潔先生于夏家嶴華盆山之陽，妣孫孺人祔焉。持狀請彝尊誌其墓。誌曰：

先生諱晉珪，字桐侯，别字卓菴。先世自蜀遷于越，居嵊縣。再徙餘姚，復徙慈谿。曾祖國華丁士美榜進士，累官陝西布政使司右參議，階朝列大夫，贈太僕寺少卿。祖應麟，中先文恪公榜進士，以户科給事中抗疏争鄭貴妃册封，謫典史，後歷太僕寺少卿，階中憲大夫，贈太常寺卿。父司簡，官户部司務。母向孺人。妻孫孺人。

先生少補儒學生員，貢于鄉。年三十七，不復應舉，研精理學，工詩，兼通六書，辨其源流，又嫻經世之略。性至孝，友愛諸弟。與人交愷易，然取與必以義，雖勢力不能奪也。太常公以廉節自勵，遺産僅百畝，司務君昆弟分受之。先生昆弟又三分之，力不能給饘粥。兵後，家計益窘，無以爲親養，乃游學。北至燕趙，東浮洛，西游秦蜀，東脩所

人，歸以養父母。孫孺人曲成其孝，一味不以自甘，必先進舅姑，曉問寢安否，庭闈燕衎，靡以異先生在家也。先生既遠親舍，歲時恒望鄉遥拜，發爲歌詩，多幽憂悱惻之言，音甚酸楚。今所傳《泛鳧吟稿》是已。迨向孺人殁，先生適在旅次。訃至，嘔血數升，遂中失血症。服除，將之瑞州。道出常山，疾發，卒于草坪旅舍，時康熙十一年五月日也。年六十三。宸英扶其匶歸。先生之執友張能信、林三錫等交泣下，僉曰：「君之事親，可謂孝矣！君之高蹈，可謂潔矣！」遂私謚曰「孝潔先生」。先生殁後七年，孫孺人亦卒。孺人國子監生之蒞之女，朝列大夫知德州事森之孫，贈朝列大夫某之曾孫。子男二人，宸英、宸芝。女一人，嫁儒學生員凌玿。孫男三人，女六人。

嗚呼！自先王制産之法廢，士之貧者無以養其親，於是《陟岵》、《鴇羽》、《北山》、《蓼莪》、《四月》之詩作焉。雖不能養與祭，君子必以孝子目之，蓋惜其遇而憫其志之不得已也。先生之孝，終食不遺其親，顧以貧故適四方，資僚友縞紵之貽，以供菽水，是亦潔白之養矣。子職未盡者，孫孺人以婦道成之。宸英又克繼其志，然則先生可無憾于泉下，而因行受名，庶幾克副其實者乎！於其葬也，宜銘。銘曰：

學焉而弗措也，才焉而不遇也。勞人之賦也，孺子之慕也。有賢妻爲之助也，有令子爲之嗣存故反也。子未服官而贈及其親，天子之異數也。考卜于原，有毚者檀，有菀者枌。葬先生于是，嬪也祔此。幽宅既安，斯蕃衍而孫子。

## 贈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徵仕郎貞靖潘先生墓誌銘

康熙十有七年春，天子有詔徵文學之士，吴江潘君耒被薦。明年，召試體仁閣下，賦最工，以布衣除翰林院檢討。越二年，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其冬，雲南平。天子推恩及臣下，於是君之考處士貞靖先生得贈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徵仕郎，君之妣章氏贈孺人，母吴氏封太孺人。又明年，會試天下士，君與分校，得人最盛。又明年，遭劾謫官。吴太孺人歸，卒于里。君聞訃奔還，旋卜地鷽脰湖之南，以康熙二十五年閏月辛酉合葬焉。

先生諱凱，字仲和，一字豈凡，别字貽令。世居吴江平望市。曾祖雲，隱居不仕。祖志伊，中嘉靖四十四年進士，仕至廣西布政使司右參政。父錫祚，湖廣布政司理問。母，吴孺人。先生事親孝，事兄最恭。其爲學，殫心經世之略，其文見稱于太倉張采與同縣吴允夏、包捷、吴翻，文章行誼相切劘。補縣學生員，連試第一。當是時，在朝之君子多自附東林，而海内名士以聲氣應和，曰復社，先生與焉。周之夔者，與諸君子搆難，摭君過，作《復社或問》，而無錫馬公世奇、太倉張公溥並力争之。德清章君日炌愛君文，以女歸先生。既而知吴江縣事，先生深自退匿，未嘗干以私。惟於清賦額、疏水道，事關民利害，則建白行之。先生爲詩典雅，尤工赤牘。雖忽遽不作草書。遭亂破家，遂屏棄時文，纂《平望志》及《本草類方》，合文集凡數十卷。

子三人，檉章，楨吴，存者耒也。女三

人，一嫁周撫辰，一許嫁顔祁，未行，卒。一嫁陳鋐。孫四人。吴太孺人在室以孝聞，嘗刲股療母病，爲先生繼妻，撫前妻子女如己出。既寡，家酷貧，手紡績，延名師訓耒，以通經博古。及耒爲侍從臣，太孺人未嘗美衣食。君既謫官，太孺人無幾微不自得之色，曰：「窮達有命，安之可矣。」貞靖先生卒時年四十有九，章孺人卒年三十有二，吴太孺人年六十有六。彝尊與君定交也久，同年被薦，同以布衣授官，同知起居注。其謫也又同時。熟聞君家世於君，請銘不敢辭。銘曰：

相彼貞木，其實有蕡。或碎于地，或登于槃，而終以勿餮。嗚呼先生！既昌而文，以詒後昆，阨窮奚怨？

## 贈翰林院檢討徵仕郎徐先生墓誌銘

翰林院檢討吴江徐君釚，請假還里葬其考妣于光字圩。逾年矣，既而謫官去，屬同年友朱彝尊爲文表諸墓。銘曰：

君之先人韞奇諱，其曰季華冠而字。上世本居魏塘界，遷于吴江自碩始。西濛之港面積水，以耕以耨治農事。先生爲儒試不利，仰屋著書抽腹笥。遯世无悶窮勿悔，兄當餽運渡江介。是時淮北人爲薉，先生愛兄心孔悸。以金三百輸諸吏，兄得不行方用慰。兄子曰鑛結壯士，以保鄉黨計不遂。亡命西吴全匪易，先生詣吏慷慨對。産雖破碎禍則解，嘗懷白金步入肆。人壓看場集如蝟，舄前蹵囊遺在地。誠以語人人作僞，探懷乃悟己所墜。發之銖兩皆默識，人慙欲以半相畀。先生怡然笑勿視，衡門之下可樂志。釀秫種花性所嗜，孺人王韓先生配。有子克家孫克類，伯也不仕仲委質。揚名顯親光有位，贈徵仕郎逼通貴。揭石于原表風

義，猗嗟千秋永無毀。

## 小譚大夫墓誌銘

小譚大夫，吉璁諱，舟石字。嘉興人。以祖父嘗爲大夫，既仕，以小譚大夫自別。大夫之祖諱昌言，山東布政司參政贈太僕寺卿。父則五經進士，諱貞良也。母宜人朱氏，是爲彝尊之姑。大夫年十四通五經，旋補學官弟子。弱歲以文貢入國子監。南京不守，大夫從父母攜弟妹妻子浮海至會稽，復自台州抵福州，轉徙漳州，道遇寇，父被傷，大夫力以身蔽，寇拔刃睨之，不動，鐏擊其背，不去。寇曰「孝子也」，舍之。父病殁，家人三十口留亂軍中。斗米三千錢，卒全活，扶父柩還。尋以貧游學四方，客汝寧。聞母病，疾歸，則已蓋棺，大夫號踊，以頭觸棺，棺釘破其顱，血濡縷，既絶而蘇。母喪除，入京師，以國子監生試第一，授弘文院撰文中書舍人。晨出，敝裘羸馬；入院還，坐一室勘經史。有以詩文請者，立使者于户外，削稿與之。仕九年，乃遷同知延安府事，治榆林。至則修學，建尊經閣，以《十三經注疏》貯閣中，縱士子覽觀。又采《儀禮》，參以本朝制度，行鄉飲酒禮。又援据史傳，旁及載紀、小説家，兼從宿將故老，詢流寇始末，成《延綏鎮志》二十四卷。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叛。明年，大夫運關中饟十萬入四川，至寧羌州兵變，殺經略莫洛，於是巡撫杭愛移駐漢中，追還所運饟。十二月，漢中食盡，王師退保西安。棧道絶，乃從黑水峪間道七晝夜達盩厔。既抵榆林，定邊副將朱龍反，逼波羅堡，去榆林百里而近。大夫集士民于漢前將軍關侯廟，爲文誓

侯前，願以死守。士民咸感奮，乃編什伍，明號令，製幡幟，嚴斥堠，夜自宿城上。衆藉以安。未幾，西川人周繼明聚衆千人，與神木叛將孫崇雅合，陷延安、綏德，勢張甚。榆林兵迎戰不利，運道塞。環城三十里皆賊壘，城中刮木皮、采蒿以食。大夫謀于上官，率私錢命勇士取徑渡黄河，買粟于山西之保德、河曲，突圍以入。當是時，延安一府，縣十九、城堡三十六相繼淪陷，惟榆林城獨完。圍既解，餘寇據響水清平鎮羅諸堡。大夫騎匹馬喻以禍福，及神木，崇雅、繼明皆降。事平論功，加一級。

十七年，詔舉博學宏詞之士，有以大夫薦者，徵詣闕。既至，遷知登州府事。大夫之爲中書舍人也，有小夫供事内院，趨走若奴隸。既而其人從軍自效，以招降王輔臣功，超擢布政，爲登萊監司，大夫反出其下，鬱鬱不自得。其人益自倨，屢以計傾大夫，卒爲所搆。吏議降二級調用。會大夫子有鎡已納婦矣而夭，大夫悲不自勝，疾發遂卒。

譚氏之居在香花橋東，其坊曰「碧漪」。堂之左有鴨脚樹三本。彝尊童子時與大夫兄弟讀書其下，一日語彝尊曰：「《詩》、《書》莫不有序，子知《周禮》亦有序乎？」答曰：「不知也。」曰：「《尚書・周官》一篇即《周禮》之序矣。」其讀書善悟類是。大夫好撰述，游昌平，著《肅松録》二卷，又嘗著《爾雅綱目》一百二十卷。所爲詩古文辭，有《嘉樹堂集》二十卷，《鴛鴦湖櫂歌》一卷。卒之歲，年五十有七。娶李氏。女子二人，一嫁陸大勳，一嫁沈以機，皆國子監生。其葬也，在某原。銘曰：

生而逸，後乃勞，陸走叢篁川波潮。文不遇，學則優，終爲右史雄詞曹。長榆林，塞

土磽，疏泉種稻成樂郊。寇宄起，如牛毛，登陴以守氣不撓。綰左符，亦足豪，屈首置下尻居高。嗟善人，壽宜多，生子短折命安逃。相斧屋，度隰皋，伐石書銘鑱諸幽。

## 徵士徐君墓誌銘

唐制博學宏詞有科，廢不行久矣。康熙十七年，天子法古，爰命内外大小臣工各舉所知，徵入都。於是浙江巡撫以海寧徐君林鴻應詔。明年春，召試太和殿庭，布席體仁閣下。中使傳旨：向來殿試進士，定例立而對策，今以爾等績學博聞，特賜坐，賜食。僉謝恩畢，既納卷。次日，天子行大蒐禮，次郊圻，束卷授三大學士暨掌院學士，定其高下。君時名藉甚，又與同里吳君農祥、王君嗣槐、吳君任臣、蕭山毛君奇齡、宜興陳君維崧，咸爲大學士馮公延致邸第，都人所稱「佳山堂六子」也，僉謂讀卷者馮公，卷不彌封，君必見録。及駕旋，命下入史館者五十人，授中書者七人，君乃見遺。君子於是歎馮公之無私，尤服君之不肯干進也。

君學通今古，凡山川險隘，錢穀鹽筴之出納，律令格式之寬嚴，皆總其要。又工于作奏，以是督撫大吏、學使鹺使交引以自助。然取與不苟，館穀所入不能治田園，所居破屋數間，清池半畝，時與故交把酒劇談以爲樂。居幕府，削赤牘，晝夜多至百函。善寫人胸臆，賦才瀏亮，古詩音逼齊梁，近體和平婉麗，獨不愛曲子。有强以填詞者，倚聲歌之，陰陽悉中律。嘗客貴州，勸巡撫因民之俗，立瞿公式耜、張公同敞祠，爲作神弦迎送之曲，土人歡忭，華冠繡衣，擊銅鼓，嗚鐵篴歌焉。曲終，苗童犵女皆感慨泣下。其于史

事，尤練達本末，不曲徇黨人之論，分撰《通志》，發凡立例，綱目秩然。論者以君不與纂修《明史》之列，交惜之。君善鑒賞，別書畫禮器僞真。兼善飲，嘗過顧御史豹文別業，御史知君大户，出靁尊貯酒，容一斗，賓客多避席。君連舉者三。御史曰：「此何年製也？」君笑曰：「北齊文宣帝天保六年避暑晉陽宫所作也。」驗其下款識，果然。知永嘉縣事漢陽王君世顯去官留杭州，處士南昌王君猷定寓昭慶僧舍，先後客死。君視含斂，送其柩至江浦乃還。太倉王徵士昊、慈谿周處士容卒于京，君爲治喪，收其文集，以竢奔者。蓋君急于交誼若是，不獨以孝友稱門内而已。

君之先本莆田林氏，後分支台州之黄巖，再徙海寧，贅徐氏，因襲其姓。曰輅，嘉靖庚子舉人，仕爲福建永安知縣，君之曾祖考也。曰元倬，考也。妣，某氏。君字大文，一字寶名。少補學官弟子。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九。配茅氏，明按察副使坤之孫，某之子。繼娶姜氏，封監察御史某之子。繼娶張氏，某官某之孫，處士某之子。君有子男四人，司禄、司錫，俱錢塘縣學生，司禄繼從祖後。司紀、司直殤。女六人。孫男二人，女二人。其葬也，于某原。某年月甲子，葬之日也。銘曰：

古於制科，期收實學。天子曰咨，維元老是擢。嗚呼斯人，才與命妨。懷彼珠玉，被褐而亡。升者在朝，棄者在野。不有銘詩，孰知君者。

## 翰林院侍講尤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尤氏，諱侗，字同人，更字展成，

別字悔菴，又曰艮齋，晚自號「西堂老人」。西堂者，先生讀書之所也。先世家無錫，遠祖袞以政事、文學著，南渡初詩家所稱尤、蕭、范、陸是已。子孫世登膴仕，載《萬柳溪邊舊話》。其後轉徙長洲之斜塘。曾祖某，有隱德。祖某，舉鄉飲賓。考瀹，國子監生，敕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亦兩舉鄉飲賓。妣，孺人鄭。

先生少日博聞强記，有才名，補學官弟子，歷試于鄉，不利。貢于廷。謁選，除永平府推官。不畏强禦，坐撻旗丁，降調。康熙十七年春，天子仿古制科取士，或薦先生于朝，召試體仁閣下，上親擢五十人，悉除翰林，纂修《明史》，同日入院。先生最長，以齒序，四十九人皆坐其下。留史局三年，分撰志傳，多至三百篇。覃恩授徵仕郎。子珍以進士出身，改庶吉士，先生乃告歸。家居，以詩文縑素請者盈庭户。先生揮灑不倦，有求必滿其意。同時汪編修琬居堯峰，以古文自矜，少可多怪，見俗子議文章者，恒面斥之，以是人多畏縮，咸樂先生之和易也。

歲己卯，天子南巡，先生入見，御書「鶴栖堂」扁額以賜。時先生年八十有二矣，猶康彊善飯。暇相地于官山之陰，築生壙，自爲之誌，結丙舍曰「艸艸山房」，俾予分書。予嘗以天台萬年藤杖奉先生，并作歌以贈。先生喜劇，然猶未窘于步，不藉扶持也。歲癸未，天子復南巡，進先生官侍講。甲申六月日，以疾卒。距生明萬曆四十六年閏月日，享年八十有七。配曹孺人，有賢行。官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者，長子珍也。次瑞，縣附學生。女三人，一嫁縣學生湯萬焞，一嫁陝西提學按察僉事、候補布政司參議陸德元，一嫁縣學生金秉寬。孫男一人，

世求，以歲貢生考授知縣，以能詩聞。女五人，俱配士族。曾孫一人。

先生名雖未登甲乙榜，早爲文社倫魁，弟子著録者多，大學士崑山徐公元文其一也。所作詩文流傳禁籞。世祖惜其才命相妨，終受聖主之知，官之翰苑，屢承殊渥。今年春，彝尊詣杭州，偕前輩德清徐公倬謁見皇太子于行殿，令旨賜坐，謂曰：「老成易謝，兹來又失一尤展成矣！」字而不名，洵異數也已。先生著述甚富，所撰《西堂雜俎》，觀者胥悦，奉爲兔園册。晚輯《艮齋雜記》，學者服其雅馴。全集五十四卷，餘集七十卷，《鶴栖堂稿》十卷，俱鏤板行于世。銘曰：

士也懷才或不售，遭逢聖世終旁求。圭璋特達自有期，鶴書召君六十餘。俾入史局掌詞曹，君之才大筆不休。有若札札機絲抽。趨庭有子登亭衢，遺榮辭老返衡茅，難進易退世所高。君于故里恣逍遥。水哉之軒蘭葉舟，琴瑟几杖官山幽，達天知命故不憂，鶴栖堂深御墨留。人生百歲語本虚，八十有七齒已優，著史況足名千秋。君今含笑歸山丘，吾銘維實言不浮。

## 承德郎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嚴君墓誌銘

康熙十有七年春，天子法古制科取士，詔在廷諸臣暨外督撫大吏各舉博學之彦，毋論已仕未仕，徵詣闕，月給太倉禄米。明年三月朔，召試太和殿廷，發題賦、序、詩各一首。學士院散官紙，光禄布席，賜讌體仁閣下。於時無錫嚴君成《省耕》一詩而退，賦、序置不作也。

天子擢五十人纂修《明史》，部議分資

格，進士出身者以館職用，餘給待詔銜，俟史成日授官。詔下，五十人齊入翰苑，布衣與選者四人。除檢討富平李君因篤、吴江潘君耒，其二予及君也。君文未盈卷，特爲天子所簡，尤異數云。未幾李君疏請歸田養母，得旨去。三布衣者，騎驢入史局，卯入申出，監修總裁交引相助。越二年，上命添設日講官知起居注八員，則三布衣悉與焉。是秋，予奉命典江南鄉試，君亦主考山西。比還，歲更始，正月幾望，天子以逆藩悉定，置酒乾清宫，飲讌近臣，賜坐殿上，樂作，群臣以次奉觴上壽，依漢元封柏梁臺故事，上親賦《昇平嘉讌詩》，首倡「麗日和風被萬方」之句，君與潘君同九十人繼和，御製序文勒諸石。二月，潘君分校禮闈卷。三布衣先後均有得士之目。而館閣應奉文字，院長不輕假人，恒屬三布衣起草。二十二年春，予又入直南書房，賜居黄瓦門左，用是以資格自高者，合外内交構。逾年，予遂挂名學士牛鈕彈事，而潘君旋坐浮躁降調矣。君遇人樂易，好和不争，以是忌者差少。❶尋遷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編修，敕授承德郎，時二十三年秋七月也。冬，典順天武闈。鄉試事竣，君乃請假，天子許焉。

當君未仕，愛縣西洋溪丘壑竹樹之勝，思買墓田丙舍終老。溪有橋曰「蕅蕩」，因自號「蕅蕩漁人」。時山陰吴公廷祚方知縣事，許助草堂之資，會應召不果。既出都，遂浮舟度嶺，訪吴公于肇慶，采硯而還。自是杜門不出，築堂曰「雨青草堂」，亭曰「佚亭」，布以窠石，小梅方竹，宴坐一室以爲常。君爲

❶「二十二年春」至「差少」六十八字，四庫本作「未幾予與潘君俱罷歸而君」。

文無定格，不屑蹈襲前人，適如其意而止。詩篇沖融恬易，鮮矯激之言。慢詞小令，雅而不豔。所著《秋水集》，雜文七卷，詩八卷，詞二卷，嘗屬予序之。少工書法，入晉唐人之室。兼善繪事，山水、人物、花木、蟲魚靡不曲肖，尤精畫鳳，翔舞竦峙，五光射目，觀者歎息，以爲古畫手所無。晚歲曾一修縣志，敘族譜，有以詩文圖畫請者，概不應。暇輒埽地焚香而已。

君年六十有一返里居，以康熙四十一年正月卒，享年八十。先世自餘姚遷無錫之嚴埭。曾祖朔，贈通議大夫南京通政司通政使。祖一鵬，萬曆丁丑進士，累官刑部左侍郎，贈尚書。考紹宗，縣學生，以君貴贈如君官。君諱繩孫，字蓀友。娶王氏，中憲大夫知福州府事□□之女，封安人。子三：沆曾，殤；泓曾、溶曾。孫六人。曾孫五人。其卜兆也，在縣西蕭家灣。銘曰：

君之通籍也，天語諄諄。謂史局不可無此人。君之請假也，行將發軔。敕録所撰詞以進。蓋受主知者深矣。蕅蕩之橋，洋溪之潯。秋水時至，比于君心。陸羽王紱，庶嗣其音。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六

#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七

## 墓誌銘四

### 朝議大夫户科給事中降補國子監學正趙君墓誌銘

君諱吉士，字天羽，一字恒夫，姓趙氏，世居徽州之休寧。仕爲光禄寺丞、諱廷賢者，君曾祖考也。贈昭武將軍、諱完璧者，祖考也。封文林郎、進階奉直大夫贈朝議大夫、諱時腴者，考也。妣，汪氏，累封恭人，贈淑人。

君入籍杭州，補府學生。順治八年舉浙江鄉貢進士。康熙七年謁選，知太原交城縣事。縣居萬山中，巖磴參錯，孔河出塔莎谷，東南流會于汾，故水曰交水，山曰交山，縣曰交城。地近屈産，畜馬絶有力。又饒灌木，歲取其材以爲利。君至日，民間牧馬有禁，上官廢南堡村木廠，許沿河市賣，由是利爲文水商民所奪。交人重困，往往去爲盜，依山負固，散則民，聚則寇，勢方張，旁掠清源、汾陽、邢臺三縣。君思翦除之，首閲武于郭南，令下，士卒進退有序。捐万錢犒焉。還語賓從曰：「民可用也。」會年饑，君録餓者七十人，完廨舍垣牆，使家人與處，詢群盜出没所在，多得其實。爰申明乘墉保甲團練之法，君乃言曰：「凶歲良民易迫爲盜，吾當撫之。」遂詣河北都行荒政，諭山農毋爲盜所脅。日暮，留宿陶穴。詰朝，相度蹊徑通塞，村砦近遠，知最險者三坐崖，東西兩葫蘆川繞其下。塞葫蘆口，則官軍不得進；保三坐崖，則官軍不克登。君默識之而還。

十年十月朔，總督檄縣進勦，君行令山麓，葺静安堡，期以月幾望，官兵進屯。先七日，置酒城隅却月湖，張樂于舫，許老稺夾岸縱觀。越宿，復要崑山顧炎武、華亭陸慶臻、上海蔡湘，翦燭賦詩，密誡司夜者促更籌，于子刻打五鼓，君起送客出郭，則守備姚順等已先受約，統步騎兵四百集南關外矣。疾行四十里，饗士卒于水泉灘，别爲三隊並進，入兩葫蘆川，據三坐崖。賊鳥獸散，散復合，且戰且奔，官軍分搜巢窟，先後獲魁渠二十二人，餘或降或自剄，君别淑慝，召山農終始不作賊者三十七家，賚以羊酒。其素不當夫傜者，千四百三十家，編其籍入都啚。入山旬有六日，交山之寇悉平。君治交五載餘，修圖經，新横舍，立倉廒，定軍營，折疑獄，罰贖鍰，使種柳。鑿山通龍門渠，溉田十万四千頃。又力請上官復南堡村木廠，秣善馬于驛，士飽馬肥，用降賊攻賊，故能成功。

巡撫上其狀，徵入爲户部山西司主事。居母憂還籍。服除，補户部河南司主事。載丁父憂，起復，補户部四川司主事。十四年，覃恩由文林郎進奉直大夫。二十年，奉使徵揚州關鈔。君寬以惠商，負販乘舴艋出入者，暨免譏察輸税者，俾自封投櫝中，胥吏苛斂之弊盡革。復命監督通州中南倉。旋入《會典》館，奉勑排纂鹽、漕二書。二十三年，誥授朝議大夫。明年，户部尚書科爾坤上言：「賦役徵解條目太煩，請更造簡明全書。」天子允其請，開局山西司，君充纂修官。時總裁光禄寺卿龔佳育持議，謂：「州縣催科，歲發由單，分壤地之則，使民知輸納之數，法至善也。惟因畿輔撥補地畝，歲有更易，而江浙税課起運存留，條目繁瑣。近例有司必合計州縣之田刊入，由單尾數稍有不

符，動行駁改，名爲易知，在百姓實難知。請米數止升、合、勺，銀數止分、厘、毫，自秒、撮、絲、忽以下悉删除之，而升秒爲合，升絲爲毫，斯勘算易明，賦額仍無虧損。」乃更定由單式。式未定而佳育卒。計部在官人胥動浮言，以畸零數不可除，古未有議删去者。朝士多惑其説。於是給事中楊周憲特疏請勿更。天子下公卿議。君作論一篇，援唐元稹當州所上狀，中云：「斛止于合，錢成于文，在百姓納數元無所加，于官司簿書永絶姦詐，是則昔人已昌言之。且米有圭粟粒黍，銀有微塵纖沙，人之權量，莫辨其形；鏤諸梨棗，徒繁其目。況會計凡析一爲三者，悉數之不能終窮。佳育議是。」事雖不果行，盈庭莫能難也。

又明年，天子需争臣，試三十三人于保和殿，擢君户科給事中。君上言：「《會典》與紅本相表裏。故事，内外章奏付内閣典籍廳儲藏，歲久無隙地，因貯科房，往往散佚。又各部司簿録有苐載國書，未譯漢文者。除二十五年前已經纂輯外，宜滿漢對譯，彙送内閣，以爲異日續修地。」天子允行。既而銜命勘河。還，臺班有與君忤者，劾君父子各占籍以仕，吏議落職。久之，補國子監學正。

君好學，善與人交，夙有知人之鑒。分校山西鄉闈，拔馮給事雲驌，又賞識錢府尹晉錫、汪編修灝于未遇時，每當賦詩酬和，衮衮不休，疊一韻至万首。所居寄園，考定爲月張園故址，濬池累石，分布亭館，種花木。海内名士入都，恒留連不忍去。君脱略禮數，過者不知何者是客也。所著書有《續表忠紀》、《寄園寄所寄録》、《音韻正譌》，徽州府、交城縣志。詩稿尤多，俱鏤版行世。若《交山平寇本末》，則其友吴興夏駰紀其事爲

一書。君年七十有九終于京師。卒之歲,康熙四十五年二月朏也。娶汪氏,誥封恭人。子三人:道斅,貢生,候選儒學教諭;景從,山東布政司參議分守濟寧道;景行,康熙丁卯舉人,内閣辦事、中書舍人。女一人,嫁國子監生戴嘉猷。孫男一十二人:繼掄,歲貢生;繼抃,康熙己卯舉人;畢元,附學生;抗繼撰,❶國子監生。餘幼未注士籍。女九人。曾孫四人。君之歸喪也,景從先卒。景行卜地于某原。葬有期矣,來請銘。嗚呼!君才傑也。宰百里之邑,積年未靖之寇,犯虎狼之穴剗除之,其智勇有不可及者。而又詳于政典。使久居諫垣,言天下事,閶闔惻惻,何必不如古人?乃以微罪去位,一官左謫,徒令仰屋梁著書以老,不亦可惜也夫!且徽州士族,多流寓四方,寄籍取科第。即如先儒朱子,本婺源人,而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録》注籍建州建陽縣群玉鄉三桂里。彼夫城陽炅横四子:炅守墳墓,昋居徐州,桂居幽州,炔居華陽。前史不以爲非。由是推之,君之父子似乎可逭吏議也已。❷銘曰:

宰山城,枹鼓鳴。探赤丸,吏不驚。去劇賊,枹鼓息。陟考堂,譽超特。入諫垣,進讜言。嗟青蠅,止于樊。官雖左,賓滿坐。人裸裎,焉浼我。酒百船,詩万篇。留述作,通都傳。伊人逝,孰譚藝?音徽亡,哀輓繼。筮兆基,作銘詩。訂君實,無諛辭。

## 鄉貢進士魏君墓誌銘

君諱坤,字禹平,別字水村,世居嘉興之魏塘,今之嘉善縣也。曾祖考某,祖考某,考

❶「抗繼撰」,四庫本同,疑「抗」字上脱「繼」字。

❷「且徽州」至「吏議也已」九十四字,四庫本無。

某，雖不仕，鄉黨稱善人。從祖吏科都給事中大中，忤奄寺，受蒙蔽刑，死詔獄。世父學洢以哀毁卒苫次。故言忠孝門者，首魏氏。君十齡草今文，弱冠兼攻古文、詩詞。家有田二十畝，不足供饘粥。父喪除，游京師，入太學。京師貴人延君授經教其子。既而客中吴，與嘉定陸徵君元輔、海寧陸處士嘉淑訂忘年之款，詩詞日益工。尋就試橋門，撰《石鼓賦》，國子師交賞擊，以爲絶倫也。屢試有司不利，乃託迹賓幕，東游歷下，謁孔林。南入楚粤，西浮彭蠡，淹豫章。年五十有四，始舉鄉貢進士。兩與計吏偕赴禮部，仍下第。歲乙酉，復書驢券北上，以歲除前一日抵真定之南關，寒甚，擁爐捉酒，乍飲三爵，聞一嗽而君逝矣。太守竇應劉君中柱，君之故人也。哭君于簀下。質明視其斂含，載以輀車，歸其喪。于是君之子錫琦、錫璉將葬君于遷善鄉之東畚圩，凶服來請銘。

嗚呼！君之學，叩之而不窮，其修辭動中事會。所填樂章，被歌管悉合于律，宜其有浙西才士之目。舉于鄉，謂晚且達矣。乃反速之死于道路，天乎？人乎？若其持已正，臨財廉，非其道一介不以入懷，非其人近乎膩而不污，可謂有君子之守也已。君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六十。先娶陳氏，繼娶王氏。有子二人，孫男四人，女二人。所著有《倚晴閣詩鈔》、《秦淮雜咏》、《歷山唱酬集》、《粤游記程詩》、《水村琴趣》，多行于世。銘曰：

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久留些。反葬于鄉，樂哉斯丘些。將詩可傳，抑又何求些？

## 歲貢生程君墓誌銘

歙縣程君，諱浚，字葛人，一字肅菴。通

經史百家之言，寄籍杭州，補仁和縣學官弟子。屢試不利，以歲貢入國子監。居歙之岑山。山形鐵峻，特立新安江中，爲一鄉屏幛。君董工治樓榭，繚以垣牆，守望相助，草竊莫敢窺。又新宗祠，以睦婣合族姓，通其有無。少出嗣世父，晨餐夕膳，事二人盡歡。且眷戀所生，終身孺慕。親亡，以兩房考妣合葬于一塋，築丙舍墓旁，歲時膢臘禮拜，上食如生存。榜曰「侍初堂」。友愛昆弟無間言，交友重然諾，不因燥濕輕重，能爲人釋紛。嘗陳亭户疾苦于至尊前，顏色不少慴。里居逢寇警，率鄉勇防禦。寇退，官軍牧馬于郊，村民供芻茭不繼，君言于主帥旋師。客安吉，茶陵兵變，有司苦無備。君從容代爲區畫，上官允其議，城得全。君歸理家務，然不廢學。《兩淮都運司志》自徐鵬舉、朱廷立後，續者無人。君分門編輯，頗挈其要。暇輒治方藥，療有疾者，所活甚多，以是閭閻無貴賤，咸稱君善人。

君以明崇禎十一年十一月日生，卒于康熙四十三年十月日，享年六十有七。曾祖某，祖某，考某，本生考某，均不仕。娶吴氏。子四人：長喈中，康熙己丑進士；次啓，次哲，俱候選州同知；次鳴，國子監生。女一人，嫁國子監生汪琮。孫男八人，女六人。君既卒，歙諸生百二十有七人合辭，請以君入鄉賢祠，下上之論交孚，乃設栗主送入祠。將葬，君之季子鳴請予銘其墓。銘曰：

不以爲人後而孝衰于親，不以身不仕而善誘諸人。庸言訷訷，庸德循循。祀譬宗兮爨序，卜吉壤兮桑津。若稽古昔，庶追蹤于叔度、元考之倫也乎！

## 嘉定張君墓誌銘

嘉定張雲章既合葬考妣于先世之兆，率諸弟乞秀水朱彝尊銘其藏。雲章，才士也，以貧游京師。適貴人館，願得生稱弟子，不應。歸謁節使，思强其在門，終不應也。以是屢試有司不利。歸愈貧，然其守己，益嚴義利之辨，動以古人爲師。自事親而外，孝養祖考妣，盡子職。蓋張氏世以孝友聞，由來遠矣。志之曰：

君諱履素，字子旦，一字雯來。七齡喪母。父禔，授以四子書，通一經，工楷書。弱冠補縣學生，奉繼母如母，友愛諸弟。田産僮僕，恒推與之。娶李孺人，武英殿中書舍人允新之女，嫻壼行。君喜得内助，晨羞夕膳，克承二人歡。魚菽之祭，歲時以禮。舍人嘗以珠二索、計百顆遺君，大者重一銖。君初不審視，孺人亦不以耀首也。會君坐「奏銷逋賦，尾數未輸」除名，悒鬱不自得，年四十四病卒。孺人教諸子力學，躬治紡車，脩祀事逾謹。曰：「祭，大事，吾冢婦也，其可忽諸？」賓客至，必供雞黍。舍人珠既封完，屢空，闔以内無交謫語。雲章生時，孺人夢大星墜于懷，占者曰後必顯。久而名不登仕籍，孺人安之曰：「命也。」君没後，孺人力持門户四十餘年，以康熙四十六年月日終。孺人有子五：雲章、雲蔚，國子監生；雲從、雲揚，縣學生；雲縉，業儒。女子一，贈孺人，壻内閣中書舍人朱文龍。孫男一十六人，女八人，曾孫女三人。銘曰：

凡民喪，度丘隧。墓大夫，正其位。張南渡，徙姑胥。稱万户，江橋居。依仁鄉，横港里。祖居中，昭考妣。卜習吉，筮協從。

銘貞石，埋桑東。

## 歲貢生潘君墓誌銘

鄉貢進士烏程潘麟，舍舟謁予，蹲賓橋畔，請銘厥考之墓。問其門，世居縣之匯沮里。高祖可賢，奉政大夫知合州事，與兄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季馴同舉于鄉者也。曾祖某，祖某，考某，均不仕。問其出處，少補學官弟子，晚充歲貢生，職當授儒學訓導，未銓。問其年，生崇禎七年月日，卒于康熙四十三年月日。問其撰述何書，則有《易解》、《春秋傳考》、《家禮小學外篇》、《天文星野辨》，方輿、曆法、錢法、鹽法、備荒法諸書，《律呂志》、《河渠考》、《花月田家曆》、《東齋隨筆》，又以《儀禮經傳通解》經朱子草創，未成足本，思取先後鄭氏、孔氏、賈氏、王氏、衛氏、敖氏諸家會粹爲五禮，條目繁重，一手未果論定也。富哉立言矣乎！

今士習日下，由山長既廢，司教者罕得其人，栗果少年，目不識九千字，擁皋比，秉木鐸，師嚴道尊之謂何？惜也君之學術，經六藝，緯三才，未沾一命，以樂育多士，天實爲之。嗚呼悲夫！君之學一主乎敬，行事必告祠墓。與朋友交，長筵廣席，衆或讙呶，侍者見其以手畫膝作「敬」字。人或負己無慍容，施于人無德色。言必踐，善必躬行。嘗論學于家，其子問朱、陸異同優劣，君曰：「學者宜收拾身心，慎勿道聽塗説。業日修，得失自見。先儒優劣，辨之不差毫釐，與我何涉邪？」其于門弟子請業，亦未嘗高談性命也。君年十二，開剃令下，髮落輒以尺紙裹之，齒牙爪甲，謹藏之笥，没入周身之

具。❶ 生平敦睦同氣，善難悉書，蓋潛德勿耀，幽宅不可無銘者已。銘曰：

君之居，在苕霅。字東暘，諱開甲。讀父書，通六經。曲臺禮，尤研精。不矜名，不嗜利。孝于親，友昆弟。廣述作，何紛綸。去者疵，歸乎醇。銘君藏，列其目。俾名山，得著録。君四子，長曰麟。叔也夭，仲季存。君善人，宜有後。勒吾文，表耆舊。

## 徐州蕭縣儒學訓導樂君墓誌銘

維揚有嶔奇磊落之士樂君，諱又令，字允諧，一字介冰。少能文學，使者試童子，拔置府學名第一。其爲人孝弟，廣交友，輕貨財。闢葙圃京江中，焦山障其下，芰荷葭菼，浦樹圜之數重，有橘獨立，結實青黃，足當洞庭百頭。暇招番禺屈大均賦詩，宛平韓畕援琴，鼓羽化之曲，陶然樂其志也。既而海艌深入，戰後廢爲牧馬之場，乃移居江都郭東八十里，築洗心亭。雜樹花柳，比于故園，風景略似。乃講神仙服食之法。成都費密爲作記。君嘗一至京師，以歲貢生入國子監，選人按籍，除君徐州蕭縣儒學訓導，而君堅不赴也。居家遂潔白之養，父喪，廬墓三年，因徧覽青紫囊書。兆基考宅，家祭立宗子主之，通族墳墓咸爲修治。戚懿貧不能昏喪者，必資以私錢。胸無水旱燥濕，鄉鄰鬬者，以片言釋其争。蓋君之爲善不倦如此。

君以明崇禎十年月日生，康熙四十五年月日卒，享年七十。配杜孺人。子十人，男四人：長經，内閣中書舍人，先君卒；次緯，江都縣學生；次統，候選儒學教諭；次大

❶ 「君年十二」至「之具」三十字，四庫本無。

維，揚州府學生。女六人，一適江都縣學生蔣旼，一適揚州府學生陳琴，一適國子監生高鼎蔚，一適候選儒學訓導湯有娀，一適江都杜德馨，一適歲貢生郭元鋭。孫男十一人，長宫聲，揚州府學生，承重服三年喪者也。女九人。曾孫男二人。君晚自號「悟賓道人」，擇地于攝山戴家庫，題曰「悟賓歸宿處」。戊子正月既望，井椁葬焉。銘曰：

舍儒官，師老氏。吁嗟樂君葬于此。

## 文學鄭君壙誌銘

君諱玥，字原道，更字隨始，姓鄭氏，世居嘉興縣梅會里。里故無巨室，數門才者，曰西毛、東鄭。鄭氏有鄉貢進士知興國縣事諱士奇者，君之世父也。曾祖某，祖某，父某，三世均不求仕。君少治《春秋》，既而嫉胡安國傳義之非，投牒更治《詩》。家無田産，授生徒自給。所居破屋三間，垣牆不蔽井闌，竈觚紡甎，畢聚一室，客至呼主人，闖門而與之語，率以爲常。每文會賦詩，君堅坐不作，間擬樂府，音節出入漢晉間。一及諸經疑義，講説紛綸，闡前賢所未發。以是問業者漸多，束脩之入積累十金。或勸君營什一之利，君乃畀里人褚已，浮舟于泖，販吉貝花，中塗爲盜所刦。已還，語君「異日必償」。君曰：「盜劫子，吾責子償，是吾亦盜也。子勿復言。」鄰有曹甲貸君白金二鎰，賣藥于肆，以甘旨養其親。終歲，子母不納。或諷君收其藥肆，君曰：「甲藉是養其親，匪利我財，共子職也。封其肆，是奪之食，傷孝子之心，吾弗爲也。」由是人皆目君長者。貴人延君訓其子，推大宅舍之。居數月，語人

曰：「蓽門圭竇，吾素安之。此非吾寢處地。」竟辭歸。久之，家益貧，冬無衣，脚或不韈，然終不以告人。年七十有五以疾終。娶崔氏，先卒。子三人，孫五人，貧不克葬。族人謀率私錢瘞君，乃書君言行納諸壙，系之銘曰：

子非墨氏之徒而葬之薄也，猶勝倮而委諸壑也。嗚呼！斯命矣夫！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七

#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八

## 墓誌銘五

### 中憲大夫知思州府事陸公墓誌銘

去平湖縣治東六里五，行涇有丘隆然，爲故中憲大夫知思州府事陸公之墓。公諱世楷，字英一，別字孝山。曾祖考長庚，中萬曆八年進士，累官南京通政司使，進兵部右侍郎。祖考啓鏻，國子監生，以孫棻貴，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考濬睿，宣府推官，始封內弘文院中書舍人，累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妣譚氏，山東布政司參政贈太僕寺卿昌言之女，累贈淑人。公少補學官弟子，有文譽。順治五年，以選貢生赴吏部，除平陽府通判。又四年，同知登州府。又六年，遷知南雄府事。後十九年，丁父憂。服除，補思州知府，蓋先後視府事二十四年，未得遷。告歸四年卒，卒時年六十有五。

公之判平陽也，甫至而姜瓖搆亂，遠近蜂起應之，平陽被圍，守以下局縮不能畫一策。公貸粟于富民，籍其丁壯，登陴固守，百日而圍解。旋誘降其魁渠，釋其黨師。後大饑，人相食，公爲粥食餓夫，馬周于郊市，辨民色先後給之，餓者全活。

其在登州，海寇揚帆猝至，將逼城下。公立設守具，率舟師禦之，寇乃逸去。時叛帥海時行剽剠州縣，僭稱王，以公知兵事，戒勿犯境。又登有嫠婦，夜爲盜所殺，鄰里訐

其媳有所私，慮事露，殺姑滅口。公攝縣事，察其冤。求殺人者不得，禱于城隍神。夜夢一馬騰踔不休，❶晨徧呼死者戚懿。嫠婦有姊子爲驛卒，公疑焉。訊之，卒言殺人，夜投牒入府。公念投牒時日有文簿可稽，取驗之，字屬改竄，卒乃引服。蓋卒初意行竊，方入門，嫠婦突出，猝加刃焉，媳實不知也。

南雄嶺嶠門户，疆理初定。平南、靖南兩藩王並駐廣州，羽檄不絶于道。部將更替出嶺，一日箠死七人。公馳見帥，論軍士罪。有戴孔雀翎者二人，入始興山，自稱平藩侍衛，發民鑿礦，民盡恐。公往詰曰：「王雖尊，不得擅役吾民。今不使太守知，詐也。」遂縛二人送廣州，王不敢問。黠僧與平藩暱，結精廬府郭外，誘婦女入，鎖其夫後圃而婬其妻，閉置者十餘。公詗知之。僧故拳勇，手一棓百夫莫敢近。乃詭言營齋，延之至。入門，門焉者棖闔，及堂階，則胥隸畢集，縛之以前。僧瞋目呼無罪。公先時已別遣捕卒盡執僧廬所藏婦女至庭下，僧辭窮，公斃之杖下，邦人皆以爲快。嶺南俗好訟，公曲喻以理，赴愬者漸息。暇築天峰書院，課諸生，温謬、王澐等講學，買田以饍之。去之日，老穉拒輪遮馬，不得行。立祠府治東，士民春秋社祭。

其莅思州，值王師凱旋，軍馬緜繹。府舊設平溪、清浪二衛，後劃歸湖廣，而站夫猶循例派協。公請于上官，得免。繼遭旱祲，斗米二千錢，吏請開徵秋税，公不可，民德之，輸者過半。前守以增賦得遷，公覆丈以弓，無餘壤，請反其舊。又持議謂思州雖列爲府，所屬止四土司，居民附郭不滿百家，丁

❶「夜」，原作「神」，據四庫本改。

糧不及一小縣。而又商旅不通，營伍不設，供億難與他府齊。宜仿黔西、平遠近制，降爲州，隸之鎮遠，而以施溪一土司割附銅仁，可救一方之困。議未允。公乃以病引歸矣。

公孝事父母，友愛諸弟，篤友誼，能通財，不以生死爲厚薄。家無美田宅，遇人有緩急必應，未嘗責報。歸田後，足跡不詣公府。有司行鄉飲酒禮，請公爲賓，辭者三，然後赴。晚結方外社，與禪人通復、今釋縱譚清净理。通復工于詩，今釋者，前進士仁和金堡也。公守南雄日，爲治丹霞精舍以居。公歸後舍之于東園，遂終老焉。公于詩，歸風合雅，不墮叫囂之習。文格醇正，手輯南雄、思州二志，事必徵信。集若干卷存于家。公生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配張恭人，生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合葬于墓。子男八人，咸有文行。一嗣仲父某也。女五人，俱嫁士族。孫男九人，女二人。銘曰：

嗚呼！古之循吏，久于其官。政以不煩，民以不冤。公于黔于粵，除惡必先，濟之用寬。客至張旜，廬旅居船。士也討論，席研壺餐。志其山川，申畫土田。有德有言，溢于炎壥。宜爾子孫，克昌厥文。美哉鮮原，秀木丸丸，罔有後艱。

## 許封君墓誌銘

晨有造吾門剥啄者，童子以告。睞其刺，則給事中山陽許君也。延之入。布衣菅屨，請以弟子禮見，主人固辭。稽顙而後言曰：「志進不幸連遭父母之喪，鮮民之生，分不如死。兹日月有期將葬，惟先生之文無諛辭，庶取信後世，敢請銘。」

按狀：公諱某，字信孚，其先自吴徙于

淮，世居山陽縣之東村。曾祖歲貢生某，祖鄉飲賓某，考督師參佐某。公讀書通大義，不就試。居父喪，自初終及葬，一準于禮。母病，視藥餌惟謹。祭必致齋，家法嚴肅。不飲酒，不圍棋，無嬉戲之具。教諸子以義方，少不當意輒施夏楚。性質直，負氣不肯下人。恒慷慨自許，曰：「人生不行萬里，豪氣何由得伸？」乃南浮江漢，北走燕齊，西逾河洛。歸治菑圃，將老焉。既而就給事君鐵嶺官舍，因東涉遼海。視其子行取入京師，補户部主事，改授兵科給事中。旋掌禮科給事中印，加五級。公初授封文林郎，進封朝議大夫。配周氏，慈惠有壼儀，初封孺人，進封恭人。子男三：長給事君志進也；次某，俱國子監生。女三，俱配士族。孫男三，女五，尚幼。公及恭人之還里也，給事君方擬奉潔白之養，而恭人以康熙四十四年五月先卒，公旋以四十五年正月病終，宜給事君之擗踊號泣，深以不幸自傷也。

以予論之，士惟貧賤得顧父母之養，然無升斗之禄，糠籺不飽，雖欲啜菽飲水盡其歡，難矣！若一登仕籍，官守言責，拘繫不得自由，聞親喪逾時奔者有焉，不得奔者有焉，彼夫墨衰絰以治兵奪情而秉國政，豈其初心不作孝哉？殆亦時勢迫之。貪位之念既萌，立身一敗，遂不可以爲人子。今給事君以言去國，眷戀庭闈，朝餐夕膳，病奉藥裹，喪視斂含，凡附于身周于棺槨者，無不致其誠信，勿之有悔焉。而且吏不呼其門，朝不釋其服，孝子慎終之禮，斯可勿憾，毋亦不幸之幸也與！銘曰：

淮之水滮滮，得地而流。有崇者丘，是爲太岳之裔，給事中之考妣合葬于是。幸哉有子！

## 知交城縣事靳君墓誌銘

君諱治青，字東表，先世自歷城徙遼陽。曾祖某，贈光禄寺卿。❶。祖某，贈通政司。❷考弼，通議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君其第三子也。年十三喪父，習舉子業。服除，試不售，補筆帖式，以贍敏稱。出知太原府交城縣事。交故巖邑，號難治。君至，興教化，勤撫綏，開誠布惠，民乃胥悦。歲乙亥，平陽地震，人死者萬計。君奉調勘災，掩骼賑飢，殫竭心力。會禁旅北征，道出雲朔，奉軍符協辦糧草，鄰縣率多浮派。君獨斟量緩急，極意節省，民無重困。又踰沙漠，送戰馬至大青山，不敢告勞。無何，郡檄下，督責文書過當。君素寬和，及是忿甚，因得心疾，不復出廳事。然庶務能舉大綱，無闒冗者。閲三年，乃請歸。歸六年，遭母崔淑人喪，疾益甚。又踰年，遂卒。予昔游太原，嘗一至交城矣。絷馬城隅，登萬卦山，日暮風雨作，遂留宿僧舍。夜聞擊柝，雜魚板聲，山僧竟夕不寐。晨起，鋪眉苦眼有憂色，詢之，山去縣西北五里，逼寇宄窟穴，其徒慮驚客也。其後錢唐趙君吉士宰是縣，請于上官，調兵勦平之，然遺種尚未盡。及君爲政，幾于卧理。而在交九年，邑無桴鼓之警，民樂其業，以是信君之才爲不可及已。君嘗依其兄養痾官舍，暇探四明三衢山水之勝，間賦近體詩小詞，清疎秀逸，頗入作者家數。惜乎短折，未克升堂入室也。

君生于康熙己酉十月二十五日，歿于乙

❶「卿」，原爲墨釘，據四庫本補。
❷「司」，原爲墨釘，據四庫本補。

酉十一月三日。妻孺人李氏，故安徽巡撫都御史諱鈉之女，柔順有婦道，生康熙丁未六月二十六日，殁于乙酉十月十三日。子寶齡，尚幼。經紀君之喪而合葬君夫婦于某原者，君之仲兄、寧波府同知治荆也。銘曰：

一朝之忿，疾不可醫，胡才人之不達，而命止于斯？吾銘幽宅，太息齎咨，矧伊兄弟，奚其不悲！

## 儒學訓導倪君墓誌銘

同里倪君，識之四十年。君時授徒城東竹亭橋。即其人，恂恂有君子之容；觀其文，悉本經義。君早見知于有司，九試場屋不利。年四十八以歲貢入國子監。諸城李侍讀澄中讀其廷試卷，亟薦之。榜發，以儒學訓導待銓。是秋，赴順天鄉試，復不遇。君乃焚所作詩文，就予宣南坊邸舍，講經義，學爲古文辭。其説經，不專主宋儒。謂《易》有君子之道四，不當專主爲卜筮之書；又謂《尚書》古文可疑，《武成》紀日與《召誥》、《顧命》異，益可疑。又謂孔子説《詩》，蔽以一言曰「思無邪」，淫奔者豈暇作詩，而孔子取之，當依小序爲是。又謂大小戴同授禮，不當偏廢大戴氏，宜去《月令》存《夏小正》，去《明堂位》存《明堂》，《投壺》則參用之。又謂説《春秋》者紛綸，皆害于義，孫復、胡安國刻深尤甚。又謂群經縱有錯簡，宜仍其舊，宋元諸儒多逞臆見更易，未免侮聖人之言。其持論頗與予合，因留不去。取韓嬰、鄭康成以下《詩》説五十家，折衷而抄撮之。既而予移家具寓宣北坊，轉徙斜街花市。君授經宣武門内，弟子著録者日衆，乃避跡西山。君精于《易》卜，斷卦奇中。又善青黄紫囊之術，撥

沙發水，偶爲主人相度，聞者造請日繁。君曰：「吾術期避禍爾，諸公欲以化者要福，不可得也。」

先是，有例選人入貲者，得先除。君念親老，思謀三篚以養，束脩之入悉輸之官，名當注除目矣，或紊其籍，歷數歲名反居後，遂引歸。歸事其父，飯糲茨枯，怡然樂也。逾年，痛其弟夭無子，遂成痼疾。歲在丙子，筮之，得「乾」之「同人」，曰：「此六月之卦也，吾其以是月終乎？」壬辰昳，果卒，年六十有一。

君諱我端，字郢客，初名野王，字古期。先世嘉靖中自紹興避倭亂徙嘉興。曾祖文遇，國子監生，仕爲廉州府經歷。祖某，早卒。祖母胡，持苦節，授君《毛詩》、《孝經》者也。父某，不仕。母張氏。妻吴氏。子二人：仁存，國子監生。鳳喈，海鹽儒學生。女一人，壻國子監生沈某。孫一人，女孫一人。君事祖母父母孝，友于諸弟，無間言。又急人之難，故人有孤，不負其託。平居義命自安，客或憫其不遇，秋試以關節進，拒不受。又臨財廉，口不言利。婦翁念其貧，贈以負郭田六十畝，君固辭。翁没，亟還外家券。人有所負不責償，其人内媿，久而獨完其逋。或以計中君，君亦未嘗宿怨。其學以正心術爲本，博通經史，尤邃于詩。稿雖未就，言詩者莫有過焉。間與浮屠、道士還往，然臨終誡其子不得作佛事。其持正若是。

嗚呼！今之爲校官者，許以貲進，黄口白面後生，目未覩九經之文，擁皋比自詡師表者不可悉數。以君之學，俾登講席，庶幾合乎古之書院山長，足爲士子圭臬。而卒不得試所長，老于逢掖，死不亦可惜也夫！于其葬，宜有銘。銘曰：

譬彼積薪，先者後之。孰是人斯，不試其才。天乎祝予，予寧不悲！

## 文林郎知舒城縣事朱君墓誌銘

里有同進士出身知廬州舒城縣事朱君，諱振，字嗣宣，一字千仞。所居州東灣，在清香樓左，蓋府治即秀州治，故名。君孝父母，友愛諸弟，睦族人，以兄事予。其論學以主敬爲本，文尚體要，去枝葉。歲乙卯，受知崑山徐公秉義，舉鄉試第三人。己未，試禮部，釋褐于太學。丁卯，籤除今官。戊辰冬十月，覃恩授文林郎。壬申六月，卒于官。

舒城自崇禎壬午遭寇亂，井邑丘墟。入皇朝雖加意安集，然居民多雁户，遇歲凶，輟耕而走，催科不前。又路處劇驂，送迎官長鮮暇日。俗好鬬，士多廢學。君至，首葺明倫堂，月課士子以經書義。均賦税，清保甲，勸農桑，息争訟。凡害于民者，次第去之。莅官之明年，武昌兵變，王師有征，由舒入楚。民大恐，市肆皆閉。君曰：「師行糧食。絶其食，是導之掠也。」令大開縣門，悉民間市肆所有物徙置兩廡，君立堂下，俾胥史輿隸操斤權，具斗斛，束芻茭，洗盆甕，君平物價而鬻之兵，兵獲醉飽，歌舞而去。先是，上官欲調江寧兵戍英霍府，檄下，俾封桃溪運米船以載。典史請任其役，君曰：「無庸。舒非必由之道也。」既而府檄復下，令釋所封船人，乃服君善料事。縣多槁壤，水利久廢不治。舊有七門、三堰、十塘，漢頡羹侯信始造，至魏揚州刺史劉馥修復之，溉田二万畝。迄于明，知縣事范得民、劉顯更事修築，民共其利。後爲勢家曲防遏之，使不下。君循覽故蹟，毅然以疏濬爲己任。諏日鳩工，畚鍤

聿興，克復其舊。舒民布穀既穫，赤白相雜，計部以所輸米色不純，行令赤白分貯，山農苦于分揀。君力請漕督援河南事例免分貯，其言曰：「身爲親民之吏而民隱不知，罪已重，而萬民之怨讟爲輕，義之所不敢出也。」漕督嘉其强項，允咨計部焉。君治舒五年，盡心民事，不遑暇日。以勞遘疾，終于官舍。囊無長物，舒人祀之名宦祠，且率私錢設祭道左，執紼泣下者千人。

既歸喪，以康熙四十二年十月葬于嘉興縣北辰字圩祖塋之左。於是鄉之父老子弟謂君循吏，宜配食鄉賢之列，衆皆曰可。有司得請，乃造栗主，送黌宮。君之曾祖某，祖某，俱不仕。父某，敕封文林郎，舉鄉飲大賓，年九十而卒。母張氏，贈孺人。繼母殳氏，封孺人。妻淩氏，亦封孺人。子三：德溥，嘉興縣學生；修永、益求，俱國子監生。女二：一嫁王上舍藩，一嫁吴上舍瓚。孫男二人，尚本、向東，女二人。

嗚呼！今之號稱能吏者，吸民膏髓，以善事上官得拔擢入臺省部曹，比比也。若君之宰邑，目不知有上官，第以勤民爲先務。或惜君脆促未盡其才，然使再假之年，彊直自遂，難乎免于上官所劾。是則君年之不永，獲全其名，未可謂君之不幸也已。曩者，君謁選人于京師，就予舍館，相與論古今得失，聞予一善言，喜動于色；有過，未嘗不相規也。蓋知君之詳者莫予若。德溥兄弟請誌君墓，遂不復辭。銘曰：

悦以使民，民功曰庸。胡不報最，而遽凶終。邑有俎豆，里配瞽宗。君可勿撼，反葬家江。

## 文學昝君墓誌銘

昝氏之望出太原，又出彭城。其自陝西三原遷于宣州，則宋靖康間諱某始也。自宣城遷懷寧，則明洪武初諱某始也。君諱某。曾祖曰某，有隱德。祖某，嘉靖癸酉舉人，知金谿縣事。考某，縣學生員。

君年十八補學官弟子，以文試有司，輒置高等。名藉甚于時。貴池吴應箕次尾、宣城昝質無疑交譽君，延之入復社。復社者，東南知名士相結持清議，拒閹人黨，與東林卿大夫聲氣相附和者也。應箕實爲倫魁。君辭不可，謂必有鉤黨之禍。未幾，果然。福王南渡，馬士英、阮大鋮柄用，濫以名器假人，江東諺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而大鋮之母，君之姑也。一日，君往省焉，大鋮留之邸，謂曰：「弟欲官乎？」君不應；曰：「道匪遠也。池州太平需同知府事，督餉數月，可遷爾。」君以不習吏事辭，遂亟引去。大鋮既死，平生藉其勢者，或竄匿，或縲絏縶之，或遇于道至唾其面，而君獨以遠權力，一無與焉。人曰：「昝君可謂皎皎素絲，涅而不緇者已。」君性孝友，六齡，繼母王撻之無完膚，幾絶，婢奔告其父，父大憾。君曰：「母撻兒，教兒也。」家人聞之盡流涕。及父卒，執喪盡禮，讓産及其弟。鄰里匱乏，有昏喪必助之。

君始居懷寧縣北荻坂，廬舍爲寇所焚，乃徙桐城椶川之梅渚。晚結茅杏花村，筮之，得「坤」之「萃」，曰「括囊，无咎、无譽」，因自號「晚訥」，書其壁曰「飽吾嬉焉爾，卧吾寧焉爾，醉吾陶陶焉爾」。又曰：「惟慎無憂，惟忍無辱，惟静長安，惟儉長足。」君于學博

綜經史，旁及醫藥、卜算之書。老而愛釋典，恒語其子曰：「吾前身恍忽在深山草閣中，積雪千丈，有龐眉叟行，送别執手不能舍。來自雪中吾生矣，吾没之日，亦必以雪夜。」及卧疾，天大雪。擁被起曰：「吾其逝乎！」遂卒。君妻阮氏。曾祖鶚，巡撫浙江都察院右都御史；祖以臨欽州知州；考士鐓，銓授府推官。歲乙酉，叛卒屠城，阮氏遇賊，以刃脅之不從，身被重創，猶罵賊。幸不死，享年七十乃卒。子男二人：茹芝、茹穎。女一人。孫男三人，女六人。曾孫女一人。銘曰：

適來雪也，適去亦雪也，夫子之潔也。琢銘幽宫，永勿涅也。

## 文學曹君墓誌銘

君姓曹氏，諱山秀，字中峽。嘉興人。祖、父皆不仕。君幼習詩，補縣學生員。歲乙酉，嘉興城破，予年十七，依外父馮君避地練浦塘東。君世居幽浜，予兄事之。有吴君莒者，人目爲狂生，家横涇水曲，相去各二里而近，中道爲五兒子橋，三人者暇輒相訪，粗飯一盂，肉一柈，酒一注，留必醉飽。日將暮，悢悢不忍别。及橋，徘徊橋上，縱論天下事，有不合，吴君瞋目視，大譁，唾及人面。橋畔叢祠有病僧聞之，駭，蹣跚出窺户牖，則見笑啞啞不止，疑始釋也。既而予同君讀書烏木橋村，賦詩日酬和。君有詩曰：「魯連思蹈海，申徒欲沉河。猗嗟古之人，不爲世俗阿。」俄而盜刦主人居，君有弟從學，善泅水，盜至遂投河，君亦亟投河，沉浮于水者數，其弟竟死。而君不善泅水，反得不死，鄉人以爲詩讖。君痛弟故，自是不復作詩，專治舉子業。弟子從之游者漸衆。館真如僧

舍。僧寂月通儒書，能詩。予每偕吴君造君，則寂月亦至，劇談移日不去。夜坐彌勒龕琉璃燈下，恒達旦不寐。寂月語人曰：「與諸君譚，假令載筆記之，即《法言》、《中説》也。」聞者怪之，不顧。

予既客游四方，久之，吴君亦入楚，轉客于黔以卒。未幾，寂月亦逝。君十赴省試不利，乃附載運船訪予京師。會予奉命主江南鄉試，君至則大困，旅食净度寺，著《散懷録》自遣。比予還，則君已病，遂不起。予往視其斂。兄子某，扶其柩還，半塗亦没。淹數月，始達于里。子某葬之先世之原。君娶某氏，繼娶卜氏。卒時年六十。

嗚呼！方予與君田居，往還晨夕者，寥寥數子，相見肝膽畢露，妄謂天下無不可交之人，無不可言之言。其後朋游日廣，夷懌怨隙，皆非吾意所期，始信久要之難。悔少日之失，而轉惜舊友之亡爲可痛也！銘曰：

生吾以爲兄，死吾與爲銘。人不如故，先民豈欺我哉！

## 張君墓銘

南徐之州斗分野，大江浮浮繞城下。吁嗟張君老環堵，易緯蒼牙詩婥雅。曉吟午誦夜膏火，稽之于古闢學舍。包咸、韋昭庶其亞，身雖不遇行則果。貽厥子孫三獨坐，施于有政無不可。譬諸江流千里寫，發源自岷者君也。有崇斯丘神所妥，斧屋既封樹枌檟。納銘于幽告來者。

## 高士李君塔銘[1]

高士李君者，自上海來平湖，割西宫道

[1] 此篇四庫本無。

士之樓居焉。以醫藥自給。年七十病卒。君先世曰尚衮、曰中立，皆舉進士。尚衮未授官，中立爲大理寺右評事。又有立武功與倭戰没者，建祠南滙城，代爲士族。而與君游者，多不知其門閥。年二十，間道走桂林，名書仕版，而與君游者終不知其官資。君娶伍氏，再娶殷氏、鞠氏，先後生子九人，悉夭。而群從皆學官弟子，與君游者或不知其有家室子姓。於醫受業于季父中梓士材。中梓撰方書一十七部，君補撰《藥品化義》、《醫學口訣》、《脈訣彙辨》、《痘疹全書》四部，刊行之。有延之治疾者，數百里必往視，疾愈不責報。或酬以金，輒從西吴書估舟中買書，不論美好。由是積書三十櫝，繞卧榻折旋皆書也。與君游者，相對樓下，不知其儲書之富。客過無分出處貴賤，怡顔相接。暇則坐輕舟載花郭外。藝庭前飲客，酒必自遠致，山肴海錯，饌必豐。與君游者，不知庖礱何地，而君意所嚮，何者爲疎密也。

歲在丁丑，冬十有一月，予至平湖，則君已疾革，視之，猶披衣起坐，出所著□□□□□《南吴舊話録》暨所撰詩古文曰《放鷳亭集》，并以付予，且命弟子以所儲書二千五百卷畀焉，其餘散去。平居玩好，一瓢，一笠，一琴，一硯，悉分贈友朋。越二日，終。遺命弟子用浮屠法盛尸于龕，焚其骨，瘞之塔。後二年，訪君葬所，則近在東湖之濆。其友江某實治其藏焉。弟子蔣某、徐某請予銘以垂之永久。銘曰：

君諱彦貞，厥字我生。後更延昰，古文「夏」字。爰遁于野。改字辰山，亦曰寒村。被道士服，栖琳觀之側。汎汎松舟，而泝而游。疾者熏灌，或以解散。有花有苗，有甲有條，步櫚兮逍遥。有經有子，有文有史，摇

筆兮伸紙。有肴有腒，有蔌有魚，留客兮康娛。嗟君之窀穸兮，忽自逃于釋兮。嗟君之去故都兮，委恒幹于東湖兮。或疑羽流，或謂僧伽，視我銘辭，其高士邪！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八

#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九

## 墓誌銘六

### 烈婦楊氏墓誌銘

華亭之鄉，伍胥浦之右，有水曰璜溪，陳氏世居其上。烈婦楊氏者，儒學生諱某之子，給事中諱某之孫，嫁陳某，生三子、一女。歲在乙酉八月，❶松江城破，游卒乘勝至璜溪，執陳某，斧傷其首，烈婦奔救其夫，卒舍某執婦，某得脱。婦紿卒曰：「毋縛我，我走及汝。」卒信之。比登舟，遽躍入溪中死，時年三十有一。陳氏之僕有妻曰張惜，匿葭葦中，見婦死狀。兵退，其長子曰治，年十二，號于溪畔。越二日，婦尸浮溪面，得就歛。當是時，游卒大掠溪上，一婦投溪之東，曰徽州商人孫氏之媪；一婦投溪之西，曰儒學生孫謂妻顧氏。三人皆完節死。烈婦幼能讀《毛詩》、《孝經》、《列女傳》，平居訓子女不輟。治舍傍有梅三十本，皆其手植，蓋至今存也。治好學，多材藝，游于京師，以醫自給。將歸葬其母，乞其友秀水朱彝尊爲銘。銘曰：

溪之水沄沄，若斧者墳。於戲女子，而烈如是。既活其夫，乃捐其軀。有子也賢，壼行斯傳。我銘于石，南史是擇。

### 蔣孺人墓誌銘

康熙二十有三年，彝尊謫官居京師之宣

❶「歲在乙酉八月」，四庫本無此六字。

南坊。武進龔勝玉持東紡升堂再拜，請銘其祖妣蔣孺人之墓。彝尊老矣，而文不加進，恒自恧，許之而未果作也。後三年，勝玉復謁予宣北坊，固以請。乃取其季父燾所爲行狀，誌之曰：

孺人姓蔣氏，先世侯爵也，自宜興徙府城。曰某，曾祖考也。曰某，江西吉安府通判，祖考也。曰某，國子監生，考也。年二十三，歸龔某，事孀姑以孝。姑殁，哭盡哀，上膳縿幕，無異事生者。其持家以儉，蒿簪布裙，躬自操作。相夫子三十年，生産日益。既遭亂，率其子士櫄匿深村葭葦中，士櫄中溼疾殞，叔子士黯亦殤。越三年而寡。孺人少知書，能讀《孝經》、《列女傳》，教其子若孫讀書，歲時膢臘，修祀事惟謹，門以内肅然。睦于娣姒，族人喪葬輒以錢資之。有貸者靡勿與，與不責其必償也。孺人年七十，季子士燕以治曆官欽天監歷科博士，假歸，於是五子及婦十孫咸奉觴爲壽，鄰里以爲榮。既而士燕又死。歲在己未，孺人亦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七。子男八人，女一人，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勝玉好學有文，以國子監生知名一時。昔河東柳宗元于其母盧、叔妣陸、伯祖妣李，皆不外求而爲之誌。勝玉宜古是師，顧數請于予。予則烏能詳孺人之壼行也？系之以銘。銘曰：

杞也姒，宋也子，楚也芊。蔣諸姬，文公裔，封通侯，陽羨里。後徙郡，世膴仕。孺人賢，爲龔婦，孝厥姑，配嘉耦。訓子孫，勤莫比。善必昌，自今始。蓼莪山，樹枌梓。井同穴，葬于是。勒吾銘，庶垂久。

## 朱孺人墓誌銘

先太傅文恪公有女二人，其一作配臨安縣儒學教諭平湖陸君淪原，彝尊之王姑也。生子埜，以能詩聞于時。女嫁劉炳圖。文恪公子女中孺人最少，年十四嬪于陸氏，族黨交稱其賢，敬以事姑，謙以接娣姒，儉以自處，家人外内忘其爲宰輔臣女也。孺人生于萬曆三十八年正月日，殁于崇禎十六年十一月日，年三十四。卒之日，一女甫嫁，子猶未婚也。陸君悼孺人不已，遂不復娶，獨居四十年。及卒，有孫四人，曾孫男女七人。於是埜舁孺人之柩，祔葬于東湖之鱗圩。屬彝尊爲銘。

彝尊生時，先太傅已卒。是時，曾祖王母何太夫人尚存，孺人歲歸寧者再。伯叔昆弟姑姊妹羅拜于堂，猶記孺人貌言必莊，行坐皆有矩度。今老矣，回首少日事，若夢寐。及先人北門之宅，曩之聚族居者已不可問。及孺人之葬北門，群從少長，零落殆半。銘其墓，不禁涕泗之下也。銘曰：

朱氏之先，居商河之滸，贈少保者，孺人曾祖。祖同厥官，太傅爲父。實相熹宗，事在策府。陸亦清門，莊簡後昆。夫也通儒，子才逸群。齒雖不永，後嗣則繁。東湖之瀆，松柏在原。兆基井椁，孔固且安。孰銘幽宅，乃其歸孫。

## 嚴孺人墓誌銘

常熟隱湖之濱，隱君子毛翁居焉。其繼室曰嚴孺人。孺人者，明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少保謚文靖

諱訥之曾孫，隆慶丁卯鄉貢進士承廕中書科中書舍人諱治之孫，國子監生諱栯之女。年二十有三，嬪于毛氏。孺人生長高族，既嫁，卻綺紈金翠之飾，簪蒿裙布，甘與翁偕。隱翁先有母戈，甫昏疾篤。孺人居姑喪，所以致其孝者無不盡也。翁先有一子三女，孺人撫之若己出，所以用其慈者無不周也。翁于家祭，折衷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行之，孺人潔治錡釜，所以將其敬者無不專也。翁從游錢尚書謙益之門，❶勤學嗜古，博覽典籍，謂經術必本漢唐，庶窮源得以津逮，乃于崇禎元年開梨棗之局，發雕經十三、史十七于所居汲古閣下。時諸務未中條理。明年，孺人來主中饋，分命傔僕各執其役，讎勘之賓，剞劂之工，裝潢熟紙之匠，各從其宜，秩然有序，則孺人内助之力居多。自《元典章》用宋熙寧經義，取士所主傳注，率本淳熙諸儒。明因之，經生立異義者黜。又以「灑埽應對進退」易古小學，其後書數方名均置不講，而識文字者寡矣。挾三家村夫子兔園册，足以取高第、縻好爵而有餘，無事洽聞周見也。翁深憂之，力搜祕册，經史而外，百家九流，下至傳奇小説，廣爲鏤板，由是毛氏鋟本走天下。翁既没，孺人持門户又二十一年。其季子扆，精小學，傳寫諸家金石書畫記及古《五曹九章算經》，思盡刊刻以行，可謂善述先人之事者已。翁初名鳳苞，字子晉，後更名晉，别字潛在。天啓、崇禎間，屢試于鄉不利，兵後遂高蹈不出。有子五，孺人出者四，曰褒、曰衮、曰表，存者扆也。孫二十人，曾孫二十三人。翁之葬也，錢尚書

❶「從游錢尚書謙益之門」，四庫本無此九字。

銘其藏矣。❶今以孺人祔，扆率其諸兄之子來請銘。銘曰：

裴宗五眷，李族三祖。志尚詩書，相門之女。河間汲郡，抱經以傳。隱君嘉耦，其功媲焉。同穴既封，考宅永久。我作斯銘，竊附蒙叟。❷

## 王淑人墓誌銘

淑人諱克榮，姓王氏，順天宛平人。今保和殿大學士、太子太傅兼禮部尚書加三級熙之女，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謚文貞諱崇簡之孫，布政司使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諱愛之曾孫，太子少保、吏部左侍郎山陰胡公諱兆龍之子婦，河南提刑按察司使介祉之配也。

世祖章皇帝時，王公、胡公並以翰苑受知備顧問，侍左右，兩公交好日篤，同居禁近，無間言。既而胡公没，遺産甚薄，公配劉夫人鞠育三歲孤。比長，延經師教之學，脩脯必豐。又睦于懿親，日費恒詘，持門户甚力。王公每歎其賢，曰：「吾當以女爲之婦。」於是淑人年十五歸于按察君。事姑惟謹，不以生長富貴自矜也。君既通籍，爲工部營繕司員外郎，遷兵部車駕司郎中，以清白自勵，俸入苦不支。淑人拆花鈿易米，鬻嫁具于市不少靳。及出爲湖廣按察司僉事，督理驛鹽事務，會王師平雲南凱旋，檣櫓轅馬絡繹于楚。君治公務，不遑啓居。淑人事其姑彌謹。明年，君移官山東布政司參議，督漕運，駐德州。未行而淑人卒。卒後，遇

❶「錢尚書銘其藏矣」，四庫本作「于某里某原」。
❷「竊附蒙叟」，四庫本作「有徵于後」。

覃恩誥贈恭人，進贈淑人。生于順治十七年十月甲寅，没于康熙二十二年七月辛巳，年僅二十有三。淑人産五女，其三夭，謂按察君曰：「姑老矣，宜亟見孫。」爲置妾媵二人，視之若娣妹然。及淑人没，舉子三人，女四人。

嗚呼！婦德之難也，貴則凌長，才則嫉下，蓋往往然矣。淑人孝事其姑，順事夫子，而仁以逮下，可不謂賢乎！且匪獨淑人之賢，亦以見王公門内之訓之嚴，交友之厚，而按察君伉儷之重。自淑人没後，十年不更娶，皆人之所難能也已。銘曰：

以淑人之德，曾不永年。迴鸞有紙，賁于下泉。伐石于燕，奪玉之白。刻我銘詩，可永無泐。

## 孫恭人墓誌銘

户部廣西清吏司員外郎休寧程君岳造予旅館，奉幣稽首而曰：「曩者屯溪石橋之建，先生記之以文，道先君子爲德于鄉里甚備。今不幸先恭人喪，將合葬于某原，卜兆有日，冀先生一言掩諸幽，敢以請。」予不敢辭，迺按狀誌之曰：

恭人姓孫氏，世居縣之西山。父處士某，有五女，不生男子。恭人最少，嫺内則，處士憐之。及笄，歸程翁子謙。翁遠服賈，貿遷滁、泗、潁、亳諸州，恭人家居事舅姑盡力，潔盤餐而能飭躬以儉，暇課臧僕種紫瓜、白莧，蔬果繞牆屋。夜督女婢，篝火治機絞以爲常。惟教二子，厚脩脯，延名師講經義。每放假，叩以所學則色喜。謀于夫子置祭

田，春秋聯其宗族。又念所生之不祀也，別爲祠屋立栗主，俾二子陳俎豆拜焉。賙戚懿之窮者，賻鄰里鄉黨之死喪者，至率水之隄，屯溪之石梁，動費金錢累萬，恭人悉勸翁成之，蓋翁固樂善不倦，亦由恭人傾箱篋不少靳，蓋所見者遠，而所施者弘矣。今世祿之家，夫不以智率，婦不以義從，往往爲之婦者，輒制其夫，夫亦甘受制而不知恥，即爲善之念油然根于心，而管鑰恒司于內，雖銖兩之需不謀諸婦不可得，由是失其初心者不少也。惟浮屠、道士營造，動以禍福惑愚婦人，則施予者有焉。以予聞，恭人臨没，誡其子勿作佛事。嗚呼！恭人孜孜爲善若是，特不惑于二氏，此士君子所難能也已。

恭人生于明崇禎元年月日，卒以康熙四十二年月日，享年七十有六。以覃恩誥封。子二人，長即員外君；次崙，內閣中書舍人，出嗣世父後。女三人，均嫁士族。孫男五人，女一人。曾孫男一人。銘曰：

德積于身，寧責報于子孫？然不爽者天，徵信者文。吾銘其藏，豈惟以貽程氏之後昆。

## 馮媪冢銘

嘉興縣治東南三十里曰練浦，浦之東民居曰馮村，村之女有終身不嫁、年六十七以死者，曰馮媪。媪之兄，歸安縣儒學教諭馮君也。葬媪于君之宅西二十步而誌之以文者，君女壻朱彝尊。

方媪年少，父母欲嫁之。媪之言曰：「吾好直言而貌樸，好直言必獲罪翁姑，貌樸則不禮于壻。嫁焉，未有不困者也。吾從兄嫂以居，而送父母老，何以嫁爲？」馮君憫其言，不復強也。媪之父母既没，食于其兄者

四十年。君既就官，乃依予妻以居，抱予子女甚謹。予游嶺南，歲丁酉正月，媪以疾卒。予妻視其殮殯焉。予哀媪無祀，爰封以土，銘其藏，在某年月日。嗟夫！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嫁而寡，守貞宜也。其或未嫁而夫死，雖未從之以身，守其言不改其節，蓋世之所難能。故或旌其門，或表其閭，則猶有名焉。若媪之貞，無得而名焉者也。予嘗疑媪迷惑佛氏之言，詢之馮君暨予妻，則媪生平未嘗事佛。異哉，媪之所以自處也！銘曰：

猗女子之不字，無非無儀。瘞汝銘汝，夫又奚嗟！

## 葉嫗冢銘

葉嫗者，乳予于襁褓者也。予生四齡，嫗歸。歸九年，浙東西大旱，飛蝗蔽天，歲饑，人相食，而嫗之夫適死，因就食予家。予家自先太傅文恪公以宰輔歸里，家無儲粟。先大父繼之，益以廉節自礪。知楚雄府事還，力不能具舟楫。至是，先大父已卒，先處士安度先生家計愈窘，嘗至絶食。從祖諱大定，通判成都，以蜀江米四斛貽處士，米色殷而糲，食之咽喉若中魚骨。嫗不得飽，乃流涕辭去。十年之中凡五嫁，而夫輒貧。嘗語人曰：「安得十郎驟富，使我老不復更嫁乎！」其言可憫如是。十郎，謂予也。嫗年七十有一而死，死之日，後夫益貧。予妻爲典衣買棺以殮。越明年戊申，予在濟南，聞而哀之，資其夫錢若干，俾往瘞焉。寄之以銘，曰：

婦人五嫁，理則不可。貧實驅之，否誰依者？傷哉貧乎，乃至辱其身乎！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九

# 曝書亭集卷第八十

## 行狀

### 徵士李君行狀

曾祖考應徵，國子監博士；祖考士標，寧海州同知贈尚寶司丞；考寅，國子監生。君諱良年，字武曾，初名法遠，又名兆潢，年三十乃更焉。先世江陰人。明洪武初，提舉行千四者，徙居嘉興長水上梅會里。七傳至博士，中萬曆元年舉人，有詩名，著《澄遠堂彙稿》。司丞繼之，有《蒼雪齋集》。當同知寧海州事，值冷口兵入圍城，固守三月，以勞卒，而城陷。巡撫右僉都御史曾化龍上其事，得贈官。君之考上舍以結客破家，饘粥恒不給，然必延師教諸子。妣顧孺人佐之，脯脩獨豐，故君之兄弟咸奮志于學。

君九齡能草時文，十齡解賦詩。既而上舍客死韶州，家産益落，鬻其故居，兄弟並棲小屋。君又喪偶，就族人爲童子師。予方避地長水，偕里人詩篇酬和。處士屠爌謂予曰：「子之才里中罕儷。吾門有李生，將來庶幾與子並駕乎！」予遂與君定交，晝輒劇譚，夜或襆被共寢。四方賓客至，則醵錢留飲，相與論詩文流別。議有不合，難答紛綸，聽四坐折衷而後已。君既再娶，始有居一廛。集同里詩人聯句樓上，君兄繩遠、弟符與焉，江鄉言詩者目爲「三李」。時商丘侯方域、南昌王猷定皆以所撰詩文鏤版于浙，君覽之終卷，曰：「是不難。」遂期予共作古

文，沿流溯源論次之。於詩持格律甚嚴，嘗抄撮詩中禁字一卷，授學詩者。繼乃舍初、盛，取中、晚唐及宋元諸集，别出機杼，鏘洋淡沱，極唱歎之致。於詞不喜北宋，愛姜堯章、吴君特諸家，故所作特穎異。

予游京師，轉客太原。後二年，君亦至都下，無所遇，留宣府。予從逆旅見君，期之復入都。偕游西山，題詩于壁，傳抄者不絶，一時朝士争欲識吾兩人。每召客，客輒詢坐中有朱、李否。合肥龔端毅公鼎孳爲文酒之會，延知名士三十餘人。君以墮馬後至，燭見跋矣，必俟君至乃舉爵。宛平孫侍郎承澤，謝客著書，特與君爲忘年友。長洲汪編修琬，爲文高自矜詡，獨傾心下君。沛縣閻舉人爾梅，論詩齗齗，惟與君相洽。君方欲羅當代之文，甄綜爲一集，曰《文緯》。人咸冀君之録其文也，故縞紵之投恒倍。又持論和婉，多可少怪，善言作者之心思，故人皆樂就君論説。永年申檢討涵盼常語人曰：「聞朱十論詩文使人心慴，未若李十九之可親也。」於時曹侍郎申吉出撫貴州，引君爲助。既聞三藩同撤，君曰：「亂將作矣！」遂力辭，歸爲母壽。既抵家，雲貴告變。

歲戊午，天子思得博學文儒，備顧問著作之選，君被薦，入京師。己未三月朔，召試體仁閣下，賜大官饌，高坐而讌，申以詔旨，謂文武科進士殿試，未有此典也。君讌畢，纚纚千言，賦詩皆極瑰麗。閣臣以八十卷進呈，顧君不與焉。君既不得意，有鳳陽守延君，君與偕。守重君，自畫諸外，悉以委君。君留久之，歸。築「秋錦山房」于漾葭灣。其南曰「觀槿」，東曰「剩舫」，北曰「息游草堂」，坐卧其中，弟子著録者日衆。君精心計。其築草堂也，欂櫨柱枅瓴甓之屬，一經鳩度，立

匠人圬者于前，分授之斧斤。既施，不爽尺寸。至于相原田，治耕稼，藝蔬果，雖農圃恒歎以爲不及也。其後兩至福州，贊巡撫軍事。尋以崑山徐尚書乾學開書局于洞庭山，君應其招，助修《一統志》。自是歸不復出。予既罷官，與君往還，投壺飲酒，無異少壯時。今年五月，君病痁。既痊矣，復病，竟沉緜不起，享年六十。初娶錢氏，兵科給事中桐鄉諱允鯨之孫，生員汝邁之女。繼娶陸氏。子一人，潮偕，國子監生。孫男三人：菊房、萸房、蓉房。君所著有《秋錦山房集》若干卷。

嗚呼！自君以薦入，不登朝籍，同時無不惋惜。雖然，才也者衆人所嫉，當日與君並薦，稍以才自振若宜興陳維崧、富平李因篤、上元倪粲、仁和吴任臣、宣城高詠，既登用矣，皆未遷一階以没。以君之才，使入仕籍，安知不有忌者？而君得優游幕府，❶偃息于田里，菽水足以養親，大小之山、上下之洄足以樂兄弟，詩書足以教子孫，耕桑足以課童僕，則天之所以予君者，不爲不厚。彼一命之榮，要不足爲君重也。竊意君雖未仕，他時國史傳文苑宜及焉。乃因潮偕之請，書其平生大概以爲狀，俾後之君子有所考。

## 國子監生錢君行狀

國子生錢君既卒，其子炌衰絰稽顙，請予作狀。予與君居同里，君之舅譚給事瑄，陸閣學棻，予中表兄弟也。炌又從予游，講經學，習聞君門世及君行己本末，義無可辭。

❶「才也者」至「忌者而」六十八字，四庫本無。

狀曰：

君諱檈初，字又鶴，世居海鹽半邏村，本姓何氏。始祖某，于洪武中坐事戍黔，屬其次子某于錢翁，遂更錢氏。五世祖薇，中嘉靖壬辰進士，官禮科給事中，以星變陳言請斥方士忤旨，免。歸，講甘泉湛氏之學，卒贈太常卿。高祖與映，嘉靖甲子順天舉人。曾祖周，内閣辦事中書。祖嘉徵，以諸生入貢，留京師。值莊烈愍皇帝初踐位，是時魏忠賢方怙勢，人莫敢言。嘉徵首上疏劾忠賢滔天十罪，直聲動一時。久之，除知松溪縣事。還，卒于僧舍。考泮，崇禎丙子舉人。妣譚氏，山東布政司參政贈太僕寺卿昌言之孫，官生貞和之子。

君生十齡而孤，居喪如成人，克盡禮。服除，兵起，城遭屠，乃奉母村居。而君之祖留松溪。唐藩建國，❶擢監察御史。時七閩未入版圖，諜報有司，奉臺檄捕家口，繫君獄中。祖還，始得釋。旋補學官弟子，授弟楨以《書》。或勸君入國子監，試京闈。君乃一至都，念母譚孺人不已，即引歸。鹽豉菽水，盡潔白之養。有餘，周其族鄙，買田以供舅家墓祭。俄弟楨歿，以所愛子燔爲後。及弟婦遺腹生男，君殫心撫育之。居母喪尤盡孝，葺治先世丙舍，手植松楸，嘗稻麥果蓏必薦新于祠屋。至于私錢出入，無錙蠹妄費，審緩急後先以分薄厚，不嗇不濫，人咸服君治家之有法。而予嘗遇君于舅氏所，劇譚古今事。君世受《尚書》，能辨析今文、古文、中文之别，而兼通《周官禮》經國理才之方。吾鄉自明宣德四年析嘉興縣地，立秀水、嘉善二縣，其時祇依户籍爲憑，不以疆界分畫，故

❶「建國」，四庫本作「據閩」。

三縣之田互嵌，民相安者二百餘年。迨萬曆十三年，嘉善之民忽以糧額不均起訟，於是三縣爭訐，紛綸不已，蓋至今猶然。江浙賦夙重，吴俗相傳，明太祖惡張士誠拒守，故重斂其民，畝税有輸官七斗餘者。君爲論辨其非是，謂禍始于賈似道經界推排之役，當日原有官田、民田，官田輸租，民田輸税。其後知府事趙瀛取而均攤之。嘉興官田不及二千頃，而民田五千八百餘頃，故其賦最輕。嘉善民田止三千一百餘頃，而官田二千七百餘頃，故其賦于三縣中差重。輕重由官民田數不均，非因嵌田之故。著論萬言，推衍事始，更端詰難，其言旨悉與予合。予益信君學術之有本也。

君娶陸氏。繼娶吴氏，子男六人，女一人，孫男七人，女十人。嗚呼！今之治舉子業者，局守宋儒之訓注，百翻兔園之册，足以取科第而有餘，問以鄉曲之利弊，茫然如坐雲霧，其與斯世何裨焉！君能繼其家學，彊直自遂，又以餘力考稽財賦鹽筴之源，犂然有會于心。發爲論辨，無異建始文學御史之議。惜乎不用于時，終老牖下，人亦罕有知者。此予因炌之請，傷君之亡，不可以不述也。謹狀。

## 亡妻馮孺人行述

孺人姓馮氏，諱福貞，字海媛，世居嘉興練浦之陽。考諱鎮鼎，歸安縣儒學教諭。妣胡孺人，生母沈氏。教諭君爲學官弟子有名，交漸廣，乃徙居府治之北，再徙碧漪坊，去先太傅文恪公第近止百步。教諭君年過四十無子，生孺人，特珍愛之，五齡延塾師陳翁授《毛詩》、《孝經》。有費姥者往來教諭君

家，見孺人聰慧，爲先妣唐孺人述之。唐孺人屬姥爲妁。是夕，教諭君夢文恪公衣衮造其門，遂以孺人許彝尊爲配。

寒家自文恪公以宰輔歸里，墓田外無半畝之産，祖考忱予公知楚雄府事還，僅敝衣一簏而已。至本生考安度先生，家計愈窘，歲饑恒乏食。行媒既通，力不能納幣。彝尊年十七爲贅壻于馮氏之宅。遭亂，兩家各去其居，唐孺人病終丙舍，安度先生攜兩弟播遷塘橋之北，生祖妣蔡孺人又殁，先生益窮苦。彝尊既昏，孺人贊予往侍養。教諭君以田二十畝持券付孺人，孺人語予曰：「割父之田以奉翁，非力養矣。」辭不受，挈其女至塘橋，鬻所有金條脱治饔膳，爲兩弟補紉衣履。隘不能容，遂賃梅里道南茅亭之居，迎先生至里。繼又移居接連之橋。予授徒不給，遂南渡嶺越二載。歸則孺人徙西河村舍。是冬，復還梅里。所居屋人傳多鬼物，目爲凶宅，孺人不少慴。每晦夜，滿屋梁皆白光，牆下雞嗝嗝有聲，女巫來言：「發之當得金。」孺人謝曰：「吾夫家累世顯官，可以不貧。今貧若此，天也。非所得而得之，天其殃之矣。」蓋居是宅十一年，未嘗萌一念及室中之藏焉。教諭君卒于歸安官舍，孺人聞訃，攜子昆田及老嫗二人見星而奔。是時新塍以西，盜賊充斥，舟子咸股栗。孺人拊心號哭至哀，群盜舟泊岸，相顧不忍肆劫。予年二十，即以詩古文辭見知于江左之耆儒遺老。時方結文社，興詛誓，樹同異，予概謝不與，而四方知名士往來于禾者，輒造梅里。孺人治酒肴必豐，雖夜分區畫立辦。賓客過者，談讌極歡，或淹留旬日方去。花鈿無多，盡付質庫，晝夜紡績以贖，客至復質，如是以爲常。交謫之言，初不聞于梱内也。

歲癸卯，予客永嘉。其冬，安度先生病革，家無斗儲。孺人邀予姊妹同視湯藥。予歸未旬日，而安度先生棄世。孺人哀毀，治喪事靡不中禮。既而予游大同，轉客太原，入于京師。復留濟南。孺人力持門户，歲時膢臘，修祀事惟謹。延經師于家誨昆田，必具酒肉。操作愈勤，夜率二女治機絞不輟。坐昆田于紡車之旁，執卷于燈背，令就火光課書所讀書，必成誦乃已。給紙筆，使臨摹法帖。凡昆田交游至，或有燕朋雜于坐，孺人必嚴誡勿與交。越五年，予歸里爲昆田婚，買宅于鄰。宅西有竹，曰竹垞。謀葬安度先生、唐孺人于長水之東。將井椁矣，葬師僉言不利主婦，謂改歲乃可。孺人語予曰：「姑之柩留丙舍二十餘年，翁亦六年矣！此而不葬，葬何時乎？禍吾當之，勿悔也。」乃克葬。彝尊以序當後晦在公，孺人事公無以異于事安度先生也。歲在乙卯，公歿于項氏寡姊之室，孺人往治喪，成禮，宗鄰稱其賢。孺人既嫁二女，教其孫及外孫，一如教子法。

己未，予以薦召試體仁閣下，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辛酉，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是年主江南鄉試。雲南平，覃恩封孺人，貤贈唐孺人。壬戌，挈孺人入都。癸亥，予入直南書房，賜居黄瓦門之東。甲子元日，彝尊方侍宴，天子念講官家人居室，特賜肴果二席，孺人九拜受之，洵異數也。是月，予被劾謫官。三月，移寓宣武門外。孺人尋病。病愈，以秋八月浮舟潞河還，語予曰：「君恩重，夫子且留，毋悻悻去。」自是，予留京師，既補官。孺人聞之，乃復由江淮北上，抵泊頭，運河冰合，孺人中寒而病。扶入車。既至，病漸痊。壬申正月，予復罷官。三月，

解維張灣，津路瀠紆。以五月次東昌，則分水牐已閉，舟車酷暑，孺人病又作。比旋里，爲長孫完娶。時生母沈先已病歿，家人祕不言，孺人詗知之，大慟，病復發，饘粥不進。其後時止時作，猶强起櫛沐，理家務。迨冬十一月，馮村族人以教諭君墓木且伐來告，孺人心悸，意謂未然。既而果遭伐，孺人悲憤，病愈劇。蓋自是卧不能起，醫藥不能療。及臨歿時，語不及家事，惟執昆田手曰：「汝幼時汝父遠客，我教汝讀書，冀汝上進。今汝七試而名不成，我又不能待。命也夫！」語訖，昆田方哀號而孺人逝矣。

孺人生于明崇禎四年九月廿一日未時，卒于康熙三十三年二月十四日卯時，享年六十有四。子一人，昆田，禮部注籍監生，娶沈氏。女二人，一嫁吴江周能察，一嫁桐鄉儒學生員錢琰。又從弟彝性没，二女無所歸，孺人撫爲己女，一攜至京師，嫁國子監生秀水徐雍，一嫁吴江貢生吴南齡。孫二人，桂孫、稻孫。孺人歸予將五十年，少日遭亂，恒與予夜避叢篁密篠中，流離顛躋，凡徙宅者十一，始克寧居。爲兩叔一子、四女、一孫昏嫁，洽兩翁及母胡喪，備諸辛苦。又津塗往來，莫或遑處，蓋終身憂患，未嘗一日自安。平居慈愛，肯周人之急，所至鄰里戚懿無不歡洽，雖漁娃竈妾，食必推與之。以是孺人之歿，聞者無不歎息。嗚呼悲夫！謹摭其遺行，以告立言之君子。

## 誄

### 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浙閩軍務朱公誄

嗚呼！邾婁之後，望沛及吴。其在于

齊，東郡是居。枝分葉布，本一根株。公之哲昆，讜言無隱。撫浙制畿，中法而殞。紀于太常，易名惟允。公也繼起，早歌《鹿鳴》。牽絲作宰，視草爲郎。黄圖樹屏，儷于薇堂。天子是葵，殊渥超拜。紅籀碧幢，填撫嶺外。人奏嘉謨，出承大賚。公既莅止，綱舉目治。薄賦惠商，吏畏民懷。人不敢者，公乃有爲。盗先殺人，後收貨賄。舊染污俗，積不能改。公捕獲之，悉沉諸海。江則有沱，船則有戈。商行千里，劃槳而歌。頌公之德，久而不磨。既遷于閩，治與粤侔。閩兵易譁，教之以整。閩俗易囂，鎮之以静。公于仕已，喜愠不形。扁舟歸第，對客一枰。宣勞河曲，疢疾乃嬰。公踈禮法，胸無水旱。廚傳雖盈，濁醪粗飯。不知公者，謂公爲嫚。公率寮屬，見必分曹。肺腑之語，辭不在多。不知公者，謂公爲驕。公今逝矣，還喪歷下。我瞻大東，老成徂謝。舍彼華堂，銜悲長夜。公之清忠，當代共知。吾思他日，國史紀之。無徵不信，視此誄辭。

## 哀辭

### 沈武功哀辭

歲在己酉冬，予將往濟南，友人沈武功送予落帆亭畔。越二年歸里，武功偕予登胥山，賦聯句詩。未幾，别去。予留江都，武功寄予書，將葬其父處士君世涵，具狀來請銘。銘未就，鄉人自南來，則武功以正月癸丑死矣！武功幼遭亂失學，九齡始自讀書，日記誦万言。長工于詩，性恬澹，不樂仕進。居父喪盡禮，事母至孝。卒時年三十。沈氏自南京大理寺卿玄華以廉慎聞，其子文琦博洽

負時譽，人謂必相繼取科名，卒不遇。再傳至處士君，省試將見録矣，復擯，而武功亦困窮死。嗚呼！生才實難。顧武功以上世多文采，疑天于沈氏獨厚，然皆終其身不得志以死，至死且夭，此人事之最悲者。爰爲辭以哀之。武功諱傳弓，秀水人。辭曰：

處賤以爲榮，遇不詭也。豐實而藏華，行勿毁也。孰是人斯，壽止此也。妻亡矣，遺其穉女；親老矣，鞠及童孫。菽水伊何，況甘旨也。嗟行之人，悲未已也。矧在同游，識君久也。嗚呼！欲銘其父，而先哭其子也！

# 祭文

## 弔李陵文并序

朱子登乎采掠之巔，覽大漠之野，見有雪山峙乎西北，若出若没，若廬若旅。回睇從者，忽失其處。從者曰：「是所謂天山也，李陵之臺在焉。」朱子曰：噫嘻，有是哉！竊嘗論陵本文士，顧以家世爲將，欲立功殊域。方其召見武臺，恥隸貳師軍，請得步卒五千，自當一隊，其才誠有過人者。及兵盡矢窮，以身降敵，短衣椎結，對蘇武泣下沾襟，抑何陋也！其身辱名隤，亦足爲負才喜功者之戒。然陵方降敵，隴西士大夫咸以爲媿，而司馬遷猶力争以爲國士，雖大節如武，終不以衛律遇之，交好尤篤。則其情有可矜者也。「河梁」之詩，爲五言所自始，使得一鳴鐃歌郊祀之盛，庶幾史克、正考父之美，復見于漢，乃委之漠北。幸而武奉使倡和之詩，得復流傳于世。迨武既歸，其悲惋無聊之思，必有甚于平昔者。登臺而望，豈乏感時懷友之作？惜乎不傳者蓋已多矣。自古愛才之主，宜莫如漢武，然其所好，特司馬相如靡曼之詞，枚皋、東方朔俳諧之體。以遷之文，陵與武之詩，獨未聞有稱焉。至柏梁既成，賦詩高會，當極一世之選，乃所與賡歌颺言，則衛青輩一二粗豪武人及大官上林丞刀筆俗吏八九而已，此何爲者邪！賈生之才，文帝不善用之，爲世所惜。若武帝之于陵，用違其才，殆又甚焉。嗚呼！才士之不遇于世，自古然矣。爰命從者酹之以酒，而爲文弔之。其辭曰：

入雲中而四望兮，路百折以登危。眄絶漠之驚塵兮，悼失身于騖期。嗟平城之搆患兮，三十萬其莫支。曾不念祖父之數奇兮，丕大賢于武臺。以五千當萬騎兮，固宜心一而不離。何女子載于行間兮，將在軍而莫知。儒生不可使即戎兮，妒人不可與謀。無援師以委敵兮，何百口之足讎。死既媿成安兮，生復慚乎浞野。憾因杅之妄言兮，遂投杅于諜者。前奚侯使上坐兮，後丁靈之嘲我。殺身既難能兮，寧歸國之不可。斧冰以爲糒兮，續帶以繩。瞻畢昴于南街兮，望天漢之東傾。朝忽忽其就暮兮，夜迢迢而獨興。雖永絶于君親兮，尚見思于友朋。刀環既違願兮，何故鄉之足慕。驅槖駝于氂牛兮，獵霜禽與秋兔。登荒臺之敻絶兮，送故人于長路。舞短服于樽前兮，聽悲歌其如訴。身雖陷沙漠兮，盟未忘乎曹柯。歎形迹之長乖兮，豈忠信之可訛。居殊域而心故都兮，夫孰明子之無他。彼河梁之高倡兮，麗五字而爲詩。感杜甫之遺言兮，謂二子其吾師。斯人不可作兮，大雅其衰。才士自古而失職兮，奚吾生之足悲！

## 告江神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剛鬣柔毛香帛之儀，致祭于大江之神曰：某欽承上命，主試江南。自誓此心，澄同江水。惟神昭察，濟以安瀾。如其寸衷有昧，狥人賄託，廢棄真才，神靈有知，允當罰殛。復命渡江，甘葬魚腹，以爲後鑒。謹告。

## 貢院誓神文

年月日，具官某等，敢告于天地神祇、先

師孔子之前曰：某備官禁近，皇上拔於衆中，俾典試事。主恩深重，惟有同事一心，攬真才以佐盛治。命下之日，師友親懿，一概屏絶。今入棘闈，用白于神。如或心存曖昧，遏抑真才，狥一人之情面，受一言之賄託，通一字之關節，神奪其算，鬼褫其魄，五刑備其體，三木囊其頭，刀斧分其尸，烏鳶攫其肉。矢言之出，百神共聞。謹告。

## 祭孫侍郎文

公之歷仕，記則有史。公之生平，藏則有銘。我姑略焉，詳公交情。往歲丁未，我未公覿。公獲我詩，賓座賞擊。庚戌八月，謁公之堂。我袪公攬，偕步于廊。款語未已，旋羅酒漿。自是過從，月必三四。公召我趨，我歸公至。嗟世論交，不樂草茅。雖在丘園，以位自高。誰肯忘年，撝謙用勞。公以先覺，自稱同學。題扁見貽，竹垞之楣。我歸二載，公顔未改。仰屋著書，一本程朱。河淮之議，水田之利。舍彼薦紳，芻蕘是詢。公學不泛，考古能鑒。示賓琰玉，僉目爲劍。尊曰不然，作《釋圭》一篇。公書報我，謂云可傳。歲且更始，祠考亭夫子。執椀視壺，廢徹而餔。公言子去，歲必來助。我考之喪，見星而奔。公命哲嗣，馳賻國門。書言卧疴，未克躬唁。期子重來，慮不爾見。我時臨發，對書載咷。朔南攸隔，歲月其慆。既達于京，公果逝矣。不覯公容，覯公孫子。回憶公言，聲悲益呑。僅一人知己，而又不存。觴酒在筵，挺燭在几。我涕有盡，我哀何底！

## 祭納蘭侍衛文

嗚呼！往歲癸丑，我客潞河。君年最

少，登進士科。伐木求友，心期切磋。投我素書，懿好寔多。改歲月正，積雪初霽。紃履布衣，訪君于第。君情歡劇，款以酒劑。命我題扇，炙硯而睇。是時多暇，暇輟填詞。我按樂章，綴以歌詩。翦綃補衲，他人則嗤。君爲絶倒，百過誦之。迨我通籍，簪筆朶殿。君侍羽林，鮫函雉扇。或從豫遊，或陪曲宴。雖則同朝，無幾相見。我官既謫，我性轉迂。老雪添鬢，新霜在鬚。君見而愕，謂我太臞。執手相勗，易憂以愉。言不在多，感心傾耳。自我交君，今逾一紀。領契披衿，敷文析理。若苔在岑，若蘭在沚。君於儒術，緐學博通。文詠書法，靡有不工。康里巙巙，孛术魯翀。暨薩都剌，未知孰雄。君之勇略，侍帝左右。騎則籋雲，射必穿柳。出師絶漠，不憚虎口。乃眷帝心，倚毘良厚。當其奮武，不知善文；及爲文辭，不知能軍。允矣君子，才實逸群。隨、陸、絳、灌，異於前聞。和氣婉容，承顔以孝。友于昆弟，古昔是傚。謙謙者守，温温者貌。逆之勿恚，順之無傲。花間草堂，渌水之亭。有文有史，有圖有經。炎炎者進，或鍵而扃。縫掖之來，君眼則青。浮醪于觚，盛倉以筆。夜合惺忪，花散籤帙。聯吟比調，曾未旬日。詩朋尚在，忽焉輟瑟。彝尊月朔，謂君尚生。問疾而止，入巷心怦。復者在屋，升自東榮。魂招不來，躑躅屏營。寢門既哭，容車將騁。大泉一枚，蠟燭一挺。侑以荒辭，泣下如綆。靈兮有知，痛無不省。嗚呼尚饗！

## 祭劉太夫人文

嗚呼太君！其德斯柔，色斯愉也。孝以爲婦，而順以承夫也。以嚴則母，慈則姑

也。卑尊長幼，咸克有孚也。樂善之勤，靡終初也。相少保公之起家縣令而躋尚書也，太君于時，挽鹿車也。千里之行，奉板輿也。在汾之陽，在浚之都也。錦軍之城、白門之廨，往必俱也。總師于邊，贊中樞也。耆德既隆，壼範益攄也。九伐司馬、五教司徒也，三典司寇，進三孤也。褕翟之榮，錦韜象軸，賁于閭也。公沙六龍，皆民譽也。其三同懷，二人翰苑，女封夫人，則鳳雛也。孫曾則百，詵詵揖揖，螽斯如也。爰自侍郎公之填撫兖、青、徐也，河山十二，極海隅也。沉冤之獄，減其辜也。敝劬之民，緩其逋也。災傷之地，蠲其租也。賑者累萬，必及其孥也。是乃奉太君之教，以成公之訏謨也。蓋太君之仁，匪特下及家人子姓而已，凡賓客之至，問所須也，及餽遺所無也，貸者無不輸也。惠心淑問，難悉敷也。嗚呼！太君貴矣，富矣，昌矣，大矣，壽矣，康矣，榮矣，哀矣。稽之于古，殆莫之與符也。某等從侍郎公游歷下，獲拜太君于堂。而忽聞長逝，誠不禁涕泗之霑裾也。牲之揄也，酒之醹也，盤有果而俎有腒也。跽陳于筵几之前，念德容之如昨而不可覿矣！爲文告哀，冀靈之式鑒而享此肴蔬也！

## 祭黄母周孺人文

嗚呼！孺人嫁不必鄉里，寓公是歸。產不必多男，有子而才。當其相夫子而仕也，六館四門，教胄子也。監丞之賢，孺人爲之耦也。及其殞所天而孀也，慈闈之訓，兼義方也。徵君之賢，孺人成其名也。嗟世營營，聲利是求。維孺人之德，安貧勿憂。餐以菽水，不事鼎飪。服以縞綈，不事玉錦。

古聖微言，載在六經。有圖有史，百氏縱横。香廚祕閣，易散難并。監丞躭讀，廣爲探蒐。徵君益之，凡八萬卷。朝哦夜誦，孺人佐之。機絞之聲，徹于書帷。歲著雍敦牂，閏月修痫，我辭白門，言歸柴辟。徵君邂逅，周在浚之宅。時鶴書初下，有司敦迫。人爲君喜，君蹙其額。匪榮名是逃，念母氏兮劬勞。商秋乃發，達于燕郊。陳情之語，僅徹東曹。哀訃忽至，杖桐而號。見星斯奔，過市則哭。觀者道旁，屏營躑躅。矧在彝尊，猶子情親。帷堂未拜，漬酒遥陳。臨風涕泗，媿告哀之不文。嗚呼尚饗！

曝書亭集卷第八十

# 曝書亭集附録

## 葉兒樂府

### 折桂令正宮

鬧红塵，衮衮公侯。白璧黄金，肥馬輕裘。蟻陣蜂衙，鼠肝蟲臂，蝸角蠅頭。神仙侣，淮王雞狗。衣冠隊，楚國獮猴。歸去來休。選个溪亭，作伴沙鷗。

### 又

故鄉人，千里書投。漁弟樵兄，盼我回舟。老僕長鬚，侍兒赤脚，穉子蓬頭。趁新雨，過時插柳。揀緑陰，深處騎牛。歸去來休。二頃秋田，一簣糟丘。

### 又

挂輕帆，潞水春流。夾路煙花，直下揚州。第二泉邊，第三船裏，第四橋頭。唤十五女，青蛾對酒。點兩三條，紅蠟藏鈎。歸去來休。老子尊前，最愛歌喉。

### 又

近南湖，結个書樓。橋影前溪，塔火中流。梅蕊衝寒，荷香銷夏，楓葉鳴秋。松樹底，一壺村酒。柳陰中，幾隻漁舟。歸去來休。典我春衣，日日郊游。

### 又

問先生，老矣何求？一片西山，幾載勾留。獻賦長楊，挂冠神武，捐珮瀛洲。也曾簪筆，跕螭坳右手。也曾移家，住鼇禁東頭。歸去來休。閒把君恩，説與朋游。

### 天净沙

一行白雁清秋，數聲漁笛蘋洲，幾點昏鴉斷柳。夕陽時候，曝衣人在高樓。

### 水仙子 雙調

昏鐘百八戍樓敲，旅夢三千鄉路饒。平頭六十今年老，算不如歸去好。得道遥且自逍遥，閒摘朵山花簪帽。緊隨身，村沽滿瓢。醉拖條竹杖過橋。

### 又

半湖山上采樵夫，百步橋邊垂釣徒，三家村裏耕田父。這生涯都不苦。要歸與只便歸與，錦屏風，蒼厓紅樹。白雪灘，金虀玉鱸。緑楊灣，赤米青菰。

### 又 爲毛大可輓姬人曼殊，豐臺花匠女也

玉堂傳説小名兒，檀板能歌絶妙詞，銀鈎會寫相思字。記人扶拜客時，勝豐臺，一捻花枝。留客住，豪端染紙，想夫憐，箏柱調絲。今日箇長恨題詩。

### 沉醉東風

香茅屋，青楓樹底。小蓬門，紅板橋西。

雖無蔗芋田，也有桑麻地。野薔薇，結箇笆籬。更添種山茶緑萼梅。這便是、先生錦里。

又 題周編修漁隱圖

橛頭船，茶墟酒盞。藕苗衣，筍笠筠竿。撈鰕柳樹陰，放鴨蘆花岸。畫圖中，儘自消閒。縱使君恩未許還，終不學、鋪眉苦眼。

清江引

西風古寺攀楊柳，落日低銜岫。山行萬里程，水次雙江口。雁兒不來魚定有。

普天樂 中吕

小樓前，踈林外，殳基丹井，顧况書臺。

灣灣緑水深，點點青山矮。釣侶詩朋看都在。把封泥酒甕齊開，雞頭竹胎，穀芽餅餤，油菜花薹。

又

到清秋，開家宴。生魚切玉，野雀披緜。村村簖蟹肥，日日湖菱賤。對竹千竿書千卷。悶來時划箇花船。白蓮寺前，青陽橋外，金粟山邊。

朝天子 送分虎南還

驢車慢些，小住長亭者。踈林不隔遠山遮。幾點新黄葉，雲脚夭斜，雁書横寫。趁歸人南去也，離别漫嗟。只可惜，中秋月。

又

魚標稻苗，爭似南湖好。月寒沙柳夜蕭蕭。帆影卸，三姑廟。暗水橫橋，矮屋香茅。看黃花，都放了，絲絲布袍。再不想，長安道。

又送融谷宰來賓

箏絃酒船，且緩坐，紅亭勸。仙舄飛度鷓鴣天，種柳濱江縣。木槲花邊，柑子堂前，算輕郵道六千。涼煙暮蟬，話十里河橋遠。

又

花時荔支，日日堆江市。石牙山翠兩絲絲，榕葉交廳事。萬里相思。六六魚兒盼，雙雙新燕子。清詩小詞，帶幾箇，平安字。

同作　錢唐洪昇昉思

鼪鼯鷓鴣，啼徧桄榔樹。鬱金香散雨如酥，村社敲銅鼓。退食公餘，岸幘升車，向青山，閒弔古。男巫女巫，酹酒拜，劉因户。

前題　秀水徐善敬可

梧邊柳邊，飛不到衡陽雁。牂牁江上伏波船，遥把才人餞。桂葉青圓，蕉實黃鮮，荔支林紅萬點。葛仙鮑仙，天付與，丹砂縣。

前題

錢唐龔翔麟蘅圃

雷江瘴鄉，到日官梅放。訟庭無事晝簾張，沉水煙初颺。醒酒茴香，消食檳榔。緩平湖菱芡，想琴堂笛牀。咏不了，蠻花樣。

落梅風 查山探梅

十里青苔路，三更翠羽啼。泛輕船，太湖邊檥。等南枝北枝花放齊，也未必明朝風起。

又

細細香苞綻，泠泠淺水流。趁快雪乍晴時候，把短簫横笛，催上樓。對七十二峰行酒。

金字經 憶辰娘作

蝴蝶難分隊，鴛鴦擬作雙。行近秋花六扇窗。剛迴身，避乳狵。新霜降，紅葉溼鞵幫。

又

碧浪湖邊樹，白蘋江上舟。風雨蕭蕭不耐秋。愁歸帆，郭外抽。從别後，無計再勾留。

山坡羊 雙林菴

涼雲池面，殘陽臺殿，緑槐不吐青蟲綫。

閘河淺，寺門偏，蹇驢斜背風中縴。可惜馬蹄歸路遠。船橋那邊，蓮紅一翦。

**又** 飲池上

昏鴉初定，涼蟬都静，絲絲魚尾殘霞剩。渚煙冷，露華凝，香篛笑卷青荷柄。我醉欲眠君又醒。箏簾内聲，燈花外影。

**醉太平**

野狐涎笑口，蜜蜂尾甜頭。人生何苦鬭機謀？得抽身便抽。散文章，敵不過時髦手。鈍舌根，念不出摩登咒。窮骨相，封不到富民侯。老先生，去休！

**一半兒** 西溪 商調

滿林殘雪碧山坳，人日春風金剪刀，孤棹野塘紅板橋。玉梅梢，一半兒開遲，一半兒早。

**又** 靈隱

冷泉亭子面山崖，蕭九娘家沽酒牌，壚畔碧桃花亂開。到重來，一半兒依然，一半兒改。

**又** 净慈

冷雲山寺畫屏秋，斷塔雷封殘照留，孤汊酒村風幔收。載歸舟，一半兒蓮蓬，一半兒藕。

**又** 西湖

三潭新月浸魚天，十里長堤飛柳緜，尋

到水仙王廟邊。裏湖船，一半兒剛來，一半兒轉。

又浙江

鯉魚風起鳳山根，白鷺潮來鰲子門，黃雀雨晴魚浦村。亂帆分，一半兒天斜，一半兒穩。

又釣臺

渚蘋山木古祠秋，漁子罛師檥小舟，爭道客星天上留。契相投，一半兒君臣，一半兒友。

又長山瀧

鸕鷀灘冷渚風清，謝豹花繁春雨晴，烏柏樹翻秋葉鳴。挽船行，一半兒山腰，一半兒嶺。

又九峰

一峰低映一峰高，十里沙連十里橋。曾記小船迎晚潮。冷蕭蕭，一半兒蘆花，一半兒草。

又虎丘

生公臺上鬬茶巾，短簿祠前羅酒樽，真娘墓傍凝舞塵。款游人，一半兒櫻桃，一半兒筍。

又錫山

錫山泉近筍輿稀，竹火鑪輕松葉肥，蘭草岸回花舫齊。恣攜歸，一半兒香醪，一半

兒水。

**又** 金山

城頭殘角戍樓開，天際征鴻丁字排，攜手試登山上臺。暮潮來，一半兒江聲，一半兒海。

**又** 淮浦

行來沙際柳陰疎，望裏村邊酒幔孤，聽得渡頭人語無。遠模糊，一半兒吴音，一半兒楚。

**小桃紅** 題王元章墨梅

斜飛蝴蝶撲枝圓，不怕游絲罥。疎影依然水清淺，嫩寒天。墨痕瀋處珊瑚軟，似曾相見，稽山風霰，一樹小窗前。

**又** 送德尹還里

揚州樺子小於龕，粉額朱紅檻。一路垂楊繫船纜，水拖藍。初鴻幾點秋容澹，梅花酒酣，蘆花風糝，夢穩到江南。

**又** 前題

謝家兄弟舊田廬，好續春池句。兒女團圞紙窗户，儘歡娱。閒尋捍海塘邊去，村醪遠沽，罾船横渡，山似小葫蘆。

**叨叨令**

一年一夢空愁思，六張五角難成事。千呼萬喚無由至。姑負了，燒春酒美文君市。

悶殺人也麽哥，笑殺人也麽哥。相見了，只勝常兩個消魂字。

## 又

烏巾斂了煩遮護，縞衣借了親分付，畫船檥了愁行路。有一日，踏花鹿女花間步。行不得也麽哥，留不住也麽哥。算後會，他生未卜今生誤。

## 黄鶯兒

碧玉小人家，兩眉彎，雙髻丫。春風愛立疎簾下。佳期最佳，陽差不差。心知消息今年嫁。翦秋紗，紗裙合畫，畫取並頭花。

## 皇清勅授徵仕郎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竹垞朱公墓誌銘

經筵講官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三級澤州陳廷敬撰

康熙初，北平孫公北海老而家居，以經學詔後進，予亦往遊焉。孫公盛稱秀水朱君錫鬯之賢，一時東南文學士游京師者，共推謂爲老師宿學，予心嚮往焉，而莫之能識也。後舉博學鴻詞，授官翰林。已而長直内廷，予朝夕與君相聚，甚驩也。甫及一年，以謫去，予亦以他事引嫌求罷，仍留書局。兩人者時復得以閒居相過從，爲文字之娱、游觀之樂數年。至今過槐市、虎坊之間，未嘗不黯然以悲也。君既南歸後，又數年，予扈從河上，至吴門，得見君于南園。至武林，又見

君于湖上。文采風流,不殊曩昔。而予則頽然且老矣。又三年,君歿。君外孫周子象益以君狀來,偕查子悔餘謁銘于予,云:「非夫子孰可志其墓者!」予弗敢辭。雖然,予既不能爲信今傳後之文,亦姑識其平生出處交游之節概。凡吾意之所不能盡者,世之君子,庶幾有得吾兩人之心于語言文字之外,則君有銘而予亦可以無憾矣。

君諱彝尊,錫鬯其字,號竹垞。先世居吳中,自吳江遷秀水。高祖諱儒,以醫顯,官至奉政大夫、太醫院院使,以子貴贈光禄大夫、柱國、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曾祖諱國祚,以醫院籍由順天府學中萬曆壬午鄉試,癸未進士第一人,除翰林院修撰,歷官吏部右侍郎,引疾歸。光宗初,起南京禮部尚書,入東閣,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尋以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歸,卒贈太傅,謚文恪。文恪公六子,長諱大競,仕至雲南楚雄府知府。子五人,長茂暉,以廕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好學問,樂取友,爲復社宗盟,輯《禹貢補注》,君嗣父也。本生父諱茂曙,楚雄公第二子也。天啓初,補秀水學生。甲申後棄去,卒私謚安度先生,撰《兩京求舊録》,有《春草堂遺稿》。安度先生子三人,君其長也。舍人無子,以序立君爲後。

君少而聡慧絶人,生數歲,嘗見諸神物異怪,狀不類人世,及他人視之,輒無所見。書過眼覆誦,不遺一字。塾師舉「王瓜」使屬對,君應聲曰:「后稷。」師怒笞之。爲舉業文,千言立就。已能工詩。崇禎十三年,浙東西大旱,饑,人相食。自文恪公以宰輔歸里,家無儲粟。楚雄公清廉,安度先生貧至絶食,君守書册自若也。既而曰:「河北盜賊,中朝黨朋,亂既成矣。何以時文爲?不

如舍之學古。」乃肆力于《周官禮》、《春秋左氏傳》、《楚辭》、《文選》、《丹元子步天歌》，人皆笑以爲狂迂。未幾，亂果作。

君年十七，贅婚嘉興練浦之陽馮村。馮公有客王鹿柴，華亭名士也，見君，大奇之，曰：「此必以詩名世。」後君名益高，四方以幣聘者，争集其門，所至皆以師賓之禮遇焉。客游南北，必槖載十三經、二十一史以自隨。已而遊京師，訪孫公于退谷。公過君寓，見插架書，謂人曰：「吾見客長安者，務攀援馳逐車塵蓬勃間，不廢著述者，惟秀水朱十一人而已。」君既以博學徵，試之殿廷，相國馮公得其文，歎曰奇才。召以檢討，充起居注日講官，在内直。間語予曰：「公直似益都，清如曲沃。」予謝不敢當。以君之賢，至今思其言，因以自策勵，其亦不得不謂之知言也歟？君雖以被劾，鐫一級罷，尋復原官。歸里後數年，駕巡河上，至江浙，賜御書四字曰「研經博物」，禮遇之隆，固無替于昔時也。

君既退而著書，有《日下舊聞》四十二卷，《經義考》三百卷，《明詩綜》一百卷，《瀛洲道古録》□十卷，《五代史注》□□卷，《禾録》二十卷，❶《鹺志》□□卷。《鹺志》者，通政使曹公寅與君合撰者也。曹公爲君刊《曝書亭集》八十卷，未卒業而君歿。君之自立如此。回視京華儕輩，奔走塵埃中，所辛勤而僅有者，猶泰華之于丘垤。衰遲蹇鈍之人，伥伥然莫適從也。得失之林，亦可考而知已。君閒居，謂其孫稻孫曰：「凡學詩文，須根本經史，方能深入古人窔奥，未有空疎淺陋、勦襲陳言而可以稱作者。《記》云：

❶「二十」，原爲墨釘，據钱林輯，王藻編定《文獻徵存録》補。

『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予舉此以爲教子弟之法焉。」

君在翰林，預修《一統志》，主考江南，覃恩授徵仕郎，貤贈生父。家居十有九年。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卒，年八十一。配馮孺人，歸安儒學教諭馮君鎮鼎女，前十六年卒。子一人，昆田，國子監生，賢而有文，前卒。女二人，一適吴江周能察，一適桐鄉貢生錢琰。孫二人：桂孫，國子監生；稻孫，府學生。曾孫男二人，振祖、賜書。孫女二人。銘曰：

或史而野，或經而葩。物亦有然，爲蓬爲麻。嗚呼竹垞！天邪人邪？得于天者，既碩孔多，人其謂何？

